民國叢書

第五編

·2·



民國叢書

第五編

· 2 ·

哲學 · 宗教類

論語集釋（上、中）

程樹德著

論語集釋

中册

程樹德著

民國三十二年五月初版

論語集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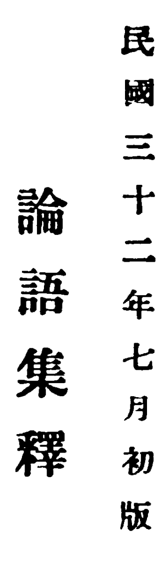
上冊 定價柒元

著作者 程樹德

出版者 國立華北編譯館
北京北海鏡清齋
電話北(四)局二八〇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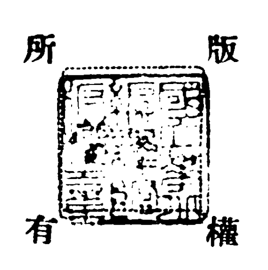
發行者 國立華北編譯館

印刷者 金華印書局
前外西河沿二一七號
電話南(三)局三九六七



民國三十二年七月初版

論語集釋



中冊定價柒元

著作者　程樹德

出版者　國立華北編譯館
北京北海鏡清齋
電話北(四)局二八〇三

發行者　國立華北編譯館

印刷者　金華印書局
前外西河沿二一七號
電話南(三)局三九六七

本書據國立華北編譯館1943年版影印

自序

論語集釋何爲而作也曰自孔祀罷經籍廢風會所趨至悍然蔑倫毁紀侮聖詆儒而無復忌憚天下之亂極矣於是有倡讀經救國之論者孫雄是也有效魯仲連義不帝秦蹈東海而死者王國維是也管子所謂四維不張顧亭林所謂亡天下者不圖及吾身而親見之舉古聖哲王所揭治亂興亡之故至今日而適若相反古人眞欺我哉憤而欲取少時所讀之書拉雜摧燒之客聞而阻之曰世之剝也必不終剝道之窮也必不終窮子姑待之余笑而應之曰諾今不幸言中而世亂滋迫數年以來靡沸雲擾萬方蕩析余猶得蟄伏故都幸免顚沛流離之慘此論語集釋四十卷即於刼餘偸息中所撥輯而成者也昔太史公身廢不用乃作史記其報任安書列舉左邱失明虞卿窮愁諸例余自癸酉冬患舌强痿痺之疾足不能行口不能言者七年於茲矣而精力之强不減平昔意者天恐吾投身禍亂以枉其才故假疾以阻其進取又憫其半生志事無所成就故復假之以精力使得以著述終其身耶夫文化者國家之生命思想者人民之傾向教育者立國之根本凡愛其國者未有不愛其國之文化思想之鵠教育之程皆以是爲準反之而毁滅其文化移易其思想變更其教育則必不利於其國者也自清季歐化盛行國人醉心於西方文明已成積重難返之勢政府提倡於上學者鼓吹於下回顧祖國一若無一事及人者馴至裂綱紀毁倫常而國以不立木腐而蟲乃侵自侮而患乃集其使吾國支離滅裂至於此極者果孰令致之耶夫孔子之道無古今無中外一也由之則治悖之則亂大之則彌於六合小之則切於日用彼歐西固無此人物也彼方從事於東方文化之研究我乃摧殘務盡不遺餘力不亦異乎今者歐戰方酣各倚其製造殺人利器之科學以自相殘戮浸假亂極思治棄其權利

鼓吹之說而用吾禮讓之術以爲治由是以蘄至於大同未可知也非然者由今之鬼說而實施之不數十年且將回復人類於狉獉之世亦未可知也著者以風燭殘年不惜汗蒸指皸之勞窮年矻矻以爲此者亦欲以發揚吾國固有文化闡孰孔子學說不合現代潮流之狂喙期使國人之舍本逐末徇人失己者傳然知返余之志如是而已若夫漢宋門戶之見考據訓詁之爭黨同伐異竊無取焉己卯秋八月閩縣程樹德序

凡例

一論語注釋漢時有孔安國馬融鄭玄包咸諸家魏則陳羣王肅亦有義說自何晏集解行而鄭王各注皆廢自朱子集注行而集解及邢皇二疏又廢朱子至今又八百餘年加以明清兩代國家以之取士清初名儒代出著述日多其間訓詁義理多為前人所未及惜無薈萃貫串之書茲篇綜本孔氏述而不作之旨將宋以後諸家之說分類採輯以為研究斯書之助定名曰論語集釋

一是書內容計分十類

甲　考異　經文有與石經及皇本或他書所引不同者日本高麗版本文字有異者均列入此門其材料則以阮元論語校勘記翟灝四書考異日本山井鼎七經考文葉德輝天文本論語校勘記等為主

乙　音讀　字音讀法及句讀有不同者入此門其材料以陸德明經典釋文武億經讀考異為主

丙　考證　自閻若璩撰四書釋地江永著鄉黨圖考以後世人漸知考證名物之重要故人名地名器物度數之應考證者無論矣此外如大戴禮說苑新序春秋繁露韓詩外傳中論論衡諸書有涉及論語之解釋者以其為漢儒舊說亦附此門

丁　集解　邢疏有可採者亦附入此門

戊　唐以前古注　此門包含最廣上自漢末下及於唐中間南北朝諸家著述為北堂書鈔太平御覽藝文類聚所引者

備列無遺其材料以皇侃義疏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爲主計所採者凡三十八家列舉如左

劉歆論語注

包咸論語章句

鄭玄論語注

王朗論語說

王弼論語釋疑

衛瓘論語集注

繆播論語旨序

繆協論語說

郭象論語體略

欒肇論語釋疑

虞喜論語讚注

庾翼論語釋

李充論語集注

范甯論語注

孫綽論語集注

梁覬論語注

袁喬論語注

江熙論語集解

殷仲堪論語解

張憑論語注

蔡謨論語注

顏延之論語說

釋惠琳論語說

沈驎士論語訓注

顧歡論語注

梁武帝論語注

太史叔明論語注

褚仲都論語義疏

皇侃論語義疏

沈蛸論語注
熊埋論語說
李彪論語注
陸特進論語注
潁子嚴論語注
李巡論語注
張封溪論語注
論語隱義注
韓李論語筆解

己　集注　集注文字稍繁故採擇以內注爲限外注有特別精采者始行列入但其中貶抑聖門標榜門戶者因有後人之辨論不能不列入原文可分別觀之

庚　別解　集解集注以外如有新穎之說別爲別解一門其不止一說者則分爲一二三四以區別之

辛　餘論　清初漢學家立論時與宋儒相出入擇其言論純正無門戶偏見者爲餘論一門其有宋以後諸家注釋可補集注所未備而不屬於考證者亦附入之

壬　發明　宋學中陸王一派多以禪學詁經其中不乏確有心得之語即程朱派中亦間有精確不磨之論蓋通經原以

致用孔氏之言可以爲修己處世之準繩齊家治國之方法者當復不少惜無貫串說明之書僅一四書反身錄尚多未備因欲後人研究論語者發明其中原理原則故特立此門

癸　按語　凡集解集注別解諸說不同者必須有所棄取別爲按語以附於後此外自考異以下間有所見者亦同

以上十種非必各章皆備無則缺之

一研究論語之法漢儒與宋儒不同漢儒所重者名物之訓詁文字之異同宋儒則否一以大義微言爲主惜程朱一派好排斥異己且專宣傳孔氏所不言之理學故所得殊希陸王派雖無此病然援儒入墨其末流入於狂禪亦非正軌故論語一書其中未發之覆正多是書職責在每章列舉各家之說不分門戶期於求一正當解釋以待後來學者藉此以發明聖人立言之旨

一朱子集注元明以來以之取士幾於人人習之清初漢學再興始有持異議者譽之者尊爲聖經賢傳一字無敢踰越詆之者置之不議不論之列如王闓運所著之論語訓漢魏六朝諸家之說備列無遺獨於朱注一字不及漢宋門戶隱若劃一鴻溝黃式三論語後案始以集解集注並列然其旨仍在左袒漢學實則集注雖考證稍疏然字斟句酌亦非無一長可取不能概行抹殺是書先列集解爲漢學所宗次集注爲宋學所本中間增唐以前古注一門搜羅漢魏六朝及唐人論語著述片言隻字必一一搜剔不使遺漏庶幾已佚之書賴以不墮其近人著述有罕見之本或篇帙無多恐其日久失傳往往全部收入亦本斯旨

一論語一書言訓詁者則攻宋儒言義理者則攻漢學平心論之漢儒學有師承言皆有本自非宋儒師心自用者所及集注

爲朱子一生精力所注其精細亦斷非漢儒所及蓋義理而不本於訓詁則謬說流傳貽誤後學訓詁而不求之義理則書自書我自我與不讀同二者各有所長不宜偏廢是書意在詁經惟求其是不分宗派苟有心得概與採錄

一全書共百餘萬言所採書目均一一列表備查其未見原書者必注明出處其有引出某書而某書實無其文者則仍以原書著錄以便尋檢此外六朝已佚古籍或雖爲近人著作而爲罕見之本者則倣四庫全書總目之例別爲簡明提要以附於後

一所採之書以四庫著錄及列入正續皇清經解爲限其四庫未收及宋儒一派之著述未採入皇清經解者則擇其尤純正而有心得者其專爲舉業而設類似高頭講章如四書本義滙參及一切庸惡陋劣如四書大全之類概不採錄

一語錄仿自禪宗釋子不讀書出語恆多俚俗宋儒學旣近禪幷形式上亦必力求其似殊爲無取茲篇除朱子或間及語類外其他語錄中雖有關於論語之研究以其出言鄙倍概不採錄

一宋以後諸儒往往於劄記中考據論語如困學紀聞日知錄十駕齋養新錄之類無慮數十種其中不乏可採之處雖非專著亦在彙採之列

一宋儒理學爲儒釋道混合之一種哲學本可成一家言但必以爲直接孔孟心傳道統則余未敢信一部論語中何嘗有一個理字而集注釋天爲即理也釋天道爲天理又遇論語凡有斯字或之字悉以理字塡實之皆不免强人就我聖人胸中何嘗有此種理障耶朱子嘗云聖賢議論本是平易今推之使高鑿之使深然集注釋子在川上釋曾點言志仍不免過高之病以此立說著書未嘗不可但非解經正軌讀者當分別觀之

一清初戴東原毛西河諸家喜攻朱注考證之失殊不知朱子嘗與人言讀書玩理外考證別是一種工夫某向來不曾做朱子博極羣書幷非力不能爲而其言如此蓋當時風氣不尙考證以古人不經意之事而蹈隙乘瑕攻之不過以其名高耳然猶曰是漢學家言也至顏李同爲理學而亦攻朱則更無謂蓋漢儒恪守家法篤信師說從未敢輕詈古人至更易經傳推翻舊說其風固自宋人開之集注至以樊遲爲粗鄙近利以子夏子游爲語有流弊敢於詈及先賢更不足爲訓以朱子之賢猶有此失是書力矯此弊凡意氣詬爭之語門戶標榜之詞概不採錄

一集注喜貶抑聖門爲全書最大汚點王船山讀四書大全說毛西河聖門釋非錄論之詳矣是書凡攻朱之語例不採錄然對此不能不設例外昔阮嗣宗口不談人過人稱其盛德何況對於古人子貢方人孔子以爲不暇故古來叢謗之深無如朱子者雖係無心之過究屬嗔心過重錄之所以示戒也

一宋儒以禪理詁經好之者喜其直截痛快惡之者又目爲陽儒陰釋考朱子答孫敬甫書少時喜讀禪學文字又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旣得此欛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欲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接引從來學者是宋儒固不自諱竊以爲孔子之道至大無所不包不特釋而已即道家亦有與之同者如無爲而治一章是也魏晉諸儒喜以道家言詁經苟有一得未嘗不可兼收幷畜蓋孔子之言有與釋家同者如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與佛家之破除二執有何區別耶其與之異者則不必强爲附會陸王一派末流如羅念菴陳白沙輩幾於無語不禪亦是一病是篇於末流狂禪一派牽强附會之語概不採錄

一孔子之言俟諸百世而不惑所以爲至聖不必後人代爲辨護周旋集注於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則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於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下引程子曰聖人設敎非不欲家喻而戶曉也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

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殊不知聖人之言絕無流弊觀於今日歐洲之國會民主政治此二章眞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洵萬古不易之至言也何所用其廻護耶自歐化東漸不特疑聖且有誣聖以爲名高者矣是書採錄斷自清代凡現代名人之著述除純粹解經者外其他中西合參新舊融會之作值此是非淆亂靡所折衷去取之間懼多私見故雖有佳篇槪從割愛恕不採錄補過之責期之後人

論語集釋

卷首
序例
卷一 學而上
卷二 學而下
卷三 爲政上
卷四 爲政下
卷五 八佾上
卷六 八佾下
卷七 里仁上
卷八 里仁下
卷九 公冶上
卷十 公冶下

卷十一 雍也上
卷十二 雍也下
卷十三 述而上
卷十四 述而下
卷十五 泰伯上
卷十六 泰伯下
卷十七 子罕上
卷十八 子罕下
卷十九 鄉黨上
卷二十 鄉黨中
卷二十一 鄉黨下
卷二十二 先進上
卷二十三 先進下
卷二十四 顔淵上
卷二十五 顔淵下

卷二十六 子路上
卷二十七 子路下
卷二十八 憲問上
卷二十九 憲問中
卷三十 憲問下
卷三十一 衛靈上
卷三十二 衛靈下
卷三十三 季氏
卷三十四 陽貨上
卷三十五 陽貨下
卷三十六 微子上
卷三十七 微子下
卷三十八 子張
卷三十九 堯曰
卷四十 徵引書目表

論語集釋卷一

閩縣程樹德學

學而上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考異】皇侃論語義疏本（下簡稱皇本）說字作悅。翟灝四書考異。（下簡稱翟氏考異）古喜說論說同字。漢後增从心字別之。悅初見廣韻。徐鉉新修字義云。經典只作說。然毛詩說懌女美。陸氏釋云又作悅。爾雅釋詁悅樂也。悅服也。皆書作悅。而孟子但用悅字。則二字通寫已久。說之見二十篇者。如公冶長篇子說。雍也篇非不說子之道。子路不說。子罕篇能無說乎。子路篇近者說。陽貨篇子路不說。堯曰篇公則說。皇本俱作悅。惟先進無所不說。子路易事而難說。仍如監本。

按翟灝四書考異考證精博。關於論語條考部分。本書收錄極多。標題仍稱考異者。示不敢掠美也。

【考證】白虎通。子者丈夫之通稱。　顧炎武日知錄。周制公侯伯子男爲五等之爵。而大夫雖貴不敢稱子。春秋自僖文以後。執政之卿始稱子。其後匹夫爲學者所宗亦得稱子。老子孔子是也。孔子弟子惟有子曾子二人稱子。閔子冉子僅一見。　汪中述學別錄。古者孤卿大夫皆稱子。子者五等之爵也。周官典命。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大行人。大國之孤其禮眡小國之君。春秋傳。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小國之君則子男也。子男同等。不足以並稱。故著子去男。從其尊者。王朝則劉子單子。列國則高子國子。是也。王朝生稱子。歿配謚稱公。

列國生稱子。沒配謚亦稱子。此其別也。稱子而不成辭則曰夫子。夫者人所指名也。春秋傳夫固謂君。夫豈不知。服云夫謂閼伯比。夫石猗生我。服云。夫謂孟孫。夫不惡女乎。服云。夫謂夫子。以夫配子。所謂取足以成辭爾。凡爲大夫自適以下皆稱之曰夫子。孟獻子穆伯之孫穆伯之二子親爲其諸父而曰夫子。崔成崔彊稱其父亦曰夫子。故知爲大夫者例稱夫子。不以親別也。孔子爲魯司寇。其門人稱之曰子曰夫子。後人沿襲以爲師長之通稱而莫有原其始者。　劉寶楠論語正義。（下簡稱劉氏正義）曰者。皇疏引說文云。開口吐舌謂之爲曰。邢疏引說文云曰。詞也。從口乙聲。亦象口气出也。所引說文各異。段氏玉裁按定作從口乙象口氣出也。又引孝經釋文云。從乙在口上。乙象氣。人將發語口上有氣。故曰字缺上也。學者。說文云。斆覺悟也。从教从冂。冂尙矇也。臼聲。學篆文斆省。白虎通辟雍篇。學之爲言覺也。以覺悟所未知也。與說文訓同。

【集解】馬融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王肅曰。時習。學者以時誦習之。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爲說懌。

按何晏集解序云。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爲之訓說。邢昺疏云。馬融亦爲古文論語訓說。皇侃疏謂爲魯論訓說。非也。隋唐志皆不載。佚已久。王氏義說。史志亦稱注。何晏集解序與陳羣周生烈並云義說。七錄有王肅論語注十卷。隋書經籍志云亡。而唐書藝文志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並有王肅論語注十卷。蓋隋代散失。至唐復出。今則佚不可見矣。惟論語馬氏訓說二卷王氏義說一卷各有輯本。在玉函山房輯佚書中。

【唐以前古注】皇侃義疏。（下簡稱皇疏）曰者發語之端也。許氏說文云。開口吐舌謂之爲曰。（按今說文無此文）凡學有三時。一是就人身中爲時。二就年中爲時。三就日中爲時也。一就身中者。凡受學之道。擇時爲先。長則捍格。幼則迷昏。故學記云。發然後禁則捍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是也。既必須時。故內則云。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八年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學書計。十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年成童舞象。並是就身中爲時也。二就年中爲時者。夫學隨時氣則受業易入。故王制云。春夏學詩樂。秋冬學書禮。是也。春夏是陽。陽體輕清。詩樂是聲。聲亦輕清。輕清時學輕清之業則爲易入也。秋冬是陰。陰體重濁。書禮是事。事亦重

習。重濁時學重濁之業亦易入也。三就日中爲時者。前身中年中二時而所學並日日修習不暫廢也。故學記云。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是也。今云學而時習之者。時是日中之時也。

【集注】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

【餘論】朱子文集（答張敬夫）學而說。此篇名也。取篇首兩字爲別。初無意義。但學之爲義。則讀此書者不可以不先講也。夫學也者。以字義言之。則己之未知未能而效夫知之能之之謂也。以事理言之。則凡未至而求至者皆謂之學。雖稼圃射御之微亦曰學。配其事而名之也。而此獨專之。則所謂學者果何學也。蓋始乎爲士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謂儒者之學是也。蓋伊川先生之言曰。今之學者有三。辭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通道則舍儒者之學不可。尹侍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爲人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也。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皆是學也。其精純盡在此書。而此篇所明又學之本。故學者不可以不盡心焉。　毛奇齡四書改錯。學有虛字有實字。如學禮學詩學射御此虛字也。若志於學可與共學念終始典於學。則實字矣。此開卷一學字。自實有所指而言。乃注作效字。則訓實作虛。既失詁字之法。且效是何物。可以時習。又且從來學字並無此訓。即有時通效作斆。亦是虛字。善可效惡亦可效。左傳尤人而效之。萬一效人尤而亦習之乎。錯矣。學者道術之總名。賈誼新書引逸禮云。小學業小道。大學業大道。以學道書。則大學之道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是也。以學術書。則學正崇四術。凡春秋禮樂冬夏詩書皆是也。此則學也。　黃式三論語後案。（下簡稱黃氏後案）學謂讀書。王氏及程子說同。朱子注學訓效者。統解學字於第一學字之中。如孰爲好學。弟子不能學。願學。學道。必訓爲效而始通。其引程子說學爲讀書。時習爲既讀而時思繹。則此章之正解。黃直卿語錄甚明。此篇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雖曰未學必謂之學。下篇學思對言。學問對言。好學忠信對言。博學約禮對言。文學德行對言。學易學詩學禮。皆謂讀書。而又斥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之佞。蓋學者所以學聖人之道。而聖人往矣。道在方策也。　劉逢祿論語述何。學謂刪定六經也。當春秋時異端萌芽已見。夫子乃述堯舜三王之法。垂教萬

世。非是則子思子所謂有恥學也。　焦循論語補疏。當其可之謂時。說解說也。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時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時也。求也退故進。由也兼人故退。時也。學者以時而說。此大學之教所以時也。

按學字係名辭。集注解作動辭。毛氏譏之是也。惟其以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爲學。則精確不磨。今人以求知識爲學。古人則以修身爲學。觀於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孔子獨稱顏淵。且以不遷怒不貳過爲好學。其證一也。孔子又言君子謀道不謀食。學也祿在其中矣。其答子張學干祿。則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是可知孔子以言行寡尤悔爲學。其證二也。大學之道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證三也。

【發明】焦氏筆乘。李彥平曰。宣和庚子。某入辟雍。同舍趙孝孫仲脩。伊川先生高弟趙彥子之子也。於某有十年之長。辛丑春同試南宮。仲脩中選。而某被黜。仲脩勉之曰。公盛年一跌何傷。姑歸讀書可也。某意不懌。趙曰。公頗讀論語否。即應之曰。三尺之童皆讀此。何必某。仲脩笑曰。公即知讀此。且道學而時習之以何者爲學。某茫然不知所對。仲脩徐曰。所謂學者。非記問誦說之謂。非絺章繪句之謂。所以學聖人也。既欲學聖人。自無作輟。出入起居之時。學也。飲食游觀之時。學也。疾病死生之時。亦學也。人須是識得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方可以學聖人。某聞其言頓若有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考異】陸德明論語釋文。有或作友非。　白虎通辟雍篇。引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　阮元論語校勘記。鄭氏康成注此云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是舊本皆作友字。　臧庸拜經日記。白虎辟雍篇。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朋友之道也。又易蹇正義。周禮司諫疏。並引鄭康成此注云。同門曰朋。同志曰友。考班孟堅引用魯論。包鄭所注亦魯論。然則魯論舊本作朋友自遠方來。陸氏所見本有作友。正與班鄭等合。特友字當在朋下。何晏作有朋未知所據。所採包注原本當亦有同志曰友一句。因經作有故節之。　洪頤煊讀書叢錄。據文選陸機挽歌。友朋自遠方。李善注引論語爲證。謂有當作友。　武億羣經義證。釋名。友有也。相保有也。友有同用。或作友。與古傳本合。未可

云非。盧文弨釋文考證。呂氏春秋貴直篇。有人自南方來。句法極相似。盧氏謂作友非是也。

按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論語類。謂包爲魯論作有朋。周易蹇正義引鄭玄注並作朋友。陸德明釋文云。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凡與魯異而不言從古者。齊古同也。然則作有朋者魯論也。作友朋者齊古論也。

【考證】宋翔鳳樸學齋札記。史記世家。定公五年。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弟子至自遠方。即有朋自遠方來也。朋即指弟子。故白虎通辟雍篇云。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朋友之道也。又孟子。子濯孺子曰。其取友必端矣。亦指友爲弟子。　毛奇齡論語稽求篇。同門曰朋。此是古義。自說文及詩注左傳注公羊傳注皆然。周禮大司徒鄭注同師曰朋。便不如同門之當。蓋朋是門戶之名。凡曰朋黨曰朋比。比是鄉比。黨是黨塾。皆里門閭戶學僮居處名色。故朋爲同門。此是字義本爾。不可易也。大抵學中境次從黨庠肄習之後。既已分開。又復來合。致足娛樂。與學記所云敬業樂羣。檀弓所云離羣索居。正可比觀。舊以離爲苦。則必以合爲樂也。　潘維城論語古注集箋。(下簡稱潘氏集箋)朋說文以爲古文鳳。云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爲朋黨字。　劉氏正義。自遠方來者。廣雅釋詁。自從也。爾雅釋詁。遠遐也。淮南兵略訓。方者地也。禮表記注。方四方也。廣雅釋詁。來至也。並常訓。學記言學至大成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然則朋來正是學成之驗。不亦樂乎者。蒼頡篇。樂喜也。與說義同。易象傳。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兌者說也。禮中庸云。誠者非自誠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文時習是成己。朋來是成物。但成物亦由成己。既以驗己之功修。又以得教學相長之益。人才造就之多。所以樂也。孟子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爲樂。亦此意。

【集解】包咸曰。同門曰朋。

按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少爲諸生。習魯詩論語。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拜諫議大夫。五年遷大鴻臚。事蹟詳後漢書儒林傳。皇侃義疏作苞咸。苞包二字古通。當依漢書傳作包。何晏論語集解云。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然則包氏所爲章句。蓋用禹說。惜全書久佚。隋唐志皆不及著目。今惟玉函山房

輯佚書中有輯本二卷。（此注文選古詩十九首李善注引作鄭注。未知孰是。）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江熙云。君子以朋友講習。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遠人且至。況其近者乎。道同齊味。歡然適願。所以樂也。

按隋書經籍志有集解論語。江熙撰。唐書藝文志作江熙集解。並云十卷。熙晉書無傳。據册府元龜。知其字太和。爲兗州別駕。他無可考。皇疏序稱熙所集論語凡十三家。取衆說以成書。故以集解爲名。邢昺疏引二節。知此書宋初尚存。今佚。玉函山房有輯本二卷。觀此則有晉一代之說論語。其同異得失略備於玆矣。

【集注】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別解】俞樾羣經平議。釋文曰。有或作友。阮氏校勘記據白虎通辟雍篇引此文作朋友自遠方來。洪氏頤煊讀書叢錄又引文選陸機輓歌友朋自遠方來證舊本是友字。今按說文方部。方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故方即有並義。淮南氾論篇曰。乃爲窬木方版。高誘注曰。方並也。尚書微子篇曰。小民方興。史記宋世家作並興。是方並同義。友朋自遠方來。猶云友朋自遠並來。曰友曰朋。明非一人。故曰並來。然則有之當作友。尋繹本文即可見矣。今學者誤以遠方二字連文。非是。凡經言方來者。如周易不寧方來。尚書作兄弟方來。義皆同。

【餘論】論語述何。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記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友天下之善士故樂。

阮元揅經室集。此章乃孔子教人語。即生平學行始末也。故學必兼誦行。其義乃全。注以習爲誦習失之。朋自遠來者。孔子道兼師儒。周禮司徒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各國學者皆來從學也。蓋學而時習。未有不朋來。聖人之道不見用於世。所恃以傳於天下後世者朋也。

潘氏集箋。史記孔子世家云。定公五年。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即有朋自遠方來也。

按阮氏潘氏以此章貼孔子自身說。雖係創論。但非別解。故入之餘論中。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考證】禮哀公問。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　白虎通號篇。或稱君子者。道德之稱也。君之爲言羣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

【集解】慍怒也。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凡不識何人說者。皆何晏之詞。下倣此。）

【唐以前古注】皇疏此有二釋。一云。古之學者爲己。已得先王之道。含章內映。他人不見知而我不怒也。一云。君子易事。不求備於一人。故爲教誨之道。若人有鈍根不能知解者。君子恕之而不慍怒也。　又引李充云。慍怒也。君子忠恕。誨人不倦。何怒之有乎。明夫學者始於時習。中於講肆。終於教授者也。

按晉書文苑傳。充字宏度。江夏人。官著作郎。七錄載充論語釋一卷。至隋已亡。隋書經籍志別有論語十卷。晉著作郎李充注。唐書藝文志並同。而宋史藝文志不載。今佚。玉函山房有輯本二卷。玆錄之以備一家。

【集注】慍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

【別解】王衡論語駁異。羅近溪謂愈學而愈悅。如何有厭。愈教而愈樂。如何有倦。故不慍人之不已知者。正以其不厭不倦處。此却說得好。

論語補疏。注言人有所不知。則是人自不知。非不知己也。有所不知。則亦有所知。我所知而人不知。因而慍之。矜也。人所知而我不知。又因而慍。忌也。君子不矜則不忌。可知其心休休。所以爲君子也。後漢儒林傳注引魏略云。樂詳字文載。黃初中徵拜博士十餘人。學多褊。又不熟悉。惟詳五業並授。其或難質不解。詳無慍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　毛奇齡四書賸言。論語人不知而不慍。孔疏原有二義。一是不知學。一是不知我。今人但知後說。似于本章言學之意反未親切。何平叔云。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其云有所不知者。言學有所不解也。君子不怒者。猶言君子易事不求備也。蓋獨學共學。教人以學。皆學中事。夫子一生祇學不厭教不倦。自言如此。（見默識節）門弟子言如此。（見公西華節）後人言如此。（見孟子）故首章即以此發明之。

按此本李充之說皇疏取之。然實不如朱注之長。劉寶楠云。教學之法。語之而不知。雖舍之亦可。無容以不慍即稱君子。此注所云不與經旨應也。

【餘論】朱子語類。人不知而不慍。自是不相干涉。已爲學之初。便是不要人知。至此而後眞能不要人知爾。若煆煉未能得十分成熟。心固有時被其所動。及到此方眞能人不我知而不慍也。又曰不慍不是大怒。心中略有不平之意便是慍。此非得之深養之厚者不能如此。　鹿善繼四書說約。說樂不慍。向非於人所不見之地有內省不疚之功。何以如此眞切。如此超脫。此章是孔子自寫生面。全重時習。蓋本心雖昧。未嘗不知修持。祇轉念易乘。學而易厭。時習則功夫無間。本體流行。深造自得。欲罷不能。說可知矣。　張履祥備忘錄。朱子謂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不知豈特爲人忽易而已。甚者賤辱之咎責之怨惡之。無所不至。舜之於家。文王於朝。孔孟於春秋戰國之世。一時父子兄弟君臣朋友其孰能知之。當時而能不慍。豈非甚難。非甚盛德。何以履之而泰然乎。　何義門讀書記。此與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同意。非謂世無見用者也。此對上說樂故云不慍。中庸對上半塗而廢。故云不悔。　羣經室集。人不知者。世之天子諸侯皆不知孔子而道不行也。不慍者不患無位也。學在孔子。位在天命。天命既無位。則世人必不知矣。此何慍之有乎。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者。此也。此章三節皆孔子一生事實。故弟子論撰之時以此冠二十篇之首也。二十篇之終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與此始終相應也。

【發明】梁清遠采榮錄。論語一書。首言爲學。即曰悅曰樂曰君子。此聖人最善誘人處。蓋知人皆憚於學而畏其苦也。是以鼓之以心意之愉適。動之以至美之嘉名。令人有歆羨之意而不得不勉力於此也。此聖人所以爲萬世師。

〇有子曰。其爲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者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考異】論語釋文。弟本或作悌。下同。　皇本作悌。　邱光庭兼明書亦作悌。

【音讀】武億經讀考異。近讀並以其爲人也孝弟爲句。愚謂其爲人也當屬句。孝弟連下而好犯上者鮮矣讀。語勢自順。

按詩大雅思齊正義孝經事君章疏俱引論語孝悌而犯上者鮮矣。可見唐以前人讀法。此武氏之說所本。

【考證】柳柳州文集。諸儒皆以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不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又老且死。是書記其將死之言。則去孔子之時甚遠。而當時諸弟子略無存者矣。竊意孔子嘗雜記其言。而卒成其書者曾子弟子樂正子春子思之徒也。故論語書中所記諸弟子必以字。而曾子不然。

蓋其弟子之說師爾。而有子亦稱子者。孔子既歿。諸弟子嘗以其似孔子而師之。後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　程子經說。論語曾子有子弟子撰。所以知者。惟二子不名。　朱子或問。柳氏之論曾子者得之。而有子叱避之說。則史氏之鄙陋無稽。而柳氏惑焉。以孟子考之。當時既以曾子不可而寢其議。曷嘗有子據孔子之位而有其號哉。故程子特因柳氏之言斷而裁之。以爲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王應麟困學紀聞。或問論語首篇之次章即述有子之言。而有子曾子獨以子稱何也。曰程子謂此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也。曰柳子謂孔子之歿。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常有師之號。是以稱子。其說非歟。曰非也。此太史公采雜說之謬。宋子京蘇子由辨之矣。孟子謂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朱子云。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豈謂貌之似哉。曰有子不列于四科。其人品何如。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此孟子之言也。蓋在言語之科。宰我子貢之流亞也。曰有子之言可得聞與。曰盍徹之對。出類拔萃之語。見於論孟。而論語首篇所載凡三章。曰孝弟曰禮曰信恭。尤其精要之言也。其論晏子焉知禮。則檀弓述之矣。荀子云。有子惡臥而焠掌。可以見其苦學。曰朱子謂有子重厚和易。其然與。曰吳伐魯。微虎欲宵攻王舍。有若與焉。可謂勇於爲義矣。非但重厚和易而已也。曰有子曾子並稱。然斯道之傳唯曾子得之。子思孟子之學。曾子之學也。而有子之學無傳焉。何歟。曰曾子守約而力行。有子知之而已。智足以知聖人而未能力行也。家語稱其強識好古道。其視以魯得之者有間矣。曰學者學有子可乎。曰弟子務本。此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聖人之學。莫先焉。未能服行斯言。而欲凌高厲空。造一貫忠恕之域。吾見其自大而無得也。學曾子者當自有子弟子之言始。曰檀弓記有子之言皆可信乎。曰毛氏容齋辨之矣。若語子游欲去喪之踊。孺子䵣之喪。哀公欲設撥。以問若。若對以爲可。皆非也。唯論語所載爲是。　阮元論語解。弟子以有子之言似夫子而欲師之。惟曾子不可彊。其餘皆服之矣。故論語次章即列有子之語。在曾子之前。案曾子不可彊。非不服有子也。特以尊異孔子。不敢以事師之禮用之他人。觀曾子但言孔子德不可尚。而於有子無微辭。則非不服有子可知。當時弟子惟有子曾子稱子。此必孔子弟子於孔子歿後尊事二子如師。故通稱子也。至閔子騫冉有各一稱子。此亦二子之門人所記。而孔子弟子之於二子仍稱字。故篇中於閔冉稱字稱子錯出也。　簡朝亮論語集注補正述疏。或曰四

子皆稱子。閔子冉子之門人亦記之。而終成之者有子曾子之門人也。以二子獨次乎學而第一篇之前列也。有子次子曰學而章後。不連有子而即次曾子者。蓋次之於有子後也。故必又起子曰巧言章而以曾子次其後。明乎皆次之於孔子後也。孟子云。昔者孔子沒。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由是言之。有子爲諸賢所尊。而曾子過於諸賢。皆可知也。故成書者以次前列焉。如謂閔子冉子之門人終成之。則既以有子曾子次之於孔子後。當繼以閔子冉子次之矣。蓋成書者尊師之義宜然也。

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有若少孔子三十三歲。論語邢疏及禮檀弓疏引作四十三歲。裴駰史記集解引鄭玄云。魯人。此出鄭氏孔子弟子目錄。今佚不傳。

【集解】孔（安國）曰。有子弟子有若。何曰。鮮少也。上謂凡在己上者。言孝弟之人必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

按安國字子國。孔子十二世孫。年四十爲諫議大夫。後魯恭王壞夫子故宅。得壁中詩書。悉以歸子國。子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義爲古文論語訓解十一篇。何晏集解云。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皆不著錄。今惟玉函山房有輯本十卷。

【唐以前古注】孝經正義引論語鄭氏注。孝爲百行之本。言人之爲行莫先於孝。

按近有集鄭注古文論語二卷。託名宋王應麟者。所收未盡。海寧陳氏鱣論語古訓搜採較詳。馬國翰有輯本。其中爲集解所未採者尚多。茲擇錄之以存漢代大師之說。

皇疏引熊埋云。孝悌之人志在和悅。先意承旨。君親有日月之過。不得無犯顏之諫。然雖屢納忠規。何嘗好之哉。今實都無好而復云鮮矣者。以好見開則生陵犯之漸。以好見塞則抑匡弼之心。必宜微有所許者。實在奬其志分稱論教體也。故曰而好犯上者鮮矣。孝悌之人當不義而諍之。尙無意犯上。必不職爲亂階也。

按龐堙不詳何人。馬國翰以爲即唐書藝文志雜家之龐理。亦想當然耳。焦以犯上爲犯顏而諫。皇侃取之。焦循論語補疏伸其說。據漢書敘傳。劉向杜鄴王章朱雲之徒。肆意犯上。後漢書田豐剛而犯上。以犯上爲犯顏。古之通義也。其說甚辨。然亦過求異耳。邢疏駁之是也。

【集注】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爲悖逆爭鬭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考異】七經考文足利本其仁之本與無爲字。 葉德輝日本天文本論語校勘記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均無爲字。

按日本流傳中國論語本有二。一爲正平集解本。見於錢曾讀書敏求記。一爲皇侃義疏本。乾隆開四庫時歙人鮑廷博得之。刻入知不足齋叢書。此外刻本以天文癸巳刻單經爲最善。經籍訪古志已箸錄。彼國亦希見。考日本天文癸巳當明嘉靖十二年。比之皇疏正平二本時代稍後。葉氏取七經孟子考文所引古本足利本一本二本三本(皆日本古本)皇疏本正平本黎刻正平本札記所引津藩有造館本。傅懋元觀察重刻唐卷子本校錄與今本異者三百餘事。別爲校勘記一卷。至中土宋元舊本則以有阮氏校勘記在不復出也。

陳善捫蝨新語。古人多假借用字。論語中如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又曰觀過斯知仁矣。又曰井有仁焉。竊謂此仁字皆當作人。 王恕石渠意見。爲仁之仁當作人。蓋承上文其爲人也孝弟而言。 孝弟乃是爲人之本。 焦氏筆乘。何比部語予。豐南禺道人曾論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仁原是人字。蓋古人作𡰥。因改篆爲隸。遂譌傳如此。如井有仁焉亦是人字也。 予思其說甚有理。孝弟即仁也。謂孝弟爲仁本終屬未通。若如豐說。 則以孝弟爲立人之道。於義爲長。 朱彬經傳考證。仁即人也。論語觀過斯知仁矣。後漢書吳祐傳引作人。無求生以害仁。唐石經仁作人。 江聲論語竢質。仁讀當爲人。古字仁人通。其爲人之本。正應章首其爲人也孝弟句。不知六書段借之法。 徒泥仁爲仁讀字。紛紛辨說無當也。 劉氏正義宋氏翔鳳鄭注輯本。爲仁作爲人。云言人有其本性則成功立行也。案仁人當出齊古魯異文。鄭就

所見本人字解之。爲人之本與上文其爲人也句相應。義亦可通。　王肇晉論語經正錄。孝弟爲行仁之本。義固正大。觀井有人焉人借作仁。則此章仁字似亦人之借字。如作人字解。與章首其爲人也句相應。義甚直截。　黃汝成日知錄集釋。引錢氏曰。初學記友悌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論語俱云其爲人之本與。有子先言其爲人也孝弟。後言其爲人之本。首尾相應。亦當以作人爲長也。

按陳善之說是也。林春溥四書拾遺云。案不知其仁無求生以害仁。唐石經皆作人。古之賢人也。古本作仁。何以守位曰人。釋文引桓元明僧紹作仁。楊人遵因碑作楊仁。並可互證。宋儒不通訓詁。遂至沿襲其誤。强事解釋。於是程叔子謂性中有仁。曷嘗有孝弟來。謝顯道謂孝弟非仁。陸子靜直斥有子之言爲支離。王伯安謂仁祗求於心。不必求諸父兄事物。種種謬說。由此而生。蓋儒家之所謂道不出倫常日用之間。故中庸言天下之達道五。又曰道不遠人。孟子言道在邇而求諸遠。即有子本立道生之說也。老莊一派始求道於窈冥恍惚不可名狀之中。後儒雖知其非而終不脫此窠臼。此其所以致疑於有子也。論語駁異及四書辨證雖主王恕之說。但以爲作仁亦可通。然初學記及御覽均作人。可見唐及北宋初人所見本尚有作人者。經傳中仁人二字互用者多。仁特爲人之借字。不止此一事也。集注於井有仁焉已云當作人。獨此條猶沿舊說。蓋偶未深考。

【考證】說苑建本篇。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

呂氏春秋孝行篇。凡爲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又云。務本莫貴于孝。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　揅經室集論仁篇。此四句乃孔子語。而本立而道生一句。又古逸詩也。雖漢人引論語往往皆以爲孔子之言。但劉向明以此上二句爲孔子之言。尚是漢人傳論語之舊說。而又以爲有子之言者。所以爲似夫子也。又後漢書延篤傳云。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觀延篤以此節十九字與孝經十四字同引爲孔子之言。愈可見漢人舊說皆以此爲孔子之言矣。　劉氏正義。務本二句是古成語。而有子引之。說苑及漢後延篤傳皆作孔子語者。七十子所述皆祖聖論。又當時引述各經未檢原文。或有錯誤故也。

【集解】本基也。基立而後可大成。包曰。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大成。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王弼云。自然親愛爲孝。推愛及物爲仁也。

按隋志載弼撰論語釋疑三卷。唐志云二卷。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仍作三卷。今佚。惟玉函山房有輯本。其說經不脫魏晉玄虛之習。姑錄以備一家。

【集注】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如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

按集注外注尙有程子性中祗有仁義禮智曷嘗有孝弟來一段。明季諸家深詆之。謂與告子義外同病。淸初漢學家詆之尤力。考朱子文集答范伯崇云。性中祗有仁義禮智曷嘗有孝弟來。此語亦要體會得是。若差即不成道理。是朱子先已疑之矣。疑之而仍採爲注者。門戶標榜之習中之也。是書既不標榜亦不攻擊。故不如刪去以歸簡淨。

【餘論】論語稽求篇。何注。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大成。此以仁孝分先後所始。然此係西晉異學。從來無此。案呂覽夫孝三王五帝之本務。此本務字實出有子務本之語。故唐太宗孝經序以孝爲百行之源。源即本也。至東漢之季。南陽延篤有仁孝先後論。則意是時已創有仁先孝弟之說。且混本末爲先後。其異說所始。實本諸此。

宦懋庸論語稽。凡注家皆覩仁與孝弟爲二橛。不知仁古與人通。孟子仁者人也。說文人象形字。人旁著二謂之仁。如果中之仁。萌芽二瓣。蓋人身生生不已之理也。僅言仁故不可遽見。若言仁本是人。則即於有生之初能孝能弟上見能孝弟乃成人。即全乎其生理之仁。不孝弟則其心已麻木不仁。更何以成其爲人。本立而道生句。逸詩也。凡道字古書並訓道路。從辵從首。大學之道中庸率性之謂道。詁訓並同。有子引詩斷章言君子必專用力於本。有本乃有路可行。若上文所謂孝弟者。乃人身生理之本也。

按懋庸貴州遵義人。所著論語稽二十卷。體裁與論語後案同不立門戶。而精審則過之。

【發明】陳天祥四書辨疑。古之明王。敎民以孝弟爲先。孝弟舉則三綱五常之道通而國家天下之風正。故其治道相承。至於累世數百年不壞。非後世能及也。此可見孝弟功用之大。有子之言可謂得王道爲治之本矣。孟子言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與此章義同。蓋皆示人以治國平天下之要端也。

按大學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古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國者。亦未有不敬其兄而能篤於故舊者。語云。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又云。聖人以孝治天下。有子之言洵治國之寶鑑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考異】皇本作鮮矣有仁。

【考證】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巧言令色鮮於仁矣。　禮記仲尼燕居篇。給奪慈仁。鄭注。巧言足恭之人似慈仁。　潘氏集箋。孫星衍尙書今古文疏以何晏乎巧言令色爲不仁者遠。蓋本此。

【集解】包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說之少能有仁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張憑云。仁者人之性也。性有厚薄。故體足者難耳。巧言令色之人於仁性爲少。非爲都無其分也。故曰鮮矣有仁。

按憑字長宗。吳人。官至司徒左長史。晉書有傳。此編載七錄云十卷。隋書經籍志注梁有十卷亡。而志別有論語釋一卷云張憑撰。或有裒輯散佚什存其一歟。唐藝文志不著錄。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有之。亦稱十卷存。舊目實未見全書也。其說經好立異論。殊不足取。以其晉人舊帙。錄之以備一家。

【集注】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說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

【餘論】四書辨疑。致飾於外。言甚有理。必有險詐在內。而後致飾於外。將有陷害使之不爲提防也。語意既已及此。其下却但說本心之德

亡而不言其內有包藏害物之心。所論迂闊不切於事實。未論中其巧言令色之正病也。本心之德亡固已不仁。不仁亦有輕重之分。其或穿穴踰牆爲姦爲盜。大而至於弑君篡國。豈可但言心德亡而已哉。蓋巧言甘美悅人之言。令色卑抑悅人之色。內懷深險之人。外貌往往如此。李林甫好以甘言啗人。此巧言也。而有陰中傷之之機阱在焉。李義府與人語必嬉怡微笑。此令色也。而有狡險忌克之機阱在焉。若王莽以謙恭篡漢。武后以卑屈竊唐。此又言色巧令之尤者也。古今天下之人爲此巧言令色而無陰險害物之心者蓋鮮矣。鮮字乃是聖言此等人中有仁者少。非謂絕無也。

按是書不著撰人名氏。四庫提要云。元蘇天爵安熙行狀謂國初有傳朱子四書集注至北方者。滹南王公雅以辨博自負。爲說非之。趙郡陳氏獨喜其說。增多至若干言。蓋寶晉陳天祥書也。天爵又謂安熙爲書以辨之。其後天祥深悔而焚其書。今此本具存。是所言未足深據也。朱子撰集注嘗云字字用秤稱過。增減一字不得。清初漢學家所攻者在考證之疏。此則摘其義理之謬。洵朱子諍友也。凡論語一百七十三條採擷幾過半云。

右渠案見。人固有飾巧言令色以悅人而亡心德者。亦有生質之美言自巧色自令而心德亦不亡者。此聖人所以言其鮮以見其非絕無也。集注謂專言鮮則絕無可知。恐非聖人意。王肯堂筆塵。巧言者能言仁而行不逮焉者也。令色者色取仁而行違者也。夫仁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故曰鮮矣仁。若巧佞炫飾務以悅人。則小人之尤者。何勞曰鮮矣仁。

按王氏於佛學中精惟識一宗。故其讀論語時有新見解。四庫提要雖稱其醫學之精。而惡其染明末心學之習。僅列存目。續說郛亦僅存其目。有錄無書。自故宮博物院北平圖書館先後印行。世始多知之者。

【發明】日知錄。天下不仁之人有二。一爲好犯上好作亂之人。一爲巧言令色之人。自幼而不孫弟以至於弑父與君。皆好犯上好作亂之推也。自脅肩諂笑未同而言以至於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皆巧言令色之推也。然則學宜如之何。必先之以孝弟。以消其悖逆陵暴之心。繼之以忠信。以去其便辟側媚之習。使一言一動皆出於其本心。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夫然後可以修身而治國矣。　李二曲四書反身錄。色莊允於庫

接。巧言則不止應接。凡著書立言術不本於躬行心得之餘。縱闡盡道妙。可法可傳。俱是巧言。

按二曲之學雖稍偏於陸王。而語多心得。雖心知伊川以窮理訓格之非而不加攻擊。蓋猶有忠厚之意存焉。方東樹譏之非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考異】皇本交下有言字。　錢曾讀書敏求記。高麗集解本作言而不信乎。　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交下有言字。釋文引鄭注。魯讀傳爲專。今從古。　臧庸鄭注輯本釋云。魯讀傳爲專者。釋文備例引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趣於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鄉。同言異字。同字異言。于茲遂生矣。此傳字从專得聲。魯論故省用作專。鄭以古論作傳於義益明。故從之。

【音讀】釋文三息暫反。又如字。　朱子語類。三字平去二聲雖有自然使然之別。然自然者不可去聲。而使然者亦不可平聲。故三仕三已與三黜無以異。而三仕已無音。三省三思與三嗅三復皆使然。而集注於省嗅皆闕。凡此之類二音皆通。　陸氏讀釋經苑。下雖三事只是忠信。傳者傳此。習者習此耳。三當定讀去聲。　翟氏考異。大戴立事篇記曾子之言曰。且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似即三省言。而當時說者之詳略殊也。參觀之則三當以去聲爲正。

【考證】揅經室集。數說。古人簡策繁重。以口耳相傳者多。以目相傳者少。且以數記言。使百官萬民易誦易記。洪範周官尤其最著者也。論語以數記文者。如一言三省三友三樂三戒三畏三愆三疾三變四教絕四四惡五美六言六蔽九思之類。則亦皆口受耳受心記之古法也。　論語稽。三字說文以陽之一合陰之二其數三。史記律書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蓋數至於三。陰陽極參錯之變。將觀其成。故古人於屢與多且久之數。皆以三言。如顏子三月不違。南容三復。季文子三思。太伯三讓。柳下三黜。子文三仕三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三嗅而作。三年學。三月不知肉味。皆此意也。如一一而求之。若者一若者二若者三。則失之矣。　金履祥論語集注考證。傳不習乎。程伯子作傳之於人。以上二事例之。爲人交友俱爲及人之事。則此傳當從程子之說。乃傳業與人者。傳業與人而不習於己。正鄭氏所謂講肄

爲學誦之師不心所者。不習而傳豈不誤人。蓋此三事乃及人之事。常情所易忽。故曾子於此三事日省吾身。恐以爲不切己而有所不盡也。

論語補疏。己所素習。用以傳人。方不妄傳。致誤學者。所謂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也。　包慎言論語溫故錄。專謂所專之業也。呂氏春秋曰。古之學者說義必稱師。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所專之業不習則叛。專師說與叛同科。故曾子以此自省。後漢書儒林傳。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楊雄所謂譊譊之學各習其師。此即魯論義也。

按張之洞書目答問云。包慎言論語溫故錄未見傳本。茲據劉氏正義引。

論語發微。孔子爲曾子傳孝道而有孝經。孝經說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則曾子以孝經專門名其家。故魯論讀傳爲專。所業既專而習之又久。師資之法無絕。先王之道不湮。曾氏之言即孔子傳習之旨也。　郭翼雪履齋筆記。曾子三省皆指施於人者言。傳亦我傳乎人。傳而不習。則是以未嘗躬試之事而誤後學。其害尤甚於不忠不信也。

按此傳字當從集解作傳於人解。舊注失之。

【集解】馬曰。曾子弟子曾參。何曰。傳不習乎。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乎。

【唐以前古注】釋文引鄭注。思察己之所行也。　周易兌正義引鄭注。同門曰朋。同志曰友。　皇疏。凡有所傳述皆必先習後乃可傳。豈可不經先習而妄傳之乎。　又引袁氏云。常恐傳先師之言不能習也。以古人言必稱師也。

按皇疏序稱江熙集論語十三家。有晉江太守陳國袁宏字叔度。考宏晉書有傳字彥伯。不言注論語。晉書有袁喬字彥叔。陳國人。博學有文才。注論語及詩。阮孝緒七錄有袁喬論語釋十卷。隋志注云梁有益州刺史袁喬注十卷。唐志同。陸德明釋文序錄亦云袁喬注十卷。稱云字彥叔陳國人。東晉益州刺史。湘西簡侯。然則袁注爲喬所作明矣。此注已佚已久。錄之以備一家。

【集注】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爲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也。　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

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眞。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餘論】四書辨疑。只以盡己爲忠。義有未備。天下之事亦有理所當隱不當盡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亦盡己之謂。聖人未嘗以忠直許之也。況盡己以實。只是一意。忠與信不可辨也。忠信理雖相近。要之自是兩事。曾子分明說在兩處。解者不可相混無別也。語錄曰。忠信只是一事。又曰做一事說也得。做兩事說也得。此說意持兩端。無眞正可憑之理。蓋忠當以心言。信當以言論。心無私隱之謂忠。言有準實之謂信。此乃忠信之別也。 黃氏後案。注謝說。曾子專用心於內。東發先生曰。專用心於內。近時禪學之說耳。後有象山因謂今傳於世者皆外入之學。非孔子之眞。遂於論語之外自謂得不傳之學。皆謝氏之說也。陸稼書謂省兼內外。內不欺於心。外不謬於事。皆當省諸身。專用心於內非經指也。諸書言子夏之徒有田子方而流爲莊周。子貢之徒有鬼谷子而流爲蘇秦張儀。本無確據。即信有之。將邪恕之過必咎程子乎。謝說過矣。

【發明】反身錄。賢如曾子。猶日三省。若在吾人資本中下。尤非曾子可比。千破萬綻。其所當省者。豈止於此。故必每日不論有事無事。自省此中能空淨不染乎。安閒恬定乎。脫洒無滯乎。視聽言動能復禮乎。喜怒哀樂能中節乎。綱常倫理能不虧乎。辭受取予能當可乎。富貴貧賤能一視乎。得失毀譽能不動乎。造次顚沛能一致乎。生死利害能不懼乎。習氣俗念能消除乎。自察自審。務要無入而不自得。纔是學問實際。否則便是自欺。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考異】釋文道本或作導。 皇本作導。 宋高宗石經敬作欽。避翼祖諱。

【考證】朱子四書或問。此義疑馬氏爲可據。蓋如馬說則八百家出車一乘。如包說則八十家出車一乘。甲士步卒合七十五人。而牛馬兵甲糗糧芻茭具焉。恐非八十家所能給。然與孟子王制之說不同。疑孟子未嘗盡見班爵分土之籍。特以傳聞言之。故不能無少誤。若王制則故非三

代古書。其亦無足據矣。　崔述三代經界通考。先儒惑於司馬法之文。以爲一乘之卒七十有二人。遂致魯頌之言先後牴牾。乃謂車計通國之賦。徒指出軍之賦。以曲解之。不知司馬法乃戰國時人所撰。原不足據也。且傳又有之。衛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晉城濮之戰。全軍皆出。僅七百乘。鞌之戰軍帥半行。乃八百乘。平邱之會。有甲車四千乘。衛地與民非能十倍其初。晉地雖闢。豈能數倍於文公之世。然則貧故車少。富故車多。不盡稱徒以遣車。亦不盡計民以賦車也。晉之伐鄭也。敗其徒兵於洧上。車與徒分道以禦敵。而初不必相參。則車之多寡固不必盡準乎其徒之數。則亦不必盡準乎其民之數。惟是地廣則國富。國富則車多。故大國曰千乘。乃大略言之耳。夫安得拘拘焉以八百家或八十家出車一乘爲一成之例也。　劉氏正義。案注包馬異說。皇邢疏如釋文之無所折衷。後人解此乃多轇轕。從馬氏則以千乘非百里所容。從包氏則以周禮爲不可信。紛紛詰難。未定一是。近人金氏鶚求古錄說此最明最詳。故備錄之。其說云。孟子言天子千里。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又言萬乘之國。千乘之家。千乘之國。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是千里出車萬乘。百里出車千乘。十里出車百乘也。子產言天子一圻。列國一同。圻方千里。同方百里。亦如孟子之說。以開方之法計之。方里而井。百里之國計有萬井。萬井而出車千乘。則十井出一乘矣。若馬氏說百井出一乘。則百里之國止有百乘。必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乃有千乘。與孟子不合。包氏合於孟子。是包氏爲可據矣。哀十二年公羊傳注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此一證也。馬氏之說則據司馬法。鄭注小司徒亦引司馬法云。井十爲通。通三十家爲匹馬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出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賈疏。通九十夫之地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是三十家也。案司馬法一書。未必眞周公之制。所言與孟子子產皆不合。信司馬法何如信孟子。即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乘。今謂大夫百乘。地方百里。等于大國諸侯。必不然矣。或謂司馬法車乘有兩法。一云兵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一云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賈公彥以士十人徒二十人爲天子畿內采地法。以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爲畿外邦國法。此言千乘之國是畿外邦國也。一乘車士卒共七十五人。又有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一百人。馬牛芻茭具備。此豈八十

家所能給哉。不知天子六軍出于六鄉。大國三軍出于三鄉。蓋家出一人爲兵也。又三遂亦有三軍。三鄉爲正卒。三遂爲副卒。鄉遂出軍而不出車。都鄙出車而不出兵。孔頴達成元年丘甲疏云。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都鄙及諸侯。昔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徧徵境內。賈公彥小司徒疏亦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于鄉遂。猶不止徧境出之。是爲千乘之賦。然則都鄙固不出兵也。江愼修云。七十五人者丘乘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正與司馬法合。此說得之。然則都鄙即至出兵。而調發之數惟用三十人。豈八十家所不能給哉。至於丘乘之法。八十家而具七十五人。無過家一人耳。此但備而不用。惟蒐田講武乃行。又何不給之有。農隙講武。正當人人訓練。家出一人。不爲厲民也。若夫車馬之費。亦自不多。古者材木取之公家。山林而無禁則造車不難。馬牛畜之民間。可給民用。不過暫出以供蒐田之用耳。芻茭則九野人所易得者也。且以八十家而出一車四馬。又何患其不給乎。或又謂百里之國。山川林麓城郭宮室塗巷園囿三分去一。三鄉三遂又不出車。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則三百乘且不足。安得有千乘乎。不知百里之國以出稅之田言。非以封域言也。孟子言頒祿正是言田。其曰地方百里者。地與田通稱。故井地即井田也。百里以田言。則山川林麓以及塗巷園囿等固已除去矣。頒祿必均。若不去山川。山川天下不同則祿不均矣。苟境內山川甚多。而封域止百里。田稅所出。安足以給用乎。故知大國百里。其封疆必不止此。周禮所以有五百里四百里之說。蓋兼山川附庸而言也。孟子則專言穀土耳。城郭宮室塗巷等雖有定數。然亦非穀土則亦不在百里之內也。先儒三分去一之說。亦未必然。孟子言方里而井。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皆以井計數。方里不必其形正方。以方田之法算之。有九百畝則曰方里。地方百里等方字皆如是也。然則百里之國不謂封疆其里。亦非廣長之里矣。孟子言一夫百畝而周禮有不易百畝一易二百畝再易三百畝之說。蓋孟子言其略周禮則詳言之也。分田必均。周禮以三等均之。其說至當。左傳井衍沃牧隰臯。鄭氏謂隰臯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是也。是則一井不必九百畝。百里之國亦不必九百萬畝。以通率二井當一井。當有一千八百萬畝矣。孟子但舉不易之田。故曰一夫百畝大國百里也。鄉遂之民皆受田。則亦有車乘。但其作之之財受于官府。故曰不出車。非無車也。夫如是百里之國豈不足於千乘哉。包氏之說可無疑矣。

物茂卿論語徵。萬乘千乘百乘古言也。謂天子爲萬乘。諸侯爲千乘。大夫

爲百乘。語其富也。如千金之子孰能計其貲之藏適若干而言之乎。古來注家布算求合。可謂不解事子貢矣。

按論語徵十卷。日本物茂卿撰。議論通達。多可採者。惟中土少傳本。俞樾春在堂隨筆錄十餘條。大旨好與宋儒牴牾。茲擇其議論純正者錄而存之。

方觀旭論語偶記集解云。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近時經師從馬氏。竊以泰伯篇。曾子曰。可以寄百里之命。謂攝國君之政令。先進篇。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謙不敢當千乘之國。則千乘之國爲百里甚明。以他經解論語何如以論語證論語。

按如方氏之說。千乘之爲百里毫無可疑。周禮僞書不足據也。

俞樾湖樓筆談。千乘之國。馬包異說。當以包說爲長。子路曰。千乘之國。冉求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蓋子路所說者百里之國。故冉求從而遞減之爲六七十五六十也。若從馬說。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似過大矣。大約古人言百里之國便爲大國。故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六尺以極小言。百里以極大言。不極小不足見託孤之難。不極大不足見寄命之難。後人生大一統之世。提封萬里。遂覺百里之地小若彈丸。此古今之勢異也。

鄭浩論語集注述要。千乘有二說。馬注一成八百家出一乘。千乘爲方三百一十六里。包注十井八十家出一乘。千乘適爲百里之地。朱子前嘗是馬說。及爲集注。又不實指。僅曰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豈因二者皆難知其孰確。不欲多費力於無用之地乎。以下凡名物度數無關本文要旨紛議莫能確定者準此。

【集解】馬曰。道謂爲之政敎也。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有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包曰。爲國者擧事必敬愼。與民必誠信也。節用者不奢侈也。國以民爲本。故愛養之也。作事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也。

【唐以前古注】詩小雅信南山正義引鄭注司馬法云。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　周禮小司徒疏引鄭注。甲士三人。步

卒七十二人。　皇疏。千乘大國也。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千乘猶式則萬乘可知也。此以下皆導千乘之國法也。爲人君者事無小大悉須敬。故云敬事也。曲禮云。毋不敬是也。又與民必信。故云信也。雖富有一國之財。而不可奢侈。故云節用也。雖貴居民上。不可驕慢。故云愛人也。使民謂治城及道路也。以時謂出不過三日而不妨奪民農務也。然人是有識之目。愛人則兼朝廷也。民是瞑闇之稱。使之則唯指黔黎也。

【集注】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

【餘論】四書賸言。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而周官均人又以豐凶較公旬之政。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此云使民。不止公旬。有即以農事使民者。如三日于耜。四日舉趾。則使民耕植之時。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則使民刈穫之時。龍見而畢務。火見而致用。則使民興築之時。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則使民樵採之時。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則使民謹出入修橋道之時。故春秋傳曰。凡啓塞從時。謂凡事之啓塞皆當從其時也。　黃氏後案。陸稼書說。敬是遇事謹愼之意。不必言包括衆善。信者不用權詐。不朝更夕改。惟此眞實之誠。表裏如一。始終如一。雖事勢之窮。亦濟以變。而守常之時多。濟變之時少也。節用不必說。節非褊嗇。而當節者務欲返一國奢靡之習而同歸於淳樸。愛人不必說。愛非姑息。而當愛者務欲合一國臣民之衆而共遊於蕩平也。式三案後儒標示心學。說敬太過。失之。於此章尤不合。信與節愛近解亦過求深。尋繹經恉。陸氏說是。楊注云未及爲政未可據。敬信節愛時使自有實功實效。以發所存之正。朱子舉張敬夫書曰。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是腐儒迂闊之論。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然則論治未有專言所存者。朱子蓋節取其論所存而錄之歟。朱子作集注。意在詳錄宋儒之說。而說之未醇者亦存之。意在節取也。讀注者或誤衍之。或以此攻朱子矣。　東塾讀書記。道千乘之國章朱注采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此於聖人之言頗有不滿之意。似不必采之。

按宋儒中如伊川之迂腐。龜山之庸懦。當時皆負有盛名。則以朱子標榜之力爲多。讀集注者當分別觀之。

【發明】焦氏筆乘敢問事業如何。仲脩曰。事業正自爲學中來。只如作一郡行得論語中三句便用之不盡。彥平曰。願聞之。仲脩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是也。彥平佩服其言。每曰吾平生操心行己。立朝事君。皆趙君之言有以發之。 四書讀。（四書辨證引）不曰治而曰道者何。治者法術之名。道者仁義之用也。若千乘固是舉以爲例。第夫子時上而周室不能有爲。下而小國不足有爲。惟大國可以自奮。然不曰大國而即兵車言者。蓋當時大國惟利是務。其於敬信五者闕焉弗講。夫子蓋有爲而言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考異】釋文弟本亦作悌。 皇本作悌。 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正義引文汎字作氾。 韓昌黎集讀墨子篇。孔子泛愛仁汎字作泛。 荀悅漢紀。孝元帝論引孔子曰。行有餘力。則可以學文。有可字。

【音讀】釋文行下孟反。 集注如字讀。

【考證】潘氏集箋。儀禮士相見禮曰。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賈疏。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者。謂七十致仕之人。依書傳大夫致仕爲父師。士致仕爲少師。教鄉里子弟。雷次宗云。學生事師雖無服。有父兄之恩。故稱弟子也。云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者。幼與老對。此幼即弟子之類。孝弟事父兄之名。是人行之本。故云言孝弟於父兄。是弟子爲學者之稱。又幼者之通稱也。子罕篇。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而此乃以事父兄分屬出入者。孝經云。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一則就百行之本言之。故云入。一則就推暨者言之。故云出也。謹說文云愼也。楚辭卜居。將氾氾若水中之鳧乎。王逸注。氾氾普愛衆也。說文氾濫也。段注引論語此文謂假汎爲氾。論語述何曰。此因上文孝弟忠信愛仁而類記之。文者字之始。誦法六經先正聲音文字。謂小學也。四書賸言曰。姚立方云。文字也。非詩書六藝之文。言弟子稍閒使學字耳。說文文交畫也。 劉氏正義。言有餘力學文則無餘力不得學文可知。先之以孝弟諸行。而學文後之者。文有理趣。非童子所知。若教成人則百行皆所當謹。非教術所能徧及。故惟冀其博文以求自得之而已。此夫子四教。先文後行。與此言教弟子之法異也。

【集解】馬曰。文者古之遺文。

【唐以前古注】釋文引鄭注。文道藝也。　皇疏或問曰。此云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後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是學文或行或後何也。答曰。論語之體悉是應機適會。教體多方。隨須而與。不可一例責之。

【集注】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　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餘論】四書辨疑。南軒曰。非謂行此數事有餘力而後學文也。言當以是數者爲本以其餘力學文也。此比注文爲詳。然所謂以其餘力亦不知其果爲何者之餘力也。夫弟子當爲之事。言不能盡。舉此數事。急先務也。行有餘力。乃是普言弟子當爲之事。行之而餘暇則以學文也。

黃氏震日鈔。此章教人爲學。以躬行爲本。躬行以孝弟爲先。文則行有餘力而後學之。所謂文者又禮樂射御書數之謂。非言語文字之末。今之學者乃或反是。豈因講造化性命之高遠。反忘孝弟謹信之切近乎。然嘗思之。二者本無異旨也。造化流行。賦於萬物。是之謂性。而人得其至粹。善性發見。始於事親。是之謂孝而推之爲百行。是孝也者其體源於造化流行之粹。其用達爲天下國家之仁。本末之貫皆此物也。故論語一書首章先言學。次章即言孝弟。至於性與天道則未嘗輕發其秘。豈非孝弟實行正從性與天道中來。聖門之學惟欲約之使歸於實行哉。

按閻氏若璩曰。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又曰。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以詩書六藝詁文字。語本無病。毛氏攻之非也。

【發明】反身錄。今之教者不過督以口耳章句屬對作文。朝夕之所啓迪而鼓舞者惟是博名謀利之技。蒙養弗端。童習而長安之。以致固有之良日鑿日閉。名利之念漸萌漸熾。雖讀之勤文藝之工適足以長傲遂非。率意恣情。今須力反其弊。教子弟務遵此章從事。大本既立。夫然後

肄習時藝舉業。則教不淺鮮。庶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矣。　陸隴其松陽講義。大抵人之氣稟雖有不同。然亦差不多。只是從小便習壞了。氣稟不好的固愈習愈壞。即氣稟好的。亦同歸於壞。當蒙之時。根腳既不曾正得。到得長大時。便如性成一般。即能回頭改悔。發憤自新。也費盡氣力。況改悔發憤者甚少。此人才所以日衰。皆由蒙養之道失也。後世為父兄者。有弟子而不教。固無論矣。即有能教者。又都從利祿起見。束髮受書。即便以利祿誘之。不期其為大聖大賢。而但願其享高官厚祿。這箇念頭橫於胸中。念頭既差。工夫必不能精實。只求掩飾於外可以悅人而已。教學如此。人才安得而不壞哉。為人父兄者。胡不一思而甘使子弟為俗人也。

論語集釋卷二

學而下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考異】毛詩思齊正義曰。論語子夏說人有四行。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以人有四行括上文。翟氏考異。按箋疏中此類時有。如曲禮正義引論語云。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于孔子。孔子問四人各言其志。子路率爾先對。亦以問四人各言其志括兩節文。撮經大意。非緣據本別也。後不泛採。聊借一端發凡。

【考證】劉氏正義。史記弟子列傳。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集解引鄭說。溫國卜商。溫是衛邑。稱國者。或本爲國。從其初名之也。家語弟子解以爲衛人。與鄭目錄合。孔穎達檀弓疏則云魏人。又唐贈魏侯。宋封魏公。據史記及呂氏春秋擧難察賢篇並言子夏爲魏文侯師。是子夏固嘗居魏。魏衛同音。故誤以爲魏人耳。又曰。說文父矩也。家長率敎者。从又擧杖。母牧也。从女象褱子形。一曰象乳子也。說文又云。竭負擧也。負擧者必盡力。故竭又訓盡。此文義得兼之。曾子本孝云。庶人之孝也以力惡食。盧辨注。分地任力致甘美。又曾子大孝云。小孝用力。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孔氏廣森補注。庶人之孝。孟子萬章篇言舜事云。我竭力耕田。供爲子職而已矣。是竭力爲庶人孝養之事也。事君能致其身者。儀禮喪服傳。君至尊也。鄭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說文。致送詣也。詩四牡云。四牡騑騑。

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毛傳云。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
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是言事君不得私愛其身稽留君事也。

【集解】孔曰。子夏弟子卜商也。易色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也。致其身盡忠節不愛其身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凡人之情莫不好色而不好賢。今若有人能改易好色之心以好於賢。則此人便是賢於賢者。故云賢賢易色也。然云賢於賢者。亦是奬勸之辭也。又一通云。上賢字猶尊重也。下賢字謂賢人也。言若欲尊重此賢人。則當改易其平常之色更起莊敬之容也。　又引王雍云。言能行此四者雖云未學而可謂已學也。

按王雍不知何許人。馬國翰以爲即論語王氏義說之文據錄。

【集注】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　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辭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

【別解】陳祖范經咫。此主夫婦一倫言。賢賢如關雎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車舝之辰彼碩女。令德來教。易色如所謂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在婦爲嫁德不嫁容。在夫爲好德非好色也。　宋翔鳳樸學齋札記。陽湖劉申受謂賢賢易色明夫婦之倫也。毛詩序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此賢賢易色指夫婦之切證。　論語述何。賢賢者同德也。易讀如易知則有親之易。六經之道造端乎夫婦。詩桃夭。灼灼其華。喻色也。有蕡其實。喻賢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首舉之。　梁章鉅論語集注旁證。集注云。四者皆人倫之大者。則下文只有事父母事君交朋友。此句自應屬夫婦說。娶妻重德不重色。亦厚人倫之一事也。　劉氏正義。今案夫婦爲人倫之始。故此文敘於事父母事君之

所。漢書李尋傳引此文。顏師古注。易色輕略於色不貴之也。　康有爲論語注。此爲明人倫而發。人道始於夫婦。夫婦牉合之久。所貴在德。以賢爲賢。言擇配之始當以好德易其好色。蓋色衰則愛弛。而夫婦道苦。惟好德乃可久合。

【餘論】四書辨疑。吳氏謬認雖曰未學以爲實未嘗學。不學者亦能此事。故有將至廢學之論。此說蓋出於舊疏。舊疏云。此論生知美行。雖學亦不是過。蓋以曰字爲語助辭虛字。言雖未學亦與學者無異。果如此說。則下學字上須當更有猶字矣。不知雖曰未學乃是子夏假設能於此者自謂之言。非子夏實謂未學也。劉正叟曰。其人既能此等之事。而自言未學。吾必謂之已學。蓋此等非學不能也。此最簡直明白。　四書改錯。子夏是節詞氣抑揚。與有子孝弟章正同。有子重孝弟。子夏重力行。未嘗廢學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是明言不學尚非廢學。今但云未學而即云有廢學之弊。此何說與。　反身錄。問學在敦倫斷矣。然敦倫可遂不學乎。曰學以學夫敦倫。而敦倫乃所以爲學也。舍倫而言學。則其學爲口耳章句之學。富貴利達之學。失其所以學。曰如是則吳氏之言亦不爲無見。曰吳氏固爲有見而以之致疑子夏。實未達子夏口氣。蓋抑揚其語。正所以折衷學問之實。令人知學之所以爲學。在此而不在彼。所重在此。所學即在此。自此說出而天下後世人人曉然知所從事。不至誤以口耳辭章之末了生平。其有補於綱常名教非渺。眞後者之淸夜鐘也。何流弊之可言。亦何至於廢學。　松陽講義。李復元謂此章不是說學貴實行。是說學問有益。世人只說人能敦倫便是學問。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不知學不分明豈能敦得倫紀。且子夏頂文學著名。豈肯爲廢學之語。又曰。吾每望人力行。尤望人力行前先有講明工夫。不然自以爲行善事。行之未有不差者。說此章學字最分明。正是朱子圈內注之意。

〇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考證】法言修身篇。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論語補疏。此注固有二義。一爲蔽。一爲堅。蔽之義爲闇。曲禮樧朝而顧君子謂之固。鄭氏注云。固謂不達於禮。不達於禮是爲蔽塞不通。此固所以爲蔽也。不學固不達禮。學則達於禮。不固者達於禮也。一曰者別爲一說。不固爲學不堅固。由於不重。與蔽之

訓適相反。皇侃專用後一說。已失孔氏之旨。其解蔽字之義。則云蔽猶當也。言人既不能敦重。縱學亦不能當道理。此既不明蔽字之義。又不合堅固之義。而以蔽固之解與一曰云云相牽混非也。一曰二字是何晏兼存異說。非亦孔安國注。

【集解】孔曰。固蔽也。一曰言人不能敦重。既無威嚴。學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

【集注】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別解】論語稽。君子謂在位之人也。春秋時世祿世官。或輕浮。或鄙陋。或詐僞。或狎暱。小人或怙惡飾非。皆列國卿大夫之通病。孔子以此戒勉之。較爲合理。如訓成德之君子。則其德已成。於下文各節戒勉語氣不合。如謂君子之自修當如此。則君子下宜加之道二字。近日講章解之以爲指初學者。則孔子於初學者即稱之曰君子。恐無此理。

【餘論】松陽講義。重即整齊嚴肅之意。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是重字注脚。不重則孟子所謂暴其氣也。不重而無威嚴固害事。不重而學不固尤害事。蓋學必深沈而後能固。不重則浮。學必鎮靜而後能固。不重則躁。讀書窮理之功必隨得而隨失。省察克治之念必乍密而乍疏。在初學之士必難成就。即積學之士亦且多走作。

主忠信。

【考異】論語稽。毛奇齡江聲皆謂主忠信以下別爲一章。然子罕篇固有之上有子曰字。則自爲一章。此章則主忠信三句明明連上文爲一氣。斷無分成兩章之理。蓋記者非一人。彼記略而此記詳也。

【考證】劉氏正義。主訓親者。引申之義。注意謂人當親近有德。所謂勝己者也。然下文復言無友不如己。於意似重。或未必然。皇疏云。以忠信爲百行所主。是言忠信在己不在人。其義較長。周語云。是以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毅。韋昭注。主猶名也。義可互證。

【集解】鄭玄曰。主親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君子既須威重。又忠信爲心。百行之主也。

【集注】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

【別解】羣經平議。主與友對。大戴記曾子制言篇曰。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此矣主字義與彼同。言所主者必忠信之人。所友者無不若己之人。孔子主顏讐由。主司城貞子。即是主忠信之謂。

按焦氏補疏曰。親忠信之人。無友不如己之人。兩相呼應。鄭訓主爲親。義亦可通。朱子從皇疏。

無友不如己者。

【考異】舊文無爲毋。釋文曰。毋音無。本亦作無。　稽求篇。主忠信三句本子罕篇文。複簡在此。　翟氏考異。子罕篇毋友之毋猶依舊文。

【考證】呂氏春秋。周公旦曰。不如吾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吾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　中論。不如己者須己而植也。然則扶人不暇將誰相我哉。吾之僨也。亦無日矣。　韓詩外傳。南假子曰。夫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蔡謨云。本言同志爲友。此章所言謂慕其志而思與之同。不謂自然同也。夫上同乎勝己。所以進也。下同乎不如己。所以退也。閎夭四賢上慕文王。故四友是四賢上同心於文王。非文王下同四賢也。然則求友之道。固當見賢思齊。同志於勝己。所以進德修業。成天下之亹亹也。今言敵則爲友。此直自論才同德等而相親友耳。非夫子勸教之本旨也。若如所云。則直諒多聞之益便辟善柔之誡奚所施也。

按蔡謨晉書有傳。而此注不見隋唐志。疏序稱江熙集論語十三家有蔡謨。皇疏蓋取之江氏集解也。錄之以備一家。

【集注】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

【餘論】四書辨疑。注文本通。因東坡一說致有難明之義。東坡云。世之陋者樂以不己若者爲友。則自足而日損。故以此戒之。如必勝己而後友。則勝己者亦不與吾友矣。學者往往以此爲疑。故不得不辨。如字不可作勝字說。如似也。南北廣韻中原韻略如又訓均。不如己如己勝

己凡三等。不如己者下於己者也。如己者與己相似均齊者也。勝己者上於己者也。如己者德同道合。自然相友。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此皆友其如己者也。如己者友之。勝於己者己當師之。何可望其爲友耶。如己與勝己者既有分別。學者於此可無疑矣。　黃氏後案。不如己者不類乎己。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也。陸子靜曰。人之技能有優劣。德器有大小。不必齊也。至於趨向之大端。則不可以有二。同此則是。異此則非。陸說是也。依舊注承主忠信反言之。不如己謂不忠不信而違於道者也。義亦通。總注游氏說以不如己爲不及己。信如是計較優劣。既無問難不能之虛衷。復乏善與人同之大度。且己劣視人。人亦劣視己。安得優於己者而友之乎。朱子彌縫游說甚費辭。

過則勿憚改。

【考證】曾子立事篇。太上不生惡。其次而能夙絕之。其下復而能改。　潘氏集箋。憚說文云忌難也。一曰難也。改更也。衛靈公篇。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故君子貴勿憚焉。

【集解】鄭曰。憚難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友主切磋。若有過失者。當更相諫諍。莫難改也。一云。若結友過誤。不得善人。則改易之莫難之也。　又引李充云。若友失其人。改之爲貴也。

【集注】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爲貴。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爲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別解】劉氏正義案。高誘注呂氏春秋驕恣篇引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以證所擇而莫如己者亡之義。亦以過爲結友過誤。或漢人有此義。故李充云然。然既知誤交。何難即改。但不足爲君子慮也。

按此雖漢人舊說。然不如集注義長。

【餘論】胡炳文四書通。此過也。而集注以爲惡日長者。無心失理爲過。有心悖理爲惡。自治勇則過可反而爲善。自治不勇則過必流而爲惡。胡居仁居業錄。人有過貴於能悔。悔而不改。徒悔而已。於己何益。改過最難。須實做操存省察功夫。使吾身心謹密。放辟之心不生。則大本堅固。過失雖覺而不行也。若欲防患於預。須以敬爲主。不使須臾慢忽。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過者聖賢所不能無也。自以爲無過而過乃大矣。自以爲有過而過自寡矣。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言大過而不言小過。是聖人猶未敢言小過之必無也。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能不貳過而入聖域。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聖賢之學。教人改過遷善而已矣。後之君子。高語性天。而恥言改過。有過且不自知。與聖賢克己之功遠矣。

【發明】李中孚二曲集。天地之性人爲貴。而爲氣質所蔽。情慾所牽。習俗所囿。時勢所移。知誘物化。旋失厥初。誠能加刮磨洗剔之功。則垢盡穢去而德日新矣。悔過於明。則明無人非。悔過於幽。則幽無鬼責。從此日新月盛。必浩然於天壤之內。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考證】劉氏正義。爾雅釋詁。愼誠也。說文。愼謹也。誠謹義同。周官疾醫。死終則各書其所以。鄭注老死曰終。禮記檀弓云。君子曰終。小人曰死。此對文異稱。檀弓又云。曾子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皆是言愼終之事。追遠者。說文。追逐也。詩鴛鴦箋。遠猶久也。並常訓。言凡父祖已歿雖久遠。當時追祭之也。荀子禮論云。故有天下者事十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又周官司尊彝言四時間祀有追享。鄭康成注以爲祭遷廟之主。則此文追遠不止以父母言矣。民德歸厚者。樂記云。德者性之端也。淮南子齊俗訓。得其天性謂之德。穀梁僖二十八年傳。歸者歸其所也。墨子經上。厚有所大也。當春秋時禮教衰微。民多薄於其親。故曾子諷在位者但能愼終追遠。民自知感厲。亦歸於厚也。禮坊記云。修宗廟。敬祭祀。教民追孝也。

【集解】孔曰。愼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皆歸於厚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一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宜慎也。久遠之事餘而不忘。是追遠也。　又引熊埋云。欣新忘舊。近情之常累。信近負遠。義士之所棄。是以慎終如始。則尠有敗事。平生不忘。則久人敬之也。

【集注】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爲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餘論】許謙讀四書叢說。常人之情。於親之終。悲痛之情切。而戒慎之心或不及。親遠而祭。恭敬之心勝。而思慕之情或疎。君子存心則加於此。送終既盡擗踊哭泣之情。又慎喪死之禮。如禮記殯而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之類。祭遠者既盡孝敬之意。又致追慕之情。如禮記所謂祭死者如不欲生。霜露既降。有悽愴之心。雨露既濡。有怵惕之心之類。如此則過於常人。其德爲厚。上之人既如此。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

張楷四書辨證。孔安國言慎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集注依伊川以禮易哀字。蓋喪容有不哀者。不必皆盡禮。又以誠易敬字。主炳文四書通言祭容有不敬者。未必皆盡誠。

〇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考異】漢石經凡子貢皆作子贛。　釋文貢本亦作贛。音同。　左氏哀公十五年傳。禮記樂記祭義。子貢字俱作贛。　五經文字。贛貢獻。贛賜也。經典亦通用之。　洪适隸釋載漢石經作意予之與。　張舜民畫墁錄。董逌廣川書跋。黃伯思東觀餘論。皆云漢石經作意與之與。

【考證】拜經日記。史記弟子列傳有原亢籍無陳亢。蓋原亢即陳亢也。鄭注論語檀弓俱以陳亢爲孔子弟子。當是名亢字籍。一字子禽。籍禽也。故諱籍字禽。否則亢言三見論語。弟子書必無不載。太史公亦斷無不錄。家語既有原抗字禽籍。不當復有陳亢子禽矣。明係王肅竄入。原陳之所以不同何也。蓋原氏出於陳。原陳同氏也。詩陳風東方之原。毛傳原大夫氏。春秋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則原亢之爲陳亢信矣。漢書古今人表中中分陳亢陳子禽二人。與魯太師公明賈子服景伯林放陳司敗陽膚尾生高申棖師冕同列。又以陳子亢號下上。與陳弃疾

工尹商陽齊禽敖餓者同列。分爲三人。與申棖皆不以爲弟子。此不足據。劉氏正義案臧說是也。檀弓陳子車死於衞。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鄭注子車齊大夫。子亢子車弟。則亢亦齊人也。左暄三餘續筆。（集箋引）陳子禽漢書古今人表孔門弟子陳亢一人三見。一作陳亢一作陳子禽一作陳子亢。論語集注補正述疏。鄭氏云。子禽弟子陳亢也。今據禮檀弓云陳子亢。鄭亦云孔子弟子。蓋與史記不同。或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有原亢籍無陳亢。家語有原亢子籍。又有陳亢子禽。史記集解引家語抗作亢。蓋原亢即陳亢也。詩陳風云。南方之原。毛傳云。原大夫氏。莊二十七年春秋云。公子友如陳葬原仲。是原氏出於陳也。王肅僞家語於原亢外竄陳亢焉。則複矣。而難者曰。史記敘弟子者自言據孔氏古文。蓋古本家語也。史記無陳亢。必古文無矣。今本家語有陳亢。知王肅爲僞也。然謂原氏出於陳。遂書陳爲原。則史記有原憲亦據古文也。其書法豈不有乎。且史記錄原亢籍謂爲不見書傳者也。若陳亢子禽不三見論語乎。古人以子配字。字與名應。改籍曰禽彊而通於亢名。非洽也。漢書古今人表列九等焉。仲尼列上上等。弟子列上中上下等。而陳亢陳子禽皆列中中等。陳子亢列中下等。蓋表分三人皆不爲孔子弟子也。夫班氏爲表時。古本家語固存矣。安見其不考邪。而史記無陳亢。安知非亦不以爲孔子弟子邪。孟子朱注言私淑艾者。以陳亢言之。其亦不以爲孔子弟子也。詩禮爲孔子雅言。而陳亢問於伯魚者。則聞詩禮而遽喜也。是未聞雅言者矣。叔孫武叔云子貢賢於仲尼。而陳子禽謂子貢者則其言亦同也。是不得其門者矣。曰陳亢曰陳子禽。所書固不同也。今曰子禽而不稱陳。以他文有稱此互相備也。故省文焉。亦非書子產例也。如曰亢子貢弟子。則亢於子貢當書名矣。今曰子禽問於子貢。豈弟子義乎。臧琳經義雜記。說文貝部貢獻功也。从貝工聲。贛賜也。从貝贛省聲。是貢贛不同。子貢名賜。故字子贛。作貢者字之省借耳。今禮記樂記。子贛見師乙而問焉。祭義。子贛問曰。子之言祭。尙存古字。餘則多後人改易矣。左傳定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杜本亦作省借字。五行志中上載古文左傳作子贛。又爾雅釋詁賚貢錫畀予貺賜也。郭注皆賜與之。釋文貢或作贛。是爾雅古本亦作正字。然陸德明已不能定其是非而識所歸矣。邢疏引左傳爾貢包茅不入爲證。誤解贛賜之贛爲貢獻之貢。則無足責也。錢坫論語後錄。亢陳子車之弟齊諸陳也。說文解字有伉云人名。論語有陳伉。許君說古文論語。是季氏爲陳亢問於伯魚古文正作伉也。作亢者字省通用。說文解字云。卬按也。俗加手作抑。是

得之字意借字。詩十月之交抑此皇父。抑鄭讀爲意。知兩字通。

【集解】鄭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子貢姓端木名賜。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以得之耶。抑人君自願與之爲治耶。

【集注】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詞。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考異】史記弟子傳。異乎人之求之與。與作也。　皇本作人之求之與也。　七經考文。足利本作夫子之求也異乎人之求之與。一本作求之也與。　天文本論語校勘記。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皆作夫子之求也。足利本唐本津藩平正平本人之求之與人下無之字。　宋高宗石經讓諱作遜。翟氏演繁露引文亦諱作遜。　翟氏考異。按八佾篇揖讓而升里仁篇能以禮讓爲國。宋石經讓皆作遜。先進篇其言不讓。讓字但闕末筆。

【考證】四書辨證。呂氏春秋。孔子周流海內。再干世主。所見八十餘君。揚子解嘲。或七十說而不遇。應劭曰。孔子也。說苑貴德篇則曰孔子歷七十二君。史記六國表儒林傳則曰仲尼干七十餘君。索隱曰。後之記者失辭也。考家語等說。則孔子歷聘諸國。莫能用。謂周鄭宋曹衛陳楚杞莒匡等耳。縱歷小國。亦無七十餘君。　讀書叢錄。公羊桓六年傳。其諸以病桓與。閔元年傳。其諸吾仲孫與。僖二十四年傳。其諸此之謂與。宣五年傳。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十五年傳。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其諸是齊魯間語。

【集解】鄭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願求與爲治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政是人君所行。見於民下不可隱藏。故夫子知之。是人君所行自與之也。

按如皇讀是此與字仍讀上聲。與上抑與相呼應也。考史記仲尼弟子傳集解引鄭注作明人君自與之。與今集解本不同。當即皇本所據。

又引顧歡云。此明非求非與。直以自得之耳。其故何也。夫五德內充。則是非自鏡也。又云夫子求知乎已。而諸人訪之於聞政。故曰異也。

顧歡南齊書有傳。嘗著夷夏論。爲世所稱。其注論語。隋經籍志唐藝文志皆不載。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亦未及之。蓋隋唐時已早佚亡。

唯皇侃義疏引之。其學篤於道教。又嘗注老子行世。心游恍惚。自不覺言近支離。錄之以備一家。

又引梁冀云。夫子所至之國。入其境觀察風俗以知其政教。其民溫良則其君政教之溫良也。其民恭儉讓則政教之恭儉讓也。孔子但見其民則知其君政教之得失也。又云凡人求聞見乃知耳。夫子觀化以知之。與凡人異也。

按七錄載梁覬注論語十卷。隋志梁有十卷。唐志亦云梁覬注十卷。皇疏原標梁冀。冀覬音同。義亦相近。非漢之梁冀也。覬晉書無傳。陸德明經典序錄云天水人東晉國子博士。

【集注】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

【餘論】楊名時論語劄記。子貢之稱夫子有文章性道及焉不學美富日月升天等章。而示人學聖之要。變化氣質之道。未有先於聞政章者。首揭夫子之溫良恭儉讓。使人望而仰之。則而象之。有不覺矜戾驕慢之潛消者。無行不與。於此顯示其眞。學聖者舍此奚從焉。

【發明】松陽講義。夫子之在當時如祥麟威鳳。所在傾動。如宋之厄。匡之畏。陳蔡之圍。其必不能與夫子合者。不過一二人。如道不行之歎。歸與之歎。只是歎其不能舉社稷以從耳。若夫心悅誠服。則到處皆然。一時邦君無不以其政就而問之。夫子亦因得以盡聞其政。夫子盛德感人之妙固不易言。而總之夫子必不肯求。即欲强設以求之名。亦異乎人之求。無論側媚依阿以求者與聖人相去霄壤也。即略有一毫求之心。亦便非聖人。聖人以德求。非如人之有心求也。如伊尹以堯舜之道要湯。非以割烹要湯也。學者讀這章書。要知天下人無不可感動。不能感動人者只是我未能到聖人地位耳。聖人豈不可遽學。得他一分光景。便有一分感應。只管積累做工夫去。安知不與聖人一樣。若不於此體認。而欲與世相接。便不免於求。求之極便流到巧言令色一途。看來人心風俗之壞病痛都在一求字。所以不能不求者。只是不信有不待求的道理。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音讀】葉適習學記言。此當以三年無改爲句。終三年之間而不改其在喪之意。則於事父之道可謂之孝。　翟氏考異。歐陽永叔疑此語失夫子本旨。設問曰。衰麻之服。祭祀之禮。哭泣之節。哀思之心。所謂三年而無改也。若世其世守其宗廟遵其教詔。雖終身不可改也。國家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有不俟三年而改者矣。何概云三年無改耶。如葉水心說以無改爲句絕。則永叔可無疑於經矣。

【考證】禮記坊記。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鄭注不以己善駁親之過。　大戴禮本孝篇。孝子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　漢書五行志。京房易傳曰。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子三年不改父道。思慕不皇。亦重見先人之非。師古曰。言父有不善之行。當速改之。若惟思慕而已無所變易。是重顯先人之非也。一曰三年之內但思慕而已。不暇見父之非。故不改也。　又師丹傳。丹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汪中述學釋三九。三年言其久也。何以不改。爲其爲道也。若其非道。雖朝死而夕改可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鯀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彝倫攸斁。天乃不畀洪範九疇。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彝倫攸敘。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蔡叔啓商。惎間王室。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以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此改乎其父者也。不寧惟是。虞舜側微。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此父在而改於其子者也。是非以不改爲孝也。然則何以不改也。爲其爲道也。三年云者。雖終其身可也。自斯義不明而後章惇高拱之邪說出矣。　劉氏正義。案注說是也。漢書五行志。京房易傳曰。幹父之蠱有子考亡咎。子三年不改父道。思慕不皇。亦重見先人之非。南史蔡廓子興宗傳。先是大明世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繁嚴。徵役過苦。至是發詔悉皆削除。自孝建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興宗慨然曰。先帝雖非盛德。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二史所言。皆以無改爲孝。不復計及非道。則自漢以來多不知此義矣。

【集解】孔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乃觀其行也。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存無所改於父之道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所以是孝者。其義有二也。一則哀毀之深。豈復識政之是非。故君薨世子聽冢宰三年也。二則三年之內哀慕心事亡如

存。則所不忍改也。或問曰。若父政善則不改爲可。若父政惡。惡教傷民。寧可不改乎。答曰。本不論父政之善惡。自論孝子之心耳。若人君風政之惡。則冢宰自行政。若卿大夫之心惡則其家相邑宰自行事。無關於孝子也。

【集注】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爲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別解一】范祖禹論語說。（朱子或問引）爲人子者父在則能觀其父之志而承順之。父沒則能觀其父之行而繼述之。 陳鱣餘叢考。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朱注以爲觀其子之志行。則下文三年無改句意義不相貫。故注中只得用然字一轉。楊愼言謂宜作人子之觀其父解。父在時子當觀父志之所在而曲體之。父沒則父之志不可見。而其生平行事尚有可記者。則即其行事而取法。如此則下三年無改句正是足此句之義。直接而下。自然貫注。不待下轉語也。 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孔子之言。論孝乎論觀人乎。以經文可謂孝矣。證之其爲論孝不論觀人。夫人而知之也。既曰論孝。則以爲觀父之志行是也。不論觀人。則以爲觀人子之志行非也。子之不孝者。好貨財私妻子。父母之養且不顧。安能觀其志。朝死而夕忘之。安能觀其行。孟子論事親爲大。以曾元之賢。僅得謂之養口體。則孔子之所謂養其志者。惟曾子之養志足以當之。如是而以孝許之。奚不可乎。又云。張敬夫癸已論語說善主孔氏。而朱子非之。以爲當從范說。若如孔語。則上文未見志行之是非。不應末句便以可謂孝矣斷之也。及撰集注則仍取孔說。而或問復申其義云。范氏以爲子觀父之志行者矣。然以文勢觀之。恐不得如其說也。蓋觀志而能承之。觀行而能述之。乃可謂孝。此特曰觀而已。恐未應遽以孝許之。且以下文三年無改推之。則父之志行亦容或有未盡善者。正使實能承述。亦豈遽得以孝稱也哉。

按南軒論語解云。舊說謂父在能觀其志而順承之。父沒觀其行而繼述之。又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此說文理爲順。近人如李光地梁茝鄰均主范說。禮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觀其志之謂也。又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觀其行之謂也。孔子之言本是論

學。以爲觀父之志行爲實較長。而集注不採何也。（案朱子答呂子約書云有謂其志其行皆指父而言。實未自[illegible]。試並思之。則朱子嘗曰亦兩存其說。）

【別解三】論語發微。道，治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謂繼體爲政者也。若泛言父之教子。其道當沒身不改。何以三年爲限。惟人君治道寬猛緩急。隨俗化爲轉移。三年之後。不能無所變易。然必先君以正終。後君得有諒闇不言之義。苟失道而死。則爲肆君。其子已不當立。何能三年無改也。按七略。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古經十二篇者。左氏之學無博士。所傳經十一卷者。出今文家繫閔公篇於莊公下。博士傳其說曰。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見何休公羊閔二年傳注。唐石經穀梁傳分十二卷。用古簡本。此正晉人不知師法而妄分也。論語微言與春秋通。明三年無改之道以示繼體爲政之法。而孝道以立。孰謂七十子喪而大義遂乖乎。

按劉寶楠云。此說於義似通。然居喪不敢改父之道。喪終自仍宜改。改與不改皆是恒禮。奚足以見人子之孝。故知此注尚未然也。劉元鈞以此章爲孟莊子而發。可備一說。

【餘論】鄭氏述要。首二句似是成語。末二句乃夫子就成語中作一轉語。言仍必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不忍死其親而可謂孝也。再觀第四篇此章重出。及禮記所引夫子之言俱無首二語。或同時記者正因其爲成語而略之乎。　劉開論語補注。三年無改。夫子以教孝也。然自有此語而後世遂爲疑案。以爲不當改耶。則舊章且不可更。何有乎父。終身守之可也。何限三年。以爲必當改耶。則行且有損。幹蠱之謂何。改之足以成美者而掩其迹。何待三年。此理之可疑者也。吾謂是不難以一言斷之。夫子不曰無改于父之行而曰無改于父之道。言道則非不善可知。既非不善。自不必急于更端。君子有不忍遽死其親之心。即有不忍遽忘其親之事。非遵而弗[illegible]也。惟其爲道。故三年內可以無改。無改所以見其孝。惟其爲道則有通權達變之用。故三年後不妨于改。改之亦無損于孝。此古今不易之義也。知是而其疑始解。游氏介兩可之論。且何以知夫子之言無改專指可以改可以不改者乎。尹氏乃設爲非道之辭。迴護不定。蓋由看道字不真。故疑而爲曲解之耳。論語稽。道猶

路也。當行之理也。改道則不由此路。舍其所當行者而別從一路也。此章吃緊在先辨道字。朱子謂改雖善亦不孝。游氏謂當改而可以未改云云。蓋於道之字義偶未之深。故節外生枝耳。卽知道爲當行之路。因以其有善無惡者言之。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

【考證】戴望論語注。先王謂聖人爲天子制禮者也。

【集解】邢昺疏。和謂樂也。樂主和同。故謂樂爲和。夫禮勝則離。謂所居不和也。故禮貴用和。使不至於離也。先王之道斯爲美者。斯此也。言先王治民之道以此。禮貴和美。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是先王之美道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此以下明人君行化必禮樂相須。用樂和民心。以禮檢民跡。跡檢心和。故風化乃美。故云禮之用和爲貴。和卽樂也。變樂言和。見樂功也。樂既言和。則禮宜云敬。但樂用在內爲隱。故言其功也。先王謂聖人爲天子者也。[illegible]。言聖天子之化行禮亦以此用和爲美也。

【集注】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爲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爲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爲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爲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小大由之。有所不行。

【集解】邢昺疏。由用也。言每事小大皆用禮。而不以樂和之。則其政有所不行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云。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者。由用也。若小大之事皆用禮而不用和。則於事有所不行也。

【別解】何倣公論語義。宣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解詁曰。月者善宣公事齊合古禮。卒使齊歸濟西田。不就十年月者。五年再朝近得正。孔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明雖事人。皆當合禮。樾謹按。據此則此章乃言諸侯交際之禮。上文小大由之。小謂小國。大謂大國。言小國大國皆當以禮相接也。

按後漢書稱何休公作春秋公羊解詁。又注孝經論語。今公羊解詁存而孝經論語注無傳。惟虞世南北堂書鈔引何休公曰。君子儒將以明道。小人儒則矜其名。此論語注之僅存者。武進劉氏逢祿於千載之後拾遺補闕。成論語述何一卷。然其實不過以春秋說論語。而於何注固無徵也。何氏公羊解詁引論語文極多。余氏取解詁中關於論語遺說輯成一卷。茲採其有新意者錄之以備一家。

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考異】隸釋漢石經無可字。　羣經平議。上云有所不行。此云亦不行也。兩不行之義。彼此貫通。亦者亦上文而言。上無可字則此亦無可字。蓋涉馬注而衍。馬注云不以禮爲節亦不可行。此自用以足句。非其所據經文有可字也。　公羊傳宣公九年何休注引此三句作孔子語。

按漢人引論語多稱孔子如今人稱莊子列子之類。不足爲據。近人王闓運論語訓據何休注以此爲孔子之言。所以正有子之失。其說不可從。

【集解】馬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爲節。亦不可行。

【唐以前古注】皇疏。上明行禮須樂。此明行樂須禮也。人若知禮用和而每事從和不復用禮爲節者。則於事亦不得行也。所以言亦者。沈居士云。上純用禮不行。今皆用和。亦不可行也。

按皇疏引沈居士說凡七節而不著其名。考南齊書有沈驎士本傳。言其曾注論語。朱彝尊經義考云。沈驎士論語訓注佚。史稱驎士隱居餘干夫差山。永明建武永元之世三徵不起。居士之名應有獨擅。故直題居士而不名。

【集注】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爲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　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以斯爲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也。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　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爲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餘論】四書辨疑。注言禮之體雖嚴而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爲用必從容不迫乃爲可貴。此乃解用爲體用之用。禮爲體和爲用也。程子言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蓋謂禮難獨行。必兼用和然後爲貴。此與注文體之說不同。二說相較程子之說爲是。　白璧湛因靜語。此章當以有所不行合上作一節。知和而和以下作一節。　梁氏旁證。此舊注皆以小大由之有所不行連讀。集注不用者。以馬氏每事從和即是知和而行。分不出兩層也。邢疏以小大由之爲專於禮。知和而和爲專於樂。則樂亂禮勝則離樂勝則流二語恰是此處注脚。有所不行與亦不可行乃一喚一醒矣。　劉氏正義。案有子此章之旨。所以發明夫子中庸之義也。說文庸用也。凡事所可常用。故庸又訓常。鄭君中庸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注君子中庸云。庸常也。用中爲常道也。兩義自爲引申。堯咨舜舜咨禹云允執其中。孟子言湯執中。執中即用中也。舜執兩端。用其中於民。用中即中庸之倒文。周官大司樂言六德中和祗庸孝友。言中和又言庸。夫子本之。故言中庸之德。子思本之。乃作中庸。而有子於此章已明言之。其謂以禮節之者。禮貴得中。知所節則知所中。中庸云。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和而不流。則禮以節之也。則禮之中也。中庸皆所以行禮。故禮篇載之。逸周書度訓云。和非中不立。中非禮不慎。禮非樂不履。樂謂和樂。即此義也。　黃氏後案。體之分在釋家見惠能金剛經注。在仙家見魏伯陽參同契。前人辨之甚詳。易繫辭傳韓注亦拾仙釋之牙慧耳。聖經實傳無體用對舉之正文。非儒者討論之要。此經言用必補言體乎。體用以相貫言。此體嚴用和胡以相反言乎。說經勿采經外浮文。言無枝葉。此說可删。

按黃氏之說非也。道家釋家所言與儒理相通者甚多。程朱皆以體用言禮。正其最精到處。今乃以其用語出自內典而欲删之。仍屬門戶之見。此章集注之失在未細玩亦字。將兩層說成一層。且師心自用。將歷來注疏家分段方法一概抹殺。至於文理不通。後來亦無人加以指摘。是可異也。若其以體用詁經。正其精細處。不敢沒其所長也。

【發明】松陽講義。一章大意總爲放蕩之人痛下鍼砭。學者讀這章書要知謹守禮法。將身放在規矩準繩之中。方是至和。不可一毫涉晉魏風流。若嵇康阮籍輩眞是萬世罪人。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考異】說文繫傳通論引禮曰姻不失其親。　皇本作亦可宗敬也。所載孔氏注亦有敬字。

【音讀】釋文近音附近之近。下同。又皆如字。　翟氏考異。近遠字指其定體。俱上聲。近之遠之俱去聲。語中若能近取譬固而近於費如字。讀其謹切。上聲也。此與斯近信矣近之則不孫音附近之近。去聲也。今俗訛定體之近亦作去聲。以致兩義無別。　周密齊東野語。復有三字。音房六切者。復歸之復也。論語言可復也克己復禮是也。扶富切者。又之義也。論語復夢見周公則不復也是也。芳六切者。與覆字音同。反復之復也。易乾象贊反復道也。釋文云本亦作覆是也。今或讀言可復爲芳六切非。　彭兆蓀潘瀾筆記。此章皆有韻文。古無四聲。復與辱因韻。義與禮亦韻也。宗古讀尊。常有尊音。春秋傳伯尊或作伯宗。故與親爲韻。易林大壯之兌背高倚宗峻直且神是其證。皇本似涉孔注而誤一字。

【考證】桂馥羣經義證。詩皇矣正義曰。周禮六行。其四曰姻。注姻親於外親。是姻得爲親。據此則因即姻省文。野客叢書引南史王元規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輒昏非類。張說之碑亦云。姻不失親。官復其舊。又徐鍇說文通論。禮曰。姻不失其親。故古文作女爲妻。邢皇二疏俱失孔指。

【集解】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不必義也。以言可反覆。故曰近義。包曰。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也。孔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

按桂馥札樸。據左哀十六年傳。復言非信也。杜注。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之。不顧道理。謂不顧道理則信不近義。故曰非信。劉氏正義云。孟子離婁篇云。大人者言不必信。唯義所在是信。須視義而行之。故此言近於義也。鄭注云。復覆也。言語之信可反覆。案復覆古今語。爾雅釋言。復返也。返與反同。說文復往來也。往來即反覆之義。曾子立事篇云。久而復之。可以知其信矣。又云。言之必思復之。思復之必思無悔言。亦可謂慎矣。思無悔言。亦謂以義裁之。否則但守硜硜之信而未合於義。人將不直吾言。吾雖欲復之不得也。又

云。雖皇矣。因心則友。傳因親也。此文上言因下言親。變文成義。孔注因親是通說人交接之事。其作姻者自由後世所見本不同。然婚姻之義於生本得兼之。皇邢疏依注爲訓。未爲失指。愚謂因訓爲親。乃姻之省文。姻本爲因孳生字。故得省作因。言婚姻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等於同宗。似較訓宗爲尊敬爲勝。復訓反覆。漢唐以來舊說如是。從無踐言之訓。集注失之。

【唐以前古注】皇疏。信不欺也。義合宜也。復猶驗也。夫信不必合宜。合宜不必信。若爲信近於合宜。此信之言乃可復驗也。若爲信不合宜。此雖是不欺。而其言不足復驗也。或問曰。不合宜之信云何。答曰。昔有尾生與一女子期於梁下。每期每會後一日急暴水漲。尾生先至而女子不來。而尾生守信不去。遂守期溺死。此是信不合宜。不足可復驗也。恭是遜從。禮是體別。若遜從不當於體。則爲恥辱。若遜從近禮。則遠於恥辱。遜從不合禮者何。猶如遜在牀下及不應拜而拜之之屬也。　韓李論語筆解。韓曰。反本要終謂之復。言行合宜。終復乎信。否則小信未孚。非反覆不定之謂。李曰。尾生之信非義也。若要終合宜。必不抱橋徒死。馬云反覆。失其旨矣。韓曰。禮恭之本也。知恭而不知禮。止遠辱而已。謂恭必以禮爲本。李曰。晉世子申生恭命而死。君子謂之非禮。若恭而不死則得禮矣。韓因訓親非也。孔失其義。觀有若上陳信義恭禮之本。下言凡學必因上禮義二說。不失親師之道。則可尊矣。李曰。因之言相因也。信近義而復本。禮因恭而遠辱。皆不可失。斯迺可尊。

按唐志載愈論語注十卷。無筆解名。鄭樵通志始著錄二卷。與今本同。四庫提要疑爲宋人僞撰。今考其書屢言窮理盡性。且好變亂經文。唐時尙無此風氣。無此見解也。其書當出於北宋之末。理學盛行而後。紀昀以爲愈注論語時或先於簡端有所記錄。翺亦間相討論。附書其間。後人掇拾殘賸。故眞僞參半。其言最爲公允。王存以前世無刊本。觀於邵博聞見錄所稱三月字作音一條。王楙所見本無之。蓋傳本甚稀。抄寫諸本互異。其書本無足取。以其唐人舊帙。過而存之。取備一家。

【集注】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

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餘論】洪邁容齋隨筆。程明道曰。因恭信而不失其所以親近於禮義。故亦可宗。伊川曰。因不失於相近。亦可尙也。又曰。因其近禮義而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況於盡禮義者乎。范純父曰。君子所因者本而立愛必自親始。親親必及人。故曰因不失其親。呂與叔分爲三事。謝顯道曰。君師友三者雖非天屬。亦可以親。捨此三者之外。吾恐不免於諂瀆。惟親不失其所親。然後爲可宗也。楊中立曰。信不失義。恭不悖禮。又因不失其親焉。是亦可宗也。尹彥明曰。因其近雖未足以盡禮義之本。亦不失其所高尙也。予竊以謂義與禮之極多至於不親。能至於不失其親。斯爲可宗也。然未敢以爲是。　胡炳文四書通。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此獨曰事之宜。禮者天理之節文。此獨曰節文。蓋所謂信恭者非信恭之本體。所謂禮義者亦非指本體而言。集注蓋未嘗輕下一字也。　春在堂隨筆。戴望論語注因不失其親因讀曰姻。姻外親也。姻非五服之親。然猶必不失其親。以其亦有宗道。雜記曰。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外宗爲姑姊妹之女。舅之女乃從母。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考異】漢石經作好學已矣。　皇本也已下有矣字。　儀禮公食大夫禮賈公彥疏引論語學者食無求飽。　筆解本已作矣。　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均作可謂好學也已矣。

【考證】說文。飽猒也。猒者足也。尻處也。從尸几。尸居踞也。　爾雅釋詁。安定止也。　荀子性惡篇。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辨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　劉氏正義。焦氏循論語補疏。敏審也。謂審當於事也。聖人教人。固不專以疾速爲重。案焦說與孔注義相輔。聞斯行之。夫子以敏冉有。是亦貴疾速可知。

按說文尻居二字義別。今經傳皆假居爲尻。尻謂得几而安也。

【集解】鄭曰。無求安飽。學者之志有所不暇也。孔曰。敏疾也。有道謂有德者也。正謂問其是非也。

【唐以前古注】筆解。韓曰。正謂問道非問事也。上句言事。下句言道。孔不分釋之。則事與道混而無別矣。李曰。凡人事政事皆謂之事迹。若道則聖賢德行。非記誦文辭之學而已。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此稱爲好學。孔云問事是非。蓋得其近者小者。失其大[illegible]

【集注】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愼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

【餘論】論語集注補正述疏。朱子云。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今考經云。士志於道。又云。何莫由斯道也。若此者此道之當然也。經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則道之待改矣。此非道之當然也。易泰彖傳云。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中庸所以言君子之道小人之道也。蓋言道者非一例之辭。韓子所謂道爲虛位也。此朱子所知也。今日凡曰。皆其失之一例歟。此朱子未及修之辭。如曰言道者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蓋以釋此經言道也斯叶矣。彼有道而我就正也非共由其道之當然者乎。孟子云。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蓋兼愛害仁爲我害義也。尹氏言楊墨之學者悲哉其學之異也。孟子所以憂下無學也。如其異學合楊墨以行天下。害於其事。蔽於其言。非篤乎正學者鮮不惑矣。而況其爲志安飽中人也。　王植四書參注。（經正錄引）道者事物當行之理。大而倫常。小而日用。莫不各有其理。猶行者各有其路。故名之曰道。其原出於天根於性而具於心。無一時一物不有此理。一一由性中自然而出之。故中庸曰率性。曰不可須臾。從來言道者莫明切於此。

【發明】石渠意見。就有道而正焉。就有道之人而正所言所行之是非。是者行之。非者改之。斯可謂好學之人也。蓋古之學者其要在乎謹言愼行以修身。非徒記誦辭章而已。故夫子告子張曰。愼言其餘。愼行其餘。又曰。言忠信。行篤敬。中庸曰。言顧行。行顧言。是皆以言行爲學也。今之學者惟務記誦辭章以取科第而已。其於言行也多不致謹。此其所以不及古人也歟。　反身錄。宋王曾鄉會試並殿試皆居首。賀者謂曰。士子連登三元。一生喫着不盡。曾正色答曰。曾生平志不在溫飽。其後立朝不苟。事業卓然。今人生平志在溫飽。是以居官多苟。

事業無聞。茲至播惡遺臭。子孫蒙羞。諱言不敢認以爲祖。故入品定於所志。事蹟本乎生平。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考異】皇本作子貢問曰樂下有道字。　史記弟子傳引貧而無諂二語倒置。未若貧而樂。弟子傳引作不如貧而樂道。　昭明文選幽憤詩。樂道閑居注引論語貧而樂道。　陳鱣論論古訓按鄭注本無道字。集解兼採古論下引孔曰能貧而樂道。是孔注古論本有道字。司馬遷從孔安國問古文尙書史記所載語亦是古論。仲尼弟子傳引論語曰不如貧而樂道正與孔合。是集解本有道字。今各本脫去。鄭據本蓋魯論故無道字。臧在東曰。雍也篇云回也不改其樂。義本可通。故鄭不定從古以校魯也。　高麗本足利本並作樂道。　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均有道字。　唐石經道字旁注。

按司馬遷從孔安國問古文尙書。史記所載當是古論。孔注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自能切磋琢磨。又曰。往告以貧而樂道。來答以切磋琢磨。其所據係古論。魯論樂下有道字。鄭注魯論故無道字。其曰樂謂志於道。是其證也。漢書王莽傳後漢書陳平王蒼傳注引並無道字。與鄭本同。考論語中如樂以忘憂。樂在其中矣。回也不改其樂。均不云樂道。鄭不以古校魯。自有深意。孔注是後人僞撰。陳鱣援孔注以證史記則非也。

【考證】坊記。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　呂氏春秋愼大覽。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如寒暑風雨之節矣。

【集解】孔曰。可也。未足多也。鄭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爲憂苦。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范甯云。不以正道求人爲諂。又云。孔子以爲不驕不諂。於道雖可。未及臧也。

按范甯注論語。隋唐志皆不著錄。書名及卷數均無可考。隋志有論語別義十卷。范廙撰。廙或是甯之誤。未可知也。考江熙集解十三家有范甯。梁皇侃作義疏時及見之。故亟引范說。此外陸德明經典釋文裴駰史記集解亦間稱引。錄之以備一家。

又引孫綽云。顏氏之子。一簞一瓢。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也。

按綽晉書有傳。是編隋唐志並稱孫氏集解十卷。陸德明釋文序錄則稱集注卷數與二志同。云集解者必非一家之言。今佚。錄之以備一家。

【集注】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爲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餘論】黃氏後案。蘇氏云。忘乎貧富然後爲至。朱子於或問斥之。而此注仍用之。式三謂君子之於貧富有忘有不忘。樂之至則不知己之貧。禮之恭則不知己之富。此忘之之時也。貧毋逸樂。富則不勞。富必備禮。貧則從簡。素位而行。隨分自盡。此不忘之也。 論語述何。董子曰。安處善樂循禮然後謂之君子。顏子居陋巷而樂道帝王之道。周公相成王而思兼三王之禮。貧富不同。其揆一也。 論語後錄。坊記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是讀樂爲周禮司樂之樂。義可兩通。

【發明】筆乘。人之爲境所轉者。以見心外有境故也。貧而諂富而驕斷矣。故以無諂無驕爲可。然無諂無驕者。特不爲境所動耳。能了心外無境否乎。不能了心外無境而能保其貧不爲境所動乎。故曰未若貧而樂[illegible] 好禮者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考異】七經考文。古本云作曰。 翟氏考異。考文據義疏本爲古本。今所見義疏什八九相合。間有一二不合。如此詩云類者。皆標考文原目備參。物氏補遺所稱古本不合較多。例亦準此。 皆文磨爲摩。釋文曰摩一本作磨。 皇本而知來者下有也字。 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均有也字。

【考證】陳詩庭讀書證疑。切磋琢磨皆磨器之名。故雅訓並列。爾雅釋文切本又作䃙。說文䃙齒差也。讀若切。差即磋字。廣雅三差磨也。

說文齹齒牙也。齹動作切切也。是切義同齹而當訓爲磨。京房易繫辭傳注。磨相磑切也。是古義以切爲磨。琢亦磨也。太平御覽引韓詩如錯如爲磨。易說卦傳八卦相錯。李鼎祚注。錯摩也。詩他山之石可以爲錯。說文作厝。云厲石也。是琢亦爲磨。此義廣雅疏證言之甚詳。可補諸家所未及。　劉氏正義。說文切刌也。琢治玉也。磋謂治象差次之使其平滑也。磨釋文作𥕟。云一本作磨。說文𥕟礱也。礪也。靡磨即𥕟之異體。爾雅釋器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郭注皆治器之名。謂治骨象玉石以成器也。荀子大略云。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並同爾雅之義。　劉台拱論語駢枝。此處問答之旨。宜引爾雅釋器及釋訓語以證明之。釋器云。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釋訓云。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此三百篇古訓古義也。因知無諂無驕者生質之美。樂道好禮者學問之功。夫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某之好學。而七十子之徒獨稱顏子爲好學。顏子而下穎悟莫如子貢。故夫子進之以此。而又引而不發。子貢能識此意而引詩以證明之。所以爲告往知來。朱注不用爾雅而創爲已精益精之說。蓋以切琢喻可也。磋磨喻未若。此例雖切而于聖人之意初無所引申。何足發告往知來之歎乎。　黃氏後案。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爾雅詩傳陸氏釋文孔氏詩疏邢疏無異說。古訓也。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爾雅大學同。亦古訓也。切磋者必判其分理之細。道學似之。琢磨者必去其瑕玷之微。自修似之也。無諂無驕。質美而自守者能之。樂與好禮。非道學自修不能及此。故引詩以明之。告以進境而知所由來。是告往知來也。蘇子由論語拾遺云。子貢聞之而悟。士至於此。必其切磋琢磨之功至。夫子善其知所從來。蘇說是也。如朱子注則引詩者祇證未若之辭。未見告往知來之實矣。且詩辭非有精益求精之意。觀末章云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可知也。

【集解】孔曰。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能自切磋琢磨者也。諸之也。子貢知引詩以成孔子。義善取類。故然之。往告之以貧而樂道。來答以切磋琢磨者也。

【唐以前古注】詩衛風正義引鄭注。切磋琢磨以成寶器。（唐釋元應法鏡經音義引論語注云。骨曰切象曰磋以成器。譬人學問以成德也。）皇疏引范甯云。子貢欲躬行二者。故請問也。切磋琢磨所以成器。訓誘學徒。義同乎茲。子貢富而猶怪。仲尼欲戒以禮中。子貢知心厲己。故

引詩以爲喻也。又引江熙云。古者賦詩見志。子貢意見。故曰可與言詩矣。夫所貴悟言者。既得其言。又得其旨也。告往事而知將來。謂聞夷齊之賢可以知不爲衛君。不欲指言其語。故舉其類耳。八佾篇巧笑章皇疏引沈居士云。孔子始云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未見貧者所以能樂道富者所以能好禮之由。子貢答曰。切磋琢磨。所以得好禮也。則是非但解孔子旨。亦是更廣引理以答也。故曰告諸往而知來者也。

【集注】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爲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之無窮。雖有得焉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

【餘論】朱子語類。子貢舉詩之意非專以此爲貧而樂富而好禮之功夫。蓋見一切事皆合如此。不可安於小成而不自勉也。四書參注。李稟涯云。易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神與智皆心之靈明。神屬陽主發揚。智屬陰主收藏。知來如所謂悟性。神之爲也。藏往如所謂記性。智之爲也。告往知來。殆所謂悟性者歟。多學而識。殆所謂記性者歟。

【發明】呂坤呻吟語。我身原無貧富貴賤字。我只是個我。故富貴貧賤如春風秋月。自去自來。與心全不牽掛。我到底是個我。夫如是故可貧可富可貴可賤。今人惟富貴是貪。其得之也必喜。其失之也如何不悲。其得之也爲榮。其失之也如何不辱。全是靠著假景作眞。身外物爲分內。此二氏之所笑也。況吾儒乎。補廣論語答問。爲貧所勝則氣隨以歉。而爲卑屈。故多求而諂。爲富所勝。則氣隨以盈。而爲矜肆。故有恃而驕。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考異】中論考僞篇引不患人之不己知知下有者字。釋文患不知也。本或作患己不知人也。俗本妄加字。今本患不知人也。皇本作不患人之不己知也患己不知人也。臧琳經義雜記。蓋與里仁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先進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語意相同。今邢疏本作患不知人也。人字淺人所加。潘氏集箋。邢疏本無。王注皇本有之。今據注意則釋文所云本或作患己不知人也似即王本。劉氏正義。皇本有。王注云但患己之無能知也。己無能知即未有知之義。則皇本人字爲俗妄加無疑。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

均作患己不知人也。

【考證】呂氏春秋論人篇。人同類而智殊賢不肖異。皆巧言辯辭以自防禦。此不肖主之所以亂也。

【集解】王曰。但患己之無能知也。

按邢昺疏本無此注。皇本有之。據此注知王肅所見本亦無人字。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李充云。凡人之情多輕易於知人而怨人不知己。故抑引之教興乎此矣。

【集注】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知己。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餘論】讀四書叢說。就學者言上句便可包後章患其不能之意。便當明理修身自加精進。使有可知之實。則雖不求人知而人必知之矣。下句則凡擇師取友與人交際往來須知其善惡而趨避之。然後無損而有益。若推而言之。上句論其極。則雖居高位。其處己應事唯循天理。上不欺其君。下不病其民。內無愧於心。何必欲人盡知吾心也。否則有違道干譽之失矣。下句論其極。則仕而擇可宗之人。有位而舉賢才為用。為宰輔而進退百官。非知人之明其可乎。否則賢愚渾淆分朋傾軋而亂亡至矣。　四書訓義。夫子曰。凡人之情有求而不得。而不知所以可得之道。則俯仰而不能自安。則患心生焉。患之則必思所以求去其患。而情乃適於此。而為己為人之別存焉。自君子而思之。則有其事可患者勿容患也。有其實可患者不容不患也。今人之所患者己有德而人不知所尊。己有才而人不知所用。於是視天下若無所容身而身亦無所自容。此不必患者也。能奪我名而不能奪我志。能困我於境遇而不能困我於天人無愧之中。不患也。乃若所患者有賢者在前而不知為賢。則出而無所可任用。處而無所可效法。有不肖者在前而不知為不肖。則信用之而為其所欺。交遊焉而為其所惑。而賢不肖之情形非可以一端察也。疑之而又見其可信。信之而又有其可疑。將何所鑒別而不至自失其身。此則求之不得其術。察之不知其要。所為悄然於身世之際而自見其可憂者也。以患不己知者。反而自患其知。斯亦為為己之實學。不然。患己知之不早則曲學以阿世。不患知人之不明則親小人而遠君子。其為大患可勝道哉。

【發明】反身錄。吾人學非爲人。人之知不知原於己無損。故不以此爲患。惟是人不易知。知人實難。我若不能窮理知人。則鑒衡昏昧。賢否莫辨。是非混淆。交人則不能親賢而遠佞。用人則不能進賢而屏奸。在一己關乎學術。在朝廷關乎治亂。雖欲不患得乎。正直君子易知。邪曲小人難知。蓋正直君子光明洞達。心事如靑天白日。人所易見。邪曲小人則文詐藏奸。迹似情非。令人難覺。若張趙諸公之於秦檜是已。張趙初以張邦昌之僭位檜不傳會。及與同朝共事。又見其事事克辦。交稱其賢以爲才似文若。以致階以進用。卒之禍天下而賊生靈。貽害無窮。諸公實不得辭其責。由此觀之。人固未易知而知人實不易也。故不容不患。患則講究有素。患則愼之於初。 楊氏論語劄記。此篇末以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結。見君子之學無非爲己。人倫名教之地。所恃以進德修業者。惟此本心之明照以收益於親賢取善之際而已矣。

論語集釋卷三

爲政上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考異】孟子盡心篇注呂氏春秋有始覽注俱引論語衆星拱之。　釋文共鄭作拱。　文選曲水詩序運命論二篇俱引作拱。

【考證】王夫之四書稗疏集注云。北辰北極。天之樞也。於義自明。小注紛紜。乃指爲天樞星誤矣。辰者次舍之名。辰非星。星非辰也。北極有其所而無其迹。可以儀測而不可以像觀。與南極對立。而爲天旋運之紐。以渾儀言。凡星之屬皆在第八重宿曜天。而北極則在第九重宗動天。若天樞之爲星乃北斗杓。星斗移而杓不動。然亦隨斗左旋。不能常居其所。又紫微垣中有極星者。以去極得名。極無可見。觀象者因此星以髣髴其處。此星輪轉於極之四圍。非能與極而皆不動。極以其柱天而言。樞以其爲運動之主而言。辰則以其爲十二舍之中而言也。

邵晉涵爾雅正義。諸儒釋北辰者多異。繫辭傳易有太極。馬融注。北辰也。易言太極是生兩儀。北辰不得生兩儀。馬說非也。周禮疏引爾雅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是天皇上帝之號也。爾雅載北極於星名。則不得爲天帝之號。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極常居。索隱引爾雅爲說。此以紫微爲北辰也。公羊昭十六年傳。北辰亦爲大辰。何休注。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疏引春秋說云。北者高也。極者藏也。言太極之星高居深藏。故名北極也。　秦蕙田五禮通考。北極天之至中。謂之辰者無星而有其位也。北極正相對爲南極。二極之中紘

古今皆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四周皆平等日月星八重之天循黃道而行。各有所行之道。南北不定。惟赤道爲一定之界。七曜各有一道則各有一極。其極皆動移。而惟北極不動。赤道云者赤猶空也。空設此道以判南北七政不附麗而行也。北辰今謂之赤極。言其爲赤道之極耳。俗言赤手赤貧皆取空義也。　陳懋齡經書算學天文考。北辰非北極。小星也。古人指星所在處爲天所在處。其實北辰是無星處。今人測極星所在。晝夜環行折中取之是也。凡天之無星處曰辰。天上十二辰。自子畢亥爲日月所會聚之次舍。如十一月冬至。日月畢會於丑。必有所當之星宿。漢初不知歲差。以牽牛爲冬至常星。若以歲差之理言之。今時在箕一度。冬至子中。未嘗板定星度。北辰如何認定極星。但以之爲標準耳。又曰。天左旋西行。一日一周。以赤道極爲極。即北辰也。日月五星右旋東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奇。並以黃道極爲極。即黃極也。恒星七十年東行一度。古法謂之歲差。西人謂恒星行其度右旋東行。亦以黃道極爲極。非向赤道極也。赤道極有二。一北一南。黃道因出入於赤道之內外。夏北冬南。冬至日在赤道南二十三度半。離日一象限安黃極。黃極赤極相距亦二十三度半也。恒星東行只在黃道之一線上。故黃道極終古不移。古今測二十八宿星度南北緯度。皆有增減。又極星離不動處漸遠。是赤道星移而黃道線不移。西人所以重黃極也。然黃道極亦以赤道極爲樞。北辰所以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又曰赤道宗北極。恒星宗黃極。赤道西行。恒星東行。然黃道極亦以赤道極爲樞。右旋之度因左旋而成。只爲動天左旋西行帶定七政恒星。晝夜運轉。故七政恒星得以差次自行。是東行之度以西行而生。黃極以赤極爲樞。衆星所以共北辰也。　許宗彥鑑止水齋集。考工記匠人夜考諸極星以正朝夕。何休注公羊曰。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代。今北辰星甚小。不易辨。周髀曰。冬至日加酉之時。立八尺之表。繩繫表顛。希望北極中大星引繩至地而識之。又到旦明日加卯之時。復引繩希望之。首及繩至地。而識其兩端。相去二尺三寸。故東西極二萬三千里。其兩端相去正東正西中折之。以指表正南北。其云東西極二萬三千里即璿璣之徑。折半爲一萬一千五百里。乃北極中大星距北極樞之數。樞即不動處。以衡間相去里數準赤道度約之。計四度餘。若北極小星則周初去極心不應若此之遠。蓋周髀本言北極中大星。則非今所指之小星可知也。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鄭康成謂太一北辰神名。北極大星或即此歟。今法測勾陳大星東西所極折中以定南北。與周髀北極樞璿之用正同。若論語所言。即周髀所謂正北極璿璣之中。正

北天之中者蓋赤道極也。　李惇羣經識小。天行至健。其南北兩端不動處。如門之樞。獨言北極者以其出地三十六度。常見不隱也。不言北極而言北辰者。辰是無星之處。今所指爲極星不過近極之可見者耳。非北極也。極如輪心。雖動不離本處。其外則二十八宿左旋。五星右旋。皆當繞此極也。易繫辭傳。不行而至。虞注星寂然不動。隨天右周。感而遂通。故不行而至者也。　雷學淇經說。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呂覽有始篇。極星與天俱游。而天極不移。天極即北極也。極星即天官書所謂中宮天極星也。其星有五。第二最明者爲太乙常居。第五爲天樞。去北極最近。古法謂去極一度餘。宋淸臺法謂去極四度半。此五星仍皆運轉。即北極亦非不運動。但居其所而不移耳。猶之聖人治天下。但見其垂衣裳而天下治。不知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其勞心者無已時也。宋人以磨心車轂譬北辰。非是。磨心與磨上之運轉者不屬。車轂與車輪之運轉者不屬。且磨心車轂眞不動矣。與爲字以字及北辰之象皆不合。古人惟以樞取譬。最爲切合。蓋樞在受樞處。與扉扇一同運轉。但居其所而不移耳。　論語稽求篇。包氏無爲之說。此漢儒摻和黃老之言。何晏本習講老氏援儒入道者。其作集解。固宜獨據包說。專主無爲。夫爲政以德正是有爲。夫子已明下一爲字。況爲政尤以無爲爲戒。禮記哀公問爲政。孔子曰。政者正也。君爲政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夫子此言預知後世必有以無爲解爲政者。故不憚諄諄告誡。重言叠語。此實可與論語相表裏者。又曰。爲政以德正是有爲。夫子明下一爲字。則縱有無爲之治此節斷不可用矣。

按此章之旨。不過謂人君有德。一人高拱於上。庶政悉理於下。猶北辰之安居而衆星順序。即任力者勞。任德者逸之義也。與孔子稱舜無爲而治了不相涉。郭象以黃老之學解經。必欲混爲一談。朱子不察。亦沿其謬。殊失孔氏立言之旨。

【集解】包曰。（皇本作鄭曰）德者無爲。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共之。

【唐以前古注】文選李蕭遠運命論注引鄭注。北辰謂之北極。　釋文引鄭注。拱拱手也。　皇疏引郭象云。萬物皆得性謂之德。夫爲政者奚事哉。得萬物之性。故云德而已也。得其性則歸之。失其性則違之。

按郭象注莊子襲取向秀之言。頗爲世所詬病。其注論語。隋唐志並云二卷。其書在唐時惟秘閣有之。世少傳本。江熙集解所列十三家

有之。書名論語體格。今玩其說。不離玄宗。以其晉人經解。取備一家。

【集注】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爲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

【別解】論語徵。爲政隸政也。以德爲用有德之人。隸政而用有德之人。不勞而治。故有北辰之喩。

按此說較舊注爲勝。似可從。

【餘論】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若更於德之上加一無爲以爲化本。則已淫入於老氏無爲自正之旨。抑於北辰立一不動之義。既於天象不合。且陷入於老氏輕爲重君靜爲躁根之說。毫釐千里。其可謬與。　趙德四書纂義纂要。樂記。德者得也。又鄉飲酒。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之於身也。集注舊說行道而有得於身。後以身作心。蓋以德字從心。其義尤切。　黃氏後案。以居所是無爲。與本文之爲政相伐。化民固無迹。與此章不合。如言爲政尙淸淨。果此章意哉。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考異】太平御覽述文無曰字。

【考證】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又云。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　漢書藝文志。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用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　黃氏後案。詩三百指已刪後言也。朱子駁詩序因以無邪指讀詩者言。不指詩言。呂伯恭馬貴與諸儒先後於朱子之時。其辨甚沸。朱子作白鹿洞賦曰。廣青衿之疑問。樂青莪之長育。於孟子小弁注慍子羣小注皆用序說。是未敢擅自信也。其後王會之倡言。今詩三百篇非盡夫子之舊。而擅刪風詩。遂及二南。金吉甫許謙之皆因之。蓋在尊朱子而遂亂經矣。　項氏家說。思語辭也。用之句末。如不可求思。不可泳思。不可度思。天惟顯思。用之句首。如思齊大任。思媚周姜。思文后稷

思樂泮水。皆語辭也。說者必以爲思慮之思則過矣。俞樾曲園雜纂。項此說是也。惜其未及思無邪句。按駉篇八思字並語辭。毛公無傳。鄭以思遵伯禽之法說之。失其旨矣。論語爲政篇引思無邪句。包注曰。歸於正。止釋無邪二字。不釋思字。邢疏曰。思無邪者此詩之一言。魯頌駉篇文也。詩之爲體論功頌德。止僻防邪。大抵皆歸於正。故此一句可以當之也。亦止釋無邪。不及思字。得古義矣。

【集解】孔曰詩三百篇之大數。包曰蔽猶當也。思無邪歸於正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衛瓘云。不曰思正而曰思無邪。明正無所思邪。邪去則合於正也。

按隋志有集注論語六卷。云晉八卷。晉太保衛瓘注。梁有論語補缺二卷。宋明帝補衛瓘缺亡。唐志有宋明帝補衛瓘論語十卷。陸德明釋文序錄云晉八卷。少二卷。宋明帝補缺隋唐之代已非全佚。今則佚無傳者。其說雖不同時解。而爲義頗長。昔宋明補綴遺編蓋必有心折於其論說者。書名集注。所採必非一家之言。惜乎全豹之無從得窺也。

筆解。韓曰。蔽猶斷也。包以蔽爲當非也。李曰。詩三百篇。斷在一言。詩始於風。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故終無邪一言詩之斷也。

【集注】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

【別解】鄭氏述要。無邪字在詩駉篇中。當與上三章無期無疆無斁義不相遠。非邪惡之邪也。集傳於此篇序語曰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曰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騋牝三千亦此意。其解塞淵二字曰。人之操心誠實而淵深則無所爲而不成。是與此篇無期各句意正相近也。不知何以解無邪句即作邪惡之邪。心無邪惡與牧馬之盛意殊不貫。與無期各句亦不一例。知古義當不如此。古義邪即徐也。詩邶北風篇。其虛其邪句。漢人引用多作其虛其徐。是邪徐二字古通用。集傳於北風篇邪音徐。於此篇曰與下句徂叶韻。是二字音相通。管子弟子職曰。志無虛邪。是二字雙聲聯合。古所習用。詩傳云虛虛徐也。釋詩者如惠氏棟臧氏琳等即本之詩傳。謂虛徐二字一意。是徐即虛。北風篇之邪字既明

。則駉篇之思無邪即可不煩言而解矣。集傳於前二章曰。無期猶無疆。於後二章不敢曰無邪猶無斁。以邪斁二字義尚遠也。今如此解。則亦可曰無邪猶無斁也。無厭斁無虛徐則心無他騖。專誠一志以之牧馬。馬安得不盛。古稱百里奚飯牛而牛肥。金日磾謹慎。馬亦壯盛。即其事證。駉篇思無邪之本義既明。則此章亦即可不煩言而解矣。夫子蓋言詩三百篇無論孝子忠臣怨男愁女皆出於至情流溢。直寫衷曲。毫無僞託虛徐之意。即所謂詩言志者。此三百篇之所同也，故曰一言以蔽之。惟詩人性情千古如照。故讀者易收感興之效。若夫詩之是非得失則在乎知人論世。而非此章論詩之本旨矣。集注惟不考邪爲虛徐。又無奈其有淫詩何。遂不得不迂迴其辭爲善者感發善心惡者懲創逸志之語。後人又以集注之迂迴難通也。遂有淫詩本爲孔子刪棄。乃後人舉以湊足三百之語。又有淫詩本非淫。乃詩人假託男女相悅之語。因此字之不明。糾紛至今未已。

按包注只云歸於正。而皇疏謂此章舉詩證爲政以德之事。邢疏謂爲政之道在於去邪歸正。單就爲政言。其義轉狹。集注不從是也。惟三百篇仍有淫詩。而曰思無邪。頗難自圓其說。竊謂此章蔽字當從鄭解。書康誥罰蔽殷彝。左傳昭十四年蔽罪邢侯。孔傳杜注蔽俱訓斷。思字乃發語辭。非心思之思。當從項說。邪字當作徐解。述要之說良確。合此三者本章之義始無餘蘊。善乎王闓運論語訓之言曰。詩本詠馬。馬豈有所謂邪正哉。知此者無邪之旨思過半矣。

【發明】焦氏筆乘王剛中曰。道無邪正。自正人視之天下萬物未始不皆正。自邪人視之天下萬物未始不皆邪。如桑中牆有茨東門之枌之詩。具道閨房淫泆之事。聖人存而不刪者以其一念自正也。昔有學道者久未有得。一日聞市倡之歌而大悟。聽人之言一係乎心術如此。剛中之言非但見詩人之心思不及於邪。亦示讀詩者之心術當依於正耳。　反身錄。六經皆古聖賢救世之言。凡一字一句無非爲後人身心性命而設。今人只當文字讀去。不體認古人立言命意之旨。所以白首窮經而究無益於自己身心性命也。即如詩之爲教原是教人法其所宜法而戒其所宜戒。爲善去惡。思不至於有邪耳。故曰詩以道性情。若徒誦其篇章之多。善無所勸而惡無所懲。則是養性情者反有以累性情矣。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考異】皇本兩漢字作導。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唐本正平本均作導。史記漢書酷吏傳序漢書刑法志後漢書杜林傳二十八將傳論董仲舒對賢良策王符潛夫論德化篇梁書徐勉修五禮表皆引作導。漢祝睦碑道作導。齊作濟。格作恪。洪适隸釋曰此與魯論不同。殆亦借用。顧藹吉隸辨曰。祝睦後碑引論語鄉黨篇逡逡朝廷便便亦與今文不同。恐是傳授之異。非借恪爲格也。費鳳碑格作恪。隸辨曰。爾雅格至也。玉篇恪亦訓至。格與恪古蓋通用。劉氏正義方言恪至也。說文彶至也。格彶一字。書格于上下。說文引作彶。彶與徦同。則格徦字通。

【考證】禮記緇衣篇。子曰。夫民敎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敎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大戴禮禮察篇。爲人主計者莫如安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安危之萌應於外也。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倍。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之善者異也。或導之以德敎。或歐之以法令。導之以德敎者德敎行而民康樂。歐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哀戚。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家語刑政篇。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治化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敎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而以刑禁之。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孔叢子刑論篇。仲弓問古之刑敎與今之刑敎。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爲敎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敎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謂先禮以敎之然後繼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故苟免。又孔子答衛將軍文子曰。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

【集解】孔曰。政謂法敎也。免苟免罪也。馬曰。齊之以刑整齊之以刑罰也。包曰。德謂道德也。何曰。格正也。

【唐以前古注】釋文引鄭注。六德謂智仁聖義中和。格來也。皇疏引郭象云。政者立常制以正民者也。刑者興法辟以割物者也。制有常則可矯。法辟興則可避。可避則違情而苟免。可矯則去性而從制。從制外正而心內未服。人懷苟免則無恥於物。其於化不已薄乎。故曰。民免而無恥也。德者得其性者也。禮者體其情者也。情有可恥而性有所本。得其性則本至。體其情則知至。知恥則無刑而自齊。本至則無制而自正。是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又引沈居士云。夫立政以制物。物則矯以從之。用刑以齊物。物則巧以避之。矯則跡從而心不

化。巧避則苟免而恬不恥。由失其自然之性也。若道之以德。使物各得其性。則皆用心。不矯其眞。各體其情。則皆知恥而自正也。

【集注】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爲惡而爲惡之心未嘗忘也。　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

【餘論】四書辨疑。注文前說文不可通。格字既在一句之末。其下別無字義。以格爲至與全句通讀。乃是有恥且至。不知至爲至甚也。今言有以至於善。善字乃贅文耳。後一說以格爲正。於理爲順。蓋言既恥所犯又歸於正也。

按集注之例。兩說不同者則以在前者爲勝。此章格字所以訓至者蓋因廻護格物之訓。而不知其不可通也。漢碑作恪。當出齊古。爾雅釋詁恪敬也。漢書貨殖傳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恥而且敬。即本此文別爲一義。鄭訓爲來。謂來歸於善也。義亦通。黃氏式三曰。格革音義並同。當訓爲革。愚謂黃說是也。三代以上音同之字任意混用。在金石文中久成通例。蓋即革面洗心之義也。何氏訓正。變革不正以歸於正也。義亦可通。

【發明】朱子語類。聖人爲當時專用政刑治民。不用德禮。所以有此言。聖人爲天下何曾廢刑政。又云。道之以德是躬行其實以爲民先。如必自盡其孝而後可以教民孝。自盡其弟而後可以教民弟。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　松陽講義。這一章蓋爲當時專尙政刑者發。操術不同。功效各異。路頭一差而風俗由之而殊。氣運由之而變。不可不辨也。雖務德禮者未嘗廢政刑。然德禮本也。政刑末也。所謂有關雎麟趾之精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是豈可徒恃也哉。夫子所謂政刑尙是三代時之政刑。然且不可恃。又况春秋而後如申不害商鞅韓非之所謂刑政。使夫子見之當如何慨歎哉。自漢而後顯棄申商之名而陰用其術者多。人但見其一時天下懾服莫敢犯法。以爲識治體。而不知其遺禍於後者不可勝言。孟子云善政不如善教。斯得孔門家法矣。學者平日讀書須將聖賢此等言語了然胸中。一旦達而在上。然後能辨取舍而殘忍刻薄之說不得而入之。不然自謂聰明才力過人。適足貽禍於世道而已。可不懼哉。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考異】皇本于作於。 白虎通辟雍篇文選鮑照擬古詩注太平御覽學部俱引作於。 漢石經于作乎。 論衡實知篇引作乎。 翟氏考異此經自引詩書文外例用於字今此獨變體爲于。疑屬乎字傳寫誤。漢石經論衡作乎而朱注亦云志乎此可思也。 四書辨證。漢石經考作乎。論衡實知篇引文亦然。今朱注亦作志乎此。疑于爲乎字之訛。

【音讀】字義總略吾十有五有當音又。

【考證】禮記王制注引尙書傳。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 大戴禮保傅云。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傅。束髮而就大學。盧注束髮謂成童。 白虎通辟雍篇。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學何。以爲八歲毁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學學經術。故曲禮曰。十年曰幼學。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

【唐以前古注】皇疏。志者在心之謂也。孔子言我年十五而學在心也。十五是成童之歲。識慮堅明。故始此年而志學也。

【集注】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

【餘論】論語偶記。案尙書周傳云。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五入小學。二十入大學。書傳略說云。餘子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竝無十五入大學之文。論語十五而志于學是未及十八入大學之期先有志及之耳。且聖人不以常格限也。集注古者十五而入大學。望經爲注。蓋未深考。

按十五入大學出白虎通。集注並非毫無依據。方氏譏之非也。惟志于學與入大學無涉。不必援以爲證。皇疏義較長。

三十而立。

【考異】漢石經三十兩字並書作世。 唐石經並書作卅。 翟氏考異廿卅卌字皆載說文。漢石經八佾陽貨篇末各題凡廿六章。年四十見惡作年卌。考工記輪人疏曰。故書十與上二合爲廿字。則二十三十四十字一字爲兩讀。因而有之。可知其由來久也。唐睿宗先天二年詔凡制勅表

狀書奏疏牒年月等數作二十三十四十字。見舊唐書紀。蓋前此並合爲廿卅卌。惟施經典有然。故凡制勅表狀亦隨之通行。至此始詔正之。

【集解】有所成立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立謂所學經業成立也。古人三年明一經。從十五至三十是又十五年。故通五經之業。所以成立也。

按漢書藝文志。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此即皇疏所本。白虎通引三十而立連上句。則立謂學也。三國吳志孫皓傳亦云。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是以立爲學立。本漢人舊說。其義最長。觀立上用一而字。皆指學言。蓋無疑義。惟周時成均之教。春秋禮樂。冬夏詩書。無五經之目。班氏假五經以說所學之業。其謂三年通一經亦是大略言之。不得過拘年數也。

【集注】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別解】論語發微。曲禮曰。三十曰壯。有室。立也者立於禮也。君子惟明禮而後可以居室。不然風俗之衰與人倫之變未有不自居室始者。故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也。　錢坫論語後錄。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與此相發明。

按陸隴其曰。立是道理大綱能守之定。竊謂立止是學有成就之義。劉寶楠曰。諸解立爲立于道立于禮。皆統於學。學不外道與禮也。斯持平之論矣。

四十而不惑。

【集解】孔曰。不疑惑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業成後已十年。故無所惑也。　又引孫綽云。四十強而仕。業通十年。經明行修。德茂成於身。訓洽邦家。以之莅政可以無疑惑也。

【集注】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餘論】黃氏後案。立必先不惑而言不惑於立之後者何也。夫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立守經也。不惑達權也。張子厚曰。強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與權。蘇子由曰。遇變而惑。雖立不固。四十不惑。可與權矣。

五十而知天命。

【集解】孔曰知天命之終始。

【唐以前古注】皇疏天命謂窮通之分也。謂天爲命者言人稟天氣而生。得此窮通皆由天所命也。天本無言而云有所命者假之言也。人年未五十。則猶有橫企無厓。及至五十始衰。則自審已分之可否也。　又引王弼云。天命廢興有期。知道終不行也。　又引孫綽云。大易之數五十。天地萬物之理究矣。以知命之年通致命之道。窮學盡數可以得之。不必皆生而知之也。此勉學者之至言也。　又引熊埋云既了人事之成敗。遂推天命之期運。不以可否繫其理治。不以窮通易其志也。　筆解。韓曰天命深微至賾。非原始要終一端而已。仲尼五十學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曰知天命。李曰天命之謂性。易者理性之書也。先儒失其傳。惟孟軻得仲尼之蘊。故盡心章云。盡其心所以知性。修性所以知天。此天命極至之說。諸子罕造其微。

按筆解此段議論與宋儒以理言命者相類。唐以前人何嘗有此見解。此後人所以疑爲僞託也。

【集注】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餘論】黃氏後案。生平研究宋諸儒之說。而無極先天諸說不以坿於經。意有所不敢強也。此章朱子之注四十不惑以事理言。五十知命以天理言。由人事之當然推本於天性之自然猶可也。然非聖人五十之所知也。若求天理於陰陽之前。聖經中無此語矣。尤不可也。　閻若璩四書釋地三續。陳幾亭曰。四子書言命凡貫以天者皆理也。專言命者皆數也。天之明命理也。其命維新峻命不易即數矣。天命之謂性維天之命理也。居易俟命大德受命即數矣。五十而知天命畏天命理也。不幸短命賜不受命道之行廢由命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即數矣。然亦只言得學庸兩論。若孟子永言配命不貳以天者何嘗非理耶。天命靡常貫以天者又何嘗非數耶。幾亭聞此。想亦應失笑。　四書改錯。注凡箸脣夾必以當然

所以然分別之。實則知當然即應知所以然。無大深淺。豈有十年知當然又十年知所以然者。若然則大學格物原無窮致物理之解據。如補傳所云在即物而窮其理。則此時入大學者意尚未誠。第一層工夫尚未下手。而先使之不惑使之知天命。天下有是事理乎。且何以大學窮理在十五時而夫子窮理必待之四十五十。豈聖學六事全無定準。可隨說改變如此。　四書賸言。若不惑知天命則以經證經。不惑是知人。知天命是知天。不惑是窮理盡性。知天命是至于命。不惑是誠明。知天命是聰明聖知達天德。蓋不惑則于人事不貿亂。如賈誼傳衆人惑之惑。知天命則全契天德。徐邈所謂合吉凶善惡而皆本之于定命。此正天下至聖參贊位育之實境。並非事物所以然之謂。中庸釋維天之命但云至誠不已天之所以爲天。此直指天德天道。與事物之理毫無干涉。

劉氏正義。說文云命使也。言天使己如此也。書召誥云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哲與愚對。是生質之異而皆可以爲善則德命也。吉凶歷年則祿命也。君子脩其德命自能安處祿命。韓詩外傳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天令之謂命。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貴於物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禮智安處善樂循理。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二文皆主德命言。以知德命必能知祿命矣。是故君子知命之原於天必亦則天而行。故盛德之至期於同天。中庸云。仲尼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言聖人之德能合天也。能合天斯爲不負天命。不負天命斯可以云知天命。知天命者知己爲天所命非虛生也。蓋夫子當衰周之時。賢聖不作久矣。及年至五十得易學之。知其有得而自謙言無大過。則知天之所以生己所以命己與己之不負乎天。故以知天命自任。命者立之於己而受之於天。聖人所不敢辭也。他日桓魋之難。夫子言天生德於予。天之所生是爲天命也。惟知天命。故又言知我者其天。明天心與己心得相通也。孟子言天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亦孟子知天命生德當在我也。是故知有仁義禮智之道奉而行之。此君子之知天命也。知己有得於仁義禮智之道而因推而行之。此聖人之知天命也。

按劉氏釋天命最爲圓滿。可補諸家所不及。故並著之。

六十而耳順。

【集解】鄭曰。耳順聞其言而知其微旨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王弼云。耳順言心識在聞前也。　又引孫綽云。耳順者廢聽之理也。朗然自玄悟。不復役而後得。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　又引李充云。耳順者聽先王之法言則知先王之德行。從帝之則。莫逆於心。心與耳相從。故曰耳順也。　筆解。韓曰耳當爲爾。猶言如此也。旣知天命又如此順天也。

按韓氏好竄易經文。已開宋儒喜談錯簡之風。不可爲訓。嗣後凡言誤字者非有充分理由概不採錄。先發其凡於此。

【集注】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

【別解】焦氏補疏。耳順即舜之察邇言。所謂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也。順者不違也。舍己從人故言入於耳。隱其惡揚其善無所違也。學者自是其學。聞他人之言多違於耳。聖人之道一以貫之。故耳順也。

按焦此義與鄭異。亦通。

【發明】慈湖訓語。（駁異引）目之所見猶寡。耳之所接爲多。暮夜無月無燭。目力所不及。而耳接其聲。又自近而遠。四方萬里。目所不及。而言辭之所傳。事物情狀不勝其多。又自此而上。極之於遠古簡册之所載。言辭之所及。亦屬乎聞。無不融然而一。曠然而釋。怡然而順。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考異】王夫之四書考異。矩當作巨。或作榘。考工記作萬。古無矩字。

按船山所著考異一卷專以說文所引四書與今本不同者校正其錯誤。與翟晴江所著者名同而內容不同。其言曰。顏之推曰客有難主人曰。今之經典子皆謂非。說文所言子皆云是。然許愼勝孔子邪。主人應之曰。今之經典皆孔子手迹邪。客曰。今之說文皆許愼手迹乎。答曰。許愼簡以六文。貫以部分。使不得誤。誤則覺之。孔子有其義而不論其文也。先儒尙得臨文从意。何況書寫流傳邪。必如左傳止戈爲

武。反正爲乏。皿蟲爲蠱。亥有二首六身之類。後人自不得輒改也。之推此說誠爲通論。自解散隸體古文已隱。固不得合叔重以爲準矣。其未經說文引據者今文率同俗書。謹以許愼李陽冰徐鉉所定字正之於後云云。附識於此。

【音讀】皇疏讀從爲縱。　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均作縱心。　柳宗元柳州文集與楊誨之疏解車義書曰。孔子七十而縱心。彼其縱之也度不踰矩而後縱之。王臨川集進戒疏曰。孔子聖人之盛。尙自以爲七十而後敢縱心所欲也。俱用此而改從爲縱。　東觀餘論論張旭書曰。昔之聖人縱心而不踰矩。亦改從爲縱。　蘇轍古史孔子傳述文作縱心。　樓鑰攻媿集引作縱心。　王若虛謬誤雜辨引亦作縱心。　翟氏考異。列子黃帝篇。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其從字讀作去聲。以縱心爲聖境之神妙僅一見于斯說。六朝人喜談莊列。皇氏染焉。故値經文略似而遂欲推以致之。然聖人雖不思勉而中道仍終身無少縱時也。釋文從字無釋。蓋以縱之一讀不可爲訓而姑置之。唐宋人乃猶紛紛若此。此集注所以特正其音而曰從如字。　經讀考異。舊讀以欲字絕句。據柳子厚引作七十而縱心。又以心字絕句。是所欲連下不踰矩爲讀。義亦可通。　羣經平議。此當於心字絕句。禮記樂記篇。率神而從天。鄭注曰。從順也。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耳順從心錯綜成文。亦猶迅雷風烈之比。從與順同義。耳順即耳從也。從心即順心也。所欲不踰矩乃自說從心之義。惟其所欲不踰矩故能從心也。柳宗元集與楊誨之書曰。孔子七十而縱心。正於心字絕句。較馬讀爲長。從作縱則失之。皇侃義疏曰。從放也。雖復放縱心意而不踰越于法度也。是六朝人讀從字爲放縱之縱。故唐宋人引此文多作縱心。實非經旨。說詳翟氏灝論語考異。

【集解】馬曰。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者。

【唐以前古注】皇疏。從猶放也。踰越也。矩法也。年至七十。習與性成。猶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故雖復放縱心意而不踰越於法度也。　又引李充云。聖人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所以接世軌物者曷嘗不誘之以形器乎。黜獨化之跡。同盈虛之質。勉夫童蒙而志乎學。學十五載功可與立。自志學迄與從心。善始令終。貴不踰法。示之易行而約之以禮。爲教之例其在茲矣。

【集注】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爲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

【別解】論語補疏。矩即絜矩之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以心所欲爲矩法而從之不踰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也。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也。所惡於前不以先後也。所惡於後不以從前也。所惡於右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不以交於右。皇疏解爲放縱其心意而不踰法度非是。馬云無非法尙未得。

【餘論】南軒論語解。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以其有始有卒常久日新而已。必積十年而一進者成章而後達也。夫子固生知之聖而每以學知爲言者明修道之教以示人也。　刁包四書翊注。矩即堯舜以來相傳之中。以其範圍天下而不過則爲矩。矩所以爲方。引繩切墨。無錙銖之或爽也。在賢人則擬議而合。在聖人則從容而中。昔者心之所之惟是學。今也心之所之便是矩矣。故曰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也。　李威嶺雲軒瑣記。論語吾十有五章集注程朱二說皆極可異。程云。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爲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夫自志學以至從心所欲不踰矩此豈人人之定法。又必人人十年而一進。恐世間無印板事也。是惟夫子親身自驗故能言之。其發端一吾字斷非誑語。乃以爲未必然。不知其何所見。朱云。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非心實自聖而姑爲是退託也。夫自志學以至從心所欲不踰矩。分晰得明明白白。何得謂之近似。且已實在承當。又何嘗不自謂已至此。似此影響之談皆由視生知之聖爲不待學。而不知聖之自有其學。非猶夫人之學也。

按此章乃夫子自述其一生學歷。皇疏較爲得之。集注因用其師說。所言幾毫無是處。不止如李氏所云已也。而世多稱爲直接孔孟不傳之秘。豈其然乎。

【發明】此木軒四書說。從心所欲不踰矩康節所謂無心過是也。聖人終不自謂已聖。其所以自知者如是而已。　反身錄。此章眞夫子一生年譜也。自敘進學次第。絕口不及官閥履歷事業刪述。可見聖人一生所重惟在於學。所學惟在於心。他非所與焉。蓋內重則外自輕。所性不存故也。由斯以觀。吾人亦可以知所從事矣。事業係乎所遇。遇而後入。著述生於明備之後。無煩再贅。夫何容心焉。　竊嘗成四書講義。這章書是夫子一生年譜。亦是千古作聖妙訣。試看入手一箇學。得手一箇知。中間特點出天命二字。直是血脈準繩一齊俱到。曰志曰立曰不惑

修境也。曰知天命悟境也。曰耳順曰從心證境也。即入道次第亦纖毫不容躐矣。提還學字乃與人指出一大路以爲由。此雖愚者可進而明。柔者可進而强。但一念克奮。自途人而上個個做得聖人。夫子所以曲成萬物而不遺也。提還矩字乃與人指出一定準則。以爲到此雖明者不得自用其明。强者不得自用其强。但一絲稍歧總猶是門外漢。夫子所以範圍萬世於無窮也。

按此書傳本極稀。僅小石山房叢書有一卷。顧氏東林領袖。其學在朱陸之間。亦明代學者中之表表者。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考異】漢石經無作毋。　論衡問孔篇述，亦作毋。

【考證】四書辨證。春秋書仲孫。左傳稱孟孫。經傳之例異。孟子疏云改仲爲孟。本文疏亦然。恐非。僖十五年杜注。孟氏公孫敖家。慶父爲庶長。故或稱孟氏。孔疏云。慶父與莊公異母。雖强同於嫡。自稱仲氏。實是庶長。故時或稱孟氏。此說爲是。劉炫曰。慶父自稱仲。欲同於正嫡。言已少次莊公。亦爲三家之長。故以莊公爲伯，而自稱仲孫。春秋傳說曰。公羊以慶父爲莊母弟。杜氏以爲庶兄。然爲弟則不當稱孟。爲兄則不當稱仲。惟劉炫云云。理或然也。　劉氏正義。白虎通姓名篇。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爲氏。此孟孫本出公子慶父之後。當稱公孫。不言公者省詞。　梁氏旁證。孟僖子即仲孫貜。春秋書其卒在昭二十四年。史記弟子傳。樊遲少孔子三十六歲。是貜卒時遲尙未生。今懿子問孝時有樊遲御。而夫子備告以生事喪祭者懿子或尙有母在歟。檀弓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縚即敬叔。與懿子俱泉邱人所生。但懿子嘗師事孔子。而弟子傳不列其人。不知何故。嘗考孔子用魯。使子路爲季氏宰。墮三都。於是叔孫墮郈。季氏墮費。此正聖人行道之會。獨孟懿子聽小人公斂陽之謀不肯墮成。是孔子不得卒行其道於魯者懿子實沮之。負其師並負其父矣。此誠宜與儒悲同在擯棄之列。故孔注但云魯大夫而集注亦從之也。　黃氏後案。王仲任論衡有問孔篇。譏聖敎之略云。懿子聽孔子之言。獨不嫌其毋違志乎。樊遲不問毋違之說遂不可知也。舊說多爲仲任所惑。以聖敎亦作歇後語。非矣。左傳昭公七年。孟僖子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陳君舉據此以解經云。僖子屬何忌於夫子以學禮。何忌之孝惟禮盡之。於此知無違之言非惟

切中懿子之務。而亦確當僖子之心。陳氏此說所以破仲任之惑耳。其解無違爲不違其志同一義也。式三案左傳桓公二年云。昭德塞違。滅德立違。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六年傳云。有嘉德而無違心。襄公二十六年傳云。正其違而治其煩。昭公二十六年傳云。君無違德。君令而不違。哀公十四年傳云。且其違者不過數人。古人凡背禮者謂之違。

【集解】孔曰。魯大夫仲孫何忌。懿謚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言行孝者每事須從。無所違逆也。

【集注】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

按朱子因欲伸其師窮理之說。其注論語到處塞入理字。於仁則曰心之德愛之理。於禮則曰天理之節文。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自古無如此解經法也。然有絕不可通者。如此章無違明是不背於禮。乃偏作理。而於下節言禮天理節文以自圓其說。可謂心勞日拙者矣。昔人謂大學自經朱子補傳後已非孔氏之書而爲朱子之書。吾於論語亦云。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考異】孟子公孫丑葬魯章句引論語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可謂孝。　論衡問孔篇述全章文獨無祭之以禮句。禮記禮運正義亦無此句。

【考證】羣經義證。呂氏春秋尊師篇。視輿馬愼駕馭。弟子事師古禮如是。　朱彝尊孔子弟子考。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屬二子事孔子學禮焉。懿子問孝。對曰無違。蓋語以無違僖子學禮之命。樊遲不知。子告之以生事葬祭之以禮。舍禮無以教懿子也。　鐘褎蔵匡考古錄。家語樊遲少孔子四十六歲。史記少孔子三十六歲。當以家語爲是。樊遲事於經籍不多載。惟左氏春秋淸之役一見而已。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以曲禮二十曰弱例之。樊遲之齒尙少。孔子卒於哀公十四年。三刻踰溝乃十一年事。孔子年已七十一矣。遲若少孔子三十六歲則其

時正三十五歲。既壯之人。尙得謂弱乎。　潘氏集箋。鍾說微誤。孔子卒於哀公十六年。非十四年。十一年孔子年纔六十九歲。遲少四十六歲。則是時二十三歲。故曰弱也。史記作三似係三字之誤。又四十字古或作卌。三十字古作卅。形亦相近。　論語後錄。樊氏有二。姬姓仲山甫之後。蓋以邑爲氏者也。又殷之後有樊氏。王符說。　四書賸言。朱鹿田曰。此從親是孝也。孟僖子爲懿子之父。本賢大夫。嘗從昭公至楚。病不能相禮。歸而講禮學禮。苟能禮者必從之。逮死。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我死必屬說與何忌于孔子使事之學禮焉。其所云何忌即懿子也。今懿子適來問孝。則使之從親即是學禮。而特是未經顯揭。則與孟莊子之不改父臣不改父政明明指出者覺有未盡。故遲曰何謂不違親。子曰所謂不違親者盡禮之謂也。如此則上下通貫前後一轍矣。

【集解】鄭曰。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於樊遲。故告之也。樊遲弟子樊須。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衞瓘云。三家僭侈皆不以禮也。故以禮答之也。或問曰。孔子何不即告孟孫乃還告樊遲耶。答曰。欲厲於孟孫言其人不足委曲即以示也。

【集注】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爲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爲孝。故語樊遲以發之。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爲三家發者。所以爲聖人之言也。　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爲其所得爲而已矣。

【餘論】鄭汝諧論語意原。無違之答懿子不復致疑者謂夫子教之以無違其父之命而學禮也。然聖人之意不止於是。故以無違之旨告於樊遲。使之終其身不忘其親。亦使學者知無違之旨非謂惟父命之是從也。　讀四書大全說。違字原有兩義。有知其然而故相違背。如違道以干百姓之譽是也。有相去而未逮。如忠恕違道不遠是也。乃此兩義要亦相通。如此所言生事死葬而祭不以禮者謂之違。其於品物器飾鋪排得輝煌使將者偶喚作禮喚作孝。只此一念早是苟且。而事之愛葬之哀祭之敬爲人子所自致者以有所藉以自解。而其不盡者多矣。且僭禮之心豈果以尊

親故與。無亦曰爲我之親者。必如是其隆而後張已之無不可得於吾也。則是假親以鳴其豫。而所當效於親者。其可致而不致者從可知矣。聖人之言。一眼透過。知其故相背者之非能者過而唯不逮。故大端說個禮。無違者求之心。禮者求之於事。此亦內外交相省察之意。蓋自孝子而言。則所當致於親者無違中之條理品節。精義入神。晨乾夕惕以赴之。盡心竭力以幾之。沒身而猶不逮。豈有餘力以溢出於非禮之奢僭。是以無違而中禮也。自求爲孝子者而言。雖盡心竭力以求無違。而未知所見爲無違者果能無違否也。故設之禮以爲之則。質準其文。文生於質。畫然昭著。而知自庶人以達於天子皆有隨分得爲之事。可以不背於理而無所不逮於事親之心。是以禮而得無違也。因無違而自中禮者聖人之孝由內達外誠而明者也。必以禮而得無違者以外治內明而誠者也。則無違其綱而禮其目也。懿子無請事之心。不能自求下手之著。故夫子於樊遲發之。如懿子者豈能不立禮爲標準而得無違者哉。孝爲百行之源。孝道盡則人事咸順。故曰。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亦曰。資以事君而敬同。使懿子於孝而無不逮則僭不期去而自去。聖人之言廣矣大矣。若其所問孝也。乃借孝以爲立言之端而責其僭。是孝爲末而不僭爲本。既以拂夫天理之序。且人孝有反本親始之一念以請教。乃摘其惡於他以窮之。而又爲隱語以譏之。是豈聖人之言哉。朱子雙立苟且與僭二義。東陽發明不及之意亦在其中。確爲大全。若集注云。三家僭禮。以是警之。是未免以私意窺聖人。且此三言者曾子嘗述之而孟子稱之矣。其又何所警哉。胡氏云。心無窮而分有限。說尤疎妄。分固有限初不以限孝子之心。故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至如歌雍舞佾私欲之無窮耳。自尊以凌上而辱親之邪心無窮耳。豈欲孝其親之心無窮哉。　論語偶記。檀弓云三家視桓楹。葬僭禮之一端也。八佾篇三家以雍徹。祭僭禮之一端也。惟是懿子之父仲孫貜春秋書其卒在昭二十四年。史記弟子傳樊遲少孔子三十六歲。是貜卒時子遲尚未生。今懿子問孝時有樊遲御而夫子備告以生事葬祭者懿子或尚有母在歟。懿子幸得親炙門墻。乃於師將行道不知相與有成。吾甚惜孟僖子式穀後昆之心必屬之於夫子使學禮而定其位爲可慨矣。

按無違止是不要違忤之義。從無作背理解者。集注因欲宣傳主義。反失聖人立言之旨。殊爲無取。故列三家之說以補集注所未備。而此章之義始無餘蘊云。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考證】劉氏正義。左哀十一年傳。孟孺子洩。杜注。孺子孟懿子之子武伯彘。疑彘是名洩是字也。周書謚法解。剛强直理威彊睿德克定禍亂刑民克服大志多窮皆曰武。是武爲謚也。注謂父母憂子之疾。此馬用古論義也。孟子云。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守身所以事親。故人子當知父母之所憂。自能謹疾不妄爲非而不失其身矣。不失其身斯爲孝也。

【集解】馬曰。武伯懿子之子仲孫彘。武謚也。言孝子不妄爲非。惟有疾病然後使父母憂耳。

【唐以前古注】皇疏。言人子欲常敬愼自居。不爲非法。橫使父母憂也。若己身有疾唯此一條非人所及可測尊者憂耳。

【集注】武伯懿子之子。名彘。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爲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陷於不義爲憂、而獨以其疾爲憂、乃可謂孝、亦通。

按朱子斥馬說爲迂昧。見或問。注言愼疾之道。本謝氏說。難者以偏舉一事不得爲孝。故注補言修身之謹。爲謝說彌縫。古說又以子憂親疾爲言、見論衡問孔。淮南子說林高注。孝經云。病則致其憂。亦是一義。下章言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上章言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義相駢聯。然其字與父母重複。終覺不安。故仍以朱注義爲長。武伯生於世祿之家。凡驕奢淫佚聲色狗馬皆切身之疾。不必風寒暑溼而後謂之疾也。昔樂正子春云。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虧其親。可謂孝矣。即此意也。

【別解】經義雜記。論衡問孔云。武伯善憂父母。故曰惟其疾之憂。又淮南子說林。憂父母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高誘注云。論語曰父母惟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則王充高誘皆以爲人子憂父母之疾爲孝。

劉氏正義。禮記曲禮云。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皆以人子憂父母疾爲孝。

梁氏旁證。案如馬義則夫子所告武伯者止是餘論。其正意反在言外。聖人之告人未有隱約其詞若此者。集注所引舊說即本集解。朱子守身之說雖善。然舍人子事親之道而言父母

愛子之心。似亦離其本根也。唯王高二氏說文順義洽。蓋人子事親。萬事皆可無慮。唯父母有疾病爲憂之所不容已。或疑父母字與其字寔複。當以父母字略讀則得之。

按潘氏集箋云。孝經紀孝行章孝子之事親也。病則致其憂。與王充高誘說合。馬以爲父母憂子。未知何據。

【餘論】王樵四書紹聞編。武伯所問者人子事親之道。夫子所答者父母愛子之心。知父母愛子之心。則知人子事親之道矣。以父母之心爲心。最當深體。

【發明】反身錄。子有身而父母惟其疾之憂。子心已不堪自問。若不能自謹而或有以致疾。則不孝之罪愈無以自解矣。故居恒須體父母之心。節飲食。寡嗜慾。愼起居。凡百自愛。必不使不謹不調。上貽親憂。父母所憂不僅在饑寒勞役之失調。凡德不加進。業不加修。遠正狎邪。交非其人。疏於檢身。言行有玷。莫非是疾。知得是疾。謹得此身。始慰得父母。始不愧孝子。否則縱身不夭札。而辱身失行。播惡遺臭。不幾貽父母之大憂哉。人子不能謹身修行以貽父母憂。是必病狂喪心之人。不然獨非人子。寧獨無心。何忍縱欲敗度。喪身辱宗。重戾父母之心耶。爲人父母者惟子疾是憂。吾不知今之爲人子者亦曾憂父母之疾如父母之憂己者乎。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考異】漢石經無乎字。

【音讀】四書辨疑。舊說犬守禦馬代勞皆有以養人者。但畜獸無知。不能生敬于人。上是謂能養養字本讀爲去聲。此養字當改爲上聲。　金履祥集注考證。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作一句讀。

【考證】劉氏正義。仲尼弟子列傳。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家語弟子解作魯人。少孔子三十五歲。與史遷異。非也。下篇子夏稱言游。又子游答夫子稱偃之室。是姓言名偃也。說文游旌旗之流。從㫃汓聲。漢石經於子張篇作子斿。斿即游省。游從㫃。說文㫃旌旗之游㫃蹇之皃。從屮曲而垂下。㫃相出入也。讀若偃。是㫃偃聲同。古人名㫃字游。若晉籍偃荀偃鄭駟偃及此言偃皆字游。本皆作㫃。段偃

字爲之。王引之經傳釋詞。是謂能養。是與祇同義。故薛綜注東京賦祇是也。

【集解】孔曰。子游弟子。姓言名偃。包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一曰人之所養乃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食而不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犬能爲人守禦。馬能爲人負重載人。皆是能養而不能行敬者。故云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也。

【集注】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

【別解一】李氏論語劄記。如舊說犬馬能養。則引喻失義。聖人恐不應作是言。且能字接犬馬說。似非謂人能養犬馬也。蓋言禽獸亦能相養。但無禮耳。人養親而不敬何以自別於禽獸乎。

按論語劄記李光地著。空疏膚淺。一無可取。獨此條尚有新意。蓋舊注犬馬養人人養犬馬兩說。唐以前大都沿用後說。集注獨採前說。此謂犬馬亦能相養。較集注爲勝。姑採之以備一說。

翟氏考異。禮記內則。父母所愛亦愛之。父母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于人乎。又坊記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按舊解具犬馬養人人養犬馬二說。朱特取其後一說。殆以內則文可參合故耶。然內則主父母所愛敬之人言。于此未盡允。且犬馬但有可愛無可敬。云亦敬之。語復不純也。同屬禮記。與其參內則似不若參坊記。坊記惟變犬馬爲小人。餘悉合此章義而無駁辭。荀子云。乳彘觸虎。乳狗不遠游。雖獸畜知愛護其所生也。東晳補亡詩云。養隆敬薄。惟禽之似。爲人子者毋但似禽鳥知反哺已也。皆與坊記言一以貫之。即甚不敬之罪。此義已深足警醒。更何必蹊言醜詆比人父母于犬馬耶。

按此仍李氏犬馬相養之說。而考證精確。言皆有物。迥非空疏不學所及。

【別解二】包慎言溫故錄。犬馬二句蓋極言養之事。雖父母之犬馬今亦能養之也。內則。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

盡然。而況於人乎。此敬養兼至。故爲貴也。若今之孝者。不過能養。雖至於父母所愛敬之犬馬亦能養之。然祇能養父母不能敬也。何以別謂何以別乎今也。鹽鐵論孝養篇。善養者不必芻豢也。以己之所有盡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勞猶足以順禮。歠菽飲水足以致敬。孔子曰。今之孝者是爲能養。不敬何以別乎。故上孝養志。其次養色。其次養體。貴其禮不貪其養。禮順心和。養雖不備可也。

按此引論語以不敬句與能養句聯文。則別謂別乎今之孝者。亦可備一說。

【別解三】劉氏正義。先兄五河君經義說略謂坊記小人即此章犬馬。公羊何休注言大夫有疾稱犬馬。士稱負薪。犬馬負薪皆賤者之稱。而大夫士謙言之。孟子子思曰。今而知君之以犬馬畜伋也。然則犬馬謂卑賤之人若臧獲之類。　程友菊四書辨。犬馬喻子之不肖者。猶劉景升兒子豚犬耳之類。言犬馬之子皆有以養其親。但養以敬爲本。不敬何以別於犬馬之子養其親乎。

按以上諸說終以包注前說義較長。蓋養有二義。一是飲食。一是服侍。犬以守禦。馬以負乘。皆能事人。故曰能。若人養犬馬。何能之有。毛西河曰。唐李嶠爲獨孤氏請陪昭陵合葬母表云。犬馬含識。烏鳥有情。寧懷反哺。豈曰能養。則在唐時皆以犬馬比人子。以能養爲能奉侍親。故馬周上疏有云。臣少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此皆釋經之顯見于章疏者。即至趙宋王豐甫辭免起復表亦尙云。犬馬之養未伸。風木之悲遽至。數千年共遵之注。不知朱子集注何以反遵何說而屏衆說不一及。眞不可解。陳天祥曰。以犬馬之無知諭其爲子之不敬。於義爲安。以禽獸況父母。於義安乎。皆所以深著集注之失。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考異】惠棟九經古義。鄭氏論語饌作餕。云食餘曰餕。案儀禮注云。古文籑皆作餕。說文曰。籑具食也。或作饌。从巽。則餕爲古文籑也。　拜經日記。特牲饋食禮祝命嘗籑者。又籑有以也。兩籑奠舉。干俎許諾注。古文籑皆作餕。又有司徹乃籑如賓注。古文籑作餕。籑僎餕字本通。故言皆異文。然內則曰。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餕。既食恒餕注。每食餕而盡之未有原也。正義。每食無所有餘而再設也。是餕有食餘勿復進之意。故或者亦以爲孝。僎止爲飲食不如餕義爲長。故鄭從魯不從古。

按陳鱣論語古訓段氏玉裁說文注並以馬作饌為古論。鄭作餕為魯論。段氏玉裁謂禮經饌餕當是各字。饌皆訓陳。不言作餕。食餘之字皆作餕。未有作饌者。然作餕義似較長。

【音讀】孫奕示兒編。曾字除姓及曾孫外今皆讀層。然經史並無音。曾是以為孝曾謂泰山俯何曾比予等皆當音增。　十駕齋養新錄。廣韻曾昨稜切。經也。類篇曾昨稜切。詞之始也。又咨騰切。則也。又姓。是以讀如層為正音。讀如增為別音。朱文公論語三曾字俱無音。則並曾謂泰山曾是以為孝乎皆讀如層。與陸氏釋文異。而於類篇之例却合。孟子曾比予於管仲曾比予於是兩曾字音增。而曾不知以食牛句無音。亦讀如層也。孫季昭欲舉經典中曾不曾莫之類盡讀如增。似不詠陸氏釋文之旨。當從朱文公讀為長。　經學卮言。饌當以食先生饌為句。言有燕飲酒則食長者之餘也。有酒有事文正相偶。有事弟子服其勞勸也。有酒食先生饌恭也。勸且恭可以為弟矣。孝則未備也。

【考證】論語後錄。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問內豎安否。文王色喜。有不安節。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此所謂色難是矣。故玉藻曰。親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鄭包二義恐失之。又曰。許君說古文論語故不載餕字。先生餕者謂進食於先生。古餕與進亦同字。祭統曰。百官進注。進當為餕。進與餕通。然則孟子所稱曾元養曾子將以復進者亦即餕字矣。孟子以曾子為養志。曾元為養口體。有酒食先生餕者其即養口體之謂歟。　論語駢枝。論語言弟子者七。其二皆年幼者。其五謂門人。言先生者二。皆謂年長者。憲問篇見其與先生並行也。包氏曰。先生成人也。　經義雜記。古謂知道者曰先生。何也●曰猶言先醒也。不聞道術之人則冥於得失。不知亂之所由。眊眊乎其猶醉也。　翟氏考異。服勞奉養弟子於先生有然。呂氏春秋尊師篇。視與馬慎駕馭。適衣服務輕煖。臨飲食必蠲絜。善調和務甘肥。此所以尊師是也。若人子事親當更有進此者矣。　劉沅四書恒解。稱父母為先生。人子於父母前稱弟子。自古無此理。此章言敬而不愛亦不得為孝也。服勞奉養凡弟子事尊長皆然。事父母則深愛。和氣自心。即有他事一見父母便欣然譪然。凡憂悶之事都忘却了。此為色難。子夏未知此。故夫子曉之。言弟子事先生亦不可例父母也。　鄭氏述要。集注以先生訓父兄。家庭父子兄弟竟改稱先生弟子。雖曰本於馬注。而他處絕不罕見向。甚疑之。及讀四書考異云云。遂為恍然。事師事親同一左右就養。雖為內則所載。然師者道之所在。嚴肅之意較多。事更當柔色以

溫之。夫子言此乃弟子事先生之禮不足以爲孝也。　經傳釋詞。曾乃也。則也。說文曰。曾詞之舒也。曾是乃是也。則是也。論語爲政曰。曾是以爲孝乎。馬注。汝則謂此爲孝乎。皇侃云。嘗也。案皇說非是。今本論語馬注脫則字。據釋文及邢疏補。

按古人以先生爲年長之通稱。從無作父兄解者。集注蓋沿馬注之誤。

【集解】包曰。色難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爲難也。馬曰。先生謂父兄也。饌飲食之也。孔子諭子夏曰。服勞先食。女謂此爲孝乎。未孝也。承順父母顏色乃爲孝也。

【唐以前古注】詩邶風正義引鄭注有。和顏說色是爲難也。　徐堅初學記孝部引鄭注。食餘曰餕。

按色難包注與鄭注異。然下服勞奉養皆就人子言之。則色當爲人子之色。鄭注義爲長。故朱子從之。

皇疏引顏延之云。夫氣色和則情志通。善養親之志者必先和其色。故曰難也。　又引江熙云。或曰。勞役居前。酒食處後。是人子之常事。未足稱孝也。　又引王弼云。問同而答異者或攻其短。或矯其失。或成其志。或說其行。　又引沈峭云。夫應教紛紜。常係汲引。經營流世。每存急疾。今世萬途。難以同對。互舉一事。以訓來問。來問之訓縱橫異轍。則孝道之廣亦以明矣。

按顏延之琅邪臨沂人。官至光祿大夫。贈散騎常侍。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宋書有傳。其注論語隋唐志均不著錄。沈峭不詳何人。考梁有沈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師事宗人沈麟士門下。馬國翰疑爲峻字傳寫之誤。愚謂峭與峻字皆從山。當即其族或其兄弟行。未可知也。古人著述湮沒者多。書缺有間。而其軼時見他說。雖非完帙。益當珍惜。聊存六朝之文獻云爾。

【集注】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爲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爲難。亦通。

按漢儒解色字。包鄭互異。朱子從鄭注。然司馬光家範說此文云。色難者觀父母之志趣不得發言而後順之者也。則用包注。此如六朝時皇侃雖從包注而顏延之仍從鄭義也。可見二說並行已久。故集注雖不採包說而猶列之。

【餘論】尹會一讀書筆記。孔門教人最重於仁孝。其答問仁問孝各有不同。皆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藥各中病。非如後世之教自立宗旨以待來學。所謂不問病證而施藥者。藥雖良無益而又害之者多矣。　黃氏後案。經中問孝之答不同。當日所問之事必有不同。如此章蓋問孝孰爲難。子隨所問而答之耳。色難是古今人子所宜自省。而以此專譏先賢之失。未是也。

【發明】反身錄。服勞奉養古人尚不以爲孝。若并服勞奉養而有遺憾。罪通於天矣。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考異】皇本不愚下又有也字。

【音讀】經讀考異。按此凡兩讀。一讀至言字絕句。終日屬下連文。一讀至日字絕句。不違如愚又爲一句。義並同。　論語集注考證。張師曾校張達善點本謂吾與回言終日自集注取李氏之說。始讀爲句絕。前此儒先亦以吾與回言爲句。李文公集答王載言書引子曰吾與回言不違及下文。

按皇疏顏子聞而即解。無所諮問。故言終日不違。又云觀回終日默識不問。殊似愚魯。是以終日屬下讀也。

【考證】劉氏正義。仲尼弟子列傳。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說文回下云。回古文回。回淵水也。淵下云回水也。從水象形。左右岸也。中象水貌。此顏子名字所取義。

【集解】孔曰。回弟子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不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者也。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繆播云。將言形器。形器顏生所體。莫逆於心。故若愚也。

按播字宣則。蘭陵人。官至中書令。晉書有傳。隋志載論語旨序三卷。晉繆播撰。唐志云二卷。宋志不著錄。佚已久。錄之以備一家。

又引熊埋云。察退與二三子私論。亦足以發明聖奧。振起風訓也。回之似愚而豈愚哉。既以賢顏又曉衆人未達者也。

【集注】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餘論】四書通。顏子之資鄰於生知。故無疑難答問。而自有以知夫子所言之理。顏子之學勇於力行。故雖燕居獨處而亦足以行夫子所言之理。不曰行而曰發者。夫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惰則不發。發則不惰。孟子曰。時雨化之。先儒以顏子當之。物經時雨便發。顏子一聞夫子之言便足以發。故周子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且不徒發之於人所共見之時。而能發之於己所獨知之地。顏子蓋眞能發夫子約禮之教而爲愼獨之學者也。

【發明】反身錄。大凡聰明自用者必不足以入道。顏子唯其如愚。所以能於仁不違。又曰。大聰明似愚。愚而不愚。小聰明不愚。不愚而愚。大聰明黜聰墮明。知解盡忘。本心既空。受教有其地。小聰明矜聰恃明。知解糾纏。心體未空。入道無其竅。回之如愚。正回之聰明絕人。受教有地入道有機處。夫子不容不言。不容不言。言之不容不入。可以言而言也。言苟當可。雖千言不爲多。言不當可。即一言亦爲多。此夫子所以於回終日言。於賜欲無言也。蓋回之聽言而悟超語言文字之外。賜之聽言而識囿語言文字之中。悟超言外因言可以悟道。識囿言中則因言反有以障道。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考異】漢石經複句廋下無哉字。漢書杜欽傳晉書阮种傳引全章文俱略去複句。

【考證】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史記魏世家。李克對文侯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逸周書官人解。考其所爲。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句。困學紀聞。考其所爲。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本大戴禮文王官人篇。

按集注以爲也。語意有本。

【集解】以用也。言視其所行用也。由經也。言觀其所經從也。孔曰。廋匿也。言觀人終始。安所匿其情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視直視也。觀廣瞻也。察沈吟用心忖度之也。即日所用易見。故云視。而從來經歷處此即爲難。故言觀。情性所安。最爲深隱。故云察也。　又引江熙云。言人誠難知。以三者取之。近可識也。

【集注】以爲也。爲善者爲君子。爲惡者爲小人。觀比視爲詳矣。由從也。事雖爲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爲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爲者也。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不在於是。則亦僞耳。豈能久而不變哉。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

【餘論】四書辨疑。集注於視其所以下已見其爲善爲惡之分。乃於所由下却說事雖爲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爲君子。此於觀其所由意固不差。但前已許之爲君子者又當置之何地也。蓋所以者言其現爲之事也。所由者言其事迹來歷從由也。所安者言其本心所主定止之處也。觀人之道必先視其現爲之事。現所爲者雖善。未可遽以爲君子也。現所爲者雖不善。未可遽以爲小人也。王莽未篡之前。恭儉禮讓。若便以爲善。則王莽爲君子矣。伊尹初放太甲。斥主逐君。若便以爲惡。則伊尹爲小人矣。須更觀其事迹來歷從由以察本心所主定止之處。則王莽心主於篡漢。伊尹心主於致君。至此則君子小人善惡之實始可判也。

【發明】容齋四筆。孔子論人之善惡。始之曰。視其所以。繼之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然後重言之曰。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蓋以上之三語詳察之也。而孟氏一斷以眸子。其言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說者謂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胸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心之所發。並此而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也。言猶可以僞爲。眸子則有不容僞者。孔聖既以發之於前。孟子知言之要。繼爲之說。故簡亮如此。　松陽講義。知人原不是易事。其實非人之難知。只是不細心去看耳。既欲知人。若但求之毀譽。索之語言文字。又或爲論心不論迹之說。探之於踐履之外。其不爲人所欺者鮮矣。人焉廋哉二句要看得好。不是誇張其效。言人雖善匿。至此却無處躲避。猶之權度設而人不可欺以輕重長短。然則謂情僞之難測而世路

之險皺者。此知責人而不知責己者也。謂知人之明不可學者。此知責人而不知責己者也。又須知此是論人如此。若待人之道則不然。一善可取。不忍棄也。今日學者讀這章書。須將聖人觀人之法先去。自觀所爲。果有善無惡乎。所爲善矣。意之所從來者果盡善乎。果心安意肯而非勉强乎。苟有纖毫不善。須痛自滌濯。使徹內徹外。無一毫不可令聖人見。方是切己學問。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考證】黃氏後案。溫燖溫也。故古也。已然之迹也。新今也。當時之事也。趣時者厭古。而必燖溫之。泥古者薄今。而必稀知之。知古知今。乃不愧爲師。論衡謝短篇曰。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沈。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溫故知新。可以爲師。古今不知。稱師如何。又別通篇云。守信一學。不能廣觀。無溫故知新之明。漢書成帝紀陽朔元年詔云。儒林之官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百官表云。以通古今。備溫故知新之義。以上四文以通知古今爲說。漢師相傳如此。溫訓燖溫者。溫本水之熱者。引申之。凡物將寒而重熱之曰溫。故訓古者。說文古故也。詩烝民之古訓即詩傳之故訓。孔氏禮記敘曰。博物通人知今溫古。考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則故亦作古矣。漢書史丹傳引經。顏注溫厚也。溫故厚畜故事也。又一義。 論語述何。故古也。六經皆述古昔 先王者也。知新謂通其大義以斟酌後世之制作。漢初經師皆是也。 劉氏正義。禮中庸云。溫故而知新。鄭注溫讀如燖溫之溫。謂故學之孰矣。復時習之。謂之溫燖。或省作尋。案尋正字當作𤎩。說文𤎩於湯中瀹肉也。儀禮。有司徹。乃𤎩尸俎。鄭注𤎩溫也。古文𤎩皆作尋。記或作燖。春秋傳曰。若可尋也。亦可寒也。賈疏云。論語及左傳與此古文皆作尋。論語不破。至此疊古文不從彼尋者。論語古文通用。至此見有人作𤎩。有火義。故從今文也。臧氏庸拜經日記以論語作溫故。古文作尋。乃鄭注文與賈疏不合。非也。廣雅釋詁溫煗也。山海經大荒東經有谷曰溫源谷。郭注即湯谷也。鄭注中庸讀溫如燖溫者。燖有重義。言重用火燖之。即爲溫也。人於所學能時習之。故曰溫故。鄭君此章注文已佚。故就中庸注爲引申之。故之爲言古也。謂舊所學也。

【集解】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爲人師矣。

按劉寶楠云。溫無釋理之訓。溫爲尋者。尋與燂同。即與燖同。不謂釋理也。此注蓋誤。

【唐以前古注】皇疏。故謂所學已得之事也。所學已得者則溫燖之。不使忘失。此是月無忘其所能也。新謂即時所學新得者也。知新謂日知其所亡也。若學能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此乃可爲人師也。　又引孫綽云。滯故則不能明新。希新則存故不篤。常人情也。唯心平秉一者守故彌溫。造新必通。斯可以爲師者也。　筆解。韓曰。先儒皆謂尋繹文翰。由故及新。此是記問之學。不足爲人師也。吾謂故者古之道也。新謂己之新意。可爲新法。李曰。仲尼稱子貢云。告諸往而知來者。此與溫故知新義同。孔謂尋繹文翰則非。

【集注】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爲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爲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別解】論語稽。師即謂此溫故知新之學。非爲人之師也。凡人於故者時時尋繹之。則於故者之中每得新意。天下之義理無窮。人心之濬發亦無窮。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是已。

按溫故知新本爲己之學。非以爲人。孟子言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夫子豈屑屑焉爲是計。蓋師也者我所請業請益者也。溫故而知新。則所業日益。不待外求師而即可以爲我師矣。其論似創而頗有意致。可備一說。

【餘論】論語或問。昔程子晚而自言。吾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其意味則今之視昔爲不同矣。此溫故知新之大者。學者以是爲的而深求之。則足以見夫義理之無窮。而亦將不暇於爲師矣。　顧憲成小心齋劄記。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極話此溫字形容。忘則冷。助則熱。惟溫字乃是一團生氣。千紅萬紫都向此中醞釀而出。所謂新也。

【發明】困學紀聞。范伯崇曰。溫故而不知新。雖能讀墳典索邱足以爲史。而不足以爲師。　張氏備忘錄。天地間祇一道理。更無新故。功夫祇在溫故。溫故則能自得。自得則日新。自我觀之。則古人爲先覺。自後人觀之。則我又爲先覺。故可以爲師。

按如朱子之說。所謂新者即故中之新。非故外別有新也。

○子曰。君子不器。

【集解】包曰。器者各周於用。至於君子。無所不施。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熊埋云。器以名可繫其用。賢以才可濟其業。業無常分。故不守一名。用則定施。故舟車殊功也。

【集注】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爲一材一藝而已。

【餘論】讀四書叢說。體無不具謂明盡事物之理以全吾心之所具。用無不周則事物之來皆有以應之而無纖毫之差失。用之周如爲趙魏老滕薛大夫無不可。大之則乘田委吏以至立道綏動所存。皆神體之具也。用之不周如黃霸長於治民。爲相則功名損於治郡時。龐統長於治中別駕。而不能爲邑令。全體不具也。　鄭蘇年西雷叢稿。集注改舊注各周爲各適。無所不施爲用無不周。又改邢疏反之不能爲不能相通。皆青出於藍也。　論語稽。人之材質或可小知。或可大受。各成一器。惟君子無可無不可。周官三百六十。皆各有所治。惟冢宰無所不統。則不器豈易言哉。

【發明】李氏論語劄記。器者以一能成名之謂。如子路之治賦。冉有之爲宰。公西華之治賓客。以至子貢之瑚璉皆是也。君子之學。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顏子視聽言動之間。曾子容貌辭氣顏色之際。而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之功勳德業在焉。此之謂不器。若以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爲不器。是猶未離乎器者矣。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音讀】夢溪筆談。論語先行當爲句。其言自當後也。　郝敬論語詳解。先行斷句。謂不言而行也。其言謂凡言。而後謂行之後。　黃氏後案。先行句。其言二字略逗連下讀。金氏考證取程子說讀先行爲句。夢溪筆談郝氏詳解句讀亦同。翟晴江取之矣。

【考證】禮緇衣。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　曲禮。不辭費。鄭注爲傷信。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釋文。言而不行爲辭費。　大戴禮曾子制言篇。君子先行後言。又立事篇。君子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

言必後人。

【集解】孔曰。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

【唐以前古注】皇疏。若言而不行則為辭費。君子所恥也。又一通云。君子之言必為物楷。故凡有言皆令後人從而法之也。　又引王朗云。鄙意以為立言之謂乎。傳曰。太上立德。其次立言。明君子之道。言必可則。令後世準而從之。故後從之。

按朗字景興。東海郡人。仕魏至司空。封蘭陵侯。諡曰成。魏志有傳。志稱其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不言論語。梁七錄及隋唐二志亦均不載。考何晏作集解採王肅說。肅朗之子也。意者肅學父業。如緯易傳之類。則說見肅書。侃及見而稱之歟。姑錄之以備一家。

筆解。韓曰。上文君子不器與下文子貢問君子。是一段義。孔失其旨。反謂疾小人有戾於義。李曰。子貢門人上科也。自謂通才。可以不器。故聞仲尼此言而尋發問端。仲尼謂但行汝言。然後從而知不器在汝。非謂小人明矣。

【集注】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　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也。故告之以此。

【餘論】讀四書大全說。論語一書先儒每有藥病之說。愚盡謂不然。聖人之語自如元氣流行。人得之以為人。物得之以為物。性命各正。而栽者自培。傾者自覆。如必區畫其病而施之藥。有所攻必有所損矣。釋氏唯欲為醫王。故藥人之貪。則欲令其割血肉以施。藥人之淫。則絕父子之倫。蓋凡藥必有毒。即以人參甘草之和平。而參能殺肺熱者。甘草為中滿人所忌。況其他乎。且病之著者如子張學干祿。子貢方人。夫子固急欲療之矣。乃曰。祿在其中。曰。賜也賢乎哉。亦終不謂祿之汚人而人之不可方也。言祿汚人。則廢君臣之義。言人不可方。則是非之性拂矣。又如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病愈深矣。夫子亦但斥其佞。使自知病而已矣。如欲藥之。則必將曰。必讀書而後為學。是限古今之聖學於記誦詞章之中。病者病而藥者愈病矣。是知夫子即遇涸寒燥熱之疾。終不以附子大黃嘗試。而著為局方。又況本未有病者儻其或病而妄投之藥哉。子貢問君子。自是問求為君子者親切用力之功。記者櫽括其問語如此。因問而答之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夫子生平作聖之功喫緊處無如此言之切。亦以子貢穎悟過人。從學已深。所言所行於君子之道皆已具得。特示以入手工夫。使判然於從事之際耳。至於

所言者皆其已行。而行無不至。所行者著之爲言。而言皆有徵。則德盛業隆。道率而教備。此唯夫子足以當之。而心法之精微直以一語括盡功之始末。斯言也固統天資始之文章也。而僅以藥子貢之病耶。范氏曰。子貢非言之艱而行之艱。其語猶自活在。然非言之艱而行之艱不獨子貢也。且云先行其言。則其言云者未嘗言之。特知其理而可以言耳。此固說命所謂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之旨。古帝王聖賢之所同病。亦人道自然有餘不足之數也。即非子貢。其有易於行而難於言。行非艱而知惟艱者哉。則范氏固已指夫人之通病以爲子貢病。至於小注所載朱子語有子貢多言之說。則其誣尤甚。子貢之多言。後之人亦何從而知之。將無以其居言語之科邪。夫子貢之以言語著者以其善爲辭命也。春秋之時。會盟征伐交錯。而唯辭命是賴。官行人而銜使命。乃其職分之所當修。國語所載定魯破齊伯越亡吳之事既不足信。則使有之。亦修辭不誠以智損德之咎。而非未行而遽言之爲病。如以此爲病在不先行其言。豈子貢之折百牢辭盟者爲上所不能行而徒騰口說乎。夫此所謂言非善說辭命之言而善言德行之言也。善言德行者顏閔也。非子貢也。且亦非徒口說之爲言也。著書立說答問講論皆言也。要以言所行而非應對之文也。聖門如曾子有子子游子夏皆有論著。而子貢獨無。其言聖道也。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蓋兢兢乎慎重於所見而不敢輕置一詞矣。則寡言者莫子貢若。而何以云多言邪。子貢既已無病。夫子端非用藥。而先行後言自是徹上徹下入德作聖之極功。徹始徹終立教修道之大業。豈僅以療一人之病哉。因此推之。語子路以知自致知之實學。而謂子路強不知以爲知。亦懸坐無據。而附新安以仕輒而死爲徵。乃不知子路之死輒。自始事不謹之害。而非有自欺之蔽。如謂不知仕輒之不義。不當固執以至於捐軀。抑將如柏盾之折雍。祭仲之逐突。食言背主而可謂之不知爲不知邪。要此爲致知言。而不爲行言。故可曰隨所至之量以自信。而不強如以行言。且可曰能行則行之。不能行則不行也哉。故言知則但可曰困而知之。不可曰勉強而知之。而行則曰勉強而行之。知行之不同功久矣。子路勇於行而非勇於知。有何病而又何藥也。至於四子問孝。答教雖殊。而理自一貫。總以孝無可質言之事。而相動者唯此心耳。故於武伯則指此心之相通者以動所性之愛。若云無違。云敬。云色難。則一而已矣。生事死葬。祭而以禮。則亦非但能養。至孝饌服勞正今之能養者也。內敬則外必和。心乎敬則行必以禮。致其色養則不待取非禮之外物以爲孝。而無違於理者唯無違其父子同氣此心相與貫通之理。順乎生事之理。必敬於所養。而色自柔。聲自

皆。順乎葬祭之理。必敬以慎終。敬以思成。而喪紀祭祀之容各效其正。明乎此則同條共貫。殊塗同歸。奚必懸坐武伯之輕身召疾。而億揣子夏以北宮黝之色加於其親。誣以病而強之藥哉。又其甚者。聖門後進諸賢自曾子外。其沈潛篤實切問近思者莫如樊遲。迹其踐履當在冉閔之間。夫子所樂與造就者亦莫遲若。乃謂其粗鄙近利。則病本弓蛇。藥益胡越。文致古人之惡而屈聖言以從己。非愚之所敢與聞也。

按集注喜貶抑聖門。世人止知西河首發其覆。而不知船山固先已言之。

此木軒四書說。君子垂一訓。立一教。必先實體諸身。未有行不逮而空言之者。故曰先行其言乃從有言後世論之辭。先行之時。則祇仁義道德之實。烏有所謂其言哉。君子有躬行而不必言者。未有不能行而先言之者。箴子貢之意如此。

【發明】反身錄。知得先行後言是君子。則知能言而行不逮者爲小人矣。

按漢申公云。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經傳言君子有二義。一謂在位之人。一謂成德之人。此章君子雖指成德而言。而義可通於在位者。故言行之際不特君子小人之辨。實國家治亂之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音讀】朱子文集。歐陽希遜問此比字舊音毗志反。集注無音。古注集注皆爲偏黨之義。義之與比舊音毗志反。集注音必。二反。孟子願比死者。且比化者。其義與音又俱備。無可疑者。若御者且羞與射者比。集注亦爲偏黨之義。音比二反。不知比字爲偏黨義者皆當作必二反如何。答曰更俟契勘。　翟氏考異。今集注已音此爲必二反。考纂箋諸本未有。纂疏載輔氏曰。此處偶失音。當增入。明此音亦後儒所增。

【考證】論語後錄。易卦比之匪人。故小人稱比。　戚學標論語偶談。比與黨有別。周禮五家爲比。五族爲黨。比人少而黨多。比爲兩相依附。如鄰之親密。黨則有黨首。有黨羽。援引固結。蔓延遠而氣勢盛。此比字對周說。正於其狹小處見不能普徧。猶未至於黨之盛也。　王引之經義述聞。文十八年左傳。頑嚚不友。是與比周。杜注周密也。哀十六年。周仁之謂信。注周親也。離騷雖不周於今之人兮。王注周合也。說文比密也。夏官大司馬。比小事大。以和邦國。鄭注比猶親也。吳語。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韋注比合也。蓋周與比皆訓爲親

爲密爲合。故辨別之如是。以義合者周也。以利合者比也。晉語。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籍廬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己。利己而忘君別也。彼之所謂比即此之所謂周。周以舉義者也。比德以贊事者也。彼之所謂黨即此之所謂比。舉以其私者也。引黨以封己者也。比與黨相近。則辨之曰。比而不黨。比與別相近。則辨之曰。比而不別。文義正與此相類。孔注訓周爲忠信。孫綽訓爲理備。皇侃訓爲博通。皆失之。

按以義合曰周。以利合曰比。既以義合。得非忠信耶。注朱爲失。無所可譏。王氏之說非也。

【集解】孔曰。忠信爲周。阿黨爲比。

按左傳文十八年正義引鄭注文與此同。而皇本高麗本則作孔曰。蓋本鄭注而孔襲用之。

【唐以前古注】皇疏。周是博遍之法。故謂爲忠信。比是親狎之法。故謂爲阿黨耳。若互而言周名亦有惡比名亦有善者。故春秋傳云。是謂比周。言其爲惡周遍天下也。易卦有比。比則是輔。里仁云君子義之與比。比則是親。雖非廣稱。文亦非惡。今此文既言周以對比。故以爲惡耳。　又引孫綽云。理備故稱周。無私故不比也。

【集注】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

【餘論】朱子文集。(答楊元夫)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此之謂周。溺愛徇私。黨同伐異。此之謂比。　朱子語類。君子小人即是公私之間。皆是與人親厚。君子意思自然廣大。小人便生計較。周與比相去不遠。要須分別得大相遠處。君子與人相親亦有輕重有厚薄。但意思自公。

【發明】反身錄。一友語及君子周而不比章。因告之曰。君子視萬物猶一體。故爱無不溥。無所爲而爲也。即時而有好有惡。而好惡一出於公。好善固是愛。惡惡亦是愛。蓋俟明擢詛無非欲其並生於天地間。而不至長爲棄人也。小人非無所愛。而所愛惟徇一己之私。有所爲而爲也。同己則狎昵親密。綢繆汲引。異己則秦越相視。陰肆排詆。必使之無所容而後已。是有君子之愛。則編及羣生。人人得所。而朝對有賴

。有小人之愛。則朋比作祟。黨同伐異。而禍延八國。漢唐宋明君子小人之周比。其已然之效蓋可見矣。君子小人達而在上如此。其在下也亦然。君子居鄉則愛溥一鄉。而一鄉蒙其庥。小人居鄉。則阿其所好。而一鄉被其蠹。有爲無爲。公私異同。始於一心之微。關乎世道之大。吾人不可不研幾而致辨也。否則昧天理之公而流於人欲之私。處人接物將有愧於君子。同於小人。而不自覺者矣。

論語稽。周之爲字以四圍環轉爲訓。比之爲字則从之反耳。此論君子小人，兼學術治術言之。學術之隆汙。治術因之而升降。其始由一二學士大夫相標相榜。其終遂至朝野紛紛。黨同伐異。此一是非。彼一是非。浸至顛倒混亂而莫可究詰矣。夫子指出公私分界。爲千古立之防制。不啻於十世百世前已知有漢宋朋黨之禍也。

論語集釋卷四

爲政　下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考異】釋文。罔本又作冈。殆依義當作怠。　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均作罔。

【集解】包曰。學而不尋思其義則罔然無所得。何曰。不學而思。終卒不得。徒使人精神疲殆。

【唐以前古注】皇疏。夫學問之法。既得其文。又宜精思其義。若唯學舊文而不思義。則臨用行之時罔罔然無所知也。又一通云。罔誣罔也。言既不精思。至於行用乖僻。是誣罔聖人之道也。

【集注】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

【別解】王念孫讀書雜誌。史記扁鵲倉公傳。拙者疑殆。此殆字非危殆之殆。殆亦疑也。公羊傳襄四年注曰。殆疑也。思而不學。則無所依據。故疑而不決。下云多聞闕疑。多見闕殆。殆亦疑也。　經義述聞。何休襄四年公羊傳注。殆疑也。謂思而不學。則事無徵驗。疑不能定也。

按殆舊注云使人精神疲殆。作怠義解固非。朱注釋爲危殆。義亦扞格難通。王氏以疑而不決釋之。自迎刃而解。誰謂訓詁無關於義理哉

。錢氏大昕謂。宋儒不明六書。往往望文生義。此其失也。

【餘論】陸世儀思辨錄。悟處皆出於思。不思無由得悟。思處皆緣於學。不學則無可思。學者所以求悟也。悟者思而得通也。故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孟子亦曰。心之官則思。　黃氏後案。學如博學詳說之學。謂讀書也。學而不思則罔者循誦習傳。思未深所學亦淺。無益於身也。薛氏讀書錄言讀書雖精心尋思。於身心事物。反復考驗其理。則知聖賢之書皆有用。否則徒爲口耳文辭之資。所謂買櫝還珠。此戒罔者也。思而不學則殆者存於心而難信。施諸事而難安也。天之生人。上智少而中人多。上智者本覺悟以參聞見。韓子所謂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也。中人先聞見而後知覺。思深而學淺猶有滋其弊者。未有不學而能擴其思者也。

【發明】論語稽。思學不可偏廢。一偏廢則罔殆之弊乘之。如今日漢學宋學之分門。各據一偏以成一家言者。大抵皆爲學之始有所偏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考異】皇本已下有矣字。　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天文本已下有矣字。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考證】公羊文十二年傳注。他技奇巧異端也。論語曰攻乎異端。　禮記大學注。他技異端之技也。　論語後錄。異端即他技。所謂小道也。小道必有可觀。致遠則泥。故夫子以爲不可攻。言人務小道致失大道。　戴震東原集。端頭也。凡事有兩頭謂之異端。言業精於專。兼攻兩頭。則爲害耳。　經學卮言。楊墨之顯行於戰國。春秋時未有攻之者。當從戴說。相如封禪文及大學他技注孟子王之所大欲注皆有異端字。古人皆如此解。　論語補疏。漢世儒者以異己者爲異端。尙書令韓歆上疏欲立費氏易左氏春秋。范升曰。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孔氏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以習左氏者爲攻乎異端。陳欽稱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冒。升以習左氏者爲異端。欽又以斥左氏者爲異端。惟賈逵通五經之說。奏曰。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邱。尙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袁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鄭康成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康成依方辨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蓋以儒者執一不能通。故各有一端以難之。是爲競設異端。康成本通儒。不執一。故依方辨對。謂於異端之中。衷之以

道也。是即康成之攻乎異端矣。道中於時而已。故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各執一見。此以異己者爲非。彼亦以異己者爲非。而害成矣。論語足徵記。春秋文十二年傳曰。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解詁曰。斷斷猶專一也。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禮記大學篇鄭注義同。顏氏家訓省事篇。古人云多爲少善。不如執一。鼫鼠五能。不成技術。近世有兩人朗悟士也。性多營綜。略無成名。經不足以待問。史不足以討論。文章無可傳於集錄。書跡未堪以留愛玩。卜筮射六得三。醫藥治十差五。音樂在數十人下。弓矢在千百人中。天文畫繪棊博鮮卑語煎胡桃油鍊錫爲銀。如此之類。略得梗概。皆不通熟。惜乎以彼神明。若省其異端。當精妙也。顏氏此言正與何氏之言相發明。是異端者猶書禮之他技。此經之多能。多能乃聖人之事。常人而務多能。必至一無所能。是故斷斷無他者不攻異端之益也。多爲少善者攻異端之害也。害在攻。不在異。何平叔已不得其解云。善道有統。殊途而同歸。異端不同歸者也。即以害承異言矣。昌黎遂以異端與佛老並言。朱注乃證明其義曰。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也。案夫子之時楊墨未生。何由知之。孟子之闢楊墨雖廣爲之目曰邪說。曰詖行。曰淫辭。而不謂之異端。則異端非楊墨之謂也。孫弈示兒編謂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止也。謂攻其異端。則害人者自止。此說亦非也。阮公校勘記云。皇本高麗本已下有矣字。作也已矣。三字連文。皆語辭。與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例同。可徵已字不得訓止也。

按論語足徵記二卷。吳興崔適著。雖寥寥數十則而考據精確。恐其失傳。本書幾於全部採入。其論古論語謂古者字少。故有古人用假字後世易以本字者。未有古人用本字後世易以假字者。魯古異讀。率魯用假字。古用本字。其爲覆古明甚。西京之末始出古論。以蝌蚪古文作之。謂爲先秦人書。欲以陵駕齊魯之爲今文。實則劉歆所造。託之孔安國所傳。並爲作注以徵之爾。尤爲獨具隻眼。非他考據家所及也。

【集解】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途而同歸。異端不同歸者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攻治也。古人謂學爲治。故書史載人專經學問者皆云治其書治其經也。異端謂雜書也。言人若不學六籍正典而雜學於諸子百家。此則爲害之深。

【集注】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玉金石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爲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爲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別解一】孫奕示兒編。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末之也已之已。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　趙翼陔餘叢考。張鳳翼謂能攻擊異端則害可止。　四書賸言。陳晦伯作經典稽疑引任昉王儉集序有云。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劉勰文心雕龍序亦云。周公設辨。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則攻本攻擊之攻。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攻乎異端。何晏訓攻爲治。朱文公因之。孫奕示兒編謂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末之也已之已。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正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如孟子距楊墨則欲楊墨之害止。韓子闢佛老則欲佛老之害止也。此說勝於古注。且與鳴鼓而攻之義亦同。然任昉撰王文憲集序云。攻乎異端。歸之正義。蓋六朝人已有是言矣。　李塨論語傳注。異端非人道之常而別爲一端。如今佛老是也。明太祖曰。攻如攻城。已止也。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矣。

【別解二】論語補疏。韓詩外傳云。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蓋異端者各爲一端。彼此互異。惟執持不能通則悖。悖則害矣。有以攻治之。即所謂序異端也。斯害也已。所謂使不相悖也。攻之訓治。見考工記攻木之工注。小雅可以攻玉。傳云攻錯也。繫辭傳愛惡相攻。虞翻云攻摩也。彼此切磋摩錯。使紊亂而害於道者悉歸於義。故爲序。韓詩序字足以發明攻字之意。已止也。不相悖故害止也。

【別解三】論語發微。公羊文十二年傳。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何休注。斷斷猶專一也。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疏云。鄭注大學云。斷斷誠一之貌也。他技異端之技也。是與此合。按斷斷專一則中庸之用中。大學之誠意。誠意而能天下平。用中而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無所倚則平也。此釋兩端而用中之謂也。中庸記云。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鄭注云。兩端過與不及。用其中於民。賢與不肖皆能行之。按所謂執者度之也。執其兩端而度之。斯無過不及而能用中。中則一。兩則異。異端即兩端。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有所治而或過或不及。即謂之異端。攻乎異端即不能用中於民。而有害於定命。如後世楊墨之言治國皆有過與不及。有害於用中之道。然其爲過不及之說。其奇足以動人之聽聞。其巧則有一時之近效

●自聖人之道不明不行。則一世君臣上下易惑其說。是以異端之技至戰國而益熾。又云。孟子言子莫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權者能用之之謂也。過與不及。則有輕重。必有兩端。而後立其中。權兩端之輕重。而後中可用。不知有兩端而權之。則執中者無可用。而異端之說轉勝。故異端之熾由執中無權者致之。是以可與立者尤貴乎可與權也。

【別解四】晉書索紞傳。攻乎異端。戒在害己。　路史發揮。異端之害道在所攻矣。聖人且不攻之者非不攻之也。攻之則害有甚也。　論語集說。攻者攻擊之攻。溺於偏識。暗於正理。皆所謂異端。節謂君子在明吾道而已矣。吾道既明。則異端自熄。不此之務而徒與之角。斯爲吾害也已。

按蔡節論語集說十卷。宋藝文志不載。諸家藏書目俱未收。今惟見通志堂經解中。蓋罕見之本也。節宋理宗時人。時理學方盛行。其所採以晦菴南軒爲獨多。體例謹嚴。於其更易經傳動稱錯簡之處。不肯苟同。觀其注鄉黨末節謂嗅疑作歎。子路聞夫子時哉之言。拱手而起敬。感雉之去就得時。所以三歎而作也。未敢輕於改經。姑闕之。可以知其宗旨所在。是書言簡意賅。可稱善本。而採摭未廣。則時代限之也。

王闓運論語訓。攻猶伐也。先進篇曰。鳴鼓而攻之。道不同不相爲謀。若必攻去其異已者。既妨於學。又增敵忌。故有害也。

按此章諸說紛歧。莫衷一是。此當以本經用語例決之。論語中凡用攻字均作攻伐解。如小子鳴鼓而攻之。攻其惡毋攻人之惡。不應此處獨訓爲治。則何晏朱子之說非也。已者語詞。不訓爲止。如末之也已。可謂人之方也已。其例均同。則孫弈錢大昕焦循諸家之說非也。異端何晏訓爲殊途不同歸。皇邢疏則以諸子百家實之。朱注始指爲楊墨佛老。考漢時以雜書小道爲異端。前人考之詳矣。孔子之時。不但未有佛學。並楊墨之說亦未產生。當時只有道家。史記載孔子見老聃歸而有如龍之歎。則孔子之不排擊道家甚明。不能以後世門戶排擠心理推測聖人，然孔子時雖無今之所謂異端。而諸子百家之說則多萌芽於此時代，原壤之老而不死，則道家長生久視之術也。宰我短喪之問。則墨家薄葬之濫觴也。樊遲學稼之請。則農家並耕之權輿也。異端雖訓爲執兩端。而義實可通於雜學。中庸引子曰。素隱行怪

。後世有述焉。吾弗爲已矣。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所謂素隱行怪。所謂小道。即異端也。君子止於不爲。若夫黨同伐異。必至是非蠭起。爲人心世道之害。故夫子深戒之也。

【餘論】黃氏日抄。孔子本意似不過戒學者他用其心耳。後有孟子闢楊墨爲異端。而近世佛氏之害尤甚。世亦以異端目之。凡程門之爲佛學者遂陰諱其說。而曲爲回護。至以攻爲攻擊。而以孔子爲不攻異端。然孔子時未有此議論。說者自不必以後世之事反上釋古人之言。諸君又何必因異端之字與今偶同而迴護至此耶。　四書恒解。古今稱異端必曰楊墨佛老。楊墨之道孟子言之詳矣。闢佛老者始於昌黎。然附道之徒可闢。老佛不可闢也。何者老子與夫子問答皆中正之言。子贊之曰猶龍。又曰吾師。未嘗有一毫非議也。竊後世一切法術怪誕皆託老子。老子何嘗有是耶。佛本西域。與中國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天擇其地之赤子無人化導。淪於禽獸。特生瞿曇氏以化之。其人天姿高明。生於貴胄。猶能了明義理。戒殺戒貪戒淫戒妄。皆聖賢之道也。老子與吾子言。禮記家語史記所載無非道者。後世妄爲神仙之說。雜以方技之流。奇幻詭秘。皆託於老子。於是人悉目老子爲異端矣。

按四書恒解十卷。清四川劉沅著。清史館有傳。光緒間由在籍紳士胡峻顏楷等以沅所著書一百四十三卷呈請史館立傳。奉旨依議。諸理學家也。其書除大學用古本。不從補傳。確有心得。卓然可傳外。餘如論語。雖於凡例列舉四庫所著錄諸書。實則不過粧點門面。並未寓目。所參考者不過王罕皆四書匯參。張甄陶四書翼注而已。其人蓋有得於道家言者。故極推尊老子。惟滿紙先天後天無極太極一派模糊影響之談。不足與論古也。間有與朱子立異。亦皆前人所已言者。

【發明】焦氏筆乘。人之未知性命强詞佛老者以孔子有攻異端之語也。斯時佛未東來。安知同異。且令老子而異也。何孔子不自攻也。而今之人乃攻孔氏之所不攻耶。王汝止有言。同乎百姓日用者爲同德。異乎百姓日用者爲異端。學者試思百姓日用者誠何物耶。姑無論異端也。

反身錄。程子以佛老之害甚於楊墨。其言有云。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余亦云。儒外異端之害淺而易闢。儒中異端之害深而難距。世之究心理學者多舍日用平常而窮元極賾。索之無何有之鄉。謂之反經而實異於經。謂之興行而實不同於日用平常之行。是亦理學中

之異端也。故學焉而與愚夫愚婦同者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者是謂異端。黃氏後案。呂與叔解此謂異端不可攻。攻擊之而有害。說者謂其曲避時賢之佛學矣。觀朱子晚年論仁論義。欲學者分明限界。不宜儱侗言理。然則後人渾言心體。舍仁義以談異端。害尤無窮也已。

按程子以佛氏之言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宋儒作僞之言。不可爲訓。聖量至廣。無所不容。彼楊墨之見距以其爲孟子也。後儒無孔孟之學釋氏之緒餘。而反以闢佛自鳴。以爲直接道統。其無乃太不自量耶。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考異】皇本作不知之爲不知。　皇疏。知之爲知之句無所明。後子路篇疏引文曰。由誨汝知之乎。不知爲不知。是知也。亦只三句。疑當時本有如此者。

【音讀】釋文知如字。又音智。　羣經平議。此知字與下五知字不同。下五知字皆如字。此知字當讀爲志。禮記緇衣篇。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鄭注曰。志猶知也。然則知與志義通。誨女知之乎即誨女志之乎。言我今誨女。女其識志之也。荀子子道篇。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孔子曰。志之。吾語女。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韓詩外傳亦載其事。並與此章文義相同。而皆以志之發端。然則此文知之即志之。無疑矣。

論語足徵記。荀子子道篇。孔子曰。由志之。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要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又何加哉。以能對知。以仁對智。孔子之意本是如此。論語削存其半。復小變其文。則是知也之知陸氏音智是也。禮記曲禮疑事毋質注。質成也。彼已俱疑而已成言之。終不然則傷智。疏。若成言疑事。後爲賢人所譏。則傷己智也。故孔子戒子路云。不知爲不知也。是鄭孔皆讀此經爲不知爲不知。是智也。集解集注皆如字釋之誤矣。

【考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仲由字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　韓詩外傳卷三。孔子曰。由志之。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之。不能爲不能。行之要也。爲子路初改服入見時語。荀子非十二子篇。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又儒效篇。知之曰知之

。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賢長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此即夫子誨子路之義。皇本不知之爲不知。多一之字。

【集解】孔曰。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

【唐以前古注】皇疏。若不知云知。此則是無知之人耳。若實知而云知。此乃是有知之人也。又一通云。孔子呼子路名云。由我從來教化於汝。汝知我教汝以不乎。汝若知我教則云知。若不知則云不知。能如此者。是有知之人也。

【集注】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爲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汝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爲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爲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餘論】論語意原。或聞而知之。或見而知之。聞見未爲得也。知之而後有得也。道猶嘉肴也。食焉則知其味。得之聞見者皆未食也。　黃幹論語注義問答通釋。(經正錄引)是非之心智之端。是是非非見得分明便是智之發見而人之所以爲知也。今有人焉。所知之事則以爲知。所不知之事則以爲不知。乃是非之心自然見如此智孰大焉。心之虛明。是非昭著。故夫子以爲是知也。　陳櫟四書發明。(經正錄引)强不知以爲知非惟人不我告。已亦不復求知。終身不知而後已。不知者以爲不知則人必告我。已亦必自求知。豈非知之之道乎。

【發明】反身錄。子路勇於爲善。所欠者知耳。平日非無所謂知。然不過聞見擇識外來塡塞之知。原非自性本有之良。夫子誨之以是知也。是就一念獨覺之良。指出本面。令其自識家珍。此知既明。則知其所知固是此知。而知其所不知亦是此知。蓋賫於聞見者有知有不知。而此知則無不知。乃吾人一生夢覺關也。既覺則無復夢矣。又曰。千聖相傳。只是如此。吾人之所以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者惟求此知。此知未明。終是冥行。此知既明。纔算到家。此知不明。學問無主。此知既明。學有主人。此知未明。藉聞見以求入門。此知既明。則本性靈以主聞見。此知未明。終日幫補輳合於外。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非不皆盈。然而無本。終是易涸。此知既明。猶水之有本。原泉混混。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焦氏筆乘。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即其言而並觀之。則學之所重輕見矣。奈何文滅質博溺心者衆也。淮南子曰。精神已越於外而事復反之。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蔽其元光而求知於

耳目。是釋其昭昭而道其冥冥也。噫世之言學而不蹈此者幾希。道不可知。求之者爭爲卜度。皆孔子所謂億也。毋論億而弗中。中亦奚益。關尹子曰。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盂。高之存金存玉。卑之存石存瓦。是乎非是乎。唯置物者知之。噫。藉令覆盂之下而無所置也。射者不爲徒勞乎。一旦徹其覆而親見其無一物也。然後知向之金玉瓦石意見勞勞皆爲忘想。

○子張學干祿。

【考異】史記弟子傳作問干祿。　四書通本文無問字。意編次者因夫子救子張之失。故先之以此五字。以見夫子爲子張干祿發。　劉開論語補注。余嘗疑子張學干祿之解爲不可通。以爲子張志務乎外。則誠不能免此。若謂專習干祿之事。恐未必然。豈子張終日所講求者獨爲得祿計耶。後聞鄉先生某斷此學字當爲問字。證以外注程子云若顏閔則無此問。是明以干祿爲問也。余既信其言之有徵。後又得一切證。子張問行注云。子張意在得行于外。故夫子反于身而言之。亦猶答干祿問達之意。夫既同謂之答。則干祿亦屬子張之問可知。然則朱子固亦以干祿爲問也。是學字爲問字之誤無疑矣。　黃氏後案。趙鹿泉云。本文學字當作問。據史記弟子傳及此章外注程說三年學章注楊說。亦備一義。

【考證】史記弟子傳。子張陳人。　論語孔子弟子目錄。顓孫師陽城人。　論語後錄。漢書地理志陽城縣屬陳留郡。即陳地。子張爲陳公子顓孫之後。顓孫自齊來奔。故魯人而亦得指爲陳人也。子張之子曰申祥。申亦顓孫也。周秦之間申孫聲相近。　劉氏正義。梁氏玉繩古今人表考鄭目錄謂陽城人。縣固屬陳也。而呂氏春秋尊師云。子張魯之鄙家。考通志氏族略。顓孫氏出陳公子顓孫。左傳昭二十五年顓孫來奔。張蓋其後。故又爲魯人。　梁氏旁證。子張當是陳顓孫之後以字爲氏者。故稱陳人。子張既從孔子遊。而其子申祥爲魯穆公臣。則居於魯非一世矣。　張自烈四書大全辨。按史傳子張未嘗出仕。生平僅一見魯哀公耳。即其逸事不傳。必非希榮慕祿之輩。且史言夫子干七十二君而不見用。亦豈干祿者哉　蓋子張之學近於求爲世用。故記者目之爲干祿耳。

【集解】鄭曰。子張弟子也。姓顓孫。名師。字子張。干求也。祿祿位也。

【集注】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

【別解】趙佑四書溫故錄。子張學干祿當從史記問干祿者爲正。大雅曰。干祿豈弟。干祿百福。張蓋疑而問其義也。　羣經平議子張學干祿猶南容三復白圭。白圭見詩抑篇。干祿見詩旱麓篇。曰學曰三復。皆於學詩時講求其義。非學求祿位之法也。史記弟子傳改作問干祿。則史公已不得其旨矣。　倪思寬讀書記。詩曰。干祿豈弟。又曰。干祿百福。自古有干祿之語。子張是以請學之。猶樊遲請學爲稼爲圃之事也。

論語訓。干祿豈弟君道也。蓋太學之教有此一學。　鄭氏述要。干祿祿字集注本鄭說直以爲仕者之奉。自是議者紛紛。有以爲子張之賢當不至此。此是學詩干祿之句。如南容之三復白圭者。有因史記及程注學字作問。以爲子張問此詩之義者。有以爲求仕古人不諱言。禮曰。宦學事師。傳曰。宦三年。學干祿即學仕宦。而不以集注爲非者。按以上諸說惟學詩干祿於理尙近。但詩言干祿亦非即俸祿之祿。爾雅祿訓爲福。是干祿即求福。子張蓋讀詩至此。不知福如何求。夫子教以修德之道。寡尤寡悔。則明無人非。幽無鬼責。吉無不利。福不期臻而自臻。故曰祿在其中。詩言求福不回。即此意也。

按述要之說釋祿爲福。較舊注俸祿爲勝。然意在爲聖門辨護。與程子謂若顏閔則無此問。好貶抑古人者。其居心厚薄不可以道里計。昔元儒許魯齋言。儒者以治生爲急。所謂干祿即問治生之道。孔子之答與君子謀道不謀食一章同旨。諺云。天不生無祿之人。人之至於困苦窮餓者。必其人行止有虧。爲衆所厭惡。孔子教子張以言行寡尤悔。而祿即在其中。言似迂而實確。洵萬古處世之津梁。治生之秘訣也。

【餘論】讀四書大全說。記言子張學干祿。是當世實有一干祿之學而子張習之矣。程子既有定心之說。及小注所引朱子之語曰意曰心。乃似子張所學者亦聖人之學而特有歆羨祿位之心。使然則子張亦是恁地學將去。記者乃懸揣其心而以深文中之曰。其學也以干祿也。夫子亦逆億而責之曰。汝外脩天爵而實要人爵也。(雲峰語)此酷吏莫須有之機械。豈君子之以處師友之間乎。春秋齊鄭如紀。本欲襲紀。且不書曰齊鄭襲紀。不克。但因其已著之迹而書曰如。使讀者於言外得誅意之效。而不爲苛詞以摘發人之陰私。豈子張偶一動念於祿。而即加以學干祿之名邪。干祿之學隨世而改。於後世爲徵辟爲科舉。今不知春秋之時其所以取士者何法。然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唐虞已然。於周亦應未改。

王制大司馬造士進士之法亦必有所論試矣。士而學此。亦不爲大害。故朱子之教人亦謂不得不隨時以就科舉。苟所爲科舉文字。當誠於立言。不爲曲學阿世而已。夫子之告子張大意亦如此。蓋干祿之學當亦不外言行。而或摭拾爲言。敏給爲行。以合主者之好。則古今仕學之通病。於是俗學與聖學始同終異。其失在俗學之移人。而不在學之者之心。故夫子亦不斥其心之非。而但告以學之正。寡尤寡悔就言行而示以正學。使端其術而不爲俗學所亂。非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也。聖人之教如天覆地載。無所偏倚。故雖云不志於穀不易得也。而終不以辭祿爲正。學者之心不可有欲祿之意。亦不可有賤天職天祿之念。況如子張者高明而無實。故終身不仕。而一傳之後流爲莊周。安得以偶然涉獵於俗學誣其心之不潔乎。

【發明】論語補疏。樊遲請學稼。則孔子目爲小人。小人不求祿位者也。子張學干祿。孔子即告以得祿之道。聖人以事功爲重。故不禁人干祿而斥夫學稼者也。

按諱言祿仕乃宋儒沽名惡習。輕薄事功爲南宋積弱根由。二者均不可爲訓。考大戴記有子張問入官。即問干祿之意。群經義證云。中庸好學近乎知。漢書公孫宏傳說苑建本篇引並作好問。疑學問古皆通用。魯論作學。古論作問。字異而義則同。問干祿者問其方也。

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考證】論語述何謂所見世也。殆危也。春秋定哀多微辭。上以諱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愼之至也。經義述聞。殆猶疑也。謂所見之事若可疑則闕而不敢行也。悔說文云悔恨也。劉氏正義。古者鄉舉里選之法。皆擇士之有賢行學業而以舉而用之。故寡尤寡悔即是得祿之道。當春秋時廢選舉之務。世卿持祿。賢者隱處。多不在位。故鄭以寡尤寡悔有不得祿而與古者得祿之道相同。明學者干祿當不失其道。其得之不得則有命矣。孟子云。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亦言古選舉正法。黃氏後案。學干祿謂學仕者之事也。古人不諱干祿。詩之言干祿可證。曲禮曰。宦學。左傳言宦三年。則古人不廢仕者之學。疑殆尤悔。互言見義。能愼此者敷納明試不激不隨。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不然欲爲僥幸之謀而尤悔交集。是傳所謂黜而宜者。其得之命也。失之固道也。凡經言在其中者。事不必盡然而舉其能然者也。君子道

其當。亦盡其能然之道而已。無揣摩儌幸之法也。

【集解】包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慎言之。則少過。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鄭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得祿之道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范甯云。發言少過。履行少悔。雖不以要祿乃致祿之道也。仲尼何以不使都無尤悔而言寡尤悔乎。有顏淵猶不二過。蘧伯玉亦未能寡其過。自非聖人何能無之。子張若能寡尤悔。便爲得祿者也。

【集注】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〇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

【餘論】南軒論語解。子張之學干祿豈若世之人慕夫寵利者哉。亦曰士而祿仕。其常理耳。夫子獨告之以得祿之道。謂在我者謹於言行而寡夫尤悔。則固得祿之道。夫謹言行者非期於得祿也。亦非必得祿也。曰祿在其中矣。辭氣不迫而義則完矣。若告之以士不可以求祿。則理有所未盡。而亦非長善救失之方也。　朱柏廬毋欺錄。言而闕疑立誠之道也。讀書亦然。

【發明】松陽講義。古之聖賢身居富貴。皆是不求而自至。其胸中未嘗有一毫希覬之念也。自聖學不明。士束髮受書。便從利祿起見。終身汲汲都爲這一個祿字差遣。一部五經四書幾同商賈之貨。只要售得去便罷了。未嘗思有益於身心。有用於天下。眞是可歎。今日學者須先痛除此等念頭。將根脚撥正了。然後去用工。纔是眞學。不然即讀盡天下之書。譬如患病之人。日啖飲食。皆助了這病。毫無益於我。

按陸氏之言切中時弊。與上所述各明一義。所謂言各有當也。

〇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考異】七經考文古本服下有也字。　釋文錯鄭本作措。　劉氏正義漢費鳳碑舉直措枉與鄭本合。說文云措置也。措正字。錯叚借字。　史記孔子世家。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司馬貞史記索隱曰。哀公問何爲則民服。孔子答之。今以爲答季康子。蓋撮略論語文而失事實。　王若虛史記辨惑。論語所云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乃答樊遲問知之言耳。然則史遷之所引既誤而司馬氏辨之者亦非也。　翟氏考異。淮南說山訓有舉枉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四語。亦云孔子對季氏辭。而文子符言篇又以此四語屬老子。百家中影襲論語輾轉而大失眞者頗多。今不盡列論。

【集解】包曰。哀公魯君謚。錯置也。舉用正直之人。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

按劉寶楠曰。包以邪枉之人不當復用。故以錯爲廢置。與上句言舉言用之相反見義。此亦用人之一術。自非人君剛明有才不克爲此。荀子王制篇。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須而廢。即包義也。與夫子尊賢容衆之德似不甚合。且哀公與三桓釁隙已深。夫子必不爲此激論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江熙云。哀公當千載之運。而聖賢滿國。舉而用之。魯其王矣。而唯好耳目之悅。羣邪秉政。民心厭棄。既而苦之。乃有問也。　又引范寗云。哀公捨賢任佞。故仲尼發乎此言。欲使舉賢以服民也。　釋文引鄭注。措投也。

【集注】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舍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

【別解】困學紀聞。孫季和云。舉直而加之枉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若諸家解。何用二諸字。

按朱彝尊經義考。孫應時論語說今佚。僅存說舉直錯諸枉一條於困學紀聞。季和應時字也。餘姚人。世稱燭湖先生。爲象山弟子。四庫總目別集類有燭湖集二十卷。即其人也。

論語述。（四書辨證引）黃氏日抄云。錯者置也。如賈誼置諸安處則安之類。錯諸者猶云舉而加之也。舉直而加之枉者之上。是君子在位。

小人在野。此民之所以服。舉枉者而置於直之上。是小人得志。君子失位。此民之所以不服。　論語述何。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正直之人措之枉曲之上。賁教化也。　劉氏正義。諸之也。言投於下位也。案春秋時世卿持祿。多不稱職。賢者隱處。有仕者亦在下位。故此告哀公且舉措之道。直者居於上。而枉者置之下位。使其賢者得盡其才。而不肖者有所受治。亦且畀之以位。未甚決絕。俾知所感奮而猶可以大用。故下篇告樊遲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即此義也。

按劉氏之說是也。以經解經。可與夫子告樊遲舜有天下選於衆但言舉皋陶不言錯四凶相證。若如諸家解則二諸字爲虛設矣。集解集注均失之。

【餘論】四書紹聞編。朱子論宋事謂救其本根之術。不過視天下人望之所屬者舉而用之。使其舉錯用舍必當於人心。則天下之心翕然於朝廷之上。其氣力易以鼓動。如衰病之人。鍼藥所不及。煖其丹田氣海。則氣血萃於本根。而耳目手足利矣。　四書成四書講義。謂之直必是曰是。又能匡人之是。非曰非。又能匡人之非，獨立自信。略無依違。此等人下之公論極向之。上之人最易惡之。所以舉之爲難。謂之枉必是可爲非。又能阿人之非。非可爲是。又能阿人之是。曲意求容。略無執持。此等人下之公論極鄙薄之。上之人最易愛之。所以錯之爲難。故君子中清苦樸實忠厚謹飭者縱居昏亂之世不至盡見寵任。惟謟言謟行巧於阿旨者縱清明之時亦往往被暱矣。聖人下此二字。將君子小人之情推勘到纖毫含糊不得處。將時君世主之情推勘到纖毫嫣彌不得處。　經義述聞。舉直舉枉者舉諸直舉諸枉也。因下錯諸枉錯諸直而省諸字。

【發明】反身錄。舉錯當與不當關國家治亂世運否泰。當則君子進而小人退。衆正盈朝。撥亂反治。世運自泰。否則小人進而君子退。羣小用事。釀治爲亂。世運日否。諸葛武侯有云。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言言痛切。可作此章實注。人君當揭座右。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考異】文選沈約安陸昭王碑文注引論語季康子問使民以敬如之何。　皇本作臨民之以莊則民敬。勸上有民字。七經考文曰。上一民字恐誤

【音讀】應劭風俗通義過譽卷。歐陽歙曰。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 三國志徐邈傳。舉善而教。仲尼所美。 潘氏集箋。漢魏人多以教字絕句。

按劉寶楠曰。舉善而教不能爲一句。漢魏人引舉善而教。皆是趁辭。

【考證】四書釋地三續。韓文考異知其爲賢以否下云以與通用。余因悟論語敬忠以勸蓋康子欲使民敬使民忠與使民勸于爲善也。宜補注曰以與也。 四書辨證。非但韓文可證也。大雅生民疏后稷是姜嫄首子。有同母弟妹以否。周頌絲衣疏未知高子所言是此以否。王制疏殷封夏后。但不知其名杞以否。月令疏其數不欠少以否。莊十五年疏夫人姜氏如齊。不知桓公有母以否。僖八年疏止言之。不知與盟以否。孔說以與通用。同在韓前也。又而誰以易之。不大聲以色。論語集注中庸章句以俱訓與。又儀禮鄉射禮主人以賓揖。大射儀揖以耦左旋。燕禮君曰以我安卿氏。以俱訓與。以與通用見之正經又如此。約旨謂勸即是勸於敬忠。未得以字解故耳。 經傳釋詞。以猶而也。 劉氏正義。此欲康子復選舉之舊也。春秋時大夫多世爵。其所辟僚佐又皆奔走使令之私。善者不見任用。故夫子令其舉之。下篇言子游爲武城宰。夫子詢以得人。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夫子告以舉賢才。皆此舉善之意也。

【集解】孔曰。魯卿季孫肥。康謚。包曰。莊嚴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也。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矣。舉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勸勉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江熙云。言民法上而行也。上孝慈民亦孝慈。孝於其親乃能忠於君。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也。

【集注】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爲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別解一】經義述聞。逸周書謚法曰。五宗安之曰孝。慈惠愛親曰孝。賈子道術篇親愛利子謂之慈。子愛利親謂之孝。孝與慈不同而同取愛

利之義。故子愛利其親謂之孝慈。因而上愛利其民亦謂之孝慈。表記曰。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爲民父母矣。正義曰。以威莊故尊之如父。以孝慈故親之如母。論語言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語意正與此同。淮南子修務訓云。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魏書甄琛傳。慈惠愛民曰孝。皆可證。包咸謂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揆之上下文義。皆爲不類。蓋古義之失其傳久矣。

【別解二】黃氏後案。孝慈則忠。諸家說皆費解。式三謂孝當作𡥈。謂引導之使人可仿效也。凡人有所倣效曰學。爲人所仿效曰敎。其字皆从𡥈。𡥈有引導義。𡥈慈則忠者以身導之以恩養之而民忠也。𡥈篆文作𡥉。从爻諧聲。孝从老从子。二字迥不同。經史中二字互譌者多。禮表記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鄉飲酒義。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保傅孝者襁之。皆當作𡥈。

【餘論】四書辨疑。此過高之論。無已以及物之念。聖人之道本所以維持天下國家。事皆在三綱五常之內。無非在我所當爲者。然亦以成物之實效爲期。天下國家道之爲治。何嘗有不期而然者哉。況此章明是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之道。夫子一一指示如此。則未有一字意不在民者。若從張說。則慎終追遠。君子篤於親。故舊不遺。亦皆在我所當爲。不當更言民德歸厚。民興於仁。則民不偷也。此等議論。專務高遠。迂誕無實。不惟誤己。而且誤人。敗事之患。蓋有不可勝言者。此近世學者之深蔽。不可不辨。　四書通觀。前章何爲則民服之問。可見哀公之弱。此章使之一事。可見季氏之强。夫子答之。蓋謂舉錯之權在上而又不失其宜。如此何患乎弱。人心天理有以觸之。自然而應。何假使而後然哉。如此則何假乎强。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考異】皇本乎作于。漢石經亦作于。釋文云。孝于一本作孝乎。是亦爲政下有也字。　白虎通德論華氏范氏兩後漢書孝傳引此文俱有也字。　釋文奚其爲爲政也。一本無一爲字。

【音讀】九經古義。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釋文作孝于。云一本作孝乎。唐石經同。案蔡邕石經亦作于。故包咸注云。孝于惟孝。美大

孝之辭。後世儒者據晉世所出君陳篇改孝于爲乎。以惟孝屬下句以合之。若非漢石經及包氏注亦安從而是正邪。 經讀考異。按近讀從孝乎絕句。惟孝連下友于兄弟爲句。據包咸注作孝于惟孝。漢石經亦作孝于惟孝。古乎于字同用。正與下友于兄弟屬詞相比。又案晉後漢書劉平江革傳序云。此殆所謂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者也。太平御覽引亦作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古讀皆從惟孝絕句。前漢書王莽傳皆曰安友于兄弟。明以友于爲句。亦非自惟孝連讀。 宋翔鳳四書釋地辨證。論語例作於字。引經而作于。則可斷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八字爲書辭。施於有政以下爲孔子語。以有于字於字顯爲區別也。 論語稽求篇。孝乎不句而惟孝句。蔡邕石經直以孝乎作孝于。明斷句助字。而班固作白虎通則儼然有孝乎惟孝四字。降此而潘岳夏侯湛等明引論語。皆見於篇章之曉然者。 閻若璩尙書古文辨僞。此與禮記禮乎禮。漢語肆乎其肆。韓愈文醇乎其醇相同。言孝之至也。 論語古訓。晉夏侯湛昆弟誥潘岳閑居賦敘梁元帝劉孝綽墓志唐徐堅初學記入事李善注文選與陳伯之書獨孤及李府君墓志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皆用孝乎惟孝之句。唐石經遂定作乎。後人幷改包注。且有以書云孝乎爲句者。蓋因晚出書之謬而易論語本文也。

按孝乎惟孝四字爲句。漢魏六朝相沿如是。程伊川經說曰。書云孝乎者書之言孝則曰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讀孝乎爲句始於伊川。朱子集注因之。論語詳解曰。書云句。孝乎句。惟孝句。亦沿襲程氏之謬者也。

【考證】包愼言論語溫故錄。後漢書郅惲傳。鄭敬曰。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亦爲政。玩鄭敬所言。則施於有政。是亦爲政。皆夫子語。又云。白虎通云。孔子所以定五經何。孔子居周末世。王道陵遲。禮義廢壞。強陵弱。衆暴寡。天子不敢誅。方伯不敢問。閔道德之不行。故周流冀行其道。自衞反魯。知道之不行。故定五經以行其道。故孔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也。依白虎通說。則孔子對或人蓋在哀公十一年後也。五經有五常之道。教人使成其德行。故曰施於有政。是亦爲政。案包說是也。夫子以司寇去魯。故反魯猶從大夫之後。且亦與聞國政。但不出仕居位而爲之。故或人有不爲政之問。弟子記此章在哀公季康子問孔子兩章之後。當亦以時相次。夫子定五經以張治本。而首重孝友。孝友者齊家之要。政之所莫先焉者也。有子言孝弟爲仁之本。其爲人也孝弟。不好犯上。必不好作亂。

故孝弟之道明。而天下後世之亂臣賊子胥受治矣。夫子表章五經。又述其義爲孝經。孝經者夫子所已施之敎也。故曰行在孝經。　王鳴盛尙書後案。蔡邕石經論語本作孝于惟孝。見洪适隸釋。太平御覽載華嶠後漢書劉平江革傳序班固白虎通德論五經篇引並同。日本山井鼎所引足利本論語正如此。惟論語釋文云。孝于一本作孝乎。故晉夏侯湛昆弟誥潘岳閑居賦序梁元帝劉孝綽墓志銘唐李善注郞希範與陳伯之書獨孤及衞州司士參軍李府君墓志銘上利貞幽州石浮圖頌皆用孝乎惟孝之句。開成石經遂定作乎字。至宋以書云孝乎爲句。此則因僞書之謬而幷亂論語之文也。　黃氏後案。三國志魏武紀注於作于。合尙書體例。後漢書郅惲傳於作之。義尤順。李注云。隱逝好道。在家孝弟。亦從政之義也。李以家政言。亦合經義。　曹之升四書摭餘說。孔子引書辭不知出何篇。晉間晚出書竄入于君陳。皆以爲成王策命君陳語。王厚齋曰。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見坊記注。他無所考。僞有凡蔣邢茅胙祭。豈君陳其一人歟。凡伯祭公謀父皆周公之裔。世有人焉。家學之傳遠矣。劉白詩曰。案禮記疏引鄭康成作詩譜曰。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書音義亦據鄭注。明確主此。奈何因朱子未及。蔡傳所不言。概從抹煞。余又按君陳周公幼子。嗣爲周公。竹書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即君陳也。　四書辨證。竹書紀年。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注。周平公即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而說始於坊記注稱鄭譜。（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林之奇曰。（坊記義疏引）君陳漢孔氏但曰臣名。鄭氏云周公之子。蘇氏陳少南俱以爲非。而陳少南爲詳明。謂周公命康叔成王命蔡仲見於誥誡之辭。如是之審。況周公叔父有大勳勞於成王。今命其子以繼父。何無懿親之語。若他人然。決無是理也。

按所謂書當是逸書。毛氏奇齡曰。凡諸書所引有孝乎者必論語。非君陳。如白虎通五經篇晉書夏侯湛傳潘岳閑居賦陶潛孝傳及初學記太平御覽所引皆作孝乎惟孝。則皆引論語。非引君陳。袁宏後漢紀亦嘗引此。然其文曰。此殆所謂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者也。夫不曰克施。而曰施於。此論語文也。君陳安得而有之。集注蓋本伊川經說。宋儒不知古文尙書之僞。不足深責。惟觀諸書所引皆稱論語。其決非君陳篇文無疑。作僞者不明句讀。可笑甚矣。讀者參照古文尙書疏證可也。

【集解】包曰。或人以爲居位乃是爲政。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友於兄弟善於兄弟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與爲政同耳。

【唐以前古注】春秋左傳定四年正義引鄭注。或之言有人不顯其名而略稱爲或。　書微子正義引鄭注。或之言有也。　孝經三才章正義引鄭注。孝爲百行之本。言人之爲行莫先於孝。　皇疏。于於也。惟孝謂惟令盡于孝也。此語與尙書微異。而義可一也。　又引范寗云。夫所謂政者以孝友爲政耳。行孝友則是爲政。復何者爲政乎。引周書所以明政也。或人貴官位而不存孝道。故孔子言如此也。

【集注】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爲政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餘論】四書稗疏。子奚不爲政。集注言定公初年。孔子不仕、又云。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意謂定公爲逐其君兄者所立。孔子恥爲之臣。而託孝友之言以諷之。審然則孝友爲借詞而父兄祗爲口實矣。後世士大夫不合於時。託言歸養。乃不誠於君親之大者。豈聖人而爲此哉。夫子言孝友必有所致其孝友者。則此言之發必於母兄尙在時矣。定公初年孔子年四十有餘。而定公中載孔子出仕以後周流列國。更未聞有宅憂之事。伯兄早卒。故嫁子而孔子爲之主。則母兄之喪皆當在昭公之末。孝友之言亦豈不言及而心愴乎。抑定公九年孔子爲魯司寇。明年相公於夾谷。豈九年以後爲孝友之定公乎。意此問答在昭公之世。而孝友之論則集注所謂至理不外是者。誠爲韙論。勿容他爲之說也。

論語述何。政者正也。春秋定無正月者。昭非正終定非正始也。夫子以昭公孫於齊之年適齊。以定之元年反魯不仕。故或人問之。引書友于兄弟爲孝者。繼體之君臣與子一例。定公昭公之弟。不宜立者也。受國於季孫意如而不知討賊。則爲政之本失矣。書即位與桓公宣公例也。書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微辭也。是亦爲政婉辭也。奚其爲爲政直辭也。

趙佑溫故錄。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魯自不能用子。子奚從得爲政。或本失問。觀其後季桓子召之。遂以相魯。猶是定公之年。彼執昭無正終定無正始爲不仕解者。徒迂而不切。

任啓運四書約旨。陳氏云。定公五年以前不仕爲平子。五年以後不仕爲陽貨。余謂或人此問不知的係何時。則孔子不仕之意不可臆度。但注明下定公初年四字。又下難以語或人五字。則舊說季孫意如廢昭公之子而立定公。定公於昭公爲不友即爲不孝之說爲當。若陽虎則無難直

書之。且於寮友二字全無着矣。或問定公十年孔子仕魯又是爲何。曰此時意如已死。定公之罪只在不討賊。意如死則無可討矣。　黃是他匏瓜錄。昭公失國。居於外者八年。卒死乾侯。越明年六月始得歸葬。季孫意如廢公衍公爲而立公子宋。是爲定公。公德意如之立己而不討逆君之罪。方且葬昭公於墓道之南。而又立煬宮以自神其事。意如爲之。定公聽之。魯之人未有非之者也。且定公之於昭公。其分則君臣。其親則兄弟也。公於意如則君父之仇又兄弟之仇也。有君不事。周有常刑。今也貪得國而忘大倫。貫私勞而廢公義。何以爲政。且前此叔孫不敢從政之請子家子猶能逃之。況孔子乎。因或人之問而引君陳以告之曰書云孝乎。又曰友于兄弟。蓋亦微示諷切之意以曉魯人。非泛然而已也。曰然則夫子爲中都宰。爲大司寇。終事定公何也。曰斯時也。定公即位將十年矣。意如之死又五年矣。陽貨出奔。季斯悔禍。於此之時。不出而圖君。是終於懟定公而終無與人爲善之心也。故曰可以止而止。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考異】新序節士篇引孔子曰。大輿無輗。小輿無軏。車並作輿。

【考證】凌煥古今車制圖考。據許鄭說則輗非轅端橫木即衡也。輗乃持衡者。不爲包咸說所誤。亦是卓見。戴氏震曰。韓非子外儲說。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才。不爲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案大車鬲以駕牛。小車衡以駕馬。其關鍵則名輗軏。轅所以引車。必施輗軏而後行。信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關鍵。故以輗軏喻信。包氏以踰丈之轅六尺之鬲而當咫尺之輗軏疏矣。阮氏又引太玄經云。閑次三關無鍵盜入門也。拔我輗軏貴以伸也。此則子雲用論語之義。其曰拔則爲衡上之鍵可知。且與上關鍵同一義。煥案衡鬲橫縛轅端。則非兩材相合釘殺可知。若釘殺則加纍焉。即可無事輗軏之持。又不必加縛矣。且轅端圍僅九寸餘。衡鬲圍亦必如之。若兩材牝牡相穿鑿損當三四寸。加輗軏之橫穿鑿損又二三寸。轅端之恃以能引重者所存幾何。兩服馬稍有左右。則轅頸與衡鬲必振折矣。然則其制奈何。曰今之舁棺用獨龍杠。杠端鑿孔。橫木爲小杠。鑿孔相對。以長釘貫而縛之。其橫木可隨舁夫左右轉折。竊意衡鬲亦當如此。說文輗衡三束也。徐鍇曰乘車曲轅木爲衡。別鑿孔縛之。說文又云。輻大車縛軛靼。靼柔革也。釋名輻懸也。所以懸縛軛也。徐氏此說實合古制。今定轅端與橫木之中俱

靈圜孔相對。以輗直貫而縛之。是爲一束。橫木下左右縛軛是爲衡三束是說文之𨍭。統指衡之束體束軛言之。衡軛旣活。服馬即有轉折無礙。轅端車亦弗左右搖。轉入所謂和即安也。又云。軏之用與輗同。輗爲鍵。軏亦爲鍵。鍵從金。則輗軏當以金爲之。事在金工。故車人不著矣。

按凌君博通說文及戴阮之學。所論甚確。其謂輗軏用金與韓非子用木之說異。劉寶楠疑爲木質用金裹之是也。此外考證輗軏之制者有盧文昭鍾山札記。許宗彥鑑止水齋集。戴震東原集。阮元揅經室集。宋翔鳳過庭錄。及拜經日記。論語後錄。四書摭餘說等書。以無關宏旨。故不具錄。

呂氏春秋貴信篇。故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又云。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僞。丹漆染色不貞。

【集解】孔曰。言人而無信。其餘終無可也。包曰。大車牛車。輗者轅端橫木以縛梔者也。小車駟馬車。軏者轅端上曲鉤衡者也。

【唐以前古注】周禮考工記車人疏引鄭注。大車爲柏車。小車爲羊車。 皇疏引鄭玄云。輗穿轅端著之。軏因轅端著之。 又引江熙云。袁升曰。車待輗軏而行。猶人須信以立也。

按晉書袁喬字彥叔。七錄有袁喬論語注釋十卷。升疑叔字之訛也。

【集注】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輗轅端橫木縛軛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軏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餘論】朱子語類。人無信則語言無實。何處行得。處家則不可行於家。處鄉黨則不可行於鄉黨。與言不忠信雖州里行乎哉之意同。 顧夢麟四書說約。人之所以爲人全在信。若無眞心實意。面目雖存。精神已斷。不必論到行之隔礙處方見不可。就當下無此實心。便如車之無輗軏。已失其所以行之之具矣。

【發明】反身錄。千虛不博一實。言一有不實。後雖有誠實之言。亦無人信矣。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考異】釋文。可知也一本作可知乎。鄭本作可知。　皇本雖百世下有亦字。　太平御覽禮儀部述文有亦字。　漢石經損字作損。　羅泌路史發揮引子曰。商因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商禮。所損益可知也。亦以避廟諱改殷爲商。

【音讀】劉氏正義。漢書杜周傳。欽對策曰。殷因於夏尙質。周因於殷尙文。此讀以夏殷絕句　漢書董仲舒傳有夏因於虞之文。史記集解引樂記鄭注。殷因於夏。周因於殷。與杜讀同。則知今人以禮字斷句者誤。

【考證】困學紀聞馬融注論語云。所因三綱五常。大學衍義謂三綱之說始見於白虎通。愚按谷永傳云。勤三綱之嚴。太元永次五云。三綱得于中極。天永厥福。其說尙矣。禮記正義引禮緯含文嘉有三綱之言。然緯書亦起於西漢之末。　日知錄。記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自春秋之并爲七國。七國之并爲秦。而大變先王之禮。然其所以辨上下。別親疏。決嫌疑。定是非。則同不害有異乎三王也。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按顧氏以禮記釋論語。實較馬注爲長。

劉氏正義。夏殷周者三代有天下之號。論衡正說篇。唐虞夏殷周猶秦之爲秦。漢之爲漢。則以夏殷周皆地名。呂氏春秋本味篇。和之美者大夏之鹽。水經涑水注。涑水西南過安邑。禹所都也。又引地理志云在安邑西南。許愼謂之鹽。此即大夏之鹽。則夏是地名。殷本稱商。在今商州。及盤庚遷殷。遂亦稱殷。或殷商並稱。如詩言殷商之旅是也。書序以盤庚治亳殷。是殷亦地名。詩江漢于周受命。鄭箋周岐周也。釋名釋州國周地在岐山之陽。其山四周也。三代皆以所都地爲國號。如唐虞之比。白虎通號篇謂夏爲大。殷爲中。周爲至。皆望文爲義。非

也。

按劉氏所著正義引證精博。此書行而邢疏可廢。

【集解】孔曰。文質禮變也。馬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物類相召。世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豫知。

【唐以前古注】御覽五百廿二引論語注云。世謂易姓之世也。問其制度變易如何。所損益可知也者據時篇目皆在可校數。自周以後。以爲變易損益之極。極於三王亦不是過也。

按御覽所引。劉寶楠以爲鄭注。未知何據。劉氏正義云。案說文世作丗。云三十年爲一世。此云易姓稱世者引申之義。制度者制猶作也。度法也。即禮也。注言此者明子張是問後世禮也。夫子言夏禮殷禮皆能言之。又中庸言君子考諸三王而不謬。是夏殷禮時尚存。當有篇目可校數也。以爲變易句有訛字。

皇疏。又一家云。自從有書籍而有三正也。伏犧爲人統。神農爲[illegible]統。黃帝爲天統。少昊猶天統。言是黃帝之子。故不改統也。顓頊爲人統。帝嚳爲地統。帝堯是嚳子。亦爲地統。帝舜爲天統。夏爲人統。殷爲地統。周爲天統。三正相承。若連環也。今依後釋所以必從人爲始者三才須人而成。是故從人爲始也。而禮家從夏爲始者夏是三王始故舉之也。又不用建卯建辰爲正者于是萬物不齊莫適所統也。 筆解。韓曰。孔馬皆未詳仲尼從周之意。泛言文質三統。非也。後之繼周者得周禮則盛。失周禮則衰。孰知因之之義其深矣乎。李曰。損益者盛衰之始也。禮之損益知時之盛衰。因者謂時雖變而禮不革也。禮不革則百世不衰可知焉。窮此深旨。其在周禮乎。

【集注】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爲人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 胡氏曰。子張之問。

書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及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別解】陳澧東塾讀書記。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集解。孔曰。文質禮變。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何注云。物類相召。世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預知。邢疏云。子張問於孔子。夫國家文質禮變。設若相承。至於十世。世數既遠。可得知其禮乎。殷承夏后。因用夏禮。其事易曉。故曰可知也。周代殷立。而因用殷禮。及所損益事。事亦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者。言非但順知既往。兼亦預知將來。澧謂順知既往之說是。預知將來之說非也。十世者言其極遠也。後世欲知前世。近則易知。遠則難知。故極之十世之遠。若前世欲知後世。則一世與十世其不可知等耳。何必問至十世乎。孔子言夏殷禮杞宋不足徵。一二世已如此。至十世則恐不可知。故子張問之。觀孔子之答但言禮。則子張之問為問禮明矣。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者。謂此後百世尚可知。夏殷以來之禮也。至今周禮尚存。夏殷禮亦有可考者。百世可知信矣。邢疏之說本不誤。而又云非但順知既往。兼亦預知將來。不敢破何注之說。是其無定識也。

按如陳說。百世可知即損益可知。兩可知緊相承注。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追迹三代之禮。編次其事。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則可知即謂編次之事。此當是安國舊義。適與世家闇合。故並著之。法言五百篇。或問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秦已繼周矣。不待夏禮而治者其不驗乎。曰聖人之言天也。天妄乎。繼周者未欲泰平也。如欲泰平也。捨之而用他道亦無由至矣。據此文則百世可知為欲知後世。漢人舊說如是。陳氏之說非也。

【餘論】四書辨疑。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馬氏本文止此而已。疏云。夏尚文。殷則損文而益質。又曰。王者必一質一文。質法天。文法地而已。亦不言其有尚忠者。董仲舒云。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注文與此亦不盡同 當是別有所據。然文與質可分言。忠與文質何可分耶。忠乃人道之切務。天下國家不可須臾離者。豈有損去而不用者哉。豈有夏尚忠而殷周此不尚者哉。 讀四書大全說。古

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統謂之禮。故六官謂之周禮。三綱五常是禮之本原。忠質文之異尙即此三綱五常見諸行事者。品節之詳略耳。所損所益即損益此禮也。故本文以所字直頂上說。馬季長不識禮字。將打作兩橛。三綱五常之外別有忠質文。然則三綱五常爲虛器而無所事。夏之忠商之質周之文又不在者三綱五常上行其品節。而別有施爲。只此便是漢儒不知道大胡亂處。夫三綱五常者禮之體也。忠質文者禮之用也。所損益者固在用。而用即體之用。要不可分。况如先賞後罰。則損義之有餘。益仁之不足。先罰後賞。則損仁之有餘。益義之不足。是五常亦有損益也。商道親親。舍孫而立子。則損君臣之義。益父子之恩。周道尊尊。舍子而立孫。則損父子之恩。益君臣之義。是三綱亦有損益也。

王夫之四書訓義。子張以聖人垂教以爲天下之經。將俟之百世。而非但爲一時補偏救弊之術。則必知後世人道之變遷與王者所以定之之略。故問於夫子。以爲從茲以後。易姓革命而有天下至於十世。其所以宰制萬方而成乎風俗者當必有可知也。又曰。有萬世不可易之常道焉。上明之。下行之則治。不然則亂。亂極則有開一代之治者出焉。必復前王之所修明者而以反人心於大正。而可承大統而爲一世。其道必因。其所因之道曰禮。三綱之相統也。五常之相安也。人之所以爲人也。所必因也。有所以善其因而爲一代之典章焉。前人創制本極乎無敝。流及後世。上不能救之於早。下日益趨於弊矣。因之而成乎極亂。極亂而人心相習於妄。若復因前人之法治之。則不可挽而歸於中。於是而治定功成之主出焉。必矯前代之偏以自立風尙而爲一世。裁前代之所已有餘者而節去之曰損。補前代之所不及防者而加密焉曰益。有忠質文之遞興也。五德三統之相禪也。君子之所以異於野人諸侯之所以奉若天子也。所損益也。自其因者而知之。則同此一天下必無不因之理。其不能因者亂世也。閏位也。不可以世紀者也。以理信之而不可惑。自其損益者而知之。則撥亂反治之天下必無不損不益之理。其損非所損益非所益者亂世也。閏位也。不可以世言者也。若其易姓革命開興王之治而垂之數百年者則無不可知也已。

論語集注補正述疏。凡讖緯之書以圖讖爲讖緯焉。術數存其間矣。六經而有七緯者益之孝經也。或曰益之論語也。漢人謂之內學。曰此聖人所以知來者也。何其誣也。史記趙世家云。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如是出矣。蓋秦亦有焉。故曰亡秦者胡也。曰明年祖龍死。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此讖也。迨漢哀平之際而遂成書矣。後漢光武之興。與讖適符。遂[illegible][illegible]讀之廡下。儒者所由以緯亂經也。春秋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公羊傳云。何以書記

異也。隱不以濮言也。何休注云。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星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烏。化爲白書。署曰演孔圖。此何休之興之妄也。宋邵子爲皇極經世之書。其書易也則自爲其術數焉。蓋自堯以來。以十二辟卦司十二會。以一元統十二會。以十二會統三十運。以三十運統十二世。一世統三十年。一年統十二月。一月統三十日也。而世之治亂興亡皆以卦序推之。其紀年與尚書史記表不悉同。今其書不隸易家。而隸術家。以其非孔子所謂易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考證】凌曙四書典故覈。祖考之祭。命于天子。如任宿須句顓臾司少皞之祀。蓼六守皋陶之祀。若鄭伯以璧假許田。請祀周公。衞成夢康叔曰。相奪予享。乃命祀相。皆非其鬼也。又尊卑有等。如王制祭法所云廟數有定。若魯之不毀桓僖。季氏之以薛而立煬宮。皆非其鬼也。

成學標四書偶談。左傳民不祀非族。正指人鬼之非祖考者。如隱七年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僖三十一年衞成遷都欲祭夏相。皆所謂非其鬼而祭。諸家反脫祖考一面。由不認得鬼字。

論語稽求篇。鬼是人鬼。謂人之爲鬼者。專指祖考言。故又曰其鬼。周禮大宗伯職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以人鬼爲祖考是也。但非祖考則誰肯爲之祭者。左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非類非族正指人鬼之非祖考而猶祭者。則在春秋時亦早有以人鬼受享。如漢祀欒公。吳祀蔣侯。蜀祀武安王類。故僖三十一年傳。衞成公遷都帝邱。欲祀夏相。夏相者夏后啓之孫也。甯武子止之曰。不可。杞鄫何事。言彼自有子孫。杞鄫是也。杞鄫何事。而我祭之。若隱七年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此欲易許田而故請之。皆曠祀他鬼之證。若祭法人死曰鬼。又以無廟壇而祭者爲鬼。如官師以王父爲鬼。庶人父死即爲鬼。此單指無廟祭者言。然總是人鬼。若謂非鬼即天地山川之祭。如季氏旅泰山類。則未聞天神稱天鬼。泰山神稱泰山之鬼者。謬矣。

按四庫總目提要論之曰。注引季氏旅泰山因爲非類。奇齡謂鬼是人鬼。專指祖考。故曰其鬼。引周禮大宗伯文爲證。謂泰山之神不可稱泰山之鬼。其說亦辨。然鬼實通指淫祀。不專言人鬼。果如奇齡之說。宋襄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傳稱淫昏之鬼者。其鬼誰之祖考耶。

仙學洪經說。魯侯之祭鍾巫。晉侯之祀夏郊。鄭之請祀周公。衞之命祀后相皆非其鬼。通謂之淫祀無福。

【集解】鄭曰。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者是諂求福也。

【集注】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

按鄭注專指非其祖考。不若集注之義該。以諂爲求福亦不如集注之義確。人鬼亦不盡爲祖考也。祭法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月令仲夏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王制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此亦其鬼也。詩雅頌每言祭必言福。孔子亦自言祭則受福。求福非可謂諂也。禮記曲禮云。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可爲此節注脚。

見義不爲無勇也。

【集解】孔曰。義者所宜爲也。而不能。是爲無勇也。

【集注】知而不爲是無勇也。

【別解】論語發微。自三王五帝九皇六十四民。雖降絀絕地。廟號祝牲猶列於郊號。宗於代宗。旣立三統。損益昭明。而明堂郊廟無非法之祭。周書大匡云。勇如害上。則不登於明堂。明堂所以明道。明道惟法。左文二年傳云。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杜注。明堂祖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是勇而不義。不可爲勇。　論語訓。凡大夫祭諸侯。諸侯祭天子。及當祧不祧。皆非其鬼。此承上言改祀典之義。

按此說意在合兩節爲一。然究屬牽强。

【餘論】論語注義問答通釋。非鬼而祭。見義不爲。事非其類而對言之。亦告樊遲問知之意也。一則不當爲而爲。一則當爲而不爲。聖人推原其病之所自來。則曰非鬼而祭。有求媚要福之心也。見義不爲。無勇敢直前之志也。　劉氏正義。此章所斥似皆有所指。或謂季氏旅泰山

是祭非其鬼。凡鬼神得通稱也。冉有仕季氏弗能救是見義不爲也。說亦近理。

【發明】四書訓義。君子以正直交於神明。無所求於鬼者乃可以質鬼神而無媿。以死生守其節義。不畏其難爲者。乃可以有所不爲而保其貞。無他。惟全其剛直之氣而已矣。不然爲未見其可以邀福而免禍者。　論語稽。非鬼而祭。意在邀福。卒之福不得邀。徒形於諂。未見義而不爲無足怪。見而不爲。一由於畏難。一由於避禍。畏難不過庸碌者流。避禍則賢者不免。夫遇禍而在所當避。避之可也。如不當避而避之。則畏葸退縮是無勇矣。豈知富貴在天。死生有命。邀福者未必得福。避禍者未必免禍。小人枉爲小人哉。

論語集釋卷五

八佾上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考異】御覽居處部引無也字。　翟氏考異。皇氏侃謂此不標季氏而以八佾命篇者。深責其惡故書其事也。夫篇名非出自聖人。何嘗有寓襃貶意。惟第十六篇篇首又值季氏字。此因更以下二字命篇耳。其不於後避前。而前若豫爲地。蓋以論纂成後一時標識而然。

【考證】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舞必以八人成列。故鄭賂晉以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亦是以八爲列。此二人乃二八之誤。　歐陽士秀孔子世家補。魯隱公考仲子之宮。初用六佾。則羣公之廟庭由是亦皆六佾可知。季氏大夫當用四佾。而乃僭用八佾。故於襄廟六佾之中取其四佾。幷自有之四佾而成八佾。以此知萬者二人之當作二八明矣。　論語後錄。據左傳謂季氏即平子。又引漢書劉向傳。向上封事曰。季氏八佾舞於庭云云。卒逐昭公。其爲平子無疑。馬注以爲桓子。非。呂氏春秋云。秦穆公遺戎王以女樂二八。宋玉招魂云二八侍宿。王逸注。二八二列也。後漢書祭祀志。舞用童男女十六人。是古皆以八人爲列。亦足證服說之確也。　劉氏正義。公羊穀梁傳並謂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魯侯國用六佾爲僭。服虔左傳解誼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與馬此注同。杜預注左傳謂六佾三十六人。四佾十六人。二佾四人。宋書樂志載傅隆議譏杜氏謂舞所以節八音。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

。用者減其二列。預以爲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有四人。豈復成樂。又引左氏傳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侯以一八賜魏絳。是樂以八人爲列。服氏之義實爲當矣。魯本六佾。季氏大夫。得有四佾。至平子時取公四佾以往合爲八佾。而公止有二佾。故左氏言禘於襄公。萬者二八。二八則二佾也。祭統云。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成王康王故賜之以重祭。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又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是魯祭周公得有八佾。其羣公之廟自是六佾。而公羊昭公二十五年傳。子家駒謂魯僭八佾。此或昭公時所僭用於羣廟矣。郊特牲云。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公廟謂桓公廟。三家皆桓出。故因立其廟。而以周公廟得用天子禮樂。遂亦於桓公廟用之。

鄭氏述要。每佾人數集注有兩說。而世儒多主後說。其所引據最要者即以傳載鄭以女樂二八賂晉侯。晉侯以一八賜魏絳。是樂舞無論俗雅。八人爲列。已有明證矣。若人數與佾遞降。則至士二佾四人。事實上即不成舞列。故造字者佾從八人。無八人即非佾。事理如此。是每佾八人。顯較前說爲優矣。而集注何以兩說並存。且并置此爲後說乎。吾蓋嘗聞春秋經傳知其誤有由也。春秋隱五年經書初獻六羽。左傳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云云。自是杜注即誤以問羽數爲問執羽者之人數。自八以下即誤爲自八人以下。杜注誤於前。雖怪集注之誤於後矣。然傳意并非如此。觀其釋經初獻六羽曰。始用六佾也。是羽即佾也。知羽之即佾。則公問羽數即問佾數。所謂天子八。諸侯六。自八以下等語。皆就佾數言。與人無關也。

程拳時四書識遺。漢百官志。八佾舞三百八十四人。（近本無四字）據此是四十八爲列也。與杜預何休注迥異。

按說文無佾字。肉部肸振肸也。从肉八聲。疑古止省作仈。仈字从八。則凡佾宜皆以八人爲列。服氏說爲長。沈約宋書樂志。杜預注左傳佾舞云。諸侯六六三十六人。常以爲非。夫舞者所以節八音者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爲例。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耳。預以爲一列。又減二人。至士只餘四人。豈復成樂。按服虔注傳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義

嵩允云云。蓋亦主服說也。

惠士奇春秋說。左傳將禘于襄公云云。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論語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也。不用之於先君之廟。而用之於季氏之庭。故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管同四書紀聞。左昭二十五年傳曰。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是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君臣謀之而乾侯之難作矣。夫昭公欲逐意如。誠可謂輕舉而得禍。而其臣臧郈等之勸以逐者皆爲私也。然而季氏之惡豈復可忍乎。謂昭公制之不得其道則可。謂季氏之惡可忍而不誅。則亂臣賊子無一而非可忍之人矣。而觀左氏及公羊則當時之人率以意如爲可忍。故孔子特發此言。寬弱主。罪逆臣。而深譏當時之瞶瞶者。 劉氏正義。氏者五經異義云所以別子孫之所出。凡氏或以官。或以邑。或以王父字。魯季孫得氏自文子始。以文子爲季友孫也。此文季氏及下篇季氏旅於泰山季氏富於周公季氏將伐顓臾俱不名者內大夫且尊者宜諱之也。又曰。說文忍能也。廣雅釋言忍耐也。能與耐同。當時君臣不能以禮禁止而遂安然忍之。所謂魯以相忍爲國者也。後漢荀爽對策及魏高貴鄉公文欽晉元帝盧諶庾亮等。凡聲罪致討。皆用此文說之。 周柄中四書典故辨正。季氏集解以爲桓子。案漢書劉向傳季氏八佾舞於庭云云。卒逐昭公。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曰。昭公二十五年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蓋言尊家庭而簡宗廟一至於此。其勢將無所不爲。故向終其事曰。卒逐昭公。眞得聖人之微意。據此季氏乃平子非桓子。

按此季氏當指平子。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林堯叟注。季氏舞八佾。恐即此事。漢書劉向傳。季氏八佾舞于庭云云。卒逐昭公。與左傳林注合。是季氏確指平子。馬注以爲桓子誤也。劉寶楠曰。平子既僭。桓子當亦用之。然此言於孔子未仕時可也。若孔子既仕。行乎季孫。此等僭制必且革之。韓詩外傳。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宰臣也。此以季氏爲康子。與此馬注以爲桓子皆是大略言之。不爲據也。忍字有敢忍容忍二義。春秋傳所謂忍人。此敢忍之義也。所謂君其忍之。此容忍之義也。觀魏晉以來討賊文告均用此語。是容忍本漢人舊說。蓋所以寬弱主。罪逆臣。集注於八佾及[illegible]字均兼存兩說。後一說義均較長。

【集解】馬曰。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孰誰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謂者評論之辭也。夫相評論有對面而言。有遙相稱評。若此後子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則是對面也。今此所言是遙相評也。

【集注】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爲之。則何事不可忍爲。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

【餘論】毛士春秋諸家解。魯僭八佾。起於隱公。春秋隱五年書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公羊傳。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蓋仲子者隱之父妾。既隆其父妾。則必更隆其先君。前此六佾惟祭羣公用之。今隱既以是尊仲子。無使祖考等於妾媵之理。其復崇諸公加六爲八可知。

按季氏僭用八佾。由於魯君僭用天子之禮樂。此禮魯僭八佾起於隱公。以公羊傳爲據。亦一證也。

潘氏集箋。魯至定哀時。禮樂征伐自大夫出。而八佾爲廟樂之僭不書於春秋者春秋例不書大夫之祭。夫子此論所以補春秋之闕也。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考異】舊文徹爲撤。五經文字曰撤去也。見論語。論語釋文曰。撤本或作徹。　詩雍字作雝。　黃氏後案。徹當作勶。徹借字。撤俗字。見說文段注。　皇本穆穆下有矣字。

【考證】四書稗疏。集注云。徹祭畢而收其俎也。今按祭之有樂。殷以之求神。周以之侑神。故必當祭而作。有升歌。有下舞。皆在尸即席獻酢之祭。及尸謖奏肆夏則樂備而不復作。若徹則尸謖主人降。祝先尸從。遂出於廟門。主人餕畢而後有司徹。徹者有司之事。主人且不與矣。尸與主人皆不在。神亦返合於漠。而尙何樂之作哉。抑釋雍詩之文義。皆非祭畢之辭。蓋大饗之升歌則雖天子不於徹時奏之。三家雖

僭。奚爲於人神皆返之後更用樂乎。然則徹者少牢饋食禮所謂有司徹。蓋大夫賓尸之祭名也。天子諸侯則於祭之明日繹。而大夫則於祭日之晏徹。徹以賓尸而用樂者春秋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是繹而用樂也。大夫少牢饋食徹以賓尸。則不用樂徹。而用樂又歌雍焉。斯其所以爲僭。正祭之日。升歌淸廟。繹則歌雍。其詩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既云者言其前日之已致虔也。然則奚以別於絲衣。蓋絲衣者時享而繹之詩。雍者禘而繹之詩。熟繹詩文當自知之。　四書辨證。郊特牲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鄭注。仲孫叔孫季孫皆立桓公廟。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三家見而僭焉。賈疏。天子禮樂特賜周公。魯惟文王廟周公廟用之。若用於他廟則僭。據此章推之。春秋時魯祭他廟必嘗用雍徹。故三家祀桓公亦用之。　劉氏正義。左桓二年傳。諸侯立家。杜注。卿大夫稱家。三家皆桓族。季氏假別子爲宗之義。立桓廟於家。而令孟孫叔孫宗之。故以氏族言。則稱三家。以三家分三氏而統爲桓族故也。上章稱季氏。此章稱三家。文互見。毛詩序。雝禘太祖也。鄭注。太祖謂文王。此成王祭文王徹饌時所歌詩。周官樂師。及徹率學士而歌徹。注云。徹者歌雍。是天子祭宗廟歌之以徹祭也。又小師言。王饗諸侯。徹歌此詩。荀子正論淮南主術又言。天子食徹歌此詩。則凡徹饌皆得歌之矣。若仲尼燕居言。諸侯饗禮。歌雍以送賓。振鷺以徹俎。是諸侯相見亦得歌此詩也。　何焯義門讀書記。廟制室外爲堂。堂外爲庭。　黃氏後案。三家之堂金吉甫以爲此桓公之廟堂也。上言庭。此言堂。舞乃堂下之樂。歌者在堂上也。集注引程子說。斥成王伯禽之失。呂伯恭博議謂用六佾於仲子之廟。是以禮處仲子。而不以禮處周公。故末流之弊。至以陪臣而舞八佾。其意正同。然據禮注魯禮降於天子。經有明證。據馬氏文獻通考諸書云。成王所賜。止用禘祭之籩豆。樂舞於周公廟。明堂位祭統等篇所言非盡無本。諸說未爲不通也。尙書金縢言王郊迎周公。洛誥言王拜手稽首於周公。知成王之待周公。不拘臣子之禮。公之死後。成王以烝祭配食常典不足以尊公。於是盛禮以賜之。稽之古今祀典。人以神貴。歲享由此增隆。名器不可假於生前。而猶可賜於身後。成王時知禮者多。其有以斷定之矣。　四書賸言。論語八佾舞於庭。又曰雍徹于三家之堂。以廟即是堂。堂前有庭。歌在堂上。舞在堂下也。但季氏大夫。亦何得遂僭及天子禮樂。且三家者仲孫叔孫季孫也。仲孫慶父後。叔孫叔牙後。二人皆得罪以死。本不宜世有享祭。即祭亦不宜三家並廟。即並廟亦斷不能以天子禮樂祀慶父叔牙季友三人。既

並祭三人。又何得獨稱季氏。一若爲季氏專廟。凡此皆漢晉唐宋諸儒無一解者。予論宗子作大小宗通釋及遂因大小宗而得解此書蓋魯爲宗國•以周公爲武王母弟。得稱別子。爲文王之宗。禮別子立宗。當祀別子所自出。因立文王廟于魯。爲周公之所自出。名出王廟。夫祭文王而可以不用天子禮樂也乎。其用天子禮樂者以出王故。其祭出王者以宗子故也。若三桓爲魯桓公子。季友以適子而爲宗。卿亦得祭所自出。而立桓公一廟。漢儒不解。有謂公廟設于私家者。此正三桓所出之廟。以三桓並桓出。故稱三家堂。以季氏爲大宗。故又獨稱季氏。其所以用天子禮樂者以桓公故。而桓公得用之者以文王用之而羣公以下皆相沿用之之故。然而僭矣。

【集解】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

【餘論】經正錄引馮厚齋曰。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唯三家皆祖桓公而立廟。故得以習用魯廟之禮樂而僭天子矣。夫天子之禮樂作於前。安然不以動其心。則凡不臣之事皆忍爲之矣。

論語稽。禮仲尼燕居篇。孔子言兩君相見之禮。賓出以雍徹•以此章之義推之。殊不可解。蓋禮記一書。或孔門弟子所輯。或秦漢諸儒所皆。其禮樂制度大抵皆春秋時所現行及魯所常用者。其中或遵古制。或出僭亂相沿之習。記者就所見聞而記之。遂謂禮當如是。而不能辨別其是非。其所載孔子之言。又或守師承。或得傳聞。或出僞託。故古制資以考見者固多。而其誣罔病亂者亦不少。要當據理以去取之而已。夫春秋之世以禮樂爲娛樂之物。且以其大者重者爲觀美。而不復辨此禮此樂之何以施用。此穆叔不拜肆夏文王而拜鹿鳴之三。晉人所以有舍大拜細之問也。然則燕居所謂雍徹及象武振羽清廟亦必魯人當時於兩君相見用之。亦僭亂之一端。記者不察而記入夫子之言耳。否則辟公天子又奚取耶。觀左氏傳魯有禘樂。賓祭用之•以比宋之桑林。亦可見其非禮矣。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集解】包曰。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

【唐以前古注】皇疏。此章亦爲季氏出也。季氏僭濫王者禮樂。其既不仁則奈此禮樂何乎。　又引江熙云。所貴禮樂者以可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也。然其人在則興。其人亡則廢。而不仁之人。居得興之地。而無能興之道。則仁者之屬無所施之。故歎之而已。

【集注】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爲之用也。李氏曰。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爲僭禮樂者發也。

按此章皇疏及集注李氏之說均以爲爲季氏而發。漢書翟方進傳引此文說之云。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亡所施用則不能行禮樂。雖多材祇爲不善而已。當夫子時禮樂征伐自大夫出。而僭竊相仍。習非勝是。欲不崩壞。不可得矣。其爲有爲而發無疑。

○林放問禮之本、

【考證】闕里文獻考。林放字子邱。或曰孔子門人。　經義考。家語弟子解史記弟子傳均無林放姓名。惟蜀禮殿圖有之。又曰漢人表孔子弟子居五等者有林放。　泰山郡志。泰安崇禮鄉之放城集相傳爲林放故里。　劉氏正義。蜀禮殿圖以林放爲孔子弟子。鄭以弟子傳無林放故不云弟子。其以爲魯人亦當別有據。元和姓纂謂比干之後。逃難長林之下。遂姓林氏。鄭樵通志謂平王世子林開之後。皆出附會。不足據也。

【集解】鄭曰。林放魯人。

【集注】林放魯人。見世之爲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爲問。

【餘論】論語注義問答通釋。本之說有二。其一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則性者禮之本也。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其一曰禮之本禮之初也。凡物有本末。初爲本。終爲末。所謂夫禮始諸飲食者是也。二說不同。集注乃取後說。曰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則使以儉戚爲本。又取楊氏禮始諸飲食以證之。　讀四書大全說。黃勉齋分爲二說以言本。極爲別白。所以謂奢儉皆不中禮者以天下之大本言也。其以儉戚爲本者初爲本終爲末之謂也。勉齋之以初爲本終爲末者爲范楊言之。而非夫子之本旨也。林放問禮之本。祇見人之爲禮者皆無根生出儀文。而竄禮之必

不然。固未嘗料量到大本之中。夫子於此若說吾性所固有於喜怒哀樂之未發者原具此天則。則語既迂遠。而此天則者行乎豐儉戚易之中而無所不在。自非德之既修而善凝其道者反藉口以開無忌憚之端矣。故但從夫人所行之禮較量先後。則始爲禮者。於儉行禮。以戚居喪。雖儉而已有[illegible]文。但戚而已有喪紀。本末有奢。而不能極乎其易。然而禮已行焉。是禮之初也。抑此心也。在古人未有奢未盡易者既然。而後人既從乎奢既盡爲易之後亦豈遂迷其本哉。苟其用意於禮而不但以奢易誇人之耳目。則夫人之情固有其量。與其取之奢與易而情不給也。無如取之儉與戚而量適盈也。將緣儉與戚而因文之相稱者以覲乎情之正緣此而天則之本不遠焉。追其得之。則充乎儉之有餘而不終於儉。極乎戚之所不忍不盡而易之事又起。則不必守儉而寡乎戚。而禮之本固不離也。蓋以人事言之。以初終爲本末。以天理言之。以體用爲本末。而初因於性之所近。終因乎習之所成。則儉與戚有所不極而尚因於性之不容已。用皆載體而天下之大本亦立。此古道之不離於本也。又曰林放問本。而夫子姑取初爲禮者使有所循以見本。而非直指之辭也。若求其實。則上章所云人而不仁如禮何者乃爲徑遂。儉與戚近乎仁。而非仁之全體大用。奢與易不可謂仁。而亦非必其不仁。仁也中也誠也禮之本也。勉齋言天下之大本得之矣。通范楊之窮而達聖人之微言者也。　黃氏後案。禮器曰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是禮中有本也。注以本爲本體。語錄以本指禮之初。已自異矣。近或以禮嫌指儀文言。遂於禮外求本。尤謬。

○子曰。大哉問。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王弼云。時人棄本崇末。故大其能尋禮本意也。

【集注】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考異】魏書禮志引論語喪與其易寧戚。無也字。　南史顧憲之傳。喪易寧慼。慼字从心。　俞琰書齋夜話。易字疑是具字。檀弓云。喪具君子恥具。具與易蓋相似也。

【考證】劉氏正義。荀子天論言文質一廢一起。應之以貫。貫者言以禮爲條貫也。禮運云。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禮器云。孔子曰。禮不同。不豐不殺。蓋言稱也。又曰。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不同者禮之差等。禮貴得中。凡豐殺即爲過中不及中也。過中不及中俱是失禮。然過中失大。不及中失小。然則二者相較則寧從其失小者取之。所謂權時爲進退也。質有其禮。儉戚不足以當之。而要皆與禮之本相近。蓋禮先由質起。故質爲禮之本也。易者先兄五河君經義說略。爾雅弛易也。展轉相訓。則易亦訓弛。言喪禮徒守儀文之節。而哀戚之心浸以怠弛。則禮之本失矣。雜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不怠不懈即不弛之義。故下文云。期悲哀三年憂。言其戚也。蓋易者哀不足。戚者哀有餘。檀弓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義與此同。謹案淮南本經訓。處喪有禮矣。而哀爲主。高誘注引此文。隋書高祖紀下。喪與易也寧在於戚。則禮之本也。禮有其餘。未若於哀。則情之實也。並以易爲禮有餘。鄭此注但云易簡。未明其義。

【集解】包曰。易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

【唐以前古注】釋文引鄭注。易簡也。　皇疏。或問曰。何不答以禮本。而必言四失何也。答云。舉其四失。則知不失即其本也。其時世多失。故因舉失中之勝以誠當時也。

【集注】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　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如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爲禮之本。

【別解一】黃氏後案。易釋文引鄭君注云簡也。陳仲魚謂斥時人治喪以薄爲道也。朱子訓易爲節文習熟。必增說無實之義。皆未必是也。式三謂易坦易也。包說爲是。異端家齊死生。而治喪皆簡率。後人喪中祭奠如吉禮。又用僧道鐃鈸以喧雜之。皆由於坦易也。取儉取戚者儉則

有不敢越分之心。戚則有不忍背死之心。是禮中之本也。

【別解二】論語稽：奢者儀節之繁。易者變除之次。（易訓變易之易）儉者太羹玄酒之眞意。戚者擗踊哭泣之至性。禮無儀節則失之野。喪不變除則過於哀。是故行禮於既獻酢之後。有酬有旅。不覺遂至賓主百拜。居喪於既虞祔之後。有練有祥。不覺遂至以葛易麻。由儉而漸奢。由戚而漸易。斯亦人情所必至。特春秋時酬酢往來。專尙繁文。而臨喪不哀。至原壤敢爲登木之歌。宰我且發短喪之問。則奢易而實忘其本矣。夫子既大放之問。又曰。與其奢易寧儉戚者蓋有感於時俗之言也。

【別解三】論語古訓：包以爲和易。意與戚相反。然世俗當不至此。檀弓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于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時人治喪以薄。爲其道失之簡略。故夫子以爲寧戚。言必盡哀盡禮也。當從鄭。

【別解四】羣經平議：包氏說戚字未得其義。蓋禮則奢儉俱失。失於奢不如失於儉。故有寧儉之言。若居喪哀戚固其所也。乃云與其易也寧戚。恐不然矣。戚當讀爲蹙。禮記禮器篇。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此蹙之義也。說文新附足部有蹙字。曰迫也。古無蹙字。故以戚爲之。言居喪者或失於和易。或失於迫蹙。然與其和易無寧迫蹙。爲得禮之本意耳。南史顧憲之傳。喪易寧蹙。是知戚字固有作蹙者。其義視包注爲長。

按以上四說。除第四說可備一義外。其餘均不如集注之長。禮檀弓。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即此節之注脚也。

【餘論】朱子語類：禮不過吉凶二者而已。上句泛言吉禮。下句專指凶禮。然此章大意不在此。孔子是答其問禮之本。然儉戚亦祇是禮之本而已。又曰。其他冠婚祭祀皆是禮。故皆可謂與其奢也寧儉。惟喪禮獨不可。故言與其易也寧戚。喪者人情之所不得已。若習治其禮有可觀。則是樂於喪而非哀戚之情也。故禮云。喪事欲其縱縱爾。

鹿善繼四書說約：天下事實意爲本。苟無其實。繁文愈盛。祇增其僞耳。老子以爲忠信之薄亂之首也。蓋指繁文之禮說。夫禮安得爲薄。無本則薄耳。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考異】論衡問孔篇作不若諸夏之亡。　公羊傳襄公七年注毛詩君之率正義劉逵三都賦注韓昌黎集原道篇引文俱無也字。昌黎題爲經。翟氏考異。漢人稱論語爲經者惟于定國傳一見。唐則昌黎此文而已。于傳所引文與商書小異大同。猶似未的。蓋論語雖久並五典稱經。其獨標經曰。自昌黎始之矣。

【音讀】論語發微。釋文亡字無音。知讀如字。不取包氏說。

【考證】爾雅釋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郭注。九夷在東。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蠻在南。　白虎通禮樂篇。何以名爲夷蠻。曰聖人本不治外國。非爲制名也。因其國名而言之耳。一說曰名其短而爲之制名也。夷者傳夷。無禮義。東方者少陽易化。故取名也。北方太陰鄙郄。故少難化。狄者易也。辟易無別也。　包氏溫故錄。夷狄謂楚與吳。春秋內諸夏外夷狄。成襄以後楚與晉爭衡。東方小國皆役屬。宋魯亦奔走其庭。定哀時楚衰而吳橫。黃池之會。諸侯畢至。故言此以抑之。襄八年鄬之會。陳侯逃歸何氏。云加逃者抑陳侯也。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言不當背也。又哀十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吳何以稱子。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爲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何氏云。明其實以夷狄之彊會諸侯爾。不行禮義故序晉於上主。會者惡諸侯之君夷狄。

【集解】包曰。諸夏中國也。亡無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此章爲下僭上者發也。諸夏中國也。亡無也。言中國所以尊於夷狄者以其名分定而上下不亂也。周室既衰。諸侯放恣。禮樂征伐之權不復出自天子。反不如夷狄之國尚有尊長統屬。不至如我中國之無君也。　釋惠琳云。有君無禮。不如有禮無君。刺時季氏有君無禮也。

按此條據論語集注旁證綱引出皇疏。而皇疏實無其文。玉函山房輯本亦無之。考慧琳秦郡人。宋世沙門。以才學爲太祖所賞愛。見宋書顧延之傳。嘗注孝經老子。又作辯正論。其人蓋釋而儒者也。其論語說隋唐志陸德明經典序錄並不載。僅邢昺皇侃二疏偶引之。此條用

意新穎。雖於割愛。容再續考。

【集注】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

【別解一】邢疏。此章言中國禮義之盛而夷狄無也。舉夷狄則戎蠻可知。諸夏中國也。亡無也。言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中國雖偶無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禮義不廢。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論語足徵記。春秋莊四年傳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解詁曰。有而無益於治曰無。呂氏春秋驕恣篇。春居問於宣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樂爲輕。敢問荆國爲有主乎。王曰。爲無主。賢臣以千數而莫敢諫。敢問荆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高注無主曰無賢主。無臣曰無賢臣。此云有亡。義與彼同。謂夷狄雖有賢君。而紀綱不立。不如諸夏無賢君而猶守先王之遺法也。故何氏於襄七年陳侯逃歸注云。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不當背也。承上經公會晉侯以下于鄬。傳曰。以中國爲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爲强則不若楚。何氏此注以晉爲諸夏。楚爲夷狄。言楚雖有賢君。不如晉無賢君也。集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義本皇疏。揆之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之義。去之遠矣。

按此說本於內中國外夷狄之原則。可備一義。

【別解二】論語發微。此蓋指魯之僭亂無君臣父子之義。同乎夷狄。不如滅亡之爲愈。春秋爲國諱。且欲據魯爲法。故見義於此。　論語述何。夷狄之者春秋於中國無禮義則夷狄之。衞劫天子之使。則書戎伐。邾牟葛三國同心朝事魯桓。則貶稱人之類。言朝則有君可知。諸夏之者如潞子嬰兒之離於夷狄。雖亡猶進爵書子。君子之所與也。書滅亡國之善辭。言當與也。　論語訓。有君謂進稱爵同小國也。亡謂失地君也。貴者無後。待之以初。皆稱本爵。夷狄君不過子。故不如亡也。自明春秋例意。狄入有諱。滅狄無諱。相滅有譏。而兩狄相滅無譏。救皆義兵。而狄救不進。皆示內諸夏外夷狄之義。楊承禧說。

按此說亡字如字讀。義極牽强。

【別解三】四書辨疑。南軒諸人之說。解亡君皆非實爲亡君。解有君皆是實爲有君。亡字之說皆是。有字之說皆非。有與亡今通言之。如言

不有其父。不有其君。有字當準此義爲說。有君者有其君者也。如言有無父之心。有無君之心。亡字當準此義爲說。亡君者亡其君者也。蓋謂夷狄尊奉君命。而有上下之分。是爲有其君矣。諸夏蔑棄君命。而無上下之分。是爲亡其君矣。此夫子傷時亂而歎之也。又如字作似字說。意爲易見。

按此說較皇邢二疏義均長。似可從。

【發明】陳櫟四書發明。諸夏所以異於夷狄。以有君臣上下之分爾。今居中國。去人倫。夷狄之不如。春秋所以作也。　日知錄。歷九州之風俗。考前代之史書。中國之不如外國者有之矣。遼史言契丹部族生生之資。仰給畜牧。狃習勞事。不見紛華。故家給人足。戎備整完。卒之虎視四方。强朝弱附。金史世宗嘗與臣下論及古今。又曰女眞舊風雖不知書。然其祭天地。敬親戚。尊耆老。接賓客。信朋友。禮意欵曲。皆出自然。其善與古書所載無異。汝輩不可忘也。又曰。遼不忘舊俗。朕以爲是。海陵習學漢人風俗。是忘本也。若依國家舊風。四境可以無虞。此長久之計也。邵氏聞見錄言。回紇風俗樸厚。君臣之等不甚異。故衆志專一。勁健無敵。自有功於唐。賜遺豐腴。登里可汗始自尊大。而其俗亦壞。昔者祭公謀父之言。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由余之對穆公言。戎夷之俗。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其所以有國而長世。用此道也。及乎薦居日久。漸染華風。不務詩書。唯徵玩好。服飾競於無等。財賂溢于靡用。驕淫務侈。浸以成習。於是中行有變俗之譏。賈生有五餌之策。又其末也。則有如張昭遠以皇弟皇子喜俳優飾姬妾。而卜沙陀之不永。張舜民見太孫好音樂美姝名茶古畫。而知契丹之將亡。後之君子誠監於斯。則知所以勝之之道矣。　四書訓義。夫子知世變之將極。而歎之曰。自帝王以來。長有諸夏者唯此君臣之分義而已矣。上下相臨也。恩禮相洽也。威福相制也。故天下統於一。而□□□□□□。乃今則異是矣。唯夷狄之有君矣。權未嘗分也。兵甲賦稅未嘗私也。利歸之國而禍必相救也。不似諸夏之諸侯不知有天子。大夫不知有諸侯。可專則專之耳。可竊則竊之耳。而更無以一人宰天下。以一君制一國之理勢也。夫有君則一國之勢統於一。合心同力。可安可危。而不可亡。然則諸夏無統。□□□□入而統之矣。□□□乎。

按鄒山遺書中多空白處。蓋當時多觸犯時忌語。讀者自能辨之。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考異】皇本作汝不。　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均作汝不。　太平御覽述作汝不。　釋文嗚呼本或作烏乎。　韓李筆解謂當作為。

【音讀】洪武正韻。祣祀山川名。經典通作旅。傳寫誤耳。　郎瑛七修類稿。祭名之祣從示。旅酬之旅從方。今坊刻論語皆作旅於泰山。蓋因增韻中誤起。遂傳寫為一。　劉氏正義。玉篇示部。祣力煮切。祭名。論語作旅。廣韻同。此後人所增字。漢書班固敘傳。大夫臚岱。侯伯僭畤。鄭氏曰。臚岱季氏旅於泰山是也。師古曰。旅陳也。臚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案旅作臚。當出古論。史記六國表。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亦作臚。儀禮士冠禮注。古文旅作臚。周官。司儀旅擯從。鄭云旅讀為鴻臚之臚。是臚旅音近得通用。

【考證】胡培翬研六室雜著答馬水部云。（劉氏正義引）承詢謂祋縣不當訓為埋。祋當與禮經閣庋食義同。按玉篇云庋閣也。祋同庋。引祭山曰祋縣可證。但爾雅儀禮周禮三經。文各有當。而義無妨。爾雅云。祭地曰瘞埋。祭山曰祋縣。瘞埋是以牲玉埋藏於地中。祋縣則有陳列之義。李巡云。祭山以黃玉。以璧牲置几上。邢疏云。縣謂縣牲幣於山林中。　其說良近。蓋古者祭山之法。先祋縣而後埋之。故祭山又名旅。旅臚陳之也，山海經凡祠山多言肆瘞。郭注云。肆陳之也。陳牲玉而後埋藏之。此先陳後埋之證。後埋故亦得名埋。　劉氏正義。案胡說最是。大宗伯言旅四望。彼謂國有大故。天子陳其祭祀而祈之。則旅為天子祭山之名。惟旅祭是因大故先陳後埋。其他禮則皆從略。故鄭君以為不如祀之備也。季氏旅泰山。或亦值大故而用天子禮行之故。書曰旅。與八佾歌雍同是僭天子。非僭魯侯也。夫子謂冉求之言。其迫切當亦因此。王制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注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祭法云。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公羊傳。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是言諸侯之祭山川皆在封內也。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泰山在齊魯界。兩國通得祭之。禮言大夫祭五祀。不及山川。故祭山為非禮。　梁氏旁證。近錢塘成君城泰安郡志云。考泰安崇禮鄉之放城集。相傳為林放故里。

宋才衎贊林放云。東岳稱奕。長山表封。一記其所生之地。一記其所封之地也。論語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當時必就其近者言之耳。

【集解】馬曰。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弟子冉求。時仕於季氏。救猶止也。包曰。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問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耶。欲誣而祭之也。

【集注】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之。又進林放以勵冉有也。

【別解】論語徵。古注以為譏僭。然觀其引林放。則孔子之譏在奢不在僭。必季氏為魯侯旅。而其行禮徒務美觀故爾。後儒每言及季氏。輒謂之僭。豈不泥乎。

按此論讀書得間。發前人未發。可備一說。

【餘論】讀四書叢說。大夫行諸侯之禮固是僭。但當時已四分魯國。魯君無民亦無賦。雖欲祭不可得。季氏既專魯。則凡魯當行典禮皆自為之。旅泰山若代魯君行禮耳。亦不自知其僭。冉有誠不能救也。欲正之則必使季氏復其大夫之舊。魯之政一歸於公然後可。此豈冉有之力所能。故以實告孔子。孔子亦不再責冉有而自歎也。

【發明】黃氏後案。季氏之旅冉有不能救者。禳禬祈福僥倖之心勝。非口舌所能爭也。後世封禪俱億耗費。今日泰山之祀徧天下。僭禮者不止季氏。往往欲救之而不得也。元趙天麟上書言東岳者太平天子告成之地。東方藩侯當祀之山。今乃有倡優戲謔之徒。貨殖屠沽之子。干越邦典。媟瀆神明。停廢產業。耗損食貨。亦已甚矣。父慈子孝。何用焚香。上安下順。何須楮幣。不然竭天下之香。繼爐而焚之。罄天下之楮為幣而燒之。知其斷無益矣。請自今無令妄費。非但砥風浸消。抑亦富民一助。趙氏之言可謂卓然不惑者矣。古今有幾人哉。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音讀】釋文爭絕句。鄭讀以必也絕句。揖讓而升下絕句。鄭注詩賓之初筵引此則云下而飲。飲於鴆反。又如字。詩箋引論語曰。下而飲

其爭也君子。正義曰。此謂飲射爵時揖讓而升下。意取而飲與爭。故引彼文不盡耳。　禮記射義與論語文無異。音義亦曰。揖讓而升下絕句。而飲一句。　四書通義云。孔邢注疏以下爲句。朱子以升爲句，總之以揖讓二字貫下。　四書改錯。論語王肅注云。此七字連作一句。射義鄭玄注則揖讓而升下五字作句。而飲二字又句。　翟氏考異。釋注疏文。似以揖讓爲句。而升句。下句。而飲句。下字之上。論文法應更有而字。　梁氏旁證。集注以揖讓而升爲句。下而飲爲句。王注則云。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則以升下相連爲文。皇邢二疏同。按王注與鄭注禮記射義同。與鄭箋賓之初筵異。皇邢疏兩存之。集注則用鄭箋也。　經讀考異。按近讀以爭字絕句。必也連下讀。據釋文云。鄭讀以必也絕句。考論語必也連下爲句。如必也聖乎。必也使無訟乎。必也正名乎。必也狂狷乎。必也親喪乎。皆當以必也句絕。亦可並通。又案射義鄭氏注明云必也射乎。則亦以必也連下爲句。陸氏此釋云以必也絕句。鄭氏殆兩讀與。又云舊讀從升字爲句。據釋文云。鄭讀揖讓而升下絕句。證之射義釋文。亦云揖讓而升下絕句。而飲一句。案鄭注詩賓之初筵引此則又云下而飲。似亦以升字絕句。蓋鄭兩讀。義皆可通。吾不與祭如不祭。　論語古訓。孔意以君子無所爭絕句也。鄭讀必也絕句者言君子平日必無所爭也。射乎者言於射見衆人之有爭心也。然射義引此文。鄭注。必也射乎　言君子至於射則有爭也。亦從舊說。以必也射乎連讀。與此不同。義疏云。就王注意則云揖讓而升下也。若餘人讀則云揖讓而升。升屬上句。又云下而飲。下屬下句。然此讀不及王意也。饋謂義疏概指餘人。竊疑王肅亦從鄭讀。釋文升下絕句。復引鄭注詩則云下而飲。明與注詩不同也。又聘義鄭注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却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者爭中。釋文揖讓而升下絕句。而飲一句。是鄭讀不以下而飲連文也。　論語補疏。釋文揖讓而升下絕句。鄭箋詩賓之初筵引此則云。下而飲。禮記少儀云。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此正以升下連文絕句。與論語此文同。鄭解以新衛爵。專取於飲。以而飲二字引之。不可成句。故連下字。其揖讓而升四字。義無所取。則舍之不引。射義引此文。鄭注云。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釋文云。揖讓而升下絕句。而飲一句。揖讓而升降即揖讓而升下。然則鄭之句讀不專以下而飲爲句。引證之法。各有所當。非所拘也。此注先提起升。及下揖讓追就而飲。與鄭先提起飲射爵者。以揖讓而升降倒裝。解法不同。而所以發明其義者未有異也。皇侃疏

云。就王注意則云。揖讓而升下也。若餘人讀則云。揖讓而升。升屬上句。又云下而飲。下屬下句。然此讀不及王意也。謂下屬下句。似指鄭氏詩箋。何未考射義鄭注。且此王注實以七字連屬爲句。未見其揖讓而升下爲句。以揖讓而升下爲句。正莫明於鄭氏射義注。釋文以下字絕句。正本射義。故又引鄭注賓之初筵以明其異。不知宜七字連屬爲句。鄭氏或斷下而飲爲句。或斷揖讓而升下爲句。如王氏此注。且斷揖讓爲句。云升及下。則升字可句。下字亦可句。皇疏非也。　論語偶談。一耦二人。左者上射。右名下射。升階時必上射先一等避左。下射後一等避右。此讓也。下階亦然。至升歛則升階後。勝者卑避右以讓。不勝者得以取觶於豐上。觶在堂上。必升飲。不便以下而飲爲句。必如王肅七字作一句讀。或如康成注射義以揖讓而升下五字爲句。而飲又句。禮節始明。

【集解】孔曰。言於射而後有爭也。王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也。馬曰。多算飲少算。君子之所爭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古者生男。必設桑弧蓬矢於門左。至三日夜。使人負子出門而射。示此子方當必有事於天地四方故云。至年長以射進仕。禮王者將祭。必擇士助祭。故四方諸侯並貢士於王。王試之於射宮。若形容合禮。節奏比樂。而中多者。則得預於祭。得預於祭者。進其君爵土。若射不合禮樂。而中少者。則不預祭。不預祭者。黜其君爵土。此射事既重。非唯自辱。乃係累己君。故君子之人於射而必有爭也。就王注意則云。揖讓而升下也。若餘人讀則云。揖讓而升。升屬上句。又云下而飲。下屬下句。然此讀不及王意也。　又引顏延之云。射許有爭。故可以觀無爭也。　又引李充云。君子謙卑以自牧。後己先人。受勞辭逸。未始非讓。何爭之有乎。射藝競中。以明能否。而處心無措者勝負若一。由此觀之。愈知君子之無爭也。　又引欒肇云。君子於射。講藝明訓。考德觀賢。繁揖讓以成禮。崇五善以興教。故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言於射尤必君子之無爭。周官所謂陽禮教讓。則民不爭者也。君子於禮。所主在重。所略在輕。若升降揖讓。於射則爭。是爲輕在可讓。而重在可爭。豈所謂禮敬之道哉。且爭無益於勝功者也。求勝在己。理之常也。雖心在中質。不可謂爭矣。故射儀曰。失諸正鵠。還求諸身。又中以辭養。不爲爭勝以恥人也。又曰。射仁道也。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因稱此言以證無爭焉。誠以爭名施於小人。讓分定於君子也。今說者云必於射而後有爭。此爲反論文。背周官違禮記。而後有爭之言。得通考諸經傳。則無爭

之證益明矣。

按肇晉書無傳。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云。字永初。泰山人。晉太保掾尚書郎。皇侃義疏列江熙所集十三家有欒肇字及里爵。與釋文敍錄同。隋書經籍志載論語釋疑十卷。又云梁有論語駮序二卷。亡。唐書藝文志稱論語釋疑十卷。駮二卷。陸氏釋文亦云釋義十卷。今已佚。此段辯論鋒起。似駁序之文。然書無明證。不能區分也。

【集注】揖讓而升。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讓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餘論】陳埴木鐘集。孔子言射曰。其爭也君子。孟子言射曰。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惟其不怨勝己者。其爭也乃君子之爭。則雖爭猶不爭矣。君子之爭者禮義。小人之爭者血氣。

【發明】反身錄。世間多事多起於爭。文人爭文。細人爭利。勇夫爭功。藝人爭能。強者爭勝。無往不爭。則無往非病。君子學不近名。居不謀利。卑以自牧。恬退不伐。夫何所爭。呂留良四書講義。君子無爭。不是故尙高雅。原以天下本無可爭耳。

按呂氏在當時以悖逆至於剖棺戮尸。意其書必有桀驁不馴者。今觀其所著四書講義。恪守程朱。力闢陸王之學。詁語純正。迂腐則有之。其書亦未必能傳。殺之適成其名也。雍正九年大學士朱軾等以翰林院編修顧成天駁呂四書。奏請刊布。吹毛求疵。本無足道。而呂書焚燬之餘。其說反賴以保存。事有因禍反得福者。此類是也。

俞樾論語小言。兩壯夫相與處而鬪者有之矣。兩童子相與處而鬪者亦有之矣。一壯夫一童子相與鬪未之有也。非童子之能讓壯夫也。彼壯夫固不與童子較也。君子之於天下也其猶壯夫居童子之羣乎。己大而物小。己重而物輕。己貴而物賤。是故君子無所爭也。松陽講義。今日講這章書。須要自省胸中有一毫勢利否。有一毫矜傲否。這一毫不要看小了他。這便是敗壞世道之根。這便是君子小人之分。須猛力拔去。斬盡根株。世間有一等人。惟知隱默自守。不與人爭。而是非可否亦置不論。此朱子所謂謹厚之士。非君子也。有一等人。惟知闒然媚世。將

是非可否故爲含糊。自謂無爭。此夫子所謂鄉愿。非君子也。又有一等人激爲高論。託於萬物一體。謂在己在人。初無有異。無所容爭。此是老莊之論。亦非君子也。是皆不可不辨。

按以此爲教。而世間猶多攫營奔競。爭名於朝。計較錙銖。爭利於市者。況明目張膽詔以權利競爭之說乎。傳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君子於此可以觀世變矣。而世顧以爲文明先進也。嗚呼豈其然哉。豈其然哉。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考異】舊文盼字爲盻。釋文曰。盼普莧反。又匹簡反。　詩衞風作盼。　史記弟子傳亦作盼。　說文解字引詩美目盼兮與今論語同。　李鑑。美目盼兮俗作盻非。盻胡計切。恨視也。

【考證】說文引素以爲絢兮不云逸詩。　周子醇樂府拾遺。孔子刪詩有刪一句者。素以爲絢兮是也。　朱子或問。此句最有意義。夫子方有取焉。而反見刪何哉。且碩人四章。章皆七句。此章獨多此一句而見刪。必別自一詩而今逸矣。　史繩祖學齋佔畢。詩經秦火之餘。逸此一句。而毛韓諸家不暇證據。魯論而增入耳。

按舊注以碩人詩有脫句。故詩下一句逸。朱子說此皆逸詩。非碩人文。其義爲長。

【集解】馬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衞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

【集注】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爲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

【考異】釋文。繪本又作繢同。　文選夏侯常侍誄注唐崔鉉北嶽廟碑引文俱作繢。　讀書叢錄古論作繪。魯論作繢。

【考證】惠士奇禮說。古者衮繡而衣繪。畫繪之事。代有師傳。秦廢之而漢明復古。所謂辨間賦白。疏密有章。則成畫目睹之者。鄭射記風

。凡畫者丹質。則丹地加采矣。凌廷堪校禮堂文集。朱子不用舊注。以後素爲後於素。於考工記注亦反之。以後素功爲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近儒皆以古訓爲不可易。而于禮後之旨。則終不能會通而發明之。故學者終成疑義。竊謂詩云素以爲絢兮者言五采待素而始成文也。今時畫者尙如此。先布衆色畢。後以粉勾勒之。則衆色始絢然分明。詩之意即考工記意也。子夏疑五采何獨以素爲絢。故以爲問。子以繪事後素告之。則素以爲絢之理不煩言而解矣。子夏禮後之說。因布素在衆采之後而悟及之者也。蓋人之有仁義禮智信五性。猶繪之有青黃赤白黑五色是也。禮居五性之一。猶素爲白采居五色之一也。五性必待禮而後有節。猶之五色必待素而後成文。故曰禮後乎。本非深文奧義也。何氏集解云。以素喩禮。但依文解之。而不能申言其義。毛氏惠氏戴氏雖知遵舊注。而解因素悟禮之處。不免格格不吐。皆坐不知禮爲五性之節故也。全祖望經史問答。問禮器甘受和。白受采。是一說。考工繪畫之事後素功。又一說。古注於論語繪事後素引考工。不引禮器。其解考工亦引論語。至楊龜山解論語。始引禮器。而朱子合而引之。近人多非之。未知作何折衷。曰論語之說正與禮器相合。蓋論語之素乃素地。非素功也。謂其有質而後可文也。何以知之。即孔子借以解詩而知之。夫巧笑美目是素地也。有此而後可加粉黛簪珥衣裳之飾。是猶之繪事也。所謂絢也。故曰繪事後於素也。而因之以悟禮。則忠信其素地也。節文度數之飾是猶之繪事也。所謂絢也。若考工所云。則素功非素地也。謂繪事五采。而素功乃其中之一。蓋施粉之采也。粉易於汚。故必俟諸采既施而加之。是之謂後。然則與論語絕不相蒙。夫巧笑美目豈亦粉黛諸飾中之一乎。抑亦巧笑美目出於人工乎。且巧笑美目反出於粉黛諸飾之後乎。此其說必不可通者也。龜山知其非。故別引禮器以釋之。朱子既是龜山之說。而仍兼引考工之文。則誤矣。

按全氏之說是也。朱子之失。在引考工不引禮器。曹寅谷四書摭餘說論之曰。楊文靖公解論語始引禮器。朱子既是龜山之說。又兼引考工以爲即禮器之解。無怪乎攻朱者之未能釋然也。然朱子之誤亦有所本。蓋出於鄭宗顏之解考工。宗顏又本之荆公。蓋不知論語與禮器之爲一說。考工之又別爲一說也。全謝山謂朱子誤解考工。卻不誤解論語。若古注則誤解論語矣。可謂持平之論。

【集解】鄭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喩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如畫者先雖布衆采蔭映。然後必用白色以分間之。則畫文分明。故曰繪事後素。

【集注】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考異】漢石經無者字。　韓詩外傳。子夏問詩學一而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集解】孔曰。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包曰。予我也。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詩。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沈居士云。孔子始云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未見貧者所以能樂道富者所以能好禮之由。子貢答曰。切磋琢磨所以得好禮也。則是非但解孔子旨。亦是更廣引理以答也。故曰告諸往而知來者也。孔子曰。繪事後素。本政是以素喻禮。子夏答云禮後乎。但是解夫子語耳。理無所廣。故云起予。而不云知來也。

【集注】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　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

【餘論】困學紀聞。商爲起予。理明辭達也。回非助我。默識心通也。　四書近指。後之一字是子夏創詁。夫子創聞。故曰起予。夫後之爲言末也。後起於先。然不可離先而獨存其後。末生於本。然不可離本而獨存其末。明於先後本末之旨。方可與言詩。　黃氏後案。老子云。失義而後失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分禮與忠信爲二。以斥文勝之弊輕言失禮後之禮也。禮器云。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又云。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重言禮也。又云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言禮中自有忠信。無忠信則禮不虛行。亦直言禮也。八佾篇詳言禮。此言禮爲後。猶言禮之不可以已也。禮兼忠信節文而言。倩盼美貌當有禮以成之。亦直禮也。後猶終也成也。近解據以儀文爲禮。遂滋本末輕重之說。申其說者遂云未有禮先有理也。信如是。則忠信理也本也。禮文也末也。與禮器之言不明相背謬乎。抑五經中固有此言乎。經傳中有以儀文言禮者。如敬不足而禮有餘。哀不足而禮有餘是也。有對儀文而言禮者

。如女叔齊子大叔禮儀之辨是也。若此經及禮器之言自兼忠信節文以言禮矣。經傳有析言渾言之異。讀者所宜詳也。陸稼書曰。自古亂天下之言有二。一曰禮豈爲我輩設。一曰六經皆我注脚。此章內皆可屬入。故講學不明。即流毒天下。式三案陸氏雖未考古注。而以禮後爲重禮之言。不是薄禮。斷斷於卜氏言與老莊之不同。可爲後學發蒙。

按黃氏此論隱斥程朱以理言禮之非。而言辭閃灼。實則不但老莊。即陸王何嘗有是哉。明眼人自能辨之。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考異】史記世家引文無文獻不足故也一句。謂子序書傳時語。

【音讀】禮記禮運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　王楙野客叢書據禮運之杞之宋之文。知古語夏禮吾能言。殷禮吾能言。蓋當于言字上點句。之字各連下爲句。　論語訓。徵禮者孔子非欲杞宋徵之也。包鄭皆誤以之字絕句。則吾能徵之何與更望杞宋文獻之足乎。子不能徵。而曰杞宋不足。乖互之甚也。此言作春秋託魯之意。之杞者往杞。之宋者往宋也。中庸曰。雖善無徵。杞已見黜。宋不如魯。欲託以制作。則文儀不備。故不可空言禮意。而必依魯史之事。獻儀古今字。

【考證】四書釋地又續。杞不足徵。人皆以杞行夷禮。春秋貶而稱子之故。不知此時之杞非復周武王初封東樓公之杞國也。初封杞即今開封杞縣。索隱曰。至春秋時杞已。遷東國。雖未知的都何所要。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桓二年七月杞侯來朝。九月伐杞。入之。與今之莒州及曲阜縣相鄰也可知。逮桓五年淳于公即經所稱州公者。其國亡杞似并之。杜元凱曰。遷都於淳于。僖十四年杞辟淮夷諸侯爲城焉。杜元凱曰。又遷於緣陵。襄二十九年晉合諸侯以城杞。即昭元年祁午數趙文子之功云城淳于者。杜元凱曰。杞又遷都淳于。淳于漢置縣。屬北海郡。其故城一名杞城。在今青州安邱縣東北三十里。其遺跡宛然。緣陵杜止注杞邑。臣瓚曰。海北海之營陵縣。春秋謂之緣陵。以余考殆今昌樂縣東南五十里營邱城。是蓋杞當春秋去初封已千有餘里。而顚沛流離。賴人之力以圖存。史記一則杞小微。其事不足稱述。再則杞微甚

不足徵也。又云。緣考得歸德府雍邱縣。注云故杞國也。先春秋時徙魯東北。按今安邱縣正在魯東北。惟先春秋而徙。故入春秋邑。繼爲莒得。明據至此。以杜元凱之博洽。曷不直引此文。乃云推尋事跡始知之。讀書無漏豈非大難。 四書辨證。王制疏。殷滅夏時。必封其後。但不知名杞以否。愚謂封夏之後於杞。不自周始也。大戴禮少閒篇。湯放桀。乃遷姒姓於杞。又水經注。睢水東逕雍邱縣故城北。縣舊杞國也。殷湯周武以封夏後繼禹之嗣。又寰宇記。開封雍邱縣古雍國。黃帝之後。姞姓。殷湯封夏後於此爲杞。周武封夏後得東樓公於杞。是爲杞國。又路史湯封少康之後於杞以郊禹。後分於曹東之傳是爲東樓。生西樓公。周興求後。得東樓後之。杞爲禹後。則知杞本故國。武特因而重封之。杞於莊公二十七年稱伯。至僖二十三年二十七年兩稱子。自後並稱伯。惟襄二十九年稱子。其時伯時子何也。僖二十三年杜注云。杞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絀稱伯。至此用夷禮貶稱子。李氏廉曰。杞之稱侯。本無所據。注左氏者泥於桓公篇杞侯之說耳。考桓二年杞侯來朝。公穀並作紀。程子曰。凡杞稱侯者皆當爲紀。文誤也。又九月入杞。傳曰。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劉氏敞曰。左氏誤紀爲杞。遂生不敬之說。然則杞實伯爵。三稱子皆以用夷禮故也。 詹道傳四書纂箋。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其間禮樂廢壞。正考父爲孔子七世祖。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自夫子錄詩已亡其七篇。可見典籍不足徵矣。魯僖公二十七年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經書子以貶之。又可見賢者已不足徵。

【集解】包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名。夏殷之後也。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之也。鄭曰。獻猶賢也。我不能以其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

【集注】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按包注徵成也。邢疏徵成釋詁文。按今爾雅亦無此文。以杞宋之君闇弱不足以成之訓徵字殊晦。未若集注之長。經中徵證多通借也。

【別解】論語意原。杞夏之後。宋商之後。魯周之後。杞宋亡夏商之禮。以無文獻可證也。若魯則不然。以文則有典籍。以獻則有夫子。魯

之君臣莫之考證何也。夫子意不在杞宋。託杞宋以見其意。特於魯則微其辭爾。　戴望論語補注。王者存二王之後。杞宋於周皆得郊天。以天子禮樂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備其典章文物。周衰杞爲徐莒所脅而變於夷。宋三世內娶。皆非其國之故。孔子傷其不用賓以致去禮。故言俱不足徵以歎之。　劉氏正義。漢書藝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云云。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定禮樂。據漢志是夫子此言因修春秋而發。春秋亦本周禮也。　論語發微。孔子雖觀坤乾之義夏時之等。然以文獻不足之故。未及筆削成書。以齊六經之列。周有百二十國之寶書文也。使子夏等十四人求之獻也。文獻足而春秋成。故能據魯親周故殷絀夏。運之三代。禮運一篇皆發明志在春秋之義。而夏殷之禮亦可推而知矣。

按以上諸家之說。皆據史記世家以此爲子序書傳時語。雖別解實正論也。

【餘論】論語集注考證。古者二王之後。各守其先代禮物。聖人於夏殷之禮。不曰知之。而曰能言之。此蓋定禮樂時語也。聖人生知之資。其於禮之義理則知之明矣。此其所言。蓋謂二代制度文爲之詳耳。雖當時二代之禮亡失將盡。而以聖人之資。觸類旁通。皆能歷歷言之。但聖人謹重之意。必欲得典籍故稱以證成其書。而文獻二者卒不可得。故終於從周。後人迄不見其成書之盛也。　四書釋地又續。余向謂聖人之言。述於賢人口中。少有改易。便不如聖人之雅。如論語杞宋並不足徵。中庸易其文曰。有宋存。越後二十餘年。歲寒夜永。老鰥無睡。忽憶孔子世家未言伯魚生伋字子思。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不覺豁然以悟。起坐歎曰。中庸既作於宋。易其文殆爲宋諱乎。荀子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況宋實爲其宗國。仲尼次春秋爲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也。口授弟子。又定哀多微辭。孔叢子雖僞書。然載宋大夫樂朔與子思論尚書。朔以爲辱己。起徒攻子思。子思既免。於是撰中庸之書。似亦未必全無因。則書中辭宜遜。且爾時杞既亡而宋獨存。易之亦與事實合。　論語述何。夫子於杞得夏時。以言夏禮。於宋得坤乾。以言殷禮。惜其文獻皆不足徵。故采列國之史文。取夏時之等。坤乾之義。而寓王法於魯。黜杞故宋。因周禮而損益之。以治百世也。

【發明】反身錄。問夏殷之亡久矣。夫子何故致意其禮。曰國可亡。史不可亡。況一代有一代之典章制度。雖時異勢殊。非所以施於昭代。而其大經大法。豈可令其泯滅而失傳。夏殷之禮。夫子蓋於殘編斷簡之中。因流窮源。由微知著。能言其槪。常欲參考互證。筆之於書。以存二代經世之典。使後世議禮制度者有所考鏡折衷。惜乎既無成籍可據。又鮮老於典故者相質。無徵不信。故不禁流連而三歎也。大抵上古與後世不同。後世書皆印本。凡朝廷典章制度。刊布既廣。一旦改革。其書散藏人士之家。雖久不至盡亡。上古則蝌斗漆寫。藏之廟堂。人士艱於鈔傳。一經改革兵燹之餘。存者幾希。年代既久。老成凋謝。子孫又多微弱不振。流播之餘。於先典不惟不遑收藏。亦且不知收藏。此文獻所以不足也。其流行於人士之家。類非典禮儀制所關。而書史簡翰之不至泯絕者。在夏則僅僅禹貢夏小正五子之歌允征數篇。在殷則湯誥太甲說命盤庚戡黎數篇而已。惜哉。又曰。沛公入關。諸將爭取財物金帛。蕭何獨收圖籍。沛公由是具悉天下阸塞。戶口强弱。即斯一節觀之。則知文獻所關之重矣。故在天下則關係天下。在一省則關係一省。在一邑則關係一邑。在一家則關係一家。述往昭來。爲鑑匪尠。若子孫於先世遺籍及誌狀譜牒以其非關日用之急。視爲故紙而忽之。任其散逸。漫不珍藏。則賢不肖可知矣。繼述之謂何。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考證】論語稽求篇。禘祭有三。一是大禘。大傳喪服小記所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國語與祭法則皆云。周人禘嚳而郊稷是也。一是吉禘。春秋閔二年吉禘於莊公。杜預何休賈皆以爲合羣廟祧廟之主升食于太祖。即是祫祭。然變名稱禘。文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公羊所謂大事是祫是也。一是時禘。即時祭之一。王制云。春礿夏禘。祭統亦云。春祭曰礿。夏祭曰禘。而郊特牲與祭義則皆云春禘而秋嘗。然總是時祭是也。論語之禘當是不王不禘之禘。此本王者大祭。而明堂位祭統皆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于天下。賜以重祭。則祭所自出。立出王廟。原得用天子禮樂。但羣公雜用。便屬非禮。故不欲觀。此與禮運所云。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一歎正同。康成誤指吉禘。且又以郊與圜邱俱是禘。此則誤之中又加誤者。蓋夫子嘗郊矣。孟子膰肉不至。史記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是也。夫子嘗禘矣。子入太廟。禘自既灌而往是也。郊是郊。禘是禘。未嘗合幷。而主于吉禘。則夫子全無之。考夫子仕魯在定公十四年。此時

未遷廟者。不容吉禘。且諸侯五廟計之。閔僖逆祀。越文宣成襄昭五公。久已在祧壇之列。又且定之元年季寤與公山弗狃等因陽虎欲去三桓。順祀先公而祈焉。遂就閔僖祧廟而各順其位。則此時不惟祧、祧且不逆。而解論語者尚曰。不欲觀以逆祀故。夢哉。

胡培翬禘祫答問。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所謂祖始祖也。王者立七廟。祭始祖而下。又推而上之。以及於始祖所自出。故其祭爲特大。而諸侯不得干焉。爾雅曰。禘大祭也。言宗廟之祭莫大於是也。公羊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注自外來曰升）蓋時祭各於其廟。又不及毀廟。祫則已毀未毀廟之主皆聚食於大祖廟。故其祭特取義於合。（王制注祫合也）說文曰。祫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是也。大傳言禘其祖之所自出。此其義之著於經而各異者也。又曰問鄭氏注喪服小記及大傳俱以禘爲郊祀天。謂祖之所自出者感生帝靈威仰也。今以爲宗廟之祭。其義何據。曰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下文云。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知皆說宗朝之事。與祭天無涉。儀禮喪服傳云。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據其文由禰由祖由大祖推而至於始祖所自出。明皆一本之親。非指天帝審矣。趙氏匡曰。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其追遠之誠。尊先之義。故又推尋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便以始祖配祭也。此說最是。如周人以稷爲始祖。嚳爲稷之所自出。故周人禘嚳。虞夏禘黃帝。殷禘嚳亦然。又曰。禘字義以爾雅禘大祭也之訓爲正。蓋祫祭與時祭俱及始祖而止。禘更及始祖之上。故爲大祭。張純何休訓禘。說文云禘禘祭。以其祭遞遠。故有審禘之義。賈逵訓爲遞。後人本其說以爲由親廟祧廟毀廟而遞及焉。義亦得通。又曰。祭義云。祭不欲數。數則煩。周公制禮以祠禴嘗烝爲時祭。每歲舉行。而禘則追其祖之所自出。祫則大合羣廟之主。其典爲特隆。故必待三年五年而後行。此斟酌簡煩之精意。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鄭氏所據。何休公羊亦同。許愼說文解字云。周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漢儒多依此爲說。蓋必有所受之也。至禘祫之時。張純曰。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說得其正。

馬端臨文獻通考。夫所謂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者如樂用宮縣。舞用八佾。以天子所以祭其祖者用之於周公之廟。張橫渠

以爲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故以二王之後待魯。而命以禮樂。特伯禽不當受。此說得之。明堂位首言命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犧尊云云。即此觀之。可見當時止許其用郊禘之禮樂以祀周公。未嘗許其遂行郊禘之祀。後來乃至於禘嚳郊稷。祀天配祖。一一用天子之制。所謂穿窬不戢。遂至斬關。作俑不止。遂至用人。亦始謀之未善有以釀之也。左傳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乃知宋魯不特僭天子之禮樂以祀郊禘。雖燕享賓客亦用之矣。 案蕙田五禮通考。成王命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雖其文出於戴記。先儒亦多疑之。然如馬氏所云。終不敢謂事之必無。蓋報功崇德之意諒非此不足以自慊。而不知其爲僭端之始基也。自幽厲傷周道。平王東遷。周室衰而天下諸侯之心動矣。是以惠公因魯素用天子之禮樂。遂有宰讓郊廟之請。然王使史角止之。亦猶不許晉文請隧之意也。蓋是時王室之勢雖弱。政府典章未移。而諸侯亦無敢有顯然上干王章者。是以王朝列國之賢公卿大夫如王孫滿距楚子之問鼎。周公閱辭備物之享。寗武子不答湛露彤弓。蓋猶辭嚴義正。其氣足以奪僭奸之魄。及魯號稱秉禮。周公之澤未衰。而謂惠公竟儼然用天子之郊禘。尚有所不敢也。此郊禘非禮。所以孔子有周公其衰之歎。若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即及郊禘。尤不然矣。蓋其謂杞宋同天子之後。僭用禮樂。而遂及於郊祀。魯亦因其用天子之禮樂而並效杞宋之尤。蓋非一朝一夕之故。此固事勢所必然者。僖公嘗從伯討。遂爲望國。往又請命於王 史克作頌於後。至三十一年而卜郊見於春秋。閟宮頌及皇祖。且爲之徵驗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是明著此禮之始於僖公。而僭成之一大證據也。不然何以僖公之後書郊不絕。而隱桓莊閔及僖三十年以前無一筆及之耶。若謂魯郊之僭。行之已久。視爲常事不書。惟卜之不從。牛之有變。及時之大異而後書。豈前此卜必獲吉。而鼷鼠必不傷牛也。無是理也。是魯之僭郊。其作俑始於成王。其見端由於魯惠。其踐禮成於僖公。無可疑矣。 四書稗疏。集注誤文灌地降神之文。而慶源輔氏遂爲之說。徇白虎通之失。與開元禮酹沙之妄。愚已詳辨之於詩稗疏矣。抑考家禮注引張子曰。奠酒奠安置也。若言奠贄奠枕是也。則張子已知程子酒必灌於地之說之非矣。乃楊氏復又曰。家禮初獻取盞祭之茅者代神祭也。則說尤支離。夫家禮之舉盞灌於茅上其所取法則緣白虎通之說以擬禘之灌鬯耳。今云代神祭。則禘之灌鬯亦代神祭乎。雖朱子嘗曰酹酒有兩說。一用鬱鬯灌地以降神。一以古者飲食必祭神

。不能自祭故代之。乃不知飲食而祭者于豆間人之祭也不以茅。何獨代神祭之用茅也。用茅者沿杜預以包茅縮酒誤爲酎酒。因雜引以成乎非禮耳。蓋降神之說既窮。而又爲代祭之說以文之。但因仍流俗而强爲之飾耳。不知灌非虛置之筵上。乃置之尸前也。既獻之尸。則尸舉之。尸祭之。奚有別降之神。而又何代爲之祭耶。唯不知祼爲酌鬯初獻之名。而灌乃祼字之假借。初非灌圜之灌。諸妄展轉。愈入於迷。等祖考之靈於圜蔬畦稻。唯以張子之言爲破妄之斧。博求之詩及周禮以爲論定。而反求之爲人子孫者之心。謂傾酒於藁壤以事先爲安否。則諸說之謬不攻而退矣。

惠士奇禮說。獻之屬莫重於祼。祼之言觀也。易之觀卦於此取名。凡祼事鬱人沃盥。故祼一作盥。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詩曰。顒顒卬卬。如圭如璋。圭璋祼玉。顒顒溫貌。卬卬盛貌。祼之儀也。君有君之儀。臣有臣之儀。君祼以圭瓚。臣助之亞祼以璋瓚。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濟濟者辟王之容。君之儀也。峩峩者奉璋之貌。臣之儀也。鬱人詔祼將之儀者以此。宋人之享也置折俎。仲尼使舉之。以爲多文辭。魯人之祼也禘周公。仲尼欲觀之。以爲多威儀歟。

論語釋故。爾雅禘大祭也。凡祭之大者皆謂之禘。祭天莫大乎圜丘與南郊。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禘嚳謂冬至祭天於圜丘而以嚳配。謂之禘也。郊稷者即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祖之所自出天也。周以夏正祭青帝於南郊。而以稷配。亦謂之禘也。祭地莫大於方澤。祭宗廟莫大於五年之祭。皆曰禘。是禘天神二。地示人鬼各一。天地之禘不灌。灌者據宗廟言。宗廟之禘又有三。其一王制曰。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此殷禮也。周改春曰祠。夏曰礿。其二則三年之喪畢而吉禘。此諸侯皆得行之。左傳叔向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謂吉禘也。惟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乃天子之禮。祫禘皆宗廟之大祭。諸侯得祫不得禘。祫禘之分。祫者合也。禘者審諦昭穆也。審諦昭穆。故昭穆各於其廟也。周官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注。肆獻祼祫也。饋食禘也。凡天子三年喪畢而祫於大廟。明年春禘於羣廟。自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祫在秋。禘在夏。祭統曰。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淸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是則成王命魯唯禘於周公廟。而不及羣廟。於天子之禘有殊。其後僭於他廟。昭十五年禘於武公。二十五年禘於襄公。定八

年禘於僖公。皆行於一廟。而不偏及羣廟。但用天子之禘禮耳。其始禘用六月。其後或以七月。或以三月。或以十月。皆非禮。雜記孟獻子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呂氏春秋言。魯惠公使宰讓如周請郊廟之禮。桓王使史角往止之。據此則非成康所賜始於惠公也。周禮大宗伯所謂以肆獻祼享先王。是凡祭求諸陰陽之義也。肆獻所以求諸陽。灌所以求諸陰。周人貴陰。故先求諸陰。郊特牲謂臭陰達於淵泉者即謂灌。凡祭重灌。於禘尤甚。故夫子欲觀之。禘視曰觀。非常視也。故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禮作祼易作盥。本書記作灌並同。集解用孔安國義。文無依據。鄭說近之。

按灌即祼字之假借。船山之言是也。因集注疎於考證。故詳著漢學家之說。而此章之義乃明。

【集解】孔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也。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

【唐以前古注】周禮天官籩人疏引鄭注。禘祭之禮。自血腥始。

【集注】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按孔安國以不欲觀爲逆祀亂昭穆者。孔意以閔僖兄弟相繼例同父子各爲昭穆。三傳及國語皆同。賈公彥周官冢人疏言兄弟異昭穆。徐健庵讀禮通考極稱其說。象山姜氏讀左補義主段氏懋堂文集及說文示部禘字下辨甚詳。皆同孔注也。魯文公逆祀。至定公時已順祀。孔注以此指逆祀。意謂此言在未順祀之前也。昭穆亂於既灌者。皇疏云。未陳列主之前。主與祝入太祖廟堂中。以酒獻尸。尸以祭灌於地以

求神。求神竟而出室。列定昭穆。據皇疏是旣灌之後。逆列始定也。朱子或問不採舊注。而用趙伯循之說。其所謂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未嘗不可言之成理。惜空洞毫無依據。此以理詁經之弊也。集注闕外謝氏之說較勝。武進莊述祖論語別記亦主謝說。而考證特爲詳明。是知夫子之歎。在譏其僭。非譏其怠。與下章或人之問。方能針鋒相對云。（別記云。義疏云先儒舊論灌法不同。一云於太祖室裏盦前東向束白茅置地上。而持鬯酒灌白茅上。使酒味滲入淵泉以求神也。而鄭康成不正的道灌地。或云灌尸。或云灌神。故郊特牲云。周人尙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旣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鄭注。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又祭統云。君執圭瓚灌尸。大宗執璋瓚亞灌。鄭注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灌尸之事。乃後迎牲。案鄭二注或神或尸。故解者或云灌神是灌地之禮。灌尸是灌神之禮。而鄭注書大傳則云。灌是獻尸。尸乃得獻。乃祭酒以灌也。今案灌義雖異。要宗廟有灌。天子諸侯之禮同也。魯之失禮。孔安國以爲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不知孔子仕魯在從祀先公之後。不當復譏逆祀。而鄭康成說又與春禘義異。明堂位曰。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又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明魯禘有灌。魯郊無灌矣。郊特牲曰。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鄭注黃目黃彝也。周所造。於諸侯爲上也。正義云。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天子則黃彝之上有雞彝。斝彝備前代之器。諸侯但有黃彝。故曰於諸侯爲上也。又周禮司尊彝職曰。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今魯禘灌用黃彝。不備前代之器。從諸侯禮也。至迎牲以後。朝踐再獻之時。則白牡山罍。兼用四代之禮。其餘可以類推。故夫子曰。吾不欲觀之矣。又禘之見於春秋者閔二年吉禘於莊公。僖八年禘於太廟。左傳於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定八年從祀先公。皆稱爲禘。昭廿五年傳。將禘于襄公。是魯太廟有禘。羣廟亦有禘。襄十六年傳。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是晉亦有禘矣。蓋三年喪畢。合祭于太廟。自此以後五年而再殷祭。諸侯與天子禮同。而天子有禘。與諸侯異。魯祭太廟用禘禮。遂假禘之名。其實與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之祭自別。故不譏禘。但譏旣灌而往者之僭禮也。襄十年傳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郊特牲云。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鍚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

僭禮也。是禘於羣廟皆僭天子之禮樂也。）

【別解】論語訓。此譏助祭之臣之怠慢也。往謂往太廟也。大祭先有朝事之節。用毛炰之豚。燔燎黍稷。斗酒以祭。然後有朝踐之節。迎牛牲。薦毛血。夫人薦涗水。灌用鬱鬯。二禮既成。乃延尸入卿大夫序。從而行饋食之禮。其先二朝時助祭者從尸在外。待既灌乃入也。諸臣受宿當三日在公所時禮廢人怠。見迎尸前無事。待既灌乃往。大慢不敬。孔子既不能糾正。故不忍觀也。

【餘論】劉氏論語補注。禘非魯所宜行。夫子不欲觀之旨蓋有難言。故托言既灌以往以明之。其實不欲觀者并不徒在乎灌後之不敬也。夫灌在迎牲之前。周人先求諸陰。以是爲祭之首事。灌畢而後迎牲。是既灌以後。尚是行禮之初。所行儀節不過十分之一。魯之君臣方致祭太廟。未必即于此時已懈怠也。而不欲觀之意果何以徵哉。蓋魯禘非禮。夫子本不欲觀。而祭時中所用之禮儀。其僭越尤爲過甚。自既灌以往用牲。則有白牡。薦獻之時。尊爵俎豆皆用天子及四代之器制。甚至朱干玉戚以舞大武。皮弁素積以舞大夏。又納夷蠻之樂于太廟。僭分侈張。正夫子所目覩而心慨者。而其儀又多行于灌後。此子所以託爲是言也。蓋禘不欲觀。乃夫子本意。又不可直言其非。而由灌後以觀。又失禮中之失禮者。故即既灌以往以寓不欲之意。其旨微矣。不然季氏私祭自闇及夜而後肅敬漸怠。而謂太廟大祭。方行灌畢頃刻之後。君臣皆全無誠敬之意乎。而曾私祭之不若乎。注雖有言。吾不敢信。　經正錄。禘以上治而統祖。宗以下治而統族。二者相爲表裏。皆禮之大者。集解發明其義。故謂大傳禘祀之禮昉於虞。而備於周。宗子之法。殷惟有小宗。而周立大宗。蓋周先王以親親爲政教之本。仁至義盡。其道備矣。自周之亡。秦毀典禮。禘祀不行。而宗法廢。漢氏以後。雖有欲修明之者。而得姓所由莫可稽考。故或依附失實。抑或懲其妄而姑已之。惟宗之亡而致禘不可行。然後知先王敎修人紀之意至深遠也。

按此條據經正錄引出船山。而訓義及大全說均無其文。不知所引何書。因其頗有理致。故錄而存之。

論語偶記。集注部於王肅。近時毛西河闢百詩所著經學書尚泥集注。未及辯正諸侯自禘祭之禮。至毛氏謂魯祭出王。原得用天子禮樂。閻氏復欲以王季或太王定爲魯始祖。文王所自出之常。妄謬至何日止哉。又毛氏譏孔注謂諸侯五廟。閔僖逆祀。越文宣成襄昭五公。久已在祧壇

之列。殊不思毀廟之主升食太廟。則雖在祧壇合食時逆祀依然。即陽虎順祀先公僅定八年一舉。此外不然可知。更不思哀三年春秋書桓宮僖宮災。於時僖廟尚未毀哉。古注蓋無可疑。又案春秋時。魯之禘祭不必定在太廟。羣廟及禰廟亦屢有是事。閔二年經書吉禘于莊公。昭十五年傳稱禘于武公。二十五年傳稱將禘於襄公。定八年傳稱禘于僖公。武僖非太祖。莊襄又特閔昭之禰。而經傳明言有禘。凡此皆非正法。夫子之歎。或兼爲此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考異】史記封禪書述文曰。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　史記辨惑。此孔子自指其掌而言耳。封禪書引之。直云其於治天下視其掌。不已疏乎。

【考證】論語集注考證。中庸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章句謂與論語大同小異。特記者有詳略。王文憲謂論語約而難知。中庸詳而易見。不若以中庸解論語。辭不費而義明。　劉氏正義。仲尼燕居。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又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又祭統言四時之祭云。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爲臣不全。中庸云。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又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諸文皆禘說之可知者。鄭注中庸云。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爲知力者也。此文無注。意亦當同。　莊氏論語別記。白虎通云。帝者天號始祖所自出之帝。故曰天大祖。王肅之說斯近之矣。趙匡附會其說。以爲魯禘文王則非也。蓋自魯以禘禮祀周公。故殷祭謂之禘。由是而時祭亦謂之禘。大廟謂之禘。内是而羣廟亦謂之禘。魯謂之禘。由是而諸侯亦謂之禘。習而不察。故於魯禘之灌節取其禮之正。又問禘之說以正其名之不正也。春秋書禘于太廟。又書大事于太廟。書吉禘于莊公。又書有事于武宮。殷祭曰大事。時祭曰有事

。於其始書禘以著其名之不正。又書大事有事以著其實非禘。觀此而微言大義可以互相發明矣。　論語稽。大凡祖宗能庇廕子孫與否。亦觀其名位之大小。故士祭二代。大夫祭三代。諸侯則五代。惟王者最尊。故可至七代九代。今禘禮則又於七代九代之上。追本求原祭始祖所自出。譬之樹木根大則枝茂。其高百尺。其陰之廣亦必百尺。王者由下溯上。能探一本之原。即由近及遠。能措天下之事。故於天下如示諸掌

按孔子答或人之意。必合正名報本二義乃爲完備。故備錄之如右。

【集解】孔曰。答以不知者爲魯君諱也。包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示掌中之物。言其易了也。

【集注】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眞有所不知也哉。

【餘論】四書辨疑。此以指其掌爲言禘之易知也。此外若無別說。則易知之意定矣。其下再說蓋知禘之說天下不難治。此又以指其掌爲言天下易治也。一易字之意而以兩圖爲說。亦甚未安。注文本意蓋於中庸見其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文與此章頗有同處。故於明且易之下。又言天下不難治也。殊不知兩經之文雖有數字相類。而其義實不同。中庸一章皆言以孝爲治之易。禘嘗二字乃是於宗廟祀先之禮中舉其大概耳。非如此章專言禘之一事也。如云。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又云。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蓋以爲愼終追遠。則民德歸厚。故言治國如示諸掌。非虛語也。今言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天下不難治。以公論評之。儻知禘之一說便能明盡事物之理。纔知其說。未嘗持守奉行。便能無不感格。皆無此理。況自三代而下。以及於今。知禘之說者蓋不少也。未聞皆能平治天下如示手掌之易也。由此觀之。則其所謂天下不難治者蓋亦無據之空言耳。　黃氏後案。孔注嫌以推君惡爲解旣未是。朱子解不知之答則得之。其中趙說則非也。唐制天寶時禘於大淸宮。以李耼爲始祖所自出。趙氏因此有追尊配稷之說。至宋王介甫信其說。神宗遂因之

罷禘享。南渡後遵前制。朱子因援趙說以入經注矣。

按黃氏後案尙有駁趙氏六謬。大旨謂趙氏好攻三傳。自立臆說。主論禘之禮。又歷指左傳所云烝嘗禘於廟及寡君未禘祀之文以爲左氏之妄。幷偏詆禮記春禘夏禘等文爲徒據春秋經文以附會之。掊擊諸經傳。殊無忌憚云云。文長不錄。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考證】春秋繁露祭義篇。祭之爲言際也。與察也。祭然後能見不見之見者。見不見之見。然後知天命鬼神。知天命鬼神。然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乃知重祭祀。孔子曰。吾不與祭。祭神如神在。重祭事如事生。故聖人於鬼神也畏之而不敢欺也。信之而不獨任。事之而不專恃。恃其公報有德也。幸其不私與人福也。

按劉寶楠云。董釋祭神之義。而引文有脫誤。王制大夫祭五祀。鄭注。五祀謂司命也。中霤也。門也。行也。厲也。此祭謂大夫有地者。其無地祭三耳。孔疏申鄭意。以此及祭法但是周禮。若曲禮大夫祭五祀歲徧。注以爲殷制。不言有地無地之分。又曲禮云。士祭其先。亦與周制士立二祀或立一祀異也。此文祭神統言五祀。夫子是無地大夫。亦止有三祀也。

捫蝨新語。論語中有因古語而爲說者。如祭如在二句。正是古語。其子曰云云。乃孔子因之有感發爲是說也。

【集解】孔曰。祭如在。言事死如事生也。祭神謂祭百神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此以下二句乃非孔子之言。亦因前而發也。孔所以知前是祭人鬼。後是祭百神者。凡且稱其在以對不在也。前旣直云如在。故則知是人鬼。以今之不在對於昔之在也。後旣云祭神如神在。再稱於神。則知神無存沒。期之則在也。

【集注】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考異】舊唐書馬周傳引文與字作預。

【音讀】羣經義證。舊讀以吾不與祭爲句。見春秋繁露。愚謂當以與字斷。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外宗王后不與則贊宗伯祭僕王之所不與。周官歷著可據。　經讀考異舊讀以吾不與祭爲句。愚謂以與字斷。祭如不祭。義自豁然矣。朱子集注明言或有故不得與。正可舉證。近人篤信朱子。于此反從舊讀。義所未安也。　黃氏後案。韓子讀墨子篇云。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洪氏注音。祭如不祭。吾所不與。與許也。如此句讀。解義皆異。亦一說也。

【集解】包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不致肅敬於心。與不祭同。

　特牲饋食禮疏引作鄭注。故不致敬作不致肅敬。又公羊桓八年傳何注。士有公事不得及此四時祭者。則不敢美其衣服。蓋思念親之至也。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公羊以士職卑。有公事不能使人攝祭。則廢祭也。注引論語者謂孔子仕爲大夫。有事故使人攝祭。已未致其思念如不祭。然則與士廢祭同也。賈引論語注無姓名。今鄭注輯本皆據疏列入。但與包注文同。或賈即引包氏也。

【唐以前古注】筆解。韓曰。義連上文禘自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矣。蓋魯僖公亂昭穆。祭神如神在。不可躋而亂也。故下文云。吾不與祭。蓋歎不在其不得以正此禮矣。故云如不祭。言魯逆祀。與不祀同焉。

【集注】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

【別解】論語發微。孔子仕魯。凡郊禘以及夏禴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皆與於祭。禮運與於蜡賓。即其一事。魯郊禘非禮。以不欲觀。不知其說以爲國諱。其大者既奢僭而不知本。其餘祭必皆虛文而無實。凡內祭外祭。其君若臣不能精意以通昭明。天神地示人鬼不可得而事。故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也。若謂孔子或出或病。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則指孔子自舉祭。不當以與祭言也。　論語訓。與讀如則誰與之與。予也。春秋傳曰。不與會。又曰。不與大夫。若祭非其鬼及逆祀立煬宮。旅泰山。猶三望。皆所不與。以其與不祭同也。禮有攝祭。不可貳如不祭。

　按王氏讀不與斷句可也。至訓與爲許。則未免好奇之過。竊謂祭如在二句。蓋古論記者引之。先經以起例。陳善之說是也。禮特牲賈疏

。大夫已上時至。唯有喪故不祭。自餘吉事皆不廢祭。若有公事及病使人攝祭。又祭統云。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皆可爲此章注脚。孔子係大夫。除祭祖先之外。倘須祭五祀。非有特別事故。而使他人攝祭。則精意不誠。雖祭猶之未祭也。

【餘論】朱子語類。此弟子見孔子祭祖先及祭外神致其孝敬以交鬼神也。孔子當祭祖先之時。孝心純篤。雖死者已遠。因時追思。若聲容可接。得以竭盡其孝心以祀之也。祭外神雖神明若有若無。聖人盡其誠敬。儼然如神明之來格。得以與之接也。范氏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蓋神明不可見。惟是此心盡其誠敬專一在於所祭之神便見。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然則神之有無皆在於心之誠與不誠。不必求之恍惚之間也。又曰。問范氏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祗是心誠則能體得鬼神出否。曰誠者實也。有誠則凡事皆有。無誠則凡事皆無。如祭祀有誠意則幽明便交。無誠意便都不相接。

按范氏之說極爲船山所贊許。故曰惟聖人能知鬼神之情狀。

論語集釋卷六

八佾下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考證】四書稗疏。五祀夏祭竈。竈者火之主。人之所以養也。祀以雞。其禮先席於門奧西東。設主於竈陘。先席於門奧西東者迎神也。門奧西東者門在東奧在西。席設於門之西奧之東。正當室之中。而居戶外。其非席於奧審矣。祀門設主於門左樞。祀戶設主於門內之西。祀行爲軷壤於廟門之西。設主於其上。唯祀中霤設主於牖下。牖在室西南。其下即奧也。是則唯祭中霤則於奧。餘祀皆不於奧而設席也。與其媚奧寧媚竈云者謂中霤爲土。分王四季。不能爲四時之主。故集注謂無恆尊。不如竈之主火而司養專四時之一爲在時而乘權也。昧者誤讀設席於門奧西東之文。遂謂四時之祭皆先席於奧。亦習謬而不覺矣。　四書辨證。顧氏據禮器疏。故云奧竈是一神。若然。只宜祭竈設席迎尸於此。中霤禮何以云五祀皆然哉。蓋奧有在廟者。如少牢設饌于奧之類是。有在宮者。如曲禮人子居不主奧之類是。要是空虛之處。祭五祀皆迎尸於此。似常尊却以及時之神爲神。如祭竈迎尸於此。即以竈神爲神。猶人主以權臣之權爲權。而已莫能爲主焉。顧說非也。　四書摭餘說。毛西河專執鄭氏五祀祭於廟之說。謂從來行祭無在家室中者。不惟祭祖宗在廟。即祭五祀亦無不在家廟之中。而謂祭於其所是朱子自遺論文。不知宗廟之祭。尸入始祭籩豆及黍稷醴。此于竈陘已祭尸。入膍坐而饋食。不更祭黍稷及肉醴。故曰略如宗廟之儀。夫竈陘則所爲祭

於其所也。既徹而設饌筵前。所爲迎尸而祭于奧也。祭廟時不祭竈而祭爨。爨者老婦之祭。然則五祀當祭于宮矣。朱子亦何嘗自造禮文也。惟是鄭言設席于奧。疏以爲廟門之奧。則不然。蓋廟之奧廟主在焉。必不可以設神席。若後寢之奧衣冠藏焉。恐亦非是。古中霤禮于祀竈言席于門之奧。其謂皆門堂之奧歟。鄭注謂祭五祀用特牲。特牲者一牲也。即禮器之牲羊。小司徒所云小祭祀供羊牲者。孔疏謂用特牛。非。鄭之特牲是豚犢。安得謂五祀與郊同。而諸侯社稷且少牢。亦無五祀反以牛之理。是天子以下皆羊牲也。設主用醴肉。迎尸用鼎俎。所謂醴肉鼎俎者羊牲耳。白虎通云。天子諸侯用牛。大夫用羊。又云。尸以羊。竈以雞。皆非也。但注言竈雖卑賤。則黃帝作竈。死爲竈神之說。固不足信。而古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祝融。爲竈神。是亦上公之貴也。不如高氏誘月令之說曰。吳回回祿之神。託於竈。是月火王故祀之。蓋五祀皆迎尸于奧。故奧有常尊。而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顧養于竈。故曰當時用事。漢書曰。李少君言祀竈可致神物。天子親祀焉。淮南子曰。有虞氏祀先中霤。夏后氏先戶。殷人先門。周人先竈。則時俗媚竈之說。誠非無自。　劉氏正義。御覽五百廿九引鄭此注云。王孫賈自周出仕於衛也。案白虎通姓名篇。王者之子稱王子。王者之孫稱王孫。故春秋有王子瑕。論語有王孫賈。是賈爲周王者孫也。皇疏以賈爲靈王孫。廣韻引世本通志氏族略並以爲頃王之後。梁氏玉繩古今人表考引春秋分記。又以爲康叔子王孫牟之後。則以王孫爲氏。本爲衛人。非自周出仕。與鄭氏異義。非也。下篇言衛靈公之臣王孫賈治軍旅。是賈仕衛也。

【集解】孔曰。王孫賈衛大夫。奧內也。以喻近臣。竈以喻執政。賈執政者。欲使孔子求昵之。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

【唐以前古注】釋文引鄭注奧西南隅。　皇疏。時孔子至衛。賈誦此舊語以感切孔子。欲令孔子求媚於己。如人之媚竈也。

【集注】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爲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別解一】羣經平議。媚奧媚竈皆媚人。非媚神也。古以奧爲尊者所居。故曲禮曰。爲人子者居不主奧。而春秋時有奧主之稱。昭十三年左

傳。國有奧主是也。竈則執爨者居之。所謂厮養卒也。當時之人以爲居奧者雖尊。不如竈下執爨之人實主飲食之事。故媚奧不如媚竈。國語周語載人之言曰。佐饔者嘗焉。即此意也。王孫賈引之。蓋以奧喻君。以竈自喻。孔注未得其旨。

【別解二】四書典故辨正。羅登蓀云。子見南子。子路不悅。蓋疑夫子欲因南子以求仕也。然當是時不獨子路疑之。王孫賈亦疑之矣。媚奧之譏殆指南子而言也。觀夫子所謂天厭之者即獲罪於天之意。此說得之。奧者室中深隱之處。以比南子。竈是明處。蓋謂借援於宮闈之中。不如求合於朝廷之上耳。

【別解三】四書約旨。或謂王孫賈在衞算不得權臣。當時市權只有彌子瑕一人。或是他自家欲酌所媚而問耳。

按以上三說。以此說最爲合理。蓋賈本周人。入仕於衞。當靈公之時。政權操於南子彌子瑕之手。以孔子之賢且不能不見南子。孟子云。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使人告子路曰。孔子主我。衞卿可得也。其聲勢赫奕至此。賈蓋謀所以自處之道於孔子。奧在內位尊。喻南子也。竈之卑賤。喻彌子也。與當時情勢最爲相合。觀孔子答以獲罪於天。仍是答子路有命之意。賈在衞國並非權臣。孔子且稱其有治軍旅之才。而注疏家意欲以陽貨待之。不可解也。任氏之說雖創而實確。

【餘論】日知錄。奧何神哉。如祀竈則迎尸而祭於奧。此即竈之神矣。時人之語謂媚其君者將順於朝廷之上。不若逢迎於燕退之時也。注以奧比君。以竈比權臣。本一神也。析而二之。未合語意。

【發明】反身錄。古來權奸盜竊寵靈。勢位已極。又患無名。輒以美職厚祿牢籠正人君子。以爲名高。而不知正人君子惟恐不義富貴。浼其生平。超然遠引。若鳳翔千仞。豈彼所得而牢籠之哉。學者於此處須慎之又慎。所謂風急天寒夜。纔看當門定脚人。若此處一錯。一失脚便成千古憾矣。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考證】春秋繁露郊祭篇。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何以言其然也。祭而地神者春秋譏之。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

所禱也。　劉氏正義。墨子經上。辠犯禁也。說文辠犯法也。從辛從自。言辠人蹙鼻苦辛之憂。秦以辠似皇字。改爲罪。賈自周出仕衞。必有獲罪周王者。臣以君爲天。故假天言之。禱者說文云告事求福也。周官大祝五曰禱。是禱亦祭名。

【集解】孔曰。天以喻君也。孔子距之曰。如獲罪於天。無所禱於衆神。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欒肇云。奧尊而無事。竈卑而有求。周室衰弱。權在諸侯。賈自周出仕衞。故託世俗自解於孔子。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者。明天神無上。王尊無二。言當事尊。卑不足媚也。

按欒氏此說。黃氏式三認爲創解。實則尙不如任說之切合當時情勢。

【集注】天卽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

【餘論】崔述論語餘說。注云。天卽理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說者云。天者上帝之稱。以理爲天非也。案集注凡正釋其意者皆云某某也。若云某卽某也。某猶某也。皆非本字之義。乃推明其義。使人易曉耳。蓋天沖漠無朕。獲罪與否。無可徵者。故指理以明。但有悖於理。卽獲罪於天。非謂理爲天也。　錢氏養新錄。宋儒謂性卽理是也。謂天卽理恐未然。獲罪於天無所禱。謂禱於天也。豈禱於理乎。詩云。敬天之怒。畏天之威。理豈有怒與威乎。又云。敬天之渝。理不可言渝也。謂理出於天則可。謂天卽理則不可。　四書改錯。天解作理。四書集注補辨之甚悉。大抵宋儒拘滯。總過執理字。實是大錯。況天是天神。又有天道。故先儒解獲罪于天。亦曰援天道以壓衆神。衆神者室神與竈神也。又且漢魏後儒引此句皆明指蒼蒼之天。南齊書所載有雜詞云。獲罪於天。北徙朔方。可曰獲罪於理徙朔方乎。　蔡淸四書蒙引。獲罪之罪明以禍福言。若謂逆理卽是禍害。反不足以折姦雄之膽。

【發明】反身錄。人生眞實有命。窮達得喪咸本天定。須是安分循理。一聽於天。若附熱躁進。於定命無秋毫之益。於名節有泰山之損。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考異】史記世家無於字。漢書儒林傳代作世。隸釋載漢華山碑監作鑒。汗簡云。古論語郁作彧。說文繫傳𨛘字下云。論語郁郁乎文哉本作此𨛘。假借郁字。又彣字下引論語𨛘𨛘乎文哉。王氏考異。郁當作𨛘。古無郁字。从阝从卩。俱所不安。

【考證】漢書禮樂志。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洽。民用和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囹圄空虛。四十餘年。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劉氏正義。魯周公之後。周公成文武之德。制禮作樂。祝鮀言伯禽封魯。其分器有備物典冊。典冊即周禮。是爲周所賜也。故韓宣子謂周禮盡在魯。又孔子對哀公言文武之道。布在方策。方策者魯所藏也。中庸云。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今亦指魯。夫子此言吾從周。是據魯所存之周禮言。禮運孔子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是言魯能存周禮也。論語稽。周世璋曰。如井田一端。雖周亦助。是法乎殷也。學校一端。大學在國。小學在郊。是法乎夏也。封國則五服亦宗夏制。而特異其男邦采衞之名。建官則六卿亦祖殷法。而第[illegible]其司士大宗之位。巡狩則五載易爲十二。而陳詩納賈則同。述職則四朝變爲六年。而敷言試功不異。宗廟雖有三祖二宗之殊。其爲七廟同也。明堂雖有七尋九筵之別。其爲五室同也。冠禮或以母追。或以章甫。或以委貌。其爲三加同也。魯禮或迎於庭。或迎於堂。或迎於著。其爲親迎同也。養老或兼享。或兼食。莫非別年之心也。格祖或尚聲。或尚臭。莫非求神之意也。推之一車旗。一服物。如王制明堂所載。莫不參夏殷而兼用之。所謂監於二代也。

【集解】孔曰。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之。

【集注】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

【餘論】輔廣論語答問。（經正錄引）先王之制。與氣數相爲始終。而前後相爲損益。固非一人一日之所能致也。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則以氣數至此極盛。而前後相承。互爲損益。至此而始集其大成也。論語述何。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如循環也。故王者必通三統。周監夏殷。而變殷之質。用夏之文。夫子制春秋。變周之文。从殷之質。所謂从周也。乘殷之輅从質也。服周之冕从文也。論語發微。春秋王者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隱元年春王正月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何休說以上繫王於春。知謂文王也。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

之所命。故上繫天端。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爲王法。不書諡者法其生不法其死。與後王共之。人道之始也。 潘氏集箋。此知春秋雖據魯新周。然必託始於文王。故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以是知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謂文王之法度也。自杞宋不足徵。乃據魯作春秋。魯周公之後。周公成文武之德。而制作明備。孔子從而損益之。故曰從周。從周者即監二代之義。謂將因周禮而損益之也。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考異】漢石經大字作太。 注疏本亦作太 翟氏考異。今注疏本非復依何氏集解之舊。故其文於集注本無小異。數大字皆增筆作太。考諸釋文俱有音泰之釋。則當時之集解自爲大字。 梁氏旁證。左傳鄹人紇。唐石經及宋本皆作郰。酈道元引作鄹。始與論語同。鄹字古或省作取。說文郰魯下邑。孔子鄉。

【考證】論衡知實篇。孔子未嘗入廟。廟中禮器衆多非一。孔子雖聖。何能知之。 四書釋地續。鄹魯邑名。今則在鄒縣界。鄹人之子乃孔子少賤時之稱。集注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最當始仕即指孔子年二十爲委吏。二十一爲乘田吏言。方與少賤稱相關合。或曰二者何等卑職。敢驟奔走於廟中。余曰觀祭統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皆以有事於宗廟。尸以其餘畀之。則委吏若周禮之委人。共祭祀之薪蒸木材。乘田吏周禮之牛人羊人。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羊人凡祭祀飾羔祭割羊牲登其首者也。非無與於廟事。其應在執有司之列可知。獨當祭時。魯君在前。卿大夫侍從。雝雝肅肅。安得容一少且賤者暇然致辭說哉。故顧端屏以爲子入廟。當是隔日宿齋。始可每事問者。是不然作平日往觀。如荀子所載孔子觀於魯桓公廟。有欹器。問守廟者曰。此爲何器之類。則非執事有恪時。縱來不知禮之誚。亦不必毅然立辨曰是禮也。以明其敬謹之意。此則吳愈亦韓語余云爾。因并識之。 札樸。文十五年左傳下人以告注文。下人魯下邑大夫。正義云。治邑大夫例呼爲人。孔子父爲鄹邑大夫。謂之鄹人。 沈欽韓左傳補注。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鄒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昌平山在泗水縣南六十里。輿地志云。鄒縣西界闕里。有尼丘山。此故城應是鄹城之誤。釋文鄒音。可知也。 一統志。鄒縣在曲阜縣東南。縣志云。東十里有西鄒集。與郰其之故名鄒者別。水經注謂郰國叔梁之邑。孔子生

於此蓋禮。劉氏正義。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鄭注以爲周制。漢書韋元成傳。殷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迭毀。周公是魯始封。爲魯太祖。故廟曰太廟也。公羊文公十三年傳。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穀梁傳略同。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阮氏元明堂論。魯之大廟猶周明堂中之淸廟也。故左氏傳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大廟。臧哀伯即以淸廟茅屋爲說。明堂以茅蓋屋也。魯侯國。不得別立明堂。其一切非常典禮皆於大廟行之。又云潛夫論志氏姓云。伯夏生叔梁紇。爲鄹大夫。故曰鄹叔紇。邑鄹人爲鄹大夫。漢人相傳有此說也。左傳孔疏云。古稱邑大夫多以邑冠人。邢疏引左傳新築人仲叔于奚證之是也。段氏玉裁說文註謂聊人是梁所居之地。非爲所治邑。鄹大夫之文始見王肅私定家語。孔氏論語注乃肅讋僞託者。似不足信。段氏此辨甚是。然其誤自潛夫已然。亦非始王肅也。

【集解】包曰。大廟周公廟。孔子仕魯。魯祭周公而助祭。孔曰鄹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人以爲知禮者不當復問也。雖知之當復問。愼之至也。

按論語古訓。安國爲孔子十一世孫。而注云孔子父叔梁紇。此更可疑者。

【集注】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鄹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爲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爲禮也。

【別解】羣經平議。古字也邪通用。陸氏經典釋文序所謂如而不分。也邪無別者是也。論語子張問十世可知也。井有人焉其從之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諸也字並當讀作邪。又如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子曰其事也。此兩也字。尋繹文義。亦邪字也。魯僭王禮。大廟之中。犧牲服器之等。必有不循舊典者。子入大廟每事問。所以諷也。或人不諭其旨。反有孰爲知禮之譏。故孔子是禮也。猶云是禮邪。乃反詰之辭。正見其非禮矣。 論語別記。魯用禘禮始自周公廟。其後羣公廟皆有禘。子入大廟。凡禮樂犧牲服器之等每事問焉。此薄正祭器之時也

。雖爲之兆。未能遽革。而或人乃執謂知禮之譏。子聞之曰是禮也。斯聖人之正言。猶不欲觀之歎。不知之對。言問是禮者欲魯之君臣知其非禮而革之也。　論語述何。魯自僖公僭禘於大廟。用四代之服器官。其後大夫遂僭大禮。每事問者不斥言其僭。若爲勿知而問之。若曰此事防於何時。其義何居耳。以示天子之事。魯不當有也。或人習而不察。故正言以告之。

按此可備一說。

【餘論】讀四書大全說。若說入太廟是助祭。則當奏假無言之時而諄諄詰難。更成甚禮。荀子所記孔子觀欹器事亦是閒時得入。想古宗廟既無像主。又藏於寢。蓋不禁人游觀。而諸侯觀問冠昏皆行於廟中。或有執事之職。君未至而先於此待君故得問也。每事問即非不知亦必有所篤信。從好古敏求得者。若未手捫而目擊之。終只疑其爲未然。聖人豈必有異於人哉。尋常人一知便休。則以疑爲信。知得來儘是粗疎。如須會因器以見道。夫子則知問者信之由。不問者疑之府。而禮之許人問者乃使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以大明此禮於天下也。若已知已信而做作謹縟之狀。此正朱子所云石慶數馬之類。又何足以爲聖人。尹和靖雖知亦問之說祇要斡旋聖人一個無所不知。無所不謹。而誠僞關頭早糊鶻突。蓋不知不信原有深淺之分。而聖人之知則必以信爲知。未信而問。問出於誠。聖人之所以忠信好學不可及者正以此耳。　雷氏經說。子入大廟每事問。非君后承祭時。蓋祭之前夕。太史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夙興入廟。太史執禮書以次位。當此時凡執事者皆可向太史辨問。故禮曰辨事者考焉。子之每事問當在此時。故曰是禮。　論語後錄。此當是入廟助祭有所職守當行之事。不敢自專。必咨之主祭者而後行。若問器物。則廟中爲嚴肅之地。夫子必不嬈嬈如是。充說非也。呂氏春秋。無醜不能。無惡不知。高注。孔子入大廟每事問。是不醜不能。不惡不知。比充說爲近。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音讀】爲馬讀如字。集注爲去聲。

按此章集注義長。應讀去聲。

【考證】淩廷堪周官鄉射五物考。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周官鄉大夫五物之序也。前既云和容。後復云和容。入多不得其解。鄭司農曰。和謂閨門之內行。容謂容貌。鄭康成曰。和載六德。容包六行。四曰和容。杜子春讀爲和頌。謂能爲樂。又馬融論語注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容。有容儀。四曰和頌。合雅頌。此皆因經文和容前後再見。故强生異義。不知頌即容字。史記儒林傳。徐生善爲容。漢書作頌。顏注頌讀與容同。是頌容本無區別。至主皮之射。說者尤爲聚訟。考周官明云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則五者固在鄉射禮之中。不在鄉射禮之外也。今鄉射一篇載在禮經。並未闕佚。不以經證經。而徒以意衡之。是亦說經者之過也。蓋一曰和二曰容者即鄉射禮之三耦射也。獲而未釋。獲但取其容體比於禮也。是爲第一次射。三曰主皮者即鄉射禮之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耦皆射也。司射命曰不貫不釋。蓋取其中也。故謂之主皮。馬氏論語注以主皮爲能中質是也。是爲第二次射。四曰和容五曰興舞者即鄉射禮之以樂節射也。司射命曰不鼓不釋。既取其容體比禮。又取其節比樂也。比於禮故謂之和容。蓋如前三耦射也。比於樂故謂之興舞。取其應鼓節也。故前已言和容此復言和容也。是謂第三次射。鄉射記禮射不主皮。鄭注。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雋也。蓋古經師相傳之解。指第三次射而言。深得經意。不主皮爲第三次射不鼓不釋。則主皮爲第二次射不貫不釋可知矣。鄭不知主皮之射爲第二次射。而下以己意。謂張獸侯而射。故雖引尙書傳爲證。而亦不敢決之也。又考論語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孔子稱爲古之道者。蓋時至春秋之末。鄉射但以不貫不釋爲重。而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不復措意。故孔子歎之。以爲古禮仍有不主皮之射也。爲力不同科。馬融注。力役之事有上中下三科。是別爲一事。後儒謂主皮是貫革之射。非先王之禮。審若是。則武王克殷。貫革之射已息。何以主皮猶在鄉射五物之中。而鄉射記復舉以證經乎。其非貫革也明矣。或謂鄉射記云。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則似鄉射之外更有此射者。此殊不然。鄉射記所云即指第二次射也。凡經所未言。見於記者甚多。即如此記中衆賓不與射者不降。賓主人射則司射擯升降。卒射即席而反位卒事。大夫降立於堂西以俟射。主人亦飲於西階上之屬。皆是不獨主皮之射一節也。若貫革及張獸皮而射。倘何升降之有哉。或又謂大射之侯有皮。鄉射之侯無皮。何故謂之主皮。此亦不然。主皮者不失正鵠也。布侯謂之正。皮侯謂之鵠。鄉射用布侯而云主皮者舉皮以賅布。亦散文則通之義。經例往往如

此。不必致疑也。 劉履恂秋槎雜記。考工記注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注。革謂干楯。質木椹。樂記貫革注。射穿甲革疏。甘甲鎧也。所謂軍射也。軍中不習容儀。又無別物。但取甲鎧張之而射。穿多爲善。謂爲貫革。養由基之射七札是也。是主皮非貫革矣。案周禮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三曰主皮。疏稱州長習射名爲鄉射。鄉射有侯。鄉大夫用此鄉射之禮詢衆庶。衆庶卑無侯。故張皮射。鄉射名禮射。張皮射名主皮之射。故云。禮射不主皮。禮射二番不勝仍待後番復升射。主皮之射則勝者復射。不勝者不復射。是尙力也。故鄭注謂主於獲。此言鄉射所以不用主皮之禮者取其比於禮樂。不勝許其復射。不尙力也。爲力不同等也。 論語稽求篇。射不主皮一句係周時禮文。夫子誦而釋之。儀禮亦引入鄉射禮篇。朱注云。鄉射禮文是也。但儀禮原文云禮射不主皮。上有禮字則該舉諸射。如大射燕射賓射類。不止鄉射。其下文又云主皮之射者。勝者再射。不勝者降。則又另有力射。如儀禮注澤宮獻禽後班餘獲之射。不是武射。朱注不明出禮射字。而又誤以主皮爲貫革。爲即武射。則兩失之矣。按主皮與貫革不同。主者着也。主皮者着于皮也。鄭康成所云善射。扶風馬氏所云能中質是也。夫射期中質。豈有習射而反以不中爲能事者。射名不同。有專主皮者。有不專主皮者。主皮者力射也。矢至于皮非力不能。孟子曰。其至爾力也。不主皮者禮射也。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雖發心祈中而不止于祈中者以爲禮也。禮射與力射截然二等。故夫子解之曰。禮射不主皮者。謂與力射不同等故耳。鄭注引周禮。朱注引儀禮。猶是引經證經。引禮證禮。而不經諦觀。便復有誤。況臆斷乎。 惜抱軒經說。凡射之侯有三。一曰五采之侯。畫布爲正者也。古者與賓客燕射則用之。梓人職所云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是也。二曰獸侯。布侯中畫獸。天子之侯畫熊。諸侯之侯畫麋。大夫之侯畫虎豹。士之侯畫鹿豕。此君與其臣燕射所用。梓人職所云張獸侯則王以燕息是也。三曰皮侯。以熊虎豹之皮爲質。設於侯中。是謂棲皮曰鵠。此因祭祀而大射於澤宮之禮。蓋祭之義序事以辨賢。故取服猛之義。亦微尙乎武焉。梓人職所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是也。此三者非主皮之射。夫皮侯棲鵠固用皮矣。然而終不可謂之主皮之射者。蓋雖虎豹之猛而革非甚堅也。故其義稍取乎力而非專重乎力。不可云主皮也。若賓燕之禮尤尙文焉。故第以布侯也。鄉之飲酒也以賓禮禮士也。其射亦賓射而已。其侯亦畫布而已。若夫主皮之射軍禮也。所謂貫革之射也。國中賓燕之禮無所用之也。然而周禮鄉大夫職乃曰以鄉射之禮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

曰主皮者。蓋鄉大夫於三年大比之後既興賢能矣。賢能士之在鄉學者也。若庶人未嘗入學。而其中未必無傑士焉。故復以鄉射之禮詢衆庶以書取之。曰衆庶則非士也。曰以鄉射禮則非鄉射也。其所以取人者則異鄉射布侯之常制。夫士有爭勇股肱之力。亦國家干城所賴。不可不選以備用。故其射不用侯而張獸皮。既張獸皮取貫革之勇。則所張者必兕犀可用爲甲者之皮。故司弓矢職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者。是之謂主皮之射矣。後世禮衰。鄉之取士。雖當鄉射正禮。亦變先王興賢能之法。而用鄉大夫詢衆庶之法。此尙武之意盛矣。故曰射不主皮。古之道也。經咫。據鄉射記正義。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云中不中又在中的不中的之外者。行葦之詩既曰序賓以賢。又曰序賓以不侮。蓋分於此。今日校射軍所謂架子。而中猶次之。畧爲相似。但不是比禮比樂耳。

【集解】馬曰。射有五善焉。一曰和志。體和也。二曰和容。有容儀也。三曰主皮。能中質也。四曰和頌。合雅頌也。五曰興武。與舞同也。天子有三侯。以熊虎豹皮爲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之和容也。爲力爲力役之事也。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

【集注】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爲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强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尙貫革。故孔子歎之。

按朱子之說本於劉敞七經小傳。謂不主皮者以力不同之故。則主皮之射爲尙力。其說較舊注爲優。但主皮當訓中。非訓貫革也。凌說良是。

【餘論】經正錄。案據鄭注。主皮之射庶人之禮也。據引尙書傳是鄉大夫用之以詢衆庶外。卿大夫又用之習射於澤宮。二者皆非禮射之正。又案鄭云不主皮者不待中爲雋。非也。禮射義云。故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又曰。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又曰。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經傳言射未有不主於中者。如鄭注儀禮記禮射不主皮云。禮射謂大射賓射燕射。然則大射賓射燕射皆不主於中乎。無是理矣

。朱子語類問明道云。射不專以中爲善如何。曰如內志正。外體直。祇是要中。張蒿菴曰。不主皮當作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爲墻。貫革之射習戰之射也。其射當亦三番。故勝者又射。不勝者則不復射也。　黃氏後案。朱子注以主皮爲貫革之射。姚秋農曰。樂記言散軍郊射。貫革之射息。如主皮即貫革。鄉大夫何以詢衆庶哉。式三案周官司弓矢曰。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弓人曰。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則軍旅之行。自有貫革之射。朱子說亦備一義。　論語訓。凡言古者皆謂殷也。言周不改殷制。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考異】集注考證。餼猶今言生料也。本作氣。俗加食。

【音讀】論語駢枝。告讀如字。舊音古篤反非也。

【考證】蔡邕明堂月令論。古者諸侯朝正于天子。受月令以歸而藏諸廟中。天子藏之於明堂。每月告朔朝廟。仲尼譏之。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刺舍大禮而徇小義也。自是告朔遂闕。而徒用其羊。子貢非廢其令而請去之。仲尼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庶明王復興。君人者昭而明之。稽而用之。　惠棟明堂大道錄。明堂月令者乃虞夏商周四代治天下之大法。魯爲望國。始廢其禮。故春秋特書之。子曰。我愛其禮。其猶有東周之志乎。哀三年桓僖廟災。季桓子御公立於象魏之外。觀舊縣之處。命藏大廟中象魏。則知告朔之羊哀公時猶未去也。

萬斯大學春秋隨筆。春秋文十有六年夏四月。公四不視朔。不告朔。故不視朔。書四不視朔。則不視者二月至五月耳。六月以後復如初矣。公羊云。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果爾則經不應有四字。經有四字。必非遂不視朔也。然則告朔之廢。始於何時。蓋自昭公遜齊。季孫專魯。然不敢擅行告朔。及昭公卒。定公立。亦遂因而不行。雖不行而羊尚存。使自文公竟廢告朔。豈自此至定哀立五六君。百數十年而羊尚存乎。唯其廢之未久。故有司供羊如故。子貢目擊前此之告。而今之不告也。遂憤然欲去之耳。　論語駢枝。周禮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鄭注。頒讀爲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告布天下諸侯。孔子三朝記云。天子告朔于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于天下也。又數夏桀商紂之惡曰。不告朔于諸侯。穀梁文六年傳云。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又十六年傳云。天子告朔于

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然則告朔云者。以上告下爲文。不以下告上爲義。天子所以爲政于天下。而非諸侯所以禮于先君也。餼之爲言乞也。謂乞與也。凡供給賓客。或以牲牢。或以禾米。生致之皆曰餼。說文。氣饋客芻米也。從米乞聲。或作餼。其見於經傳者曰饔餼。曰稍餼。曰餼牢。曰餼獻。曰餼牽。天子之于諸侯有行禮。有告事。行禮于諸侯。若頫問賀慶賑贈賵襘之屬。大使卿。小使大夫。告事於諸侯、若冢宰布治。司徒布敎。司馬布政。司寇布刑之屬。皆常事也。其爲歲終之常事。又所至非一國。故不使卿大夫。而使微者行之以傳遽。遽之以旌節。然後能周且速焉。諸侯以其命數禮之。或以少牢。或以特羊而已。幽王以後。不告朔於諸侯。而魯之有司循例供羊。至於定哀之間猶秩之。夫謂文公始不視朔者。據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之文言之也。夫四不視朔而謂之始不視朔可乎。四不視朔瀆也。始不視朔廢也。瀆之與廢則必有分矣。瀆四月不視朔。猶必詳其月數而且書之。而況其廢乎。變古易常。春秋之所謹也。初稅畝作邱甲用田賦。皆謹而書之。始不視朔。豈得不書。鄭君此言出於公羊。公羊之說曰。公曷爲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彼欲遷就其大惡諱小惡書之例。因虛造此言耳。如其說。自十六年二月公有疾。至十八年公薨。並閏月數之。其爲不視朔者二十有六。而春秋橫以己意爲之限斷。書於前而諱於後。存其少而沒其多。何以爲信史。劉氏正義。白虎通三正篇。朔者蘇也。革也。言萬物革更於是。故統焉。四時篇。朔之言蘇也。明消更生故言朔。說文。朔月一日始蘇也。書大傳。夏以平旦爲朔。殷以雞鳴爲朔。周以夜半爲朔。謂夏用寅時。殷用丑時。周用子時也。史記歷書。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君謂天子。正朔不行。則天子不復告也。漢書五行志。周衰。天子不班朔。律歷志。劉歆曰。周道既衰。天子不能班朔。班朔即告朔。史記言幽厲之後。是統東遷言之。駢枝之說最確。書堯典曰。敬授民時。授時即頒官府都鄙之制。其下分命申命。則所謂頒告朔於邦國也。宋氏翔鳳說。月令。季秋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鄭注謂百縣與諸侯互文。四方諸侯極於天下。必三月而後畢達。故以季秋行之。非如鄭說秦以建亥爲歲首。於是歲終也。其說良是。天子頒告諸侯謂之告朔。又謂之告月。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不告月王朝之禮失也。猶朝于廟魯之末失禮也。公羊

傳。不告月者不告朔也。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穀梁傳。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爲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二傳意以天子閏月本不告朔。左氏則以閏月不告朔爲非禮。左氏義長。蓋不告則諸侯或不知有閏也。至以告朔爲天子告於諸侯。三傳皆然。無異義也。諸侯祇天子所頒者而行之謂之視朔。左傳五年傳。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旣視朔。遂登觀臺以望。又文十六年傳。夏五月公四不視朔是也。又謂之聽朔。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鄭注以南門爲明堂。天子稱大而治。亦有聽朔之禮。與諸侯同。特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廟耳。於廟故又謂之朝廟。春秋所云猶朝於廟是也。其歲首行之。謂之朝正。左襄二十九年傳。釋不朝正于廟是也。襄公以在楚不得朝正。則是公在國時必朝正矣。朝正即視朔。當時天子猶頒告朔。故魯視朔之禮尙未廢。至定哀之時。天子益微弱。告朔不行。而魯之有司猶供餼羊。故子貢欲去之。

論語稽求篇。魯自文公始不告朔。春秋文六年經云。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此是夫子特書之文。無可易者。案周禮太史頒告朔于邦國。注謂天子頒朔于諸侯。藏之祖廟。至每月朔必朝于廟。告而受行之。于是乎以腥羊作獻。謂之餼羊。則此餼羊者本朔廟告朔之物。所云諸侯告朔以特羊天子以特牛是也。至告朔畢。夫然後出而聽治。此月之政謂之視朔。又謂之聽朔。故玉藻云。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于太廟。則是告朔與視朔截然兩事。告朔朝廟。視朔聽政。迥乎不同。考文自六年始不告朔。然猶朝廟。十六年始不視朔。蓋朔有朝享朝廟二禮。朝享即月祭。不在祖廟。其供羊祖廟者專爲告朔。與視朔全無關涉。告朔當有羊。視朔不當有羊。故曰告朔之餼羊。今子貢所欲去者告朔之羊也。其引文公者。此時在定哀之間。去文公已遠。但以文公爲不告朔所始見之經文。故引之也。

論語偶記。漢書五行志云。周衰。天子不頒朔。魯曆不正。置閏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其度。案左氏桓十七年傳。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云云。則日官爲天子掌曆之官。傳云官失之。明當時之朔爲周天子所班也。漢志非矣。

【集解】鄭曰。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

【唐以前古注】皇疏。禮天子每月之旦居於明堂告其時帝布政讀月令之書畢。又還大廟。告於太廟。諸侯無明堂。但告於太廟。並用牲。天

子用牛。諸侯用羊。于時魯家昏亂。自文公而不復告朔。以至子貢之時也。時君雖不告朔。而其國之舊官猶進告朔之羊。子貢見告朔之禮久廢而空有其羊。故使除去其羊也。餼者腥羊也。腥牲曰餼。

按鄭君注牲生曰餼。據皇疏當作腥牲曰餼。詩箋云牛羊豕爲牲。繫羊者曰牢。孰曰饔。腥曰餼。生曰牽。今鄭君云牲生曰餼者對熟言之。腥生當得通名。然知此必是腥者殺而腥送故愛之。生養則何以愛之。皇疏之義是也。劉寶楠正義謂鄭此注其誤有四。論之特詳。文具不錄。

【集注】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餘論】四書訓義。朔之必告崇天時以授民以奉天也。定天下於一統以尊王也。受成命於先公以敬祖也。其爲禮也大矣。魯秉周禮。累世行之。文公以後乃廢之。君之怠荒而不君爾。非敢以爲禮之可變而革之也。故有司猶具其羊餼之於牢以待。此魯所以爲秉禮之國。君雖無禮而官不廢事。則猶可復於他日焉。乃爵百年而徒爲有司之累。時有裁冗費以節國用之說。而子貢蹶欲去之。去之則竟不復知有告朔之名。夫子乃呼子貢而告之。　王肯堂論語義府。古者每月之政皆載於朔。如月令之類。人君告而行之。蓋以萬幾之繁一人理之。明有不到。則權移於近習。禍亂之原往往出此。故備其節。敬其事。月朔朝廟。還坐正位。合羣吏而計之。事敬而禮成。是豈可廢哉。禮雖不行於朝廷。而羊供則禮猶存於有司。故羊之存即禮之存也。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考異】唐石經爾作汝。　皇本作汝。　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均作汝。　漢書律歷志注引作汝。　張禹傳孔子稱賜愛其羊。

【考證】論語發微。史記曆書曰。三皇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

政。史不紀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此天子不告朔之始也。故禮運孔子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謂不告朔則王政不行。而周道缺自幽厲始。又曰。吾舍魯何適矣。謂魯秉周禮。遂有曆官。故漢書藝文志有夏殷周魯曆十四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漢書律歷志並以春秋續共和以前之年。所謂魯曆即春秋之曆也。魯既有曆。故能行告朔之禮。其始猶以大夫奉天子命而受。至文公四不視朔之後。而告朔朝廟之禮並廢。春秋不書不告朔而書不視朔者。以不視朔比不告朔之惡。則不告朔之惡尤大。故諱愈深。其先於六年書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者。不告月是也。猶朝于廟非也。以見朝廟視朔皆本告朔以行之。則告朔之禮當愛矣。鄉黨篇云。吉月必朝服而朝。皇侃云。君雖不視朔。而孔子月朔必服以朝。是我愛其禮也。蓋魯君不視朔。則大夫有吉月不朝者。故以必朝言之。亦切證也。

【集解】包曰。羊存猶以識其禮。羊亡禮遂廢。

【集注】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并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

【餘論】論語述何。經書文公四不視朔有疾猶可言。自是無疾亦不視朔朝廟。大惡不可言也。故於餼羊發之。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考異】高麗本無也字。

【考證】葉夢得論語釋言。如下拜之類。違衆而從禮。宜時人以爲諂也。　論語竢質。孔子事君之禮如衆拜上而子獨拜下。又如鄉黨所記閒君命入公門及過位鞠躬如色勃如足躩如。雖未見君而臣形敬畏。升堂見君則鞠躬屏氣。皆是人不能然。而或反以爲諂也。

【集解】孔曰。時事君者多無禮。故以有禮者爲諂。　邢疏。言若有人事君盡其臣禮。謂順其美及善則稱君之類。無禮之人反以爲諂佞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當於爾時臣皆諂佞阿黨。若見有能盡禮竭忠於君者因而翻謂爲諂。故孔子明言以疾當時也。

按皇邢二疏均以事君指他人言。與集注不同。論語訓云。事君以盡禮爲事。今人但以禮文其諂。是以禮爲諂也。蓋亦主舊說者。可備一

義。

【集注】黃氏（名舜祖字繼道三山人）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

【餘論】陳選貨賢說書。或謂程子（明道）於荊公嘗加禮。程子曰。何不責某以盡禮而云加禮。禮可加乎。時人於禮不能盡。遂以盡禮爲加禮。嘗謂周末文勝。非文之增。乃質之減。此更以人之減疑聖人之增矣。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考證】困學紀聞。尹和靜云。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東澗謂如言父慈子孝。加一則字。失本義矣。　四書纂疏。夫子之言因定公而發。恐亦有此意專以警爲君者也。　焦氏筆乘。晏子曰。惟禮可以爲國。是先王維名分絕亂萌之具也。定公爲太阿倒持之君。故欲坊之以禮。三家爲尾大不掉之臣。故欲教之以忠。　兪正燮癸巳類稿。君使臣以禮。禮非儀也。晉女叔齊曰。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譏魯君公室四分民食其他不圖其終爲遠於禮。齊晏嬰爲其君言陳氏之事亦曰惟禮可以已之。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禮者君令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晉女叔論昭公。齊晏嬰告景公。皆痛心疾首之言。孔子事定公。墮三都。欲定其禮。禮非恭敬退讓之謂。孔子告景公欲其君君臣臣。若使定公承昭出之後。莊謙退之儀。是君不君矣。天地間容有迂議。然非孔子之言也。

【集解】孔曰。定公魯君謚。時臣失禮。定公患之。故問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言臣之從君如草從風。故君能使臣得禮則臣事君必盡忠也。君若無禮則臣亦不忠也。

按此尹氏之說所本。

【集注】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　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按宋志尹焞論語解十卷。又說一卷。經義考云。未見。或問尹氏之說。朱子曰。尹氏之說則爲君而言之爾。若爲臣而言。則君之使臣雖不以禮。而臣之事君亦豈可以不忠也哉。

【餘論】經正錄引馮厚齋曰。以尊臨卑者易以簡。當有節文。以下事上者易以欺。當盡其心。君臣之義合。名分雖嚴。必各盡其道。三家之强。惟有禮可以使之。定哀以吳越謀伐則非禮矣。徒激其變。無益也。大抵聖人之言中立不倚。異時答齊景公之問亦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本末兩盡。含蓄不露。此聖人之言也。　四書近指。君於臣不難於有情。而難於有體。臣於君不難於有體。而難於有情。禮使忠事。君明臣良。其古三代之隆乎。此正君之學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考異】毛詩關雎箋曰。哀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無傷善之心。謂好逑也。正義曰。以后妃之求賢女直思念之耳。無哀傷事在其間也。故云哀蓋字之誤。蓋者疑辭。鄭註論語仍不以衷爲義。其答劉琰云。論語注人間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後說。是鄭以爲疑。故兩解之也。

【考證】漢書匡衡傳。臣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於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　論語發微。鄭以毛詩關雎爲文王后妃之詩。樂王化之基。不能兼哀言之。故於篇義讀哀爲衷。於論語哀字不改讀者以魯詩說關雎爲康王時詩。漢書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注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臣瓚曰。此魯詩也。是說關雎者有二義。樂而不淫毛學之所傳也。哀而不傷魯學之所傳也。兩家皆七十子之遺學。同出孔子。　論語駁異。申公詩說云。關雎文王之妃太姒思得淑女以充嬪御之職而供祭祀賓客之事。故作是詩。由是觀之。關雎后妃所作也。所謂窈窕淑女。蓋指所求嬪妾而言。未得而憂。既得而喜。此其性情之正可以想見。其所云參

差荇菜者爲潔俎豆以供祭祀賓客之事。而后妃皆賛左右之助焉。汲汲乎求賢內輔。絕無閨房燕暱之情。孔子所稱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也。此說勝朱注。然畢竟鄭漁仲得之。通志略云。人之情聞歌則感。樂者聞歌則感而爲淫。哀者聞歌則感而爲傷。關雎之聲和而平。樂者聞之而樂其樂。不至於淫。哀者聞之而哀其哀。不至於傷。此關雎所以爲美也。　論語駢枝。詩有關雎。樂亦有關雎。此章據樂言之。古之樂章皆三篇爲一。傳曰肆夏之三。文王之三。鹿鳴之三。記曰宵雅肄三。鄉飲酒禮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蓋樂章之通例如此。國語曰。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左傳但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不言大明緜。儀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而孔子但言關雎之亂。亦不及葛覃以下。此其例也。樂亡而詩存。說者遂徒執關雎一詩以求之。豈可通哉。樂而不淫者關雎葛覃也。哀而不傷者卷耳也。關雎樂妃匹也。葛覃樂得婦職也。卷耳哀遠人也。哀樂者性情之極致王道之權輿也。能哀能樂。不失其節。詩之教無以加於是矣。葛覃之賦女功與七月之陳耕織一也。季札聞歌豳而曰美哉樂而不淫。即葛覃可知矣。

陳奐毛詩疏。劉向列女傳仁智篇楊雄法言孝至篇司馬遷十二諸侯年表序儒林傳序班固漢書杜欽傳范曄後漢書明帝紀皇后紀馮衍傳楊賜傳張衡傳所引皆申培魯詩。又李賢注明帝紀馮衍傳引薛方邱韓詩章句。並以關雎爲刺詩。然關雎三章周公已用合鄉樂。作爲房中之樂。著於儀禮鄉飲酒燕等篇。三家詩別有師承。不若毛詩之得其正也。　論語後錄。毛詩故訓傳哀窈窕。鄭箋哀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鄭君兩釋互異。鄭志答劉琰曰。論語注人間行久。義或宜然。是鄭先注論語爲哀。繼箋毛詩改衷也。

【集解】孔曰。樂不至淫。哀不至傷。言其和也。

【唐以前古注】鄉飲酒禮疏引鄭注。關雎國風之首篇。　皇疏引鄭玄云。樂得淑女以爲君子之好仇。不爲淫其色也。寤寐思之。哀世夫婦之道不得此人。不爲減傷其愛也。　又引江熙云。樂在得淑女。疑於爲色。所樂者德。故有樂而無淫也。　又引李充云。關雎之興。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是樂而不淫也。哀窈窕思賢而無傷善之心。是哀而不傷也。

【集注】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

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詞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餘論】趙悳四書箋義纂要。此蓋欲學者於詩與樂皆當察之。既玩其詞而知其所以不淫不傷。復審其音而知其所以不淫不傷。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又曰。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故因人心而可以識其性情也。　劉氏正義。八佾。此篇皆言禮樂之事。而關雎諸詩列於鄉樂。夫子屢得聞之。於此賞美其義。他日又歎其聲之美盛洋洋盈耳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考異】釋文社如字。鄭本作主。云主田。主謂社也。　邢疏張包周本以爲哀公問主於宰我。先儒或以爲宗廟主者。杜元凱何休用之以解春秋。　程子遺書。伊川曰。社字本是主字。文誤也。　九經古義。鄭本社作主。云田主謂社。案三王世家載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將封者各取其物色。裹以白茅。封以爲社。此之謂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休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者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疏云。夏后氏以下出論語。而鄭氏注云謂社主。正以古文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故也。今文論語無社字。是以何氏以爲廟主耳。　皇本末句下有也字。　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均有也字。

【考證】困學紀聞。春秋正義云。哀公問主於宰我。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張包周等並爲廟主。今本作問社。集解用孔氏說。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亦不言社主。然正義必有據。　論語古訓。春秋文二年作僖公主。杜注引論語正義曰。論語哀公問主于宰我。宰我對曰云云。先儒舊解或有以爲宗廟主者。故杜依用之。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社爲木主者。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以張包周等並爲廟主。故杜所依用。劉炫就所以規杜過。未爲得也。又公羊文二年傳。練主用栗。何注引論語徐疏引鄭氏注云。謂社主。正以古文論語哀公問于宰我故也。今文論語無社字。是以何氏爲廟主耳。按論語字雖不同。義不得各異。如鄭說則古魯可通。　翟

氏考異。集解孔氏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蓋即以樹木爲社主。而社爲國社也。孔所注者古文論語。故公羊疏獨謂古論爲社。而當時齊魯二論似亦未與古異。惟周禮大司徒有樹之田主。各以其野所宜木文。鄭據論語注之曰。所宜木謂若松柏栗。社與田主據未脗合。鄭乃更參改此社字爲主。而何氏杜氏遂因其改文轉說以爲宗廟主。釋文但言鄭本作主。不言其因某讀。又述鄭以齊古讀正魯論凡五十事。而問主一事不預數中。則此字爲鄭氏擬改甚彰明也。然以爲田主已與下使民戰栗語牴牾。以爲宗廟主違距若尤遠矣。劉氏就規杜過。良非無因。惜其所規之辭今不可詳也。唐孔氏按張包周爲解。張包周書久亡。孔氏何由而見。蓋特借以抗劉循尊本注之例云爾。邢氏承其說爲此經疏。恐未可以深信。 羣經識小。釋文及爾雅疏。古本原作哀公問主于宰我。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復立其主。故問其所宜木也。 陳士元論語類考。魯之外朝東有亳社。西有國社。故左傳云。間於兩社也。趙氏曰。定公五年盟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則魯之兩社亦衆民瞀戒之地。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意者公之問因亳社之災而有所慮乎。

按劉寶楠云。左文二年經作僖公主。杜注。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孔疏引此文作問主。又引張包周等並爲廟主。凡皆魯論義也。鄭此注云主田。主謂社主。皇疏鄭論本云問主。釋文社如字。鄭本作主。左文二年疏。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禮器祭法疏引五經異義云。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云云。是古論作問社。鄭君據魯論作問主。而義則從古論爲社主。亦是依周禮說定之矣。天子諸侯別有勝國之社。爲廟屏戒。與廟相近。故左氏言間于兩社。亦以勝國社在東。對在西之國社言也。周受殷社曰亳社。亳者殷所都也。春秋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李氏惇識小以爲哀公問宰我即在此時。蓋因復立其主故問之。其說頗近理。可備一義。

白虎通社稷篇引尙書曰。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北社惟槐。 淮南子齊俗訓。有虞氏之禮其社用土。夏后氏其社用松。殷人之禮其社用石。周人之禮。其社用栗。 蘇子由古史。哀公將去三桓而不敢正言。古者戮人於社。其託於社者有意於誅也。宰我知其意而亦以隱答焉。曰使民戰栗。以誅告也（容齋五筆以使民戰栗爲哀公語。） 孔子知其不可。曰此先君之所以爲植根固矣。不可以誅戮齊也。蓋亦有意於禮乎。不然。何咎子之深也。 癸巳類稿。侯國社主用木依京師。凡主皆然也。大司徒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

宜木。明周社樹非栗。又云。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若皆樹栗則天下皆栗社栗野。何勞名之。又云。社藏主石室。左傳莊十四年正義謂慮有非常火災。而郊特牲言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藏主於壇中石匮。後世埋石不爲匮。號之爲主。又云。軍出取社主以行。小宗伯所謂太師立軍社奉主車。大祝所謂太師宜於社立社主。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拔社釁鼓。祝奉以從。定知社主非樹矣。鄭注小宗伯云。社主蓋用石。案鄭以軍社立主。不宜空社而行。當如守主有瑑。許愼云。今山陽俗祠有石主。社故以土爲壇。石是土類。或鄭以所見況之。又或鄭以禮行軍取遷廟主。則社取殷石主。非謂大社王社國社侯社主用石。賈疏不曾明鄭意也。　惠士奇禮說。宋史志社以石爲主。長五尺。方二尺。剡其上。培其半。先是州縣社主不以石。禮部以爲社稷不屋而壇。當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用石主。取其堅久。請令州縣社主用石。尺寸廣長半大社之制。從之。崔靈恩曰。地産最實。故社主用石。鄭注及孔疏亦云然。故宋人據以爲說。小宗伯大師立軍社肆師師田祭社宗社。宗者社主與遷主皆載於齊車者也。秦漢以後。載主未聞。春秋鄭入陳。陳侯擁社。擁社者抱主以示服。若後世五尺之石主。埋其半於地。則不便於載。亦不可抱而持。然則社主春秋以前皆用木。秦漢以後或用石歟。

按俞氏之意以松柏栗爲社主所用之木。其社樹則各以其土之所宜。不與社主同用一木。其義視鄭爲長。又俞氏謂軍社用石主。是就鄭意揣之。與惠氏石主不便於載之說異。當以惠氏爲允。

拜經日記。經文明云使民戰栗。以社稷爲民而立。故曰使民。若廟主與民何與。張包周等徒守古論。不考古義。疏矣。鄭君雖注魯論而從古義。可見鄭學之宏通。　潘氏集箋。讀書證疑云。墨子明鬼篇。聖王建國營都。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爲叢位。韓非子外儲說右下。君亦見夫爲社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託其中。燻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地。是但以泥塗木。作爲神主。半農禮說據此謂樹主木主必兼兩義。過庭錄謂漢時古論魯論同作問主。故今文家以爲廟主。古文以爲社主。如古論本作問社。則鄭方解爲社主文。亦必從古讀。正不得反作問主。蓋何晏集解採孔注。遂妄改作問社。較鄭說爲長。蓋齊魯二論之作社無據。又果鄭改爲主。杜即因鄭。何必不因鄭也。　論語偶記。張包周及鄭本作哀公問主於宰我。蓋古本也。鄭注云主田主。謂社也。異義公羊說以問主爲宗廟之主。云祭

有主者孝子之主繫。　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鄭駁之曰。論語所云謂社主也。是古論語作問主。無作問社者。朱子云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案周禮大司徒云。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尚書無逸傳云。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漢書地理志。潁川長社縣。應劭注。其社中樹暴長故名。眭孟傳。昌邑有枯社木。臥復生。師古注。社木社主之樹也。是皆以所宜木爲社主之證也。康成注宗伯云。社之主蓋用石。。蓋者疑辭。今據宰我之言及周禮經文書傳漢書證之。鄭蓋無據。致疑古人有奉社主出行者。有擁社示服者。樹爲社主。難載以出。愚謂曾子問師行無遷主則何如。孔子曰。主命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以祖例社。則祀社之幣帛亦足爲主歟。

【集解】孔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爲之說。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戰栗。

【唐以前古注】皇疏。夏稱后氏。殷周稱人者。白虎通曰。夏以揖讓受禪爲君。故褒之稱后。后君也。又重其世。故氏係之也。殷周以干戈取天下。故貶稱人也。白虎通又云。夏得禪授。是君與之。故稱后也。　從人民之心而伐取之。是由人得之。故曰人也。然社樹必用其土所宜之木者。社主土生。土生必令得宜。故用土所宜木也。夏居河東。河東宜松。殷居亳。亳宜柏。周居酆鎬。酆鎬宜栗也。

【集注】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坿會其說與。

【別解】容齋五筆。古人立社但各因其本地所宜木爲之。初非求異而取義於彼也。哀公本不必致問。既問用栗之言。遂起使民戰栗之語。其意謂古者弗用命戮于社。所以威民。然其實則非也。孔子責宰我不能因事獻可替否。既非成事。尚爲可說。又非遂事。尚爲可諫。且非既往。何咎之云。或謂使民戰栗一句亦出於宰我。記之者欲與前言有別。故加曰字以起之。亦是一說。然戰栗之對使出於我。則導君於猛。顯爲非宜。出於哀公。則便即時正救。以杜其始。兩者皆失之。無所逃於聖人之責也。哀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家。不克成。卒爲所逐。以至失邦。其源蓋在於此。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考證】論語偶記。宰我戰栗之對。胡安國作春秋傳引之。用韓非書之說曰。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何爲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況君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社於宰我。宰我對以使民戰栗。蓋勸之斷也。仲尼則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其自與哀公言乃以爲可殺。何也。在聖人則能處變而不失其常。在賢者必有小貞吉大貞凶之戒矣。愚案斯時哀公與三桓有惡。觀左氏記公出孫之前。遊於陵阪。遇武伯曰。余及死乎。至於三問。是其杌隉不安欲去三桓之心已非一日。則此社主之問。與宰我之對。君臣密語。隱衷可想。又社陰氣主殺。甘誓云。不用命戮于社。大司寇云。大軍旅莅于社。是宰我因社主之義而起哀公威民之心。本非臆見附會。夫子責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云成事遂事。必指一事而言。（左氏襄十年傳。知伯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予。注。二事伐偪陽封向戌。可爲論語成事之證。）緣哀公與宰我俱作隱語。謀未發洩。故亦不顯言耳。其對立社之旨本有依據。是以夫子置社主不論。但指其事以責之。蓋已知公將不沒於魯也。獨惜宰我因數爲聖人所責。論社有不咎之戒。晝寢有何誅之警。從井之疑。短喪之問。皆非所與。遂使人幾忘其列聖門言語之科。發賢於堯舜之論。受五帝德帝繫姓之傳。及問鬼神而聞反古復始之教諸美事。而疑其行若有短。雖司馬遷作弟子傳亦誣其與田常作亂也。悲夫。

劉氏正義。夫子時未反魯。聞宰我言因論之也。成事遂事當指見所行事。既往當指從前所行事。竊疑既往指平子言。平子不臣致使昭公出亡。哀公當時必援平子往事以爲禍本。而欲覈罪致討。所謂既往咎之者也。然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哀公未知使臣當以禮。又未能用孔子。遽欲逞威洩忿。冀以收已去之權勢。必不能。故夫子言此以正之。

【集解】包曰。事已成不可復解說也。事已遂不可復諫止也。事既往不可復追咎也。孔子非宰我。故歷言三者。欲使慎其後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李充云。成事不說而哀釁成矣。遂事不諫而哀謬遂矣。既往不咎而哀政往矣。斯似責宰我而實以廣道消之慨。盛德衰

之歎。言不咎者咎之深也。

【集注】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意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

【別解】論語意原。哀公心存殘忍。以栗爲使民戰栗。宰我聞之而不復辨。是以責之曰。汝欲成遂其殘忍之事。故不說不諫乎。汝以失之於既往而不復咎之乎。

按此是別一義。似與經文未洽。姑存之。

【餘論】四書箋義纂要。魯有二社。曰周社曰亳社。周社者天子大社也。亳社者商社也。武王勝商。班列其社於諸侯。以爲亡國之戒。故魯有兩社。定公五年盟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則魯之二社亦係民警戒之地。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意者哀公之問因亳社之火而有所慮焉。則一言之發一語之對豈不有繫於社稷之興廢乎。是時三家削魯。國社幾危。宰我不能以是爲說。反有妄對。此夫子所以深責之也。　陸隴其四書困勉錄。戰栗一言蓋見魯以忠厚衰微。須以嚴救之。後此申韓名法亦是欲救衰周之敝。然其效驗亦可覩矣。夫子痛責宰我。防微杜漸。意至深遠。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考異】淮南子繆稱訓說苑君道等篇管仲俱作筦仲。　新序雜事篇引孔子曰小哉管仲之器。

【考證】九經古義。管子中匡篇。施伯謂魯侯曰。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蓋當時有以管仲爲大器者。故夫子辨之。　過庭錄。管子版法解曰。抱蜀者祠器也。祠讀爲治。即治器也。史記管晏列傳贊曰。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伯哉。劉向新序雜事篇亦云。桓公用管仲則小也。故至於伯而不能以王。故孔子曰小哉管仲之器。蓋善其遇桓公而惜其不能以王也。

【集解】言其器量小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孫綽云。功有餘而德不足。以道觀之。得不曰小乎。　又引李充云。齊桓隆霸王之業。管仲成一匡之功。免生民於左衽。豈小也哉。然苟非大才者則有偏失。好內極奢桓公之病也。管生方恢仁大勳。宏振風義。遺近節於當年。期遠濟乎千載。寧謗分以要治。不潔己以求名。所謂君子行道忘其爲者也。漏細行而全令圖。唯大德乃堪之。季末奢淫。愆違禮則。聖人明經常之訓。塞奢侈之源。不得不貶以爲小也。

【集注】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陋。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考異】皇本儉下有乎字。

【考證】過庭錄。凡論語言或者大抵老氏之徒。如或曰以德報怨。即老子報怨以德也。管子爲道家之言先於老子。老子治天下有三寶。其一曰儉。又老子言禮。此以管仲爲儉爲知禮。皆道家之說。　論語後錄。韓非子。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疏。乃立爲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偪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說苑。齊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我者入門而右。不善我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曰。管仲之智可與謀天下。其强可與取天下。內政委焉。外政斷焉。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惟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案兩書之說不合。　四書摭餘說。黃氏日抄云。說苑謂管仲避得民而作三歸。殆于蕭何田宅自汙之類。想大爲之臺。故云非儉。而臺以處三歸之婦人。故以爲名歟。至筭家三歸法之說似陋。歸三路入心之說似鑿。都不必從。　秋槎雜記。春秋莊十九年經。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左氏無傳。公羊云。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成十年經。齊人來媵。公羊傳云。三國來媵。非禮也。惟天子取十

二女。左氏成八年經。杜注。古者諸侯娶適夫人及左右媵乃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穀梁注全錄杜注。則是三傳意皆以天子諸侯娶妻班次有三。適也娣也姪也。天子取后。三國媵之。國三人。並后本國爲十二人。諸侯娶夫人二國媵之。並夫人本國爲九女。夫人本國之媵從夫人歸于夫家者也。士昏禮。女從者畢袗玄。又云媵布席于奧。鄭注。女從者謂姪娣也。媵謂女從者也。是也。二國之媵或與夫人同行。春秋成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冬衞人來媵。九年春二月。伯姬歸于宋。是也。或後夫人行。九年夏晉人來媵。十年夏齊人來媵是也。其本國歸女爲一次。二國各一次。故曰三歸。左氏譏齊媵爲異姓。公羊譏齊媵爲三國媵天子。皆不譏齊媵女之過也。包曰三姓女。依左氏成八年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包說非也。鮑曰三娶女。國君娶夫人。大夫娶妻。姪娣不言娶。故公羊云諸侯不再娶。鮑說亦非也。又案曲禮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正義引熊氏云。士有一妻二妾。言長妾者當謂娣。是夫人姪娣俱不名。士但不名娣。異于大夫。其皆有姪娣明矣。士無娣則媵二姪。士昏禮雖無娣媵先是也。故詩江有汜序正義據士昏禮以爲士有姪娣。但不必備。據喪大記大夫撫姪娣。以爲大夫有姪娣而未明言。大夫士姪娣之數以諸侯八妾士二妾例之。卿當六妾。大夫當四妾。北齊元孝友傳。孝友嘗奏表曰。古諸侯娶九女。士一妻一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君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蓋倣古制而變通之。

論語稽求篇。舊注引包咸說謂三歸是娶三姓女。婦人謂嫁爲歸。諸儒說皆如此。朱注獨謂三歸是臺名。引劉向說苑爲據。則遍考諸書並無管仲築臺之事。即諸書所引仲事亦並無有以三歸爲臺名之說。劉向誤述也。或謂三歸臺亦是因三娶而築臺以名之。古凡娶女多築臺。如詩衞宣公築新臺娶齊女。左傳魯莊公築臺臨黨氏娶孟任類。然管氏築臺終無據。不可爲訓。

孫志祖讀書脞錄。三歸之爲臺名是也。然所以名三歸者亦以娶三姓女之故。如詩衞宣公築新臺於河上以要齊女。左傳魯莊公築臺臨黨氏以娶孟任之類。

【集解】包曰。或人見孔子小之。以爲謂之大儉乎。三歸者取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攝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兼并。今管仲家臣備職。非爲儉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禮諸侯一娶三國九女。以一大國爲正夫人。正夫人之兄弟女一人。又夫人之妹一人。謂之姪娣隨夫人來爲妾。又二小

國之女來爲媵。媵亦有姪娣自隨。既每國三人。三國故九人也。大夫婚不越境。但一國娶三女。以一爲正室。二人姪娣從爲妾也。管仲是齊大夫。而一娶三國九人。故云有三歸也。

【集注】或人蓋疑器小之爲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別解一】梁玉繩瞥記。三歸注疏及史記禮書漢書地理志戰國策周策皆以爲三姓女。惟朱子從說苑以爲臺名。翟灝以管氏本書輕重篇證之。三歸特一地名。蓋其地以歸之不歸而名之也。本公家地。桓公賜以爲采邑耳。按晏子春秋雜下篇。晏子相景公。老。辭邑。公曰。先君桓公有管仲。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欲爲夫子三歸。澤及子孫。豈不可哉。又韓子外儲右下及難二。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據此則爲地名者近之。史記公孫宏曰。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亦是言其侈富也。

按以此三歸爲地名。劉寶楠云。管子明言五衢之名。樹下談語。專務淫游。終日不歸。歸是民歸其居。豈得爲管仲所有而遂附會爲地名耶。則地名之說非也。

【別解二】群經平議。就婦人言之謂之歸。自管仲言之當謂之娶。乃諸書多言三歸無言三娶者。且如其說。亦是不知禮之事。而非不儉之事。則其說非也。朱注據說苑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故以三歸爲臺名。然管仲築臺之事不見於他書。戰國策周策曰。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于民也。說苑所謂自傷於民者疑即本此。涉上文子罕事而誤爲築臺耳。古事若此者往往有之。未足據也。然則三歸當作何解。韓非子外儲說篇曰。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韓非子先秦古書。足可依據。先云置鼓而歸。後云家有三歸。是所謂歸者即以管仲言。謂管仲自朝而歸。其家有三處也。家有三處。則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從可知矣。故足見其奢。且美女之充下陳者亦必三處如一。故足爲女閭七百分謗。而娶三姓之說亦或從此出也。晏子春秋雜篇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是又以三歸爲桓公所賜。蓋猶漢世賜甲第一區之比。賞之以三歸猶云賞之

以甲第三區耳。故因晏子辭邑而景公與此事以止之也。其貲之在身老之後。則娶三姓女之說可知其非矣。近人或因此謂三歸是邑名。則又不然。若是邑名不得云使子有三歸之家。亦不得云家有三歸也。合諸書參之。三歸之義可見。下云官事不攝亦即承此而言。管仲家有三處。一處有一處之官。不相兼攝。是謂官事不攝。但謂家臣具官。猶未見其奢矣。

按此以三歸爲家有三處。較舊注朱注義均長。似可從。

【別解三】包愼言溫故錄。韓非子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孔子聞之曰。泰侈逼上。漢書公孫宏傳。管仲相桓公有三歸。侈擬於君。禮樂志。陪臣管仲季氏三歸雍徹八佾舞庭。由此數文推之。三歸當爲僭侈之事。古歸與饋通。公羊注引逸禮云。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又云。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天子元士諸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豕。然則三歸云者。其以三牲獻與。故班氏與季氏之舞佾歌雍同稱。晏子春秋內篇。公曰。昔先君桓公以管子爲有功。邑狐與穀以共宗廟之鮮。賜其忠臣。今子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辭曰。管子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弗忍爲也。其宗廟養鮮終辭而不受。外篇又云。晏子老辭邑。公曰。桓公與管仲狐與穀以爲賞邑。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爲夫子三歸。澤及子孫。合觀內外篇所云。則三歸亦出於桓公所賜。內篇言以共宗廟之鮮。而外篇言賞以三歸。則三歸爲以三牲獻無疑。晏子以三歸爲管仲之一惡。亦謂其侈擬於君。

按此以三歸爲三牲。歸與饋通。義稍迂曲。

【別解四】武億羣經義證。臺爲府庫之屬。古以藏泉布。史記周本紀。散鹿臺之泉。管子三至篇。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是齊舊有二臺。以爲貯藏之所。韓非子管仲相齊云云。以三歸對貧言。則歸臺即府庫別名矣。泉志載布文有齊歸化三字。疑爲三歸所斂之貨。又晏子春秋內篇云。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又一證也。　論語發微。三歸臺名。古藏貨財之所。聚斂即是不儉。若取三姓女。則桓公安得賞之。　黃氏後案。國策周策。齊桓公宮中女市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

也。包注據之。說苑善說篇。桓公疑政歸管仲。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朱子注據之。家東發先生曰。臺以處三歸之婦人故名。抗堇浦云。古昏禮有築臺以迎女之事。詩衛宣公築新臺娶齊女。左傳魯莊公築臺臨黨氏娶孟任。是合二注爲一事也。武虛谷曰。臺爲府庫之屬。古以藏泉布。史記周本紀。散鹿臺之泉。說文解字通論。武王散鹿臺之錢。是也。管子三至篇。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是齊國舊有二臺以爲貯藏之所也。韓非子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晏子春秋。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皆其據也。

按此以三歸爲藏貨財之所。最爲有力。即論語稽亦取之。宦伯銘謂周策本文無取三歸之說。鮑注以上文女閭云云遂謂取女以掩。因以婦人謂嫁曰歸附會之。然諸侯得取三國女。仲果取三國女是與塞門反坫同。非僅不儉也。且取三國女而晏子春秋曷言賞也。又以歸三不歸爲采地。則采地無傷於儉也。今以韓非子得三歸而富之語觀之。正與儉字對勘。其云三歸之家者猶云千乘之家也。亦可備一說。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考異】皇本然則上有曰字。孰不知禮下有也字。　漢石經邦作國。　隸釋。漢人作文。不避國諱。威宗諱志。順帝諱保。石經皆臨文不易。樊毅碑命守斯邦。劉熊碑來綏我邦之類。未嘗爲高帝諱也。此邦君爲兩君之好與何必去父母之邦。皆書邦作國。疑漢儒所傳如此。非獨遠避此諱也。

【考證】全祖望經史問答。坫有三。爾雅垝謂之坫。古文作襜。是以堂隅言。郭景純所謂端也。至許叔重以爲屏牆。則又是一坫。其饗士以庋物者又是一坫。而饗士庋物之坫又有三。有兩楹之間之坫。即明堂位所云反坫出尊及論語反爵之坫也。蓋兩君之好用之庋爵者。鄉飲酒禮尊在房戶間。燕禮尊在東楹之西。至兩君爲好則必於兩楹之間。而特置坫以反之。有堂下之坫。乃明堂位所云崇坫也。蓋用之庋圭者。何以知庋圭之坫在堂下。覲禮侯氏入門奠圭。則在堂下矣。惟在堂下。故稍崇之。有房中之坫。即內則閣食之制也。士於坫一。康成謂士卑不得

作閣。但於房中爲坫以庋食也。然則同一墍土之坫。而庋爵庋圭尊者用之。庋食則卑者用之。方密之曰。凡墍土庋物者皆得曰坫是也。堂隅之坫亦有二。士虞禮苴茅之制僎於西坫南。蓋近於奧者。故謂之西坫。既夕記設棜於東堂下。南順齊於坫。是近於奧者。則東坫也。至屏牆之坫亦曰反坫。而其義又不同。郊特牲所云臺門旅樹反坫是也。是乃外向爲反。黃東發曰。如今世院司臺門內立牆之例。是正所謂屏牆也。蓋反坫與出尊相連是反爵之坫。反坫與臺門旅樹相連是屏牆之反向於外者。郊特牲所云乃大夫宮室之僭。論語所云乃燕會之僭。而東發疑論語之反坫與上塞門相連。恐皆是宮室之事。不當以坫之反爲爵之反。則又不然。蓋反坫出尊正與兩君之好相合。禮各有當。不必郊特牲之反坫强并於論語之反坫也。賈氏不知坫有三者之分。又不知累土之坫亦有三者。而漫以爲累土之坫爲專在廟中。則既謬矣。又誤以豐爲坫。不可合而爲一也。主周書既立五宮咸有四阿反坫。注以四阿爲外向之室。則反坫者亦屏牆也。禮記郊特牲云。旅樹反坫大夫之僭禮也。雜記云。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上節而藻棁。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亦謂其僭禮也。

金鶚求古錄。坫有四。一曰堂隅之坫。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執以待于西坫南。大射儀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坐。又云。小射正取公之決拾于東坫上。又云。贊設拾以笥退奠于坫上。既夕禮。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士虞禮。苴刌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篚。饌于西坫上。鄭注。坫在堂角。爾雅釋宮。垝謂之坫。郭注。在堂隅坫端也。釋文端高貌也。坫有高貌。明是累土。且爾雅以垝釋坫。說文訓垝爲毀垣。垣是牆之卑者。毀垣則更卑。與坫相似。故曰垝謂之坫。又可見坫爲累土也。蓋堂隅設坫。一以爲堂上奠物之處。一以爲堂下位立及設物相直之準。一以爲堂之飾且以爲蔽。說文釋坫爲屏固非正義。然亦可見其累土而爲堂隅之蔽也。一曰反爵之坫。論語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鄭注。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人君與鄰國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其上。郊特牲。臺門而旅樹反坫。明堂位。反坫出尊。鄭注亦皆謂反爵之坫。引論語解之。聶崇義謂坫即豐。然豐字從豆。其制當如豆而高。以木爲之。非累土也。且反坫非大夫所有。而鄉射爲大夫士之禮。亦得設豐。坫之非豐明矣。一曰康圭之坫。明堂位。崇坫康圭。天子之廟飾也。案覲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圭是重物。必不奠於地上。有坫以康之宜矣。經不言坫者文略也。入門即言奠圭。則康圭之坫在堂下可知。入門右而奠圭。則坫在庭之東可知。坐而奠圭

。則坫不高可知。而云崇坫者以其奠圭故特稱崇以尊之。非高於諸坫也。一曰庋食之坫。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鄭注達夾室也。）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孔疏。大夫旣卑無嫌故亦於夾室。然則士亦於夾室可知。但不得爲閣。（鄭注閣以板爲之庋食物。）故築土爲坫以庋食物。總而論之。康圭之坫惟天子有之。庋食之坫惟士有之。反爵之坫諸侯以上斯有之。堂隅之坫則通上下皆有之也。

經傳考證。此與富而可求也君而知禮而並與如同。

【集解】包曰。或人以儉問故答以安得儉。或人聞不儉便謂爲得禮也。鄭曰。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之。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若與鄰國君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今管仲皆僭爲之如是。是不知禮。

【集注】或人又疑不儉爲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　蘇氏曰。自修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四書通證。揚子先知篇。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

【餘論】朱子文集。（讀余隱之尊孟辨。）夫子之於管仲大其功而小其器。邵康節亦謂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知此者可與論桓公管仲之事矣。夫子言如其仁者。以當時王者不作。中國衰。夷狄橫。諸侯之功未有如管仲者。故許其有仁者之功。亦彼善於此而已。至於語學者立心致道之際。則其規模宏遠自有定論。豈曰若管仲而休耶。曾西之恥而不爲。蓋亦有說矣。李氏美管仲之功如救父祖之鬬。愚以爲桓公管仲救父祖之鬬而私其財以爲子舍之藏者也。故周雖小振而齊亦寖强矣。夫豈誠心惻怛而救之哉。孟子不與管仲。或以是耳。余隱之以爲小其不能相桓公以王於天下。恐不然。齊桓之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革命之事不可爲也。孟子言以齊王猶反手。自謂當年事勢。且言己志。非爲管仲發也。　論語集注考證引何基曰。仲尼與桓公講論治國。公辭以已要奢淫。恐妨爲治。爲仲者合就桓公心術整頓。然後事乃可爲。而仲謂皆不害霸。是被才使急於自見。惟恐君不見用。無以成其功業。故曲意深縱至於如此。及其後也。三歸具官。塞門反坫。奢僭之事至身自

爲之。與辟上卿之禮全別。是又動於功業致滿溢而不自知。其視正身修德之事反若迂闊而不切於事。此非局量褊淺而何。　李氏論語劄記。或人是反覆求器小之說。非與夫子辨論。儉是器小之似固易知。至夫子答以非儉又轉爲知禮之疑者。守禮則近於拘迫而似乎器小。蓋亦世俗之見也。凡論語記或人所問。夫子多不盡其辭。蓋以其人之識未足深論。然就所謂示諸斯者而思之。則禘之說可知。就所謂不儉不知禮者而推之。則器小之指亦可悟。此所以爲聖人之言也。　讀四書大全說。集注謂管仲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此爲深本之論。乃由此而東陽執一死印板爲大學之序以歸本於格物致知工夫未到。其在管仲既非對證之藥。而其於大學本末始終之序久矣其泥而未通也。大學固以格物爲始敎。而經文具曰以修身爲本。不曰格物爲本。今以管仲言之。其遺書具在。其行事亦班然可考。既非如霍光寇準之不學無術。又非如釋氏之不立文字。瞎著去參。而其所以察乎事物以應其用者亦可謂格矣。其周知乎是非得失以通志而成務者亦可謂致矣。以視小儒之專己保殘以精訓詁不猶賢乎。若以格物致知之功言之。則聖門諸子雖如求路必不能爲管仲之所爲。則亦其博識深通之有未逮。又豈東陽所得譏其長短哉。使東陽以其所謂格物致知者勸勉之。直足供一笑而已。蓋朱子之重言格致者爲陸子靜救也。

按東陽以不能格物責管仲可謂笑話。明人不通至此。船山此論最爲宏通。所謂解人不當如是耶。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考異】注疏本大作太。　七經考文補遺古本語作謂。　皇本樂其可知也下有已字。以成下有矣字。　天文本論語校勘記足利本正平本作樂其可知已也。唐本津藩本也作已。

【音讀】釋文。大師云音泰。注同。從何讀爲縱　。天香樓偶得書。周官三公有太師。三孤有少師。注云師者道之教訓也。至若周禮宗伯之屬有大師小師。注云凡樂工皆以瞽矇爲之。擇其賢智者爲之師也。則此明云大師與小師對耳。論語魯大師當讀如字。朱注音泰。則與三公之太師同號矣。　史記作縱。　後漢書班固典引篇注引論語從作縱。　四書湖南講。從讀如字。是接連始作。不問歇也。　阮元論語注疏校勘記。唐石經避憲宗諱純作絢。後放此。按史記孔子世家從作縱。後漢書班固傳注亦引作縱。當是古論。　論語後錄。鄭君讀從爲重。何晏讀

爲縱。不云鄭讀爲縱者。當以釋文但云何讀爲縱子用反。所引鄭注備八音。皆作四字。御覽五百六十四引從讀爲縱。不云鄭注故云然。陳鱣論古訓。宋翔鳳輯鄭注。恒以御覽此條爲鄭注。疑何讀即本鄭。故釋文無兩音。錢說非是。

【考證】四書釋地三續。集注於魯大師云大師樂官名。於師冕云師樂師瞽者。余謂前注不備。按鄭康成周禮大師注。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命其賢知者以爲大師小師。晉杜蒯云。曠也大師也。賈公彥疏。以其無目。無所視見。則心不移於音聲。故不使有目者爲之也。就瞽之中命大賢知爲大師。其次賢知小者爲小師。其餘爲瞽矇也。又曰。大師是瞽人之中樂官之長。故凡國之瞽矇爲焉而受其政教。故注爲未備。或曰。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不比瞽矇。直云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安知當時有目而審於音者不以充之乎。且大師一則曰大祭祀帥瞽。再則曰大射帥瞽。三則曰大喪帥瞽。帥之云爾。未見其身之爲瞽也。余請儀禮以證曰。大射儀曰。僕人之正者長也。相大師。僕人師。師者佐也。相少師。僕人士。士者吏也。相上工。瞽方有相。不比樂正。猶周禮大司樂。小樂正猶樂師。不復言相。此有目無目之別也。　四書辨證。如周禮本文太師之太當作大。則少師陽之少亦當作小。然殷本紀微子與太師少師謀去。下接言微子箕子。故孔安國以爲太師箕子少師比干也。又曰。太師少師持樂器奔周。周本紀則曰。太師疵少師彊抱樂器犇周。則知樂官擇其賢智者爲之師。猶公孤有師之名。而不嫌其同也。論語注疏本大已作大。疏云。太師猶周禮之大司樂。固未瞽即以大師當之。　翟氏考異。孔子世家有與齊太師言樂一事。索隱注曰。論語子語魯太師樂。非齊太師也。是殆肆未卒篇遂率爾識之歟。與齊太師言樂。子年三十五。爲齊高昭子家臣。即論語聞韶忘味時。語魯太師樂乃子自衞反魯正樂後事。本書甚分明也。　論語發微。孔子世家記此節於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衞反魯後。知語魯大師者即樂正雅頌得所之事。始作是金奏頌也。考儀禮大射儀。納賓後乃奏肆夏。樂闋後有獻酢旅酬諸節。而後升歌。故曰從之。從同縱。謂縱緩之也。入門而金作。其象翕如變動。緩之而後升歌。重人聲。其聲純一。故曰純如。即樂記所謂審一以定和也。繼以笙入。笙者有聲無辭。然其聲清別。可辨其聲而知其義。故曰皦如。繼以間歌。謂人聲笙奏間代而作。相尋續而不斷絕。故曰繹如。此三節皆用雅。所謂雅頌各得其所也。有此四節而後合樂。則樂以成。　黃氏後案。案史記秦始皇本　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是翕乃合起之貌。說文翕起也。玉

翕合也。字从羽。謂鳥初飛而羽合聚也。皦者玉石之白甚明也。純者不雜之絲。繹者不絕之絲。皆設論之辭。故四言如也。

【集解】大師樂官名。始作言五音始奏。翕如盛也。從讀曰縱。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音聲。純和諧也。皦如言其音節分明也。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言。樂始於翕如而成於三者也。

【唐以前古注】周禮大司樂疏引鄭注。始作謂金奏。　御覽五百六十四引論語注。時聞金奏。人皆翕如。翕如變動之貌。從讀曰縱。縱之謂八音皆作。純如感人之貌。皦如使清別之貌。繹如志意條達之貌。

按論語古訓云。御覽不云鄭注。然與集解異。與鄭合。蓋亦鄭注。今以釋文所引鄭注參較大體相同。其爲鄭注無疑。

【集注】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

【發明】讀四書大全說。孟子七篇不言樂。自其不逮處。故大而未化。唯其無得於樂是以爲書亦爾。若上篇以好辨終。下篇以道統終。而一章之末成有尾煞。孔子作春秋即不如此。雖絕筆獲麟。而但看上面兩三條則全不知此書之將竟。王通竊倣爲元經。到後面使有曉風殘月酒闌人散之象。故曰不學詩無以言。詩與樂相爲表裏。如大明之卒章纔說到會朝清明便休。綿之卒章平平序四有。都似不曾完著。所以爲雅。關雎之卒章兩興兩序更不收束。所以爲南。皆即從即成斯以不淫不傷也。若谷風之詩便須說不念昔者伊予來塈。纔束上黽勉同心之意。崧高烝民兩道作誦之意旨以終之。所以爲淫爲變。雅與南之如彼者非有意爲之。其心順者言自達也。其心或變或淫。非照顧束裹則自疑於離散。上推之樂而亦爾。下推之爲文詞而亦爾。此理自非韓蘇所知。

按船山以音樂發明行文之理。其所作宋論追蹤韓蘇。眞天下之至文。餘子不能及也。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考異】皇本斯下也字作者。無道下無也字。　七經考文天下之無道也古本無也字。　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道下均無也

字。

【音讀】釋文。於喪息浪反。　劉敞七經小傳。喪讀如問喪之喪。失位爲喪。是時仲尼去大夫故云喪也。　論語後錄。喪讀如將喪斯文未喪斯文之喪。

【考證】四書釋地續補。孔子時衛都濮陽。爲今大名府開州。生平凡五至衛焉。第一去魯司寇輒適衛。第二將適陳過匡過蒲。皆不出衛境內而反衛。第三過曹而宋而鄭而陳仍適衛。第四將西見趙簡子未渡河而反衛。第五如陳而蔡而葉復如蔡而楚仍反乎衛。儀邑城在今開封府蘭陽縣西北二十里。乃衛西南境。距其國五百餘里。不知孔子先至國而後儀邑。或由儀邑而國都。皆不可知。要爲第一次適衛時事則無疑。後漢郡國志。陳留郡浚儀本大梁。劉昭注晉地道記。儀封人此縣也。義門讀書記。古者相見必由紹介。逆旅之中無可因緣。故稱平日未嘗見絕于賢者。見氣類之同。致詞以代紹介。故從者因而通之。夫子亦不拒其請。與不見孺悲異也。　論語補疏。後漢郡國志。東郡聊城有夷儀。聊城今屬山東東昌。爲齊衛之界。孔子至衛未嘗由齊非是此也。郡國志浚儀注引晉地道記儀封人此邑也。水經注引西征記亦以儀封人即浚儀縣而酈氏非之。浚儀在開封。漢屬陳留。以漢縣計之。衛之境止得長垣多。得封邱南燕少。自此而南皆鄭宋地。衛不得有之。使儀封人在浚儀。當今祥符蘭陽之間。雖爲由陳至衛之道。而邑非衛邑矣。鄭云蓋衛邑。蓋者疑詞也。　四書典故辨正。續漢郡國志浚儀本大梁注云。晉地道記儀封人此邑也。又西征記亦以浚儀爲封人之邑。見水經注。浚儀今開封府之祥符縣城內有浚儀街。爲其遺址。王中川云。昔孔子去衛適陳。道經於儀。儀蓋今之祥符。此去衛都僅百數十里。自衛適陳。道必經由。水經注浚水實出邑下。衛詩云。孑孑干旄。在浚之郊。浚之於儀實惟一所。若儀封在漢爲東昏縣。後易東明。宋元始易爲儀封。去衛適陳。必不由此。封人官名。何取儀封。殊不足信。　經注集證。儀封人姓名不傳。國邑紀云。儀之封人也。或曰封人儀姓。族出晉陽。徐有儀楚。陳有儀行父云。　論語偶記。周禮封人掌設王之壝壇爲畿。封而樹之。與論語別。左傳則與論語一例。隱元年潁考叔爲潁谷封人。桓十一年傳祭封人仲足。文十四年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昭十九年郹陽封人。二十六年傳言呂封人華豹。皆冠以邑名。乃疆吏也。

【集解】鄭曰。儀蓋衞邑。封人官名。包曰。從者弟子隨孔子行者。通使得見。孔曰。語諸弟子言何患於夫子聖德之將喪亡耶。天下之無道已久矣。極衰必有盛也。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孫綽云。達者封人。棲遲賤職。自得於懷抱。一觀大聖。深明於興廢。明道內足。至言外亮。將天假斯人以發德音乎。夫高唱獨發而無感於當時列國之君。莫救乎聾盲。所以臨文永慨者也。然元風遐被。大雅流詠。千載之下。若瞻儀形。其人已遠。木鐸未戢。乃知封人之談信於今矣。

【集注】儀衞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於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也。

【餘論】劉開論語補注。木鐸之義注以爲得位行教。又以天使夫子失位周流以行其教。亦可並存。故附於後。余謂是不難一言斷之。封人不曰天以夫子爲木鐸。而曰天將以爲木鐸。是專言將必得位以行教者矣。若以失位周流爲行教。則夫子現在失位。天已使爲木鐸矣。何將以之有。　論語稽。夫子去魯司寇而適衞。入疆之初。故封人得請見。書胤征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封人所言蓋即所掌封疆之事。以喻夫子之不得安於位者。如木鐸之徇道路以爲教誨也。喪者出亡在外之名。封人之言即告通辭以見之從者。然則此封人者其所見固非常人可及。而夫子一見之遽致其推許如是。其德容之盛亦適出言思擬外矣。　四書典故辨正。木鐸注有兩說。楊子法言學行篇云。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以金口木舌爲駕說。正注中後說所本。當從之。乃知封人知天處。若泥得位設教之解。則封人之言終不驗。且何必以木鐸爲言也。春秋演孔圖云。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某爲木鐸制天下法。此即孔注所云制作法令以號令於天下者。蓋謂聖人雖不得位。必爲天下制法。斷不空生。與封人何患於喪天將以爲木鐸之語意正相脗合也。

按集注有兩說。劉開主前說。周柄中主後說。輔氏廣曰。本說意實而味長。後說意巧而味短。論語集說。當是之時莫有知聖人者。封人乃能知之。其必有所見矣。觀其言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其求見君子之心如此其切。蓋以天下之亂極矣。意其必有聖人者出而明道救時。故一見夫子而知天意之攸屬斯文之有所託也。　四書發明。封人一見夫子能知聖道之不終窮。世道之不終亂。天意之不終忘斯世。可謂智足以知聖人且知天矣。　汪烜四書詮義。爲木鐸埽主得位設教。言理不信數也。然夫子究不得位。天之理其未可信歟。抑天意之在夫子更有厚於得位者。是則非封人所能逆睹也。　黃氏後案。左傳引夏書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此即漢書食貨志所謂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大師也。據此則使爲木鐸者謂使之上宜政教下通民情也。蓋封人所見君子既衆。一旦見出類拔萃之大聖。遂以爲天生君子。復生大聖。此天心之復。即否極而泰之候矣。其人言天道之將行。豈知其道終不行哉。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考異】錢氏養新錄。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按漢書董仲舒傳引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矣。又引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上矣下也。語意不同。當是論語古本。今漢書亦改作也。唯宋景祐本是矣字。西漢策要與景祐本同。　王念孫讀書雜誌。顏注云故聽其樂而云盡美盡善矣。則正文是矣字可知。羣書治要引作韶盡善矣。文雖從省。亦是矣字之證也。　翟氏考異。禮記樂記注引孔子曰韶盡美矣。漢書董仲舒策亦引孔子曰韶盡美矣。又孔子曰武盡美矣。文選典引注引孔子曰韶盡美矣。晉紀總論注引論語孔子曰武盡美矣。均以曰當謂字。

【考證】左襄二十九年傳。季札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弗敢請已。　春秋繁露。楚莊王篇。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頀而文王作武四樂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已也。又云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　日知錄。觀於季札論文王之樂以爲美哉猶有憾。則知

夫子謂武未盡善之旨矣。猶未洽於天下此文之猶有慚也。天下未安而崩。此武之未盡善也。記曰。樂者象成者也。又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武王當日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而實遏之命曰。有大艱於西土。殷之頑民廸屢不靜。視舜之從欲以治四方風動者何如哉。故大武之樂雖作於周公。而未至於世變風移之日聖人之時也。非人力之所能爲矣。　陳壽祺左海經辨。漢書禮樂志曰。高祖廟奏文始五行之舞。文始舞者本舜韶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宋書樂志。魏文帝黃初二年改文始曰大韶舞。五行曰大武舞。南齊書樂志。晉傅元六代舞歌有虞韶舞辭。有武舞辭。宋孝建初朝議以凱容舞爲韶舞。宣烈舞爲武舞。宣烈即古之大武。凱容本舜韶舞也。宋志又曰。晉武帝太始二年改制郊廟歌。其樂舞仍舊。九年荀勖知樂事。使郭夏宋識造正德大豫之舞。勖及張華傅元又各造此舞歌辭。蓋周存六代之樂。至秦惟餘韶武。歷漢魏晉初其樂講皆相承用。不造新曲。自荀勖等競拟舞詞。韶武遂亡。　論語補疏。武王末受命。未及制禮作樂。以致太平不能不有待於後人。故云未盡善。善德之建也。（國語）周公成文武之德即成此未盡善之德也。　論語後錄。呂不韋書周公作大武。案則詩於皇武王之奏也。毛公亦云周公作。禮記樂記云干戚之舞非備樂也。注。樂以文德爲備。若咸池。孔子曰韶盡美矣云云。正義曰。舜以文德爲備。故云韶盡美矣。謂樂音美也。又盡善也。謂文德具也。虞舜之時雜舞干羽於兩階而文多於武也。謂武盡美矣者大武之樂其體美矣。未盡善者文德猶少未致太平。

【集解】孔曰。韶舜樂名也。謂以聖德受禪故曰盡善也。武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盡善也。

【唐以前古注】御覽五百六十四引論語注云。韶舜樂也。美舜自以德禪于堯。又盡善謂太平也。武周武王樂。美武王以此定功天下。未盡善謂未致太平也。　皇疏。天下萬物樂舜繼堯。而舜從民受禪。是會合當時之心。故曰盡美也。揖讓而代。於事理無惡。故曰盡善也。天下樂武王從民伐紂。是會合當時之心。故曰盡美也。而以臣伐君。於事理不善。故曰未盡善也。

【集注】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

【餘論】朱子語類。問韶盡美盡善。武盡美未盡善。是樂之聲容皆盡美而事之實有盡善未盡善否。曰。不可如此分說。是就樂中見之。蓋有此德然後做得此樂。故於韶之樂見舜之德如此。於武之樂見武王之德如此。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考證】大戴禮曾子立事篇。臨事而不敬。居喪而不哀。祭祀而不畏。朝廷而不恭。則吾無由知之矣。　春秋繁露仁義徵篇。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與。自攻其惡非義之全與。此之謂仁造人。義造我。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爲禮不敬也。爲禮不敬則傷行而民弗尊。居上不寬則傷厚而民弗親。　論語後錄。漢書五行志。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　伏氏洪範五行傳鄭注云。容當爲睿。依志義爲睿。　觀讀如觀政之觀。

按以上均先漢遺義。錄而存之。

【唐以前古注】皇疏。此章譏當時失德之君也。爲君居上者寬以得衆。而當時居上者不寬也。又禮以敬爲主。而當時行禮者不敬也。又臨喪以哀爲主。而當時臨喪者不哀。此三條之事並爲乖禮。故孔子所不欲觀。故云吾何以觀之哉。

【集注】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爲本。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哀爲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

【別解】論語訓。此蓋譏孟武伯也。孟氏世事孔子。故言觀之。

按此章必有爲而發。今不可考矣。王氏以爲譏孟武伯未知何據。

【餘論】朱子文集。（答廖子晦）爲政以寬爲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偸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爲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頽敝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者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爲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爲主而周子反欲

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己。於是姦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蓋爲政必有規矩。使姦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斂可薄。所謂以寬爲本。體仁長人。孰有大於此者乎。　四書辨疑。不正責其現有之過。却欲別勸他處得失亦迂闊矣。居上褊隘而不寬。爲禮傲惰而不敬。臨喪無哀戚之容。今人中似此者甚多。見其惰態者無不惡之。夫子之言亦只是惡其現有之不寬不敬不哀而不欲觀。非謂無此三本無以觀其他所行之得失也。　高拱問辨錄。只言大體既失。末節何恥。何以觀之猶世人所謂如何看得上也。注謂以何者觀其所行之得失。添蛇足矣。

論語集釋卷七

里仁上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考異】困學紀聞。張衡思元賦。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注引論語里仁爲美宅不處仁焉得知。里宅皆居（集證後漢張衡傳注又選注並同）。石林（案經義考載此條石林下有論語釋言四字）云。以擇爲宅。則里猶宅也。蓋古文云然。今以宅爲擇而謂里爲所居。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爲正。致堂云。里居也。居仁如里。安仁者也。　九經古義。王伯厚曰。張衡思玄賦引論語云。里仁爲美。宅不處人。里宅皆居也。蓋古文云然。今以宅爲擇而謂里爲所居。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爲正。棟案釋名曰。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是宅有擇義。或古文作宅。訓爲擇。亦通。孟子亦作擇。趙岐曰。簡擇不處仁爲不智。　馮登府論語異文考證引劉潘梁典署宅歸仁里。亦作宅字。　皇本知作智。　梁氏旁證。今論語智俱作知。餘仿此。不復出。　翟氏考異。公冶長篇。何如其知。邦有道則知。雍也篇。樊遲問知。知者樂水。子罕篇。知者不惑。顏淵篇。問知。見夫子而問知。憲問篇。臧武仲之知。知者不惑。衛靈公篇。知者不失人。知及之。陽貨篇。可謂知乎。唯上知。好知不好學。惡徼以爲知。子張篇。一言以爲知。爲不知。義疏本知俱作智。　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美作善。

【考證】劉氏正義。爾雅釋詁。里邑也。說文里居也。仁之所居。仁當依皇本作民。文選潘岳閑居賦注民作人。此唐人避諱。居於仁者之里是爲美者。大戴禮王言云。昔者明王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如時考之歲誘賢焉。則賢者親不肖者懼。是古有別地居民之法。故居於仁里即己亦有榮名。是爲美也。求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爲有知者。此訓擇爲求也。荀子勸學篇。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今求居不處仁者之里。是無知人之明。不得爲有知矣。鄭氏此訓與論語古文義合。皇疏引沈居士云。言所居之里尙以仁地爲美。况擇身所處而不處仁道。安得智乎。案孟子公孫丑上。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愼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觀孟子所言。是擇指行事。沈說蓋本此。於義亦通。

【集解】鄭曰。里者民之所居也。居於仁者之里是爲善也。求是善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爲有智。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沈居士云。言所居之里尙以仁地爲美。况擇身所處而不處仁道。安得智乎。

【集注】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爲知矣。

【別解】容齋隨筆。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孟子論函矢巫匠之術而引此以質之。說者多以里爲居。居以親仁爲美。予嘗記一說云。函矢巫匠皆里中之仁也。然於仁之中有不仁存焉。則仁亦在夫擇之而已矣。嘗與鄭景望言之。景望不以爲然。予以爲此特謂閭巷之間所推以爲仁者固在所擇。正合孟子之意。不然仁之爲道大矣。尙安所擇而處哉。

【餘論】四書或問。孟子嘗引以明擇術之意。　今直以擇鄉言。以文義考之。則擇云者不復指言所擇。而特因上句以爲文。恐聖人本意止於如此。而孟子姑借此以明彼耳。

【發明】反身錄。里有仁風。則人皆知重禮義而尙廉恥。縱有一二頑梗。亦皆束於規矩。不至肆無忌憚。而資質之美者益薰陶漸染以成其德。居於此者不惟可以養德保家。亦且可以善後。子孫而賢且智固足以有成。即昏且愚亦不至被小人引入匪彝。辱宗敗家。故人或未有定居。

擇里而不居於是者。其爲無識不待言。即或已有定居而其鄉實無仁風。卻貪戀苟安。不能舍互鄉而入康莊。亦爲駑馬戀棧豆。智不能舍也。故古今推孟母之三遷。其智爲千古之獨絕與。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考異】七經考文。不可以長處樂古本樂下有也字。

【考證】禮記表記。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又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又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曰。仁者樂道。智者利道。　册府元龜品藻部。鍾繇等對魏文帝曰。仁者安仁。性善者也。知者利仁。力行者也。

【集解】孔曰。不可久約。久困則爲非也。不可長樂。必驕佚也。包曰。惟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也。王曰。知者知仁爲美故利而行之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約猶貧困也。夫君子處貧愈久德行無變。若不仁之人久居約則必斯濫爲盜。故不可久處也。樂富貴也。君子富貴愈久愈好禮不倦。若不仁之人久處富貴必爲驕溢也。辨行仁之中有不同也。若稟性自仁者則能安仁也。何以驗之。假令行仁獲罪。性仁人行之不悔。是仁者安仁也。智者謂識昭前境。而非性仁者也。利仁者其見行仁者若於彼我皆利。則已行之。若於我有損。則使停止。是智者利仁也。

按無所爲而爲之謂之安仁。若有所爲而爲之。是利之也。故止可謂之智。而不可謂之仁。皇疏所解語雖稍露骨。而較朱注爲勝。故特著之。

【集注】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雖深淺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　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

。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爲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按此章聖人不過泛論。謝氏乃借此以貶抑聖門。眞別有肺腸矣。朱子不察而誤採之。可謂全書之玷。

【餘論】朱子語類。安仁者不知有仁。如帶之忘腰。屨之忘足。利仁者見仁爲一物。就之則利。去之則害。　四書訓義。外境之足以奪心。非境能奪我也。心無所得。則性情一寄於外物之得喪而不能不隨之以流。故學者因其性之所近而專以其事求於心以自成其德之爲亟亟也。今夫子仁者既無以守此心之正而抑昧於本心之明。則其生平所歷之境或約焉。即若身之無所容。雖或暫爲恬靜。而及久也必忮求之交作。約爲之困甚矣。不可處矣。或樂焉。即若不復知有其身。雖或暫爲斂緝。而及其長也。必驕吝之著見。樂爲之累甚矣。不可處也。夫人以身涉世。非其約也。即其樂也。而皆不可以久處長處。則無一而不足以喪其志行矣。

【發明】此木軒四書說。境有萬變而心則一。不能處約。必不能處樂。處樂而淫。則處約而濫可知。總是心上自生病痛。不干境事。　反身錄。處約最易動心。不必爲非犯義而後爲濫。只心一有不堪其憂之意。便是心離正位。纔離正位。便是泛濫無閑。將來諂諛卑屈苟且放僻之事未必不根於此。故吾人處困而學。安仁未可躐幾。須先學智者利仁。時時見得內重外輕。不使貧窶動其心。他日必不至敗身辱行自蹈於乞播穿窬也。吳康齋遇困窮無聊。便誦明道先生行狀以自寬。其庶幾知者利仁歟。吾儕所宜師法。

〇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考異】皇本宋石經本宋刻九經本惟字俱作唯。　蔡節論語集說本亦作唯。

【集解】孔曰。惟仁者能審人之所好惡也。

按論語補疏。仁者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故爲能好能惡。必先審人之所好所惡而後人之所好好之。人之所惡惡之。斯爲能好能惡也劉寶楠云。注說頗曲。姑依集說通之。

【唐以前古注】皇疏又一解云。謂極仁之人也。極仁之人顏氏是也。既極仁昭故能識審他人好惡也。　又引繆播云。仁者人之極也。能審好

惡之表也。故可以定好惡。若不免好惡之域。何足以明物觀。

【集注】惟之爲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　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唯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餘論】王柏標注四書。（論語集注考證引）　朱子此章論好惡由心而達之事。故先無私而後當理。後篇論忠淸內事以原其心。故先當理而後無私。程子論陽復則曰。仁者天下之公。論禮樂則曰仁者天下之正理。此章則曰得其公正無私心也。體也當理正也用也。開說方可合說。

梁氏旁證。按集注似與孔注不同。而其實正相發明也。蓋惟仁者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必先審人之所好所惡。而後人之所好好之。人之所惡惡之。斯爲能好能惡。作公正同情而何哉。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音讀】論語釋文。惡如字。又烏路反。　蘇轍論語拾遺。能好能惡猶有惡也。無所不愛則無所惡矣。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讀烏路反。　朱子答張敬夫曰。此章惡字只是入聲。嶺雲軒瑣記。集注云。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按此何待言哉。豈有旣志於仁而爲惡事者。本書之意蓋謂無惡於志。惡字當讀爲去聲。

按前後章皆言好惡。此亦當讀去聲。

【考證】春秋繁露玉英篇。難者曰。爲賢者諱皆言之。爲宣繆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於賢也。其爲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故不棄亦不載。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無惡。此之謂也。　鹽鐵論刑德篇。故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

按此先漢遺義。附識於此。

【集解】孔曰。苟誠也。言誠能志於仁則其餘終無惡。

【集注】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

【別解】論語意原。志於仁者無一念不存乎仁。其視萬物同爲一體。體有貴賤。皆天理也。世豈有好耳目而惡足髀者哉。民之秉彝。與我無間。不仁而喪其良心。矜之而已。雖謂之無惡可也。曰能好惡人所以明性情之正。曰無惡也所以明體物之心。　羣經平議。上章云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此章云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兩章文義相承。此惡字即上能惡人之惡。賈子道術篇曰。心兼愛人謂之仁。然則仁主於愛。古之通論。使其中有惡人之一念。即不得謂之志於仁矣。此與上章或一時之語。或非一時語而記者牽連記之　論語訓。釋文惡又烏路切是也。苟假聲近通用。上言仁者能惡嫉。仁者當用惡以絕不仁。故此明其無惡。仁者愛人。雖所屏棄放流皆欲其自新務於安全。不獨仁人無惡。但有志於仁皆無所憎惡。

按俞氏王氏之說並是。集注失之。

【餘論】李來章達天錄。苟志於仁。先立其大。學者入門不可不有此識見規模。然隨時隨地又皆有細密功夫。非祇志與立便了也。

〇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考異】後漢書李通傳論首書夏侯湛傳俱引富與貴是人之所欲。無也字。　後漢書陳蕃傳注文選鮑照擬古詩注引是人之所欲。皆無也字。牟子理惑論文選幽通賦注引全節文。惡下各無也字。　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句末均無也字。張弧素履子暨初學記太平御覽述是人之所欲。又述是人之所惡。亦各無也字。　翟氏考異。此也字居以前人引述悉略去。未必不謀盡同也。恐是當時傳本有如此。　論衡問孔篇刺孟篇。不處也皆引作不居也。　後漢書陳蕃傳讓封侯疏曰。竊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鹽鐵論褒賢章。君子不以道得之不居也。

【音讀】集注考證。王文憲與下去仁並作上聲。然自去去聲。去之上聲。已違之去聲。驅而去之上聲。　四書辨證。此句何氏集解言人之所惡亦不可違而去之。下節去仁。邢言若違去仁道何得成名爲君子。則二去字皆去聲。故朱子不音作上聲。然則去仁即違仁。故即接言君子無

之。　書齋夜話。此究當就不以其道點句。若就得之點。則富貴固有以其道得之亦有不以其道得之者。若貧賤則安有以其道而得之者哉。王若虛論語辨惑。貧與賤下當云以其道得之。不字非衍即誤也。若夷齊求仁雖至餓死而不辭。非以其道得貧賤而不去乎。夫生而富貴不必言不處。生而貧賤亦安得去。此所云者蓋儻來而可以避就者耳。故有以道不以道得之辨焉。　朱子文集。程允夫言此當以不以其道爲一句。得之爲一句。先生批曰。如此說則其字無下落。恐不成文理。　劉氏正義。呂覽有度篇注。不以其道得之不居。畢氏沅校云。按古讀皆以不以其道爲句。此注亦當爾。論語不處此作不居。論衡問孔刺孟兩篇並同。按後漢陳蕃傳鹽鐵論褒賢篇亦作不居。自是齊古魯文異。呂覽注居下無也字。高麗本不去下亦無也字。當以有也字爲是。且古讀皆至得之爲句。畢校非是。

【考證】禮坊記。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　荀子性惡篇。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謝氏墉校注。此言仁之所在雖貧窮甘之。仁之所亡雖富貴去之。

【集解】孔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何曰。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得之。雖是人之所惡。不可違而去之。

【集注】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別解】論語意原。說者謂有得富貴之道。有得貧賤之道。非也。聖人嘗言得矣。曰見得思義。曰戒之在得。曰先事後得。得之爲言謂於利有獲也。兩言不以其道得之。初無二意。若曰富貴固人之所欲。不以其道而有得焉。得則可富貴矣。然君子不處此富貴也。貧賤固人之所惡。不以其道而有得焉。則不貧賤矣。然君子不去此貧賤也。以富貴貧賤反覆見意。欲人人知此理。是以互言之也。

按此以得爲利。得不連富貴貧賤說。可備一義。

【發明】反身錄。伊尹一介弗取。千駟弗顧。夫子疏水曲肱而樂。不義之富貴如浮雲。顏子之樂不以簞瓢改。柳下惠之介不以三公易。古之聖賢未有不審富貴安貧賤以清其源而能正其流者。而況於中材下士乎。　孫奇逢四書近指。人初生時。祇有此身。原來貧賤。非有所失也。至富貴則有所得矣。無失無不得。有得有所失。故均一非道。富貴不可處。以其外來。貧賤不可去。以其所從來。孔子樂在其中。顏子不改

其樂。全是於此看得分明。故不爲欲惡所乘。

按常人之情好富貴而惡貧賤。不知富貴貧賤皆外來物。不能自主。君子所以不處不去者正其達天知命之學。何者。福者禍之基。無故而得非分之位。顛越者其常。幸免者其偶也。無端而得意外之財。常人所喜。君子之所懼也。世之得貧賤之道多矣。如不守繩檢。博奕鬭狠。奢侈縱肆。皆所以取貧賤之道。無此等事以致貧賤。是其貧賤生於天命也。君子於此惟有素其位而行。所謂素貧賤行乎貧賤者。稍有怨天尤人之心。或思打破環境。則大禍立至矣。故不處不去。正君子之智。所謂智者利仁也。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集解】孔曰。惡乎成名者不得成名爲君子。

【唐以前古注】皇疏。此更明不可去正道以求富貴也。惡乎猶於何也。言人所以得他人呼我爲君子者。政由我爲有仁道故耳。若捨去仁道。傍求富貴。則於何處更得成君子之名乎。

【集注】言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餘論】四書辨疑。前段論富貴貧賤去就之道。自此以下至顛沛必於是止。是言君子不可須臾去仁。彼專論義。此專說仁。前後兩段。各不相關。自漢儒通作一章。注文因之。故不免有所遷就而爲貪富貴厭貧賤之說。本段經文意不及此。後注又言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以理言之。未有在內不先存養而在外先能明於取舍者。南軒曰。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者以其不已於仁也。去仁則何自而成君子之名哉。此說本分與前段富貴貧賤之意不復相關。蓋亦見兩段經文雖爲一意。故不用諸家之說也。然無顯斷。猶與上段連作一章。前後兩意愈難通說。予謂君子以下二十七字當自爲一章。仍取南軒之說爲正。

按論語中有本一章誤分爲二章者。如宰予晝寢及性相近也等章。其次章之子曰說者以爲衍文是也。有本二章誤合爲一章者。如此章及君子篤於親節皆與前節各不相蒙。必欲牽合爲一。反失聖人立言之旨。陳氏之說是也。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

【考異】翟氏考異。穀梁傳僖二十三年注引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中無無終食間句。此撮略經文致失條理者。不可以異同論。

【考證】曾子制言篇。昔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徒之衆則得而使之。舜唯以得之也。是故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也。昔者伯夷叔齊仁者也。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言爲文章。行爲表綴於天下。是故君子思仁。晝則忘食。夜則忘寐。日旦就業。夕而自省。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　漢書河間獻王傳。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顏注。造次謂所嚮必行也。　詩大雅蕩篇。顚沛之揭。傳顚仆沛拔也。正義顚是倒頓之名。仆是偃僵之義。故以顚爲仆。沛者勿遽離本之言。此論本事。故知爲拔。　論語竢質。說文解字趚倉卒也。从走朿聲。讀若資。鄭公讀次爲趚也。顚沛讀若蹎跋。說文解字曰。蹎走頓也。从足眞聲。讀若顚。跋步行獵跋也。从足貝聲。是從江說顚沛當爲蹎跋。從陳說當爲蹎跋。而其以顚沛爲假借則同也。

【集解】馬曰。造次急遽。顚沛偃仆。雖急遽偃仆不違仁。

【唐以前古注】釋文引鄭注。造次倉卒也。

【集注】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顚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

【餘論】讀四書大全說。過欲有兩層。都未到存理分上。其一。事境當前。却立著個取舍之分。一力厭住。則雖則欲富貴惡貧賤之心。也不按捺不發。其於取舍之分。也是大綱曉得。硬地執認。此釋氏所謂折服現行煩惱也。其一。則一向欲惡上情染得輕。又向那高明透脫上走。使此心得以恆虛。而於富貴之樂。貧賤之苦。未交心目之時。空空洞洞著。則雖富貴有可得之機。貧賤有可去之勢。他也總不起念。由他打點得者心體淸閒故能爾爾。則釋氏所謂自性煩惱永斷無餘也。釋氏基力酒量只到此處。便爲絕頂。由此無所損害於物。而其所謂七菩提八聖道等。亦只在者上面做些水磁工夫。聖学則不然。雖以奉當然之理厭住欲惡。按捺不發者爲未至。却不恃欲惡之情。輕走那高明透脫。一顯

到底。只爭此當然之理以爲依。而但由淺向深。由偏向全。由生向熟。由有事之擇執向無事之精一上做去。則心純乎理。而擇夫富貴貧賤者精義入神。應乎富貴貧賤者敦仁守土。由此大用以顯。便是天秩天叙。所以說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非但無損於物而以處順往來也。集注說兩箇明字。中間有多少條理。在貧無諂富無驕之上有貧樂富好禮。德業經綸都從此明字生出。 黃氏後案。終食時暫。造次時遽。顛沛時危。君子無違仁。觀其暫而久可知也。觀其變而常可知也。言爲仁無間斷之時也。後漢書盧植傳論。風霜以別草木之性。危亂而見貞良之節。夫蘊蓄起懷。雷霆駭耳。雖賁育荊諸之倫未有不冘豫奪常者也。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此造次顛沛以事變危急言也。後漢書崔駰傳。駰子瑗以事繫獄。獄掾善爲禮。瑗間考訊時。輒問以禮說。其專心好學。雖顛沛必於是。此以顛沛爲危時也。朱子以造次顛沛指存養言。申之者謂動則省察。靜則存養。此專以靜寂無事之時言也。式三謂造次顛沛非靜寂無事之時。終食之間亦該動靜言也。且言靜存者謂戒愼於未行事之時則可。謂存養於心中無一事之時。則是屛事息勞。閉目凝神。無所用心。而謂仁者是矣。可乎哉。 高攀龍高子遺書。仁是人人具足者。因世情俗見封蔽不得出頭。今於富貴貧賤看得透。心中湛然。方見仁之眞體。有此眞本體。方有眞功夫。所以君子終食亦在此。造次顛沛亦在此。實落做得主宰。搖撼不得。方是了生死學問。

【發明】潘德輿養一齋劄記。前二節所謂名節者道德之藩籬也。末節所謂道德者名節之堂奧也。今人藩籬不立。堂奧自無從窺。轉以能成君子之名者爲矯激而務名。不知此名即名節名教之名。不成此名。則名節頹名教斁。士行掃地矣。如聖門季路原憲之流。亦是於富貴貧賤一刀兩段。故孔子與論存養精微。使世味倘濃。遑言心得乎。富貴貧賤乃入道之第一關。此關不通。於道永無聖矣。願天下之學者共懍之。 顧氏四書講義。此章是孔門勸法。蓋吾人有平居無事之時。有富貴貧賤造次顛沛之時。平居無事。不見可喜可嗔可疑可駭。行住坐臥即聖人與衆人無異。至遇富貴貧賤造次顛沛鮮不爲之動矣。到此四關。直令人肺腑俱呈。手足盡露。非能勉强支吾者。故就源頭上看。必其無終食之間違仁。然後於四者處之如一。就關頭上看。必其能於四者處之如一。然後算得無終食之間違仁。予謂平居無事。一切行住坐臥常人與聖人同。就大概言耳。究其所以。却又不同。蓋此等處在聖人都從一團天理中流出。是爲眞心。在常人則所謂日用而不知者也。是爲習心。指當

下之智心混當下之眞心。不免毫釐而千里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尙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考異】漢石經。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好仁下無者字。　三國志顧雍傳注。惡不仁者其爲仁矣。　集注考證。此矣字不是絕句。是引下文之辭。故朱子作者字說。

【集解】孔曰。無以尙之難復加也。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言惡不仁者能使不仁者不加非義於己。不如好仁者無以尙之爲優。

【唐以前古注】皇疏。尙猶加勝也。言若好仁者則爲德之上無復德可加勝此也。言旣能惡於不仁而身不與親狎。則不仁者不得以非理不仁之事加陵於己身也。一云其其於仁者也。言惡不仁之人雖不好仁而能惡於不仁者。不欲使不仁之人以非禮加陵仁者之身也。　又引李充云。所好唯仁。無物以尙之也。不仁仁者之賊也。奚不惡不仁哉。惡其害仁也。是以爲惜仁人之篤者。不使不仁者加乎仁者之身。然後仁道無適而不申。不仁者無往而不屈也。

【集注】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眞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眞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爲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考異】皇本仁下有者字。不足者下有也字。　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者下均有也字。　文苑英華盧照鄰乞藥直書引仲尼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者乎。

【集解】孔曰。言人無能一日用其力修仁者耳。我未見欲爲仁而力不足者。

【集注】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爲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

【別解】李氏論語劄記。無以尙之者好之至也。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惡之深也。此如大學之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正是用力處。似不必以成德言。蓋求必得而後爲好之至。務決去而後爲惡之深。志氣相生。豈有方不足之患。　讀四書大全說。一日用力於仁。較前所云好仁惡不仁者祇揀下能好惡者一段入手功夫。說不可在資禀上分利鈍。朱子云。用力說氣較多。志亦在上面。此語雖重說氣。又云。志之所至氣必至焉。志立自是奮發敢爲。則抑以氣聽於志。而志固爲主也。用力於仁。旣志用氣。則人各有力。何故不能用之於仁。可見祇是不志於仁。不志於仁便有力亦不用。便用力亦不在仁。夫子從此看破不好仁不惡不仁者之明效。所以道我未見力不足者。非力不足。則其過豈非好惡之不誠哉。好惡還是始事。用力纔是實著。唯好仁惡不仁而後能用力。非好仁惡不仁雖欲用力而恒見力之不足。是非好仁惡不仁之爲安行而高過於用力者之勉行可知矣。前一節是大綱。說兼生熟久暫在內。後言一日則即功未久而習未熟者爲言。實則因好惡而後用力。終身一日。自然勉强。其致一也。至云我未見力不足者。則但以微好惡誠而力必逮。初不云我未見一日用力於仁者。其云蓋有之而我未見。雖寬一步說。要爲聖人修辭立誠。不詭於理一分殊之節目。不似釋氏所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之誣。謂人之性情已正。而氣力不堪。在大造無心賦予中莫須有此。而終曰我未之見。則以氣力之得於天者略同。而性情之爲物欲所蔽者頓異。其志不蔽而氣受蔽者。於理可或有。而於事則無也。

按王用誥云。船山以用力爲好惡之實事實功。不分成德學者。與安溪說同。以次節未見爲微好惡誠而力必逮。末節反覆歎息。乃終言無用力而力不足之事。非歎未見用力而力不足之人。似勝集注說。

【餘論】劉氏正義。夫子言力不足者中道而廢。又表記子曰。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並言爲仁實用其力。惟力已盡身已斃而學道或未至。方是中道而廢。其廢也由於年數不足。有不得不廢者也。如是而後謂之力不足。是誠不足也。若此身未廢而遽以力不足自諉。是即夫子之所謂晝矣。夫仁人心也。人即體質素弱。而自存其心。志之所至氣亦至焉。豈患力之不足。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一日者期之至近而速者也。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考異】皇本矣作乎。　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均作乎。

【集解】孔曰。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爲仁。故云爲能有爾。我未之見也。

【集注】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爲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

【餘論】松陽講義。慶源輔氏曰。此章三言未見而意實相承。初言成德之未見。次言用力之未見。末又言用力而力不足者之未見。無非欲學者因是自警而用力於仁耳。此又是一樣講。若欲依此則講末節當云天下亦實有用力而力不足之人。此項人雖或垂成而止。或半塗而廢。然猶愈於自畫而不進者也。雖同一自暴自棄。而自暴棄於垂成半塗之時與初頭便自暴棄者有間矣。然此等人今亦難得。眞可歎息。大抵世上人看得仁是箇迂遠不急之物。莫肯走到這一條路上去。肯上這條路就是好的了。故夫子並用力而力不足者亦思之也。如此講亦於理無礙。存之以備一說可也。　論語經正錄引劉念臺曰。夫子既言好仁。又言惡不仁。一句頂語。然所好者必合之所惡而後淸。蓋人心本有仁無不仁。而氣拘物蔽之後。不仁嘗伏於仁者之中。甚於仁不仁相爲倚伏。而不仁者轉足以勝仁。此時尤賴本心之明發而爲好惡之正者終自不爽其衡。而吾因不難力致其決以全其有仁無不仁之體。則聖學之全功於是乎在矣。若於此而又復自欺焉好不能如好好色。惡不能如惡惡臭。亦終歸於不仁而已。然人雖可以自欺。而終不可以欺好惡。故曰我未見力不足者。又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按張子說以好仁惡不仁爲一人。朱子善之。以不合於兩者字。不用其說。劉氏發明言好仁又言惡不仁之故。兩者字作一人說。義亦精審。

【發明】反身錄。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所好在仁。故無以尙之。白沙云。人爭一箇覺。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窮。夫惟無窮。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又何難銖軒冕而塵金玉耶。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考異】皇本人作民。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人作民。後漢書吳祐傳曰。掾以親故受汚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人矣。仁作人。陸采治城客論曰。斯知仁矣。仁是人字。與宰我問井有仁焉之仁皆以字音致誤。

【考證】表記。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注。辭猶解說也。仁者恭儉。雖有過不甚矣。明言仁道難成。仁者雖有過不失其爲仁也。又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注云。三謂安仁也利仁也强仁也。利仁强仁功雖與安仁者同。本情則異。功者人所貪也。過者人所辟也。在過之中非其本情者或有悔者焉。　劉氏正義。案表記此文最足發明此章之義。漢書外戚傳燕王上書言。子路喪姊。朞而不除。後漢書吳祐傳言。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進父。南史張裕傳言。張岱母年八十。籍注未滿。便去官還養。三傳皆引此文美之。惟吳祐傳作知人。人與仁通用字。

【集解】孔曰。黨類也。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當恕而勿責之。觀過使賢愚各得其所則爲仁矣。

【唐以前古注】皇疏。過猶失也。黨黨類也。人之有失。各有黨類。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則非小人之失也。猶如耕夫不能耕乃是其失。若不能書則非耕夫之失也。若責之當就其黨類責之也。　又引殷仲堪云。言人之過失各由於性類之不同。直者以改邪爲義。失在於寡恕。仁者以惻隱爲誠。過在於容非。是以與仁同過。其仁可知。觀過之義。將在於斯者。

按仲堪陳郡人。官至振威將軍。荊州刺史。事蹟詳晉書本傳。其人殊無足取。所注論語隋唐諸志皆不載。蓋亡佚已久。錄存一家。不沒其心力焉爾。

又按唐以前本人作民。故孔注皇疏依民字解之。唐諱民。改經民字作人。宋因之。皇疏不求備於一人。則此觀過之人有仁心。其所觀過知人。與今日觀念大異。至仲堪之說。當日認爲別解。而不知即爲程子尹氏所本。乃繼起者坐享盛名。反使創始者埋沒不顯。揆之事理。寧得謂平。是書於魏晉六朝古注之亡佚者孤詞單句搜採靡遺。匪惟攄懷古之夙志。抑以發潛德之幽光云爾。

【集注】黨類也。程氏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

不仁可知矣。

【別解】論語補疏。各於其黨即是觀過之法。此爲蒞民者示也。皇侃云。猶如耕夫不能耕乃是其失。若不能書則非耕夫之失也。此說黨字義最明。後漢吳祐傳以掾私賦民錢市衣進父爲觀過知仁。是以賦錢之過爲仁。異乎孔注。漢書外戚傳。燕王旦爲丁外人求侯。上書稱子路姊喪。期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不忍除之。故曰觀過知仁。是當時有此一說。然以蓋主而侯外人。豈得爲仁。子路親愛其姊。偶愆於禮。夫子裁之。即時改正。且以此爲觀過知仁。儗非其倫矣。吳祐所稱孫性之事。尤足長詐而敗俗。遂因有安邱男子因母殺人之事矣。孔子之訓精善。吳祐之見乖乎聖人。

按焦氏意在申舊注。劉寶楠云。注說甚曲。焦氏不免曲徇。且知仁因觀過而知。則仁即過者之仁。而孔以爲觀者知仁術亦誤。

【餘論】論語稽求篇。史稱陳仲弓外署非吏。此爲本司受過矣。又劉宋張岱爲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便去官還養。有司以違制糾之。宋孝武帝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案也。若漢外戚傳燕王上書稱子路喪姊。期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故不忍除。故曰觀過知仁。又後漢吳祐傳。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父。父怒遣性伏罪。祐屏左右問故。歎曰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可謂觀過知仁矣。此皆漢儒解經之見于事者。然皆是知仁。並無知不仁者。　四書辨疑。經文止言斯知仁矣。未嘗言知不仁也。程子尹氏仁與不仁皆兩言之。若知其失於厚過於愛者爲仁。以此爲斯知仁矣。固猶有說。至於知其失於薄過於忍者爲不仁。則斯知仁矣無可說也。　劉開論語補注。黨非類也。有所親比謂之黨。書云無偏無黨。子曰羣而不黨。皆言比也。人之過於禮而用其情者。各於其親比而深諱之。如父爲子隱。子爲父隱。雖有偏私。而情不得不如此也。故觀過可知仁矣。如周公過於愛兄。孔子過於諱君。雖非此過之比。然理當乎公而情出於私。即同謂之黨。有不辭也。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孔子並不避黨之名。非故爲引過。其心以爲未嘗非親比於君也。但本於天理人情之安而黨即仁之至者耳。夫人之過用其情而不免於私比。其不失爲忠厚亦猶是也。行有高下而其情之可見則一也。若以黨爲類。而謂君子過於厚。小人過於薄。過於厚謂之仁可也。過於薄亦可知仁乎。而既分爲君子小人之類。又何以知其類之專指君子乎。　吳廷棟拙修集。或問載劉氏

之說曰。周公使管叔監殷而管叔以殷畔。魯昭公實不知禮而孔子以爲知禮。實過也。然周公愛其兄。孔子厚其君。乃所以爲仁也。案孟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以此語推之。則周孔之過正仁至義盡處。其實不得謂之過矣。似不得引以爲觀過知仁之證。

【發明】松陽講義。學者讀這章書。要知修己與與人不同。若論修己。則過是不可一毫有的。若有一毫過當處。雖出於慈祥愷惻。然非中正之道。亦是吾見識未到處。是吾檢點未到處。皆是學問病痛。必須如芒刺在背。負罪引慝。省察克治。必去之而後已。所以夫子平日說過則勿憚改。說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而於欲寡其過之伯玉不貳過之顏子則歎賞之。何嘗肯教人自恕。若論觀人。則不如此。瑕瑜自不相掩。雖視以觀由察安考之之法極嚴。而待之之心甚恕。其黨未分之前。可以過決之。其黨既分之後。可以過諒之。若只論其過不過。不論其仁不仁。使君子與小人同歸。此非聖賢觀人之道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考異】漢石經矣作也。

【考證】黃氏後案。依何解。年已垂暮。道猶不行。心甚不慰。世治而死。乃無憾也。依朱子說。是內主道雖聞。老將死而昧於道。深歎其不可也。漢書夏侯勝黃霸同下獄。霸欲從勝受經。引此文與朱注合。新序雜事一引此云。楚共王卒用筦蘇。退申侯伯。於以開後嗣覺來世。猶愈於沒身不寤者也。意亦同何解。式三謂此言以身殉道也。朝聞當行之道。夕以死赴之。無苟安。無姑待。成仁取義。勇決可嘉矣。唐書郭子儀傳贊曰。遭讒甚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王伯厚集。朝聞夕道。猶待子儀。引用不誤。

【集解】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也。

按孫弈示兒篇。孔子豈尙未聞道者。苟聞天下之有道則死亦無遺恨。蓋憂天下如此其急。此亦本舊注而集注不從。劉寶楠云。新序雜事篇載楚共王事。晉書皇甫謐傳載謐語。皆謂聞道爲已聞道。非如注云聞世之有道也。劉氏疏集解者也。而不堅持門戶之見。其見解終非一般漢學家所及。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欒肇云。道所以濟民。聖人存身爲行道也。濟民以道。非以濟身也。故云誠令道朝聞於世。雖夕死可也。傷道不行。且明己憂世不爲身也。

按魏晉時代道家之說盛行。此章之義正可藉以大暢玄風。當時注論語者。此等迎合潮流之書當復不少。而何氏皆不採。獨用己說。其見解已非時流所及。皇氏生齊梁之世。老莊之外。雜以佛學。其時著述尤多祖尙玄虛。如王弼之論語釋疑。郭象之論語體略。太史叔明之論語集解。皆出入釋老。亦當代風趨使然也。乃皇氏獨引欒肇以申注義。並不兼採以廣其書。其特識尙在宋儒之上。沈埋幾數百年。終能自發其光。晦而復顯。蓋其精神有不可磨滅者在也。

【集注】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

【餘論】朱子語類。問集注云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嘗思道之大者莫過乎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而其有親義序別。學者苟至一日之知則孰不聞焉。而即使之死。亦覺未甚濟事。所謂道者果何爲眞切至當處。又何以使人聞而遂死亦無憾。曰。道誠不外乎日用常行之間。但說未甚濟事者恐知之或未眞耳。若知得眞實。必能信之篤。守之固。幸而未死。可以充其所知爲聖爲賢。萬一即死。則亦不至昏昧一生如禽獸然。是以爲人必以聞道爲貴也。曰。聖人非欲人聞道而必死。但深言道之不可不聞耳。將此二句反之曰。人一生而不聞道。雖長生亦何爲。曰。然若人而不聞道。則生亦枉生。死亦枉死。　論語或問。或問朝聞夕死無得近於釋氏之說乎。曰吾之所謂道者固非彼之所謂道矣。且聖人之意又特主於聞道之重而非若彼之恃此以死也。曰何也。曰吾之所謂道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當然之實理也。彼之所謂道則以此爲幻爲妄而絕滅之以來其所謂清淨寂滅者也。人事當然之實理乃人之所以爲人而不可以不聞者。故朝聞之而夕死亦可以無憾。若彼之所謂清淨寂滅者則初無所效於人生之日用。其急於聞之者特懼夫死之將至而欲倚是以敵之耳。是以爲吾之說者行法俟命而不求知死。爲彼之說者坐亡立脫變見萬端而卒無補於世敎之萬分也。故程子於此專以爲實見理義重於生與夫知所以爲人者爲說。其旨亦深切矣。　李中谷平日錄。（黃宗羲明儒學案引）。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會得此意。則必終日乾乾。學惟爲己而已。何處著絲毫爲人之意哉。李恕谷曰。聞非偶然頓悟。乃躬行心

得之謂。顏子之歎。曾子之唯。庶克當之。方不徒生。亦不虛死。故曰可矣。道猶路也。有原有委。性與天道道之本也。三綱五常道之目也。禮樂文章道之事也。經有統言者有專言者。當各以文會之。

【發明】日知錄。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有一日未死之身。則有一日未聞之道。　嶺雲軒瑣記。杜子光先生惟熙傳姚江學派。造詣深粹。年八十餘。小疾。語諸友曰。明晨當來別。及期焚香端坐。曰諸君看我如是而來。如是而去。可用得意見安排否。遂瞑。王門之學能入悟境者曾無幾人。一悟則其臨終從容若此。頗得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　又云。世間所有者皆身外之物。而身又性外之物也。但存吾性並此身不有之可也。問者曰身亡性存何所。曰性存於兩大之間。子以為不信。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此又何義。豈孔子亦有邪說歟。聞道而死猶老氏所謂死而不亡。釋氏之入涅槃滅度。皆死其身而存其性也。否則要此朝夕間一了然何益。　又云。或叩余以養生之訣。應之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是養生之眞訣也。須識得此仁意象何如。又問長生。應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是長生也。長生不着落形體上。其人惘然辭去。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考證】劉氏正義。士為學人進身之階。荀子儒效篇。匹夫問學不及為士則不教也。聖門弟子來學時多未仕。故夫子屢言士。而子張子貢亦問士。皆循名責實之意。記言士先志。孟子言士尙志。又言士志仁義。仁義即此文所言道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李充云。夫貴形骸之內者則忘其形骸之外矣。是以昔之有道者有為者乃使家人忘其貧。王公忘其榮。而況於衣食也。

【集注】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

【餘論】論語或問。問恥惡衣惡食者其為未免於求飽求安之累者乎。曰此固然也。然求飽與安者猶有以適乎口體之實也。此則非以其不可衣且食也。特以其不美於觀聽而自愧焉。若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對客泰然。疏食菜羹則不能出諸其戶者。蓋其識趣卑凡又在求飽與安者之下矣

【發明】呂柟四書因問。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以雍徹。犯分不顧。皆爲恥惡衣惡食一念上起。此處最要見得。則能守得。　反身錄。近代焦弱侯受學於耿天臺先生之門。天臺以其根器邁衆。時與浹談。年餘未嘗及道。久之弱侯請問。天臺訝曰。吾覺渾是俗骨而言道乎。夫以弱侯之深心大力猶不駸以語及。况其下焉者乎。故學道者須先滌淸俗念而後可以言此。若天理人欲並行。未有能濟者也。　劉源淥日記。（經正錄引）。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此義利之關。君子小人之別也。能透此關而後可與共學。

按自來贓汚茍盜元凶大憝其最初原因亦不過恥惡衣食耳。王沂公一生勳業皆自其不在溫飽之一言發之也。故士須有子路縕袍不恥之風而後始足以言道。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考異】皇本比下有也字。　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音讀】釋文。適鄭本作敵。莫鄭音慕。　九經古義。古敵字皆作適。禮記雜記曰。赴於適者。鄭注云適讀爲匹敵之敵。史記范雎傳。攻適伐國。田單傳。適人開戶。李斯傳。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皆音征敵之敵。荀卿子君子篇云。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注讀爲敵。　集注考證。比當作毗志反。如周而不比。與射者比。皆毗志反。比死者。比化者。皆必二反。朱子嘗因學者之問欲改未及。　論語古訓。爲論語音者始于晉徐邈。此音非鄭本文。盧學士曰。陸氏以其義知其讀耳。鄭以適爲敵者。古敵通作適。雜記。大夫訃於同國適者。鄭注適讀爲匹敵之敵。荀卿君子篇。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楊注適讀爲敵。史記范雎傳。攻適伐國。田單傳。適人開戶。李斯傳。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俱音敵。是適通作敵也。鄭讀莫爲慕者。慕从心莫聲。古本省作莫耳。

【考證】論語稽求篇。適莫與比皆指用情言。適者厚也親也。莫者薄也漠然也。比者密也和也。當情爲合。過情爲密。此皆字義之有據者。若曰君子之于天下何厚何薄何親何疏。惟義之所在與相比焉。國語司馬侯曰。閭與比而事吾君矣。與此二字。此爲確注。又正義于子見南子

節疏云。子路以爲君子當義之與比。不當見淫亂與比。義與親亂。反覩更自明白。此節舊解無注。然舊儒解經自如此。　羣經平議。以適莫爲當厚窮薄。其義至陋。釋文曰。適鄭本作敵。莫鄭音慕。無所貪慕也。此章大旨鄭讀得之。敵之言相當也。相當則有相觸迕之義。故方言曰。適牾也。郭璞注曰。相觸迕也。無適之適當從此義。言君子之於天下無所適牾。無所貪慕。惟義是親而已。　劉氏正義。敵當即仇敵之義。無敵無慕。義之與比。是言好惡得其正也。鄭氏專就事言。後漢書劉梁傳。梁著和同論云。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爲害。有惡而爲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闇僞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于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焉。此義當與鄭合。又李固傳。子燮所交皆舍短取長。成人之美。時潁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二子。情無適莫。白虎通諫諍篇。君所以不爲臣隱何。以爲君之於臣。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賞一善而衆臣勸。罰一惡而衆臣懼。風俗通十反篇。蓋人君者闢門開窗。號咷博求。得賢而賞。聞善若驚。無適也。無莫也。諸文解適莫皆就人言。皇疏引范甯曰。適莫猶厚薄也。比親也。范氏意似以適爲厚。莫爲薄。故邢疏即云適厚也。莫薄也。此與鄭氏義異。疑李固傳及白虎通風俗通皆如此解。則亦論語家舊說。於義並得通也。至邢疏又云。言君子於天下之人無問富厚窮薄。但有義者則與之爲親。其義淺陋。不足以知聖言矣。　黃氏後案。鄭君與范說相反。其主待人言則同也。三國志魏陳羣傳。君子在朝無適無莫。雍依名義。不以非道假人。蜀蔣琬傳。吳顧雍傳。兩言心無適莫。皆指待人言。古經說如此。依朱子說指行事言。是孟子所謂言必信。行必果。惟義所在也。謝氏無可無不可之說謬。

按適莫鄭主敵慕。邢疏主厚薄。俞氏主觸迕貪慕。皆指待人言。漢魏解經先後一轍。覩下文比字可以知之。朱注指行事言。已屬隔膜。謝氏乃以此爲存心。其說雖本於韓李筆解。然不免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矣。

【唐以前古注】釋文引鄭注。莫無所貪慕也　皇疏引苑寗云。適莫猶厚薄也。比親也。君子與人無有偏頗厚薄。惟仁義之親也。

按此章邢疏無注而皇本有之。曰言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無所貪慕也。唯義之所在也。云云。蓋何注也。劉寶楠疑爲妄人所增。玆不錄。

雙解義曰。無適無可也。無莫無不可也。惟有義者與相親比倆。

【集注】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　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按宋儒好苛論人。謝氏於知者利仁章貶抑聖門。已屬非是。今又謗及佛老。更不可爲訓。子貢方人。孔子以爲不暇。至詁經之失。猶其小焉者也。

【別解】論語徵。無量壽經華嚴經皆有無所適莫之文。華嚴經慧苑音義引漢書注曰。適主也。爾雅曰。莫定也。謂普于一切無偏主親無偏定疏澄觀疏曰。無主定於親疏。無量壽經慧遠義疏曰。無適適之親。無莫莫之疏。璟與連義述文贊曰。適親也莫疏也。乃知適莫爲親疏。古來相傳之說。

按此可備一義。

【餘論】南軒論語解。適莫兩端也。適則有所必。莫則無所主。蓋不失之於此。則失之於彼。鮮不倚於一偏也。夫義人之正路也。倚於一偏則莫能遵於正路矣。惟君子之心無適也而亦無莫也。其於天下惟義之親而已。　四書近指。今人皆將比義作用權看。不知此是君子有主之學。非以之與二字爲籠罩天下也。內以律身。外以律人。不論經權常變。務得其心之所是。比者君子孤立於天下。他無所恃。恃此義耳。

按此章程朱派概以處事言。陸王派概以存心言。均屬模糊影響之談。非聖人立言之旨。茲各節錄一二。以見一斑。餘悉不錄。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考異】漢石經刑字作㓝。張有復古編曰。刑从刀幵聲。剄也。㓝从刀井。法也。今經史皆通作刑。　翟氏考異。說文。㓝罰罪也。从井刀。字義與刑有別。經典相承借用。學齋佔畢謂懷刑乃懷思典刑而則效之。字形既失。畸論遂緣之起矣。

【考證】說文。懷思念也。 楊愼丹鉛錄。貢禹乞骸骨。元帝詔答之引傳曰。亡懷土。所稱傳者即論語小人懷土之文。易小人二字作亡。蓋嫌于以小人稱其臣也。 黃氏後案。懷土孔訓重遷。漢時師說如此。見於史記漢書者此義甚多。韋賢傳。嗟我小子。豈不懷土。庶我王寤。越遷於魯。又敘傳班彪王命論。以高祖沛人而都關中。而云斷懷土之情。皆引經之明顯者也。懷刑者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兢兢焉恐踰先王之法度也。漢書霍金同傳。金翁叔敎誨有法度。霍子孟家有盈溢之欲。以取顚覆。是勳臣不可不懷刑也。後漢黨錮禍起。申屠蟠獨擅見幾之譽。則激濁揚淸之士不可不懷刑也。 論語傳注。重耳懷安敗名。殷民安土重遷。皆懷土也。韓信以捐地會兵。陳豨將爲多陷。皆懷惠也。

【集解】孔曰。懷安也。懷土重遷也。懷刑安於法也。包曰。惠恩惠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又一說云。君子者人君也。小人者民下也。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若化民安德則下民安其土。所以不遷也。人君若安於刑辟則下民懷利惠也。 又引李充云。凡言君子者。德足以軌物。義兼君人。不唯獨善而已也。言小人者。向化從風。博通下民。不但反是之謂也。故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也。此言君子導之以德。則民安其居而樂其俗。鄰國相望而不相與往來。化之至也。是以太王在岐。下發成都。仁政感民。猛虎北避。鍾儀懷土而謂之君子。然則民之君子。君之小人也。斯言例也。齊之以刑則民惠利矣。夫以刑制物者刑勝則民離。以利望上者利極則生叛也。 筆解。韓曰。德難形容。必示之以法制。士難均平。必示之以恩惠。上下二義。轉相明也。

【集注】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

【別解一】羣經平議。此章之義自來失之。君子謂在上者。小人謂民也。懷者歸也。詩匪風篇。懷之好音。皇矣篇。予懷明德。毛傳並曰。懷歸也。泮水篇。懷我好音。鄭箋曰。懷歸也。韋昭注國語杜預注左傳並有此文。是懷之訓歸固經傳之達詁。禮記緇衣篇。私惠不歸德。鄭注曰。歸或爲懷。文選上林賦。悠遠長懷。郭璞曰。懷亦歸。變文耳。皆古人以懷爲歸之證。公冶長篇。少者懷之。孔曰。懷歸也。然則此懷者亦可訓歸矣。君子懷德小人懷土者。言君子歸於德則小人各歸其鄉土。老子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是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者。言君子歸於刑則小人歸於他國慈惠之君。孟子曰。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

走壙也。故為淵敺魚者獺也。為叢敺爵者鸇也。為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是也。此章之義。以懷德懷刑對舉相形。欲在位之君子不任刑而任德也。夫安土重遷人之常情。小民於其鄉土豈無桑梓之念。故泰山之婦因無苛政而不去。此即所謂小人懷土也。惟上之人荼毒其民。使之重足而立。而忽聞鄰國之君有行仁政者。則舊都舊國之思不敵其樂國樂郊之慕。而懷土者變而懷惠矣。說此章者皆不得其義。若從舊說。則何不曰君子懷德懷刑。小人懷土懷惠。亦足見君子小人所安之不同。而何必錯綜其文乎。

【別解二】論語意原。上有德則禮義明教化行。固君子之所安也。上有刑則善有所恃惡有所懼。亦君子之所安也。小人則不然。有土以居之。則苟安重遷。德則非所知也。有惠以私之。則樂其所養。刑則非其所利也。君子小人識慮之遠近用心之公私於此分矣。當時之君既無德政。又無刑章。何以安君子。爭城爭地。民不得一日安其居。重征厚斂。未嘗有以惠其下。又無以安小人矣。君子小人皆失其所。是以微示傷歎之意也。

按以上兩說均以君子小人指位言之。本李充舊說也。論語訓云。李說美矣。然以懷刑為用刑。未為得也。懷思也。思刑者思刑罰之當否。故民懷其惠政。蓋亦主此說者。

【餘論】四書辨疑。既以懷為思念。而於通解處却不全用思念之意。四懷字之說意各不同。四者之事亦不相類。懷德解為存其固有之善。懷刑解為畏法。存是存在。畏是畏懼。皆與思念意不相干。所謂固有之善者蓋以德為自己之德也。四者之中。土刑惠皆在己身之外。惟此却為己所固有之物。事不相類。所謂畏法者蓋以刑為刑罰之刑也。四者之中德土惠皆在人心所欲。惟此却為人所畏避之物。意亦不倫。德不可說為自己之德。刑與德皆當歸之於國家。德與德之流行之德同。蓋謂國家之仁政也。刑與刑于四海之刑同。蓋謂國家之法則也。

【發明】松陽講義。學者讀這章書要知我一個懷便是君子小人分途處。今人說了君子。誰不豔慕。說了小人。誰不羞愧。然誠內自省。能信得過是君子不是小人麼。即就舉業論之。今日大家讀書。還是要講求聖賢義理。身體力行。上之繼往開來。次之免於刑戮乎。抑只要苟且悅人。求保門戶。求取功名富貴乎。若只從保門戶起見。便是懷土。若只從取功名富貴起見。便是懷惠。是終日讀書。終日只做得小人工夫。

還留念頭熱了。一旦功名富貴到手。不是將書本盡情拋却。做內做外做箇小人。便是將聖賢道理外面粉飾。欺世罔人。敗壞世道。病根都是從習舉業時做起的。豈不可歎。

按此章言人人殊。竊謂當指趣向言之。君子終日所思者是如何進德修業。小人則求田問舍而已。君子安分守法。小人則惟利是圖。雖蹈刑辟而不顧也。未知然否。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音讀】黃氏後案。說文放本訓逐。驅逐追逐皆爲放。放利即逐利也。放縱放棄之義亦從放逐引伸。今讀去聲。依放之放今讀上聲。或作仿字。古無是分別也。

【考證】荀子大略篇。故義勝利者爲治世。利克義者爲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失。士不通貨財。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冢卿不修幣。大夫不爲場圃。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臧。然故民不困財。貧窶者有所竄其手。　四書賸言。論語放於利而行。孔安國曰。放依也。然並無他據。後見檀弓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放。鄭注有云梁木衆木所放。謂榱桷皆依梁以立。比之衆之依夫子。始知俗以安放爲安效者誤也。

【集解】孔曰放依也。每事依利而行。取怨之道。

【集注】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餘論】四書詮義。貪利之人。義理所不知畏矣。故以多怨傷之。

【發明】朱子語類。凡事祇認己有便宜處做。便不恤他人。所以多怨。　四書訓義。世之衰也。天下日相尋於怨。大之爲兵戎。小之爲爭訟。追其怨之已成而不能相下也。則見爲氣之不能平。而機之相爲害。乃夫子窮其致怨之本而推言之曰。夫人亦何樂乎怨人。而亦何樂乎人之怨己哉。乃上下相怨而忘乎分。親戚相怨而忘乎情。乃至本無夙恨自可以相安之人。而成乎不可解之忿者。何其多也。放於利者。豫擬一利

以爲準。因是而或行或止。必期使於己而有獲者。乃爲之曲折以求其必遂。則己之益人之損。己之得人之失。雖假爲之名。巧爲之術。人旣身受其傷。未有能淡然相忘者焉。激之而氣不可抑。相制相挾而機不可測。則無所往而不得怨焉。實自此始也。故君子欲靜天下之爭以反人心於和平。無他。以義裁利而已矣。　嶺雲軒瑣記。有因置產與售者爭論紛然。其子在傍曰。大人可增少金。吾輩他日賣時亦得善價。世上愚夫原可喚醒。無如欲占便宜之心不能禁止。坐看得人我太分明耳。不知人我在天地間皆偶然之幻相。任多便宜失便宜。其實兩無加損。有蓋棺之日在也。是則同。又云見丐者號於途。見餓者僵於室。不肯出一錢以畀之者。分界太明。謂我財非彼所得而用之也。試問貲積如山。內中能盡不落他人手否。何妨先看得徹。稍存惻隱之心哉。

按利己是世人通病。李氏所言最足發人深省。

論語集釋卷八

里仁下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考異】後漢書劉般傳賈逵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　列女傳曹世叔妻上疏曰。論語曰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

按毛氏四書賸言云。漢時論語必有多於從政三字者。且於本文較明白。或云是古論齊論本。非魯論本。然亦不可考矣。

【考證】左襄十三年傳。君子曰。讓禮之主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禮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尙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管子五輔篇。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故亂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禮不可不謹也。　荀子禮論篇。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於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此禮之所由起也。

【集解】何有者言不難也。包曰。如禮何者言不能用禮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江熙云。范宣子讓。其下皆讓之。人懷讓心。則治國易也。不能以禮讓。則下有爭心。錐刀之末。將盡爭之。唯利是恤。何遑言禮也。

【集注】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為國乎。

【餘論】讀四書大全說。雙峰以下諸儒將禮讓對爭奪說。朱子原不如此。本文云如禮何。言其有事於禮而終不得當也。乃云上下之分不得截然不奪不饜。若到此豈但不能如禮何。而禮亦直無如此人此世界何矣。此章乃聖人本天治人。因心作極。天德王道之本領。此所謂有關雎麟趾之精意而後周官之法度可行也。豈但上下截然不奪不攘之謂哉。湯之聖敬日躋。文之小心翼翼。皆此謂也。其非訓詁之儒所得與知宜矣。

【發明】四書訓義。國之所與立者禮也。禮之所自生者讓也。無禮則上下不辨。民志不定。而爭亂作。亦終不足以保其國矣。蓋合一國為一心。則運之不勞。而欲合一國之心。則唯退以自處而可容餘地以讓人。此先王制禮之精意。感人心於和平。而奠萬國於久安是治之本。言治者其可忽乎。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考異】皇本不患莫己知下有也字。　王符潛夫論貴忠篇引孔子曰。不患無位患己不立。

【考證】劉氏正義。立讀與位同。上二句兩位字。與下二句兩知字文法一例。漢石經春秋公即位作即立。周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古立位同字。患所以位。謂患己所以稱其位者。此說亦通。

【集解】包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己也。

【集注】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

【別解】容齋隨筆。說者皆以為當求為可知之行。唯謝顯道云。此論猶有求位求可知之道在。至論則不然。難用而莫我知。斯我貴矣。夫復

何求。予以爲君子不以無位爲患。而以無所立爲患。不以莫己知爲患。而以求爲可知爲患。第四句蓋承上文言之。夫求之有道。若汲汲然求爲可知。則亦無所不至矣。

【餘論】此本許用晦說。患無位謂不得其位則無以行道而濟民。故教之以患所以立。正爲所以立者之難。如漆雕開言吾斯之未能信是也。患莫知爲乃謂道德學問必以人知爲驗。故欲人知己之有此具也。教之以求爲可知。正擯闢過情。惟務實之爲急。若夫志在富貴。但求邦家必聞者。蓋將無所不至。豈復可與言患所以立求爲可知哉。　黃氏後案。位之所以立。上則經天緯地。下則移風易俗。固難也。事無不可對人言。乃能可知者。則屋漏之愧。惟恐十目十手之指視。則可知難。士君子行事非徒取信一時。必使百世俟聖而不惑。以此言可知則尤難。左傳載叔緌之言曰。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此雖怒言。實爲至言。人有所學不全而見黜者。非人之不知我。乃人之知我也。然則學者能返己自問。其自治不暇也明矣。此經恉也。謝縯道疑此經非聖人之至論。駁謝者謂聖人就名利以誘人。二說皆非。經明言不患無位。不患莫己知。何謂就名利以誘人乎。具濟世之猷。不求世之用己也。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己也。何謂非聖人之至論乎。君子之於位與名。聽其自至而已。避之與急求之皆非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考異】皇本貫下有哉字。

【音讀】釋文。參所金反。又七南反。　九經字樣。說文曑音森。隸省作參與參字不同。參音驂。從厽。今經典相承通作參。　增修禮部韻略。曾參字子輿。蓋取驂乘之義。音當讀驂。　翟氏考異。孝經參不敏音義。本作曑字。所林切。合唐氏字樣說。曾子名應字作曑音讀森。乃說文曑下但云商星也。不及曾子名。而森下云讀若曾參之參。則曾子實名參矣。大戴禮衛將軍篇。曾參之行也。又以參作叅。漢唐扶頌家有叅參。陳君閣道碑行同叅參皆然。參可讀驂。叅不可讀森也。毛氏據參音謂曾子之所以字輿取此。其說尙不爲穿鑿。陸氏兩釋之。蓋當時已不能辨定其一是矣。徐官印史謂曾子名當讀如參。前倚衡之參。故字子輿。參前包氏訓參然在目前。釋文惟所金一音。至朱子始改讀七南

。參前倚衡復屬兩段義。何可以證其當字子輿。謬悠之言。更不足取。

【考證】王念孫廣雅疏證。衞靈公篇。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里仁篇。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以貫之即一以行之也。荀子王制篇云。爲之貫之。貫亦爲也。漢書谷永傳云。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後漢書光武十王傳云。奉承貫行。貫亦行也。爾雅貫事也。事與行義相近。故事謂之貫。亦謂之服。行謂之服。亦謂之貫矣。　揅經室集。論語貫字凡三見。曾子之一貫也。子貢之一貫也。閔子仍舊貫也。此三貫字其訓不應有異。按貫行也事也。（爾雅貫事也。廣雅貫行也。詩三歲貫汝。周禮使同貫利。傳注皆訓爲事。）　孔子呼曾子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此言孔子之道皆於行事見之。非徒以文學爲教也。一與壹同。一以貫之猶言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弟子不知所行爲何道。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即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乃庸德庸言言行相顧之道也。此即曾子本孝篇所謂忠爲孝之本。衞將軍文子篇所云曾子中　。　夫孝弟忠信四德之適也。此皆聖賢極中極庸極實之道。亦即天下古今極大極難之道也。若云賢者因聖人一呼之下即一旦豁然貫通焉。此似禪家頓宗冬寒見桶底脫大悟之旨。而非聖賢行事之道也。　洪頤煊讀書叢錄。論語一貫之旨。兩見於經。宋儒謂一貫爲孔門不傳之秘。惟曾氏得其眞詮。端木氏次之。其餘不可得聞。此其說非也。按爾雅釋詁云。貫事也。又云。貫習也。古人解貫字皆屬行說。即孔子所謂道也。曾氏以忠恕解一貫。忠即是一。恕即是貫。恕非忠不立。忠非恕不行。此皆一貫之義。非忠恕之外別有一貫之用也。孔子因能行者少。故偶呼曾氏以發之。呂氏春秋云。亡國之主一貫。說文引董子云。一貫三爲王。莊子德充符云。以可不可爲一貫。是一貫亦當時常語。非果有不傳之秘也。　焦循雕菰樓集。孔子言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忠恕而已矣。然則一貫者忠恕也。忠恕者何。成己以及物也。孔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舜於天下之善無不從之。是眞一以貫之。以一心而容萬善。此所以大也。又云。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惟其不齊。則不得以己之性情例諸天下之性情。即不得執己之所習所學所知所能例諸天下之所習所學所知所能。故有聖人所不知而人知之。聖人所不能而人能之。知己有所欲。人亦各有所欲。己有所能。人亦各有所能。聖人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因材而教育之。因能而器使之。而天下

之人共包含於化育之中。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故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保邦之本也。己所不知。人其舍諸。舉賢之要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力學之基也。克己則無我。無我則有容天下之量。有容天下之量。以善濟善。而天下之善揚。以善化惡。而天下之惡亦隱。貫者通也。所謂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也。惟事事欲出乎己則嫉忌之心生。嫉忌之心生。則不與人同而與人異。不與人同而與人異執一也。非一以貫之也。孔子又謂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聖人恐乎不知而作者。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次者次乎一以貫之者也。多學而後多聞多見。多聞多見。則不至守一先生之言執一而不博。然多仍在己。未嘗通於人。未通於人。僅爲知之次而不可爲知。必如舜之舍己從人而知乃大。不多學則蔽於一曲。雖兼陳萬物而縣衡無其具。乃博學則不能皆精。吾學焉而人精焉。舍己以從人。於是集千萬人之知以成吾一人之知。此一以貫之所以視多學而識者爲大也。孔子非不多學而識。多學而識不足以盡。若曰我非多學而識者也。是一以貫之也。多學而識成己也。一以貫之成己以及物也。僅多學而未一貫。得其半未得其全。故非之。　張甄陶四書翼注論文。此章道理最平實。是以盡心之功告曾子。非以傳心之妙示曾子。曾子之唯是用力承當。與顏子回雖不敏請事斯語口氣一同。不是釋迦拈花。文殊微笑。忠恕而已矣是直截切指。與門人共證明此第一義。不是將一貫之語移下一層。蓋曾子年最少。夫子沒時年方二十九。一以貫之非他從心所欲不踰矩也。夫子亦三十而立。曾子此時安有此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氣候。夫子遽付以秘密心印。且曾子至死尙戰戰兢兢。何曾得夫子此言便是把柄入手。縱橫貫串無不如意。故謂此章夫子以盡心之功告曾子則是。以傳心之妙示曾子則非。

按一貫之義。自漢以來不得其解。茲故雜引諸家之說以資參考。而張氏甄陶所說尤精。考史記弟子傳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卒時曾子年不及三十。以云大徹大悟。似尙非其時。何秘密傳授心印之有。

又按朝聞道夕死可。集解義疏不以之仲道家之說。而此章集注獨借此大談理學。此不特可定三書之優劣。且爲信古今人果不相及也。

【集解】孔曰。直曉不問。故答曰唯。

【唐以前古注】皇疏。道者孔子之道也。貫猶統也。譬如以繩穿物。有貫統也。孔子語曾子曰。吾教化之道唯用一道以貫統天下萬里也。

又引王弼云。貫猶統也。夫事有歸。理有會。故得其歸。事雖殷大可以一名舉。總其會。理雖博可以至約窮也。譬猶以君御民。執一統衆之道也。

【集注】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眞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卽應之速而無疑也。

【餘論】朱子語類。一以貫之猶言以一心應萬事。又云。曾子未聞一貫之前。見聖人千頭萬緒都好。不知皆是此一心做來。及聖人告之。方知皆從此一大本中流出。如木千枝萬葉都是此根上生氣流注去貫也。又云。問理一分殊。曰聖人未嘗言理一。多祇言分殊。蓋能於分殊中事事物物理會得其當然。然後知理本一貫。不知萬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處。聖人敎人學者終身從事。祇要得事事物物各知其所當然而得其所以然。祇此便是理一矣。若曾子不曾理會得萬殊之理。則所謂一貫者亦無可貫。蓋曾子知萬事各有一理。而未知萬理本乎一理。故聖人指以語之。曾子是以言下有得。發出忠恕二字。極爲分明。且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許多事。爲何要理會。如曾子問問禮之曲折知[illegible]。便是理會得川流處方見得敎化處耳。孔子於鄉黨。從容乎此者也。學者戒謹恐懼而謹獨。所以存省乎此者也。格物者窮究乎此者也。致知者眞知乎此者也。能如此着實用功。而理一之理自森然於中。一一皆實。不虛頭說矣。

按朱子之說一貫。以爲猶一心應萬事是也。而欲以理貫之。則非也。理者佛家謂之障。非除去理障不見眞如。如何貫串得來。

讀四書大全說。潛室倒述易語。錯謬之甚也。易云。同歸殊塗。一致百慮。是一以貫之。若云殊途同歸。百慮一致。則是貫之以一也。釋氏萬法歸一之說。正從此出。此中分別。一線千里。同歸殊塗一致百慮者。若將一粒粟種下生出無數粟來。旣天理之自然。亦聖人成能之事也。其云殊途同歸百慮一致。則是將太倉之粟倒併作一粒。天地之間。旣無此理。亦無此事。而釋氏所以云爾者。只他要消滅得者世界到那一無所有底田地。但留此石火電光依稀若有者謂之曰一。已而並此一而欲除之。則又曰一歸何處。所以有蕉心之喩。芭蕉直是無心也。若夫盡己者己之盡也。推己者己之推也。己者同歸一致。盡以推者殊途百慮也。若倒著易文說。則收攝天下固有之道而反之。硬執一己以爲歸宿。

非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之唾餘哉。比見俗儒倒用此二語甚多。不意滑室已爲之作俑。 方東樹儀衞軒道書。一貫之義。兼知行而言。非眞用功造絕人不能眞知。即偏說之。祇是知解。不是心得。此事與禪學次第相似。蓋道術不同。而功候無異。即一切百工技藝文學之事莫不皆有此候。如斷輪承蜩可見。但聖賢所授受又廣大精微。非尋常所能喻耳。若以知解求之。莫如杜元凱冰釋理順四字及前人水漚之喻。而張融明之論鼓音亦可相發。要其事則必俟實力躬踐久而功到始知之。蓋自以閱歷參差異同不齊之故。千山萬水。今始會通。覿面相呈。祇可自喻。難遽以語人。蓋此自是得之候非學之候。兼知行而言之也。故曾子亦難以語門人。而特告之以要約。使自求而得之。 東塾讀書記。宋儒好講一貫。惟朱子之說平實。語類云。譬之一便如一條索。那貫底物事便如許多散錢。須是積得這許多散錢了。却將那一條索來一串穿。這便是一貫。若陸氏之學。只是要尋這一條索。却不知道都無可得穿。今人錢也不識是甚麼。錢有幾箇孔。良久曰公沒一文錢。只有一條索子。困學紀聞云。孔門受道唯顏曾子貢。自注云。子貢聞一以貫之之傳。與曾子同。愚謂必以一貫爲受道。論語二十篇中無夫子告顏一貫之語也。何以顏子亦受道乎。顏子自言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爲受道無疑矣。此即一貫無疑矣。然第六篇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第十二篇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邢疏云。弟子各記所聞。故重載之。然則顏子所受博文約禮之道。諸弟子所共聞。豈單傳密授哉。 義門讀書記。曾子年甚少。夫子亦示之知本。使不求之汗漫耳。一唯之後。正有事在。非傳道已畢也。其應之速而無疑。則以平日篤學。事事反身切已。故渙然得其本耳。後人看做通身汗下。一悟百了。則異端之高者猶不肯云爾也。 論語集注補正述疏。或曰。中庸言孔子告哀公矣。其言政之有九經也。言三達德之行五達道也。皆曰所以行之者一也。是一以貫之也。雖哀公愚且柔。亦以告也。安待曾子與子貢邪。然告哀公者尊君也。豈門人比乎。而哀公終不喻矣。且時雨之化適於曾子與子貢發焉。豈謂其餘必不及此乎。或曰。皇疏云貫猶統也。吾惟一道以貫統天下萬理也。王弼曰。能盡理極則無物不統。極不可二。故謂之一也。此王說本老子言得一者而言之爾。猶其以淸譚釋易也。今朱子由王說而小變之。近淸譚矣。釋詁云。貫事也。廣雅云。貫行也。行與事相因也。漢書谷永傳云。以次貫行。由是言之。一者壹是也。今孔子告曾子言吾道壹是皆以行之也。門人不知所行道爲何。故曾子以忠恕告焉。若孔子告子貢者言非

爲多學而識之。豈是皆以行之也。其說似矣。此本阮氏元而參之王氏念孫也。漢學家稱之矣。然道在行事。二三子宜即告也。門人皆在。何爲獨呼曾子以告乎。夫孔子稱予學而問子貢也。則子貢當從學久矣。其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而乃對曰然非與。是子貢久學竟未決言有行也。豈不知弟子行有餘力者乎。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考異】風俗通義過譽卷引孔子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　金樓子立言篇亦以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爲孔子語。

【考證】朱彝尊曝書亭集。歐陽子曰。受業者爲弟子。受業於弟子者爲門人。論語爲孔子而作。所云門人皆受業於弟子者也。顏淵死門人厚葬之。此顏子之弟子也。子出門人問。此曾子之弟子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又門人不敬子路。此子路之弟子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此子夏之弟子也。孟子。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此子貢之弟子也。孔子曰。自吾得回而門人日親。回無繇之子。本門人也。而列爲弟子。此門人所以日親也。孔子既歿。門人疑所以服。禮弟子之於師。心喪三年。無可疑也。疑所以服者門人之服也。東漢孔伷碑陰有門生復有弟子。此門人弟子之別也。　四書拾遺。曾子弟子有陽膚。見包咸注。沈猶行公明高子襄見趙岐注。樂正子春見鄭康成注。檀弓見胡寅注。單居離見大戴禮記注。公明宣見劉向說苑。又祭義云。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孔穎達以爲曾子弟子是也。　金鶚求古錄。此說非也。古人著書自有體例。論語一書。凡孔子弟子皆稱門人。其非孔子之弟子則異其辭。如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曾子有疾。召門弟子。不直稱門人。所以別於孔子弟子也。夫子語曾子以一貫。此時曾子在夫子門。不得率其門人同侍。則問於曾子者必夫子之門人也。

按朱氏之說本於邢疏。然曾子與夫子問答時年尚幼。未必即有門人。此門人仍當屬之夫子。金氏之說義較長。

日知錄。元戴侗作六書故。其訓忠曰。盡己致至之謂忠。語曰。爲人謀而不忠乎。又曰。言思忠。記曰。喪禮忠之至也。又曰。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又曰。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傳曰。上思利民忠也。又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忠之屬也。孟子曰

。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觀於此數者可以知忠之義矣。反身而誠。然後能忠。能忠矣。然後由己推而達之家國天下。其道一也。其訓恕曰。推己及物之謂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之道也。充是心以往達乎四海矣。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恕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夫聖人者何以異於人哉。知終身可行。則知一以貫之之義矣。

全祖望經史問答。一貫之說。不須注疏。但讀中庸便是注疏。一者誠也。天地一誠而已矣。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之一以貫之者也。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聖人之一以貫之者也。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學者之一以貫之者也。其謂聖人不輕以此告弟子。故惟曾子得聞之。次之則子貢。畢竟曾子深信。子貢尚不能無疑。蓋曾子從行入。子貢從知入。子貢而下遂無一得與者。則頗不然。子貢之遜於曾子固矣。然哀公下劣之主也。子之告之則曰。天下之達道五。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也。又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以行之。即一以貫之也。哀公尚能聞此奧旨。曾謂七十子不如哀公乎。其謂子貢自知入不如曾子自行入。則以多學而識之問原主乎知。然此亦未可以概子貢之生平而遽貶之。觀其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則非但從事於知者矣。聖人告之以恕。則忠在其中矣。亦豈但子貢哉。仲弓問仁。子之告之不出乎此。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敬也。即忠也。不欲勿施恕也。曾謂七十子更無聞此者乎。故萬物一太極。一物一太極。一本萬殊。一貫萬分。諸儒之說。支附葉連。其文繁冗。其理轉晦。而不知在中庸已大揭其義也。蓋聖人於此未嘗不盡人教之。而能知而蹈之者則希。惟曾子則大醒而授之。子思卒闡其旨。以成中庸。是三世授受之淵源也。誰謂聖人秘其說者。故仲孫何忌問於顏子一言而有益於知。顏子答曰。莫如豫。一言而有益於仁。顏子曰。莫如恕。然則不特孔子以告哀公也。曾謂七十子不如仲孫乎。

潘氏集箋。趙春沂謂一毌之旨。或曰兼體用。或曰兼知行。或又曰一爲忠毌爲恕。此皆不明六書之誼者也。說文毌穿物持之也。从一橫毌。一者何。惟初大始。道立于一。故曰一達謂之道。此一毌之指。無可易者。今且即說文六書之例推之。文从一者。一在上爲天。在下爲地。如亟从二在天地之間。不字从一。一猶天也。至字从一。一猶地也。故古文上丁字皆从一从丨

。丨者上下通也。此非一毋之謂乎。士事也。數始于一終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一者道也。此非一毋之謂乎。十數之具也。一爲東西。丨爲南北。則四方中央備矣。一丨而四方中央以備。此又非一毋之謂乎。曰忠恕二字皆从心。六書之例又或以一爲心。音屑生于心。有節于外謂之音。从言含一。一即心也。是忠恕之爲一毋與六書諧合。此證之說文而可通者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王弼云。忠者情之盡也。恕者反情以同物者也。未有反諸其身而不得物之情。未有能全其恕而不盡理之極也。能盡理極。則無物不統。極不可二。故謂之一也。推身統物。窮類適盡。一言而可終身行者其唯恕也。　筆解。韓曰。說者謂忠與恕一貫無偏執也。李曰。參也魯。是其忠也。參至孝。是其恕也。仲尼嘗言忠必恕。恕必忠。闕一不可。故曾子聞道一以貫之。便曉忠恕而已。

按宋相臺本岳本此節下有集解云。忠以事上。恕以接下。本一而已。惟其人也。其注諸本並無。蓋後人所增。論語古訓云。此注今各本缺。惠徵君從相臺岳本校補。

【集注】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於義亦通。）

按十駕齋養新錄云。中心曰忠。如心曰恕。見周禮大司徒疏。歐陽守道謂二語本之王安石字說。非六書本義。宋儒不讀注疏。其陋如此。

【餘論】眞德秀四書集編。天地與聖人祇是一誠。天地祇一誠而萬物自然各遂其生。聖人祇一誠而萬事自然各當乎理。學者未到此地位且須盡忠恕。誠是自然之忠恕。忠恕是著力之誠。孔子告曾子以一貫本是言誠。曾子恐門人未知。故降下一等。告以忠恕。要之忠恕盡處即是誠。　四書辨疑。東坡以爲一以貫之難言也。非門人之所及。故告之以忠恕。又楊龜山游定夫親受說於程子。亦不免其爲疑。皆以忠恕爲姑應

門人之語。王滹南辨惑惟取東坡楊游之說爲正。予與滹南意同。蓋當時問者必非曾門高弟子。曾子以其未可以語一貫之詳。故以違道不遠之忠恕答之也。　薛瑄讀書錄。忠如水之源。恕如水之流。一忠做出千百箇恕。一源流出千百道水。即忠恕而一貫之旨明矣。自然體立用行者聖人之忠恕也。盡己推己者學者之忠恕也。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非謂學者盡己爲忠推己爲恕也。姑借忠以明一之體。借恕以明貫之用。故知盡己推己其施無窮。則知一貫之理無不盡矣。四書詮義。夫非從事於忠恕者其積力久幾於會通則未易知一貫。故曾子之告門人也則借學者忠恕之事以著明夫子之道。第一貫之旨非言語所易形容。而忠恕功夫則學者所當從事。故姑即此以明之。使其於忠恕而力行之焉。則一貫之道亦不待外求而可以循至矣。

按此章之義。約之不外一貫即在忠恕之中及在忠恕之外二說。余終以東坡之論爲然。明清諸儒亦多從之者。惟專在理字上糾纏者不錄。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集解】孔曰。喻猶曉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范甯云。棄貨利而曉仁義則爲君子。曉貨利而棄仁義則爲小人也。

【集注】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

【別解】羣經平議。古書言君子小人大都以位而言。漢世師說如此。後儒專以人品言君子小人。非古義矣。漢書楊惲傳引董生之言曰。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數語乃此章之塙解。此殆七十子相傳之緒論而董子述之耳。　包慎言溫故錄。大雅瞻卬。如賈三倍。君子是識。箋云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知之。非其宜也。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案如鄭氏說。則論語此章蓋爲卿大夫之專利者而發。君子小人以位言。　雕菰樓文集。荀子王制篇。古者雖王公卿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士大夫。案卿士大夫君子也。庶人小人也。貴賤以禮義分。故君子小人以貴賤言。即以能禮義不能禮義言。能禮義故喻於義。不能禮義故喻於利。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君子喻於義也。若民則無恒產

因無恆心。小人喻於利也。唯小人喻於利。則治小人者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故易以君子孚于小人爲利。君子能孚於小人。而後小人乃化於君子。此教必本於富。驅而之善。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儒者知義利之辨而舍利不言。可以守己而不可以治天下之小人。小人利而後可義。君子以利天下爲義。孔子此言正欲君子之治小人者知小人喻於利。

按近代注論語者多採此說。如劉逢祿論語述何劉寶楠論語正義其一例也。實則尚不如舊說之善。

【餘論】潘氏集箋。說文無喻字。錢坫陳鱣並云當作諭。 四書參注。陸象山在白鹿洞講喻義章。學者聽之悚然警惕。至有泣下者。可知義利嚴界。爲學者最要關頭。夫君子小人其學業之就將。心力之勤厲。早作夜思。經營盡瘁。無一不同。然君子之爲學也究心聖賢之道。致力倫常之間。事事從己身起見。故知則眞知。非徒博物。行則力行。非有近名。潛修默證之中。自有欲罷不能之趣。乃足謂之深喻。此其人處則不愧詩書。不愧衾影。出則不負朝廷。不負民物。遇有國是所關。民命所繫者。不憚廷諍力諫。而一身之利害不問。即至死生禍福之交。不難捐軀致命。以成一是。乃其喻義之究竟。小人之硜硜孜孜。何嘗讓於君子。然其所計者辭章之善否。聲譽之有無。忍目前之苦。正以圖異日之甘。矯違心之節。正以冀非道之遇。而鑽營之巧。迎合之工。後先效尤。閃倏詭變。凡可以倖功名同意旨者無所不至。乃足謂之深喻。此等人即令名位可就。但知肥身家。不知愛百姓。但知取容說。不思報國家。營蠅狗苟。而事之不可告人寤寐不堪自問者不知幾何矣。倘遇利害得喪之頃。心沮氣餒。患得患失。雖至生平盡喪。名節蕩然。而前此談道立名之身。矜己笑人之口。亦瓦裂塵飛而不堪回首。正其喻利之究竟。學者思此。直當鏤心刻骨。豈僅泣下數行已邪。

【發明】張履祥備忘錄。事物之來。君子動念便向義。小人動念便向利。雖在己有所不知也。由其平日用心各執一路故耳。故念慮之微。辨之不可不早。

按此即象山辨志之說。

呂留良四書講義。至喻利則人但將貪污一流當然。不知這裏面正有人物在。天下頗有忠信廉潔之行而其實從喻利來者。蓋其智慧實曉得如是

則利。非然則害。故所行亦復近義。然要其隱微端倪之地。實不從天理是非上起脚。而從人事利害上得力。雖均之爲小人。而其等高下懸殊。不能深喩者其爲小人猶淺。至喩之能深篤者直與君子疑似。後世不察。每爲所欺。而此種學術遂流傳於天地之間。　任啓運四書約旨。非必此事之無利也。君子深喩在義。即有利都不見得。亦非此事之無義也。小人深喩在利。即有義亦都不見得。　反身錄。君子喩於義。故其心常蕩蕩。小人喩於利。故其心常戚戚。　黃氏後案。張敬夫義利辨。無所爲而爲之謂之義。有所爲而爲之謂之利。陸子靜謂人之從事於利。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喩。近有解此經者云。天下有忠信廉潔之行而實爲喩利者。彼知如是則利。不如是則害。其隱微之地。不計天理之是非。而計人事之利害。自無所爲而爲之說起。言義者不敢推驗於事宜之極。而義之說不全。則學義者何以使有歡忻鼓舞之甚。而獨其說者沿陳同。由義利互用之說。抑又與經乖矣。合而言之。其不知義利則均也。

〇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考異】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論語見賢上有君子二字。　七經考文古本不賢下有者字。　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省下有者字。

【集解】包曰。思齊思與賢者等也。

【唐以前古注】御覽四百二引鄭注。齊等也。省察也。察己得無然也。　皇疏引范甯云。顧探諸己謂之內省也。

【集注】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

【餘論】黃氏後案。賢不賢兼古今人說。儒者讀書稽古。閱歷時事。見聖賢之德業而思副其願。見小人之行事而返己求過皆是也。見者知之明也。　經正錄引鄭文相曰。見人之賢者知其德行之可尊可貴。則必思我亦有是善。天之所賦未嘗虧欠。何以不若於人。必須勇猛精進。求其必至於可尊可貴之地。見不賢者則知彼是情欲汨沒所以至此。必須惕然省察。恐己亦有是惡。潛伏於內。不自知覺。將爲小人之歸。此言君子當反求諸身如此。　此木軒四書說。見賢思齊。見不賢內省。見義不爲。見其過而內自訟。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數見字皆是人所易見者。難處全在下截。徒責其知之不真。而不責其志之不篤行之不勇。非聖人當下立言之意也。

【發明】薛氏讀書錄：賢齊內省。不獨見當時之人如此。以至讀古人之書。見古人之賢者皆思齊。見古人之不賢者皆自省。則進善去惡之功益廣矣。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考異】皇本敬下有而字。　高麗本勞下無而字。　考文補遺引古本敬下有而以二字。

【考證】坊記。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　檀弓。事親有隱而無犯。注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無犯不犯顏而諫。下引此文。　白虎通。子諫父父不從不得去者。父子一體而分無相離之法。猶火去木而滅也。論語。事父母幾諫。又敬不違。

按包注以幾諫爲微諫。當即本坊記。白虎通引此文以不違爲不去。即內則所云不說則孰諫。必待親從諫而後已。已不得違而去之也。此與包注義別。亦通。

【集解】包曰。幾者。微也。當微諫納善言於父母也。見父母志有不從己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而遂己之諫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夫諫之爲義。義在愛惜。既在三事同君親宜一若有不善。俱宜致諫。今就經記參差有出沒難解。案檀弓云。事親有隱無犯。事君有犯無隱。則是隱親之失。不諫親之過。又諫君之失。不隱君之過。並爲可疑。舊通云。君親並諫。同見孝經。微進善言。俱陳記傳。故此云事父母幾諫。而曲禮云爲人臣之禮不顯諫。鄭玄曰。合幾微諫也。是知並宜微諫也。又若君親爲過大甚。則亦不得不極於犯顏。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君有爭臣。又內則云。子之事親也。三諫不從則號泣而隨之。又云。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逃之以就經記。並是極犯時也。而檀弓所言欲顯眞假本異。故其旨不同耳。何者。父子眞屬。天性莫二。豈父有罪。子向他說也。故孔子曰。子爲父隱。父爲子隱。直在其中。故云有隱也。而君臣既義合有殊天然。若言君之過於政有益。則不得不言。如齊晏嬰與晉叔向其言齊晉二君之過是也。唯值有益乃言之。亦不恒爲口實。若言之無益則隱也。如孔子答陳司敗曰昭公知禮是也。假使與他言父過有益。亦不得言。

【集注】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

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別解】王引之經義述聞。勞。憂也。高誘注淮南精神篇。勞。憂也。凡詩言實勞我心。勞心忉忉。勞心慱慱。勞人草草之類。皆謂憂也。勞而不怨。即承上見志不從而言。言諫而不入。恐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孝子但憂之而不怨其親也。曲禮曰。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可謂憂矣。皇侃引內則撻之流血不敢疾怨以爲證。按撻之流血非勞之謂也。邢昺疏曰。父母使己以勞辱之事。己當盡力服勤。不得怨父母。則與上文幾諫之事無涉。胥失之矣。孟子萬章篇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勞與憂相類。亦謂憂而不怨也。

按勞字有三說。皇侃曰。諫又不從。或至十至百。不敢辭己之勞。以怨於親也。呂伯恭曰。救父母於無過之地。左右前後。千方百計。盡其心力。即形神俱弊。亦不敢怨。此以勞爲勞苦之勞。王伯申訓勞爲憂。亦備一義。黃式三云。邢疏勞訓撻辱不可從。子路篇愛之能勿勞乎。呂氏春秋高注。勞勉也。勉與誨義相近。故勞誨並稱。亦不作撻辱解也。

【餘論】讀四書大全說。幾諫者非微言不盡之謂。而見微先諫之說爲允當。到過之已成。自非危言苦色不能止燎原之火。而在幾微初見之際。無一發難收之勢。可無用其犯諫之怨。則惟幾諫爲道。而後下氣怡色柔聲得以爲用。二者相因。而益以知見微先諫之妙也。見志不從。一志字明是過之未成。不從則漸成矣。故以又敬不違之道繼之。若其必不從而至於勞。則亦必己之直詞盡言有以嬰父母之怒。若微言不盡。約略含吐。則雖甚慈之父母亦何至有撻之流血之事。既云微言不盡。又云得罪於父母。一章之中前後自相矛盾矣。凡此皆可以知見微而諫之說爲優。蓋人子於親不忍陷之於惡。關心至處。時刻警省。遇有萌芽。早知差錯。恰與自家慎獨工夫一樣細密。而家庭之間。父母雖善蓋覆。亦自無微不著。與臣之事君。勢位闊殊。必待顯著而後可言者自別。故臣以幾諫。則事涉影響。其君必以爲謗己。而父母則不能。且君臣主義。故人臣以君之改過爲榮。而親之於己直爲一體。必待其有過之可改。則孝子之心直若己之有惡爲人攻發。雖可補救於後。而已慚於先矣。

反身錄。易謂幾者動之微。通書所謂介於有無之間者幾也。識於其微而捄挽之。潛消默化於將萌。如是則既不彰親之咎。又無進諫之名。尊之善者也。

經正錄。幾諫精義載范呂楊謝之說。皆以爲見幾而諫。朱子因用內則語注此章故不從。然未嘗以其說爲不善也。

【發明】朱子語類。問此聖人教天下之爲人子者不惟平時有愉色婉容。雖遇諫過之時。亦當如此。甚至勞而不怨。乃是深愛其親也。曰又敬不違者。上不違微諫之意。恐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下不違欲諫之心。務欲置父母於無過之地。其心心念念祇在於此。若見父母之不從。恐觸其怒遂止而不諫者非也。欲必諫遂至觸其怒亦非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考異】皇本不上有子字。　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作子不遠遊。

【考證】論語稽。古者國異政。家殊俗。凡出遊者自卿大夫士至庶民。必有節以達之。有傳以通之。周官掌節。凡邦國之使節。有虎節人節龍節符節璽節旌節之不同。皆有期以反節。更有傳以輔之而達於天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幾者察也。是遠遊非可以意往。若無節傳則所往之國納之圜土。蓋當時法令所存。實無遊法。不似今世之無業遊民。奔走海內。而莫或禁之也。況父母在則必供朝夕視膳之責。若遠遊而棄所授之田不耕。且有夫布之罰。甘旨又何所出乎。

【集解】鄭曰。方猶常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曲禮。爲人子之禮。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是必有方也。若行遊無常。則貽累父母之憂也。

【集注】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疏。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己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也。

按方之訓常。鄭注檀弓禮器同。此外並見文選江賦嘯賦演連珠答賓戲各注。蓋漢儒舊說如此。曲禮所遊必有常是也。集注以方向釋之。雖不合古訓。而意較醒豁。即所謂以理解經也。然玉藻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此方字作方向解。似較常訓爲優。

【餘論】讀四書大全說。雙峰云。聖人言常不言變。看得聖人言語忒煞小了。流俗謂儒者當寘之高閣以待太平。皆此等啓之也。聖人一語如天覆地載。那有滲漏。只他就一事而言。則條派原分。子曰不遠遊。但以言遊耳。非概不遠行之謂。遊者遊學遊宦也。仕與學雖是大事。却

儘可從容著。故有閒遊之意。若業已仕而君命臨之。如蘇武之母雖存。匈奴之行十九年也辭不得。蓋武之行原非遊比也。遊固常也。即銜君命而遠使亦常也。何變之可言。而聖人不言哉。至於避仇避難。則與父母俱行。若商賈之走四方。所謂禮不下於庶人。非所論也。

【發明】論語稽。父母之生子。以古者壯有室論之。則在三十以外。即以今人論之。亦在成童以後。然孩提無知。必稍長乃能愛能敬。假令父母得上壽中壽。其盡養亦不過二三十年。否則十數年耳。多爲一日之遊。即少盡一日之養。況壽夭生死本屬無常。倘違寒暑之和。保無風木之痛。近而有方。即急走追反。尚得於彌留時一訣。遠遊則勢有不及。遊而無方則信無可通。湯藥不得奉。含殮不得視。附身附棺。能無悔乎。一自高堂之別。遂抱終天之恨。不孝之罪。百身何贖。及至匍匐歸來。不過擗踊哭泣而已。即令極意體貼。於父母所未了之事未了之願。一切了之。以慰先靈。而捫心自問。畢生果可無憾乎。故可已則已。其或家貧累重。菽水難謀。不能不出求生計以佐旨甘。則非有方不可。然究不如不遊之爲得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考異】釋文。此章與學而篇同。當是重出。學而是孔注。今此是鄭注。本或二處皆有。集解或有無者。　七經考文補遺。可謂孝矣。古本矣作也。　翟氏考異。陸氏謂集解一用孔注。一用鄭注。解說不同。不爲重出也。集解巧言章亦一用包注。一用王注。而巧言章兩無小異。直謂重出可矣。此逸其半。又與禮坊記所引論語者合。似不妨兩說而兩存之。　論語古訓。漢石經亦有此章。當是弟子各記所聞。故鄭注之。

【集解】鄭曰。孝子在喪。哀慼思慕。無所改於父之道。非心之所忍爲也。

【集注】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復出而逸其半也。

【別解】論語訓。此別記居喪之禮。與上言觀志行者非一時之言。孔鄭各說其義。何互採之非也。鄭於前無注。於此乃注。則不照矣。又不聞傳本有異。彼此互存。是迷誤也。改道者必大夫以上。生時有諍子。無過舉故得無改也。

【餘論】此木軒四書說。論語文重出者蒙師多不採讀。此非也。三年無改之文。上下皆言人子事。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下文曾子引象辭意

似相發。今皆不授說。即與删去何異乎。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考異】文選閑居賦注引文無也字。

【集解】孔曰。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

按釋文云此章注或云孔注。或云包氏。又作鄭玄語辭。未知孰是。

【唐以前古注】皇疏。人有年多而容少。或有年少狀老。此所不可爲定。故爲人子者必宜知父母之年多少也。知父母年高而形猶壯。此是壽考之徵。故孝子所以喜也。年實未老而形容衰減。故孝子所以怖懼也。又一釋若父母年實高而形亦隨而老。此子亦一喜一懼也。是年高所以喜。見形老所以懼也。　又引李充云。孝子之事親也。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憂樂之情深。則喜懼之心篤。然則獻樂以排憂。進歡而去戚者。其唯知父母之年乎。豈徒知年數而已哉。貴其能稱年而致養也。是以唯孝子爲能達就養之方。盡將從之節。年盛則常怡。年衰則消息。喜於康豫。懼於失和。孝子之道備也。

【集注】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餘論】劉開論語補注。人子於父母之年無時不當知無日可以忽者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者。既喜其尚强。然恐父母强健之時不可多得也。既喜其壽考。然父母至壽考之日而其後已可危也。故懼即生於喜。終身在喜之內。即終身在懼之中也。若專言喜其壽而懼其衰。則於老年之父母如此。而人子少時父母尚在强盛之年者豈無所用其喜懼乎。斯亦義之闕而不全者矣。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考異】皇本作古之者言之不妄出也。　高麗本出下有也字。　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未有也字。　七經考文一本古下無之字。　翟氏考異。包氏注曰。古人之言不妄出口。據其文或舊本經原有妄字未可知。若上一之字。則斷知其流傳譌衍。

【考證】禮緇衣。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

【集解】包曰。古人之言不妄出口者爲身行之將不及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古人不輕出言者恥身行之不能及也。故子路不宿諾也。 又引李充云。夫輕諾者必寡信。多易者必多難。是以古人難之也。

【集注】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爲此故也。 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別解一】管同四書紀聞。出如小德出入之出。其訓踰也過也。舊說非。

【別解二】讀四書大全說。馮氏以講說釋言字。可補集注之疎。有講說則必有流傳。故從千百年後而知其言之不出。若日用之間有所酬答。措施之際有所曉晉。則古人言之煩簡 夫子亦何從而知之。孟子說見知聞知皆倶 之古人也。太公望散宜生既無傳書。伊尹萊朱所作訓誥亦皆因事而作。不似老莊管呂特地作出一篇文字。故叔孫豹曰。其次有立言。至春秋時習尙已然。而古人不爾。恥躬之不逮者不逮其所撰述之理。非不踐其所言語之事。本文自明。朱子云空言無實。空言字從夫子我欲託之空言來。明是說著述。范氏出諸口。一口字便有病。此章與孟子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一理。却與仁者其言也訒不同。辭之多寡靜躁繫於存心。著述之有無則好名務實之異。古人非必存心之皆醇。特其務實之異於後世耳。 論語訓。凡云古者皆謂殷時也。出出位也。殷士而言治道。侯國而議天下。身所不及無以驗其行。迹近可恥也。故殷以前無著書者。

【餘論】黃氏日鈔。古者舉古之人以警今之人也。恥者謂言或過其行則古之人以爲深恥也。夫子此意正欲學者訥於言而敏於行耳。蓋理有自然。本不待言。四時行百物生。天不待言而有自然之運化。大之爲三綱五常。微之爲薄物細故。人亦不待言而各有自然之準則。此夫子所以

歎天何言哉。而謂予欲無言。其有不得已而見於問答者。亦皆正爲學者躬行而發。凡今見於論語二十篇者。往往不過片言而止。言之非艱。行之爲艱。聖門何嘗以能言爲事。今日亦在明吾夫子之訓。而深以言之輕出爲恥。其形於言也。常恐行有不類。惕然媿恥而不敢輕於言。其見於行也。常恐不副所言。惕然媿恥而不敢不勉於行。則言日以精。行日以修。庶幾君子之歸矣。君子小人之分決於言行之相顧與否。言行之相顧不相顧又決於此心之知恥與否。吾徒豈可不加警省而徒以多言爲能哉。　四書詮義。愼言正爲躬行地步。與其言之不怍章可對看。非行不得便不言。正要行得來方敢言。存一恥字。其於躬行必甚力也。不然則身不孝而不敢言孝。身不弟而不敢言弟。雖言之不出。何足貴哉。

【發明】反身錄。古人尙行。故羞澀其言而不敢輕出。今人尙言。故鼓掉其舌而一味徒言。若果學務躬修。自然沉潛靜默。愼而又愼。到訥訥然不能出口時纔是大進。否則縱議論高妙超世。總是顏不知恥。總是沒學問沒涵養。　論語傳注。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身之所行必及其言。則言自不輕出矣。言古者以歎今之無恥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考異】漢書外戚傳。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無矣字。　後漢書王暢傳。以約失之鮮矣。注曰。論語孔子之辭也。無者字。

【音讀】經讀考異。此凡兩讀以約爲句。失之者鮮矣爲句。又以約失之者爲句。鮮矣爲句。義並通。

【考證】表記。子曰。夫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趙佑溫故錄。賁盡飾。受以剝。節尙位。受以孚。君子損益盈謙。與時消息。於謙得六爻之吉。於豐壓日中之憂。天道人事。未有不始於約終於約者。約而爲泰則無恒。泰而能約故可久。曲禮曰。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皆言約之道也。

【集解】孔曰。俱不得中也。奢則驕溢招禍。儉約無憂患。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顏延之云。秉小居薄衆之所與。執多處豐物之所去。

【集注】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也。

【餘論】朱子文集。（答曾擇之）。約有收斂近裏著實之意。非徒簡而已。 四書詮義。約者束也。內束其心。外束其身。謹言慎行。審密周詳。謙卑自牧。皆所謂約。以約則鮮失。敬慎不敗也。若解作儉約省約徑約。則天下有許多不可約之事矣。

【發明】論語稽。言而約則不煩。動而約則不躁。用而約則不費。即有蹉跌亦不過甚矣。老氏知其白守其黑。知其雄守其雌。一生得力在此。兵法曰。常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亦此意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考異】史記萬石君傳贊。仲尼有言云云。徐廣注曰。訥字多作詘音同耳。古字假借。 玉篇吶字下引論語君子欲訥於言。云或作吶。

【考證】劉氏正義。說文云。訥言難也。廣雅釋詁。訥遲也。玉篇引論語作吶。以吶為訥之或體。說文內言之訥也。吶在口部。訥在言部。字異義同。檀弓。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注吶吶舒小貌。亦遲鈍之義。 潘氏集箋。禮記檀弓。文子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注吶吶舒小貌。正義謂言語卑下也。舒有遲緩意。遲緩則無易言。是兩義可兼通。

【集解】包曰。訥遲鈍也。言從遲而行欲疾。

【唐以前古注】釋文引鄭注言欲難。

按說文解字云訥言難也。鄭訓本此。

【集注】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

【餘論】四書訓義。學者之病莫患于輕。而事之鮮終或由於惰。其輕也于言見之。當其有言如水之流。如簧之鼓。不自知其言之便給也。當其惰也。于事徵之。方其有行且前且却。傍徨瞻顧。不自知其行之退愞也。唯其無欲訥欲敏之心也。君子之立志則殷然矣。于言則欲訥焉。欲掩其口或捫其舌。聽君子之言者。以為此不能言之君子。而便給不如人者也。于行而欲敏焉。前或引之。後或推之。觀君子之行者。以為此才質之過人。而得自性生者也。抑知此即君子矯輕警惰之心乎。世之為君子者不當如是乎。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考證】潘氏集箋。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引此以爲積善累德之效。師古注。鄰近也。言修德不獨立爲之而已。必有近助也。易坤文言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虞翻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故德不孤。孔子曰必有鄰也。　劉氏正義。易坤文言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言內外皆有所立故德不孤。不孤者言非一德也。韓詩外傳。齊桓公遇麥丘之封人。謂其善祝。曰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又曰。至德不孤。善言必三。義尤明顯。必有鄰者言已有德則有德之人亦來歸也。鹽鐵論論誹篇引此文說之云。故湯興而伊尹至。不仁者遠矣。未有明君在上而亂臣在下也。漢書董仲舒傳。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於王舟云云。此蓋受命之符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此引論語爲人同心歸之之證。積善累德即釋不孤義也。

【集解】方以類聚。同志相求。故必有鄰。是以不孤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言人有德者此人非孤。然而必有善鄰里故也。魯無君子者。子賤斯焉取斯乎。又一云鄰報也。言德行不孤矣。必爲人所報也。　又引殷仲堪云。推誠相與。則殊類可親。以善接物。物亦不皆忘以善應之。是以德不孤焉。必有鄰也。

按說苑復恩篇。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是以鄰爲報。亦漢人舊義也。

【集注】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按南軒論語解云。德立於己。則天下之善斯歸之。蓋不孤也。如善言之集。良朋之來。皆所謂有鄰也。至於天下歸仁。是亦不孤而已矣。與集注意同而措辭較勝。故並著之。

【餘論】四書辨疑。注文本取坤卦文言敬義立而德不孤之義爲說。大意固亦相類。然經中有必字。義不可通。有德者固有類應相從之道。惟明治之世爲可必也。若昏亂之世。乃小人類進之時。君子則各自韜晦遯逝以避其害。却無類從不孤之理。必字於此不可解矣。鄰字解爲類從

亦爲勉强。德不孤必有鄰。蓋言人之德業不能獨成。必有有德者居相鄰近輔導之也。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義與此同。

按陳氏祖皋疏以難集注。實則二說皆可成立。未易軒輊。論語意原云。謂之獨行無徒者。必非可傳可繼之道。德者人心所同然。安有德立而無親近之者乎。蓋亦主朱氏之說者。

【發明】讀四書大全說。德不孤是從原頭說起。朱子所謂以理言是也。唯有其理。斯有其事。不然則古今俱爲疑府。如何孔子之門使有許多英材。事旣良然。而所以然者不易知也。則唯德之不孤也。至於德之所以不孤。則除是孔子見得親切。說得如此斬截。不但有上觀千古下觀萬年識量。而痛癢關心之際。直自血脈分明。鄰者如居之有鄰。偶然相遇而遂合。非有心招致之也。其爲德先於天則志動氣。其爲德後於天則氣動志。特不可爲無德者道耳。所以集注云故有德者必有其類。於德不孤之下添箇有德者。集注之補帖精密如此類者。自不可粗心看過。方信得有德者必有鄰之上有德本不孤的道理。易云。同心相應。同氣相求。人也。又云。水流溼。火就燥。天也。水無心而赴溼。溼亦無心而致水。火無心而趨燥。燥亦無心而延火。到此處說感應已差一層。故曰天理自然之合。乃近海之區。一勺之水亦自達於海。枯暵之候。一星之火而焚林。與夫黃河經萬里堅燥之壤以赴海。通都大邑。火發旣烈。則溼薪生芻亦不轉盼而灰飛。前者氣動志。而後者志動氣。其歸一也。蓋德之深淺與時之難易亦天理自然之消息。而伯夷能得之。叔齊季札不能得之。闔廬不足疑也。要其爲德不孤之理。聖人則已洞見之矣。論語中唯言及德處爲不易知。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此又驀地說箇德不孤。皆夫子撥出家藏底珍寶。大段說與人知。知者知其所以然。不知者可以知其必然而已。嗚呼難言之矣。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音讀】釋文。何云數色角反。鄭世主反。謂數己之功勞也。　梁氏旁證。何讀色角反。此集注所本。正義也。鄭讀世主反。此異義也。

【考證】論語稽求篇。舊注數是速數。所謂偪促煩瑣也。祭義。祭不欲數。曾子問。不知己之遲數。賈誼文。淹數之度。指煩速言。故爾雅說文皆以疾注數。而廣韻增韻即以頻煩屢數爲解。此即僕屬不絕蹴促取憎之意。故數即僕僕。子思所云僕僕爾亟拜。又即頻頻。楊子所云頻

類之爲甚于篇斯。皆是也。君先仲氏曰。數有二義。一是煩數。如項羽示玦不應又請舞劍類。一是細數。如宋哲宗手拈柳枝止以方長不折類。其說甚備。然總不以進言立解。後閱姜汝皋論語亦有此說。惜未經見耳。 與嘉賓論語說。數與疏對。記曰。祭不欲數是也。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事君與交友皆若是矣。數者昵之至於褻焉者也。惟恐其辱。乃所以召辱。不欲其疏。乃所以取疏。故曰上交不諂。下交不瀆。 劉氏正義。案吳氏此說與邢疏合。宋書蕭思話劉延孫傳論。夫侮因事狎。敬由近疏。疏必相思。狎必相厭。厭思一殊。釁禮自隔。子曰事君數斯疏矣。雖引文有誤。而其義亦與邢疏同。

按數者煩瑣之謂。五倫之中父子兄弟以天合。君臣朋友以人合。夫婦之合人而兼天者也。父子兄弟夫婦在家庭之間。雖煩瑣而不覺。若君與友則生厭矣。爾雅釋詁。數疾也。曾子立事篇。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注數猶促速。所謂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即斯義也。不必以進言爲限。毛說得之。

【集解】數謂速數之數也。

按論語補疏。釋文云。何云色角反。下同。謂速數也。鄭世主反。謂數己之功勞也。此明以速數之訓屬之何氏。皇侃疏有孔安國曰四字。若然豈陸德明未見耶。韓李筆解又以此爲包注。未知何據。陳氏鱣古訓引錢廣伯說速數乃疏數之訛。非是。

【唐以前古注】釋文引鄭注。數世主反。謂數己之功勞也。 又引梁武帝注。數色具反。謂數己之功勞也。

按梁書南史武帝本紀均不言帝訓釋論語。隋唐志亦不載。考古來帝王著述之富。無如梁武帝者。據本紀所載。帝所著有孝經義。周易講疏。及六十四卦二繫文言序卦等義。樂社義。毛詩答問。春秋答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老子講疏。共二百餘卷。是帝固深於經術也。疑諸書所引當屬孔子正言之文。今不可考矣。

皇疏。斯此也。禮不貴褻。故進止有儀。臣非時而見君。此必致恥辱。朋友非時而相往數必致疏遠也。一云。言數計數也。君臣計數。必致危辱。朋友計數。必致疏絕也。 筆解。韓曰。君命召不俟駕。速也。豈以速爲辱乎。吾謂數當謂頻數之數。李曰。頻數再三瀆必辱矣。朋

友頻瀆則益疏矣。包云速數。非其旨。

【集注】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按胡氏紹勳四書拾義。謂數有數義。如廣雅釋詁三小爾雅廣言。皆訓數爲數。左傳宣二年數諫服注。楚辭悲回風數諫君而不聽兮注。並云數數也。數諫未有不致辱者。與朱注意同而較有依據。故並著之。

【別解一】論語補疏。詩小雅。僭始既涵。毛傳云。僭數也。釋文數音朔。與此色角反同。鄭箋云。僭不信也。然則此數宜與僭同。事君不信則辱矣。朋友不信則疏矣。所謂信而後諫。不信則以爲謗己也。

【別解二】羣經平義。此數字即儒行所謂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之數。數者面數其過也。漢書高帝紀。漢王數羽。師古注曰。數責其罪也。是此數字之義也。禮記曲禮曰。爲人臣之禮不顯諫。故諫有五而孔子從其諷。其於朋友則曰忠告而善道之。事君而數則失不顯諫之義。朋友而數則非所謂善道之矣。取辱取疏。職此之故。唐宋以來以犯顏極諫爲人臣之盛節。至有明諸臣遂有聚哭於君之門者。蓋自古義湮而君臣朋友之間所傷多矣。

按以上二說。焦說迂曲不可從。俞說亦備一義。

【餘論】陳櫟四書發明。人倫中以人合者皆主義。義有可否之分。合則從。不合則去。不比父子兄弟以天合者皆主恩。恩則無可去之理。故君臣朋友之事同也。論語集注考證引何北山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事君三諫不聽則有去義。道友忠告不可則有止義。過是若更彊聒不置。則是失之頻數。取辱取疏。乃其勢之必至。然若未至於數。而逆憚辱與疏而豫止焉。則爲不盡君臣朋友之義。而薄亦甚矣。尤非聖人之所許也。

【發明】四書訓義。夫其數數以言而必欲其從者。豈非以忠上而信友哉。乃至於既辱之後。則辱不可再。必且去國。既疎之後。則疎難復合

。必且絕交。於再臣諫之初心相戾。而成人道之大咎。然後知君子言簡而意深之能全恩而厚終也。君臣朋友人之大倫存焉。可勿愼與。　四書近指。數使是辱疏處。忠臣不懼辱。良朋不憚疏。辱則回天無路。疏則責善無功。是以不貴數者不絕其進言之路耳。

論語集釋卷九

公冶上

〇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考異】論衡問孔篇謂作曰。　釋文。紲本今作絏。　皇本絏作紲。　史記弟子傳作累紲之中。　五經文字曰。絏本文從世。緣廟諱偏旁。今經典並准式例變。　翟氏考異。史記孔子世家起纍紲之中。自序幽于縲紲。漢書司馬遷傳作累紲。縲字各殊。而紲不殊。蓋絏惟唐人造用。前無其字。　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絏作紲。

【考證】史記弟子傳。公冶長齊人。　後漢書郡國志。琅邪縣姑幕縣注引博物記云。淮水入城東南五里。有公冶長墓。　劉氏正義。家語弟子解則云魯人。與此孔注合。史記長可妻也。不連公冶爲文。故此注以公冶爲姓。長爲名。而又稱冶長者。猶馬遷葛亮之比。凡兩字姓得單舉一字也。家語云。名萇。邢疏引家語作字子長。釋文引家語作字子張。據史傳亦字子長。皇疏及釋文引范寗曰。名芝。字子長。白水碑作子之。似又以子之爲字。諸說各異。當以史傳爲正。　論語後錄。縲即纍也。絏即紲也。易大壯。羸其角。馬融注。羸大索也。鄭康成本作纍。春秋傳。臣負羈紲。一本作羈絏是已。纍者徽纆。絏係也。易坎係用徽纆。即纍絏之說歟。徽纆虞翻說黑索。劉表說三股爲徽。兩股爲纆。於字纍从三。用物不過三。三股徽者三糾纆也。然則纍即徽矣。　丹鉛錄。世傳公冶長能通鳥語。不見於書。惟唐沈佺期燕語詩。不如黃

鳥語。能免冶長災。白樂天烏鵲贈答詩序。余非冶長。不能通其意。似實有其事。論語疏曰。舊說冶長解禽語。故繫之縲紲。以其不經。今不取也。 四書摭餘說。周櫟園書影云「。唶唶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此公冶長辨雀語見論語疏。唐沈佺期詩云。不如黃雀語。能免冶長災。後人注沈詩者引此數語。則是冶長之災由雀致矣。何云免。俗傳冶長知鳥語。魯君不信。逮之獄。未幾雀復飛鳴曰。齊人出師侵我疆。如其言往跡果然。方釋之。賜爵為大夫。此雖不根之語。度亦有所自來。佺期詩指此也。

按周禮秋官。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左傳僖廿九年。介葛盧來。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問之而信。夷隸疏曰。春秋傳賈服注。益以八律之音。聽禽獸之鳴。秦風疏引蔡邕云。伯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辨音於牛鳴。是伯益曾明是術。故堯命作虞。以通其嗜欲。知其情狀。則通鳥獸語者。古有是術。何不經之有。

【集解】孔曰。公冶長弟子。魯人也。姓公冶。名長。縲黑索。紲攣也。所以拘罪人。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范甯云。公冶長名芝。字子長也。公冶行正獲罪。罪非其罪。孔子以女妻之。將以大明衰世用刑之枉濫。勸將來實守正之人也。 又云。別有一書。名為論釋。云。公冶長從衞還魯。行至二堺上。聞鳥相呼往清溪食死人肉。須臾見一老嫗當道而哭。冶長問之。嫗曰。兒前日出行。于今不反。當是已死亡。不知所在。冶長曰。向聞鳥相呼往清溪食肉。恐是嫗兒也。嫗往看即得其兒也。已死。嫗告村司。村司問嫗從何得知之。嫗曰。見冶長道如此。村官曰。冶長不殺人。何緣知之。因錄冶長付獄。主問冶長何以殺人。冶長曰。解鳥語。不殺人。主曰。當試之。若必解鳥語。便相放也。若不解。當令償死。駐冶長在獄六十日。卒日有雀子緣獄柵上相呼。嘖嘖唶唶。白蓮水邊。有車翻覆。黍粟牡牛折角。收斂不盡。相呼往啄。獄主未信。遣人往看。果如其言。後又解豬及燕語屢驗。於是得放。然此語乃出雜書。未必可信。而亦古舊相傳云冶長解鳥語。故聊記之也。

按公冶逸事賴此而傳。雖係雜書。終是漢魏小說。彌可寶貴。邢疏以其不經不取。如是則古書之亡佚多矣。此邢疏所以不及皇疏也。

【集注】公冶長孔子弟子。妻爲之妻也。縲黑索也。紲攣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長之爲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絏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

【餘論】輔廣論語答問。在我無得罪之道。而不幸有罪自外至。何足以爲辱。在我有得罪之道。雖或幸免其罪於外。何足以爲榮。故君子有剔隱微之過於暗室屋漏之中。則其心媿恥若撻於市。不幸而遇無妄之災。則雖市朝之刑裔夷之竄。皆受之而無怨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考異】史記論衡述此文兩邦字並諱作國。三國志鍾繇傳注。李修稱鍾觀云云。亦作國。太平御覽宗親部述論語曰。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牽合先進篇文。

【考證】經義考。史記南宮括字子容。論語括作适。家語南宮縚字子容。檀弓鄭注稱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又稱南宮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左傳昭七年。屬說與何忌於夫子。杜注說南宮敬叔僖子之子。若然。括也适也縚也說也閱也。一字南容而名有五也。崇禎末高郵夏洪基元開輯孔子弟子傳略。以南宮縚括适字子容爲一人。以仲孫說閱諡敬叔者爲一人。至於說苑所載南宮邊子。謂是适字之譌。然漢書人表既有南容。又有南宮敬叔。又有南宮邊子。顏師古注於南容則云南宮縚。於敬叔則名南宮适。是縚與适适與邊子均未可混而爲一矣。　羣經識小。南宮縚字子容。又名适。此一人也。南宮敬叔即仲孫閱。又一人也。敬叔與何忌同母。稱敬叔者同孟懿子之弟也。周制君承姓。卿承氏。敬叔爲弟。故不襲卿承氏而氏南宮也。　讀史訂疑。南宮适非敬叔。史記南宮适字子容。不云孟僖子之子。可疑一。适見家語。一名縚。是已有二名。而左傳孟僖子云。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可疑二。孔子在魯。族姓頗微。而南宮敬叔公族元士。遣從孔子時定已娶於强家。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疑三。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爲愈也。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語而不廢於有道之邦耶。可疑四。愚以南宮敬叔之與南容皦然二人矣。　潘氏集箋。據此諸說。則南容之非南宮敬叔明甚。蓋其誤始於世本。而鄭君沿之。莫有是正者。今即以論語證之。先進篇謂南容

三復白圭。憲問篇記南宮适問羿戛禹稷事。夫稱爲君子又稱爲尙德。此邦有道所由不廢。邦無道所由免於刑戮歟。至南宮敬叔不見於論語。論語記諸大夫例稱謚不稱名。若孟懿子孟武伯之類。不當於敬叔獨異之。不得以家語載其從孔子適周。見金人緘口。孔子戒以謹言事。疑即謹言之南容也。古家語久亡。今所傳乃王肅僞造。而肅此注不云即敬叔。則亦不以爲一人矣。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詁云。魯南宮括字子容。一名韜括者包容之稱也。韜亦容受之稱。廣雅韜容寬也。玉篇韜藏也。寬也。韣衣謂之韜。弓藏謂之韜。皆取包容之義。是容之爲字。與名括名韜皆相應。其爲一人無疑矣。　四書賸言。敬叔本公族、與家語及王肅論語注稱容爲魯人者大別。即曾受僖子命與其兄懿子學禮孔子。然並不在弟子之列。史記家語所載弟子祇容一人。向使容即敬叔。則未有載敬叔不載懿子者。至納妻姑喪。孔子誨兄兄髽法。若是敬叔。則此姑者孟僖子妻也。其喪在孟氏。或廟或殯。夫子亦安得誨之。况世族喪服自有儀法。不容誨也。又曰。邦有道不廢二句。明非敬叔。無論敬叔是大夫。即不然。亦當以國俘作大夫之貳。此見有成法。非廢不廢可慮猷也。若刑戮則幾見魯之公族。二百四十年間。有以不謹言致不免者。而慮及此乎。至敬叔更不得爲懿子之兄。昭十一年傳明言泉邱女先生懿子。後生敬叔。且不聞敬叔氏南宮乎。嫡長嗣爵。必襲氏。次得更之。敬更氏者也。兄伯而弟叔。敬叔叔也。

按南容名适。一名縚。與敬叔名說者當爲二人。諸家之說略同。否則斷無一人五名之理。此其誤始於世本中孫貜生南宮縚。而鄭注檀弓遂沿其誤。謂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集注又沿鄭君之誤。然四書釋地則云。孟僖子宿于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于泉邱人。注云二子似雙生。畢竟何忌在先。嗣父位謚稱子。仕爲大夫謚稱叔。而集注乃以敬叔爲懿子之兄。誤之誤已。毛氏能糾舊注之失。而又以南宮适別爲一人。非即南容。與史記不合。顏師古漢書注以南宮即南宮縚。敬叔即南宮括。雖不盡可信。姑錄之以廣異聞。

【集解】王曰。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不廢言見任用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昔時講說。好評公冶南容德有優劣。故妻有己女兄女之異。侃謂二人無勝負也。卷舒隨世。乃爲有智。而枉濫獲罪。聖人猶然。亦不得以公冶爲劣也。以己女妻公冶。兄女妻南容者。非謂權其輕重。政是當其年相稱而嫁。事非一時。在次耳。則可無意其間

也。

【集注】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縚。又名适。字子容。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　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唯以爲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况聖人乎。

按何晏集解本分此爲二章。朱子合爲一章。今從朱子。

【餘論】張爾岐蒿菴閒話。免於刑戮。夫子以取南容。則免刑戮之難也。朱子以謹言行釋之。蓋時當無道。動人不平者甚多。窺伺君子者亦衆。言行豈易謹也。言不非人而事不招非。涉世之善術。

【發明】論語注義問答通釋。(經正錄引)謝上蔡謂聖人擇壻。皆人如此。楊龜山謂聖人所以求於人者薄。可免於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上蔡氣高者也。龜山氣弱者也。故所見各別如此。　四書訓義。於此見夫子嫁子之道焉。蓋女子從夫以後。無所施其教。教之者夫也。固必擇端士以爲之矩範。而舅婿之際。恩禮所繫。有賓主之道焉。教之於既爲婿之後則易暌。不如擇之於未爲婿之先。以愼其始。則情得而道亦不狎。抑於此見聖人取人之道焉。蓋君子立身之節遇不可常。可常者己也。固唯論素行之端貞。而榮辱之加。義命所安。無險夷之殊焉。固不以亂世之吉凶殉俗而幸免。抑不以孤高之奇行違俗而逢尤。則事異而道原自合。此所以爲人倫之至而盡知人之哲也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考異】史記弟子列傳引經作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少若人者三字。　家語子路初見篇。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則子賤焉取此。

【考證】史記弟子傳。魯宓不齊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　論語後錄。李涪說不齊姓虙。作宓者非。顏氏家訓曰。子賤卽虙犧之後。史記

列傳作密不齊。密與宓古同字。後漢書伏湛傳說濟南伏生即不齊之後。虙犧字又作伏。是伏與虙又古字通也。　劉氏正義。漢書藝文志有宓子十六篇。顏師古注。宓讀與伏同。又或作虙。見五經文字所引論語釋文。然釋文以作宓爲誤。則不知虙宓俱從必得聲。未爲誤也。又或作密。見淮南子泰族訓。　呂氏春秋察賢篇。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宓子則君子矣。　韓詩外傳同。又云。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足以教孝矣。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也不齊爲之小。不齊爲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　說苑政理篇。宓子賤與孔蔑皆仕。孔子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孔子謂之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也。斯焉取斯。又曰。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是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有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是士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師之而稟度焉。孔子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邑也。　新序雜事篇。魯君使宓子賤爲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與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傍引其肘。醜則怒之。故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

【集解】孔曰。子賤魯人。弟子宓不齊。包曰。若人者若此人也。如魯無君子。賤安得取此行而學行之。

【集注】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　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別解一】論語意原。釋者謂子賤之賢。非得魯之君子薰染漸漬。安取其爲君子。夫含其人之善而不稱。乃歸於他人之漸染。非聖人忠厚之言。蓋子賤之爲人。必沈厚簡默不衒人之知者。自非魯多君子。孰能取其爲君子也。觀子賤之爲宰。不下堂。彈琴而化。則其氣象可知。使其生於他邦。與謀臣說士混然而並處。則子賤之賢亦無以自見於世矣。

【別解二】論語稽。說苑紀其爲單父宰。不下堂。鳴琴而理。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而單父亦理。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逸。然則子賤固君子也。惟君子能取君子。故單父之[illegible]凡爲其府史胥徒之屬。亦莫非君子。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視取者何如耳。若使魯無君子。則子賤雖賢。亦安所取之而化民成俗乎。[illegible]注謂斯人何所取以成斯德。乃專就子賤之就己德而言。今以說苑史記家語說之。實爲單父任人者之也。

【餘論】黃氏後案。魯至昭定以後。治化日替。有夫子之教。諸君子聚於一門。子賤所取。正聖門諸賢敬業樂羣之益。言魯者亦見習俗移人。賢者不免。苟獨學孤陋。將無以自進於道德也。

〇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考異】七經考文補遺。古本作如何。　史記弟子傳作賜何人也。　說文解字槤字下云。瑚槤也。徐鉉注曰。今俗作璉非。　漢魯相韓勑脩孔廟禮器碑。胡輦器用。洪适隸釋曰。胡輦者瑚璉也。　九經古義。二字从玉旁。俗所作也。當爲胡連。春秋傳曰。胡簋之事。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連。皆不从玉旁。孔廟禮器碑又作胡輦。古連輦字通。

按論語古訓云。說文槤胡槤也。从木連聲。是槤爲正字。連爲省文。輦爲假音耳。馬國翰云。案史記仲尼弟子傳及何氏集解引包注並作瑚璉。則作胡輦齊論也。

【音讀】翟氏考異。璉力展切。今俗讀每若連音。謬也。此字惟文選景福殿賦云璉以豐畝。注引王逸曰橫木關柱爲連。璉與連古字通。而其義則與瑚璉大別。杜子美詩巖巖瑚璉器。陰陰桃李蹊。竟以瑚璉讀連。賢者之責。子美似難解免。

【考證】凌曙四書典故覈引三禮圖。瑚受一升。如簋而平下。璉受一升。漆赤中。蓋亦龜形飾。口以白金制度。如簠而銳下。邢疏明堂位說四代之器云。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如記文則夏器名璉。殷器名瑚。而包咸鄭玄等說此論語賈服杜等注左傳皆云。夏曰瑚。殷曰璉。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也。

按如明堂位之說。當云璉瑚。不當云瑚璉。集注本於包鄭。說本不誤。劉寶楠疑爲明堂之誤是也。齊道傳四書纂箋即引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辨其異同。復謂夏曰瑚。商曰璉。本於爾雅。而今爾雅實無此文。則道傳杜撰附會也。

【集解】孔曰。言汝是器用之人也。包曰。瑚璉黍稷器也。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器之貴者也。

【唐以前古注】世說言語篇注引鄭注。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皇疏引江熙云。瑚璉置宗廟則爲貴器。然不用於民用也。猶言語之士。束修廊廟。則爲豪秀。然未必能幹煩務也。器之偏用。此其貴者。猶不足多。況其賤者乎。是以玉之磋磋。石之落落。君子皆不欲耳。又引樂肇云。包氏曰瑚璉黍稷器也。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未詳也。然夏殷各一名。而其形未測。及周則兩名。其形各異。外方內圓曰簠。內方外圓曰簋。俱容一斗二升。以盛黍稷。以簠盛稻粱。或問曰。子貢周人。孔子何不云汝是簠簋。而遠舉夏殷器也。或通者曰。夫子近驗當時而遠稱二代者。亦微有旨焉。謂湯武聖德。伊呂賢才。聖德則與孔子不殊。賢才與顏閔豈異。而湯武飛龍。伊呂爲阿衡之任。而孔子布衣洙泗。顏閔簞瓢陋巷。論其人則不殊。但是用捨之不同耳。譬此器用則一而時有廢興者也。

【集注】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爲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與。

【發明】松陽講義。大抵天下人才最怕是無用。不但庸陋而無用。有一種極聰明極有學問的人。却一些用也沒有。如世間許多記誦詞章虛無寂滅之徒。他天資儘好。費盡一生心力。只做成一箇無用之人。故這一箇器字。亦是最難得的人。到了器的地位。便是天地間一箇有用之人了。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考證】揅經室集釋佞曰。虞夏書無佞字。祇有壬字。任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而難任人是也。故爾雅曰。允任壬佞也。至商周之間。始有仁佞二字。佞從仁。更在仁字之後。此二字皆非倉頡所造。故佞與仁相近。倘不甚相反。周之初尚有用仁字以寄佞義者。說文佞巧讇高材也。从女仁聲。巧是一義。材又一義。柔讇又一義。口給又一義。書金縢曰。予仁若考者。言予旦之巧若文王也。巧義即佞也。佞以仁得聲而義隨之。故仁可爲佞借也。古者事鬼神當用佞。金縢之以佞爲美。借仁代佞者。因事鬼神也。故論語謂祝鮀之佞。治宗廟即金縢仁巧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之義也。所以金縢借仁代佞。可省女字也。後世佞字全棄高材仁巧之美義。而盡用口讇口給之惡義。遂不敢如史記以巧令屬之周公矣。且古人每謙言不佞者。皆謙不高材不仁巧也。若佞全是惡。豈古人皆以口讇口給之小人待人。而自居於不口讇不口給之君子乎。或人疑仲弓之仁而不佞。可見仁佞尚欲相兼。孔子不知其仁。言佞異於仁耳。　梁氏旁證。按邢疏亦云。左傳云寡人不佞。服虔云。佞才也。不才者自謙之辭也。佞是口才捷利之名。本非善惡之稱。但爲佞有善惡耳。爲善捷敏是善佞。祝鮀是也。爲惡捷敏是惡佞。即遠佞人是也。但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言之雖多。情或不信。故云焉用佞耳。

按阮說是也。春秋時以多能多聞爲聖。以口才之美者爲佞。自夫子不敢居聖。孟子以大而化之言聖。而聖乃爲神明不測之號。自夫子惡夫佞者。而佞乃爲不美之名。此古今訓詁之不同也。說詳論語稽。

劉氏正義。史記弟子列傳。冉雍字仲弓。鄭目錄云。魯人。論衡自紀篇以仲弓爲冉伯牛子。史記索隱引家語又云。伯牛之宗族。二說各異。

【集解】馬曰。雍弟子仲弓名。姓冉。

【集注】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爲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爲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考異】高麗本作焉用佞也。　七經考文。足利本無口字。　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均無口字。人作民。　唐石經仁字磨改作

人。皇本作不知其仁也。焉用佞也。

【集解】孔曰。屢數也。佞人口辭捷給。數爲人所憎惡。

【集注】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爲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爲賢。不足以爲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

【餘論】此木軒四書說。孔穎達左氏傳疏云云。案孔君之論善矣。或人稱雍不佞。是謂不能善佞。非惡佞也。夫子則以佞是口舌捷利。爲善者少。爲惡者多。故曰焉用。若夫辨道之辭。論事之才。施於所當用者。固不得以佞目之。且文莫猶人。尙非君子所急。故直斥之曰焉用佞也。

【發明】反身錄。不必淫詞詭辯而後爲佞。只心口一不相應。正人君子早已窺其中之不誠而惡之矣。徒取快於一時。而遂見惡於君子。亦何爲也哉。又曰。聖門高弟如顏之愚。曾之魯。雍之簡。俱是渾厚醇樸氣象。蓋其平日皆斂華就實。故其徵之容貌辭氣之間者無非有道之符。吾人有志斯道。第一先要恭默。

○子使漆彫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考異】舊文雕爲彫。釋文曰。彫本或作凋。　皇本雕作彫。　唐石經宋石經皆作彫。　史記弟子傳亦作彫。　漢書人表作漆雕啓。王應麟漢志考證曰。史記列傳。漆彫開字子開。史記避景帝諱也。論語注以開爲名。　翟氏考異。舊經漆雕與後章朽木不可雕。雕俱爲彫。松柏後彫之彫爲凋。體義自合。不知何時皆傳寫差。漢人避啓用開。故諸載記多以夏后啓爲夏后開。微子啓爲微子開。此開字在舊經或亦作啓。王氏因舉以爲說。　論語校勘記。閩本北監本毛本彫作雕。注疏同。案釋文出彫字云。本或作凋同。按依說文當作琱。凡琱琢之成文則曰彫。今彫行而琱廢。雕凋皆假借字。　過庭錄。漢書人表作漆雕啓。當是其名啓。古字作启。吾斯之未能信。吾字疑启字之訛。按宋說是也。論語答師稱吾。僅見此文。其爲訛字無疑。

【考證】四書釋地三續。讀漢藝文志。孔子弟子漆雕啓。則知史列傳漆雕開字子開。上開本啓字。避景帝諱也。一部論語敘事及門人無直稱其名者。惟問於有若對君之辭。茲獨曰子使漆雕開仕。則開爲其字復何疑。蓋自安國注論語開名。流俗本家語開字子若者失之。　四書辨證。家語漆雕開蔡人。字子若。史記漆雕開字子開。魯人。王應麟漢書考證曰。史記列傳漆雕開。避景帝諱也。按景帝諱啓。漢書人表藝文志何以直稱漆雕啓。如謂史記諱啓作開。何以於微子啓作開。於夏后啓仍作啓。且史記即避啓作開。而語孟不必避一也。何以孟子稱微子啓。論語獨作漆雕開乎。四書釋地謂論語敘事門人無直稱其名者。則[illegible]爲啓字無疑。不知宰予晝寢。憲問恥。陳亢問伯魚等。亦敘事稱名之證。孔安國史遷之師。而曰漆雕姓開名。則開爲本字無疑。因開啓義通。故或啓或開耳。　劉氏正義。依阮說。漆雕氏必其職掌漆飾瑑刻以官爲氏者也。夫子使開仕。當在爲魯司寇時。古今人表作啓。啓者開也。故字子開。此注以開爲名。作僞者之疏可知。楊簡先聖大訓又名憑。家語弟子解又字子若。白水碑字子修。皆妄人所造。鄭目錄云。魯人。家語則云蔡人。亦誤也。　論語發微。漢藝文志儒家漆雕啓後。按漢書後字當衍。或解爲開之後。不特文理記載不順。況論衡本性篇云。世子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性情。與世子相出入。據此則開亦自著書。七略安得反不載也。韓非子顯學篇有漆雕氏之儒。則開之學非無所見。蓋亦子張之流歟。　四書賸言。夫子爲司寇。門人多使仕者。原思子羔冉有季路樊遲子貢公西華是也。若子游仕武城。子夏仕莒父。子賤仕單父。仲弓仕季氏宰。未知爲夫子所使否。至於漆雕開之使仕而不仕。與閔子騫之使仕而不仕。則皆在此時。雖子騫力辭費宰。然仍爲夫子宰。要綜從政。與子開之始終不仕稍不同。要其使仕則一耳。夫子使開。與子路使羔同。夫子既使由墮費。而子路即使羔宰費。以鎮叛亂。此在夫子子路實有使仕之責。非況違也。

按韓非子儒分爲八。有漆雕氏之儒。漢書藝文志儒家者流漆雕子十三篇。注孔子弟子漆雕啓後。家語稱其習尙書。不樂仕。孔子曰。可以仕矣。對曰。吾斯之未能信。說苑。孔子謂漆雕氏之子君子哉。其善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惡也微而著。論衡云。漆雕開論性情。是漆雕氏之學在孔門自成一家。惜其書久佚。夫不樂仕。非聖人之教。夫子謂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子路亦謂不仕無義。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夫子爲司寇時。門人多使仕者。蓋弱私室以強公室。非羣策羣力不爲功。斯必指一事而言。如使子路墮費之類。

非泛言仕進也。今不可考矣。

【集解】孔曰。開弟子。漆雕姓。開名。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也。鄭曰。善其志道深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言己學業未熟。未能究習。則不爲民所信未堪仕也。一云。言時君未能信。則不可仕也。　又引張憑云。夫君臣之道。信而後交者也。君不信臣。則無以授仕。臣不信君。則難以委質。魯君之誠未洽於民。故曰未能信也。　又引范甯云。開知其學未習究治道。以此爲政。不能使民信己。孔子說其志道之深不汲汲於榮祿也。　筆解。韓曰。未能見信於時。未可以仕也。子說者善其能忖己知時變。李曰。孔言未能究習。是開未足以仕。非經義也。鄭言志道深。是開以不仕爲得也。非仲尼循循善誘之意。云善其能忖己知時變。斯得矣。

【集注】漆彫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眞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爲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也。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按朱子語類。漆雕開能自言吾斯之未能信。則其地已高矣。斯有所指而云。若自信得及。則雖欲不如此做不可得矣云云。是朱子初意原以斯有所指而云。與毛西河之說相同。不知何以最後定稿乃以理字釋斯。然終屬牽率聖言以就己說。非解經正軌也。

【餘論】讀四書大全說。除孔子是上下千萬年語。自孟子以下。則莫不因時以立言。程子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自程子從儒學治道晦蒙否塞後作此一語。後人不可苦向上討滋味。致墮疑網。蓋自秦以後。所謂儒學者止於記誦辭章。所謂治道者不過權謀術數。而身心之學。反以付之釋老。故程子於此說吾道中原有此不從事跡上立功名。文字上討血脈。端居無爲。而可以立萬事萬物之本者。爲天德王道大意之存。而二字爲能見之也。及乎朱子之時。則雖有浙學。而高明者已羞爲之。以奔騖於鵞湖。則須直顯漆雕開之本旨。以閑程子之言。使不爲淫辭之所託。故實指之曰。斯指此理而言。恐其不然。則將有以斯爲此心者。抑將有以斯爲眼前境物翠竹黃花燈籠露柱者。以故朱子於此有功於

程子甚大。而又曰夫子說其篤志。則以夫子之門。除求路一艱顏在事迹上做。若顏閔冉曾之徒。則莫不從事於斯理。固不但開爲綸纝。而子之所以說開者。說其不自信之切於求已。而非與程子所謂見大意者同也。

按船山此論。於朱子所以用理字釋斯之故。辨護甚力。其苦心誠可相諒。惟究屬曲解聖經以就已說。漆雕開去二千年前。烏知所謂理學者哉。是厚誣古人也。蓋朱子誤信其師伊川之說。以窮理爲入聖之門。其注四書到處衮入理字。而最窒凝難通者莫如此章及知之章。一部論語並無一箇理字。豈古聖人所不言者。而後儒乃以爲獨得之秘耶。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考異】皇本于作於。由下有也字。四書通本作於。文選嘯賦注引作於。說文解字羌字下引孔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於海。衍一句。玉篇引論語乘桴于海。無浮字。漢書地理志顏師古注引作其由也歟。太平御覽人事部述有也字。馮登府異文攷證。哉字從才。才與哉通。

按柳宗元乘桴說程伊川經說引此並有也字。是唐宋人所見均同。似應增入。

【音讀】經讀考異。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凡三讀。以過我絕句。爲鄭氏讀。一曰已下爲勇字絕句。過我連下讀。而以過字絕句。引晉欒肇云。適用曰材。好勇過我用。故云無所取當之。論語古訓。錢廣伯曰。五經文字序例云。取材之材爲哉。兩音出於一家。而不決其當否。則一曰已下亦是鄭注也。

【考證】漢書地理志。玄菟樂浪武帝時皆朝鮮濊貉句驪蠻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敎其民臣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子爲婢。欲有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讎。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顏注言欲乘桴筏而適東夷。以其國有仁賢之化。可以行道也。四書稗疏。集注曰傷天下之無賢君。於義自明。惜未言欲行道於海外。遂

使俗儒以魯連蹈海管寧渡遼擬之。一筏之汎。豈犯鯨波陵巨洋者乎。夫子居魯。沂費之東即海也。其南則吳越也。夫子此歎。傷中國之無賢君。欲自日照通安東贛榆適吳越耳。俗傳夫子章甫鳴琴而見越王句踐。雖無其事。然亦自浮海之言啓之。程子春秋傳言桓公盟戎。而書至以討賊望戎。蓋居夷浮海之志。明其以行道望之海外。故子路喜。而爲好勇之過。謂其急於行道。而不憂其難行也。　潛丘劄記。太史公多言勃海。河渠書謂永平之勃海。封禪書謂登萊之勃海。蘇秦列傳指天津衞之海。朝鮮列傳指海之在遼東者。勃海之水大矣。非專爲近勃海郡者也。　劉氏正義。據志言。則浮海指東夷。即勃海也。夫子當日必實有所指之地。漢世師說未失。故尙能知其義。非泛言四海也。夫子本欲行道於魯。魯不能竟其用。乃去而之他國。最後乃如楚。則以楚雖蠻夷。而與中國通已久。其時昭王又賢。葉公好士。故遂如楚。以冀其用。則是望道之行也。至楚又不見用。始不得已而欲浮海居九夷。史記世家雖未載浮海及居九夷二語爲在周遊之後。然以意測之當是也。其欲浮海居九夷仍爲行道。由漢志注釋之。則非遯世幽隱但爲世外之想可知。即其後浮海居九夷皆不果行。然亦見夫子憂道之切。未嘗一日忘諸懷矣。其必言乘桴者。錢氏坫論語後錄謂。爾雅釋水。庶人乘泭。夫子言道不行。以庶人自處。是也。詩周南不可方思。邶風方之舟之。毛傳並云方泭也。方與舫同。周南釋文泭本亦作游。又作桴。或作柎。諸字惟桴是叚字。餘皆同音異體也。韋昭國語注。編木曰泭。小泭曰桴。分泭桴爲二。失其義矣。

【集解】馬曰。泭編竹木大者曰筏。小者曰桴。孔曰。喜與己俱行也。鄭曰。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也。無所取材者。言無所取桴材也。子路不解。微言戲之耳。一曰。子路聞孔子欲乘桴浮海便喜。不復顧望。故夫子歎其勇曰過我。何所復取哉。言惟取於己也。古字材哉同耳。

按詩周南疏引論語注。編竹木大者曰栰。小者曰桴。與此注同。臧宋以爲鄭注佚文。或鄭用其師說也。

【唐以前古注】裴駰史記集解引欒肇云。適用曰材。好勇過我。故云無所取。　皇疏。又一家云。孔子爲道不行。爲譬言我道之不行。如乘小桴入於巨海。終無濟理也。非唯我獨如此。凡門徒從我者道皆不行。亦竝由我故也。子路聞我道由。便謂由是其名。故便喜也。孔子不

欲指斥其不解微旨。故微戲曰。汝好勇過我。我無所更取桴材也。

【集注】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按四庫提要云。桴材殊非事理。即牛刀之戲。何至於斯。朱子訓材為裁。蓋本韋昭國語注。未為無據。考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注。鄭玄曰。適用曰材。集注雖本程子遺書。而程子亦有所本。

【別解一】東塾讀書記。皇疏所載又一通者甚多。可見當日說論語者競為別解。然有甚不通者。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皇疏采又一家云。孔子言我道之不行。如乘小桴入於巨海。終無濟理也。凡門徒從我者道皆不行。亦並由我故也。子路聞我道由。便謂由是其名。故便喜也。不通至此。而皇氏采之何哉。

【別解二】趙佑溫故錄。桴即方也。編竹木為之。全與舟楫異用。何可乘以浮海。此正狀道不行實在處。海以喻滔滔皆是。桴即欲濟無舟楫意。言道之不行。如乘桴於海。然所託者小。而所期者大。鮮有不疑且阻者。皇皇獨有一我。誰與相從。其惟由之忠信明決能之乎。此亦惟我與爾有是夫之意。故子路聞之喜。喜其得為聖人行道之與也。而子嘉其好勇。正以力行任道之誠。能出入於死生患難之中而不奪。曰過我者深許之也。又曰無所取材。則就商作轉語。言我誠汲汲於行。無如絕少可乘之具。無論其大。並桴亦無從假手。其若之何。蓋重歎其不得尺寸之柄而用之也。材鄭注以為桴材。極耐尋味。

按朱子訓材為裁。雖有所本。然子路豈是不能裁度事理之人。終覺於義未安。仍以作桴材解為是。此以全章皆喻言非戲言。亦可備一義。

【餘論】朱子文集。（答楊子順）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為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其胸次邪。若此等處放不下。更何說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集解】孔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范甯云。仁道宏遠。仲由未能有之。不能指言無仁。非奬誘之教。故託云不知也。

【集注】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存或去。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餘論】程瑤田論學小記。夫仁至重而至難者也。故曰仁以爲己任。任之重也。死而後已。道之遠也。如自以爲及是。未死而先已。聖人之所不許也。故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言夫行恕以終其身。死而後已。不自以爲及者也。故有問人之仁於夫子者。則皆曰未知。蓋曰吾未知其及焉否也。　論語傳注。三子日月至仁。夫子知之矣。而曰不知者。以武伯學淺。（觀問孝而答以憂疾可見）。不可輕與言仁。所謂罕言也。各舉其才以語之者。若曰子大夫巖賢爲國。但當問其長。不必究其微也。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考異】釋文。賦梁武帝云魯論作傳。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又仲由傳。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　史記辨惑。問者孟武伯。而遷以爲季康子。孔子所答非惟與論語不同。而二傳亦自相乖戾。荒疏甚矣。

【考證】黃氏後案。周官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此大田簡衆之法。一家出一正卒也。正卒之輪供乘卒。八卒止用一卒。此成出一乘之法。一井出一卒也。一乘合兵車輜車用百人。每軍用兵車輜車百二十五乘。王者萬乘。六軍止用七百五十乘。是出軍一次。特用十三分之一。而乘卒又不盡赴軍役也。故以萬乘算之。凡出軍十三次。通用九千七百五十乘。而萬乘之賦一周而有餘。以八家輪供算之。出軍踰一百有六次。而八家中教練之正卒一周而有餘。當周盛時。自黜殷作洛而後。止代淮踐奄諸事。無黷武窮兵之弊。想此時之民。老死不赴軍役者爲多。蓋周公之定制盡善。而民之被澤長矣。使周之君若相常遵此法。無事則訓練不弛。使之家出一人。而蒐苗獮狩。教以步伐止齊之節。使之成出一乘。而井邑邱甸備其馬牛車輦之資。賦不患其不治也。有事則用六軍之衆。以奏捷疆埸。留萬乘未赴之卒。以守衞王畿。

六軍外不經發一卒。以重內鎮之權。六軍不足。徵之方伯諸侯。不失禦外之策。賦又不患其不治也。成周之賦法大率如此。侯國之法。八家相更。以供乘賦。與王朝同。所異者王朝萬乘。六軍特用其十三分之一。大國千乘。三軍合用三百七十五乘。則一次出軍已用其三之一而有餘。此其出軍遞征緩急之次。亦自有通變法也。或疑賦法王畿輕而列國重非也。侯國地方四百里。車亦千乘。依次國二軍之例。一次出軍用二百五十乘。為千乘四分之一。侯有附庸九同。合正封地亦方五百里。其三百一十六里。出千乘之外。餘地可以遞征。與公同。伯出二軍。其地方三百里。為方百里者九。得出賦九百乘。又有附庸七同。得賦七百乘。皆可備遞征之用。子男皆出一軍。子地二百里。為方百里者四。得出賦四百乘。又有附庸五同。得出賦五百乘。可以備遞征之用。惟男地方百里。以成出一乘計之。國止百乘。出一軍不足。而以附庸三同足其數。得出賦四百乘。則一軍用一百二十五乘。其餘亦備遞征之用。列國之出軍。緩急斟酌。出於時宜。必迭用徵調。初無勞逸之殊。賦法大率如此。 論語後錄。時魯用邱甲田賦。故夫子言之。潘氏集箋。陳鱣曰。賦傳同音。故魯論借用。鄭從古。案魯論果作傳。則鄭當云魯論作傳。今從古。今鄭注無之。梁武所云。未知何據。

【集解】孔曰。賦兵賦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范甯云。武伯意有未愜。或似仲尼有隱。故再問也。賦兵賦也。孔子得武伯重問。答又直云不知。則武伯未已。故且言其才伎。然後更答以不知也。言子路才勇可使治大國之兵賦。仕為諸侯之臣也。

【集注】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考證】四書典故覈。周官之制。天子自六鄉以外。分六遂及家稍小都大都。其餘之地。制為公邑。使大夫治之。在二百里三百里以上。大夫如州長。在四百里五百里以上。大夫如縣正。皆屬於遂人。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舉甸以該稍縣畺也。鄉遂之民。以七萬五千家為定。其餘夫皆受田於公邑。故遂人授民夫以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餘夫所受公邑之萊也。太宰九賦。邦甸家稍都鄙之賦。皆公邑所

出。諸侯之國亦然。以魯言之。三鄉三遂之外。除大夫之采邑。皆公邑。孔子爲中都宰。子夏爲莒父宰。子賤爲單父宰。子游爲武城宰。皆公邑也。惟費宰爲季氏邑。成宰爲孟氏邑。郈宰爲叔孫氏邑。非公邑耳。王畿之地。鄉遂以家計。公邑蓋以里計。諸侯之地皆以家計。故春秋之世。動云書社幾百。蓋二十五家爲社。可知邑之大小皆論室之多少也。周禮。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鄭注。甸方八里。旁加一里治洫。則方十里爲一成。四甸爲縣。方二十里。縣二百五十六井。二千三百四十夫之地。以鄭意推司馬法算之。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通不易一易再易計之。爲一室受二夫之田。實一縣受田出稅人爲七百六十九夫。又傍加一里內受田治洫人四百三十一夫。共千二百夫。云千室之邑。擧成數也。或容有餘夫分受。杜氏注左傳築郿曰。四縣爲都。四井爲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孔疏引釋例曰。邑有先君宗廟。雖小曰都。都而無廟。固宜稱城。案此則自井以上。至縣凡有城皆稱邑。至四縣爲都。乃稱都。故云千室之邑。其宰則如周禮之縣正也。　論語後錄。左傳唯卿備百邑。案下云十室之邑。邑有十室。然則千室爲百邑。千室唯卿能有之。大夫則六十邑。齊景公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宋賞向戌邑六十是也。又云。地東西爲廣。南北爲輪。故鄭云術。十終爲同。革車百乘。故坊記云。家富不過百乘。宰禮記曲禮云。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注宰邑士也。正義。宰邑宰也。有宰明有采地。公山弗擾爲季氏宰是也。　黃氏後案。邑有以國邑言者。左傳凡稱人曰大國。凡自稱曰敝邑。尙書曰邑商。曰作新大邑。於東國洛。是邑爲國之通稱。邑有以里居言者。左傳莊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王制量地以制邑。皆以里居言也。周官四井爲邑。論語十室之邑。易邑人三百戶。管子小匡六軌爲邑。初學記引書大傳五里爲邑。千室則邑之大者耳。

【集解】孔曰。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也。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卿大夫故曰百乘也。宰家臣。

【唐以前古注】左襄二十七年傳正義引鄭注。大夫之家邑有百乘。　大學正義引鄭注。采地一同之廣輪也。　皇疏。周天子畿內方千里。三公采地方百里。卿地方五十里。大夫地方二十五里。畿外五等。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一百里。舊說。五等之臣。其采地亦爲三等。各依其君國十分爲之。何以然。天子畿千里。既以百里爲三公采。五十里爲卿采。二十五里爲大夫采地。故畿

外準之。上公地方五百里。其臣大采方五十里。中采方二十五里。小采方十二里半。侯方四百里。其臣大采方四十里。次采方二十里。小采方十里也。伯方三百里。其臣大采方三十里。中采方十五里。小采方七里半。子方二百里。其臣大采方二十里。次采方十里。小采方五里。男方百里。其臣大采方十里。次采方五里。小采方二里半也。凡制地方一里爲井。井有三家。若方二里半。有方一里者六。又方半里者一。則合十八家有餘。故論語云十室之邑也。其中大小。各隨其君。故或有餘也。

【集注】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考異】文選薦禰衡表注引可使與賓客言。無也字。

【考證】史記弟子傳。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 鄭目錄。公西華魯人。 程大中四書逸箋。古人無事則綬帶。有事則束帶。說文。在腰爲腰帶。在胸爲束帶。腰帶低綬。束帶高緊。公西華束帶立朝。當有事之際。倉卒立談。可以服强隣。即折衝尊俎之間意。泛作禮服非。 戴清四書典故考辨。凡冕服皆素帶而爵弁。皮弁朝服玄端皆緇帶。爲擯相者當服皮弁。所謂束帶與賓客言者。乃緇帶也。 爾雅釋宮。中廷之左右謂之位。邵氏義疏云。位古通作立。 四書典故覈。其立位則接賓時陳擯於大門外。上擯近君門東西面。既入廟門。擯者負東塾東上立。則在中庭。圭授玉時。上擯進阼階之西。釋辭于賓。逐相君拜。既受玉。退負東塾而立。 四書辨證。秋官司儀。凡公侯伯子男相爲賓。公侯伯子男之臣相爲客。鄭注。大曰賓。小曰客。爲君臣之別。按賓客亦各有大小。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大客之儀。鄭注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疏曰。大賓對要服以外爲小賓。大客謂孤卿。殷聘對時。聘使大夫爲小客。又小行人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疏曰。大行人大客謂孤卿。此則大客謂要服以內之使臣。小客謂藩國之使臣。其賓客相對則別。散文則通。賓可稱客。如二王後來助祭。而曰有客是。客可稱賓。如聘所載悉稱賓是。

【集解】馬曰。赤弟子公西華。有容儀。可使爲行人。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范甯云。束帶整朝服也。賓客隣國諸侯來相聘享也。

【集注】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餘論】讀四書叢說。武伯見聖人專教人行仁。而不知仁之體段。故就門人中舉以爲問。非泛論人才之謂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考異】舊文女爲爾。釋文曰。爾本作女。音汝。　三國志夏侯淵傳。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作爾字。　論衡問孔篇述文與汝俱不如也。　後漢書橋元傳。仲尼稱不如顏淵。注引論語賜也何敢望回。子曰。吾與汝俱不如也。　翟氏考異。世說注引鄭元別傳。馬季長謂盧子幹曰。吾與汝皆不如也。唐書孝友傳。任處權見任希古曰。孔子稱顏回之賢。以爲弗如。皆依包氏解用。今集注以與訓許。惟義疏中秦道賓曾爲是說。　何治運雜著。或問於余曰。如漢儒說。則孔子果不如顏淵乎。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此孔子之樂天知命也。子在。回何敢死。此顏子之樂天知命也。顏子未五十而知天命。孔子之不如一也。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顏子未六十而耳順。孔子之不如二也。顏子之未達一間者。從心所欲。不踰矩耳。使天假以年。則入聖域而優矣。有聖者爲之依歸。此孔子所以不如顏子也。人固不可無年。此顏子所以不如孔子也。　七經考異。回也聞一而知十。回下一本無也字。二下有也字。

按吾與汝俱不如之訓。漢以來舊說如是。惠棟論語古義亦主之。集解用包咸云云。明有俱字。邢疏亦有之。新唐書孝友傳所引。是唐時猶未脫俱字也。古無以與作許解者。張文藏曰。吾與點也之與。謂相與也。與毛詩不我與必有與也同。亦不作許字解。集注失之。

【集解】孔曰。愈猶勝也。包曰。既然子貢不如。復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也。

按愈猶勝也。春秋襄十四年正義引作鄭注。蓋孔襲鄭義。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繆播云。學末尚名者多。顧其實者寡。回則崇本棄末。賜也未能忘名。存名則美著於物。精本則名損於當時。故發問

以要賜對。以示優劣也。所以抑賜而進回也。　又引王弼云。假數以明優劣之分。言己與顏淵十裁及二。明相去懸遠也。　又引顧歡云。回為德行之儁。賜為言語之冠。淺深雖殊。而品裁未辨。欲使名實無濫。故假問孰愈。子貢既審回賜之際。又得發問之旨。故舉十與二。以明懸殊愚智之異。夫子嘉其有自見之明。而無矜剋之貌。故判之以弗如。同之吾與汝。此言我與爾雖異。而同言弗如。能與聖師齊見。所以為慰也。　又引張封溪云。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顏生體有識厚。故聞始則知終。子貢識劣。故聞始裁至二也。

按張封溪不知何許人。隋唐志均不著錄。蓋古書之闕佚者多矣。容再詳考。

論語筆解。李曰。此最深義。先儒未有究其極者。吾謂孟軻語顏回深入聖域。云具體而微。其以分限為差別。子貢言語科。淺於顏回。不相絕遠。謙云得具體之二分。蓋仲尼嘉子貢亦窺見聖奧矣。慮門人惑以謂回多聞廣記。賜寡聞陋學。故復云俱弗如以釋門人之惑。非慰之云也。韓曰。吾觀子貢此義深微。當得具體八分。所不及回二分爾。不然安得仲尼稱弗如之深乎。

【集注】愈勝也。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告往知來。是其驗矣。許與也。

【餘論】論語稽求篇。幼時聽塾師訓曰。顏淵聞一件知十件。子貢聞一件知兩件。暢是明白。故世說載廣陵徐汲以年小舉孝廉。尙書詰之曰。昔顏子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以幾與十對。正見十是多數。非終之謂。爾衡作顏子碑文有云。知微知彰。聞一覺十。用舍行藏。與聖合契。以微彰用舍兼言。既非一事。又何始末。至若彼此對待。借作副貳。如周禮鄉大夫賢能之書。內史貳之之類。與二不同。　梁氏旁證。四書纂疏或疑始終只是一事。彼此則是兩事。如此則子貢所知。反似多於顏子。愚謂子貢必待告往而後知來。若顏子無所不說。則不待告往而來無不知矣。胡氏泳曰。十者數之終。以其究極之所至而言。二者一之對。以其彼此之相形而言。輔氏廣曰。聞一知十。不是聞一件限定知得十件。只是知得周徧。始終無遺。聞一知二。亦不是聞一件知得二件。只是知得通達。無所執泥。知得周偏。始終無遺。故無所不說。知得通達。無所執泥。故告往知來也。若如毛氏說。乃眞成聞一件限定知十件。聞一件限定知二件矣。且人雖至聰。亦安有聞一件知得十

件者。不幾於癡人說夢哉。　論語述何。世視子貢賢於仲尼。子貢自謂不如顏淵。夫子亦自謂不如顏淵。聖人溥如天泉如淵也。若顏子自視。又將謂不如子貢矣。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聖賢所以日進而不已也。　潘氏集箋。或曰欲抑子貢也。當此之時。子貢之名。凌顏淵之上。孔子恐子貢志驕意溢。故抑之也。　張楊園備忘錄。聞一知十。若決江河也。聞一知二。以三隅反也。

【發明】焦氏筆乘續集。顏子之學。求之屢空。而子貢以多學而識失之。子曰。女與回也孰愈。欲其自反也。乃曰。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其知識多寡之較。猶然瞶瞶耳。故夫子曰。弗如也。言其眞不如顏子。非許之也。陸子靜嘗論此有門人爲是倘嫌少在。味其言可謂妙得聖人之旨矣。　反身錄。斯道非穎悟過人。則不足以承受。在昔聖門固不乏學務躬修行誼淳篤之士。然聰明特達。可以大受者。顏回之外。實莫如賜。故夫子屬望特殷。恐其恃聰明而不能自反。倚聞見而昧於自得。多學而識之之詰。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又舉如愚之回以相質。蓋欲其鞭辟著裏。黜聰墮明而務有以自得也。賜乃區區較量於所知之多寡。徒在聞見上比方。抑末矣。顧人多苦不自知。賜既曉然有以自知。歆然遜其弗如。即此一念虛心。便是入道之機。夫子是以迎其機而進之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殆與非也一貫之語。同一啓迪。此正夫子循循善誘處。又云。賜之折伏回。徒折伏其知解。豈知回之所以爲回。非徒知解也。潛心性命。學敦大原。一徹盡徹。故明無不照。賜則惟事聞見。學昧大原。其聞一知二。乃聰明用事。推測之知。與悟後之知。自不可同日而語。不但聞一知二弗如回。即聞一知百知千。總是門外之見。終不切已。亦豈得如回也耶。是故學惟敦本之爲要。敦本則知解盡忘。心如太虛。無知而無不知。一以貫之矣。

按子貢所以不如顏子者。以其專從知見著手。故此章須與多學而識章參看。其義乃明。格物窮理。知見上事也。以此求豁然貫通。終其身不可得也。而以此爲入道之門。其誰信之。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

【考異】皇本宋刻本唐石經宋石經雖皆作彫。　論衡問孔篇亦作彫。　釋文圬本或作杇。　皇本杇爲圬。　太平御覽數述杇字皆作汚。

【音讀】翟氏考異。如韓李筆解資暇錄諸說作畫。其音義當與後篇今汝畫之畫同。寢乃如漢書兵寢刑措之寢。謂休息也。宰我畫限其功。以實

休息。故夫子責之。似較繪晝寢室之說稍愈。

【考證】羣經義證。記諸賢例舉其字。晝寢雖過。夫子辭之宜也。門人因之直書其名非也。當依古本。（史記弟子傳論衡問孔篇引並作宰我）論語後錄。寢依字當作寑。鄭說是。說文解字有寑云臥也。寢云病臥也。病臥與臥息義近。古者君子不晝居於內。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宰予無疾而晝寢。與病臥者殆同譏歟。　潘氏集箋。說文朽腐也。朽或从木。漢書董仲舒傳。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周書蘇綽傳云。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僞。則是飾畫朽木。說目一時。不可以充棟梁之用也。桂馥札樸以此爲晝讀爲畫之徵。不知其用是句包義也。　瞥記。宰予晝寢。資暇錄謂梁武帝讀爲寢室之寢。晝作胡卦反。言其繪畫寢室。此說不知何出。齊東野語云。嘗見侯白（隋人）所注論語。謂晝當作畫。李習之筆解亦以爲畫寢。（筆解有韓退之評語。蓋李所作而韓評之。以爲韓作者非也。張籍弔退之詩。論語未訖注。手蹟今微茫。則非韓作明矣。）許周生云。南史何尙之傳。顏延之以酒醉詣尙。尙之望見。便陽眠。延之發簾熟視曰。朽木難雕。是六朝舊本皆作晝寢無疑。皇疏引珊琳公云。宰子見時後學之徒將有懈廢之心。故假晝寢以發夫子切磋之教。范甯亦云。託夫弊跡以爲發起。蓋與論短喪同意。此賢者牖世之心。可謂苦矣。野客叢書曰。寢者寢室。晝當居外。夜當居內。宰予晝居內。未必留意於學。故夫子譏之。若如此解。則當云晝居寢。不得曰晝寢。　胡紹勳四書拾義。（劉氏正義引）左傳云。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是除穢謂糞。所除之穢亦謂糞。此經糞土猶言穢土。古人牆本築土而成。歷久不免生穢。故曰不可杇。　黃氏後案。糞土掃棄之土也。糞坌之借字。掃除曰坌。曲禮借糞與此同。少儀又借作拚。圬謂平塗之也。弃棄之土。雜散鬆浮。塗之不成也。釋宮云。鏝謂之杇。郭璞云。泥塗也。李巡曰。塗一名杇。塗土之作具也。郭李雖異義。然平塗之具曰杇。因之平塗曰杇。義正通也。說文杇所以涂也。秦謂之杇。關東謂之槾。段氏曰。此器今江浙以鐵爲之。或以木。戰國策豫讓入宮塗廁。欲刺襄子。刃其杇。杇謂塗廁之杇。刃其杇謂皆用木而獨刃之。故杇槾古字也。釫鏝今字也。或又作圬。或借污爲之。何誅言可誅。責者不止一端。見易恒九三正義。亦備一說。　翟氏考異。爾雅釋宮杇鏝謂之杇。說文杇所以塗也。皆从木作杇。左傳污人以時塓宮室。晉義曰。污本又作汚。蓋杇其正體。污則通借。而杇爲續作字也。玉篇作杅。特字體小變。宋石經作不可杇。乃涉筆訛。　經

傳釋辭。與猶也也。

【集解】包曰。宰予弟子宰我。朽腐也。彫彫琢刻畫也。王曰。杇鏝也。二者論雖施工猶不成也。孔曰。誅責也。今我當何責於汝乎。深責之辭也。

【唐以前古注】文選高唐賦注引鄭注。寢臥息也。　皇疏。寢眠也。宰予惰學而晝眠。故爲之作譬也。朽敗爛也。彫彫鏤刻畫也。夫名工巧匠。所彫刻唯在好木。則其器乃成。若施工於爛朽之木。則其器不成。牆謂牆壁也。杇謂杇墁之使之平泥也。夫杇墁牆壁。若牆壁土堅實者則易平泥光飾耳。若墁於糞土之牆。則頹壞不平。所以言此二者。言汝今當晝而寢。不可復教。譬如爛木與糞牆之不可施功也。然宰我有此失者。一家云。其是中人豈得無失。一家云。與孔子爲教。故託跡受責也。　又引范甯云。夫宰予者升堂四科之流也。豈不免乎晝寢之咎以貽朽糞之譏乎。時無師徒共明勸誘之教。故託夫弊跡以爲發起也。　又引琳公云。宰予見時後學之徒將有懈廢之心生。故假晝寢以發夫子切磋之教。所謂互爲影響者也。

按琳公即釋慧琳。宋世沙門。以才學爲太祖所賞愛。事蹟附見宋書顏延之傳。嘗注孝經老子。蓋釋而儒者也。其注論語。隋唐志陸德明經典序錄並不載。惟邢皇二疏引之。當六朝時。文人學士莫不佞佛。而皈依梵教者乃欲托儒業以顯名。亦可謂釋中佼佼者也。

李匡乂資暇錄引論語梁武帝注。晝當作畫字。言其繪畫寢室。故夫子歎朽木不可彫。糞土之牆不可杇。　筆解。韓曰。晝當爲畫字之誤也。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晝寢之責乎。　齊東野語。嘗見侯白所注論語。謂晝當作畫字。侯白隋人。

【集注】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彫刻畫也。杇鏝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別解一】李聯琇好雲樓集。漢書揚雄傳非木摩而不彫。牆塗而不畫。此正雄所作甘泉賦。諫宮觀奢泰之事。暗用論語。可證畫寢之說。漢儒已有之。　劉氏正義。案禮言天子廟飾。山節藻梲。　穀梁莊廿四年傳。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又廿三年傳。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周官守祧云。其祧則守祧黝堊之。皆說宗廟之飾。其宮室當亦有飾。鄭注

云禮器。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稜。諸侯斲而礱之。天子加密石焉。此本晉語。又爾雅釋宮。牆謂之堊。就廟寢言之。周官掌蜃云。共白盛之蜃。注云。謂飾牆使白之蜃也。此與劉晝異飾。當是宮室中所用。左襄三十一年傳。圬人以時塓館宮室。亦當謂加飾。春秋時大夫士多美其居。故士木勝而知氏亡。輪奐頌而文子懼。意宰予晝寢。亦是其比。夫子以不可雕不可杇譏之。正指其事。此則舊文於義亦得通也。

【別解二】七經小傳。寢當爲內寢之寢。古者君子不晝居於內。晝居於內。則問其疾。所以異男女之節。厲人倫也。宰予晝居於內。故夫子深責之。

【餘論】論語集說。學者誠能立志以自彊。則氣亦從之。不至於昏惰。何有於晝寢。故學莫先於立志。　論語集注考證引何氏基曰。糞土朽木。諸家以爲質不美之譬。朱子嘗破其說。大抵人之氣體固有彊弱。而其勤怠則在於志之立不立。志苟立則日進於精明。雖弱而必彊。志不立則日入於昏惰。雖彊而亦弱。故君子爲學。必先立志。此志既立。則如木有質。如牆有基。而後雕杇之功可加矣。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考異】李翺好江巢宮人策引孔子曰。昔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察其言而觀其行。　論語辨惑。此一章而再稱子曰。胡氏疑其衍文。予謂以語法觀之。其爲衍文無疑。　劉氏正義。前篇人而不仁如禮樂何。在季氏舞八佾三家雍徹章後。則人指季氏三家言。下篇子所雅言在學易章後。則所言指易言。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在詩禮樂章後。則可使由不可使知指詩禮樂言。吾友張也。爲難能也。在堂堂乎張章前。則難能指堂堂言。此皆前後章相發明之例。姑舉數則爲此注證之。

按劉說甚辨。然此節如別爲一章。則不知所指何事。故仍以衍文說爲長。余嘗謂一部論語中。多二子曰。此章及唯上知章是也。少二子曰。君子去仁節及君子篤於親節是也。能互相移易則善矣。宋儒好談錯簡。大遺後人非難。姑闕所疑焉可矣。

【考證】逸周書官人解云。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成。　說苑尊賢篇。夫言者所以抒其匈而發其情者也。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觀其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　大戴禮五帝德篇。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邪

改之。吾欲以言語取人。於予邪改之。

【集解】孔曰。改是者始聽言信行。今更察言觀行。發於宰我晝寢也。

【集注】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

【餘論】四書訓義。學者之於道。言之非艱。行之維艱。知而不行。猶無知也。況乎因知而有言。而徒求之言。則有非眞知而可以言者。故學莫切於力行。而言爲不足貴。力行之得失。在心之勤怠而已。能言而遂謂能知。自謂己知而不復勤於力行。則君子甚惡之。故夫子於宰予而深責之。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考證】困學紀聞。申棖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今史記以棠爲黨。家語以續爲績。傳寫之訛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絜。無申棠之欲。亦以棖爲棠。則申棠申棖一人爾。唐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棖魯伯。本朝祥符封棖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俱列從祀。黨即棠也。一人而爲二人。失於詳考論語釋文也。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棖申棠。今所傳禮殿圖有申黨無申棖。養新錄。詩俟我乎堂兮。箋堂當作棖。棖與棠堂同音。黨亦音相近。非由轉寫之譌。古文棖續同聲。家語申續蓋讀如庚。與棠音亦不遠。今本史記作績。則轉寫誤也。　拜經日記。七十弟子申續字子周。徐鯤曰。史記索隱引家語作繚。據字周義。疑繚爲得之。案徐說是也。索隱於公伯繚字周下云。家語無公伯繚。而有申子周。又於申棠字周下云。家語有申繚字周。又史記正義於公伯繚字周下云。家語有申繚字周。然則司馬貞張守節所見家語並作申繚。蓋家語無公伯繚及申堂。王肅僞造申繚一人以當申堂公伯繚二人。因二人名姓異而字周同。爲足相混也。論語音義及家語作申續。乃繚字形近之譌。困學紀聞卷七載釋文亦同。則宋本已誤。王伯厚所見本作績。今本作續。此又續字之轉誤。論語音義引鄭云。蓋孔子弟子申續。此續字乃後人據誤本家語所改。當本作申堂。鄭正據仲尼弟子列傳也。索隱曰。申堂字周。論語有申根。鄭玄云。申棖魯人。弟子也。蓋申堂是棖不疑。以棖堂聲相近。案小司馬此言。正據鄭注論語以申棖爲申堂。故云然也。　劉氏正義。

棖或作棠。或作堂。或作黨。或作儻。漢正政碑。無申棠之欲。此作棠也。史記索隱。申棠字周。本史記弟子列傳。此作棠也。今本史記云。申黨字周。此作黨也。朱氏彝尊弟子考引漢文翁禮殿圖有申儻。此作儻也。諸家文雖有異。而音則相通。詩丰云。俟我乎堂兮。鄭箋。棠當爲棖。可證也。唐宋以來因稱名參錯。分申棖申黨爲二人。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申黨召陵伯。申棖魯伯。眞宗祥符二年。封棖文登侯。黨淄川侯。俱列從祀。正明嘉靖九年。因大學士張璁奏。存棖去黨。而祀典始正。困學紀聞云。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棖申棠。今所傳禮殿圖有申黨無申棖。文獻通考亦云。今考文翁石室圖無所謂棖與棠也。是圖本止申黨一人。伯厚所見圖作黨。與朱氏彝尊所見圖作儻不同。當以朱爲是。諸字皆由音近通用。莫知其何者爲正。困學紀聞獨以黨爲傳寫之訛。梁氏玉繩漢書古今人表考亦以儻爲訛。皆未必然也。

按王肅以申繚申棠公伯繚爲一人。而非孔子弟子。然馬注公伯寮愬子路章又云。魯人弟子。家語弟子解無公伯寮。有申繚。蓋以申繚一人當申棠公伯寮二人。臧氏庸譏其僞造。此等處止宜闕疑。

【集解】包曰。申棖魯人。孔曰。慾多情慾也。

【唐以前古注】書皐陶謨正義引鄭注。剛謂強志不屈撓。　釋文引鄭注。申棖蓋孔子弟子申續。　皇疏。夫剛人性無求。而申棖性多情慾。多情慾者必求。人則不得是剛。故云焉得剛。

【集注】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棖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爲剛矣。

【餘論】桑調元論語說。（四庫全書總目引）人知有慾不剛。而不知無慾尚非剛也。　四書近指。陽剛之德。全是能有勝其私。使此心超然於萬物之上。慾則私意牽纏。縱貌剛之似。而中之餒也久矣。子路之彊。似之而非。須中立不倚。和而不流。乃眞面目也。顏子克復歸仁。學從乾道入。庶足慰聖人之思。嗣是之後。則孟氏之直養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乎。

【發明】反身錄。正大光明。堅強不屈之謂剛。乃天德也。全此德者。常伸乎萬物之上。凡富貴貧賤。威武患難。一切毀譽利害。舉無以動其心。慾則種種世情繫戀。不能割絕。生來剛大之氣。盡爲所撓。心術既不光明。遇事鮮所執持。無論氣質懦弱者多屈於物。即素負血氣之

彊者。亦不能不動於利害之私也。故從來剛者必無慾。慾則必不剛。不可一毫假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考異】考文補遺。古本吾亦欲無加諸人。人下有也字。

【考證】黃氏後案。說文譄加也。加語相譄加也。誣加也。三字同義。皆謂飾辭毀人也。劉知幾史通采撰篇曰。沈氏著書。好誣先代。魏收黨附北朝。尤苦南國。承其詭妄。重以加諸。舊唐書僕固懷恩上書曰。彼奉先雲京。共生異見。妄作加諸。韓子爭臣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唐人所稱論語加字義訓皆與說文合。子貢因不欲人之加諸我。而願己無加諸人。夫子以爲非所及者。蓋論人之非。不溢本分一字。此學最難。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是惟聖人乃能不加諸人。而賢者則有所歉。式三案。左傳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加是增誣之義。以字義言之。加字从力从口。義取有力之口。今云架誣駕誣者是其本義。引申之凡據其上者曰加。故有陵駕之意。馬氏加訓陵。史曹世家索隱亦云。加陵也。是引申之義也。

【集解】馬曰。加陵也。孔曰。非爾所及。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袁氏云。加不得理之謂也。非無過者何能不加人。人亦不加己。盡得理賢人也。非子貢之分也。

【集注】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爲非子貢所及。　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爲仁恕之別。

【餘論】朱子文集。（答馮作肅）博施濟衆之問。與此語先後不可考。疑因能近取譬之言。用力有功。而有欲無加人之說也。嘗謂欲立人欲達人。即子貢所謂欲無加人。仁之事也。能近取譬。求仁之方。即孔子所謂勿施於人。恕之事也。　戴震孟子字義疏證。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時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彊者脅弱。衆

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誠以弱寡愚怯。與夫疾病老幼孤獨。反躬而思其情。人豈異於我。一人之欲。天下人之同欲也。故曰性之欲。好惡旣形。遂已之好惡。忘人之好惡。往往賊人以遂欲。反躬者以人之逞其欲思身受之情也。情得其平。是爲好惡之節。是爲依乎天理。 四書約旨。聖門諸賢。無不求仁。子貢蓋用能近取譬之功。當日月至焉之候。見萬物一體景象。故出以相質。但是見到。未是行到。是初至。未是久安。故子曰。非爾所及。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考異】皇本不可得而聞也下有已矣二字。 天文本論語校勘記足利本作不可得而聞也已。與天文本同。考文補遺引古本一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未有已字。 史記孔子世家。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 漢書睦宏夏侯勝等傳贊。子贛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 又外戚傳注師古引論語亦作不可得而聞也已矣。 顏師古匡謬正俗引文亦作已矣。 錢曾讀書敏求記。高麗有何晏集解鈔本。此與漢書傳贊適合。蓋子貢寓嗟歎於不可得聞中。故以已矣傳言外微旨。二字似不可脫。

【考證】養新錄。後漢書桓譚傳。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注引鄭康成論語注。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古書言天道者。皆主吉凶禍福而言。古文尚書。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天道福善而禍淫。易傳。天道虧盈而益謙。春秋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天道不諂。國語。天道賞善而罰淫。我非瞽史。焉知天道。老子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皆論吉凶之數。與天命之性。自是兩事。 潛研堂答問。天道經典皆以吉凶禍福言。孟子云。聖人之於天道也。亦謂吉凶陰陽之道。聖人有不知。故曰命也。否則性與天道又何別焉。一說性與天道猶言性與天合也。後漢書馮異傳。臣伏自思惟。以詔敕戰功。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胸心。此亦漢儒相承之說。 論語後錄。史記天官書云。孔子論六經。紀异而說不書。至天道性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正義待須也。言天道性命忽。有志士可傳授之則傳。其大指微妙。自在天性。不須深告語也。著明也。言天道性命。告非其人。雖爲言說。不得著明微妙。曉其言也。 黃氏後案。晉書紀瞻傳曰。

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神於史籍。文選任昉啓曰。性與天道。事絕稱言。唐太宗賜貢孫伏伽詔曰。朕惟寡德。不能性與天道。長孫無忌對太宗之問曰。陛下性與天道。非臣愚所及。引經語意正同。是師說相傳如此。偷解作儱侗語。史稱何晏與夏侯元荀粲王弼之徒。競爲淸談。祖尙虛無。謂六經爲聖人之糟粕。史又稱荀粲好言道。常以爲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秕。而粲之兄俁駁其說之不當。然則何氏論性論天道。皆虛無不可窮詰之說。與荀粲等作謎語。而見斥於荀俁者耳。自宋以後。言性與天道者分理氣。申其論者大抵超陰陽以上而求天之理。離心知之實而求性之理。亦不能不推之杳眇以神其說。而矯之者。如東發先生云。子貢實不得聞。學者言惟與天道所當退而自省。近顧亭林云。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君子之所恆言。又謂明季學者。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隳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東發先生斥宋季。顧氏斥明季。此救時之論。豈經指之果如此乎。

劉氏正義。史記孔子世家言。定公時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又云。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語魯太師樂云云。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又云。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據世家諸文。則夫子文章謂詩書禮樂也。古樂正崇四術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至春秋時。其學寖廢。夫子特修明之。而以之爲教。故記夫子四教。首在於文。顏子亦言。夫子博我以文。蓋弟子所以得聞也。世家又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蓋易藏太史氏。學者不可得見。故韓宣子適魯。觀書太史氏。始見周易。孔子五十學易。惟子夏商瞿晚年弟子得傳是學。然則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是也。此說本之汪氏喜荀。略見所著且住菴文稿。

按如諸家之說。古無以天道作天理解者。且於文道從辵從首。猶路也。天道者如不知棋局幾道之道。蓋既有天。即有陰陽。日月迭運。雷風相薄。泰極則否。剝極必復。以爲無定。而若有可憑。以爲有定。而屈伸消長。孰爲爲之。孰令致之。又無可指。易傳曰。一陰一

陽之謂道。史記孔子世家作夫子之言天道與性命。不可得而聞。加一命字。義更明顯。理從里從玉。乃玉之有文理者。古無天理二字。其字起於漢博士之作樂記。三代時無此語也。或曰。漢自董仲舒解春秋經。已皆雜五行災祥言之。董氏通儒尙爾。風尙所趨。賢者不免。鄭氏兼學讖緯。其以吉凶禍福解天道。亦爲風氣所囿。是則然矣。然一天道二字。而其解釋隨時代爲轉移。則大不可。漢儒去古未遠。各有師承。何氏雖雜以道家言。其所謂新新不已者。即中庸之至誠不息。然中庸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禎祥妖孽。必先知之。與鄭義固相通也。至以理訓天。則更空洞荒渺。不可究詰矣。劉氏據江佳菴文稿。以詩書禮樂爲文章。以易春秋爲言性與天道。其論精確不磨。故詳著之。

【集解】章明也。文采形質著見。可以耳目循也。性者人之所受以生者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也。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

【唐以前古注】後漢書桓譚傳注引鄭注。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皇疏引太史叔明云。文章者六籍是也。性與天道如何注。以此言之。舉是夫子死後。七十子之徒。追思曩日聖師平生之德音。難可復値。六籍即有性與天道。但垂於世者可蹤。故千載之下。可得而聞也。至於口說言吐。性與天道。蘊藉之深。止乎身者。難繼故不可得而聞也。

按叔明吳太史慈之後。吳興烏程人。少善莊老。兼通論語禮記。尤精三元。每講說。聽者常五百人。邵陵王綸出爲江州。携叔明之鎭。故江州人士皆傳其學。事蹟略見南史及齊書沈峻傳。七錄有太史叔明論語集解十卷。隋經籍志云。梁有十卷。亡。今惟皇疏引其二節而已。以此條爲孔子死後之言。可謂創解。亦備一義。

筆解。韓曰。孔說粗矣。非其精蘊。吾謂性與天道一義也。若解二義。則人受以生。何者不可得聞乎哉。李曰。天命之謂性。是天人相與一也。天亦有性。春仁夏禮秋義冬智是也。人之率性。五常之道是也。蓋門人只知仲尼文章。而少克知仲尼之性與天道合也。非子貢之深蘊而知天人之性乎。

【集注】文章德之見於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

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

【餘論】論語意原、性與天道至難言也。夫子寓之於文章之中。惟子貢能聞之。至孟子則諄諄然言性善言天道。夫子示人以其端。欲學者至於自得。孟子闡其秘以示人。欲天下皆可知也。　日知錄。朱子曰。聖人教人。不過孝悌忠信持守誦習之間。此是下學之本。今之學者以爲鈍根。不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黃氏日鈔曰。夫子述六經。後來者溺於訓詁未害也。濂洛言道學。後來者借以談禪。則其害深矣。又云。劉石亂華。本於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於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貢。及爲石勒所殺。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尙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媿乎其言。　論語補疏。釋文云。何云元亨日新之道。鄭云七政變通之占。鄭氏此注見後漢書桓譚傳注所引。蓋自春秋時易學不明。而梓愼裨竈之流。以七政占驗爲天道。故云天道多在西北。子產雖正斥之以天道遠。人道邇。儵焉知天道。而天道之稱。究未能言。孔子贊易乃明之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於臨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於謙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於恆曰。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道即行也。天道猶云天行。乾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蠱曰。終則有如天行也。剝曰。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復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舉富時以奇怪虛誕爲天道者。一且廓而清之。記載哀公問云。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孔子言天道在消息盈虛。在恆久不已。在終則有始。在無爲而物成。與七政變占。逈然不合。鄭氏以此解論語。淺之乎觀聖人矣。　揅經室集。此子貢歎學者不能盡人而皆得聞之。非子貢亦不聞也。又曰。史記孔子世家作夫子之道天道與性命不可得而聞。所以與今論語不同者。非所見本有異。此乃太史公傳眞孔安國之學。以說論語。加一命字。更顯明也。性字連命字爲言。更見性命即關乎天道。此天道即孟子所說聖人之於天道也。即孔子五十所知之天命也。天道非人所能逆知。故曰不可得而聞。

按焦氏此論。抑鄭以伸何。但非爲宋儒張目。何者。盈虛消息之理。與七政變占雖有精粗之別。而理固相通。至宋儒言性。分爲義理之

性與氣質之性。言天亦分爲理性之天與氣數之天。則唐以前人尙無此說法。何况三代。太史公作史記。於古文之難解者。輒自加注釋。其於性下加一命字。意更明顯。阮氏性命古訓謂爲安國眞本。其言雖不盡可信。然其指氣數言。則無疑義矣。

【發明】焦氏肇乘。性命之理。孔子罕言之。老子累言之。釋氏則極言之。孔子罕言。待其人也。故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然其微言不爲少矣。第學者童習白紛。翻成玩狎。唐疏宋注。錮我聰明。以故鮮通其說者。內典之多。至于充棟。大抵皆了義之談也。古人謂闇室之一燈。苦海之三老。截疑網之寶劍。抉盲眼之金鎞，故釋氏之典一通。孔子之言立悟。無二理也。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知儒。誠爲篤論。　又曰。孔孟之學。盡性至命之學也。顧其言簡指微。未盡闡晰。釋氏諸經所發明。皆其理也。苟能發明此理。爲吾性命之指南。則釋氏諸經即孔孟之義疏也。又何病焉。夫釋氏之所疏。孔孟之精也。漢宋諸儒之所疏。其糟粕也。今疏其糟粕則俎豆之。疏其精則斥之。其亦不通於理矣。

論語集釋卷十

公冶下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

【考異】七經考文補遺。古本未之作之未。一本無之字。　皇本無之字。

【集解】孔曰。前所聞未及行。故恐後有聞不得竝行也。

【集注】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　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爲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別解】包愼言溫故錄。聞讀若聲聞之聞。韓愈名箴云。勿病無聞。病其曄曄。昔者子路。唯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其言當有所本。蓋子路當時有聲聞之一事。爲人所稱道。子路自度尙未能行。故唯恐復有聞。　黃氏後案。韓子知名箴曰。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霈焉有餘。厥聞四馳。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韓子引此文解爲文譽之聞。義正通。告過則喜。承譽則恐。此仲子之所以賢也。

按此以有聞爲聞譽。亦可備一說。

【餘論】四書辨疑。論語一書。無非善言善行。皆其門人所記。何必更論及與弗及哉。況經中亦無門人自謂弗及之文。范氏之說當删。此一節但言子路聞善。勇於必行。可謂能用其勇矣。如此則意圓無病。

按論語中皆記聖賢言行。而專記賢者善行者。惟此一章。故集注取范氏之說。誠非無因。陳氏亦失之未考耳。

【發明】朱子語類。子路不急於聞。而急於行。今人惟恐不聞。不去行處著功夫。　反身錄。未行而恐有聞。子路急行之心。眞是惟日不足。所以得到升堂地位。吾人平日非無所聞。往往徒聞而不曾見諸行。即行而未必如是之急。玩愒因循。孤負時日。讀至此不覺忸怩。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考異】七經考文。足利本是以謂之文也。無也字。

【考證】劉氏正義。世本云。孔達生得閭叔穀。穀生成叔烝鉏。鉏生頃叔羈。羈生昭叔起。起生圉。圉即孔叔圉。亦稱仲叔圉。邢疏引謚法云。勤學好問曰文。是文爲謚也。　論語稽。孔悝之鼎銘曰。乃考文叔。興舊嗜欲。作率慶士。躬恤衞國。其勤王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然其人於倫紀之間。帷薄不脩。觀渾良夫之通於其妻。而大叔遺之再攫其女。皆三尺童子所羞稱。故子貢疑其人不足謚爲文。夫子則就文論文。故取其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以許之。殆亦善善從長之意歟。

【音讀】羣經平議。此當以敏字爲句。而好學不恥下問皆承敏字而言。謂其知識敏疾。而又好學而不恥下問也。敏者天資。學問者人功。天資美而人功又盡。文子之所以爲文也。學者誤讀敏而好學爲句。於是近解乃增出位高字。便與質美相配。若然。則經文當云。敏而好學。貴而不恥下問矣。凡所謂下問者。非必以貴下賤之謂。凡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皆是。

【集解】孔曰孔文子衞大夫孔圉文謚也敏者識之疾也下問問凡在已下者也。

【集注】孔文子衞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爲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爲文。以此而已。蘇氏曰。（見蘇氏論語拾遺）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娣。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

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姞。其爲人如此。而諡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爲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餘論】朱子或問。先王之制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故人生雖有衆善。及其死則但取其一以爲諡。而不盡舉其餘也。以是推之。則其爲人或不能無善惡之雜者。獨舉其善而遺其惡。是亦諡法之所許也。蓋聖人忠孝之意。所以爲其子孫之地。與銘器者稱美而不稱惡同旨。惟其無善之可稱而純於惡焉。則名之曰幽厲。有不能已耳。

【發明】薛瑄讀書錄。夫子以孔文子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爲文。取其微善。而不及其顯惡。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自後人言之。必以其人爲不足道。而並沒其微善矣。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考異】文選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注引作子曰君子其行己也恭。

【考證】錢大昕後漢書考異。產者生也。木高曰喬。有生長之義。故名僑字子產。後人臆加人旁。　劉氏正義。說文僑高也。僑言人之高者。郭注山海經長股國言有喬國。今伎家喬人蓋象此身。喬僑通用。左傳長狄僑如。當亦取高人之意。僑產義合。高大爲美。故子產又字子美。此當兼存二義。　論語稽。子產者穆公之孫。子國之子。魯襄公八年見左傳。十九年爲鄭卿。三十年執政。歷仕鄭簡定二公。凡相鄭二十二年。卒於魯昭公二十年。其於晉當悼平昭頃定五世。於楚當共康郟敖靈平五君。周旋兩大之間。戎馬交爭。鄭恃之以爲安危。其行己恭。事上敬。則謙謙君子也。其養民惠。使民義。則良相也。故孔子稱美之。　黃陶菴曰。子產者救時之相也。參王霸而用之。去其邱賦刑書之失。則可進於王。無其輕禮守義之心。亦可流於霸。不王不霸之間。其子產之自處乎。蓋亦春秋已衰。一人而已。

【集解】孔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

【集注】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

【餘論】蔡清四書蒙引。恭敬分言。則恭主容敬主事。單言恭則該敬。篤恭而天下平是也。單言敬則該恭。君子修己以敬是也。行己恭主容說。蓋出入起居升降進退見之一身者皆行己也。夫子溫良恭儉讓之恭亦主容說。事上敬不止拜跪趨走之間。陳力就列。乃敬之大也。故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〇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考異】皇本作久而人敬之。　七經考文。足利本同有人字。　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均作久而人敬之。

【考證】史記管晏列傳。晏平仲萊之夷維人也。　山東通志。晏城在濟河縣西北二十五里。晏嬰采地。

【集解】周曰。齊大夫。晏姓。平謚。名嬰。

按凡邢疏所稱周曰者。皇侃本高麗本俱作周生烈。無一及漢之周氏。周氏名字爵里俱佚。與包咸皆治張侯論語而爲其章句。諸志不著錄。惟見何晏集解序。魏志。周生烈敦煌人。魏初徵士。裴松之注。姓周生名烈。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字文逸。本姓唐。魏博士侍中。其說本之七錄。邢昺論語序疏作字文逸。考馬總意林引周生烈子四條。其自序略云。六藝鄙夫。敦煌周生烈字文逸。則邢疏是而陸作文逸誤也。其義說隋唐志皆不及著錄。惟何晏集解採之。今論語周氏章句論語周氏義說各一卷。俱存玉函山房輯佚書中。

【唐以前古注】皇疏。此善交之驗也。凡人交易絕。而平仲交久而人愈敬之也。　又引孫綽云。交有傾蓋如舊。亦有白首如新。隆始者易。克終者難。敦厚不渝。其道可久。所以難也。故仲尼表焉。

按論語後案云。皇本經文多異字。先儒以爲鼎疑之。此作人敬之。以春秋傳事觀之亦合。平仲身遭季世。而使人能久敬之。則爲交之善也。（劉寶楠云。當從鄭本無人字。解爲平仲敬人。）

【集注】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

【餘論】張志烈四書大全辨。或曰。晏嬰於晉悅叔向。於鄭悅子皮。於吳悅季札。於周交柏常騫。於魯交處士蘇晉。與孔子處者八年。悅孔

子弟子曾子。聘之仕。曾子固辭。於齊友大夫晏嬰。分倉粟府金與北郭騷養母。以至贖越石父爲上客。此正夫子所謂善與人交。在久而敬之之先者也。晏子之言曰。事君苟進不道忠。交友苟合不道行。不任於上則輕議。不篤於友則好誹。此邪人之行也。事君盡禮行忠。不正爵祿。不用則去而不議。其交友也。論身行義。不爲苟戚。不同則疏而不誹。此正士之行也。由晏子此言推之。其善交久敬亦可見矣。 黃鶴谿惠廸翼言。(四書拾遺引。)交際之間。其人實有可敬。而我不知敬。則失人。其人本無可敬。而我誤敬之。則失己。失人失己。必貽後悔。故必由淺漸深。由疎漸親。爲時既久。灼見眞知。然後用吾之敬。自可免失人失己之患。此其所以爲善也。或問交主於敬。如子所云。交可不敬乎。曰。交所以用吾情。敬所以行吾心。試參閱弟子入則孝章。汎愛交之謂也。親仁敬之謂也。敬行於久善交之謂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考異】釋文。梲本又作棳。藝文類聚述論語梲字作棁。 翟氏考異。按玉篇棳與梲同。棁雖與梲音有別。而爾雅注疏並謂爲梁上短柱。。蓋亦可通用。

【考證】全祖望經史問答。臧文仲居蔡之說。古注與朱注異。近人多是古注。然朱注究當從。據漢人之說。則居蔡是僭諸侯之禮。山節藻梲是僭天子宗廟之禮。以飾其居。如此則已是二不知。不應概以作虛器罪之曰一不知也。但臧孫居蔡。非私置也。蓋世爲魯國守蔡之大夫。家語不云乎。文仲一年而爲一兆。武仲一年而爲二兆。孺子一年而爲三兆。是世官也。然則臧孫居蔡。何僭之有。武仲奔防。納蔡求後。以其爲國寶也。則以大夫不藏龜之罪加臧孫。恐其失人不讀左傳與家語也。乃若山節藻梲。實係天子之廟飾。管仲僭用以飾其居。雜記諸篇載之不一而足。而臧未必然者。蓋臺門及站。鏤簋朱紘。出自夷吾之汰侈。不足爲怪。而臧孫則儉人也。天下豈有以天子之廟飾自居。而使妾織蒲於其中者。蓋亦不相稱之甚矣。吾故知其必無此也。然則山節藻梲將何施。曰施之於居蔡也。所謂媚神以邀福也。是固橫渠先生之論而朱子採之也。 羣經平議。龜之名蔡。未知何義。包氏此解亦臆說耳。竊疑蔡當讀爲𣪠。說文又部。𣪠楚人謂卜問吉凶曰𣪠。讀若贅。龜者所以卜問吉凶也。因即以其用而名之曰𣪠。蓋楚語也。龜本荊州所貢。故沿襲其語耳。𣪠與蔡音相近。孔氏廣森經學卮言謂蔡蔡叔之蔡。即殺

三[illegible]之僭。然則以蔡爲僭。猶以蔡爲僭矣。　論語後錄。此云國君之守龜。是蔡長一尺矣。禮書逸禮言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是也。禮曰。家不寶龜。儀禮大夫士祭筮而已。則大夫無守龜矣。逸禮言大夫龜六寸。非也。　經義雜記。左傳襄二十三年。且致大蔡焉。杜注。大蔡大龜。釋文。大蔡龜名也。一云龜出蔡地。因以爲名。正義曰。漢書食貨志。元龜爲蔡。論語云。臧文仲居蔡。家語稱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是大蔡爲大龜。蔡是龜之名。鄭玄云。出蔡地。因以名之焉。非也。又漢書食貨志。龜不盈五寸。貝不盈六分。皆不得爲寶貨。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入大卜受直。注如淳曰。臧文仲居蔡謂此也。說謂蔡國之大龜也。臣瓚曰。蔡是大龜之名。書曰。九江納錫大龜。大龜不出蔡國。若龜出楚。不可名龜爲楚也。師古曰。瓚說非也。本以蔡出善龜。故因名大龜爲蔡耳。據此知包鄭注論語如顏注漢書。皆以爲龜出蔡地因名蔡。蓋古人命名多從本稱。蔡無大龜之訓。何詁蔡爲大龜乎。　劉氏正義。左昭五年傳。吳蹶由曰。卜之以守龜。又曰。國之[illegible]。其何事不卜。是國君有守龜也。漢書食貨志。元龜岠冉長尺二寸。公龜九寸。侯龜七寸。子龜五寸。又云元龜爲蔡。[illegible]長尺二寸也。白虎通引禮三正記。天子龜爲蔡。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與食貨志異。然皆以天子龜爲尺二寸也。但[illegible]以蔡。[illegible]守。則是天子守龜。不當云國君之守龜。此稍誤矣。路史國名紀言蘄春江中有蔡山。在廣濟縣。大龜納錫故曰蔡。非姬姓蔡。王氏瀠[illegible]書地理志引之。謂今黃梅縣西南九十里曰蔡山。西接廣濟縣。此或包鄭所指龜所出之地名矣。　四書典故辨正。陳琳悼龜賦云。山節藻梲。既櫝且韞。則建安以前。已有作此解者。　四書辨證。龜人掌六龜之屬。各以其物入於龜室。注云。六龜各有室。則文仲非差在居。差在所以居之者。夫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也。而管仲僭之。故君子以爲濫。孔子謂踰爲上。乃魯因賜而得用天子廟飾。管仲以之奉己。文仲以[illegible]媚神。故夫子譏辭不同。

按漢人說。居蔡是僭諸侯之禮。山節藻梲是僭天子宗廟之禮以飾其居。與朱注異。西河毛氏遂引漢貨殖傳序。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後漢輿服志。禮制之壞。諸侯陪臣皆山節藻梲。並指文仲言。不知夫子之意在譏其不智。非譏其僭。考左傳武仲爲季氏所逐奔邾。自邾如防。使其子爲納大蔡請立後。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又明堂位。封父龜與大璜大弓。並爲成王賜魯之器。據此則蔡即大

蔡。乃天子之龜而賜魯爲宗器者。依家語文仲蓋世爲魯國守蔡之大夫也。然則居蔡非僭居蔡。而以天子之廟飾以之媚神爲不智耳。集注不誤。

【集解】包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文諡也。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節者栭也。刻鏤爲山。梲者梁上楹也。畫爲藻文。言其奢侈也。孔曰。非時人謂之爲知也。

【唐以前古注】文選七命注引鄭注。蔡謂國君之守龜也。　禮器正義引鄭注。龜出於蔡。故得以爲名焉。　左氏文三年傳正義引鄭注節栭也。刻山。梲梁上楹也。畫以藻文。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皆非文仲所當有之。

【集注】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蓋爲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也。當時以文仲爲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爲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　張子曰。山節藻梲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餘論】朱子語類。臧文仲季文子令尹子文陳文子數段。是聖人微顯闡幽處。惟其似是而非。故聖人分明說出。要人理會。如臧文仲人皆以爲知。聖人便說其旣惑於鬼神。安得爲知。蓋卜筮之事。聖人因欲使民信之。然藏著龜之地。須自有合當之處。今文仲乃爲山節藻梲以藏之。是其心一向倒在卜筮。如何得爲知。古說多道其僭。則不止謂之不知。便是不仁。聖人今祇主不知而言也。

〇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

【考異】皇本何如下有也字。

【音讀】釋文知如字。鄭音智。下同。　漢書人表引此語。師古注曰。言智者雖能利物。猶不及仁者所濟遠也。引此者蓋班氏自述所表先聖後仁及智之次據依於孔子也。　論衡問孔篇說此章曰。智與仁不相干也。有不智之性。何妨爲仁之行。五行之道。不相須而成。人有信者未

必智。智者未必仁。仁者未必禮。禮者未必義。子文蔽于子玉。其仁何毁。亦讀知爲智。　中論智行篇。或曰仲尼言未知焉得仁。乃高仁耶。對曰。仲尼亦有所激然。非專小智之謂也。亦讀知爲智。　論語足徵記。釋文知如字。鄭音智。下同。班書古今人表引未知焉得仁二語。表中所列九品。智人下仁人一等。師古曰。言智者雖能利物。猶不及仁者所濟遠也。論衡問孔篇曰。子文智蔽於子玉。皇疏引李充曰。子玉之敗。子文之舉。舉以敗國。不可爲智也。陳文子所之驟稱其亂。不如甯子之能愚。蘧生之可卷。亦未可爲智也。然則班固王充鄭君皆以孔子論子文文子謂未得爲智人。焉爲仁人也。何晏引僞孔安國注曰。未知其仁也。故釋文知先音如字。果爾。則未知下豈應增焉得二字。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其仁也。不曰。不知焉得仁也。集注從之。誤矣。據邢疏言。如其所說。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又言據其所聞。但是淸耳。未知他行。安得仁乎。皇疏亦云。李充謂爲不智。不及注也。是此說已爲注疏所不取。故集注同之。

【考證】莊子田子方篇。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子之用心獨奈何。　呂氏春秋。孫叔敖三爲令尹而不喜。三去令尹而不憂。高誘注曰。論語云令尹子文。不云叔敖。　翟氏考異。史記循吏傳亦取莊周呂不韋說。以其事屬孫叔敖。考叔敖之爲令尹。在楚莊王十六年。後七年莊王即卒。叔敖死莊王前。安得有三仕三已事。楚語且云。昔鬭子文三舍令尹。語著於春秋外傳。鬭且與孔子同時。與子文同國同氏。其語寧不較莊呂爲可信。　四書大全辨。子文之爲令尹。距孔子生時已百二十年。崔子弑齊莊公。陳文子爲大夫。時孔子生四歲耳。子張後少孔子四十八歲。去陳文子已遼越。況令尹子文哉。子張掇拾往事以質於夫子。夫子因問而答。據其事而謂之忠淸。皆曰未知焉得仁。蓋謂其事未之前聞未之知也。焉得論其仁不仁也。按左傳莊公三十年。鬭穀於菟爲令尹。至僖公二十三年。子文以子玉伐陳之功使爲令尹。二十八年。子玉死。蔿呂臣爲令尹。三十三年。子上爲令尹。未聞子文之三仕三已也。且其使子玉爲令尹也。大夫曰。子若國何。子文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幾。明不獲已而使子玉爲令尹。子文不聞告新令尹之政。子玉亦必不能聽舊令尹之政也。又按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莊公。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閭丘嬰申鮮虞奔魯。不聞陳文子須無之出奔也。二十七年。

宋向戌請弭諸侯之兵。文子請許之。慶封陳須無皆至。會時去弒君不二年。崔子尙相齊。文子固仍在齊預大政也。二十八年。文子告慶封勸齊侯朝於晉。無歲不與崔慶同朝。不聞文子去之他邦又一邦也。是歲始反。盧蒲癸言王何而反之。不聞文子反於先也。崔氏之滅。文子在齊。不聞與謀。慶氏之奔。文子實與謀焉。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召子無宇於萊之田。從慶氏得歸。而戕弁發梁。絕慶封之救。欒高陳鮑介慶氏之田以殺子之。文子之謀居多。文子卒。其子無宇用事。至其孫乞厚施於國。至恒遂弒簡公。然則陳氏之子孫亦猶大夫崔子也。按莊子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子之用心獨奈何。太史傳孫叔敖亦云。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然則此實孫叔敖事。與文子年代不甚遠。而子張因之傳疑也。左傳崔氏之亂。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遂奔魯。申鮮虞僕賃於野以葬莊公。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爲令尹。此申鮮虞違之他邦又之一邦事。與文子同事。姓名易譌。而子張復因之傳疑也。二大夫事蹟。於魯之春秋無一焉。夫子安從知之。而安從論之。故爲此存不論不議之辭。而亦不置一譏貶。他日告子張曰。多聞闕疑。蓋有以也。　四書釋地。鬬穀於菟爲令尹。始自莊三十年丁巳。代子元。終於僖二十三年甲申。子玉代。凡二十八年。此二十八年間。有三已三仕之事。不知代之者何人。傳文不備。及楚世家所未詳。只宜以論語爲信。至孫叔敖之令尹。見宣十一年癸亥。叔敖死於楚莊王手。約令尹僅七八年。以莊王之賢。豈肯屢已叔敖。意莊子孫叔敖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荀子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原係子文事。傳譌而爲叔敖耳。大全辨載一說。謂孫叔敖實三仕三已。傳譌而爲令尹子文。不信論語。眞顚倒之見矣。　經史問答。子文於莊公三十年爲令尹。至僖公廿三年讓於子玉。凡在位廿八年。子玉死，蔿呂臣繼之。子上又繼之。大孫伯又繼之。成嘉又繼之。是後楚之令尹不見於左傳。文公十二年。子越之亂。追紀曰。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則[illegible]者成嘉之後。子文嘗再起爲令尹。而仁山以爲子上之後者誤也。子上死。即有商臣之變。使子文是時在位。豈尙可以言忠。　四書雜言。孫叔敖三事三舍事。荀子莊子皆有之。此荀莊之誤。不得以疑論語也。孫叔敖舉海濱。本期思之鄙人。並非公族。舍即去此耳。焉有垂再至三之事。且鬬子文仕楚約三十年。而叔敖以宣十二年始爲令尹。不數年而楚莊死。然且叔敖之死。先於楚莊。史記稱叔

敖死數年。莊王用優孟言。始予其子以寢邱之地是也。是叔敖之仕裁一二年耳。以一二年而三仕三已。則終朝三褫。立朝所羞。夫子不得而稱之矣。且子文非無據也。國語鬭且廷曰。昔鬭子文三舍令尹。無一身之積恤。民之故也。是子文實有三已事。此其明文。況且廷又曰。子文受祿必逃之而後反之。此皆讓爵讓祿之實行。觀其後忽舉子玉以自代。雖所舉不當。然其退讓之意則概可睹也。況以子家之妄言而反疑論語與春秋外傳。無是理也。　汪中述學。易近利市三倍。詩如賈三倍。論語焉往而不三黜。春秋傳三折肱為良醫。此不必限以三也。論語季文子三思而後行。雌雉三嗅而作。孟子書陳仲子三咽。此不可知其為三也。論語子文三仕三已。史記管仲三仕三已。三戰三走。田忌三戰三勝。范蠡三致千金。此不必其果為三也。故知三者虛數也。　黃氏後案。金吉父曰。左傳莊公三十年。楚申公鬭班殺子元。鬭穀於菟為令尹。至僖公二十三年。子玉為令尹。二十八年。子玉卒。蔿呂臣為令尹。三十三年。子上為令尹。其後子文之死。傳又曰。令尹子文卒。鬭般為令尹。則是卒之時又為令尹也。卒而子繼之。三仕三已。別無所考。子玉呂臣子上之間。子文大率執其政而代其缺與。甬上全氏駁金說謂。子上死即有商臣之變。使子文是時在位。豈尚可言忠。子文於莊公三十年為令尹。至僖公二十三年。讓於子玉。凡在位二十八年。子玉死。蔿呂臣繼之。子上又繼之。太孫伯又繼之。成嘉又繼之。則意者成嘉之後。子文嘗再起為令尹。式三謂全氏亦以意言耳。左傳既言其卒時為令尹。則三仕止二已矣。三已必四仕矣。此事蓋不可考。顧震滄有楚令尹表。不言鬭般。而成嘉之後。繼以鬭椒矣。式三謂此等事有難為表者。周燭齋云。子文之卒。在子越椒未知政之時。其三仕三已。在成王之世。自初為令尹以至遜位子玉。二十八年之中。亦未確。

二【集解】孔曰。令尹子文楚大夫。姓鬭名穀。字於菟。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李充云。進無喜色。退無怨色。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忠臣之至也。子玉之敗。子文之舉。舉以敗國。不可謂智也。賊夫人之子。不可謂仁。

【集注】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鬭。名穀於菟。其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至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崔子弒其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考異】唐石經棄字作弃。　皇本違之之一邦下之字下有至字。　七經考文。足利本作違之至一邦。　釋文。魯讀崔爲高。今從古。弒本又作殺同。　九經古義。崔子鄭氏注云。魯讀崔爲高。今從古。王充論衡曰。仕宦爲吏亦得將相長吏猶吾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蓋用魯論語之言。微鄭氏之注。幾不知充語何所指也。　羣經平議。崔子弒君。何得改讀爲高子。釋文此條。必有踳誤。所謂讀崔爲高者。下文兩崔子也。陳文子因崔杼弒君强而逃之。豈得稱之曰吾大夫崔子。且當時列國大夫雖未必賢。亦豈人人皆崔子歟。魯讀爲高。甚有義理。高子謂高厚也。襄十九年左傳。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惟高子從君於昏。故不能制崔杼。而反爲崔杼所殺。於是崔杼始專國政。卒成弒君之禍。文子推原禍本。於高子有深憾焉。每至一國。見其執政之世臣庸庸尸位。無有深識遠慮。故輒發猶吾大夫之歎。魯論所讀。必是師說如此。陸德明誤謂經文崔子魯皆讀爲高子。遂於首句出之。則失之甚矣。

【考證】四書釋地。開方之法。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然其陳文子采邑殆爲方一里者百云。一傳而桓子無宇請得高唐。陳氏始大。　劉氏正義。曲禮云。問大夫之富。數馬以對。此言有馬十乘也。一乘是四匹馬。則十乘是四十匹馬。陳氏鱣簡莊集解此文云。此指其在廄之馬。金氏仁山以十乘乃十甸之地。其采邑之大可知。非也。論語千乘之國及百乘之家。皆指出車之數而言。陳文子有馬十乘。及齊景公有馬千駟。則指公馬之畜于官者。非國馬之散在民間也。大學畜馬乘。謂士初試爲大夫者。百乘之家。謂有采地者。鄭注甚明。周官校人云。家四閑馬二種。鄭志答趙商曰。當八百六十四匹。此言天子之卿大夫之制。若侯國初試爲大夫者畜馬乘。今文子有馬十乘。亦可謂多矣。閻氏釋地以開方之法計其賦十乘。而定爲文子采邑。蓋仍沿金氏之誤耳。　經史問答。文子出奔之事。不知果否。即有之。而不久遽返。仍比肩崔慶之間。覩其亡而竊政。可謂清乎。其後父子相商。得慶氏之木百車。而戒以慎守。何清之有。然讀左氏傳。蹤跡自見。詳其心直不可謂之清。聖人第就子張所問論之。不及其他。忠厚論人之法也。　包愼言溫故錄。高氏爲齊命卿。與文子同朝者高止也。崔杼弒君。

而魯論書高子者。實其不討賊也。與趙盾同義。文子去齊而之他邦。其間或欲請師討賊。要其執國命者皆與惡人爲黨。故曰猶吾大夫高子也。　陳立句溪雜著。（劉氏正義引）以左傳崔杼事證之。則魯論信爲誤字。然文子所至各國。亦何至皆如崔子。而文子亦何至輒擬人以弒君之賊。則下兩言猶吾大夫崔子。似以魯論作高子爲長。蓋弒君之逆。法所必討。高子爲齊當國世臣。未聞聲罪致討。以春秋貶趙盾律之。宜與崔子同惡矣。其首句自當作崔子。魯論作高子。則涉下高子而誤。　過庭錄。他國不必皆如崔杼之弒君。當以高子爲是。高國爲齊之世臣。當先討賊而不能。陳文子有馬十乘。下大夫之祿也。力不能討。故之他邦以求爲君討賊。而無一應者。如魯之三家也。故曰猶吾大夫高子。鄭注魯讀崔爲高。當在此句下。音義在崔子弒齊君下。當誤。

按潘維城云。襄十九年傳。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莊公見弒在二十五年。則其時崔杼之惡猶未織。使高厚不從君於昏。無難豫制。何至殺其身而禍及其君。猶吾大夫高子。蓋歎所至諸邦之執政無不若厚之昏者。識其昏而去之。不可謂非清矣。然其始也。貿貿然來。子故謂爲未知也。左氏爲古文家學。魯論讀崔爲高。乃今文家說。然即以古文書證之。義亦可通。
較古論爲長。

【集解】孔曰。崔子陳文子皆齊大夫也。崔杼作亂。陳文子惡之。捐其四十匹馬。違而去之也。文子辟惡逆。去無道求有道。當春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子。無有可止者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孫綽云。大哉仁道之宏。以子文平粹之心。無借之誠。文子疾時惡之篤。棄馬而逝。三去亂邦。坐不暇寧。忠信有餘。而仁猶未足。唯顏氏之子。體仁無違。其亞聖之目乎。　又引顏延之云。每適又違。潔身者也。

【集注】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

【發明】朱子語類。今人有小利害。便至於頸紅面赤。子文三仕三已。略無喜慍。有小所長便不肯輕以告人。子文乃盡以舊政告之新尹。其

地位亦甚高矣。今人有一毫係累。便脫灑不得。文子有馬十乘。乃棄之如敝屣然。亦豈易事。須思二子所爲。如此高絕。而聖人不許之以仁者。如何未足以盡仁。就此細看。便見二子不可易及。而仁之體段實是如何。切不可容易看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考異】唐石經作再思可矣。　三國志吳書諸葛恪傳注同。　皇本高麗本作再思斯可矣。

【音讀】釋文三息暫反。又如字。　四書辨疑。三作平聲。乃是數目之空名。

按下文明出再字。則三應如字讀也。集注讀爲去聲非。

【集解】鄭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文謚也。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有一通云。言再過二思則可也。　又季彪曰。君子之行。謀其始。思其中。慮其終。然後允合事機。舉無遺算。是以君子三省其身。南容三復白圭。夫子稱其賢。且聖人敬愼。於教訓之體。但當有重耳。固無緣有減損之理也。時人稱季孫名過其實。故孔子矯之。言季孫行事多闕。許其再思則可矣。無緣乃至三思也。此蓋矯抑之談耳。非稱美之言也。

按季彪不知何許人。遍考晉書及隋唐經籍藝文諸志。均無名季彪者。隋志有論語集義八卷。晉尙書左中兵郎崔豹集。梁十卷。初疑爲豹之別號。後考世說注云。豹號正熊。則非豹書。當再考。

【集注】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辭。程子曰。爲惡之人。未嘗有思。有思則爲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

【別解】升庵全集。黃東發曰。行父怨歸父之謀去三家。至帥四大夫之兵以攻齊方公子遂弑君立宣公。行父不能討。反爲之再如齊納賂焉。又帥師城莒之諸鄆二邑。以自封植。其爲妾馬金玉也多矣。是以公孫弘之布被王莽之謙恭也。然則小廉乃大不忠之飾乎。時人皆言之。故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不然之曰。再斯可矣。此言微婉。蓋曰再尙未能。何以云三思也哉。使能再思。不懲篡而納賂專權。而興兵封植以肥

已矣。不得其解者。乃云思至於三。則私意起而反惑。誠如其言。則中庸所謂。思之不得弗措也。管子所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吳臣勸諸葛恪十思者皆非矣。然則以三思稱季文子者。亦左氏之流也夫。

按此說亦是。可備一義。

【餘論】四書辨疑。王滹南駁喪禮之說曰。文子至晉。果遭之。則正得思之力也。何過之有。又駁程子之說曰。思至于三。何遽爲私意邪。又曰。事有不必再思者。亦有不止於三思者。初無定論也。其說大意皆當。三思之三既爲去聲。則文子之三思不止三次而已也。夫子之言止是言文子過思之蔽。非謂天下之事皆當止於再思。不可至於三次也。　讀四書大全說。程子言思在善一邊說。方得聖人之旨。那胡思亂想。卻叫不得思。洪範言思作睿。孟子云思則得之。思原是人心之良能。那得有惡來。思者思其是非。亦思其利害。只緣思利害之思亦云思。便疑思有惡之一路。乃不知天下之工於趨利而避害。必竟是浮情囂氣趁者者。耳目之官。揀肥擇輭。若其能思。則天然之則。即此爲是。即此爲利矣。故洪範以思配土。如水曰潤下。便游移不貞。隨地而潤。隨下而下。若土爰稼穡。則用必有功也。季文子三思而行。夫子却說再斯可矣。顯然思未有失。而失在三。若向利欲上著想。則一且不可。而況於再。三思者只是在者一條路上三思。如先兩次是審擇天理。落尾在利欲上作計較。則叫做爲善不終。而不肯於善之一途畢用其思。落尾掉向一邊去。如何可總計而目之曰三。後人只爲宣公篡弑一事。從落得文子不值一錢。看來夫子原不於文子施誅心之法。以其心無可誅也。金仁山摘其黜莒僕一事。爲奪宣公之權。如此吹毛求疵。人之得免於亂賊者無幾矣。文子之黜莒僕。乃其打草驚蛇之大用。正是一段正氣之初幾。爲逆亂之廷作砥柱。到後來不討賊而爲之納賂。則亦非但據一身一家之害。而特恐其不當之反以誤國。故如齊以視彊鄰之從違而爲之計。文子始終一覷釁待時之心。直算到逐歸父之日。是他不從賊一大結果。看來做得也好幾與狄梁公同。且弑嗣君者仲遂也敬嬴也。非盡宣公也。屈之於宣公。而伸之於東門氏。亦是義理極細處。宣公文文公之子也。惡視既死。而宣公又使其享。則文公之血脈摧殘幾盡矣。故文子於此熟思到底也。在義理上遲回審處。不然則妾不衣帛。馬不食粟。遇齊邪之難而不屈。豈懷祿畏死而甘爲逆黨者哉。特其圖畫深沈。作法巧妙。而非居易俟命之正道。則反不如逐莒僕時之忠勇足任爾。其對

宣公之詞曰。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又曰。於舜之功。二十之一。皆諷宣公以誅仲遂。仲遂誅。則宣公固不妨如叔孫舍之得立也。宣公既不之聽。便想從容自下手做。乃以夫子再斯可矣支離處之。則當亟正討賊之詞。即事不克。此心已靖。而不必決逐東門之爲快耳。除聖人之大中至正。則文子之與溫太眞狄梁公自是千古血性人。勿事輕爲彈射。又云。凡爲惡者。只是不思。曹操之揣摩計量。可謂窮工極巧矣。讀他讓還三縣令。却是發付不下。緣他迎天子都許時。也只拚著膽做去。萬一官渡之役不勝。則亦郎當無狀矣。又如王莽於漢。也只乘著時勢挪擺。那一事是心坎中流出的作用。後來所以一倍蠢拙可笑。三代而下。唯漢光武能用其思。則已節節中理。挈滿帆入危地。饒他姦險。總是此心不靈。季文子則不然。後世唯魏相李泌似之。益以知思之有善而無惡也。　黃氏後案。三思謂思之盡善也。左傳哀公二十七年。中行文子曰。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杜注云。所謂君子三思。據傳文杜注。則再思者思其始。復思其中。三思則思其始中終也。張平子東京賦曰。必三思以顧愆。是也。張子韶論語絕句云。或能再矣斯猶可。何況加之以三思。子韶之說。亦用舊解。又林德膚黃繼道胡仁仲說亦同。皆是也。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當時稱許之辭如此。而子聞之也。文子行事之善者可稱再思。或稱之以三思而不得也。夫子言再思斯可。而文子所思所行之得失俱可見矣。是聖言之寬簡得中也。

【發明】論語稽。文子生平蓋禍福利害之計大明。故其美惡兩不相掩。皆三思之病也。其思之至三者。特以世故太深。過爲謹慎。然其流弊。將至利害徇一己之私矣。蓋孝義節烈之士。雖天分學力兼而有之。而臨時要必有百折不回之氣。而後可成。古今來以一轉念之誤而抱恨終身者多矣。此章再思三思。界限甚大。分際甚明。讀者不可忽也。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考異】詩抑傳。國有道則知。國無道則愚。正義。此論語說甯武子文。邦諱作國。　文選三國名臣序贊注引知作智。

【考證】江永春秋地理考實。左文五年。晉陽處父聘於衛。反過甯。杜注。晉邑。汲郡脩武縣也。今河南衛輝府獲嘉縣西北有脩武故城。即古甯邑。其地與衛境相接。或本爲衛邑。武子世食於此。故氏甯也。　論語稽求篇。集注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考春秋傳十九

年。即衛文之十九年。衛人伐邢。是時衛大旱。卜祀不吉。甯莊子勸文公伐邢。師興而雨。甯莊子者甯武子之父也。及僖二十六年。衛文公已卒。是年爲衛成公元年。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蓋尋洮之盟也。然而甯速者公羊作甯邀。即莊子名也。則是成公初立。尚是莊子。不是武子。至僖二十八年。爲衛成三年。而武子之名始見于傳。所謂盟宛濮職橐饘者。皆在是時。至文四年。爲衛成十二年。然後武子之名一見於經。所謂衛使甯俞來聘。俞武子名也。是終文之世。武子未嘗仕衛。計其入仕。當在成公元年之後。三年之前。6莊子謝事。而後武子得襲位。蓋周制公族世爲大夫。必父老而子繼之。未有其父儼然以上卿涖盟。而其子執國事者也。　四書人物備考。武子未嘗仕文公。古者公族世爲大夫。父死子繼。成元年速猶會盟于向。至三年俞始盟宛濮。可知有道無道。均屬成公朝。　黃氏後案。禦遭之知。注以文公時言。駁注者謂古者公族大夫父死子繼。成公元年。武子之父莊子速猶會盟于向。至三年武子始盟宛濮。可知武子未事文公。有道無道。均屬成公朝。陸稼書謂。春秋父子並時在朝者甚多。閻伯詩及甬上全氏廣引左傳以證。故說者多依朱子注。以有道屬文公時。趙鹿泉謂成公自賴橐饘之從爰及返正。享祚三十餘年。歷同諸侯之好。罕被大國之兵。先之卜遷避狄。以定三百年遠模。至於外平晉魯。內返匡戚。此可謂有道時。皆甯武子力也。依趙說則有道屬成公。

按衛文成二君。皆不得爲有道。而亦未嘗大無道。此有道無道。當以衛成公時國之安定危亂言之。樊氏廷枚四書釋地補引汪廷珍說。此有道乃對禍亂而言。與史魚章兩有道正同。成公復國後。武子輔政及十餘年。其間如請改祀命、不答彤弓等事。皆所謂有道則知也。宋氏翔鳳論語發微說同。集注失於考證。毋庸深諱。陸稼書謂春秋父子並在朝者甚多。只當依注。然亦未有事以指實之。不足據也。

【集解】馬曰。衛大夫甯俞。武謚也。孔曰。佯愚似實。故曰不可及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王朗云。或曰詳愚。蓋運智之所得。緣有此智。故能有此愚。豈得云同其智而闕其愚哉。答曰。智之爲名。止於布德尙善。動而不斷者也。愚無預焉。至於詳愚。韜光潛彩。恬然無用之流不同。故其稱亦殊。且智非足者之目可有。雖需其顯而未盡其愚者矣。又引孫綽云。人情莫不好名。咸貴智而賤愚。雖治亂異常。而矜鄙不變。唯深達之士。爲能晦智藏名。以全身遠害。飾智以成名者易。

去華以保性者難也。

【集注】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

【餘論】四書辨疑。衛成公之過惡不多見也。惟有信讒殺元咺子角一事而已。晉以私怨。必欲致之於死。至使醫衍酖之。無道在晉。不在成公。武子當此之際。自無棄而去之之理。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以濟其君。此正武子所當爲者。今反謂其爲愚。推窮此說。令人疑悶。果謂其爲佯愚也。抑有盡心竭力之勤。若謂其爲眞愚也。復有保身濟君之美。此誠不可曉也。邦無道則愚。本與邦無道言孫邦無道卷而懷之之意同。於武子行事中。必有所指能自韜晦之事。故歎其人所不能及也。魯文賦湛露彤弓。武子佯爲不知。此亦自晦之一事。杜預以爲愚不可及。亦有取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免患。此說爲是。

【發明】論語稽。上章論季文子之知。此章述甯武子之愚。正可兩兩互勘。大凡烈士殉國。孝子殉親。皆必有百折不回之氣而後成。當其不知有性命。不知有身家。一往直前。無所顧忌。有似乎愚。及其至性至情。動天地。泣鬼神。人乃以爲不可及。而不知所不可及者。即在此置身家性命於度外之一念乎。武子仕衛。進不求達。退不避難。在見幾而作之士。不免從旁竊笑。而卒各行其是。以保其身。而濟其國。此夫子所以歎美之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考異】皇本不知所以裁之下有也字。

【音讀】釋文。狂簡絕句。鄭讀至小子絕句。　禮記表記正義引論語。子在陳稱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不連狂簡字。　經讀考異。案近讀作一句。從孔氏讀也。釋文引鄭氏注以吾黨之小子句截。是以小子絕句。狂簡另爲句。朱子集注本此。

【考證】史記世家。哀公三年。孔子在陳。魯召冉求。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　朱子論語序說

注。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爲在季康子召冉求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爲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史記辨惑。論語載孔子在陳之言。初不言其爲何而發也。孟子亦載之云云。此正一事。但辭小異耳。史記世家乃兩存之。而各著其言之由。吾意其妄爲遷就也。　四書釋地續補。孔子在陳凡二次。一居於魯定公十五年丙午。哀公元年丁未。二年戊申。三年己酉。四年庚戌。史記世家並載有歸與之辭。一同孟子。一同論語。或疑孔子以司寇去魯。不可以無故而復國。何屢發是歎耶。余曰。三年己酉藏者得之。魯使使召冉求。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云云。蓋興起於魯之召求之歸。予情事爲得。惜乎猶錯簡複出於二年戊申耳。

【集解】孔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故曰吾黨之小子狂簡者。進趨於大道。妄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當歸以裁制之耳。遂歸。

按沈濤論語孔注辨僞云。斐字從文。古訓無不以爲文貌者。今云妄作穿鑿謬矣。焦循論語補疏妄作穿鑿申解。斐然蓋讀斐爲匪。匪猶非也。此或得孔義。然亦謬矣。妄作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是以不知爲弟子不知也。於義亦陋。說詳劉氏正義。論語古訓亦云。此章孔注與孟子同。與鄭解異。蓋鄭不從舊說。故所解亦異。惜乎無考矣。

【集注】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爲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餘論】四書辨疑。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此本孟子答萬章之語。注文變其文而用之也。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答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蓋萬章所問。本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之語。止以孔子思狂士爲問。孟子乃是就其所問以答之也。萬章之

問。與此經文既已不同。孟子之答萬章者。亦不可施之於此也。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此乃思其狂狷也。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却是抑制狂者。不令妄有述作之意。非思之也。說者宜云夫子知其終不用也。於是特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慮其門人狂而志大。簡而疎略。徒以斐然之文而成章篇。違理害道。不知裁正。恐有誤於後人。故欲歸而裁正之也。思狂士一節不必取。

按狂簡子路篇作狂狷。孟子作狂獧。說文無狷字。應作獧。簡獧聲相近。狂簡即狂獧也。

【發明】陸稼書四書困勉錄引徐氏惜陰錄曰。莊周亦是狂士。以不知裁。遂肆爲異學之倡。後世禪學。往往收高明之士。夫子此憂。已燭見來茲之禍根。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考證】困學紀聞。論語疏案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諡。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諡也。少陽篇未詳何書。胡明仲曰。少陽篇以夷齊爲伯叔之諡。彼已去國。隱居終身。誰爲之節惠哉。蓋如伯達仲忽。亦名而已矣。　陶宗儀輟耕錄載吾丘衍閒居錄云。孤竹君姓墨昔胎。名台初。晉怡。見孔叢子注。中子名伯遼。見周曇詠史詩注。伯當作仲。若如吾說。則夷齊是名非諡矣。

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

【集解】孔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孤竹國名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孤竹之國。是殷湯正月三日丙寅日所封。其子孫相傳至夷齊之父也。父姓墨台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伯夷大而庶。叔齊小而正。父薨。兄弟相讓。不復立也。

按皇疏不言出春秋少陽篇。亦不以夷齊爲諡。邢疏蓋本於釋文。然釋文伯夷姓墨。叔齊名智。皆不與皇疏同。應劭漢地理志孤竹城注。伯夷之國。君姓墨胎氏。胎台古通。據此知釋文姓墨下脫一字。爾雅釋地。觚竹列於四荒。郭注觚竹在北。觚與孤同。漢地理志。遼西郡令支有孤竹城。今永平府盧龍縣東有古孤竹城。

【集注】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　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淸者之量。

【別解】四書改錯。此惡字即是怨字。猶左傳周鄭交惡之惡。舊惡即夙怨也。惟有夙怨而相忘。而不之念。因之恩怨俱泯。故怨是用希。此必有實事而今不傳者。若善惡之惡。則念時未必知。即不念亦不必使惡人曉。且不念已耳。人亦定無以我之念不念分恩怨者。何爲怨希。

論語稽。舊惡毛奇齡以爲夙怨。義長。當從之。夷齊之淸。雖周武猶不如其意。似難與之相處矣。然惡惡雖嚴。而中無城府。所以人不怨之也。

按魏書。房景伯除淸河太守。郡民劉簡虎嘗失禮於景伯。景伯署其子爲西曹掾。論者以爲不念舊惡。南齊皇甫肅曾勸劉勔殺王廣之。及勔亡。肅反依廣之。而廣之盛相獎賞。且啓武帝使爲東海太守。史臣以爲不念舊惡。此舊惡並作夙怨解。漢晉以來。舊說如此。較集注爲勝。

【餘論】蔡淸四書蒙引。今人皆知天下歸仁。邦家無怨。爲仁人盛德事。固也。然薰蕕不同味。而去取生。涇渭不同流。而愛惡生。則夫爲君子者固不能無惡於人也。如司馬溫公。雖奸邪小人惡其害己者。亦斂衽咨嗟其賢。如程明道先生。則狡詐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如諸葛武侯。則李平廖立雖爲所廢。亦惜其死而爲之流涕。此無他。公也誠也。公則可怒在彼。誠則不言而信。皆夷齊不念舊惡類也。

【發明】朱子語類。此與不遷怒一般。其所惡者因其人之可惡而惡之。而所惡不在我。及其能改。又祇見其善。不見其惡。聖賢之心皆如此。　林希元四書存疑。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妍媸因物之自取。蓋所惡者惡其惡也。非惡其人也。因其自取。非出於有心也。若惡其人而出於有心。則追念不忘矣。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考異】釋文。醯亦作醓。　五經文字。作醓者俗。　七經考文。補遺古本或下有人字。

【考證】通志略。微生高或云即尾生。　四書辨證。釋文莊子盜跖篇。尾生一本作微生。戰國策蘇秦語燕易王曰。信如尾生。期而不至。抱梁而死。蘇代語燕昭王曰。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高誘注。尾生高魯人。鮑彪注。尾生再見燕策。蘇代言其名爲高。即論語微生高。　翟氏考異。莊子盜跖篇注漢書上表注。俱云尾生即微生高。微尾字以聲轉通借。　潘氏集箋。漢書古今人表燕策並作尾生高。高誘注魯人。莊子盜跖篇漢書東方朔傳尾生注。並以爲微生高。故論語後錄論語竢質翟氏考異敵匡考古錄或以微尾爲聲之轉。或以爲古字通是也。竢質又云。說文解字曰。尾微也。是音訓皆同。太史公書蘇秦列傳曰。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然則尾生高矯情飾行。以詐取名者。故或稱其信。或稱其直。信既如此。直亦可知。夫子即其乞醯而轉乞爲與一事論之。其私曲盡見矣。　論語稽。古說多以微生高即尾生。與女子期於河梁者。然魯又有微生畝。則微生固魯之著姓。不必以微尾字通用。謂即尾生也。且彼以信聞。此以直聞。直與信固兩義。未容牽合。

按書烏獸孳尾。史記作微。微尾古通。漢書古今人表。尾生高尾生晦。師古曰。即微生高微生畝也。是微生即尾生。仍當從舊說。

【集解】孔曰。微生姓。高名。魯人也。乞之四鄰。以應求者。用意委曲。非爲直人。

【集注】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乞諸鄰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爲直也。　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餘論】四書翼注。此是論直。非論施惠於人。若是濟人利物之事。如有人枵饑待斃。我自顧蕭然無有。即使貸監河侯之粟以濟之。何嘗不可。必曰我以直聞。安得爲汝計。則偷父面目矣。醯非人必不可少之物。有則與之。無則辭之。沾沾作此態。平日之得直名者可知矣。此言存直道。非攻微生高也。　黃氏後案。醯本可有可無之物。而必曲遂乞者之意。是爲不直。朱子言掠美未必然。言曲意徇物是也。謝顯道謂周急濟難。不是不直。疑經文之未詳。張子韶謂高不爲抗直。夫子稱其美。二說皆不可從。呂伯恭曰。乞醯事之至微。初非周急濟難也。謂

乞醯於鄰爲不直。何不可之有。

【發明】顧夢麟四書說約。古來祇爲周旋世故之念。壞盡人品。如微生乞醯一事。何等委曲方便。却祇是第二念。非當下本念。夫子有感而歎之。不在譏微生。指點要人不向轉念去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考異】舊無子曰二字。釋文曰。一本有子曰字。恐非。

按此章皇邢本並有子曰字。

【音讀】釋文足將樹反。又如字。邢氏疏曰。此讀足如字。謂便習盤辟。其足以爲恭也。　書冏命。巧言令色便辟。孔傳曰。便辟足恭。正義曰。前却俯仰。以足爲恭也。　大戴禮曾子立事篇。足恭而口聖。君子勿與也。　翟氏考異。孔氏以尚書論語互相關證。大戴以足恭口聖兩爲對偶。表記又云。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失足于人足恭也。失色于人令色也。失口于人巧言也。三者亦並言之。足當如字直讀無疑。其義自爲手足之足。　論語足徵記。此即表記所謂失口失色失足也。邢疏曰。便辟其足以爲恭。謂前却俯仰。以足爲恭也。是也。朱注。足過也。則非矣。

【考證】四書稗疏。史記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則明即作春秋傳者。而集注云。古之聞人。蓋謂左氏於夫子爲後輩。故春秋傳記孔子卒後事。夫子所稱道以自徵信。必先進。不宜下引當時弟子行之人。乃曰左丘明恥之。則稱爲古人。其恥巧諂者。非可筆之於書。夫子亦何從知之。如云賜也亦有惡乎。以公非必從衆論。何嫌取正左邱乎。但[illegible]言左邱失明。則似瞽故而名明。此亦不足信。如孫臏則足而名臏。未刖之前。豈無名耶。　劉氏正義。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自孔子論史記。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各安其意。失其眞。故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又自叙篇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illegible]書藝文志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魯太史。案史公以左丘連文。則左丘是複字氏。明其名也。左丘亦單稱左。故舊文皆言左傳。不言左丘傳。說者疑左與左丘爲二。作國語者左丘明。作左傳者別一人。與史漢諸文

不合。非也。左丘明雖爲太史。其處左丘。不知何因。解者援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謂左丘明是以官爲氏。則但當氏左。不當連丘爲文。亦恐非也。　論語發微。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意則丘竊取之矣。趙岐注曰。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其事則五伯所理也。桓文五霸之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文。左丘明書也。丘明爲魯太史。自紀當時之事。成魯史記。故漢太常博士咸謂左氏爲不傳春秋。求春秋之義。則在公羊穀梁兩家之學。然考當時諸侯卿大夫之事。莫備於左氏。其人質直有恥。孔子引與相同。故其書宜爲良史。終不可廢。　朱竹垞孔子弟子考。左氏爲孔子弟子。主其說者衆矣。謂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于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者。嚴彭祖也。謂左丘明親見夫子。好惡與聖人同者。劉歆也。謂仲尼與丘明觀魯史記。有所褒貶。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眞。故論本事而作傳者。班固也。謂左氏傳理長。至明至切至眞至順。長于二傳者。賈逵也。謂春秋諸家去孔子遠。左氏傳出孔子壁中。近得其實者。王充也。謂丘明之傳。遂括古今。表裏人事者。盧植也。謂丘明受經于仲尼。是爲素臣者。杜預也。謂孔子作春秋。丘明子夏造膝親受　荀崧也。謂丘明之傳。釋孔子之經。子應乎母。以膠投漆者。孔穎達也。謂丘明躬爲魯史。受經於仲尼者。劉知幾也。謂左氏受經于仲尼。博採諸家。敍事尤備。能令萬代之下。見其本末。比餘傳功最高者。啖助也。謂仲尼明周公之心而修經。丘明受仲尼之經而爲傳者。權德輿也。謂孔氏之門。左氏富而不誣。有以見聖賢之心者。劉柯也。謂丘明與聖人同時。接其聞見。參求其長。左氏爲上者。陳岳也。蓋自唐以前。諸儒之論。皆以丘明受業孔門。故貞觀永徽中祀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是時孔庭配食止顏淵左丘明二人。褒崇之禮若此。（按左丘明唐貞觀十三年詔與顏淵同從祀廟廷。宋祥符中贈瑕丘伯。政和中改贈中都伯。）迨宋尋儒。盡舍三傳說春秋久。而論世者惑于趙匡之說。則疑左氏在孔子之前。（按唐人趙匡陸德明皆謂。論語所引丘明乃史佚遲任之類。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謂左氏即其人。非也。）惑于王安石之說。則疑左氏生孔子之後。（王介甫疑左氏爲六國時人者十一事。）衆口紛綸。迄無定論。遂使唐代特祀之先賢。並不得與七十子之列。然則漢晉以來經生之說均不足信邪。竊以爲議禮者之失矣。　論語稽求篇。自唐人談助趙匡陸德明輩不知何據。乃曰論語所引丘明乃史佚遲任之類。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謂左氏即其人。非也。明嘉靖間

有季本者。作私考一書。引宋儒說。謂左氏立言。已雜秦制。如臘者秦之祭名也。酎者秦之飲名也。庶長者秦之官名也。而傳語皆及之類。非戰國以前文字。而謂丘明受經于仲尼。豈不謬哉。又云。三傳之得立學官。公羊最先。穀梁次之。左氏最後。史稱左氏漢初出于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蓋蒼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記籍。又善曆律。而仕漢爲淮南王長相十四年。得非蒼自與其徒撮拾而成之者乎。當時隆萬間有失名氏書名左季折衷。取左傳與季氏私考而折衷之。有云。據史稱張蒼好書博聞。邃律曆之學。史遷作別傳尤備。使蒼爲此書。則史遷同時未有不聞其事者。肯聽之冥冥。反曰左丘明無目作國語乎。又按桓帝時。使蔡邕書經刻石。立鴻都門。觀者日車以數千輛。而左氏在焉。假使當代僞書。誰肯尊之與聖經同列如此。至唐開元二十五年。敕舉進士者試大經。注曰唐以左傳爲大經。三言爲一帖。夫既名之爲經。而又曰大。則左傳在唐時已尊過他經。即有談氏趙氏之疑。亦祇謂作經者與論語所引人時世不類。或是二人。非謂左傳非經。且非謂左傳非左丘氏作也。若其所舉秦官秦臘以斷其爲秦後之書。則大不然。秦自非子。受國在周孝王朝。傳世十餘君而入春秋。然則未有春秋時已先有秦矣。人第知秦孝公時始有不更庶長之號。惠王十二年始有臘名。遂謂虞不臘矣。秦師敗績。獲不更女父以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反晉。戰于櫟。皆爲秦後之書之案。則試問秦之稱臘稱不更稱庶長。畢竟創于何公。起于何世。更制于何年。何人之論與議。而茫然無據。但以所見之日爲始。則安知其所立名不更先于所見者。而以是爲斷。是殷助始孟子。太宰司敗始論語也。且臘即蜡祭。見鄭氏蔡邕諸說。即月令記臘。雖自不韋。然其中所記。無非周制。安知虞之不臘。在列國不原有是名者。而欲以一字而斷全經。何其愚乎。若其他妄說。又謂左氏即左史。古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故經爲紀事。傳爲記言。左是左史。不必丘明。則又不然。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安見記言必左史耶。況志以左右。分言事。明指丘明爲右史。爲記事之人。如云仲尼以魯周公之國。史官有法。故與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口授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眞。故論本事而作傳。則即鑿定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丘明固右史也。何也。丘明據行事論本事。非如弟子祇異言也。至崇禎間。又有吳繼任者。極左祖季本之說。且謂左傳中記韓魏智伯之事。又舉趙襄子之諡。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若丘明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既歿七十有八年之後。丘明猶能著書若此。殊不知前人長年者甚多。在春秋時尤甚。先儒所以以老

彭爲錢鏗也。且人生九十常未爲怪事。李氏疑左傳爲張蒼作。以蒼年長一百餘。能記前事也。蒼年可長。而左丘年不可長。更不可解。凡此皆展轉吹索。了無義理。不足深辨。

按集注古之聞人之訓。總因從語氣上着眼。朱子語類曰。左丘明所耻如此。左傳必非其所作。朱子或問曰。先友鄧著作姓名書曰。此人蓋左丘姓而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耳。此皆失之武斷。鄭夾漈誌氏族。謂左姓邱明名。在魯者則居於左邱。以地爲氏。然氏族所載。並無左邱氏。亦自相矛盾。竊謂孔注左邱明魯太史之說。漢班固藝文志因之。公羊沈文何云。孔子修春秋。左丘明爲之傳。共爲表裏。漢書楚元王傳。左丘明親見夫子。是漢人舊說如是。究不可廢也。或疑對弟子不應稱名。然論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孔子對顏回嘗嘉許之。獨不可施之左丘明乎。余終以集解之義爲長。

又按左丘明姓名大約可分三說。有謂左是氏丘明是名者。此孔穎達左傳正義之說也。漢書劉歆傳。春秋左氏丘明所修。後漢書范升傳。左氏不祖孔氏。而出於丘明。杜預左傳序。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元和姓纂。左氏齊公族。有左右公子。因以爲氏。魯有左丘明。鄭樵氏族略。左姓丘明名。薛應旗孔子集語。左丘明爲古左史倚相之後。均主此說。有謂丘是姓明是名。而稱其書曰左氏傳者。因丘明爲左史。故以官稱之。此俞正燮癸巳類稿之說也。南朝丘遲明言遲乃左史丘明之後。廣韻十八尤丘字下注引風俗通云。魯左丘明之後。而所載之漢四十四複姓獨無左丘。是此說不始於俞氏也。然史記太史公自序。有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之語。是左丘兩字爲氏。明爲名。自太史公始。朱彝尊經義考則謂。其書爲左氏傳。不稱爲左丘氏傳者。則因孔門弟子避夫子諱之故。以此說最爲有理。或謂古人二名得簡舉一字。如晉重耳可簡稱晉重。魏曼多可簡稱魏多。故左丘明亦得簡稱左丘。亦可備一說。

【集解】孔曰。足恭便辟貌。左丘明魯太史。匿怨而友。心內相怨而外詐親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繆協云。恭者從物。凡人近情。莫不欲人之從己。足恭者以恭足於人意。而不合於禮度。斯皆適人之適。而曲媚於物也。

按協不詳何人。梁七錄隋唐志陸氏釋典敘錄皆不載。江熙集解論語十三家。有繆播而無繆協。俵皇疏引之而已。錄存以俟博雅君子。又引范甯云。藏怨於心。詐親於形外。揚子法言曰。友而不心。面友也。亦丘明之所恥。

【集注】足過也。程子曰。左邱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邱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某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餘論】黃氏後案。漢書趙敬肅王傳。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共。顏注共讀曰恭。謂便辟也。洪筠軒經義叢錄引之以證左邱明。程朱二子以左傳是非或謬。非此經之左邱明。此從啖叔佐趙伯循王介甫之說。故曰古之聞人。案左傳是非之謬。有後人誣之者。汪容甫作釋疑以辨之矣。其有顯然悖謬者。左氏作傳。授之曾申。曾申授吳起。吳起之後。傳楚人鐸椒。趙人虞卿。如傳所稱君子之許辭。有諸人增入之者矣。觀其大體。發明聖人之道為多。固非左邱明不能作也。左為姓。邱明為名。說詳段懋堂文集。朱竹垞以左邱為複姓。因避孔子諱而稱左傳。其說據廣韻邱字下引風俗通。以邱姓為左邱明之後。乾隆年間因有欲以邱姓人承充先賢之後者。禮部力駁之。其議不行。

【發明】許謙讀四書叢說。朱子言。若微生高之心。久之便做出此等可恥之事。此亦是戒學者於細微事不可不謹。人心路要熟。若一時小事不謹。到大事亦以為常。終為惡人。學者功夫皆如此。若凡小事件件致力。則到大事亦以為常。終為君子矣。

按熊勿軒標題四書於前章注云。此與後章皆論人心術之微。文公謂記者以類相從。蓋微生高不直之心。其流必至有可恥之事。亦此意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考異】阮元校勘記。唐石經輕字旁注。案石經初刻本無輕字。車馬衣裘見管子小匡及齊語。是子路本用成語。後人涉雍也篇衣輕裘而誤衍輕字。　論語古訓。此當因雍也篇衣　裘致誤。錢廣事曰。此宋人妄加。攷北齊書唐邕傳。顯祖嘗解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敝。蓋用子路故事。是古本無輕字。一證也。釋文于赤之適齊節音衣為於既反。而此衣字無音。是陸本無輕字。二證也。邢疏

云。願以己之車馬衣裘與朋友共弊服。是邢本亦無輕字。三證也。皇疏云。車馬衣裘。共弊服而無所憾恨。是皇本亦無輕字。四證也。今注疏與皇本正文有輕字。則後人依通行本增入。非其舊矣。　梁氏旁證。張載論語說亦云。車馬衣裘。與賢友共敝。蓋宋以前人。衣皆不讀去聲。今注疏皇本正文俱有輕字。則後人依通行本增入。而集注亦因之耳。邢疏有衣裘以輕者尙美語。亦與集注同。

【音讀】白虎通綱紀篇引論語子路云。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　張橫渠論語說。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與賢者共敝。從願字至敝之爲句。　何焯義門讀書記。白虎通德論以共敝之爲句。此張子所本也。又北齊書唐邕傳。顯祖嘗解所服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敝。唐馬戴邊館逢賀秀才詩有。鹿裘共敝同爲客。張文昌贈殷山人詩有。同袍還共敝。蘇軾戲周正儒墜馬詩有。故人共敝亦常情句。不獨張子如此讀也。　經讀考異。案近讀從共字爲句。敝之屬下讀。據白虎通引論語與朋友共敝之。則以敝之斷句。而無憾另讀。一切經音義引此作共敝之而無憾。是又以共字連敝之而無憾爲句。朱少白云。白虎通作願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之爲句。無衣字。與皇侃疏同。今書殆因乘肥馬衣輕裘而傳寫之誤。至其語意直捷。尤得先賢氣象。蓋未敝之時。已有共敝之意。不待既敝而後無憾也。　潘氏集箋。皇疏有衣字無輕字朱說誤也。四書考異謂白虎通引文不足不專。見古人句讀不同。此又一說也。　劉氏正義。白虎通引此文至敝之絕句。唐邕傳同。言已與朋友共用至敝也。今讀與朋友共爲一句。敝之而無憾爲一句。似敝之專指朋友。於語意未晰。

【考證】四書釋地又續。顏淵季路侍。季路長顏淵二十一歲。而先顏淵者。尙德也。　袁宏後漢紀光武帝紀論曰。孔子稱顏回之仁。以不伐爲先。　韓詩外傳六。遇長老則修弟子之儀。遇等夷則修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則修告導寬裕之儀。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曠然而天地包萬物也。如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卷四引同。　潘氏集箋。據此知古本有少者懷之句在朋友信之上者。　劉氏正義。施勞與伐善對文。禮記祭統注。施猶著也。淮南詮言訓。功蓋天下。不施其美。謂不誇大其美也。善言德。勞言功。周官司勳。事功曰勞是也。禮記表記。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尙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荀子君子篇。備而不矜。一自善也。謂之聖不矜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而致善用。其功有而不有也。夫故爲天下貴矣。二文所言即顏子之志。曾子言有若無。實若虛。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

若無若虛。即無伐無施之意。吾友謂顏子。顏子未得位。未能行其所志。故嘗以其所願從事之也。 四書辨證。邢疏卑在尊旁曰侍。閔子侍側疏同。於侍坐則曰。時孔子坐。四子侍側亦皆坐。則侍與侍側以立言。而儒行孔子侍疏言侍坐。孝經曾子侍註言侍坐。何也。儒行上有哀公命席之文。孝經下有曾子避席復坐之語。故訓侍爲侍坐。未可以例此也。

【集解】孔曰。憾恨也。不自稱己之善。不以勞事置施於人。懷歸也。

【唐以前古注】文選思玄賦注引鄭注。盍何不也。 皇疏。子路性決。言朋友有通財。車馬衣裘共乘服而無所憾恨也。一家通云。而無憾者言願我既乘服朋友衣馬而不慚憾也。顏淵所願。願己行善而不自稱。欲潛行而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又願不施勞役之事於天下也。故鑄劍戟爲農器。使子貢無施其辨。子路無厲其勇也。孔子答願己爲老人必見撫安。朋友必見期信。少者必見思懷也。若老人安己。己必是孝敬故也。朋友信己。己必是無欺故也。少者懷己。己必有慈惠故也。 又引殷仲堪云。施而不恨士之近行也。若乃用人之才。不覺非己。推誠闇往。感思不生。斯乃交友之至。仲由之志與也。 又引李充云。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莊。 又引欒肇云。敬長故見安。善誘故可懷也。

【集注】盍何不也。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己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

【餘論】讀四書叢說。子路之意須識取。南軒先生謂。人之不仁。病於有己。故雖衣服飲食之間。此意未嘗不存。蓋仁者心體廓然。人我無間。程子所謂與物共者也。常人之有己。於衣服車馬所常服御者。必存心計較彼我。則大於此者固可知。故子路於日用上除去私狹氣象。廓然同人。則其他亦無往而不宏廣矣。不可祇泥車馬輕裘看子路。 四書辨疑。伐善之善。乃其凡己所長之總稱。伐忠伐直伐力伐功伐才伐藝。通謂之伐善。今乃單指善爲能人。解施勞爲伐功。恐皆未當。既言無伐善。又言無伐功。止是不伐之一事。分之爲二。顏子之志。亦豈別無可道邪。或曰之說。於義爲順。但說得勞字事輕。亦不見其志之遠大也。蓋無施勞者。不以勞苦之事加於民也。夫勞民不卹。乃古今之通

患。桀紂幽厲之事。且置勿論。請以近代易知者言之。秦始皇隋煬帝之世。勞民之事。無所不至。四民廢業。人不聊生。死者相枕藉於道路。於是盜賊蠭起。天下大亂。生民荼毒。何可勝言。由其施勞於民之所致也。顏子之言。於世厚矣。願無施勞。安人之志也。旣無伐善。又無施勞。內以修己。外以安人。成己成物之道不偏廢也。若兩句之意皆爲不伐。其志止於成己。而無及物之道。旣偏且隘。不足以爲顏子之志。養之以安。恩已在其中矣。不可再言懷之以恩也。況恩宜普偏。非可專施於少者。老者亦當及之也。前說全言夫子作爲。後說全言人從夫子之化。後一說旣無前說數者之病。又其道理自然。氣象廣大。與近者悅。遠者來。綏之斯來。動之斯和義同。後說爲是。 論語述何。春秋於女叔見安老。於荀息見信友。於天子錫命見懷少。故曰志在春秋。

【發明】松陽講義。子路車馬輕裘。與豪俠不同。豪俠輕財好施。從意氣來。子路從義理來。見朋友與我痌瘝相關。車馬輕裘自不足惜。是萬物一體之懷也。顏子無伐無施。與謙謹之流不同。謙謹者亦抑然自下。是不敢自足。顏子則直是不見其有。見善是性分固有。勞是職分當爲。伐施自無從生。是亦萬物一體之懷也。夫子老安友信少懷。亦非他意。祗充滿其萬物一體之懷而已。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集解】包曰。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

【集注】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爲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發明】魏環溪寒松堂集有四種人說。（松陽講義引）天下有四種人。吾夫子皆歎未見。竊嘗思之。好仁惡不仁一種人。好非所好。而惡非所惡。無論耳。抑或好之惡之弗篤也。故未見也。顏之不違。曾之任重。好惡亦云篤矣。猶未盡其分量耶。隱居求志行義達道一種人。求非所求。而達非所達。無論耳。抑或求之達之弗裕也。故未見也。閔之未信。雍之居敬。求達亦云裕矣。猶有限於時命耶。見過內自訟一種人。見過難。內自訟尤難。顏氏之不貳。子路之喜聞。不亦庶幾乎。何云未見耶。好德如好色一種人。好德難。如好色尤難。子夏之易色。

南容之尙德。不亦庶幾乎。何云未見耶。一時及門之士。彬彬如此。列國之卿大夫。夙號名賢。相與周旋者。更不乏人也。然皆以爲未見。予嘗撫心自問。有一敢令夫子見者哉。學者不必侈談高遠。但求爲夫子所欲見之人足矣。　松陽講義。天下有一種人。全不知道自己差了。將差處都認做是處。此是不能見其過。有一種人。明知自己差了。却只管因循牽制。甘於自棄。或只在口頭說過。此是不能內自訟。這有三件。一是爲氣質做主而不能變化。一是爲物欲牽引而不能割斷。一是爲習俗陷溺而不能跳脫。所以不能無過者。由此三件。所以有過而不能見不能自訟者。亦由此三件。這三件帶了一分。便成一分病痛。所以天下有過者多。而能改者却少。就及門弟子論之。如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可謂能內自訟矣。却未必能見其過。冉求之力不足。非不自見其過也。却不能內自訟。若顏子之不貳過。不遠復。則皆從能見能自訟求。雖其天資之美。然亦必得力於夫子之激發。故未見非終不見也。學者於此。切不可草草看過。此是聖門教人第一喫緊工夫。不從這一關著力。種種工夫。皆不能透徹。然見之訟之於旣過之後。又不若防之於未過之先。防之之法無他。亦只是戒愼恐懼。　朱子語類。問程子曰。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胷爲悔。今有學者幸知自訟矣。心胷之悔。又若何而能不留耶。曰。改之便無悔。

按魏氏四種人說應改爲三種。尙有剛者一種。亦夫子所未見。又朱子亦深於佛學者。故知自訟留在心胷之非。非邃於禪理者不能有此見解。

〇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考異】七經小傳本好學下有者字。

【音讀】邢疏。衞瓘讀焉於虔切。爲下句首。言安不如我之好學也。　朱子文集答都昌縣學諸生曰。此注疏之讀。恐不成文理。　經讀考異。案近讀從焉字絕句。據疏引衞瓘讀焉於虔切。爲下句首。焉猶安也。（荀子安特將學。離識志順詩書而已耳。三年問安作焉。新序引論語斯焉取斯。焉知來者之不如。今焉並作安。史丹傳安所受此語。師古曰。安焉也。王嘉傳引則將焉用彼相。焉作安。）言十室之邑雖小。必有忠信如我者也。安不如我之好學也。言亦不如我之好學也。義並得通。是又以焉字連下讀。王荊公答王景山書引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如邱者。即衞瓘讀。可以舉證。又漢書李尋傳引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此漢人引書以便文成句。不可爲據。

【考證】禮記曲禮。入里必式注。不誣十室。正義引論語十室之邑二句爲證。　荀子大略篇。禹過十室之邑必下。楊倞注。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故下之也。　大戴禮制言篇。禹過十室之邑則下。爲秉德之士存焉。　論語釋故。四井爲邑。井有三家。四井凡十二家。言十室舉成數也。有夫有婦。然後爲室。十二家內。或有餘夫分授井地。故有十室之邑也。　論語稽。古者生聚未蕃。左傳都城不過百雉。大都參國之一。則國之雉僅三百耳。中五之一。爲六十雉。小九之一。爲三十一雉。夫此三十一雉之城。且不逮今之一堡一集。居民有幾。況列國紛爭民卒流亡乎。則十室之邑。疑亦有之。

【集解】邢疏。此章夫子言已勤學也。十室之邑邑之小者也。其邑雖小。亦不誣之。必有忠信如我者焉。但不如我之好學不厭也。衞瓘讀焉爲虔切。焉下句首。焉猶安也。言十室之邑雖小。必有忠信如我者也。安不如我之好學也。言亦不如我之好學也。義並得通。故具存焉。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孫綽云。忠信之行。中人所能存全。雖聖人無以加也。學而爲人。未足稱也。好之至者必鑽仰不怠。故曰有顏回者好學。今也則亡。今云十室之學不逮於已。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求耳。此皆陳深崇於教。以盡汲引之道也。　又引衞瓘云。所以忠信不如丘者。由不能好學如丘耳。苟能好學。則其忠信可使如丘也。

【集注】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爲聖人。不學則不免爲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餘論】羣經平議。如丘者焉。乃聖人之謙詞。言十室小邑之中。他不敢望。至如丘者。必有之矣。集注曰。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失孔子語意。　黃氏後案。戴東原曰。聖賢論行。固以忠信爲重。苟學不足。則失在知而行因之謬。雖其心無弗忠弗信。而害道多矣。式三謂忠者心之盡。信者言之實。不能好學。而心與言之失可勝數乎。是以四敎必曰文行忠信。此章正爲自恃忠信者戒其堅自執耳。讀書堅自執。注經適以侮聖言。制行堅自執。任道祇以乖人情。古今未有不好學之君子也。

【發明】尹會一讀書筆記。此章大旨。自是勉人好學。以全其生質。須知忠信方可言生質之美。忠信之質方可以言學。忠信美質乃十室中所必有者。惟不知好學以保守擴充其忠信。是以鄉人多而聖人少也。夫子以身示敎。並非謙辭。一部論語俱勉人主忠信而好學。

論語集釋卷十一

雍也上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考異】七經考文補遺。古文南面下有也字。

【考證】經義述聞。南面有謂天子及諸侯者。有謂卿大夫者。雍之可使南面。謂可使爲卿大夫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君子南面臨官。史記樗里子傳。請必言子於衞君。使子爲南面。蓋卿大夫有臨民之權。臨民者無不南面。仲子之德。可以臨民。論語稽輔象曰。仲弓淑明清邁。可以爲卿。爲卿則南面臨民矣。包注皇疏皆云可使爲諸侯。故集註因之。然身爲布衣。安得僭擬於人君乎。至說苑修文篇又以南面爲天子。則更失聖言之意矣。　凌廷堪禮經釋義。此南面指人君。亦兼卿大夫士言之。非春秋之諸侯及後世之帝王也。考少牢饋食禮。爲祭期。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北面。又明日。主人朝服即位於廟門之外。東方南面。檀弓。司寇惠子之喪。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此卿大夫之南面也。士冠禮。初加再加。皆云出房南面。三加如加皮弁之儀。賓禮冠者筵於戶西南面。特牲饋食禮。夙興。主人立於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此士之南面也。是有地有爵者皆得南面稱君而治人也。後儒乃以南面爲帝王之稱。此與說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謂孔子各許三子以諸侯之位者同一僨也。　劉氏正義。大學言格物致知。而極之治國平天下。夫治國平天下皆天子諸侯之所有事。而列於大學之目。此正言人盡

倫之學。若曰爲君而後學爲君爲臣。則當其未學。使已廢倫。一旦假之以權。其不至於敗乃事者幾希。孟子謂士志仁義。不能殺一無罪。此亦指天子諸侯言之。故曰大人之事備矣。大人以位言之。舉位則德自見。蓋德必稱其位。而後爲能居其位。故夫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位之差。即德之差。其德能爲天子而爲天子。則舜禹之由登庸而進也。其德能爲天子諸侯而僅爲卿大夫或僅爲士。則孔孟之不得位以行其道也。孟子云。匹夫而有天下。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荀子謂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聖人之不得勢者仲尼子弓是也。子弓即仲弓。夫子議禮考文。作春秋。皆天子之事。其答顏子問爲邦。兼有四代之制。蓋聖賢之學。必極之治國平天下。其不嫌於自任者。正其學之分內事也。夫子極許仲弓。而云可使南面。而其辭隱。其義顯。包鄭均指諸侯。劉向則謂天子。說雖不同。要皆通也。近之儒者謂爲卿大夫。不兼天子諸侯。證引雖博。未免淺測聖言。　王崇簡冬夜箋記。可使南面可使從政也。皇極經世所云極是。今人皆以帝王言之。豈有孔子弟子可爲帝王者乎。

【集解】包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可使治國政也。

【唐以前古注】檀弓正義引鄭注。言任諸侯之治。

【集注】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餘論】黃氏後案。劉原父謂顏子爲邦。是王天下之任。可使南面。是君一國之任。詳見書小傳。極確。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考異】注疏本大字作太。　後案。此與上章以類聯。古注各自爲章。

【考證】翟氏考異。莊子子桑戶與琴張爲友。又子貢以子桑事問孔子。胡氏謂此伯子即戶。以時論之誠是。漢書人表次子桑于六國時。不惟于論語違。即莊周書亦不合。　論語後錄。呂氏春秋。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高誘注。公孫枝秦大夫子桑也。與鄭說同。說苑孔子見子桑

伯子。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子曰。其質美而無文。吾將說而文之。與夫子同時。恐非即公孫枝矣。　劉氏正義。左傳言子桑之忠。知人能舉善。並無行簡之事。鄭此說未可據也。莊子山木篇。孔子問子桑雽云云。異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云云。釋文雽音戶。本又作㝬。音于。李云。桑姓雽其名。隱人也。或云。姓桑雽。名隱。釋文所載二說。以前說爲是。至大宗師篇言桑戶與孟子反琴張爲友。楚辭涉江篇以接輿桑扈並舉。雽戶扈音近通用。與孔子同時。漢書古今人表列於周顯王之世。非也。王逸楚辭注謂桑扈爲隱士。與莊子李注同。則通志氏族略以爲魯大夫者亦非。桑氏伯字。下子字爲男子之美稱。上子字則弟子尊其師者之稱。如子沈子子公羊子之例。

【集解】王曰。伯子書傳無見焉。孔曰。以其能簡。故曰可也。居身敬肅。臨下寬略。則可也。包曰。伯子之簡。太簡也。

【唐以前古注】釋文引鄭注子桑秦大夫。　皇疏引虞喜云。說苑曰。孔子見伯子。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悅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尼曰。太簡無文。吾欲說而文之。

按喜字仲寧。餘姚人。預之兄。晉書有傳。册府元龜云。虞喜累徵博士不就。說毛詩略。注孝經。撰周官駮難。又註論語讚九卷。隋書經籍志。論語九卷。鄭玄注。晉散騎常侍虞喜讚。又云。梁有新書對張論十卷。虞喜撰。亡。而唐藝文志亦有虞喜贊鄭玄論語注十卷。陸德明經典序錄不著讚注之名。則二書先後並佚。王肅有心難鄭。故以爲伯子書傳無見。虞氏取說苑孔子見伯子事。隱規鄭失。且以補子雍之缺。已開後來考據之風。惜高文典册。湮沒不傳。爲可慨耳。

【集注】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爲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己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爲可。若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

按詹氏道傳四書纂箋云。家語無此文。集注誤也。同人道於牛馬句。亦非夫子所譏。考此條事出說苑。並非家語。同人道於牛馬乃劉向語。亦非夫子語。蓋當時考據之風氣未開。往往不及細檢原書。故有此失。然小疵終不掩其大醇也。四書釋地三續有集注援引多誤一條。列舉凡數十事。而此條尚不在內。亦可見錯誤之多。朱子博極羣書。猶不能免。甚矣著書之難也。

【餘論】四書翼注。此章只重辨簡。不重論敬。蓋敬是臨民不易定理。不消重新張大其辭。仲弓之所辨。夫子之所許。總爲此簡字。字面如一。來歷不同。居敬之簡。見識精明。當務之爲急。器量嚴重。執要以御繁。如是則民受和平安靜之福。居簡之簡。得一遺二。精神不能兼顧。貪逸憚勞。叢脞而不自知。如是則民受其苟且率略之弊。此言不但判斷伯子人品清楚。實天下後世南面者之圭臬也。故夫子亟然之。

【發明】鹿善繼四書說約。治民全在不擾。而省事本於勞心。居敬者衆寡小大無敢慢。此心日行天下幾徧。洞察情形。而挈其綱領。所行處精神在焉。即所不行處。精神亦無不在。如此行簡。民安可知。居簡之簡。一切放下。全無關攝。廢事生弊。可勝言哉。　陳震貧竪說書。（論語經正錄引）末世定例成規。密如網罟。守其章程。賢者有所難周。芟其繁冗。天下未嘗不治。可伯子者以此。然以不擾於外者爲簡。子所以僅可伯子也。而以貫攝於心者爲簡。雍所以可使南面也。知簡之可以祛煩。再知敬之可以運簡。則仲弓之可使。伯子之僅可。已判然矣。　四書賸解。自古聖王不過居敬行簡而已。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無爲而治。恭已南面。皆是義焉。後世清談虛之士。託於黃老。以滅棄一切爲高明。恍惚離奇爲元妙。談天雕龍之輩復揚其波。而於是聖人無爲之治亦混於異端。周衰道廢。重以狂秦苛暴。民不聊生。漢興除秦苛法。與民休息。一二修潔之士。若申公蓋公等。不事繁文。聽民生息。一時遂臻安平。然數人及文景不過得聖賢恭儉之大意而已。若使果有居敬行簡之實學。其規爲當不止此。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考異】皇本問下有曰字。　論衡問孔篇兩述此文。一作哀公問孔子。一作執謂好學。　文選懷舊賦注引論語曰。哀公問孔子弟子孰謂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不幸短命死矣。上有孔子字。下無好學字。又楊仲武誄注引文。顏回者下亦無好學二字。　釋文。或無亡字。即連下句讀。　七經平議。亡字衍文也。此與先進篇語有詳略。此云今也則未聞好學者也。彼云今也則亡。此詳而彼略。因涉彼文而誤衍亡字。則旣云亡。又未聞好學。於辭複矣。釋文曰。本或無亡字。當據以訂正。

【考證】拜經日記。五十以下而卒皆可謂之蚤。三十一之文不知所本。必係王肅僞撰。公羊傳。哀公十四年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何休注。天生顏淵子路爲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證。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孔叢伯公羊通義曰。子路死事在哀公十五年。顏淵死年。諸書乖互。推泗水侯之沒。先聖年七十。而論語有有棺無椁之言。則淵卒又少在後。蓋亦當哀十二三年間也。)又史記孔子世家。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云云。夫子曰天喪予。曰天祝予。曰吾道窮。曰吾已矣者。是皆孔子將沒之年所言。故公羊春秋及弟子傳皆連言之。則顏子之死必與獲麟子路死夫子卒相後先。孔子年七十一獲麟。七十二子路死。七十三孔子卒。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孔子七十。顏子已四十也。又史記世家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以核家語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之說。尙不甚遠。則伯魚卒時。孔子年六十九。據論語顏子死在伯魚之後。則孔子年七十時。顏子正四十也。魯哀季康之問。皆在哀十一年。孔子反魯之後。(反魯時年六十八。)時顏子新卒。故聖人述之有餘痛焉。論語先進篇疊書顏子死者四。而首冠以季康子問。明其爲一時事也。若王肅說孔子年六十一顏子死。此正孔子自陳還蔡之年。猶未反魯。哀公康子何從問詢。且此時去困阨陳蔡首尾三載。(孔子六十三阨陳蔡。)如六十一顏子已死。孔子思從難諸賢。何以首及顏子。展轉究覈。使可知王肅家語削奪先賢年壽以求勝其私。死不容誅矣。　劉氏正義。史記仲尼弟子傳。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未著卒之歲年。家語弟子解始云三十二而死。王肅注。校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李氏鍇尙史辨之云。顏子卒於伯魚之後。按譜孔子七十而伯魚卒。是顏子之卒。當在孔子七十一之年。顏子少孔子三十歲。是享年四十有一矣。江氏永鄉黨圖考毛氏奇齡稽求篇孔子廣森公羊通義並略同。但與李鍇說差少一年。今更無文定之也。　論語稽

。家語有定公弔顏回事。則孔子似死於定公時。特年紀不合耳。清按史記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則生於昭公二十一年庚辰。其卒後於伯魚。則在哀公十二年戊午歲以後。年在四十左右。此爲確據。若死於定公時。則在定末年丙午之先。不惟無三十二。且未滿二十七矣。不足據。又按顏子生於庚辰。則三十二歲辛亥。乃魯哀公五年。先進篇記陳蔡之從。顏子居首。又匡之畏。顏子在後。則孔子周遊。顏子實從。攷孔子甲辰去魯。丁巳返魯。而辛亥去庚戌陳蔡之厄只一年。顏子若死於此時。是道路死矣。何顏路請車不曰以爲轎車。而曰以爲椁乎。今攷以車爲椁。確爲殯棺之椁。且于史別傳亦無顏子道死之文。則是從孔子返魯而後死。所謂年在四十左右者益屬有徵矣。顏子三月不違仁。仁者宜壽。而四十不得爲壽。故曰短命。　論語訓。高誘說顏淵卅八而卒。其卒年蓋在獲麟前。獲麟孔子年七十。淵年四十也。三十八之說是矣。

【集解】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淵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學至庶幾。其美非一。今獨舉怒過二條者。蓋有以也。爲當時哀公濫怒貳過。欲因答寄箴者也。

【集注】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眞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眞好學者之難得也。　程子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

【別解】論衡問孔篇。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今也則亡。不遷怒不貳過何也。曰并攻哀公之性遷怒貳過故也。因以問。則並以對之。兼以攻上之短。不犯其罰。　邢疏。一曰。以哀公遷怒貳過。而孔子因以諷諫。　論語稽。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在方策。問民服。子曰。舉直錯枉。則哀亦必可以有爲之君。觀其後欲以越伐魯而去三家。則此時弟子好學一問。殆有求賢自輔之意乎。顏子問爲邦。夫子告以取法四代。當帝王之佐也。使哀公得之爲輔。斷不至輕舉妄動。不沒於魯。觀夫子卒。公誄之曰。天不遺一老。莫相予位焉。正有無限含意未伸者在。

【餘論】讀四書大全說。朱子既云不遷怒貳過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又云不是功夫未到。而遷怒貳過。祇且聽之。此處極不易分曉。蓋不遷怒者

因怒而見其不遷也。不貳道者因過而見其不貳也。若無怒無過時。豈便一無所學。且舍本以治末。則欲得不遷而反遷。欲得不貳而數貳矣。蘇曰其所學此二事。不遷不貳是其成效。然無怒無過時即有學在。則方怒方過時豈反不學。此扼要處放鬆。更不得力。故又曰但克己功夫未到時。亦須照管總原。要看出顏子心地純粹謹嚴無間斷處。故兩說相異。其實一揆。易云。有不善未嘗不知。此是克己之符驗。知之未嘗復行。是當有過時功夫。可見亦效亦功。並行不廢。以此推之。則不遷怒亦是兩層賅括作一句說。若無故妄怒於所不當怒者。則不復論其遷不遷矣。怒待遷而後見其不可。則其以不遷言者必其當怒者也。怒但不遷。即無害於怒效也。於怒而不遷焉功也。則亦功效相顯之語也。　後案。不遷怒者惡惡如其分。不因一人之怒濫及無辜。不以一事之怒留爲宿怨也。天地有雨寒。不害暘燠之氣。帝王有刑罰。不妨慶賞之心。顏子不遷怒諸是矣。不貳過有二說。唐韓子云。不貳者能止之於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此援易不遠復之義而本何解也。程子說同。朱子云。不必問是念慮之過形迹之過。但過不可貳耳。漢書谷永傳。毋貳微行。出飲之過。顏引注此經爲證云。貳謂重爲之也。此朱子說所本。語錄稱朱子說云。聖人無怒。何待不遷。必非朱子之言也。何晏用列莊之說。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王輔嗣非之。以爲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遂謂不復應物。失之遠矣。

【發明】陸桴亭思辨錄。不遷怒正顏子正心功夫到處。凡心最忌有所。有所便不正。遷怒即所謂有所忿懥也。喜怒哀樂四者惟怒最易有所。故顏子不遷怒。孔子稱之以爲難。反身錄。學所以約情而復性也。後世則以記誦聞見爲學。以誦習勤聞見博爲好學。若然則孔子承哀公之問。便當以博學篤志之子夏多聞多識之子貢對。夫何舍二子而推靜默如愚之顏氏爲也。即推顏氏何不推其誦習如何勤劬。聞見如何淵博。而乃以不遷不貳爲好學之實。可見學苟不在性情上用功。則學非其學。性情上苟不得力。縱夙夜孜孜。博極羣籍。多材多藝。兼有衆長。終不可謂之好學。又曰。顏孟而後。學能涵養本原。性情得力。莫如明道先生。蓋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其言曰。七情之發。惟怒爲甚。能於怒時遽忘其怒。其於道思過半矣。薛敬軒亦云。氣直是難養。余克治用力久矣。而忽有暴發者。可不勉哉。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吳康齋所著日錄。則專以戒怒懲忿爲言。有曰。去歲童子失鴨。不覺怒

甚。今歲復失鴨。雖當下不能無怒。然較之去歲則微。旋即忘懷。此必又透一關矣。謝上蔡患喜怒。日消磨令盡。而內自省大患乃在矜。痛克之。與程子別一年來見。問所學。對曰。惟去得一矜字。曰。何謂也。上蔡曰。懷固蔽自欺之心。長虛驕自大之氣。皆此之由。以上四先生皆實實在性情上用功。此方是學。此方是好學。雖中間用功有難易。得力有淺深。而好其所當好。學其所當學則一也。

按問好學而答以不遷怒不貳過。則古人所謂學。凡切身之用皆是也。古人之學。在學為人。今人之學。在求知識。語云。士先器識而後文藝。不端其本。而惟務其末。嗚呼。此後世之所以少治而多亂。而古今之人之所以不相及歟。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

【考異】史記弟子傳冉子作冉有。

【考證】潘氏集箋。冉子或以為伯牛。蓋以尸子數孔門六侍曰。節小物。伯牛侍為證。經史問答謂檀弓伯高之喪。孔氏使者未至。冉求束帛乘馬而將之。亦足為是事之證。則無以定其為伯牛矣。論語稱子者。自曾閔有三子外。惟冉求。則以稱子之例校之。終未必是伯牛也。　劉氏正義。使者夫子使之也。此與原思為宰。不必同在一時。弟子類記之。以見聖人取予之際各有所宜爾。冉子據鄭注即冉有。稱子者冉有門人所記也。　陳璪六九齋撰述稾（集箋引）釋量曰。攷工記㮚氏為量。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鬴。案圓內容方。方之對角斜弦即圓徑也。率以方五斜七。則量之圓其外者。其徑為尺有四寸矣。以徑求周。則量之周於舊率為四尺二寸。於密率為四尺二寸九分有奇。若求量積。不必於圓周求之。當以方尺深尺者積千寸率之。特千寸之積。不足六斗四升也。何言乎其實一鬴也。蓋鬴之為言斧也。斧之形背廣而刃狹。鬴名取義於斧。其器則底弇而口侈。方尺者其底面。漸侈而至于口。則不止方尺矣。然則上方之微侈者亦可以算測之乎。曰此當以方亭之法求之。上方蓋尺四寸五分也。自乘得二千一百寸有二寸五分。又以下方之尺自乘得數相并。又以高乘之。乃如方亭之法三而一。得一千有三十三寸之積。乃以斛率之。一六二除之。適得六斗四升稍不足也。不然置千寸之積。而以斛率之三等求之。皆不合一鬴之實。夫斛率有二千七百寸者矣。則量實止三斗七升也。斛率有千六百二十寸者矣。則量實止六斗一升九也。斛率有二千五百寸者矣。則量實四斗也

。皆不合於六斗四升之爲鬴也。　戴震論語補註。二斗四升曰庾。十六斗曰籔。庾與籔音聲相通。傳注往往譌溷。論語與之庾。謂於釜外更益二斗四升。蓋與之釜已當。所益不得過乎始與。　潘氏集箋。丹陽姜兆錫儀禮補註據考工記注籔受斗二升。謂庾實二斗四升。初非聘禮記十六斗之籔。自包注論語以庾爲逾。而晉杜氏之注左傳。唐賈氏之疏聘禮記與考工。及宋邢昺之疏論語。遂展轉成誤。小爾雅義證非之。謂考工記㮚氏爲量。煎金錫以爲之。而陶人之庾與甗甑盆鬲皆瓦器。或者用之以盛。未必即以爲量。況陶人注云。庾讀如請益與之庾之庾。云讀如則陶人之庾非即論語之庾明甚。故賈公彥謂庾本有二法。而孔穎達左傳疏亦云。彼陶人所作庾自瓦器。今鍾之類。非量器也。與此名同實異。論語後錄謂鄭康成讀考工之庾與此庾同。是鄭以此爲二斗四升之庾矣。庾說文解字作斞。論語竢質引錢坫說而云。與之庾者。益之以庾。非以庾易釜也。豈容沾益之數反多於初與倍而又半。殊不近理。敔瓩考古錄亦駁包義。又云。說文斞量也。玉篇今作庾。弓人絲三邸漆三斞。注疏無明文。據字書當爲庾之本字。　王念孫廣雅疏證。秉之言方也。方者大也。量之最大者也。

按周禮㮚人職。人四鬴者上也。（鬴即釜。古今字。鄭康成曰。六斗四升曰鬴。此皆謂一月所食之米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移民就穀。是與之釜者。僅足一人終月之食也。（蓋一釜六斗四升。合清戶部定制。約減其數之半。不過三斗二升。）請益而與之庾。依旗人陶人爲二斗四升。蓋六斗四升之外。又益以二斗四升也。聘禮記十六斗曰籔。鄭註今文籔爲逾。疏逾即庾。然逾庾字異。籔而逾。逾而庾。疏何得以意斷之耶。周柄中謂魯申豐爲季氏行賄於齊梁邱據。而因高齮以通之。賄據錦百匹。賄齮粟五千庾。以庾二斗四升言之。爲千二百斛。視百錦不相遠。若庾十六斗。則爲八千斛。視百錦且數倍。必無是理。據此則庾實二斗四升。朱注從包氏。以庾爲十六斗。蓋以益字之義。疑庾多於釜耳。不知子華不合與粟。子故少與之。及冉子請益。而釜之外又加以二穀之庾。於益之義固無不合也。集注失之。

【集解】馬曰。子華弟子。公西赤之字也。六斗四升曰釜。包曰。十六斗曰庾。馬曰。十六斛爲秉。五秉合八十斛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子華有容儀。故爲使往齊國也。但不知時爲魯君之使爲孔子之使耳。

【集注】子華公西赤也。使爲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集解】鄭曰。非冉有與之太多。

【唐以前古注】皇疏。子華之母爲當定乏爲當定不乏。若實乏而子華肥輕。則爲不孝。孔子不多與是爲不仁。若不乏而冉求與之。則爲不智。誰爲得失。舊通者云。三人皆得宜也。子華中人。豈容已乘肥馬衣輕裘。而令母乏。必不能然矣。且夫子明言不繼富。則知其家富也。實富而冉求爲請與多者。明朋友之親。有同己親。既一人不在。則一人宜相共恤故也。今不先諮以己粟與之。而先請於孔子者。已若直與。則人嫌子華母有乏。故先請孔子。孔子再與。猶不至多。明不繼富也。己故多與。欲招不繼富之責。是知華母不乏也。華母不乏而己與之。爲於朋友之義故也。不乏尚與。況乏者乎。

【集注】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考異】晉語官宰食加韋註引論語曰。原憲爲家邑宰。　論語稽。何晏集解本分此爲兩章。朱子合爲一章。今從朱子。

【考證】集注考證。二事前後記不同時。使齊是使齊君。必夫子閒居時也。爲宰則夫子爲魯司寇時也。以爲之宰三字推之。二事皆必有上文焉。其文當曰。子在某。子華使於齊。子爲魯司寇。原思爲之宰。語意爲順。　劉氏正義。史記弟子列傳。原憲字子思。鄭目錄云。魯人。司馬貞索引家語云。宋人。少孔子三十六歲。金氏鶚禮說。依家語則夫子仕魯時子思方十七八歲。未任爲宰。家語三字當是二字之譌。鄭此注蓋據孔子初仕魯爲中都宰。從中都宰爲司空。從司空爲司寇也。案孔子五十二歲始仕魯爲中都宰。五十三歲進位爲司空司寇。五十六歲去位。則此原思爲宰。蓋在孔子爲司空司寇時也。包氏止就司寇言。舉最後之官。意中兼有司空。與鄭意同。云原憲爲家邑宰者。晉語云。官宰食加。韋昭注。官宰家臣也。加大夫之加田也。論語曰。原憲爲家邑宰。與包此注合。加田當謂采地。明此與粟爲食加矣。

儀禮喪服斬衰章疏。孤卿大夫有采邑者。其邑旣有邑宰。又有家相。若魯三卿。公山弗擾爲季氏費宰。子羔爲孟氏郈宰之類。皆爲邑宰也。陽貨冉有子路之等爲季氏家相。亦名家宰。若無地卿大夫則無邑宰。直有家相者也。賈氏此言最晰。諸書言孔子仕魯。不言采地。則止有家相。不得有邑宰。包章之說。未可據矣。　沈彤周官祿田考。粟米對文。則粟有甲米無甲。粟一斛爲米五斗。禹貢之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是也。散文粟卽爲米。漢食貨志述魏李悝云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是也。又曰。大夫之宰當上士。又曰。在外諸侯上公之孤食都。卿食縣。下大夫食甸。上士食邱。中士食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食井。侯伯之卿大夫士食亦如之。　潘氏集箋。魯侯國也。夫子爲司寇。下大夫也。原思爲夫子家宰。上士也。法當食邱。大司徒職謂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則邱者十六井也。十六井中有公田一千六百畝。祿田考謂公田通率二而當一。則八百畝也。祿田考又謂凡食公田百畝者實八十畝。則八百畝者實六百四十畝也。以百畝百五十石計之。六百畝當得粟九百石。四十畝當得粟六十石。而此但言九百者。舉其大數也。　胡紹勳四書拾義。(劉氏正義引)世家孔子居魯。奉粟六萬。索隱云。當是六萬斗。正義云。六萬小斗。當今二千石也。據此知孔子時三斗當唐時一斗。宋沈括筆談云。予求秦漢以來度量。計六斗當今之一斗七升九合。是宋斗又大於唐斗。元史言世祖取江南。命輸粟者止用宋斗斛。以宋一石當今七斗。是元斗又大於宋斗。然則周時九百斗合元時僅得一百八十九斗也。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古者百畝當今二十三畝四分三釐奇。就整爲二十三畝半。今稻田肉佃一畝約收穀二石四斗。二十三畝半收穀五十四石四斗。折半爲米二十八石二斗。人一歲約食米三石六斗。可食八人。據江氏說。古農夫百畝。合今斗且得米二百八十二斗。如孔注以九百爲九百斗。止合元斗一百八十九斗。反不及農夫所收之數。原思何又嫌多而辭之。或九百爲九百石。則又不若是多。古制計粟以五量。量莫大於斛。十斗爲一斛。粟多至九百。必以量之最大者計之。則九百當爲九百斛。何以知爲九百斛也。當時孔子爲小司寇。卽下大夫。其家宰可用上士爲之。孟子曰。上士倍中士。當得四百畝之粟。又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明士亦有圭畝。以五十畝合四百畝。爲四百五十畝。以漢制畝收粟一石半計之。當得六百七十五石。若以石合斛。一石爲百二十斤。古無大斗。一斛粟不足百斤。二斛約重一石有半。是百畝收百五十石。合得二百斛。四百畝爲八百斛。加圭田五十畝爲一百斛。共得九百斛。

【集解】包曰。弟子原憲。思字也。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憲爲家邑宰。孔曰。九百九百斗也。辭讓不受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鄭注。孔子初仕魯爲中都宰。從中都宰爲司空。從司空爲司寇也。

【集注】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爲魯司寇時。以思爲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按古者班祿以粟。周禮凡庶人在官。祿足代耕。宰士也。以上者人四鬴計之。則得二十五斗六升。以上農食九人計之。爲粟二百三十斗有奇。此下士之祿。視上農者也。中士倍之。爲粟當四百六十斗零。上士又倍之。得九百二十一斗零。云九百者舉成數也。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音讀】經讀考異。毋通作無。以通作已。是無以亦可連讀。如孟子無以則王乎句。亦通。　經傳釋詞毋與無通。無猶爲不。連下讀。　經義述聞。毋不也。言九百之粟。爾雖不欲。然可分於鄰里鄉黨。爾不以與之乎。

按此節讀法朱子以毋字斷句。武億以毋以斷句。王伯申作一句讀。仍以集注義較長。

【考證】周禮大司徒。令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又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注鄭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故五家爲鄰。玄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

按此則鄰里鄉黨實兼鄉遂之制。各舉二者以概其餘。

【集解】孔曰。祿法所當受。無以讓也。鄭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

【唐以前古注】檀弓正義引鄭注。毋止其辭讓也。　詩采菽正義引鄭注。士辭位不辭祿。

【集注】毋禁止辭。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

【發明】蔡模論語集疏。楊氏謂君子之於辭受取與之際。苟非其義。一介不以與人。苟以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亦不爲泰。而士或以𢘝與爲吝。寡取爲廉。以冉有原思之賢。猶不免是。況世上紛紛者乎。朱子曰。此說固然。然夫子雖以富爲不當繼。而不直拒冉子之請。雖以祿爲當受。而不責原憲之辭。且敎以及人而不爲私積。蓋聖人以義制事。固極謹嚴。而其宏裕寬大崇奬廉退之意。亦略可見矣。然則學者未得中行。不幸而過。寧與毋吝。寧廉毋貪。又不可不知也。模案朱子廣楊氏未盡之意。深有補於世敎。且使世之吝者不得託於一介不與之說以蓋其陋。貪者不得託於舜受堯之天下之說以便其私。而輕財重義淸苦廉退之人。亦將得以自見。故並錄之。學者所宜深玩也。　論語稽。記者類記此二事。蓋以多寡貧富辭受取予互見其義。子華富。原思貧。論朋友故舊之情。原思在所宜䘏。子華無庸代謀。論受祿頒稍之經。原思爲宰。宰有常祿。多寡皆本定制。九百所不必辭。子華爲使。使雖不可無俸。而無定制。貧則不妨多與。富則不妨少與。冉子出而代子華謀。且以其母爲請。夫子若恝然置之。不惟失祿養之義。亦殊非錫類之心。與之釜庾者。聊示養老之意而已。冉子不達。一請再請。反疑夫子之吝。而與之至五秉之多。豈知傷惠之失亦等於傷廉哉。子故以周急不繼富曉之。記者蓋因與粟之事。遂記昔者原思辭祿之事。兩兩相形。以見冉子之失也。

〇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音讀】二程全書。伊川子經說曰。疑多曰字。　朱子語錄。此曰字留亦何害。如子謂顏子曰。吾見其進也。不成是與顏淵說。況此一篇大率是論他人。不必是與仲弓說也。　集註考證。子謂仲弓句絕。與第九篇子謂顏淵句同。　翟氏考異。朱子答江德功曰。此意甚佳。但不必以仲弓爲句絕。據此則江氏先有分句之說。而朱子不取。

【考證】黃氏後案。後儒據漢書食貨志以牛耕始於趙過。𣅀志言民或苦少牛。平都令光敎過以人挽犂。以人挽犂。法始於趙過爲代田之時。非牛耕始於此也。山海經海內經曰。后稷之孫曰叔均。始作牛耕。郭傳始用牛犂也。晉語曰。中行范氏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爲畎畝之勤。晉語此文。以耕牛與犧牛比喩。與此章合。則以犂牛爲耕牛是也。周禮用騂牲者三事。祭天南郊一也。宗廟二也。望祀四方山川三也

。郊廟大祀也。山川次祀也。耕牛之犢而有騂角之材。縱不用諸上帝。山川次祀亦豈得而舍之。不得已而思其次之辭也。三代以來。世及爲禮。未有起畎畝之中。膺天子之薦者。論匹夫之遭際。至於得國而止。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故有山川之喻。末學緣文生義。謬及所生。史記稱仲弓父賤人。殆由傅合耕犂之恉。王肅家語謂生於不肖之父。則又緣雜文之訓而遷就其說。雜文之訓始於楊雄。高誘解淮南。王肅撰家語。一皆承用。小爾雅爲王肅黨所僞託。故亦云然。式三案淮南子說山訓云。巩乇犂牛。旣科以椶。決鼻而羈。生子而犧。尸祝齋戒。以沈諸河。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此文借用經文。原未指斥仲弓。而注說之誤實因此。論衡云。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越倫。彼以仲弓爲伯牛之子。伯牛名耕。因以耕牛設諭。說近是。而單文無證。不敢輒信。然亦可見仲弓父惡之說。仲任有不敷歐者矣。黃繼道曰。下父稱子。豈聖人之意。此言才德之不繫於世類耳。胡仁仲取黃說。則以取才爲言之一義。四書賸言。仲弓冉雍之字。家語謂是伯牛之族人。而其父行賤。故云。史記弟子傳亦同。獨王充論衡謂。母犂犢騂。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妨奇人。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聖祖愚。丘翟聖賢。竟以犂牛指伯牛。仲弓者伯牛之子。殊爲可怪。但王充漢人近古。且其人博通墳典。必非漫然無據而爲是言者。先仲氏曰。伯牛名耕。耕與犂通。如司馬牛本名耕。而孔安國謂名犂。字子牛。以耕即犂也。則伯牛本名犂。其曰犂牛之子者。但言耕牛以暗刺其名。與氏所云色雜旁見也。若然則仲壬此言。似亦眞可信者。通人多怪語。以世之聞者或寡耳。

按仲弓父賤行惡之說。承用雖始於高誘。而其誤實始於史記。後儒因犂牛之喩。遂以伯牛爲仲弓父。然農耕非賤者業。癩疾亦非行惡•輾轉附會。至使先賢蒙不白之冤。黃氏本劉台拱論語駢枝之說。考其致誤之由。頗爲詳盡。故特著之。

【集解】犂雜文也。騂赤色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也。雖欲勿用。以其所生。犂而勿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范甯曰。謂非必對言也。

【集注】犂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

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

【別解】四書翼註論文。左傳所載列國卿大夫。炳炳麟麟。皆公族世家。其自菰蘆中拔萃者少矣。夫子旣告仲弓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他日又更端語之曰。爾爲宰有取士之責。凡鄉舉里選。惟才是視。勿拘於世類。俾秀民之能爲士者仍困於農。犂牛之子。此其義也。若比其父爲牛。夫子豈肯出此言。仲弓豈能樂聞此言。況仲弓並非不用之人。此語又從何而來乎。 四書恒解。朱子沿何晏邢昺舊說。謂仲弓父賤行惡。子故喻之。非也。張惕菴謂仲弓爲宰時。子告以官人之道。其識甚卓。從之。蓋周家鄉舉里選。至春秋而法弊。取人惟以名望。寒微類多屈抑。子故曉之。程伊川亦言。聖人必不肯對人子說人父不善。因仲弓父賤行惡古注遂誤解。又張氏以家語爲不足信。亦誤。仲弓父即賤而行惡。子豈有斥擬犂牛之理。 論語偶談。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用人皆出於已也。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賢才更非人之所能抑也。仲弓平日留意人才。故夫子廣之。不必定著本身說。 論語稽。論語篇中記子謂者多矣。如顏淵子貢冉有伯魚子夏。大抵皆與之言之辭。若論之之辭。則子謂子賤章無曰字。非此例。惟於惜乎吾見其進未見其止章一見之。此章朱註論仲弓云爾。蓋以與子言父之惡。聖人必不出此。理或宜然。然論仲弓之美而至比其父爲犂牛。即非與仲弓言。亦復擬於不倫。且仲弓父史記言其賤。家語言其不肖。皆未言其所以賤與不肖之故。安知非誤會此章之意而附會之乎。然則犂牛之子乃泛論古今之人。而與仲弓言之。不必即指仲弓也。子謂仲弓可使南面。仲弓爲季氏宰。問焉知賢才而舉之。意仲弓之爲人。有臨民之度。而於選賢舉才。取擇太嚴。故夫子以此曉之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集解】餘人暫有至仁時。惟回移時而不變。

【唐以前古注】皇疏。旣不違則應終身而止。舉三月者。三月一時爲天氣一變。一變尙能行之。則他時能可知也。亦欲引汲。故不言多時也●故苞述云。顏子不違仁。豈但一時。將以勗羣子之志。故不絕其階耳●

按此條玉函山房論語包氏章句輯本漏未採列。故特錄之。

【集注】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

【餘論】四書辨疑。三月之下既有日月至焉之餘人。三月之上又有過此之聖人。顏子於仁必須九十日一次違之也。過此至九十一二日便爲聖人。恐無此理。王滹南曰。豈有恰限三月輒一次違之之理。若三月之後。不復可保。何足爲顏子乎。東坡云。夫子默而察之。閱三月之久。而造次顛沛無一不出於仁。知其終身弗畔也。王滹南謂此說爲是。今從之。　四書集編。集注之意。謂自餘門弟子有一日全不違仁有一月全不違仁者。語錄則以爲或一日中一次不違仁。或一月中一次不違仁。二說不同。當以集注爲正。

【發明】朱子語類。問橫渠云。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竊謂三月不違者。天理爲主。人欲爲賓。日月至焉者。人欲爲主。天理爲賓。學者當勉勉循循。以克人欲存天理爲事。其成與不成。至與不至。則非我可必矣。曰是如此。又云。且以屋喩之。三月不違者。心常在內。雖間有出時。終在外不穩。纔出即入。蓋心安於內。所以爲主。日月至焉者。心常在外。雖間有入時。終在內不安。纔入即出。蓋心安於外。所以爲賓。日至者一日一至此。月至者一月一至此。自外而至也。不違者心常存。日月至者有時而存。此無他。知有至未至。意有誠未誠。知至矣。雖驅使爲不善亦不爲。知未至。雖軋勒使不爲。此意終迸出。故貴於見得透。則心意勉勉循循。自不能已矣。過此幾非在我者。猶言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言過此則著力不得。待其自長進去。　張履祥備忘錄。問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曰。仁本固有本是主。但有生以後。天理人欲。互爲消長。顏子天理常存。而人欲間發。則理爲主而欲爲賓。其餘天理未能勝乎人欲。則似人欲反爲主。而天理偶然來復。却似賓也。　松陽講義。心藏於內。夫子從何處窺之。亦只在動靜語默間見之而已。大凡其心如是。其氣象亦必如是。但人不能盡識耳。朱子謂三月不違。不是閉門合眼靜坐。此不可不知。　四書恒解。後人見孔子未言養氣。而孟子言之。雖不敢謂孟子爲非。却不知養氣之即所以求仁也。且其言曰。我四十不動心。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心與氣之所以相關。此章言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則言其養氣功夫。有諸已而天理漸多。私欲漸少。每靜存之時。此心虛明無物欲之擾。所謂屢空也。天道三月而春夏秋冬各成一季。丕著功用。三月不違仁。形容其卓立之心體。居然天理穩固。正是三十而立實境。以隱微難名

。能三月肰之。不然三月從何算起。日月至焉者。倏得而倏失。一日之內。心有渾然之一候。一月之內。心有渾含之大致。其功亦非易至。子即顏子以勵門人。此章仁字蓋以全體之仁而言也。若一端之仁。則雖常人一日之內亦有數事。而諸賢乃日月至。於理爲不通矣。

〇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考異】皇本曰賜也達曰求也藝兩曰上有子字。　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日賜也達曰求也藝上均有子字。

【考證】四書大全辨。爲政者君。執政者卿。從政者大夫也。當孔子自衞反魯。正季康子執政之日。子路冉有已爲季氏宰。子貢已用於魯。獨未從政爲大夫耳。康子此問。其亦有同升諸公之意乎。然三子惟子貢爲大夫。從政於魯衞之間。而二子並以家宰終。要皆未究其用。惜哉。

按胡氏泳曰。由求仕於季氏久矣。若爲家臣。豈至此方問其可不可耶。以冉子退朝節參之。知其謂爲大夫也必矣。劉氏寶楠曰。魯人使使召冉求。冉求先歸。至此康子始問三子從政。則由求之仕季氏。並在夫子歸魯之後。

【集解】包曰。果謂果敢決斷。孔曰。達謂通於物理。藝謂多才藝。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衞瓘云。何有者有餘力也。

【集注】從政謂爲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

【餘論】論語稽。孟武伯問由求赤。視之過重。季康子問由賜求。視之若甚輕。蓋武伯少年紈絝。康子侈肆權臣。故問同而所問之心不同。而夫子答之語氣亦因之各異。　姚惜抱經說。當定公之時。孔子有東周之志。將廣魯於天下。惜乎說行於桓子。而小人間之。不獲終焉。此道之將廢也。若夫哀公之時。無論道不復行於天下也。而魯且日危。魯固不能用孔子矣。第使由求賜三人者一居當國之任。治一國而保之。固皆有餘力。以比孔子三月之事則不能。以比子產之全鄭則可。故曰於從政乎何有。

〇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考異】釋文。一本則吾必在汶上矣。無吾字。鄭本無則吾二字。　阮氏元校勘記。史記無則吾二字。與鄭本同。　樂史太平寰宇記引傳云。若有復吾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考證】翟氏考異。今家語載閔子騫爲費宰。問政。夫子告以馭民猶馭馬。學者將信家語耶。抑信論語耶。家語非復孔氏之舊。此等處猶顯然。　四書大全辨。家語閔子騫爲費宰。問政於孔子。在孔子爲魯司寇之時。桓子未墮費南宰也。孔子去魯。十有四年而反乎魯。魯不能用孔子。於時季康子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辭而不就者。樂夫子之道。視夫子進退爲行藏。蓋辭就兩費宰相越且十五六年矣。然則復我云者。明乎前爲費宰。今殆不可復也。　蔣廷錫尚書地理今釋。季氏費邑今山東兗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有故城。汶水出今山東濟南府萊蕪縣。其源非一。合流於泰安州之靜安鎮。謂之大汶。汶水舊由安民亭合濟水。東北入海。自明永樂九年於東平州東六十里築戴村壩。盡遏汶水出南旺。南北分流。南流達濟甯州。會沂泗諸水。入淮者十之四。北流達於臨淸州。會漳衞諸水。入海者十之六矣。　顧棟高春秋大事表。費邑有二。魯大夫費庈父之邑在今兗州府魚臺縣西南。季氏之費邑在今沂州府費縣治西南七十里。　江永春秋地理考實。費伯帥師城郎。郎亦在魚臺縣。故城在今費縣西北二十里。今之費縣治祊城。于欽齊乘謂。伯國姬姓。魯懿公之孫。後爲季氏之邑。以費伯之費與季氏之費合爲一。非也。　四書釋地。曾氏曰。汶有靑州之汶。有徐州之汶。論語在汶指徐州言。以魯事也。汶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泲。與出瑯邪朱虛縣東泰山至安丘入維者別。文穎云。汶水在齊之南魯之北。二國之境以汶分。諸汶水惟此爲最大。　札樸。水以北爲陽。凡言某水上者皆謂水北。

【集解】孔曰。費季氏邑。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叛。聞子騫賢。故欲用之。不欲爲季氏宰。語使者曰。善爲我作辭說。令不復召我也。復我者重來召我也。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其邑宰即公山弗擾也。亦賢人也。見季氏惡故叛也。所以後引云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是也。

【集注】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爲己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

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蚤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爲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餘論】黃氏後案。季氏未知桓子康子。與仲弓及季路冉有所仕之時同不同。未可知也。聖門季路諸賢之仕於魯。正程伯子所謂一命之士。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者。韓詩外傳曰。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爲無道。然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宰臣也。仲弓爲季氏宰。意在救季氏之失。撥亂而反之正。觀問政及夫子所答可見矣。閔子辭費宰。以季氏爲不可救之人。持危扶顛之無術也。謝顯道說既以季氏爲大惡。又謂聖人可以臣其下。說已悖謬。後儒泥於謝說。因以仲弓爲宰在少年始仕之時。或又謂仲弓不知季氏之不可救是少剛斷。式三謂以此論大賢。猶尹士之論孟子也。　四書改錯。夫子一門多仕季氏。即夫子已先爲季氏司職吏。如孟子所云爲委吏爲乘田者。而概以事大惡訾之。輕薄極矣。然且換同聖人則可一語。則聖人應事大惡矣。儒者不明理並不讀書。閔子幾曾好石隱恥事叛。如王蠋之謝燕師龔勝之拒新莽。祇以費本巖邑。而其先又經叛臣竊據。實恐難任。故辭之頗堅。觀其門出事夫子。居喪未終。遽要經從政。則非仲尼之門不肯仕大夫之家。已可知也。且亦知季氏何以使閔子騫乎。夫子爲司寇。使仲由隳三都。而費則季氏之邑。三都之一也。季氏以南蒯公山弗擾歷叛此地。與郈邱相唇齒。必得一仁厚者爲宰。故使及子騫。及子騫不從。而然後子路以己意使子羔爲之。則子騫之使。夫子未必不與聞。非可謂聖門必恥事季氏也。況投鼠當忌器。祇借一子騫。而陰唾聖躬。蹴踏諸賢。已寒心矣。乃諸賢爲宰不能指舉。而明見論語者且有仲弓爲季氏宰一人。夫冉牛顏淵仲弓子騫此德行中人。仲弓與閔子何優何劣。何升何降。而臣事大惡。予嘗曰。使註論語而不知仲弓之爲季宰。是爲蔑經。既知仲弓爲季宰而故作此言。是謂侮聖。蔑經與侮聖惟擇處之。毓宗曰。冉求事季氏。不特夫子許之。且欲倚以行道。觀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而夫子以道之將行道之將廢陰折伯寮。此明明見之論語大文。非假造僞書也。若季氏再召冉求。則夫子且曰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何嘗以臣事大惡。失先聖之知。爲冉求恥耶。　四書恒解。此章閔子之不爲者費宰耳。費爲季氏私邑。家臣屢叛。欲以閔子強其私家。故力辭

之。先儒因閔子之言。遂非由求。亦未達於當時之事理矣。不然諸賢為非。夫子豈弗禁之。仲弓德行與顏閔同科。何以亦為季氏宰。即夫子為中都宰司空司寇攝相。亦由季桓子薦之。謝氏謂聖人可仕。聖人以下不可。其說不太支離乎。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考異】史記弟子傳作有惡疾。　集註考證。牖字說。當作墉也。蓋室中北墉而南牖。墉牆也。古人室北牆上起柱為壁。雖壁間西北角有小閤窗。名非謂之屋漏。然無北牖之名也。　漢書宣六王傳。成帝詔曰。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　義門讀書記。宣六王囂傳詔書引此作蔑之。是亡字當讀為無也。釋文闕音。亡之者言無可以致此疾之道。　七經考文補遺。古本之作也。　史記弟子傳述文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

【音讀】資暇錄。亡讀無是正音。今點書者每遇亡字。必以朱發其聲。不知亡與亾字各有區分。　經讀考異。案何氏集解孔曰。亡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之。是以亡之絕句。近讀本此。漢書宣五王傳。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師古注引論語云云。蔑無也。亦命之所遭。無有善惡。是又以亡作無。連命矣夫為一句。新序亦言。君子聞之曰。末之命矣夫。末亦與蔑同用。此又可舉證。

【考證】四書賸言。論語伯牛有疾。包註牛有惡疾。按古以惡疾為癩。禮婦人有惡疾去。以其癩也。故韓詩解芣苢之詩謂蔡人之妻。傷夫惡疾。雖遇癩而不忍絕。而劉孝標作辨命論遂謂。冉耕歌其芣苢。正指是也。又淮南子曰。伯牛癩。又芣苢草可療癩。見列子生于陵屯則為陵舄及攝殯之衣註。　劉氏正義。史記弟子列傳。冉耕字伯牛。鄭目錄云。魯人。聖門志闕里廣志稱伯牛少孔子七歲。不辨何據。　潘氏集箋。淮南子精神訓云。冉伯牛為厲。羣經義證曰。厲癩聲相近。史記豫讓傳。漆身為厲。注音賴。索隱曰。賴惡[illegible]病也。又論衡命義篇。伯牛[illegible]而遺惡疾。是致病之由。疏家皆不及之。

按伯牛患癩。漢儒舊說如此。然余不能無疑者。癩惟熱帶之地有之。今閩廣多患此者。冉牛魯人。地居北方。不應得此疾。一可疑也。患癩不過殘廢。不必致死。今曰亡之。有當時即死之意。此必患暴病。卒不可救。故作此言。此以語氣上觀之。而知其決非癩也。二可

疑也。癩係一種傳染病。患者腥穢觸鼻。斷無與病人執手之理。三可疑也。然則冉牛究患何疾乎。考癩疾之說。本於淮南。淮南子精神訓曰。子夏失明。伯牛爲厲。厲癘通。漢儒多釋爲癩。如尸子胥餘漆身爲厲。史記刺客傳豫讓漆身爲厲。范雎傳箕子接輿漆身爲厲。索隱曰。厲俱音賴。癩瘡也。邢疏引淮南子。厲直作癩。孟子順受其正。孫疏引淮南同。余謂伯牛爲厲之說。漢儒必有所本。考內經素問。風熱客於脈不去名曰厲。或名口熱。是厲爲熱病之名。凡熱病在春曰瘟。在夏曰暑。在秋曰疫。在冬曰厲。伯牛之疾即冬厲也。漢人以癩釋之。失其旨矣。

【集解】馬曰。伯牛弟子冉耕。包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也。孔曰。亡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之。

【集註】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爲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己。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

【餘論】四書辨疑。註文既言當時伯牛家曾以此禮尊孔子。必有所據。今不可考。然以人情推之。伯牛純正之士。必不如此輕率。妄使家人僭以人君之禮過尊孔子也。縱使有之。孔子必正其失。使之更改其位。亦不難爲。心知其非。隱而不言。但不入其室。師弟之間。豈宜如此。子路使門人爲臣。夫子因已明其爲詐。切責之矣。況夫子未嘗爲君。而伯牛輒以人君之禮尊之。其詐不又甚歟。然夫子於子路則諄諄然以正其非。於伯牛則略無一言以正之何也。伯牛見夫子不敢當而不入。亦竟不改其位。儘從夫子在外。但自牖中出其手與之永訣。又無此理。舊說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也。註言先儒以爲癩疾者蓋謂此也。向亦屢嘗見有此疾者。往往不欲與人相近。於其所當尊敬者尤欲避之。蓋自慚其醜惡腥穢。恐爲其所惡也。由此推之。只舊註牛以惡疾不欲見人之說爲是。　嶺雲軒瑣記。朱子所讀書。後人亦皆見之。未嘗有此禮之文。特因自牖執其手五字生撰出來。以爲欲使南面視疾。則必從北牖下而遷南牖下。以示尊異也。夫以尊君之禮待夫子。是使夫子居於僭禮也。且人君南面聽治。何必視疾亦皆南面也。自牖執其手。蓋偶然之事。奈何若斯之穿鑿耶。室之北有墉而無牖。亦未經考明而臆說者。　論語竢質。孔子學无不通。焉有不知醫者。執其手者切其脈也。既切脈而知其疾不治。故曰亡之命矣夫。

按鄉黨篇云。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是夫子知醫之證。江氏切脈之說是也。

【發明】四書訓義。由夫子之言觀之。則伯牛之賢可知。而君子之言命者亦可見矣。人盡而後歸之天。性盡而後安之命。自非伯牛。則疾病夭折之至。方當以之自省。而豈可徒諉之命哉。修身以俟命。身之不修而言俟命。自棄而已矣。讀四書大全說。朱子以有生之初氣稟一定而不可易者言命。自他處語。修大全者誤編此。夫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則無時無鄉非可執有生之初以限之矣。氣稟定於有生之初。則定於有生之初者亦氣稟耳。而豈命哉。先儒言有氣稟之性。性凝於人。可以氣稟言。命行於天。不可以氣稟言也。如稻之在畝。忽被風所射。使不成實。豈禾之氣稟有以致之乎。氣有相召之機。氣實召實。氣虛召虛。稟有相受之量。稟大受大。稟小受小。此如稻之或早或遲。得粟或多或少。與疾原不相爲類。風不時而粟虛於穗。氣不淑而病中於身。此天之所被。人莫之致而自至。故謂之命。其於氣稟何與哉。謂有生之初。便裁定伯牛必有此疾。必有此不可起之疾。惟相命之說爲然。要歸於妄而已矣。聖人說命皆就在天之氣化無心而及物者言之。天無一日無命。人無一日而不承命於天。故曰凝命。曰受命。若在有生之初。則亦知識未開。人事未起。誰爲凝之。而又何大德之必受哉。祇此陰陽變合。推蕩兩間。自然於易簡之中。有許多險阻。化在天。受在人。其德則及謝出王。游衍而爲性。其福則化亭生殺。而始終爲命。此有生以後之命功埒生初。而有生以後之所遺爲尤倍也。　論語稽。人生窮通壽夭在可知不可知之間。君子惟修其在我。而一切聽之命而已。命雖聖人亦有不能挽者。故至親如伯魚。至愛如顏子。亦至早夭。此古人保身唯愼言語節飲食而更無餘法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考異】鹽鐵論地廣章引文在下有於字。　陸賈新語愼微篇述文巷下有之中二字。　後漢書樊英傳注。論語曰。顏回在陋巷之中。一簞食。一瓢飲。亦有之中二字。又上下易置。

【考證】韓詩外傳。孔子嘗謂回曰。家窮居卑。何不仕乎。對曰。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四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回不願仕也。回顧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

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好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

【講解】孔曰。簞笥也。顏淵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

【集注】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 程子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爲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餘論】黃氏後案。一簞一瓢。皇疏謂食不盈餘及無樂繼之器也。在陋巷者不願爽塏而居處之。在窮陋之巷中也。不改其樂。孔云樂道是也。史記弟子列傳引此經。裴注引衞瓘曰。非大賢樂道。不能如此。周茂叔曰。顏子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又曰。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皆言顏子樂道也。程叔子曰。使顏子以道爲可樂而樂之。則非顏子矣。此語太高。莊子謂顏子初忘禮樂。繼忘仁義。終以坐忘。夫子稱其賢。申程叔子之說。用莊子之意。朱子於或問曲護程說。注以博文約禮言則得之。語錄云。世之談經者。本卑也。抗之使高。本淺也。鑿之使深。本近也。推之使遠。本明也。必使之晦。如伊尹耕有莘而樂堯舜之道。未嘗以樂道爲淺也。直謂顏子爲樂道。有何不可。

【發明】楊慎談苑醍醐。有問予顏子不改其樂。所樂者何事。予曰。且問子人不堪其憂。所憂者何事。知世人之所憂。則知顏子之所樂矣。傳云。古有居巖穴而神不遺。末世有爲萬乘而日憂悲。此我輩文字禪。不須更下一轉語也。 讀四書大全說。要知顏子如何不改其樂。須看人不堪其憂是如何。或問朱子。顏路甘旨有闕時如何。此處正好著眼。道之未有諸己。仁之未復於禮。一事亦發付不下。休說簞瓢陋巷。便有天下。亦是憔悴。天理爛熟。則千條萬岐。皆與不昧於當然。休說簞瓢陋巷。便白刃臨頭。正復優游自適。樂者意得之謂。於天理上意無不得。豈但如黃勉齋所云。凡可憂可戚之事。舉不足以累其心哉。直有以得之矣。四書恒解。若論孔顏如何樂法。眞有說不出處。若謂孔顏

所樂非道。則非也。程子之意。以爲言樂道。則猶道自道。回自回。故曰非樂道也。此妙義。但不免令後學無從下手。道乃義理之統名。其實一性而已。性原於天。而具於身。散見於萬事萬物。動靜交養。知行交盡。行之既久。得之於身。自覺心曠神怡。天與人非遠。而外物不足爲加損。所謂樂也。樂之實惟自驗之。而自亦不能言之。其妙無窮。須一步步實踐。則其樂之淺深自知。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考異】後漢紀光武帝紀。太子報桓榮引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者。

【考證】劉氏正義。說文畫界也。象田四界。聿所以畫之。引申之凡有所界限而不能前進者亦爲畫。故此注訓止。法言學行篇。是故惡夫畫者。李軌注同。凡人志道。皆必力學。人不可一日勿學。故於學自有不已之功。聖門弟子若顏子大賢。猶言欲罷不能。既竭吾才。欲從末由。其於夫子之道。蓋亦勉力之至。然循序漸進。自能入德。奚至以力不足自諉。里仁篇夫子云。有能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若此言力不足者中道而廢。蓋特就冉求之言。指出眞力不足之人以曉之。張栻論語解。爲仁未有力不足者。故仁以爲己任者死而後已焉。今冉求患力之不足。非力之不足也。乃自畫耳。所謂中道而廢者。如行半塗而足廢者也。士之學聖人。不幸而死。則已矣。此則可言力不足也。不然而或止焉。則皆爲自畫耳。畫者非有以止之。而自不肯前也。南軒說即此注義。

【集解】孔曰。畫止也。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今女自止耳。非力極也。

【集注】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　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illegible]於藝也。

【餘論】四書翼注。此章有頂眞見解。前人皆未說着。冉有乃有才人。何至作小兒逃學之語。子之道聖學之全體大用也。言求非不從事於博文。而天地民物之故。禮樂器數之繁。實不足以會其通。非不欲從事於約禮。而視聽言動之則。經權變化之交。學不足以協其矩。此之謂力不足也。夫子言力不足之人。誠亦有之。必其識至愚。氣至弱。勉强不來。至於中道而廢。資質所限。無可奈何。今汝厭致知之繁賾。儀得

半而止。畏力行之拘苦。以小就自安。是畫而已矣。奈何自誣以爲力不足哉。須將子之道三字拍高。則冉子之退託不爲作僞。夫子之責備亦非苛求。此力不足是眞有此學業無成之人。冉子何可以之自比哉。 黃氏後案。中半也。廢古通置。置於半途。暫息之。俟有力而肩之也。表記。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則中道而廢。是力極休息。復蓄聚其力也。畫止於半途而不進也。學無止境。死而後已。一息尚存。此志不懈。安得畫。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考證】論語集注旁證。周禮太宰。儒以道得民。揚子法言。通天地人曰儒。韓非子。孔子之後。儒分爲八。有子張氏子思氏顏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公孫氏樂正氏之儒。 論語述何。君君子儒所謂賢者識其大者。小人儒所謂不賢者識其小者。識大者方能明道。識小者易於矜名。子游譏子夏之門人小子是也。孫卿亦以爲子夏氏之賤儒矣。 論語補疏。儒猶士也。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小人儒正指此爾。孔注未是。 趙佑溫故錄。此小人當以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語爲之注脚。彼不失爲士之次。此言儒一也。子夏規模狹隘。未免過於拘謹。故聖人進之以遠大。

【集解】孔曰。君子爲儒。將以明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

按劉寶楠云。小人儒不必是矜名。注說誤也。皇本作馬曰。弟子傳集解引作何曰。是利本不載姓名。則亦以爲何曰矣。北堂書鈔九十六引何休注文同。當是何晏之說。

【唐以前古注】皇疏。儒者濡也。夫習學事久。則濡潤身中。故謂久習者爲儒也。

【集注】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

【別解】羣經平議。以人品分君子小人。則君子有儒。小人無儒矣。非古義也。君子儒小人儒。疑當時有此名目。所謂小人儒者。猶云先進於禮樂野人也。所謂君子儒者。猶云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古人之辭。凡都邑之士謂之君子。昭二十七年左傳。左司馬沈尹戍帥都君子。杜注

曰。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是其證也。都人謂之君子。故野人謂之小人。孔子責子路曰。野哉由也。責樊遲曰。小人哉樊須也。一責其野。一責其小人。語異而意同。

【餘論】焦袁熹此木軒四書說。注云君子儒爲己。又云遠者大者。非各爲一義不相統貫。蓋惟爲己乃所以爲遠大。中庸末章以闇然爲入德根基。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何遠大如之。爲人而學者。自私自利。雖能立功業致聲譽。而其爲卑暗淺小甚矣。　黃氏後案。謝顯道謂子夏於遠者大者或昧。金氏考證亦據土會之說。謂子夏細密謹嚴。病於促狹。此君子小人以度量規模言。其言小人對大人君子而言。特有大小之分耳。李安溪曰。此小人猶言硜硜然小人哉。褊隘之稱也。

按孔注以矜名爲小人。程子注以徇外爲小人。二說過貶子夏。周禮大司徒四曰聯師儒。注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是儒爲教民者之稱。子夏於時設教西河。傳詩傳禮。以文學著於聖門。謂之儒則誠儒矣。然有專務章句訓詁之學。則褊淺卑狹。成就者小。夫子教之爲君子儒。蓋勉其進於廣大高明之域也。此君子小人以度量規模之大小言。小人如硜硜然小人哉小人哉樊須也之類。非指矜名徇利者言也。孔注二注蓋均失之。

【發明】反身錄。儒字從人從需。言爲人所需也。道德爲人所需。則式其儀範。振聾覺聵。開人心之長夜。經濟爲人所需。則賴其匡定。拯溺亨屯。翊世運於熙隆。二者爲宇宙之元氣。生人之命脈。乃所必需而一日不可無焉者也。然道德而不見之經濟。則有體無用。迂闊而遠於事情。經濟而不本於道德。則有用無體。苟且而雜夫功利。各居一偏。終非全儒。故必或窮或達。均有補於世道。爲斯人所必需。夫是之謂儒。夫是之謂君子。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考異】皇本作汝得人焉耳乎哉。所載孔氏注亦曰焉耳乎哉。皆辭也。　張栻論語解呂祖謙論語說眞德秀論語集編暨四書纂疏四書通四書集編諸本耳俱作爾。　明初監本亦作爾。　太平御覽職官居處二部並作爾。　集註考證。三語助辭氣似緊。字義如是爲爾。其辭必有所指。爾

女得人焉。有如是者乎。　翟氏考異。舊經文原爲耳字。玉篇引此語注于耳字之下。唐石經宋石經均書耳字。後漢書章帝紀注亦引爲耳。太平御覽作爾者二。而其人事部仍述爲耳，統是觀之。則自唐以前。大率皆依舊文。至五季後乃始有別本作爾。其初尙兩文並行。人久而習訛、者多。正文漸晦。故仁山金氏欲以爾爲實解。而應城周氏且以耳爲異文也。今集解集注二本已俱復舊爲耳。或者反以傳訛疑之。爲溯其轉輾大略如此。

按焉耳乎三語助連用。已屬不辭。又增哉字。更不成文。孔注焉耳乎皆辭。是無哉字確證也。今張栻論語解呂祖謙論語說眞德秀四書集編趙順孫四書纂疏諸本皆作爾。太平御覽職官居處二部亦引作爾。故集注同之。阮先生曰。焉爾者猶於此也。言女得人於此乎哉。此者此武城也。若書作耳。則其義不可通矣。

【音讀】經讀考異。案近讀多以有字連下爲句。考此宜以有字爲讀。蓋對師問而應曰有也。與孟子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亦以有字句絕。北宮黝屬下。語勢正同。是澹臺滅明者連下讀。義亦得通。

【考證】史記弟子列傳。澹臺滅明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　潘氏集箋。顧祖禹方輿紀要云。南武城故城在沂州費縣西南九十里。通志云。八十里。日知錄曰。史記仲尼弟子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同一武城。而曾子獨加南字。南武城故城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正義曰。地理志定襄有武城。淸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春秋襄公十九年城武城。左氏注云。泰山南武城縣。然漢書泰山郡無南武城。而有南成縣。屬東海郡。後漢書作南城。屬泰山郡。至晉始爲南武城、此後人之所以疑也。宋程大昌澹臺祠友教堂記曰。武城有四。左馮翊泰山淸河定襄。皆以名縣。而淸河特曰東武城者。以其與定襄皆隸趙。且定襄在西故也。若子游之所宰。其實魯邑。而東武城者魯之北也。故漢儒又加南以別之。史遷之傳曾參曰南武城人者猶加也。子羽傳次曾子省文。但曰武城。而水經注引京相璠曰。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冢。縣人也。可見武城即南武城也。孟子言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新序云。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戰國策甘茂亦云。曾子處費。則曾子所居之武城費邑也。哀八年傳。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又曰。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後漢志。南城有東陽城。

引此爲證。又可見南城即武城也。南城之名見於史記。齊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漢書但作南成。孝武封城陽共王子貞爲南城侯。而後漢王符潛夫論云。鄗畢之山。南城之冢。章懷太子注。南城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費縣西南。此又南成之即南城而在費之證也。論語後錄曰。武城與南武城俱以武水得名。左傳城武城爲懼齊故。然則武城近齊之邑也。地理志言南成。郡國志言南城。成與城同。不言武者。漢代郡縣名之省歟。四書釋地曰。南武城魯邊邑也。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吳未滅與吳鄰。吳既滅與越鄰。據此則南武城者近齊而又近吳之邑也。左傳杜注以爲一地。此却不誤。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從之。且謂子之武城。曾子居武城。俱是此地。與程大昌說合。惟顧氏春秋大事表列國地名考異。據程啓生說。謂襄十九年之武城在濟甯州嘉祥縣界。昭二十三年傳。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係哀八年之武城爲費縣之武城。費與邾吳接界。非所當備齊之處。并申之云。余嘗至嘉祥縣。有絃歌臺。此地與齊界相接。去費縣尙遠。啓生說是也。維城案如顧說。則子游所宰之武城近齊。非近吳者。然哀八年吳伐我。道險。從武城之役。傳云。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是滅明爲近吳之武城人。確有明徵。夫子問子游以得人。正指所宰地言之。故子游對以有滅明。安得謂子游所宰之武城非滅明所居之武城耶。絃歌臺之說。地志傅會。不足信也。

焦氏筆乘。古井田之制。道路在溝洫之上方。直如棊枰。行必遵之。毋得斜冒取疾。野廬氏禁野之橫行徑踰者。修閭氏禁徑踰者。皆其證也。晚周此禁雖存。人往往棄蔑不守。獨澹臺滅明不肯踰逸自便。則其平日趣操可知。子游舉此以答聖人。正舉末明本。豈可謂爲末節而不足以見人也哉。後世形容翟光者亦曰。道止皆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以見其端審之極。跬步無失也。

惠士奇禮說。徑謂之蹊。釋名蹊系也。射疾則用之。故還系於正道。康成亦云。徑踰射邪趨疾。禁之所以防姦。謂不由正道。旨翔覦伺。將開寇盜之端。故橫行徑踰者禁之。有相翔者誅之。則寇盜之端絕矣。君子絕惡於其細。禁奸於其微。射邪趨疾。未必遂爲盜也。而旨翔覦伺。爲盜之端。遂萌於此。野廬氏掌凡道徑塞其塗弇其迹。則形勢不得爲非。使民無由接於姦邪之地。故晏嬰治阿而築蹊徑者以此也。

趙佑溫故錄。飲酒於序。射於州序。自有公所。以時而集。成禮而退。何必遂至宰室。蓋邑大於鄉。宰之下分理之人尙多。滅明蓋亦有執事於武城。得與宰習。觀左傳紀王犯嘗爲之宰。子羽之父好焉。則是世負民望。爲宰所重。宰必渠開府待之。而獨非

公不至。所以爲高也。 論語後錄。說文解字由徑之由當作逌。公說文云平分也。从八从厶。音司。八猶背也。韓非曰。背厶爲公。又云●厶姦衺也。韓非曰。蒼頡作字。自營爲厶。非公事不至偃室。蓋謂未嘗私謁也。偃說文云。於讀若偃。古人名於字子游。則知子游名當作於假其借字也。 翟氏考異。古人名偃字游者。言子外更有鄭公子偃駟偃字子游。中行偃字伯游。皆見左傳注。籍偃字游。見國語注。類偃字子游。見莊子。說文所云。未定誰指。然不明乎此。則不知言子所以取字之義。。

【集解】包曰。武城魯下邑。孔曰。焉爾乎皆辭。包曰。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言其公且方。

【唐以前古注】史記高祖紀索隱引鄭注。步道曰徑。 皇疏引袁氏云。謂得其邦之賢才不也。

【集注】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

【發明】反身錄。滅明之賢。惟子游識得。得此一人。尊禮推重。獎一勵百。以端一方之風化。此致治之機也。昔陸象山至臨川訪湯思謙。思謙因言風俗不美。象山曰。監司守令是風俗之宗主。只如判院在此。無只爲位高爵重。旗旄導前。騶卒擁後者。是崇是敬。陋巷茅茨之間。有忠信篤敬學之士。不以其微賤而知崇敬之。則風俗庶幾可回矣。姚善守蘇州。聞郡人王賓狷介有守。數延不至。乃屏騶從。微服造見賓。次日詣府。望大門致謝而去。終不進大門。善又聞韓奕名。欲因賓致奕。奕終不往。一日善詗知奕在楞伽山。亟往訪之。奕遽泛小舟入太湖去。善嘆曰。韓先生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也。 論語稽。子游以文學著稱者。大抵文人積習。無不愛才。而有文無行之士。或藉以要結長吏。魚肉鄉里。夫子問得人。正欲覘子游平日所賞識者若何。而子游以滅明對。邑有君子長吏。當以爲表率而佩式廬之敬者也。今之紳衿。昏夜干求。造門請託。方且借邑宰之威以驕鄉黨。而爲長吏者亦借其聲氣相通。要虛譽而虐良民。以濟其貪酷之私。觀此可以媿矣。

四書集編。二者雖若細行。因而推之。行且不由徑。其行已也肯枉道而欲速乎。非公事且不至其室。其事上也肯阿意以來說乎。子游以一邑之宰。其取人猶若是。等而上之。宰相爲天子擇百僚。人主爲天下擇宰相。必以是觀焉可也。此王素之論命相。欲求宦官宮妾不知名之八

。而司馬光之用諫官。亦取不通書問者爲之。必如是。然後剛方正大之士進。而奔競諂諛之風息矣。　黃氏後案。得人與舉賢異。得之未必遽舉之也。朱子與劉共父書曰。今於天下之士。漠然不以爲意。至於臨事倉猝。而所蓄之材不足以待用。乃始然泛然求己所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朱子之言。正合得人之恉。

論語集釋卷十二

雍也下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考異】左傳哀公十一年杜注曰。孟之側字反。邢疏文不同者。各據所聞而記之也。　翟氏考異。莊子稱孟之反爲子反。閣本注疏遂誤之爲子反爲之側之字。古人字上例以子爲挈。則亦似可通。

【考證】莊子大宗師篇云。子桑戶孟子反琴張相與友。　四書或問孟之反即莊子所謂孟子友。蓋聞老氏儒弱謙下之風而悅之者也。　劉氏正義。之反毛本誤子反。鄭注云。姓孟名之側。字之反也。案古人名多用之爲語助。若舟之僑宮之奇介之推公罔之裘庾公之斯尹公之他與此孟之反皆是。杜預左傳注。之側孟氏族也。　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古文尻臀字本作屍。殿從屍得聲。臀又從殿取聲。人之一身臀居其後。軍後曰殿。亦取斯義。漢時課吏有殿最之法。亦以居後爲殿也。

【集解】孔曰。魯大夫孟之側與齊戰軍大敗。不伐者不自伐其功。馬曰。殿在軍後。前曰啟。後曰殿。孟之反賢而有勇。軍大奔獨在後爲殿。人迎爲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曰。我非敢在後距敵也。馬不能前進耳。

【唐以前古注】皇疏。六籍惟用馬乘車。無騎馬之文。唯曲禮云。前有車騎是騎馬耳。今云策其馬。不知爲騎馬爲乘車也。

【集注】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爲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見哀公十一年。

【別解】四書翼注。魯國之法。有鄰寇。一子守。二子率師從君禦諸境。淸之役。齊以息故伐魯。政在季氏。孟氏叔孫氏不肯出師。冉求方爲季氏宰。專家政。力贊使季氏出師。孟氏不得已亦退而蒐乘。季氏出師次於雩門。待右師五日而後至。齊侯從右師。右師奔。左師入齊師。齊人背遁。則樊遲請三刻踰溝。冉求以武城人三百爲私屬。用茅入齊師。二人之功也。微二子。魯幾爲城下之盟矣。夫子恐二子以有功自足。故亟稱孟之反以涵二子。是亦一說也。

【發明】朱子語類。問人之伐心固難克。然非先知是合當做之事。臨事時必消磨不去。諸葛孔明所謂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若知凡事皆職分之所當爲。自然無伐心矣。曰祇得一心地平之人。故能如此。若使其心地不平。有矜伐之心。則雖知是職分之所當爲。少間自走從伐去。遏捺不下。孟之反祇是心地平。所以消磨容得去。反身錄。馮異戰勝有功。他將皆爭自言功。異獨屏身樹下。寂無所言。曹彬平江南得一國境土。闢地數千里。使在他將必露布以聞。盛敘戰績。彬惟進奏通報於朝曰。奉勅勾當江南公事回。此皆不自矜伐。與之反可謂異世而同風矣。彼武夫且然。矧學者乎。故道德經濟文章氣節或四者有一或兼有其長。而胸中道德文章經濟氣節之見苟一毫銷鎔未盡。便是伐。伐則有累湛然虛明之體。其爲心害不淺。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考異】朱子或問。侯氏曰。而字疑爲不字。　集注考證。而字猶與字。古書兩事相兼者。每以而字中分之。

【考證】經書述聞。而猶與也。言有祝鮀之佞與有宋朝之美也。　劉氏正義。王引之經傳釋詞。訓而爲與。引墨子有同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韓子說林以管子之聖而隰朋之智。而皆與也。而與與聲之轉。說與注異。亦通。他家疑而爲不誤。或謂而如通用。如或也。皆未是。　四書釋地三續補。而字固發端之辭。又因辭抑辭。學而時習之。因又之辭也。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反上之辭也。此章而字則因又之

辭。言語不有佞又不有色也。或曰。鄭康成箋詩。予豈不知而作。云而猶與也。作與字解。辭尤顯。此蓋孔子在衛日久。見衛之風俗好尙如是。故爲是歎。與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一般。宋兩公子朝。皆曰宋朝。一爲司寇。乃桓公弟。一出奔衛。宋朝之美是也。黃氏日鈔曰。范氏說無鮀之佞而獨有宋朝之美。協于經文。晦庵以巧言令色不得分輕重而去其說。且以無虐煢獨而畏高明比此句之句法。然書是一句而平下兩事。兩事相比也。此二句而兼下兩事。兩事相反也。句法似亦不類。按金仁山謂而字猶與字。古書兩事相兼者每以而字中遞之。正與詩箋合。　論語稽。兩人皆衛人。此論殆發於居衛時。

【集解】孔曰。佞口才也。祝鮀衛大夫子魚也。時世貴之。宋朝宋之美人。而善淫言。當如祝鮀之佞而及如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害也

按義疏云。及如宋朝之美者。一本云反如宋朝之美也。通者云佞與淫異。故云反也。未知孰是。

【唐以前古注】書微子正義引鄭注不有言無也。　皇疏引范甯云。祝鮀以佞諂被寵於靈公。宋朝以美色見愛於南子。無道之世。並以取容。孔子惡時民濁亂。唯佞色是尙。忠正之人不容其身。故發難乎之談。將以激亂俗。亦欲發明君子全身遠害也。

【集注】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別解一】論語意原。此言專爲衛靈公發。其事可攷也。定之四年。劉文公合諸侯。欲以蔡先衛。鮀說萇宏。凡數百言。卒先衛侯。其維持衛國。鮀實有力焉。靈公爲南子。召宋朝。太子蒯聵聞野人之歌蕭之。將殺南子。不克出奔。然則靈公之無道。不得祝鮀之佞才而有宋朝之美色。安能自免於斯世也。　論語稽求篇。施愚山嘗曰。是書有三疑。而有畢竟不是不有。兩作不有。一疑也。然謂一有一不有。世人重佞而輕食。則于夫子屢嘆未見好德如好色之說自矛盾矣。二疑也。且難免者謂罹害也。故舊註皆以難免爲害。如所云懼不免幾不免者。世有幾鮀朝。謂無即不免。則六合之外八荒之內有誰得免者。恐夫子無是說也。三疑也。先仲氏曰。此寓言也。言無希世之資。而徒抱美質。以游于人。鮮有不爲世害者。以佞比阿世。美比美質。直捷明白。蓋美而善淫。人未有不思疾害之者。此與懷美質以希世用正同。故曰難免。

邢氏疏曰。宋朝美而淫。時世疾之。正此義。　劉氏正義。先兄五河君經義說略。美必兼佞方可見容。美而不佞衰世猶嫉之。故九侯女不憙淫。商辛惡之。褒姒不好笑。周幽惡之。莊姜之美。衞人爲之賦碩人。而衞莊亦惡之。美而不佞。豈容於衰世乎。蓋美者色也。所以說其美者。情也。如不必有可說之情。胡然而天。胡然而帝。祇見其尊嚴而已。何說之有。故夫子雖時世不佞之人。雖美難免。夫子非不惡宋朝也。所以甚言時之好佞耳。先兄此說即注義也。

按此即用集解反字之義。可備一說。

【別解二】四書辨疑。衰世悅色乃是悅婦人之色。宋朝美色意不相關。又非此難免一句意亦不明。不知免爲免甚也。若言免己之患。而爲佞爲淫。適所以致患。未聞可以免患也。蓋夫子疾衰世之風。習口舌之佞。而爲諂諛。飾容貌之美。以爲淫亂。不爲祝鮀之佞。必爲宋朝之美。不爲宋朝之美。必爲祝鮀之佞。二者爲世之患不能免除。故曰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考異】皇本戶下有者字。　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戶下有者字。

【考證】春秋繁露。身之養重於義篇。故曰。聖人天地動四時化者。非有他也。其見義大故能動。動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則堯舜之功德。此大治之道也。先聖傳授而復也。故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按此先漢解經遺義附載於此。

劉氏正義。宮室之制。外半爲堂。內半爲室。室有南壁東開戶以至堂。說文。戶護也。半門曰戶。象形。一切經音義十四引字書云。一扇曰戶。兩扇曰門。何莫由斯道者。莫猶非也。說文。道所行道也。言人日用行習無非是道。特人或終身由之而不知耳。禮記禮器云。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掩。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彼文言人行事必由禮。如入室不能不由戶。故此文亦言出當由戶。何莫由斯道。意與禮器同

【集解】孔曰。言人立身成功當由道。譬猶人出入要當從戶。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范甯云。人咸知出戶行。莫知由學而成也。

【集注】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　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發明】王樵四書紹聞編。夫子之意蓋謂若以道爲高妙峻絕而不可由耶。則道之得名。正以日用當然之理。猶戶爲出入之所必由。若以道爲虛無寂滅。無與於人而不必由耶。則自君臣父子之際以至起居動息之微。皆有一定之明法。不可頃刻舍之而不由。猶此身出入必由於戶也。何乃莫之由耶。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考異】說文解字引論語文質份份。　玉篇份字下引論語文質份份。彬字下又引論語文質彬彬。

【考證】潘氏集箋。儀禮聘禮記辭多則史注。史謂策祝。賈疏大史內史皆掌策書。錫書金滕云。史乃策祝。是策書祝辭。故辭多爲文史。周禮大宰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注贊治若今起文書草也。是史爲專掌官府文書者。兩義皆可通。　四書賸異。史乃祝史之史。知其文而不知其文之實。郊特牲所謂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　黃氏後案。此爲修辭者發也。韓非子難言篇云。繁於文采則見以爲史。以質信言則見以爲鄙。蓋本諸此。金氏考證引張文潛云。今之儒者務博訊。尙文辭。乃古之所謂史。其意蓋同。　論語後錄。依字當作份。蓋以說文於份下引此文也。疑古文論語不必盡從古文字。故許君不於彬下引之歟。況包鄭並作彬。則作彬者反爲今文矣。　論語述何。文質相復猶寒暑也。殷革夏救文以質。其敝也野。周革殷救野以文。其敝也史。殷周之始皆文質彬彬者也。春秋救周之敝。當復反殷之質。而馴致乎君子之道。故夫子又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先野人而後君子也。

【集解】包曰。野如野人。言鄙略也。史者文多而質少。彬彬文質相半之貌。

【集注】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

不期然而然矣。

【發明】論語稽。禮表記篇。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文質得中。豈易言哉。後儒語錄。每用俗語。野也。漢魏碑記。不載事實。而濫用陳言。史也。皆不得其中者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考異】皇本無之字。　七經考文補遺。一本作人生之直。所主本作人之生直。

【音讀】經讀考異。近讀以幸而免爲句。論衡引作罔之生也幸。或疑而免無此句法。愚謂康成讀論語揖讓而升下。以而飲另爲句。正可舉例。

【集解】馬曰。言人之所以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也。包曰。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是幸而免。

【唐以前古注】詩萇楚正義引鄭注。始生之人皆正直。　皇疏引李充云。人生之道唯其身直乎。失生乎之道者。則動之死地矣。必或免之。蓋由於幸耳。故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也。

按韓李筆解以直當爲悳字之誤。開後人竄亂經文之習。茲不錄。

【集注】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餘論】四書或問。上生字爲始生之生。下生字爲生存之生。雖若不同。而義實相足。蓋曰天之生是人也。實理自然。初無委曲。彼乃不能順是。而猶能保其生焉。是其免特幸而已爾。　四書訓義。兩生字義無不同。不但本文兩句連類相形。夫子之意。原以警人直道而行。則上句罔自有責成意。非但推原所以不可罔之故。而意全歸下句也。二句之中。原有不直則不足以生之意。細玩本文。此意寓於上句之中。其又生罔之生也幸而免。則以天下之罔者亦且得生而斷之以理。用解天下之疑耳。聖人之言此。原以吉凶得失之常理。惠迪從逆之恒數。括之於直罔之分。徹上智下愚而爲之戒。非專爲盡性知天之君子言也。　論語稽求篇。此生字只作孟子曰生斯世也解。謂人之生于斯世。與世相接以

直道故也。若誣罔無直道而猶偃然在人世。是倖免耳。子曰。三代直道而行。直道者生人之事。舊注以生爲壽終不橫夭。雖對幸免言。然幸免亦祇免得死耳。短長順逆何足知之。

按朱子從程明道說。以上生字爲始生之生。下生字爲生存之生。或問語類中論之詳矣。而精義載橫渠伊川暨呂謝諸說。皆以二生字一義爲生存之生。如王船山毛西河皆主之。竊謂明道之說本於康成。其理至精。且惟始生本直而後生存當直。朱子罔云於義亦可通也。四書辨疑。程子之說語意不明。不知生爲如何生幸而免耳。亦不知幸免何事也。蓋生者全其生理善終之謂也。人之不遭橫夭。得全生理。壽盡天年。而善終者。由其不爲非道之事。所行者直而無罔曲故也。罔曲之人亦得全其生理。不遭橫夭。以終其身。此特幸而免耳。幸免者其橫夭之死也。夫子所言 。乃其天理之常。人事大概不出於此。至於君子不幸偶值遭命者。間亦有之。然不可以常理論也。 論語後錄。罔讀如易通卦驗俱陽曰罔俱陰曰罔之罔。維城案。詩鄭風羔裘三英箋。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孔疏。克能也。剛能柔能。謂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剛則強。柔則弱。此陷於滅亡之道。非能也。是則剛不能濟以柔。柔不能濟以剛。皆所謂俱陽俱陰而陷於滅亡之道者。故謂其生爲幸免也。

【發明】劉氏正義。直者誠也。誠者內不自以欺。外不以欺人。中庸云。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不貳者誠也。即直也。天地以至誠生物。故繫辭傳言乾之大生靜專動直。專直皆誠也。不誠則無物。故誠爲生物之本。人能存誠。則行主忠信。而天且助順。人且助信。故能生也。若夫罔者。專務自欺以欺人。所謂自作孽不可活者。非有上罰。必有天殃。其能免此者幸爾。 黃氏後案。人受生於天。全生於世。以直道爲之主。失此直道。天威所必譴。王法所必誅。衆怒所必加。免者幸而已。言其匙也。左氏宣公十六年傳。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論衡幸偶篇。孔子曰。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據蔡邕獨斷所引校改）唐韓子曰。惟君子得禍爲不幸。小人得禍爲恒。君子得福爲恒。而小人得福爲幸。

按皇疏引李充云。人生之道惟其身直。蓋人皆直立與禽獸異。故人性直無僞。自生時已然。馬云。始生之性皆正直。即孟子性善之旨也

。所謂罔之生者。謂習於爲惡。不關性事。人以善終爲原則。橫死爲例外。禽獸則否。聖人教人以爲人之道惟正直得全其生。亦即率性謂道之理。其至於遭橫夭不得盡其天年者。皆不正直之人也。然此特言其常理耳。不直之人間亦有善終者。此在佛家通三世以言因果。尚不難說明之。而夫子向不語怪。故不及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集解】包曰。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深。

【唐以前古注】皇疏謂學有深淺也。知之謂知學問有益者也。好之謂欲好學之以爲好者也。樂謂歡樂之也。又引李充云。雖知學之爲益。或有計而後知學。利在其中。故不如好之者篤也。好有盛衰。不如樂之者深也。

【集注】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

按此章指學問而言。與道無涉。朱子語類。人之生便有此理。被物欲昏蔽。故知此理者少。好之者是知之已至。分明見此理可愛可求。故心誠好之。樂之者是好之已至。此理已得之於己。凡天地萬物之理。皆具足於吾身。則樂莫大焉。據此其所謂道者則理而已。朱子註四書。遇有之斯此等字皆以理字填實之。昔人謂大學經朱子補傳後。已爲宋儒之書。而非孔氏之書。誠有慨乎其言之也。其後饒雙峰以格物致知爲知。誠意爲好。意誠心正身修爲樂。强事分派。令人失笑。豈特船山所謂誣聖已哉。皇疏所詮明白曉暢爲此章正解。故特著之。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考證】劉氏正義。漢書古今人表列知仁之目。亦引此文說之。穀梁僖元年傳。有中知以上中知以下之文。然則此所言中人謂中知矣。中人爲中知則上謂上知下謂愚也。顏師古人表注解此文以中人爲中庸失之。

【集解】王曰。上謂上智之所知也。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下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此謂爲教化法也。師說云。就人之品識大判有三。謂上中下也。細而分之則有九也。有上上上中上下也。又有中上中中中下也。又有下上下中下下也。凡有九品。上上則是聖人。聖人不須教也。下下則是愚人。愚人不移。亦不須教也。而可教者上中以下下中以上凡七品之人也。今云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即以上道語於上分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雖不可語上。猶可語之以中。及語之以下。何者。夫教之爲法。恒導引分前也。聖人無須於教。故以聖人之道可以教顏。以顏之道可以教閔。斯則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又以閔道可以教中品之上。此則中人亦可語上也。又以中品之上道教中品之中。又以中品之中道教中品之下。斯即中人亦有可以語之以中也。又以中品之下道教下品之上。斯即中人以下可以語中。又以下品之上道教下品之中。斯即中人以下可以語下也。此云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大略言之耳。就有九品。則第五爲正中人也。以下即六七八也。以上即四三二也。

【集注】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　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餘論】黃氏後案。王注言可上可下。甚分明。釋文以上之上時掌反。注可上同。是申王意以定讀也。中人以上是中人而能上進者。中人以下是中人而下流者。以之訓而。詳見王氏釋詞也。　劉氏正義。孔子罕言利命仁。性與天道。弟子不可得聞。則是不可語上。觀所答弟子暨時人語。各有不同。正是因人才知量爲語之。可知夫子循循善誘之法。　劉開論語補注。天下無生而可以語上之人。以夫子之聖。猶必下學而上達。況賢人乎。故即有中人以上之資。必學造乎中人以上而後可與聞斯道焉。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故今之所謂中人以上。即昔之不安於中人者也。今之所謂中人以下。即昔之自安於中人者也。然則可以語上者無常。中人能不力乎。不可語上者皆是。中人敢自恃乎。吾故爲之說曰。凡上焉者皆無不可語者也。凡下焉者皆無一可語者也。唯有中人介乎可語不可語之間。力能上則吾以是啓之。

甘於下則吾不能以是教之矣。如是而後聖人之意昭若發蒙。讀書貴善會。然哉。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考異】皇本問仁曰上有子字。

【考證】劉氏正義。民之義者。禮運曰。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是也。敬鬼神而遠之者。謂以禮敬事鬼神也。表記。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周人尊禮。尙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鄭注。遠鬼神近人。謂外宗廟內朝廷。案尊命尊禮尙施。皆近人之事。周道與夏道略相似也。近人而忠即是務民之義。於鬼稱事神稱敬者。禮數故言事。禮疏故言遠也。但事亦是敬。故論語此文統言敬鬼神。夫子所以告樊遲者。正是教之從周道。左氏傳。季梁曰。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亦是舉夏周道言之矣。難謂事難也。獲得也。謂得祿也。春秋繁露仁義發篇。孔子謂冉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又曰。坎坎伐輻。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後其食。謂治身也。董子說此義至明。下篇言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義同。竊以夫子此文論仁知皆居位臨民之事。意樊遲時或出仕故也。 翟氏考異。樊遲凡三問仁。兩兼問知。夫子答之不同。夫子故因材施教。而一人一問。時或有先後之殊。材未必變易之速。三答均可終身由之。遲尤不應見少而屢瀆也。大約遲之進問。猶有餘辭。而其辭有別。夫子乃各就問辭答之。纂語者重在夫子之答。略其問辭。但渾括之曰問仁問知焉耳。各篇中凡諸弟子同所問而夫子異答。宜兼以此意隅反之。

按劉氏之說是也。此章必係樊遲出仕時問答。故曰務民之義。集注民亦人也。失其旨矣。

【集解】王曰。務民之義。務所以化道民之義也。包曰。敬鬼神而遠之。敬鬼神而不黷也。孔曰。先難後獲。先勞苦而後得功。所以爲仁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范甯云。艱難之事則爲物先。獲功之事而處物後。則爲仁矣。

【集注】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　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爲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爲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爲。

【餘論】朱子文集。本欲只用呂說。後見其後獲意未備。故別下語。又惜其語非他說所及。故存之於後。　論語訓。此問爲政之知仁。故以務民不惑爲知。言不以姑息爲仁。先合民爲其難。乃後得其效。董仲舒言治身非也。

【發明】四書恒解。至於鬼神似屬幽渺。然天命之性。流行於事物之間。而一念之微。可通乎於穆之表。必懍臨觀而嚴指視。然後衾影不敢忽。且明不忍欺。而民義乃能誠敬以赴。君子畏天命。聖人如事親。職此其義也。若不敬鬼神。即不知天命而不畏。任其心之所之。無惡不作。曰吾遠鬼神也。小人而無忌憚。其禍禍已人曷有窮哉。然敬鬼神者。畏獲罪於天。糾其邪慝耳。非謂媚禱求福。蓋鬼神司天地之功化。以天地之心爲心。以天地之道賞罰人民。義所在即是天理。順天理而行。天自與之相合。不務民義。即失天理。去天日遠。安有福之理。故務民義者。自能敬鬼神。亦能遠鬼神。先儒諱言禍福並吉凶休咎之理。周易洪範。聖人垂教。誘民之道。均等於虛渺。其弊由視鬼神在民義之外。天人相感爲至難。不知祇此天理。全則爲人。失則爲物。一念合理。即一念合天。否則違天。合天則逢吉。理之自然。非天有心徇之。違天而逢凶。亦理之自然。非天有心棄之。因福善禍淫之理定於天。而人事淑慝與之相應。原其氣數於理。歸其權於大造。則以爲天禍福之而已。夫子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夫一言一行至微。何遂動天。祇緣人在天地殼子中。獨得天命理氣之全。故一念之動。而天地知之。鬼神者陰陽之靈。夫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無處非道。即無處無鬼神。所以爲體物而不可遺。不知天人合一之故。即不知吉凶悔吝生乎動之義。又安能務民義而合天心乎。因世俗渺視鬼神。任心悖理。否則諂事鬼神。妄希福利。楚失齊非得。故特辨之。

黄氏後案。鬼神之禍福。依民義之從違。明乎天人感通之故。雖室屋漏不敢欺焉。不特祭享時也。而又遠之者。祭祀非媚爲祈禱而設。禱福

必不因祈禱而移。神聽明正直而壹。不加福於諂瀆之小人。加禍於守正之君子。知者見之定焉。先難後獲。集注引程子說云。不計所獲。豈本夫子欲仁得仁又焉貪之訓。亦以效言。近解或說仁者不求獲仁。陸子靜曰。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王伯安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後人援之以釋經。與釋氏以無念爲宗。不存得果之意。極似。非儒者之道也。

按此章仁知本對臨民而言。但即以治身言之。義亦可通。宋儒諱言休咎。不計功效。陳義雖高。無裨實用。聖人立言之旨。絕不如此。

二氏所言皆以深著宋儒之失也。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音讀】釋文樂音岳。又五孝反。下同。　慈湖家記。音釋家樂水樂山並五教反。尤爲害道。夫五教反者好樂切著之謂也。孔子無得而形容。姑託喻于山水而已。聖人尚不得言。豈好樂切著之可言哉。　翟氏考異。此樂字或言不應音岳。恐說文有訛。然禮記樂不可極。敬業樂羣。有所好樂。俱一音岳。則先儒自有此音訓。下知者樂樂字釋文亦五孝反。却屬可疑。

【考證】韓詩外傳。夫知者何以樂於水也。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間。似有智者。動而下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漳防而清。似致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羣物以生。國家以寧。萬物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夫仁者何以樂於山也。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與焉。出雲道風。慽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寧。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　中論夭壽篇。或問孔子稱仁者壽而顏淵早夭。豈聖人之言不信而欺後人耶。潁川荀爽以爲古人有言。死而不朽。其身歿矣。其道猶存。故謂之不朽。夫形體固有朽弊。消亡之物。壽與不壽。不過數十歲。德義立與不立。差數千歲。豈可同日言也哉。詩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人豈有萬歲千歲者。皆令德之謂也。北海孫翱以爲死生有命。非他人之所致。若積善有慶。行仁得壽。乃教化之義。誘人而納於善之理也。幹以爲二論皆非其理也。夫壽有三。有王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壽。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孔子云爾者。以仁者利養萬物。萬物亦受利矣。

故必壽也。聞自堯至於武王。自稷至於周召。皆仁人也。君臣之數不爲少矣。此非仁者壽之驗耶。又七十子豈殘酷者哉。顧其仁有優劣耳。其夭者惟顏回。據一顏回而多疑其餘。無異以一鈎之金權於一車之羽云金輕於羽也。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故仁人之所以多壽者。外無貪而內淸淨。心平和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養其身。是其且多且治。　申鑒俗嫌篇。仁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咎徵不至而休嘉集之。壽之術也。

【集解】包曰。知者樂運其才智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也。仁者樂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日進故動。孔曰。無欲故靜。鄭曰。知者自役得其志故樂。包曰。性靜者多壽考。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陸特進曰。此章極辨智仁之分。凡分爲三段。自智者樂水仁者樂山爲第一。明智仁之性。又智者動仁者靜爲第二。明智仁之用。先既有性。性必有用也。又智者樂仁者壽爲第三。明智仁之功已有用。用宜有功也。

按南朝陸姓而位至特進者只一陸杲。其人仕梁武帝與皇侃同時。然南史稱其素信佛法。嘗著沙門傳三十卷。不云嘗注論語。隋唐志亦未及之。陸澄雖深於經術。然未至特進也。當再考。

【集注】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

【餘論】論語後錄。仁木也。木勝土故樂山。智土也。土勝水故樂水。於易艮爲山。兌爲澤。山土也。坎水半見於兌。故澤即爲水。山澤通氣。仁智用之矣。　四書翼注。壽是實在有壽。不可將名垂後世死而不朽語混入。

【發明】孫奇逢四書近指。山水無情之物也。而仁知登臨則欣然向之。蓋活潑寧謐之體。觸目會心。故其受享無窮。此深造自得之學。　黃氏後案。儒者言心之虛壹而靜。本於荀子。彼文云。不以所已藏害所將受謂之虛。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孔注無欲故靜如此。朱子屢言虛靜。其意亦多如此。薛氏讀書錄詳言靜以養心之法。亦不外持志養氣二端。其言養氣也。云言語動作皆氣也。有爲

慮皆足以動志。以其論持志也。務敎人之遏妄念去邪念。思慮不可必得之事爲妄念。思慮悖禮違義之事爲邪念。遏絕此念。使念念皆出於仁義禮智。方爲收斂此心。諸言靜者與經據言仁者之靜微有異而大指同也。與釋氏言無眼耳鼻舌身意則迥然異矣。近儒言仁。空論本心。因以瞑目靜坐心無所著爲仁。是老僧面壁多年有一片慈悲心即可畢仁之事。尤謬也。阮雲臺作仁論以破之。又曰。武王之銘云。火滅脩容。戒愼必恭。恭則壽。中庸云。大德者必得其壽。此經以靜言壽。異於方士長生之術矣。方士以寂滅養生。未必果壽。即幸而壽。亦揚子法言所謂名生而實死。柳子厚所謂深山木石大澤龜蛇皆老而久於道。無所裨也。或曰。仁者必壽則顏冉何。曰壽夭有在天在人。在天者修短定於生初。非必盡可轉移。在人者盡性至命。克終天命。是爲壽。否則戕其生。是不壽也。史言龔勝死年七十九。弔之者云竟夭天年。可知壽夭不徒以年之長短論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考證】新序。伯禽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者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　漢書地理志。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士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又云。周興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以爲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敎化。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近正也。瀕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齗齗如也。孔子閔王道將廢。迺修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顏師古注。魯庶幾至道。齊人不如魯也。　四書釋地又續補。王文憲曰。齊之盛時已不如魯。魯之衰時。尙勝於齊。變齊先革功利。變魯先振紀綱。金仁山曰。齊自夫子以後。亦嘗一變。蓋登夫子之門者多。其後諸儒與魯相埒。如語有齊論。詩有齊詩。漢時嘗以齊魯並稱。

【集解】包曰。言齊魯有周公太公之餘化也。太公大賢。周公聖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之者。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也。

【唐以前古注】論語筆解。韓曰。道謂王道。非大道之謂。李曰。有王道焉。吾從周是也。有霸道焉。正而不譎是也。

按此說較集解爲勝。似可從。

【集注】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

【餘論】日知錄。變魯而至於道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變齊而至於魯者。道之以政。齊之以刑。 四書翼注。此不是爲魯爭氣。全是言齊可危。魯昭公沒於外。魯再世仍無恙。而三桓之子孫微。民心知義故也。齊景公有馬千駟。顯名於諸侯。身死之後。國爲陳氏。民不知義故也。孟子書。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未或不亡。此之謂也。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考證】丹鉛錄。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說文所謂鄉飲酒之爵也。後世木簡謂之觚。削木爲之。或六面。或八面。可書。以爲簡牘。陸士衡文賦。或操觚而率爾。是也。孔子所歎則酒器非木簡。蓋以觚之簡起於秦漢。孔子未嘗見也。此則孔子何以歎也。古人制器尚象。以一觚言之。上圓象天。下方象地。且取其置頓之安穩焉。春秋之世。已有破觚爲圓者。孔子於獻酬之際。見而歎之。其事雖小而輕變古制。已有秦人開阡陌廢井田焚詩書尚法律之漸矣。 與春秋大復古而譏變法同一旨與。 論語稽求篇。觚不觚者戒酗也。觚酒器名。量可容二升者。其義寡也。古量酒以三升爲當。五升爲過。二升爲寡。而制器者即因之。故凡設器命名。義各有取。君子顧其名當思其義。所謂名以實稱也。今名雖爲觚。而飲常不寡。實則不副。何以稱名。故曰觚哉觚哉。按禮器有爵散觶角諸酒器名。而皆有取義。故韓嬰作詩說有云。一升曰爵。爵盡也。二升曰觚。觚者少也。飲常寡少也。三升曰觶。觶適也。飲之體適適然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但觸罪過也。五升曰

散。散者訕也。飲不知節。徙爲人謗訕也。若觴亦五升。所以爲餉。觥亦五升。所以明罰。雖同是五升。而觥觴異稱。是禮器稱名。其必以觴起如也。今淫酗之家。於酒過多。雖復持觚。亦不寡少。故夫子借觚以歎之。

皆馮氏孝書深合經旨。韓詩外傳。觚寡也。飲當寡少也。則王肅戒沈湎之義。蓋本漢儒舊說。論語偶談曰。今名爲觚而其所受乃如三升之觶。四升之角。於義全失矣。亦此義也。

趙佑溫故錄。明劉績三禮圖云。觚高尺一寸。口徑五寸有半。深六寸有半。足徑三寸。深三寸。口容六合。足半之。李氏錄云。此器口可容二爵。足容一爵。禮圖所謂二升曰觚也。腹作四棱。削之可爲圜。故曰破觚爲圜也。足之四棱。漢宮鳳闕取以爲角隅。故曰上觚棱而棲金爵也。

【集解】馬曰。觚禮器也。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何曰。觚哉觚哉。言非觚也。以喻爲政不得其道則不成。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王肅云。當時沈湎於酒。故曰觚不觚。言不知禮也。　又引蔡謨云。酒之亂德。自古所患。故禮說三爵之制。尚書著明酒誥之篇。易有濡首之戒。詩列賓筵之刺。皆所以防沈湎。王氏之說是也。觚失其禮。故曰觚不觚。猶言君臣不君臣耳。　又引褚仲都云。作觚而不用觚法。觚終不成。猶爲政而不用政法。豈成哉。世爲政不用政法故再言焉。

按隋志有褚仲都論語義疏十卷。唐志作講疏十卷。考蕭梁之代。作義疏者褚皇二家。皇疏宋世猶存。故邢昺作正義本之。邢疏行而皇疏稍隱。今得日本人傳之。皇疏晦而復顯。而褚注則湮絕無聞。書之傳否固有幸有不幸也。梁書孝行傳。褚脩。吳郡錢唐人也。父仲都善周易。爲當時最。天監中歷官五經博士。所著尚有周易講疏十六卷云。

【集注】觚棱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棱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爲棱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

【別解】劉氏正義。皆有注云。孔子曰。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時成。故曰觚哉觚哉。觚小器耳。心不專一。尚不時成。況于大事也。此說觚爲木簡。與馬異。宋氏翔鳳謂是徐氏論語隱義語。義當本鄭。亦是寓爲之辭。說文。柧棱棱柧也。史游急就章。急就奇觚與衆異。顏師古

注。觚者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蓋簡屬也。孔子歎觚。即此之謂。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觚者棱也。以有棱角。故謂之觚。班固西都賦曰。上觚棱而棲金爵。今俗稱呼小兒削書簡爲木觚章。蓋古之遺語也。王應麟補注。史記破觚爲圜。應劭曰。觚八棱有隅者。說文通釋。觚八棱木。於其上學書。又引說文云。幡書兒拭觚布也。據此則柧亦作觚。廣雅釋器。𥳑篇䉦笘籙觚也。竹木本一類。故柧亦作觚。漢書所云操觚之士。西京雜記。傅介子好學書。嘗棄觚而歎。即此柧也。柧有四棱八棱之異。通俗文曰。木四方爲棱。八棱爲柧。此析言之。若散文亦通稱。故師古以觚有六面則六棱亦名柧矣。孔子歎觚。師古之說與舊注同異不可知。或謂觚當有棱。其後無棱亦名觚。如史記所云破觚爲圜之比。此亦名實相乖。於義得通者也。

按馮氏椅（四書大全引）曰。顏師古云。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孔子歎即此也。竊謂觚爲酒器。見於禮經。爲木簡。見於漢急就章。則謂爲簡屬者。秦漢之後之稱。非孔子所謂也。論語釋故亦謂木簡爲觚之名起於秦漢。孔子所謂觚當是酒器。姑錄之以備一義。

【餘論】黃氏後案。集注有木簡名觚之說。先儒謂以簡爲觚。起於秦漢以後。當以觚爲酒器也。不觚之歎有數說。鹽鐵論殊路篇引此經而申之曰。故人事加則爲宗廟器。否則斯養之爨材。潛夫論相列篇云。觚而弗琢不成於器。是勉人自砥礪也。皇疏引王肅云。當時沈湎於酒。故曰不觚。王意蓋謂古器各有取義。觚之爲言寡。不寡則謂之不觚也。皇疏又引褚仲都曰。作觚而不用觚法。觚終不成。猶爲政而不用政法。豈成哉。此同何注。陳用之謂夫子歎其名存而實亡也。注中程范說同。趙鹿泉謂觚體本方。比人之耿介。夫子之歎不觚。亦世道喜圓惡方之一端也。　此木軒四書說。洪慶善云。古書獻以爵。酬以觚。此夫子因獻酬之際有所感也。此言得之。蓋不必正當獻酬時發此歎。必目擊此器。人皆名曰觚。實乃非觚。故因而歎之。論語所記夫子之言。在當時皆有根因。今雖不可得知。要當默識之爾。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考異】七經考文補遺。古本雖作從。皇本作井有仁者焉其從之也。也作與。張南軒本改正文爲人字。四書辨證。陸采冶城客論井有仁焉之仁是人字。以字音致誤。陳善捫蝨新語。古人多假借用字。井有仁焉。竊謂當作人。四書駁異曰。大是確論。與集注劉聘君語相符。黃氏後案。皇本作井有仁者焉。晉語善人在患。不救不祥。此意可通。校勘記曰。案孔注云有仁人墮井。則仁下當有者字。朱子從邢本而用劉說。仁人二字古多互用。如詩先祖匪人。人當作仁。本草杏仁桃仁等字。古本作人也。　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仁下有者字。

按論語述要言仁者志在救人。今有一救人機會在井中。即井有仁也。不言有人。人自在其中。此說最爲得之。有人墮井。常事也。若必分別仁人惡人。則義太迂僻。故集注不從。

【集解】孔曰。宰我以爲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不乎。欲極觀仁者憂樂之所至也。逝往也。言君子可使之往視耳。不肯自投從之也。馬曰。可欺者可使往也。不可罔者不可得誣罔。令自投下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或問曰。仁人救物。一切無偏。何不但云井中有人。而必云有仁者耶。若唯救仁者。則非仁人墮井則仁人所不救乎。答曰。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其雖惻隱濟物。若聞惡人墮井亦不往也。　又引李充云。欲極言仁。設云救井爲仁便當從不耶。故夫子答曰。何爲其然也。言何至如此。是君子之人。若於道理宜爾。身猶可亡。故云可逝。逝往也。若理有不可。不宜陷於不知。故云不可誣罔令投下也。君子不逆詐。故不以闇昧欺太德。居正故不可以非道罔也。

【集注】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別解】羣經平議。宰我之意蓋謂仁者勇於爲仁設也。於井之中而有仁焉。其從之否乎。孔注仁人墮井之說。殊有未安。墮字經文所無。且

投下從之又安能出之。宰我居言語之科。不應失言如是。皇侃因孔云。仁人墮井。遂於經文仁下增者字。未足據也。孔以可逝爲可使往視。其義迂曲。逝當讀爲折。周易大有釋文曰。晳陸本作逝。虞作折。是逝與折古通用。君子殺身成仁則有之矣。故可得而摧折。然不可以非理陷害之。故可折不可陷。

【餘論】黃氏後案。宰我爲此問者。以井中人喻罹於憂危之人。見仁人之所宜救者在此。天下事固有不救而疑於忍。欲盡力救之而一身之陷害有不可知者。喻言從井。欲觀仁者之何以處此也。或謂從井不復能救。聖門言語才胡昧此而有問乎。式三謂從井救人是喻辭。古今任俠之士。輕身患難。或涉危而得幸。或人得全而已已殞。或人已俱殞而無益。是從井救人之類也。

【發明】論語或問。問往視而井實有人。則如之何。曰蘇氏之說。所以處於輕重緩急之間者密矣。蘇氏云。拯溺仁者之所必爲也。殺其身無益於人。仁者之所必不爲也。惟君父在險。則臣子有從之之道。然猶挾其具不徒從也。事迫而無具。雖徒從可也。其餘則使人拯之。要以窮力所至。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考異】釋文一本無君子字兩得。　馮登府異文考證引後漢范升傳。亦無君子字。

【音讀】義門讀書記。約漢人讀曰要。

【考證】經義雜記。既言君子不嫌其違畔於道。後顏淵篇此章再見。正本皆無君子字。據釋文知此處係衍文。後漢書范升傳。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　論語述何。文六藝之文。禮貫乎六藝。故董生云。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可謂博矣。君子約之以禮。纖悉以俟百世。非畔也。　論語稽求篇。博約是兩事。文禮是兩物。然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不同。何也。彼之博約是以文禮博約回。此之博約。是以禮約文。以約約博也。博在文。約文又在禮也。先教諭督曰。解經須識字。于文于此文也。約之即約此文也。之者此也。以禮則謂用禮來約之。以也者用也。故後漢范

外傳引孔子曰。博而約之弗叛矣夫。又曰。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以博而約作一句。又以博而不約反一句。知夫子語意原自如此。即從來說書者亦只如此。 劉氏正義。畔即叛字。唐石經初刻作叛。後磨改。說文叛反也。畔田界也。義異經典多叚畔爲叛。左昭廿一年經。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公羊經作畔。

【集解】鄭曰。弗畔不違道也。

【唐以前古注】論語筆解。韓曰。畔當讀如偏畔之畔。弗偏則得中道。

【集注】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

【別解】羣經平議。畔者言畔喭也。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則自無畔喭之患矣。先進篇。由也喭。鄭注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喭。正義曰。舊注作吸喭。字書吸喭失容也。言子路性剛。常吸喭失於禮容也。今本吸作畔。王弼云。剛猛也。據此則畔喭爲剛猛而無禮容。合言之曰畔喭。分言之則或曰畔或曰喭矣。

【餘論】日知錄。君子博學於文。自身而至於家國天下。制之爲度數。發之爲音容。莫非文也。品節斯斯之謂禮。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記曰。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又曰。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詩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而謚法經緯天地曰文。與弟子之學詩書六藝之文有深淺之不同矣。 朱子文集。（答張仁叔）約之以禮。禮字作理字看不得。正是持守有節文處。

按孔子一生言禮不言理。後來理學家凡論語中禮字均硬作理字解。不知朱子已早見及此。故特著之。

此木軒四書說。約之以禮。謂視聽言動皆收束入規矩準繩。一於禮則約矣。約非大本大原。渾然一理之謂也。博文約禮。皆下學事。故曰可以弗畔。 論語經正錄。約要均有結束義。亦均有儉少義。故二字可轉相訓。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注久要舊約也。書禹貢五百里要服。疏要者約束之義。鄭約訓要。故朱子解此章亦以要訓約。皇侃疏約束也。言君子廣學六籍之文。又用禮自約束。能如此者亦可得不違背於道

經。朱子語類幹錄云。此約字與顏子所言約字皆合作約束之意耳。或問云。二者之約不異。其義亦同。皆爲約束之意。據此則朱子從古訓。以要訓約作平聲讀爲束義。而作去聲讀者非朱子之意明矣。又案之字指君子之身言。亦本朱子。語類幹錄云。顏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既連著兩我字。而此章之字亦但指其人而言。非指所學之文而言是也。

按王船山云。博文約禮是一齊事。原不可分。今昔如讀書時正襟危坐不散不亂。即此博文。即此便是約禮。而孝弟謹信。汎愛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緩急之序。尤自不誣。原不待前已博而今始約也。黃式三亦云。約之以禮。謂行其所學。必節之以禮也。君子多識前言往行。非以爲口耳之資。固孜孜然欲法古人之所爲也。讀諸子雜說。衡以先王之禮。可否定而始行。即詩書所載。必以禮準之。知其淺深醇駁之殊。始可以力行不惑。於道乃不背也。並引曲禮道德仁義非禮不成。荀子學始乎誦經終乎讀禮爲證。均以之字指文言。與毛西河之說相同。今以爲指君子之身似誤。不得以其語出朱子而必爲之迴護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音讀】釋文否鄭繆播方有反。不也。王弼李充備鄙反。厭於琰反。又於豔反。 史記世家作予所不者。 論衡問孔篇作予所鄙者。說文我所爲鄙陋者。天厭殺我。有臥厭不悟者。謂此爲天所厭耶。案諸臥厭不悟。未必皆鄙陋也。讀厭爲壓。羣經音辨。厭一音於頰切。窒也。引論語此語爲證。 七經考文古本厭作壓。 張橫渠論語說與欒氏略同。

按否有不及否泰之二訓。厭有厭棄及厭壓之三者。孔云。我見南子。所不爲求行治道者。願天厭棄我。此一義也。鄭氏汝諧亦作不解。云靈公南子相與爲無道。而天未厭絕之。予其厭絕之乎。予之所不可者與天同心也。此又一義也。邢疏從備鄙音。引欒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羑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韓李筆解亦云。否當爲否泰之否。厭當爲厭亂之厭。言天將厭此亂世而終豈泰吾道乎。王論衡問孔篇直作予所鄙者。言我所爲鄙陋者。天厭殺我。語尤粗率不近事理。惟欒肇說稍可。然於子路不說意不能針對。故集注皆不取之。論語稽求篇據史記世家以否字作不字。直不者不見也。此詞例與項羽傳不者吾屬將爲所虜正同。論語稽謂厭

如叔孫豹夢天厭之厭。讀爲厭。比較有據。此等處止可闕疑。孔說是也。

【考證】史記孔子世家。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在絺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家語。靈公與南子同載。孔子載副車招搖過市。衛人歌之曰。同車者色耶。從車者德耶。　法言五百篇。或問聖人有詘乎。曰有。曰焉詘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　論語後錄。坊記曰。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孔叢子。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信有之乎。答曰。先君在衛。衛君問軍旅焉。拒而不答。問不已。攝駕而去。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覿乎。古者大享。夫人與焉。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享夫子。夫子亦弗獲已矣。此孔叢子之說。必有所據。不得以後世依託之書廢之也。

按據此孔子實有見南子事。孫奕示兒編以南子爲南蒯者誤也。晉書夏統傳。子路見夏南。憤恚而忼愾。是其誤不始於孫奕也。其後何孟春餘冬序陳絳金罍子焦氏筆乘顧起元說略皆宗其說。近人魏晉之椒園文輯更暢言之。以本書之崔子及孟子楊子墨子證南蒯亦可稱子。惟以傳考之。昭公十二年蒯叛。孔子年方二十有二。子路少孔子九歲。年方十三。於情事皆不可通矣。茲不取。

四書釋地。集注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之類。因思僖二十三年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文十三年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宣十七年所不此報無能涉河。襄十九年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二十三年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二十五年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昭三十一年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定八年余所不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六年所不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哀十四年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又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皆有所字。足徵其確。但何以用所字未解。曰所指物之辭。余欲易此注曰所指物之辭。凡誓辭皆有。　經義雜記。太史公自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則所采論語當是古論作不。或通借爲否。鄭康成繆播訓爲不。與世家文合。凡古人誓多云所不。左傳僖廿四年。重耳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可證。子云子所不者。此記者約略之辭。所不下當日更有誓辭。　論語稽求篇。夫子矢之。

啻多不解。孔安國亦以爲此是疑文。而舊注解矢作誓。此必無之理。天下原無暗曖之事。况聖人所行。無不可以告人者。又况與門弟子語。何所不易白。而必出于是。且矢之訓誓。別無考據。惟盤庚有出矢言句。是直言非誓言也。。正義引蔡謨曰。矢陳也。夫子爲子路陳天命也。此則詩矢歌左傳矢魚之訓。祇陳者下告上之詞。如皐陶陳謨離騷叩重華陳詞。皆鋪張言之。謂之布告。見南子何事。夫子與弟子語何等。乃用此告體。且先煩記者鄭重記一句。大不合。按釋名云。矢指也。說文云。否者不也。當其時夫子以手指天而曰吾敢不見哉。不則天將厭我矣。言南子方得天也。故史記世家記此事。于夫子矢之下。直曰予所不者。竟以否字作不字。不必訓詁。蓋不者不見也。此詞例與項羽傳不者吾屬將爲所虜正同。是明明白文。並無拗曲。千古疑義皆可豁然。　陔餘叢考。論語惟子見南子一章最不可解。聖賢師弟之間。相知有素。子路豈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爲足以相浼而愠於心。即以此相疑。夫子亦何必設誓以自表白。類乎兒女之詛咒者。楊用修謂矢者直告之也。否者否塞也。謂子之道不行。乃天棄之也。其說似較勝。按此說本史記索隱。謂天厭之者言我之屈否乃天命所厭也。則固不自用修始矣。然用修謂子路以孔子既不仕衞。不當又見其小君。是以不悅。則夫子之以否塞曉之者。又覺針鋒不接。竊意子路之不悅與在陳愠見君子亦有窮乎之意正同。以爲吾夫子不見用於世。至不得已作如此委曲遷就。以冀萬一之遇。又覺憤悒侘傺。形於辭色。子乃直告之曰。子之否塞於遇。實是天棄之而無可如何矣。如此庶似覺神氣相貫。

按爾雅釋言。矢誓也。周易虞翻注。矢誓也。矢古誓字。集注不誤。邢疏引蔡謨云矢陳也。曹之升四書摭餘說據釋名云矢指也。皆不可從。

【集解】孔安國等以爲南子者衞靈公夫人。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而說靈公使行治道。矢誓也。子路不說。故夫子誓之。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祝誓。義可疑焉。

按劉氏正義云。皇本作孔安國曰舊以南子者。邢本同。釋文載集解本皆作等。以爲南子者。是舊爲等之譌。臧氏庸拜經日記謂孔安國下不當有曰字。孔安國等以爲者首舉孔以該馬鄭包周諸儒之義。行道以下四句。乃何氏語。以道國章集解引包馬說又云義疑故兩存證之。

可見此校極確。今依以訂正。

邢疏。此誓辭也。予我也。否不也。厭棄也。言我見南子。所不爲求行治道者。願天厭棄我。再言之者。重其誓。欲使信之也。

按皇疏云。若有不善之事。則天當厭塞我道也。邢疏多本皇疏。獨此條與之立異。其訓否作不。本史記。改不善之事爲求行治道。最合夫子口氣。惟厭與壓同。考文引古本正作壓。說文壓笮也。禮記畏壓溺。左氏傳將以厭衆。皆壓字。天厭之或當時有此語。邢疏訓爲棄失之。

【唐以前古注】釋文引鄭注。矢誓也。否不也。 裴駰史記集解及邢疏引欒肇云。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羑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 皇疏引繆播云。應物而不擇者道也。兼濟而不辭者聖也。靈公無道。蒸庶困窮。鍾救於夫子。物困不可以不救。理鍾不可以不應。應救之道。必明有路。路有南子。故尼父見之。涅而不緇。則處汚不辱。無可無不可。故兼濟而不辭。以道觀之。未有可猜也。賢者守節。怪之宜也。或以亦發孔子之答以曉衆也。否不也。言體聖而不爲聖者之事。天其厭塞此道耶。 又引蔡謨云。矢陳也。皐陶矢厥謨也。春秋經曰公矢魚於棠。皆是也。夫子爲子路矢陳天命。非誓也。 又引李充云。男女之別。國之大節。聖人明義教正內外者也。而乃廢常違禮見淫亂之婦人者。必以權道有由而然。子路不悅。固其宜也。夫道消運否。則聖人亦否。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厭亦否也。明聖人與天地同其否泰耳。豈區區自明於子路而已。 又引王弼云。案本傳孔子不得已而見南子。猶文王拘羑里。蓋天命之窮會也。子路以君子宜防患辱。是以不悅也。否泰有命。我之所屈不用於世者。乃天命厭之。非人事所免也。重言之者。所以誓其言也。 論語筆解。韓曰。矢陳也。否當爲否泰之否。厭當爲厭亂之亂。孔失之矣。爲誓非也。後儒因以爲誓。又以厭爲擫。益失之矣。吾謂仲尼見衞君任南子之用事。乃陳衞之政理。告子路云。予道否不得行。汝不須不悅也。天將厭此亂世而終豈泰吾道乎。

【集注】南子衞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衞。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見此淫亂之人爲辱。故不說。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於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

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直言以曉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別解】王崧說緯謂當在出公輒時。輒之立。南子主之。趙鞅納蒯聵于戚。與之爭國。恐其位不固。欲用孔子以鎮服人心。故子路有衛君待子爲政之言。南子知孔子無爲輒意。乃以聘饗之禮請見。意欲孔子爲輒也。子路以與前言正名之旨相反。故不悅。夫子則怒而矢之。謂予如不正名必獲天誅。

按史記叙此文下即云。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招摇過市。孔子醜之。去衛。則此見明在靈公時。潘維城謂此夫子自陳反乎衛。二至衛事也。在定公十四年。江氏永鄉黨圖考繫此事在孔子五十七歲。其非衛輒時可知。王氏說甚誕不足據。

【餘論】論語意原。有道則存。無道則亡。天之道也。靈公南子相與爲無道。而天未厭絕之。予其敢厭絕之乎。予之所不可者與天同心也。四書釋地。見南子禮之所有。故可以久則久。爲次乘禮之所無。故可以速則速。雖然。孔子去魯爲女樂也。而以膰肉去。孔子去衛。爲次乘也。而以問陳行。皆不欲昭其君之惡。而以微罪行。義之盡仁之至也。　劉氏正義。南子雖淫亂。然有知人之明。故於蘧伯玉孔子皆特致敬。其請見孔子。非無欲用孔子之意。子路亦疑夫子此見爲將詘身行道。而於心不說。正猶公山弗擾佛肸召。子欲往。子路皆不說之比。非因南子淫亂而有此疑也。夫子知子路不說。故告以予若固執不見。則必觸南子之怒而厭我矣。天即指南子。夫子言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孟子亦言仲尼不爲已甚。可知聖人達節。非俗儒所能測矣。呂氏春秋貴因篇。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釐夫人即南子。淮南子泰族訓。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鹽鐵論論儒篇。孔子適衛。因嬖臣彌子瑕以見衛夫人。此皆當時所傳陋說。以夫子爲詭道求仕不經之談。敢於侮聖矣。　四書改錯。古並無仕于其國見其小君之禮。遍考諸禮文及漢晉唐諸儒言禮者。亦並無此說。驚怪甚久。及觀大全載朱氏或問。竟自言是於禮無所見。則明白杜撰矣。然且曰穀梁子以爲大夫不見其夫人。而何休獨有郊迎執贄之說。不知何所考也。按此是莊二十四年哀姜始至大夫宗婦入覿之傳。係初迎夫人。大夫宗婦行覿至禮。與見禮無涉。士有相見禮而諸侯大夫見禮則絕無可考。又且宗婦覿至大夫不覿至。諸儒聚訟。三傳俱不合。今以覿禮爲見禮。以大夫之婦入覿爲大夫入覿。則覿禮見禮兩

亂矣。乃又曰記云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疑大夫見夫人之禮亦已久矣。靈公南子特舉行耳。考古無男女相見之禮。惟祭則主婦獻尸。尸酢主婦。謂之交爵。非祭則否。故坊記云。非祭男女不交爵。且交爵亦並非相見。即助祭卿大夫亦並不因此妄行見禮。若夫人初至。則娶婦迎婦。大夫職掌。然亦不見。即至日行覿禮。大夫之婦名宗婦。摯贄入覿。而大夫終不與。春秋經稱大夫宗婦覿用幣。謂大夫之宗婦以覿禮入。非謂大夫亦同入也。至諸侯大饗。夫人出行祼獻禮。亦同姓諸侯有之。異姓即否。故禮正義謂王饗諸侯及諸侯自相饗。必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獻。自繆侯陽侯以同姓而遭此變後。凡同姓亦攝獻。是男女無相見禮。無覿禮。祇有交爵饗獻二禮。又張文薖曰。史記南子使告孔子。謂四方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此與儀封人請見何異。正以無典禮可引據也。有則據禮以要之。子路夫子俱無辭矣。至大夫覿幣惟何休杜預皆有是說。孔仲達即非之。謂禮無此文。況穀梁傳原云大夫不見其夫人。後世儒說又何如傳文之足據乎。

【發明】四書集編。居亂國見惡人。惟聖人爲可。蓋聖人道大德宏。可以轉亂而爲治。化惡而爲善。孔子於南子則見之。於陽貨亦見之。而公山弗擾佛肸之召皆欲往焉。若大賢以下則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小人則遠之。蓋就之未必能有濟。或以自污焉。故子路仕孔悝不得其死。冉求仕季氏無能改於其德。顏子閔子終身不仕。蓋以此也。子路不說者。蓋以己之力量觀聖人也。

〇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考異】風俗通義。孔子稱大哉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周禮師氏注引文亦無也字。

【考證】黃氏後案。禮中庸正義曰。按鄭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此一解也。鄭君於君子中庸注云。庸常也。何解亦同。庸爲經常之義。程子不易之訓本此。又一解也。朱子有平常之訓。許益之云。平是平正。常是常久。後漢書胡廣傳。天下中庸有胡公。贊曰。胡公庸庸。與朱子義蓋不同也。宋季諸儒誤認中爲含胡苟且不分善惡之意。詳見朱子皇極辨。劉氏正義。說文庸用也。凡事所可常用。故庸又爲常。洪氏震煊中庸說鄭君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注君子中庸云。庸常也。用中爲常道也

。二說相輔而成。不得過不及謂之中。所常行謂之庸。常行者即常用是也。故贊舜之大智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用中即中庸之義是也。古訓以庸爲常。非平常之謂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鄭君亦注云。庸猶常也。言德常行也。言常謹也。證諸易文言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九家注云。庸常也。謂言常以信。行常以謹。荀子不苟篇曰。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愼之。楊倞注云。庸常也。謂言常信行常愼。故下文反之曰。言無常信。行無常貞。惟利所在。無所不傾者。是則可謂小人矣。此皆以常訓庸者也。爾雅釋詁曰。典彝法則刑範矩庸恒律戛職秩常也。書篇或以典名。或以範名。禮篇或以法名。或以庸名。其義一也。案執中始於堯之咨舜。舜亦以命禹。其後湯執中。立賢無方。至周官大司樂以中和祗庸孝友爲六德。知用中之道百王所同矣。夫子言中庸之旨多箸易傳。所謂中行。行即庸也。所謂時。即時中也。時中則能和。和乃爲人所可常行。故有子言禮之用和爲貴。而子思作中庸。益發明其說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明中庸之爲德。皆人所可常用。而極其功能。至於位育。蓋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所謂成己以成物者。如此。故夫子贊爲至德。周官師氏。一曰至德。鄭注至德中和之德。覆燾持載含宏者也。下引論語此文。　四書翼注。子思之所引。即夫子此章之言。但彼是自著一書。闡明道術。意在過不及氣稟習俗之偏。此則夫子衝口而出。專重世教衰民不興行。言凡人日用常行之事。如孝弟忠信之類。行得恰好謂之中庸之德。至字只言其當不易。若說到至高至精。無以復加。則民鮮能之固其宜也。又何用慨歎哉。　孫奕示兒篇。民鮮久矣。言中庸之德非極至難能之事。斯民之所日用常行者也。然行之者能暫而不能久。故曰民鮮久矣。舊注以久矣連讀訓爲非適今。不如此之有味也。

按中庸人皆曰予智。擇乎中庸而不能朞月守也。即民鮮久矣注脚。中庸篇。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鄭注鮮罕也。言中庸爲道至美。顧人罕能久行。鄭意謂當時民亦能行。但不能久行。與此注異。

【集解】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世亂先王之道廢。民鮮能行此道久矣。非適今也。

【集注】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鮮此德。今已久矣。

【發明】汪烜四書詮義。大抵叔季之民不及中者何多。而過中者蓋寡。然教衰澤斬之後。處士橫議。每過爲詭異以驚駭流俗。而欺世盜名。則異端邪說之說。又必過中者之所爲。過中之害。其視不及者爲尤甚也。夫子言此。其亦有憂患也夫。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考異】皇本如有博施於民有作能。濟衆下有者字。　三國志鍾繇傳。子貢問能濟民可謂仁乎。

【音讀】白虎通聖人篇引論語曰。聖乎堯舜其猶病諸。以聖乎連堯舜爲句。恐非。

【考證】四書改錯。鄉飲酒義曰。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假者大也。養而大之仁也。則內聖外王總以仁及萬物爲言。禮所云天子之立也嚮仁而左聖以此。是也。然則仁與聖皆推心之恕以長養萬物。淺深一體。祇春爲生之本而夏爲養之本。養祇遂生而春爲資生之源。長養不窮。故聖進於仁。　劉氏正義。仁訓愛聖訓通。並見說文。爲最初之誼。通之爲言無疑滯也。無阻礙也。是故通乎天地陰陽柔剛之道而後可以事天察地。通乎人仁義之道而後可以成己以成物。若我於理義有未能明曉。我於人有未能格。彼是即我之疑滯阻礙而有所不通矣。如此者以之自治則行事乖戾。以之治人則多所拂逆。桀紂盜跖之行無惡不作。然推究其失。祇是不通已極耳。

【集解】孔曰。君能廣施恩惠濟民於患難。堯舜至聖。猶病其難也。

【集注】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考異】唐書張元素傳引末句無也字。

【考證】揅經室集。論仁篇。孔子論人。以聖爲第一。仁即次之。仁固甚難能矣。聖仁孔子皆謙不敢當。子貢視仁過高。誤入聖域。故孔子

分別聖字。將仁字論之曰。所謂仁者。己之身欲立孝道亦必使人立孝道。所謂不匱錫類也。己欲達德行。亦必使人達德行。所謂愛人以德也。又曰。爲之不厭。己立己達也。誨人不倦。立人達人也。立者如三十而立之立。達者如在邦必達在家必達之達。

【集解】孔曰。更爲子貢說仁者之行。方道也。但能近取譬於己。皆恕己所欲而施之於人。

【唐以前古注】後漢班彪傳注引鄭注。方猶道也。

【集注】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譬諭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乎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爲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餘論】四書改錯。博施濟衆不是馳鶩高遠。即此聖道仁道一貫忠恕之極至處。祇聖道該忠恕。而由仁達聖則必從强恕求仁以馴至乎聖。此即子貢終身行恕之終事也。大凡聖道貴博濟。必由盡己性盡人性以至於位天地育萬物。並非馳鶩。故大學明德必至親民。中庸成己必至成物。論語修己必至安人安百姓。孟子獨善其身必至兼善天下。即學記記學自九年大成後忽接曰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夫聖道未成。亦必先力推忠恕。而後可以成聖學。而乃以子貢爲徒事高遠。此可謂知道知學者乎。取譬非借境。即大學絜矩。中庸不願勿施。孟子强恕而行中事。此聖道一貫。聖學一言。而終身行。實地指出。子貢之繼曾子而聞道。全在此也。朱氏於忠恕一貫則曰借盡己推己之目

以著明之。而於此則又引呂氏說。謂徒事高遠。不知近取。則視施濟求仁爲兩截事矣。又謂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則視施濟近取爲各一邊事矣。然且自爲說曰。能近取譬。如釋氏說。如標月指月。雖不在指上。亦欲隨指見月。須恁地始得。是仍作借境觀矣。夫忠恕是借。此又借乎。是於聖道一貫聖學之一言而終身行全不曉也。宜乎以施濟爲高遠也。

【發明】王船山讀四書大全說。子貢說博施濟衆太輕易。夫子知其實不稱名。不知所謂博衆者有量耶無量耶。子貢大端以有量言博衆。亦非果如程子所謂不五十而帛不七十而肉九州四海之外皆兼濟之。但既云博云衆。則自是無有涯量。浸令能濟萬人。可謂衆矣。而萬人之外豈便不如此萬人者之當濟。則子貢所謂博者非博。衆者非衆。徒侈其名而無實矣。故夫子正其名實。以實子貢之所虛。而極其量曰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則所謂博施濟衆者。必聖人之或能與堯舜之猶病而後足以當此。儻非堯舜之所猶病。則亦不足以爲博施濟衆矣。　李光地論語劄記。子貢以仁之用言此必有德有位者。故雖堯舜猶病。若學者坐而言此。則非切己功夫。故夫子以仁者之心求仁之方告之。然亦非全無用處。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舉斯心而加彼。老者安之。少者懷之。隨其分以及人。此自崇高富貴至士庶皆可行者。顧不取必於其博與衆耳。　黃氏後案。夫子以行仁之方。不論大小廣狹。天子之仁。厚諸夏而薄四裔。諸侯之仁。厚境內而薄諸夏。遞而推於卿大夫之仁。一介士之仁。凡己之所不得辭者。即施濟之所及。仁者之於人。分有所不得辭。情有所不容遏。相感以欲而嫿責於己焉。所謂能近取譬也。　論語稽。子貢從廣遠處言仁。夫子從切近處言仁。子貢之言願大難償。故堯舜猶病。夫子之言則推己及人。只在盡己之心。由近及遠。能立達一人則仁及一人。能立達千萬人則仁及千萬人。何病之有。能近二句指出下手所在。方如治病之方。言近取諸己以譬人即爲仁之方也。

按儒家之所謂仁即佛氏之慈悲。特彼教之布施往往過中。至有捨身以飼虎者。儒家則否。但就耳目之所聞見心力之所能及者爲之。最爲淺近易行。與上章中庸鮮能之旨相應。朱子以圓覺經隨指見月之理解能取譬。是朱子并不諱談禪。後來紛紛闢佛者。皆坐門戶之見太深而信道不篤故也。程伯子以立達與近取作一統說。朱子舊亦依程子後以立人達人與近取分作兩段。似不如從舊爲安。

論語集釋卷十三

述而上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音讀】履齋示兒編。大有卦。匪其彭。陸音步郎反。子夏作旁。老彭當讀匪其彭之彭音旁。側也。欲自比於老子之側。壽謙詞也。 翟氏考異。大戴虞戴德篇。記孔子之言曰。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此最足明聖人竊比之意。故朱子云老彭見大戴禮。孫氏強生異端。穿鑿無理。

【考證】四書稗疏。先儒謂老彭爲二人。老老聃。彭彭鏗。乃彭他不經見。唯漢藝文志有彭祖御女術。則一淫褻之方士耳。集注據大戴禮商老彭祖仲傀之教。人謂爲殷之賢者。考仲傀即仲虺。萊朱也。老彭在其前。皆成湯時人。而子曰我老彭。親之之詞。必親而相授受者矣。按老聃亦曰太史儋。聃儋彭音蓋相近。古人質樸。命名或有音而無字。後人傳聞。隨以字加之。則老彭即問禮之老子矣。禮記稱吾聞諸老聃。聃蓋多識前言往行以立教者。五千言中稱古不一。而曰執古之道御今之有。則其好古而善述可見矣。特其志意有偏。故莊列之徒得緣飾而爲異端。當夫子之時。固未汎濫。以親相質問。而稱道之。又何疑焉。 趙翼陔餘叢考。論語竊比老彭。諸家注釋不一。包咸曰。老彭商賢大夫。正義謂即莊子所謂彭祖也。王弼曰。老老聃。彭彭祖也。按彭祖封於彭城。以久壽見稱。則老彭即彭祖明矣。邢昺疏一云。即老子也。此

其說蓋據世本。史記世本云。彭祖姓籛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而史記老子傳曰。周守藏室之史也。又張湯傳。老子爲柱下史。以是參證知其爲一人也。按彭祖之述古不經見。而孔子嘗問禮於老聃。又孔子答曾子問。動云聞諸老聃。可見論語述古之老彭。即禮記問禮之老聃。而或者謂彭祖在殷已極老壽。何由復至春秋時。彭則籛鏗。聃則李耳。既爲一人。何以兩稱。且彭國滅於殷末。聃名見於周末。若果一人。則相距數百年中。何以不經見。殊不知彭祖爲顓頊元孫陸終第三子。事見風俗通。而屈原天問云。彭鏗斟雉帝何饗。王逸注。謂彭祖以雉羹進堯而堯饗之也。又論語疏亦謂堯時封於彭城。是堯時已在禹皐之列。彼可以自唐歷虞夏而至殷。獨不可自殷歷周乎。若以鏗耳名各不同爲疑。古人原有一人數名而錯見者。虞翻云。彭祖名翦。則又不特名鏗也。太史儋見秦獻公言周秦離合之說。史遷謂儋即老子也。則又不特名耳矣。安在鏗不可李而鏗不可耳乎。且史記索隱引商容以舌視老子。老子悟舌以虛存。齒以剛亡。商容殷紂時人。而以舌悟老子。是殷末已稱老子也。老子內傳云。武王時爲柱下史。是周初已爲史官也。臨海廟有周成王饗彭祖三事鼎。鼎足篆東澗二字。是成王時或猶稱彭祖也。幽王時三川震。伯陽甫曰周將亡。唐固謂伯陽甫即柱下史老子。王弼亦謂伯陽甫姓李名耳諡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是又見於西周之末矣。玉清經云。老子以周平王時見衰遂去。是又見於東周之初矣。又安在數百年中絕不經見乎。然則合諸書以觀。彭聃一人確有明證。此公直自陶唐時迄於周末入關。爲關令尹喜著道德五千言而去。莫知所終。史記所稱百六十餘歲。或二百餘歲。神仙傳所稱七百六十七歲。八百三十八年。及張守節所稱歷十二王歷三十一王。論語疏所云壽七百歲者。猶第各就所傳而分記之。實未嘗統計其年壽也。或又曰。唐荊川云。莊生以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歸之彭祖。而不及老子。其論老子聞風於古之道術。又絕不及長生吐納事。明其各自爲一家也。今云一人。何以操術之不同乎。曰不然。方其爲彭祖也。精意於養生治身。服水精。餐雲母。神仙傳述其言曰。服藥百裹不如獨臥。近世道家修煉。實本於此。人徒以五千言中無此術。遂謂道家者流僞托於老子。而不知正其始之所有事也。及爲老子。則涵茹道德。淹貫典禮。猶龍之歎。且儼儼乎有儒者氣象矣。不寧惟是。後漢書襄楷傳。老子入西域爲浮屠。天神遺以好女。堅却不受。曰此但革囊盛血耳。又齊書顧歡傳記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衞國。乘日精入國王夫人淨妙口中。已而降生佛道。由是具焉。是又開佛氏法門矣。然則此公方且神奇變化出沒於三敎之間。

迭遞歷變而未有已也。曰史傳所載彭鏗各著誕生之異。豈有一人而數生者。曰吾正以其誕生而證之也。風俗通云。陸終娶鬼方氏女嬇。久孕不育。啓左脅三人出焉。啓右脅三人出焉。彭祖則左脅所出也。而元妙內篇記老子亦割左腋而生。又顧歡傳所記淨妙之孕亦剖左腋。夫安知非即女嬇剖生一事。而記載者各繫諸傳首。遂分見者三降生耶。書之以俟博雅者。　吳昌宗經注集證。注言老彭不一。包咸曰。商賢大夫即彭祖也。王肅曰。老老聃彭彭祖也。邢昺曰。一云即老子。所據者世本史記也。世本云。姓籛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史記云。周守藏室之史也。又曰。老子爲柱下史。老彭老子非一人而何。考諸經傳無彭祖述古之文。而夫子答曾子問。一曰吾聞諸老聃。再曰吾聞諸老聃。論語竊比之老彭。即禮記問禮之老聃。初非二人。斷可知矣。然而應世之跡。忽焉殊異。在堯時則爲顓頊之元孫。歷虞夏至商末而往流沙。年八百而壽未終。史所謂受封彭城商末世而滅者是也。既而復出於周世爲柱下史。見周之衰復出關往流沙。史云百有六十歲。或二百歲者。是也。吾夫子於述古則曰老彭。於問禮則曰老聃。一人而兩稱之。所以志也。此文之互見者也。　黃氏後案。作者衆人所未知。述者昔有之而今晦之。爲之祖述以明之也。包注祖述。邢本作但述。宜從皇本。我注云親之之詞。申之者云。夫子殷後。故稱殷大夫爲我。此學殷禮時言也。或曰。竊比於我者老彭也。我孔子自謂我竊比於老彭。倒其文耳。或曰中說魏相篇有竊比我於仲舒之語。或王仲淹所據本於我二字互倒也。老彭或曰一人。或曰二人。漢書古今人表有老彭。呂氏春秋執一篇彭祖以壽終。高注彭祖殷賢大夫。又引此經以證。是亦指爲一人是也。釋文引鄭君注老老聃。彭彭祖。禮曾子問。古者師行節。正義引鄭君此注云。老聃周之太史。則以老聃周史彭祖商史是二人也。漢書敘傳幽通賦。若允彭而偕老兮。訴來哲以通情。是亦以老彭爲二人。邢疏引王輔嗣說。亦云二人。則老爲老聃無疑。彭祖無所考。潛夫論讚學篇。顓頊師老彭。孔子師老聃。是以老彭爲顓頊時人。嚴鐵橋引鄭語注史記楚世家索隱謂彭祖國名。即大彭。夏商爲方伯。唐虞封國傳數十世。八百歲而滅於商。論語之老彭不知何人。　樸學齋札記。案史記云。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隱曰。周藏書室之史。蓋老彭二人爲商周之史官。而老在彭前者。孔子於老子有親炙之義。且以尊周史也。世本以爲一人。傳聞之誕耳。太史主傳述舊聞。此言當爲修春秋而發。故孟子云。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即竊比之義。班固幽通賦若允彭而偕老兮。顏注謂彭祖老聃。同鄭義也。

述疏。或曰漢博陵太守孔彪碑云。述而不作。彭祖賦詩。由彼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斯彭祖所賦之詩也。孔子述焉。果爲詩乎。今無由稽也。雖漢碑敢信之歟。

按老彭有二人一人之二說。以主一人者較爲多數。然彭祖雖壽。斷無歷唐虞夏商尙存之理。此如堯時有善射者曰羿而夏有窮之君亦名羿。黃帝時有巫咸而夏商均有巫咸。蓋古人不嫌重名。壽必稱彭。猶之射必稱羿。巫必稱咸也。包咸注。老彭殷賢大夫。蓋即本之大戴禮。最爲有據。故集注取之。後來彭祖老聃諸說解釋愈詳。愈多窒礙。此集注之所以不可輕議也。

【集解】包曰。老彭殷賢大夫好述古事。我若老彭祖述之耳。

【唐以前古注】釋文引鄭注。老老聃彭彭祖。　曾子問正義引鄭注。老聃周之大史。未知所出。　邢疏引王弼云。老是老聃。彭是彭祖。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老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之史也。　皇疏。述者傳於舊章也。作者新制作禮樂也。孔子曰。言我但傳述舊章而不新制禮樂也。夫得制禮樂者必須德位兼並德爲聖人尊爲天子者也。所以然者。制作禮樂必使天下行之。若有德無位。既非天下之主。而天下不畏。則禮樂不行。若有位無德。雖爲天下之主而天下不服。則禮樂不行。故必須並兼者也。孔子是有德無位。故述而不作也。老彭彭祖也。年八百歲。故曰老彭也。老彭亦有德無位。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欲自比之而謙不敢灼然。故曰竊比也。　筆解。李曰下文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是制禮作樂慕周公所爲。豈若老彭述古事而已。顯非謙詞。蓋歎當世鄙俗。竊以我比老彭。無足稱術。

【集注】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删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詞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餘論】呂希哲雜記。（困學紀聞注引）老子曰。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記曰。明明德於天下。老子曰。報怨以德。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老子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蓋孔子未嘗師老子也。　困學紀聞。龜山曰。老氏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朱文公曰。以曾子問言禮證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蓋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如五千言。或古有是語而傳之。列子引黃帝書。即谷神不死章也。聃雖知禮。謂行之反以多事。故欲滅絕之。禮運謀用是作。兵由是起。亦有此意。致堂曰。仲尼問禮。或以證舊聞。或以絕滅禮樂之故。振而作之。使於問答之際有啓發。非以爲師也。　丹鉛總錄。愼案佛經三教論曰。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子爲尹談。蓋述而不作。又按莊子引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外無內。則容成氏固有書矣。老子述而不作。此其明證。　焦氏筆乘。邵堯夫曰。孔子贊易自伏羲。刪三皇也。序書自堯舜。宗五帝也。刪詩自商湯。子三王也。修春秋自隱。孫五霸也。蓋六經雖殘。而一經刊定。萬世與日月並懸。其事雖述而功倍於作。豈虛言哉。老彭王輔嗣楊中立皆以爲老聃也。三教論云。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爲尹談述而不作。則老彭之爲老子。其說古矣。　宋翔鳳論語發微。老子曰。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無爲而有事。不言而有教。非居敬而何。又曰。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一者誠也。誠爲敬。故抱一即居敬。又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即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又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又曰。善建者不拔。善包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眞。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即修己以安百姓。非獨任清虛者之所及也。其書二篇。屢稱聖人。即述而不作也。又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此信而好古也。又曰。象帝之先。又曰。大上下知有之。曰帝之先。曰大上。此推乎古而益遠者也。又曰。論語不曰彭老而曰老彭者。以老子有親炙之義。且尊周史也。至三朝記稱商老彭者。以老子殷生周代而所傳之學則歸藏之學。故歸之於商。尤信而好古之明徵也。

按宋氏發明老子之學是也。惟其論孔子贊易多取歸藏。小戴所錄七十子之記。皆爲殷禮。則語涉臆斷。故無取焉。

【發明】陳櫟四書發明。信而好古。乃述而不作之本。夫子自謂好古敏以求之。又謂不如某之好學。惟能篤於信道。所以深好古道。惟篤信

好古。所以能述古而不敢自我作古焉。　萬長恤匏瓜錄。今人性分與古人同。古人所能爲皆我之所當爲者也。不好古則蔽於前言。昧於往行。師心而已。好而不信。惑其人。離其事。不惟以古人爲不可幾及。且將曰古之人亦未必果若是。其神奇益絕也。信不及故行不篤。此今人所以遠遜於古人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考異】釋文默俗作嘿。　五經文字默與嘿同。經典通爲語默字。

【集解】鄭曰。人無有是行於我。我獨有之也。

按劉氏正義云。注爲誤文。當以行字句絕。我字重衍。鄭謂他人無是行。夫子乃獨有之。與上篇爲國乎何有於從政乎何有。何有皆爲不難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李充云。言人若有此三行者。復何有貴於我乎。斯勸學教誨誘之辭也。

【集注】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別解一】四書辨疑。以此章爲夫子之謙。義無可取。謙其學而不厭以爲己所不能。則是自謂厭於學矣。謙其誨人不倦以爲己所不能。則是自謂倦於誨矣。既言厭學。又言倦誨。則是聖人不以勉進後學爲心。而無憂世之念也。下章却便說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語意翻覆。何其如此之速耶。夫子果嘗自言好古敏以求之者。不如丘之好學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吾無隱乎爾。若此類者。皆以學與誨爲己任。未嘗謙而不居也。況又有若聖與仁章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之一段。足爲明證。彼以學誨爲己之所有。此以學誨爲己之所無。聖人之言必不自相乖戾以至於此。於猶如也。蓋言能此三事何有如我者哉。此與不如丘之好學也意最相類。皆所以勉人進學也。伊川曰。何有於我哉。勉學者當如是也。此說爲是。

【別解二】論語叢實。孔子嘗曰多見而識之知之次。曰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此言何有於我。蓋謂此三者夫人能之。何足云有於我哉。子罕篇亦有是言。誼同此。

【別解三】錢氏務說。翁覃溪曰。上論中兩何有於我。蓋因時人推尊夫子。以爲道德高深。不可窺測。故夫子自言我之爲人不過如是。有何道德於我哉。朱子訓何者能有於我。乃用劉原父說。其義亦可通。惟夫子以不厭不倦自居。與門弟子言之屢矣。至是又忽辭而不居。且聖學不敢不勉。乃承當之辭。亦非可遜謝也。殊不可解耳。　論語稽：孟子引夫子與子貢言我學不厭而教不倦。此篇若聖與仁章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是夫子固以學不厭誨不倦自任者。而何至無因爲是謙而又謙之辭乎。然謂人無是行惟我獨有。則又近誇大。尤非聖人語氣。此蓋當時不知聖人。謂必有人之所不能有。故夫子言我生平不過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耳。此外亦何有於我哉。似爲得之。

按宦氏之說本於宜校。與翁覃溪說同。比較合理。蓋如集解則近於誇大。如集注則近於作僞。二者均不可從。以上諸說皆爲救濟此失。而於經文仍不免刊改之處。仍覺未安。朱子語類云。此必因人稱聖人有此。聖人以謙辭承之。後來記者却失上面一節。只做聖人自話說耳。孟子公孫丑篇。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仁且知。夫子既聖矣。觀彼文則學不厭教不倦乃夫子所自任。何有於我。乃辭聖仁不敢居之也。何有於我。言二者之外我無所有也。此解最爲得之。　黃氏後案云。何有不難詞。全經通例經中所言何有皆不難之詞。集解殊令人難於索解耳。此等處止宜闕疑。

【發明】讀四書大全說。聖學說識。釋氏亦說識。達磨九年面壁。亦是知識後存識事故。默而識之。聖人亦然。釋氏亦然。朱子亦然。象山亦然。分別不盡在此。　魯岡或問。天體本默。必不能識。爲人之學如何理會得天理大志。如孔子志學時便見得大段如此。故先從默入。默則稽諸古。問諸人。慎諸思。體諸事。皆默也。本體無聲無臭。故孔子始終惟默。子思之闇。得夫子之默也。

按困學紀聞。默而識之。朱子謂不言而存諸心。恐學者流於異端也。船山謂祗於識不識爭生熟。不於默不默爭淺深。稼書亦重言識而不言默。皆懲明季講學之失。讀古人書。胸中先橫有防異端流弊之見。其得古人之意亦僅矣。況此章識字非知識之識。乃博聞強識之識。

應讀志音。當然重在默不在識。發問先從默入之言。最為得之。

焦氏筆乘。孔子言默而識之。非默於口也。默於心也。默於心者。言思路斷。心行處滅。而豁然有契焉。以無情契之也。以無情契之。猶其以無言契之也。故命之曰默。夫有所學則厭。默識以為學。學不厭矣。有所誨則倦。默識以為誨。誨不倦矣。有非默也。故曰何有於我哉。雖然。真能默識者。即有亦未嘗不無。此又未易以有無論也。又云。孔子言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又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學也。誨人也。事父兄公卿與勉喪事謹酒德也。皆聖人日用之常。因物付物之應迹耳。而其心則一無有也。古先生書云。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菩提。令孔子而有少法可得。何以為默識耶。　反身錄。默識是入道第一義。默則不倚言說。識則識認本面。認得本面原。無聲無臭。原於穆不已。自然無容擬議。自然終日乾乾。操存罔懈。何厭之有。以此自勵。則以此勵人。視人猶己。何倦之有。此方是鞭辟著裏。盡性至命之聖學。又云默而識之。謂沉潛自認識。得天命本體。自己真面目。即天然一念。不由人力安排。湛定澄寂。能為形體主宰者是也。識得此便是先立其大。便是識仁。孔門之學以仁為宗。及門諸子終日孜孜。惟務求仁。程伯子謂學者先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即學而不厭也。羅豫章令李延平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而延平教學者默坐澄心。體認天理。陳白沙亦言靜中養出端倪。皆本於此。乃聖學真脈也。又云問學所以求識。本體則當下便是。如何還說學。還說不厭。曰識得本體。若不繼之以操存。則本體自本體。夫惟繼之學斯緝熙無已。所謂識得本體好做工夫。做得工夫方能不失本體。夫是之謂仁。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考異】皇本修講徙改下各有也字。　七經考文補遺。一本作聞義不能從。　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徙作從。每句末均有也字。

【音讀】汪中經義知新記。講字古音媾。修講一韻。徙改一韻。

【集解】孔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為憂。

【唐以前古注】北堂書鈔藝文部四引鄭注云。夫子常以為憂也。

按此孔所襲。

【集注】尹氏曰。德必修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

【餘論】朱子語類。修德之本爲要修德。故講學徙義改過則修德之目。又云。須先理會孝弟忠信等事。然後就此講學。　述學。講習也。習肄也。古之爲教也以四術。書則讀之。禮樂同物誦之歌之弦之舞之。揖讓周旋是以行禮。故其習之也恒與人共之。學而時習之。有朋自遠方來。所謂君子以朋友講習也。學人習之。其師則從而告之。記曰。小學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曰學曰贊曰詔。必皆有言。故於文講從言。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魯諸儒講禮鄉飲大射于孔子冢。皆講學也。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故孔子憂學之不講。

【發明】此木軒四書說。樂以忘憂。憂字與不堪其憂仁者不憂君子不憂不懼之憂同。乃人心之私憂也。此憂字與君子有終身之憂同。即君子存之注所謂戰兢惕厲。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全在乎此。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考異】釋文燕鄭本作宴。　後漢書仇覽傳注引論語子之宴居。　論語古訓。一切經音義云。宴石經爲古文燕。是燕爲古文宴爲今文。臧在東曰。鄭所注魯論是今文故作宴。　漢書敘傳。夭夭伸伸。師古注曰。論語稱孔子燕居。伸伸如也。夭夭如也。　張揖廣雅。妖妖申申容也。

【考證】胡紹勳四書拾義。（論語正義引）漢書萬石君傳。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師古注云。申申整勅之貌。此經記者先言申申。後言夭夭。猶鄉黨先言踧踖。後言與與也。申申言其敬。夭夭言其和。馬注申申亦訓和舒。失之矣。　讀書叢錄。申古作伸。儀禮士相見禮。君子欠伸。鄭注容倦則欠。體倦則伸。說文夭屈也。言燕居之時其容體屈伸如意。　論語述何。燕居謂不仕之時。申申謂施教也。夭夭如謂弟子發矇有如時雨化之也。禮仲尼燕居篇其一端矣。　黃氏後案。燕猶閒也。居坐也。禮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子曰居。居亦言坐也。今蹲踞字古祇用居。居有坐義也。詳見十七篇。申申如狀其躬之直。夭夭如狀其躬之稍俯也。此記聖人徒坐之容。合伸屈觀之而

見其得中也。說文夭屈也。段氏以詩隰有萇楚傳桃夭傳皆謂物初長可觀也。物初長者尙屈而未申。此文上句謂其申。下句謂其屈。洪筠軒曰。燕居之時其容體可以屈伸如意。式三以此言坐容。

【集解】馬曰。申申夭夭和舒之貌。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孫綽云。燕居無事。故云心內夷和外舒暢者也。

【集注】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考異】釋文本或無復字非。　經義雜記。集解載孔注云。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據陸氏所見本知經無復字。乃後人援注所增。以經云久矣吾不夢見。明先生時嘗夢見。故注云不復夢見。復字正釋久矣字。陸氏反以無復字爲非。不審之至。　讀書叢錄。文選劉琨重贈盧諶詩。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劉所見本亦當無復字。

【音讀】經讀考異。近讀從吾衰也爲句。久矣連下讀爲一句。考此甚矣作一讀。吾衰也久矣作一讀。吾不復夢見周公作一讀。呂氏春秋博志篇注引論語曰。吾衰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吾衰下較今文少也字。實以吾衰作句首。不連甚矣爲讀。黃山谷答王彥周書引孔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不以久矣連此句讀。亦可爲證。　翟氏考異。劉越石重贈盧諶詩。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呂覽不苟論高注引論語吾衰久矣。張子正蒙亦引語吾衰也久矣。楊龜山作資聖院記亦云甚矣夫吾衰久矣。至李絳論朋黨李善注西征賦。陳襄與孫運使書引吾不復夢見周公。則皆無久矣二字。久矣字連上爲句。舊人讀多如是。朱子以二字改屬下。其讀蓋本于致堂胡氏。　朱子語類。據文勢。甚矣吾衰也是一句。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是一句。

【考證】呂氏春秋博志篇。蓋聞孔子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爲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　潛夫論夢列篇。凡夢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時有反。有病有性。孔子生於亂

世。日思周公之德。夜即夢之。此謂寤精之夢也。 論語稽周禮夢有六。一正夢。二噩夢。三思夢。四寤夢。五喜夢。六懼夢。列子云。六者神所交也。王昭禹云。思夢若孔子之夢見周公。則是孔子徃者思爲東周。故夢寐之間得見周公。及道久不行而行年巳老。無復此志。其平日旣樂天知命。淡然無欲。故寢時亦心神安泰。無復有夢。此亦一身昔盛今衰之驗也。

【集解】孔曰。孔子老衰不復夢見周公。明盛時夢見周公。欲行其道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夫聖人行教旣須得德位兼並。若不爲人主。則必爲佐相。聖而君相者周公是也。雖不九五而得制禮作樂。道化流行。孔子乃不敢期於天位。亦猶願放乎周公。故年少之日。恆存慕發夢。及至年齒衰朽。非唯道教不行。抑亦不復夢見。所以知巳德衰。而發衰久矣。卽歎不夢之徵也。 又引李充云。聖人無想。何夢之有。蓋傷周德之日衰。哀道教之不行。故寄慨於不夢。發歎於鳳鳥也。

【集注】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

【餘論】朱子語類。問夢恐涉於心動否。曰夜之夢猶寤之思也。思亦心之動處。但無邪思可矣。夢得其正何害。 此木軒四書說。孔顥達云。莊子意在無爲。欲令靜寂無事。不有思慮。故云聖人無夢。但聖人雖異人者神明。同人者五情。五情旣同。焉得無夢。故禮記文王有九齡之夢。尙書有武王夢協之言。案孔君此論精矣。然聖人豈特不能無夢而已。聖人五情懇惻倍萬恆常。其夢亦自異於人人。周公之見。其精誠之極乎。

【發明】胡炳文四書通。祇孔子之夢亦見孔子。無意必固我處。大抵夢最可驗人之心。世之人有老而不能無功名之夢者。其心有所執著而未化也。 嶺雲軒瑣記。北人不夢乘船。南人不夢騎馬。有夢淫人者。不犯其所親。有夢毆人者。不陵其所長。而且夢中之性情言笑。弗異生平。可見夢雖幻境。莫非由塵根感觸而生者。善學者不惟勤勉所行。尤當檢省所夢。若所夢見不得天地鬼神。是眞見不得天地鬼神。不當以幻境自恕。昔賢有夢人寄椒。偶思取用。醒而自恨其欺者。是也。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考異】魏書崔光傳引志上有士字。　唐石經游字作遊。　魏書高允等傳論依仁遊藝亦作遊。

【集解】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據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據。依倚也。仁者功施於人。故可依。藝六藝也。不足據依。故曰游。

【集注】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歧之惑矣。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

【餘論】四書恒解。喫緊在志據依三字。人孰無志。而不志道則已失爲人之理。志者專一向往也。果志於道矣。則凡立心言行必求合理。而日用倫常使不敢怠肆。必日有所得矣。於此加持守之功。凡得一善即拳拳服膺。而不善者亦必改可知矣。據之如據城池自固以爲已有。勿使或失。即中庸固執意也。固執之久。始而勉強。繼而自然。久久天理純熟。仁即我之所以爲生。一息不能離。如依物而立。失之則傾。學至此幾於成矣。但其功夫次第。非明師不授。非有志不立。非恒久不成。夫子當時爲門人言。而後世罕有深造者。則影響支離不一而足矣。

黃氏後案。周官之法。教萬民以藝。養國子以藝。黨正之所校比。州長之所考勸。鄉大夫之所察以賓興。皆以藝。宮正之會什伍。諸子之進退游倅。亦莫不以藝。士固有滯於藝而不聞道者。要未有不通於藝而遽高語道德者。此實學之所以出也。今六藝之學微。其中易於復古而有益於時務者　則有如射御與數。其復古甚難者則有如樂。而猶可考正是非釐定得失者。五禮與六書耳。禮之大綱爲五。尊卑際會之節。親疏隆殺之分。先王本諸性情制爲度數。既使之犂然各當於人心。而無過不及之差。細而起居出入之微。亦有所持循。使人莊敬日強。而非僻之心無自入。學者高言志道據德依仁。而不亟亟於禮。其能不違道賊德而大遠乎仁也邪。六書之法。一二指事。日月象形。江河形聲。武信會意。四者爲古昔字體所由製。聲音所由分。考老轉注。令長假借。二者爲古昔用字同異之辨。而包括詁訓之全。學者不留心於此。臧氏玉林所謂不識字何以讀書。不通詁訓何以明經也。古之識字者曰。反正爲乏。皿蟲爲蠱。止戈爲武。理義莫精於是。後人以冥悟爲仁。以虛無爲道

。以淸淨爲德。離訓詁文字而言理義。弊遂至於此。君子博學無方。六藝之學皆宜徧歷以知之。故曰游於藝。論語經正錄。慶源以下解先後之序皆以全章四項言。以爲游藝在依仁之後。船山據總注辨之。謂志道據德依仁。有先後而無輕重。志道據德依仁之與游藝。有輕重而無先後。詳釋內注據德依仁皆承上節說。下游藝注則云日用之不可缺者。獨無承上依仁之意。船山可謂善於讀注矣。依仁而後藝可游。或問中已有此說。固非始於慶源。案之事實。不如集注之精塙也。許白雲曰。游藝即志道據德之方。而防其違仁之隙。又曰游藝與上三者不可全然作兩段看。已先船山而言之矣。

【發明】反身錄。志道則爲道德之士。志藝則爲技藝之人。故志不可不愼也。是以學莫先於辨志。古之所謂藝如禮樂射御書數。皆日用而不可缺者。然古人不以是爲志。必體立而後用行。今之所謂藝。詩文字畫而已。究何關於日用耶。或問楓山何不爲詩文。楓山笑曰。末技耳。予弗暇也。莊渠先生答唐應德書曰。閒開門授徒。無乃省事中又添却一事。雖始爲舉業作倆。不知耗了人多少精神。心中添了多少葛藤蔓說。縱斬絕之猶恐牽纏。況可引惹乎。朱子謂舉業是一厄。詩文是一厄。簿書是一厄。只此三厄。埋沒了天下多少人才。顧應德卓乎萬物之表。莫以此等攖心。若謂此是正業。是指尋花問柳與力穡同也。按先生此書言言警切。辨志者不可不知。

○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考異】釋文魯讀誨爲悔。今從古。

【考證】四書賸言。束修是贄見薄物。其見於經傳者甚衆。皆泛以大夫士出境聘問之禮爲言。若孔叢子言子思居貧或致樽酒束修。此猶是偶然餽遺之節。至北史儒林傳。馮偉門徒束修。一毫不受。則直指敎學事矣。又隋書劉炫傳。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然嗇于財不行束修者。未嘗有所敎誨。時人以此少之。則直與論語未嘗無誨作相反語。又唐六典。國子生初入學。置束帛一篚酒一壺修一案爲束修之禮。則分束帛與修爲二。然亦是敎學贄物。近儒以漢後史書多有束修字。作約束修飭解。如鹽鐵論桑弘羊曰。臣結髮束修。元和詔鄭均束修安貧。三國魏植範蕩管寧束修其躬類。遂謂束修不是物。歷引諸束修詞以爲辨。夫天下詞字相同者。多有龍星不必是龍。王良又不必是星。必欲强同之

。衍矣。試誦本文有行字。又有以上字。若束修其躬。何必又行。躬自束修何能將之而上乎。　羣經義證。後漢書延篤傳注引鄭此注伏湛傳注同。此以年計之。一解也。後漢書和帝紀。束修良吏。胡廣傳。使束修守善有所勸仰。劉般傳。太守薦般束修至行。爲諸侯師。注束修謂謹束修潔也。鄭均馮衍傳云云。此以行義計之。一解也。曲禮正義檀弓少儀穀梁傳云云。漢書朱邑傳。束修之餽。論語筆解引說者謂束爲束帛。修爲修脯。此以贄言之。又一解也。論語竢質謂檢束其身。修治其行。是從謹束修潔義。禮經釋例從束帶修飾義。並不從邢疏而申鄭義。

黃氏後案。自行束脩以上。謂年十五以上能行束帶脩飾之禮。鄭君注如此。漢時相傳之師說也。後漢伏湛傳。杜詩薦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注自行束脩謂年十五以上。延篤傳曰。吾自束脩以來。注束脩謂束帶脩飾。鄭玄注論語曰。謂年十五以上也。今疏本申孔注異於鄭君。然書秦誓孔疏引孔注論語以束脩爲束帶脩飾爲某傳束脩一介臣之證。是孔鄭注同。蓋年十五以上束帶脩飾以就外傳。鄭君與孔義可合也。曲禮童子委摯而退。疏曰。童子之摯悉用束脩。故論語孔子云自行束脩以上則吾未嘗無誨焉。是謂童子也。此又一說。後漢和帝紀。詔曰束脩良吏。鄧后紀云。故能束脩不觸羅網。鄭均傳。均束脩安貧。馮衍傳。圭璧其行。束脩其心。劉般傳。束脩至行爲諸侯師。李注訓爲謹束修潔。孔氏示兒編據之爲潔己以進之義。此又一說。

經學卮言。漢書王莽傳。自初束修。伏湛傳。自行束修。訖無毀玷。延篤傳云云。義並同鄭解。是言成童以上皆教誨之也。若馮衍傳圭璧其行束脩其心。鄭均傳束修安貧。則爲約束修飾之意。與魯論悔字得相合。是子言從能束修以來內省常若不足。故所行未嘗無悔也。然既定依古文作誨。自當以十脡脯爲正解。疏引少儀穀梁傳文乃明證矣。

【集解】孔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修以上。則皆教誨之。

【唐以前古注】後漢書延篤傳注引鄭注。束修謂年十五以上也。　皇疏引江熙云。見其翹然向善思益也。古以贄見修脯也。孔注雖不云修是脯。而意亦不得離脯也。　筆解。韓曰說者謂束爲束帛。修爲羞脯。人能奉束修於吾。則皆教誨之。此義失也。吾謂以束修爲束羞則然矣。行吾而教之非也。仲尼言小子洒掃進退束修末事。但能勤行此小者。則吾必教誨其大者。

【集注】修脯也。十脡爲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束修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

則無往教之禮。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别解一】包愼言温故錄。案魯論則束修不謂脯脡。易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又曰震无咎者存乎悔。聖人戒愼恐懼。省察維嚴。故時覺其有悔。自行束修以上。謂自知謹飭砥礪而學日以漸進也。恐人以束修即可無悔。故言未嘗無悔以曉之。

按劉寶楠云。魯論義不著包說。但以意測易繫辭傳慢藏誨盜釋文引虞作悔二字同音叚借。疑魯論義與古同叚悔字爲之。鄭以古論義明。故定從誨也。

【别解二】陔餘叢考。漢書光武詔卓茂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誠固。鄧后紀有云。故能束修不觸羅網。注以約束修整釋之。又鄭均束修安貧。恭儉節整。馮衍傳。圭潔其行束修其心。劉般傳。太守薦般束修至行。皆以整束修飭爲訓。即以之釋論語自行束修以上。謂能飭躬者皆可教也。於義亦通。

【别解三】論語偶記。邢疏引檀弓少儀穀梁傳所云束修但言賜人問人。不言爲贄。脯修是婦人相見之物。男子無之。嘗以爲疑。及見鄭注謂年十五以上。恍悟邢疏之謬。蓋古人稱束修有指束身修行言者。列女傳秋胡婦云。束髮修身。鹽鐵論桑弘羊曰。臣結髮束修。得宿衛。後漢延篤傳曰。吾自束修以來。馬援杜詩二傳又並以束修爲年十五。俱是爲注佐證。書傳云十五入小學。殆行束修時矣。

【别解四】樸學齋札記。禮曲禮云。童子委摯而退者。童子見先生或尋朋友。既未成人。不敢與主人相授受拜抗之儀。但奠委其摯於地而自退避之。然童子之摯悉用束修也。故論語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是謂童子也。

【餘論】四書詮義。大道爲公。夫子豈不欲盡天下人而誨之。而不知來學則聖人亦不能强也。自行束修以上未嘗無誨焉。公之至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考異】史記世家述此章文無不悱不發四字。　何異孫十一經問對。此宜合上爲一章。不憤上子曰字當是衍文。蜀石經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　皐本有而示之三字。不復上有吾字。　七經考文足利本作示之少而字。　文選西京賦注引論語曰舉一隅而示之。　天文本論語校勘記

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隅下有而示之三字。唯天文本作舉一隅示之。　讀書叢錄。集解鄭注說則舉一隅以語之。似鄭本亦有而示之三字。論語古訓文選西京賦李注引亦有而示之三字。可見古本皆然也。

按舉一隅下應有而示之三字。後來傳寫錯落。似應加入。

【考證】論語後錄。說文解字無悱字。鄭康成言口悱悱。疑即怫字。玉篇云。怫意不舒治也。義近。　劉氏正義。方言憤盈也。說文憤懣也。二訓義同。人於學有所不知不明而仰而思之。則必興其志氣。作其精神。故其心憤憤然也。下篇夫子言發憤忘食。謂憤於心也。文選嘯賦注引字書曰。悱心誦也。誦疑作痛。方言菲惄悵也。菲與悱同。廣雅釋詁作悲。說文無悱字。新附據鄭注補。或疑悱字即說文悲字。當得之。玉篇悱口悱悱。此本鄭訓。學記曰。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注云。使之悱悱憤憤。然後啓發也。記又云。力不能問。然後語之。力不能問。故口悱悱也。當心憤憤口悱悱時。已是用力於思而未得其義。乃後啓發為說之。使人知思之宜深。不敢不專心致志也。

【集解】鄭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啓發為說之。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復重教之。

【集注】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考異】禮記檀弓記此文無子字有字。　馮椅論語解曰。檀弓記此。蓋古禮然也。是書所記禮儀多合禮經。當時不行而夫子舉行之。故門人以度之耳。

【集解】喪者哀戚。飽食於其側是無惻隱之心。

【集注】臨喪哀不能甘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考異】釋文舊以爲別章。今宜合前章。　皇本是日下有也字。　論衡感類篇引有也字。　禮記曲禮上篇哭日不歌。　又檀弓篇弔於人是日不樂。

【音讀】經讀考異。舊讀哭字屬上是日爲句。據鄭志臨碩難曰。孔子哭則不歌。是出何經。論語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謂一日之中云云。玩鄭所答。明以是日絕句。又臨碩問亦言哭則不歌。益可爲證。　翟氏考異據翻疏本論衡感類篇引是日下有也字。則哭字當連下讀。與曲禮正合。

【考證】論語稽求篇。二節皆見檀弓。一曰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一曰弔於人是日不樂。皆與論語文同。雖不實署夫子名。但禮經出于七十子之徒。多引夫子事。此即以夫子之事爲禮者。特不樂樂字即作樂之樂。與歌字同。不音洛字。若云餘哀未忘。則音洛矣。然餘哀未忘。猶是注不歌之由。因是無疑。

【集解】一日之中或歌或哭。是褻於禮容。

按皇本脫此注。以此章連上章。而以上章之注繫於後。與釋文所見本不合。

【集注】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

【餘論】四書近指。哀樂皆情也。聖人中節焉而已。然樂可以難哀。哀不可以雜樂。故不能歌。此中有大則焉。　黃氏後案。哭則不歌。非歌則不哭。注言餘哀未忘是。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考異】史記弟子傳舍字作捨。　唐宋石經惟皆作唯。　後漢書蔡邕傳。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注曰論語孔子曰用則行舍則藏。　翟氏考異。按史文本與經合注者引經反略去兩字。此等處不解前人之意。或者所論他論別歟。

【集解】孔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惟我與顏淵同耳。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孫綽云。聖人德合於天地。用契於四時。不自昏於聖明。不獨曜於幽夜。顏齊其度。故動止無違。所以影附日月。絕塵於游䀝也。又引江熙云。聖作則賢人佐。天地閉則聖人隱。用則行舍則藏也。唯我與爾有是分者。非聖無以盡賢也。

【集注】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餘論】黃氏後案。易言知進退存亡者惟聖人。自非樂天知命者未能及此矣。而顏子獨見許焉。其學足以達天也。尹彥明言中人以下宜爲之說命。聖人祇有義理。程叔子大賞之。朱子申尹說。謂中人之情僥事之不得成方委之於命。所謂不得已而委之命也。聖人不問命。祇看理義何如。注引尹說即此意。式三謂庸俗之言命。與聖賢之言命迥然不同。庸人以智術之不能挽者爲命。聖賢以禮義之可得不可得爲命。而以智力挽之者謂之不受命。以禮義之順逆卜世運之盛衰。此正夫子之樂天知命而爲聖之時者。以數命與性命分爲二。而有命不足道之說。是淺言命也。朱子於子罕言注云命之理微。與此注異。故語錄正淳問尹氏子罕言章說亦曰尹氏命字之說誤。

【發明】周宗建論語商。（四書困勉錄引）大抵聖賢經世之學與心性之學不作兩橛。故以此出處則舒卷無心。絕不著些豪意見。以此任事則鋒穎消除。絕不露一豪意氣。子路三軍一問。色相熾然。故夫子把經世大機局點化之。亦正欲其體認到裏面去也。臨事二語。此是千古聖人兢兢業業之心腸。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音讀】釋文與如字。皇音餘。　翟氏考異集解。孔氏曰。爲將當唯與己俱。此讀與如字也。皇氏義疏曰。子路意必當與己。已有勇故也。故問則誰與之。是亦以與字解義爲俱。別附許居士一說。別解與爲許。均未嘗讀作餘音。陸氏謂皇音餘。豈皇氏又有別著異讀耶。義疏久淪海國。近方從市舶購到。其中或有被竄。亦未可知。　東塾讀書記。今世所傳皇疏不盡眞也。子行三軍則誰與。釋文云誰與皇音餘。今本皇疏云若行三軍必當與己。已有勇故也。故問則誰與之。此則讀與字上聲。不合於釋文。蓋皇疏殘闕。而足利人妄補之也。

按此條孫頤谷讀書脞錄已疑之。

【集解】孔曰。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以爲己勇。至於夫子爲三軍將。亦當唯與己俱。故發此問。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繆播云。聖教軌物。各應其求。隨長短以抑引。隨志分以誘導。使歸於會通。合乎道中。以故剛勇者屈以優柔。儉弱者厲以求及。由之性也。以勇爲累。常恐有失其分。覓功街世。故因題目於回。擧三軍以倒問。將以叩道訓。陶染情性。故夫子應以篤誨。以示厥中也。　又引沈居士云。若子路不平。與顏淵而尙其勇。鄙昧也已甚。孔子以之比暴虎馮河。陷之於惡。實爲太深。余以爲子路聞孔子許顏之遠。悅而慕之。自恨己才之近。惟强而已。故問子行三軍則誰與。言必與許己也。言許己以麤近也。故夫子因慰而廣之。言若在軍如暴虎馮河。則可賤而不取。謂世之麤勇也。若懼而能謀。抑亦在賢之次流。謂子路也。如此三軍則不獨麤近也。

【集注】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己同。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考異】釋文馮字亦作憑。　皇本作憑。

【考證】論語後錄。古淜與仌同音。馮字从仌。淜字从朋。皆古音正。故通之。暴虎馮河。蓋當時有此語。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又曰。袒裼暴虎。易曰。用馮河。皆是。文穎說。兗州人凡水大小皆謂之河。夫子兗人也。兗冀人聲相近。　戴望論語注。王者行師以全取勝。不以輕敵爲上。傳曰。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論語補疏。此文無注。邢疏以成爲成功。義殊不了。成猶定也。定即決也。三國志郭嘉傳。嘉北見袁紹。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袁公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矣。好謀無決即是好謀無成。好謀而成。即是好謀而能決也。　羣經平議。成當讀爲誠。詩我行其野篇。成不以富。論語顏淵篇引作誠不以富。是成與誠古通用也。行軍之事固不可無謀。然陰謀詭計又非聖人所與也。故曰好謀而誠。懼與誠行軍之要矣。

【集解】孔曰。暴虎徒搏。馮河徒涉。

【集注】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

【餘論】四書改錯。行三軍非細事。自神農伐補遂。黃帝伐蚩尤。而後行軍。皆聖帝明王之所不免。故易於師卦曰。開國承家。又曰。可以王矣。未嘗卑也。況臨事而懼。正夫子慎戰之意。好謀而成。正夫子我戰則克之意。是夫子明白告語。並不貶抑。而讀其書者反從而鄙夷之可乎。

【發明】黃氏後案。趙充國攻羌。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此所謂臨事而懼者。漢書謂李廣之不擊刁斗。程不識之行伍整嚴。孰得孰失。於懼不懼判之矣。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考異】史記伯夷傳引作富貴如可求。　韓詩外傳一卷。說苑立節篇。周禮條狼氏注。後漢書蔡邕傳注。郭京周易舉正。徐堅初學記引此皆無也字。　文選注引凡數處亦皆無也字。　釋文鞭或作鞕。音吾孟反。非也。吾亦爲之。一本作吾爲之矣。　鹽鐵論貧富章。引作雖執鞭之事。　說苑立節篇。引作富而不可求。皇本如不可求求下有者字。

按鄭注富貴不可求而得之。恐富下當有貴字。故史記直引作富貴如可求。蓋出古論。而與如義通。

【考證】論語後錄。執鞭有二義。周禮秋官條狼氏下士八人。其職云。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六人。侯伯四人。子男二人。此一義也。地官司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此一義也。以求富之言例之。或從地官爲長。

【集解】鄭曰。富貴不可求而得者也。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之賤職我亦爲之。孔曰。所好者古人之道。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繆協云。袁氏曰執鞭君之御士。亦有祿位於朝也。

【集注】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爲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爲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

也。

【別解一】四書辨疑。蘇氏過高之論。不近人情。富與貴人皆欲之。聖人但無固求之意。正在論其可與不可。擇而處之也。不義而富且貴。君子惡之。非惡富貴也。惡其取之不以其道也。古之所謂富貴者。祿與位而已。貴以位言。富以祿言。富而可求。以祿言也。執鞭謂下位也。蓋言君子出處當審度事宜。穀祿之富。於己合義。雖其職位卑下。亦必爲之。故夫子之於乘田委吏亦所不鄙。苟不合義。雖其爵位高大。亦必不爲。故夫子之於季孟之間亦所不顧也。伊川曰。富貴人之所欲也。苟於義可求。雖屈己可也。如義不可求。寧貧賤以守其志也。論語補疏。易傳稱崇高莫大乎富貴。富貴非聖人所諱言也。但有可求不可求耳。不可求所謂不以其道得之也。苟以其道得之。何不可求之有。孟子言非其道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以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正與此章之恉相發明。非道以求富貴。鄙夫也。必屏富貴不言。並其可求者而亦諱之。此堅瓠之謂。聖人所不取也。而與如適。而可求即如可求。如可求則爲之。如不可求則不爲。聖人之言明白誠實如此。若以富而可求爲設言之虛語。此滑稽者所爲。曾以是擬孔子乎。

【別解二】論語發微。周官太宰祿以馭其富。三代以上未有不仕而能富者。故官愈尊則祿愈厚。求富即干祿也。富而可求。謂其時可仕則出而求祿。孔子爲委吏乘田。其職與執鞭之仕同也。不可求爲時不可仕。孔子世家言定公五年陽虎囚季桓子。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此孔子不仕謂不可求。修詩書禮樂爲從吾所好。孔子自述出處之際。故以兩吾字明之。　黃氏後案。此辨道之可不可也。道苟不枉。身屈何傷。若求富而必有害於道。是不可求矣。所以自遂其好道之心。而不以彼易此也。

【餘論】論語或問。程子可求不可求。皆決於義。謝楊可求不可求。皆決於命。至於張子尹呂則以可求者爲義。而不可求者爲命。三說不同。然愚意以謝楊之說爲未安也。蓋此本設言以明富之不可求。故有執鞭之說。若曰命可求。則寧屈己以求之。則是實有此意矣。豈聖人之心哉。曰聖人言義而不言命。則奈何其言此也。曰言義而不言命者。聖賢之事也。其或爲人言。則隨其高下而設教有不同者。如曰死生有命富

貴在天。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者。夫豈皆不言命乎。魏國韓忠獻公有言。貴賤貧富自有定分。枉道以求。徒喪所守。蓋得此章之意。中人以下。其於義理有未能安者。以是曉之。庶其易知而有信耳。

【發明】顏氏家訓。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祿不登。信由天命。須求趨競。不顧羞慚。比較材能。斟量功伐。厲色揚聲。東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而獲酬謝。或有喧聒時人視聽求見發遣。以此得官。謂爲才力。何異盜食致飽。竊衣取溫哉。世見躁競得官者。便爲弗索何獲。不知時運之來。不索亦至也。見靜退未遇者。便爲弗爲胡成。不知風雲不與。徒求無益也。凡不求而自得求而不得者。焉可勝算乎。嶺雲軒瑣記。無聖賢欲仕之心。而徒求青紫之榮鼎鐘之奉者。古今來項背相望也。余閒居每誦孟子貴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一章而三復之。覺如置身千仞天風冷冷。翛然自得之樂有不可思議者。

○子之所慎齊戰疾。

【集解】孔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獨能慎之。

【集注】齊之爲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

【餘論】論語集注補正述疏。今日治疾者必原乎內經。其書雖秦漢間人成之也。而所稱黃帝與歧伯言者。其義通微。必有傳之先秦古書者矣。神農本草經亦然也。周官云。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斯古書所傳也。孔子好古必博求之矣。經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亦學詩之餘也。而孔子不敢言知醫也。經云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其慎疾之道歟。　劉氏正義。韓詩外傳八。傳曰。居處齊則色姝。食飲齊則氣珍。言語齊則信聽。思齊則成。志齊則盈。五者齊。斯神居之。並言慎齊之事也。說文云。戰鬥也。慎戰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也。禮器云。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此之謂也。慎疾者所以守身也。金匱要略言。人有疾當慎養苦酸辛甘不遺。形體有衰。雖在經絡無由入其腠理。即此義也。　潘氏集箋。鄉黨篇。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慎齊也。本篇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

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慎戰也。鄉黨篇。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慎疾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考異】史記世家與齊太史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　皇本聞韶下有樂字。　程子遺書。聖人不凝滯于物。安有韶樂雖美直至三月不知肉味者乎。三月字誤。當是音字。又說曰三月乃音字誤分爲二也。　朱子或問問程子改三月爲音字如何。曰以史記考之。則習之三月而忘肉味也。既有音字。又自有三月字。則非文之誤矣。又語錄曰。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三月當點句。蓋是學韶樂三月。非三月之久不知肉味也。　十一經問對。史記上有音字。下有學之二字。一說三月是音字。此義爲長。學之二字可無也。　史記辨惑。司馬遷意其太久。遂加學之二字。經有疑義。闕之可也。以意增損可乎。　四書辨疑。以三月一併一。却爲牽强。聞韶下亦不須更有音字。王滹南曰。或言月爲日字之誤。皆可不必。當姑闕之。　四書改錯。大全載程子謂三月是音字之誤。則音字亦本史記聞韶音語。然史記下文仍云學之三月。則三月與音字各出。非形誤矣。　釋文爲本或爲嬀。音居危反非。　翟氏考異。王肅似讀爲爲嬀。因謂嬀氏樂宜在陳而不圖至齊。　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足利本唐本正平本韶下有樂字。

按四書考異云。三月謂音字誤本韓退之說。程子遵之。今檢韓公本書未見此條。考邵博聞見後錄述韓李筆解三月字作音。趙希弁讀書附志亦云韓公筆解以三月爲音。是筆解原有此條。今本缺佚。史記儒林傳孔子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說苑修文篇文正與此同。古人說時久遠稱三年。近稱三月。其例甚多。如回也三月不違仁亦安得謂滿九十日乎。（說見汪中述學）增改字句反屬多事。

【音讀】經讀考異。近讀從韶字絕句。考此宜以子在齊爲讀。與子在陳同例。下文聞韶三月當作一句。史記孔子世家聞韶音學之三月。正以聞韶屬三月爲義。　滋困靜語。此章諸家說不一。皆不若以子在齊爲一句。聞韶三月爲一句。不知肉味爲一句。義自明白。　張達善點本。在齊句。聞韶句。三月一讀。

【考證】漢書禮樂志。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舜之後招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招。　江氏孔子年譜。昭公二十五年奔齊魯亂。孔子三十六

哉適齊。則聞韶當在是時也。　說苑修文篇。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音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大矣哉。爲此樂者不圖爲樂至於此。　黃氏後案。子在齊句與子在陳同例。見武氏經讀考異。聞韶句。三月句。夫子以魯亂適齊。力不能請觀古樂。即請觀之而未能久。三月者。古人習樂之常期也。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誦以樂語。弦以樂音。必經時而畢。漢博士爲文帝作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唐書選舉志。諸生治經皆限以歲月。未終經者無易業。皆存遺意。則齊人習韶之久。夫子與聞之遂學之。周注是也。史記言夫子學琴。師襄類請益。夫子始告以習其曲未得其數。繼告以未得其志。終告以未得其人。當聞韶之候。契虞帝九成之功。訂有司數傳之失。必有同於此者。好古敏求。學而不厭。俱於忘肉味中見之矣。斯斯韶也。不圖爲樂至於如斯。韶之美前此未得其美也。尚書言簫韶九成。獸舞鳳儀。季札論韶天幬地載。夫子契之已久。然事非親習焉。徒以考尋典故想象髣髴。自爲有得。雖聖人不能。故歎不圖至斯於三月後也。　梁氏旁證。王注似即因爲媯樂宜在陳而不圖至齊。蔡仲覺論語集說鄭汝諧論語意原皆據此謂舜後爲陳。自敬仲奔齊。久專齊政。以揖遜之樂而作於僭竊之國。故聞而憂感之深。至於三月不知肉味。孫氏示兒編意亦略同。然史記明云學之三月。邢疏亦云不圖爲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故集注據之。　劉氏正義。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年三十五。昭公奔於齊。魯亂。孔子適齊。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云云。江氏永鄉黨圖考敘此適齊爲孔子三十六歲。三十七歲自齊反魯。漢書禮樂志。夫樂本情性。浹肌膚而藏骨髓。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尚猶不絕。至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舜之後。招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招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以不圖句爲美。義勝此注。

【集解】周生曰。孔子在齊聞習韶樂之盛美。故忽忘於肉味。王曰。爲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范甯云。夫韶乃大舜盡善之樂。齊諸侯也。何得有之乎。曰陳舜之後也。樂在陳。陳敬仲竊以奔齊。故得僭之也。

又引江熙云。和璧與瓦礫齊貫。卞子所以惆悵。虞韶與鄭衞比響。仲尼所以永歎。彌時忘味。何性情之深也。

【集注】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

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

【別解】論語集說。韶舜樂也。三月言其久也。舜之後爲陳。自陳敬仲奔齊。其後久專齊政。至景公時陳氏代齊之形已成矣。夫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蓋憂感之深也。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斯者指齊而言也。韶本揖遜之樂。今乃至於齊之國。其殆傷今思古。故發爲此歎與。升菴全集。古注相傳謂不意齊之作樂至此耳。蓋舜爲君。夔典樂。則其盛宜也。君非舜。工非夔。而忽見於齊廷。詫齊也。非詫舜也。此一說也。或曰齊之田氏。乃舜裔。舜以揖遜有天下。而田恒乃弒其君。故孔子聞韶而歎曰。不意盛德之後而乃爲弒乎。有所感也。此又一說也。包慎言溫故錄。嬀陳姓。夫子蓋知齊之將爲陳氏。故聞樂而深痛太公丁公之不血食也。

【餘論】朱子語類。三月蓋學韶樂三月耳。非三月之久不知肉味也。又問心不在焉食而不知其味。是心不得其正也。夫子聞韶何故三月不知肉味。曰所思之事大而飲食不足以奪其志也。凡如發憤忘食吾嘗終日不食。皆非常事。以其所憤所思之大自不能忘也。論語述何。此章述樂而獨取韶樂。則韶舞之意也。樂經雖亡。脩堯舜三代之禮。則有以致太平之瑞應。不然韶樂雖存何足救齊之亂哉。論語劄記。爲樂未是指韶。斯字乃指韶。蓋曰爲樂者多矣。不意至於斯之盡善又盡美。似較得神吻。不是夫子平日全然不知舜樂而至此駭歎之深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考異】釋文一本無將字。

【考證】論語偶談。春秋諱內不諱外。許止趙盾猶顯加以弒逆。豈有輒拒父而不大書爲天下後世戒者。哀三年經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是時蒯聵在戚。而曼姑固輒所遣。乃書法轉以齊主兵。而於輒無專辭。推尋其故。以晉失德而虐。諸侯因之。衛靈齊景魯定三國同謀叛晉。趙鞅又還衛貢實晉陽以絕彼往來。於是衛亦合二國援朝歌以抗鞅。是則晉衛爲仇。幾於勢不兩立。而蒯聵乃背父而奔依之。會靈死鞅遂借納聵以濟師伐喪。蓋聵惑於納己之言。不悟鞅之意在襲衛。衛之拒固靈公之志。亦宗社之計。不得不然。雖聵在軍。而其爲拒晉非拒父。不惟當時諒之。即聖人亦諒之。特不能去衛自全。此則輒之自陷於逆耳。四書賸言。夫子爲衛君。不知如何爲法。據公羊傳。衛輒之立。受

命靈公。古立國典禮不以父命廢王父命。輒之拒蒯聵。遵王父命也。可爲也。據左傳則衛靈與齊景魯定同盟伐晉。而晉乘衛靈初死。用陽貨計挾蒯聵以伐衛喪。則伐喪當拒。借納君以報宿怨。其意叵測。又當拒。且晉所怨者靈也。靈猶在殯而報怨者已在境。雖非蒯聵亦定無拱手而聽之者。是不可不拒。況乎公齊魯衛三國所共仇。衛雖欲平。齊魯安得而平之。則又不得不拒。故當時衛人無有不以拒晉爲能事者。此又可爲也。據此二傳而夫子在衛原有似乎爲衛君者。然但爲其拒晉。不爲其拒父也。何以見其爲拒晉。觀夫子春秋書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又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以爲晉伐衛而齊衛拒之。並不及衛君。此爲其拒晉也。何以知不爲拒父。夷齊兄弟尙求仁而謂父可與抗乎。此不爲拒父也。然則爲公輒者可以知所自處矣。若公羊之說則輒並不受祖命。靈命子郢。未嘗命公輒。夫子爲衛君全不在此。　劉氏正義。左定四年傳言衛靈公太子蒯聵得罪君夫人南子出奔宋。哀二年夏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又經書六月乙亥。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此蒯聵出奔及輒立拒父始末也。公羊傳。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輒者曷爲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爲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穀梁傳。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納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二傳所言。自是衛人當日所據之義。鄭依爲說。故此注言靈公逐蒯聵。又言立孫輒也。周人之法無適子者立適孫。聵負罪出亡。已絕於衛。故輒得申王父之命。當時臣民安之。大國助之。而夫子亦且爲公養之仕。故冉有疑夫子爲衛君也。夫子於哀六年自楚反衛。爲衛輒四年。此問當在其時。

【集解】鄭曰。爲猶助也。衛君者謂輒也。衛靈公逐太子蒯聵。公薨而立孫輒。後晉趙鞅納蒯聵於戚。衛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不乎。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江熙云。夫子在衛受輒賓主。悠悠者或疑爲之故問也。

【集注】爲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

【餘論】論語述何。春秋絕蒯聵之出奔。又不與其入衛。而與石曼姑齊國夏以伯討。辭於靈公曰卒月葬無危文。於輒無立文。似得爲衛輒。故冉有子貢子路皆疑焉。輒於王法得立。不得拒父。爲輒之義。當不爲喪主而率以避位。蒯聵之罪已成於出奔。又挾晉亂臣而欲篡衛。天子不能討。齊衛不能拒。輒之勢求仁而不得仁矣。其禍起於靈公。故夫子不爲也。時夫子居衛有公養之仕。故冉子疑焉。子貢曰。夫子不爲。二賢謀爲夫子反魯地矣。　黃氏後案。蒯聵得罪。集注爲是。近儒從劉原父說云。蒯聵無殺母事。左傳所言出南子之黨成其獄。故經兩書衛世子蒯聵。信如是聖門高弟復何待疑。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考異】皇本高麗本作子曰古之賢人也。又何怨下有乎字。　九經古義。古之賢人也。古本作賢仁。故鄭注云孔子以伯夷叔齊爲賢且仁。徐彥云。古之賢仁也。言古之賢士且有仁行。若作仁字如此解之。若作人字不勞解也。　經學巵言。本作仁者似誤會鄭注句意而妄改。鄭則統求仁而得仁兩句言之耳。韓非子曰伯夷之賢與其稱仁亦同此意。　劉氏正義。鄭注乃檃括古之賢人也求仁而得仁二句義。非本作賢仁。　阮元論語校勘記。左氏哀三年傳正義史記伯夷列傳索隱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引並有乎字。疑古本如此。　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曰上有子字。怨下有乎字。

【考證】羣經識小。公羊傳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西漢雋不疑猶引此以斷衛太子之事。則在春秋時可知。然蒯聵之廢宜也。輒之立亦宜也。以靈公而廢蒯聵。蒯聵無辭。以輒而拒蒯聵。則輒將何以爲心矣。此怨乎一問最爲深切也。

【集解】孔曰。夷齊讓國遠去。終於餓死。故問怨乎。以讓爲仁。豈怨乎。鄭曰。父子爭國惡行也。孔子以伯夷叔齊爲賢且仁。故知不助衛

君明矣。

【唐以前古注】筆解。韓曰。上篇云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言君子雖惡不怨也。又下篇云。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吾嘗疑三處言夷齊各不同。吾謂此段義稱賢且仁者。蓋欲止冉有爲衞君而已。李曰聖人之言無定體。臨事制宜。孟軻論之最詳。曰伯夷聖之淸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大抵仲尼與時偕行。與時偕極。無可無不可。是其旨也。其餘稱賢且仁。誠非定論。

【集注】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君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衞君。而以夷齊爲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爲衞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其視棄其國猶敝蹝爾。何怨之有。若衞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

【餘論】論語意原。輒之立非靈公命也。有公子郢在。足以君其國。輒當委國而逃。而乃據其國以抗其父。其得罪於夷齊也大矣。以夷齊之窮猶不怨。輒之去國非至於夷齊之窮也。何爲而不去哉。　論語稽求篇。從來但以父子爭國與兄弟讓國相比較。雖常人猶知之。何待出賜。蓋齊受父命。輒受王父命。輒未嘗異齊也。夷遵父命。聵不遵父命。是聵實異於夷也。夷讓齊亦讓。是讓當在聵也。聵爭輒亦爭。是爭不先在輒也。況叔齊之讓。祇重私親。衞君之爭。實爲國事。親不敵王。家不廢國。萬一夷齊並去而二人相對。惟恐國事之或誤。而稍有怨心。則必爲衞君。而不謂其並無怨也。如此則二賢之問荅鋒對而解悟捷。然且二賢終不去衞。一爲之使而一爲之殉。則當時之爲輒而拒聵爲何如者。況衞人也。　四書翼注。此章惟古注疏得其實解。而意不明暢。特申明之。按何晏集解據鄭康成說云。爲助也。衞靈公逐世子蒯聵。公薨立孫輒。晉趙鞅納蒯聵於戚。衞石曼姑帥師圍戚。故問其意助輒否乎。又據孔安國云。夷齊讓國遠去。終於餓死。故問怨耶。以讓爲仁豈有怨乎。合孔鄭二家得其要領矣。蓋當定公時世卿擅國。厚賓賄於衞。衞靈叛之。從齊景公伐晉。晉趙鞅忿甚。遂伐衞。與盟於鄟澤。使成河

涉沱辱衞公。捘手及腕。衞遂與晉絕。後雖殺涉佗以謝過。衞不顧也。魯哀二年四月丙子。衞靈公薨。六月乙酉。趙鞅納蒯聵入於戚。相拒止六十日。封蒯聵爲質。將滅衞以報夙憤也。此時公子郢當立。此入賢且智。逆覩此事決不肯立。此時則衞不得不立輒矣。立輒則蒯聵知衞之國即其國。不肯爲趙鞅所愚。既入戚即居戚。不復入於衞矣。此時衞人皆以立輒可以安蒯聵而拒趙鞅爲得策。輒亦得以柴立中央。俾南子蒯聵不互相戕害以爲訴病於諸侯。故國人多爲之。春秋之時。晉惠居秦。子圉在國。鄭成居晉。子髡頑在國。邾子居吳。子革在國。往往有之。蒯聵居戚。衞輒在國。即其事。非其子拒父也。是年八月。趙鞅移圍戚之師與鄭人戰於鐵。獲勝而歸矣。齊景公挾其爭霸舊憾。使卿國夏與衞大夫石曼姑圍戚。其意欲逐蒯聵以取勝於趙鞅。陷蒯聵父子於不義者。皆此人也。是爲魯哀公之三年春。此時子貢冉有正在衞。迨秋則季桓子卒。季康子召冉有歸魯矣。二子之問。正在石曼姑圍戚時。故曰古注得其實也。夫以齊之强率二國之師圍戚。不能有加於蒯聵。得安然居戚者十餘年。自是輒爲戚禦侮。齊景所以廢然而返不再興兵。此時蒯聵與輒本無嫌隙。但所處各非其地。名不正耳。以恒情論之。相忍可以爲國。若以伯夷叔齊之賢處之。則固有道矣。乃貪國而懼禍。徘徊於騎虎不得中下之勢。違心害理。律以不仁。何所逃罪耶。惟必罪其據國拒父。則事蹟不符。南子未死。蒯聵本不敢歸。觀其魯哀十六年反國告於天王。猶曰蒯聵得罪於君父君母。是則蒯聵本以南子爲母。有所顧忌。既不敢殺南子被弑母之名。則居戚不入衞。乃其隱情。至魯哀十六年。距衞靈公之死已十七年。南子必老且死矣。所以迺孔妃入國。輒亦速駕而奔魯。乃不數日蒯聵仍召輒爲太子。是輒於蒯聵並無有西內刼還南城禁錮之事。父子如初。兩無慚色。可知保國立輒之舉。以理以勢。不得不然。公羊傳云。父可有子。子不得有父。穀梁傳云。得以王父命辭父命。老儒冒昧附會之詞。雋不疑爲京兆尹。收捕僞衞太子。恐衆心不同。乃云蒯聵出奔。衞輒不納。春秋是之。春秋何嘗有此一筆。權詞以安衆耳。後儒不察事蹟本末。以子路食其祿爲不知義。夫子路果不知義。夫子何不數之。乃立視其陷於不義而且哭之慟哉。

【發明】楊名時論語劄記。太史公以伯夷之窮餓疑天道。不知伯夷之餓乃其所以求仁。正見世變而道不變。當其時伯夷若肯歸周。周固將高爵厚祿以待之矣。伯夷求仁而棄爵祿。此正忠孝天性之所以常存。人心所賴以不死耳。　論語經正錄。齊節初曰。父子也兄弟也君臣也。人

之倫也。而三才之所以立也。二子之交讓也。所失者國而所得者父子兄弟之紀。其非武王而餓以死也。所失者身而所得者君臣之義。是皆脫然有見於富貴貧賤死生之外。而一毫私己不與焉。謂非仁乎。冉求有見於伯夷之仁。必有見夫輒之不仁。知夷齊於人紀爲有功。必知輒爲名敎之所不容。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考異】釋文疏本或作蔬。食如字。一音嗣。　皇本作蔬。　太平御覽述亦作蔬。　翟氏考異詩彼疏斯稗箋云。疏麤也。謂糲米也。禮主人辭以疏。一訓菜食。周禮聚斂疏材。釋文但云菜也。疏兼有麤菜二義。故孔氏解此爲菜食。朱子注爲麤飯。憲問篇飯疏食亦二義得兼。其字皆可通作蔬也。若鄉黨與孟子萬章所云雖疏食菜羹。疏與菜既對舉。則似難加草矣。而本仍多作蔬字。得非傳寫訛耶。　後漢書劉般傳注引孔子曰不義而富於我如浮雲。無且貴二字。

【音讀】四書辨證。枕字字書有上去二聲。皆訓薦首物。左傳晏子枕尸而哭。枕音義之鴆反。易坎卦險且枕。本義枕倚着之意針甚反。皆讀去聲。此章與同。黃陶菴文閣百詩譏其錯認上聲。而南史劉遴之醫墮車折臂。周捨戲之曰。雖復並坐可橫。正恐陋巷無枕。則誤讀已久矣。

【考證】論語後錄。疏食粗糲之食也。儀禮喪服傳云。既虞食疏食飲水。既練食菜果飯素食。注疏猶麤也。麤即粗字。說文解字云粗疏也。鄭以粗釋疏。許以疏訓粗。明疏即粗矣。粗字从米。米之疏者曰粗。既虞疏食。既練素食。虞深而練淺。是疏食深而素食淺矣。詩召旻彼疏斯粺。箋云。疏麤謂糲米也。米之率糲十粺九糳八侍御七。九章算術。粟一石糲米六斗舂斗一斗爲粺九升又去爲糳八升又爲侍御七升。故疏爲最粗。　程瑤田九穀考。凡經言疏食者稷食也。稷形大故得疏稱。論語疏食菜羹。玉藻稷食菜羹。二經皆與菜羹並舉。則疏稷一物可知。疏言其形。稷舉其名也。故玉藻曰。朔月四簋。子卯稷食。四簋者黍稷稻粱也。稷食者不食稻粱黍也。諸侯日食粱稻各一簋。食其美者也。朔月四簋。增以黍稷。豐之也。忌日食稷者。貶之。飯疏食也。是故居喪者疏食。蓋不食稻粱黍。論語曰。食夫稻。於女安乎。是居喪者不食稻也。喪大記曰。君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不辟粱肉。是居喪者不食粱也。檀弓。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子卯稷食。是居喪者

黍亦不食也。不食稻粱黍。則所食者稷而已。故曰疏食者稷食也。又云。左氏內外傳之麤即疏食之疏。一日有冀州人在武邑坐言其鄉俗食以梟爲主。輔之以麥。其賤者則輔之以高粱。去是而又北。則以高粱爲主矣。余曰。高粱賤乎。曰此吾北方之粗糧也。諸穀去皮皆云細。至高粱雖舂之揚之。止謂之麤糧耳。此足證余考定之不繆。　劉氏正義。說文云。飯食也。疏粗也。粗疏也。詩召旻彼疏斯粺。鄭箋。疏麤也。謂糲米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糲米與粺米校則糲爲粗。國語食粗衣惡是也。稷與黍稻粱校之。則稷爲粗。喪服傳食疏食。注疏猶麤也。是也。案論語一二言疏食。皆謂糲米。亦當兼稷言之。稷今之高粱。北方用爲常食。比粱黍爲賤也。釋文云。疏本又作蔬。皇本作蔬。因孔注致誤。說文云。枕臥所薦首者。樂亦在其中者。言貧賤中自有樂也。呂氏春秋慎人篇。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斯其義也。

【集解】孔曰。疏食菜食。肱臂也。孔子以此爲樂。鄭曰。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己之有也。

按說文無蔬字。疑古菜食之字亦作疏。禮記月令云。有能取疏食。注菜曰疏是也。疏爲菜之通名。然凡言疏食似應就米說。鄉黨與孟子萬章皆云雖疏食菜羹。疏與菜對舉。豈得又言菜食乎。故集注定以爲麤飯也。孔注當誤。

【唐以前古注】皇疏此明孔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也。孔子食於菜食而飲水。無重肴方丈。肘前曰臂。肘後曰肱。通亦曰臂。言孔子眠曲臂而枕之。不錦衾角枕也。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不義而富貴。於我如天之浮雲也。所以然者。言浮雲自在天與我何相關。如不義之富貴與我亦不相關也。

【集注】飯食之也。疏食粗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

【餘論】論語或問。夫子言此蓋即當時所處。以明其樂之未嘗不在乎此而無所慕於彼耳。且曰亦在其中。則與顏子之不改者又有間矣。必曰不義而富貴視如浮雲。則是以義得之者視之亦無以異於疏食飲水。而其樂亦無以加爾。記者列此以繼衞君之事。其亦不無意乎。　讀四書大

全說。聖人所以安於疏水曲肱者。以樂爲之骨子。此非蕩然一無罣礙可知。已使但無欲則無得。無得則無喪。如是以爲樂。則貧賤之得此也易。富貴之得此也難。必將如莊子所稱王倪支父之流。雖義富義貴亦辭之惟恐不夙矣。此是聖學極至處。亦是聖學異端皂白辨分處。又曰朱子即當時所處一語諦當精切。讀者須先從此著眼。則更不差謬。雙峯云。樂在富貴中見得不分曉。在貧賤方別出。語亦近似。然要似夫子設爲此貧境以驗樂。則於聖人於土皆安之道不合矣。夫子此章自是晚年語。到後爲大夫而不復徒行。則居食亦必相稱。旣非虛設一貧以驗樂。亦無事追昔日之貧而憶其曾樂於彼。作在富貴而思貧賤願外之想也。樂不逐物不因事。然必與事物相麗。事物未接則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豈但以月好風清日長山靜身心泰順而爲之欣暢也乎。旣以左宜右有逢源而不踰矩爲樂。則所用者廣而所藏者益舒。是樂者固君子處義富義貴之恒也。故曰樂亦在其中。言亦則當富貴而樂亦審矣。聖人之於土皆安者於我皆眞。富貴貧賤兩無礙其發生流行之大用。故曰樂亦在中。貧賤無殊於富貴也。此雙峰之語所以似是而非。如云使在富貴。則君子之行乎富貴者可以不言樂。而惟貧賤亦然。乃以見性情之和天理之順無往不在。而聖賢之樂。周徧給足。當境自現。亦可見矣。如此斯爲得之。　論語述何。此因上文而類記之。不特蒯聵與輒也。即石曼姑之受命於靈公皆不義也。際可之仕。公養之仕。誠不如疏水曲肱矣。　黃氏後案。樂在其中。與顏子不改其樂有別。彼云其樂是顏子樂道之樂。此言樂在其中謂貧賤之中亦有可樂。凡經言在其中者。事不能盡然而舉其能然者也。

【發明】朱子語類。樂亦在其中。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是別有樂處。如氣壯之人。遇熱不畏。遇寒亦不畏。若氣虛則必爲所動矣。　焦氏筆乘。疏水曲肱。簞瓢陋巷。孔顏之阨窮抑已甚矣。一則曰樂在其中。一則曰不改其樂。此豈勉強以誇勝之哉。勉強不可以言樂。勉強不可以持久。則孔顏之爲樂必有以也。周茂叔嘗令二程尋孔顏樂處。非求之孔顏求諸己而已矣。或曰吾方憂之沖沖也。何樂之可尋。曰但論憂來何方。作何形相。所依既不立。能依何得生。當體全空。豁然無礙。則轉憂爲樂在瞬息間耳。

論語集釋卷十四

述而下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考異】史記孔子世家如作假。　風俗通義窮通卷亦引作假。　釋文魯讀易爲亦今從古。　湛淵靜語。五十以學易至皆雅言也恐只當作一章分兩節。蓋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子所雅言。此夫子所常言。作一節。至於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皆所當言作一節。

【音讀】經讀考異案此凡三讀。朱子集注五十作卒。則以年字絕句。邢氏疏加我數年方至五十。謂四十七時也。則又以五十絕句。釋文魯讀易爲亦。是以學字斷句。易又作亦字爲訓。當云亦可以無大過矣爲句。

【考證】李冶敬齋古今黈。論語五十以學易。謂論語爲求學易時語。史記所載則作十翼後語。不必改五十字作卒。　論語稽求篇。按加我數年見史記。何平叔謂夫子五十知天命。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恰是五十。正義謂加數年方至五十。指四十七時。乾鑿度謂五十正夫子受圖之年。此皆過鑿無理。史記孔子六十八贊易。漢儒林傳孔子晚年好易。不知好易贊易非學易時也。幼習六藝。便當學易。何況五十。五十先學易而七十後好易贊易。未爲不可。不然。夫子序書刪詩定禮皆在六十八時。謂前此于詩書禮並未嘗學可乎。按六藝之名自昔有之。不始夫子。故劉氏七略中有六藝略。即古六經也。六經以禮樂詩書春秋爲五學。而易則總該六藝之首。無時不學。故漢儒以

易比天地五經比五行。藝文志所云易與天地爲終始。五學猶五行之更遞用事是也。但古之學者自十五入大學後三年而通一藝。三五十五年至三十而五經已立。五經文則五學已具。嗣此可以仕矣。故四十五十爲强仕服官之時。非爲學時也。夫子三十五即游仕齊魯間。五十而爲中都宰。未至五十則游仕之餘猶思學易。所謂易則無時不學者。蓋思借此入官之年爲窮經之年。故曰假曰借曰五十。此鑿鑿不可易者。若六十以後則夫子是時將五學六藝俱自爲删定。繼往聖以開來哲。何止于學。古者五十以後不復親學。故養老之禮以五十始。如五十養鄉。六十養國。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五十杖家。六十杖鄉。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是四十五十本親學與養老一大界限。故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蓋五十以前尚可爲學。五十以後無復學理。所謂六十不親學。明明指定也。　劉氏正義。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彼文作假。風俗通義窮通卷引論語亦作假。春秋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作以璧加魯易許田。是加假通也。夫子五十前得易。冀以五十時學之。明易廣大悉備。未可遽學之也。及晚年贊易既竟。復述從前假我數年之言。故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若是者竟事之辭。言惟假年乃彬彬也。世家與論語所述不在一時。解者多失之。

按論語除魯論齊論古論三家之外並無別本。安得復有異字爲劉元城所見者。好改經傳。此宋儒通病。不可爲訓。然朱子所以有此疑者。亦自有故。考史記假年學易。世家敘於哀公十一年孔子歸魯之後。是時孔子年已六十有八。後人求其說而不得。不得已止有改經以遷就事實。除朱子改五十作卒之外。尙有數說。一羣經平議五十疑吾字之誤。蓋吾字漫漶僅存其上半則成五字。後人乃又加十字以補之耳。二十一經問對有先儒以五十字誤。欲從史記九十以學易之語。改五十爲九十者。三惠棟論語古義據王肅詩傳云。古五字如七。改五十爲七十者。之數說者雖皆有一得之長。而仍不免竄亂經文之病。竊以爲五十以學者即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意也。亦可以無大過矣者。即欲寡其過意也。世家將論語隨意編入。其先後不足爲據。宦氏論語稽以孔子此言當在四十二歲以後自齊返魯退修詩書禮樂時語。最爲得之。實無改五十作卒之必要也。觀次章詩書執禮及門類記。益信斯說之有徵矣。

論語足徵記。史記世家。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强僭。其臣陽貨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其言正足與此章及下雅言章相證明。口授弟子。故須言。俯而理之。故其言須雅。方以詩書執禮爲事。故未暇學易。而學易必俟之年五十也。人之壽數不可豫知。故言加我數年。數年者自四十三至五十也。集解曰。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此言甚爲膠固。五十而知天命乃孔子七十後追述之辭。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亦晚年贊易之辭。未至五十焉知是年知命。又焉知他年贊易有至命之言耶。集注言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信北宋之異本而改自唐以前相傳之古經。所謂郢書燕說矣。其云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特據世家贊易在六十八歲之後耳。毛奇齡稽求篇曰經曰學易而注以贊易當之。將謂贊易以前夫子必不當學易耶。此言是也。

論語稽。此孔子四十二歲以後自齊返魯退修詩書禮樂時語也。蓋詩書禮樂之修。非數年之功不可。因詩書禮樂而思及易。情之常也。方修詩書禮樂而未暇及易。理之常也。彼曰修而此曰學。自人言之則曰修。自夫子自言則謙之曰學也。或難之曰。四十以後未爲老。乃言加我數年。若唯恐年盡然。何也。曰加作假則似乎恐年之盡矣。今依本義解之。若曰加數年之期至五十歲。我於詩書禮樂已卒業。於以學易則更有以明乎吉凶消長之理而可以無大過矣云云。何疑之有。此解皇疏有之。惟曰爾時孔子四十五六。正義亦有之。惟曰四十七。而皆未能引證。即毛氏亦此意。惟所引所解均未的當耳。

論語訓。四十不惑。知聖人有可成之道。但恐年促。故未至五十而皇皇也。時陽虎亂。孔子年四十三。始不欲仕。其後作春秋擬易象爲之

【集解】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矣。

【唐以前古注】皇疏當孔子爾時年已四十五六。故云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也。所以必五十而學易者。人年五十是知命之年也。易有大演之數。五十是窮理盡命之書。故五十而學易也。

又引王弼云。易以幾神爲教。顏淵庶幾有過而改。然則窮神研幾可以無過。明易道深妙。戒過明訓。微言精粹。熟習然後存義也。

又引王朗云。鄙意以爲易蓋先聖之精義後聖無間然者也。是以孔子即而因之。少而誦習。恒以爲務。稱五十而學者。明重易之至。故令學者專精於此書。雖老不可以廢倦也。

按皇疏此釋語最精諦。爲本章正解。故特著之。

【集注】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別解一】田藝蘅留青日札。易乾鑿度云。孔子占易得旅。息志停讀。五十究作十翼。此言五十即乾鑿度之五十也。　孫淮海近語。非以五十之年學易。是以五十之理數學易也。大衍之數五十。河圖中之所虛也。惟五與十。參天兩地而倚。數合參與兩成五。衍之成十。五者十其五。十者五其十。參伍錯綜而易之理數盡於此矣。　戴望論語注。加當言假。假之言暇。時子尙周流四方。故言暇我數年也。五十者天地之數。大衍所從生。用五用十以學易。謂錯綜變化以求之也。易說曰。易一陰一陽。合而爲十五之謂道。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亦合於十五。則彖變之數若一。陽動而進變七之九。象其氣之息也。陰動而退變八之六。象其氣之消也。故大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五音六律七宿由此作焉。大過於消息爲十月卦。陽伏陰中。上下皆陰。故雜卦曰。大過顚也。顚則陽息。萬物死。聖人使陽升陰降。由復出震。自臨而泰盈乾生。非終既濟。定六位。正王度。見可不遇大過之世也。

【別解二】九經古義。魯論易爲亦。君子愛日以學。及時而成。五十以學。斯爲晚矣。然秉燭之明。尙可寡過。此聖人之謙辭也。　惠棟經典釋文校語。外黃令高彪碑恬虛守約五十以斅。此從魯論亦字連下讀也。學音效。約音要。

按魯讀不謂學易。與世家不合。陳鱣曰。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云云。是作學易爲得。故鄭定從古也。近人多有主此說者。皆好奇之過。

【別解三】龔元玠十三經客難。先儒句讀未明。當五一讀。十一讀。言或五或十。以所加年言。

【別解四】黃氏後案。可無大過。依史記說指贊易之無差。何解同。程叔子曰。孔子時學易者支離。易道不明。故期之五十然後贊易。則學易者可以無大過。意亦同。贊易不能不寬其期也。以下雜言例之。此爲正義。

按邢疏云。漢書儒林傳云。孔子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是孔子讀易之事也。言孔子以知天命終始之年。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書。則能避凶之吉而無過咎。仍解爲一身之過。皇疏亦同。是否何平叔原意。不可知也。黃氏之意以易理至深。非有數年之功。且須在五十以後。方可下筆纂述。始無差錯。蓋即五十以前不可輕言著述之意也。與一己之寡過無涉。說頗新穎。可備一義。

【餘論】論語集說。加增也。夫子時未五十也。學易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可以無過。然夫子豈必至是而始學易。亦豈必至是而始無大過耶。觀五十而知天命之語。則曰學易曰無大過皆謙辭耳。　四書辨疑。以五十爲卒。卒以學易。不成文理。注文準史記爲斷。謂無五十字。是時孔子年幾七十。語錄言孔子欲贊易。故發此語。王滹南曰。經無贊易之文。何爲而知爲是時語乎。此言甚當。注又言學易則明乎消長吉凶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予謂若以此章爲孔子七十時所言。假我數年以學易。則又期在七十以後。然孔子七十三而卒。直有大過一世矣。只從五十字說。亦有五十年大過。小過則又不論也。何足爲聖人乎。孔子天縱生知。不應晚年方始學易也。五十七十義皆不通。又有說學易爲修易過爲易書散亂者。復有說學易而失之無所不至。孔子憂之。故託以戒人者。皆爲曲說。此章之義。本不易知。姑當闕之以待後之君子。　姚配中周易學。（劉氏正義引）文王爻辭惟九三言人事。傳則言行言學言進修。无在非學也。象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子蓋三致意焉。子曰。五十以學易。而於每卦象傳必曰以。以者學之謂也。又曰。學易學爲聖也。非徒趨吉避凶已也。有天地即有易。既作易而天地之道著。天下之理得。聖之所以爲聖求諸易而可知矣。

【發明】四書通。易占辭於吉凶悔吝之外。屢以无咎言之。大要祗欲人無過。故曰无咎者善補過也。悔則過能改而至於吉。吝則過不改而至於凶。使人皆知學易。則可以無大過。此夫子教人之深意也。　方東樹儀衛軒遺書。夫子自言學易可以無過。過對中言。非對正言。文言所稱不失其正。此正即中也。即此無過之義。嘗論君子未有不正者。但儒者學聖人之道。徒正不及中。中又或不能純粹以精。必在於明辨晳。明辨晳非極深研幾不能。故欲假年學易以研之也。大凡有過皆偏於分數有餘言。若不及則不可名爲過。大賢以上不患不及。恒患其過。故孔子學易。欲明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而不失其中正耳。吉凶消長之理。天運也。進退存亡之道。人事也。明乎此是爲知天知人。

合天人而參其幾。以允協於中。而無過。是乃聖人所蘄無過之精微也。然非平日學易。究時位之異。知變化之情。其孰能與於斯。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音讀】羣經平議。論語文法簡質。此章既云子所雅言。又云皆雅言也。於文似複。蓋由經師失其讀矣。此當以詩書斷句。言孔子誦詩讀書無不正言其音也。執禮二字自爲句。屬下讀。執禮謂執禮事也。周官大史曰。凡射事執其禮事。禮記雜記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皆執禮之證也。孔子執禮之時。苟有所言。如鄉黨所記。賓不顧矣之類。皆正言其音。不雜以方言俗語。故曰執禮皆雅言也。詩書或誦讀或教授。弟子若執禮。自爲一事。故別言之耳。

【考證】困學紀聞。石林解執禮云。猶執射執御之執。記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蓋古者謂持禮書以治人者皆曰執。周官太史。大祭祀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凡射事執其禮事。此禮之見於書者也。

按宋史藝文志葉夢得論語釋言朱氏經義考云未見。而附載前釋以宅爲擇及此條於後。蓋其說之僅存者。

論語駢枝。雅言正言也。鄭謂正言其音得之。但以爲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則非是。執猶掌也。執禮謂詔相禮事。文王世子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雜記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是也。夫子生長於魯。不能不魯語。惟誦詩讀書執禮三者必正言其音。昔周公著爾雅一篇。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劉熙釋名曰。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爲主也。張晏漢書注亦云爾近也。雅正也。後人解近正云或以近而取正。或以爲近於正道。皆非也。上古聖人正名百物。以顯法象。別品類。統人情。壹道術。名定而實辨。言協而志通。其後事爲踵起。象數滋生。積漸增加。隨時遷變。王者就一世之所疑而斟酌損益之。以爲憲法。所謂雅也。然而五方之音。不能強同。或意同而言異。或言同而聲異。綜集謠俗。釋以雅言。比物連類。使相附近。故曰爾雅。詩之有風雅也亦然。王都之音最正。故以雅名。列國之音不盡正。故以風名。先邶鄘衛者。殷之舊都也。次王者東都也。其餘或先封而次在後。或後封而次在前。或國小而有詩。或國大而無詩。大抵皆以聲音之遠近離合爲之甄敘矣。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

名聲音。正於王朝。達於諸侯之國。是爲雅言。雅之爲言夏也。孫卿榮辱篇云。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又儒效篇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然則雅夏古字通。論語發微記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詁者古言。詩書禮皆有古言。爾雅二十篇首以釋詁釋言釋訓三篇。其餘皆由是推之。所謂雅言也。此爾雅出於周公孔子之明證也。六書之次。指事象形會意。文字之本體明著而易曉。諧聲轉注假借文字之施用萬變而不窮者也。故有諧聲則詩書禮可習其讀。轉注則詩書禮可陳其義。假借則詩書禮可筆之書。而以雅言爲斷。蓋詩書爲古人之言與事。固必以雅言。若禮則行於當時。宜可通乎流俗者。而孔子皆以雅言陳之。故曰執禮皆雅言也。是三者爲夫子之文章。弟子所共聞。故必以雅言。明若易春秋則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故爾雅亦不釋也。　翟氏考異。文王世子執禮者詔之。此執禮文之再見者也。周禮太史大祭祀戒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此執禮事之詳著於經者也。古者學禮行禮皆有詔贊者爲之宣導。使無失錯。若今之贊禮官。其書若今之儀注。於此而不正其言。恐事亦失正。故子必雅言也。曲禮臨文不諱。正義臨文謂執禮文行事時也。文者禮節文。執文即是執禮。所云不諱亦猶雅言意也。蓋不諱者如區有去求羌于二音。臨文時當唱去求。不以諱丘而唱羌于也。雅言者如齊謂得爲登。吳謂善爲伊。燕開晤語。不妨各操土風。執禮則必合中夏雅音也。　劉氏正義。周室西都當以西都音爲正。平王東遷下同列國。不能以其音正乎天下。故降而稱風。而西都之雅音固未盡廢也。夫子凡讀易及詩書執禮皆用雅言。然後辭義明達。故鄭以爲義全也。後世人作詩用官韻又居官臨民必說官話。即雅言矣。

【集解】孔曰。雅言正言也。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也。禮不誦故言執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顧歡云。夫引綱尋綱。振裘提領。正言此三則靡典不統矣。　筆解韓曰。音作言。字之誤也。傳寫因注云雅音正言遂誤爾。

【集注】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

按雅者俗之反。無訓常者。經有爾雅。詩有小雅大雅。皆訓正言。程子經說。世俗之言失正者多矣。如吳楚失於輕。韓魏失於重。既通于衆。君子正其甚者。不能盡違也。是程子亦依古注。朱子解論語多從師說。獨此條與之相背何也。

【別解】陸深傳疑錄。執本埶字。埶藝古字通。執禮之文無再見。況子不語怪力亂神。與此章互相發。各是四字。古稱六經謂之六藝。此之雅言。或是詩書禮樂。蓋樂亦一藝也。

按翟氏考異。陸深謂執埶古通。雖本自徐氏新修字義。而古文執作㚔。埶作埶。或省作埶。兩形頗不同。陸氏之說非也。

【餘論】論語稽求篇。孔安國曰。雅言正言也。正言者謂端其音聲審其句讀莊誦而出之。與恒俗詢別。語之莊語亦謂之雅語。詩書固如是。即所執之禮文亦如是。此與祭遵雅歌卜式雅行袁粲雅步何武傳雅拜一類。鄭康成謂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避諱。此第舉雅言中字音一節耳。若孔氏所云正言不止于是。又正義謂舉此三者則六藝可知。此又轉推之言。　論語補疏。此與上五十學易當是一章。如子路無宿諾之例。記者因孔子有學易無大過之言。以此申明之。子所雅言。四字指易。乃不獨易也。於詩於書於執禮皆雅言也。論語之文最爲簡妙。上既言子所雅言。下不必又贅複一語。玩皆字正從易連類之詞。雅即爾雅之雅。文王周公繫易多用假借轉注以爲引申。孔子以聲音訓詁贊之。故爲雅言。孔子贊易。似不同於說詩說書說禮。不知同一聲音訓詁之所發明。贊易與說詩書禮同是雅言。非有異也。　論語偶記。子所雅言不及樂何也。蓋樂在詩禮之中矣。其不及易春秋何也。學記曰。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朱子謂古者惟習詩書禮樂。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則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又考孔子世家。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此遵樂正四術之常法。至及門高業弟子方授以易春秋。故身通六藝者僅七十二人。則易象春秋孔子不輕以教人。若外此雜說更所不語矣。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考異】唐石經葉字變體作葉。第十三篇問政直躬兩章倣此。張世南游宦紀聞。今牒葉棄字皆去世而從云。因唐太宗諱也。世之與云形相近。

【考證】漢書地理志。南陽郡葉。楚葉公邑。有長城號方城。　水經汝水注。醴泉逕葉縣故城北。春秋成十五年許遷於葉者也。楚盛周衰。

控霸南土。欲爭强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逼華夏。故號此城爲萬城。萬或作方字。　四書釋地。葉故城距今南陽府葉縣二十里。中有沈諸梁祠。有方城山。　春秋大事表。楚遷許于葉。王子勝曰。葉在楚方城外之蔽也。楚子乃使遷許于析而更以葉封沈諸梁。號曰葉公。今河南南陽府葉縣南三十里有古葉城。　日知錄。左傳自王卿以下無稱公者。惟楚有之。其君已僭爲王。則臣亦僭爲公。　孔聖年譜。如葉時年六十二。

【集解】孔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于葉。僭稱公。不對者未知所以答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江熙云。葉公見夫子數應聘而不遇。尙以其問近故不答也。葉公唯知執政之貴。不識天下復有遠勝。故欲令子路抗明素業。無嫌於時。得以清波濯彼穢心也。

【集注】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

【餘論】羣經識小。葉公是楚國第一流人物。賢智素著。觀其定白公之亂。已得大凡。此問孔子於子路。斷不可唐突葉公爲門外漢也。集注後一說最是。觀夫子之言自見。　四書翼注。葉公問孔子問中自有言語。此人楚之良臣。必知敬孔子。但聖道高妙。子路特難措詞耳。亦集注後一說意也。

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考異】皇本高麗本至下有也字。　史記孔子世家引作孔子聞之曰。由何不對曰。其爲人也下有學道不厭。誨人不倦句。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李充云。凡觀諸問聖師於弟子者。諮道也則稱而近之。誕德也必揚而抑之。未有默然而不答者也。疑葉公問之欲致之爲政。子路知夫子之不可屈。故未詳其說耳。夫子乃抗論儒業。大明其志。使如此之徒絕望於覬覦不亦宏而廣乎。

【集注】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餘論】論語述何。上章言易詩書禮。此謂作春秋也。吳楚猾夏。亂賊接踵。所以憤也。春秋成而樂堯舜之知我。著又在莫年矣。

【發明】焦氏筆乘。楊敬仲曰。孔子但言憤。不言所憤者何。但言樂。不言所樂者何。而繼之曰不知老之將至。嗚呼至矣。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令孔子而有知。其憤樂當不能以終日。況老其身乎。人心即道。無體無方。其變化云爲如水鑑之畢照而非動也。如四時之錯行而非爲也。非以其無不覺也。名曰心而實非有可指可執之物也。以其無不通也。名曰道而實非有可指可執之象也。肫肫浩浩。非思非爲。無始終無生死無古今。故不知老之將至。嗚呼至矣。文王之不識不知。顏子之如愚。子思之無聲無臭。孟子之聖不可知。皆一轍耳。　反身錄。常人之發憤不過爲功名富貴而已。未得則發憤以圖。既得則意遂而樂。憤樂無異而所以憤樂則異。能於所以處自奮自拔。其庶乎。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考異】皇本以上有而字。　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以作而。

【集解】鄭曰。言此者勸人學。

【集注】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　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餘論】論語稽。夫子當日即有聖人之稱。然時人所謂聖者。第在多聞多知博物強識不待師學傳授而無所不知。故震驚之也。不知夫子雖生知之聖。而亦未嘗不藉學以成之。其不居生知者。謙辭。其言好古敏求者。亦自明其功力之實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考異】漢書郊祀志引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

【考證】七經小傳。語讀如吾語女之語。人有挾怪力亂神來問者皆不語之。　後案。詩公劉傳。論難曰語。禮雜記言而不語。注言言己事也。爲人說曰語。此不語謂不與人辨詰也。

【集解】王曰。怪怪異也。力謂若奡盪舟烏獲舉千鈞之屬。亂謂臣弑君子弑父。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

【唐以前古注】皇疏。發端曰言。答述曰語。此云不語。謂不通答耳。非云不言也。或通云怪力是一事。亂神是一事。都不言此二事也。故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怪力亂神。有興於邪。無益於教。故不言也。

【集注】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　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按困學紀聞。上蔡此四語本王无咎之說。无咎嘉祐二年進士曾鞏之妹夫。從王安石游最久。書錄解題別集類王直講集十五卷。天台縣令南城王无咎補之撰。即其人也。

【餘論】顧況廣異記序曰。欲觀天人之際變化之兆吉凶之源。聖不可知。神不可測。其有干元氣汩五行。聖人所以示怪力亂神禮樂刑政著明大道以糾之。古文示字如今文不字。儒者不本其意。云子不語。非觀象設教之本也。

按改不爲示。已開後儒竄亂經文强經就我風氣。故特著之。

四書辨證。孔子於春秋記災異戰伐篡弑之事。其不得已而及之者。必有訓戒焉。於易禮言鬼神者亦詳。蓋論其理以曉當世之惑。非若世人之修談而反以惑人也。凡答述曰。語此謂尋常時人雖論及。子亦不語之。如南宮适問羿奡而不答。衛靈公問陳孔文子訪攻太叔疾皆不對之類是。呂氏春秋慎大覽。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顏氏家訓戒武篇同。此亦子不語力之一證。

【發明】陳埴木鐘集。問孔子所不語而春秋所紀皆悖亂非常之事。曰。春秋經世之大法。所以懼亂臣賊子。當以實書。論語講學之格言。所以正天典民彝。故所不語。　劉氏正義。書傳言夫子辨木石水土諸怪及防風氏骨節專車之屬。皆是因人問答之。非自爲語之也。至日食地震山崩之類。皆是災變。與怪不同。故春秋紀之獨詳。欲以深戒人君當修德力政。不諱言之矣。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考異】釋文我三人行一本無我字。必得我師本或作必有。　集解何晏解文三人上有我字。　皇本唐石經本皆作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蜀石經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上又有我師。　翟氏考異唐石經及義疏皆與釋文正合。蜀石經又有我師。疑晁氏但言又有我字。傳寫者譌字字爲師。若云我師三人行則于文義不通。　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三人行上有我字。　史記世家有作得。　穀梁傳僖公二十七年范甯注曰。我三人行必有我師。　漢書武帝紀元朔二年詔曰。三人並行厥有我師。　晉書禮志潛夫論引文與今本同。　馮登府異文考證案何注邢疏並云言我三人行。穀梁范注亦云我三人行。至有作得史記世家亦如此。　阮氏論語校勘記觀何晏自注及邢昺疏並云言我三人行。即朱子集注亦云三人同行。其一我也。當以皇本爲是。

【集解】言我三人行本無賢德。擇善從之不善改之。故無常師。

按劉寶楠云。注似以行爲言行之行。三人之行本無賢愚。其有善有不善者。皆隨事所見擇而從之改之。非謂一人善一人不善也。既從其善即是我師。於義亦可通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此明人生處世則宜更相進益。雖三人同行。必推勝而引劣。故必有師也。有勝者則諮受自益。故云擇善而從之也。有劣者則以善引之。故云其不善者而改之。然善與不善既就一人上爲語也。人不圓足故取善改惡亦更相師改之義也。　又引王朗云。於時道消時薄。鮮能崇賢尙勝。故託斯言以厲之。夫三人之行。猶或有師。況四海之內何求而不應哉。縱能尙賢而或滯於一方者。又未盡善也。故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或問何不二人必云三人也。答曰。二人則彼此自好。各言我是。若有三人。則恒一人見二人之有是非明也。

【集注】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

【別解】論語後錄。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此云善不善當作是解。非謂三人中有善不善也。

按子產語見左襄三十一年傳。如錢說是善與不善謂人以我爲善不善也。我並彼爲三人。若彼二人以我爲善我則從之。二人以我爲不善我

則改之。是彼之人皆爲吾師。書洪範云。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此之謂也。亦通。

【餘論】四書辨疑。師者人之尊稱。惟其善堪爲人軌範者可以此名歸之。惡如惡臭之可惡者亦謂之師。善亦吾師。惡亦吾師。此黃冠衲子之言。聖人談話中豈容有此。唐明皇問韓幹畫馬以誰爲師。對曰廐中之馬皆臣師也。林氏引之以證此說。其所論者甚似。究其實則不然。馬之壯健老弱肥瘦黑白畫之者皆從本眞依倣模寫。無論美惡。期皆似之。故言廐中之馬皆師也。經所言者擇其善者從其不善者改而不從。與其依樣畫馬豈可同論也哉。果言善惡皆我師。則天下之人皆爲師矣。何必專指三人。亦不須臾言必有也。三人取其數少而言。必有二字於三人中又有所擇也。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者。言其只三人行其間亦必有可爲師法者。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者。非謂擇其一人全善者從之一人全惡者改之也。但就各人行事中擇其事之善處從之其不善處改之。不求備於一人也。全德之人世不常有。若直須擇定事事全善之人然後從之。於普天下終身求之未必可得。三人中豈能必有也。止當隨其各有之善從而師之。甲有一善則從甲之一善。乙有一善則從乙之一善。舜取諸人以爲善。亦此道也。由是言之三人行必有我師信不誣矣。

按此章三說各不相同。當以集解爲正。錢氏解次之。集注爲下。

〇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考證】史記世家孔子。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云云。十二諸侯年表。魯哀公三年孔子過宋。桓魋惡之。宋世家與表同。論語後錄。說文無魋字。漢書西南夷西粵朝鮮傳有椎結。史記作魋結。是椎正字魋別字。

按世家云。是歲魯定公卒。爲定十五年。宋世家則以孔子過宋在宋景二十五年。當魯哀三年。與十二諸侯年表同。陳世家以孔子至陳在湣公六年。當魯定十四年。傳聞異辭。未知孰是。江氏年譜繫於定公十四年。時孔子五十七歲。

【集解】包曰。桓魋宋司馬黎也。天生德於予者。謂授我以聖性也。合德天地吉而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江熙云。小人爲惡。以理喻之則愈凶强。宴待之則更自處。亦猶匡人聞文王之德而兵解也。

【集注】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

【發明】論語或問。聖賢之臨患難。有爲不自必之辭者。有爲自必之辭者。隨事而發。固有所不同也。爲不自必之辭。孔子之於公伯寮孟子之於臧倉是也。其爲自必之辭。則孔子之於桓魋匡人是也。以文考之。則彼曰其如命何。此曰其如予何。固不同矣。以事考之。則寮倉之爲譖愬利害不過廢與行止之間。其說之行世固有是理矣。聖賢豈得而自必哉。至於桓魋匡人。直欲加害於孔子。則聖人固有以知其決無是理也。故孔子皆以自必之辭處之。言各有當。不可以此而廢彼也。曰聖人之自必如此而又微服以過宋何也。曰程子論之詳矣。然案史記孔子過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之下。桓魋伐其樹。孔子去之。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遂之鄭。疑孔子既遭伐樹之厄。遂微服而去之。弟子欲其速行而孔子告以此語也。蓋聖人雖知其不能害己。然避患亦未嘗不深。避患雖深而處之未嘗不閒暇也。所謂竝行而不悖者。學者宜深玩於斯焉。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考異】皇本以我爲隱乎隱下有子字。吾無行行上有所字。

【考證】趙佑溫故錄。乎爾與詩之俟我於著乎而孟子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俱齊魯問語辭。　四書約旨。爾是虛字。若作實字指二三子反侵無不與二三子意。　羣經平議。包注於丘下增心字。非經旨也。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十三字作一句讀。是當爲視。釋名釋姿容曰視是也。視與是義本相通。故古書或段是爲視。荀子解蔽篇是其庭可以搏鼠。楊倞注曰。是蓋當爲視。此其證也。孔子言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視丘也。正申明吾無隱乎爾之意。

【集解】包曰。二三子謂諸弟子。聖人智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以爲有所隱匿。故解之也。我所爲無不與爾共之者。是某之心也。

【集注】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

【餘論】論語述何。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不足以至隱者不著也。其事與文則衆著其義。二三子皆身通之。故曰無行不與。　四書

辨證。集注言無往不與。行字本虛看。而包注則曰我之所爲無不與爾共之。行字則實看。駁異曰。答問引解醒編云。無隱章獨提出一著行字。蓋以躬行望二三子也。若言語上求只是口耳之末。此與天何言哉時行物生之意同。又約旨曰。呂云二三子疑團從過求高遠來。過求高遠從實地少工夫來。着一行字正從實地指出他可學處。人知與字對針隱字。而不知向行字討取着實處。則與字尚涉虛冗。

【發明】高攀龍高子遺書。門人非疑聖人有隱而不以誨人。是認聖人入倫日用是一事。神化性命是一事。謂聖人所可見者非其至也。其至處則隱而不可見也。如是則忽略現前懸慕高遠。故聖人提醒之如此。　反身錄。夫子以行示範而門人惟言是求。故自明其無隱之實以警之。與天何言哉之意同。又曰師之於及門有言教有身教。言教固所以教其行。然不若身教之得於觀感者尤深。夫子而後。若曾子之於公明宣亦其次也。公明宣及曾子之門。見曾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說之而學。見曾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說之而學。見曾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說之而學。故不言之教不從耳入而從心受。根於心斯見於行矣。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考證】義門讀書記。小學先行而後文。弟子章是也。大學先文而後行。此章是也。　劉敞公是弟子記。文所謂文學也。行所謂德行也。政事主忠言語主信。

【集解】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李充曰。其典籍辭義謂之文。孝悌恭睦謂之行。爲人臣則忠。與朋友則信。此四者教之所先也。故以文發其蒙。行以積其德。忠以立其節。信以全其終也。

【集注】程子曰。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餘論】四書辨疑。行爲所行諸善之總稱。忠與信特行中之兩事。存忠信便是修行。修行則存忠信在其中矣。既言修行又言而存忠信。義不可解。古今諸儒解之者多矣。皆未免爲牽強。王滹南曰。夫文之與行固爲二物。至於忠信特行中之兩端耳。又何別爲二教乎。讀論語者聖人

本意固須詳味。疑則闕之。若夫弟子之所誌。雖指稱聖人。亦當慎取。不必盡信也。此蓋謂弟子不善記也。所論極當。可以決千古之疑。或曰若作行言政文對四科而言。似爲有理。恐傳寫有差。今不可考。

【發明】論語集注考證。文行忠信此夫子教人先後淺深之序也。文者詩書六藝之文。所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蓋先教以知之也。知而後能行。知之固將以行之也。故進之於行。既知之又能行之矣。然存心之未實。則知或務於誇博而行或出於矯僞。故又進之以忠信。忠發於心而信周於外。程子謂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天下固有存心忠實而於事物未能盡循而無違者。故又以信終之。至於信則事事皆得其實而用無不當矣。此夫子教人先後淺深之序。有此四節也。　困學紀聞。四教以文爲先。自博而約。四科以文爲後。自本而末。　四書訓義。聖教不明而務實者固陋而爲鄉黨自好之士。務博者浮薄而爲記誦辭章之儒。舍其心而求之文行。則無本而日流於僞。略文行而專求之心。則虛寂而不適於用。然後信聖人之教大中至正不可得而損益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集解】疾世無明君。

【唐以前古注】皇疏。孔子歎世無賢聖也。言吾已不能見世有聖人。若得見有君子之行則亦可矣。言世亦無此也。然君子之稱。上通聖人。下至片善。今此上云不見聖人。下云得見君子。則知此之君子賢人以上也。　又引王弼云。此爲聖人與君子異也。然德足君物。皆稱君子。亦有德者之通稱也。

【集注】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衆之名。

【餘論】劉氏正義。大戴禮五義篇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是言聖人無所不通。能成己成物也。禮記哀公問篇。子曰。君子者人之成名也。韓詩外傳。言行多當。未安愉也。知慮多當。未周密也。是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此聖人君子之分也。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

【考異】毛詩賓之初筵正義。論語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又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恆者斯可矣。

按據此知善人以下古本別爲一章。故加又曰二字以別之。或曰兩加子曰者言非一時也。

【考證】困學紀聞。善人周公所謂吉士也。有恆周公所謂常人也。見周書立政篇。　論語訓。上言君此言師。故更端言之。

【唐以前古注】皇疏。此所言指賢人以下也。言世道流喪。吾復不得善人也。有恆謂雖不能作善而守常不爲惡者也。言爾時非唯無作片善者。亦無直置不爲惡者。故亦不得見也。

【集注】子曰字疑衍文。恆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恆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按此章聖人君子善人有恆。何平叔指當時天子諸侯言之。所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也。自皇侃作義疏即已不用其說。不獨集注爲然。然如善人爲邦百年之類。仍當以地位言之。舊說究不可廢也。

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

【考異】釋文亡如字。一音無。此舊爲別章。今宜與前章合。　後漢紀引作無。

按盧氏文弨攷證謂釋文所云爲後人校語。

【集解】孔曰。難可名之爲有常。

【唐以前古注】皇疏。此目不恆之人也。亡無也。當時澆亂。人皆誇張。指無爲有。說虛作盈。家貧約而外詐奢泰。皆與恆反。故云難乎有恆矣。　又引江熙云。言世人負情反實。逐波流遷。若影無持係索。此有恆難也。

【集注】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

【發明】張伯行困學錄。爲泰爲盈爲有。不過外面矯飾於一時。豈有能常泰常盈常有之理。此聞人之取而違鄉愿之似而非。又何恆之足云。故曰難乎有恆。　嶺雲軒瑣記。世人事事止圖好看。曾不旋踵而不好看者來。並前之好看授人以口實。不若未經好看者之不覺其有不好看也

。即時至而不能自悔。亦勿庸過費心力以張之可矣。

按閩好看俗語謂顧面子。亡而爲有三句即所謂顧面子也。凡顧面子之人其始不過爲實作僞之僞君子。其終必流爲無忌憚之眞小人。烏能有恆。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考異】十一經問對。問綱字不是網字乎。對曰。朱子之說正作網字解。知當來不是網字乎。　太平御覽述論語上題子曰字。

【考證】經義述聞。綱乃網之譌。謂不用網罟也。　劉氏正義。王氏引之謂綱爲網譌。此不解綱制。欲改經字也。釋文綱音剛。鄭本同。綱字本可不誤。陳氏之意亦恐人誤作網矣。　後案。綱有二說。皇疏。釣一竿屬一鉤而取魚也。綱者作大綱橫遮于廣水而羅列多鉤著之以取魚也。皇疏中孔注。是據邢疏細綱爲羅。以繩爲大綱。以羅屬著綱。橫絕流而取魚。集注本之。弋有三說。見皇疏。一云古人以細繩係丸而彈謂爲繳射也。一云取一杖長一二尺許以長繩係此杖而橫颺以取鳥謂爲繳射也。其一鄭君注周禮司弓矢云。結繳于矢謂之矰。司弓矢又云田弋充籠箙矢共矰矢。注云籠竹箙也。矰矢不在箙。爲其相繞亂將用乃共之也。集注從鄭君說。　物茂卿論語徵。天子諸侯爲祭及賓客則狩。豈無虞人之供。而躬自爲之。所以敬也。狩之事大。而非士所得爲。故爲祭及賓客則釣弋。蓋在禮所必然焉。古者貴禮不貴財。不欲必獲。故在天子諸侯則三驅。在士則不綱不射宿。

【集解】孔曰。釣者一竿釣也。綱者爲大綱以橫絕流。以繳繫釣羅屬著綱也。弋繳射也。宿宿鳥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或云不取老宿之鳥也。宿鳥能生伏。故不取也。此通不及夜也。　又繆播云。殺理不可頓去。故禁綱而存釣也。　又引繆協云。將令物生有路。人殺有節。所以易其生而難其殺也。　御覽八百三十四引鄭注云。綱謂爲大索橫流屬釣。

【集注】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　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爲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爲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發明】四書訓義。以萬物養人者天地自然之利。故釣也弋也不廢也。釣不必得而網則竭取。弋勞於得而射宿可以命中。不盡取者。不傷吾仁。不貪於多得而棄其易獲者。不損吾義。曲全萬物而無必得之心。豈非理之不遺於微而心之無往不安者乎。　黃氏後案。後儒求深者。謂夫子仁心非不欲不釣弋。特以賓祭爲之。此儒釋參合之言也。諸橫生盡以養從生。文王之言也。羊豕之類養而不愛。孟子之言也。魚鳥本可取之物。不綱不射宿。取物以節而已。取物以節。遂其生即遂其性矣。此至誠之所以盡物性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考異】馮氏論語解。桑柔詩。予豈不知而作。古有此成語。　七經考文補遺而作之者無而字。　高麗本知之次也無之字。　白虎通禮樂篇。孔子有言。吾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也。　漢書溝洫志贊。孔子曰多聞而志之知之次也。

【考證】劉氏正義。公羊哀十四年傳。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春秋繁露楚莊王篇。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此夫子修春秋。證之於所聞所見者也。又夫子言夏殷之禮皆能言之。但以文獻不足不敢徵之。此可見聖人愼審之意。漢書朱雲傳贊。世傳朱雲言過其實。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謂世人傳述雲事多失實。則爲不知而作。作是作述解者。或爲作事誤也。

【集解】包曰。時人多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也。孔曰。如此者次於生知之者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不知而作。謂妄作穿鑿爲異端也。時蓋多有爲此者。故孔子曰。我無是不知而作之事也。人居世間。若有耳多所聞則擇善者從之者也。若目多所見則識錄也。多見不云擇善者。與上互文。亦從可知也。若多聞擇善。多見錄善。此雖非生知。亦是生知之者次也。

【集注】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按集注此解本極明白。因塞進二理字遂多語病。李威嘗言腐說偏見勝心大旨四者乃道學家之通病。信然。

【餘論】朱子語類。問作是述作或是凡所作事。曰祇是作事。　四書改錯。包咸注此。謂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則指定是作文。且又春秋時異學爭出。著書滿天下。各行其說。故言此示戒。正與篇首述而不作作字相爲發明。若作事則尙幹辦崇有爲。與知慮聞見不合。此作字從來無解作事。觀漢朱雲傳贊云。世傳朱雲言過其實。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則實指作文矣。　四書辨疑。不知其理而妄作。此說誠是。楊墨之徒皆其妄作者也。已於述而不作章備論之矣。兩章可以互相發明。但注文以孔子自言未嘗妄作爲謙辭。未曉其說。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誠孔子之謙辭。謙其美而不居也。妄作非美事也。孔子自言我無是也。正是鄙其妄作而以不妄作自居。何謙之有。　黃氏後案。言知之次者次於作者之聖也。作者創人所未知。擇之識之者述古今人之所已知。不知而作者。不能擇多識多臆創之而害於理者也。集注以知之次爲未能實知其理。未知其理安可謂能擇能識。此注之誤也。

【發明】焦氏筆乘。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即其言而並觀之。則学之所重輕見矣。奈何文滅質博。溺心者衆也。淮南子曰。精神已越於外而事復返之。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蔽其元光而求知於耳目。是釋其昭昭而道其冥冥也。噫世之言學而不蹈此者幾希。　反身錄。多聞善言。多見善行。藉聞見以爲知。亦可以助我之鑑衡而動作不至於妄。然去眞知則有間矣。故曰知之次也。知聞見擇識爲知之。次則知眞知矣。眞知非從外來。人所自具。寂而能照。感而遂通。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心思言動。莫非天則。未嘗自私用智。雖作非作。夫所謂眞知非他。即吾心一念靈明是也。天之所以與我。與之以此也。耳非此無以聞。目非此無以見。所聞所見非此無以擇。無以識。此實聞見擇識之主。而司乎聞見擇識者也。即多聞多見擇之識之。亦惟藉以致此。非使以多聞多見擇之識之爲主也。知此則知眞知。眞則動不妄。即妄亦易覺。所貴乎知者在。知其不善之動而已。此作聖之眞脈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音讀】梁氏旁證。邢疏引琳公云。此互鄉難與言童子見八字通爲一句。言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是非一鄉皆難與言也。梁玉繩曰。此解似

勝鄉注。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有一鄉之人皆難與言者。

【考證】困學紀聞。王無咎云。鹿邑之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謂互鄉童子見孔子者此處也。前代因立互鄉縣。其城猶存。　四書釋地續補云。互鄉所在者頗多。獨王伯厚引王無咎云云其城猶存。余謂州縣建置。專關朝廷。名雖或革。跡猶可尋。因檢新舊唐書杜氏通典隋地理志。鹿邑名縣始隋開皇十八年。此後未見有析置互鄉事。雖伯厚語恐未足憑。金仁山曰。寰宇記徐州沛縣合鄉故城。古互鄉之地。蓋孔子云難與言者。按徐州距魯近。論語互鄉應指此。若今河南鹿邑縣則遠矣。　陳士元論語類考。寰宇記載徐州沛縣合鄉故城互鄉之地。一統志謂互鄉在河南陳州商水縣。二說不同。沛在春秋時爲宋地。商水乃陳地。夫子嘗過陳宋。未知孰是。　劉氏正義。互鄉不知所在。元和郡縣志謂滕縣東二十三里有合鄉故城。即互鄉。顧氏祖禹方輿紀要謂在今嶧縣西北。當即滕縣東之合鄉。又太平寰宇記徐州沛縣陳州項城縣北一里並有互鄉。又明一統志謂在陳州商水縣。方氏以智通雅謂互鄉名。古磨里。今在睢州。諸說不同。　瞥記。王伯厚引王無咎謂互鄉在亳州鹿邑縣。閻百詩四書釋地續以爲未足憑。案寰宇記引劉芳徐州記云。合鄉即古互鄉。孔子所謂難與言者。考漢志合鄉縣屬東海。顧氏方輿紀要曰。合鄉城在嶧縣西北。古之互鄉也。寰宇記又謂互鄉在陳州項城縣北一里恐非。　四書辨證。寰宇記隋開皇十八年改武平爲鹿邑。取故鹿邑城爲名。春秋時鳴鹿地。亦無互鄉之說。水經注曰。渦水東逕鹿邑城北。世謂之虎鄉城。或因互虎聲近而誤耳。又寰宇記彭城沛縣有合鄉故城。古牙鄉之地。劉芳徐州記以爲即古之互鄉。論語言難與言者。又陳州項城縣互鄉城在縣城北一里。古老傳云互鄉地。論語童子見即此。樂史兩存其說。觀下句數與言恐一時事。陳州互鄉較確。　論語後錄。互之言午。午者牾也。互鄉猶寢邱耳。論語竢質。互讀與午同。午牾也。互鄉之人性多牾。難與之言。故鄉得互名。

【集解】鄭曰。互鄉鄉名也。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子。門人怪孔子見之。

【集注】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考異】唐石經宋石經兩潔字皆作絜。　託名黃憲天祿閣外史適晉篇。引文不保作焉保。　後漢書郭太等傳注引孔子曰人潔己以進與其進不保其往。　南軒論語解。子謂其進之志則善。與其進而志善不與其退而不善也。若於志善之時以其退而不善。拒之則何甚也。又反覆言之。謂凡人潔己以進則與其潔耳。固不可保其往也。林希元四書存疑曰。依南軒說之則非錯簡。　四書辨異。學殖解曰。吾與其進而來見。不與退而爲不善也。吾何爲已甚也。人能潔己以進。吾與其潔也。安保往日之不善也。十四字自不錯。

【集解】孔曰。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怪我見此童子惡惡一何甚也。鄭曰。往猶去也。人虛己自潔而來。當與之進。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顧歡云。往謂前日之行也。夫人之爲行。未必可一。或有始無終。或先迷後得。故教誨之道潔則與之。往日行非我所保也。

【集注】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己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爲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旣退而爲不善也。蓋不追其旣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爲已甚之意。

【餘論】困學紀聞。闕黨之童游聖門者也。夫子抑其躁。是以知心之易放。互鄉之童雖與言者也。夫子與其進。是以知習之可移。　論語述何。春秋列國進乎禮義者與之。退則因而貶之。此其義也。諸侯卿大夫所行多過惡。而有一節可以立法。聖人所不遺。亦其義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考異】後漢書列女傳。班昭女誡曰。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　潛夫論德化篇亦作[illegible]仁斯至矣。

【集解】包曰。仁道不遠。行之則至是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江熙云。復禮一日。天下歸仁。是仁至近也。

【集注】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爲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

【發明】箍乘。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此孔氏頓門也。欲即是仁。非欲外更有仁。欲即是至。非欲外更有至。當體而空。觸事成覺。非頓門而何。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考異】皇本曰上有對字。

【考證】左傳。楚子西曰。臣歸死於司敗。文宣四年傳。楚箴尹克黃自拘於司敗。杜注云。陳楚名司寇爲司敗也。四書稗疏。集注云。司敗司寇。然敗之爲言伐也。則主征伐。蓋司馬之職也。乃陳爲虞後。修天子之事守。世用虞禮。官仍舜典。舜命臯陶作士而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屬之。九官別無典兵者。則虞制司馬司寇合爲一官。而陳因之。猶宋之有司城。一用殷禮而非周官耳。九經古義古陳田字通。故以爲齊大夫。

按司敗或以爲人名。或以爲官名。或以爲齊人。或以爲陳人。集注從孔。從[illegible]也。主齊人說者。以爲陳是時已滅於楚。雖復封之。夷於九縣。所謂陳蔡不羹也。安能自通上國爲楚所使。余考孔子於定公十四年自鄭至陳。居三歲。復於哀二年自衞如陳。皆在陳侯周時。屢主司城貞子家。司敗之問。蓋孔子在陳時也。司敗之官惟陳楚有之。其爲陳人無疑。

【集解】孔曰。司敗官名陳大夫。昭公魯昭公。

【唐以前古注】釋文引鄭注云。司敗人名。齊大夫。

【集注】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稠。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爲知禮。故司敗以爲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考異】皇本取作娶。進之作進也。釋文亦作娶。史記弟子傳呂氏春秋期皆作旗。翟氏考異。巫馬子名施。說文云。施旗貌。齊欒施鄭豐施皆字子旗。古人爲字使人聞其字而知其名率多如此。此當以旗爲正。期字通借。天文本論語校勘記正平本無君子亦黨乎句。

【考證】九經古義。仲尼弟子列傳云、巫馬施字子旗。呂氏春秋亦云巫馬旗。今論語作期。孔安國注云。弟子名施。案說文云。施旗貌。齊欒施字子旗。知施者旗也。古人名字相配。故白虎通云。聞名即知其字。聞字即知其名。古旗旗字無作期者。當从史記作旗。劉氏正義。巫馬者以官爲氏。周官有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是也。仲尼弟子列傳。巫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歲。漢書古今人表及呂氏春秋具備覽亦作巫馬旗。此文作期者。梁氏玉繩人表考云。說文施旗也。故齊欒施字子旗。而期與旗古通。左昭十三年令尹子旗楚語下作子期。定四年子期呂覽高誘注作子旗。戰國策中期推琴史魏世家作中旗。皆其驗也。案鄭豐施亦字子旗。見左昭十六年傳注。旗本字。凡作期。皆叚借也。鄭目錄云。魯人家語弟子解則云陳人。論語竢質、巫馬官名。於周官屬夏官。先世居是官因以爲氏也。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者。禮記坊記。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注吳大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取焉。去姬曰吳而已。至其死亦略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孟子蓋其字。論語後錄。此所云春秋即不修春秋也。司敗蓋據此而言。周之制同姓百世婚姻不通。昭公取吳不告于天子。天子亦不命之。故雜記曰。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集解】孔曰。巫馬期弟子名施。相助匿非曰黨。魯吳俱姬姓。禮同姓不婚而君取之。當稱吳姬。諱曰孟子。

【集注】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匿非曰黨。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集解】孔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道閎。故受以爲過。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繆協云。諱則非諱。斯誠然矣。若受以爲過。則所以諱者又以明矣。亦非諱[illegible]。向司敗之㒺則詭言以爲諱。今巫馬師

徒揚明其義。故向之書爲合禮也。苟曰合禮則不爲黨矣。今君不受爲過。則何禮之有乎。

【集注】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爲知禮。故受以爲過而不辭。

【餘論】論語述何。春秋於孟子不書逆女不書薨葬。於卒也不書吳孟子。諱文也。陳司敗若問昭公取同姓可爲知禮乎。則夫子不答也。　四書釋地又續補。少讀陳大士君取於吳二句文云。於是一國之中有吳孟子號矣。孟子昭公所自爲稱也。吳則非昭公所自爲稱也。後讀孔穎達疏。左傳論語謂之吳孟子。蓋時人常言。疏坊記謂之吳孟子。是當時之言自稱吳也。乃知陳大士文本此。予尤愛疏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云春秋無此文。坊記云然者。禮夫人初至必書於策。若娶齊女則曰夫人姜氏至自齊。娶宋女則曰夫人子氏至自宋。此孟子初至時亦當書曰夫人姬氏至自吳。同姓不得稱姬。舊史所書。蓋直云夫人至自吳。是去夫人之姓。直書曰吳而已。仲尼修春秋。以犯禮明著。全削其文。故經今無其事。加以死但書曰孟子卒。則吳之一字當日不出自昭公口決矣。又云。同姓之婚如周語鄶由叔妘聃由鄭姬。及左傳襄二十三年晉嫁女於吳。二十五年崔武子取棠姜。二十八年慶舍妻盧蒲癸。昭元年晉有四姬。皆是。春秋于孟子以隱辭書之。豈所以深責衆禮之魯歟。按毛西河亦謂魯止稱孟子。當時故加以吳字。其曰謂之者謂魯人謂之也。此與坊記所云猶[illegible]其姓而曰吳同意。若謂昭公自諱使若宋女。則昭公未嘗加吳字。正與閻氏說合。　四書翼注。魯昭公娶吳之事不見於春秋。或襄公在時已結婚。或即位後憚季氏之强。遠娶於吳以求緊援。皆不可知。至魯哀公十二年。春秋書孟子卒。左傳書昭公娶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陳是時已滅於楚。雖復封之。夷於九縣。所謂陳蔡不羹也。安能自通上國。爲楚所使。特時值是事。故意暴昭公之短以諂季氏。無行之尤者也。臣不可貶君。自無答不知禮之理。然使不答即露其局矣。頑答之曰知禮。控其氣也。陳司敗知夫子見其肺肝。不敢措辭。揖巫馬期以洩其忿。使夫子別致一辭以自表其失言。又墜其局矣。惟欣然曰。丘也幸。則司敗之技窮。使知君臣大倫根於天性。昭公失國。一再傳矣。孔子猶樂爲之任過。則季氏恐爲鷹鸇之逐鳥雀。不敢勵於惡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考異】史記世家。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

【集解】樂其善故使重歌而後自和之。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衛瓘云。禮無不答。歌以和相答也。其善乃當和。音不相反故。今更爲歌。然後和也。

【集注】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

【餘論】四書近指。聲比於琴瑟謂之歌。史記云。詩三百篇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劉氏正義。如孫此說是與人歌爲教弟子樂也。合韶武雅頌則善矣。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考異】皇本高麗本得下有也字。

【音讀】論語詳解文字斷句。

【集解】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文不吾猶人者。言凡文皆不勝於人也。孔曰。身爲君子己未能也。

【唐以前古注】楊愼丹鉛總錄引欒肇論語駮云。燕齊謂勉强爲文莫。

【集注】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

【別解一】論語駢枝。丹鉛錄引晉欒肇論語駮曰。燕齊謂勉强爲文莫。又方言曰。侔莫强也。北燕之北郊凡勞而相勉若言努力者謂之侔莫。案說文忞强也。慔勉也。忞讀若旻。文莫即忞慔假借字也。廣雅亦云。文勉也。黽勉密勿蠠沒文莫皆一聲之轉。文莫。行仁義也。躬行君子。由仁義行也。　劉氏正義。案淮南子繆稱訓猶未之莫與。高誘注。莫勉之也。亦是借莫爲慔。夫子謙不敢居安行。而以勉强而行自承。猶之言學不敢居生知而以學知自承也。

【別解二】胡紹勳四書拾義以莫訓定。屬下吾猶人也爲句。引詩求民之莫爲據。

【別解三】經義述聞。莫蓋其之誤。言文辭吾其猶人也。上下相應。猶左傳其將積聚也。其與也。相應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考異】釋文魯讀正爲誠。今從古。　滿淵靜語。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夫子謙辭。至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亦夫子謙辭。上有若字。下有兩則吾。似是一章。蓋多一子曰爾。　四書辨疑。章首疑有闕文。晁氏謂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其說良是。

【考證】論語補疏。聖者通也。大戴禮四代篇云。聖知之華也。聖與仁即知與仁。　羣經平議。聖與仁猶言智與仁也。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蓋諸弟子之稱夫子如此。孔子聞之而不敢居仁智之名。故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聖與智古通稱。故臧武仲多智。時人謂之聖人。禮記鄉飲酒義曰。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大戴記盛德篇曰。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其所謂聖即智也。故與仁義禮並列。猶言仁義禮智也。後世但知大而化之之謂聖。而古義湮矣。　胡紹勳四書拾義。爾當作尒。說文云。尒詞之必然也。經傳尒字後人皆改作爾。廣雅釋詁訓云爲有。正此經確詁云爾。即有此之詞。若孟子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趙注以爲絕語之辭。爾當讀如字。與論語異海乎云爾亦然。

【集解】孔曰。孔子謙不敢自名仁聖也。馬曰。正如所言。弟子猶不能學。況仁聖乎。

【集注】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　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爲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按四書纂疏。晁氏名說之。清豐人。考宋史列傳。字以道。濟州鉅野人。晁補之之從弟也。

【餘論】論語集注攷證。王文憲云。學不厭。誨不倦。前章方言何有於我。此章乃曰則可謂云爾。學者當思。履祥案前章自省之辭。此章必因人之問。子貢問夫子聖矣乎。其下答辭。與此章類。故晁氏之說以爲有稱夫子聖且仁者。而夫子辭之如此。　四書賸言。若聖與仁。予以六經解之。鄉飲酒義曰。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假者大也。養而大之仁也。則內聖外王總以仁及萬物爲言。聖仁者明德而新民成己而成物者也。禮所云天子之立也嚮仁而左聖。正以是也。然則學不厭教不倦。亦學爲聖仁敎爲聖仁。以仁心及物而進乎聖已矣。何二詣焉。博施濟衆。子貢以爲仁人之事。而夫子以爲聖人之事。亦謂仁與聖皆推心之恕以長養萬物。淺與深總一體者。蓋春爲養之本。故以聖當之。夏爲養之末。故反以仁當之。六經解聖仁無兩義。人之學聖仁教聖仁亦無兩事。所謂一貫在忠恕。如此而已。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考異】舊無病字。釋文曰。子疾。一本云子疾病。皇本同鄭本無病字。　周禮大祝疏引作孔子病。　皇本禱久矣禱下又有之字。　翟氏考異。集解於子罕篇始釋病。則此有病字非。又按孔注云。某禱之久矣。釋文則舊本宜有下之字。

【考證】說文。讄禱也。論語云。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或不省作讄。　周禮小宗伯禱于上下神示。鄭康成注引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　又大祝作六辭。其六曰誄。鄭注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　論語集注考證。古本論語元作讄。說文所引是也。其作誄者則哀死而述行以謚之之辭。同是力軌反。而義不同。必開元長興史書之誤。集注偶未之考爾。其辯讄曰必自有本書。如大祝所掌六祝六辭之類。　翟氏考異。按說文及玉篇廣韻等書誄讄皆各爲訓。至毛晃增修韻略始首讄與誄同。據周禮小宗伯大祝二注不同。大祝注直以論語所稱爲誄。是當鄭氏時已兩文並傳。考證謂必開元長興時誤混之矣。　論語後案。誄說文引此作讄。或作讄。纍功德以求福也。段氏注曰。讄施于生者以求福。誄施于死者以作謚。論語之誄字當作讄。集注誤也。　黃氏論語述要云。時夫子方生。子路斷不引哀死之誄以咨。誄當作讄無疑也。蓋宋人不講六書。王伯厚引慈湖蒙齋說古孝字只是學字。錢

大所以爲古文學从殳。孝从老。判然兩字。豈可傅會爲一。宋人不識六書。故有此謬說。況賈顏伯厚且然。何況朱子。考春秋傳孔子卒哀公誄之。或曰誄。論語所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賈疏曰。生人有疾亦累列其德行而爲辭。故引論語文以相續。以六辭之誄讀如論語之誄。是混讄於誄之始歟。其誤不始於朱子也。劉寶楠以爲當是古魯文異。亦可備一說。

太平御覽引莊子。（困學紀聞引）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 翟氏考異。此條爲今本莊子所無。蓋即論語事而易子路爲子貢。易禱爲卜耳。莊周所傳孔子言行已不得其眞。此更未知果周言否。 論衡感虛篇引此云。聖人修身正行。素禱之日久。天地鬼神知其無罪。故曰禱久矣。

【集解】包曰。禱禱請於鬼神也。周曰有諸。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乎。孔曰。子路失指也。誄禱篇名。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某之禱久矣。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欒肇云。案說者徒謂無過可謝。故止子路之請。不謂上下神祇非所宜禱也。在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祈山川。大夫奉宗廟。此禮祀典之常也。然則禱爾於上下神祇。乃天子禱天地之辭也。子路以聖人動應天命。欲假禮祈福二靈。孔子不許。直言絕之也。曰丘禱久矣。此豈其辭乎。欲卒舊之辭也。自知無過可謝而云邱之禱久矣。豈其辭乎。在聖行無違。凡庸所知也。子路豈誣夫子於神明哉。以爲祈福自不主以謝過爲名也。若以行合神明無所禱請。是聖人無禱請之禮。夫如是知禮典之言塞金縢之義廢矣。

【集注】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某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餘論】吳嘉賓論語說。（劉氏正義引）父兄病禱子弟禱。此不當使病者知也。周公之册祝自以爲功。雖祝史皆命之使勿敢言。況請之乎。子路之請禱。欲聖人之致齊以取必於鬼神也。

【發明】論語或問。或問行禱五祀。著於禮經。今子路請之而夫子不從。何也。曰以理言之。則聖人之言盡矣。以事言之。則禱者臣子至情迫切之所爲。非病者之所與聞也。病而與聞於禱。則是不安其死而諂於鬼神。以苟須臾之生。君子豈爲是哉。曰然則聖言乃不及此。而直以爲無事於禱何也。曰是蓋有難言者。然以理言則旣兼舉之矣。蓋祈禱卜筮之屬皆聖人之所作。至於夫子而後敎人一決諸理。而不屑屑於冥漠不可知之間。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爲備。觀諸易之十翼亦可見矣。　尹會一讀書筆記。天地神明。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身心性情作止語默。無時無處而不悔過遷善。是乃平時之所以爲禱。不待疾病而後然也。聖人之言。至爲切實。勿徒作拒子路之辭觀。　論語稽。子路嘗問生死鬼神。蓋有以見生死之理。天人一致。故夫子問有諸。而直對曰有之也。其述誄詞上曰神屬天。下曰祇屬地。上下之中有人。人戴天履地。豈有不能感通者。然不知感通在平日。不在臨時。若平日德不足以感通。有疾乃求神祇。則不惟諂神祇。且自誣矣。夫子自言禱久。固以素行之合於神明。亦可見禱祠之不必事矣。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考異】皇本孫作遜。下同。　漢書董仲舒傳後漢書馬融傳又王暢傳注說苑權謀篇顏氏家訓治家篇太平御覽人事部皆引文孫字作遜。　翟氏考異。憲問篇。危行言孫。幼而不孫弟。衞靈公孫以出之。陽貨不孫爲勇。近之不孫。皇本皆作遜。據書五品不遜及遜志遜荒並是遜字。則遜亦經典所用。

【集解】孔曰。俱失之。奢不如儉。奢則僭上。儉不及禮。固陋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二事乃俱爲失。若不遜陵物物必害之。傾覆之期。俄頃可待。若止復固陋。誠爲不逮。而物所不侵。故與其不遜。寧爲固陋也。

【集注】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　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發明】此木軒四書說。聖人意在惡不孫。注言救時之弊者。當時如舞佾歌雍皆不孫之事也。其實奢之害大。自是一定之理。不論風俗如何

。故曰國儉示之禮。不言國儉示之奢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考異】釋文曰。魯讀蕩爲湯。今從古。

按劉氏正義。詩宛丘子之湯兮。毛傳湯蕩也。王逸楚辭章句引作蕩。二字音義本同。故鄭仍從古。陳氏啓源曰。蕩蕩當作潒潒。說文平坦義當作愓。狂放義當作像。廣大義當作潒。蕩本水名。與此之義俱無涉。今愓像潒三字俱不用。以一蕩字總其義。此俗之譌也。

【考證】論語後案。戚戚即詩之蹙蹙。爲縮小之貌。說文無蹙字。凡經典戚與蹙訓憂者。皆以慼爲正字。訓迫促者。以戚爲正字。即戚近義之引申。此戚戚當訓迫縮。與蕩蕩反對也。

按戚戚訓迫縮自是的訓。宋儒不明訓詁。故有此誤。然古注已云長戚戚多憂懼貌也。是其誤亦不始於集注也。

【集解】鄭曰。坦蕩蕩寬廣貌。長戚戚多憂懼貌。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江熙云。君子坦爾夷任。蕩然無私。小人馳兢於榮利。耿介於得失。故長爲愁府也。

【集注】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

【發明】反身錄。問君子坦蕩蕩。曰能俯仰無愧便是坦蕩蕩。能持敬謹獨。方能俯仰無愧。問持敬以謹其獨。固致坦之要。而獨之當謹者其詳亦可聞乎。曰獨之當謹者非一。而名念之念尤爲喫緊。千病萬病。咸從此起。只不爲名牽。不爲利役。便俯仰無愧。便坦蕩自得。小人不爲名牽。便爲利役。未得患得。旣得患失。便是長戚戚。　魯岡或問。君子處窮通得喪何以獨蕩蕩而不戚戚。曰窮通得喪可以大言。可以小言。小處沾滯。大處可知。一絲未忘。難言蕩蕩。其所以異於二氏之空幻者。仁智也。如用一物。非不珍重愛惜。却又成敗聽之。如受一託。非不盡心竭力。却又離合聽之。惟得時不喜。故喪時不憂。　張伯行困學錄。君子坦蕩蕩。祇是樂天知命而已。　此木軒四書說。小人長戚戚。何必王巨君李林甫一輩。受此極累。謂當徵創乎。惡惡不如惡臭。好善不如好色。雖終身行善亦近名目。彼其戚戚之根株自在。聖人

發言之旨。似應在此也。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考異】釋文說一本子作子曰。厲作例。　皇本作君子。威下無而字。　翟氏考異依釋文則皇本君子溫而厲。今所見侃義疏但與監本同文。未有君字。此是海國中傳寫脫漏。後子張篇君子有三變章義疏曰。所以前卷云君子溫而厲也。可爲其脫漏之確證。　三國吳志步騭傳引論語恭句處威句前。

按此章依皇疏原本（非今皇本）當作子曰君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然不如今文義長。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王弼云。溫者不厲。厲者不溫。威者必猛。不猛者不威。恭則不安。安者不恭。此對反之常名也。若夫溫而能厲。威而不猛。恭而能安。斯不可名之理全矣。故至和之調。五味不形。大成之樂。五聲不分。中和備質。五材無名也。

【集注】厲嚴肅也。人之德行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爲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味也。

【發明】嶺雲軒瑣記。讀古人書。執着印板說話。如何是仁。如何是義。全無是處。又曰存誠主敬。久成道學家套語矣。須知二者不可作意以求。心苟常存。不期誠而自誠。心果有主。不期敬而自敬。宋儒有十年後纔去得一矜字者。有十五年學個恭而安不成者。皆悞甚。朱子曰。但得心存便是敬。勿於存外更加功。是爲得之。　李光地論語劄記。溫者春生之氣。威者秋肅之氣。恭者內溫外肅。陰陽合德之氣也。三句就一時想像亦可。然亦有迭見者。蓋喜怒哀樂聖與人同。當其喜則溫之氣形。當其怒則威之氣形。及乎喜怒未發則恭之意常在也。又推出一安字。則見其一出乎至誠而無勉彊。深體而默識之。則知聖人與天地相似。

論語集釋卷十五

泰伯上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考異】史記吳太伯世家贊。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泰字作太。　漢書地理志引文泰亦作太。德字作悳。　論語釋文得本亦作德。　後漢書丁鴻傳論。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之焉。有之字。　論語後錄。易小畜尙德載。虞仲翔本作尙得載。周禮大卜三曰咸陟。注陟之言得。讀若王德狄人之德。史記項羽本紀吾爲若德。漢書作吾爲公得。是得與德古字通也。　經義雜記。集解引王肅云無得而稱。是王本作得。後漢志丁鴻傳論引作無德。李注云。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又引鄭志無德而稱焉。是鄭本作德。釋文所見。蓋即鄭本。王肅好與鄭違。故改其義。

按據以上所引諸書。知得德古通。然論語後錄引延篤云。泰伯三讓。人無德而稱。是又古本作德之一證。蓋古人得與德通用。猶之仁與人通。此古書常見之例。不足異也。

【考證】韓詩外傳。大王亶甫有子曰太伯仲雍季歷。歷有子曰昌。太伯知大王賢昌而欲季爲後也。太伯去之吳。大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即不來。汝有義而安。大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羣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羣臣欲我立季。季又

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於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養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

吳越春秋。古公病將卒。令季歷三讓國於泰伯。而三讓不受。故云泰伯三以天下讓。又云。古公卒。泰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荊蠻。國民君而事之。自號爲句吳。

論衡四諱篇。昔太伯見王季有聖子文王。知大王意欲立之。入吳采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大王薨。大伯還。王季避主。大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爲宗廟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

公是弟子記。深甫曰。泰伯讓一國而曰讓天下。何也。劉子曰。唯至德者能以百里王天下。是亦讓天下矣。

讀四書叢說。詩言太王實始翦商。其意以爲周之所以滅商者自此基之爾。非必謂太王即有翦商之謀也。蓋古公之遷邠。人從之如歸市。而吳越春秋云。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彷彿帝舜氣象。則德化及於民。其勢有不可遏者。但古公遷岐在殷王小乙之末年。不久而高宗立。傅說爲相。中興。在位五十九年。次祖庚立。七祀。次祖甲。二十八祀。文王生。書傳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遷岐至文王生之年已九十七年。古公壽百二十歲。後不知的於何年卒。計在文王生一二年之後。則古公始終正居商令王有道之世。翦商之志。何自而生邪。文王生有聖瑞。故古公曰。我後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泰伯知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亡。史之可見者如此。蓋古公但言興者其在昌。未見有翦商之意。觀知欲立季歷之言。則亦未嘗明言立季歷。所謂知正於其在昌乎一言知其意爾。其讓國也固爲至德。而季歷之後世遂有天下。天命既欲興周。其始也非季歷則國固泰伯之國。而泰伯之後有周矣。故曰以天下讓。夫子就成事上論其讓也。止讓國而非天下。故民無得而稱。惟太王始不明言立季歷。乃泰伯因其在昌一言。暗知太王之意。託採藥而去。亦無讓國之迹。所以民尤無得而稱。所以爲德之至也。

崔東壁考信錄。集注太王欲傳季歷以及昌。其說本之史記。史記但載太王云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未嘗有太王欲翦商之說也。朱子從而附之。金仁山闢之。是也。而後儒猶云云者。無他。震於孔子至德之稱。以爲避弟之節小。存商之義大。故不肯舍彼而就此耳。夫太王之事。詩孟子言之詳矣。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孟子曰。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太王流離播遷之不暇。而暇謀商乎。詩云。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又云。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

。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孟子曰。文王以百里。是太王雖遷岐。而生聚猶未衆。田野猶未闢。至於王季。始啓山林。文王然後稍盛。而疆宇猶僅百里也。太王之世。周安得日彊大哉。且使太王如果彊大。則何不恢復故土。逐獫狁於塞外。以雪社稷之恥。乃反晏然不以爲事。而欲伐天下之共主。是司馬錯之所不爲也。太王豈爲之乎。記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古之帝王皆非有心於得天下者也。天與之。人歸之。不得已而受之耳。南河陽城之避。不待言矣。即鳴條牧野。亦如是而已。受球受共以後。三分有二之餘。但使桀紂之惡未甚。猶不肯伐之也。況太王新遷之邦。蕞爾之土乎。且太王天下之仁主也。當其在邠也。獯鬻無故侵之而猶不與之角。事之不免而遂去之。太王之心亦可見矣。焉有喘息甫定。而欲翦商者哉。今論者但欲表泰伯之忠貞。遂不惜誣太王以覬覦。但取其論之正大。遂不復顧其事之渺茫。過矣。凡己所有而以與人曰讓。人以所有與己而己不受則不曰讓。而猶或謂之讓。未有以不肯無故奪人所有而亦謂之讓者。天下商素有之天下也。於周何與焉。而泰伯得以讓之乎。然則非但時勢之不符也。即文理亦難通矣。由是言之。泰伯自讓王季耳。與商初無涉也。曰。然則詩何以稱太王翦商。傳何以言泰伯不從。論語何以與文王皆謂之至德也。曰。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況閟宮一詩。語尤夸誕。僖公乞師於楚以伐齊。爲楚戍衞。又會楚於薄於宋。而此篇反謂之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其敘現在之事。猶誣如此。況追敘數百年以前之事。焉在可信以爲實邪。左傳之文。史記嘗采之矣。晉世家云。泰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不從爲亡去。是所謂不從者謂不從太王在岐耳。非有他也。杜氏始有不從父命之言。然云不從父命。俱讓適吳。未見其爲翦商之命也。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三人之行不同也。而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泰伯之與文王何必同爲一事然後同謂之至德乎。

按二程謝楊諸家皆主讓周。朱子初亦從之。乃於集注歷改而主讓商何也。蓋此章癥結在天下二字。主讓周者。其說可分爲三種。一龜山謂泰伯亡如荊蠻。以讓季歷。是時周未有天下也。然文王之興。本由太王謂泰伯以天下讓者。蓋推本言之。二伊川以爲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三歸熙甫則以爲國與天下常言之通稱。近人鄭浩所著論語述要力伸朱說。謂孔子不輕以至德許人。此章之外。僅見於文之服事殷。書始唐虞。堯舜禪讓者也。春秋始隱公。隱志在讓桓者也。夫子大義微言。歷歷可見。立千古之大坊。防後

世之篡亂。至明顯也。所論不爲無見。惟左傳所云泰伯不從。史公以亡去爲不從。其義甚明。杜氏誤以不從父命爲解。而後儒遂傅會晉頌之文。謂太王有翦商之志。泰伯不從。此則宋儒師心自用之失。不能曲爲諱也。

【集解】王曰。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弟仲雍。少弟季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爲至德也。

【唐以前古注】論語正義引鄭注云。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太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采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得而稱焉。　皇疏。少弟季歷。生子文王昌。昌有聖人德。泰伯知昌必有天位。但升天位者必須階漸。若從庶人而起。則爲不易。太王是諸侯。已是太王長子。長子後應傳國。今欲令昌取王位有漸。故讓國而去。令季歷傳之也。或問曰。泰伯若堪有天下。則不應讓人。若人有天下。則泰伯復無天下可讓。今云三以天下讓。其事如何。或通云。泰伯實應傳諸侯。今讓者諸侯位耳。而云讓天下者。是爲天下而讓。今即之有階。故云天下也。然仲雍亦隨泰伯而隱。不稱仲雍者。國位在泰伯。泰伯讓。是導仁軌也。仲雍隨。是揚其波也。　又引范甯云。泰重大之稱也。伯長也。泰伯周太王之元子。故號泰伯。其德宏遠。故曰至也。三以天下讓有二釋。一曰。泰伯少弟季歷。生子文王昌。昌有聖德。泰伯知其必有天下。故欲必傳國於季歷。以及文王。因太王病。託採藥於吳越不返。太王薨而季歷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也。文王薨而武王立。於此遂有天下。是爲三讓也。又一云。太王病。而託採藥出。生不事之以禮。一讓也。太王薨。而不返。使季歷主喪。死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亦不可用。使季歷主祭禮。不祭之以禮。三讓也。詭道合權。隱而不彰。故民無得而稱。乃大德也。　又引繆協云。泰伯三讓之。所爲者季歷文武三人而王道成。是三以天下讓也。其讓之跡詭。當時莫能知。故無以稱焉。可謂至德也。

【集注】泰伯周太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太王三子。長泰伯。次仲

雍。次季歷。太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太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太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卽與仲雍逃之荊蠻。於是太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爲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謂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爲何如哉。蓋其心卽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按論語經正錄評之云。朱子一生精力在四書章句。至於文義偶有未協處。固不必過爲廻護。致成門戶之見。此章集注。金仁山辨之。先慧思先生亦云。集注特沿史記之文。洗刷未淨。其病尤在添一志字。有似處心積慮陰謀人國者之所爲。黃勉齋云。朱子晚年改論語集注。至關雎章而止。則此章之注。固亦未爲定論也。

【餘論】論語或問。或問何以言三讓之爲固讓也。曰。古人辭讓。以三爲節。一辭爲禮辭。再辭爲固辭。三辭爲終辭。故古注至是但言三讓而不解其目也。今必求其事以實之。則亦無所據矣。曰何以言其讓於隱微之中也。曰。泰伯之讓。無揖遜授受之迹。人但見其逃去不返而已。不知其讓也。知其讓者見其讓國而已。而不知所以使文武有天下者實由於此。則是以天下讓也。曰。其爲至德何也。曰。讓之爲德旣美矣。至於三。則其讓誠矣。以天下讓。則其所讓大矣。而又能隱晦其迹。使民無得而稱焉。則其讓也非有爲名之累矣。此其德所以爲至極而不可以有加也。曰。太王有廢長立少之意。非禮也。泰伯又探其邪志而成之。至於父死不赴。傷毀髮膚。皆非賢者之事。就使必於讓國而爲之。則亦過而不合於中庸之德矣。其爲至德何邪。曰。太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爲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之間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而不爲狷。王季受之而不爲貪。父死不赴。傷毀髮膚。而不爲不孝。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爲至德也。其與魯隱公吳季子之事蓋不同矣。　日知錄。今將稱泰伯之德。而先以莽操之志加諸太王。豈夫子立言之意哉。朱子作論語或問。不取翦商之說。而蔡仲默傳書武成曰。太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而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仲默朱子之門人。可謂善於匡朱子之失者矣。　四書釋地。集注莫不善於太王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讓主君臣立說者。余取歸熙甫泰伯論。爲之删竄。以正之曰。辭受之際。惟聖人爲能盡乎天下之至

情。何也。伯夷叔齊天下之義士也。伯夷順其父之志而以國與其弟。然終於叔齊之不敢受。則是其父之志終不遂矣。夫家人父子之間。豈無幾微見於顏色。必待君終無適嗣之日。相與蹇裳去之。民將得因而稱之。故聖人以爲賢人而已。至太伯則不然。不讓於傳位之日。而於採藥之時。是蓋有伯夷之心。而無其迹。然後可以行伯夷之事。遂伯夷之心。古今之讓。從未有曲而盡如此焉者。此夫子所以深歎其不可及也。蓋泰伯之欲傳歷及昌也。非如晉獻漢高徒少子之是愛也。亦非爲昌之終必翦商。爲數世後伏革除之謀也。不過曰代有殊德。天下將長享其福云爾。是固爲天下之公心也。使泰伯知其意而猶與之並立於此。太王賢者。即心爲天下。而終以長幼之節不忍言。吾即明言而公讓之。弟亦將終爲叔齊而不忍受。是亦夷之終不獲遂其父志而已矣。夫父有志而吾順而成之。且如是其曲而盡也。世之說者不深晰其父子之情。而彊謂其全君臣之義。夫弟於商獨非君臣。而乃以叛義之事推而付之也乎。且又何以爲傳之者地乎。而乃曰至德也乎。夫德莫先於孝。先意承志。孝子之事也。故泰伯之所爲。乃匹夫匹婦之爲當然者。夫惟匹夫匹婦以爲當然。是天下之至情也。而非聖人則固不能盡也。　四書辨疑。太王之時。商猶未有罪惡貫盈如紂之君。太王不問有無可伐之理。但因己之國勢彊大。及其孫有聖德。遂欲翦滅天下之主。非仁人也。又爲子孫不從。即欲奪其位與餘者。雖中才之人亦所不爲。而謂太王爲之乎。況文王猶方百里起。則文王以前。周亦未嘗彊大也。太王爲狄人所侵。遷之於岐山之下。以小避大。免患而已。而又容有翦商之志乎。詩稱實始翦商者。本言周之興起。以至斷商而有天下。原其所致之由。實自太王修德保民爲始。蓋以王業所自而言。非謂太王實始親爲翦商之計也。且更置此勿論。就如注文所言。纔有其志。事猶未行。父子之間。何遽相違以至於此。太王果爲此事欲廢其子。泰伯果爲此事棄父而去。可謂父不父子不子。何至德之有哉。推其事情。只是泰伯見商道寖衰。憫生民之困。知文王聖德。足使天下被其澤。故欲讓其位於王季。以及文王。太王却是重長幼之序。不許泰伯之請。如此則泰伯之逃爲有理矣。纂疏引語錄之說曰。泰伯只見太王有翦商之志。自是不合他意。便掉了去。又言到此顧卹不得父子之情。嗚呼。人倫所重。莫重於父。以子事父。不合他意。便掉了去。是無父也。以此爲教。將如後世何。　楊名時論語劄記。讓商之說。謂泰伯一立。則天下即歸泰伯。將欲辭之而不能。故早見及此。而讓而不居。是延商祚及百年者。皆泰伯忠貞之所留也。夫懼己之德澤及民。恐天與人歸。致失臣節。似揆

之舜禹文王之事。有未必然者。且既即侯位。而盡其忠貞。如文王之事殷。豈害臣節。此讓商之說或有未安也。至讓周之說則曰。泰伯欲遂父志。再傳可成王業。泥天下二字取解。以當日之事勢及聖人之立心推之。尤多未合。玩夫子本意。祇稱其能讓國於弟。以成父志。而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上以全其父之慈。下以成其弟之友。視伯夷之讓。尤爲盡善。故稱之爲至德。見其能全天倫而不傷耳。因周後有天下。故云以天下讓。特據已然而言。非泰伯知文王將有天下而讓以成之也。

【發明】反身錄。爲善不近名。方是眞善。否則縱善蓋天下。可法可傳。有爲之爲。君子弗貴。以其非眞也。或曰。人只要力行好事。一時雖不求人知。天下後世終有知之者。曰。力行好事。亦惟行其心之所安。當然而然耳。後世之知與不知。非所望也。若爲天下後世終必知之而力行。終是有爲而爲。非當然而然也。而身後之名果足以潤枯骨乎。泰伯惟行其心之所安。是以不存形迹。其後季札之避位辭封。安於延陵。高風偉節。儀表千古。淵源遠矣。　劉氏正義。古之以天下讓者。莫大於堯舜。莫難於泰伯。及周之服事。若禹雖傳世。而其始亦是讓。故弟子記此篇以論泰伯始。以論堯舜文王及禹終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考異】文選魏都賦。誰劲捷而無諰。注引論語此文爲證。云諰與葸同。

【考證】禮記仲尼燕居。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　黃氏後案。葸作諰爲正。鰓葸諰經及子史通用字。說文所無。荀子曰。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漢書引荀子諰作鰓。注。蘇林曰。讀如愼而無禮則葸之葸。懼貌也。　劉氏正義。廣雅釋言。葸愼也。王氏念孫疏證。大戴禮曾子立事云。人言善而色葸焉。近於不說其言。荀子議兵篇。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漢書刑法志作鰓。蘇林注云。鰓音愼而無禮則葸之葸。鰓鰓懼貌也。　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心諰諰而發悸。並字異而義同。

【集解】葸畏懼之貌。言愼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馬曰。絞絞刺也。

【唐以前古注】釋文引鄭注云。葸慤質貌。絞急也。　筆解。韓曰。王注云。不以禮節之。吾謂禮者制中者也。不及則爲勞爲葸。過則爲亂

爲絞。絞確也。李曰。上篇云禮之用和爲貴。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此言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今言恭必企而近禮。不可太過。大抵取其調中而已乎。

【集注】葸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別解】論語訓。言治民在端本也。恭共給敬事也。若課農桑興水利之事。無禮節之。則勞民也。愼謂卑約省事。葸一作愢。猲之異文。驚不附[illegible]也。勇於行則民亦好勇。故易亂。好直繩則民不堪。如束繩爲絞也。

按此章就治民說。與下章方有連絡。亦備一義。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偸。

【考異】吳棫論語續解。以下乃曾子之言也。　論語集說。此章與上文不相蒙。今從武夷吳氏說自爲一章。君子謂在上之人也。篤厚也。興起也。偸薄也。篤於親不遺故舊。盡吾人道之當然耳。非爲欲動民而若此也。仁義之心。人皆有之。上行而下傚。自然民化而德厚矣。　四書辨疑。兩節文勢事理皆不相類。分此自作一章實爲愜當。而以爲曾子之言。却是過慮。此無言者姓名。蓋闕文耳。　漢書平帝紀。元始五年詔引上二句。師古注曰。此論語載孔子之辭也。　禮記少儀注。齊語正月之朝篇注。俱引下二句。題孔子曰字。　翟氏考異。鄭康成韋宏嗣顏師古皆指實此爲孔子辭。吳氏以屬曾子。出自臆斷。恐不足據。　梁氏旁證。吳說見吳棫論語續解。此兩節文勢事理皆不相類。張子人道知所先後解。亦未明實。不如分作兩章爲愜。但吳氏必以爲曾子之言。亦似臆斷。漢書平帝紀元始五年詔引上二句。顏注云。此論語載孔子之辭。禮記少儀注。齊語正月之朝篇注。俱引下二句。題孔子曰。皆有明證。不應懸空斷爲曾子之言也。

【集解】包曰。興起也。君能厚於親屬。不忘遺其故舊。行之美者也。則民皆化之。起爲仁厚之行。不偸薄也。

【集注】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偸薄也。　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愼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爲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愼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餘論】論語集注補正述疏。此當自爲一章。其言則者二。與上文言則者四。蓋文似同而實不同。其言君子者尤明其別也。吳氏以爲曾子之言。則因下章謂曾子云爾。無徵文也。禮少儀鄭注齊語韋注引下二句者。皆稱孔子曰而引之。然疑則傳疑。今不質言矣。釋詁云。篤厚也。釋言云。興起也。大學云。一家仁一國興仁。故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蓋孝弟慈皆篤於親之仁也。禮緇衣云。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蓋皆以是興也。包氏云。君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舊。則民起爲仁厚之行。不偸薄也。偸與媮通。說文云。媮薄也。荀子云。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鄙其非君子表民也。詩谷風云。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明民之偸也。故谷風序云。天下俗薄。朋友道絕也。詩伐木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明今有酒。則宜燕朋友故舊也。故伐木序云。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由是言之。三代而下。東漢民俗其興於仁而不偸者乎。非漢君子爲之先乎。光武帝初起時。兄伯升爲更始所害。光武懼更始。不敢顯其悲戚。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此其篤於親也。嚴光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引光論舊。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此其故舊不遺也。漢君子於是乎可風。此東漢民俗所由美也。今漢書可考也。

按此宜別爲一章。簡氏之說是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考異】說文解字引論語曰。跢予之足。論衡四諱篇引作開予足開予手。文選嘆逝賦注引作起予足起予手。魏書崔光傳。曾子有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啓予手。啓予足。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兩章辭相雜爲一。又以啓手句置啓足上。王氏詩考曰。左傳引詩戰戰矜矜。呂氏愼大覽引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大戴禮曾子疾病篇。曾子曰。與小人處。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陳龍川集與應仲實書引文。今上無而字。翟氏考異。嘆逝賦啓四體而深悼。本屬啓字。注引經文作起。疑誤。說文所引。據序說蓋古壁文。

論衡則避漢景帝諱也。又僖公二十二年。臧文仲引此。宣公十六年。羊舌職引此。均用詩文。作兢兢。王氏或所見別。今不可知。又云。呂覽埰小旻詩爲周書。若誤謬甚。前人指摘此等。謂可據以提咸陽市金。然恐未能也。說苑政理篇。成王問政於尹逸。逸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若何其無懼也。呂氏離俗覽別引善之則畜二語。亦云周書。是說苑所錄尹逸一節乃全本周書文矣。漢志周書有七十一篇。云是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今傳孔晁注本惟六十篇。篇中復多脫誤。當七十一篇完具時。其中自有尹逸對成王語。而呂氏兩引之耳。

【考證】劉氏正義。說文啓視也。廣雅釋詁同。王氏念孫疏證引此文。謂啓與啓同。此亦得備一解。蓋恐以疾致有毀傷。故使視之也。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大戴禮曾子大孝篇。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傷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問曰。夫子傷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吾聞之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爲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之不敢忘也。今予忘夫孝之道矣。予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皆言不敢毀傷也。　潘氏集箋。禮記檀弓云。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于堂下。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隅坐而執燭。下即記曾子易簀而沒事。鄭注。樂正子春曾參弟子。則在召門弟子後明矣。子春其即所召之一人乎。維城案。曾子弟子子張篇有陽膚。孟子離婁篇有沈猶行。萬章篇有公明高。禮記祭義篇有公明儀。注皆以爲曾子弟子。漢書藝文志曾子十八篇。王應麟考證云。隋唐志二卷。參與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離曾元曾華之徒。論述立身孝行之要。天地萬物之理。則曾子弟子又有單居離矣。而史記吳起傳云。吳起者衞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陸德明經典釋文注解傳述人於春秋云。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衞人吳起。蓋本劉向別錄。當屬經師舊說。則起乃曾申弟子。非曾參弟子也。檀弓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故鄭注以此曾子爲曾參之子名申。亦曾申稱曾子之一證。不得以史記云起學於曾子。謂起亦在此門弟子中也。　梁氏旁證。曾子立事篇云。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嗜欲思恥。忿怒思患。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又曰。君子出言鄂鄂。行身戰戰。又曰。昔者天子日且思其四海之內戰戰。惟恐不能乂也。諸

侯日且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惟恐失損之也。大夫士日且思其官戰戰。惟恐不能勝也。庶人日且思其事戰戰。惟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又疾病篇云。與小人處。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蓋曾子之學。終身皆主戒懼。故曾子十篇與論語孝經皆可相爲表裏也。

【集解】鄭曰。啓開也。曾子以爲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孔曰。言此詩者喩己常誠愼恐有所毀傷也。周曰。乃今日後我自知免於患難矣。小子弟子也。呼之者欲使聽識其言。

按後漢書崔駰傳注引鄭此注有父母全而生之亦當全而歸之二句。就義測之。當在受身體於父母句下。

【集注】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 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爲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爲免矣。

【餘論】四書辨疑。君子曰終。小人曰死。此檀弓所記子張臨終語中辭之言。而程子取之。注文又引用之。恐皆未當也。死乃生之對。死生人所常言。凡言死者豈皆小人邪。書言舜陟方乃死。孔子謂顏淵不幸短命死矣。若謂小人曰死。則舜與顏淵皆爲小人矣。朝聞道夕死可矣。可以死。可以無死。若皆以爲小人之事可乎。子張之言非定論也。

【發明】反身錄。孝以保身爲本。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故曾子啓手足以免於毀傷爲幸。然修身乃所以保身。手不舉非義。足不蹈非禮。循理盡道。方是不毀傷之實。平日戰兢恪守。固是不毀傷。即不幸而遇大難臨大節。如伯奇孝己伯邑考申生死於孝。關龍逢文天祥之身首異處。比干剖心。孫揆鋸身。方孝儒鐵鉉景清黃子澄練子寧諸公寸寸磔裂。死於忠。亦是保身不毀傷。若舍修身而言不毀傷。則孔光胡廣蘇味道之模稜取容。褚淵馮道及明末諸臣之臨難苟免。亦可謂保身矣。虧體辱親。其爲毀傷。孰大於是。又曰。保身全在修身。而修身須是存心。心存則不亂。臨大事而不亂。方足以任大事。臨生死而不亂。方足以了生死。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考異】宋石經作孟欽子。

【考證】檀弓。悼公之喪。季昭子問孟敬子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然吾三臣不能居公室。四方畢聞。若勉而爲瘠。則吾能之而不欲也。我則食食。鄭注。敬子武伯之子。名捷。

【集解】馬曰。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

【集注】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考證】四書釋地又續。毛傳直言曰言。論難曰語。穎達疏直言曰言。謂一人自言。答難曰語。謂二人相對。以知論語注內改直爲自亦有本。但宜注于寢不言之下。不宜注于曾子言曰下。注曾子言爲自言。似孟敬子來問疾。曾子曾不照顧之矣。曾子以捷魯卿也。徑告以君子修身爲政之道。不及病勢云何。其實人將死言也善。已疾之不可爲亦具見焉。言之無不周徧如此。

【集解】包曰。欲戒敬子。言我將死。言善可用。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李充云。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其愼終始在困不撓也。禽獸之將死。不遑擇音。唯吐窘急之聲。人若將死而不思令終之言。唯哀懼而已者。何以別於禽獸乎。是以君子之將終也。必正存道。不忘格言。臨死易簀。困不違禮。辨禮三德。大加明訓。斯可謂善言也。或問曰。不直云曾子而云言曰。何也。答曰。欲重曾子臨終言善之可錄。故特云言也。

【集注】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考異】說苑修文篇。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君子修禮以立

志。則貪欲之心不來。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修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樽俎列豆籩。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不能可也。

按此即論語事而傳述異辭。不若聖門載筆之簡易。

鹽鐵論鍼石章。丞相史曰。聞諸鄭長孫曰。正君子顏色。則遠暴嫚。出辭氣。則遠鄙倍矣。　翟氏考異。漢藝文志道家有鄭長者一篇。六國時人。其書中或嘗述曾子此語。丞相史就彼稱引。不更究語之源。故云聞諸鄭耳。長孫長者當有一差。

【考證】劉氏正義。古有容禮。晉羊舌大夫爲和容。漢天下郡國有容史。又魯徐生善爲頌。後有張氏亦善焉。頌即容也。亦散文兼貌言之也。顏色者。說文以顏謂眉目之間。色謂凡見於面也。辭氣者。辭謂言語。氣謂鼻息出入。若舒容靜氣容肅是也。卿大夫容貌顏色辭氣之禮。曲禮玉藻及賈子容經言之詳矣。邢疏云。人之相接。先見容貌。次觀顏色。次交言語。故三者相次而言也。案禮記冠義云。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表記云。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大戴禮四代云。蓋人有可知者焉。貌色聲衆有美焉。必有美質在其中者矣。貌色聲衆有惡焉。必有惡質在其中者矣。是容貌顏色辭氣皆道所發見之處。故君子謹之。子夏言君子三變。望之儼然。謂容貌也。即之也溫。謂顏色也。聽其言也厲。謂辭氣也。又韓詩外傳。故望而宜爲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安中者言也。久而可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假言而知宜爲人君者。並與此文義相發。

【集解】鄭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蹌蹌。則人不敢暴慢之也。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詐之也。出辭氣。能順而說。則無惡戾之言入於耳也。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敬子忽大務小。故又戒之以此也。籩豆禮器。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顏延之云。動容則人敬其儀。故暴慢息也。正色則人達其誠。信者文也。出辭則人樂其義。故鄙倍絕也。　又引繆協云。曾子謙不以遠理自喻。且敬子近人。故以常言語悟之。貴其必信也。別通曰。籩豆禮器。可以致敬於宗廟者。言人能如上三貴。則祝史陳信無愧辭。故有司所存。籩豆而已。

【集注】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籩竹豆。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修身之要。爲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顚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

【別解】讀書脞錄。蕭山徐鯤云。後漢書崔琦傳。百官外內。各有司存。文選頭陀寺碑文。庀徒揆日。各有司存。詳其文義。皆當以司存二字連讀。故晉書職官志序云。咸樹司存。各題標準。又桓沖傳云。臣司存閫外。輒隨宜處分。北齊儒林傳叙云。齊氏司存。或失其守。益可以證矣。

按劉寶楠曰。此訓在爲義。故司存二字連讀。自漢後儒者孳生之義。非其朔也。下子路篇先有司。堯曰篇謂之有司。則有司兩字連讀無疑。孫說非也。

【餘論】朱子語類。問先生舊解以三者爲修身之驗。爲政之本。非其平日莊敬誠實存省之功積之有素。則不能也。專做效驗說。後改本以驗爲要。非其以下改爲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頃刻之違者也。如此則功夫在動正出三字。而不可以效驗言矣。疑動正出三字不可以爲做功夫。曰。此三字雖非做功夫。然便是做功夫處。如著衣喫飯。雖非做功夫。然便是做功夫處。此意所爭。祗是絲髮之間。要人自認得。黃氏後案。遠暴慢近信遠鄙倍。據鄭君注指民言。在上者能重禮。則一動一正一出民必以禮應也。據朱子注。則身自遠之自近之也。近信者喜怒無所矯飾也。注云。操存省察。申之者云。靜則操存。動則省察。據金吉甫說。孔門論學。未嘗懸空說。存養容貌言色無時不然。故此動正出即存養之地。暴慢信鄙倍即省察之目。遠與近即所貴乎道之功。學者正當察其孰暴孰慢孰信孰鄙孰倍。而即遠之近之。若夫從容中禮。則異時成德之事也。

【發明】朱公遷四書通旨。此持敬之功。貫乎動靜而言之。孔子言出門使民。存養之意多。曾子言所貴者三。省察之意多。二章皆即其氣象之中。而見其功夫之所在。若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中庸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又專以功夫言。而氣象因可見也。　讀四書大全說。三

斯字作現成說而以爲存省之驗者。朱子蓋嘗作此辭矣。然而集注不爾者。以謂作現成說。則是動容周旋中禮。自然發現之光輝。既非曾子言所貴乎道言遠言近之義。若謂三者爲化迹。而濟之所貴。別有存主之地。則所謂存主者。豈離鈞三寸。別有金鱗邪。此正聖學異端一大限界。聖賢學問。從教聖不可知。亦祇是一實。舍吾耳目口體動靜語默而別求根本。抑踐此形形色色而別立一至貴者。此惟釋氏爲然爾。

按敬子爲人。證之檀弓。其舉動任情。出言鄙倍。曾子亦知其不可教。特因其問疾而來。尙有一綫好賢之誠。故以將死之言先明己意。而後正言以告之。仁之至義之盡也。所言必係對症下藥。蓋敬子承屢朝奢僭之後。容貌顏色辭氣之間。多不中禮。且察察爲明。近於苛細。故以此教之。即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後儒乃以爲修身之要。爲政之本。失其旨矣。宋儒解經。每有過深之弊。此又不可不知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考異】開成石經校作挍。　論語後錄。作挍是俗設從手旁。　史通序傳篇引作吾之先友。　唐書孔穎達傳。帝問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以曾子爲孔子。　周必大二老堂雜誌。此曾子之言也。唐太宗乃謂孔子所稱。以問孔穎達。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一時君臣之問對。史氏之筆削。皆不正之。而直以曾子爲聖人何也。　翟氏考異。舊唐書太宗問穎達但云論語。穎達之對則曰。聖人設教。欲人謙光。並問辭云孔子。乃新書改文之失。

【音讀】何劭公論語義。隱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解詁曰。月者隱前爲鄭所獲。今始與相見。故危錄內。明君子當犯而不校也。樾謹案徐彥疏曰。謂校接之交。不謂爲報也。然則何氏讀校爲交。與包注異。

【集解】包曰。校報也。言見侵犯而不報也。馬曰。友謂顏淵。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殷仲堪云。能問不能。多問於寡。或疑其負實德之跡。似乎爲教而然。余以爲外假謙虛黃中之道。沖而用之。每事必然。夫推情在於忘賢。故自處若不足。處物以賢善。故期善於不能。因斯而言。乃虛中之素懷。處物之誠心。何言於爲教哉。犯而不校者。

其亦居物以非乎。推誠之理然也、非不爭事也。應物之跡異矣。其爲中虛一也。又引江熙云。稱吾友。言己所未能也。

【集注】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爲顏淵。是也。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　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爲在己。失爲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餘論】困學紀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顏子和風慶雲之氣象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

【發明】王龍溪全集。（困勉錄引）。顏子嘗自立於無過之地。未嘗獲罪於人。人自犯之。始可言不校。今人以非理加人。人以非理答我。此乃報施之恒。烏得謂之犯。正須自反以求其所未至。故有孟子之自反。然後可進於顏子之不校。　反身錄。顏子以能問不能。若無若虛、與物無競。非其心同太虛。安能如是。在顏子實不自知。而曾子以是稱之。則曾子所養可知矣。今學者居恒動言人當學顏子之所學。試切己自反。果若無若虛。物我無間。惟善是咨。怡然不校乎。　張伯行困學錄。問程子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是如何。曰。夫子告以視聽言動。則請事斯語。誘以博文約禮。則欲罷不能。是何等力量。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是何等持守。不遷怒。不貳過。是何等克治。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是何等氣度。學者能於此處求之。則顏子之學可得矣。亦可以學顏子之所學矣。　翦雲軒瑣記。唐一菴先生與門人講犯而不校云、今人但知顏子不校難及。不知一犯字學他不來。問何說。曰。顏子持己應物。決不得罪於人。故人有不是加他。方說得是犯。若我與人有不是加來。必是自取。何嘗是犯。以此是先生克己工夫不可及。而能如此講書者鮮矣。又云。犯而不校。非但以待同儕。於我下之人亦當如此。蓋校心生於客氣。惟平情以正之可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考異】潘氏集箋。託玉篇人部侂恥各切。侂寄也。下引此文作侂。　經義雜記。說文人部侂寄也。从人宅聲。宅古文宅。言部託寄也。从言毛聲。二字音義本同。然據玉篇所引。則論語舊是侂字。蓋从言者以言託寄之。从人者以人侂寄之。義各不同。今从言。蓋通借字。顧野

王所見古本作伲。與說文合。 舊文無人字。釋文曰。君子也。一本作君子人也。 論語古訓。皇邢本皆有人字。潘氏集箋。拜經日記曰。皇疏言爲臣能受託幼寄命。又臨大節不回。此是君子人與也。再言君子。美之深也。案此釋經上句作君子人與。下句作君子也。無人字。又引繆協讀君子人與君子也。七字爲句。君子人者。言此爲君子一流人。所謂齊同乎君子之道者也。君子也者。有德者之定名。毅然稱之爲君子而無疑也。亦上有人字。下無人字。今本下文亦衍。皇疏標起止同。又釋文大書人與二字。注云。音餘。又大書君子也三字。注云。一本作君子人也。然則陸德明本上有人字。下無人字。其所見本已同今本矣。

【考證】吳昌宗四書經注集證。周禮地官。鄉大夫之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韓詩外傳云。國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孟子五尺之童乃十歲也。 四書釋地三續。周禮鄉大夫之職有六尺字。賈疏謂年十五。而鄭注論語則以下二字妙。蓋寄託者何必定十五歲。即十四十三亦可。 春風堂隨筆。古以二歲半爲一尺。五尺是十二歲以上。十五歲則稱六尺。

【集解】孔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也。寄命攝君之政令也。何曰。大節者安國家定社稷也。不可奪者不可傾奪之也。

【唐以前古注】邢疏引鄭注云、六尺之孤。年十五已下。 皇疏引繆協云。夫能託六尺於其臣。寄顧命於其下。而我無二心。彼無二節。授任而不失人。受任而不可奪。誠必齊同乎君子之道。斯契而要終者也。非君子之人與君子者。孰能要其終而均其致乎。

【集注】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爲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

【餘論】朱子語類。才節兼全。方謂之君子。無其才而徒有其節。雖死何益。如受託孤之責。已雖無欺之之心。却被人欺。受百里之寄。已雖無竊之之心。却被人竊。亦是己不能受人之託受人之寄矣。伊川說君子者才德出衆之名。孔子曰。君子不器。既曰君子。須事事理會得方可。

按託孤寄命。大節不奪。古惟伊尹周公諸葛亮之流足以當之。若文天祥史可法諸君。雖心竭力盡。繼之以死。而終於君亡國破。則雖時數之不齊。而究於可託可寄之義有間矣。聖門論人未嘗不才德並重。朱子非不知之。而其後議論乃偏重德行而薄事功。何也。

【發明】反身錄。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不遇重大關節。無以別操守。居恒談節義論成敗。人孰不能。一遇小小利害。神移色沮。隕其生平者多矣。惟遺大投艱。百折不回。旣濟厥事。又全所守。非才品兼優之君子其孰能之。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考異】後漢書祭遵傳注引孔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又張衡傳注引論語。孔子曰。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俱以曾子爲孔子。　文選恩元賦注引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亦題子曰字。　晁補之雞肋集。楊景芬墓志引任重而道遠。至不亦遠乎。亦題孔子曰字。

按古人著書。全憑記憶。引書出論語。則以爲孔子。而不知其誤也。此類甚多。附識於此。或曰論語古亦稱孔子。如今人稱道德經爲老子南華眞經爲莊子之類。亦可備一說。

【集解】包曰。弘大也。毅强而能決斷也。士弘毅然後能負重任致遠路也。孔曰。以仁爲己任。重莫重焉。死而後已。遠莫遠焉。

【集注】弘寬廣也。毅强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

【餘論】李光地論語劄記。前文連記曾子數章。以盡於此。合而觀之。以能問於不能章是宏。可以託六尺之孤章是毅。但其根本則在戰戰兢兢。以存心而用力於容貌顏色辭氣之際而已。蓋心彌小則德彌宏。行彌謹則守彌固。易之大過任天下之重者也。而以藉用白茅爲基。大壯極君子之剛者也。而以非禮弗履自勝。故朱子之告陳同甫曰。臨深履薄。斂然於規矩準繩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賁育不能奪也。可謂得曾子之傳者矣。　楊名時論語劄記。傳聖人之道者顏曾二子。有疾五章記曾子語而擧其稱述顏子者。則希賢以希聖之塗徑在玆矣。首記曾子臨歿所示戰兢危懼之旨。次及病革所擧容貌顏色辭氣之重。所謂戰兢危懼者即在此三貴問而已。籩豆之事。凡涉於文具法制之末務。皆其類也。此即君子不多之旨。孟子諸侯之禮未學。班爵祿之類。祇聞其略。不害爲傳道之大賢也。虛受者進學之不已。忘怒者己私之淨盡。

驗之於日用容止之際。察之於性情度量之間。而所謂於聖道庶乎者可得矣。輔主庇民扶危定傾之業。豈有外於此邪。皆一敬之所操存涵養。使無虧其天德之虧者。非以仁爲己任者能之乎。約之於方寸者此仁。布之於民物者亦此仁。與靜虛寂滅能敬而無義者懸殊矣。死而後已。而全而受者至此乃全而歸矣。故學之節次。知恥近勇其始也。莊敬日彊其中也。存順歿寧其終也。是在善法曾子者。抑論君子者定之於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之時。而其平日所從事。乃在於去暴慢鄙倍。根心生色。不驕不爭。有以養而成之。雖欲頃刻之不戰兢惕厲而可得乎。暴慢鄙倍不信之盡戲。驕吝忿爭之盡去。則於夫子之溫良恭儉讓者幾矣。

【發明】黃氏後案。蘇子由臣事策引此經而申之曰。天下之不公足以敗天下之至剛。而天下之不剛亦足以破天下之至公。二者相與並行。蘇說亦是毅非強忍。見後爲勝重致遠名兼宏毅。以毅爲致遠。亦失也。仁以爲己任。猶孟子所謂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後漢書荀彧傳論曰。誠仁爲己任。期紓民於倉卒也。三國志邴原傳注。孔融以書喻原云。仁爲己任。授手援溺。振民於難。古人言仁兼德業。不輕事功也。論語稽。弘毅以器識言。重遠以事功言。蓋必有此器識而後能建此事功也。士之義推十合一。通古今而任事者也。由士而大夫。由大夫而卿相。而君。皆由士推而上之。禮表記篇。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在常人視天下事無與於己。而士則任天下事如己事。倘非弘毅。何以勝之。

○子曰。興於詩。

【集解】包曰。興起也。言修身當先學詩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江熙云。覽古人之志。可起發其志也。

【集注】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爲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如此而得之。

【餘論】論語集注述要。興於詩句。集注曰。詩有邪有正。曰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嘗竊疑之。古人歌詩舞蹈。自初學即以習之。春秋教以

禮樂。冬夏敎以詩書。固自周初遠古而來也。集注所謂詩有善有惡者。當指國風諸淫詩言。此等詩考其年代。不過入春秋後始有之。古人列於學宮。原無此等之詩。以先王所以不敎之淫詩而爲加入學課。曰恐學者知勸善不知懲惡。知夫子必不然矣。然而三百篇中明明有淫詩何也。曰淫詩惟風有之。風者天子命輶軒之所採。欲以知其國政俗之善惡而加獎懲者。故善惡並陳。而備存於册府。其不善者流於民間誠有之。頒之學宮則未聞。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而後春秋作。是入春秋後已爲詩亡之時。則并存於册府而無有也。故知論語所謂學詩。所謂興於詩。必除諸淫詩外指其正者而言。其諸淫詩。當如天子採錄。備以知其美惡得失。非卽以其宜淫之語。端人正士所不樂聞者。令諸學者朝夕諷誦。喋聒於先生長者之前也。其學詩而有所興。乃詩之敎孝者可以興於孝。敎貞者可以興於貞。興於善則惡不期遠而自遠。非必學淫詩始可以懲淫也。學淫詩而懲淫。學之成者或能之。初學知識初開。血氣未定。導以淫詩。直如敎猱升木。勸之云耳。何懲之有。大學之上老老則民興孝。上長長則民興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皆言以此感者以此應。無有言以邪感以正應者。興之爲義。因感發力之大。沁入於不自知。奮起於不自已之謂。是惟詩歌爲最宜。敎者宜如何愼重選擇。因世多誤解。特詳辨之。　黃氏後案。以聖門之學詩言之。於邱隅黃鳥之緜蠻而悟人之知止。於妻子兄弟之和合而喜親之能順。於高山景行而思好仁之心。於諸姑伯姊而思尊親之序者。夫子也。於倩盼素絢而知禮之後。於切磋琢磨而知學之進。卜氏端木氏也。於鳶飛魚躍而知化之及於物。於衣錦尙絅而知文之惡其著者。子思也。推之坊記言睦族譏貴啇。大學言治國平天下。皆引詩以爲證。亦夫子之敎也。

立於禮。

【考證】潘氏集箋。季氏篇不學禮無以立。堯曰篇不知禮無以立也。則立必於禮也。

【集解】包曰。禮者所以立身也。

【集注】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成於樂。

【集解】包曰。樂所以成性。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王弼云。言有爲政之次序也。夫喜懼哀樂。民之自然。感應而動。則發乎聲歌。所以陳詩採謠。以知民志。風既見其風。則損益基焉。故因俗立制。以達其禮也。矯俗檢刑。民心未化。故必感以聲樂。以和神也。若不採民詩。則無以觀風。風乖俗異。則禮無所立。禮若不設。則樂無所樂。樂非則禮。則功無所濟。故三體相扶而用有先後也。　筆解。韓曰。三者皆起於詩而已。先儒略之。遂惑於二矣。李曰。詩者起於吟咏性情者也。發乎情。是起於詩也。止乎禮義。是立於禮也。删詩而樂正雅頌。是成於樂也。三經一原也。退之得之矣。

【集注】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

【餘論】四書翼注。興詩立禮易曉。成於樂之理甚微。蓋古人之教以樂爲第一大事。舜教胄子。欲其直溫寬簡不過取。必於依永和聲數語。太史公樂書謂。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聲使人好善而樂施。聞羽聲使人整齊而好禮。此自古相傳之語。周官大司樂教國中子弟。一曰樂德。中和祇庸孝友。一曰樂語。與道諷誦言語。一曰樂舞。即六代之樂。樂師小胥分掌之。俾學其俯仰疾徐周旋進退起訖之節。勞其筋骨。使不至怠惰廢弛。束其血脈。使不至猛厲僨起。今人不習其事。與之語亦莫能知也。集注蕩滌其邪穢。指淫心不生。此句亦易曉。消融其渣滓。指傲氣不作。此養到事。非得力於樂不能矣。　論語傳注。詩之爲義。有興而感觸。有比而肖似。有賦而直陳。有風而曲寫人情。有雅而正陳道義。有頌而形容功德。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學之而振奮之心勉進之行油然興矣。是興於詩。恭敬辭讓禮之實也。動容周旋禮之文也。朝廟家庭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冠昏喪祭禮之事也。事有宜適。物有節文。學之而德性以定。身世有準。可執可行。無所搖奪。是立於禮。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手之舞

之。足之蹈之。天地之命。中和之紀。學之則易直子諒之心生。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是成於樂。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考異】經義雜記。書堯典正義引六藝論云。若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於羣臣。舉於側陋。上下交讓。服在務人。孔子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與此注義同。皆言愚者不可以盡知本末也。疑鄭注魯論本作人可使由之。六藝論引同。故注云務使人從之。不作民字。　潘氏集箋。民之作人。當是仲達避唐諱。非必魯論異文也。春秋繁露深察民號篇云。民者瞑也。民之號取之瞑也。書多士序。遷頑民。鄭注。民無知之稱。荀子禮論。外是民也。楊倞注。民泯無知者。皆足證不可使知之義。

【集解】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

【唐以前古注】禮記喪服傳疏引鄭注。民冥也。其見人道遠。　後漢書方術傳注引鄭注。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　皇疏引張憑云。爲政以德。則各得其性。天下日用而不知。故曰可使由之。若爲政以刑。則防民之爲奸。民知有防而爲奸彌巧。故曰不可使知之。言爲政當以德。民由之而已。不可用刑。民知其術也。

【集注】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　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別解一】淺烏嘴論語解義。此章承上章詩禮樂言。謂詩禮樂可使民由之。不可使知之。　劉氏正義。上章是夫子教弟子之法。此民亦指弟子。孔子世家言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身通六藝則能興能立能成者也。其能興能立能成是由夫子教之。故大戴禮言其事云。說之以義而視諸體也。此則可使知之者也。自七十二人之外。凡未能通六藝者。夫子亦以詩書禮樂教之。則此所謂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民也。謂之民者。荀子王制篇。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庶人即民也。

按此說以民指弟子。終覺未安。愚謂孟子盡心篇。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衆謂庸凡之衆

。即此所謂民也。可謂此章確詁。紛紛異說。俱可不必。

【別解二】論語稽。對於民。其可者使其自由之。而所不可者亦使知之。或曰。與論所可者則使其由之。其不可者亦使其知之。均可備一說。

按道術溫故錄云。民性皆善。故可使由之。民性本愚。故不可使知之。王者為治但在議道自己。制法宜民。則自無不順。若必事事家喻戶曉。日事其語言文字之力。非惟勞有所不給。而天下且於是多故矣。故曰不可。其言至為明顯。毫無流弊。集注將不可改為不能。本煞費苦心。而程子之言。意在為聖人迴護。殊不知聖言俟諸百世而不惑。刻意周旋。反為多事也。

【餘論】論語傳注。顏習齋先生曰。此治民之定法也。修道立教。使民率由乎三綱五常之路。則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可使者也。至於三綱五常之具於心性。原於天命。使家喻而戶曉之。則離析其耳目。惑蕩其心思。此不可使知也。欲儒聖學失傳。乃謂不能使之知。非不使之知。於是爭誇使知之術。而學術治道俱壞矣。　劉開論語補注。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聖人利物濟世。其創法制宜。用捨行道。要使吾民行之有裨而已。固不能使之曉吾意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當其時民無有不由者也。然豈能識其故乎。盤庚遷殷。殷民皆不欲。盤庚決意行之。誥諭再三。而民始勉强以從其後。卒相與安之。此可由不可知之明驗也。子產治鄭。都鄙有章。鄭民始怨而後德之。故使之行其事可也。而欲使明其事則勢有不能。是不可知者。即其所可由者也。若如集注以可由為理之當然。語類以使之由之為教以人倫之事。則大不然。人倫日用之道。豈唯使民由之。並當使民知之。古者飲射讀法原使民習其事而知其理。孟子云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故民出則負耒。入則橫經。由之則欲使知之。知之悉。則由之豈不更善。先王之時。婦人孺子皆知禮義。教使然也。以此為由。何不可知之有。至於以理之所以然為不可使之知。則是學者且不得聞。何況於民。其不可使亦不待言矣。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考異】論衡問孔篇。而作之。

【集解】包曰。好勇之人而患疾已貧賤者。必將爲亂。孔曰。疾惡太甚。亦使其爲亂。

【唐以前古注】後漢書郭泰傳注引鄭注。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甚。是益使爲亂也。　皇疏引繆協云。好勇則剛武。疾貧則多怨。以多怨之人。習於武事。是使之爲亂也。

【集注】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餘論】黃氏後案。張思叔以亂爲自亂其心。亦備一說。後漢書張儉傳論云。終嬰疾甚之亂。范蔚宗以後漢黨錮之禍起于疾惡之已甚也。是古說亦指世亂言。欲治世者平其心。　論語述何。春秋於畔盜則誅之。於吳楚則先治小惡。不爲已甚。此其義也。　此木軒四書說。知好勇疾貧者之易於作亂。則亟當思所以處之。知疾不仁已甚者之必將致亂。則亦當思所以處之。立言之意皆爲主持世道之人而發。

【發明】讀四書叢說。人而不仁。疾之已甚。而致亂。蓋欲君子當知時審勢也。不仁者固所當惡。大學所謂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可謂甚矣。理之正也。蓋時可爲而勢足以制之。何憂其生亂。若處非其時。而勢不能誅討。徒疾惡之。則鮮有不致亂者。漢之宦者是已。君子非不惡之。不得時與勢。禍徧及於君子之身。而國竝以亡。唐之末路亦類是也。聖人之言。其旨遠哉。

論語集釋卷十六

泰伯下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考異】顏氏家訓治家篇引文。如有作雖有。 皇本使上有設字。已下有矣字。

【考證】韓詩外傳。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贄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百人。教士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吝。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强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强記守之以淺者智。夫此六者皆謙德也。 九經古義。周書寤敬篇。周公曰。不驕不恡。時乃無敵。此周公生平之學。所以裕制作之原也。夫子因反其語以誡後世之爲人臣者。 論語偶談。周書寤敬篇。周公曰。不驕不恡。時乃無敵。恡即吝也。緣公平日有此言。故特現公身爲恃才者說法。

【集解】孔曰。周公者周公旦。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王弼云。人之才美如周公。設使驕恡。其餘無可觀者。言才美以驕恡棄也。況驕恡者必無周公才美乎。假無設有以其

驕恡之鄙也。

【集注】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嗇也。　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餘論】四書辨疑。程子說驕氣盈吝氣歉。其說誠是。盈與歉勢正相反。無還互相因之理。而注文以爲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又謂驕爲枝葉。吝爲本根。皆是硬說。誠未見有自然之理也。驕與吝元是兩種。實非同體之物。今以吝鄙慳嗇爲本根。却生驕矜奢侈之枝葉。豈通論乎。吝與出納之吝之吝字義同。蓋矜己傲物謂之驕。慳利嗇財謂之吝。驕則從於奢。吝則從於儉。此皆眼前事。不難辨也。注言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此言正是未嘗眞實驗之於人也。石崇王愷之驕矜。未嘗聞其有吝也。王戎和嶠之吝嗇。未嘗聞其有驕也。雖然。人之氣禀。萬有不同。驕吝之中。又有差等。非可一例言之也。試於天下人中以實驗之。大抵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多。驕吝兼有者少。既已矜己傲物。而又慳利嗇財。此之謂使驕且吝。比之一於驕一於吝者尤爲可鄙。其餘雖有才美。皆不足觀也已。　劉開論語補注。周公之才即書所謂能多才多藝之才。其美自不待言。使有其才之美而既驕且吝。則才不足有爲。大本已失。其餘所行之事。雖有小善。亦不足觀矣。天下才美之人。豈無一端之稍善。但驕吝則不能進德。德既無見。餘行何足觀焉。如此而其餘之義始有着落也。程子云。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是其餘二字可以無用。反不如後儒謂才美驕吝。其才即無可觀。更爲直捷矣。而聖人之言不成贅文哉。若以驕吝則才爲其餘事。故不足觀。尤爲無理。聖人以德爲主。材藝本其餘者。何待驕吝之後。而始爲餘事乎。　黃氏後案。古有以德稱才者。如易天地人爲三才。左傳高陽氏才子齊聖廣淵明允篤誠。高辛氏才子忠肅共懿宣慈惠和是也。有才德分言者。如左傳酆舒有三儁才。恃其儁才。而不以茂德。玆益罪也。是也。周公之才。依書金縢篇。周公自稱多材多藝。才亦不甚重。與此經合。范氏淳夫必謂此才即德非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考異】皇本也下有已字。　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不易得也下有已字。

【音讀】釋文。穀公豆反。孔云善也。易孫音亦。鄭音以豉反。　集解。孔氏讀穀如爾雅釋詁穀祿之穀。　胡寅論語詳說。以至爲志。則其義益精。或辟同而字誤也。　朱子或問。此處解不一。作志稍通耳。　集注考證。或疑至當訓及。朱子不與其說。然圈外取楊氏之說。似亦不及於祿之意。

按舊注訓穀爲善。義極費解。不如朱注之善。惟改至作志。乃宋儒好竄亂古經之惡習。不可爲訓。解釋此章當推李塨論語傳注最爲簡明錄之如左。

學入大學也。學記。比年入學。謂每年皆有入學之人也。中年考校。謂間一年而考校其道藝也。是三年矣。學古入官之念於茲動矣。乃心專在於學。並不至於穀祿。此其人豈易得哉。至猶到也。

論語稽之說稍異。附載於下。三年言久。非三期也。凡比及三年宜三年意皆同。穀訓祿。本之爾雅釋言。即憲問章邦有道穀邦無道穀之穀。至到也。不至於穀。言其心在學不在祿也。

【考證】胡紹勳四書拾義。周禮鄉大夫職。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又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州長職三年大比。則大考州里。遂大夫職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據此知古者賓興出使長入使治皆用爲鄉遂之吏。可以得祿。此三年定期也。若有不願小成者。則由司徒升國學。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此爲王朝之官。而當鄉遂大比。志不及此。蓋庶人仕進有二道。可爲選士者司徒試用之。可爲進士者司馬能定之。司徒升之國學。其選舉與國子同。小成七年。大成九年。如學記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若侯國取士。亦三年一行。射義。諸侯歲

獻賢士於天子。注云。三歲而貢士。據此知侯國亦三年一取士也。後人躁於仕進。志在干祿。鮮有不安小成者。故曰不易得。 四書辨證。三年是考課之期。士術自課有得。亦易有動於中者。若概言學之久。尚欠分曉。至字不改亦可。君子爲學。義是學境。利非學境。界限最易訛亂。或心卜見不眞。即自認以爲學境。而渾身全在利鄉。謂之至者。不但身履其地。即心到其鄉。或念頭點點打此經過。亦是至也。孔注穀善也。不可得言必無也。論語解曰。學之久而不至於善。則亦難乎其得之矣。按二說費解。鄭注周禮司祿云。祿之言穀。年穀豐乃制祿。亦代耕之義也。惟此說最。

按荀子正論。其至意至闇也。又云。是王者之至也。楊倞注並云至當爲志。古志至二文通。惟此章至字不改亦得。辨證之說是也。

【集解】孔曰。穀善也。言人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也。所以勸人學也。

【唐以前古注】釋文引鄭注。穀祿也。 皇疏引孫綽云。穀祿也。云三年學足以通業。可以得祿。雖時不祿得祿之道也。不易得已者猶云不易已得也。教勸中人已下也。

按隸釋漢孔彪碑。龍德而學。不至於穀。浮游塵埃之外。皭焉氾而不俗。郡將嘉其所履。前後聘召。蓋不得已。乃翻爾束帶。是訓穀爲祿。本漢儒舊說。而邢疏了不采採。以廣其書。甚矣其陋也。

【集注】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爲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

【別解一】南軒論語解。穀者取其成實之意。故以訓善焉。善者實也。三年學矣。而不至於善。善之難得也。 論語集說。穀者善之實也。學之三年之久。而不至於善。則亦難乎其得之矣。若徇知所以用其力。必有月異而歲不同者。

按集說之例。凡朱注有改經文者則從南軒。然義實紆曲。仍不可從。

趙佑溫故錄。三年猶不至善。是至善之難。經言至之不易。所以勉人之遜志時敏也。

按此說雖與前稍異。然以論語用語例推之。如邦有道穀邦無道穀之類。均作穀祿解。無訓爲善者。故知其誤也。

【別解二】論語訓。三年者國學考校之期。至謂入學也。世卿多不恒肄業。故三年不至。世祿世爵穀易得矣。而無學終敗。仍不易得也。

按此解以不至斷句。亦備一義。

【發明】朱子語類。問三年學而不至於穀。是無所爲而爲學否。曰然。　馮從吾四書疑思錄。祇爲志穀一念。不知忙壞古今多少人。且無論聖學無所爲而爲。即穀之得與不得。豈係於志。人第不思耳。　康有爲論語注。蓋學者之大患。在志於利祿。一有此心。即終身務外欲速。其志趣卑污。德心不廣。舉念皆溫飽。縈情皆富貴。成就抑可知矣。而人情多爲祿而學。此聖人所由歎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考證】羣經平議。善道與好學對文。善亦好也。呂氏春秋長攻篇曰。所以善代者乃萬故。高誘注曰。善好也。然則守死善道言守之至死而好道不厭也。正義以善道連文。增不離二字。以成其義。非經旨矣。

【集解】包曰。言行當常然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此章教人立身法也。寧爲善而死。不爲惡而生。故云守死善道。

【集注】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考異】後漢書獨行傳。李業歎曰。危國不入。亂國不居。

【集解】包曰。危邦不入。謂始欲往也。亂邦不居。今欲去也。臣弒君子弒父亂也。危者將亂之兆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見彼國將危。則不須入仕也。我國已亂。則宜避之不居住也。然亂時不居。則始危時猶居也。危者不入。則亂故宜不入也。

【集注】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易危而刑政綱紀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發明】反身錄。問列國之時。邦域各別。遇邦危固可以不入。邦亂可以不居。若在一統之世。際危亂奈何。曰。小而郡縣。大而省直亦邦也。中間豈無彼善於此者乎。故處蜀而羅熠。李巨游之往禍足鑒。入關而獲免。管幼安之見幾可欽。　此木軒四書說。危亂之邦。其君相不能用人聽言。雖有扶危定亂之術。無所復施其力。故不入不居。非特為避禍而已。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考異】潛夫論本政篇引文。兩邦字俱作國。　列女傳　柳下惠妻曰。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

【考證】中論爵祿篇。或問古之君子貴爵祿與。曰然。諸子之書稱爵祿非貴也。資財非富也。何謂乎。曰。彼遭世之亂。見貴而有是言。非古也。古之制爵祿也。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功大者祿厚。德遠者爵尊。功小者其祿薄。德近者其爵卑。是故觀其爵則別其人之德也。見其祿則知其人之功也。古之君子貴爵祿者蓋以此也。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文武之教衰。黜陟之道廢。諸侯僭恣。大夫世祿。爵人不以德。祿人不以功。竊國而貴者有之。竊地而富者有之。姦邪得願。仁賢失志。於是則以富貴相詬病矣。故孔子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江熙云。不枉道而事人。何以致無道之寵。所以恥也。夫山林之士。笑朝廷之人。束帶立朝。不獲逍遙也。在朝者亦謗山林之士褊厄也。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是以夫子兼宏出處之義。明屈伸貴於當時也。

【集注】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為士矣。可恥之甚也。

【餘論】李光地論語劄記。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是猶有邦之可擇也。若夫天下無邦。則惟有隱遯不出而已。故又言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然可以隱則隱矣。萬一姓名既著。鄉國既知。舉世混濁。莫適之也。父母之邦。不可去也。則惟有固守貧賤。以終其身而已。故又言邦

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反覆說來。究歸於安守貧賤而止。故曰守死善道也。三段重疊複說。所謂邦字天下字皆有意指。不然末段却成贅語。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考異】皇本政下有也字。

【集解】孔曰欲各專一於其職也。

【集注】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餘論】四書辨疑。南軒曰。謀政云者已往謀之也。若有從吾謀者。則亦有時而可以告之矣。此與程子之說。於事理皆通。然與經文却不相合。經中本無分別君大夫已往從吾之文。王滹南曰。又有不待從吾謀。不必君大夫之問。而亦可以謀者。蓋難以言盡也。然則聖人之意果何如。曰。此必有爲之言。豈當世之人有侵官犯分而不知止者。故聖人譏之。或身欲有爲而世不用。因以自解與。是皆不可知。要之非決定之論也。此說盡之矣。不須別論。　此木軒四書說。孔子對哀公祇云舉直錯枉。不說某某當舉。某某當錯。三桓當如何。對景公祇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說陳氏當如何。公子陽生等當如何。此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義。

【發明】林希元四書存疑。此祇是不相侵越職分之意。謀是謀欲爲之也。故不可。若窮居而思天下之事。艸茅言當世之務。亦可爲出位乎。論語稽。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況謀政乎。非惟無補。且以招禍。此漢唐宋明黨禍之所以爲世戒也。孟子。位卑而言高罪也。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又云。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皆此意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音讀】黃氏後案。鄭君訓始爲首。而云首理其亂。是鄭君以理亂爲亂。八字爲句。　劉氏正義。據注義。則師摯之始。關雎之亂。八字爲一句。言正聲既失。師摯獨能識之。而首理其亂。云首理則他詩亦依次理之可知。今知鄭義不然者。關雎諸詩列於鄉樂。夫子言觀於鄉而知

王道之易易。明其時鄉樂尚未失正。不得有鄭衛亂之。故知鄭義有未合也。

【考證】論語駢枝。始者樂之始。亂者樂之終。樂記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又曰。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皆以始亂對舉。其義可見。凡樂之大節。有歌有笙。有間有合。是爲一成。始於升歌。終於合樂。是故升歌謂之始。合樂謂之亂。周禮。太師職大祭祀。帥瞽登歌。儀禮。燕及大射。皆太師升歌。摯爲太師。是以云師摯之始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凡六篇。而謂之關雎之亂者。舉上以該下。猶之言文王之三鹿鳴之三云爾。升歌言人。合樂言詩。互相備也。洋洋盈耳。總歎之也。自始至終。咸得其條理。而後聲之美盛可見。言始亂則笙間在其中矣。孔子反魯正樂。其效如此。

趙德四書箋義纂要。儀禮鄉飲酒禮。工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又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合樂者謂堂上有歌瑟。堂下有笙磬。合奏此詩也。邦國燕禮則不歌。笙間之後。即合鄉樂周南召南關雎鵲巢以下六詩。鄉射禮則不歌不笙不間。惟合此六詩而已。蓋以二南者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化之端。此六篇諸其教之原也。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必以此而合樂焉。此所謂亂也。而所謂關雎之亂以爲風始者。關雎爲國風之始也。

顧夢麟四書說約。案儀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樂凡四節。一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所謂升歌三終也。比歌止瑟。此第一節。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所謂笙入三終也。輔笙止磬。此第二節。笙入三終之後。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歌笙相禪。故曰間。所謂間歌三終也。此第三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則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所謂合樂三終也。此第四節。蓋合樂並作語。但其樂既正之後。至第四節歌關雎始盛。非謂至此猶盛。以終該始之謂也。解亂爲卒。則此第四節處三節之後。是其義矣。韋昭云。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則關雎爲四節變更之首。亦可通也。

黃氏後案。史記孔子世家。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正義曰。亂理也。王氏離騷亂曰注亦云。亂理也。孔氏樂記復亂以飭歸。疏曰。亂治也。復謂舞曲終舞者復其行位而整治。又復亂以武。疏曰。舞畢反復亂理。欲退之時。擊金鐃而退。治亂以相。疏曰。亂理也。言治理奏樂之時先擊相。諸說以理亂曰亂。訓詁無異。國語魯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十篇於周太師。以

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韋注。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者也。如今三節舞矣。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是韋注亂訓變亂。而爲曲終之名。劉彥和文心雕龍詮賦篇曰。既履端于倡始。亦歸餘于總亂。序以建言。亂以理篇。那之卒章。閔馬稱亂。故知殷人輯頌。楚人理賦。斯並鴻裁之寰域。雅文之樞轄也。劉意亂訓理亂。而爲終篇之名。顏氏漢書揚雄傳甘泉賦亂曰注。與劉正同。集注亂樂之卒章。正本諸說。亂既曲終之名。關雎自成一曲。何以總名曰亂。朱子究無定說。金吉甫考證云。辭以卒章爲亂。樂以終爲亂。此統言周南之樂自關雎而終於麟趾也。此別一義。近解以合樂爲亂。趙鐵峰顧麟士有此說。亦非朱子本解。

按亂字之說不一。史記云。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此訓治亂之亂。史遷以關雎爲刺亂之詩。故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又曰。周室衰而關雎作。魯詩韓詩說皆同。然洋洋盈耳。乃贊歎之辭。若云刺亂。何洋洋之有。此說非也。朱注訓樂之卒章。毛奇齡引張文葆曰。春秋傳那詩以末章自古在昔六句爲亂。爲卒章。武詩以末耆定爾功一句四字爲卒章。則關雎當以末四句爲卒章。此一說也。於義較合。然關雎一詩僅二十句。以云洋洋盈耳之盛。似猶未協。清代學者多主合樂之說。而莫辯於凌氏廷堪之禮經釋例。程氏廷祚論語說亦主之。固不獨劉氏台拱及趙鐵峰顧麟士諸人也。

【集解】鄭曰。師摯魯太師之名。始猶首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洋盈耳。聽而美之。

【集注】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別解一】經學卮言。始者師摯在官之時。雅頌尙未失所。自初奏以迄終亂。合樂關雎。洋洋盈耳。今自師摯適齊。此音不可得聞矣。故追而歎之。

【別解二】羣經義證。魯齊韓三家皆以關雎爲康王政衰之詩。揚子。周康王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習治則傷始亂也。論衡謝短篇。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于房。大臣刺晏。故詩作。晉書司馬彪傳云。春秋不修。則孔子理之。關雎之亂。則師摯修之。是春秋託始惠隱。詩託始康王。其義一也。

按以關雎之亂爲傷始亂。與夫子歎美之意不甚相合。以本古義。故存之。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考證】劉氏正義。書顧命在後之侗。某氏傳在文王後之侗稚。焦氏循補疏以爲僮字之叚借。莊子山木篇。侗乎其無識。釋文。侗無知貌。庚桑楚篇。能侗然乎。釋文。三蒼云。殼直貌。殼即慤省。廣雅釋言。愿慤也。慤謹義近。後漢書劉瑜傳。臣悾悾推情。李賢注。悾悾誠慤之貌。廣雅釋訓。悾悾誠也。呂氏春秋下賢篇。空空乎其不爲巧故也。高誘注。空空慤也。巧故僞詐。空空與悾悾同。荀子不苟篇。君子愚則端慤而法。小人愚則毒賊而亂。又云。端慤生通。詐僞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

【集解】孔曰。狂者進取。宜直也。侗未成器之人。宜謹愿也。悾悾慤慤也。宜可信也。言皆與常度反。我不知之。

【唐以前古注】釋文引鄭注。愿善也。文選勸進箋注引鄭注。悾悾誠慤也。　皇疏引王弼云。夫推誠訓俗。則民俗自化。求其情僞。則儉心茲應。是以聖人務使民皆歸厚。不以探幽爲明。務使姦僞不興。不以先覺爲賢。故雖明並日月。猶曰不知也。

【集注】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悾悾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　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必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走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發明】四書近指。中人之資。最懼不自安其本分。而多一作爲。却是自喪其本心。不直不愿不信。正坐此病。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集解】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久。如不及猶恐失之耳。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李充云。學有交勞而無交利。自非天然好樂者。則易爲懈矣。故如懼不及。猶恐失之。況可怠乎。 又引繆協云。中正曰學自外來。非夫內足。恒不懈惰。乃得其用。如不及者已及之。猶恐失者未失也。言能恐失之則不失。如不及則能及也。

【集注】言人之爲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 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餘論】讀四書大全說。猶恐失之。朱子合上句一氣讀下。意味新巧。二句之義。用心共在一時。而致力則各有方。不可作夾帶解。失者必其曾得而復失之謂。若心有所期得而不能獲。則可謂之不得。而不可謂之失。且有所期而不能獲。即不及之謂爾。云如不及矣。而猶恐不能得。則文句復而無義。且既以如不及之心力爲學。而猶以不得爲恐。則勢必出於助長而先獲。此二句顯分兩段。如不及者以進其所未得。猶恐失者以保其所已得也。未得者在前而不我親。如追前人而不之及也。已得者執之不固則遺忘之。如已所有而失之也。 四書辨疑。一章之義。注文渾說在學之既得之後。程子渾說在學之未得之前。注文專主於溫故。程子專主於知新。二家之說義皆不備。黃氏曰。爲學之勤。若有追逐然。惟恐其不及。用心如此。猶恐果不可及而竟失之也。況可緩乎。大意與程子之說無異。惟其言頗明白易曉爲優。然亦止是施功於未得之前。專務知新而已。舊疏云。言學自外入。至熟乃可久長。勤學汲汲如不及。猶恐失之也。何況怠惰而不汲汲者乎。此說解學如不及在未得之先。解猶恐失之在既得之後。上下兩句相須爲義。知新溫故不偏廢也。但其言辭不甚順快。宜與黃氏之文相配爲說。蓋爲學之勤。汲汲然常如有所不及。用心如此。猶恐他日怠於溫習而或失之。況其學先怠惰而不汲汲者乎。

按此章即日知所無月無忘所能之義。朱注既偏於溫故。程注又偏於知新。二者蓋兩失之。

【發明】反身錄。爲身心性命而學。則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君子自強不息之心也。爲富貴利達而學。則學如不及。猶恐失之。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同行異情。人品霄壤。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考異】白虎通聖人篇引論語。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無也字。　漢書王莽傳晉書劉寔傳論衡語增篇引文。俱無也字。

【音讀】汪沆論語集注剩義曰。王莽傳引孔子云云。師古注曰。舜禹治天下。委任賢臣。以成其功。而不身親其事也。此讀與爲預。與集注不同。

【考證】論語稽求篇。言任人致治。不必身預。所謂無爲而治是也。若謂視之若無有。則是老氏無爲之學。非聖治矣。袗衣鼓琴可藐視。天下可藐視耶。漢書王莽傳太后詔曰。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孔子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晉劉寔作崇讓論有云。舜禹有天下不與。謂賢人讓于朝。小人不爭于野。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何與之有。王充論衡云。經云上帝引逸。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是漢後儒者皆如此說。且此直指任賢使能爲無爲而治之本。正可破王何西晉老氏虛無之學。觀者審之。　黃氏後案。孟子答陳相。上言以不得人爲憂。下言非無所用心。中引此經及下章爲證。而此經下章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復駢章類敘。則不與者得人善任。不身親其事也。漢書王莽傳太后詔曰。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顏注。言委任賢臣。以成其功。而不身親其事也。與讀曰豫。王充論衡語增篇云。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晉劉寔崇讓論曰。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謂賢人讓於朝。小人不爭於野。已仰其成。何與之有。

按黃式三毛奇齡據孟子及漢晉諸家說。以爲不與即無爲之意。言得人善任不身親其事也。味本文語氣。及下章堯之則天無名舜武之五臣十臣類推之。其義較長。集注失之。

【集解】美舜禹己不與求天下而得之也。巍巍者高大之稱。

按劉氏正義云。魏篡漢得國。託於舜禹之受禪。故平叔等解此文以不與爲不與求也。魏志明帝紀注引獻帝傳云。仲尼盛稱堯舜巍巍蕩蕩之功者。以爲禪代乃大聖之懿事也。又文帝紀注引魏氏春秋云。帝升壇禮畢。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當時援舜禹以文其奸

逆。大約皆以爲不求得之矣。

【唐以前古注】皇疏。一云孔子歎己不預見舜禹之時也。　又引王弼云。逢時遇世。莫如舜禹也。　又引江熙云。舜禹皆禪。有天下之極。故樂盡其善。歎不與並時。蓋感道契在昔。而理屆當今也。

【集注】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

【別解】論語訓。舜禹皆不當有天下而有之。旣有亦若無與於舜禹。言皆堯功也。

【餘論】四書翼注。舜禹之不與富貴。猶孔顏之不與疏食簞瓢。心有所在。不暇及也。必兼此義乃備。　魯岡或問。巢許見有富貴。恐其沾染。故謝而逃之。潔己而已。未聞君子之大道也。聖人不見有富貴。故入其中而不染。惟藉是盡吾職分所當爲。使天下無不治。而富與貴不與焉。且凡有天下時。平成敎養。萬世仰賴之功。亦不過職分內事。又何與焉。所以巍巍也。

【發明】蔡清四書蒙引。一命一爵之榮。猶能盛人之氣。奪人之志。舜禹以匹夫之身。一旦而享天下之貴。而能處之超然。不以爲樂。若無所與於天下者。此其氣象視尋常人何啻萬倍。巍巍言其大過人也。若以有其位而遂盛其氣。則自卑小矣。舜禹亦祇是內重而見外之輕。　反身錄。人若見得透時。則知有天下原不足與。天下尙然。况區區尋常所有乎。一或縈懷。便爲心累。　省身錄。凡讀一章書。卽宜考驗自己能否。如讀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不必驗之天下也。但看目前小名微利。能不動心否。小技小能。能不自恃否。小者不與。則大者可望擴充。如小者不能不與。而曰我異日處富貴不動心。其誰信之乎。

按省身錄鄧陵蘇源生著。其人與方宗誠同時。純然主敬派理學也。書凡十卷。多門面語。且門戶之見甚深。世少傳本。獨此條頗有精采。特錄之以存其書。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考異】韓李筆解。本兩唯字皆作惟。　說苑至公篇後漢書班固傳注文選公讌詩注引皆作惟。　翟氏考異。舊本論語例用唯字。孟子用惟字

。此自當以唯爲正。明末刻注疏。上惟从心。下唯从口。今坊本又或上唯从口。下唯从心。兩文並施。誤謬尤甚。

【考證】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正義引鄭注。稽同古天也。言堯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　論衡自然篇。堯則天行。不作功邀名。無爲之化自成。故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年五十者擊壤於塗。不能知堯之德。蓋自然之化也。　藝文類聚人部四載孔融聖人優劣篇曰。荀楷等以爲聖人俱受乾坤之醇靈。禀天地之和氣。該百王之高善。備九德之淑懿。極鴻源之深閫。窮品物之情曠。蕩出於無垠。沈微淪於無內。器不是周。不充聖極。荀以爲孔子稱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唯堯則之。是爲覆蓋衆聖。最優之明文也。孔以堯作天子九十餘年。政化治於人心。雅頌流於衆聽。是以聲德發聞。遂爲稱首。則易所謂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必世而後仁者也。故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堯之爲聖也。明其聖與衆聖。但以人見稱爲君爾。　日知錄。堯舜禹皆名也。古未有號。故帝王皆以名紀。臨文不諱也。考之尚書。帝曰。格汝舜。格汝禹。名其臣也。堯崩之後。舜與臣言則曰帝。禹崩之後。五子之歌則曰皇祖。無言堯舜禹者。不敢名其君也。

【集解】孔曰。則法也。美堯法天而行化也。包曰。蕩蕩廣遠之稱也。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焉。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王弼云。聖人有則天之德。所以稱唯堯則之者。唯堯於時全則天之道也。蕩蕩無形無名之稱也。夫名所名者。於善有所章。而惠有所存。善惡相須。而名分形焉。若夫大愛無私。惠將安在。至美無偏。名將何生。故則天成化。道同自然。不私其子。而君其臣。惡者自罰。善者自功。功成而不立其譽。罰加而不任其刑。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然。夫又何可名也。　筆解。韓曰。堯仁如天。不可名狀其高遠。非不識其名也。

【集注】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餘論】論語補疏。諡法民無能名曰神。孟子言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殺之而不怨。利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故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不可知。故無能名。無爲而治。故不可知。繫辭傳云。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孔子稱黃帝。民

得其利百年。畏其神百年。用其教百年。神而化之。故畏其神。堯之無能名。舜之無爲而治。皆神也。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包云。德者無爲。易之四德爲元亨利貞。天以寒暑日月運行爲道。聖人以元亨利貞運行爲德。用中而不執一。故無爲。無爲故不可知。不可知故民無能名。民運行於聖人之元亨利貞。猶衆星運行於天之寒暑日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黃帝堯舜承伏羲神農之後。以通變神化。立萬世治天下之法。論語凡言堯舜。皆發明之也。曰爲政以德。曰恭己以南面。曰修己以敬。此堯舜所以神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此堯舜所以於德。即德即神。即神即德。故云顯道神德行。又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皆化裁推行之至用也。民無能名。爲成功文章之本。則天之實也。包注尙未詳。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考異】詩大雅卷阿。伴奐爾優游。正義曰。奐爲文章。故孔晁引孔子曰。奐乎其有文章。　魏書李崇請修世室明堂表曰。孔子稱巍巍乎其有成功。郁郁乎其有文章。　漢書儒林傳敍傳論衡齊世篇陳書文學傳序唐文粹柳冕答孟判官書引文。文章下俱有也字。　七經考文。一本章下有也字。　後漢書馮融傳注引論語。堯之爲君。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其有成功。上下易置。　又馮衍傳注引論語。惟天爲大。唯堯則之。煥乎其有文章。蕩蕩乎人無能名焉。率此語入上節。　翟氏考異。別雅云。劉熊碑渙乎成功。論語作煥。碑用語文而變火作水。此說非也。論語煥乎乃言文章。彼屬成功。上易渙卦正義云。大德之人。建功立業。散難釋險。故謂之渙。則彼自用渙卦之渙。何關於論語乎。

【考證】說文無煥字。　論語後錄。詩伴奐爾優游傳。伴奐廣大有文章也。毛蓋以廣大釋伴。文章釋奐。是奐與煥同。　潘氏集箋。檀弓美哉奐焉。正義引王云。奐言其文章之貌也。孔晁亦引孔子云。奐乎有文章。皆用此文。是古本皆作奐不作煥。作煥非也。劉熊碑渙乎成功。渙亦借字。　劉氏正義。上世人質。歷聖治之。漸知禮義。至堯舜而後文治以盛。又載籍尙存。故尙書獨載堯以來。自授時外。若親睦平章。作大章之樂。又大戴禮五帝德言堯事云。黃黼黻衣。丹車白馬。伯夷主禮。龍夔教舞。皆是立文垂制之略。可考見也。

【集解】功成化隆。高大巍巍也。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也。

【集注】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

【餘論】讀四書大全說。成功非巍巍則可名。湯之割正。武之清明是也。有推與也。文章非煥乎則可名。禹貢之敷錫。周官之法度是也。有斷續也。乃凡此者無不在堯所有之中。而終不足以盡堯之所有。蓋黃頊以上之天下別有一風氣。而虞夏商周之所以爲君者一皆祖用。堯之成功文章。古必有傳。而今不可考耳。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考異】後漢書曹節傳審忠上書述文。治作理。

【考證】四書釋地又續。益爲臯陶之子。見孔穎達書疏。陸德明音義。邢昺論語疏。張守節秦本紀注並同。不獨曹大家高誘鄭康成而已。而集註書集傳反闕。金仁山曰。果如是。則當楚滅六與蓼時。伯翳之後嬴姓。若秦若徐若趙見存。何得臧文仲曰臯陶不祀乎。明非屬父子。非也。臧文仲自傷楚强盛。日蠶食上國。而爲上國之祖者祀亦廢。非謂臯陶盡無後。何以驗之。臯陶偃姓。羣舒皆偃姓。則自出于臯陶。滅六與蓼見文五年傳矣。而文十二年不猶有羣舒叛楚乎。或曰。臯陶偃姓。伯翳嬴姓。將父子異姓乎。余曰。古者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堯祁姓。丹朱爲其允子。鄒貍姓。何父子同姓之有。余因又悟舜五臣功皆高德皆盛。當禹讓于稷契暨臯陶而不及益。實以益爲臯陶之子也。又云。人皆知堯有壻。不知舜亦有壻。舜謂栢翳曰。咨爾費。贊禹功。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姚舜所受姓。玉女見祭統。言玉女者美言之。君子於玉比德焉。豈他庶姓女所可稱。是益爲舜壻。臯陶與舜爲婚姻。此亦古今所未經拈出者。　陔餘叢考。史記伯益佐禹。而秦本紀。秦之先大業娶女華。生大費。大費佐禹平水土。輔舜馴鳥獸。舜妻以姚之玉女。是曰栢翳。而不言伯益。是以後人皆以栢翳伯益爲二人。然使佐大禹平水土者另有栢翳一人。則尚書載之。當與稷契臯陶同列。乃尚書所載有伯益無栢翳。而伯益作虞。其職在若上下草木鳥獸。與史記所云馴鳥獸者適相脗合。則史記平水土馴鳥獸之栢翳即尚書若上下草木鳥獸之伯益無疑。惟史記之大費不見於尚書。胡應麟據汲冢書有費侯伯益之語。則大費乃伯益之封國。史記既云大費即栢翳。而伯益實封於費可見。栢翳即伯益也。又按國語。嬴栢翳之後也。韋昭注

。即伯益也。漢書地理志又曰。秦之先爲伯益。佐禹治水。爲舜虞官。則栢翳伯益之爲一人尤明白可證。蓋翳與益聲相近之訛也。路史以栢翳伯益爲二人。謂翳乃少昊後。皋陶之子。益乃高陽之第三子隤敳。金仁山則云。伯翳即伯益。秦聲以入爲去。故謂益爲翳也。若以栢翳爲皋陶之子。則楚人滅蓼之時。秦方盛於西。臧文仲安得云皋陶庭堅不祀忽諸乎。又以益爲高陽之子。則夏啓時應二百餘歲。禹又何從薦之。是仁山亦以翳益爲一人也。

按益爲皋陶之子與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榕村語錄曰。舜有臣二句。亦是夫子語。如微子篇逸民節亦然。記者提起作案。不然此語何來。如今史中論贊尙是此體。

【集解】孔曰。禹稷契皋陶伯益也。

【集注】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也。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考異】舊文無臣字。釋文曰。予有亂十人。本或作亂臣十人。非。　唐石經予有亂十人。亂下後人旁增臣字。　困學紀聞。論語釋文予有亂十人。左傳叔孫穆子亦曰。武王有亂十人。劉原父謂子無臣母之理。然本無臣字。舊說不必改。　四書拾遺。唐石經作予有亂十人。而亂下旁注臣字。陸氏釋文亦作予有亂十人。云或作亂臣十人。非。又書泰誓中左昭二十四年劉子引太誓唐石經並作予有亂十人。而旁注臣字。惟襄二十八年叔孫穆子曰。武王有亂十人。不旁注。　羣經義證。三國志注引劉廙別傳。廙表論治道。魏略文帝詔爾雅郭注引。並有臣字。陳頵又引中論亡國篇。周有亂臣十人。而四海服。謂其誤已久。　蛾術編。旁注皆後世妄人所添。非唐人之舊。不然何以論語尙書並左傳共四處皆同。竟如有意脫落。故爲旁添。弄此狡獪。有是理乎。且鄭元注十人首文母。緣十亂本無臣字。故文母無嫌。劉原父不通經。妄據俗本生疑。改文母爲邑姜。後有妄人取唐石經四處皆爲塡補臣字。然尙留襄二十八年一罅。以穆子約太誓文非引書。故未遭妄人硬插臣字。明古義盡廢。於是汲古閣刻五處皆直作亂臣矣。　九經古義。釋文及唐石經無臣字。陸氏云。或作亂臣十人。非。後世因晉時所出太誓以益之

邪。劉原父遂闢馬鄭之說。以邑姜易文母。眞臆說也。原父又云。或云古文無臣字。如此則不成文。尤謬。王伯厚已辨之。

【考證】羣經義證。晉語云。文王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韋昭注。南宮适。又云。重之以周邵畢榮。韋注。周周文公。邵邵康公。畢畢公。榮榮公。閎夭南宮适又與太顚散宜生並見書君奭篇。云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顚。有若南宮括。兩漢刊誤補遺謂。太顚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師古謂文王之四友。表於四友後 。又謂師尙父此誤也。太顚與師尙父豈異人哉。書大傳曰 。散宜生南宮适閎夭學於太公望。遂見西伯昌於羑里。故孔子曰。文王得四臣。某亦得四友。鄭康成謂周公作君奭。畢虢叔以下五人而不及太公者。太師教文王以大德 。周公謙不可以自比。誤與表同。蓋以太顚太公望爲一人。 四書改錯。朱注亂臣十人。本馬融注。此當據陶潛羣輔錄所載武王十亂有毛公無榮公者爲正。張文虎曰。榮公不見經傳。惟國語胥臣云。重之以周邵畢榮。始一及之。然言文王時非武王時也。若毛公則武王伐紂時已有毛奉明水。及成王顧命。尙與畢公召公同在卿列。此即左傳所稱魯衞毛聃者。其名視榮公爲大著矣。且淮南鴻烈解有武王之佐五人語。高誘注。五人謂周召呂畢毛也。此正劉十人之半以爲言者。是五臣尙及毛。豈十臣而反遺之。 潘氏集箋。史記齊世家。太公望呂尙也。或謂尙其名。或謂望其名。又孫子兵法云。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則牙亦或是其名。而從未有言太公名顚者。安得以書大傳之四臣太公適與太顚相當。遂定爲一人邪。班表鄭說是也。文母太姒也。詩卷耳序云。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論語發微據此。謂此言后妃佐文王之事。至武王時以佐夫者佐其子。然依文王世子言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則武王作太誓時年已八十有五。以二十而嫁計之。太姒當已百餘歲。按文王世子所記。今文家說也。周書度邑曰。自發未生。于今六十年。周本紀同。自武王未生。至克殷僅六十年。則年五十餘耳。周書古文史記多古文說。故與今文家不同。揆之事理。古文說是。馬鄭說論語亦古文。故於十亂並數文母。 羣經平議。劉原父七經小傳以子無臣母之理。改爲邑姜。王氏困學紀聞據釋文予有亂十人。本無臣字。謂舊說不必改。竊謂武王誓師。數其佐治之人。而並及其母。稱爲予有。縱無臣字。於義亦不可通。疑舊說所謂文母者亦即邑姜也。文母之稱見於周頌雝篇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毛傳曰。烈考武王也。文母太姒也。以子先母。義殊未安。鄭意不以文母爲太姒。屬

融毛詩注不傳。疑其解烈考文母正爲武王邑姜。後人習于毛詩之說。但知文母之爲太姒。故於此注文母亦以大姒當之。不知馬融於詩自有注。未必其同於毛傳也。

按解文母爲太姒。不特子無臣母之義。且年齡恐不相及。俞氏諸說是也。北史齊后妃傳論。神武肇興。齊業武明。追蹤周亂。武明即神武妻婁氏。似以十亂有邑姜。六朝時已有此說。亦不始於劉原父也。

羣經音辨。孔安國訓亂曰治。說文解亂亦曰治。从乙。乙治之也。經典大抵以亂爲不理。夫理亂之義。善亂相反。而以治訓亂。可惑焉。若以古文尚書考之。以𤔔亂字別而近。豈隸古之初。傳寫誤合爲一字。而作治亂二訓。後之諸儒遂不復辨與。　集注考證。古文尚書。德惟𤔔否。德罔二字正與集注合。𤔔字從爪從糸。從乙取以手理絲而有條理也。後人罔字加乙。與𤔔相似。故遂誤以𤔔爲亂。

【集解】馬曰。亂治也。治官者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

按論語補疏。官小臣也。十人治官者也。馬以官字解臣字。邢疏解作治官之臣。非是。

【唐以前古注】書太誓正義引鄭注。十人謂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也。

【集注】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𤔔。古治字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考異】漢書王嘉傳引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　又劉向傳贊曰。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　北史文苑傳。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也。　程復心四書章圖。此處必有缺誤。看三分有二一節。突起無頭。缺文可見。　日知錄。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陳師誓衆之言。所謂十人皆身在戎行者。太姒邑姜自在宮壼之內。必不與軍旅之事。亦不必並數之以足十人之數也。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方且以用婦人爲紂罪矣。乃周之功業必藉於婦人乎。此理之不可通。或文字傳寫之誤。闕疑可也。　螺江日記續編。餘姚邵在陬云。衞氏古文作有殷人焉。而韓退之直指爲

膠鬲。似可從者。但衞氏古文不知見何書。韓退之說論語筆解亦無之。　翟氏考異。陽羨任氏啓運著四書約旨。又謂漢石經作有殷人焉。朱子未見石經。故從邢疏本。漢石經文之略見於今者前四篇與後四篇耳。泰伯篇久悉湮沒。任氏獨何從見之耶。此言亦顯無憑據。　潘氏集箋。漢石經爲魯論。有經無注。而以爲注殷人謂膠鬲。其謬甚明。雖馬氏所注爲古文。以婦人爲文母。魯論爲今文。古今文不同。似屬可信。然鄭君兼通今文。石經果爲殷人。豈不知婦人之不可通。而必從其師說乎。釋文序錄謂鄭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是經文先當作殷人。即從師說爲婦人。亦當如釋文所載傳不習乎鄭注。魯讀傳爲專。今從古。崔子弒齊君鄭注。魯讀崔爲高。今從古之例。云。鄭讀婦爲殷。今從古。今釋文無此文。則漢石經作殷人之說不足辨也。

【音讀】經義述聞。自古人才惟唐虞之際與此周爲極盛也。八字作一句讀。　四書通考。吳氏程曰。唐虞至爲盛當作一句。

【考證】黃氏後案。古注謂周才盛於唐虞。唐虞兩代五人。周一代十人。是周盛也。申朱子注者云。唐虞盛於周。而夏商不能及。難也。十人取足於婦人。難也。周十人而以五人爲盛者。蔡介夫謂不計多寡。顧其人物地位何如也。王伯申訓於爲與。言唐虞與周爲盛也。　劉氏正義。唐虞之際者際猶下也後也。淮南子修務訓。湯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太平御覽皇王部七禮儀部八引。作桑林之下。又潛夫論遏利篇。信立於千載之上。而名傳乎百世之際。是際有下後之義。夫子此言唐虞之下至周乃爲盛也。

按唐虞之際猶云唐虞之後。如此則渙然冰釋矣。集注之說非也。

四書辨證。孔注唐者堯號。虞者舜號。邢疏書傳云。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遂以爲號。或謂之陶唐氏。書曰。惟彼陶唐。世本云。堯爲陶唐氏。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易稱殷商。歷檢書傳。未聞帝堯居陶。以陶冠唐。蓋以二字爲名。所謂或單或複也。舜之爲虞。猶禹之爲夏。外傳稱禹氏曰有夏。則如舜氏曰有虞。顓頊以來地爲國號。而舜有天下。號曰有虞。是地名也。王肅云。虞地也。皇甫謐曰。堯以二女妻舜。封之於虞。今河東太陽山西虞地是也。則知舜居虞地。以虞爲氏。堯封之虞爲諸侯。及有天下。遂以爲天子之號。又云。膠鬲文王舉而薦之。殷武王伐紂。膠鬲至鮪水。謂西伯之師焉往。其不在十亂之數可知。況箕子膠鬲並稱爲紂臣。孟子業有明文耶。呂氏春秋桓公覽

管仲曰。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爲諸侯笑。唐書長孫皇后薨。太宗與羣臣曰。入宮不聞箴戒之言。朕亡一良輔矣。足徵婦字非誤。邑姜可足十人數也。不得以身在戎行律之。

【集解】孔曰。唐者堯號。虞者舜號。際者堯舜交會之間。斯此也。於此於周也。言堯舜交會之間。比於此周。周最盛多賢才。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人才難得。豈不然乎。

【唐以前古注】皇疏。此是才難之證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也。際者謂堯舜交代之間也。斯此也。此謂周也。言唐虞二代交際。共有此五臣。若比於此周。周最爲盛。雖爲盛尚不滿十人。十人之中。有文母一婦人。爲十人之數。所以是才難也。季彪難曰。舜之五臣。一聖四賢。八元八凱。十有六人。據左氏明文。或稱齊聖。或云明哲。雖非聖人。抑亦其次也。周公一人可與禹爲對。太公召公是當稷契。自畢公以下。恐不及元凱。就復强相攀擬。而數較少。何故唐虞人士反不如周朝之盛也耶。彪以爲斯此也。蓋周也。今云唐虞之際。於此爲盛。言唐虞之朝。盛於周室。周室雖隆。不及唐虞。由來尚矣。故曰。巍巍蕩蕩。莫之能名。今更謂唐虞人士。不如周室。反易舊義。更生殊說。無乃攻乎異端。有害於正訓乎。侃案師說曰。季氏之意極自允會。春秋傳合當堯舜。但既多才勝周。而孔子唯云兩代有五人者。別有以也。欲盛美周德隆於唐虞。賢才多乎堯舜。而猶事殷紂。故特云唐虞五而周代十也。又明言有婦人者。明周代之盛。匪唯丈夫之才。抑婦人之能匡弼於政化也。

【集注】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餘論】四書辨疑。林少穎破此說曰。子不可臣母。其理誠是。至以邑姜爲臣。又恐未必也。蓋經既無文。年代久遠。不復可知。而九人者。雖不出周召之徒。亦不可一一如漢儒所定。要之孔子之意。惟論其才難而已。舜臣五人亦然。王滹南曰。少穎之論當矣。晦菴於作者七人。知指名者爲鑿。而復惑於此何也。又曰。引注以對經文。上言唐虞之世人才之盛。其下所指人數却是周之人才。上下語意不相承接。蓋際

謂唐虞之邊際。猶言唐虞之末也。自唐虞之末。至於斯爲最盛。然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論語刪正。（辨證引）斯此也。指今時而言。謂唐虞交會之際。止得五人。而周有十人。是於周爲盛矣。然十人中止得九人。信乎才之難也。說者謂才不論多寡。故謂舜五人盛於周之十人。而下云九人而已。分明論多寡矣。其謬顯然。　四書駁異。似不過謂唐虞際會以來惟此爲最盛。非較之而言。唐虞盛於周。亦非謂周盛於唐虞也。　四書騐言。舊儒謂唐虞兩代不如一周。於斯爲盛猶曰於斯爲美。若曰盛於周。則必添出降自夏商皆不能及八字。而後可接下句。於文例不合。　劉開論語補注。人才莫踰乎唐虞。而實盛於唐虞之際。五臣之舉。皆堯在位而舜攝政。其時正當唐虞之交。故子稱之曰際。非有意合而一之以比周也。自唐虞之際以後。人才於周爲盛。則非夏商所及。而注以爲周室人才之多。唯唐虞之際乃盛於此。是有意合唐虞以比周室。不知唐虞之才在乎際。不能分之。而又何須合之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考異】舊文三爲參。釋文曰。參七南反。一音三。本又作三。　皇本爲參。周下無之字。　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周下無之字。　後漢書伏湛諫親征疏。參分天下而有其二。　文選典引注引論語曰。參分天下有其二。　干寶晉紀總論。不暇待參分八百之會用此。　後漢書隗囂傳。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又袁術傳。文王三分天下。猶服事殷。注引論語亦作猶服。　後漢紀何進述文亦作猶服。史通疑古篇引論語。大哉周之德也。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　翟氏考異。逸周書太子晉解。太子言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服事於商。知二語非孔子創言之矣。或謂此節宜自爲一章。由周書觀之。疑亦如上例。先舉古書成文。而後記孔子論贊之語。欲別加孔子曰字。似宜加于事殷下。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乃左傳襄公四年文。應氏誤糾爲一。　拜經日記。皇疏本作參。云參三也。後漢書伏湛傳文選班孟堅典引注並引作參。謂唐以前六朝舊本皆作參是也。

【考證】四書稗疏。集注謂荊梁雍豫徐揚。熊氏謂徐揚無考。然文王質成虞芮。虞芮國在河中。今平陽府境。西伯戡黎。黎今潞安府黎城縣。皆冀州之域。而孟津牧野固屬豫州。至武王時猶爲殷有。則文王已兼有冀土。而豫州尙多屬紂。則三分者約略言之。非專言六州明矣。九

州之域。靑兗徐豫小。雍梁荆揚大。非可合三州爲一而三之也。　劉氏正義。左襄四年傳。文王帥殷之畔國以事紂。周書程典解。維三月旣生魄。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姚氏配中周易學云。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卽欲殷有以撫之。此文王之憂患所以獨深也。

【集解】包曰。殷紂淫亂。文王爲西伯而有聖德。天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

【集注】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靑兗冀尙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爲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爲一章。

【餘論】四書辨疑。注文與范氏之說。蓋皆以至德爲文王之事。范氏又言。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者。意謂泰伯不欲翦商。文王以服事殷。亦無伐紂之心。故皆稱至德也。此蓋祖襲東坡之說也。東坡曰。以文王事殷爲至德。則武王非至德明矣。三說皆有少武王之意。而東坡爲甚。然經中止言周德。本無專稱文王之文。何以知孔子謂武王非至德也。文武之事殷伐殷。蓋其時有不同。非其心有不同也。南軒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非特文王。武王亦然。故統言周之至德。不但曰文王也。蓋紂未爲獨夫。文武固率天下以事之也。橫渠曰。使文王未崩。伐紂之事亦不可不爲。二公所言皆正大之論。不可易也。或曰。一說斷三分以下自作一章。其說誠是。

【發明】論語集說。論語一書以至德稱者。唯泰伯文王二人。其旨微矣。泰伯知天下必去商而歸周。故逃之荆蠻而避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泰伯文王均此一心也。此其所以爲至德。　四書訓義。建一代之治以定天下者。存乎才。而立遠大之基。以合天心而爲臣民之所成服者。存乎德。人才難得。故人君不可不以育才爲急。而德未極其至。不可以言德。故君子尤不可不愼修其德也。夫子兩論周事。而知周之所以建卜世之長非偶然矣。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菲飮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矣。

【考異】七經考文。足利本首句無矣字。

【音讀】翟氏考異。古注謂此爲間厠之間。當讀去聲。集注謂無罅隙。似不當更依古讀。

【考證】江永鄉黨圖考。按黻與韍不同。黻是裳上之章。以青與黑之文綉作兩己相背之形。韍是韋蔽膝。左傳。袞冕黻珽當作韍。乃與下火龍黼黻之黻同。作黻蓋轉寫之誤耳。若論語致美乎黻冕。左傳晉侯以黻冕命士會。與冕連文。皆當爲黼黻之黻。故鄭注論語云。黻是冕服之衣。冕其冠也。明黻是冕服之章。舉後一章以該他章耳。邢疏既引鄭注。乃解黻爲蔽膝。誤。今集注亦承其誤。　論語後錄。黻冕服之章也。古天子十二章。黻最在後。專言黻者所以該衆章也。春秋左傳曰。晉侯以黻冕命士會。士會卿也。亦言黻者。古黻上下通之。論語發徵曰。說文市韠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天子朱市。諸侯赤市。大夫葱衡。以巾象連帶之形。韍篆文市。从韋从犮。說文又曰。黻黑與青相次文。从黹犮聲。按蔽膝之市。當以市爲本字。蓋古文如此。篆文改爲韍。此及宣十六年左傳假黻爲之。毛詩假爲芾。白虎通假爲紼。故明堂位有虞氏服韍鄭注云。韍或作黻。此黻冕假黻爲韍。當訓爲蔽膝。詩赤芾在股。箋云。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韋爲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據箋意。知芾專繫冕服言之。故亦言黻冕。宣十六年左傳。以黻冕命士會。當是希冕而赤韍葱衡。白虎通有紼冕篇。明堂位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注云。黻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黹文。後王彌飾也。彌飾即致美之意。舜作韍以尊祭服。故祭服稱韍冕。至十二章之黻。罕與冕並舉。左傳袞冕韍珽。亦以冕與韍連言。下又云。火龍黼黻。則言裳之一章。特韍字不假作黻耳。鄭云。祭服之衣。正以黻爲衣蔽前之制。又惟祭名黻故云然。

劉氏正義。列子楊朱篇。禹卑宮室。美紱冕。紱與韍當是一字。易困九二。朱紱方來。鄭注。天子制用朱韍。是紱即韍無疑也。周官弁師掌王之五冕。五冕者袞冕鷩冕毳冕希冕玄冕也。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則大夫以上冠通得稱冕。故說文云。冕大夫以上冠也。从冃免聲。冃象其上覆。免與俛同。管子小稱篇言禾云。及其成也。由由乎茲免。謂禾至成熟下垂。滋益俛也。此免爲俛之義。范甯穀梁傳解云。冕謂以木爲幹。衣之以布。上玄下纁。垂旒者也。白虎通紼冕篇。前俛而後仰。故謂之冕也。大小夏侯說。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則前低於後一寸也。周官弁師疏以爲前低一寸餘。蓋約略言之。未細核耳。叔孫通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

天子以下皆同。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前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言人人殊。不知竟孰是也。王制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注云。皇冕屬也。鄭君以皇爲冕。則冔收亦是冕。毛詩文王傳。冔殷冕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世本云。胡曹作冕。注。胡曹黃帝臣。則自古冠通名冕。至夏又別稱收。此文云黻冕者。從舊名之稱。說文冠絭也。所絭髮弁冕之總名也。是冠爲首服之大名。冕亦是冠。故注云冕其冠也。其字承上句祭服言之。明黻是祭服之衣。冕是祭服之冠也。周官司服云。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是冕皆祭服。禹時雖未備有衆制。要冕爲祭服所用矣。弁師云。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此周人之制。當亦依仿古禮爲之。禹之致美。指此類也。　義門讀書記。溝洫二字。即班固溝洫志所本。乃治天下之小水。非指行井田也。　潘氏集箋。說文洫下引乎作于。史記禹本紀引作致費于溝減。減洫古通。詩文王有聲傳。減成溝也。是其證。盡力作致費。與上致孝致美一律。疑史公時古文論語有此異本也。

按溝洫周禮遂人匠人之法不同也。注本匠人。詳見程瑤田遂人匠人溝洫不同考及井田溝洫名義記。以文繁不錄。

集箋又云。說文閒隙也。从門月。段注會意也。門開而月入。門有縫而月光可入。皆其意也。故凡罅隙皆曰閒。小爾雅亦訓隙。又曰非也。方言同後一解。　經傳釋詞。然猶焉也。檀弓曰。穆公召縣子而問然。鄭注然之言焉也。論語禹吾無閒然矣。若由也不得其死然。然字並與焉同義。

【集解】孔曰。孔子推禹功德之盛美。言己不能復閒廁其閒。馬曰。菲薄也。致孝鬼神。祭祀豐潔也。孔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包曰。方里爲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爲成。成間有洫。洫廣深八尺。

【唐以前古注】邢疏引鄭注。黻祭服之衣。冕其冠也。　皇疏引李充云。夫聖德純粹。無往不備。故堯有則天之號。舜稱無爲而治。又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弗與焉。斯則美盛之極名。窮理之高跡矣。至於此章。方復以事跡歎禹者。而豈徒哉。蓋以季主僭王。肆情縱欲

。窮奢極侈。厚珍膳而簡傲乎享祀。盛纖靡而闕慢乎祭服。崇臺榭而不恤乎農政。是以亡國喪身。莫不由乎此矣。於有國有家者。觀夫禹之所以興也。覽三季之所以亡。可不慎與。

【集注】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爲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　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間然之有。

【餘論】李氏論語劄記。致孝鬼神。與菲飲食對。致美黻冕。與惡衣服對。盡力溝洫。與卑宮室對。當洪水未平。下巢上窟。民不得平土而居之。禹決九川。距四海。使大水有所歸。然經理經未詳密也。乃復濬畎澮距川。則小水皆有所入。然後四隩既宅。民得安居。是則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者。居無求安。而奠萬姓之居是急也。今說此句俱差到爲民謀食上去。不是此章比類文義。　論語述何。禹之治水。因鯀之功。致孝之大者也。不自大其事。不自尙其功。故無間然。　黃氏後案。此贊夏后之豐儉合宜。以諷世也。周末衣食宮室俱踰禮制。既失之奢。魯惠公時。史角至魯。其後爲晏嬰墨翟尙儉之學。而自謂宗師大禹。此又異端之漸啓矣。史記曰。墨者儉而難遵。要其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

【發明】反身錄。學者居處食用儉約方好。禹之無間然處。只是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功在萬世。居臨天下者且然。況常人乎。故養德當自儉始。近代章楓山先生。官至八座。致仕在家。僅小屋三間。前面待客。後面自居。蔬食粗衣。人所不堪。先生處之裕如。門人化之。莫敢華侈。

論語集釋卷十七

子罕上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考異】史記孔子世家引作子罕與利與命與仁。 史記辨惑。馬遷併以此言爲與字。豈傳寫之訛歟。

【集解】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言者說也。利者天道元亨利萬物者也。與者言語許與之也。命天命。窮通夭壽之目也。仁者惻隱濟衆。行之盛者也。弟子記孔子爲教化所希言及所希許與人者也。所以然者。利是元亨利貞之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其理玄絕。故孔子希言也。命是人稟天而生。其道難測。又好惡不同。若逆向人說。則傷動人情。故孔子希說與人也。仁是行盛。非中人所能。故亦希說與人也。然希者非都絕之稱。亦有時而言與人也。周易文言是說利之時也。謂伯牛亡之命矣夫。及云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說與人命也。又孟武伯問子路冉求之屬仁乎。子曰不知。及云楚令尹陳文子焉得仁。並是不與人仁也。而云顏回三月不違仁。及云管仲如其仁。則是說與人仁時也。 筆解。韓曰。仲尼罕言此三者之人焉。非謂罕言此三者之道也。

【集注】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別解一】四書辨疑。若以理微道大則罕言。夫子所常言者豈皆理淺之小道乎。聖人於三者之中所罕言者惟利耳。命與仁乃所常言。命猶言之有數。至於言仁寧可數邪。聖人捨仁義而不言。則其所以為教為道化育斯民洪濟萬物者。果何事也。王滹南曰。子罕言利一章。說者雖多。皆牽强不通。利者聖人之所言。仁者聖人之所常言。所罕言者唯命耳。此亦有識之論。然以命為罕言。却似未當。如云五十而知天命。匡人其如予何。公伯寮其如命何。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如此之類。亦豈罕言哉。說者當以子罕言利為句。與從也。蓋言夫子罕言利。從命從仁而已。

史繩祖學齋佔畢。子罕言者獨利而已。當以此兩字為句作一義。曰命曰仁。皆平日所深與。此當別作一義。與如吾與點也吾不與也等字之義。

康有為論語注。考之論語孔子言命仁至多。曰五十而知天命。曰死生有命。曰賜不受命。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其卒章更大聲疾呼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易言樂天知命故不憂。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子思述之曰。居易俟命。大德必受命。孟子述之曰。得之不得曰有命。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得之有命。性也有命。莊子述之曰。父母豈欲我如是哉。天地豈欲我如是哉。然而至此者命也夫。楊子述之為力命篇。孝經緯述三命曰。善惡報也。此為孔子大義。以令人安處。善樂循理。足以自得。安分無求。常教人者。微罕經傳。難以悉數。墨子攻孔子者也。特著非命篇以攻儒。其非儒篇曰。强執有命以說議曰。壽夭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窮達賞罰。幸否有極。人之知力。不能為焉。羣吏信之。則怠於分職。庶人信之。則怠於從事。不治則亂。農事緩則貧。貧且亂。而儒者以為道教。是賤天下之人者也。又曰。立命緩貧而高浩居是若人氣鼸鼠藏而羝羊視賁彘起。君子笑之。怒曰散人。公孟篇攻儒亦曰。貧富壽夭。齰然在天。不可損益。又曰。君子必學。子墨子曰。教人學而執有命。是猶命人葆而去其冠也。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之道足以喪天下四政焉。以命為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為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為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程子曰。甚矣先生之毀儒也。儒墨相反相攻。而墨子之攻孔子。以命為儒者四義之一。則命為孔子特立第一大義至明矣。若仁則尤為孔子特立之義。無往而非言仁者。即論語言仁已四十二章。若以為罕言。則孔子所多言者為何也。其說益不可通矣。孔子命仁兩義。千載為之不明。仁之義尚不可掩。命之義則宋賢怵于此章之義。遂永沒孔孟之大道。今特疏通證明于此。

【別解二】論語補疏。古所謂利。皆以及物言。至春秋時人第知利己。其能及物遂別爲之義。故孔子贊易以義釋利。謂古所謂利。今所謂義也。孔子言義。不多言利。故云子罕言利。若言利則必與命並言之。與仁並言之。利與命並言。與仁並言。則利卽是義。子罕言三字呼應兩與字。味其詞意甚明。注以義之和釋利字。此正是與命與仁之利。爲孔子所言。至以命仁亦子所罕言。孔子固不罕言命罕言仁矣。徒以利命仁三者不類。乃高置利字以配命仁。不知義之和正子所不罕言者也。論語稱子以四教。子之所愼。子不語。子絕四。下目俱平列。此子罕言利爲句。下用兩與字。明與諸例爲異。史繩祖學齋佔畢讀兩與字爲吾與點也之與。謂子所罕言者惟利而已。曰命曰仁。皆平日所深與。此似知注疏之未合。然與點指人之可與。用以指仁。辭不協。用以指命。尤不協也。

【別解三】黃氏後案。說文罕訓網。漢書注罕訓畢者本義也。經傳中罕訓少者借字也。罕言之罕。借爲軒豁之軒。古罕軒二字通用。左氏春秋傳。昭公元年鄭罕虎。定公十五年鄭罕達。公羊經作軒。軒有顯豁之義。亦曰軒豁。經史中凡言軒輊軒昂軒渠軒翥。與軒豁之義一也。樂記致右憲左。注讀憲爲軒。內則皆有軒。注讀軒爲憲。禮中庸憲憲令德。詩本作顯。罕軒憲顯同桓部。音且同母。此音義所以相通。則罕言者表顯言之也。自史記外戚世家以罕言命。孟子列傳引罕言利。解罕爲希。何晏因之。然以利爲希言。於是義利之辨不明。迂腐者斥成敗利鈍之計爲人欲。狂妄者臆倡王霸互用之論矣。以命爲希言。於是理數判爲二。儒者以性命爲不傳之秘。又有命不足道之說。且有以術數言命與頹心聽命之說矣。以仁爲希言。於是儒者謂夫子告諸弟子以爲仁。而本體未嘗言。求其本體。須總核諸書之言仁。讀之數年而悟。而說仁者遂元之又元。朱子答呂伯恭書云。俾學者枉費精神。胡亂揣摸。雖有志於求仁。而無以用其力於不可識之物。可慨也。或曰。訓罕爲希。先儒有非之者歟。曰集解不錄孔包鄭君諸說。則何氏以前諸說未必盡同何氏。今諸說散亡。獨存何解。罕希之訓。學者無所攷證。然疑此者固有之矣。李氏箋解云。孔子罕言此三者之人。非謂罕言此三者之道。史長慶學齋佔畢謂子所罕言者利。而許言命許言仁。焦里堂曰。子罕言利。若言利則必與命竝言之。與仁竝言之。孔子因不罕言命言仁矣。武虛谷從皇疏云。與者言語許與人也。以子罕貫下三事。凡此諸說皆善會人疑。而意在求實是者歟。然以諸說攷之。不如訓罕爲軒之明瞭也。

按以上三說。以第一說爲最有力。竊謂解此章者多未了解言字之義。蓋言者自言也。記者旁窺已久。知夫子於此三者皆罕自言。非謂以此立教也。說者徒見弟子問答多問仁。遂疑命仁爲夫子所常言。實則皆非此章之義也。論語中如小人喩於利。放於利而行。君子畏天命。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我欲仁而仁至。當仁不讓於師之類。出於夫子自言者實屬無幾。大抵言仁稍多。言命次之。言利最少。故以利承罕言之文。而於命於仁則以兩與字次第之。阮元論語論仁篇。孔子言仁者詳矣。曷爲曰罕言也。所謂罕言者。孔子每謙不敢自居於仁。亦不輕以許人也。今案夫子晚始得易。易多言利。而贊易又多言命。中人以下。不可語上。故弟子於易獨無問答之辭。今論語夫子言仁甚多。則又群弟子記載之力。凡言仁皆詳書之。故未覺其罕言爾。顧元玠十三經客難以從訓與。謂罕言者利。而所從者命仁。皆坐不知自言之非問答。故有此疑耳。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考異】史記世家黨人下有童子二字。

【考證】論語後錄。達者巷黨名。巷黨二字連讀。雜記余從老聃助葬於巷黨是也。人孟康謂即項橐。史記作達巷黨人童子曰。國策曰。項橐生七歲。爲孔子師。康蓋據此。橐淮南子說林訓作託。　一統志。達巷在滋陽縣西北五里。相傳即達巷黨人所居。　翟氏考異。禮曾子問篇。孔子曰。昔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注謂巷黨黨名。此所云達巷黨或即一地。不然既云巷。又云黨。不累詞複乎。史遷謂黨人即項橐。七歲而爲孔子師。故意加童子二字。然不本自正典。不足信。　潘氏集箋。脩務訓論衡實知篇同。隸釋逢盛碑作后橐。新序雜事篇。齊閭邱卬曰。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以項橐爲秦人。此當由甘羅嘗言之。故以爲秦人。漢書董仲舒對策。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孟康注。人項橐也。論語偶記曰。史記孔子世家稱達巷童子。童子而知聖學之博。正不學自知者。四書考異以爲不本正典不足信。然漢人相傳如此。當必有據。

按秦策甘羅曰。項橐七歲爲孔子師。新序淮南子脩務訓論衡實知篇皆同。漢書董仲舒傳。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孟康注。人項

橐也。王厚齋謂孟康之說不知所出。論語注疏無之。釋隸載逢盛碑以為后橐。皇甫謐高士傳亦稱達巷黨人姓項名橐。顏氏家訓以項橐與顏回同為短折。宏明集亦云。顏項夙夭。故世傳其十歲即亡。然經傳所未見。故集註置之。禮記曾子問。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其地當在王畿滋陽。今屬兗州府。此出方志附會。未敢信也。文選顏延之皇太子釋奠詩注引稽康高士傳。孔子問項橐曰。居何在。曰萬流屋。注曰。言與萬物同流匹也。未知何據。

【集解】鄭曰。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為黨。此黨人之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王弼云。譬猶和樂出乎八音乎。然八音非其名也。　又引江熙云。言其彌貫六流。不可以一藝取名焉。故曰大也。

【集注】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餘論】論語補疏。無所成名即民無能名。所謂焉不學無常師無可無不可也。孔子以民無能名贊堯之則天。故門人援達巷黨人之言以明孔子與堯舜同。大哉孔子即大哉堯之為君。博學無所成名即蕩蕩乎民無能名。孔子之學即堯舜之學也。孔子云。吾何執。篇末云。未可與權。惟其權所以不執一。而民無能名無間然也。雖別為一篇。實與上相承接。　論語稽求篇。博學而無所成名。鄭康成謂此邦人之美孔子博學不成一名。故夫子以謙承之。所謂不成一名者非一枝之可名也。故正義曰。言不以一　止也。惟不以一名止。則欲執一名無如射御。故夫子謙言執御。其說自明。南史王僧辯為梁元帝作勸進表有云。博學則大哉無所成名。博學即大。大即無所成名。上下一貫。全無委屈。六季時儒者。其說經明晰類如此。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考異】七經考文補遺。古本作吾執射乎。吾執御。

【集解】鄭曰。聞人美之。承以謙也。吾執御者欲名六藝之卑也。

【集注】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己承之以謙也。

【別解】論語訓。曾子問記孔子與老聃助葬於巷黨。彼周京之地。此達巷蓋里名。黨人黨正下士稱人也。主鄉飲之禮。孔子歸老爲撰者。因公會相見。稱孔子知已爲大夫也。惜其不仕僅傳博學名。門弟子門人弟子也。弟子受學者。門人在其家執事者。家臣之類。歸老教授。故有門弟子。門弟子別於國子及里塾者。吾何執。言人不用吾。非吾不仕。大夫有馬。其子曰能御。未能御。執御言。復仕也。黨正以射選士。孔子已仕。不能復選也。言曾爲大夫。非黨正所能用也。

【發明】李氏論語劄記。聖人之或默或語。無非教者。如此章答語。非姑以謙辭塞黨人之言。蓋汎濫而不精於一。誠學者大病。聖人雖不然。然黨人既有是言。則直受之而已。六藝莫粗於射御。而御較射又粗。學無精粗。而必由粗者始。人之爲學。往往騖心高妙。而有不屑卑近之過。此子游所以薄灑掃應對爲末節。而見譏於子夏也。聞人言而思所執。一則虛受反己。二則教弟子守約務近。非苟爲謙而已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音讀】釋文。純順倫反。絲也。鄭作側其反。黑繒也。　禮記玉藻。大夫純組綬。鄭注曰。純當爲緇字。或系旁方。正義曰。鄭讀純爲緇。其側有異。若純文純帛。分明而色不見者。以黑色解之。即讀爲緇。如論語云。麻冕禮也。今也純。儉。稱古用麻今用純。則絲可知也。以色不見。故讀純爲緇。若色見而絲不見。則不破純字。以義爲絲。昏禮女次純衣。注云。純衣絲衣。如此之類是也。　周禮媒氏。純帛無過五兩。鄭注曰。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疏曰。緇以絲爲形。才爲聲。故誤爲純字。但古之緇有二種。其緇布之緇糸旁甾。後不誤。故禮有緇布冠緇布衣存古字。若以絲帛之緇則系旁才。此字諸處不同。絲理明者即破爲色。此純帛文。祭統蠶事以爲純服。論語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如此之類。皆絲理自明。　儀禮士冠禮疏曰。古緇紂二字並行。若據布爲色者則爲緇字。種帛爲色者則爲紂字。但緇布之緇多在。本字不誤。紂帛之紂如媒氏純帛。祭統純服。論語今也純。俗則多誤爲純。　困學紀聞。釋文以鄭爲下音。今讀者仍從上音如字。非也。經讀考異。近讀今也純句。儉句。與下文今拜乎上句泰也句相對。後漢書陳元傳引孔子曰。純儉。吾從衆。以純儉字連讀。　梁氏旁證。禮記玉藻正義。儀禮士冠禮疏。並引論語今也純儉。後漢書陳元上疏亦引作純儉。與邢疏同。似皆以純儉連讀。而集注改讀。其義益明。

【考證】論語古訓。祭統正義云。鄭氏之意。凡言純者。其義有二。一絲旁才。是古之緇字。二絲旁屯。是純字。但古文相亂。雖是緇字。故或作純。鄭氏所注。於絲理可知於色不明者即讀爲緇。即論語云今也純儉。及此純服皆讀爲黑色。若衣色見絲文不明者讀純。以爲絲也。又按說文純絲也。从系屯聲。論語曰今也純儉。鄭不同許也。　潘氏集箋。鄭許不同者。許稱論語古文。鄭讀或從今文耳。儀禮士冠禮疏云。古緇材二字並行。若據布爲色者則爲緇字。據帛爲色者則爲材字。但緇布之緇多在。本字不誤。材帛之材則多誤爲純。以此爲共一。然說文糸部無材字。祇云緇帛黑色也。則緇亦何必不指帛者。故鄭讀爲緇。不讀爲材。而猶恐其溷於緇布之緇。故又云黑繒也。　劉氏正義。說文緇帛黑色也。緇本謂黑帛。非徒布之黑色者亦得名之。緇材爲古今字。鄭此注訓黑繒而破讀。止云純當爲緇。是緇可爲帛色。而賈以緇但爲布色。非矣。據鄭之意。實以純字與材相似。故讀之。但材爲古文。人不經見。故先讀從今字而爲緇也。且言緇則爲材已明。祭統純服。昏禮及玉藻純衣注。以絲衣解之。雖不破字。亦是讀材。以與他處注文可互見也。　宋氏翔鳳發微謂鄭讀緇即緇布冠。然鄭以緇爲黑繒。並無緇布冠之文。且以緇布冠代麻冕。而冕豈廢置不用。豈可通乎。不知宋君何以如此說。又曰。詩都人士云。臺笠緇撮。毛傳緇撮緇布冠。鄭箋。都人之士。以臺皮爲笠。緇布爲冠。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則緇布冠是冠之儉者。今易之以純。純是黑繒。斷無儉於緇布冠之理。且冕與緇布冠。禮經所載。判然各別。而混而一之。可知作僞者之陋矣。

【集解】孔曰。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

【唐以前古注】詩絲衣正義引鄭注。績麻三十升以爲冕。　詩都人士正義引鄭注。純讀爲緇。　釋文引鄭注。黑繒也。

【集注】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考證】四書釋地又續。拜而受之。如今之一揖折腰而已。再拜而送之則兩揖。至拜下之拜。乃再拜稽首也。古者臣與君行禮。再拜稽首于堂下。君辭之。然后升堂。復再拜稽首。故曰升成拜。見燕禮大射儀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及禮記燕義。僖九年王使宰孔賜齊侯胙。齊侯將下

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敢不下拜。下拜登受。下拜再拜稽首于堂下也。登升成拜也。受受胙也。即共事也。因思此距襄二十二年孔子生僅一百有一年。而以桓公之强。承以天子之寵命。猶且不敢越禮。何一變而徑自拜乎上。冠履倒置。江河日下。可不爲之寒心哉。

按拜下之禮。見於覲禮燕禮大射儀公食大夫禮聘禮諸篇。而其詳於凌次仲之禮經釋例。以文繁不錄。

【集解】王曰。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禮。時臣驕泰。故於上拜也。今從下。禮之恭也。

【集注】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考異】釋文。意如字。或於力反。非。　儀禮士昏禮疏引論語無必。又鄉射禮疏引論語孔子云。君子無必。無固。無我。皆以記者因爲孔子言。復加君子二字。略毋意二字。又旣夕疏。君子不必人。意者義取孔子云無必無固之旨也。亦以爲孔子言。其毋字三疏皆作無。　說文繫傳引孔子曰。毋固毋必。亦謂孔子言。而上下易置。　朱子文集答吳晦叔曰。孔子自無此四者。毋即無字。古書通用耳。史記孔子世家正作無字也。　今本史記與論語同爲毋。

【考證】經義述聞。少儀毋測未至。注曰。測意度也。毋意即毋測未至也。　說文段注。意之訓爲測度爲記。訓測度者。如論語毋意毋必。不億不信。億則屢中。其字俗作億。訓記者。如今云記憶是也。其字俗作憶。　劉氏正義。案段王說同。公羊傳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何休注。此夫子欲爲後人法。不欲令人妄億錯。下引此文云云。即是以意爲億度也。釋文。意如字。或於力反。非。於力之音。亦是讀億。陸不當以爲非也。　論語足徵記。集注意私意也。我私己也。案私意必出己。私己即是意。二義有何分別。意當讀爲不億不信之億。呂氏春秋任數篇。孔子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此毋億之義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春秋繁露。孔子爲魯司寇。斷獄。屯屯與衆

共之。不亡自專。此毋我之義也。[illegible]孔子之事證孔子之義。非乎以空言說經也。論語後錄。不億不信。是謂毋意。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是謂毋必。疾固也。是謂毋固。何有於我哉。則我豈敢。是謂毋我。

【集解】以道為度。故不任意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也。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也。述古而不自作。處群萃而不自異。惟道是從。故不有其身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顏延之云。謂絕人四者也。　皇疏。或問曰。孔子或拒孺悲。或天生德於予。何得云無必無我乎。答曰。聖人作教應幾。不可一準。今為其跡涉茲地。為物所嫌。恐心實如此。故正明絕此四以見本地也。　筆解。韓曰。此非仲尼自言。蓋弟子記師行事。其實子絕二而已。吾謂無任意即是無專必也。無固行即是無有己身也。

【集注】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

【別解一】論語意原。子之所絕者非意必固我也。絕其毋也。禁止之心絕則化矣。

按此解最勝。恰合聖人地位。蓋僅絕意必固我。此賢者能之。惟聖人乃能并絕其毋。姑以佛學明之。能不起念同是上乘功夫。然以念遣念之念亦念也。并此無之。乃為無上上乘。程子以此毋字非禁止辭。四書或問云。絕非并絕之絕。蓋曰無之盡云爾。朱子文集答吳晦叔書曰。絕四有兩說。一說孔子自無此四者。一說孔子禁絕學者毋得有此四者。然不若前說之明白平易也。楊敬仲作絕四說云。毋或為無。不以為止絕學者之病。遂塞萬世入道之門。楊氏以不起意為教學者宗旨。故云然也。然尚不若鄭說之鞭辟入裏。

【別解二】羣經平議。上文毋必言無專必也。此文毋固又言無固行。然則必之與固，其義則無別矣。固當讀為故。詩昊天有成命篇。鄭箋云。固當作故。史記魯周公世家。咨於固實。徐廣曰。固一作故。是固與故通。毋故者不泥其故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是謂毋必。彼一時。此一時。是謂毋故。

【餘論】四書或問。司馬文正云。在我爲固。在人爲必。聖人出處語默。唯義所在。無可無不可。奚其固。成敗禍福。繫命所遭。誰得而知之。奚其必。此解極合。　莊存與論語說。（劉氏正義引）以億逆爲意而去之。是也。以擬議爲意而去之。非也。以適莫爲必而去之。是也。以果斷爲必而去之。非也。以窮固爲固而去之。是也。以貞固爲固而去之。非也。以足己爲我而去之。是也。以修己爲我而去之。非也。

【發明】焦氏筆乘。意者七情之根。情之饒性之蝕也。故欲滌情歸性。必先伐其意。意亡而必固我皆無所傅。此聖人洗心退藏於密之學也。

按此章之意。即不億不信億則屢中之億。乃測度之義。朱子釋爲私意。以伸其天理流行之說。已屬不合。陸王派直將意字解爲意念之意。以無意爲不起念。更爲强經就我。惟二者較之。終以陸王派所說尚有心得。故捨彼錄此。是故不先通訓詁。不足與言經。

反身錄。四者之累。咸本於意。所謂意慮微起。天地懸隔是也。意若不起。三累自絕。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子畏於匡。

【考證】崔述洙泗考信錄。此必孔子聞匡人之將殺己而有戒心。或改道而行。或易服而去。倉卒避難。故與顏淵相失。故不曰圍於匡。而曰畏於匡。若已爲所圍。生死係於其手。而猶曰其如予何。聖人之言。不近迂乎。然則此事當與微服過宋之事相類。不得如世家家語之說也。又按定公六年傳云。伐鄭取匡。往不假道於衛。是匡在鄭東也。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是匡在衛南也。魯雖取匡。勢不能有。杜氏疑爲歸之於晉。莊子荀子皆以匡爲宋邑。鄭東衛南。則去宋爲近。去晉爲遠。晉之滅偪陽也。以予宋公。取匡之時。宋方事晉。匡歸於宋。理或然也。此事既與過宋之事相類。又與其時相同。若匡又宋地。則似畏匡過宋。實本一事者。吾烏知非魋聞孔子適陳。將出於匡。故使匡人要之。而後人誤分之爲二事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與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二章語意正同。亦似一時之言。而記者各記所聞。是以其辭小異。未必孔子每遇患難即爲是言也。然則畏匡之與過宋。絕似一事。恐不得分而爲二也。　戚學標四書偶談。史記謂匡是衛地。莊子謂畏匡在宋。或又誤作陳。此見左傳。明鄭地也。定六年公侵鄭取匡。陽虎假道於衛。而穿城過之。時虎帥師。故得暴匡。

潘氏集箋。郡國志長垣有匡城。注謂孔子困此。四書釋地。左傳僖十五年。會牡丘次于匡。今大名府長垣縣西南一十五里有匡城。是以匡爲

衞地矣。沈欽韓左傳補注據山東通志。謂匡城在兗州府魚臺縣東十五里鳳凰山北。兩城相對。各周四五里。僖公十三年。次于匡。即此。非子畏於匡之匡也。毛奇齡據左傳定六年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於衞。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謂是時虎實帥師。令皆由門出。故得暴匡。其後夫子過匡。時顏剋爲僕。以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故匡人圍之。以匡爲鄭地。於情事爲近。畏匡在定十三年。距虎暴匡纔六年耳。方輿紀要匡城在開封府洧川縣東北者是也。　羣經平議。荀子賦篇。比干見刳。孔子拘匡。史記孔子世家亦云。匡人於是遂止孔子。拘焉五日。然則畏於匡者拘於匡也。禮記檀弓篇。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鄭注即以孔子畏於匡爲證。而通典引王肅注曰。犯法獄死謂之畏。是畏爲拘囚之名。後人不達古義。曲爲之說。蓋皆失之。　四書賸言。論語子畏于匡。考魯有匡邑。但此時夫子去司寇出走。至哀八年始反魯。其非魯邑可知矣。若莊子謂是宋地。則宋無匡邑。且未有一過宋而桓魋匡人遭兩難者。或據史記謂必當是衞邑。然舊說謂陽虎曾暴匡人。而夫子貌與虎類。因有此難。則陽虎不得暴衞邑。按春秋傳。公使鄭取匡。在定公六年。是時季氏雖在軍。不得專制。凡過衞不假道。反穿城而躪其地。其令皆出自陽虎。是虎實帥師。當侵鄭時。匡本鄭鄙邑。必欲爲晉伐取以釋憾。而匡城適缺。虎與僕顏剋就其穿垣而入之。虎之暴匡以是也。至十五年。夫子過匡。適顏剋爲僕。匡遂以爲虎而圍之。則匡是鄭邑。世家孔子過匡。顏剋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琴操。孔子到匡郭外。顏剋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貨正從此入。此即闕師入城之事。　劉氏正義。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去衞。將適陳。過匡。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云云。是孔子此語爲解慰弟子之辭。江氏永先聖圖譜載此事於魯定十三年。時孔子年五十六也。文武之道。皆存方策。夫子周遊。以所得典籍自隨。故此指而言之。又云。匡邑見左氏傳。凡有數處。左僖十五年。諸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杜注。匡在陳留長垣縣西南。此匡爲衞邑也。文元年。衞孔達侵鄭。取緜訾及匡。杜注。匡在潁川新汲縣東北。此匡爲鄭邑。衞取之也。又十一年。叔孫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杜注。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此匡爲宋邑也。子畏於匡之匡。舊說不一。莊子秋水篇。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釋文引司馬彪曰。宋當作衞。匡衞邑也。案莊子以匡爲宋邑。宋人即匡人。不必改宋作

衞。說苑雜言篇言　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因圍孔子。亦以匡爲宋邑。史記世家言。匡人圍孔子。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衞。然後得去。則以匡爲衞邑。寰宇記謂長垣西十里有匡邑城。又襄邑西三十里有古匡城。皆爲夫子畏於匡地。蓋兩說並存。閻氏若璩釋地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專主長垣。然以陽虎暴匡之事。求之衞宋。皆無可考。毛說甚近理。此匡在文元年已爲衞所取。而不能得其田。故文八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衞。其後復屬鄭。至定六年乃爲魯所取。然恐魯終不能有。則仍屬鄭耳。顏尅世家作顏刻。弟子列傳無尅刻名。但有顏高字子驕。惠氏棟九經古義疑高即尅。王氏引之春秋名字解詁高乃亭之譌。亭刻同聲。古字通用。其說並是。

【集解】包曰。匡人誤圍夫子。以爲陽虎。陽虎嘗暴于匡。夫子弟子顏尅時又與虎俱往。後尅爲夫子御至匡。匡人相與共識尅。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以兵圍之。

【唐以前古注】檀弓正義引鄭注。微服而去。　皇疏引孫綽云。畏匡之說。皆衆家之言。而不釋畏名。解書之理爲漫。夫體神知幾。元定安危者。雖兵圍百重。安若泰山。豈有畏哉。雖然。兵事阻險。常情所畏。聖人無心。故即以物畏爲畏也。

【集注】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于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考異】穀梁傳哀公十四年疏引論語云。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文王既沒。其爲文之道。實不在我身乎。　翟氏考異。白虎通引孔子言。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天之將喪斯文也。樂亦在其中矣。亦以文武之道二句與此章文雜出。豈其所見他論曾有然邪。

【集解】孔曰。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沒。其文見在此。此自謂其身也。

【集注】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考異】後漢書儒林傳贊注引論語。天上有不知二字。

【考證】論語後錄。書湯誓。夏罪其如台。高宗肜日。乃曰其如台。西伯戡黎。今王其如台。如台史記皆作奈何。奈何言奈我何也。爾雅。台我也。如之言奈。台之言我。書曰如台。論語曰如予。其義一也。

【集解】孔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將喪斯文也。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也。馬曰。如予何者猶言奈我何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奈我何。言其不能違天以害己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衞瓘云。若孔子自明非陽虎。必謂之詐。晏然而言若是。匡人是知非陽虎而懼害賢。所以免也。 又引江熙云。言文王之道爲後代之軌。已未得述。上天之明。必不使沒也。

【集注】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也。

【餘論】集注考證引何北山曰。所謂文者。正指典章文物之顯然可見者。蓋當周之末。文王周公之禮樂悉已崩壞。紀綱文章亦皆蕩然無有。夫子收入散亡。序詩書。正禮樂。集羣聖之大成。以詔來世。又作春秋。立一王之法。是所謂得與斯文者也。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考異】白虎通聖人篇引論語。問下無於字。

【考證】列子仲尼篇。商太宰見孔子曰。某聖者歟。孔子曰。聖則某何敢。然則某博學多識者也。 說苑善說篇。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嚭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以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爲不知。 論語稽求篇。太宰是吳太宰。史記。哀三年孔子過宋。遭桓魋之難。是時焉得有太宰往來之事。惟吳太宰則哀六年公會吳于鄫與子貢語。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與子貢語。其秋公會衞侯宋皇瑗于鄖。與子貢語。則爲吳太宰嚭可知。或曰。哀六年吳侵陳。陳亦有太宰嚭。與夫差問答。見檀弓。是年夫子正在陳而子貢隨之。所謂

從我陳蔡是也。則或此是陳太宰亦未可知。第吳太宰名嚭。而檀弓陳太宰亦名嚭。似乎此中有誤者。若後此哀公如越。季孫因太宰嚭而納賂。則越亦有太宰嚭。且仍是此人。但此時子貢不往。則此太宰應在吳不在越可知。論語偶記。鄭以爲吳太宰。蓋以夫子雖兩居宋。但一則年十九娶于幵官氏之女。時子貢猶未生。一則年五十六去衞後過曹適宋。於時有桓魋拔樹之難。宜無冢卿向子貢私論夫子之聖。惟吳太宰則左氏傳哀七年公會吳于鄫時與子貢語。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皐時與子貢語。其秋公會衞侯宋皇瑗于鄖時又與子貢語。故定爲吳太宰。史記孔子世家。吳客聞夫子防風氏骨節專車及僬僥氏三尺之語。於是曰善哉聖人。是前此固有以夫子之多能爲聖者。亦吳人也。四書釋地續。檀弓吳夫差侵陳。陳太宰嚭使於師。孔疏謂此太宰嚭與吳太宰嚭名號同而人異。孔子先後兩居陳。識防風氏之骨。辨肅愼氏之矢。測桓僖廟之災。當日所謂多聞而震驚之者皆在陳時事。故陳太宰以爲問。屬吳尤不若屬陳。四書考異。列子太宰親問孔子。不若說苑云問子貢者爲與經合。然其問答之辭。列子又較近之。韓非說林亦云。子圉見孔子于商太宰。朱子或問引洪氏曰。宋太宰也。列子稱商太宰是也。而集注仍依漢孔氏云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蓋百家似是之言。均難信以爲實。皇氏以春秋傳證定屬吳。所據者正。應可採從。梁氏旁證。鄭先生曰。陳司敗繫官以國。今直云太宰。或竟作魯太宰。於論語書法亦合也。

按太宰有吳宋魯陳之四說。以書法言之。當以魯太宰爲正。左傳隱十年。羽父求太宰。正義謂以後更無太宰。魯竟不立。未知其說何據。此等處止宜闕疑。

【集解】孔曰。太宰大夫官名也。或吳或宋未可分也。何其多能。疑孔子多能於小藝也。

【唐以前古注】釋文引鄭注。太宰是吳太宰嚭也。皇疏。此應是吳臣。何以知之。魯哀公七年。公會吳于鄫。吳人徵百牢。使子貢辭於太宰嚭。十二年。公會吳師於橐皐。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將恐此時太宰嚭問子貢也。

【集注】孔氏曰。太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太宰蓋以多能爲聖也。

【餘論】黃氏後案。洪範[illegible]五事。聖與肅乂哲謀竝列。言庶徵則聖。與蒙對。多方作聖。與作狂對。秦誓。人之彥聖。周禮。六德知仁聖義

忠和。以教萬民。皆竝列諸文中。詩曰。母氏聖善。又曰。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又曰。或聖或否。春秋傳稱八愷曰。齊聖廣淵。又稱臧武仲爲聖。鄉飲酒義曰。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此類皆是也。聖之名自夫子贊易以暨論語之文別加推闡。後儒始知聖義獨大。孟子亦尊言聖。然以伯夷爲隘而曰聖之清。以柳下惠爲不恭而曰聖之和。此以偏造其極者爲聖。後世有草聖書聖棊聖木聖。凡曲藝中亦有聖名。此以一藝造極稱之爲聖也。詳見王氏學林容齋三筆王氏尚書後案段氏文集與說文注。然則注家謂太宰以多能爲聖。於義亦通。特未得盡夫子之聖耳。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考異】論衡知實篇引文。固作故。

【音讀】黃氏後案。孔訓將爲大。以固天縱之將聖爲句。集注訓將爲殆。先儒謂當讀固天縱之爲句。將聖又多能也爲句。　經史問答。固天縱之當斷句。風俗通義窮通卷引作。固天縱之。莫盛於聖。此可據也。蓋多能本不足道聖。亦有聖而不多能者。太宰不足以知聖。故有此言。子貢則本末俱到。故曰固天縱之。兼該一切。則將聖而又多能也。將字又字俱圓融矣。

【考證】論衡知實篇引此云。將者且也。不言已聖言且聖者。以孔子聖未就也。孔子從知天命學就知明成聖之驗也。未五十六十之時。未能知天命至耳順也。則謂之且也。當子貢答太宰時殆三十四十之時也。

按劉氏正義云。子貢初與太宰語在哀七年。夫子年六十五。至哀十二年則已七十。而云在三十四十之時。誤矣。

郝敬論語詳解。將音匠。猶將帥也。謂爲羣聖之統帥。　潛研堂答問。集注訓將爲殆。頗難曉。當從孔注。釋詁云。將大也。詩有娀方將我受命溥將之將。並訓爲大。然則將聖者大聖也。孔安國云。同天縱大聖之德。此以大訓將之明證也。子貢之稱孔子曰。或擬諸日月。或擬諸天之不可階而升。又云。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此豈猶有疑於夫子之聖而不敢質言之乎。且智足以知聖人。亦無庸謙也。

按爾雅將大也。荀子堯問篇。然則孫卿懷將聖之心。亦謂大聖也。集注訓將爲殆。與論衡訓且相類。皆望文生義。非古訓也。郝氏將帥

之訓。尤穿鑿不可從。

【集解】孔曰。言天固縱之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

【集注】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餘論】黃氏後案。自古聖人得天最厚。生是使獨。其精明神化固不易及。即一事一物。刱建以貽後世。皆非凡人意計所及者。天爲之也。夫子之多能。與衆迥異。亦天縱使然矣。太宰之問。以多能爲聖歟。抑謂聖之不必多能。端木氏答之以聖又多能。皆由天縱。不待駁斥太宰而多能與聖之分與合。憭然分明。此爲聖門言語之選。

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考異】皇本我下有者字。　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知我下有者字。

【集解】包曰。我少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爲鄙人之事。君子固不當多能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繆協云。我信多能。故曰知我。君子從物應物。道達則務簡。務簡則不多能也。　又引江熙云。言君子所存遠者大者。不應多能。　又引欒肇云。周禮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明聖人兼材備藝過人也。是以太宰見其多能。固疑夫子聖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故承以謙也。且抑排務。言不以多能爲君子也。謂君子不當多能也。明兼材自然多能。多能者非所學。所以先道德後伎藝耳。非謂多能必不聖也。據孔子聖人而多能。斯伐柯之近鑒也。

【集注】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發明】反身錄。元人謂宋徽宗詩文字畫諸事皆能。但不能爲君耳。今聰明人詩文字畫諸事皆能。但不能爲人耳。能爲人則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俯仰無愧。不負乎爲人之實。詩文字畫愈以人重。苟爲不然。詩文字畫縱極其精妙。亦不過爲詩人文人工於臨池而已。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考異】梁氏旁證。注疏本此另爲一章。邢疏此章論孔子多技藝之由。但與前章異時而語。故分之。今集注既主吳氏說。故合爲一章。

【考證】經義述聞。左傳。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杜注。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正義云。家語。孔子弟子琴張與宗魯友。七十子篇之琴牢衞人。字子開。一字子張。則以字配姓爲琴張。即牢曰子云是也。賈逵鄭衆皆以爲子張即顓孫師。服虔云。按七十子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按賈鄭二家之說固無明徵。王肅家語亦不足信。家語序曰。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子張。衞人也。是琴張名牢。乃王肅之臆說。僞託於家語者。杜氏不察而用之。疏矣。此及孟子盡心篇作琴張。莊子大宗師篇作子琴張。無作琴牢者。語之牢曰鄭注以牢爲子牢。蓋據莊子則陽篇長梧封人問子牢之文。然亦不以爲琴張。牢與琴張不得合而爲一也。漢書古今人表有琴牢。亦當作琴張。後人據家語改之也。蓋王肅家語未出以前。不得有琴張名牢之說也。劉氏正義。漢書古今人表有琴牢。王氏念孫讀書雜志以琴牢爲琴張之誤。云人表所載。皆經傳所有。左傳及孟子皆作琴張。莊子作子琴張。無作琴牢者。琴牢字張。始見家語。乃王肅僞撰。後人據家語以改漢書。其說良然。白水碑琴張琴牢並列。此及左傳杜注皆爲家語所惑。不足憑也。自家語琴牢之名出。唐贈琴牢南陵伯。宋贈頓丘侯。改贈陽平侯。則皆由家語之說誤之矣。竊謂琴張非子張。服氏之辨最確。而子牢非琴張。則鄭此注最當。莊子則陽釋文引司馬彪云。即琴牢。孔子弟子。與杜預同誤。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無牢名。當是偶闕云。

【集解】鄭曰。牢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技藝。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繆協云。此蓋所以多能之義也。言我若見用。將崇本息末。歸純反素。兼愛以忘仁。遊藝以去藝。豈唯不多能鄙事而已。

【集注】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爲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　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并記之。

【餘論】日知錄。注疏家凡引書下一曰字。引書之中又引書則下云字。云曰一義。變文以便讀也。此出論語牢曰子云。　四書翼注。牢曰子云有二說。一說夫子爲此言時。牢在旁親所聞。與夫子此日之言相發明。按此卽集注所引吳氏說。一說是門弟子記夫子此言時。又憶及牢平日所述之言。與此言相印證。二義皆可通。然後說不知所本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考異】皇本問上有來字。　釋文。空空。鄭或作悾悾。同音空。　梁氏旁證。上篇悾悾而不信。包注。悾悾。愨也。呂氏春秋下賢篇。空空乎其爲可巧故也。高誘注。空空。愨也。大戴禮王言篇。工璞商愨女憧婦空空。空空亦愨也。皆與悾悾字通用。朱氏彬曰。廣雅。悾悾。誠也。空空如也。亦謂其求教之誠云爾。

【考證】論語後錄。端卽耑。物初生之題也。物之銳者謂之耑。亦謂之末。叩其兩端。揣其本而齊其末之說歟。　論語竢質。叩作扣。兩端作兩耑。竭作渴。云扣。扣也。讀如公羊吾爲子扣隱之扣。兩耑始末也。渴盡也。言我於問者必扣我事之兩耑而渴吾所知以告之。明無隱也。

論語補疏。此兩端卽中庸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之兩端也。鄙夫來問。必有所疑。惟有兩端。斯有疑也。故先叩發其兩端。謂先還問其所疑。而後卽其所疑之兩端而窮盡其意。使知所向焉。蓋凡事皆有兩端。如楊朱爲我無君也。乃曾子居武城。寇至則去。墨子兼愛無父也。乃禹手足胼胝。至於偏枯。是故一旌善也。行之則詐僞之風起。不行又無以使民知勸。一伸枉也。行之則刁訐之俗甚。不行又無以使民知懲。一理財也。行之則頭會箕斂之流出。不行則度支或不足。一黷兵也。行之則生事無功之說進。不行則國威將不振。凡若是皆兩端也。而皆有所宜。得所宜則爲中。孔子叩之。叩此也。竭之。竭此也。舜執之。執此也。用之。用此也。處則以此爲學。出則以此爲治。通變神化之妙。皆自此兩端而宜之也。

【集解】知者知意之知也。言知者言未必盡。今我誠盡也。孔曰。有鄙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竭盡所知。不爲有愛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李充云。日月照臨。不爲愚智易光。聖人善誘。不爲賢鄙異致。雖復鄙夫寡識。而率其疑誠。諮疑於聖。必示之以善惡兩端。已竭心以誨之也。 又引繆協云。夫名由跡生。故知從事顯。無爲寂然。何知之有。唯其無也。故能無所不應。雖鄙夫誠問。必爲盡其本末也。 釋文引鄭注。兩端本末也。

【集注】孔子謙言己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

【餘論】四書纂箋。就己而言則曰吾。因人而言則曰我。如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吾有知乎哉。有鄙夫問於我。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此類宜辨。 四書辨疑。以叩爲發動。則是發動其兩端而竭焉也。孟子言昏夜叩人之門戶求水火。則是昏夜發動人之門戶也。史記言伯夷叔齊叩馬以諫。則是發動馬以諫也。似此難說。南軒以爲就其兩端無不盡者焉。就字爲近。然亦終有未盡。叩只是至到之意。惟以及字爲說。似最親切字義本訓。叩頭蓋亦頭與物相及之謂也。如俗言叩門叩期。皆謂及門及期也。答所問之事。及首及尾而盡之。是之謂叩其兩端而竭焉也。

【發明】焦氏筆乘。孔子言己空空無所知。唯叩問者是非之兩端而盡言之。舍此不能有所加也。蓋孔子自得其本心。見聞識知。泯絕無寄。故謂之空空。然非離鄙夫問答間也。淨名云。言語文字。皆解脫相。所以者何。解脫者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文字亦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是故無離文字說解脫相。世人作無著任緣之解。既墮邪觀。起寂然冥合之心。亦存意地。於本地風光。有何交涉。昔有學者問於師曰。不作意時還得寂然否。答曰。若見寂然。即爲作意。噫。此空空之妙詮也。 祝世祿環碧齋小言。禪那纔下一語。便恐下語爲塵。連忙又下一語掃之。又恐掃塵一語復爲塵。連忙又下一語掃掃塵語。宗門尤爲陡絕。弩之機。劍之鋒。無容擬議。六經原自無塵。而自爲掃塵語亦不少。既已曰識曰知。又曰不識不知。既已曰再思曰九思。曰千慮曰百慮。又曰何思何慮。至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應口即掃。何其迅速。自訓詁之學興。引葛藤之纏。鑿混沌之竅。起人種種見解。而聖人當下旨趣反爲晦蝕。快句以鈍。空句以塡。於是高明者爲之攢眉扼腕。不難叛孔氏而皈依佛氏矣。 反身錄。夫子自謂無知。此正知識盡捐。心同太虛處。有叩斯竭。如谷應聲。未叩不先。起念既竭。依舊忘知。雖曰誨

人不倦。總是物來順應。又曰。問空空如也。先儒有作夫子說者。有作鄙夫說者。果孰是而孰非。曰。夫子空空。亦何待言。此則專就鄙夫說。蓋匹夫惟其空空。素無意見橫於胸中。斯傾懷惟夫子之言是聽。若先有所見。必不向夫子問。即問亦必自以與夫子所見不合。必不能虛懷以受。曰。若謂夫子亦空空。識者以爲近禪何也。曰。言夫子空空。而便疑其近禪。則是鄙夫胸無意見。而夫子反有意見。多聞多識。物而不化。與後世書生之學富二酉胸記五車何異。夫子惟其空空。是以大而能化。心同太虛。後儒見不及此。因釋氏談空。遂諱言空。并論語之明明言及於空者。亦必曲爲訓解。以避其嫌。是釋能空其五蘊。儒不能空其所知。釋能上達。而儒權下學也。本以闢釋。而反尊釋。崇儒而反卑儒。弗思甚矣。夫空字之出於釋者固可避。而出於夫子之口者則不可避。空苦空幻眞空無相空無所空之說可闢。而空空之說不可闢。彼釋氏空其心而并空其理。吾儒則空其心而未嘗空其理。釋氏綱紀倫常一切皆空。吾儒則綱紀倫常一切皆實。得失判若霄壤。豈可因噎廢食乎。又曰。吾人學無歸宿。正坐不能空其所知。比之鄙夫。反多了一番知識。反增了一番心障。以致下不能如鄙夫。是以上不能希往聖。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考異】史記世家。子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　沈約辨聖論亦引孔子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

【考證】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物殖。五穀熟而艸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論語偶記。四書釋地謂河圖不必定宓羲時出。黃帝時亦出。堯舜禹時疊出。成王周公時又出。載諸史志。愚竊謂鳳鳥亦不獨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黃帝時亦至。見韓詩外傳禮瑞命記。少皞時亦至。見春秋左氏傳。周成王時亦至。見尚書君奭詩卷阿及竹書紀年。集注却俱略。　翟氏考異。易坤鑿度載。仲尼偶筮其命。得旅。泣曰。天也命也。鳳鳥不來。河無圖至。嗚呼。天命之也。嘆訖而後息志。王嘉拾遺記云。孔子相魯之時。有神鳳游集。至哀公之末不復至。又文選注引論語素王受命讖云。河授圖。天下歸心。似孔子時。不特鳳鳥至。河亦嘗

出圖。然孔子之尊豫萬古。全不在斯。傳會之言。儘可不必也。　潘氏集箋。論衡問孔篇引此文云。夫子自傷不王也。已王致太平。太平則鳳凰至河出圖矣。今不得王。故瑞應不至。悲心自傷。故曰吾已矣夫。或曰。孔子不自傷不得王也。傷時無明王故已不用也。鳳鳥河圖明王之瑞也。瑞應不至。時無明王。明王不存。已遂不用矣。案後說近是。墨子非攻篇云。天命文王。代殷有國。泰顛來賓。河出錄圖。是周盛時鳳鳥常至河嘗出圖矣。夫子此言。蓋歎周衰而已不見用也。　論語後錄。墨子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由聖人之言。鳳鳥不至。諸侯叛。據此。則夫子此歎蓋爲諸侯叛周而發也。　劉氏正義。淮南子繆稱訓。昔二皇鳳凰至於庭。三代至乎門。周室至乎澤。德彌麤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是鳳鳥至爲聖瑞也。易稽覽圖。孔子曰。天之將降嘉瑞。應河水清三日。青四日。青變爲赤。赤變爲黑。黑變爲黃。各各三日。河中水安井。天乃清明。圖乃見。又云。夜不可見。水中赤煌煌如火英。圖書蚰皆然也。又坤靈圖。聖人受命。瑞應先見于河。是河出圖爲聖瑞也。書顧命有河圖。與大玉夷玉天球並列。東序當是玉石之類。自然成文。此元命炎之說。最近事理者也。云河圖八卦者。書顧命某氏傳。河圖八卦。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孔疏。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易繫辭云。伏羲氏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都不言法河圖　此言河圖者。蓋易理寬宏。無所不法。直如繫辭之言。取法已自多矣。亦何妨更法河圖也。且繫辭又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若八卦不則河圖。餘復何所取也。王氏鳴盛尚書後案。蓋八卦是伏羲所受河圖。而河圖不止是八卦。書傳所載。古帝王如黃帝堯舜禹湯皆受河圖。亦不獨一伏羲。由書疏後案說推之。河圖文不皆具八卦。此特假伏羲事言之耳。姚信易注。連山氏得河圖。夏人因之曰連山。歸藏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此略本山海經。足知三易多法河圖矣。又曰。漢書儒林傳。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迺歎曰。鳳鳥不至云云。此以吾已矣夫爲已不逢明君。與董氏異。當由古魯不同。故論衡問孔篇解此文即備二義。其實後一義勝也。孔子世家載此文於西狩獲麟後。　論語述何。此言蓋在獲麟之後。獲麟而死。天告夫子以將沒之徵。周室將亡。聖人不作。故曰。孰爲來哉。又曰。吾道窮矣。義雖不同。亦可爲周衰已不

見用之說。

【集解】孔曰。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吾已矣夫者。傷不得見也。河圖八卦是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繆協云。夫聖人達命不復俟。此乃知也。方遺知任事。故理至乃言。所以言者。將釋衆庶之望也。　又引孫綽云。孔子所以乃發此言者。以體大聖之德。弟子皆稟絕異之質。曁落殊材英偉命世之才。蓋王德光于上。將相備乎下。當世之君咸有忌難之心。故稱此以徵己之不王。絕不達者之疑望也。　筆解。李曰。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書云。簫韶九成。鳳凰來儀。皆言王道太和及此矣。聖人傷己之不得見。非受命祥瑞爾。

【集注】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

【餘論】黃氏後案。據漢書董子引此經而申之曰。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後漢梁冀傳。袁著奏冀亦引經云。自傷卑賤。不能致也。徐楚金說文繫傳瑞字下以慶星麟鳳非佳瑞。歐陽五代史以王建據蜀。龜龍鳳麟騶虞畢出於其國。故其世家論亦以鳳凰之至或出於庸君繆政之時。不足爲瑞。二說不信符瑞。矯枉過正。式三謂鳳爲神鳥。見於經傳者甚顯。史書記亂世之有鳳。猶亂世之生聖賢。而此經所言自指國興之祥。語不相害也。河圖孔以爲八卦者。易繫辭傳。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後儒以圖書竝言符瑞本此也。漢書五行志載劉歆之言曰。虙犧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劉歆以圖爲八卦。與孔同。李鼎祚集解引鄭君注。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曰六篇則不止九疇。曰九篇自不止八卦。意八卦九疇圖書之本文。九篇六篇圖書之說義邪。書傳所載。古帝王如黃帝堯舜禹湯皆受河圖。據墨子非攻篇。周文王時。河出綠圖。沈約宋書符瑞志。周公攝政。青龍銜元甲之圖。則周家世受河圖。不止虙犧畫卦之圖。後儒圖書之論。紕謬既多。而矯之者。如歐陽永叔以圖書之疑。并繫辭傳不信矣。是以曾子固洪範傳論駁歐陽說也。　湖樓筆談。繫辭傳。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乃古有此言。姑存其說耳。其實當文王時已無洛書矣。何以明之。成王之崩也。東序西序。天府之寶。備列無遺。乃河圖存而洛書無聞焉。使文王時而有洛書。則傳武王以至成王。歷年未久。不應遺亡。必與河圖同陳西序矣。故知文

王時無洛書也。若孔子時則並無河圖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使其時河圖尚在。必無此言。故知孔子時無河圖也。夫河圖洛書皆作易之聖人。文王孔子有不及見。儒者於千百年後。隨意造作。轉相傳授。曰此河圖。此洛書。吾誰欺。欺天乎。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考異】十一經問對。此一章合記於鄉黨。此爲脫簡。　釋文。冕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爲絻。今從古。鄉黨篇亦然。　皇本少下有者字。宋高宗石經趨字作趍。

【音讀】皇疏。雖復年少。見之必起。　邢疏。見此三種人雖少。坐則必起。　集注。或曰。少當作坐。　史記世家。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　問辨錄。雖夜必興。不言寢而寢可知也。變色而作。不言坐而坐可知也。今既謂之作。則坐何待言。還是雖少必作。于理爲得。鄉黨亦記此曰。雖狎必變。雖褻必以貌。其義一也。　翟氏考異。邢氏讀少爲上聲。嫌文未足。乃以意增坐字解之。據皇本作少者。而史記以童子代少字。則少當去聲無疑。高氏即鄉黨篇狎褻二字爲證。亦甚顯確。

【考證】喪服義疏。斬衰專於三綱。齊衰自三年遞減以至三月。而皆於至親及正尊用之。論語兩見齊衰者。舉輕以包重也。　九經古義。大戴禮孔子曰。古者絻而前旒。所以蔽明也。說文曰。冕或作絻。从糸。李善曰。絻古冕字。今論語作冕。蓋從魯論。又說文弁作覍。覍與冕字相似。包咸以冕爲冠。或覍字之誤。　劉氏正義。古論作覍。魯論作冕。字本相似也。案周官司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此上下通制。故侯國同之。冕弁各異。說文以冕訓覍者。散文或通稱也。鄭依古論作弁者。冕弁義雖兩通。但言弁可以該冕。言冕不可以該弁。猶之齊衰。言齊可該斬。若言斬則不得該齊也。白虎通紼冕篇。弁之爲言攀也。所以攀持其髮也。鄭注士冠禮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任氏大椿弁服釋例。士冠禮疏。冕者俯也。低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其爵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案爵弁既以弁名。則其狀當似弁。不特弁下無旒及前後延平異於冕也。考釋名。弁如兩手相合抃時也。以爵韋爲之。謂之爵弁。以鹿皮爲之。謂之皮弁。以韎韋爲之。謂之韋弁也。然則此三弁皆作合手狀矣。其延下當上銳下闊。案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士

弁而祭於公。又禮運。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冕弁皆藏公所。大夫士行禮時於公所取服之。故孟子以夫子去魯不稅冕而行爲微罪。明助祭後當稅冕。仍藏公所也。曾子問。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出謂出廟門。非謂出大門在道上也。若然。夫子得見冕衣裳者。意即在公時所見。其過之謂行出其前也。閻氏若璩釋地三續汪氏中經義知新記並謂夫子見冕衣裳。是見其人當服此者。不必眞見其服。非也。

【集解】包曰。冕者冠也。大夫之服也。瞽盲也。作起也。趨疾行也。此夫子哀有喪尊在位恤不成人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言孔子見此三種人。雖復年少。孔子改坐而見之。必爲之起也。趨疾行也。又明孔子若行過此三種人。必爲之疾速。不敢自修容也。　又引范甯云。趨就之也。

【集注】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　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不期然而然者。

【別解】潛研堂文集。魯論冕皆作絻。按士喪禮。衆主人免於房。喪服記。朋友皆在他邦袒免。先儒以爲免象冠。廣一寸。用麻布爲之。免亦作絻。齊衰服之重者。絻服之輕者。舉其至重與至輕者。而五服統之矣。先言齊衰後言絻。言之序也。古者冕絻二字多相亂。說文。冕或作絻。管子。衣服緷絻。盡有法度。荀子。乘軒戴絻。卑絻黼黻。史記禮書。郊之麻絻。文選注引大戴禮。絻而前旒。所以蔽明也。是冕之訛爲絻也。論語。冕衣裳者。是絻之訛爲冕也。包咸乃以冕爲大夫之服。大夫免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非助祭於公。無服冕之時。且不獨大夫也。天子視朝以皮弁。田獵以冠弁。諸侯視朝以元冠。非朝覲會同不冕也。夫子不助祭於公。何爲見冕衣裳者乎。經以冕衣裳與齊衰與瞽並舉。則冕之爲絻審矣。古論又作弁。弁亦士大夫之祭服。非燕居之服。惟周禮司服職云。凡弔事弁絰服。注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此以是衣裳與齊衰同言。意者其弁絰乎。弁之與絻。制雖不同。其爲凶服一也。

按釋冕爲凶服。雖有依據。與上句意重複。不可從。

【餘論】四書釋地三續。有齊衰服之人。或三年。或期年。或三月。服不暫釋於其身。此見之是眞見其服此者。冕似卿大夫之冠也。或希或元。惟朝聘天子及助祭於公始服。豈孔子所得燕見哉。此見之不必眞見其服。但當服此者。故邢昺以見大夫三字疏見冕者。得之矣。　羣經平議。此見字當讀如從者見之之見。見之過之。相對成文。見之者謂其人見於夫子。過之者謂夫子過其人之前也。故於見之曰雖少必作。言作則坐可知。明是夫子方坐而其人來見也。上文曰。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一見字之中。含此兩義。有其人見夫子。有夫子見其人。故以見之過之兩承之。學者不得其義。則既云子見。又云見之。於文複矣。　四書困勉錄。謝顯道嘗令朱子發聽說論語。首舉此章及師冕章。曰。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灑掃應對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祇如此看。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考異】七經考文。古本然作焉。　七修類稿。忽然是忽焉也。本朝頒書及史記石經皆作焉字。按列子仲尼篇後漢書黃憲傳漢李尤蘭臺集撓銘世說新語注皆述文作忽焉。南軒論語解四書集編四書纂疏論語集說四書通諸本日本天文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正平本然皆作焉。惟陳氏本拾遺曰。瞻之在前過也。忽然在後不及也。作忽然。余所見本無作忽然者。而翟灝四書考異乃廣引以正其誤。是無病而呻。蓋必誤讀坊間誤印之本也。是以讀書當求善本。

【考證】潘氏集箋。仰說文云舉也。高崇也。鑽所以穿也。堅剛也。論衡恢國篇引此文云。此言顏淵積累歲月。見道彌深也。瞻臨視也。彌虞翻繫辭注大也。荀爽注終也。隸續嚴發碑。鑚堅仰高。鑽作鑚。疑當時論語有此異文。

【集解】喟歎聲。彌高彌堅。言不可窮盡也。在前在後。言恍惚不可爲形象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孫綽云。夫有限之高。雖嵩岱可陵。有形之堅。雖金石可鑽。若乃彌高彌堅。鑽仰不逮。故知絕域之高堅未可以力至也。馳而不及。待而不至。不行不動。孰焉測其所妙哉。　又引江熙云。慕聖之道。其殆庶幾。是以欲齊其高。而仰之愈邈。思等其深。而鑽之愈堅。尙並其前。而俛仰塵絕。此其所以喟然者也。

【集注】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為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餘論】石渠意見。顏子領夫子博約之教。有得之後。追述在前未領聖教之時。以聖道為高也。仰之則彌高。而不可見。以為堅也。鑽之則彌堅而不可入。瞻之若在前。忽焉若在後。蓋言己無定見。非聖道之有高堅前後也。　讀四書大全說。顏子既非懸空擬一道形影而言之。又實為有指思及此。然後知朱子之言眞授瞽者以目也。朱子云。不是別有物事。則既足以破懸空擬道形影者之妄。又云祇是做來做去。不到聖人處。則現前將聖人立一法則而非無所指矣。要此章是顏子自言其學聖之功。而非以論道。顏子親承夫子無行不與之教。故專壹以學聖為己事。朱子深知顏子之學。而直以學聖言之、可謂深切著明矣。彼汎言道而儱道之如此其高堅無定者。眞醯蜜以為毒也。

按二王均反對集注引胡氏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之說。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考異】三國志步騭傳。論語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　孟子章句明堂章章指。夫子恂恂然善誘人。　後漢書趙壹傳。壹報皇甫規書。夫恂恂善誘之德。注引論語夫子恂恂然善誘人。李膺傳。荀爽貽膺書。久廢過庭。不聞善誘。注亦引論語孔子恂恂然善誘人。　景祐集韻。恂亦音旬。恂恂善誘也。　翟氏考異。後漢郭泰傳論曰。林宗恂恂善導。宋禮志載晉袁瓌疏曰。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北魏書賈思伯傳曰。接誘恂恂。曾無倦色。悉用論語恂恂善誘文。　劉氏正義。蔡邕姜伯淮碑後漢郭泰傳論宋書禮志載晉袁瓌疏南史王琳傳魏書高允傳賈思伯傳隋書煬帝紀用此文亦作恂恂。其趙壹傳注先引論語復云。恂恂恭順貌。與鄭注鄉黨恂恂恭慎貌同。故翟氏考異馮氏登府異文考證臧氏庸鄭注輯本並以恭順之訓亦本鄭氏。則謂鄭本作恂恂矣。　史記世家作蔑繇也已。　論語後錄。左傳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公羊傳蔑作眛。眛字从未是。末與蔑通。

【音讀】經讀考異。近讀連六字為句。本朱子。集注云。卓立貌。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據何氏集解。其有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疏。其夫子更有所創立。則又卓然絕異。以立指夫子。是立字斷句。卓爾又為句。　黃氏後案。如有所立卓爾。近儒因注云所見益親。遂謂偕

卓爲㡳。卓爾者灼見之詞。依古注所立卓爾四字連讀。猶言卓然獨立也。如者轉語詞。而也若也。卓爾高貌。鄭君注以爲絕望之詞。言我旣竭力於博約矣。若聖道之卓然獨立者。猶欲從末由也。皇邢二疏略同。於文爲順。且書中凡言卓犖卓躒。皆是殊絕之稱。揚子法言學行篇曰。顏苦孔之卓之至也。釋揚子意。亦以卓爾爲殊絕之稱。注引程子曰。直是峻絕。此本古注也。

【考證】潘氏集箋。陳鱣曰。趙壹傳注引作恂恂。與集解異。爲鄭可知。李膺傳注吳志步騭傳孟子章指引並與鄭同。蓋鄭注魯論循循作恂恂也。論語後錄云。恂與循同。罷說文云遣有辠也。段注引申之爲止也休也。下引論語此文以證止休之義。是也。卓說文云高也。經義述聞曰。儀禮覲禮。匹馬卓上。解曰。卓之言超也絕也獨也。廣雅逴絕也。李善西都賦注。逴躒猶超絕也。匡謬正俗曰。逴逴與卓古並同聲。其義一也。漢書河間獻王傳。卓爾不羣。說苑君道篇。踔然獨立。說文稽特止也。徐鍇傳曰。特止卓立也。踔與逴卓古亦同聲。皆獨貌也。 劉氏正義。漢韓勑修孔廟禮器碑。逴彌之思。錢氏大昕養心錄謂即論語卓爾。此亦齊古異文。鄭注云。卓爾絕望之辭。絕望者言絕於瞻望也。此探下文欲從末由爲義。法言學行篇。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爲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之至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爲樂也與。是卓爾乃言夫子之道極精微者。不敢必知。不可灼見。故以如有形之。韓詩外傳。孔子與子夏論書云。丘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冷冷然如此。旣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蓋謂精微者也。外傳所云旣立與此文所言立同。

【集解】循循次序貌。誘進也。言夫子以此道勸進人有次序也。孔曰。言夫子旣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我欲罷而不能。已竭我才矣。其有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言己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立也。

【唐以前古注】後漢書趙壹傳注引鄭注。恂恂恭順貌。 釋文引鄭注。卓爾絕望之辭。 皇疏引孫綽云。旣以文章博我視聽。又以禮節約我以中。俯仰動止。莫不景行。才力已竭。猶不能已。罷猶罷息也。常事皆循而行之。若有所興立。卓然出視聽之表。猶天之不可階而升。從之將何由也。此顏孔所絕處也。 筆解。韓曰。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此回首自謂躐卓立未能及夫子高遠爾。李曰。退之深得之矣。吾觀下篇云。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立。未可與權。是知所立卓爾猶未可權。是顏回自謂明矣。孔義失其旨。

【集注】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于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閒也。　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餘論】黃榦論語注義問答通釋。顏子之見。固非後學所可窺測。然以其不可窺測也。故言之者往往流於恍惚無所據依之地。敢於為言者反借佛老之說以議聖人。其不敢者則委之於虛無不可測論之域。惟吳氏以為亦在日用行事之間者最為切實。夫聖人之道。固高明廣大不可幾及。然亦不過情性之間。動容之際。飲食起居交際應酬之務。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常。出處去就辭受取舍。以至政事設施之間。無非道之寓。其所謂高堅前後者。他人於此。或未能無纖毫之私。或未能達義理之正。或未能通權變之宜。或未能及從容之妙。故仰之但見其高。鑽之但見其堅。或前或後而無定所也。顏子用力。亦不過於博文約禮之間而竭其力。則見益精行益熟。而於聖人性情動容。以至政事設施之類。皆有以見其當然之則。卓然立乎其間耳。初非有深遠不可窮詰之事也。

【發明】反身錄。問顯悟如顏子。學夫子之道。猶仰鑽瞻忽。歎其高堅前後之難入。今學者既無顏子之顯悟。而欲學夫子。其難尤將何如耶。曰。謂顏子從夫子學道則可。謂為學夫子之道。非惟不知道。並不知顏子矣。夫道為人人當由之道。存心盡性之謂也。顏子存己心盡己性。而由己所當由之道。由之而初未得其方。不是過便是不及。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滑天而天。滑地而地。是以有高堅前後之疑。若謂學夫

子之道是舍己而從人。乃後世徇迹摹倣者之所爲。即一學而成。不高不堅。不前不後。亦與自己心性有何干涉。而循循之誘則是夫子誘其博文約禮以學夫子。他日顏子問仁。夫子答以爲仁由己。而顏子之請事不待請事四勿。惟直請事夫子使爲仁矣。顏子幸親炙夫子。得以學夫子。而夫子之前。未有夫子。夫子之後。再無夫子。學者抑將學誰耶。曰。顏子非學夫子。胡爲而依依夫子耶。曰。依依夫子。正所以親承指點入道之方。博文約禮是也。問博我以文。說者以爲使我知古今達事變歟。曰。以博文爲知古今達事變。則稍知讀書者皆可能。顏子乃反見不及此。必待夫子之誘而始知從事於此。何以爲顏子。夫博文而止於知古今達事變。亦何關於身心性命之急。乃欲能不能。博之約之。而至於如有所立卓爾耶。然則所謂文者果何所指。必何如而後爲博文爲約禮耶。曰。身心性命之道。燦然見於語默動作人倫日用之常。及先覺之所發明。皆文也。莫不有當然之則焉。皆禮也。從而潛心默會。一一晰其當然之謂博。隨所博而反躬實踐之謂約。博即虞廷之惟精。大學之格物。約即虞廷之惟一。大學之誠正修。知行並進。無非在身心性命上做工夫。豈區區知古今達事變者所可同日而語耶。又云。顏子惟其知性。是以着博約工夫盡性分之當然。進不能自已。用力之久。至於聰明才智俱無可用。不覺恍然有會。躍如在前。實非畔援歆羨之私所可擬議。雖欲從之。果何所從。有從則有二矣。有二便非道。陳白沙先生亦謂。靜坐久之。見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水之有源委。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今吾人爲學。自書冊之外。多玩愒因循。實未嘗鞭辟著裏。竭才以進。而欲其有所見。難矣。即或自謂有見。亦無異漢武帝之見李夫人。非惑即妄。

論語集釋卷十八

子罕下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

【考異】論衡感類篇引文。使作遣。

【考證】四書稗疏。集注云。臣家臣。按家臣之屬。有家宰。有邑宰。有家司馬。有家宗人。有家士。但云家臣。不知何職。且此諸臣皆非爲喪而設。按周禮司馬太僕之屬。有小臣二人。掌士大夫之弔勞。又喪大記云。小臣復。又云。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又云。浴小臣四人抗衾。又云。小臣爪足。又云。小臣爪手翦須。皆與死者親。故曰死於臣之手。然唯諸侯之喪爲然。天子則用夏采喪祝。若大夫士之喪。則抗衾爪揃皆用外御。賓客哭弔。以擯者掌之。以本無小臣故也。春秋之世。大夫而僭侯禮。於是乎本無小臣。因喪事而立之。故曰無臣而爲有臣。子路沿俗私置。故夫子深斥之。若家臣。則夫子已爲大夫。受田祿於鄹邑。固得有之。而何以云無臣哉。

【集解】包曰。疾甚曰病。鄭曰。孔子嘗爲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

【唐以前古注】春秋左傳桓五年正義引鄭注。病謂疾益困也。　皇疏引江熙云。子路以聖人君道足宜臣。猶禱上下神祇也。　筆解。韓曰。先儒多惑此說。以謂素王素臣。後學由是責子路欺天。吾謂子路剛直無諂。必不以王臣之臣欺天。爾本謂家臣之臣。以事孔子也。李曰。卿

大夫稱家。各有家臣。若與臣隸隸臣臺臺臣僕之類。皆家臣通名。仲尼是時患三家專魯而家臣用事。故責子路以謂不可效三家欺天爾。

【集注】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音讀】集注考證。集注閒如字。讀在安閒之閒。王文憲讀作去聲。　翟氏考異。孔氏注曰。少差曰閒。皇疏曰。少差則病勢斷絕有閒隙也。閒隙字本平聲。說文閒專訓隙。古閑切。釋文集注並云閒如字。乃謂閒隙之閒。非安閒之閒也。訓安閒則非此字正聲。故詩關雎傳。幽閒貞專。陸氏釋曰。閒音閑。史記相如傳。雍容閒雅。韋氏注曰。閒讀曰閑。餘若周禮閒民。禮記閒田。悉無云如字者。若讀去聲爲古莧切。則其義爲代爲迭爲廁。與此少差。相去皆遠。

按文十六年傳。請俟君間。杜注。間如字。病瘳。襄十年傳。晉侯有間。杜注間。病差也。文王世子。旬有二日乃間。鄭注。間猶瘳也。孔疏。病重之時。病恒在身。無少間空隙。至瘳乃有空隙。據此則間字讀爲去聲固非。讀爲安閒之閒亦誤。仍當讀如字。

【考證】方言。南楚病愈者謂之差。或謂之閒。　宋翔鳳鄭注輯本。按此爲孔子未反魯事。故有死於道路之語。蓋孔子自知必反魯也。

按此當是魯以幣召孔子。孔子將反魯。適於道路中得疾也。王制云。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夫子去魯是退。當以士禮葬。今子路用大夫之禮。故夫子責之。

【集解】孔曰。病少差曰閒。久矣行詐。言子路有是心非惟今日也。

【集注】病閒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爲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集解】馬曰。無寧寧也。二三子門人也。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我寧死於弟子之手乎。孔曰。大葬君臣禮葬也。馬曰。就使我不得以君臣

之禮葬。有二三子在。我寧當棄於道路乎。

【唐以前古注】王制正義引鄭注。大夫退葬以士禮。致仕以大夫禮葬。

【集注】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

【餘論】黃氏後案。使門人爲臣。欲使門人治喪制服依君臣禮也。禮師弟之服。心喪三年。君臣之服。斬衰三年。此所以使爲臣如得伸其情也。禮喪服斬衰章既言諸侯爲天子。又言君。是家相邑宰之於大夫及大夫之衆臣皆斬衰三年。經又曰。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經明諸臣之斬衰三年同。其帶屨異也。既非貴臣。帶屨有異。故特明之也。然此行君臣禮者。皆有地而稱君也。傳曰。君謂有地者也。傳明大夫之無采地者猶不得用君臣禮也。夫子爲魯大夫。門人嘗爲之臣。夫子自言無臣者。非有地稱君之例。而使之有臣。是無臣而爲有臣也。欺天謂逆天之命也。

【發明】葉味道四書說。（四書通引）大夫之喪。曾子不敢以死。無臣而爲有臣。夫子不敢以葬。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考異】釋文。匵本又作櫝。　後漢書張衡傳。且韞櫝以待價。崔駰傳。韞櫝六經。兩注皆引論語韞櫝而藏諸。　又逸民傳注引作蘊櫝。文選左太沖吳都賦顏延年直東宮詩陳孔璋答東阿王牋范蔚宗逸民傳論四注皆引作櫝。　文選顏延年詩范蔚宗論二注皆作求善價。　後漢書注太平御覽藝文類聚亦皆作善價。　白虎通商賈篇。後漢書張衡傳逸民傳兩注文選琴賦注引我待賈者也。賈作價。

【音讀】釋文。賈音嫁。一音古。　漢石經。沽諸沽之哉沽俱作賈。　羣經音辨。沽古乎切。論語沽之哉。鄭康成亦音故。　玉篇[illegible]公乎切。論語求[illegible]價而[illegible]諸。今作沽。　許謙讀四書叢說。沽去聲訓賣。若平聲則訓買。于此義不相當。　物茂卿論語徵。善賈者賈人之善者也。賈音古。　論語詳解。善賈猶言良賈。四書湖南講曰。賈如字讀。即商賈之賈。俱從釋文下音。　段氏說文注。賈者凡買賣之稱也。酒誥曰。遠服賈。漢石經論語曰。求善賈而賈諸。今論語作沽者。假借字也。引伸之。凡賣者之所出。買者之所得。皆曰賈。俗又別其字作價。入

關譏。古無是也。　劉氏正義。下句待賈亦謂待賈人。白虎通商賈篇。商之爲言商也。商其遠近。度其有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賈之爲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賈。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論語曰。沽之哉。我待價者也。白虎通引論語以證止賈亦當作待賈。今作待價。明爲後人所改矣。

【考證】秋槎雜記。儀禮聘禮賈人西面坐。啓櫝取圭。注。賈人在官知物價者。古人重玉。凡用玉必經賈人。況買之乎。昭十六年左傳。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此沽玉必經賈人之證。　黃氏後案。鄭君注韞裹也。謂包裹納匱也。詩小宛孔疏引舒瑗曰。包裹曰韞。韞與韜同。既韞且匱。猶弓之有韜。劍之有衣。皆在匱之內也。求擇也。非衒賣之謂也。姚秋農謂端木氏安得有貶道干時之請。以夫子之不仕迹疑於藏。故以爲請耳。

【集解】馬曰。韞藏也。匵匱也。謂藏諸匱中也。沽賣也。得善賈寧肯賣之邪。包曰。沽之哉。不衒賣之辭也。我居而待賈者也。

【唐以前古注】釋文引鄭注。韞裹也。匵匱也。　皇疏引王弼云。重言沽之哉。賣之不疑也。故孔子乃聘諸侯以急行其道也。

【集注】韞藏也。匵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　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衒玉而求售也。

【餘論】四書辨疑。舊說沽之哉不衒賣之辭。準此以解。上句沽字亦衒賣也。子貢以衒賣爲問。可謂輕鄙之甚。注文不取是矣。然解沽之哉爲固當賣之。遂許賣之賣之。則夫子之言。却不穩重。沽字固當訓賣。然賣者出物於市。鋪張示衆。以求售。與衒意亦相鄰。但不以語言夸張。此爲異耳。玉在匱中。待其知者以買自來而售。與其出之於市肆鋪張示衆以求售者蓋懸殊矣。夫子之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誠無張示於人邀求善買賣之之理。沽之哉。沽之哉。乃是彼子貢言賣之辭。蓋言我何賣之哉。我但待其自然買至然後售之。重言沽之哉。深彼賣之之意也。　四書詮義。子貢病在求字。然子貢非枉求者。第覺出於有心耳。夫子待賈。即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其用世之心。與樂道之常

自並行而不背也。

【發明】反身錄。士患立身有瑕。不是美玉。售與不售。於玉何損。求固成玷。藏亦有心。待價二字。夫子特爲求者下鍼砭耳。其實待亦無心。有心以待。固遠勝於衒玉求售。然一有待心。便非囂囂。用舍安於所遇。行藏一出無心。斯善矣。伊尹太公。耕莘釣渭。咸囂囂自得。初曷嘗有心待賈。而成湯西伯並重賈以售。其次若孔明之高臥隆中。不求聞達。康齋之身世兩忘。惟道是耆。一則三顧聘邀。一則行人致迎。王仲淹生乎漢晉聖道陵彝之後。毅然以周孔自任。豈非一時之傑。問世之玉乎。乃詣闕自衒。遂成大瑕。其他隨時奔競之徒。本自不玉。本自無價。故人亦不以玉待之。多不言價。昔人謂周之士貴。士自貴也。秦之士賤。士自賤也。士亦奈何不自玉而甘自賤也哉。

○子欲居九夷。

【考證】說文。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　羅泌國名記引逸論語。子欲居九夷。從鳳嬉。　白虎通禮樂篇明堂記曰。九夷之國。東方爲九夷。東所以九何。蓋來通者九。九之爲言究也。　四書稗疏。周衰典廢。小國諸侯。國介邊徼。憚於盟會征伐之重賦。不能備禮。自降而從夷。則人亦以夷目之。而魯東海濱本有夷屬。故尙書稱萊夷島夷。萊夷今登萊地。孔子卻萊人。言裔不謀夏是已。島夷卉服。亦沿海之地。濕不宜蠶。恃苧爲衣者。又左傳陳轅濤塗曰。觀兵於東夷。杜預解曰。郯莒徐夷也。又隱公元年。紀人伐夷。杜預曰。夷國在城陽壯武縣。又魯稱晉聽蠻夷之訴。謂邾莒也。凡此之屬。皆謂之夷。則九夷者東方九小國耳。以其僻小儉鄙。降從夷禮。故曰陋。　梁氏旁證。皇疏東有九夷。一元菟。二樂浪。三高驪。四滿飾。五鳧臾。六索家。七東屠。八倭人。九天鄙。此海中之夷。邢疏。東夷傳。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按此後漢書東夷傳文。下云故孔子欲居九夷。故邢疏據之。惟皇疏又以九夷在唐虞爲嵎夷。在周爲淮夷。又東漢傳論以朝鮮當孔子所居之九夷。徒以朝鮮有美俗。則與傳文顯背。恐非。又按秦策言楚包九夷。魏策言楚破南陽九夷。史記李斯傳亦云。惠王用張儀之計。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索隱。九夷卽屬楚之夷也。呂氏大事記據之。謂方孔子在陳蔡。相去不遠。所以有欲居九夷之言。此說近之。　劉氏正義。子欲居九夷。與乘桴浮海。皆謂朝鮮。夫子不見用於中

夏。乃欲行道於外域。則以其國有仁賢之化故也。後漢書東夷列傳。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回頑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爲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暢。則道義存焉。仲尼懷憤。以爲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以焉爾。此本前漢地理志。而意更顯。九夷者夷有九種。朝鮮特九夷之一。淮南齊俗訓誥。泗上十二諸侯。率九夷以朝越王勾踐。惟九夷在東。故泗上諸侯得以率之。戰國秦策。楚包九夷。魏策。楚破南洋九夷。內沛許。鄢陵危。史記李斯傳。惠王用張儀之計。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索隱曰。九夷即屬楚之夷也。呂氏祖謙大事記據索隱說。以爲孔子在陳蔡。相去不遠。所以有欲居九夷之言。案呂氏誤也。南方曰蠻。其稱夷稱九夷者。皆叚借稱之。況楚地之夷。其風俗獷悍。至今猶然。則正或人所譏。夫子不應欲居之矣。

【集解】馬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

【集注】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餘論】黃氏後案。張橫渠易說曰。否之時天下无邦也。子欲居九夷。未敢必天下之无邦。或夷狄有道。於今海上之國。儘有仁厚之治者。張子說見聖人之量大。其以九夷爲海上之國。亦非無據。說文羊部羌字下云。南方蠻閩从蟲。北方狄从犬。東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此異種也。西南夷人僬僥从人。蓋在坤地。頗有順理之性。惟東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孔子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於海。有以也。許說東夷之風俗如此。漢書地理志曰。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桴於海。欲居九夷。又後漢書東夷傳曰。仁而好生。天性柔順。易以道御。有君子不死之國。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諸說皆符。劉原父云。九夷在徐州莒魯之間。呂伯恭又引史記。惠王用張儀。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戰國策。張儀曰。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鄢陵危。謂孔子嘗至陳蔡。去九夷不遠。此[illegible]一說。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集解】馬曰。君子所居則化。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孫綽云。九夷所以爲陋者。以無禮義也。君子所居者化。則陋有泰也。

【集注】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別解一】翟氏考異。山海經云。海外東方有君子國。其人皆衣冠帶劍。好讓不爭。子乃謂東方所居。能有如是之國。何可概謂其陋。此亦如桴材匏瓜之答。不必以化夷爲夏泥言。

按以君子指九夷。雖與舊注不合。然亦可備一說。

【別解二】何異孫十一經問對。箕子受封於朝鮮。能推道訓俗。敎民禮義田蠶。至今民飲食以籩豆爲貴。衣冠禮樂與中州同。以箕子之化也。君子居之。指箕子言。非孔子自稱爲君子。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考異】皇本高麗本反下有於字。

【考證】經史問答。大戴禮投壺曰。雅詩二十六篇。八篇可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其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閒歌。按二雅之材一百五。而以爲二十六不解者一。鹿鳴白駒在雅。貍首則成康諧即曾孫侯氏之詩。亦在雅。而鵲巢四詩在南。伐檀在風。何以均謂之雅。此自漢晉以後。雖經孔子釐正。而仍前之謬。不解者二。商齊據樂記明是雅頌以前之書。何以七篇亦入於雅。投壺之言甚古。以是知孔子時雅之不得其所者多也。穆叔於四夏謂晉人不當享大夫。而不知亦非天子所以享元侯。馬氏通考始發之。不知此魯人向來以禘樂享賓。故穆叔亦不敢非其非。以是知頌不得其所者多也。　困學紀聞。石林解雅頌各得其所云。季札觀魯樂以小雅爲周德之衰。大雅爲文王之德。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楚莊王言武王克商作頌。以時邁爲首。而武次之。賚爲第三。桓爲第六。以所作爲先後。以此考之。雅以正變爲大小。頌以所作爲先後者。詩未刪之序也。論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爲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所告者爲先後者。刪詩之序也

。其說可以補注義之遺。　包愼言敏甫文鈔。論語雅頌以音言。非以詩言也。樂正而律與度協。聲與律諧。鄭衞不得而亂之。故曰得所。詩有六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而其被之於樂。則雅中有頌。頌中有雅。風中亦有雅頌。詩之風雅頌以體別。樂之風雅頌以律同。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協之音律。其中正和平者則俱曰雅頌焉云爾。揚雄法言曰。或問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曰中正爲雅。多哇爲鄭。請問本。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衞不能入也。由是言之。樂有樂之雅頌。詩有詩之雅頌。二者固不可比而同也。七月豳風也。而籥章吹以養老息物則曰雅。吹以迎送寒暑則曰頌。一詩而可雅可頌。豳風然。知十五國亦皆然也。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白駒伐檀騶虞八篇可歌。鵲巢采蘩采蘋伐檀騶虞此五篇皆風也。而名之爲雅者。其音雅也。投壺又云。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商頌也。齊風也。而皆曰雅。由是言之。雅頌者通名也。漢杜夔傳。雅樂四曲。有鹿鳴伐檀騶虞文王。墨子謂騶虞爲文王之樂。與武勺並稱。則風詩之在樂。可名雅而又可名頌矣。淮南泰族訓曰。雅頌之聲皆發於辭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乎金石。潤乎草木。然則韶夏亦云雅頌。豈第二雅三頌之謂哉。又曰。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爲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爲樂。然則雅頌自有雅頌之律。性情正。音律調。雖風亦曰雅頌。性情不正。音律不調。即雅頌亦不得爲雅頌。後世非無雅頌之詩。而不能與雅頌並稱者。情乖而律不調也。太史公樂書曰。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爲禮。減損爲樂。其如此也。以爲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滌蕩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夫州異國殊風也。天子博采而協比以音律。則俱曰雅頌。樂之雅頌。其果以詩分乎。不以詩分乎。樂書又言。天子諸侯聽鍾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仁義防淫佚也。失淫佚生於無禮。故聖人使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由是言之。樂之雅頌。猶禮之威儀。威儀以養身。雅頌以養心。聲應相保。細大不踰。使人聽之而志意得廣。心氣和平者。皆雅頌也。以詩之雅頌爲樂之雅頌。則經傳多格而不通矣。樂記曰。故人不能無樂。樂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能無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周南召南莫非先王所制。則莫非雅頌也。非先王所制。而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協之聲律。不悖於先王者。聖人有取焉。史記儒林傳言。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

乎韶武雅頌之音。三百篇之於雅頌。不必盡合也。其合乎雅頌者。即謂之雅頌。故伐檀也齊也亦曰雅。大戴所言。杜夔所傳。豈其謬哉。漢書禮樂志云。周衰。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班氏所謂雅頌相錯者。謂聲律之錯。非謂篇章錯亂也。所謂孔子論而定之者。謂定其聲律。非謂整齊其篇次也。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關雎篇次非有所錯。然洋洋之盛。必待孔子正樂之後。蓋自新聲既起。音律以乖。先王雅頌皆因之以亂。詩則是也。聲則非也。故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淮南曰。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欲而爲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好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不流。關雎葛覃卷耳正所謂節而不使流者也。然使以鄭聲弦之歌之。則樂者淫哀者傷矣。明乎此。而雅頌之不係乎詩可知。得所之非整理其篇章亦可知。

按正樂之說不一。或曰正樂章。毛西河主之。（詳見四書改錯。以文繁不錄。）或曰正樂音。包愼言主之。琥各字之義。則雅自雅。頌自頌。玩樂字之義。實指雅頌之奏入樂章而言。春秋時用樂僭亂。雅頌爲甚。正之者如引相維辟公。天子穆穆。以正雍詩。論聲淫及商。致右憲左。以正大武。惡鄭聲而放之。以正雅。刪詩而序武桓賚之次第。訂正雅大雅小雅變雅之篇次。語魯太師翕純皦繹之類皆是也。其詳今不可考。朱子語類於此章無何辨論。蓋以樂經久已失傳。而禮記又孔門及秦漢人雜輯。時相矛盾。不能強爲之解也。

【集解】鄭曰。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也。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曰雅頌各得其所。

【唐以前古注】皇疏。孔子去魯後。而魯禮樂崩壞。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從衞還魯。而刪詩書定禮樂。故樂音得正。樂音得正。所以雅頌之詩各得其本所也。雅頌是詩義之美者。美者既正。則餘者正。亦可知也。

按此章皇疏雖寥寥數語。而字字中肯。勝集注遠甚。故特著之。

【集注】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衞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證。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考異】陶潛孝傳述文。以入句處出句上。

【集解】馬曰。困亂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繆播云。三事爲酒興也。侃案如繆意。言朝廷閨門及有喪者並不爲酒所困。故云三事爲酒興也。言我何能行此三事也。故云何有於我哉。又一云。人若能如此。則何復須我。故云何有於我哉也。緣人不能。故有我應世耳。

【集注】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餘論】四書翼注。當時必有賤不肯事貴。少不肯事長。不肖不肯事賢。而又忽略喪紀。沉湎於酒者。夫子反言以戒之。不然雖曰德盛禮恭。不應[illegible]而愈下也。

【發明】論語述何。何有於我哉。言無我也。人皆有之。

按此章之義。本不可解。袁枚云。何有於我。言我只有此而他無所有也。意極紆曲。劉氏以無我釋之。似尚不失聖人立言之旨。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考異】孟子徐子章章指引論語此文。子作仲尼。斯下無夫字。　文選郭璞遊仙司馬彪贈山濤張協雜詩三注皆作逝者如斯。不連夫字。

【音讀】困學紀聞。釋文舍音捨。集注亦云。上聲。而楚辭辨證云。洪氏引顏師古舍止息也。居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辨證乃朱子晚年之書。當從之。　四書纂箋。楚辭辨證。文公著於慶元己未。明年公易簀矣。集注舍上聲者。舊音讀如赦者。定論也。

按文選勵志詩褚淵碑文兩注引論語。舍字皆作捨。是唐以前皆讀上聲。不始於朱子。然終以晚年定說爲長。

【考證】四書釋地。相傳泗水發源處。今之林泉寺。在泗水縣五十里陪尾山下。[illegible]泉並湧寺之左右。大泉十數。泓渟澄澈。互相灌輸。會而成溪。是謂泗水。茂樹深樾。蔽虧曦景。余嘗往遊。惟有詠郭景純詩。林無靜樹。川無停流。覺神超形越。猶未足以況爾時矣。　劉氏正義

。法言學問篇。或問進。曰水。或曰。爲其不舍晝夜與。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乎。法言所謂進。與夫子言逝義同。逝者往也。言往進也。春秋繁露山川頌篇。水則源泉混混沄沄。晝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遺小間。既似察者。循溪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障防山而能清淨。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潔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入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困於火。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咸得之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董引論語以證似力一節。非以論全德也。至法言所謂滿而後漸。則又一意。孟子離婁篇。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此即滿而後漸之義。亦前意之引申。故趙岐孟子章指云。言有本不竭。無本則涸。虛聲過實。君子恥諸。是以仲尼在川上曰。逝者如斯。明夫子此語。既賛其不息。且知其有本也。

【集解】包曰。逝往也。言凡往者如川之流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孔子在川水之上。見川流迅邁。未嘗停止。故歎人年往去。亦復如此。向我非今我。故云逝者如斯夫者也。斯此也。夫語助也。日月不居。有如流水。故云不舍晝夜也。　又引孫綽云。川流不舍。年逝不停。時已晏矣。而道猶不興。所以憂歎。　又引江熙云。言人非南山。立德立功。俛仰時過。臨流興懷。能不慨然。聖人以百姓心爲心也。

【集注】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

【餘論】論語述要。此章似只言歲月如流。欲學者愛惜景光之意。皇疏引孫綽云。川流不息。年逝不停。時已晏矣。而道不興。本文意即如此。更合以下各章。皆勉人以及時爲學之語。意更可見。道體不息。雖有此理。然另是一義。夫子言下恐未必然。集注云。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而宋儒解經。每有過深之弊。又不可不知也。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考證】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居衞。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發此歎。　黃氏後案。史記世家錄此事。先儒以爲誣聖辱聖。然聖人此言必有爲而言。舊說指衞靈或有所傳。　劉氏正義。坊記注解此文云。疾時人厚於色之甚而薄於德也。即此注文所本。毛詩序。女曰雞鳴。刺不好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鄭注德謂賢士大夫有德者。史記是歲魯定公卒。則此語在定十四年。

按好德即好賢之義。非泛言道德也。集注誤。

【集解】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故發此言。

【唐以前古注】史記集解引李充云。使好德如好色。則棄邪而反正矣。

按此條馬國翰玉函山房輯本漏未列入。

【集注】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

【餘論】鹿氏四書說約。此言揭人肺腑隱微之病。體驗之。乃見其言之至。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考異】漢書禮樂志引文。譬字作辟。簣字作匱。　又王莽傳。成在一匱。匱亦從匚。

【考證】論語竢質。說文無簣字。今論語匱字去匚而上加竹非。　論語後錄。說文解字蕢草器。古文作臾。象形。蓋草作之所以盛土者也。義較近。　劉氏正義。達摩多羅禪經上注引此文並作匱。唐化度寺碑資覆匱以成山。亦用此文。蓋叚借也。荀子宥坐篇。孔子曰。如垤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即此章異文。　羣經平議。馬讀雖如本字。斯其義迂曲矣。雖當讀爲唯。禮記少儀篇。雖有君賜。雜記篇。雖三年之喪可也。鄭注並曰。雖或爲唯。表記篇。唯天子受命於天。注曰。唯當爲雖。是雖本從唯聲。故二字古得通用。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

【集解】包曰。簣土籠也。此勸人進於道德也。爲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籠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也。見其志不遂。故不與也。馬曰。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見功少而薄之也。據其欲進而與之也。

【唐以前古注】書旅獒正義引鄭注。簣盛土籠也。

【集注】簣土籠也。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彊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餘論】四書說約。數章似相貫串。大概當進不當止之義。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集解】顏淵解。故語之而不惰。餘人不解。故有惰語之時。

按論語補疏云。惰語謂惰於語。此何氏義也。正義謂餘人不能盡解。故乃懈惰於夫子之語。時如此說。則惰語兩字不辭。論語集注旁證云。皇疏言餘人不能盡解。故聞孔子語而有疲懈。與邢疏同。何訓惰字就語之者說。皇邢訓惰字就聽語者說。注疏兩歧。朱注沿邢疏之舊。不惰指顏子說。然細玩語意。仍以就夫子方面說於義較長。古注究不可廢也。

【集注】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餘論】劉開論語補注。記曰。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者不待問而告者也。聖門之中。有達問者。有達材者。蓋材美則不必待其問。而或啓之以言。或引之以事。或教之以善。皆所以語之者也。答問則因其所疑。而其辭易解。語之則教其未至而其理或難知。不得於心。所以易於惰也。唯顏子於夫子之言觸類皆通。非有所問而無不達。即與言終日。莫不相說以解。所謂有如時雨化之者是也。何惰之有哉。蓋唯顏子而後無不可語。唯語顏子而後無不可盡。所語之中必有最上之理。至善之事。他人所不得知者。而顏子皆悅之不倦。因心以達於行。此其所

以獨絕而非曾閔諸賢之所能也。說者多乘視不惰。而輕視語之二字。則不惰之身分不見。而顏子之造詣何以難及哉。注疏以不惰爲解。義雖淺而可通。集注則兼心解力行言之。若如語類專以力行不懈爲主。則於語意稍偏。而與下章有進無止之義相似矣。　劉氏正義。顏子與夫子言。無所不說。說者解也。夫子與顏子言終日。是語之不惰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音讀】張爾曾校張達善點本曰。子謂顏淵凡二見。前用舍行藏。乃子而命。通爲一句。如子謂子夏曰。亦通爲一句是。此非面命。淵字句絕。曰字自爲一句。如子謂仲弓亦句絕。曰字亦自爲一句是。

【考證】此木軒四書說。潘岳楊仲武誄曰。吾見其進。未見其已也。以止爲已。是知進止與前爲山章同義。不云止於極至之地。

【集解】馬曰。孔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殷仲堪云。夫賢之所假。一語而盡。豈有彌進勖實乎。蓋其軌物之行。日見於跡。夫子從而咨嗟以盛德之業也。

【集注】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餘論】四書通。大抵上章語之而不惰。是顏子之心。如川流不舍晝夜。此章見其進未見其止。是顏子之用力。[illegible]有如爲山之未成一簣而止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考證】江永群經補義。說文於秀字無釋。避光武諱也。釋穗字云。禾成秀也。蓋以穗爲秀。較吐花曰秀之義爲長。禾成穗俗謂之出[illegible]。詩。實發實秀。實堅實好。禾出穗而後堅好也。　論語稽求篇。苗是草之始生者。說文草生曰苗。以始生作苗字解。與秀實[illegible]。劉昭曰。論語苗而不秀。苗爲早夭。秀謂成長。其以苗爲早夭者。以止于苗也。范氏作章[illegible]傳贊曰。振振子孫。或秀或苗。　翟氏考異。此與上章未有通合之本。章首別無謂顏淵字。邢氏說恐由臆測。然前人之同是說者多矣。牟融理惑論云。顏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喻。禰衡

顏子碑云。亞聖德。蹈高縱。秀不實。振芳風。李軌法言注云。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文心雕龍云。苗而不秀。千古斯慟。皆以此爲惜顏子。而世說新語謂。王戎之子萬子。有大成之德。苗而不秀。梁書徐勉悼子悱云。秀而不實。尼父爲之歎息。亦皆借顏子之事以言短折。自漢迄齊梁相沿如此。當時必自有依據也。　劉氏正義。案漢沛相范君墓碣。茂而不實。顏氏暴顚。茂秀義同。唐玄宗顏子贊。秀而不實。得無慟焉。漢唐人說皆如此。法言問神篇。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後漢書章帝八王傳贊。振振子孫。或秀或苗。皆以此章喩人早夭也。　黃氏後案。顏氏家訓云。學者猶種樹也。春玩其華。秋登其實。講論文章春華也。修身利行秋實也。顏氏戒浮士無行。亦一義。邢疏云。此亦以痛惜顏子而發。近翟晴江廣爲引證云。此說自漢迄齊梁相沿已然。以喩短折之可惜也。式三謂儗顏子爲不實。未免不倫。然以此爲痛惜之辭。亦備一義也。葉正則曰。苗而秀。秀而實。則民命當永矣。夭也。雖然。其不秀者固嘉種。非稂莠也。其不實者固良稼。非稊稗也。敗之以水旱而不使至於熟。亦夭也。

【集解】孔曰。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喩人亦然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萬物草木有苗稼蔚茂。不經秀穗。遭風霜而死者。又亦有雖能秀穗。而值沴焊氣。不能有粒實者。故並云有矣夫也。物既有然。故人亦如此。所以顏淵摧芳蘭於早年矣。

【集注】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餘論】論語稽。此蓋舉事理之變者言之也。有矣夫者。見不恒有也。喩人於苗。若揠而助長。是自作之孽。而不可活。然天下之事。萬有不齊。亦有順生理之常。而不秀不實。不能以常理測者。蓋承上章論顏子而言也。朱註屬之於學。蓋所以策勵後生也。說與下章義連屬。亦通。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考異】皇本可畏下有也字。已下有矣字。　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已下有矣字。

【考證】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即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法言修身篇引曾子語同。　胡紹勳四書拾義。人至五十爲老年。是以養老自五十始。曲禮云。五十曰艾。王制云。五十始衰。縱能加功。進境有限。又王制又云。六十不親學。五十無聞。更無望於六十矣。據內則二十博學不教。三十博學無方。學至有聞。早則定於四十以前。遲則定於五十以前。斷不定於五十以後。因直決之曰斯亦不足畏也已。

【集解】後生謂年少。

【唐以前古注】皇疏後生謂可畏。若年四十五十而無聲譽聞達於世者。則此人亦不足可畏也。　又引孫綽云。年在知命。蔑然無聞。不足畏也。

【集注】孔子以後生年富力强。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

【別解】四書拾遺。王陽明曰。無聞是不聞道。非無聲聞也。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安肯以此望人。　黃氏後案。無聞不能聞道也。言後生之可畏。誠以來日之富矣。不知日復一日。來日不長爲後生也。四十五十而於道卒未有聞。斯復無來日之可恃。復誰畏之。

按此解似是而實非。皇邢兩疏並以聲譽令名爲言。亦謂名聞於世也。孔子疾沒世無稱。何嘗以令聞爲戒哉。與告子張之是聞非達。係各明一義。所謂言各有當也。

【餘論】論語述何。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言來日雖多。不如今日之可恃。後生不知愛日。故卒於無畏也。　松陽講義。明季講家皆云。來對今。只就後生言。將來必强如今日也。不必添我字。此說與注背。注明云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刁蒙吉曰。我孔子自我也。最是。若只就後生言。謂將來强如今日。則不見得可畏。　黃氏後案。來者後日也。今即對畏之今日也。焉知來者之不如今。破其不豫知也。皇疏今指我今日之師徒。邢疏指我之今日。皆未是。　論語傳注。後生年富力强。安知其將來成就不如今日之期許乎。言當及時自勉也。　論語

。來今皆以後生之可畏言。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言此後生者安知其將來之可畏不如今日之可畏也。

〇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音讀】羣經平議。法語之言。一句中語字言字疊用。甚爲不辭。殆經師失其讀也。此當以法語之爲句。巽與之爲句。皇侃義疏解與命與仁曰。與者以言語許與之也。此云巽與之。其義與彼同。兩言字並屬下讀。皆語辭也。詩大東篇。睠言顧之。荀子宥坐篇作眷焉。後漢書劉陶傳作睠然。焉與然皆語辭。則言亦語辭。凡詩所云。如薄言采之。靜言思之。願言則嚏。駕言出遊之類皆是。僖九年左傳。言歸於好。周易象辭傳。德言盛。禮言恭。言亦語辭也。說詳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此文曰。言能無從乎。言能無說乎。謂以法度語之則必從。以巽順與之則必說也。學者誤以爲言語之言。失其義。因失其讀矣。　經讀考異。舊讀多從一句。考此以也字斷句。已矣另爲句。已止也。言止于斯而不可救挽。語更痛惜。義亦得通。或爲不至竟吾已矣夫。不曰如之何竟已矣。並同此解。

【集解】孔曰。人有過以正道告之。口無不順從之。必能自改之乃爲貴也。馬曰。巽恭也。謂恭孫謹敬之言。聞之無不說者。能尋繹行之乃爲貴也。

【唐以前古注】釋文引鄭注。繹陳也。　皇疏引孫綽云。疾夫形服心不化也。

【集注】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

【餘論】湛若水四書訓測。（困勉錄引）說而不繹。猶不說也。而甚於不說。從而不改。猶不從也。而甚於不從。何也。不說不從者。即謂截日甚。然此念一轉。其說從猶可望。亦從亦說。祇是不繹不改。全是頑皮心性。如何著手。

〇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集解】愼其所主所友。有過務改。皆所以爲益者也。

按黃氏後案云。主友但以交際言。古義如是。故集解云然。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范甯云。聖人應於物作教。一事時或再言。弟子重師之訓。故又書而存焉。

【集注】重出而逸其半。

按論語之書。非出一手。故文有重出。不止前後文體不類已也。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考證】書堯典疏。士大夫已上則有妾媵。庶人無妾媵。惟夫妻相匹。其名既定。雖單亦通謂之匹夫匹婦。　孫子軍爭篇。三軍可奪帥。將軍可奪心。　淮南天文訓。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爲匹。　黃氏後案。匹夫皇邢二疏以夫婦相匹言。說文匹字段注曰。束帛之制。二端爲兩。每一兩爲一匹。凡言匹敵匹耦。皆於二端成匹取義。凡言匹夫匹婦。於一兩爲匹取義。段說是也。奪即今之敚字也。正字作敓。帥佩巾也。正字作衛。皆見說文注。亦字義之當考者。

【集解】孔曰。三軍雖衆。人心不一。則其將帥可奪而取之。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

【唐以前古注】後漢李陳龐陳橋傳論注引鄭注。匹夫之守志。重於三軍之死將者也。　皇疏。謂爲匹夫者言其賤。但夫婦相配匹而已也。又云。古人質。衣服短狹。二人衣裳唯共用一匹。故曰匹夫匹婦也。

【集注】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餘論】論語意原。可奪者所主在人。不可奪者所主在我。　四書通。自逝川而下。至此凡十章。皆勉人爲學。然學莫先於立志。有志則進。必如川流之不已。無志則止。必如爲山而弗成。故凡學而卒爲外物所奪者無志者也。

【發明】四書發明。志公而意私。志摇奪於私意。祗可言意耳。李衡云。舅奪母志。非也。若其志如共姜可奪乎。

〇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考異】舊文敝爲弊。釋文。弊本今作敝。貉依字當作貈。　皇本敝作弊。　說文解字引論語。衣弊緼袍。貉作貈。云似狐善睡獸。从豸舟聲。論語曰。狐貈之厚以居。汗簡引古論語同。　七經考文。　古本貉作狢。　史記弟子傳作狢。

按阮氏論語校勘記。弊者敝之俗。說文所無。作弊者後人妄改。又云貈正字。貉假借字。史記弟子列傳又作狢。則俗字也。其說良是。

【考證】潘氏集箋。縕說文云紼也。袍說文云襺也。論語補疏曰。玉藻。纊爲繭。縕爲袍。鄭注。衣有著之稱。纊今之新綿。縕今之纊及舊絮。疏云。好者爲綿。惡者爲絮。案爾雅。襺即袍也。蓋有表有裏又有著之衣。若今人之棉袍也。但古無木棉。著皆以絮爲之。絮絲餘也。蓋絲之亂者。如今之絲綿是也。鄭謂纊爲今之新綿。縕爲今之纊及舊絮者。指漢末而言。古以新綿爲纊。舊絮爲縕。漢則以精者爲綿。而麤者爲纊。古今語異也。論語後錄亦云。說文解字曰。袍襺也。襺袍衣也。以絮曰襺。以縕曰袍。縕紼也。紼亂絲也。然則縕袍以亂絲爲之者。　四書摭餘說。據喪大記。衣有三名。一單衣名襌衣。一夾衣名褶衣。一絮衣名複衣。複即袍也。袍必有絮實其中。古無木棉。祇取繭纊與繅枲之亂者搏而爲絮。以纊爲絮。即謂之繭袍。以繅枲爲絮。即謂之縕袍。縕者亂麻之名。蒯通傳。束縕請火是也。毛西河謂。枲著者以枲爲著。縕袍者以縕入袍。但分貧富。不分貴賤。而以朱注賤服爲疑。不知邢昺論語疏明云。縕袍衣之賤者。狐貉裘之貴者。是貴賤貼衣說。並不貼人說。故朱注下即云。能不以貧富動其心。不更作貴賤解。西河自誤耳。　劉氏正義。韓詩外傳。士褐衣縕著。未嘗完也。又云。曾子褐衣縕絮。未嘗完也。漢書東方朔傳。衣縕無文。師古注。縕亂絮也。皆以縕爲絮。說文。絮敝緜也。袍者說文袍襺也。爾雅釋言。襺袍也。互相訓。釋名釋衣服云。袍丈夫著下至跗者也。袍包也。包內衣也。任氏大椿深衣釋例。喪大記。袍必有表。謂之一稱。注袍褻衣。蓋袍爲深衣之制。特燕居便服耳。故云褻衣。周官玉府注云。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襗之屬。論語紅紫不以爲褻服。鄭注云。褻服袍襗。此袍爲褻衣之明證也。案袍是春秋二時之服。若袷褶之類。於時人已服裘。子路猶衣敝袍也。詩七月。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爲公子裘。貉狐貍皆公子之裘。詩文參互。鄭箋以于貉爲邠民自取。非也。春秋繁露服制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則狐貉並貴者所服。江氏永鄉黨圖考謂

。狐貉之裘爲褻裘。則此文狐貉與緼袍並爲燕居之服矣。

【集解】孔曰。緼枲著也。

【唐以前古注】釋文引鄭注。緼絮也。　皇疏引顏延之云。狐貉緼袍。誠不足以策恥。然自非勇於見義者。或心戰不能素泰也。

【集注】敝壞也。緼枲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爲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餘論】朱子論語或問。曾氏以爲子路尚志而忘物。惟其不恥敝衣。故能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此意亦善。　論語稽。緼袍之敝與狐貉之盛并立。貧富之念動則恥心生。子路平日與朋友共車馬衣裘敝之無憾者也。故能不恥。

【發明】朱柏廬勿欺錄。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而況狐貉敝袍。貧則敝緼。富則狐貉。敝緼非損。狐貉非加。此正事物當然之理。故出也不恥。可進於道。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考異】經學卮言。不忮不求兩節。當別爲一章。言子路終身常誦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二言。亦猶南容一日三復白圭之詩。夫子以其所取於詩者小。故語之曰。不忮不求。是或一道也。然止於是而已。則亦何足以臧哉。詩省舊注。絕不與上衣敝緼袍相蒙。集注子罕篇三十章。注疏本唐棣之華合於未可與權。而牢曰自爲章。故亦三十章。唯釋文則云三十一章。竊疑陸所見古本多一章者。正分不忮不求以下矣。若以引詩爲美子路。又以終身誦之爲聞譽自足。既重誣賢者。且夫子既取詩辭何用不臧。而復頓抑之。謂何足以臧。是自異其柄鑿。不可通也。　劉氏正義。仲尼弟子列傳載衣敝緼袍一節。無不忮不求二句。亦一證。　論語稽。不忮不求六句。蓋記者因子路之事而類記之。如子華原思一章。及子曰聽訟章下記子路無宿諾。皆此例也。

【考證】劉氏正義。韓詩外傳。夫利爲害本。而福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不求福者爲無禍。又云。故非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

而求之。雖强不得。故智者不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又云。安命養性者。不待積委而富。名號傳乎世者。不待勢位而顯。蘊藉暢乎中而無外求也。三節皆引詩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按韓之意。似以不害由於不求也。害謂已有禍患。不謂傷害人也。此義與馬不同。並得通也。鄭詩箋云。言君子之行。不忮害。不求備於一人。解不忮與馬同。不求與韓馬異。或本齊魯說。

【集解】馬曰。忮害也。臧善也。言不忮害不貪求。何用為不善。疾貪惡忮害之詩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孔子更引疾貪惡之詩證子路德美也。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子路之為人。身不害物。不貪求。德行如此。何用不謂之為善乎。言其善也。

【集注】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忮不求。則何為不善乎。此衞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强者必忮。弱者必求。

【餘論】四書纂疏。忮者嫉人之有而欲害之也。求者恥己之無而欲取之也。是皆為外物之所累者也。能於外物一無所累焉。則何往而不善哉。論語傳注。夫恥己之無而恨人之有則忮。恥己之無而羨人之有則求。天下祇此兩類矣。而苟不之。何所為而不善。邶風雄雉之篇可為子路美也。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考異】七經考文補遺。古本是道也也作之。

【集解】馬曰。尚復有美於是者。何足以為善。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顧延之云。懼其伐善也。

【集注】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

【餘論】論語述何。是道也兩句與子貢言無諂無驕未若樂道好禮同義。　黃氏後案。終身誦之。佩服古訓。惟恐忮求之偶起於心也。是道也

句法與是禮也同。言此固道也。道則臧矣。曰何足以臧。戒其不可以此自足也。經中言何足有何可何竟二義。竟亦終盡之義。此殿鐵橫說。是也。

【發明】陳埴木鐘集。問衣敝縕袍章。子路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道如此。至於在陳絕糧。如何便慍見。曰。子路與朋友共。不忮不求。於名利得失事已豁除矣。子路終身誦之。而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便見聖人會斷煉人。子曰。富與貴是人所欲也。上段滌富貴安貧賤。是取舍之分明。下段造次顛沛必於是。是存養之功密。子路不以富貴動其心。雖是明得取舍。至於絕糧是逆境事。非樂天者不能處此。子路存養之功未密。顛沛處却又違仁。

〇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考異】釋文。彫依字當作凋。　五經文字。凋傷也。論語及釋文皆作彫。　皇本彫作凋。　史記伯夷傳。漢書傳喜傳後漢書盧植傳注高誘呂覽注潛夫論交際篇郭氏周易舉正宋史范如圭等傳論又劉珙等傳論說文繫傳字鑑藝文類聚事文類聚猗覺寮雜記學齋佔畢皆引文彫字作凋。文選西征賦金谷集詩南州九井詩三注皆引作凋。又末句皆無也字。　七經考文。古本後作后。

按邢本作彫。玆從皇本改正。

【考證】莊子讓王篇。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

按據此乃子厄陳蔡時謂子路之言。

【集解】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知松柏之少凋傷。平歲則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此欲明君子德性與小人異也。故以松柏匹於君子。衆木偶乎小人矣。言君子小人若同居聖世。君子性本自善。小人服從教化。是君子小人並不爲惡。故堯舜之民。比屋可封。如松柏與衆木同處春夏。松柏有心。故木蓊鬱。衆木從時亦盡其茂美者也。若至無

道之主。君子秉性無回。故不爲惡。而小人無復忌憚。卽隨世變改。桀紂之民。比屋可誅。譬如松柏衆木同在秋冬。松柏不改柯易葉。衆木枯零先盡。而此云歲寒然後知松柏後凋者。就如平叔之注。意若如平歲之寒。衆木猶有不死。不足致別。如平世之小人。亦有脩飾而不變者。唯大寒歲。則衆木皆死。大亂則小人悉惡。故云歲寒也。又云。然後知松柏後凋者。後非俱時之目。凋非枯死之名。言大寒之後。松柏形小凋衰。而心性猶存。如君子之人。遭値積惡。外逼闇世。不得不遜跡隨時。是小凋矣。而性猶不變。如松柏也。　又引琳公云。夫歲寒別木。遭困別士。寒嚴霜降。知松柏之後凋。謂異凡木也。遭亂世。小人自變。君子不改其操也。

【集注】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　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於德。

【餘論】四書訓義。夫子此言。可以表志士仁人之節。可以示知人任重之方。可以著君子畜德立本之學。可以通天下吉凶險阻之故。一感物而衆理具焉。在乎人之善體之而已。　李氏論語劄記。此章比喻者廣。不曰不彫而後彫云者。蓋松柏未嘗不彫。但其彫也後。舊葉未謝。而新枝已繼。詩所謂無不爾或承者是也。道之將廢。自聖賢之生。不能回天而易命。但能守道而不與時俗同流。則其緒有傳。而其風有繼。易曰。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蓋有傳有繼之義。而先儒以遯世无悶之君子處大過之時者當之也。

【發明】反身錄。問歲寒然後知松柏凋矣。當其未寒時。亦可以先知其爲松柏乎。曰。居鄉不苟同流俗。立朝則淸正不阿。亭亭物表者是也。知而重之培之。可賴其用。若必待歲寒然後知之。亦惟知其不彫之節而已。不究於用。雖知何益。又曰。漢唐宋明之末。非無松柏正人。在野則逸遺而不知收用。致其老於窮途。在朝則建白不采。多所擯斥。乃値變故。徒成就了忠臣義士之節。至此雖知某也義某也忠亦已晚矣。嗟何及矣。故士而以節義見。臣而以忠烈顯。非有國者之幸也。興言及此。於焉三歎。　論語稽。治平之世。小人竊位或過君子。及國家多事。內憂外患。交乘疊起。小人非畏禍規避。卽臨事失宜。唯君子能守正不阿。鞠躬盡瘁。其節操乃見。譬之春夏之交。桃穠李郁。較松柏之堅勁者。尤足悅目賞心。及至霜雪交加。百卉枯落。而所謂穠郁者不知何往。惟有此堅心勁節。足以支持殘局。直待陽和。然後知其秉

性固自不同也。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集解】包曰。不惑不惑亂也。不憂不憂患也。

按阮氏論語校勘記云。攷文古本勇者不懼下有孔安國曰無畏懼也八字。皇本國本北監本毛本並脫。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孫綽云。智能辨物。故不惑也。安於仁。不改其樂。故無憂也。　文引繆協云。見義而爲。不畏强禦。故不懼也。

【集注】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發明】朱子文集。（答石子重）問知以明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其要在致知。知之明。非仁以守之。則不可。以仁守之。非勇而行之。亦不可。三者不可闕一。而知爲先。曰。此說甚善。正吾人所當自力也。　黄氏後案。語錄文言。知不惑勇不懼易明也。仁者如何不憂。須思之。式三謂仁者克己愛人。於一己化傲吝之心。爲一世消忌欺之術。道路皆蕩平。自無崎嶇偏側之憂也。董子繁露曰。仁者憯怛愛人。謹翕不爭。好惡敦倫。無傷惡之心。無隱忌之志。無嫉妒之氣。無感愁之欲。無險詖之事。無辟違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氣和。其欲節。其事易。其行道。董說是也。然不憂不懼。非謂當憂懼者亦淡然置之也。聖人無惑。聖人未嘗絕憂懼。或於此有心迹之判。說本文中子。非也。

按皇疏云。仁人常救濟爲務。不嘗侵物。故不憂物之見侵患也。較集注理足以勝私之說爲勝。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考異】毛詩綿篇正義引論語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　說苑權謀篇牟子理惑論皆引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　三國志魏武帝紀注引虞溥江表傳。孔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　北周書宇文護傳論曰。仲尼有言。可與適道。未可與權。　唐文粹。濡用之權論引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權。　阮氏論語校勘記。筆解云。正文傳寫錯倒。當云可與共學。未可與

與立。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案詩疏正義及說苑權謀篇三國志魏武帝紀注北周書宇文護傳論竝引。可與適道。未可與權。與筆解說合。

按韓李筆解以此章爲錯簡。證之說苑及唐文粹所引。皆與之暗合。似可從。然余考淮南子氾論訓引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合而後舛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高誘注云。適之也。道仁義之善道。立立德立功立言。權因事制宜。權量輕重。無常形勢。能合醜反善。合於宜適。故聖人獨見之也。此漢儒相傳經訓如此。筆解之說。不足據也。或曰。然則說苑周書等所引非耶。曰否。古人引書。常隱括大意。不必盡依原文。且唐以前書無刻版。著書全憑記憶。時或顛倒錯誤。如文選王元長策秀才文。將以旣道而權。鹽鐵論遵道篇。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權。亦屬此例。豈可據此而改經文耶。本章文理固自可通。韓李此條已開宋儒輕改經文之風。更不足爲訓也。

【考證】公羊桓十一年傳。權者反乎經者也。反乎經然後有善也。 後漢周章傳。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權也者。反經者也。 戴震孟子字義疏證。蓋同一所學之事。試問何爲而學。其志有去道甚遠者矣。求利祿聲名者是也。道責於身。不使差謬。而觀其守道能不見奪者寡矣。故未可與立。守道卓然。知常而不知變。由精義未深。所以增益其心志之明使全乎聖智者未之盡也。故未可與權。 黃氏後案。經傳言權有二義。孟子言權然後知輕重。言執中無權。此權賅常變言也。言嫂溺援手。以權對經言也。此以權對立。亦以權衡事變而言。凡事勢至於不能兩全。審其至重者而爲之。是謂之權。立者事有一是一非。而能固守其一是也。權則審度於兩是不竝存之時而取其至重者也。孟子言執一無權之舉一廢百。謂舉輕而舍其重者。能權則舉百而廢一。其廢者迫於不得已。而舉者重矣。 論語補疏。法言問道篇云。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他與。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君子正而不他。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宋咸注云。他異端也。諸子之異端若能自通於聖人之道亦可也。此注云。雖學或得異端。用適他之義。 四書翼注。反經合道爲權。此公羊氏以祭仲廢鄭伯忽立突爲行權。齊東謬語。流爲丹青。自是以權爲權變權術字樣。至陸宣公乃云權之爲義。取類權衡。乃隨時以處中。非遷移以適便。此程朱之所本。

【集解】適之也。雖學或得異端。未必能之道也。雖能之道。未必能有所成立也。雖能有所立。未必能權量其輕重之極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張憑云。此言學者漸進階級之次耳。始志於學。求發其蒙而未審所適也。既向方矣。而信道未篤。則所立未固也。又既固。又未達變通之權也。明知反而合道者。則日勸之業。亹亹之功。其幾乎此矣。　又引王弼云。權者道之變。變無常體。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豫設。尤至難者也。

【集注】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爲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　楊氏曰。知爲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爲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餘論】四書辨疑。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近世解經者多以爲非。蓋皆祖述程子權只是經之說也。注文雖不與之同。但能有權與經亦當有辨之一語。又解孟子嫂溺援之以手。及語錄所論。皆是持兩端爲說。終無子細明白指定眞是眞非之論。故後人得以遷改其意。往往爲之詭說。却使與程子之說混而爲一。良可惜也。聖人說權。象其稱錘之行運往來。活無定體。本取應變適宜爲義。應變適宜。便有反經合道之意在其中矣。惟其事有輕重不同。權則亦有淺深之異。凡於尋常用處。各隨其事。稱量可否。務要合宜。謂此爲經。似猶有說。若遇非常之事。則有內外之分。內則守正。外須反經。然後能成濟物之功。豈可一概通論哉。若言權只是經。則嫂溺援之以手亦當爲經。而孟子使與授受不親之常禮分之爲二。一以爲禮。一以爲權。則權與經爲兩意。豈不甚明。彼所謂權變權術者。專執反經。不知合道。乃隨俗無稽之說。漢儒所論。正不如此。雖曰反經。本欲合道。南軒以爲既曰反經。惡能合道。蓋不知非常之事固有必須反經然後可以合道者。如湯征桀。武王伐紂。伊尹放太甲。周公誅管叔。皆非君臣兄弟之常理。聖人於此不得已而爲之。然後家國治而天下平。未聞不能合道也。只如嫂溺援之之事。

觀其所以。乃欲以手援嫂。誠爲反其授受不親之經。察其所安。乃是以仁存心。期在救其逡巡溺者之死。斯豈不能合道哉。南軒又曰。若此說一行。而後世竊權之名以自立。甚至於君臣父子之大倫。蕩棄而不顧。曰吾用權也。不亦悲夫。此正世俗所謂權變權術。專執反經不知合道之說也。先儒之所謂權者何嘗謂至於此哉。夫竊權之名以自利。其罪在於竊者。歸罪先儒。非通論也。自曹丕而下。竊禪讓之名而爲篡逆者類相接也。豈唐虞之禪亦皆非與。南軒之說。斷不可取。 焦循說權。說者疑於經不可反。夫經者法也。法久不變則弊生。故反其法以通之。不變則不善。故反而後有善。不變則道不順。故反而後至於大順。故反寒爲暑。反暑爲寒。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乃爲順行。恆寒恆燠。則爲咎徵。禮減而不進則消。樂盈而不反則放。禮有報而樂有反。此反經所以爲權。又曰。權之於稱也。隨物之輕重以轉移之。得其平而止。物有損而稱則長平。轉移之力也。不轉移則隨物爲低昂。。而不得其平。故變而不失常。權而後經正。 論語經正錄。反經之語。先儒多辨之者。以易爲權術權詐者所藉口。反經而不合於道也。若反經而能合道。又何惡乎反經。故朱子猶取之。

【發明】反身錄。問權。曰。且先學立。能立而後可以言權也。問立。曰。道明而後能立。然必平日學無他歧。惟道是適。務使心之所存。念之所發。一言一動。必合乎道。造次顛沛不變所守。始也勉强。久則自然。富貴貧賤一視。生死患難如常。使是立。學至於能立。斯實定理明而可與權矣。蓋天下有一定不易之理。而無一定不易之事。惟實定理明之人。始能就事審幾。惟理是從。孟子謂權然後知輕重。夫輕重靡定。從而權之。則必有權衡者。吾從其權衡者之謂權。是權之所在。即道之所在也。易傳序謂隨時變易以從道。中庸謂君子而時中。皆能權之謂也。則權非義精仁熟者不能。彼藉口識時達變而行權者皆小人而無忌憚者也。喪心失身。莫此爲甚。可惜也夫。可戒也夫。 四書詮義。權最難言。未能有守而言權。鮮有不背道者。孔子曰。未可與權。誠難之也。但權有大小。小事之權。或人人能與。如嫂溺援之以手之類。大者則非化之不能。大抵天下之事。事事有經。既有定經。不必言權。學者守之而已。經至兩窮處。或先王制禮所不及到處。然後不得不權以通之。然權須是精義入神。權所以善其經也。 四書近指。權即聖之時字。非專以伊周放君復辟爲等例也。事事有權。時時有權。惟聖人信手拈來。恰好爲難耳。 陸世儀思辨錄。權祗是中字。權稱錘也。古人遇事必量度以取中。故借擬以爲言。孟子云。權然後知輕重是

也。既知輕重。則中自出。故曰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考異】朱子文集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曰。論語及詩召南作唐棣。小雅作常棣。無作棠者。而小雅常字亦無唐音。爾雅又云。唐棣棣。常棣栘。則唐棣常棣自是兩物。而夫子所引非小雅之常棣矣。今小雅常棣之詩。章句聯屬。不應別立一章。如此並逸詩篇。論語此下別爲一章。不連上文。范氏蘇氏已如此說。但以爲思賢之詩則未必然。　朱子語錄。唐棣以下。初不與上面說權處合緣。漢儒合上文爲一章。故以偏其反而爲反經合道。所以錯了。

按春秋繁露竹林篇云。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爲禮。至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是漢人舊說如此。然終從來强傅合。朱注別爲一章。於義較長。十一經問對。問言鄉黨有闕文者何。對曰。上下文義不接。不可强解。謂之闕文。或者脫簡。在他篇又無可考。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是也。何氏意蓋謂此唐棣章與鄉黨末色斯舉節文勢相類。宜以次從。而今脫誤在子罕末也。誠如其言。則色斯二句亦當爲逸詩矣。說甚新巧。附此質宏通者云云。此眞讀書得間之言。存之以備一說。

【考證】困學紀聞。唐棣與常棣不同。致堂謂偏其反而即詩常棣篇。孔子删而不取。恐誤。　李時珍本草綱目。陸璣以唐棣爲郁李誤也。郁李乃常棣。非唐棣也。　四書稗疏。詩傳唐棣思賢也。既删之後。詩尚未逸。唯毛傳失傳耳。既爲思賢之詩。則于曰未之思也。本言其好賢之未誠。夫何遠之有。言思之誠而賢者自至耳。義既大明。則漢人以偏反爲反經合權之說不攻而破矣。　陳奐毛詩疏。爾雅當作唐棣棣。常棣栘。以棣之名本屬唐棣。而以常棣爲棣之類。若然。則此注所云唐棣栘。栘字亦棣之誤矣。陳疏又云。說文栘棠棣也。棣白棣也。棠當作常。爾雅邢疏引陸璣義疏云。許慎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宮園種之。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

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自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案元恪謂白棣以實白而得名。赤棣如郁李。其實正赤。郁李一名奥李。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爲棣之屬。乃論語邢疏引義疏云。唐棣奥李也。一名雀李。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此與齊民要術引豳風七月篇義疏。鬱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赤色。食之甜正同。則論語疏引唐棣必是常棣之誤。小雅之常棣七月之鬱皆即赤棣歟。而非此唐棣也。　劉氏正義。案陳說是也。郭注爾雅以唐棣似白楊。郝氏懿行義疏引牟願相說。即今小桃白。其樹高七八尺。其華初開反背。終乃合幷。但其樹皮色紫赤。不似白楊耳。牟氏此說得之目驗。與許愼所稱白棣當無異矣。

【集解】逸詩也。唐棣移也。華反而後合。賦此詩者。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也。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

按集解此合上章爲一章。朱子分之。今從朱子。

【集注】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餘論】黃氏後案。何解以此連上爲一章。北宋諸儒多從之。蘇子瞻以詩爲思賢不得之辭。別分一章。據潛夫論實貢篇。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忠良之吏。誠易得也。顧聖王欲之不爾。是王節信之意。以此詩傷賢人之難見也。唐棣之華。先開後合。偏與凡華相反。比賢者之先散處。與衆不同。與上當別爲一章也。朱子分此別爲一章固是。而謂上兩句無意義。則作詩必無此體例。且作論語者何故引此無意義之句乎。近時申注者謂華容翩翩搖動。以無情之物而有情。以比人之有思。兩句非全無意義。但既從朱子之解。謂夫子借詩語而反之。則引下二句詩已足矣。而上二句究成贅語。　論語稽。詩之逸者散見於大戴禮記韓詩外傳與荀子諸篇。又諸子之書皆有之。乃孔子後逸之。非孔子删之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考異】釋文。未或作末者非。惠棟校謂與檀弓末之卜也句法同。　皇本有下有哉字。　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夫何遠之有下有哉字。

【音讀】經讀考異。近讀未之思也句絕。釋文一讀以夫字屬上句。據古文釋詩之詞。多以夫字屬句末。左傳僖二十四年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宣十二年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成八年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襄二十四年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中庸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皆是。則釋文當以後一讀爲是。

按晉書王祥傳云。祥疾篤。遺令訓子孫。終之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是此種讀法自晉已然。其來已久。經云未之學也。又云夫何憂何懼。不乏文例。似無更改之必要也。

【集解】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爲遠也。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惟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知矣。

【集注】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　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餘論】論語稽求篇。唐棣二節。舊本與可與共學節合作一章。其又加子曰者。所以別詩文也。但其義則兩下不接。惟何平叔謂偏反喻權。言行權似反而實出於正。說頗近理。然語尙未達。予嘗疏之云。夫可立而未可權者。以未能反經也。彼唐棣偏反。有似行權。然而思偏反而不得見者。慮室遠也。思行權而終不行者。慮其與道遠也。不知無慮也。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爲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蓋行權即所以自立。而反經正所以合道。權進于立。非權不可立也。嘗讀王祥傳。知祥以漢魏遺老。身爲三公。而卒預晉禪。心嘗愧恨。雖不奉朝請。不立殿陛。而終不自安。故于臨歿時遺言囑後。使不澣濯。不含斂。不沐棺槨。不起墳塋。家人不送喪。祥禫不饗祀。雖不用古法而反經行權。期合于道。故既以孝弟信讓通囑之。而終之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正取唐棣是篇以反作正之一證也。漢儒經學。即休

徵盛德不以學見。然猶能引經酌古。一準師說如此。今人德不及休徵。而言學則鹵莽自用。動失古意。盍亦取是文一再思之。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此正本夫子偏反喻權之意。且亦非漢後私說。在前此已有之。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乎經者也。反乎經然後有善也。反經之語。實始于此。其後相習成說。著爲師傳。然皆本夫子是語。如後漢周章傳云。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權也者反經者也。北周宇文護論云。孔子云。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夫道者常禮之謂也。權者反經之謂也。六季儒說相似不改。惟唐陸贄論答換李楚琳狀有云。權之爲義。取類權衡。衡者秤也。權者錘也。故權在于衡。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于事。則義之輕重不差。若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此不過一時一人有爲之言。據贄本論以權衡立義。亦正是相反之物。衡者平也。。錘者垂重之器也。然不垂重。則衡不得平。衡者正也。錘者偏倚之物也。然不偏倚。則衡不得正。謂重重偏倚所以求平正則可也。謂錘即平正。非垂重偏倚之物。則不可也。若謂權即是經。是錘即衡矣。故淮南子曰。溺則捽父。祝則名君。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夫惟以捽父名君爲非常之事。故惟于溺與祝時一偶施之。毛詩。不思其反。反是不思。陽固嫉邪詩。反是不思。維塵攸矣。皆未之思也之注。若相反之思。則士符潛夫論有云。夫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然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而取長。則才可致。賢者激濁以見清。則士可用。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正以貴賤好醜長短清濁相反而實相成處見思反之意。

四書辨疑。註言上兩句無意義。而於下兩句亦無明說。非特解不知何所指。實亦不可知也。又解下文未之思也之一節。以爲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若以此意與前後通說。義益難明。自漢魏以來。解論語者多矣。此章之說。皆莫能明。然亦未有言其可疑而不說者。惟王滹南直謂必不可通。予意亦然。

按此章文極費解。誠如王氏滹南之說。北宋以前多從何解。以此連上爲一章。清初毛西河劉寶楠仍主之。自東坡始以爲思賢不得之辭。別分一章。朱子從之。而不用其思賢之說。馮氏厚齋曰。古人說詩不必其本指也。詩人之指。謂思其人室邇人遠爾。夫子謂道不遠人。思則得之。故反詩人之言以明之也。蓋即本集注之旨。竊謂此章止是發明思之作用。與反經合權無涉。孟子深得夫子之意。故提出此一

字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自宜別爲一章。後儒紛紛曲說無當也。

論語集釋卷十九

鄉黨上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考異】黃庭堅涪翁雜說。孔子於鄉鄙恂恂如也。漢碑今在者多書黨作鄙。　洪頤煊讀書叢錄。史記孔子世家。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索隱有本作逡逡。隸釋祝睦後碑。鄉黨逡逡。朝廷便便。與索隱所見本同。劉修碑。其於鄉黨逡逡如也。史記李將軍列傳。李將軍悛悛如鄙人。漢書作恂恂。並字異而義同。

【考證】江永鄉黨圖考。陬邑者孔子父所治邑。論語作鄹。左傳作郰。後或作鄒。一統志故鄒城在鄒縣界內。非鄒國之鄒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故鄒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昌平鄉在縣南六十里。鄉以山爲名。故闕里在縣南五十里。而兗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三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正義云。夫子生在鄒。長徙曲阜。仍號闕里也。　王棻鄉黨正義說。孔子生於陬邑。遷於闕黨。而設教焉。故新序云。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可知此文鄉黨兼彼二地矣。

【集解】王曰。恂恂溫恭之貌。

【唐以前古注】後漢文苑傳注引鄭注。恂恂恭順貌。　皇疏。此一篇至末並記孔子平生德行也。於鄉黨謂孔子還家教化於鄉黨中時也。天子

郊內有鄉黨。郊外有遂鄙。孔子居魯。魯是諸侯。今云鄉黨。當知諸侯亦郊內爲鄉郊外爲遂也。孔子家當在魯郊內。故云於鄉黨也。

【集注】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

【餘論】蘇軾論語解。此篇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四書辨證。呂大臨曰。孔子於鄉黨至誾誾如也。言孔子言語之變。自君在踧踖如也至私覿愉愉如也。言孔子容貌之變。自君子不以紺緅至必有明衣。言孔子衣服之變。自齊必變食至必齊如也。言孔子飲食之變。自席不正不坐至不親指。言孔子應事接物之變。按此皆聖人之時。故末借孔子言點出時字作結。　翟氏考異。鄭氏引此篇文輒題孔子曰字。玉藻鄭氏注引孔子曰素衣麑裘。孔子曰緇衣羔裘。孔子曰黃衣狐裘。王充顧歡之引菜蔬瓜祭。李善引君召使擯狐貉之厚。羅願引不得其醬。陸佃引膾不厭細。陳襄引不時不食。祝穆引魚餒肉敗。亦均以爲孔子言。或者謂論語之書當時似亦別稱孔子。如孟子書之稱孟子者然。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考異】史記世家。作辯辯言。　南軒論語解本唯字作惟。　釋說雜辨。論語稱夫子言唯謹爾。唯語辭也。史記石奮傳遂用唯謹字。而後世史傳凡言人性行謹者往往以此爲成言。豈非習焉之誤耶。

【音讀】羣經平議。此當以便便爲句。詩采菽篇。平平左右。釋文引韓詩作便便閑雅之貌。是便便以貌言。正與上文恂恂如也王注曰恂恂溫恭之貌其義一律。但省如也兩字耳。言唯謹爾四字爲句。凡有所言無不謹慎。故曰言唯謹爾。此與上文似不能言者相對。蓋此兩節皆上一句說孔子之容下一句說孔子之言。鄭注失之。

【考證】鄉黨圖考。治朝外朝皆是平地無堂階。故謂之朝廷。廷者平地也。　金鶚禮說。凡言庭者皆廟寢堂下也。若治朝外朝皆無堂。則亦無庭。而名之曰廷。所謂朝廷也。庭與廷字有別。說文云庭宮中也。廷朝中也。庭有堂。故其文從广。廷無堂而但爲平地。故其文從廴。　潘氏集箋。左桓二年傳正義引白虎通云。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也。禮記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據此魯當五廟。公羊傳穀梁傳禮記明堂位並以周公之廟爲大廟。所謂大祖之廟也。其二昭二穆。當夫子

仕定公時爲宣成襄昭也。魯公廟公羊春秋謂之世室。左氏穀梁春秋謂之大室。皆不謂之廟。至明堂位始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注謂世室者不毀之名也。則皆不在五廟之數者也。魯公即伯禽。爲魯始封之君。其廟自當不祧。而武公之廟則春秋書立武宮與煬桓宮僖宮一例。何嘗有不毀之廟者。明堂位之言不足信也。　劉氏正義。白虎通朝覲云。朝者見也。周官大宗伯注。朝猶早也。欲其來之早。此說朝即朝夕。以朝時見君謂之朝。因而見君之地亦稱朝。舊說諸侯三朝。在庫門外者曰外朝。在雉門內者曰治朝。在路門內者曰燕朝。又曰射朝。若以治朝燕朝對外朝亦稱內朝。玉藻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則治朝也。文王世子公族朝于內朝。則燕射之朝也。若以治朝對燕朝。則治朝亦稱外朝。文王世子。其在外朝。據注即治朝也。　王瑬鄉黨正義引楊隨安說。諸侯之堂七雉。三分其廣。以其二爲之內庭。三堂之深當爲七十步。此義或得之。外朝人君不常至。治朝禮略。君臣不能多言。凡議政事皆於燕朝。或於路寢。夫子便便言。當在燕朝。

【集解】鄭曰。便便辯貌。雖辯而謹敬。

【集注】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辨。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　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發明】四書近指鄉黨。是做人第一步。他日立朝廷。交鄰國。事上接下俱在此植基。故記者以鄉黨先之。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考異】史記世家與上大夫二句處與下大夫二句前。　後漢書袁安傳。誾誾衎衎。　漢碑唐扶頌。衎衎誾誾。　讀書通曰。後漢樊準每讌會則論難衎衎。袁安誾誾衎衎。得禮之容。蜀志楊戲贊。費賓伯當官理任。衎衎辨舉。並與侃侃同。

按世家此文先上大夫後下大夫。聘禮注引同。馮氏登府異文考證以爲此古論。胡氏燕鄉黨義考據魯論謂貴者未至而賤者先至。故先與下大夫相見。進而與上大夫相見。則是魯論據與言爲先後。古論則據爵之秩次書之。

【考證】論語稽故。周禮大宰疏。諸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司徒下二大夫。一小司徒一小宰。司空下二大夫。一小司空一小司寇。司馬之

下惟一大夫。小司馬也。卿與大夫春秋皆謂之大夫。分言之則卿爲上大夫。其大夫皆爲下大夫。魯之上大夫。季氏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孔子爲司寇時季桓子叔孫武叔孟懿子也。然魯自成襄以來有四卿。宣公弟叔肸之後爲叔氏。有叔老叔弓叔輒叔詣叔還。皆書於經。則亦上大夫。孔子時爲叔還也。下大夫則孔子而外當爲四人。臧氏世爲大夫。其時則臧會子服景伯公父文伯皆爲大夫。與夫子同列者也。

鄉黨圖考。孔子爲司寇下大夫。當時與上大夫言與卿言。與下大夫言者與其同列言也。三卿則季桓子斯叔孫武叔州仇孟懿子何忌也。後反魯時季康子肥孟武伯彘也。然魯自成襄以來有四卿。宣公弟叔肸之後。爲叔氏有叔老叔弓叔輒叔詣叔還。皆書於經。蓋三卿之外又有小卿。亦上大夫。孔子時爲叔還也。　五禮通考。古者視朝之禮甚簡。既朝而退。君適路寢聽政。臣適諸曹治事。諸臣治事之所。即匠人所謂外九室是也。其室在治朝之左右。如今午門朝房矣。康成箋詩。以治事之所爲私朝。蓋以卿大夫議朝政於此。故亦得名朝。曲禮在朝言朝。論語朝與下大夫言與上大夫言。皆指治事之朝。　劉氏正義。夫子仕魯爲小司空小司寇。是下大夫。而孔子世家及趙岐孟子注皆謂孔子爲大司寇。案司寇爲司空兼官。孟孫居之。其小司寇則臧孫世爲此官。定公時臧氏不見經傳。意其時臧氏式微。司寇職虛。故孔子得爲之。傳者虛張聖功。以爲孔子實爲大司寇矣。上大夫職尊。孔子所事下大夫則與孔子同列者也。不及上士以下者。統於下大夫也。

【集解】孔曰。侃侃和樂之貌。誾誾中正之貌。

【集注】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說而諍也。

按今本說文只有誾和悅而諍也。侃字說文無之。不知朱子所據何本。集韻侃剛直也。亦不引說文。

【餘論】四書辨疑。侃誾二字各有兩訓。玉篇諸韻皆同。侃字一訓和樂貌。又訓彊直。誾字一訓中正之貌。又訓和。必須觀其用處。各有所宜。朝廷官府之間。待下宜寬容。事上宜嚴謹。以彊直待下。則幾於不容。以和樂事上。則幾於不謹。今與下大夫言則用剛直。與上大夫言則用和悅。於上[illegible]之交誠爲未順。又諍之爲義。乃極諫也。必須遇有違理害義之重事不得已而用之。尋常語話間豈容有諍邪。若從此說。閔子侍側誾誾如也。亦是有諍於孔子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亦是以剛直待孔子也。是豈聖門弟子尊師之道哉。舊說侃侃和樂之貌。誾誾中正

之貌。南軒引侯氏之說曰。誾誾中正而敬也。侃侃和樂而敬也。二說意同。今從之。　劉氏正義。方氏東樹說。此注本以中正詁侃侃。和樂詁誾誾。傳寫倒誤。案侃通作衎。故訓和樂。誾有諍義。故訓中正。蓋事上不離於和樂而中正爲難。接寮屬不離於中正而和樂爲難。方說非是。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考證】潘氏集箋。踧說文云。行平易也。踖長脛行也。踧踖廣雅云敬畏也。論語後錄曰。踧踖與下與與同義。詩授几有緝御。傳以緝御爲踧踖之容。雖敬而舒謂之踧踖歟。踧讀若踧踧周道。踖讀若衞大夫石踖。與與說文解字與趣步㥠㥠也。从心與聲。班固漢書敘傳曰。長倩㥠㥠。蘇林曰。㥠㥠行步安舒也。㥠㥠應即此與與字。說文解字爽有趣字。云安行。據此則㥠趣並訓行步。而漢書有㥠㥠字。與與當爲㥠㥠之省文。　黃氏後案。上記大夫與言。君尚未視朝。此言君視朝也。陳氏禮書曰。朝辨色始入。所以防微。日出而視。所以優尊。詩曰。夜鄉晨。言觀其旂。臣辨色始入之時也。又曰。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君日出視朝之時也。尊者體盤。卑者體蹙。體蹙者常先。體盤者常後。陳說是也。與與皇疏云猶徐徐。雖踧踖又不得急速。此申注中適之義。說文㥠趣步㥠㥠也。許意趣走而仍安舒也。漢書長倩㥠㥠。蘇林曰。㥠㥠行步安舒。此與與即彼㥠㥠。古字从省。

【集解】馬曰。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

【集注】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　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考異】釋文擯本又作儐。亦作賓。皆同。　史記世家君召使儐。　翟氏考異。說文儐或从手作擯。禮記文王世子退儐于東序。陸氏釋文曰儐本亦作擯。說文解字孛字下引論語色孛如也。又艴字下引論語色艴如也。按此兩文並傳。或召擯過位兩科有殊。或齊魯古文三家各異。

【考證】經注集證。考孔子仕魯時無諸侯來朝及卿聘事。此章所謂賓者。或有他國大夫來行小聘。魯亦以交擯待之與。又按交擯傳辭惟承擯在中間。上擯當其右紹擯當其左。故有揖左人揖右人之事。揖左人者揖紹擯以傳命出也。揖右人者揖上擯以傳命入也。孔子仕魯爲大夫。故應在承擯之列。　論語後錄。作儐是也。書賓于四門。鄭注賓讀爲儐。舜爲上儐以迎諸侯。讀賓爲儐。故釋文云亦作賓。皆同也。君召使擯者。聘禮曰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鄭注擯謂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周官大行人云。上公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魯爲侯國。當用四人。夫子爲大夫。當爲承擯也。　羣經補義。孔子仕魯時。君大夫無朝聘往來之事。而鄉黨有使擯執圭兩章何也。凡卿有事出境及他國之卿來則書於春秋。大夫則不書。晏子嘗聘魯而春秋不書。晏子未爲卿也。孔子爲司寇亦是大夫。故出聘亦不書。使擯章之賓非君來當亦是大夫。其傳辭君用交擯臣用旅擯。而言左右手。則夫子爲承擯。兼傳出入之命。是用交擯矣。大夫聘爲小聘。不享。而執圭章有享。則似大聘矣。蓋春秋時大國尙侈僭不能如禮制也。又曰。史記謂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非相國之事也。當時魯政季桓子專之。孔子言之而季孫不違焉耳。所謂攝行相事者。攝相禮之事。若夾谷之會孔子相是也。君召使擯。是有賓客來。重孔子知禮。特使爲擯而兼相。大夫當爲承擯。何待於召。所以特召者。承擯而兼攝上擯之事也。揖所與立擯事也。趨進及賓退復命攝相事。皆上擯事也。上擯當季孫爲之。而使孔子。故曰攝也。　禮經釋例引敖繼公說。諸侯禮賓擯當用三人。獨以諸侯同天子之制爲疑。而先鄭注司儀謂主擯九人。後鄭謂七人。則反踰於天子之數。其不然也明矣。至兩君相見交擯之數。先鄭注無明文。後鄭謂亦用九人。其賓介則交擯旅擯同用九人。　論語駢枝。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賓與擯臚與旅。古今字也。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爲臚。下告上爲句。莊周曰。大儒臚傳。然則臚擯猶傳擯也。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又曰。三讓而後傳命。安在其不傳辭哉？康成讀旅爲鴻臚之臚是矣。而訓爲臚陳。故有但陳擯位不傳辭之說。蓋不然也。

【集解】鄭曰。君召使擯者。有賓客使迎之。孔曰。勃如必變色也。包曰。足躩盤辟貌。

【唐以前古注】北堂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注勃矜莊貌也。　皇疏引江熙云。不暇閑步躩速貌也。

【集注】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

【考異】皇本作左右其手。

【考證】經學巵言。周禮諸侯相爲賓交擯。諸侯之臣相爲國客旅擯。旅擯者臚陳賓位不傳辭也。經言與左右人揖。乃交擯之事。則兩君相見而非聘使矣。此所記其即夾谷之會攝上相時歟。　劉氏正義。夫子時爲承擯。左立者是紹擯。右立者是上擯。每一傳辭則宜揖也。司儀云。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注謂擯相傳辭時也。不正東鄉不正西鄉。常視賓主之前却得兩鄉之而已。據此則擯介雖東西平列而面之所鄉不能咸正。則自上擯望承擯稍在後爲東南也。推之紹擯亦在承擯東南。而承介在上介西北。末介又在承介西北。故聘禮疏謂上擯位次宜稍在承擯西。得以轉身望承擯在東南也。江氏永圖考。擯者雁行立於東方。西面北上。是以南北爲左右。東西爲前後。其傳主命達於賓當左其手。則左臂縮而右臂伸。右者隨之而左。其傳命達主當右其手。右肱短而左肱長。則左者亦隨之而右矣。至傳辭之法。在朝禮則上擯奉主君之命問賓所以來之意。恐其以他事至。不欲自承以人來詣己也。上擯揖而傳與承擯。承擯復揖而傳與末擯。末擯與末介東西相直。則向末介揖而傳問之也。末介揖而傳與承介。承介揖而傳與上介。上介乃傳以告於賓。賓稱己所以來之意以告於上介。復遞傳以至於上擯。上擯以告於君。君辭不敢當。而命上擯復傳於承擯。遞傳至賓。賓對主君又辭。賓終請不獲辭。是爲三辭。主君乃進車迎賓也。其聘禮則上擯述君命請事。遞傳至賓。賓辭遞傳至上擯。上擯述君命辭之。至不獲已。始命紹擯入復於君而君出迎賓也。當擯者揖時必俛其首。及揖畢而仍仰立。故曰一俛一仰。揖分左右。故衣之前後亦與爲轉移也。

【集解】鄭曰。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故衣前後則襜如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江熙云。揖兩手衣裳襜如動也。

【集注】所與立謂同爲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整貌。

【別解】羣經平議。舊說皆以是時夫子爲承擯。故上擯是右人。末擯是左人。然下文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據聘禮鄭注是上擯之事。即趨進一節。江氏永鄉黨圖考謂是賓致命後擯者趨進相公拜。則亦是上擯事也。凡擯之次第。君召之時自應先定。豈有交擯之時尙是承擯。交擯之後無端改易乎。且公與賓每門每曲揖。擯介皆在後雁行。夫子始爲承擯。將於何時淩躐而前乎。竊疑上擯本以卿爲之。魯人重夫子知禮。故使以大夫攝上擯事。君召使擯者。使爲上擯也。夫子爲上擯。則所與立者但有左人無右人矣。而云揖所與立左右手者。謂左其右手也。蓋承擯在上擯之左。夫子與之揖時定不移易。惟引其右手鄉左而已。故其衣之前後襜如也。他人於此所與揖者在左則必側身左鄉。非君子立不易方之義矣。自鄭君誤解左右手句。遂幷夫子之爲上擯而亦不著。且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此在常人亦然。何足爲夫子異乎。

按此說於義爲長。似可從。

趨進，翼如也。

【考異】說文解字趨字下云。趨進趨如也。徐鍇繫傳曰。今論語作翼字假借也。　宋高宗石經趨字作趍。下沒階趨倣此。

按劉寶楠云。翼如說文引作趨如。此出古論語。

【考證】鄉黨圖考。擯者從中庭進至阼階西有數十步。不宜紆緩。故必當趨。趨則急遽。或至垂手掉臂。難其容。故特記容。趨進必有辭。辭無常者不能記。辭有常者不必記也。　羣經補義。趨進謂廟中相禮時。非迎賓入門時。入門不謂之進。進者行步而前。左傳所謂公孫傁趨進王孫賈趨進是也。聘禮云。納賓。賓入門左。三揖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而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公當楣再拜。所謂趨進在此時。謂從中庭進至阼階而釋辭于賓以相公拜也。所釋之辭云。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是也。是時急遽。行步必趨。禮不言趨省文也。　四書典故覈。凡趨有二法。一曰徐趨。君之徐趨接武。大夫徐趨繼武。士徐趨中武。其行皆足不離地。舉前曳踵。謂之圈豚行。一曰疾趨。其步不繼武中武。但身須小折而頭直手足正。玉藻曰。疾趨則欲發而手足無移。又曰。端行頤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此趨進是疾趨也。　黃氏後案。趨進之見左傳者。成公三年。齊侯朝於晉。將授玉。郤克趨進。襄公七年。衞孫文子來聘。

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是從中庭趨進阼階之事。凡發足向前爲進。俗解趨進指入門。入門時君與賓雁行。擯介皆隨後雁行。趨則在君前矣。且經傳未有以入門爲進門者。

【集注】孔曰。言端好。

【集注】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考證】禮經釋例。聘賓問卿面卿及介面卿畢。賓出。大夫送于門外再拜。注賓不顧言去。公食大夫禮畢賓出公送于大門內再拜。賓不顧。注初來揖讓而退。不顧退禮略也。示難進易退之義。擯者以賓不顧告公。公乃還也。 鄉黨圖攷。鄉黨記復命。若非君有命。何以謂之復命乎。經但言賓不顧。無命上擯送賓及擯者復命之文者。文不具耳。又云。聘禮云賓請有事於大夫。公禮辭許。注謂上擯送賓出。賓東面而請之。擯者反命。因告之。是復命時有二事。一告賓不顧。一告賓請明日有事于大夫也。當時有無未可知。惟孔子是攝上擯。則召是特召。君命爲尤重矣。 論語駢枝。此節記爲擯之禮。舊說或以爲朝或以爲聘。各據一篇。殊爲拘執。此通論擯相之事。何分朝聘哉。其以爲朝者。蓋據周禮有交擯有旅擯。諸侯來朝主國以交擯接之。卿大夫來聘以旅擯接之。問曰。鄭氏謂交擯傳辭。旅擯不傳辭。故皇邢二疏釋揖所與立皆以爲擯來朝之諸侯。子獨以爲擯聘客何也。曰聘禮畢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矣。

【集解】孔曰。復命白賓已去也。

【集注】紓君敬也。 此一節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考證】論語竢質。公門庫門也。自外來入。必先庫門。

按此以庫門爲公門。

羣經識小。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也。諸侯無皋應二門。其庫門即郭門也。路門以內即路寢。雉門居其中。縣象魏於此。奇服怪民不得入。此云入公門謂雉門也。

按此以雉門爲公門。

論語後錄。此言路寢朝。具古內朝之制。門路寢門也。位路寢廷左右也。堂路寢堂也。古者路寢與明堂同制。故寢亦有堂。鄭注月令云。大寢東堂南堂西堂北堂。是階堂階也。

按此以路門爲公門。

戴震天子諸侯三朝三門考曰。天子有皋應無庫雉。諸侯有庫雉無皋應。陳奐詩疏。據鄭司農周禮閽人朝士注。王有五門。一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廣援經傳以證天子之有庫雉。而諸侯之有皋應未及也。案聘禮云。賓皮弁聘至于朝。朝在庫門外。又云。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則賓由外朝至庫門內復入雉門也。二者皆爲公門。公者君也。曲禮大夫士出入公門。彼據己國。此稱所聘之國。辭亦同也。

按此以庫門雉門二者皆爲公門。

洪頤煊禮經宮室答問。問近人又謂天子諸侯皆三門何也。曰。戴東原說天子諸侯皆三朝。則天子諸侯皆三門。天子之宮有皋門有應門有路門。不聞天子庫門雉門也。諸侯之宮有庫門有雉門有路門。不聞諸侯皋門應門也。皋門天子之外門。庫門諸侯之外門。應門天子之中門。雉門諸侯之中門。然證以經文。大雅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太王殷之諸侯。本有庫雉路三門。至是始立皋門應門。後世遂定爲天子五門之制。非謂其正者皋門應門也。明堂位。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言魯之庫門兼天子之皋門。魯之雉門兼天子之應門。其實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庫雉路三門天子與諸侯同。

按此以庫雉路三門皆爲公門。

盧文弨龍城札記。鞠躬鄉黨篇凡三見。舊皆以曲斂其身解之。夫信爲曲身。何必言如。案廣雅𥷚𥷛謹敬也。曹憲𥷚音邱六反。𥷛音邱弓反。儀禮禮記康成注引孔子之執圭鞠躬如也。曹氏之音與鄭注合。是鞠躬當讀爲鞠窮。乃形容畏謹之狀。故可言如。不當因躬字而即訓爲身。今𥷚𥷛二字廣雅皆譌舄。賴有曹氏音猶可攷其本字。即儀禮注今亦多作鞠躬。亦賴有陸氏釋文張湻辨誤尙皆作鞠窮。陸止載劉氏音弓則非劉氏皆讀如字。張云爾雅鞠究窮也。鞠窮蓋複語。非踧踖之謂乎。鞠窮踧踖皆雙聲正相類。說文惟𥷚字訓曲脊。不云𥷚躬。亦不引論語。若鞠字實義。躹鞠也。推窮也。養也。告也。盈也。並未有曲也一訓。至史記魯世家匔匔如畏然徐廣音爲窮。窮字少異而義未嘗不近也。論語此三句下一則曰如不容。一則曰氣似不息。一則曰如不勝。使上文是曲身。亦不用如此複解。或云攝齊升堂。鞠躬豈非曲身乎。曰言攝齊則曲身自見。正不必復贅言曲身。且曲身乃實事。而云曲身如。更無此文法。

羣經補義。檢朱子語類。因說周禮師氏居虎門司王朝。蔚問正義謂路寢庭朝。庫門外朝非常朝。此如何不是常朝。朱子曰。路寢庭在路門之內。議政事則在此朝。庫門外是國有大事詢及衆庶則在此朝。非每日常朝之所。若每日常朝。王但立於寢門外。與羣臣相揖而已。然王却先揖。揖羣臣就位。王便入。胡明仲嘗云。近世朝禮每日拜跪。乃是秦法。周人之制不如此。案此條言朝制分明。路門內之朝君臣於此議政事。鄭注太僕燕朝王圖宗人嘉事者。舉一隅耳。非謂唯宗人得入。異姓之臣不得入也。玉藻言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者。每日常朝既畢。君自治文書於路寢。臣自治文書於官府。無所議者也。若有所議。則入內朝。成六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韓獻子將新中軍。公揖之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問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不如新田。此內朝議政事之一證。鄉黨記過位升堂。正是內朝議政事時。位者君立寢門外揖羣臣之處也。既揖入寢門。則此位虛矣。過位時宜無言。而云其言似不足者。謂諸大夫同入。或與夫子言。夫子不得不應對也。路寢庭無事亦不升堂。或君有命或臣有言乃升堂。亦無拜跪之禮。其有時當拜堂下。君辭乃升成拜者。或拜受命。拜受命必有故而後拜也。下階復位。復其堂下之位。俟諸大夫皆退。然後退。若治朝之位。諸臣皆不在。無至治朝復位之理也。其言出降一等。退而下堂。即謂之出。非出門之出也。觀朱子言路門內議政事在此朝。則知同異姓之臣皆得入矣。庫門外非每日常朝之所。則知過位不在此。且外朝在庫門外非雉門外也。每日常朝但立寢門外。與羣臣相揖。

排擯臣就位。王使入。可知過位是此虛位。又引胡明仲之言可知後世拜跪之儀。是沿秦制不得以此說周制。今人不攷古人宮室之制。又不善讀周禮太僕注。泥其言。一若路門是禁地。異姓之臣不得入。於是以過位爲外朝。以在庫門外者移之雉門外。以升堂爲在治朝。使路門外平地忽然而有堂有階。一知半解。貽誤後學。因補朱子此條詳言以解惑。　黃氏後案。以禮攷之。臣入雉門行朝禮。上記君在正是入雉門之事。自過位升堂則入路門之事。此首記入公門指庫門而言。魯庫門依天子皋門而爲之者。皋之爲言高也。詩曰。皋門有伉。高大可知。夫子敬之而如不容者。重公門也。庫門爲君治外朝之處。重公門即重外朝也。　經義述聞以入門爲廟門。云公衍字也。聘禮記執圭入門鞠躬如也。正與此同。

按公門凡有五說。黃氏式三主庫門說。江氏愼修主路門說。未知孰是。王氏引之以公字爲衍文。劉氏寶楠駁之曰。案聘記雖雜說孔子行事。其文不必與論語悉同。彼於執圭下言入門自指廟門。論語公門則以朝門該廟門也。且以詩言公庭萬舞觀之。廟庭稱公。即此公門爲廟門。奚不可者。而王氏以公爲衍字。非也。

【集解】孔曰。斂身也。

【唐以前古注】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注。鞠躬自斂斂之貌也。

【集注】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

【考證】禮記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　又玉藻。賓入不中門。不履閾。注云此謂聘客也。　劉氏正義。立即位也。下文復其位。承此言之。聘禮言賓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注云接近也。西塾在廟門之外。所謂門側之堂。謂之塾也。賓與主人同至廟門。而君先入以省內事。故賓在門外闑西近西塾之地立少俟。此立不知何面。胡氏培翬正義引蔡說賓走東西。案雜記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西上。西於門。注賓立門外不當門。以此例之。知聘賓亦東面。曲禮云。爲人子者立不中門。可知中門爲尊者之迹。人

臣人子皆當辟之。　論語稽故。凡門兩邊立長木謂之棖。中央豎短木謂之闑。門以向堂爲中。東爲闑右。西爲闑左。東西各有中。出入之法。賓由闑右。主由闑左。臣統于君。故禮曰。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也。又曰。聘賓公事自闑西。賓禮也。私事自闑東。自比於臣也。此中謂闑右之中。謂凡尊者出入皆中門。非尊者皆稍偏近闑。故玉藻賓入不中門。謂聘賓。注云辟尊者所從也。疏云稍東近闑。由此可見出入者並不得中門則立。可類推。曲禮爲人子者立不中門。疏云。棖闑之間尊者所行。故不得當之。然則不中門者辟尊者所行。

【集解】孔曰。閾門限。

【唐以前古注】皇疏。履踐也。閾限也。若出入時則不得踐君之門限也。所以然者。其義有二。一則忽上升限似自高矜。二則人行跨限。己若履之則污限。污限則污跨者之衣也。

【集注】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闑之間。君出入處也。閾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閾則不恪。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音讀】書齋夜話。此與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皆經過之過。當作平聲。

【考證】羣經補義。人君每日視朝。在治朝惟與羣臣揖見而已。議論政事皆在路寢之朝。故視朝退適路寢。則治朝之位虛。如君不視內朝。則群臣各就官府治事。無過位之事。玉藻所謂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者也。如有政事當議而視內朝。則羣臣皆入路門而朝於內朝。於是有過位升堂之事。玉藻所謂君聽政於路寢不視內朝者也。鄉黨所記先視治朝後視內朝者也。視治朝何以不言其儀。上章君在踧踖如也。已言之。故不復言也。　黃氏後案。此言治朝之位也。曰過者其正朝之禮。上文所記君在是朝畢而位虛也。五禮通考曰。過位升堂。皆既朝以後事。入雉門遂行朝禮。君三揖禮畢退適路寢聽政。諸大夫不得從入。有宰夫小臣掌。諸臣復逆。諸大夫有所啓奏。乃得因之以入。於是有過位升堂也。而上萬氏曰。禮器云。天子諸侯臺門。足知君門崇廣。可即此朝見臣民。又玉藻云。闔門左扉立於其中。益足證君門可

以泄衆。不必更有朝堂。又曰天子五門諸侯三門。門皆直入無堂室相間。治朝外朝就門而立。左傳鄭子在門臺臨廷。即視朝時也。江愼修曰。治朝無堂觀。司士路門左路門右之位可見。聘禮使者夕幣於朝之時。管人布幕於寢門外。君朝服出門左。亦可見路門外是平庭無堂也。戴東原曰。朝有門而不屋。故雨霑衣失容則輟朝。觀此諸說知下文升堂爲路寢之堂。而此過位爲治朝可知矣。

【集解】包曰。過君之空位。

【唐以前古注】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　皇疏。位君常所在外之位也。謂在宁屏之間揖賓之處也。則君雖不在此位。此位可尊。故臣行入從位之邊過而色勃然足躩爲敬也。

【集注】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別解一】論語後錄。凡朝者必於廷。位在廷左右。爾雅曰。中廷之左右謂之位。又曲禮下卿位注云云。君過且然。況臣自過之乎。　金榜書古文論語後。曲禮曰下卿位。注云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正義曰。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故論語鄉黨云公入門。又云過位。注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故燕禮大射卿大夫門右北面公降阼階南鄉爾卿是也。鄭氏釋鄉黨過位爲卿大夫朝位。在路寢庭。正與下經沒階復位文義相屬。

按此以過位爲卿大夫之位。考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是君所立者名宁不名位。說文亦以中庭之左右爲位。其說不爲無據。且與下文復位文義相屬。可備一說。

【別解二】論語駢枝。過位者過主君之位。廟門之內。中庭之位也。主君先入門右即中庭之位俟賓。賓後入門左。及中庭乃與主君並行。故以過位爲節。而色勃如足躩如。事彌至容彌蹙也。　王氏鄉黨正義（劉氏正義引）引胡紹曰。聘禮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至於階。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揖。此即論語注所云北面君揖之位也。中庭據鄭注昏禮及賈疏所釋則中庭南北之中也。三分庭一在北設碑。是聘禮所云公揖入立於中庭者。其位在碑南。當庭之中。行聘之時。公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則鄭注過位所云入門右者。據君言

之。賓入門左北面西上。既曲則賓主俱北面揖。當碑又揖。揖時賓在左。君位在中庭之右。由是三讓升階。則過君所立之位。故云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也。聘禮君行一臣行二。賓主三揖時。君位在右而居前。賓在左而稍退居後。故揖之後必過君揖之位也。

按此說以過位爲在行聘之時。劉氏正義駁之曰。胡說即本駢枝而義加詳。但引申鄭注則未然。蓋統鄭注全觀之。知以爲臣朝君也。其曰入門右者。謂入雉門之右。所謂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者也。由是北面行至治朝之廷。君視朝揖羣臣畢。退適路寢。臣適私朝治事。若有政事當議者。君命臣隨至路寢之庭。或升路寢之堂議之。其出治朝入路門。過君治朝揖羣臣之位。故曰君揖之位。此則鄭義。在朝非在廟。在己國朝會非在他國行聘也。必知鄭說不然者。鄉黨言禮雖不盡爲周禮所有。然若此節及下執圭節皆見聘記。尙不足爲據耶。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考異】七經考文古本齊作齋。　唐貞觀孔子廟堂碑亦作攝齋。

【考證】論語補疏。升堂上加攝齊二字。所以別於執圭之升堂也。同一鞠躬如也。在執圭則手不能摳衣。故足縮縮如有循。玉藻云。執圭玉擧前曳踵。又云圈豚行不擧足齊如流是也。手不假攝齊。齊曳於地。故如流矣。在本國升堂手不執圭則攝齊。齊既攝則不曳於地。行不必如有循。但見屏氣似不息而已。攝齊與下鞠躬相貫。鞠躬雙聲字。孔曰斂身也。斂身則身俯而前。齊必曳地也。說苑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衞。孔子曰。君子以忠爲質。以仁爲衞。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方其持劍。意氣自雄。身必仰。既聞言而起敬。則屈俯其身。前衣必委地。故攝齊。攝齊則棄劍不持可知。云攝齊以事先生。當時以屈身必攝齊。即以屈身爲攝齊。猶云屈身以事先生也。韓詩外傳。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謂屈身而前也。鹽鐵論刺義篇。丞相史曰。僕雖不敏。亦嘗傾耳下風攝齊句指受業經於君子之塗矣。漢書朱雲傳。少府五鹿充宗與易家論。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齊升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此特用攝齊二字寫其倜儻之狀。攝衣而登。不欲綏行。與屈身者意殊而攝則同也。素問五藏生成篇云。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攝。攝屬於指。非提之而何。攝齊與攝衣

同爲飲而各不同。管子弟子職。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執事有恪。攝衣共盥。先生乃作。蚤起盥漱。衣未整齊。故整齊其衣而後共盥。史記酈生傳稱酈生入謁。沛公方倨床使兩女子洗足。既聞酈生語。於是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方倨床洗足衣必不整齊。此時輟洗起敬。故整衣。與弟子職盥漱後攝衣同。孔子升堂時非倨床洗足可比。豈前此不衣至此始衣。故以攝衣證攝齊者非也。聘禮記賓入門皇升堂讓。鄭氏引孔子升堂云云。鄭引此文以明發氣怡焉與逞顏色怡怡同。論語於升堂之上加攝齊二字。兩手摳衣則不得更執圭。此節爲攝齊升堂。明下節爲執圭升堂。於升堂而增攝齊。於執圭而省升堂。此古人屬文之法。孔氏以摳衣解之。精不可言。若攝齊不是摳衣。但爲整齊其衣。如漢帝之攝衣。不知攝齊用手攝衣亦必用手。攝齊不過手提之。整衣則用手益加勞矣。尤非執圭時情事。如不用手而空言。則升堂上著攝齊二字爲無謂矣。且新序言昭奚恤提衣而去。恤是時居西面壇上。自壇而下故攝衣。此攝衣正是摳衣。揚雄逐貧賦云。攝齊而與降階下堂。則攝齊亦可云攝衣。攝衣而下則攝衣而上可知矣。攝齊而升則攝齊而降可知矣。戰國策趙策。魯仲連云。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鍵攝衽抱几。此衽與几並舉。謂衽席之衽。衽爲臥所薦。几爲坐所憑。諸侯親提之親抱之。爲天子設也。既攝衽又抱几者。不必一時兼爲之。猶弟子攝衣在先。共盥在後。屬文者叠言之辭。凡持兵曰攝兵。提樽曰攝飲。未有不用手空言攝者。

【集解】孔曰。皆重慎也。衣下曰齊。攝齊者摳衣也。

【唐以前古注】士相見禮疏引鄉黨云。孔子與君圖事於廷。圖事於堂。　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注。屏氣自靜以俟君言也。

按論語古訓云。疏引鄉黨云云。今經無此文。集解無此注。必是鄭義。古人引經與注。往往不爲區別。劉氏正義云。圖事於庭。庭即路寢之庭。疑鄭此文釋其言似不足之義。圖事於堂則此升堂是也。俟君言謂所圖事之言。此則鄭義以爲常朝也。陳氏壽祺左海經辨謂鄭云圖事即是謀聘。似是臆測。

【集注】攝摳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

【別解】論語駢枝。攝斂也。整也。舉足登階。齊易發揚。故以收斂整飭爲難。士冠禮攝酒注云。攝猶整也。詩既醉朋友攸攝。正義云。攝

者收斂之言。史記酈生陸賈列傳。沛公輟洗起攝衣。正義云。斂著也。其他傳記言攝衣攝袵者非一。未有解爲摳衣者。戰國策曰。攝袵抱几。既抱几能復摳衣乎。弟子職曰。攝衣共盥。既兩手奉盥器不容又有兩手摳衣。管晏列傳。。晏子懼然攝衣冠。若攝爲摳者何乃并及冠乎。略舉數事亦足以見之矣。又曰。曲禮兩手摳衣去齊尺。謂即席也。即席必摳衣。以將就坐。升堂則未有言摳衣者。拾級聚足。連步以上。自不至有傾跌失容之患。不必摳衣也。摳謂之攘。攘謂之揭。揭謂之撅。子事父母不涉不撅。侍坐於君子。暑無褰裳。避不敬也。獨奈何升堂見君而反以摳衣爲敬乎。此可知其不然也。

【餘論】四書或問。或疑升堂攝齊則手無所執歟。曰古者君臣所執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以爲贄而已。笏則搢之。用以記事而已。不執之以爲儀也。宇文周復古。乃不修贄而執笏。攝齊鞠躬之禮廢。升堂而蹴齊者多矣。　潘氏集箋。息說文云喘也。喘疾息也。喘从口。當爲氣之从口出者。息从自。說文云自鼻也。當爲氣之从鼻出者。　天香樓偶得。胡安定謂天之行一晝夜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爲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已八十餘里。人一晝一夜有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朱子陽以其說本於丹書。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考異】釋文沒階趨一本作沒階趨進誤也。　聘記注引有進字。　唐石經有進字。　太平御覽居處人事二部張子正蒙引文皆有進字。　朱子或問。問何以知無進字。曰降而進階則爲趨而退矣。不得復有進字也。　論語集說進疑是退字。　翟氏考異。子華子孔子贈篇云。以俯執圭。子華子沒階而進。再拜而言。似可證此進字之非衍誤。特其書爲後人擬托。恐即依倣論語言之。　禮經釋例聘禮記注引論語作沒階趨進。則鄭氏所見本已有進字。陸說不可從。　四書辨證。鄉射記司射挾二個以進。注云進前也。敖曰。進退之文無常。大抵有事於彼爲進。士相見禮疏曰。論語趨進翼如也。謂孔子與君圖事於堂訖。降堂經向時揖處。至君前橫過。向門特加肅敬。然則橫過堂下向路門面前。正所謂有事於彼也。進字疑非誤。

按臧氏琳經義雜記曰。按史記孔子世家作沒階趨進。儀禮聘禮注引論語同。曲禮帷薄之外不趨。正義引論語儀禮士相見禮疏引論語並有

進字。然則自兩漢以至唐初皆作沒階趨進。趨進者趨前之謂也。進字不作入字解。舊有此字非誤矣。

【考證】論語駢枝。聘享每訖則出廟門以俟命。出字爲下文之目。等者階之級也。曲禮拾級注級等也是也。士冠禮降三等。注云下至地。疏引賈馬說。天子堂九尺階九等。諸侯堂七尺階七等。大夫堂五尺階五等。士堂三尺階三等。　胡培翬正義引程瑤田云。階三等者。連堂廉而言。若除堂廉言則九尺之堂其階止八等。七尺者六等。五尺者四等。三尺者二等也。所謂盡等不升堂者。當是盡其廉下之等而不踐廉以升堂也。　洪頤煊禮經宮室答問。鄉射禮賓降立于西階西當西序。又云賓降立于堵西當序。西階在西序之東。東階當在東序之西。聘禮賓升西楹西東面。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西楹西。已當階又三退。然後負序。則階必當楹序之中。階上北直房戶。其兩階相去亦東西四筵之地。　經學卮言。此君視燕朝卿大夫所立之位。故稱其位。　論語釋故。入必先居門右北面之位。故出必復門右北面之位。俟羣臣出乃出降由西階至中庭乃東向復位。進者進於位也。其時君在阼階上。東向則面君。故又曰進而不敢不趨也。　黃氏後案。皇疏位謂初入時所過君之空位也。今出至此位而更踧踖爲敬也。疏申孔注是也。後儒或以過位在外朝。即以復位爲外朝之位。固非。何義門以治朝堂下諸曹治事處爲此所復之位。則踧踖之義何解。且過位復位上下相應。何得別生異解乎。鄭君以上節過位謂入路門內門右北面君揖之位。見曲禮正義。說者據此謂上言過下言復皆中庭左右臣立之位。此言其位。益見位爲孔子所立而見君之位也。又一義。　論語補疏。包氏注過位爲君之空位。邢疏云。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君雖不在此位。人臣過之宜敬。此復其位。孔氏以爲即來時所過之位。邢疏云。復至其來時所過之位。則此所復之位仍即君之空位。乃曰其位則不可指君。曰復則不可指君所立之處。於復其中增入至字。非經文所有。爾雅釋宮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之宁。郭璞以位爲羣臣之列位。宁爲人君視朝所宁立處。說文亦以中庭左右爲位。位之名屬之臣。與宁有別。惟天官宰夫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此位通宁而言。似爲包氏所本。然此統言之。不必分云王之宁公卿大夫羣吏之位。論語與門闑堂階並言。則指中庭左右之定名。非泛指矣。曲禮下卿位鄭注云卿位卿之朝位也。正義引鄉黨過位。鄭氏注云。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言門右北面。正是卿大夫之位。過位之位。鄭氏指中庭左右之臣位。君方下車而過。孔子過之色勃足躩。夫又何疑。鄭氏與孔同與包異也。

四書改錯。舊注以此位爲即過位之位。此本孔安國注。原可信者。不知何據又改作己之朝位。夫朝位有三。一在門屏之外。公門之內。則外朝位也。一在門屏之內。堂階之下。則內朝位也。一在堂階之上。寢庭之下。則朝端位也。此與三位俱不合。且下階已怡怡。焉得復位反踧踖。

【集解】孔曰。先屏氣下階舒氣。故怡怡如也。沒盡也。下盡階也。來時所過位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降下也。逞申也。出降一等。謂見君已竟而下堂至階第一級時也。初對君時既屏氣。故出降一等而申氣。氣申則顏色亦申。故顏容怡怡也。沒猶盡也。盡階謂下諸級盡至平地時也。既去君遠。故又徐趨而翼如也。位謂初入時所過君之空位也。今出至此位而更踧踖爲敬也。

【集注】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　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按此節朱子以爲記孔子在朝之容。由外朝而治朝而燕朝。通記之也。外朝在庫門內。由是入雉門而治朝。入路門而燕朝。故先記入公門之容。入治朝則雉門外有君位。入燕朝則路門外有君位。故次記過位之容。外朝以詢萬民。惟治朝燕朝君與大夫發令謀政。故次記言容。燕朝在路寢有階有堂。玉藻君聽政於此。則臣有告君之政可知。故次記升堂之容。告畢還位治事。故次記復位之容。惟清代學者對此頗多異說。有以爲記擯禮者。宋氏翔鳳論語發微是也。有以爲指聘禮者。劉氏台拱論語駢枝是也。有以爲謀聘之禮者。陳氏壽祺左海經辨是也。其原因皆以上節已說趨朝之事。不應中隔以爲擯而復言趨朝也。聘禮說最爲有力。淩氏廷堪禮經釋例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劉氏寶楠論語正義均主之。惜於公門字說不過去。蓋聘於鄰國不得云公門也。茲備載餘論中以資參考。

【餘論】論語發微。鄭康成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本此法竅推之。知入公門以下並承君召使擯來禮。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鄭注云內賓位也。衆介隨入。北面西上。少退。擯者亦入門而右。北面東上。上擯進相君。按此知入面右正指擯者。論語

入公門即禮大門也。聘禮又云。公再拜。賓辟不答拜。公揖入每門每曲揖。鄭注云。凡君與賓入門。賓必後君。介及擯者隨之並而雁行。既入則或左或右。相去如初。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賓入不中門。不履閾。門中門之正也。不敢與君並出之。敬也。介與擯者雁行。卑不踰尊者之迹。亦敬也、按論語立不中門指此。公迎賓不出大門。則入公門時無尊者之迹。無庸立不中門也。知此門在大門以內。聘禮又云。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接立西塾。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鄭注云。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碑揖。按此皆君揖之位也。當公入立中庭。賓立西塾。君揖尚虛而擯者出入其間。即論語過位之時，又有請命辭玉之事。擯者乃有言。故論語於此云其言似不足者。聘禮又云。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鄭注云。向公所立處。退者以公宜親受賓命不用擯相也。按此知聘禮擯者不升至堂上。論語攝齊升堂謂堂階。春秋時列國多事。朝聘會盟不無意外之虞。孔子世家夾谷之會。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則聘禮亦容或有此。故記此一節文。言攝齊止言堂階之等而不更言堂上之容。知擯未升堂也。下云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當讀沒階絕句。蓋擯者升堂則不盡一等。茲則又降一等。由是而降至階下也。聘禮又云。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鄭注云。進阼階西釋辭於賓相公拜也。按此即論語趨進一事。以上皆相公隨公而入。至此擯者單進。故有趨。與論語上文記趨進翼如也同事。惟擯者有此一節也。聘禮又云。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擯者退負東塾而立。鄭注云。反其等位無事。按此即論語復其位一節也。則入公門以下至此並記擯者之事。上文既述君召使擯一段。此又述者。弟子各述所聞。遂類聚之以廣異說也。惟聘禮於擯者不記升堂一事。蓋儀禮言禮之常。論語參言其變也。後之說論語者。謂記孔子常朝之事。或又據聘禮記云。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後退。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以論語入公門之文亦是爲賓出聘事。按賓升堂時方執玉。手不能下摳衣。知攝齊升堂正是擯者。又趨進一事。亦賓所無。以爲記聘亦不得實。鄭注聘禮記有孔子之升堂云云。亦引爲旁證。非竟以論語爲孔子爲賓之事。

劉氏正義。此節自入公門至私覿皆說聘問之事。而分晉者。一記所歷門位堂階之容。一記執圭之容也。聘禮記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注云。皇自莊盛

也。讓謂舉手平衡也。志猶念也。念趨謂淬行步也。孔子之執圭鞠躬如也云云。再三舉足自安定乃復趨也。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云云。又注及門正焉句云。容色復故。此皆心變見於威儀。是此節爲聘禮明明載之記中。而鄭君即以論語文釋之。惜其先注論語時未能據之也。古義滙晦至駢枝而始明。此可無疑者矣。鄭君及包孔注皆以此節爲趨朝。然上節言朝及君在已說趨朝之事。不應中隔以爲擯而復言趨朝也。陳氏壽祺左海經辨據鄭注圖事於庭於堂之言。謂是孔子於已國與君謀聘。則與平時議政事何異。且孔子在本國圖事。與聘記言賓入門升堂亦不合。則知陳說非也。宋氏翔鳳發微以爲擯禮。不知擯者本不升堂。且上節已言趨進。此不必復記矣。左海經辨。鄉黨記入公門訖復其位。踧踖如也。文次君召使擯章之後。執圭章之前。此謂將聘圖事之禮也。公門據已國過位。謂路門内臣之朝位。升堂謂與君圖事於堂也。何以明之。曲禮曰。下卿位。鄭注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正義曰。卿位路門之内門東北面位。故論語鄉黨云入公門。又云過位色勃如也。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案正義引注者鄭氏論語注文。爾雅釋宮曰。門屏之間謂之宁。中庭之左右謂之位。說文第八入篇位解曰。列中庭之左右謂之位。从人立。鄭據古訓釋過位之位爲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至精不可易也。所以知在路門内者。燕禮大射儀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公降立阼階東面南鄉揖卿大夫。卿西面北上。大夫皆少進。賈氏燕禮疏曰。卿大夫門右北面東上。此是擬君揖位。君邇之始就庭位。是路門内有此面位也。觀曲禮下卿位。知君出入過之猶敬而况臣乎。所以知此經過位升堂爲圖事時者。聘禮君與卿圖事。鄭注謀事者必因朝。其位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疏以爲在路門外正朝。江永鄉黨圖考以爲下經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注云古者君臣謀密草剏未知所之遠近。則圖事命使當在路寢之朝。後夕幣乃在路門外正朝。士相見禮。凡燕見于君必辨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鄭注君南面則臣見正北面。君或時不然。當正東面。若正西面。不得疑君所處邪鄉之。此謂特見圖事非立賓主之燕也。士相見禮。又曰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辨君所在。鄭注升見升堂見于君也。君近東則升東階。君近西則升西階。賈疏曰。亦謂及燕及圖事之法。疏又曰。知有圖事者。論語鄉黨云。孔子與君圖事於庭。圖事於堂。聘禮亦云。君與卿圖事之時。有此面法無常法也。案疏稱聘禮云者。約鄭聘禮注文。稱鄉黨者。約鄭論語鄉黨注文。是鄭以圖事解鄉黨。與聘禮合也。圖事之法面位無常。故有過位之事。過位則圖事於庭也。升堂則圖

事於堂也。聘禮又曰。遂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辭。君不許乃退。鄭注反位也。此論語復其位之事。士相見禮疏曰。此庶人見君不趨翔。論語是孔子行事。而云趨進翼如也。彼謂孔子與君圖事於堂。圖事訖降堂向時揖處至君前橫過。向門特加肅敬。此賈氏本鄭義說論語出降階趨進之事也。然則過位升堂皆爲將聘圖事。故下章承之。遂言行聘執圭之儀。服虔左氏傳解詁所謂孔氏聘禮即此類矣。或見聘禮記引孔子之升堂至沒階趨進翼如也。上下又引孔子之於執圭孔子於享禮爲證。玉藻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其文亦與鄉黨合。因以論語入公門訖復其位爲即行聘時事。然公門之名非所施於他國。聘禮賓入廟門而廟門非路門。且入門左非門右。公揖入每門每曲揖則無事位。惟私覿入門右。於此豫見則乖其事。次執圭升西楹西則未暇攝齊。義皆不與鄉黨相應。聘禮注錯引此經。乃舉事以見例。不得溷而一之。學者守鄭論語本注爲宗可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

【考異】釋文魯論下爲趨。今從古。

【考證】羣經補義。人臣所執之圭謂之瑑圭。其度用偶數。大國之臣八寸。次國六寸。若桓圭九寸。信圭躬圭七寸。謂之命圭。臣不得而執也。　論語後錄。大夫聘執瑑圭。考工記玉人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聘禮記曰。凡四器者惟其所寶。以聘可也。是瑑圭減命圭一寸。（命圭九寸）命圭繅三采三就。瑑圭二采一就。命圭以朝。瑑圭以聘。二者皆君之圭也。故包以爲執持君之圭。　惠士奇禮說。瑑者頫問之圭璧。六瑞則不瑑也。故曰。大圭不瑑美其質也。康成依漢禮而言。遂謂六瑞皆瑑。如其說則與頫聘之圭何以異乎。說者又謂頫聘之圭璧有圻鄂瑑起無桓信躬穀蒲之文也。不知桓信躬穀蒲乃玉之形體與其彩。非瑑飾之文。故曰和氏之璧不飾以五彩隨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六瑞無瑑飾者。以此。山海經圭璧十五五彩惠之。惠猶飾也。記山川造賓客皆曰素功。素功者設色之工畫繢之事。是爲瑑。書之八體大篆小篆亦以此取名焉。說者謂素功無飾其不然乎。　鄉黨圖考。孔子執圭上如揖。與天揖推手小舉者相似。此仍不過平衡也。如燃者。說文云。授與也。凡獻物於人有不敢受者奠之於地。臣奠圭壻奠雁是也。其有當授受者。如几杖弓劍禽鳥之類。體敵者同面並受。不

敵者對面訝受。其時身稍俯而手微下。曲禮記授弓之儀云。尊卑垂帨。注帨佩巾也。磬折則佩垂。授受之儀尊卑一。孔子執圭手有稍下時如之。即行聘時上介執圭如重。授賓升堂授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皆有授時。執圭亦如之耳。

【集解】包曰。爲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鞠躬者敬愼之至。鄭曰。上如揖授玉宜敬也。下如授不敢忘禮也。戰色敬也。足縮縮如有循。舉前曳踵行也。

【唐以前古注】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注。執圭謂以君命聘於鄰國。如不勝者敬之至也。上如揖授玉宜敬也。下如授不敢忘禮也。勃如戰色恐辱君命也。如有循舉前曳踵行之愼也。 皇疏。周禮五等諸侯各受王者之玉以爲瑞信。公桓圭九寸侯信圭七寸伯弓圭七寸子穀璧五寸男蒲璧五寸。五等。若自執朝王則各如其寸數。若使其臣出聘鄰國。乃各執其君之玉而減其君一寸也。今云執圭。魯是侯。侯執信圭。則孔子所執執君之信圭也。初在國及至他國執圭皆爲敬愼。圭雖輕而已執之恒如圭重。似已不能勝。故曲身如不勝也。

【集注】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縮縮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

【別解】論語後錄。此言上而揖趨而授也。魯讀下爲趨。古而如通。賈人啓櫝取圭授介。介授賓執圭入門左。三揖至于階。三讓升西楹東面。注三揖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碑揖也。記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注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賓自入門至于階。所謂上有三揖。既升堂將授志趨即趨而授歟。此解魯論爲長。鄭君用古文而不從魯論。恐未是。坫又案賓自執圭將享。由闑右入門至致命此三揖三讓。禮無煩重。古禮損可兼讓。論語不言及讓是已。又曲禮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衡者衡於心也。天子高於心。君則與心齊。不言有二度以上下爲執玉高卑。殆不讀聘禮及記歟。勃如戰色。禮記玉藻色容莊注引此文。正義色容莊者欲常矜莊勃如戰色不乍變動也。

按此說與下兩如字別自爲義。殆不可從。

享禮有容色。

【考證】黃氏後案。近儒以禮爲醴賓者。聘禮小聘曰問。不享。主人不筵几不禮。記又云。若君不見使大夫受不禮。是其所據也。然記云執圭鞠躬焉。如恐失之。及享發氣焉盈容。私覿愉愉焉。記分執圭享覿三節。見禮之大在此三者。與此經正符。以三者言之。則執圭正聘與享爲尤重。儀禮言使者之始受命也。賈人西面坐。啓櫝取圭。垂繅而授宰。宰執圭屈繅授使者。使者受圭垂繅以受命。既述命。授上介。上介受圭屈繅出授賈人。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元纁束帛加琮如初。是聘享之初受如此其重矣。禮言未入竟之習儀也。壹肄爲壝。不執圭習。享士執庭實習。夫人之聘享亦如之。習公事不習私事。此聘享之肄習甚重。而私覿則不習矣。禮言入竟之展幣也布幕。賈人拭圭。遂執展之。上介視之。退圭又拭璧展之。會諸其幣。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及郊又展如初。及館展幣于賈人之館亦如之。此入竟三展幣之甚重矣。凡此皆未行聘享之前。而見聘享之重如此。其後有還玉之禮焉。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皮弁襲迎于外門外。升自西階。南面受圭還璋如初。有報享之禮焉。賓裼迎大夫。賄用束紡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二禮或言報。或言還。還則不受重禮而以來物還之。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享則各隨其土宜之所有。此所謂不以貨傷德不以幣沒禮者。受而報之可也。此聘享之終也。　鄉黨圖考。聘執圭。享執璧。嚴與和微異。享禮有容色。正對勃如戰色。謂身容手容足容如初。惟發氣盈容不若初之變色耳。

【集解】鄭曰。享獻也。聘禮。既聘而享。享用圭璧。有庭實也。

【唐以前古注】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注。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皮馬相間也。　皇疏。享者聘後之禮也。夫諸侯朝天子。及五等更相朝聘禮。初至皆先單執玉行禮。禮王。謂之爲朝。使臣禮主國之君。謂之爲聘。聘問也。政言久不相見。使臣來問於安否也。既是初至。其禮質敬。故無他物。唯有瑞玉。表至誠而已。行朝聘既竟。次行享禮。享者獻物也。亦各有玉。玉不與聘玉同也。又皆有物將之。或用皮馬。或用錦繡。又獻土地所生。羅列滿庭。謂之庭實。其中差異。不復曲論。但既是次後行禮。以多爲貴。則質敬之事猶稍輕。故有容貌采章及裼以行事。故云有容色也。

【黃注】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

【別解】經學卮言。禮與享爲二事。禮者謂主人以醴禮賓也。聘儀。既聘乃享。既享乃禮。既禮乃私覿。

私覿。愉愉如也。

【考異】通雅。說文愉薄也。引論語私覿愉愉如也。則讀以媮薄之媮作愉矣。　翟氏考異。舊注引儀禮發氣滿容。乃漢人避惠帝諱變盈爲滿也。今注襲其文。非所謂無喪而右袒者乎。小雅。視民不恌。毛傳云。恌愉也。古字愉與媮通。故說文解之曰薄。續引論語。則更廣明他義。非相承也。　說文無覿字。論語後錄。覿字从賣。賣字从𡿺。𡿺即睦之古文。或覿即𡿺字歟。但無可據證耳。　論語竢質作儥。曰說文解字云。儥見也。从人賣聲。

按說文雖無覿字。然愉字下引論語曰。私覿愉愉如也。可爲說文有覿字之證。且覿見爾雅釋詁。左傳亦有宗婦覿之文。經典中用此字多矣。今因說文偶爾闕佚之故。乃多方遷就。改經以從說文。此漢學家之蔽也。

【考證】郊特牲。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爲乎諸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

按此周時儒者譏禮之言。鄭注云。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是鄭據周禮。以臣聘得行私覿。未爲失禮也。儀禮所謂奉束錦乘馬。左傳所記楚公子棄疾以錦八束馬四匹私覿於鄭伯是也。又云以錦四束馬二匹見子產。則卿大夫亦有私覿。

故朱子語錄云。聘使亦有私禮物與所聘之國君及其大臣也。

【集解】鄭曰。覿見也。既享乃以私禮見。愉愉顏色和也。

【唐以前古注】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注。覿見也。既享乃以私禮見。用束帛乘馬者也。　皇疏。謂行聘享公禮已竟。別日使臣私齎己物以見於主君。故謂爲私覿也。既私見非公。故容儀轉以自若。故顏色容貌有和悅之色。無復勃戰之容者也。

【集注】私覿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　此一節記孔子爲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耳。

論語集釋卷二十

鄉黨中

○君子不以紺緅飾。

【考證】困學紀聞孔氏注。一入曰緅。石林云。考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緅在纁緇之間。爾雅。一入爲縓。禮練衣黃裏縓緣。練冠麻衣縓緣。蓋孔氏誤以緅爲縓。則緅不可爲近喪服。集注謂緅絳色以飾練服。亦用孔注。　四書典故辨正。爾雅一染爲縓。再染爲赬。三染爲纁。以纁入黑則爲紺。是紺爲四入之色。說文所謂深青揚赤者也。紺又入黑則爲緅。是緅爲五入之色。又黑於紺也。緅又入黑爲元。元又入黑爲緇。則純乎黑矣。齊服元冠元端。不用紺。練服縓緣不用緅。集注皆因孔注而誤。又曰。深衣篇云。具父母大父母食純以績。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即緣也。紺緅非績。又非青素。於盡飾無飾之義。兩無所取。故不用。　趙佑溫故錄。孔注飾領袖緣也。以禮記父母存冠衣不純素詩羔裘豹飾二疏合參之。則古以領緣謂之純。讀若準。而飾自謂袖緣也。

【集解】孔曰。一入曰緅。不飾者不以爲領袖緣也。紺者齋服盛色以爲飾。似衣齋服也。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飾衣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鄭注。紺緅紫玄之類也。紅纁之類也。玄纁所以爲祭服。等其類也。紺緅木染。不可以爲衣飾。紅紫草染。不可爲褻

服而已。飾爲純緣也。 皇疏。案孔以紺爲齋服盛色。或可言紺深於玄。爲似齋服。故不用也。而禮家三年練以纁爲深衣領緣。不云用緅。且檢考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則緅非復淺絳明矣。故解者相承。皆云孔此注誤也。

【集注】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齋服也。緅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

【別解】潛研堂答問。孔注一入曰緅。三年練以緅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故不以爲飾衣。邢疏以輭爲淺絳色。據周禮五入爲緅。則緅非淺絳。且練衣不以緅飾緣。按孔氏經文。當是緅字。爾雅云。一染謂之縓。即孔所云一入。檀弓云。練衣黃裏縓緣。注云。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縓爲飾。即孔所云三年以飾衣者也。然則孔本經注。皆當作縓。不作緅矣。考工記鍾氏三入爲纁。五入爲緅。注。緅謂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先鄭司農以論語君子不以紺緅飾證五入爲緅之文。則先鄭所受論語本作緅。與孔本異也。士冠禮爵弁服注。爵弁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許氏說文無緅字。而有纔字。云。帛雀頭色。又云。微黑色如紺纔淺也。古人纔與才通。亦讀爲哉。與爵聲近。則緅纔爵三者同物。賈公彥云。三入之纁。入赤汁則爲朱。若不入赤而入黑汁則爲紺。更以此紺入黑則爲緅。紺緅相類之物。故連文云君子不以紺緅飾也。今文論語作緅。古文作縓。微黑爲緅。淺絳爲縓。不能混而一之明矣。自何平叔集解注采孔氏說。而經文仍從緅字。又改注文之縓亦爲緅。而二文相亂。邢疏知讀緅爲縓。又云一入曰緅。未知出何書。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 論語後錄。論語此有兩本。古文作紺縓。今文作紺緅。孔本古文。鄭本今文也。今集解乃後人妄改。

按劉寶楠云。孔本非眞古文。此說稍誤。潘維城亦曰。案孔本果作縓。則說文縓字注何以但云。帛赤黃色。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䞓。三染謂之纁。不引論語此文邪。雖說文無緅字。似屬可疑。然攷工記鍾氏五入爲緅注。鄭司農明引論語此文作緅。鄭司農即鄭衆。傳費氏易毛詩周禮左氏春秋者。其所傳皆古文。則所引論語亦必古文。諸家皆惑於僞孔。而以作緅者爲今文。非也

【餘論】論語稽。君子以孔子言之。曰君子者。見非孔子私意爲之。而君子之事也。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此不曰孔子而曰君子。亦是類也。蘇氏以爲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陳新安曰。吉月之朝。豈亦雜記曲禮耶。按此君子自以指孔子爲是。然變例言

君子者。其意蓋謂上容貌乃子一人之事。冠服則君子禮制之當然。非孔子一人之私也。飾領袖緣也。紺以纁入黑也。緅色五入。以紺入黑也。紺非玄。即非齊服。緅非一入之緅。即非練飾。緅色亦非絳。古者尚玄。紺緅皆足奪玄。故不以飾。且飾或繢或采或青或素。不用紺緅。

紅紫不以爲褻服。

【考證】鄉黨圖考。孔子言惡紫之奪朱。當時尚紫亦有漸。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戰國策曰。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蓋齊桓公有敗素。染以爲紫。下令貴紫。人爭買之。賈十倍。其貴紫有由來矣。哀十七年。衛渾良夫紫衣狐裘。太子數其三罪。殺之。紫衣居一。杜注。紫衣僭君服。可見當時君服紫。

【集解】王曰。褻服私居服。非公會之服。紅紫皆不正。褻尚不衣。正服無所施。

【唐以前古注】詩無衣正義引鄭注。褻衣袍襗也。　皇疏。紅紫非正色也。褻服私褻之服。非正衣也。褻尚不衣。則正服故宜不用也。所以言此者。爲時多重紅紫棄正色。故孔子不衣之也。故後卷云。惡紫之奪朱也。鄭玄注云。紺緅紫玄之類也。紅纁之類也。玄纁所以爲祭服。等其類也。紺緅木染。不可爲衣飾。紅紫草染。不可爲褻服而已。飾謂純緣也。侃案五方正色。青赤白黑黃。五方間色。綠爲青之間。紅爲赤之間。碧爲白之間。紫爲黑之間。緇爲黃之間也。故不用紅紫。言是間色也。　又引穎子嚴云。東方木。木色青。木剋於土。土色黃。以青加黃。故爲綠。綠爲東方之間也。又南方火。火色赤。火剋金。金色白。以赤加白。故爲紅。紅爲南方間也。又西方金。金色白。金剋木。木色青。以白加青。故爲碧。碧爲西方間也。又北方水。水色黑。水剋火。火色赤。以黑加赤。故爲紫。紫爲北方間也。又中央土。土色黃。土剋水。水色黑。以黃加黑。故爲緇黃。緇黃爲中央間也。緇黃黃黑之色也。又一注云。東甲乙木。南丙丁火。中央戊己土。西庚辛金。北壬癸水。以木剋土。戊以妹己嫁於木甲。是黃入於青。故爲綠也。又火剋金。庚以妹辛嫁於丙。是白入於赤。故爲紅也。又金剋木。甲以妹乙嫁於庚。是青入於白。故爲碧也。又水剋火。丙以妹丁嫁於壬。是赤入於黑。故爲紫也。又土剋水。壬以妹癸嫁於戊。是黑入黃。故爲緇黃者也。

按潁子嚴不知何許人。其注論語隋唐志均未著錄。玉函山房輯本亦無之。

【集注】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爲朝祭之服可知。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考異】五經文字。袗之忍切。論語作紾。 釋文。紾本又作袗。唐石經紾絺綌。 文選聖主得賢臣頌注引論語紾絺綌。 曲禮。紾絺綌不入公門。鄭注引文。當暑上題孔子曰三字。 玉藻。振絺綌不入公門。鄭注曰。振讀爲袗。 皇本袗作縝。 七經考文。足利本同。古本作縝。按字書惟音同耳。未聞其通。 釋常談引論語曰。當暑縝絺綌。 翟氏考異。廣韻云。袗單衣。或作縝。同。又云。縝單也。是袗與縝不僅音同。古實通用。若今本袗字說解爲元服。玉篇訓緣也。儀禮。兄弟畢袗元。鄭注云。同也。孟子。被袗衣。趙注云。畫衣也。古並未有訓爲單者。雖有唐以來傳文已然。反不若作縝較得。又曰。依皇氏說。句末應無之字。且如是說之。則袗亦褻服。而所表猶裼衣。與上下所詔尤成類。 黃氏後案。皇本無之字。依禮注校。之字當在而字上。 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必表而出之。出下無之字。

【考證】劉履恂秋槎雜記。士冠禮。兄弟畢袗元。注。袗同也。元者元衣元裳也。古文袗爲均。士昏禮。女從者畢袗元。注。袗同也。上下皆元也。據此則袗絺綌亦謂衣裳同絺綌也。絺綌無有不禪者。不必以袗爲禪也。 莊匡考古錄。袗有數義。說文。玄服也。孟者被袗衣。注。畫衣也。儀禮士冠禮。兄弟畢袗玄。注。古文袗爲均。此當兼均。義疏所謂暑同單服是也。 劉氏正義。釋名釋天。暑煑也。熱如煑物也。袗釋文及唐石經五經文字皆作紾。皇本作縝。邢本作袗。段氏玉裁說文注以袗爲正。紾爲叚借。縝爲俗。玉藻。振絺綌不入公門。注云。振讀爲袗。袗單也，單謂衣無裏。對袷褶之有裏者言之也。單衣即裼衣。裼衣在絺綌外。故稱表。其衣亦是單衣無裏。鄭據目見。故以今明之。喪大記。袍必有表。不禪。注云。袍褻衣。必有以表之乃成稱也。禪與單同。古人之服。先著親身之衣。次則春秋加袷褶。夏加絺綌。冬加裘，又次各加裼衣，又次上加禮服，此文必表而出，與下文緇衣素衣黃衣。皆論裼衣。裼者所以充美，燕居不裼。故可單衣葛也。玉藻

謂絺綌與表裘連文。注云。二者形且褻。皆當表之乃出。是鄭以出爲出門。皇疏云。在家無別加衣。若出行接賓。皆加上衣。當暑絺綌可單。出則不可單。皆加上衣。故云必表而出也。即鄭義也。 羣經平議。加上表衣。然後出之。則非如近解所謂表絺綌而出之於外也。出之二字連文。之往也。出之者謂往他所也。居家可單衣絺綌。若其出而他往。必加表衣。故曰必表而出之。

按俞氏之說是也。古人裘葛之上。若在家無別加衣。若出行接賓客。皆加上衣。當暑袗絺綌可單。出則不可單。必加上衣。故云必表而出也。記所謂不入公門者。亦不可出往入家。嫌似褻裘也。出謂出門也。集注失之。

【集解】孔曰。暑則單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加上衣也。

【唐以前古注】御覽八百十九引鄭注。縝單也。暑月單衣葛。爲其形褻也。必表而出之。若今單衣也。 皇疏。表謂加上衣也。古人冬則衣裘。夏則衣葛也。若在家。則裘葛之上。亦無別加衣。若出行接賓。皆加上衣。當暑雖熱。絺綌可單。若出不可單。則必加上衣也。故云必表而出也。然裘上出亦必加衣。而獨云當暑絺綌者。嫌暑熱不加。故特明之也。然又衣裏之裘。必隨上衣之色。使衣裘相稱。則葛之爲衣。亦未必隨上服色也。

【集注】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粗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縐絺是也。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

【考異】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褎元。綃衣以裼之。麛裘青犴褎絞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鄭氏注引孔子曰。素衣麛裘。孔子曰。緇衣羔裘。孔子曰。黃衣狐裘。 儀禮聘禮注引論語素衣麛裘亦以麑作麛。 又既夕疏引鄉黨素衣麑裘。亦題孔子云三字。 翟氏考異。鄭氏引此篇文。屢題孔子曰字。王充頤憲之引栗羹瓜祭。李善引君召使擯狐貉之厚。羅願引不得其醬。陸佃引膾不厭細。陳襄引不時不食。祝穆引魚餒肉敗。亦均以爲孔子言。

【考證】史佑經義雜記。緇衣爲朝服。素衣爲皮弁。黃衣未有知爲弁服中何服者。據詩疏定爲韋弁服。似較舊說爲確。韋弁用於兵事。左傳

。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故知用狐裘也。注疏據郊特牲息民之祭有黃衣黃冠之文。定爲蜡臘之服。然彼明言野夫草服。何得與禮服並言乎。

劉氏正義○士冠禮玄冠朝服注云。諸侯與其臣朝服。以日視朝。玄冠是黑色。其上衣及中衣皆用緇布爲之。緇亦黑色。所謂衣與冠同色也。說文。緇帛黑色也。釋名釋采。帛緇滓也。泥之黑者曰滓。此色然也。是也。詩羔羊傳。小曰羔。大曰羊。說文。羔羊子也。經傳凡言羔裘。皆謂黑裘。若今稱紫羔矣。又曰。爾雅釋獸。鹿牡麚牝麀。其子麛。說文。麛鹿子也。論語字當作麛。段麑字爲之。說文云。麑狻麑獸也。別一義○鄭君玉藻聘禮注引論語俱作麛。此注出詩羔裘疏。引作麑。或後人據今本改之也。江氏永圖考謂。夫子無麑裘。記者廣言諸侯禮。則與鄭義不合。玉藻疏引皇氏云。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絞耳。任氏大椿弁服釋例謂。絞衣經不多見。記者不應亂言絞。疑絞衣或爲春秋時制。不能如古。故夫子仍用素衣爲裼。其說視皇爲勝。若然。則論語素衣麑裘。實爲夫子之服。其用素衣。正以矯時人絞衣之失耳。又曰。金氏鶚禮說。緇衣羔裘。素衣麑裘。其用皆最廣。又多係大禮。而黃衣狐裘。止有息民之祭一用。而其禮又甚輕。何得與緇衣素衣等服並列乎。竊謂黃衣狐裘韋弁服也。兵事象火。故其服上下皆赤。上服赤黃。其內之裘宜用狐黃。裼之宜黃衣。詩羔羊疏云。兵事靺韋衣則用黃衣狐裘。象衣色故也。襄四年傳云。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是也。然則韋弁以黃衣狐裘有確證矣。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鄭注。韋弁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同類。取相近耳。其服蓋韋布以爲衣而素裳。是聘禮亦用黃衣狐裘也。今案以黃衣狐裘爲韋弁服。凌氏廷堪禮經釋例先有此說。但止言兵服。未言聘事。則夫子即未主兵。鄉黨無爲記之。然則金氏之據聘禮。實較凌說爲確。但鄭氏主蜡祭之服。宜亦兼存。蓋此言夫子雜服不必以輕重相衡。又且與於蜡賓。明見禮運。則謂爲息民之服非無據也。

　按此三句考證最詳者。當推論語古注集箋。以文長不錄

【集解】孔曰。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

【唐以前古注】詩羔羊正義引鄭注。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卿大夫朝服亦羔裘。唯豹袪與君異耳。素衣麑裘。諸侯視朝之服。其臣則青豻褎。絞衣爲裼。　緇衣正義引鄭注。狐裘取溫裕而已。皇疏。裘色既隨衣。故此仍明裘上之衣也。緇染黑七入者也。玄則六入色也。羔

者烏羊也。裘與上衣相稱。則緇衣之內故曰羔裘也。此是諸侯日視朝服也。諸侯視朝與羣臣同服。孔子是魯臣。故亦服此服。以日視朝也。素衣謂衣穀並用素也。麑鹿子也。鹿子色近白。與素微相稱也。謂國有凶荒。君素服。則羣臣從之。故孔子魯臣。亦服之也。歲終大蜡報功。象物色黃落。故著黃衣黃冠也。而狐貉亦黃。故特爲裘以相稱也。孔子爲臣。助蜡祭亦隨君著之黃衣也。故禮運云昔者仲尼預於蜡賓是也。

按皇氏此釋最爲明顯。較集注爲勝。

【集注】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麑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裼裘。欲其相稱。

褻裘長。短右袂。

【考異】說文解字引論語曰。紲衣長。短右袂。 楊桓六書統謂紲爲古文褻字。 潘氏集箋。許君所稱爲古文論語。此褻裘當从古文作紲衣。與下寢衣爲一類。說文紲下無釋義。疑古通用褻。禮記檀弓注。褻衣非上服。足利本上作正。見山井鼎七經攷文。 譚經菀曰。一說右當作有。古字通用。

按此節文極可疑。兩袖一長一短。絕無此理。作有義爲長。且與上下節必有寢衣文亦一律。

【考證】胡紹勳四書拾義。說文口部。右助也。从又口。又部亦有右字。解義略同。古有右字無佑字。右字之右古止作又。猶左手之左古止作ナ也。言又可兼ナ。說文又手也。象形。單言手不言右手者。明又爲兩手之統詞。不分ナ又。即以又部他字證之。如秉禾束也。從手持禾。叔拾也。從又尗聲。汝南名收芋爲叔。取捕取也。從又耳。不分ナ又矣。竊意右袂之右。當讀爲又。右本從又聲。右袂之右。即又之同音借字。袂獨短者。或較禮服之裘稍短。或因褻裘之長而適形其短。孔注泥於右字立說。遂使後人疑夫子衣不中度。 夏炘景紫堂文集。極取胡說。又申其義云。右袂即世俗所謂手褎也。褻裘即深衣之裘。短右袂對長中繼揜尺與禮服之褎而言。玉藻注云。長衣中衣繼袂揜一尺。若今褎矣。深衣則緣而已。然後知古人之袂。繼袂之末。揜餘一尺。另用裘與布爲之。若今袍之有褎頭也。惟深衣有緣無褎。若今人之齊褎袍。故褻裘亦無褎。其制較有褎之裘爲短。故曰短右袂。今案深衣本有定制。春秋時或不如禮。故夫子正之。

按孔注以短右袂爲便作事。夫人之作事。兩手皆欲其便。豈有單用右手之理。或又謂卷右袂使短。案弟子職。凡拚之道。攘袂及肘。即謂卷袂使短。然無事時必仍舒之。人作事皆是如此。論語不應記之。緣情測義。胡夏爲長。

【集解】孔曰。私家裘長。主溫也。短右袂。便作事也。

【集注】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別解】羣經平議：左右兩袂。必無一長一短之理。短右袂者。卷之使短也。褻裘長則袂亦長。於作事不便。故卷右袂使短。是謂短右袂。

按此可備一義。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考異】說文解字。被寢衣也。長一身有半。　程子經說。疑此當連下文齋而言。故曰必有。

按寢衣即今之被。人斷無平日不用被。齋時始用被之理。茲仍從舊注。

【考證】論語稽求篇。寢衣者寢時所衣。即被也。孔安國曰。寢衣今之被也。說文曰。被寢衣名。則是寢衣即被。彼此互見。然則誰無寢衣。曰必有何也。曰必有寢衣之長一身而又半者。寢衣所同。長身而過半。則子所獨也。此猶上文褻裘長短右袂。褻裘所同。褻裘而短其右袂。則子所獨也。短袂適用。長袂適體。一短一長。皆屬異事。故兩節連記之。或曰。既是衣字。必有衣形。則大不然。古衣字即是被字。康誥。紹聞衣德言。即是被德言。繫詞。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即是被之以薪。不觀說文釋衣字乎。衣者依也。象覆二人之形。夫世有一衣而可覆二人者乎。一衣覆二人非被乎。然則衣被何以分。曰衣者晝之被。被者夜之衣也。惟晝被專稱衣。故夜之所衣必加寢字以別之。此則釋名之顯然者。　劉氏正義。此處寢衣之制。解者多端。惟許鄭義得之。古人衣不連裳。夫子製此寢衣。較平時所服之衣稍長。寢時著之以臥。周官玉府掌王之燕衣服。注。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襗之屬。鄭解燕衣服爲近身之衣。巾絮袍襗晝所服。寢衣夜所服。故此注以寢衣爲小臥被也。小臥被者。對衾爲大被言之。凡衣可曰被。如左傳被練組三千。楚靈王翠被。孟子被袗衣皆是。鄭以衣被通稱。恐人不曉。故言臥

被以明之。

【集解】孔曰。今之被也。

【唐以前古注】周禮春官玉府疏引鄭注。今小臥被。

【集注】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別解一】經義述聞。經言褻裘而及寢衣。則寢衣褻裘之衣也。褻裘之有寢衣。猶羔裘之有緇衣。麑裘之有素衣。狐裘之有黃衣也。謂之寢衣者。寢室所著之衣。猶言燕衣褻衣耳。身體中也。謂頸以下股以上也。古人自頂以下踵以上謂之身。頸以下股以上亦謂之身。艮六四。艮其身。在艮趾艮腓之上。艮輔之下。則舉中而言矣。以今尺度之。中人頸以下股以上約有一尺八寸。一身之長。再加九寸。爲一身之半。則二尺七寸矣。以古六寸爲尺計之。得四尺又五寸。一身又半之長。總至膝上耳。解者誤以頂以下踵以上之身當之。衣長一身又半。則下幅被土。非復人情。於是不得已而以被當之。皆誤也。寢衣在褻裘之上。不著則無以覆裘。故曰必有寢衣。言不可有裘而無衣也。若訓寢衣爲被。則人臥時。執不有被。何須言必有乎。況上言褻裘。下言狐貉。中間何得雜一與裘無涉之被乎。況遍考經傳。被皆謂之衾。無曰寢衣者。或曰。寢者褻之借字。說文。褻。[illegible]也。玉篇。褻音寢。衣以覆裘。故謂之寢衣也。　黃氏後案。寢衣謂寢時之衣。長一身有半。衣及膝也。人之服半於身。寢衣所以及膝。冬裼以溫。當暑以蔽形。言必有者。承上言冬夏之服也。

按說文解字。被寢衣也。廣雅釋器。寢衣衾被也。是古人皆以被解釋寢衣。今日本之被。有領有袖。惟長較常服之衣倍其半。蓋即古寢衣之制。其式如衣。故曰寢衣。且古衣被字通用。康誥衣德言。繫辭厚衣之以薪。皆以衣字作被字用。孟子被袗衣。左傳楚靈王翠被。漢書被服儒者。是被字亦可作衣字用。然則衣者晝之被。被者夜之衣。固可通用者也。有字古例皆作又解。是長一身而又半之。非祇一身而僅得半也。毛西河最好攻朱。然其稽求篇於此節未置異辭。誠慎之也。伯申乃欲以後代之制推測古人。豈不謬哉。孔注寢衣即

今之被。周禮玉府疏引論語鄭注曰今小臥被。是也。漢去古未遠。其解經尙有家法。斷非後儒師心自用者所及。觀於此益信云。

【別解二】求古錄。此當在必表而出之之下。皆當暑之事也。常人當暑。寢多不用被。非謹疾之道。惟君子必有寢衣。其長一身有半。說文云。衾大被。則寢衣當爲小被。小星傳云。抱衾與裯。毛傳云。裯禪被也。裯爲禪被。則衾爲複被可知。蓋禪而小者曰被。曰寢衣。其複而大者曰衾。惟爲當暑所用。故不言衾而言寢衣也。若非言當暑之事。則被者人人所有也。而曰君子必有之。不可通矣。鄉黨一篇。敘事皆有次第。各從其類而不紊。今於褻裘長狐貉之厚中間。忽插入寢衣。殊爲不倫。若移此二句於當暑一句下。則絺綌寢衣共爲當暑所用。既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皆爲私居之服。厚與長義又相承。各得其序而不亂矣。

按此節並無錯簡。歷來注疏家皆誤以下節狐貉之厚以居作狐裘解。故纍上下均言裘服。中間不應插入寢衣。頗爲不倫。種種錯簡之說。由此而生。殊不知此二節係言孔子被褥之制。古人謂坐曰居。閻百詩之說。確不可易。否則孔子之衣狐裘上文已言之矣。何必詞費耶。故知此二節洵文。亦屬以類相從。並無錯簡也。

【餘論】四書稗疏。博雅曰。寢衣衾也。孔氏注云。今之被也。唯其爲被。故可長一身有半。以摺疊覆足而無冗長之累。如其爲衣而長過於身。則臥起兩困矣。猝有水火盜賊疾病之暴至。其能無狼狽顛仆乎。如云非常時所衣。但爲齊設。乃散齊亦有七日。變起不測。故曾子問有當祭而大廟火之禮。古人制禮必可行。慮如此其周。而獨於一衣作此迂拙以自困乎。且此衣衣之而後寢乎。寢而後衣之乎。寢則必不衣之。衣之則曳地傾踣。何以就席邪。若有此衣。直怪服矣。是寢衣之爲衾必矣。必有云者。謂雖當暑必覆衾而淺。不露形體。非但爲齊言也。次序自當在短右袂之下。　四書改錯。此以改經而兼改禮。並改章節。尤當急正者。考禮並無齋不可解衣之文。且古禮文並列代禮志。又並無寢衣一名。在祭典之內。又且從來衣製。並無有長半於身之衣。據古禮衣長無被土。且連裳爲之。續衽而鉤邊。今不知有裳與否。乃以身半之衣。縈屍足下。既不能衣之就寢。又不能寢而衣之。於是無可如何。有强解者曰。長祗半身。是半截之衣。則不特壞經壞禮。并古文詞例亦一併壞盡。古詞例有字俱作又字。如泰誓十有三年。伊訓十有二月類。一身有半。是長身而又半之。非半身已也。今錯解寢衣。反以

爲前後不接。竟改移此節於齊必有明衣布之下。且云明衣變食以類相從。則紅紫褻服何以與褻裘不相從耶。

狐貉之厚以居。

【考異】說文解字引論語。狐貈之厚以居。繫傳曰。貈音下各切。而云从舟聲。此古音當有異也。羅願爾雅翼。貉子曰貊。貊形狀與貉各異。貉之爲貉。義取於此。說文狐貈从舟。而謂貉北方豸種。爲蠻貉之貉。此但據論語之說耳。七經考文。古本貉作狢。文選辨命論注引文。上題子曰二字。

【考證】劉氏正義：鄭詔經說。論語居吾語女。孝經坐吾語女。孟子坐吾明語子。居坐互出。則居字有坐義。四書釋地又續。說者必以一之日于貉。謂自爲裘。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以共尊者。孔註逢衣亦無貉裘之文。唯孔子賤。故服以居。不知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此豈賤者之服。非禮之制。而聖人盛言之耶。讀書不深。說多泥。獨狐貉之厚以居。新巽元解。若作裘與上狐裘複。作燕居又與褻裘複。蓋居即居吾語女之居。詩秦風文茵暢轂。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也。夫子亦取此二獸皮爲坐褥。以其溫厚可適體耳。潘氏集箋。余廣其說曰。居必遷坐之居亦坐也。遷坐之坐。乃坐之處耳。寢不尸。居不容。以玉藻居恒當戶寢恒東首例之。居亦謂坐。檀弓當戶而坐。當戶爲對戶。謂坐室中東北隅而對西南之戶。與居恒當戶同義。劉氏正義。案劉說是也。古人加席於地。而坐其上。大夫再重。至冬時氣寒。故夫子於所居處用狐貉之厚者爲之藉也。

按毛傳說文文選雪賦謝主得賢臣頌注及淵鑑類函服飾部駢字類編鳥獸門。凡引論語文者。狐貉主裘不主褥。居主燕居不主居坐。余考焦贛易林泰之井曰。狐貉載剝。徙溫厚蓐。似即用此。而以蓐代居。是漢儒已有此義。閻氏之說。確不可易。鄭注云。在家以接賓客。本不誤。疏謂在家接賓客之裘。則誤矣。集注又沿舊說而誤者也。

【集解】鄭曰。在家以接賓客也。

【集注】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

去喪無所不佩。

【考異】釋文。佩字或從玉旁非。　蔡謨毛詩疑字議。佩者服用之稱。珮者玉器之名。稱其服用則字從人。名其器則字從玉。

【考證】劉氏正義。說文云。佩大帶佩也。從人凡巾。佩必有巾。故從巾。段氏玉裁注。大帶佩者謂佩必系於大帶也。從人者人所利用。從凡者無所不佩。從巾者其一端也。案釋名釋衣服。佩陪也。言其非一物。有陪貳也。此以音求義亦是也。玉藻云。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注云。喪主於哀。去飾也。凡謂天子以至士。又云。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注云。故謂喪與災眚。則凶荒亦去飾。舉其重。則止言喪矣。閒傳曰。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無所不佩。禫者除喪之祭。在二十七月。於此月喪竟。得用佩也。　玉藻。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注。謙不比德。亦不事也。象有文理者也。環取可循而無窮。疏。孔子以象牙爲環。廣五寸。以綦組爲綬也。所以然者。失魯司寇。故謙不復佩。德佩及事佩亦已。無德事也。

【集解】孔曰。去除也。非喪則備佩所宜佩也。

【集注】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觿礪之屬。亦皆佩也。

非帷裳必殺之。

【考證】困學紀聞。鄭康成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帷裳者。謂深衣削其幅。縫齊倍要。見春秋正義。　羣經補義。疏說誤。玉藻云。衽當旁。是當裳之兩旁者名爲衽。故鄭注云衽爲裳幅所交裂也。明非衽則不交裂。是用布六幅。以四幅正裁爲八幅。當裳之前後。以二幅斜裁爲四幅。寬頭向下。狹頭向上。謂之衽。當裳之前後兩旁。左邊縫之。以合前後。右邊則別有鉤邊一幅。以掩裳際也。若帷裳之衽。屬於衣垂而放之者也。非帷裳必殺之。以當時深衣裳有用辟積不用斜裁者。夫子必用斜裁爲衽。不用辟積也。　鄉黨圖考。深衣裳無襞積。必有兩旁斜裁倒縫之衽。方能上狹下廣。意當時或有不用斜裁而作襞積於裳者。故特記非帷裳必殺之。明夫子深衣必用古制也。

【集解】王曰。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殺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鄭注。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也。非帷裳者。謂餘衣也。殺之者。削其幅使縫齊倍要者也。　皇疏。帷裳謂帷幔之屬也。殺謂縫之也。若非帷幔裳。則必縫殺之。以殺縫之面置裏。不殺之面在外。而帷裳但刺連之。如今服帊不有裏外殺縫之異也。所以然者。帷幔內外並爲人所見。必須飾。故刺連之而已也。

【集注】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

羔裘玄冠不以弔。

【考異】禮記檀弓。羔裘元冠。夫子不以弔。正義曰。此記人引論語鄉黨孔子身行之禮。以識當時之事。　家語子夏問篇。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以弔。子游問于孔子。孔子曰。始死則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

【考證】任大椿弁服釋例。玄冠一曰委貌。廣二寸。以緇爲之。璂飾與韋弁皮弁同。衡縫內畢緣邊。居冠屬武。非燕居則冠與武別。冠武異材。冠纓異材。天子朱組纓。諸侯丹組纓。大夫士綦組纓。纓之有飾者曰緌。有安髮之笄。無固冠之笄。有纚有緫有髦。此其制也。又曰。弔服凡四變。始死及小斂以前。朝服玄冠裼裘。小斂則改襲裘而絰帶。其辭具見檀弓。至大斂以後。變朝服爲皮弁服。變玄冠爲弁絰或皮弁。若成服以後。則變皮弁服爲衰麻矣。士喪禮注。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是也。司服凡弔事弁絰服。雜記凡弁絰其衰侈袂。注。弁絰服者弔服也。均據大斂以後言之也。論語羔裘玄冠不以弔。亦據大斂以後言之也。其實小斂以前。則不弁絰而玄冠朝服。賈喪服記疏。天子常弁絰。諸侯卿大夫當事大斂小斂及殯時乃弁絰。幷以弁絰爲小斂時弔服。誤矣。喪大記君大夫士小斂之節云。弔者襲裘加武。注云。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也。小斂則改襲而加武與帶絰矣。又云。武吉冠之卷也。吉冠玄冠。此弔者統舉大夫士。當小斂而玄冠朝服。通大夫士一也。賈喪服記疏謂。諸侯卿大夫小斂弁絰。既與喪大記經注不合。又檀弓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所謂襲裘襲朝服之裘也。所謂絰加絰於玄冠也。非弁絰也。如喪服記疏謂小斂已當弁絰。則子游於小斂時玄冠加絰不弁絰。即爲非禮。曾子又安得云夫夫是也。舉此二條。可證賈疏之誤。

【集解】孔曰。喪主素。吉主玄。吉凶異服。

【唐以前古注】穀梁僖三年傳疏引鄭注。玄冠委貌。諸侯視朝之服。

【集注】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吉月必朝服而朝。

【考證】家語子夏問篇。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曰。諸侯皮弁以告朔。然後服之視朝。若此者禮也。論語駢枝。鄉黨記禮之書也。吉月必朝服而朝。禮也。孔子述之。而七十子之徒記之也。玉藻曰。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聽朔亦謂之視朔。視朝亦謂之聽朝。雖有在朝在廟之異。其爲君臣相見聽治國政則同。既視朔則疑於不復視朝也。故曰吉月必朝服而朝。明不以一廢一也。朝正者一年之禮也。視朔者一月之禮也。視朝者一日之禮也。不以月廢日。不以大禮廢小禮也。玉藻記孔子之言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是其義也。曰。卒朔然後朝。不已晏乎。曰。周以夜半爲朔。其時早矣。卒朔而朝無妨也。其曰朝服而朝何也。曰。告朔則朝於廟。春秋書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是也。但言朝。則未知朝於廟與。朝於內朝與。故以其服別之也。朝服對皮弁而言之也。　夏炘學禮管釋。周禮。太宰大司徒鄉大夫州長大司馬大司寇布憲。皆言正月之吉。鄭君以周正朔日解之。族師月吉。鄭君以每月朔日解之。詩小明。二月初吉。毛公亦以朔日解之。論語吉月。孔安國亦以月朔解之。此自來相傳之古訓也。吉訓善不訓始。然亦有始義。爾雅元始也。元又訓善。故天子之善士名元士。賈逵左傳八年注。元善也。元訓始亦訓善。則吉訓善亦可訓始。故凡始月始日皆以吉名之。所謂吉人爲善。惟日不足。此履端於始。尤其爲善之初。先王以善勸人之意蓋如此。

按此節異說紛紛。惟夏心伯之說爲允。所謂吉月者謂正月也。從前解吉月爲月朔。斷無致仕官每月月朔朝君之禮。毛西河駁之是也。即曰爲孔子仕魯時事。而魯自文公四不視朔。迄定哀間。此禮之廢已久。夫子猶必每月月朔朝服而朝。亦與事理不合。今人雖致仕官。元且尚可隨班朝賀。古猶是也。至此而吉月必朝之義乃始渙然冰釋矣。

【集解】孔曰。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

【唐以前古注】皇疏。魯自文公不視朔。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而孔子是哀公之臣。應無隨君視朝之事。而云必服之者。當是君雖不視朔。而孔子月朔必服而以朝。是我愛其禮也。 筆解。韓曰。吉禮所行月日。因而謂之吉月吉日。非正朔而已。李曰。周禮云。正月之吉。又云。月吉讀邦法。今究其義。皆因吉禮以別下文凶賓嘉爾。

【集注】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 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按呂大臨論語解云。自君子不以紺緅飾至必有明衣布。言孔子衣服之變。何晏集解本同。今雖不取。朱子移必有寢衣二句在明衣布下●將下二節記孔子謹齊事之說。而齊必有明衣布一節。仍應歸入下段。以此皆齊時事。至席不正不坐止。以類相從也。

【別解】經義述聞。吉月當爲告月之譌。緇衣引尹吉曰。鄭注吉當爲告。案告字从牛。隸書牛字或作丰。故告字或作吉。與吉相似而譌。吉月與齊對舉。皆吉禮也。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公羊傳曰。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何注曰。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蓋魯君告月之日。皮弁而朝于廟。又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羣臣亦如其服也。注當云告月。月朔告廟也。乃得經義。孔注曰。吉月月朔也。則所據本已誤作吉。古無稱朔日爲吉月者。士冠禮曰。令月吉日。又曰。吉月令辰。吉月與令月同義。令吉皆善也。吉月乃月之善者。非謂朔日也。知吉月之非朔日。則知論語吉月之譌矣。 羣經平議。禮記玉藻篇。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孔意月朔所服必是皮弁服。故其說如此。然朝服皮弁服二者不同。安得混而一之。疑此所服者仍是每日視朝之服。吉月乃告月之譌。緇衣篇尹吉曰。鄭注吉當爲告。是其例也。說本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惟王氏以告月爲即朝廟。則猶沿舊說之謬。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公羊傳曰。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何休解詁曰。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於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是告月與朝廟本是二事。朝廟者。每月之朔。諸侯朝于太祖廟。北面受朔也。告月者。每月之末。有司先以月朔告君也。月有大小盡。不定是三十日。故有

司必先期以告。然後君得以朔日行朝廟之禮。月令。凡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皆先期三日。太史告於天子。然則告月亦猶告立春告立夏之比矣。魯閏月君不朝廟。則有司亦不告月。乃文公於閏月朔日行朝廟之禮。故春秋書以示譏。至文公十有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傳曰。自是公有疾不視朔也。然則魯之不視朔自文公始。至定哀間。此禮之廢久矣。而有司告月。則猶循舊典。每月皆然。未之敢廢。夫子於有司告月之日。必朝服而朝焉。記者以夫子之必然。見他人之不必然。而我愛其禮之思於此寓矣。朝服者。冠則委貌。衣則緇衣。每日視朝之服也。自告月誤爲吉月。而孔氏以月朔釋之。因以朝服爲皮弁服。夫魯君不皮弁。夫子安得而皮弁。可知其說之未安矣。又按此經言告月。八佾篇言告朔。告月之與告朔。亦當有別。公羊以告月爲告朔。殆非也。告月者。每月之末。有司以月朔告君也。春秋所書。鄉黨所記。皆是也。告朔者。每歲之終。天子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政於諸侯也。大戴禮虞戴德篇曰。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是其事也。●八佾篇。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劉氏台拱論語駢枝謂。以特羊餼天子告朔之使。是爲告朔之餼羊。此最得之。周初之制。每歲之末。天子遣使以來歲十二月之朔頒告諸侯。是曰告朔。每月之末。有司以月朔告于君。是曰告月。諸侯乃於朔日服皮弁服朝于太廟。使大夫奉天子命而北面受之。是曰聽朔。亦曰視朔。視聽一也。周自平王以後。告朔之使不行矣。而魯有司每歲以餼羊供則猶如故也。魯自文公以後。視朔之禮亦久廢矣。而魯有司每月以月朔告則猶如故也。豈非魯秉周禮之明驗歟。公羊子固傳春秋者。而猶不知告月告朔之有辨。左穀之徒。復何譏焉。於是告朔者告月也。視朔聽朔也。三者混而爲一。學者不復致詳。而古制之湮。古義之晦。由來久矣。愚因此經朝服非皮弁服。而知告月之非聽朔。又因此經言告月。八佾篇言告朔。而知告朔之非告月。反復推求。於古制得其大概。好古之士。儻有取乎。

【餘論】四書改錯。古無致仕官月朔朝君之禮。況夫子致仕。即已去魯。及還魯而所仕之舊君已亡矣。未有舊君不曾朝而無事而朝後君者。陳恒弑君入朝請討。非月朔常朝也。故此節大意謂夫子值月朔。必先服聽朔之服。於以入朝。而君不聽朔。夫然後易朝服而朝於君。所謂必朝服而朝者。謂必以朝服行之朝時。不先服也。此其說在夫子自注明之。玉藻。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謂朝服而朝於君。此必用朝時服者。然特服耳。必卒此告朔視朔聽朔之朔事。乃始易聽朔之服。而服朝服。此即有司供餼羊意也。徐仲山曰。此明記夫子仕魯時事

。而朱注臆作致仕者。以爲仕則何慮不朝。何慮不朝服。而曰必。不如必在朝不在朝服耳。此眞解人之言。四書通。此以前紀夫子之容貌。以後紀夫子之衣服飲食。容貌無一定之象。故以如字似字形容之。而不字僅二見焉。衣服飲食有一定之則。故但以必字不字直言之。而如字僅一見焉。

【發明】論語稽。按讀此節宜先明古冠服之制。古者冕爲尊。弁次之。冠又次之。而統名曰冠。端服上曰衣。下曰裳。深衣則裳與衣連。而統名曰服。服各從其冠之制。天子祭用六冕。其服十二章。玄冕以視朔。冕十二旒。玄衣纁裳皮弁以視朝。繪五采。結十二玉璂象邸玉笄白衣素裳玄端而居。玄冠朱組纓玄端衣朱裳。諸侯玄冕以祭。冕旒如命數。玄衣纁裳裨冕以朝天子。服從其冕。皮弁以聽朔。繪三采玉璂如命數。白衣素裳朝服以視朝。玄冠績緌緇衣朱裳朝玄端玄冠績緌玄衣朱裳夕深衣。大夫玄冕而祭於公。冕旒如其命數。玄衣纁裳皮弁而朝朔於太廟。繪二采。玉璂如其命數。白衣素裳。冬則麑裘青豻褎。朝服而朝。玄冠緇衣素裳。冬則羔裘豹飾皮弁而祭於已服從其弁朝玄端玄冠無纓玄衣素裳夕深衣士爵弁而祭於公玄純衣纁裳緇帶韎韐皮弁而朝朔於廟素積緇帶素韠其弁無飾玄端而朝亦以祭於已玄冠無纓爵韋齊則綦組纓此等差之大較也又軍事則韋弁冬則黃衣狐裘又弔則弁絰又交擯旅擯賓主君臣皆皮弁服凡端衣其裳帷私居之服除玄端外其餘若袗絺綌若褻裘若襺袍繝褶皆在褻服之列皆同深衣之右襟右袵（深衣如今衫袍衣與裳連其襟右其袵左續而連之右鉤邊而不連以便解着按襟袵即今大襟古分其上爲襟其下邊角弔偏處爲袵夷狄則鉤邊在左故曰左袵）朝祭有正服古用布後世用帛有裼服（禮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袗絺綌不入公門蓋裘葛之上須加裼衣裼者禮當裼時開正服之前左衿而褪出左袖由肩後繞脅下而插諸正服前右衿之內露其裼衣玉藻裘之裼也見美也君在則裼盡飾也無事則裼弗敢充也弗敢充者不敢掩塞其美也裼與袒異言袒裼則仍是裼若單言袒則肉袒露臂肉矣）亦如之（玉藻狐青裘玄綃衣以裼之麛裘絞衣以裼之狐白裘錦衣以裼之皆用帛之證）不裼則襲（襲非別有襲衣即取裼時之左袖仍着而掩其裼衣是也玉藻弔則襲不盡飾也尸襲執玉圭襲射禮則或裼或襲又裘服若狐白裘虎裘狼裘狐青裘麛裘羔裘之類皆見玉藻又狐色多黃故單言狐裘則爲黃色又犬羊之裘不裼庶人之服也單言則老羊裘也見玉藻）

按自滿初改衣胡服後。大漢衣冠。後人不但不知其名。甚至不識其字。況三代冠服之制乎。故錄此。後之言服制者得參考焉。

齊必有明衣。布。

【考異】七經考文。一本布下有也字。　釋文。齊或作齋。

【考證】黃氏後案。明衣之制。於禮無見。說者多據喪禮言之。未必是。蔡宸錫曰。古人衣服。以布爲襯身單衫。於祭服明之明衣。但行禮皆當服明衣。不特祭爲然。故皇氏謂朝服必先以明衣襯身。於燕居謂之澤。秦風。與子同澤。朱傳。澤裏衣。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據蔡氏說推之。則齊時親身之衣尊稱曰明。亦明水明火取諸潔之義也。

【集解】孔曰。以布爲沐浴衣。

【唐以前古注】御覽五百三十引鄭注。明衣親身衣。所以自潔清也。以布爲之。　皇疏。謂齊浴時所著之衣也。浴竟。身未燥。未堪著好衣。又不可露肉。故用布爲衣。如衫而長身也。著之以待身燥。故玉藻云。君衣布晞身是也。

【集注】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爲之。（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

按集解集注均以明衣爲浴衣。而皇疏尤爲明顯。今日本國俗。浴時例有浴衣。猶古制也。清初學者。不知浴衣之制。於是種種曲說。由此而生。如論語竢質則以爲父母之遺衣。劉氏正義則以爲浴衣外別有明衣。反以不誤者爲誤。皆因目不睹浴衣之制。故有此疑也。

【別解一】羣經平議。孔注云。以布爲沐浴衣者。猶云以布爲齊衣耳。齊必沐浴。故古語即謂齊爲沐浴。哀十四年左傳。陳恆弒其君壬於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論語作孔子沐浴而朝。是沐浴即齊也。邢氏誤會注意。遂以明衣爲親身之衣。而有明潔其體之說。按儀禮士昏禮。姆加景。鄭注曰。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爲行道禦塵。令衣鮮明也。景亦明也。是鄭意以明衣爲加之於外者。非親身之衣也。士喪禮。明衣裳用布。鄭注曰。所以親身爲圭絜者。此乃死者所用。其制迥異於生。邢氏以士喪禮之明衣爲齊之明衣。殆不可從也。

【別解二】論語訓。記曰。衣布晞身。凡布十五升曰衣布。明衣布齊浴布也。言不用常浴布。

按王氏以明衣布三字連文。釋爲浴布。可謂創解。惜無確證耳。

【餘論】四書稗疏。古之言布者。兼絲麻枲葛而言之。練絲爲帛。未練爲布。蓋今之生絲絹也。清商曲有云。絲布澀難縫。則晉宋間猶有絲布之名。唯孔叢子謂麻苧葛曰布。當亦一隅之論。明衣之以布別者。異於纖縞靡麗之服耳。　陔餘叢考。古時未有棉布。凡布皆麻爲之。記曰。治其麻絲。以爲布帛。是也。木棉作布。邱文莊謂元時始入中國。而張七澤潯梧雜佩引通鑑梁武帝送木棉皂帳事。則梁武時已有此布矣。然則棉花布自古有之。何以邱文莊謂元初始入中國。蓋昔時棉花布惟交廣有之。其種其法。俱未入中土。觀姚察門生所送祇一端。白樂天以此送人。並形之歌詠。則其爲罕而珍重可知。迨宋末元初。其種傳入江南。而布之利遂衣被天下耳。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考證】論語後錄。周禮膳夫王日一舉注。王日一舉。以朝食也。鄭司農曰。齊必變食。按古者一日之中三時。朝日中夕也。日一舉者謂朝也。殺牲盛饌曰舉。朝舉。則日中及夕餕其餘矣。唯齊日三舉。改常饌更而新之。齊有潔清之義也。所謂變食是。後儒以爲變其所常食。取莊子不飲酒不茹葷當之。失之矣。　四書典故辨正。說文。葷臭菜也。通謂芸薹椿韭蒜葱之屬。其氣不潔。故不茹之。非不食肉之謂。國語。先耕耤三日。王即齊宮。乃淳濯饗醴。及期饗醴乃行。是齋亦非不飲酒。朱子於家禮云。食肉不得茹葷。飲酒不得致亂。仍未嘗以莊子爲據也。　論語竢質。自此以下至不多食。皆記齊時之飲食也。　四書典故覈。變食者謂盛饌也。君子敬其事。則盛其禮。故不餕餘也。國語曰。大夫舉以特牲。士食魚炙。然則夫子之變食。或特牲而不餕餘焉。　劉氏正義。莊子人間世。顏回曰。回之家貧。惟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齊乎。曰。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據周語言。耕耤前五日。王入齊宮飲醴。醴味醨淡。與酒不同。故莊子言不飲酒也。不茹葷者。禮玉藻注。葷者薑及辛菜也。荀子哀公篇。夫端衣玄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端衣玄裳。即是齊服。楊倞注。葷葱薤之屬也。不飲酒。不茹葷。是異常饌。解者誤以葷爲肉食。而凡齊皆禁用之。與禮意悖矣。士喪禮記言八子養疾皆齊。而曲禮言父母有疾。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齊時或可飲酒。則謂齊禁肉食。於古無徵矣。

按朱竹垞有釋齋一文。大旨與錢氏所說略同。皆主加嘗饌之說。觀下文有肉雖多惟酒無量數語。其說確不可易。周禮或不足信。然國語非僞書也。集注以不飲酒不茹葷釋齋。雖出莊子。然因此不得不變更古注章節。而於下文割不正不食及沽酒市脯不食兩節。於義均不可通。朱子於家禮已不用莊子。而集注仍沿其誤。不及改正。何也。

論語釋故。祭義曰。致齊於內。散齊於外。內者內寢。外者外寢。檀弓曰。君子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此齊之所居也。凡居於室。尊者恒居奧。爲人子者。居不主奧。不敢當尊也。遷坐者。蓋不居奧如侍親也。　胡培翬燕寢考。旣夕記。士處適寢。又云。有疾者齊。注云。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外寢正寢也。穀梁傳云。公薨於路寢。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大戴禮盛德篇云。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古者自天子以至於士。常居皆在燕寢。惟齊及疾。乃居於正寢。鄉黨所云齊居必遷坐以此。孔注云。易常處。蓋常處在燕寢。至齊必遷居正寢。

按唐律。大祀散齊。不宿正寢者。一宿笞五十。蓋猶沿古制。

【集解】孔曰。改常饌。易常處。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范甯云。齊以敬潔爲主。以期神明之享。故改常之食。遷居齊室也。

【集注】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

【餘論】黃氏後案。莊子曰。不飲酒。不茹葷。此祭祀之齋。非心齋也。朱注引之。葷者臭菜之屬。李氏本草曰。五葷即五辛。謂其辛臭昏神伐性也。鍊形家以小蒜大蒜韭芸臺胡荽爲五葷。道家以韭薤蒜芸臺胡荽爲五葷。佛家以大蒜小蒜興渠慈蔥茖蔥爲五葷。然則以齋爲不茹葷者。亦變食之一說。其以不茹葷爲不食肉者則謬耳。國語。先耕藉三日。王即齋宮。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則據注者以齋爲不飲酒。亦非也。　金鶚求古錄禮說。古人將祭必齋。齋者致精明以交鬼神也。故君子之齋。沐浴以潔其身。嚴肅以澄其心。不御內。不聽樂。居必遷於外寢。服必明衣元端。皆所以致其精明。而味之濁者足以亂我清明之氣。亦必戒之。故論語云齋必變食也

。莊子人間世篇。齋者不飲酒不茹葷。（葷謂葱韭薤蒜之屬）酒與葷。其氣味最昏濁。齋者所必嚴禁。故特言之。而變食猶不止此。周官膳夫云。王齋則不舉。舉者殺牲盛饌也。三牲之肉。（三牲牛羊豕也）氣味亦濁。故並戒之。自王莽竄易周官經文。謂王齋日三舉。邢昺論語䟽因謂食不厭精。至不多食。皆蒙齋文。近朱竹垞據周官及邢疏。極辨不飲酒食肉之非。學者惑之。案王制云。八十齋喪之事勿及也。齋與喪並舉。其不得飲酒食肉可知。月令云。仲夏之月。君子齊戒。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夫曰薄滋味。則不飲酒食肉矣。二至之齊。猶且如此。况祭祀之齊乎。此其證也。且論語經文明言變食。變者必易其常。若仍飲酒食肉。特加厚於平時。安得謂之變乎。朱竹垞謂。王日食一大牢。遇朔當兩大牢。齊則加至三大牢。此沿舊說。不知王日一舉者舉少牢也。惟朔日則大牢。若日一大牢。亦已侈矣。乃丕加三大牢。其侈不已甚乎。朔爲一月之首。其牲體宜加於常日。齊則爲祭而設。別是一義。何必加於朔月乎。先儒謂齊不食餕餘。故三大牢。然凡物皆可新治爲饌。何必大牢乎。至於齊而飲酒。周官亦無此說。於經無據。惟周語云。王即齊宮。淳濯饗醴。韋注謂王飲醴酒。或引以爲齊當飲酒之證。不知醴爲六飲之一。一宿而成。非酒也。况周語所言。是耕耤之齊。與祭祀之齊不同。未可援以爲證也。

按誠齋恐人惑於王日三舉之說。恣行殺生。故有此論。葷字从草。絕非不食肉之謂。然其意則固仁人君子之用心也。漢學家能知此義者鮮矣。故錄而並存之。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音讀】南軒論語解。厭當作平聲。言不待精細者而後屬厭也。蓋聖人於飲食非有所擇也。苟非如下所云不食之類。則食無精粗。皆可以飽耳。孫奕示兒編。讀如厭飫之厭。言食與膾雖精細。亦不厭飫而食之。蓋夫子嘗言食不求飽。又曰。謀道不謀食。論語意原。凡人之情麤糲則少食。精細則屬厭。夫子無間於此。食之精。膾之細。未嘗屬厭焉。論語竢質。齊時食必有節。食雖精。食雖細。不因精細而厭足也。四書改錯。張文彬曰。不厭即不飽。史記遊俠傳。季次原憲褐衣疏食不厭。平原君傳。褐衣不完。糟糠不厭。伯夷傳。回也屢空。糟糠不厭。皆解作不飽。並無作惡解者。故周興嗣千字文。饑厭糟糠。厭即飽也。若謂不厭惡。則凡物之麤惡者可加厭惡。既已精細。使不應

下此字矣。

按厭說文作猒。云飽也。集韻舊本引論語文皆作食不饜精。膾不饜細。可見唐以前人皆讀平聲。無作嫌惡解者。集注失之。然張南軒孫奕鄭汝諧已不讀去聲。詎謂宋人多不通訓詁耶。

【考證】劉氏正義。周語。不可厭也。韋注。厭足也。晉語。民志無厭。韋注。厭極也。夫子疏食飲水。樂在其中。又以士恥惡食爲不足與議。故於食膾皆不厭精細也。

按論語稽云。厭如左氏傳屬厭之厭。饜也。飽足也。不厭者不求精細而屬厭也。毛氏之說。本於張栻。而劉氏正義之說。尤爲圓足。故從之。

【集注】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食精則能養人。膾粗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按此二句集解無注。朱子所言。盖本於皇邢二疏。是其誤不始於朱注也。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

【考異】史記世家餒作餧。　事文類聚續集引魚餒而肉敗以下一段。上題孔子曰三字。　皇本臭字作臰。　翟氏考異。按玉篇云。臰俗臭字。今惟釋藏用之。

【考證】四書稗疏。集注云。饐飯傷熱濕也。今按飯之傷熱而濕氣未斂者。俟之俄頃。則熱者淸濕者燥。何不姑少待之。而遽斥之不食耶。且粒食之以飯名者。非但稻麥稷之淅煮而攤蒸者也。凡穀食之熟而無汁可啜者皆名爲食。則今俗所謂麪餈餅餌餺飥之類。皆飯也食也。皆非有熱濕之傷者也。許慎說饐傷濕也。或謂爲濕氣所蒸腐耳。集注增一熱字。愈入於誤矣。　黃氏後案。說文饐飯傷濕也。段注引葛洪曰。饐饐臭也。釋文及邢疏引字林曰。飯傷熱濕也。諸說似歧異。式三謂飯因熱濕而傷腐臭謂之饐。飯因久鬱而味不甘者謂之餲。餲猶鬱蒸之暍。說文。餲飯餲也。飯餲疑飯暍之譌。暍鬱也。釋文。餲烏邁反。一音遏。諸說正互相備。惟爾雅云。食饐謂之餲。此必有奪字誤字。　鄭氏

圖考。米之紅糟。國語所謂赤米。詩魴魚赬尾。魚勞則尾赤。爲色惡。周禮內饔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庮。羊冷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貍。豕盲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注。庮朽木臭也。螻螻蛄臭也。內則注庮惡臭也。貍作鬱。腐臭也。爲臭惡是也。又曰。按爾雅惟言飯之失飪。肉物亦有之。肉之過熟者亦爲糜爛。半熟半腥者謂之爓。祭法。腥法上古。爓法中古。熟之爲臉。邇後世之食。若生人之食。不可不熟也。

論語後錄。色惡謂如鳥皫色臭惡。亦舉庮羶爲說。而云獨人作羊腊。以臭爲美。鄙遠之俗則然。然非至道。是二者皆不可食。故夫子不食也。

論語偶記。左傳卜楚邱云。食日爲二。是一日之中。食有常時也。閻沒女寬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謂不及待夕之時而食也。禮內則云。孺子食無時。則成人以上。食必有時也。詩蝃蝀傳云。從旦至食時爲終朝。孟子云。朝不食。夕不食。淮南子。臨於曾泉。是謂蚤食。次於桑野。是謂晏食。並是食時之證。又曰鄭以朝夕日中爲三時。亦大略言之。其食貴賤有別。天子食則四時。諸侯三時。大夫以下。惟朝夕二時。

論語稽求篇。漢召信臣傳云。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供奉養。後漢鄧皇后詔引論語。不時不食。謂穿掘萌芽。鬱蒸強熟。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此單指蔬蓏之類。如冬月生瓜。方春薦罌。今北方人皆能之。並無五穀果實可令強熟者。且強熟即熟。亦非不熟也。予謂此節以經解經。當如禮運曰。飲食必時。指春秋朝暮。又各有所宜之物。故舊注以朝夕日中爲三時。而由此推之。則如內則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類。又如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類。又如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犢麛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類。又如膾春用蔥。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類。此爲正解。蓋飲食之節。原是禮經。以禮解經。以經解經。庶幾無誤。

【集解】孔曰。饐餲臭味變也。魚敗曰餒。失飪失生熟之節也。鄭曰。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也。

按以皇疏證之。孔注本作饐臭餲味變。今本誤倒。不時鄭氏此注謂非朝夕日中時。其注禮運飲食必時。則引內則食齊視春之屬。其注仲尼燕居。味得其時。又據周禮食醫春多酸獸人冬獻狼之屬。則未知所折衷也。後漢書鄧皇后紀傳曰。非其時不食。章懷注云。論語曰。不時不食。言非其時物。則不食之。集注據此。與上數事爲一類。蓋亦漢人舊說。似勝鄭注。

【唐以前古注】皇疏。饐謂飲食經久而腐臭也。餲謂經久而味惡也。如乾魚乾肉久而味惡也。餒謂魚臭壞也。爾雅云。肉謂之敗。魚謂之餒。食失常色。是爲色惡。臭惡謂饌臭不宜食。故不食也。失飪謂失生熟節也。賁食或未熟。或已過熟。並不食也。又引李充云。皆飲食壞敗之名也。又引江熙云。不時謂生非其時。若冬梅李實也。又引李巡云。肉敗久則臭。魚餒肉爛。

按李巡不知何許人。玉函山房輯本亦未之及。當考。

【集注】饐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考證】四書叢說。古者燕饗有大胾曰胾。其餘牲體。脊骨反腸胃肺心。割截皆有一定。所謂不正則不合乎度者。四書稗疏。集注云。切肉必方正。不知割非切。切非割。方非正。正非方也。古者大臠載俎。食則自斷。故曲禮曰。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非若後世既割之復切之。令大小稱口所容。如陸績之母能必其方也。則割切之別也。方者對圓長橢斜纖曲而言也。正者正當其處也。古之割肉。既皆大臠。而各有分理。骨有貴賤。髀不登於俎。君子不食圂腴。在殺。則有上殺中殺下殺。在登之俎。則有肩。有臂。有臑。有肫。有胳。有正脊。有橫脊。有長脅。有短脅。有倫膚。有縠折。或左或右。肺則有離肺。有刌肺。心舌則去本末。皆所謂割之正也。若其腠理之常。隨手劃。則非體之正。是曰不正。抑或賓如主俎。則爲慢。主如賓俎。則爲汰。燕如祭。祭如燕。祭燕如常食。常食如燕祭。皆不正也。則皆以失禮而不食矣。倘必如陸績之母所切。四維端勻而後食。則離肺之小而長。脯之長尺有二寸。皆非君子之食矣。脊脅之間。必求其方。將雜用體骨以就之。是求方而適得不正也。集注以漢後切肉之法。爲三代割肉之制。而未求之禮。其失宜矣。黃氏後案。皇邢二疏說異。皇疏爲集注所本。少牢禮。牢心舌載於肵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賈疏引此經證之。正與皇疏合。邢疏則以豚解體解言也。秦氏通考曰。豚解者。解牲爲七體。一脊兩脅兩肱兩股也。脅者肋骨。亦謂之胉。肱者前脛骨。謂之肩。股者後脛骨。謂之髀。至四體則以

其踐蹈穢惡而棄之。蓋髀肩胉各兩通一脊爲七體。此豚解之制也。體解者。即豚解之七體。而析解之。爲二十一。析脊骨爲三。前正脊中脡脊後橫脊也。脅骨三。前代脅中長脅後短脅。合左右兩脅爲六也。肱骨三。上爲肩。中爲臂。下爲臑。合左右兩肱爲六也。股骨三。上爲髀。中爲肫。下爲胳。合左右兩股爲六也。至正脊之前。肩之上。當頸處謂之脰。亦謂之膉。胳之下。後足之末。近蹢者謂之轂。膉一而轂兩。皆不在正體之數。據秦氏說。豚解則四鬄爲不正。以其踐蹈穢惡而棄之。凡七體皆正也。體解則析爲二十四。一膉兩轂亦不在正體之數。凡二十一體皆正也。少牢饋食禮之升載於俎。兩髀以近竅之故。賤之而不升。凡十九體爲正也。

按割肉不方正者不食。天下豈有此不近人情事耶。使後世視孔子爲迂腐不通世故之人者。宋儒之罪也。又論語竢質以此爲齊時飲食之節。是也。集注蓋兩失之。

【集解】馬曰。魚膾非芥醬不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江熙云。殺不以道。爲不正也。

按此說雖非古義。而較集注爲勝。

【集注】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績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按集注此條。本於皇疏。然皇疏兼採衆說。故無妨礙。邢疏已知其不通。他條多沿皇疏之舊。獨此與之立異者。誠知割肉不正不食不可能也。張甯軒解此二句曰。割不正。解牲之不以其制也。不得其醬。調味之不以其宜也。得之矣。

【餘論】羣經補義。食肉惟取其方正者。則不正之割自不來前矣。配食之醬。如醯醢皆不設。此家人進食者之小過。夫子偶一不食。微示其意。後自知設醬得宜矣。凡此皆未嘗形於言怒於色。庶幾不失聖人氣象。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

【考異】釋文。氣說文作旣。　說文解字。旣小食也。論語曰。不使勝食旣。　集注考證。氣當讀作餼。猶云飯料也。聘禮。後餼大夫黍粱稷食氣。正黍粱稷之謂也。又古餼字今作氣。古氣字今作餼。　九經古義。氣本古餼字。詳見左傳補注。餼又與旣通。禮記中庸云。旣廩稱事。鄭注云。旣讀爲餼。是旣與氣同。　唐石經惟字作唯。皇本集說本纂箋本皆作唯。

【考證】劉氏正義。氣猶性也。周官。瘍醫以五氣養之。五氣即五穀之氣。人食肉多。則食氣爲肉所勝。而或以傷人。說文。旣小食也。論語云。不使勝食旣。段氏玉裁說魯論作氣。古論作旣。用假借。或援許氏小食之訓解論語。非也。呂氏春秋孝行覽。節飲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正用魯論此文。鄭注中庸云。旣讀爲餼。注聘禮云。古文旣爲餼。是旣氣通用。量猶度也。淩廷堪說。肉雖多不使勝食氣。爲食禮言之也。惟酒無量不及亂。爲燕禮言之也。胡培翬研六室文鈔亟稱淩說。爲之明其義云。以公食禮考之。初設正饌。次設加饌。正饌有牛俎羊俎豕俎魚俎腊俎腸胃俎膚俎。醓醢麋臡鹿臡三者盛於豆。此下大夫六豆也。加饌有牛臐牛炙牛胾牛鮨羊臐羊炙羊胾豕膮豕炙豕胾魚膾。肉可不謂多與。然而黍稷六簋。宰夫設之。稻粱二簋。公親設之。賓初食稻粱。三飯即止。卒食黍稷。不以醬湆。是所謂以穀爲主。不使肉勝食氣也。又以燕禮考之。尊於堂上東楹之西者兩方壺。尊於堂下門西者兩圜壺。初時獻賓。賓酢主人。主人自酢。主人酬賓。二大夫媵爵于公。公取媵爵酬賓。禮亦盛矣。而獻卿獻大夫後。復作樂以樂賓。立司正以安賓。脫屨升席。晏坐盡歡。至於爵行無算。眞所謂無量矣。然而君曰無不醉。有命徹冪。則必降階下拜。明雖醉正臣禮也。賓醉而出。鐘人爲之奏陔。則以所執脯賜鐘人。明雖醉不忘禮也。此非所謂以醉爲節而不及亂乎。然則此節或夫子嘗言其禮如此。或出聘鄰國。鄰國食之燕之。夫子一守禮經。記者因爲記之。俱未可知。案淩氏此說甚核。然淩主禮食。不兼常食。於義稍隘。蓋常食如賓朋燕飲。亦得備物盡歡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勝猶多也。食謂他饌也。食氣多肉少則肉美。若肉多他食少則肉不美。故不使肉勝食氣也。亦因殺止多殺也。酒雖多無有限量。而人宜隨己能而飲。不得及至於醉亂也。一云。不格人爲量。而隨人所能。而莫亂也。

【集注】食以穀爲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爲人合歡。故不爲量。但以醉爲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特不使亂志。雖血氣亦

可使亂。但浹洽而已可也。

【餘論】論語或問。胡氏曰。亂者內昏其心志。外喪其威儀。甚則班伯所謂淫亂之原。皆在於酒。聖人飲無定量。亦無亂態。蓋從心所欲。而不踰矩。是以如此。學者未能然。則如晉元帝永嘉初鎮江東。以酒廢事。王導以爲言。帝命酌。引觴而覆之。於此遂絕。 四書辨疑。酒之本性無他。惟能使人神志迷亂而已。飲之至於迷亂失常。然後爲醉。今言以醉爲節。而不及於亂。豈有不亂而醉者乎。聖人亦無以醉爲節之理。程子說是。 疑辨錄。(論語稽引)亂者醉所爲也。欲不及亂。惟不醉而後能之。此文王誥酒之訓所以言德將無醉也。至若詩天子之燕諸侯曰。不醉無歸。此不過勸飲之意。而下文即曰。顯允君子。莫不令儀。豈弟君子。莫不令儀。鄉飲酒。修爵無算。此不過表合歡之意。故下文即曰。朝不廢朝。暮不廢暮。若醉則安見令儀與不廢耶。

沽酒市脯不食。

【考異】太平御覽資產部述文。沽亦作酤。

【考證】漢書食貨志。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師古注。鄉黨所記孔齋之時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夫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惡薄不誠。是以疑而弗食。 四書典故辨正。詩無酒酤我。毛傳謂一宿酒曰酤。鄭康成訓酤爲榷酤之酤。集注云。沽市皆買也。蓋從鄭注。聽雨紀談云。三代無酤酒者。至漢方有榷酤酒。似以一宿酒爲是。愚按酒誥戒羣飲。周禮司虣禁市飲。飲而於市。則有沽酒明矣。 翟氏考異。凡消納于腹。古通以食言之。如食德食言不一。漢書于定國傳。食酒至數石不醉。柳宗元序飲亦云。吾病痞。不能食酒。至是醉焉。不必因脯而始得并言也。皇邢兩疏本俱以齋必變食屬此一節首。故顧氏亦說此事爲孔子齋時。而其說實優。

按孔子爲大夫。家中自當有釀酒。但必謂一生從不沽酒市脯。則商賈之以此爲業者。人皆嫌其不潔。無人敢買。寧有此理。苟沽市不食。限於齋時。自無酒必自作之疑矣。翟氏之說是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酒不自作。則未必清淨。脯不自作。則不知何物之肉。故沽市所得。並所不食也。或問曰。沽酒不飲。則詩那云無酒沽我乎。答曰。論所明是祭神不用。詩所明是人得用也。

【集注】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

【別解】黃氏後案。詩無酒酤我。毛傳一宿酒謂之酤。酤沽通。是沽酒非酒之美者。沽如粗沽之沽也。鄭君於周官酒正注云。作酒既有米麴之數。又有功沽。於禮檀弓以為沽也注云。沽猶略也。皆可證。以沽訓買。本漢書食貨志。志言詩據太平之世。酒酤在官。曰無酒酤我。孔子言周衰亂。酒酤在民。而酤酒不食。此王莽欺世之論。不足以說經也。市脯古本當作朿脯。有骨之胏。不可齧也。易噬乾朿。鄭君讀朿為笫。訓簀。馬氏讀朿為胏。訓有骨之肉。此朿脯當讀胏脯。肉有骨之脯也。今字柹果譌柿果。蓋古書之待校正者多矣。　梁玉繩瞥記。周禮酒正注。酒有功沽之巧。疏云。功沽謂善惡也。夏官司兵注。功沽上下義同。因思論語沽酒當是酒之惡者。若訓沽為買。安得飲酒必皆自作乎。　四書大全辨。鄭康成訓沽為[illegible]沽之沽。然注酒正職云。既有米麴之數。又有功沽之巧。孔疏云。功沽謂善惡。則凡酒之善者為功。惡者為沽也。又酒以久為貴。周禮。昔酒取其久也。一宿曰宿。再宿曰沽。沽酒即再宿之酒耳。

按此雖可備一說。然沽與下市脯對文。仍當以訓買為長。所以有此曲說者。皆以酒脯必自作。常人非極富之家不辦。聖人斷不拘執如此。今從古注。以此為齋時事。種種疑團。皆可一言而決。乃知注疏終不可廢也。

不撤薑食。不多食。

【考異】宋刻九經本。撤作徹。　讀四書叢說。古注齋禁葷物。薑辛而不臭。故不去。此說頗長。古注自此上皆作齋戒意說。固未穩。然此句安知不是齋一類錯簡在此。

【考證】四書稗疏。言撤則必既設之而後撤也。言不撤則必他有所撤而此不撤也。按士相見禮。夜侍坐視夜膳葷。請退可也。注云。葷辛菜。薑亦辛菜也。則此言燕居講說而闢席以食者。食已。飯羹醢胾之屬皆撤。而薑之在豆者獨留。倦則食之。以却眠也。古之人類然。君子亦

以爲宜。不待夜倦欲食辛而更索之。集注未悉。　潘氏集箋。說文無撤字。當作徹。云去也。薑說文薑云禦溼之菜也。　論語竢質。薑食食物中有薑者。薑與蔥蒜韭薤。皆用以調和食物。殺肉之腥臭者。齊忌葷。菜蔥蒜韭薤皆葷。食物中有之。必徹之矣。薑辛而不葷。故不徹。

惜抱軒經說。古者有庋食之閣。天子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于房中五。大夫于閣三。士于坫一。大夫七十而有閣。則未知孔子之已有閣與其坫也。禮凡食畢鼎食則撤。于造脯醢葷菜則不撤。庋以備時食。所以優尊者。禮夜侍坐于君子。君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故不撤葷者禮也。薑亦葷也。孔子以蔥薤之類氣皆濁。不若薑之淸。則所庋薑而已。雖常庋而以辛善散氣。故不多食。以衛生也。儒者或讀不多食。與上文不屬。則說非矣。聖人不惏於食。倘何待記而後明乎。

【集解】孔曰。撤去也。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葷。故不去。不多食不過飽。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江熙云。少所啖也。

【集注】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別解】論語意原。不多食指薑言之。　四書釋地。不多食諸家俱不承薑說。余謂不撤薑食不多食。正與惟酒無量不及亂一例語耳。通章不食。俱專指一物。何獨此而忽泛及邪。亦不倫矣。　魏晉鄉黨典義。肉不勝食氣。酒不及亂。已藏不多意在內。惟薑朝夕在御。或且疑其少過。故以不多食申足之。　李翊戒庵漫筆。事文類聚蔬菜門引孔子不撤薑食不多食。而題云。薑不多食。連文言之。謬矣。

按梁陶宏景本草經注曰。今之人噉辛辣物　惟此最常。故論語云。每食不撤薑。言可常食。但不可多耳。是舊有此說。較集注義爲長。似可從。

【餘論】邢疏。自此已上。皆蒙齊文。其凡常不必然。

按朱子集注以明衣變食遷坐爲齊禮。食不厭精以下爲禮食常食之節。不但上文割不正不食沽酒市脯不食說不通。並不撤薑食亦說不過去。薑性雖非可常食之物。過夏令能不撤乎。又皆事理所必無者。邢疏義爲長。當從之。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考異】太平御覽述作祭於君。　義門讀書記。祭於公以下文勢若自爲一節。

【考證】劉氏正義。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士弁而祭於公。注。助君祭也。是大夫士有助祭之禮。禮運仲尼與於蜡賓。史記世家。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本篇云。入太廟。皆夫子助祭之徵。周官大宗伯。於兄弟有脤膰。異姓有賀慶。此互文明兼有之也。穀梁定十四年傳。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說文。燔宗廟火孰肉。春秋傳曰。天子有事燔焉。今或作燔作膰。又說文胙祭福肉也。左僖九年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賜膰胙皆祭肉名。天子諸侯祭畢。助祭之臣。皆班賜之。以均神惠。即此注所云牲體也。凡殺牲皆於祭日且明行事。至天子諸侯祭之明日又祭。謂之繹祭。祭畢。乃頒所賜肉及歸賓客之俎。則胙肉之來。或已三日。故不可再宿。　四書偶談。曲禮。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疏。此謂士助君祭。若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之。按徹俎歸不同。當祭未撤俎時。尸與主人主婦俎。有司徹之。臣所獻之俎。自徹之。置於堂下。及祭畢。士自持歸。大夫以上。君使人歸之。然則此不宿之肉。即君使歸之俎。而郊膰不致。亦指不歸俎言也。時說直謂君所頒祭肉。不知臣助君祭。自有所獻之俎肉。即所云賓俎也。韋昭國語注。天子諸侯祭之明日有繹。卿大夫曰賓尸。故本日無暇致胙。禮賜君子小人不同日。頒肉時自諸父昆弟逮煇庖翟閽。須有先後。故必得三日而徧。

【集解】周生曰。助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頒賜。不留神惠。鄭曰。自其家祭肉過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餘。

【集注】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食不語。寢不言。

【考證】梁氏旁證。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詩大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疏。直言曰言。謂一人自言。答難曰語。謂二人相對。禮雜記。三年之喪。言而不語。注。言自言己事也。語爲人論說也。　四書約旨。當食時心在於食。自不他及。日常如此。故記之。若禮食相會

。豈無應對辭讓之文。祭與養老。更有合語乞言之禮。但行禮時則語。食時自不語也。

【唐以前古注】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注。爲其不敬。明當食寢非言語時也。

【集注】答述曰語。　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爲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

【餘論】四書辨疑。若從註文之說。語與言既分兩等。則食寢所愼。亦各不同。食則止是不語。却合有言。寢則止是不言。却合有語。若以答述自言一涵論之。當食之時。人問則不與酬答。不問則却當自言。當寢之時。不問則不先自言。須問則乃與酬答。然其先問者却是自言。邢昺疏。直言曰言。答述曰語。許氏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註文與二說言雖相做。意各有差。自言直言巳不同。答述論難亦不同。廣韻訓語字雖引說文。亦不全用其說。止訓爲論。訓言字則曰言語也。玉篇訓言曰言辭也。訓語曰言說也。舊韻略雜取諸說。毛晃韻略專以說文爲據。本分言之。惟廣韻玉篇以言爲言辭。以語爲言說者。最不穿鑿。當取爲正。此章本無深意。食不語。止是口中有物。故不多語。寢不言。止是心欲安靜。故不多言。語即是言。言即是語。不可强有分別也。王滹南曰。此何可分。只是變文耳。

雖疏食菜羹必祭。必齊如也。

【考異】釋文。食音嗣。又如字。魯讀瓜爲必。今從古。　注疏本疏作蔬。　皇本疏亦作蔬。瓜作苽。　羣經識小。必字以八弋。篆文作[illegible]。與瓜相近而誤。　潘氏集箋。公羊襄二十九年傳。飲食必祝注。論衡祭意篇。並引作瓜。何休通今文。充書所引亦多今文。魯論爲今文。並作瓜。不作必。則知魯論直讀瓜爲必。非誤字也。鄭所以不從者。以下文又有必字。故從古讀如字也。　四書或問。既曰疏食菜羹。而又以瓜繼之。則不辭矣。曰必祭則明無不祭之食也。

按集注讀瓜爲必。是也。禮雜記。孔子晝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然食羹皆火食。其祭宜也。瓜既果實。何必祭。且祭瓜何不祭他果。均屬疑問。四書蒙引云。若作瓜字。則在菜羹之內矣。竊謂瓜祭上環。當別爲一事。與此無涉。蓋瓜如作羹。

則在菜羹內。如生祭。則與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無關。故知應讀爲必也"。何孟春餘冬序錄謂當以瓜字絕句。由未知今文家本讀瓜爲必也。

【考證】論語足徵記：釋文鄭云。魯讀瓜爲必。案先有魯論。後有古論。此古改必爲瓜。非古改瓜爲必也。其改爲瓜祭。正以玉藻有此文。謂可附會也。好贗鼎者正墮其彀中耳。案羹食大名。瓜則小名。三者並列。義頗不倫。且均薄物。既有瓜。何無果。而曲禮所載。醯醬菹瓜之屬。亦在祭品。此經何不及之。但舉一瓜。轉嫌挂漏。何如舉疏食菜羹。已足包括其餘耶。若疏食也菜羹也瓜也。三者並舉。於義理爲不倫。於文章爲不順。顏黃門曰。吾嘗笑許純儒不達文章之體。愚謂此訓詁家通病。古論此條亦是也。且玉藻云。子卯稷食菜羹。程瑤田九穀考曰。凡經言稷食者疏食也。稷形大。故得疏稱。然則此云疏食菜羹。即玉藻之稷食菜羹也。彼菜羹下不連瓜字。此亦當然。證瓜可連祭於玉藻。何不證菜羹不連瓜於玉藻乎。朱子從魯。毛奇齡意主駁朱。故以玉藻爲證。今仍據玉藻破之。　四書典故辨正：疏食有三說。朱子以爲粗食。一也。孔安國以爲菜食。二也。月令鄭注云。草木之實爲疏食。三也。何燕泉主孔說。謂疏食乃乏米而以疏代食。引東觀漢記趙當疏食而以穀食陰讓弟爲證。愚按此疏食對下菜羹。自是粗飯。若述而篇之飯疏食。或可如此說耳。　劉氏正義：菜羹者以菜爲羹也。爾雅釋器。肉謂之羹。言煮肉之有汁者也。凡肉汁和以醯菜爲鉶羹。不和醯菜爲大羹。其常食之羹。如雞犬兔及菜羹。皆和米屑作之。呂覽愼人云。孔子窮於陳蔡之間。藜羹不糝。糝即米屑也。內則別有芼羹。菫荁葵薇之類。彼是禮食。此文菜羹與疏食相儷。則但謂藜藿之類耳。食所以有祭者。禮運曰。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爲醴酪。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此以祭之所以報功不忘本也。春官大祝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擩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此通言祭食之禮。義具彼注。凡祭皆出少許。置之籩豆之間。或上豆或醬湆之間。凌氏廷堪禮經釋例言之詳矣。公食大夫禮。魚腊醬湆不祭。注云。不祭者非食物之盛者。疏云。以其有三牲之體。魚腊醬湆非盛者。故不祭也。玉藻云。唯水漿不祭。若祭爲已偯卑。注云。水漿非盛饌也。據此是盛物方祭。非盛物或可不祭。夫子家居所食。雖極之

疏食菜羹。亦必祭之。又必致其肅敬之容。所謂不敢以菲薄廢禮者也。

【集解】孔曰。齊嚴敬貌。三物雖薄。祭之必敬。邢疏。疏食也。菜羹也。瓜也。三物雖薄。將食祭先之時。亦必嚴敬。玉藻云。惟水漿不祭。又云瓜祭上環。

【集注】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

席不正不坐。

【考異】史記世家述此句在割不正不食下。　晏子非儒篇。孔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不食。新序節士篇。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說文解字同。　韓詩外傳卷九。孟子母曰。吾姙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　朱子或問曰。列女傳亦言之。蓋即孔子意。　翟氏考異。上雖記飲食之節。而如寢不言即以不食不語連類並及。此句據史記晏子韓詩外傳新序說文五書。俱與割不正相儷。今析兩處。致此句孤出。于上下文莫得其類。疑錯簡也。事文類聚述上段不時不食。不得其醬不食。中間無割不正句。或其時流傳本尚有如是者耶。

按此句應在割不正不食之下。係屬錯簡。翟氏之說是也。且當是記孔子齋時飲食起居之節。舊說不可廢也。

【考證】劉氏正義。凡席之名。司几筵有莞繅次蒲熊。又有葦柏。莞者蒲類。繅者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次者桃枝。席有次列成文。柏者鄭司農謂迫地之席。康成謂椁字磨滅。藏中神坐之席。不言席身所用。又禮器有越席。郊特牲有蒲越稾鞂。玉藻有蒯席。尚書有篾席底席豐席筍席。玉府有衽席。越即蒲越。稾鞂者用禾稭爲之。蒯者草名。篾者析竹之次青爲之。底席即蒲席。豐者刮凍竹席。筍者析竹青皮。衽者臥席。其字從衣。疑以布爲之。加於席上。凡皆諸席異稱也。不正者謂設席有所移動偏斜也。下文云。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曲禮云。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可知凡坐時皆有正席之禮。夫子於席之不正者必正之而後坐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范甯云。正席所以恭敬也。或云如禮所言。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是各有其正者也。

【集注】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發明】此木軒四書說。許叔重云。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不飲盜泉。積正也。宋積正猶孟子言集義。賢人勉力。聖人從心。其合小爲大一也。

論語集釋卷二十一

鄉黨下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考異】七經考文。一本斯作則。

【考證】潘氏集箋。禮記鄉飲酒義正義曰。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也。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總而言之。皆謂之鄉飲酒。儀禮鄉飲酒禮疏略同。論語偶記云。此鄉人飲酒謂黨正腊祭飲酒也。所以知然者。經云杖者出斯出矣。是主於敬長。周官黨正職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鄉飲酒義第五節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注以黨正正齒位之禮解之。與此經有杖者同是敬老之事。故知此鄉人飲酒爲黨正蜡祭飲酒也。若鄉大夫飲國中賢者。與州長習射飲酒。無關養老。其賓賢能之鄉飲酒。則以鄉學之士將升者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衆賓。皆是年少者爲之。不得有杖者也。禮六十杖於鄉。夫子與鄉人飲酒而出後杖者。則時爲立侍之衆賓可知。所謂仲尼與于蜡賓也。黨中飲酒亦稱鄉者。黨鄉之細。與州長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之飲。同得爲鄉飲酒。康成云。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又有別解云。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焉是也。蜡祭飲酒初雖正齒位。及其禮末皆以醉爲度。雜記云。子貢觀于蜡曰。一國之人皆若

狂。是既醉而出之時。不復有先後之次。此夫子杖者出斯出矣。所以爲異於人。羣經室集據鄉飲酒義。鄉人士君子尊于房戶之間。鄭注。鄉人鄉大夫也。謂此鄉人飲酒。即儀禮之三年大比主賓賢能說。與方說不同。禮學巵言云。子位至大夫。於鄉飲酒當爲僎者。儀禮記僎大夫後出。主人送於門外。鄭君以爲不干其賓主之禮。然則僎者唯後賓耳。賓出斯出矣。子特於鄉尙齒敎敬。故復俟鄉人之杖者出然後出也。三說皆可從。　論語釋故。鄉飲酒之禮。賓出奏陔。主人送于門外再拜。則賓出而皆出。無容先後。此云夫子杖者出斯出矣。則他人有不出者。故知非禮飲禮器。周禮。其猶醵與。注。合錢飲酒爲醵。王居明堂之禮。仲秋乃命國醵。周禮族師注云。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疏引醵爲說。亦醵之類。又詩瓠葉箋云。此君子謂庶人之有賢行者也。其農功畢。乃爲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義也。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烹瓠葉而飲之。乃依士禮立賓主獻酬。此鄉人飲酒之屬。

按此節劉氏正義黃氏後案均主方氏偶記之說。當爲正解。江氏圖考謂此所記爲鄉人有時會聚飲酒。與釋故同。竊謂鄉飲凡鄉大夫賓賢能飲國中賢者。（錢坫論語後錄即主此說）州長習射。黨正蜡祭飲賓。族師祭酺。及冠昏祭祀。與夫尋常酬酢之類。皆包含之。

【集解】孔曰。杖者老人也。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從而後出。

【唐以前古注】皇疏。鄉人飲酒。謂鄉飲酒之禮也。禮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故呼老人爲杖者也。鄉人飲酒者貴齡崇年。故出入以老人者爲節也。

【集注】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別解】讀書證疑。說文饗鄉人飲酒也。从食从鄉。鄉亦聲。疑解中鄉字當讀上聲。即饗字。饗鄉字通。漢書文帝紀。專饗獨美其福。注。饗亦作鄉。鄭注儀禮少牢饋食饗辭云。饗勸強之也。則鄉人者謂勸強人飲酒也。此鄉人或亦當讀作饗人。禮有鄉飲酒。無鄉人飲酒。論者以族師祭酺飲酒當之。正泥於下文鄉人儺一例。故別施議論耳。此當與上文飲食一例。

按此說非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說鄉飲酒禮古謂之饗。說文。饗鄉人飲酒。從鄉食會意。其禮主於養老。賓與賢能之文見於鄉飲酒義者

。乃用尙齒之禮以禮賢能。鄉大夫之職所謂以禮禮賓之者也。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考異】釋文。儺魯讀爲獻。今從古。於阼本或作於阼階。　禮記郊特牲。鄉人裼。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鄭注曰。裼或爲獻。或爲儺。　經義雜記。郊特牲孔子朝服立於阼。知禮記文與古本論語同。則或本有階字者非。

【考證】論語後錄。郊特牲鄉人裼注。蓋合古今文論語。古者儺與獻聲同。儺亦作難。周禮占夢注。古書難或爲儺。杜子春讀難問之難。其字當爲儺是也。讀儺同那。又因讀獻爲莎。獻可爲莎。則儺可爲獻矣。是古儺獻同字。　論語古訓。郊特牲云。汁獻涗於醆酒注。獻讀當爲莎。齊人語聲之誤也。是魯論獻爲儺字聲近之誤。故鄭從古作儺也。　劉氏正義。周官占夢云。季冬遂令始難毆疫。注。難謂執兵以有難却也。故書難或爲儺。杜子春儺讀爲難問之難。其字當作難。月令。季春之月。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仲秋之月。天子乃難。以達秋氣。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段玉裁周禮漢讀考。案儺杜子春讀爲難問之難。而鄭從之。故占夢方相氏注皆云難却。於月令季春季秋季冬注云。此難難陰氣也。此難難陽氣也。難皆當讀乃旦反。案淮南時則訓高誘注。儺猶除也。儺讀躁難之難。譙周論語注。儺却之也。並同杜鄭之義。舜典。而難任人。難亦謂屛却之。鄭此注云。儺魯讀爲獻。今從古。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逐疫鬼。段玉裁周禮漢讀考訓。鄭從古論作難。後人改之加偏旁耳。方相氏疏引論語正作難。劉昌宗依杜難音乃旦反。是也。戚袞音乃多反。乃詩竹竿儺字之音。陸氏無識。於方相氏月令郊特牲鄉黨皆音乃多反。淺人反以儺爲毆疫正字。改易滑謬。音形俱失。案乃旦乃多。一音之轉。若以古正音。則當是乃多。故隰桑以阿難何爲韻。而魯讀儺亦爲獻也。阮氏元校勘記。郊特牲汁獻涗於醆酒。注獻讀當爲莎。齊人語聲之誤也。此讀儺爲獻。亦聲近之誤。案儺獻既由聲近。獻字或用叚借。未必爲誤字矣。　臧庸考古錄。此即月令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也。凡難有三。季春國難。畢春氣。諸侯以下不得難。仲秋天子難。達秋氣。天子以下不得難。惟季冬難。貴賤皆得爲。故謂之大。周禮序官方相氏疏曰。狂夫四人。不名其職。要亦胥徒之屬。其曰命有司者。大難通于天下。必有董其事者。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

令。此難亦其一事。如今時出土牛。各郡太守必盛儀以隨其後。謂之押春。可見特古禮以大難出土牛爲一令。今禮以出土牛迎春于東郊爲一令。微有不同。郊特牲字或以裼文異義。同謂之存室神者。方相氏索室毆疫。比戶爲之。至孔子家。則孔子行朝服立阼階之禮。故謂之存室神。皇疏以爲季春之儺。失之。　任大椿弁服釋例。匡謬正俗云。鄉人裼。孔子朝服立于阼階。鄭注云云。徐仙民音裼爲儺。今讀遂不可言裼。亦失之也。攷郊特牲注旣云裼强鬼也。則裼自爲强鬼之名。論語鄉人儺注云。毆逐疫鬼。即月令所謂難陰氣也。則儺自爲攘祭之名。郊特牲言鄉人裼。言於儺時并逐疫鬼。又兼及逐裼鬼。故即以裼名祭也。說文。裼道上祭也。攷急就篇。謁裼塞禱鬼神寵。顏師古注。裼道上之祭也。王伯厚補注。一曰道神。周禮注衍祭羨之道中。如今祭殤司巫注就巫下。裼音傷。郊特牲鄉人裼。注。裼强鬼。據伯厚此注。則郊特牲注所云裼强鬼。與說文所云道上祭同。蓋毆逐强鬼而祭之於道上也。九歌國殤。王逸注謂死於國事者。又引小爾雅曰。無主之鬼謂之殤。殤與裼通。鬼無主則爲厲。故曰强鬼。國殤之辭曰。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蓋言其厲也。鄉人裼此强鬼凶厲之氣。隨感而發。恐其驚先祖。而朝服臨廟。因其宜也。鄉儺之儀。主於儺陰氣。張平子東京賦。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注引續漢書曰。儺持火炬送疫出端門外。騶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五營騎士傳火棄洛水中。云出端門棄洛水。則亦儺之於道上矣。與郊特牲之裼名義雖殊。而毆强鬼與毆疫鬼則一也。郊特牲但云存室神。不云於寢於廟。孔論語注則云立於廟之阼階。蓋廟有寢室。先祖之神在寢室中。故云存室神也。室神猶云廟神也。士入廟玄端。大夫入廟朝服。孔子爲少司寇。故得以大夫之服入廟也。

【集解】孔曰。儺，驅逐疫鬼。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

【唐以前古注】月令正義引鄭注。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逐疫鬼。　皇疏。儺者逐疫鬼也。爲陰陽之氣不即時退。疫鬼隨而爲人作禍。故天子使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執戈揚楯。玄衣朱裳。口作儺儺之聲。以毆疫鬼也。一年三過爲之。三月八月十二月也。故月令季春云。命國儺。鄭玄云。此儺儺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厲鬼隨之而出行。至仲秋又云。天子乃儺。鄭玄云。此儺儺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厲鬼亦隨之而出行。至季冬又云。命有司大儺。鄭云。此儺儺陰氣也。厲鬼將隨强陰出害人也。侃案三儺。二是儺陰。

一是儺陽。陰陽乃君。但是天子所命。春是一年之始。彌其災害。故命國民家家悉儺。八月儺陽。陽是君法。臣民不可儺君。故稱天子乃儺也。十二月儺雖是陰。既非一年之急。故民亦不得同儺也。今云鄉人儺。是三月也。

按鄭注論語明云十二月鄉人儺。皇氏解季冬儺。不及鄉人。有違鄭義。未知何據。黃氏後案張氏四書辨證均疑之。

【集注】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己而安也。　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發明】四書訓義。以君子而與鄉人處。非易易也。非予之以近情。則無以尊其相。而非示之以嚴而不與同流。則無以作其肅。觀於聖人而得其妙用焉。鄉人之有飲酒與儺。則先王以一張一弛而爲近情之事以和之者也。然此二者之必至於狎亂而若狂。先王亦無以禁之。乃夫子於鄉人之飲酒。則謹修敬長之禮。視杖者以爲度。杖者未出而不出。無妨於同樂。而吾以敬老故留也。杖者出而斯出。不與子弟同其狎。則自此以後。皆付之不見不聞。鄉人之情得。而君子之威亦全矣。於儺也。則示以國典之當敬。朝服以自飾其容。立於阼階。以示神人之有主。則儺者雖有褻雜狎戲之爲。而儼然於國家之大典。以有所憚於君子之前。而不至於亂。夫然則鄉人謂我以賢智臨之而不合於俗不可也。謂君子之可與俗諧。而無忌憚之情形不妨令君子之見之。而抑不能也。既以自處者盡善。而移風易俗之妙用亦在焉。嗚呼。不可及已。　反身錄。居鄉而或以賢知先人。或以門閥先人。或以富貴先人。或以族大先人。或以事業聞望先人。或以學問文章先人。有一於斯。其人可知。聖如孔子。居鄉恭謹。固無論矣。下此如漢之張湛。官至太守。歸鄉必望里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式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當盡禮。豈爲自輕哉。明太宰漁石唐公致政家居時。出入惟徒步。或曰公官居八座。年逾七旬。故天下大老也。孔子謂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公學孔子者。而顧欲過之耶。公曰。固然。第吾楓山先師致政歸。祗是徒行。未嘗乘轎。姪朴菴韋侍郎及竹簡潘侍郎俱守此禮。吾安敢違也。松江張莊簡公與莊懿公皆以尙書同居東南城河外。中門隔數十武。兩公歲時入城祝釐。則皆出而往朱待詔家拜節。待詔者櫥公之稱也。兩公與朱爲老鄰。即賤必肅章服拜之。櫥公則戴老人頭巾揖兩尙書。具茶送之而出。此皆居鄉而不

以名位先人者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考異】七經考文。足利本無而字。　天文本論語校勘記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再拜而送之之上無而字。

【考證】四書釋地。拜而受之。如今之一揖折腰而已。再拜而送之。則兩揖。至拜下之拜乃再拜稽首也。　翟氏考古錄。詩雜佩以問之。曲禮所云。苞苴魚肉。簞笥盛飯食。二者祇可施之同國。若衛瑤璜及弓劍之屬。皆可遠及。故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國書使問弦多以琴。又二十六年。衛出公使以弓問子貢。一由齊至魯。一由衛至魯。問人於他邦當指此。　論語稽。孔子周流列國。所友皆名卿大夫。如蘧瑗老聃師襄顏讎由司城貞子。與夫晏嬰沈諸梁之屬。皆一時賢俊。其往也有饋。其返也有贐。皆可以意得之。邢疏。問猶遺也。武億曰。以物時餽曰問。朱亦棟曰。曲禮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鄭風雜佩以問之。左傳成七年。楚子使工尹襄問郤至以弓。哀十年。齊國書使問弦多以琴。二十六年。衛出公使以弓問子貢。檀弓。束脩之問不出竟。皆問人必以物之證也。其異地相問。如子路使齊子貢出有玉帛之類。其事必多。特經傳未記。故不可考。再拜送者。士相見當再拜。今拜使者如拜所問之人。此當時使命之通禮。　鄉黨圖考。其時使者不答拜。鄭注儀禮云。凡爲人使。不當其禮。是也。

【集解】孔曰。拜送使者敬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問者謂更相聘問也。他邦謂鄰國之君也。謂孔子與鄰國交游而遣使往彼聘問時也。既敬彼君。故遣使。使者去。則再拜送之也。爲人臣禮乃無外交。而孔子聖人。與聘東西無疑也。

按邢疏此條不用皇說。謂此記孔子遺人之禮也。問猶遺也。謂因問有物遺之也。問者或自有事問人。或聞彼有事而問之。悉有物表其意。故曲禮云。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此孔子凡以物問遺人於他邦者。必再拜而送其使者。所以示敬也。羣經義證深然其說。又以爲人亦非邦君之謂。皇疏爲曲。是也。故特著之。

【集注】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餘論】劉氏正義。再拜即稽之空首。鄭注大祝以空首爲拜頭至手。段氏玉裁釋拜。以空首爲跪而拱手。首俯至手。故對稽首之頭著地。而以不著地者爲空首。王氏鎏正義。以空首爲首俯而不至手。首與尻平。故荀卿言平衡曰拜。但以手據地。故曰拜手。其首空懸。故曰空首。三說不同。以王爲允。王又云。經中不見有空首之文。以或言拜。或言拜手。皆空首也。據王說。則此文再拜當爲空首之再拜矣。大祝。七曰奇拜。八曰褒拜。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也。褒讀爲報。報拜再拜是也。凡拜有奇有耦。耦者尤爲敬也。　段玉裁經韵樓集釋拜云。凡禮經言拜不言再者皆謂一拜也。注則引下文爲證。下文康子饋藥拜而受之。則一拜。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考異】釋文。一本或無而之二字。　七經考文補遺。古本嘗下有之字。　翟氏考異。按嘗或作甞。今本與下正席先嘗俱兩文並行。據說文有嘗無甞。甞蓋俗作字。當以嘗爲正。

【考證】潘氏集箋。說文。饋餉也。藥治病草。嘗口味之也。周禮。醫師聚毒藥以共醫事。鄭注。毒藥藥之辛苦者。藥之物恒多毒。疏謂藥中有毒者。謂巴豆狼牙之類是也。藥中有無毒者。謂人參芎藭之類是也。案藥得其當。則毒者亦能攻病。不得其當。則不毒者亦能害人。此非深於醫理達於藥性者不能知。故夫子云丘未達不敢嘗也。　黃氏後案。夫子既拜受而嘗。藥非饋於疾急之時。正如今日一種丸散補劑通用。子云未達者。凡藥加減必應病而後有益。不能以一藥通治諸人之疾。皇疏謂未曉此藥治何疾。故不敢嘗之。是也。

【集解】包曰。饋孔子藥也。孔曰。未知其故。故不嘗。禮也。

【集注】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按何晏集解本分兩節。朱子合爲一節。今從朱子。

【餘論】四書辨疑。君賜食蓋熟食也。故可先嘗。賜腥則亦不嘗矣。夫藥性有萬殊。服食之法。製造不一。尤無未熟先嘗之理。又無追使面嘗之命。何必告之如是邪。且康子以善意饋藥。旣已受之。亦當善其辭意以答之。今乃自以曲防疑人之心。告其來使。阻定不服其藥。虛人之賜。執甚於此。康子聞之。非慚即怒。使如康子寬厚能容。而已之爲人。是何道理。楊氏以必告爲直。聖人之直。恐不如此。王滹南曰。嘗是退而謂人之辭。記者簡其文。故一曰字而足耳。此說理當。學者往往疑其稱名。謂非所以告門人者。抑亦未之思也。如云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對門人稱名。若是者多矣。何獨疑於此哉。惟從滹南之說爲是。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考異】李濬論語刊誤。五十年來。馬厩字皆書廄字。廏字從殳。廄字從旡。經史中且無此廄字。殳者戈戟之屬。馬亦武事。故曰廏庫。若從旡即失武事之意。

【音讀】釋文。傷人乎絕句。一讀至不字絕句。　李氏刊誤。或有論者曰。傷人乎否。問馬。言先問人後問馬也。夫此乃人之常情。何足紀述。本以不問馬惟問人。弟子慕聖人推心。足以垂範。且傷人乎即是問之之辭。　資暇錄。今有謂韓文公讀不爲否。云聖人豈仁於人。不仁於馬。故貴人所以先問。賤畜所以後問。然乎字下豈更有助詞。考陸氏釋文已云一讀至不字句絕。則知以不爲否。其來尚矣。若以不爲否。則宜至乎字句絕。不字自爲一句。何者。夫子問傷人乎。乃對曰否。旣不傷人。然後問馬。又別爲一讀。豈不愈於陸氏云乎。　經讀考異。楊椎太僕箴。廄焚問人。仲尼深醜。箴言問人爲醜。則不徒問人矣。漢時近古。校讀必有所自。是不字作一讀。問馬又作一讀。依文推義。尤於聖人仁民愛物竊得兩盡。　翟氏考異。按鹽鐵論刑德章。魯廄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可知漢人亦但以不字下屬。未嘗作否音。

按邢疏云。不問馬。記者之言。胡炳文四書通曰。不問馬與指其掌同。皆門人因夫子之言而申明之。是諸說者雖較舊注義爲圓滿。然終不如武氏說之合於聖人仁民愛物心理也。或曰。一不字單綴。恐不成辭。余讀史記范睢傳。范叔有說於秦耶。曰不也。此例極多。未嘗讀作否字也。陸氏後一讀不可從。

【考證】家語子貢問篇。孔子爲大司寇。國廐焚。子退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爲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問曰。是何也。子曰。是亦相弔之道也。　雜記。廐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一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　四書大全辨。家語與論語及禮記所載廐焚本一事。而論語雜記去國字。非脫也。周禮。六繫成廐。諸侯也。六廐成校。天子也。大夫止稱皂稱繫稱閑。不得稱廐。周禮之文甚明。故言廐可不煩言國廐也。或曰。國馬何以不問。曰。國馬則有圉人皂人趣馬馭夫僕夫校人主之。是以不問也。魯廐大火。孔子非退朝始聞。蓋退朝而始至火所。時爲司寇。周禮秋官司民。司寇司傷人者也。非無事而空問也。故問傷人者。司寇之火政。不問馬者。圉師趣之職掌也。　論語偶記。詩云。自公退食。禮云。朝廷曰退。則退朝明是退至於家。果屬公廐。出朝時便可致問。且公廐被焚。去朝不遠。宜從救火。何待朝罷委蛇而出。且路馬亦非可輕詛者。安得大書曰不問。王說非是。　梁氏旁證。釋文云。廐夫子家廐也。王弼曰。公廐也。按禮記雜記正義云。孔子馬廐被焚。與此記所爲一事。明是夫子家廐。故鄭注云。自君子朝來歸。邢疏亦直據之。至王弼之說蓋本於桓寬鹽鐵論刑德篇。與鄭義不合。而王肅又竄改禮記。作僞家語。以與鄭氏爲難。不知既爲國廐。則人皆以國事而來者。必不僅孔子之鄉人。即有孔子之鄉人。亦必非專來弔孔子者。而孔子獨私拜其鄉人。於事理全不協矣。　四書經注集證。若是國廐。則路馬亦重矣。問人之後。獨不當問馬乎。

按廐焚事。據家語爲公廐。據雜記及此章退朝之文爲家廐。然公廐則春秋宜書。今不書。知當爲孔子之家廐。錢坫陳鱣劉寶楠並從鄭說。王肅據鹽鐵論竄改禮記以與鄭氏相難。不足信也。

【集解】鄭曰。重人賤畜也。退朝者自魯之朝來歸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廐養馬之處也。焚燒也。孔子家養馬處被燒也。孔子早上朝。朝竟而退還家也。少儀云。朝廷曰退也。從朝還退。見廐遭火。廐是養馬處。而孔子不問傷馬。唯問傷人乎。是重人賤馬。故云不問馬也。　又引王弼云。孔子時爲魯司寇。自公朝退。而之火所。不問馬者。矯時重馬者也。

【集注】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餘論】王滹南論語辨惑：蓋其已見。故不必問。初豈有深意哉。特弟子私疑而記之耳。本不須着此三字。　四書辨疑：未暇問。乃是心欲問而無暇以及之也。理當如此。却是理不當問也。一說而分兩意。理皆不通。問人之言止是傷人乎三字而已。言訖問馬。有何未暇。雖曰貴人賤畜。馬亦有生之物。焚燒之苦。亦當愍之。今曰貴人賤畜。理當如此。其實豈有如此之理。　反身錄：傷人乎。不問馬。蓋倉卒之間。以人爲急。偶未遑問馬耳。非眞賤畜。置馬於度外。以爲不足恤而不問也。畜固賤物。然亦有性命。聖人仁民愛物。無所不至。見一物之損傷。猶惻然傷感。況馬乎。必不然也。學者愼勿泥貴人賤畜之句。遂輕視物命而不慈夫物。必物物咸慈而後心無不仁。庶不輕傷物命。

按王陳二家專攻集注。然貴人賤畜。語本鹽鐵論。鄭注亦用之。不足爲病。今忽無故竄進理字。謂理當如此。遂成語病耳。考列子齊田氏祖於庭。有獻魚雁者。田氏歎曰。天之於民厚矣。生魚鳥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大小智力而相制。且蚊蚋噆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據此知聖人仁民愛物。雖有先後親疏之別。而無貴賤之分。若從武億之說。以不字爲一句。則此疑渙然冰釋矣。

【發明】四書訓義：夫馬有死者。則皂人必以告。而可無待問。至於人之或傷與否。雖必知之。而怵惕之仁。不能自已。唯貨利之心澹泊而不攖其寧靜。惻隱之情肫摯而無所旁分。故如此。

按此節本當以武億之說爲正解。假定退一步言之。果如集注所說。孔子所以不問馬者。蓋重人命而輕財產。大學。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曲禮。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孔子係大夫。家中當有養馬。（論語稽云。大夫不徒行。故有車。有車則有馬。諸侯二車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士有二車。庶人牛車。又按車一乘四馬。孔子上大夫。馬數不下二十匹。）不問者。世人多重視財產。聖人獨否。故弟子特記之。若貴人賤畜。匹夫俗子皆知之。何必聖人。王氏之說是也。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考異】釋文。腥說文字林並作胜。魯讀生爲牲。今從古。　論語後錄。胜與腥通。胜本雞犬膏。借膏腥字。腥本星見食豕。借以爲胜。故

經凡牲皆作腥。　潘氏集箋。胜說文云从肉生聲。月即肉也。是合生肉二字為文。不熟之義顯然。自經典借腥為胜。後世遂不知腥為借字。其誤甚矣。　天文本論語校勘記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皆下無之字。

【考證】儀禮釋例。君賜食。則聘禮所謂飪也。君賜腥。即聘禮所謂腥也。君賜生。即聘禮所謂餼也。凡牲殺曰饔。生曰餼。聘禮。歸賓饔餼飪一牢鼎九設於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設扃鼏膷臐膮。蓋陪牛羊豕牲之已亨者謂之飪。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設于阼階前西面南陳如飪鼎二列牲之未亨者謂之腥。飪與腥皆饔也。是牲之殺者曰饔也。又歸聘賓餼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牛以西羊豕豕西牛羊豕注。餼生也。是牲之生者曰餼也。　王樂鄉黨正義。按凌氏以君賜當聘禮。似精而未核。聘禮記賜饔。唯羹飪筮一尸如饋食之禮。假器於大夫。注。腥餼不祭。則明與此篇腥異矣。蓋彼為大禮。三者一時俱致。則獨薦飪耳。意者此為尋常小賜之禮。在歸饔餼後。所謂無與時賜無數也。然以君賜屬聘禮。第為鄰國君之所賜。其義未該。若本國之君有所賜予。其儀亦當準此。證之以孔子賜鯉事。及穆公餼子思鼎肉事。則聘禮外君賜亦括其中也。　潘氏集箋。聘禮注。牲殺曰饔。生曰餼。又饔注云。謂飪與腥。則無論已亨未亨。凡已殺者統謂之饔矣。是記所謂賜饔。實統鄉黨之賜食賜腥。而注以饔飪為飪一牢　云腥餼不祭。餼為生牲。則不祭。或如夫子之必畜未可知。而祭飪不祭腥。則正與此文相反。疑饔飪指腥者言。饔之飪之。熟而後薦也。士介不祭以初行不釋幣于禰。非謂無飪也。方與此文相合。釋例甚當如此。否則凌氏深於禮經。豈其忘卻聘禮記賜饔一節鄭義與此文相反乎。當不然矣。　劉氏正義。王氏是也。天官。膳夫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內饔。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共之。注云。好賜王所善而賜之。玉藻酒肉之賜弗再拜。並謂平時所賜。論語此文當得兼之。

【集解】孔曰。正席先嘗。敬君惠也。既嘗之。乃以頒賜也。薦薦其先祖也。

【集注】食恐或餕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考證】儀禮士相見禮。若賜之食。則君祭先飯。　禮記玉藻。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　朱子語類。近世有以爲君祭必先黍稷者。若然則其音自不同。蓋如先儒之說。則飯音上聲。而爲食之之義。如近世之說。則飯爲去聲。而指所食之物。二說雖若皆通。細推之則恐先儒之說爲長。　路史蘇子由曰。禮食祭必祭先飯。祭乎其始食者也。古者將田祭貉。將射祭侯。用火祭爟。用師祭禡。食必祭先畜。飲必祭先炊。養老則祭先老。不忘本也。先衣先庾先蠶先卜先馬先牧先農先嗇先食先酒。皆其類矣。先王之制禮。無非教也。　羣經識小。玉藻。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此謂君命之祭。必先飯以示不敢當客禮也。又云。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飯而俟。此謂君但賜之食而非客。則膳宰自當嘗羞。臣既不祭。則不必嘗。俟君食然後食也。此前既言君祭。是不以客禮待臣。於禮不必先飯。而夫子亦先飯者。敬謹之至。所謂亡於禮者之禮也。　學禮管釋。君前侍食之法。散見於士相見禮玉藻論語諸篇。侍食與禮食不同。禮食則公食大夫禮是也。侍食即與君燕食。三經所記是也。侍食又有客不客之分。客之近於禮食。則膳宰不嘗食。不客則純是燕食。有膳宰嘗食。以是爲別。周禮膳夫職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是王平常燕食必有膳夫嘗食也。又云。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不言嘗食。是與賓客禮食。膳夫不嘗食也。士相見禮云。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注云。臣先飯。示爲君嘗食也。此謂君與之禮食。玉藻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論語云。君祭先飯。以上三經皆君賜食而客之之禮也。凡君賜食。臣皆不祭。客之則有祭法。然必君命之祭然後祭。士相見論語不言者文不具也。君祭先飯徧嘗膳者。謂無膳宰嘗膳。則臣先嘗之。注所謂示爲君嘗食也。先飯者飯黍稷也。徧嘗膳者嘗庶羞也。飯嘗畢則以酒漱口而飯。俟君之食也。又必君命之食然後食者。黍稷庶羞已飯嘗畢。若已食然。故必君命之食然後食也。此食亦謂黍稷。不及庶羞也。是皆君客之之禮也。士相見又云。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玉藻又云。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飯而俟。以上二經皆君不客之之禮也。君不客則有膳宰嘗食。故已不嘗食。俟君之食然後食。不待命者。未嘗嘗食。君賜食之意未終。故不待命。俟君食即食也。此食亦謂黍稷。不及庶羞。但食黍稷畢。即飲而俟也。玉藻又云。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則食庶羞矣。又云。

君未覆手不敢飧。既食又飯飧。飯飧者三飯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皆士相見所不具。必合攷之。而君賜食之禮始全矣。 黃氏後案。此章紛紛異論。以經攷之。公食大夫禮是正禮食。賈疏云。彼君前無食。與君臣俱有食者異矣。玉藻。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辨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此客禮與公食不同。然君命之祭。正待以客禮之次。時或膳宰不存。先飯爲君嘗羞。不敢以客禮自居。若膳宰存。不先飯。則既以客待。不先飯爲正也。經文本直截。此章所記。不言命祭。是不以客禮待之。無論膳宰之在與不在。而以先飯爲合禮也。自玉藻孔疏分若有嘗羞以下爲不以客禮待之。說論語者遂不可通。舊說謂不以客待之禮不必先飯。而夫子於常禮外有加謹。是過於禮也。江愼修疑爲客禮待之而先飯。則經何以不言君命之祭也。秦氏通攷云。君不以客禮待之。故君祭而臣不祭。君側無嘗羞者。故先飯辯嘗。然無嘗羞者句。於論語中未免添說。未是也。今以公食禮爲正客禮。以玉藻所言爲客禮之次。以論語所記爲不以客禮。說經始無膠葛。非好翻案也。 論語稽。此節說者不一。朱注從鄭說。有若爲嘗食之文。本無語病。或據鄭氏玉藻注。臣禮有膳夫。君祭臣不祭。客禮無膳夫。君命之祭而祭。謂此節是宰夫設饌未畢。或監視加饌。有故不在側。則旁近之臣代嘗食云云。江永曰。此君以客禮待之。故代宰夫嘗食。客之則已當祭。其不言已祭者。或君未命。或記者略之。若非客禮。則有宰夫嘗食。夫子不得先飯矣。吳英曰。惟孔子爲君所客。故無嘗羞者。無嘗羞者。則君將命祭。孔子謙不敢當。 不俟君命而先飯。以自同於不客之禮。邢昺曰。此不言命祭。非客也。羣經識小曰。此非以客禮待之。於禮不必先飯。而夫子先飯。敬之至也。無於禮者之禮也。又云。君與臣正食禮公食大夫禮是也。公退於箱不共食。其小禮食則君賜之食而君客之。其非禮食則不客。黃式三曰。公食大夫禮爲正。玉藻所言爲客禮之次。此節所記爲不客禮。清按諸說紛紛。皆未即士相見玉藻膳夫之經文而熟思之耳。士相見玉藻詳略互見。當會而通之。膳夫之文。乃 君自食之禮。非侍食之禮。不必强爲牽合。說經家必以膳夫之有無在側言之。蓋泥於鄭注之誤也。至云不以客禮則不先飯。是又以若有進食嘗羞者專指宰夫。且分禮經上下文爲兩橛而誤之也。其云。公食大夫爲正禮。是則更以待外臣之禮牽混爲侍食之禮矣。

【集解】鄭曰。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爲君嘗食然。

【唐以前古注】皇疏。祭謂祭食之先也。夫禮食必先取食。種種出片子。置俎豆邊地名爲祭。祭者報昔初造此食者也。君子得惠不忘報。故將食而先出報也。當君正祭食之時。而臣先取飯食之。故云先飯。飯食也。所以然者。示爲君先嘗食。先知調和之是非者也。

【集注】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己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考異】舊文拖爲拕。釋文。拕徒我反。又勑佐反。本或作拖。　說文解字引論語曰。加朝服袉紳衣居也。　湛淵靜語。鄉黨朝服拖紳。說文作袉。許慎東漢時所見論語本如此。　唐石經拖字作拕。　智修韻略引論語亦作拕。　漢書龔勝傳。東首加朝服拕紳。　潘氏集箋。拖由本作拕。說文作袉。云裾也。龔勝傳作拕。說文云。曳也。是拕當爲正字。袉疑通借字。拖抴皆俗字也。

【考證】四書稗疏。集注謂受生氣。自疾言之。非自君視疾言之矣。東首首東牖也。按禮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天子主天下。諸侯不敢爲主也。諸侯適。其臣亦升自阼階。諸侯主其國。大夫不敢爲主也。疾不能興。寢於南牖下之西。而東首以延君。君升自阼。立於戶東。使首戴君。存臣禮也。與朝服拖紳同義。　論語稽求篇。按玉藻。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是平時臥寢無不東首者。惟大禮始袵。如昏禮御袵于奧則北趾而南首是也。老者更臥。如曲禮少事長上。請袵何趾。內則子婦事舅姑。亦請袵何趾是也。若君來視疾。則論語與儀禮及喪大記皆云寢東首。是不問遷臥與否。必令東首者。以室制尊西。君苟入室。則必在奧與屋漏之間。負西面向東。故當東首以示面君之意。加朝服拖紳。喪大記云。徹褻衣加新衣。舊注。徹去褻衣。而加新朝服于其上。正指君來視疾一節。則是禮固有之。故鄉黨雖記夫子禮儀。而通禮亦然。如曲禮立不中門。不踐閾。車上不妄指。袗絺綌不入公門。檀弓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朋友死於我乎殯。玉藻有疾風迅雷大雨則必變。瓜祭上環。君賜之食。命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凡帶必有佩玉。惟喪否。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郊特牲鄉人裼。孔子朝服立於阼。士喪禮寢東首于北墉下類。

【集解】包曰。夫子疾。處南牖之下。東首。加其朝服拖紳。紳大帶也。不敢不衣朝服見君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疾謂孔子疾病時也。孔子病而魯君來視之也。此君是哀公也。病者欲生。東是生陽之氣。故眠頭首東也。故玉藻云。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者是也。加覆也。朝服謂健時從君日視朝之服也。拖猶牽也。紳大帶也。孔子既病。不能復著衣。而見君不宜私服。故加朝服覆於體上。而牽引大帶於心下。至是如健時著衣之爲。

【集注】東首以受生氣也。臥病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別解】論語後錄。鄭意未了。言恒居北牖下。則其移南牖下可知矣。漢書龔勝傳。莽遣使者奉璽書。安車駟馬迎勝。勝稱疾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拕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語。是其證。士昏禮。纁裳緇紽。紽爲裳緣。謂與袉同。袉即是裾。

按劉氏正義云。此說穿鑿非理。論語稽亦云。漢人說經。不無謬誤附會。則勝此舉未必即前聖之定禮。不可引以證經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考證】王肯堂論語義府。荀子曰。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云。顛之倒之。自公召之。以此看禮字最活。尋常大夫不可以徒行。及至趨召。則徒行乃更爲禮。而至於顛倒衣裳不爲過。儀文逐敬而移。因心而制。豈有常乎。 論語後錄。玉藻云。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駕者車也。言駕是在外。官猶九室在路門之表。言外則不在官所矣。

【集解】鄭曰。急趨君命。行出而車駕隨之。

【唐以前古注】皇疏。謂君有命召見孔子時也。君尊命重。故得召不俟駕車而即徒趨而往也。大夫不可徒行。故後人駕車而隨之使乘之也。

【集注】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 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按自席不正不坐至此合下入太廟。注疏本皆自爲一節。今從朱子。

○入太廟每事問。

【集解】鄭曰。爲君助祭也。太廟周公廟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前是記孔子對或人之時。此是錄平生常行之事。故兩出也。

【集注】重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考證】禮記檀弓。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于我乎館。死于我乎殯。方愨解義曰。此言賓客。論語言朋友。互相備也。　家語子夏問篇曰。客至無所舍。而夫子曰。生于我乎館。客死無所殯。夫子曰。于我乎殯。禮歟。仁者之心歟。　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引論語曰。朋友無所歸。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通典引鄭志。（孫氏問經堂輯本）劉德問朋友無所歸。于我殯。若此者迎彼還己館。皆停柩于何所。答曰。朋友無所歸。故呼而殯之。不謂已殯迎之也。于己館而殯之者。殯之而不于西階也。

按劉寶楠釋此文云。呼而殯之者。此釋經曰字。其殯資皆出自夫子。就其所在殯之。不迎於家也。若館而殯之。不於西階。則但殯之於館也。胡氏泳曰。此節獨記一曰字。必嘗有是事。人莫知所處。而夫子有是言也。

【集解】孔曰。重朋友之恩也。無所歸無親昵也。

【集注】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發明】此木軒四書說。無所歸。曰於我殯。不特仁之至。亦見義之盡。蓋使其有所歸。其人恩分不得辭。而我乃代任其事。是使彼不得自盡。而我之爲義乃所以爲非義也。故無所歸則曰於我殯。與好行其德者異矣。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考異】禮記玉藻正義引論語。朋友之饋非祭肉雖車馬不拜也。中六字上下易置。　周禮玉府疏但云雖車馬不拜。略非祭肉三字。

【考證】禮記坊記。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注。車馬家物之重者。　少儀。爲人祭曰致福。爲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太宰云云。注。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　鄉黨圖考

。饋祭肉。古人重其禮如此。孔子所以必拜受。言再拜稽首者。饋餘者之辭。平敵當再拜。不稽首。

【集解】孔曰。不拜者有通財之義也。

【集注】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　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餘論】朱子語類。後世同志者少。而泛然交處者多。祇得隨其淺深厚薄。度吾力量爲之。寧可過厚。不可過薄。曰。朋友交遊。固有淺深。若泛然之交。一一要周旋亦不可。須是情文相稱。若泛泛施之。却是曲意徇物。古人於此自分明。如交友稱其信也。執友稱其仁也。又如師吾哭諸寢。朋友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哭於野。恩義自有許多節。

【發明】李沛霖四書異同條辨。人惟重財。乃重車馬。聖人祇見通財爲朋友之當然。無可拜處。若祭肉雖微。聖人見祭肉如見其所祭之祖考。安得不拜。　蔡清四書蒙引。朱子於此章曰。朋友以義合。曰朋友有通財之義。惟平日於朋友之饋。雖車馬受之不至於感激無地者。方於朋友死無所歸之時。可望其爲殯也。何則。祇是於義字看得透也。此亦觀人之法。蓋能以義處己。方能以義處人。惟能以義處人。必能以義自處。

○寢不尸。居不客。（今本作容。茲從集解釋文。）

【考異】釋文作居不客。云苦百反。本或作容。　唐石經依舊文爲居不客。　讀書叢錄。大戴禮衞將軍文子篇。在貧如客。說文愙敬也。皆謂客爲敬。則作客本是。　論語補疏。武進臧氏玉琳云。居不客。言居家不以客禮自處。是當從釋文作客。開成石經亦作居不客。臧氏說是也。後漢書周燮傳注引謝承書云。燮居家淸處。非法不言。兄弟父子室家相待如賓。此正所謂客也。　論語足徵記。皇本邢本皆作居不容。校勘記曰。唐石經作客。釋文出居不客。云苦百反。本或作容。羊凶反。案何平叔作集釋經客字。難久二字釋經不字。不客謂不莊敬似客。猶不尸謂不偃臥似尸也。六朝以後。乃有作容之本。與客形近而誤也。邢疏曰。其居家之時。則不爲容儀。爲室家之敬難久。當和舒也。是據作容之經。以申作客之注。是猶寶牛肉而舉馬首矣。皇邢二疏及朱注皆以爲居家。案居家有坐有立。有行有寢。寢特居家之一端。居家統

坐立行寢等事。寢與居家義不相當。居當訓坐。禮記樂記此經陽貨篇居吾語女。皇疏皆訓爲坐可證。段注說文曰。古人之坐。有跪有坐。有蹲踞。有箕踞。跪與坐皆厀著於席。而跪聳其體。坐下其尻。蹲踞則足底着地而下其尻聳其厀。箕踞則尻著席而橫肱於前。跪坐皆敬。踞則不敬。而較安舒。以此言之。執禮之士。雖毋不敬。或跪或坐。惟見客與作客爲然。

按段氏玉裁曰。寢不尸。惡生之同於死也。居不客。嫌主之類於賓也。作容雖亦可通。客字既係舊文。仍以作客爲是。

【集解】包曰。不偃卧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也。孔曰。不客爲室家之敬難久也。

【唐以前古注】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注。寢不尸。惡其死也。居不客。爲室家之敬難久也。

【集注】尸謂偃卧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夭夭是也。

按尸當爲坐如尸之尸。非死屍也。包鄭均訓爲死人。是其誤不始於朱子。容客形近易譌。莊子天地篇。此謂德人之容。釋文。依注當作客。此其證也。朱子沿皇邢二疏之誤。不加改正。又居坐也。亦非居家之義。

【別解】經義雜記。尸當作第爲尸之尸。與客字正相對文。夫坐如尸。既寢則不當執是禮。容當從陸氏作客。孔注爲室家之敬難久。因爲一家之人難久以客禮敬己也。邢疏謂不爲容儀。夫君子物有各儀。豈因私居廢哉。　論語訓。尸祭尸也。尸必宿齋居內寢。故在寢不爲齋敬容。同居人家則不爲客。亦不以客禮待人也。

按曲禮坐如尸寢不尸。言寢則向晦入息之時。屈伸輾轉儘可自如。不如此也。集注作不似死人。蓋沿包注之誤。不可從。不似死人。何待聖人能之耶。

【餘論】劉氏正義。說文云。尸陳也。象卧之形。屍終主也。從尸死。義同。段氏玉裁注云。方死無所主。以是爲主。故曰終主。即此注所謂死人也。偃卧者。說文偃僵也。左傳。偃且射子鉏。凡仰仆皆曰偃。四體謂二手二足也。皇疏言人卧法云。眠當欹而小屈。謂足小屈也。

夫子曲肱而枕。則側臥可知。今養生家亦如此說。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考異】皇本見上有子字。 釋文冕鄭本作弁。

【考證】四書釋地。孤卿大夫之冠也。或希或玄。惟朝聘天子及助祭於公始服。豈孔子所得燕見哉。此不必眞見。但當服此者。邢昺以見大夫疏見冕者得之。 汪中經義知新錄。冕者無無故行於道路之事。此謂位為大夫得服元冕者也。猶所謂食肉之祿伐冰之家耳。

【集解】孔曰。狎者素親狎。周曰。褻謂數相見。必當以禮貌也。

【唐以前古注】釋文引鄭注。魯讀弁為絻。今從古。

按陳鱣云。子罕篇釋文云。鄉黨篇亦然。是鄭注同前也。劉寶楠云鄉黨篇亦然五字。疑亦鄭注。冕與絻同。亦是喪服。說見前子罕篇。

皇疏。褻謂無親而卑數者也。尊在位。恤不成人。故必以貌。以貌變色對之也。變重貌輕。親狎重故言變。卑褻輕故以貌也。然前篇必作必趨。謂見疎者也。

【集注】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考異】七經考文。古本版作板。

【集解】孔曰。凶服送死之衣物。負版者持邦國之圖籍。

【唐以前古注】世說文學篇注引鄭注。版謂邦國圖籍也。負之者賤隸人也。

【集注】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凭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

【別解一】朱彬經傳考證。周官之書版甚多。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王宮之士庶子爲之版以待。生齒之書於版。特其一端耳。未見版所書。何由知爲民數。且聖人繫心天下。不忘斯民。不在道塗之式否。反覆思之。負版當讀如曲禮雖負販者必有尊也之販。蓋承凶服者式之而言。方與雖狎必變雖褻必以貌文勢一貫。　羣經平議。負版之文。他書未見。孔亦望文爲說耳。負版疑負販之誤。或版販同聲。古文通用也。式負販者。與上句凶服者式之。共爲一事。言子見凶服者必式。雖負販者亦式之也。禮記曲禮篇。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即可以說此經矣。孔以凶服爲一事。負版爲一事。然經文不曰式凶服者式負版者。是二句本不平列。舊說殆未得也。爾雅釋蟲傳。負版亦即負販也。此蟲喜負重。故以人之負販者爲比耳。

【別解二】四書典故辨正。葉少蘊云。喪服有負版。翟公巽謂式負版者。非版籍之版。乃喪服之版。愚按上既有凶服者式之。何得又以負版爲喪服。翟說甚謬。不解石林何以取之。　四書辨證。喪服記。負廣出於適寸。鄭云。負在背上者適辟領負出於辟領外旁一寸。衰長六寸。博四寸。廣袤當心。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所不在。孔子式負版者。以其服最重故爾。　論語訓負版衰之領也記曰負版出於適適出於衰三年喪衰乃有之卒哭受齊衰則除矣上言變齊衰嫌式凶服式齊衰以下故特明負版乃爲凶服。

按負版孔亦望文生義。集注沿其誤也。二句實指一事。觀語法參差遞下可見。即謂式凶服之負版者耳。兩說均較舊注爲勝。後一說尤長。似可從。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考證】劉氏正義。曲禮云。食至起。注云。爲饌變。此侍長者食禮。若食於同等者。雖盛饌或不起。夫子必變色而起。所以敬主人也。注言主人親饋者。曲禮疏云。饋謂進饌也。有盛饌當兼親饋。若不親饋。雖盛饌亦不起矣。曲禮云。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坊記云。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據此則親饋乃爲禮盛。不祇在食品之多備矣。玉藻云。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注云。以其待己及饌非禮也。雜記。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

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不敢以傷吾子。此即少施氏親饋爲禮盛。　論語訓。盛饌謂士食於大夫。大夫食於君。非已所得食之牲牢也。常食禮有常饌。此燕食故更變作。或者特殺亦盛之。

【集解】孔曰。作起也。敬主人之親饋也。

【集注】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

【餘論】梁氏旁證。袁氏枚每譏集注以私意窺聖人。如敬主人之禮足矣。何必又增非以其饌一語。此袁氏未嘗並稽舊注。而於集注所謂禮者亦未分明也。周氏柄中曰。集注所謂禮。即舊注所謂親饋者。蓋饌不爲己設。則主人不親饋。曲禮。侍食於長者。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亦有失禮而不親饋者。玉藻。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以季氏進食不合禮故也。坊記云。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此盛饌爲己設而主人親饋。故改容而起以辭謝之。若指盛饌爲禮。則仍是以其饌矣。

迅雷風烈必變。

【考證】玉藻。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論語補疏。雷風之來既疾急而至於猛烈。迅雷風三字連讀。鄭以疾屬風。以烈屬雷。互明之也。　論語訓。不言烈風者欲明二者有一皆變。

【集解】鄭曰。敬天之怒也。風疾雷爲烈。

【集注】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升車必正立執綏。

【考異】徐鍇說文注引文上題禮曰。

【考證】論語釋故。君升有二綏。一曰良綏。君升所用。一曰散綏。亦曰貳綏。僕右升所用。皆繫於車。少儀。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劍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曲禮。君車已駕。僕取貳綏跪乘。大夫以下則惟一綏。升車則僕人授。少儀。僕於君子升

下則授綏。曲禮。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是則正立執綏蓋謂僕人方授時耳。　潘氏集箋。升車王履乘石。尸乘以九。注。謂尊者愼也。而大夫士所履以乘者不見於經。鄉黨圖考謂。孔子升車必正立執綏。則是履地而升。蓋不敢同於尊者也。

【集解】周曰。正立執綏。所以爲安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謂孔子升車禮也。綏牽以上車之繩也。若升車時。則正立而執綏以上。所以爲安也。

【集注】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考異】釋文。魯讀車中內顧。今從古也。　盧文弨鍾山札記。張衡東京賦。夫君人者。黈纊塞耳。車中不內顧。薛綜注。內顧謂不外視臣下之私也。李善注。魯論語曰。車中不內顧。按魯論作內顧。無不字。乃刻本於賦及注俱增不字。此但知今本而不知魯論本也。賦之車中內顧。與黈纊充耳。皆四字爲句。加一字則參差不齊矣。崔駰銘今載古文苑。有三章。車左銘曰。正位授綏。車中不顧。其車右銘云。箴闕旅賁。內顧自勅。車後銘云。望衡顧轂。允愼於容。段若膺云。觀此二章。益可證車左銘之爲內顧矣。崔銘中之正位即正立。古位立通。　論語古訓。漢書成紀贊。升車正立。不內顧。師古曰。不內顧者謂儼然端嚴不回顧也。此本論語鄉黨篇。今論語云。車中內顧。說者以爲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輢轂。與此不同。文選東京賦云。車中內顧。薛注。內顧謂不外視。李注魯論語曰。車中內顧。臧在東曰。何旣從鄭作不內顧。乃不采鄭校之言。而反取魯論內顧之說。後人於包注內顧上加不字。致漢書文選竝爲增易誤矣。幸薛注尙未誤。師古說亦分明。今宜據正之。　包愼言溫故錄。風俗通過譽云。升車必正立執綏內顧。不掩不備。不見人短。亦魯論說。今本亦多不字。　太平御覽色類述論語。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色斯擧矣。　翟氏考異。魯論內顧上無不字。鄭以古論就校增之。文選東京賦注引魯論語。車中不內顧。特題魯曰。而仍有不字。題非率意歟。御覽取色斯擧句而連及於此節。見解似獨別。鄭氏論語詳解分鄉黨章節以車中至末爲一章。其觸發

于御覽也夫。 黃氏後案。親指當作新指。

【集解】包曰。與中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輢轂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內猶後也。顧迴頭也。升在車上。不迴頭後顧也。所以然者。後人從己者不能常正。若轉顧見之。則掩人私不備。非大德之所爲。故不爲也。疾高急也。在車上言易高。故不疾言。爲驚於人也。車上既高。亦不得手有所親指點。爲惑下人也。 又引衞瓘云。不掩人之不備也。 又引繆協云。車行則言傷疾也。

【集注】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 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考異】談經苑引講錄。此文前後倒置。夫子見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雉三嗅而作。故嘆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論衡定賢篇。大賢之涉世也。翔而有集。色斯而舉。 古史孔子弟子傳。山梁雌雉。子路拱之。孔子嘆之也。時哉時哉。三嗅而作。以有好鬭而死。自取之也。而豈其時哉。然子路終不悟也。 義門讀書記。色斯二句。集解中本不與下雌雉相屬。朱子亦謂胡氏謂雉之飛也決起。其止也下投。無翔集之狀。故雖與下通爲一節。注中仍謂二句上下必有闕文。其謂色舉翔集即雉。移山梁雌雉一句冠于首。則辭意尤明者。始于陳定宇也。 黃氏後案。色謂人物色之也。韓詩外傳二引經義如此。王伯申曰。漢人多以色斯二字連讀。色斯者狀鳥舉之疾也。引論衡定賢篇及漢碑文爲證。亦一義也。注云。有闕文。李安溪姚秋農云。弟子欲記夫子贊雉之言。而先記此以明時之義。經中記事如此者甚多。無闕文。 文選七發注引姐子曰字。並引鄭注云。孔子山行。見一雌雉食其梁粟。似通梁爲粱。 韓李筆解引文。曰。上有子字。 論語後錄。依義當作粱。三蒼曰好粟曰粱。字从米不从木。與浮梁之梁異。 釋文。時哉一本作時哉時哉。 義疏引虞氏贊曰。山梁雌雉時哉。以此解上義也。無重文。共作供。 後漢書班固傳注太平御覽羽族部引論語。山梁雌雉時哉。皆無重文。 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述論語。作子路拱之。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共作供。 五經文字。說文臭字經典相承作嗅。論語借臭字爲之。 玉篇引論語。三臭而作。 論

羿集說。嗅疑作嘆。　節孝語錄書齋夜話俱曰。三嗅當作三嘆。　釋雅。或云三嚊之訛。　司馬光類篇。䢔字下引論語三嗅而䢔。　翟氏考異。呂氏春秋季秋紀云。子路揜雉。得而復釋之。似先秦人已解此共爲拱執之義。集注所云石經蜀石經也。晁氏有石經考異。此引其說。劉氏云。見爾雅者須驗文鳥曰狊是也。狊古闃反。从目不从自。與臭字形聲俱別。舊本嗅或無口。五經文字言之。故其形得與戞臭相似。荀卿禮論言祭祀處有三臭不食之文。恐此三嗅亦謂以雉共祭。特殘脫之餘。難以鑿說之耳。

【考證】四書稗疏。古無嗅字。許救切者从鼻从臭。鼻氣也。施於雌雉之作固必不可。按此三嗅當作狊。音古闃切。狊从目从犬。犬之瞻視頭伏而左右顧。鳥之驚視也亦然。故郭璞謂張兩翅狊狊然。謂左右屢顧而張翅欲飛也。若謂張翅爲狊。則鳥之將飛。一張翅而即翀舉。奚待三哉。　論語補疏。荀子禮論云。利爵之不醮也。成事之俎不嘗也。三臭之不食也。一也。何注本此。　劉氏正義。共本又作供。皇本作供。藝文類聚鳥部上太平御覽羽族部並引作拱。案作拱是也。呂氏春秋審己篇。故子路揜雉而復釋之。高誘注。所得者小。不欲夭物。故復釋之。揜即是拱。爾雅釋詁。拱執也。意者雉正倦飛。子路揜而執之。此亦隨意之樂趣。而旋即釋之。於是雌雉敍然驚顧。遂振迅而起也。集注云。劉聘君曰。嗅當作狊。古闃反。張兩翅也。見爾雅。考爾雅釋獸云。獸曰釁。人曰撟。魚曰須。鳥曰狊。並動走之名。狊字從目從犬。說文訓犬視亦驚顧之意。其字與臭相似。故相沿譌爲臭。唐石經臭字左旁加口作嗅。則後人所改。五經文字此字尚作臭也。然玉篇已引作𪇰。𪇰即嗅正字。集注引石經又作戞。錢氏大昕養新錄以爲孟蜀刻字經。三寫不能無誤。其信然矣。

【集解】馬曰。見顏色不善則去之。周曰。回翔審觀而後下止也。何曰。言山梁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其時。故歎之。子路以其時物。故共具之。非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作。作起也。

【唐以前古注】釋文引鄭注。孔子山行。見一雉食梁粟也。　皇疏。謂孔子在處觀人顏色而舉動也。謂孔子所至之處也。必廻翔審觀之後乃下集也。此記者記孔子因所見而有歎也。梁者以木架水上可踐渡水之處也。孔子從山梁間過。見山梁間有此雌雉也。時哉者言雉逍遙得時所也。所以有歎者。言人遭亂世。翔集不得其所。是失時矣。而不如山梁間之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是得其時。故歎之也。獨云雌者。因

所見而言也。又引繆協云。自親指以上。鄉黨拘拘之禮。應事適用之跡詳矣。有其禮而無其時。蓋天運之極也。將有遠感高興。故色斯舉矣。又引顧歡云。夫栖遲一丘。雉之道適也。不以剛武傷性。雌之德也。故於翔集之下。繼以斯歎。而仲由之獻偶與歎不諧。若即饗之。則事與情反。若棄而弗御。則似由也有失。故三嗅而起。則心事雙合。又引虞氏云。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此以人事喻於雉也。雉之爲物。精儆難狎。譬人在亂世。去危就安。當如雉也。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以此解上義也。時者是也。供猶設也。言子路見雉在山梁。因設食物以張之。雉性明儆。知其非常。三嗅而作。不食其供也。正言雌者。記子路所見也。筆解。韓曰。以爲食具非其旨。吾謂嗅當作鳴鳴之鳴。雉之聲也。李曰。子路拱之。雉嗅而起。記者終其事爾。俗儒妄加異義。不可不辨也。

【集注】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其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戛。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古作臭古闃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爲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彊爲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別解一】四書辨證。論語集說謂嗅當作歎。節孝語錄書齋夜話俱曰三嗅作三嘆。釋雅或云三嗅是三噫之訛。皆主夫子言也。今考揚子五百篇有孔子雉噫之句。揚升菴丹鉛錄申其說曰。揚子論孔子因女樂去魯不聽政。諫不用。雉噫。注云。雉噫猶歌歎之聲。梁鴻五噫之類也。衝波傳云。孔子相魯。齊人歸女樂沮之。孔子乃行。覩雉之飛。歎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因爲雉噫之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奏。彼婦之謁。可以死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揚子所云雉噫者指此。唐人學宮碑云。聆鳳衰於南楚。歌雄噫於東魯。亦用揚子之語也。或云三嗅爲三噫。蓋因雉噫二字而意之耳。又以梁鴻有五噫。此文想是三噫。三嘆與三噫義同。大約以子路不達夫子之意而共之。子故三嘆息而起。

【別解二】敬庄考古錄。子路從而執之。雌雉方食。遂三嗅其梁粟而作。

【別解三】論語竢質。子路以夫子歎雉之得時。肅然改容。竦手上拱。雌雉見之。疑將篡己。遂三振翅而起。

按以上諸說均陋舊注。共與拱同。經學卮言論語後錄皆主考古錄並據呂氏春秋季春紀子路掩雉而復釋之。謂為執取。然以為執之。不如竢質但云竦手上翀。尤合上文色斯舉矣意也。說文口部無嗅字。鼻部有齅字。云以鼻就臭也。从鼻从臭。臭亦聲。疑嗅為齅之訛。故玉篇引論語作齅也。荀子榮辱篇云。三臭之不食也。楊注。臭謂歆其氣。則又省作臭。爾雅云。鳥曰臭。郭注。張兩翅。湛園札記論語竢質論語後錄據此並云嗅當作臭。三說中當以江氏竢質說最長。

【餘論】論語述何。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聖之時也。鄉黨篇記夫子言行皆中乎禮。而歸之時中。禮以時為大也。　讀四書大全說。爾雅言鵲鶪醜其飛䎉。謂竦翅上下一收一張也。鳶烏醜其飛翔。謂運翅迴翔也。鷹隼醜其飛翬。謂布翅翬翬然疾也。今觀雉之飛。但忽然竦翅。一直衝過隴間。便落草中。差可謂䎉。而何嘗有所謂運翅迴翔而後集者哉。雌雉之在山梁。夫子子路交至乎其側而猶不去。則又豈色斯舉矣之謂。新安云。色舉翔集即謂雉也。亦不審之甚矣。時哉云者。非贊雉也。以警雉也。烏之知時者。色斯舉矣。翔而後集。今兩人至乎其前。而猶立乎山梁。時已迫矣。過此則成禽矣。古稱雉為耿介之禽。守死不移。知常而不知變。故夫子以翔鳥之義警之。徒然介立而不知幾。難乎免矣。人之拱己。而始三嗅以作。何其鈍也。然此亦聖人觀物之一意而已。非謂色舉翔集便可與聖人之時中同一作用。西山以孔子去魯衛。伯夷就養文王比之。則大悖矣。　經正錄。此章朱子闕疑。不彊為說。後儒以時字解之。孫夏峰曰。夫子聖之時。故記者以此終焉。時止則止也。山梁雌雉見非鳳儀之時。船山又云。考荀子禮論曰。三臭之不食也。史記引作三侑。則侑臭古字蓋通。夫子歎鳥之舉止得時。隱以譬君子之去留知幾。蓋夫子周流列國。託於君及士大夫。有所為而言。子路聞言即悟。促為夫子供張作食。夫子嘉子路之解己意。為之三侑成禮。不待飽而與子路同去。記者以此明夫子之可速則速。而子路得與之也。亦一義也。

【發明】反身錄。時哉時哉。即經所謂鳥獸咸若也。子路一共遂三嗅而作。鳥固知幾。緣人機動。人無機心。鳥則自若。可見人心一動。斯邪正誠偽殊難自掩。鳥微物且然。況人至靈而神乎。物猶不可欺。人豈可欺乎。是故君子慎動。動而無妄。可以孚人物感幽明。一以貫之矣。

論語集釋卷二十二

先進上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考異】集解。孔安國曰。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似所據古論語於字爲與。　邢疏亦述作後進與禮樂。云後進與時消息。

【考證】孫奕示兒編。先進指三代而上。後進指一代而下。謂三代以上。教行俗美。而禮樂達天下。雖野人亦能之。況君子乎。三代而下。政異俗殊。而禮樂有壞闕。惟君子能之。野人則莫之能力也。所以夫子欲從三代之盛時。　論語補疏。皇侃上節注仆作士。謂先輩五帝以上。○後羅三于以還是也。五帝時淳素。質勝於文。三王時文質彬彬。益野人而爲君子。自時厥後。文益盛。文又勝於質。遂欲其彬彬還爲君子不易得。宜以上古之淳素和之。用謂變化之。移風易俗四字解用字最切。孔子時文勝質。旣非先進。亦非後進。欲其仍還後進之君子。必先移易以先進之野人也。譬如陰陽宜和。病陰盛者宜以純陽劑之。然後乃得其和。孔子從先進非重野人輕君子。正將由野人而至君子也。注云因世損益得之。因質勝而益之爲君子。因文勝而損之爲君子。損文勝莫如從先進。此聖人裁成輔相之妙也。　羣經補義。時人所謂先進之禮樂爲野人。後進之禮樂爲君子。意其指殷以前爲野人。周以後爲君子。孔子從先進。正欲去繁文而尙本質耳。當用文者從周。當用質者從殷。殷輅周冕及巳慤巳戚之類。是其凡例。而室事交戶。堂事交階。許子路爲知禮。亦是欲去繁文之意也。是說也朱子屢言之。朱子曰。禮時爲

大。有聖人者作。必將因今之禮而裁酌其中。令其簡易易曉而可行。必不至復取古人繁縟之禮而施之於今也。孔子從先進已有此意。又曰。聖賢有作。祗是以古禮減殺從今世俗之禮。令有防範節文。不至太簡而已。觀孔子欲從先進。又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便是有意損周之文。從古之樸矣。然則從先進非從周初之先進。　惜抱軒經說。孔子處周文盛之時。守爲下不悖之誼。奉先王之禮而不敢易。故曰今用之。吾從周。此與弟子常言者也。然而周之文固美矣。而其過盛則足以傷質。殆有不及乎夏商以上者。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此非與弟子常言而開言之者也。顏淵問爲邦。子告以兼用四代之法。如用之者亦得邦家而爲一代之制之謂。非徒爲周守法之謂。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嘗謂禮運稱大道之行越三代之英。乃表記所言四代優劣之說。本皆七十子聞於孔子。轉授其徒有後記述。其辭氣抑揚之甚。蓋屢傳而失其本眞。然而不可謂全非聖人之旨要不若論語不明指四代之異。第言先進後進。雖示所願從。而未嘗有所譏議。此固聖人語言之至善而記之最得眞者也。儒者乃解後進爲周末之事則不然。周之末豈有謂盛周爲野人者。且周末如鄭衞俗樂固不足言。而舍是又安有所謂樂者哉。樂從先進固即樂則韶舞之謂乎。　黃氏後案。皇疏申何。指先進爲五帝以上。後進爲三王以還。卑三王高五帝。列子莊子家之言也。北宋諸儒猶沿其謬。近江愼修以先進指殷。後進指周。亦乖孔聖從周之意。　論語稽。皇疏以五帝以上爲先進。三王以還爲後進。江永姚鼐謂殷以前爲先進。三王以還爲後進。殷輅韶舞即從先進之證。不知夏殷之禮杞宋無徵。況上古乎。周監二代。其文郁郁。孔子所從。著在聖經。若殷輅韶舞則猶王者禮樂兼取四代意也。孰爲從古之證。抑豈其然。邢昺以襄昭爲先進。定哀爲後進。不知惠則請郊。閔僖僭禘。襄昭以前。詎爲樸質。潘維城謂周以後僭越禮樂。不得爲君子。君子當指周初言之。流弊已久。非文質彬彬之君子所能救。夫子欲矯其弊。故從先進。然詳讀經文。語殊不類。按先進謂武王周公之時。後進謂春秋之世。春秋奢僭。以禮樂之重且大者爲觀美。名物度數。因仍加減。夷王下堂而見諸侯。魯侯受三桓之饗。則君以過謙而卑矣。諸侯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大夫臺門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塞門反坫。新築人仲叔于奚曲縣繁纓以朝之類。則臣以侈肆而僭矣。相習既久。自以爲文。而鄙前輩之樸。乃有野人君子之言。程子以此二句爲時人之言。最合口吻。後世如劉宋懸微時葛布燈籠示子孫。而少帝觀之。乃以爲田舍翁未見識面。亦其類也。

【集解】包曰。先進後進謂士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將移風易俗。歸之淳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

按校勘記皇本仕作士。釋文包云謂仕也。是陳又以此注爲包注。今從之。

【唐以前古注】釋文引鄭注。先進後進謂學也。 喪服傳疏引鄭注。野人粗略也。 皇疏。此孔子將欲還淳反素。重古賤今。故稱禮樂有君子野人之異也。先進後進者謂先後輩人也。先輩謂五帝以上也。後輩謂三王以還也。

【集注】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樸而以爲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別解一】邢疏。此章孔子評其弟子之中仕進先後之輩也。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者。先進謂先輩仕進之人。準於禮樂。不能因世損益。而有古風。故曰朴野之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者。後進謂後輩仕進之人也。準於禮樂。能因時損益。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故曰君子之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者。言如其用之以爲治。則吾從先輩朴野之人。夫子之意。將移風易俗。歸之淳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也。 傅愼微宗城縣新修宣聖廟記引論語先進於禮樂釋云。孔子所謂先進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時仕進者也。所謂後進者孔子之時仕進者也。先進之於禮樂並田野之人教之。後進之於禮樂止教好善君子而已。

【別解二】劉氏正義。此篇皆說弟子言行。先進後進卽指弟子。大戴禮衞將軍文子篇。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書。盧辯注引此文。則先進後進皆謂弟子受夫子所施之教進學於此也。禮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道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尙書大傳。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學小學。使王大子王子羣后之

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使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大師取大學之賢者登之天子。天子以爲左右。是古用人之法皆令先習禮樂而後出仕。子產所云學而後入政者也。其國之後選不雜有卑賤。故王大子等入學皆以齒。所謂天子元子視士者也。夫子以先進於禮樂爲野人。野人者凡民未有爵祿之稱也。春秋時選擧之法廢。卿大夫皆世爵祿。皆未嘗學問。及服官之後。其賢者則思爲禮樂之事。故其時後進於禮樂爲君子。君子者卿大夫之稱也。觀子路問成人。夫子答以臧武仲孟公綽卞莊子。冉求諸人又云文之以禮樂。可爲成人。此四人先已出仕。若文以禮樂則亦後進於禮樂之君子也。夫子弟子多是未學。故亟亟以禮樂教之。所云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即是從先進。而冉求則以禮樂願俟君子。子路且以有民人社稷何必讀書乃爲學。讀書者讀禮樂之書也。當時子路冉有皆已仕。未遑禮樂。而夫子以禮樂爲重。故欲從先進。變當時世爵祿之法。從古選擧正制也。用之謂用其人也。後進於禮樂雖亦賢者。然朝廷用人。當依正制。且慮有不肖濫入仕途也。此章之義。沉薶千載。自盧辯戴記注發之。而後人莫之能省。至邢疏但知先進後進指弟子。而以進爲仕進。以從先進爲歸淳素。猶依注說爲之。宋氏翔鳳發微謂先進爲士民有德者登進爲卿大夫。自野升朝之人。後進謂諸侯卿大夫皆世爵祿。生而富貴。以爲民上。是謂君子。說皆得之。但以進爲仕進。先進爲殷法。先進後進俱不兼弟子。尚未爲是。故略本諸義。別爲釋之。

按以上二說均可備一義。

【別解三】論語述何。此章類記弟子之言行夫子所裁正者。先進謂先及門。如子路諸人。志於撥亂世者。後進謂子游公西華諸人。志於致太平者。

【餘論】論語意原。夫子之從先進。非從其野也。當時之人以爲野也。不從後進。非不從君子也。當時之人自以爲君子也。　石渠意見。商尚質。周雖尚文。其初猶因商之舊。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蓋欲從質以矯其文之過也。觀與其奢也寧儉。與其不遜也寧固。可以知聖人之意矣。

【發明】反身錄。問在今日必如何方是從先進。曰只不隨時套。便是從先進。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考異】皇本門下有者字。　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也上有者字。

【考證】鄉黨圖考。孟子云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言間者兩地相接之處。陳即今陳州府。蔡始封在今汝寧之上蔡縣。其後平侯徙汝寧之新蔡縣。皆與陳相近。新蔡在陳南。夫子哀二年至陳。若非適蔡。則不得至陳蔡之間。哀二年十二月蔡昭侯畏楚遷於吳之州來之蔡城。今在鳳陽府壽州北三十里。與陳相距數百里。中間隔絕。亦不得言陳蔡之間也。然則絕糧陳蔡之時。當在自陳遷蔡時。指故地上蔡言之耳。蔡既遷。則故蔡地皆屬於楚。是時楚昭王賢。葉公亦賢。夫子欲用楚。故如蔡如葉。按哀四年傳云。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十六年傳云。蔡葉公在蔡。蓋故蔡邑葉公兼治之。夫子自陳如蔡就葉公耳。與蔡國無涉也。蓋以為哀四年事。故年譜云。哀公四年。孔子六十二歲。自陳遷蔡。絕糧於陳蔡之間。　經傳小記。（劉氏正義引）爾雅淮南有州黎丘。注今在壽春縣。案鹽鐵論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飢於黎丘。哀公二年蔡遷於州來。四年孔子自陳適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使人聘孔子。於是絕糧陳蔡之間。鹽鐵論所謂黎丘蓋即州黎之戹也。此直從史記在六年。而陳蔡之間據新遷之蔡言。蓋其地距陳雖遠。然中間無他國相隔。則亦為陳蔡之間矣。　劉氏正義。孔門弟子無仕陳蔡者。故注以為不及仕進之門。孟子云。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無上下之交即此所云不及門也。孔子世家言匡人拘孔子。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雖甯武子非孔子同時人。然必有從者臣衛之事。誤以屬之甯武子耳。及陳蔡之戹。孔子亦使子貢如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免。又檀弓夫子將之荊。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可知夫子周游亦賴羣弟子仕進得以維護之。今未有弟子仕陳蔡。故致此困戹也。　論語補疏。堯典詢于四岳。闢四門。鄭氏注云。卿士之職。使為已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孔穎達用孔傳。而正義引此文云。論語云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門者行之所由。故以門言仕路。孔以闢門為求賢之路。與鄭異。鄭以門為卿士之家。則及門者謂仕於卿大夫之私朝也。周禮大司馬辨名號之用。帥以門名

。注云。帥謂軍將。以門名者所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軍將皆命卿。古者軍將蓋爲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爲軍將者也。春官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注云。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襄九年戲之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注云。門子卿之適子。卿之子稱門子。是卿以門名。卿當門以門名。適子代父當門則稱門子。其仕於卿大夫之門謂之及門矣。

按此章自集注解及門爲及孔氏之門。且合下德行爲一章。後人多左袒其說。余對此有數疑焉。尤氏侗艮齋雜說引陳善辨曰。陳蔡從者豈止十人。患難之時。何必分列四科乎。斯知鄭說未敢從也。此可疑者一。從陳蔡者據世家有顏淵子貢子路。呂氏春秋愼人篇有宰予。他皆無考。然弟子列傳尙有子張。何以不列。墨子非儒篇有子張氏之儒。在孔門自成一派。並非碌碌無所表見。不應漏未列入。此可疑者二。毛西河指出冉有於魯哀三年爲季康子所召。不應於此年復有一冉有從夫子於陳蔡。此可疑者三。論語稽云。陳蔡之厄在哀四年庚戌。孔子時年六十一。子游十六。子夏十七。子夏詩有序。書有說。易與喪服有傳。其傳聖道之功甚大。檀弓所記凡十四事。皆以子游一言而決。蓋以習禮列於文學。三代典章之遺。賴子游而存。惟當從陳蔡時尙在童稚之年。似稍嫌言之過早。此可疑者四。竊謂以經解經。當以孟子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爲此章確解。所謂不及門者即無上下之交之義。謂弟子中無仕陳蔡者。故致斯厄。鄭注不及仕進之門。意欠明瞭。故後儒別爲之說。今得劉氏寶楠爲之疏解。則終以古義爲安也。俞氏平議亦以門爲仕進之門。爲不及正義所說之精確。以諸賢多仕於季氏。而夫子以爲不及門。蓋其時猶未仕也。則失之矣。

【集解】鄭曰。言弟子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張憑云。道之不行命也。唯聖人安時而處順。故不期於通塞。然從我於陳蔡者何能不以窮達爲心耶。故感於天地將閉。君子道消。而恨二三子不及開泰之門也。　筆解。韓曰。門謂聖人之門。言弟子學道由門以及堂。由堂以及室。分等降之差。非謂言仕進而已。李曰。如由也升堂未入於室。此等降差別。不及門猶在下列者也。

【集注】孔子嘗厄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考異】七經考文補遺古本德行上有子曰二字。　論語稽求篇。舊有子曰字。故史記冉伯牛傳云。孔子稱之爲德行。　史記弟子傳。政事二人列前。言語二人列後。索引曰。論語一曰德行。二曰言語。三曰政事。四曰文學。今此文政事在言語上。是其記有異也。　鹽鐵論殊路章。七十子皆諸侯卿相之才。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亦以政事處言語上。　後漢書文苑傳。安得孔仲尼。爲世陳四科。注曰。謂德行政事文學言語也。以言語處文學下。　范仲淹推委臣下論。孔子之辨門人。標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政事。三曰言語。四曰文學。　蘇轍上范資政書。孔子之稱其門人曰。德行文學政事言語。亦各殊科。　劉弇論語講義序。德行文學政事言語。科雖不同。而同謂之才。　次列俱與論語不同。　新序雜事篇。孔子曰言語宰我子貢。以此爲孔子言。　翟氏考異。按考文補遺每云古本。皆以證其與皇本同也。今檢皇氏本惟別分此爲章。子曰字未嘗有。其疏則云。此章無子曰者是記者所書。並從孔子印可而錄在論中也。二字之無尤確鑿。物氏以彼國別藏寫本謬稱古本。未可援之實史記矣。孔子呼弟子皆名。此書字不名。亦可知非孔子語。而史記固不獨于伯牛云然也。弟子傳又云。孔子以仲弓爲有德行。孔子以爲子游習于文學。蓋漢時人以上節連此爲一辭。因皆誤指爲孔子語耳。

【考證】論語稽求篇。史記弟子列傳于受業身通者七十二人皆異能之士下。即接德行顏淵至子游子夏三十字。則此一節本統記七十二人中之最異能者。非從陳蔡人也。從陳蔡一時顛沛。焉得奇才異能皆與其間。可以分門列部如此。況此時伯牛閔子騫輩俱不可考。即冉求一人明明于哀公三年爲季康子所召。又三年而後及陳蔡之難。其實冉求正仕魯。至哀公十一年尙爲季氏帥師戰淸。見于左傳。則此一人顯然不從陳蔡者。故康成以爲此節與前節不連爲一章。而皇氏亦云各爲一章。所爲皇氏者。隋周之間。江右傳古學者有賀循賀瑒崔靈光皇甫侃等。唐儒引證多稱皇氏。此其言必有據者。　劉氏正義。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是此四科爲夫子平時所論列。不必在從陳蔡時。弟子傳先政事於言語。當出古論。周官

師氏注云。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顏子好學。於聖道未達一間。閔子騫孝格其親。不仕大夫。不食汚君之祿。仲弓可使南面。荀子以與孔子並稱。冉伯牛事無考。觀其有疾。夫子深歎惜之。此四子爲德行之選也。孟子公孫丑篇。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伯牛閔子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是言語以辭命爲重。毛詩定之方中傳。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此九者皆是辭命。亦皆是言語。弟子列傳宰予利口辯辭。子貢利口巧辭。是宰我子貢爲言語之選也。夫子言求也藝。由也果。可使從政。是冉有季路爲政事之選也。沈氏德潛吳公祠堂記曰。子游之文學以習禮自見。今讀檀弓上下二篇。當時公卿大夫士庶凡識禮弗決者。必得子游之言以爲重輕。故自論小歛戶內。大歛東階。以曁陶詠猶無諸節。其間共一十有四。而其不足於人者惟縣子汰哉叔氏一言。則其畢生之合禮可知矣。朱氏彝尊文水縣十子祠堂記曰。徐防之言。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于子夏。蓋自六經刪述之後。詩易俱傳自子夏。夫子又稱其可與言詩。儀禮則有喪服傳一篇。又嘗與魏文侯言樂。鄭康成謂論語爲仲弓子夏所撰。特春秋之作。不贊一辭。夫子則曰。春秋屬商。其後公羊穀梁二子皆子夏之門人。蓋文章可得而聞者子夏無不傳之。文章傳。性與天道亦傳。是則子夏之功大矣。由沈朱二文觀之。是子游子夏爲文學之選也。徐幹中論智行篇。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顯於清。曾參之孝。有虞不能易。原憲之清。伯夷不能間。然不得與游夏列在四行之科。以其才不如也。此則故爲苛論。不免以辭害義矣。　論語竢質。聖門弟子多矣。分爲四科而惟記此十人者。各就其所長之尤專目之爾。釋文云。鄭以合前章。則以此十人爲從陳蔡。案太史公書。孔子厄於陳蔡。惟子路子貢顏子三人從。餘皆不在。則此與前章不宜合也。

按先進一篇皆記弟子言行。此章依史記爲夫子平時所論列。而記者記之。不必在從陳蔡時。清初學者多持此種見解。茲從之。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范甯云。德行百行之美也。四子俱雖在德行之目。而顏子爲其冠。言語謂賓主相對之辭也。政事謂治國之政也。文學謂善先王典文。　又引王弼云。此四科者各舉其才者也。顏淵德之俊。尤兼之矣。弟子才不徒十。蓋舉其美者以表業分名。其餘則各以所長從四科之品也。　筆解引說者曰。字而不名。非夫子云。韓曰。論語稱字不稱名者多矣。仲尼既立此四品。諸弟子記其字而不名焉。別無異

旨。德行科最高者。易所謂默而識之。故存乎德行。蓋不假乎言也。言語科次之者。易所謂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不可爲典要。此則非政法所拘焉。政事科次之者。所謂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言非事文辭而已。文學科爲下者。記所謂離經辨志。論學取友。小成大成。自下而上升者也。李曰。仲尼設四品以明學者。不問科使自下升高。自門升堂。自學以格於聖也。其義尤深。但俗儒莫能循此品第而窺聖奧焉。凡學聖人之道始於文。文通而後正人事。人事明而後自得於言。言忘矣而後默識已之所行。是名德行。斯入聖人之奧也。四科如有序。但注釋不明所以然。

按陳鱣古訓云。筆解皆依集解。獨此注今本集解皆無之。不知出自誰氏。

【集注】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幷目其所長。分爲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　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耳。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按唐以前人於此章分合雖有異論。從無以十人爲從陳蔡者。開元時重據此立十哲之名。以四科爲從夫子於陳蔡。其論實自宋儒發之。可謂創解。雖可備一說。然終覺於義未安者。則以從陳蔡決不止此十人。而十人中又有未從陳蔡者。程子以曾子不與爲疑。因而武斷爲限於從陳蔡者。然何以解於子張明明與陳蔡之厄而四科乃不列其名耶。故余終以古注爲安。而不敢曲從也。

【餘論】王樵四書紹聞編。四科者弟子所目。夫子未嘗以是設科也。聖人教人。各因其材。使入於道後各有所成。言其所長。則有是四者之目耳。如子貢長於言語。其學豈必不以德行爲本。

【發明】反身錄。孔門以德行爲本。文學爲末。後世則專以文學爲事。可以觀世變矣。自後世專重文學。上以此律下。下以此應上。父師以此爲教。子弟以此爲學。朋友以此切磋。當事以此觀風。身非此無以發。家非此無以肥。咸知藉此梯榮。誰知道德爲重。或偶語及。便目爲迂。根本由此壞矣。根本既壞。縱下筆立就千篇。字字淸新警拔。徒增口耳之虛談。紙上之贅疣。究何益於身心。何補於世道耶。然則文不可學乎。曰亦看是何等之文。夫開來繼往。非文不傳。黼黻皇猷。非文不著。若斯之文。何可以不學。顧學之自有先後。必本立而後可從事

也。否則即文古如班馬。詩高如李杜。亦不過爲文人詩人而已。昔人謂大丈夫一號爲文人。斯無足觀。有味乎其言之也。　東塾讀書記。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聖人之學也。惟聖人能兼備之。諸賢則各爲一科。所謂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也。惟諸賢各爲一科。故合之而聖人之學乃全。後世或講道學。或擅辭章。或優幹濟。或通經史。即四科之學也。然而後世各立門戶。相輕相詆。惟欲人之同乎己。而不知性各有所近。豈能同出於一途。徒費筆舌而已。若果同出一途。則四科有其一而亡其三矣。豈聖人之教乎。又云。世說新語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門。隋崔頤撰八代四科志三十卷。蓋爲八代人作傳而分爲四科也。自古以來。可傳之人無出於四科之外者也。又云。四科之學非但不可相詆。抑且不可妄談。講道學者談詞章。辦政事者論經學。皆多乖謬。詞章經學兩家亦然。幸而其說不行。但爲識者所嗤。而不幸而其說行。則更誤人矣。凡非己之所長者不必置喙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考證】徐幹中論智行篇。仲尼亦奇顏淵之有盛才也。故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顏淵達於聖人之情。故無窮難之辭。是以能獨獲亞聖之譽。爲七十子之冠。

【集解】孔曰。助猶益也。言回聞言即解。無發起增益於己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聖人爲教。須賢啓發。游夏之徒。聞言輒問。是助益於我。以增曉導。而顏淵嘿識。聞言說解。不嘗口諮。於我教化無益。故云非助我者。於吾言無所不說也。　又引孫綽云。所以每說吾言。理自玄同耳。非爲助我也。言此欲以曉衆且明理也。

【集注】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

【餘論】陽明全集。道本無窮盡。問難愈多。則精微愈顯。聖人之言。本自周徧。但有問難之人。胸中窒礙。聖人被其一難。發揮愈加精神。若顏子聞一知十。胸中了然。如何得問難。故聖人亦寂然不動。無所發揮。故曰非助。　鹿善繼四書說約。言下求解。即聰明者亦有時不說。無所不說。蓋有得於言之外者矣。踏其實地。故即語言文字而無不眞有得於言之先者矣。會其本原。故雖枝分派異而無不合。

〇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考證】太平御覽四百一十三引師覺授孝子傳云。閔損字子騫。以德行稱。早失母。後母遇之甚酷。損事之彌謹。損衣皆藁枲爲絮。其子則綿纊重厚。父使損御。冬寒失轡。後母子御則不然。父怒詰之。損默然而已。後視二子衣。乃知其故。將欲遣妻。損諫曰。大人有一寒子。猶上垂心。若遣母有二寒子也。父感其言。乃止不遣。　藝文類聚孝部引說苑云。閔子騫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復有二子。子騫爲其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單。父則歸呼其後母兒。持其手。衣甚厚溫。即謂其母曰。吾所以娶汝乃爲吾子。今汝欺我。去無留。子騫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還。再言三子溫。　韓詩外傳。子騫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疾惡子騫。以蘆花衣之。父察之。欲逐後母。子騫曰。母有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之而止。母悔改之。遂成慈母。　亢倉子順道篇。閔子騫問孝於仲尼。退而事之于家。三年人無間于父母兄弟之言。　論衡知實篇。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于其父母昆弟之言。虞舜大賢。隱藏骨肉之道。宜愈子騫。瞽叟與象使舜治廩浚井。意欲殺舜。舜當見殺己之情。早諫豫止。既無如何。宜避不行。何故使父與弟得成殺己之惡。使人間非父弟。萬世不滅。　毛詩素冠傳。閔子騫三年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

按父母慈而子孝。此事之常。不足道也。閔子之孝。古書所記略同。夫子於七十子中獨稱閔子孝。殆非無故。闕里志孔庭記亦云。閔子後母以蘆花衣之。父欲逐母。閔子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母聞之。遂成慈母。與上所載大同小異。當屬可信。

【集解】陳（羣）曰。言閔子騫爲人。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也。

按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官至司空。魏志有傳。何晏集解採魏代說論語者羣及王肅周生烈凡三家。以附漢儒之後。取陳說僅三節。其說季路問事鬼神章與世說新語注引馬融正同。蓋羣說多述前人。故何氏已引包孔馬鄭。不復再標陳曰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子騫至孝。事父母兄弟盡於美善。故凡人物論。無有非間之言於子騫者也。　又引顏延之云。言之無間謂盡善也。

【集注】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別解】九經古義。後漢書范升奏記王邑曰。升聞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注論語云云。間非也。言子騫之孝。化其父母兄弟。言人無非之者。忠臣事君。有過即諫。在下無有非君者。是忠臣也。　潛研堂答問。漢書杜鄴對策言。孔子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間也。此即陳義所本。　論語補疏。漢書杜鄴傳。舉方正。對曰。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云云。後漢范升傳。升奏記王邑云云。又云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皆引以爲從令之證。蓋以從令而致親於不義。則人必有非間其父母昆弟之言。唯不苟於從令。務使親所行均合於義。人乃無非間其親之言。是乃得爲孝。然則閔子之孝。在人無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人所以無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者。以其不苟從親令也。陳注動靜盡善。或即指此。依類聚引說苑御覽引孝子傳云云。閔子不從父令。則後母不遣。是其上事父母。兩弟溫暖無慍心。而恐母遣而兩弟寒。是下順兄弟。於是父感之。其後母及兩弟亦感之。可知則此一不從父令而諫。一家孝友克全。尤非尋常不苟從令可比。孔子稱其孝。兼言兄弟。正指此事。是所謂動靜盡善也。後母之酷可間。二子獨縣纊可間。父不能察後妻可間。一諫而全家感化。父母不失其慈。二子不失其悌。使可間化而爲無可間。閔子之孝。不啻大舜之又不格姦。若恭世子不肯傷公之心。不書志而死。非可言孝也。不字作無字解自明。人無非間之言。不是無非間閔子之言。乃無非間其父母昆弟之言也。

按亢倉子順道篇。閔子入無間其於父母昆弟之言。是以間作非間解。其源甚古。近人如錢坫黃式三亦主是說。大抵即陳鱣說而申之者。於理雖通。然如此解則孝哉閔子騫句當作夫子言之。不字改作無。方合口吻。今考魯論既無稱弟子字之例。而不與無明明有別。又不可改竄經文。似當仍從朱注爲是。

【餘論】湛園未定稿。（釋地引）夫子作春秋。賢之書字僅十二人。弟子無有以字稱者。稱閔子騫直是述時人之言。當時其父母昆弟皆謂之孝矣。而時人亦同稱之曰孝哉閔子騫。此所以無間於父母昆弟之言也。　趙佑溫故錄。五字是直述時人之辭。故稱氏稱字。與賢哉回也殊。入言即從其父母昆弟之言來。故曰不間。　四書典故辨正引方文輈曰。孔子嘗言。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史記孔子曰。天下無行。仕於家臣。惟季次未嘗仕。季次者公晳哀之字也。又曰。孔子以爲子游習於文學。皆稱字之證。然魯論無此例。不當據子史以亂經也。　論語稽求篇

。子騫閔損字。夫子似不宜以字呼弟子。故近說書家有謂孝哉閔子騫一句。正是人言而夫子述之。謂孝哉一言。人與其父母昆弟俱無間然。初聞之甚以爲當。且呼字亦有謂。按不間句有二說。後漢陳羣係陳仲弓之孫。其釋此有云。閔子行孝。動靜盡善。人于其父母昆弟間所言。無可非間。此言閔子言善。人自服之。此一說也。又范升九歲能通論語。其奏記王邑有曰。升聞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兄弟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劉昭注。此謂閔子行孝。父母昆弟皆化之。故人無毀言。此又一說也。據韓詩外傳稱。閔子後母曾虐視閔子。父欲出母。而閔子留之。其於父母昆弟間不無可譏。故舊解如此。陳氏數世孝友。范升一代儒術。其兩說雖不盡同。然俱有義理。從來人無間言皆作非間解。　容齋三筆。昔謂論語出於有子曾子之門人。予意亦出於閔氏門人。論語所記孔子與門人語。及門弟子問答。皆斥其名。未有稱字者。至閔氏獨云子騫。終此書無名者。　論語足徵記。此章經文當作子言孝哉閔子騫。與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句法相同。彼章校勘記曰。皇本高麗本作子曰衛靈公之無道久也。釋文子曰衛靈公之無道。云一本作子言。鄭本同。然則彼章有作曰作言之異本。此章子曰亦當作子言矣。孝哉也。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也。皆夫子之辭。閔子騫乃記者語。猶子謂顏淵曰子謂子夏曰之比。且如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以仲弓爲有德行。孔子爲子游習於文學。皆以記者之言代述夫子之意。與此文同。

按崔氏此論。變動經文。未敢苟同。惟以孝哉五字爲夫子語。則余頗然其說。古人中多有以字行者。不止周氏柄中所舉各例。容齋所論及滿園趙佑之說。不足據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考異】史記弟子傳。容三復白圭之玷。圭字作珪。　太平御覽珍寶部述此文。題作論語雍也篇。

按劉寶楠以仲尼弟子列傳引多之玷二字。當出古論。

【考證】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盧辯注。謂以兄之子妻之也。言一日三復者猶子路終身誦之也。

【集解】孔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愼言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包述云。南容深味白圭。擬志無玷。豈與縲紲非罪同其流致。獨夫子之情實深天屬。崇義弘教。必自親始。觀二女攸歸。見夫子之讓心也。

按此條玉函山房論語包氏章句輯本漏列。茲特補入。

【集注】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　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發明】四書訓義。嫁子者必擇能齊其家者而使之。觀利。聖人之所以爲法於天下也。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行固在所謹。而言尤要焉。人之爲言。或致愼於人情險阻之地。而以門內爲便安之所。可以唯吾言而無關於利害。不知一家之內。言之不謹。則喜怒溢而好惡不平。恩威褻而教戒不嚴。惟君子知言爲吾心之聲。非但以隱忍求免於世。實恐一發而成吾身之玷。惟言無玷。則家人之聞見不僻。而從違以壹。此修身齊家一致之理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無。

【考異】皇本亡下有未聞好學者五字。　釋文。康子問弟子一本作季康子。鄭本同是定本無季字。　王氏柏論語通義。前有季康子兩問。無對字。此對字疑誤矣。　四書辨證。後有季康子三問。皆有對字。則此對字非誤。明矣。

【音讀】湛園靜語。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與下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問字皆當讀斷。

【唐以前古注】皇疏。此與哀公問同而答異者。舊有二通。一云。緣哀公有遷怒貳過之事。故孔子因答而箴之也。康子無此事。故不煩言也。又一云。哀公是君之尊。故須具答。而康子是臣爲卑。故略以相酬也。　又引江熙云。此與哀公問同。哀公雖無以賞。要以極對。至於康

子。則可謂其所及而答也。 又引孫綽云。不應生而生曰幸。不應死而死曰不幸。

【集注】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餘論】論語稽。按哀公康子問同。而孔子之答不同。不但君臣之分也。哀公有爲之君。得賢可以自輔。故以顏子之學詳告之。康子權臣。其延覽賢才豈欲爲強私弱公之助。且季氏嘗用冉有季路矣。又欲用閔子騫高柴矣。而卒無可匡救。故夫子只惜顏子之死。而更無餘辭。

【發明】四書訓義。顏子好學之實詳於告哀公之辭。乃終始惟稱顏子而歎嗣者之無人。則非顏子之潛心以治其性情。雖通六藝者繁有其人。而不足以言學。不足以言好。姝姝暖暖守一先生之言而竊其華。亦奚足尙哉。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

【考異】皇本椁字作槨下同。 七經考文足利本脫以爲之椁四字。 論衡問孔篇述此椁字作槨。

【考證】論語稽。請車爲椁朱注從孔說以爲賣車買椁。舊注家皆無以正其誤。按賣車買椁之說有八不可。喪大記。士棺六寸。棺椁之間容甒。甒酒器也。則椁大於棺無幾。其價要亦不多。顏氏貧不能辦。容或有之。孔子何不能爲辦。一也。孔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其葬鯉也固當以士禮。然與其有棺無椁。何不從庶人之禮。爲俱四寸棺五寸椁乎。二也。孔子未聞甚貧。顏路但請助一椁可也。安見遂無一帛一粟而獨以車請。三也。孔子有羔麛狐之裘皆貴服。且亦當有他器物。何於回鯉之椁皆以不徒行爲辭。若車外更無長物可賣。四也。王制。命車不粥於市。孔子爲大夫。其車當亦命車。顏路何敢請賣。五也。即謂路非眞欲請車。特以探厚葬之可否。然必以車爲指名何也。六也。孔子在衞。說驂以贈舘人之喪。必更買驂而反魯。路何不以驂爲請。七也。且經本文曰請車曰爲椁。絕無買賣意義。八也。今考禮經乃知以車爲殯棺之椁。檀弓。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加斧於椁上。畢塗屋。又曰。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喪大記。君殯用輴欑。至於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至於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士喪禮。士殯掘肂見衽。按輴車也。天子畫龍故曰龍輴。菆欑訓叢。叢木也。爲殯也。以椁者非葬時之椁。乃塗所叢之木如椁也。曰加斧於椁上則此亦名椁矣。斧者畫覆棺之衣爲斧文。即幬也。肂者

埋棺之坎也。衽者古人棺不釘。於棺蓋之縫加衽而以皮束之。君三衽三束。大夫士皆二也。王制。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顏子士也。三日之後。三月未葬之前。當殯於西序。其殯也當掘肂見衽。帷其上而塗之。不當用車。顏路請車爲椁。蓋欲殯時以孔子之車載塗爲椁。非葬時之椁也。

按此解發前人未發。確不可易。

論語後錄。甘伍緝之從西征記曰。魯人藏夫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

【集解】孔曰。路淵父也。家貧。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繆協云。顏路之家貧無以備禮。而顏淵之德美稱於聖師。喪予之感。痛之愈深。二三子之徒將厚其禮。路率情而行。恐有未允。而未客制義之輕重。故託請車以求聖教也。

【集注】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爲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考異】史記弟子傳作材不材。 高麗本鯉下無也字。吾不下有可字不可徒行也作吾以不可徒行。 論衡問孔篇引可下有以字。

【考證】邢疏。據年譜則顏淵先伯魚卒。而此云鯉也死又似伯魚先死者。王肅家語注云。此書久遠。年數錯誤。未可詳也。或以爲假設之辭也。 禮記曲禮正義。許慎以爲論語稱鯉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耳。鄭康成以論語云有棺無椁。是實死未葬已前也。故鄭駁許慎云。設言死。凡人于恩猶不然。況聖人乎。 四書釋地又續。仲尼弟子列傳。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余謂三十下脫七字。蓋生於魯昭公二十八年丁亥。卒于哀公十二年戊午。方合三十二歲之數。是年伯魚亦卒在前。不然則如王肅註鯉也死有棺而無椁爲設事之辭。豈不笑殺了人。 翟氏考異。按史記云顏子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其死年無所記。但[illegible]早耳。旁攷之。則顏子之死乃在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其明年子路亦死。故公羊傳連識之曰。有以麟告者。孔子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公羊氏去聖較近。所傳述定得本

。顏子實後伯魚死二年。時年當四十一。而孔子言其短命者。仁者宜壽。雖四十亦短命耳。王肅僞遺家語。摭拾史文。於蚤死上妄增三十二三字。而邢氏復轉取之以疏此論語。甚矣王肅僞家語之害於經者大也。　論語稽求篇。孔氏謂孔子時爲大夫。言從大夫後不可徒行。謙辭。而正義謂孔子五十六爲司寇。顏淵之卒。孔子年六十一。是時巳去位。杜預所謂嘗爲大夫而去故言後。是也。孔氏注時爲大夫。不知所據。獨先仲氏謂從大夫後與爲大夫後不同。不問在位不在位。即陳恒弒君章。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明明在哀公十四年夫子去位之後。亦不是爲大夫後。蓋從者隨也。與爲字迥別。隨大夫解作做大夫謬矣。此因夫子謙德。不欲明言爲大夫。故曰嘗隨大夫後。大夫有車。則前乘車後徒行不可。此與陳恒章曰嘗隨大夫後。不敢不告。統是一義。不然哀公三子豈不知子是大夫。必曰吾嘗作大夫耶。顏淵死時在孔子去位之後。此不必言。但伯魚之死亦有言在顏淵後者。據史記顏淵少孔子三十歲。至二十九歲髮盡白。早死。家語亦云。顏淵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歲而髮白。三十一歲早死。據史記則三十加二十九在夫子當五十九歲。據家語則三十加三十一在夫子當六十一歲。夫子五十六爲司寇。行攝相事。是年即去位。則五十九與六十一總在夫子去位之後。所云不必言者此也。獨是伯魚之死據史記當在夫子七十歲時。距顏淵之死巳九年所矣。與論語所記鯉死在前不合。予嘗參校諸書。知其間原有誤者。顏淵之死斷不在夫子六十一時。何也。夫子五十六仕魯。在定公十四年。然仕魯去魯亦總在一年之間。自此適衞適陳。凡兩往返而復至于衞。實爲哀公之三年。是年夫子巳六十歲矣。明年自陳適蔡爲六十一。又明年自蔡遷葉爲六十二。又明年去葉返蔡爲六十三。然而是年當陳蔡之厄。爾時子路愠見。子貢色作。匪兕之歌獨顏淵能解之。則是夫子六十三時顏子依然在也。即自是以後。自楚返衞。自衞返魯。凡論語所記顏子言行可與世家參考者則多在夫子六十以後七十以前。豈有其人巳死而尙見行事且載其語言者。嘗考顏淵之死。公羊傳及史記世家所載年月則實在哀公十四年春狩獲麟之際。夫子是時已泣麟矣。而顏淵子路同時俱死。因連呼喪予祝予。而有道窮之嘆。則是顏淵之死在夫子七十一歲。非六十一歲。在哀公十四年。非四年。其間舛錯所爭。確確以十年爲斷。則必弟子列傳所云少孔子三十歲者原是四十之誤。而史記一傳寫。家語又一傳寫。遂不能辨。向使改三爲四。則顏淵前後蹤蹟俱無所誤。而以此考伯魚之死則剛在淵死之前。按家語夫子年十九娶宋之幵官氏。又一年而生伯魚。則伯魚之生在夫子已二十歲矣。史記云。

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以二十加五十正當夫子七十歲。爲哀公之十三年。是魚死在七十歲。淵死在七十一歲。先後相距剛僅一年。鯉死之論。引痛正切。如此則論語可讀。史記家語諸書可據。孔氏不必誤。王肅不必疑矣。若闕里志載孔子六十九歲伯魚卒。時哀公十二年。則考究不精。誤遲一年。而明儒薛應旂作甲子會記載戊午年孔子六十九歲。伯魚卒。顏回卒。則欲謂魚死在回前而無所考證。妄爲濶載。且沿闕里志並孔子年譜之誤。如此又何足記也。　三餘繽筆。（集箋引）史記孔子世家。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仲尼弟子傳。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早死。是顏子卒時孔子年五十九也。世家又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按孔子以二十歲生伯魚。伯魚卒時孔子年六十九。觀此夫子所言則是顏子之卒在伯魚後。邢疏亦無能爲之說。而引王肅家語注。此書久遠。年數錯誤。或以爲假設之辭。則非情也。今詳考孔子世家於孔子去魯十四歲反魯後。述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云云。繼云。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哀公十四年夫子年七十二。顏子卒年列傳謂二十九。非是。當從家語作三十二。世家於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敘及顏子之卒。則是顏子少夫子四十歲。列傳三字是四字之譌。又考世家哀公十一年孔子年六十九。魯以幣召孔子。孔子歸魯。是年鯉卒。若以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則顏子卒時孔子年六十二。正當哀公之四年。孔子方與顏子同厄於陳蔡之間。顏路何緣於道途中請子之車以爲椁。以此推之。則顏子之卒必在哀十一年孔子歸魯後可知。而孔子因是有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之語。世家繫顏子之卒於西狩獲麟之歲。是顏子之卒後伯魚之卒三年。故夫子云鯉亦有棺無椁。不然夫子何以出此不倫之語哉。又按白虎通曰。臣七十懸車致仕。臣以執事趨走爲職。七十退去避賢者。所以長廉恥也。懸車示不用也。顏子卒時孔子七十二。正在懸車致仕之年。故顏路請子之車以爲椁。而夫子曉之以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是年夏請討陳恒。嘗沐浴而朝。告於哀公。亦以從大夫之後故耳。以此推論當日情事。則顏路之請不爲無因。而夫子第示以義之所不可而亦非有所靳也。此皆可以意揣而得之者也。　潘氏集箋。顏子卒年經無明文。史記繫蚤卒於年二十九髮盡白之後。則不以二十九爲卒年矣。三十一之說出自王肅家語不足信。而三餘繽筆又引作三十二。未知何本。而與後錄必以少孔子三十歲爲二二（籀文四）十之譌恐一未確。蓋既

未確知卒年。則安知其必非三十邪。考異謂在哀公十四年。年譜謂在十三年。悉屬臆斷。雍也篇短命條下可互參。總之在伯魚後。不必定其爲何年也。顏路請車續筆謂當夫子懸車致仕之時。夫子故答以以吾從大夫之後云云。於情事爲合。　論語足徵記。近儒臧氏拜經日記翟氏四書考異潘氏古注集箋劉氏正義皆謂顏淵卒年惟見於家語。家語王肅僞造不足信。定爲年四十一。此說亦非也。顏淵實少孔子四十歲。誤在史記之三字。家語雖僞。其言顏淵壽數非無据也。列子力命篇曰。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四八。案四八者三十二也。與家語之三十一止差一歲。當時列子舉成數耳。三國志吳孫登傳。權立登爲太子。年三十三卒。臨終上疏曰。周晉顏回有上智之才。而尙夭折。況臣年過其壽。是時王肅之家語未出。而其言如此。與列子意同。則顏淵之壽安得踰此。家語之言信而有徵也。春秋繁露隨本消息篇。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西狩獲麟。子曰。吾道窮吾道窮。三年身隨而卒。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年七十三卒。然則顏淵死時孔子年七十一。顏淵壽三十一。少孔子四十歲。後伯魚三年死也。

【集解】孔曰。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孔子時爲大夫。言從大夫後不可徒行。謙辭。

按劉寶楠評此注云。鄭注鯉孔子之子伯魚也。此僞孔所襲。顏子卒時。夫子久不居位。而注云時爲大夫。謙言從大夫之後。顯然謬誤。其爲僞託無疑。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繆協云。子雖才不可貧求備。雖不才而豐儉亦各有禮。制之由父。故鯉死也而無槨也。　又引江熙云。不可徒行距之辭也。可則與。故仍脫左驂賻舊館人。不可則距。故不許路請也。鯉也無槨。將以口之。且塞厚葬也。

【集注】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尙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

【餘論】論語集注考證。顏路他無所請而至於請車。夫子亦他無可予而至於拒之。則顏路疑於求而夫子幾於吝。今考其時則顏淵之死且葬適當厄陳蔡之後自楚反陳之餘此正夫子之窮也。夫喪事稱家之有無夫子既以此處其子安得不以處顏子乎。夫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致賻矣而

不能爲顏子之樣彼一時此一時貧富不同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考證】劉氏正義。漢書董仲舒傳贊。劉歆以爲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顏師古注。言失其輔佐也。蓋天生聖人。必有賢才爲之輔佐。今天生德於夫子。復生顏子爲聖人之耦。並不見用於世。而顏子不幸短命死矣。此亦天亡夫子之徵。故曰天喪予。　潘氏集箋。喪說文云亡也。公羊哀十四年傳注。予我。天生顏淵爲夫子輔佐。死者天將亡夫子之證。是則天喪予者猶云天亡我也。

【集解】包曰。噫痛傷之聲。何曰。天喪予者若喪己也。再言之者痛惜之甚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夫聖人出世。必須賢輔。如天將降雨。必先山澤出雲。淵未死則孔道猶可冀。縱不爲君。則亦得口爲教化。今淵既死。是孔道亦亡。故云天喪我也。　又引繆播云。夫投竿測深。安知江海之有懸也。何者。俱不究其極也。是以西河之人疑子夏爲夫子。武叔賢子貢於仲尼。斯非其類耶。顏回盡形。形外者神。故知孔子理在回。知淵亦唯孔子也。　又引劉歆云。顏是亞聖之偶。然則顏孔自然之對物。一氣之別形。玄妙所以藏寄。既道旨所由讚明。叙顏淵死則夫子體缺。故曰。噫天喪予。諒卒實之情。非過痛之辭。將求聖賢之域。宜自此覺之也。

按歆劉向少子。漢書附見向傳。其注論語不見於本傳。漢書藝文志及隋唐二志均未著錄。蓋佚已久。錄之以備一家。

【集注】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己也。

【餘論】讀四書叢說。顏淵死四章以次第言之。當是天喪第一。哭之慟第二。請車第三。厚葬第四。蓋門人雜記夫子之言。故不計前後也。

齊夢龍語解（四書通引）孔子嘗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羲黃堯舜禹湯之傳於文王孔子固已任之已矣。猶覬其或可以傳之回也。回存則己雖死而道不亡。回死則其絜已以不亡者幾何時哉。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考異】皇本高麗本爲下有慟字。　論語古訓。文選夏侯常侍誄曰。非子爲慟。吾慟爲誰。是古本有慟字。論衡問孔篇引作吾非斯人之慟而誰爲。

【考證】論語古訓。慟字說文所無。漢綏君碑云。驚慟傷褱。武榮碑云。感哀悲慟。郭仲奇碑云。悲慟剝裂。李翊夫人碑云。慟切剝兮年不彙。皆作慟。慟从心重聲。鄭云。變動容貌。動亦从重聲。下從者曰子慟矣亦是見夫子容貌變動而言也。

【集解】馬曰。慟哀過也。孔曰。不自知己之悲哀過也。

【唐以前古注】釋文引鄭注。慟變動容貌。　皇疏。謂顏淵死子往顏家哭之也。慟謂哀甚也。旣如喪己所以慟也。從者謂諸弟子也。隨孔子往顏淵家。有見孔子哀甚。故云子慟矣。初旣不自知。又向諸弟子明所以慟意也。夫人指顏淵也。　又引繆協云。聖人體無哀樂。而能以哀樂爲體。不失過也。　又引郭象云。人哭亦哭。人慟亦慟。蓋無情者與物化也。

按郭氏援老莊釋經。未必即聖人之意。論語稽云。聖人哀樂不過乎中。哭淵而慟。從者猶舉之。而孔子不自譽。所謂觀過知仁也。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此則小過未能免。然有爲而爲。慟所當慟。則亦不得爲過矣。

【集注】慟哀過也。哀傷之至不自知也。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考異】唐石經初刻猶子下也字作曰。

【考證】論語稽。檀弓夫子之喪顏淵子路皆若喪子而無服。然則減膳徹樂。宜如卿大夫喪衆子之禮。降於適子而隆於庶子。但不爲服而已。心喪是也。夫子言回以父事我。我不得以子遇回。蓋深惜之。且顏路於夫子外兄弟也。禮兄弟之子猶子。蓋引而近之也。故夫子云然。

【集解】禮貧富有宜。顏淵貧而門人欲厚葬之。故不聽。馬曰。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我不得制止。非其厚葬故云爾。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王弼云。有財死則有禮。無財則已焉。既而備禮。則近厚葬矣。故云孔子不聽也。　又引范甯云。厚葬非禮。故不許也。門人欲厚葬何也。緣回父有厚葬之意。故欲遂門人之深情也。言回雖以父視我。我不得以子遇回。雖曰師徒義輕天屬。今父欲厚葬。豈得制止。言厚葬非我之教。出乎門人之意耳。此以抑門人而救世弊也。

【集注】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蓋顏路聽之。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考異】七經考文。一本作子路敢問死。古本死上有事字。　鹽鐵論論鄒章引孔子曰。未得事人。焉能事鬼神。　皇邢本唐石經敢問上並有曰字。匡謬正俗引同。　南軒解本有曰字。

【集解】陳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也。

按世說簡傲篇注引馬曰。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此陳所襲。

【唐以前古注】皇疏。外教無三世之義。見乎此句也。周孔之教唯說現在。不明過去未來。而子路此問事鬼神。政言鬼神在幽冥之中。其法云何也。此是問過去也。孔子言人事易汝尚未能。則何敢問幽冥之中乎。故曰。焉能事鬼。此又問當來之事也。言問今日以後死事復云何也。亦不答之也。言汝尚未知。即見生之事難明。又焉能豫問知死沒也。　又引顧歡云。夫從生可以善死。盡人可以應神。雖幽顯路殊而誠恒一。苟未能此。問之無益。何處問彼耶。

【集注】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　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餘論】四書辨疑。注文本宗程子之說而又推而廣之也。程子以晝夜諭生死。晝諭生。夜諭死。此乃生死常理。人人之所共知者。注言原始而知所以生。却是說受胎成形初爲父母所生之生。反終而知所以死。又是說預知所死之由也。不惟所論過深。與程子之說亦自不同。所謂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又言幽明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此又迂遠之甚也。夫二帝三王周公仲尼之道切於生民日用須臾不可離者。載之經典。詳且備矣。而皆不出於三綱五常人倫彝則之間而已。未聞教人幽明次序必須知死也。必欲於常行日用人道之外。推窮幽明之中不急之務。求知所以死者之由。縱能知之。亦何所用。今以季路爲切問。誠未見其爲切也。夫子正爲所問迂闊不切於實用。故言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知生謂知處生之道。非謂徒知其生。如原始知所以生。晝夜如生死之生也。蓋言事人之道尚且未能。又焉能務事鬼神乎。生當爲者尚且未知。又焉用求知其死乎。此正教之使盡人事所當爲者。非所以教事鬼神告其知死也。　趙佑溫故錄。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古之所爲事鬼神者曾無不至。則子路之問不爲不切。大先王之事鬼神。莫非由事人而推之。故生則盡養。死則盡享。惟聖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能享親。云事鬼也。莫非教天下之事人也。吾未見孝友不敦於父兄。而愛敬能達乎宗廟者也。則盡乎事鬼神之義矣。進而問死。欲知處死之道也。人有所當死。有所不當死。死非季路所難。莫難乎其知之明處之當然。而死非可預期之事。故爲反其所自生。君子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歸於得正而斃。其不敢以父母之身行殆。不敢以匹夫之諒爲名者。皆惟其知生。敬吾生故重吾死也。否則生無以立命。死適爲大愚而已。則盡乎知死之義矣。子嘗言之矣。務民之義。即所以事人。敬鬼神而遠之。即所以事鬼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所謂能事人能事鬼也。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所以致知生。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所以致知死也。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所謂知生知死也。

論語稽。神從申從示。乃天地流行之氣之發舒者也。鬼從由從人從厶。乃天地陰私之氣之反而歸者也。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蓋鬼神者二氣之良能。天地無氣。不能成物。稟此氣而生則爲人。反此氣而歸太虛則爲鬼神。知人之所以爲人。則知鬼神之所以爲鬼神矣。死從歹從匕。生象草木茁發之形。氣積則生。氣散則死。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子路之問。求之虛。夫子教之。徵諸實。

【發明】反身錄。問先儒謂生死乃氣之聚散。氣聚而生。一死便都散了。無復有形象尙留於冥漠之內。然歟。曰。氣一散而便都與之俱散者草木是也。蓋草木本無知覺。故氣散而與之俱散。人爲萬物之靈。若一死而亦與之俱散。是人與草木無殊。靈隨氣滅。無鬼無神。則季路事鬼神之問。夫子宜答以無鬼。何以曰焉能事鬼。而古今郊社之禮。六宗之禋。五祀之修。王者之禘祫。士庶之蒸嘗。一切崇德報功之典。追遠之舉。皆虛費妄作。爲不善於幽者當無所忌矣。生死一理。知生則知死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生者造物之所始。死者造物之所終。故生之必有死。猶晝之必有夜。自古及今。無一獲免。而所以生所以死之實。則不因生死爲存亡。不隨氣機爲聚散也。氣有聚散。理無聚散。形有生死。性無加損。知此則知生知死。學至於知生知死。學其至矣。夫誠知性無加損。則知所以盡性。終日乾乾。攝情歸性。湛定純一。不隨境遷。晝如此。夜如此。生如此。自然死亦如此矣。一念萬年。死猶不死。此堯舜孔孟及歷代盡性至命者知生知死之實際也。苟爲不然。徒知何益。問斯說蓋就性功純一者言。若在未嘗從事性功之人。其知生知死奈何。曰。此在各人心術何如耳。誠知人之生也本直。生而不罔。斯死而無歉。生能俯仰無愧。死則浩然天壤。生時正大光明於天下。死自正大光明於後世。若關壯繆司馬光文天祥海剛峰諸人是也。問此就心術正大行履無咎者言。下此則奈何。曰。下此則蚩蚩而生。昧昧而死。生而茫然。死而惘然。生既不能俯仰無愧浩然坦蕩於世上。臨終之時。檢點生平。黯然消沮。自貽伊戚於地下。存不順而沒不寧。何痛如之。蚤知如此。何至於此。此季路之所以問死而學者之所以不可不知也。蓋知終方肯善始。知死方肯善生。知死期不可預定。則必兢兢思所以自治。惟恐今日心思言動違理。而無以善始善生。便非他日所以善終而善死。生時慎了又慎。免得死時悔了又悔。昔人謂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余則謂生時不努力。死時徒傷悲。

康有爲論語注。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又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原始反終。通乎晝夜。言輪迴也。死於此者復生於彼。人死爲鬼。復生爲人。皆輪迴爲之。若能知生所自來。即知死所歸去。若能盡人事。即能盡鬼事。孔子發輪迴游變之理至精。語至元妙超脫。或言孔子不言死後者。大愚也。蓋萬千輪迴。無時可免。以爲人故只盡人事。既身超度。自證自悟。而後可從事魂靈。知生者能知生所自來。即已聞道不死。故朝聞道夕死可也。孔子之道。無不有死生鬼神。易理至詳。而後人以佛言即避去。必大割孔地而

後止。千古大愚。無有如此。今附正之。　黃氏後案。易傳曰。原始及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知死知鬼神。非夫子五十知天命不能及此。夫子不答。猶是不語怪神之意也。下章類記子路之死。一以見知死之難。一以見夫子之獨知此也。

按鬼神生死之理。聖如孔子。寧有不知。此正所以告子路也。昔有擧輪廻之說問伊川者。伊川不答。所以不答者。以輪廻爲無耶。生死循環之理不可誣也。以爲有耶。與平日闢佛言論相違也。此宋儒作僞之常態。至康氏乃發其覆。此如大地中突聞獅子吼。心爲爽然。洵孔氏之功臣也。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考異】皇本閔子下有騫字。若上有曰字。　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閔子下有騫字。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冉有作冉子。古本唐本樂下有曰字。　漢書敘傳幽通賦固行行其必凶。顏師古注曰。論語稱閔子云云。子樂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文選幽通賦及崔子玉座右銘兩注皆引論語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論語集說。此子樂下脫子曰二字。　輔廣論語答問。子樂不若子曰之協于文勢也。　示兒編。子樂必當作子曰。聲之誤也。始以聲相邇而轉曰爲悅。繼又以義相近而轉悅爲樂。知由也不得其死。則何樂之有。　論語竢質。此書之例。記者稱諸弟子輒字而不名。在夫子口中皆名而不字。此稱由也自是孔子之言。今挩去曰字非也。　翟氏考異。漢書無引此文處。集注仍洪氏爲說。洪當誤憶師古漢書注爲漢書耳。然皇氏義疏本自有曰字。何宋代諸儒竟無見者。致煩紛紛擬議不得已取證及史注耶。此可知皇氏疏自宋南渡時已佚。　讀書叢錄。此句本別爲一章。曰上挩子字。文選注引皆作子曰。或謂樂即曰字之僞。非也。淮南子精神訓注。季路仕于衞。衞君父子爭國。季路死。孔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言不得以壽命終也。故曰然。

按此節應從皇本增曰字。翟氏說是也。說文解字侃字下引論語。子路侃侃如也。說文繫傳誾字下引論語曰。冉有誾誾如也。蓋由許君誤記。不足爲據。

【考證】宋翔鳳過庭錄。說文解字。侃剛直也。從㐰。㐰古文信。從川。取其不舍晝夜。論語曰。子路侃侃如也。此引作侃侃。是正字。鄭

黨篇之侃侃。及此下文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並當爲衎衎。假借作侃侃。故並訓爲和樂也。鄭注論語行行剛强之貌。與許君解侃爲剛直義同。行行疑涉下文衎衎而誤。蓋古文論語冉有子貢侃侃如也。本作衎衎。　潘氏集箋。案冉有子貢氣象皆非侃侃者。則侃侃或爲衎衎之通借。必謂古文論語作衎衎。究無確證。而謂行行涉下文衎衎而誤。尤不可信。蓋鄭注已作行行。當非誤字。不可以不見他經傳而疑之也。　羣經識小。行字古讀平聲。入陽韻。去聲便當入漾韻。其轉入庚敬韻者後世之音也。　黃氏後案。皇本作閔子騫。以上下文參玩之。是也。誾訢之借字。閔子在德行科。如不屬於季氏。是訢訢守正之貌。鹽鐵論。諸生誾誾爭。鹽鐵彼文亦以誾誾爲持正貌。侃侃者衎衎之借字。隸釋漢碑唐扶頌衎衎誾誾。尼父授魯。曷以復加。碑語正用此文。冉有子貢才智有餘。得動而樂之象。故曰衎衎。三國志蜀郤正傳曰。侃侃庶政。冉季之治也。亦言庶事康熙之意也。韓子文集韓宏碑云。事親孝謹。侃侃自將。亦以侃侃爲和樂之義也。朱子文集等書以冉子端木子爲剛直有餘。說皆未瑩。夫子既云不得其死。上文何以云樂。注以樂即曰字之誤。以漢書敘傳幽通賦注文選幽通賦注及崔子玉座右銘注考之。樂當爲曰。注引洪說。漢書下奪一注字。此篇類記諸弟子之事。上章言事人事鬼。與厚葬節爲一類。言知生知死。與此章爲一類。以子路之賢而猶未免禍。知死所以難也。雖然。未死而言此。危之正愛之也。其死也。夫子哭之曰。噫天祝予。豈非賢者之難遘也邪。幽通賦。固行行其必凶兮。免盜亂爲賴道。注應劭曰。子路得免盜與亂聞道於仲尼也。

【集解】鄭曰。樂各盡其性也。行行剛强之貌。孔曰。不得以壽終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卑者在尊者之側曰侍。此明子騫侍於孔子座側也。誾誾中正也。子騫性中正也。亦侍孔子座側也。行行剛强貌也。子路性剛强也。此二人亦侍側也。侃侃和樂也。二子竝和樂也。孔子見四子之各極其性。無所隱情。故我亦懽樂也。孔子見子路獨剛强。故發此言也。由子路名也。不得其死然謂必不得壽終也。後果死衞亂也。　又引袁氏云。亢直時邪。自然速禍也。　論語隱義。（御覽卷三百六十六引）衞蒯聵亂。子路與師往。有狐黶當師曰。子欲入邪。曰然。黶從城上下麻繩鉤子路。半城。問曰。爲師邪。爲君邪。曰。在君爲君在師爲師。黶因投之。折其左股。不死。黶開城欲殺之。子路目如明星之光曜。黶不能前。謂畏子之目。願覆之。子路以衣袂覆目。黶遂

戒之。

按隋志有論語隱一卷。郭象撰。又有論語隱義注三卷。並云亡。朱彝尊經義考於論語隱論語隱義注外別出隱義云。隋志不載。但有其注載七條。未審即郭象論語隱否。案郭書以隱名。玆云隱義注者。疑是後人衍象義而注之。白帖御覽引凡二節。或題隱義。或題隱義注。其語鄙俚似小說。與郭氏體略不類。應皆是注者以異聞附益之。此條據余氏蕭客古經解鉤沉屬此句下。今從之。

【集注】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尹氏曰。子路剛强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

按漢書無引此事處。漢書敘傳幽通賦云。游聖門而靡救兮。顧覆醢其何補。固行行其必凶兮。免盜亂爲賴道。顏注。論語稱子路行行如也。子樂。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洪氏殆引此注而誤詑爲漢書。然皇疏本自有曰字。何宋代諸儒竟無一見者。可知皇疏本在宋南渡時已失傳也。

【餘論】四書詮義。祇就氣象上看。皆是英才。已自可樂。蓋誾誾行行侃侃。自與俗情世態。天地懸隔。次節因其過剛而戒之。欲其有以變化氣質也。

【發明】四書訓義。剛柔皆道之用也。剛之過或不足以通吉凶之故。而柔之過則人欲易溺而天理不能自持。故聖人之所嘉予者惟剛。而聖教之裁成。必使卓然自拔於流俗。以直方而不屈。雖憂患之不免。而聖人終有取焉。志正則氣伸。氣不餒則神傳於容貌之間。故諸子侍側。夫子曰樂而知其所養也。夫剛者可以自持而不可以加物。決於任道而非決於任志。志之任其何以盡屈伸進退之理。剛加於物而能不忤於物乎。夫喜其剛而又爲之憂。蓋欲有以善剛之用。乃雖爲之憂而不易其喜。則以靡靡者之生固不如行行者之死也。見利而歆。遇難而餒。閹然求媚於世。誠不如死之久矣。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考異】九經古義釋文云。魯讀仍爲仁。今从古。揚雄將作大匠箴曰。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用魯論也。　拜經文集。魯讀仁字爲句。言仁在舊貫。改作是不仁也。陳讀義雖通而稍迂。古作仍字。義益明。故鄭從之。仍仁音相近也。

【音讀】翟灝閒評。洪慶善解論語云。長如字。今人多作上聲。左氏傳長府長字無音。則論語當作如字無疑。

【考證】四書釋地。左傳昭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杜注。長府官府名。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其門。長府今不知所在。意其與季氏家實近。公居焉。出不意而攻之。論語鄭注。長府藏名也。藏貨財曰府。又意公微弱。將攻權臣。必先據藏貨財之府。庶可結士心。亦一解。後反覆尋究始得之。蓋應劭曰。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酈道元曰。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臺。臺西北二里爲周公臺。周公臺西四里許爲孔廟。即夫子之故宅也。然則今知得孔廟所在。則可以知季氏宮。由季氏宮又可想像而得長府地矣。　翟氏考異。魯人改作長府。因季氏惡昭公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長府。伐季氏。入之。孟氏叔孫氏共逐公。徙公遜于齊長府。蓋魯君別館。稍有畜積扞禦可備毆驚之所。季氏惡公恃此伐己。故于已事後率魯人卑其閈閎。後此之爲魯君者不復有所憑恃。其居心寧可問乎。閔子無諫諍之責。能爲婉言諷之。則自與聖人强公弱私之心深有契矣。如是說經。似尤覺聖賢見義之大。含旨之深。羅氏路史禪通紀會旁論及是。而語焉未詳。竊申而備之。　淩鳴喈論語解義。（劉氏正義引）疇昔昭公嘗居是伐季氏矣。定哀之間。三家因欲改爲之。將以弱所恃也。稱魯人衆也。是時三家皆欲之。　包愼言溫故錄。案長府宮館之屬。非藏名也。漢書元帝紀詔曰。惟德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其令諸宮館希幸御者勿繕治。注應劭曰。舊貫者常居也。此足爲證。昭公欲伐季氏而先居長府。必其地爲君常所臨幸。故人不以爲疑。魯人爲長府。蓋欲擴其舊居以壯觀瞻。魯君失民數世矣。隱民皆取食於季氏。復爲長府以重勞之。是爲淵敺魚也。閔子故婉言以諷之。後漢書郎顗傳。顗上書曰。夏禹卑室盡力致美。又魯人爲長府。閔子譏曰。仍舊貫何必改作。臣以爲諸所繕修。事可減省。郎顗引經亦以長府爲宮館義。與元帝詔共合符契。不可易也。　劉氏正義。諸說略有異同。惟閻氏得之。而義亦未盡。蓋府自是藏名。周官玉府職云。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內府職云。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財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又外府掌邦布及王

后世子祭服。是兵器藏內府。不藏外府。然則玉府掌兵器亦當在內。魯之長府自是在內而爲兵器貨賄所藏。魯君左右多爲季氏耳目。公欲伐季氏而不敢發。故居於長府。欲藉其用以伐季氏。且以使之不疑耳。昭公伐季氏在二十五年。孔子時正居魯。則知魯爲長府正是昭公居之。因其毀壞而欲有所改作。以爲不虞之備。但季氏得民已久。非可以力相制。故子家覊力阻其謀。宋樂祁知魯君必不能逞。而閔子亦言仍舊貫。言但仍舊事。略加繕治。何必改作。以諷使公無妄動也。論語書之曰魯人。明爲公諱。且非公意也。當時伐季之謀。路人皆知。閔子所言。正指其事。然其辭微而婉。故夫子稱其言必有中也。若如翟說魯人指季平子。凌說魯人指三家。在定哀時。爲長府者欲改爲之以奪魯君之所恃。夫昭公居長府以伐季氏。其事已無成。定哀則欲伐季氏。亦斷無仍居長府。蹈此覆轍。而煩三家之重慮之也。且既患公復居長府。何不毀壞之。而反從而修治也。即如包說長府是別宮。非藏名。則昭公居長府以伐季氏。將何所取意耶。諸說於情事多未能合。若閻氏以長府去季氏家近。亦非是。長府自在公宮內也。　湖樓筆談。魯人爲長府。鄭注曰。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夫藏財貨之府非如苑囿之可爲游觀。如其未壞。必不改作。壞而改作。則無可譏。竊謂魯人之爲長府季氏意也。考之左傳。昭公之攻季氏實居於長府。然則季氏之改作長府猶趙簡子之欲毀晋陽之壘也。趙簡子不云乎。吾見壘培如見寅與吉射也。季氏之見長府不亦如見昭公乎。且非特此而已。魯一國之衆過長府之下。皆指而目之曰。此昔吾君昭公所居以攻季氏者也。忠義之士必有太息流涕者。而季氏子孫不得安枕矣。此季氏之所以必欲改作也。閔子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魯論讀仍爲仁。夫舊貫何以言仁。蓋動其不忍之心也。舊貫可愛。舊君獨不可思乎。此孔門之微言。而魯人傳其舊讀。惜乎鄭君之不知從也。其後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如有復我者。則我必在汶上矣。夫孔子之聖而躬爲季氏吏。由賜之徒仕季氏者多矣。豈閔子而以仕季氏爲恥。且辭之則已耳。何必有汶上之言。疑此事亦在昭公遜齊之年。汶上自魯適齊之道。示將從故君於齊耳。

按以上諸說當以劉氏正義所說爲允。

【集解】鄭曰。長府藏名也。藏貨財曰府。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則可也。何乃復更改作。

【集注】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爲蓋改作之。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別解】四書稗疏。集注云藏貨財曰府。然則府賴斂而改爲之亦奚不可。而必仍其舊哉。若謂別作一府以斂財多積。則魯於是時四分公室。民食於家。亦惡從得貨財而多積之如後世瓊林左藏封椿之厚儲以供君用邪。按太公爲九府。府者泉布金刀之統名也。其曰長者改短而長。輕而重也。圜曰泉。方而長曰幣。冠圜泉於首下作刀形曰金刀。皆橢長而不圜。錢譜有漢鑄賦勝錢。濟心錢。皆其遺制。五銖興而始無不圜者矣。改作長府者改其形模視舊加長也。加長則所値培增。用銅少而鑄作簡。乃近代直十當五當兩之法。一旦驟改。則民間舊幣與銅同價。而官驟收其利。此三家所以亂舊典而富私門也。故閔子以仍舊貫折之。貫錢緊也。或曰緡。或曰貫。皆以緊計多寡之稱。府改價增。則貫減而少。仍舊者使以舊府取足貫也。

按此說從貫字著想。頗有意義。可備一說。

【餘論】論語經正錄引王船山曰。案春秋新延廐。穀梁傳曰。其言新有故也。公羊傳曰。新延廐者何修舊也。新作南門。穀梁傳曰。作爲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又新作雉門及兩觀。穀梁傳曰。言新有舊也。作爲也。有加其度也。審是則修舊曰新。有加其度曰作曰爲。度王者之法制也。有加其度則僭擬矣。故曰作曰爲。皆臣子不忍斥君父之僭擬而諱之之辭也。記者曰爲。閔子曰何必改作。則魯人僭爲王者之府明矣。言魯人則見非魯君之意。而魯之士大夫慫恿之又明矣。閔子諫以仍舊貫。欲魯人之以善導君而修舊目。公羊傳曰。修舊不書。春秋無作長府之文。蓋從閔子之諫而僅修舊目。閔子一言而有數善。故夫子亟傳之。四書翼注論文。春秋於定哀之世作雉門兩觀則書。築蛇淵囿則書。城西郛城毗城郚瑕則書。獨不書爲長府。蓋以閔子之言而止歟。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考證】經傳釋詞。夫猶此也。禮記檀弓夫夫也。鄭注。夫夫猶言此丈夫也。趙佑溫故錄。夫人不言反逗語。此例見於經者如。中庸有弗學。孟子故君子有不戰。檀弓伯氏不出而圖吾君皆是。

【集解】王曰。言必有中。善其不欲勞民更改作也。

【集注】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考異】皇本作由之鼓瑟。　七經考文古本有鼓字。　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由之下有鼓字。

按馬注言子路鼓瑟。皇邢二疏並同。是唐人所見本皆有鼓字。

【考證】家語辨樂解。子路鼓瑟。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也。暴厲之動不在於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風則不然。亢厲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於體。夫然者乃所以爲亂之風。今由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烏能保其六七尺之體也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　說苑。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子曰。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紂爲北鄙之聲。其亡也忽焉。　翟氏考異。說苑載此事原作鼓瑟。家語爲鼓琴。明正德時何氏孟春校注家語從說苑改瑟。而毛氏汲古閣依北宋板仍刊作琴。集注引家語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則當時朱子所見却是瑟字。

【集解】馬曰。子路鼓瑟不合雅頌。

【唐以前古注】皇疏。子路性剛。其鼓琴瑟亦有壯氣。孔子知其必不得以壽終。故每抑之。汝鼓瑟得在於我門。我門文雅。非用武之處也。故自稱名以抑之也。奚何也。侃謂此門非謂孔子所住之門。故是聖德深奧之門也。故子貢答武叔曰得其門者或寡也。

【集注】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

【餘論】劉氏正義。白虎通禮樂篇。瑟者嗇也。閑也。所以懲忿窒欲。正人之德也。郭璞注爾雅云。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七弦。邵

氏晉涵正義引禮圖。雅瑟廣長與郭注同。惟二十三弦與郭異。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弦。而風俗通又言今瑟長五尺五寸。皆是依仿古制。不能齊一。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集解】馬曰。升我堂矣。未入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言爲賤子路。故復解之。

【集注】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諭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餘論】黃氏後案。升堂豈易許哉。喜告過則改之。誠恐有聞則勉之。力辭叛者之要言。必成其信。贈處者之求益。堪知其謙。墮費未盡大猷。治蒲亦祗小試。勇足以立千乘之功而不流於亂。明足以斷單辭之獄而不入于偏。此仲子之所以不可及也。　論語稽。門堂室皆所謂造聖賢之域也。夫子教人和平中正。造其域者氣質悉化。子路陶淑雖久。其生性不近春溫而近秋殺。故於鼓瑟之頃偶流露焉。而夫子戒之。

按子路之死夫子蓋預知之。故戒之不止一次。而卒之無救於其死者。故曰死生有命。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考異】皇本問下有曰字。賢下有乎字。不及下有也字。

【考證】禮記仲尼燕居云。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鄭注過與不及言敏鈍不同。俱違禮也。　家語弟子行篇。子貢語衞將軍文子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學之深。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

【集解】孔曰。言俱不得中。何曰。愈猶勝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師子張。商子夏也。孰誰也。子貢問孔子欲辨師商誰爲賢勝也。過謂子張性繁冗爲事好在僻過而不止也。言子夏性疎

闕行事好不及而止也。愈勝也。子貢又問若師爲事好過。好過則爲勝耶。答言既俱不得中則過與不及無異也。故云過猶不及也。　又引江熙云。聖人動爲物軌。人之勝否未易輕言。兩既俱未得中。是不明其優劣以貽於來者也。

【集注】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愈猶勝也。道以中庸爲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

【餘論】四書改錯。子張賢智固有之。若子夏愚不肖則夫子口中定無有此。按中庸過不及以道教言。道教屬君子。而過與不及則屬之鮮能之民。如後所云夫婦之愚夫婦之不肖者。若此過不及則專以氣質言。謂氣質不齊。有此二等。然互相勝負。無可優劣。有時過勝不及。有時不及亦勝過。故曰猶。猶者等也。齊一也。嘗讀禮記子張與子夏各除喪而見孔子。張則哀痛已竭。彈琴成聲。曰不敢不及也。夏則哀痛未忘。彈琴不成聲。曰不敢過也。即此一節亦一過一不及之證。然而喪尙哀戚。一則哀不足而禮有餘。一則禮不足而哀有餘。子夏之不及較勝於子張之過有顯然者。故此苟引經當引洪範三德證此猶字。三德者正直剛克柔克也。正直以無偏無側據作首德。而高明剛克沉潛柔克即過不及也。皆氣質也。然而正直德也。高明沉潛亦德也。三德並列。有何勝負。其解猶字當如此。

論語集釋卷二十三

先進　下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考異】皇本作附益也。而攻之無而字。七經考文一本求下無也字。益下無之字。論衡順鼓篇引此章作小子鳴鼓攻之。黃氏後案。翟文求也之稱記者無此體。下子曰宜移在季氏之上。禮大學篇鄭君注引此章文非吾徒也上無子曰二字。漢書諸侯王表注後漢書楊秉傳注引此文皆以爲孔子之言。可證也。

【考證】左傳哀公十一年。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魯語。仲尼私於冉有曰。汝不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由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翟氏考異。說文富備也。一曰厚也。此富祗合訓厚以與薄稅斂之薄反對。季氏之用賦厚於周公典籍。故云富於周公也。魯自宣公稅畝而田賦倍。已富厚於周公矣。及此而冉有

復爲季氏訪問田賦。即所謂爲之聚斂而附益也。夫子既以正告。冉有仍不勸救季氏。卒用田賦。夫子所以欲絕之也。此事又詳著於外傳魯語。以證論語。似最允協。若依舊說則周公勳貴有之。曷嘗以之致富。而乃與富人相衡量哉。　論語發微。春秋繁露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厭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爲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不畏强禦也。按董生之言。知魯有季氏世卿專政。祿去公室。擴奪克剝而有用田賦之事。是亦卑勝尊賤傷貴不義之至者。與季氏不能聽。冉有不能救。厥罪惟均。故鳴鼓而攻。若深疾冉有。實正季氏之惡。　楊豫孫西堂日記。周公不之魯。次子世爲周公於畿內共和是也。周召世爲三公。猶魯之有三桓世爲卿也。故曰季氏富於周公。非謂文公旦也。　論語竢質。左傳桓十八年有周公黑肩。當周莊王。莊十六年有周公忌父當周莊王時出奔虢。惠王立而復之。又僖九年有宰周公孔。皆周文公之子孫世食采于周者。此周公又其後也。富謂采地所入多也。諸侯之卿不得侔於天子之卿。乃季氏四分魯國有其二。采地多於王朝卿士。故曰富於周公。稱天子之卿相形。明其踰侈無度耳。非封於魯之周公也。　羣經平議。此周公非周公旦也。擬人必以其倫。以季氏而擬周公非其倫也。所謂周公乃春秋時之周公。如周公黑肩周公閱是也。蓋欲言季氏之富而但舉晉韓魏齊陳氏之屬與之比較。則本爲同列。即富過之。亦不足深罪。故必曰富於周公。以見季氏以侯國之卿而富過於王朝之宰也。泰伯篇。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孔注曰。周公者周公旦。正義曰。以春秋之世。別有周公。恐與彼相嫌。故注者明之。然則孔注於此章不曰周公旦。明是春秋時之周公。正義乃曰魯其後也。失經意且失注意矣。

按俞氏之說是也。孔注止云周公天子之宰卿士。並不云周公旦。皇疏所解極爲明晰。其以爲周公旦者蓋宋儒不學之過也。

【集解】孔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也。冉求爲季氏宰。爲之急賦稅也。鄭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之。

【唐以前古注】皇疏。季氏魯臣也。周公天子臣。食采於周。爵爲公。故謂爲周公也。蓋周公旦之後也。天子之臣地廣祿大。故周公宜富。諸侯之臣地狹祿小。季氏宜貧。而今僭濫。遂勝天子臣。故云季氏富於周公也。　又引繆協云。季氏不能納諫。故求也莫得匡救。匡救不存其義屈。故曰非吾徒也。攻擊於求。所以深疾季氏。子然問明其義也。

【集注】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爲季氏宰又爲之急賦稅以益其富。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爲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爲急故也。）

【餘論】論語或問。或問冉求學夫子。於門弟子中亦可謂明達者。今乃爲季氏聚斂何耶。曰冉求之失不待於聚斂而後見。自其仕於季氏則已失之矣。蓋當是之時。達官重任皆爲公族之世官。其下則尺地一民皆非國君之有。士唯不仕則已。仕則未有不仕於大夫者。冉求於此豈亦習於衰世之風而不自知其非歟。然使其仕於季氏而能勸之。黜其彊僭而忠於公室。則庶乎小貞之吉矣。今乃反爲之聚斂。是使權臣愈彊公室愈弱也。故孟子以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之之。蓋不自知其學之未至。而謂從仕爲士之常。是以漸靡以至此耳。曰然則夫子曷爲不於其仕季氏而責之也。曰聖人以不仕爲無義。而猶望之以小貞之吉也。　朱子語類。人最患資質弱。剛如子路。雖不得其死。百世之下。其勇氣英風尙足以起頑立懦。若冉有之徒。都自扶不起。如云可使足民。豈不知愛民而反爲季氏聚斂。范氏云。其心術不明。惟是心術不明。到此都不自知。又云。以仕爲急。惟以仕爲急。故從季氏之惡。　四書改錯。此聖門敗闕既已顯者。則從而盡情嗤點所不免。但自扶不起四字恰似擡舉不成人者。雖夫子師長亦不忍出口。況直呼其名曰求之徒。又三稱曰他。其鄙棄不屑如是。則忝作學生恐亦非所應有矣。乃歷陳罪狀。則又並無一當者。聖門仕季氏有何不是。夫子初作季氏小吏。繼作孟氏五屬臣。及進爲司寇。而後由賜之徒得以入仕。是身門雖不反身亦求仕不得此亦何處可急而反復以急仕責之。況求不急仕。而夫子之急反過於求。觀其失位。將之荆即先冉有。在陳聞季氏役召。冉有即期以大用。則急仕固無害。然且期大用。不必小貞之吉也。人讀書論世。思進退古今人物。而於春秋事實未嘗窺見。周制重世官。然自公族食采外。亦何嘗一民尺地皆非君有。國有民有地。民出徒役。地出賦稅。皆公家主之。即軍賦軍役。舊制所云大國三軍者。亦征自公家。而第於行軍時使三卿受役並受賦已耳。惟三家爲三卿則以改車爲行之際極重徒衆因之自征徒役而祗以邑稅仍還之公。此襄十一年作三軍所云三分公

室。昭五年舍中軍所云四分公室者。是徒役不是賦稅。況三軍而外。其爲役爲稅者何限。故宣公稅畝。見於春秋。哀公問年饑而用田賦。則不惟見春秋而並見論語。是什一什二皆君自爲政。未可謂一民尺地非君有也。特用田賦時。雖哀公親問有若。而有若不許。及季康子使冉有親問夫子。而夫子以苟行絕之。乃卒用田賦。則冉子不能無過矣。冉兩仕季氏。桓子不用冉而康子用之。且聚斂與田賦一事又適相合。夫子之責之當在此時。其曰富於周公者。正以周公指公家。謂公苦年饑而季氏頗富。此非救饑。實附富也。以公邑加斂季所共也。此並責康子也。注者全不曉也。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考異】四書湖南講。此必夫子平時零碎議論。門人彙記於此。故不用子曰字冠首。　史記弟子傳師也僻。參也魯。柴也愚。由也喭。次序不同。辟字作僻。　皇本辟作僻。　尚書無逸篇正義引論語。由也諺。以喭作諺。　翟氏考異。楊慎升菴外集曰。論語由也諺。或作喭。見文選注。董斯張吹景集亦言。由也諺之諺史記作喭。蓋前明所刊論語多爲諺者。集注考證謂。凡俗傳喭曰者皆从言。古文篆字之从言者皆作口。則兩文通用。　阮元校勘記。說文有諺無喭。喭乃諺之俗字。

【考證】劉氏正義。弟子列傳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爲愚。集解引鄭玄曰。衞人。子羔亦稱季羔。見左傳。檀弓作子臯。臯與羔同。家語作子高。齊人。少孔子四十歲。高既爲氏。不當又爲字。三十四十積畫相亂。衞齊二說亦異。當以鄭氏爲是。釋文云。畔喭皇本釋文所見本並作叛喭。書無逸云。乃逸乃喭。僞孔傳。叛諺不恭。叛諺與畔喭同。焦氏循論語補疏。大雅皇矣。無然畔援。箋云。畔援跋扈也。韓詩云。武强也。漢書敘傳注作無然畔換。文選魏都賦云。雲撤叛換。劉淵林注。叛換猶恣睢也。換援諺聲近相通。　黃氏後案。辟讀若左傳闕西辟之辟。偏也。以其志過高而流於一偏也。馬注以僻爲邪僻文過固非禮。五帝德篇有容貌取人於師攻之之言。荀子非十二子曰。禹行而舜趨。子張氏之賤儒也。此朱子訓辟爲便辟之所本。愚謂辟喭以生質言。非言習也。諸經言便辟者謂便習其盤旋退避之容。不可以訓辟。戴禮所言或謂指堂堂寬大之貌。或謂聖人不以顏貌取人。禮記亦後人所附益。若荀子譏末流之弊。尤不

可援以注此經也。喭剛猛失容也。皇疏王弼云。喭剛猛也。說與鄭君義同。邢本畔喭作畔諺。沿俗改字。而疏云舊注作吸喭。字書吸喭失容也。言子路性行剛强。常吸喭失於禮容也。疏義猶本舊說不誤。朱子以喭同諺。訓粗俗。子路篇云。野哉由也。是朱子注所據。然彼以一事言之耳。段氏尙書撰異曰仲氏子可謂之粗。不可謂之俗。豈有見義必爲。縕袍不恥。車裘不私。如仲氏子而或以爲俗者。古書所引諺皆老成典型之言。說文諺傳言也。

【集解】弟子高柴字子羔。愚愚直之愚。孔曰魯鈍也。曾子性遲鈍。馬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鄭曰。子路之行失於吸喭。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王弼云。愚好仁過也。魯質勝文也。僻飾過差也。喭剛猛也。

【集注】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爲人矣。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爲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爲貴也。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喭粗俗也。傳稱喭者謂俗論也。　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爲一章。

按集解本此合下章爲一章。朱子分兩章。今從朱子。

【餘論】經正錄。辟喭字義。集注蓋從呂與叔辟謂便而少誠喭謂俗而少學爲說。不如古說爲長。　四書詮義。有其病則有其善。愚者必厚重。魯者必誠樸。辟者才必高。喭者性必直。此皆聖門氣質有偏而未爲習染所壞者。愚者充以學問。魯者勵以敏求。辟者斂以忠信。喭者文以禮樂。祇因其好處。克去其偏處。便可至於中庸。故語之使知自勵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考異】說文注。今之婁字本是屢空字。屢字乃後人所加。　漢書貨殖傳。孔子謂子貢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意則屢中。師古注曰。意讀曰億。　隸釋錄漢陳度梅碑曰。貨殖孔山。意則屢中　李韻集陳公狀字序。夫子謂賜也意則屢中。本史記作意。皇本億作憶。

【音讀】論語詳解。其庶乎屢空當作一句讀。 翟氏考異。何氏宗凡二解。一云空匱。一云虛中。據說文空瓨一音。蓋俱宜如字讀若紅反。如孟子空乏其身。小雅杼柚其空亦惟如字是也。近人以空匱別讀去聲。據小雅不宜空我師。空訓窮。音苦貢反。意猶可通。陸氏釋文旣不用苦紅。亦不用苦貢。而云力從反。未詳。 經讀考異。此凡兩讀。何氏集解言。回庶幾聖道。雖屢空匱而樂在其中。是以乎字絕句。近讀從之。又云。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言其于庶幾每能虛中者。是以屢空。連上庶幾爲句。

【考證】論語後錄。讀與易其殆庶幾乎同。繫辭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虞翻注。幾神眇也。翻說幾以上知幾其神故云爾。侯果訓庶爲冀。然則庶幾猶云冀近於知幾也。知幾者唯聖人。顏子亞聖但近之。然與億則屢中者又相去遠矣。左傳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夫子懼其多言。故每抑之。 論語稽求篇。空者窮也。詩節南山。不宜空我師。作不宜窮我師解。古貧窮本二義。而時俗通語即呼貧爲窮。此正本空字而兼其義者。蓋家有虧匱。身有缺乏。歉也。亦貧也。生計無去路窮也。家歉無日贏。生計有時絕。故曰屢空。後漢賈逵傳。帝謂馬防曰。賈逵毋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觀其用屢空二字。而加無人事於外一句。正窮之之義。 劉氏正義。爾雅釋言。庶幾尚也。又云。庶幸也。史記伯夷列傳。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鹽鐵論地廣云。夫賤不周知。貧不妨行。顏淵屢空。不爲不賢。孔子不容。不爲不聖。是漢人解屢空皆爲空匱。廣雅釋詁。殖積也。周語財蓄殖。韋昭解。殖長也。子貢貨殖。謂居貨財以生殖也。億度也。貨殖傳云。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發貯鬻財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最爲饒。而顏淵簞食瓢飲。在於陋巷。子贛結駟連騎。束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然孔子賢顏淵而譏子贛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意則屢中。班傳全引此文。而以賜不受命二句爲孔子所譏。是意則屢中即承上貨殖言。論衡知實篇。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罪子貢善居積。意貴賤之期數得其時。故貨殖多。富比陶朱。又云。子貢善意以得貨利。蓋論衡以意貴賤之期解億字。數得其時數解屢字。得其時解中字。此漢人解詁之最顯然可據者。

【集解】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矣。賜不受教命。惟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

。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惟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雖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解此義者凡有二通。一云。庶庶幾也。屢每也。空窮匱也。顏子庶慕於幾。故遺忽財利。所以家每空貧而簞瓢陋巷也。又一通云。空猶虛也。言聖人體寂而心恒虛無累。故幾動即見。而賢人不能體無。故不見幾。但庶幾慕聖而心或時而虛。故曰屢空。其虛非一。故屢名生焉。云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者。此孔子又評子貢累也。亦有二通。一云。不受命者。謂子貢性動。不能信天任命。是不受命也。而貨殖者。財物曰貨。種藝曰殖。子貢家富。不能清素。所以為惡也。又一通云。殷仲堪云。不受矯君命。江熙云。賜不榮濁世之祿。亦幾庶道者也。雖然有貨殖之業。恬愉不足。所以不敢望回耳。亦曰不受命者。謂子貢不受孔子教命。故云不受命也。云億則屢中者。此亦有二通。一云。億謂心憶度事宜也。言子貢性好憶度是非而屢幸中。亦是失也。故君子不億不幸也。又一通云。雖不虛心如顏。而憶度事理必亦能屢中也。　又引王弼云。其庶乎屢空。庶幾慕聖。忽忘財業。而數空匱也。命爵命也。憶憶度也。子貢雖不受爵而能富。雖不窮理而幸中。蓋不逮顏之庶幾。輕四子所病。故稱子曰以異之也。　又引顧歡云。夫無欲於無欲者聖人之常也。有欲於無欲者聖人之分也。二欲同無。故全空以目聖。一有一無。故每虛以稱賢。賢人自有觀之。則無欲於有欲。自無觀之。則有欲於無欲。虛而未盡。非屢如何。　又引太史叔明云。顏子上賢體具而微則精也。故無進退之事。就義上以立屢名。按其遺仁義。忘禮樂。隳支體。黜聰明。坐忘大通。此忘有之義也。忘有頓盡。非空如何。若以聖人驗之。聖人忘忘。大賢不能忘忘。不能忘忘。復為未盡。一未一空。故屢名生也焉。　筆解。韓曰。一說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此近之矣。謂富不虛心。此說非也。吾謂回則坐忘遺照。是其空也。賜未若回每空。而能中其空也。貨當為資。植當為權。字之誤也。子貢資於權變。未受性命之理。此蓋明賜之所以亞回也。

【集注】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

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爲此矣。

【別解一】論語補疏。此章宜以不受命三字爲之綱。皇疏引殷仲堪云。不受嬌君命。江熙云。賜不榮濁世之祿。亦庶幾道者也。雖然有貨殖之業。恬愉不足。所以不敢望回耳。兩說於受命爲合。按論語此文。謂顏子不受祿命。則貧而至於屢空。子貢不受祿命。則貨殖而屢中。相較同也。其庶幾乎。貨殖上用一而字。明從屢空作轉。同一不受祿命。回不貨殖故屢空。賜貨殖而屢中。故不屢空。兩屢字亦相呼應。不善貨殖者損折亦能屢空。賜則能屢中。謂如其所億度而得贏餘也。回非不能貨殖屢中。其至於屢空。本不貨殖以得贏餘。故空乏也。先提起其庶乎三字。下文倒裝互發。周秦之文。往往如此。而此文尤其靈妙者也。何氏以不受命爲不受教命。辭義遂不可達。

【別解二】羣經平議。不受命而貨殖自是一事。古者商賈皆官主之。故呂氏春秋上農篇曰。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高誘注曰。三官農工賈也。以周禮考之。質劑掌於官。廛人純制掌於官。貨賄之璽節掌於官。下至春秋之世。晉則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於朝。鄭則商人之一環必以告君大夫。蓋猶皆受命於官也。若夫不受命於官而自以其財市賤鬻貴。逐什一之利。是謂不受命而貨殖。管子乘馬篇曰。賈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爲官賈。此其濫觴歟。蓋不屬於官。即不得列於太宰之九職。故不曰商賈。而曰貨殖。子貢以聖門高第。亦復爲之。陶朱白圭之徒由此起也。太史公以貨殖列傳而許列子貢。有開必先。在子貢固不得而辭矣。

按此章之義仍以朱注爲長。以爲教命固非。以爲祿命官命者亦未是也。蘇氏秉國四書求是云。其庶乎未明指其所庶若何。以下文不受命對觀之。蓋即指受命而言。其說良確。左傳仲尼曰。賜不幸而言中。是使賜多言者也。意其人足智多謀。且善於治生。太史公貨殖列傳以子貢居首。非無因也。或據吳越春秋以爲子貢精六壬之學。故料事多中。億字非泛泛意度之詞。則失之鑿矣。

【別解三】論語集說。空者意必固我不留於中也。顏子之庶幾於聖人者以其屢空也。言屢則有時而不空矣。未若聖人之純也。　反身錄。問屢空果室之空匱耶。抑心之空虛也。曰簞瓢陋巷。室之空匱何待言。屢空還是說心之空虛。心惟空虛。是以近道。惟其近道。故不以空匱動其心。亦惟屢空而未至於常空。如夫子之空空。是以未達一間。若以屢空爲空匱。不但同門如曾子之七日不火食。歌聲若金石。原憲之踵決

。子夏之肘腋。可以稱屢空。稱庶乎。後世狷介之士。亦有居無卓錐。食無隔宿。而恬坦自若者。亦可以稱屢空。稱庶乎矣。先儒所以解空爲空匱。深駁空虛無物之說者。蓋恐學人墮於禪寂。不得不爲之防。誠能明物察倫。深造自得。空豁其心。內外兩忘。而惺惺不昧。有體有用。不至操失其柄。體用俱空。庶不負先儒防微苦心。　四書恒解。屢空空字前人恐流於佛之言空。故訓爲空匱。然佛之言空亦謂性體空明。私欲淨盡耳。非謂人倫日用皆屬空幻也。人心易動而難盡。易雜而難純。雖聖人德已大成。猶必精一執中。常人憧憧朋從。無一息之安止。聖人以存養教人。收視返聽。敬止執中。收有覺之放心。復虛明之天性。始於操存。終於神化。孟子所謂養氣而不動心也。夫子教人爲仁。即是此理。

按解空爲空虛。前人久有此說。劉氏本其心得以著書。非空談可比。其特點在不闢佛老。異於宋儒之作僞。原書俱在。玆特發其凡如此。

【餘論】朱子文集。（答潘恭叔）屢空祇是空乏之空。古人有簞瓢屢空之語是也。但言顏子數數空匱而不改其樂耳。下文子貢貨殖。正對此相反而言。以深明顏子之賢也。若曰心空。則聖人平日之言無若此者。且數數而空。亦不勝其間斷矣。此本何晏祖述老莊之言。諸先生蓋失不之正耳。

按此章之義當然以集解第一說爲正。朱子之說是也。惜自何晏以來。即已兩說並存。皇侃義疏亦同。陸王一派學者尤多祖此說。是書以兼收並蓄爲宗旨。故仍存其說。附於別解之後。

【發明】康有爲論語注。孔子立命爲大義。以人之富貴貧賤皆有命在。故爲陶猗之子。黃白坐擁。黔婁之兒。儋石不可得。命宜富者。不求亦富。命當貧者。求之亦貧。故舉世滔滔。皆爲求富。而富終不可得。且才智明達工於殖貨者。人以爲才能所致。不知亦其命所固有也。鄙人孤生。未嘗貨殖。而未嘗無財。又時遭大難。而未嘗餓。[illegible][illegible]爲貧人。無有錯反。人之顛倒於財富中而欲以力求之者。亦愚而不知命也。孝經緯曰。善惡報也。命有造之者。今之[illegible]富乃其受報。故人宜早積功德以遺將來之命。若日營瑣瑣之務。而荒累世之功。則非智者也。孔

子故因顏子子貢二人以明之。以顏子之才明。假而殖貨。豈止億中。然命終短夭。則亦不能富也。　黃氏後案。顏子苟有心求富。何至任其屢空。朱子注言其不求富是也。不求富乃受命也。貨殖者發貯鬻財之商賈也。馬班范陳四史皆以貨殖爲商賈。韓詩外傳曰。子貢衞之賈人。學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則其初年嘗爲此也。古之人如舜則耕稼而陶而漁而寶貴頓邱買賤傳虛也。膠鬲則魚鹽也。經之所規。不在貨殖。而在不受命。不受命而貨殖焉爲一句。言其以智力挽之。而意在取富也。億則屢中者。能適時用而取世資也。論衡實知篇引此而申之曰。罪子貢善居積。意貴賤之期。數得其時。故貨殖多。富比陶朱。仲任之言漢師相傳舊說也。或曰。以億中取富異於衍下之術矣。而猶嫌不受命乎。曰。理財之事當順天之自然。不可逆命以求富。故貨殖致富莫非命也。而惟順受之者爲正命。　論語稽。人生貧富雖由天命。而治人謀食亦吾人立身之大端。顏子安命。子貢不安命。顏子安命。卒未嘗爲命所困。子貢不安命。而其實窮通貧富仍在命中。任智而行。徒多擾擾。何如任天而動。較爲坦蕩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考異】釋文迹本亦作跡。　說文緊傳衜字下引論語不衜迹。　四書釋地三續。之道二字宜衍。以答不貼道字故。　翟氏考異。善人生質雖美。不由實踐。則亦不能造於深奧。若以答辭作如是解。庶於道字貼合。

【集解】孔曰。踐循也。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少能創業。然亦不入於聖人之奧室。

【唐以前古注】皇疏。問其道云何而可謂爲善人也。踐循也。迹舊迹也。言善人之道亦當別宜創建善事。不得唯依循前人舊迹而已。又雖有創立而未必使能入聖人奧室也。

【集注】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爲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

【別解一】經學卮言。言問善人之道。則非問何如而可以爲善人。乃問善人當何道以自處也。故子告以當效前言往行以成其德。譬諸入室必踐陳除堂戶之迹。而後可循循然至也。蓋有不踐迹而自入於室者。唯聖人能之。堯舜禪而禹繼。唐虞讓而殷周誅是也。亦有踐迹而終不入於

室者。七十子之學孔子是也。若善人上不及聖。猶又非中賢以下所及。故苟踐迹斯必入於室。若其不踐迹則亦不能入於室耳。

【別解二】劉氏正義。漢書刑法志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爲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於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據志此言以善人指諸侯言。上篇言聖人善人吾不得見之。彼言善人。義亦同也。王者以德教化民。制禮樂功致太平。若善人爲邦百年。仍不能興禮樂之事。故[illegible]勝殘去殺。若仁道猶未能成。所謂不入於室也。漢志所云。於義亦通。

【別解三】東塾讀書記。有何注皇疏邢疏朱注皆非者。子張問善人之道章。謂善人不能入室。然則何謂道乎。（閻百詩四書釋地三續已疑之）陳厚甫先生云。此言善人之道當踐迹乃能入聖人之室。如不踐迹亦不能入室。言質美未可恃也。澧謂此章必如此解乃通。王無功答陳道士書云。君子相期於事外。豈可以言語詰之哉。仲尼曰。善人之道。不踐迹。老子曰。大無爲者無不爲也。釋迦曰。三災彌綸。行業湛然。此誤解不踐迹三字。遂混於老釋之說。故說經不可不愼。

按此章以第二說第三說較爲可信。

〇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考異】論語集注旁證。按注疏本皆以此節合上節爲一章。故以與讀平聲。與兩者乎爲一例。然以此爲善人之證。解近鑿。故集注不從。

按潘維城集箋云。集解以此合前章。皇疏謂子曰云云者。此亦答善人之道也。當是異時之問。故更稱子曰。俱是答善。故共在一章也。案節首別著子曰字。又其語氣非似答問者。疑當別爲一章。余謂章首明有子曰字。其爲別一章無疑。今從朱子。

【音讀】釋文與音餘。　七經小傳。與讀如黨與之與。

【集解】論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色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言此三者皆可以爲善人。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殷仲堪云。夫善者淳穆之性。體之自然。雖不擬步往迹。不能入[illegible]奧室。論篤質正君子之一致焉。

按上章及此章韓李均有筆解。義無可取。而此章尤不知所謂。恐係後人僞託。茲不錄。

【集注】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爲君子者乎。爲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別解】論語意原。色莊者不踐履其實也。君子者躬行而不務外也。論其篤實而與之。抑與君子乎。抑與色莊乎。言必與君子。此又因子張而言也。

【餘論】四書辨疑。君子不以言舉人。謂不專信其言。聽言未得其實。而又必觀其行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正患不能辨其言之眞僞耳。果知其言虛僞不情。則當待爲小人而不取。果知其言篤實無妄。則當待爲君子而取之。今旣明知言論篤實。而乃又有色莊之疑。語言虛僞者旣不取。言論篤實者亦不取。則天下之言皆不足信。聖人敎人以知言。亦爲無用之虛語矣。況言論出於口。顏色在於面。言色兩處。各不相關。今疑口中言論篤實恐是面上顏色莊嚴。亦不可曉。此與上章不踐迹文皆未詳。不敢妄說。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考異】皇本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下有也字。

【音讀】經讀考異。舊讀連文爲句。或有獻疑者。引書微子云。若之何其。詩夜如何其。並以其字爲助詞絕句。似此如之何其亦當爲一句。愚謂不然。若如之何其徵也。如之何其廢之。孟子如之何其受之。如之何其可也。又豈可以其字絕句。從舊讀爲是。

【考證】潛研堂答問。曲禮。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檀弓。未仕者不取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注云。不專家財也。白虎通云。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饑則白之於父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聽即止。故論語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包咸之說蓋出於此。吳志全琮以父母齎米數千斛到吳市易。琮悉以賑贍大夫。空船而還。裴松之引論語有

父兄在之文。謂賑輒散父財。誠非子道。亦用包說。

【集解】包曰。振窮救乏之事。孔曰。當白父兄。不得自專。惑其問而答異。鄭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尙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唐以前古注】皇疏。或問曰。禮若必諮父兄。則子路非抑。若必不諮。則冉求非引。今夫子云進退。請問其旨。或答曰。夫賑施之理。事有大小。大者車馬。小或一餐。若其大者必諮。小可專行。而由施無大小。悉竝不諮。求大小悉諮。今故抑由之不諮。欲令其竝諮。引冉之必諮。令其竝不諮也。但子路性進。雖抑而不患其退。冉求性退。雖引不嫌其過也。

【集注】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爲。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爲不患其不能爲矣。特患爲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爲者逡巡畏縮而爲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發明】張履祥備忘錄。聞斯行之。以之策勵懦弱則可補其不及。若有父兄在一語。人人可以遵守。本此行之。永可無弊。凡事不可專諮父兄質之師友者。終是不可行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考證】論語補疏。毛西河說最精善。呂氏春秋孟夏紀勸學篇云。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邪。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兩事相比。然則回何敢死。正是回何敢畏。高誘注訓畏爲死。謂由畏而死。即檀弓死而不弔之畏矣。以畏而死。則子必不死。故知子在。以畏而死。則不可死。故顏子不敢死。即曾子安敢畏。以曾證顏。義本明白。何從來未見及此。而得西河之辨也。西河之辨善矣。何亦不引證及此也。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鄭注畏字云。人或時以非罪攻己。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鄭氏引子畏於匡之畏。證死而不弔之畏。且以死而不弔爲輕身忘死。豈孔顏而輕身忘孝以畏而死乎。是回所以不敢死。毛已明之。惜鄭氏論語此注何氏不採也。孟子云。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

牆之下。立巖牆之下。則恐其厭。厭而死猶畏而死。俱爲非命。蔑者無也。不可非命而死。乃爲知命。孟子此文與子在回何敢死相發明。子在者聖人知命不死於非命也。回何敢死者大賢知命不死於非命也。論語此文明聖賢知命之學。其所以能不死者。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衞。然後得去。索隱云。家語子路彈劍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圍而去。今此取論語文王既沒之文。及從者臣甯武子然後得去。蓋夫子再厄匡人。或設辭以解圍。或彈劍而釋難。檀弓正義引世家云。陽虎嘗侵暴於匡。時又孔子弟子顏刻爲陽虎御車。後孔子亦使刻御車從匡過。孔子與陽虎相似。故匡人謂孔子爲陽虎。因圍欲殺之。孔子自說。故匡人解圍也。自說者謂卑辭遜禮。論語注云。微服而去。謂身著微服。潛行而去。不敢與匡人鬬。以媚悅之也。此所引與今史記不同。而微服爲遭宋桓司馬事。見孟子。此時以貌似陽虎被圍。但明其非虎則圍可解。不必微服。不必使從者爲甯武子臣也。琴操云。匡人告匡君曰。往者陽虎今復來至。乃率衆圍孔子。數日不解。子路悲感。悖然大怒。張目奮劍。聲如鐘鼓。孔子曰。由來。今汝欲鬬名。爲戮我於天下。爲汝悲歌而感之。汝皆和我。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拒。軍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瓦解而去。蓋微服所以脫桓魋。彈琴所以解匡人。魋惡其習禮。故微服自廢於禮以柔魋之怒。匡人惑虎暴。故彈琴以明其非虎。各有所當。可想見聖人解難之妙用。若鬬必死於畏矣。故琴操戒子路之欲鬬。而禮疏稱其不敢與匡人鬬。不鬬所以不死。不死所以爲知命。皇疏引李充言輕死非明節是也。邢疏云。孔子謂顏淵曰。吾以汝爲以死與匡人鬬也。謂鬬則致死。然則回不敢死。正回之不敢鬬也。史記集解引包注作已無所致死。邢疏一則云回必致死。再則云言不敢致死。包注敢死宜作致死。

【集解】孔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包曰。言夫子在已無所敢死。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李充云。聖無虛慮之悔。賢無失理之患。而斯言何興乎。將以世道交喪。利義相蒙。或殉名以輕死。或昧利以苟生。苟生[illegible]存理。輕死非明節。故發顏子之死對以定死生之命也。　又引庾翼云。顏子未能盡窮理之妙。妙有未盡。則不可以涉險津。理有未窮[illegible]不可以冒屯路。故賢不遭聖。運否則必隱。聖不值賢。微言不顯。是以夫子因畏匡而發問。顏子體其旨而仰酬。稱入室爲指南。啓門徒以出[illegible]聖賢之誠言互相與起予者也。

按翼字稚恭。鄢陵人。亮弟。官至大都督。鎮武昌襄陽。晉書有傳。阮孝緒七錄有庾翼論語釋一卷。隋書經籍志云。梁有一卷。亡。僅皇疏引其釋子畏於匡一節而已。馬國翰譏其似後世制義。非解經之體。宜其泯沒無傳也。

筆解。韓曰。死當爲先字之誤也。上文云。顏淵後。下文云。回何敢先。其義自明。無死理也。

按改死爲先。不特竄亂經文。且意極粗淺。退之雖陋。疑不至此。必係後人僞託。觀程子外書亦有先字之說。恐出伊川之手。但無確據耳。

【集注】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鬬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況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爲師弟子者而已。卽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爲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餘論】四書蒙引。死生亦大矣。以爲何敢死。則不以死爲重。而以輕於死爲重也。當問答之時。爲師者知弟子必能赴義。而已不疑其重死以求生。爲弟子者亦不以死爲難。但以死而合於義爲難。於死生猶然。他可知。　劉氏正義。曲禮云。父母在不許友以死。顏子事夫子猶父。故云子在回何敢死。呂氏春秋勸學篇。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師者可知也。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見曾點曰。無乃畏耶。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回之於孔子也。猶曾參之於父也。此周秦人解說之最古者。蓋顏子隨夫子行。忽遇匡人之難。相失在後。夫子必心焉望之。望之而不至。（　　）爲匡人所殺。雖在顏子必不輕身赴鬬。如子路之慍怒奮戟。然亂離之時。或不幸而死於非命。此亦人事所恒有。及後顏子來見夫子。喜出望外。故直道心之所疑。初不料顏子之未死也。至顏子之對夫子曰。子在回何敢死。夫夫子遇難而曰子在。何也。蓋以夫子貌類陽虎。匡人疑爲陽虎而誤圍之。非眞欲殺夫子。此直伏其細詢蹤跡。審其動靜。自足知之。書傳言夫子絃歌不輟。曲三終而匡人解甲。忠信篤敬。蠻貊可行。此豈陽虎之所能爲者。蓋不待夫子自辨。而聖德光著。匡人已知決非陽虎矣。夫子之不輕於一死。顏子蓋眞知之。故曰子在。而因子在不敢

就死。自必潛身遠害。或從他道迂行。此其所以相失在後也。惟知子在。故顏子獨後，惟顏子獨後。而夫子又疑爲死。聖賢往迹及其心事可按文而得之。他說以死爲先字之誤。或以子在爲在圍中。死爲赴鬬。皆不合。　論語稽。胡氏說以意爲之。無所依據。且其時夫子賞罰不行。晉爲方伯。正三家分據之時。顏子即告之。亦復何補。況云捐生以赴之。又安有不死者乎。竊謂當準父仇之說。顏子以父視夫子而無服。則復夫子之仇亦當準不共戴天之義。而執兵以從主人之後爲正。

【發明】四書摭餘說。生人最重守身。不獲已而死。必得死所。如死君父。死社稷。死軍國重事。未有無名而死者。無名而死即謂之死於非命。桓魋欲殺夫子。夫子且微服避之。豈有匡人因夫子貌類陽貨。欲以殺貨者殺子。而子反肯俛首就戮爲貨代死。是死輕於鴻毛也。禮有死而不弔者三。其一曰畏。鄭康成曰。畏謂人或以非辠攻己。不能有以說之而死者。王肅謂孔子畏匡。德能自全也。子知其不可死而不死。而淮恐回不知而誤死之也。故見回而即曰以女爲死。是喜其不死之辭也。回固知子之必不死。而遂亦不死。而子果在也。則直應之曰。子在回何敢死。是在則回之所能料子者。敢則回之所能自定者。一聖一賢。答問俱有精義。豈若匹夫匹婦之自擲其軀者哉。春秋終獲麟。孔子同時有喪予祝予之歎。他日聞衞難而料仲由之必死。此日被匡圍而幸顏淵之不死。無他。所遇不同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

【考異】舊文臣爲忠。釋文。忠古文臣字。今本作臣。　論語旁證。唐武后以𢘑忠等字代君臣等字。而不知古本論語已有忠字。則非盡出臆造也。　史記弟子傳。子路爲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　文選從軍詩注作孔子對曰。

【考證】世族譜。子然平子。意如之子。　潘氏集箋。史記弟子傳。子路爲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不言冉求。又以季子然爲季孫。與此微異。　論語後微。文選注四十七引論語摘輔象曰。子然公順多略。知季子然亦弟子之一。　戴望論語注。子然疑即季襄。　包慎言溫故錄。韓詩外傳云。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然而不亡者。以有冉求季

路爲爭臣也。故曰。有諤諤諍臣者其國昌。

【集解】孔曰。季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之。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問安足大乎。言備臣數而已。問爲臣皆當從君所欲邪。二子雖從其主。亦不與爲大逆。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孫綽云。二子者皆政事之良也。而不出具臣之流。所免者唯弒之事。其罪亦豈小哉。夫抑揚之教。不出乎理。將以深激子然。以重季氏之責也。　又引繆協云。中正曰。所以假言二子之不能盡諫者。以說季氏雖知貴其人而不能敬其言也。

【集注】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具臣謂備臣數而已。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爲而已。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弒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

【餘論】南軒論語解。或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何必由求而能之。曾不知順從之臣。其始也惟利害之是徇而已。履霜堅冰之不戒。馴至蹉跌以至於從人弒父與君者蓋多矣。如荀彧劉穆之之徒。其始從曹操劉裕之時。亦豈遂欲弒父與君哉。惟其漸浸順長而勢卒至此耳。　四書辨疑。注文中既言子然季氏子弟。其人豈肯自以季氏之所爲爲問。夫子亦無指說季氏之惡以答季氏子弟之理。蓋子然聞夫子具臣之言。意謂具爲旅進旅退隨衆之人。故以從之者與爲問。者字須當細看。從之者謂是從人之人。非謂專從季氏也。夫子弒父與君之言。亦是汎言。或有欲爲如此之惡者。仲由冉求亦不肯從。子然所問。夫子所答。皆非專指季　而言也。　四書通引胡泳曰。方子然欲假由求以誇人。故夫子極言其失大臣之道。及其欲發由求以助己。又言其有人臣之節。應答之頃。可以存宗國衰微之緒。沮季氏彊僭之心。脫由求不得其死之禍。所以爲聖人之言也。　梁氏旁證。不可則止。漢儒無注。皇疏始以諫不從則去釋之。孫氏奕曰。大臣以道格君心之非。則無復有發於政害於事者。此所謂不可則止。此說甚新。然子貢問友章亦言不可則止。句法正同。仍從皇疏爲是。　劉氏正義。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謂事君當以正道。若君所行有過失。即以道諫正之。止謂去位不仕也。曲禮云。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白虎通諫諍篇。諸侯之臣諍不從

得去何。以屈孱仲卑孤惡君也。並言大臣事君之法。劉敞春秋意林。具臣者其位下其責薄。小從可也 大從罪也。大臣者其任重其責厚。小從罪也。大從惡也。公羊莊二十四年曹羈下傳云。三諫不從。遂去之。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注云。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之謂也。不從得去者。仕爲行道。道不行。義不可素餐。所以申賢者之志孤惡君也。夫二子非黨惡之臣。然不能直伸己志。折奸人僭竊之萌。故曰具臣。

【發明】論語稽。季氏歌雍舞佾。竊魯政。直與其家混而爲一。子然爲其子弟。豈知魯之尙有君哉。其以由求爲大臣。蓋儼然視季之家爲魯之國矣。夫子顯揭大臣之義以示之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而抑由求以僅備臣數。正所以抑季氏也。乃子然誤會其意。以爲二子受吾豢養。將如鷹犬之從吾指使。吾將得其死力。中情叵測。流露口吻。故夫子又揭君父大義以折之。其維持綱常名教之意亦深切矣。按專制之世。其權臣常欲化家爲國。此視國爲一姓之私物之弊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

【考異】釋文。左傳作子羔。家語作子高。禮記作子皋。三字不同。其實一也。　史記弟子傳作使子羔爲費郈宰。　論衡藝增篇。子路使子羔爲郈宰。孔子以爲不可。　後漢書劉梁傳注引文使上有將字。　劉氏正義。戴氏望說史記費字後人所增。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釋郈在鄆城宿縣。未言費所在。知所見本無費字。漢地理志東平國無鹽縣有郈鄉。今山東東平州東境也。子路以墮郈後不可無良宰。故欲任子羔治之。案戴說頗近理。然論語集解亦不釋郈。則包周馬鄭諸家所據本皆作費。豈當時已文誤莫之能正耶。

【考證】潘氏集箋。史記弟子傳作費郈宰。論衡藝增篇作郈。無單言費者。與此不同。　讀書叢錄。左氏定十二年傳。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子路之使子羔當在此時。或費或郈擇一使之。　四書典故辨正。費自南遺爲宰。其子南蒯繼之。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奔齊。公不狃爲費宰。定十二年子路爲季氏宰。墮費。不狃奔齊。使子羔當在不狃出奔之後。史記作爲費郈宰。蓋是時費郈俱墮。故欲以子羔鎭撫之。

【集注】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

【集解】包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為政。所以為賊害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張憑云。季氏不臣。由不能正。而使子羔為其邑宰。直道而事人。焉往不致黜。枉道而事人。不亦賊夫人之子乎。

【集注】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考異】論衡問孔篇述此有社稷焉在有民人焉上。

【考證】四書稗疏。天子為天下立社曰大社。自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立社曰侯社。皆與稷同宮而別壝。大夫士食於君。義無私報。以有稼穡之事焉。故祭法曰。大夫言社而不言稷。則有社而無稷矣。稷之臣為厲山氏。為周祖棄大夫卑。不敢與為禮也。費之有社稷僭也。古者有分土無分民。大夫且不得有民人。而況社稷乎。子路習於僭而不知。故夫子重斥之。　論語後錄。人讀如女得人焉之人。謂賢才也。　劉氏正義。於時世卿持祿。不由學進。故子路言仕宦亦不以讀書為重也。韓詩外傳。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即夫子此言之旨。左氏傳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與夫子此語意同。

【集解】孔曰。言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之。亦學也。

【集注】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

【餘論】學禮管釋。社稷皆祀土神也。士爰稼穡。社與稷不能分而為二。言稷必兼言社。言社不必言稷。而稷在其中。鄭氏所謂稷者社之細

是也。社稷共祀於一壇。歷考諸經傳。只有社壇。並無稷壇。自王莽官社之外。復增官稷。光武州治之社無稷。而後世遂社稷分壇。失古義矣。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集解】孔曰。疾其以口給應遂已非而不知窮者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繆協云。子路以子羔爲學藝可仕矣。而孔子猶曰不可者。欲令愈精愈究也。而於時有以佞才惑世。竊位要名。交不以道。仕不由學。以之宰牧。徒有民人社稷。比之子羔。則長短相形。子路舉茲以對者。所以深疾當時。非美之也。夫子善其來旨。故曰是故惡夫佞者。此乃斥時。豈譏由乎。

【集注】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爲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辦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　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册。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爲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餘論】朱子文集。（答陳明仲）子路非謂不學而可以爲政。但謂爲學不必讀書耳。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上。固有不待讀書而自得者。但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爲學也。捨是不求而欲以政學。既失之矣。況又責之中材之人乎。然子路使子羔爲宰本意。未必及此。但因夫子之言而託此以自解耳。故夫子以爲佞而惡之。　四書翼注論文。何必讀書。並非廢學之說。古人爲學。果然不畢指讀書一樣。皋夔稷契無書可讀。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亦不聞施有政也。子路言人民社稷。何必讀書。是言學之途不止讀書。非廢學也。但子路使子羔本意。不過欲爲季氏得一良宰。又使子羔得祿仕。此一副議論。乃隨口撰出。故夫子不斥其非而惡其佞。以其言本不乘謬也。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

【考證】黃公紹古今韻會。晳本从白。論語孟子史記却俱从日。 五經文字。晳多相承從日。非。 史記弟子傳。曾䵵字晳。 論語竢質。說文解字曰。䵵雖晳而黑也。从黑箴聲。古人名䵵字晳。然則下文點爾何如吾與點也之點皆誤也。當作䵵。音如緘。 讀書證疑。史記弟子傳曾蒧字子晳。古人名字相配。說文。晳人色黑也。䵵雖晳而黑也。古人名䵵字晳。是蒧乃䵵之省。今曾蒧作點。說文。點小黑也。義與䵵同。 劉氏正義。侍坐者謂四子侍於夫子坐側也。上篇或言侍。或言侍側。此獨言侍坐。明四子亦坐也。子路少孔子九歲。冉有少孔子二十九歲。公西華少孔子四十二歲。惟曾晳年無考。其坐次在子路下。是視子路年稍後。

【集解】孔曰。晳曾參父。名點。

【集注】晳曾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考異】釋文。以鄭本作已。 皇本毋作無。 蘇濂石集意見補缺。以已通用。已止也。謂毋以我年長。止而不言。 論語後錄。說文。已以也。以用也。二字義同。檀弓。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注以與已字本同。是以已古字通用。

【音讀】經讀考異。集注云。以吾一日長乎汝。讀從爾字絕句。考此乎字宜斷爲句。爾字屬下連讀。當時師弟情事。皆以吾與爾爲詞。又乎字爲句。此正誘之盡言。神理如見。何氏集解。孔曰。言我問女。女毋以我長故難對。玩注女毋以我長句。明是爾字屬下讀。

【集解】孔曰。言我問女。女無以吾長故難對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孔子將欲令四子言志。故先說此言以勸引之也。爾汝也。言吾今一日年齒長大於汝耳。汝等無以吾年長而不敢言己志也。

【集注】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別解】丹鉛錄。王符云。以吾一日長乎爾。長老也。無吾以也。以用也。孔子言老矣不能用也。而付用於四子也。　論語駁異。謂毋吾以爲不我用。甚徑捷。且有雖不吾以可證。　劉氏正義。毋吾以者。毋與無同。皇本作無。以用也。言此身既差長。已衰老無人用我也。釋文云。吾以鄭本作已。鄭謂毋以我長之故。已而不言。已止也。義似紆曲。　論語訓。毋無。以用也。言已老矣。明王不興。終不見用。已無當世之志也。

按以釋爲用。與下則何以哉以字相應。於義爲長。較舊義似勝。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集解】孔曰。女常居云人不知己。如有用女者。則何以爲治乎。

【唐以前古注】皇疏。居謂弟子常居時也。吾弟子自稱也。言汝等常居之日。則皆自云無知吾者也。言如或有人欲知用汝等。汝等則志各欲何爲治哉。

【集注】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爲用也。

【發明】反身錄。古人務實。平居不望人知。如或知之。即有以副其知。今人務名。平居多望人知。及其知之。不過知其章句文藝耳。若求實用。則何以哉。束手而已。雖未必人人如是。而習俗移人。蓋亦多矣。吾人可不勉哉。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考異】皇本率作卒。所載何氏注亦作卒。饑作飢。　翟氏考異。率字諸字書訓義頗多。獨未有以輕遽爲訓。若卒之讀倉未切者廣韻卻訓急遽。皇本作卒爾。與孟子梁惠王卒然義正相合。今之作率。似因形近致訛。　劉氏正義。皇侃本作卒爾。莊子人間世篇率然附之。釋文率又作卒。是率卒二字通用。孟子梁惠王篇。卒然問曰。其義正同。　曲禮。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注曰。禮尚讓。不顧望若子路率

爾而對。疏曰。若問多人。則侍者當先顧望。坐中有勝己者宜先。而己不得率爾先對。呂大臨曰。如恐人之先己。若有所爭然。

按率爾當如曲禮注疏所引。方與下文其言不讓針對。子路年長。固當先對。何至見哂。何注失之。

七經考文一本可使下有民字。　釋文饑鄭本作飢。

按說文。饑穀不熟爲饑。從食幾聲。飢餓也。從食几聲。此作饑爲是。

【考證】爾雅釋文。穀不熟爲饑。疏不熟爲饉。郭注疏蔬同。草果可食者之通名。　穀梁襄二十四年傳。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饑。　墨子七患篇。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饑。

按三說各具一義。錄存備考。許氏說文同爾雅。故集注從之。

群經平議攝猶籋也。說文竹部。籋箝也。徐鍇繫傳曰。今俗作鑷。然則攝之通作籋。猶籋之俗作鑷也。周官司弓矢職鄭注曰。幷夾矢籋也。是籋有夾義。籋乎大國之間。猶云夾乎大國之間。包注未得。　論語補疏。荀子禮論云。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於隘攝傷生。楊倞注。隘窮也。攝猶戚也。此戚即蹙字。窮蹙與迫同。楚詞哀時命。衣攝葉以儲與兮。王逸章句云。攝葉不舒貌。迫蹙故不舒。

按俞說義長。可從。

【集解】率爾先三人對也。方義方也。包曰。攝迫也。迫於大國之間也。馬曰哂笑也。

【集注】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則俟君子。

【考異】皇本民下有也字。

【音讀】湛園靜語。求爾何如。赤爾何如。皆夫子呼其名而問。求赤之下。皆當讀斷。　焦竑筆乘續集。余童子時聞部使者臨學官。諸生爾

點爾何如。至點字作一讀。使者動色嘉歎。蓋人多忽此故耳。

【考證】經義述聞。廣雅。與如也。與可訓如。如亦可訓與。鄉飲酒禮。公如大夫入。言公與大夫入也。此如字當訓爲與。下如會同之如同。經傳釋詞。如猶與也及也。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宗廟之事如會同。如字並與與同義。書堯典曰。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史記虞卿傳。趙王問樓緩曰。予秦地如毋予孰吉。新序善謀篇如作與是其證。如與聲相近。故如訓爲與。與亦可訓爲如。 劉氏正義。王制孟子皆言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官大司徒云。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與王制孟子不同。蓋周官言封域。王制孟子專就出稅之田言耳。春秋時列國兼併。小國見侵削。不能如制。故有此六十里之國。

【集解】求性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里小國治之而已也。孔曰。求自云能足民而已。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謙也。

【集注】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己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辭益遜。

【發明】黃氏後案。足民之術。朱子於後篇注以制田里薄稅斂言之。先君子嘗呼式三告之曰。大學言生衆食寡爲疾用舒。治家以此而家富。治國以此而國富。使民之家皆如是。則足民之道也。又告式三曰。用之者舒。近解渾言節儉。未得其確。試以一家言之。宮室衣服之備。嫁子娶妻之資。一無可省。而當循次爲之。不可遽迫。治國者大役不可頻興。不可存迫欲立功之心而輕驟更張也。式三自聆庭訓。求之周官理財之法。禮記量入爲出之言。無不符合。於以知斯道粲然於經訓之中。而外此所言皆蚑說也。漢書循吏傳所言富民之道曰。躬率儉約。勸民農桑畜牧種樹。曰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曰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其富國之道。奏省上林繕治供張及樂府諸戲及太官園冬種葱韭之類。其術亦如此。而止於此。歎班史之愼。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考異】七經考文。一本曰上有敢字。　考文補遺。古本非下有敢字。

【考證】姚旅露書。禮記。諸侯元端以祭。端古冕字。此端章甫之端未必與禮記異。　翟氏考異。玉藻。天子元端以朝日聽朔。諸侯元端以祭。鄭氏俱云端當爲冕字之誤。蓋以服之尊卑。元端卑于皮弁。諸侯皮弁聽朔。不應天子轉服其卑。故知其字誤。若天子卒食元端以居。大夫士朝元端夕深衣。義無可疑。遂各如字。則端與冕古未嘗通也。周禮司服。齊服有元端素端。先鄭云。衣有襦裳爲端。後鄭云。端者取其正也。衣袂屬幅廣袤等也。端本以端正爲義。音亦何容通變。樂記云。端冕而聽古樂。表記云。端冕則有敬色。若云端古冕字。何以言端更言冕乎。姚氏偶爾管闚。造次立說。不足爲據。　論語稽。鄭注以端章甫爲諸侯日視朝之服。而以宗廟之事爲祭祀。會同爲朝見天子。是三事也。朱子以章甫爲禮冠。而上二句從鄭說。是二事也。禮經於大夫士朝覲朝朔助祭朝聘燕享諸冠服。皆有可考。而祭祀有贊者。見特牲饋食禮。享燕有贊者見公食大夫禮。朝聘有擯者。見擯禮。會盟有相。見左氏傳。皆相也。而皆未言其冠服。今公西華云云。宜即端章甫矣。郊特牲士冠記並云。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又魯人謂孔子曰。章甫袞衣。禮儒行曰。孔子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荀子哀公問儒者服章甫絇屨。則章甫者殷冠也。儒者之冠也。相者相禮必用儒者。此殆周用四代禮樂。故以殷冠爲相者之服歟。不然則孔子與赤當從時王之制。何得冠章甫。即謂孔子殷人。居宋可冠之。然何得冠於仕魯時。且公西華與哀公何亦爲是言乎。是章甫當以相者之禮冠爲斷。而祭祀燕享朝聘會同之相皆冠之矣。又按相者如滿清內之禮部鴻臚等官。外之禮生。特古人不設專官。行禮時以士大夫之賢者爲之耳。　四書拾義。宗廟之事。祭祀在其中。獨此經不得指祭祀。宜主朝聘而言。下言如會同者。會同不在廟而在壇。舉宗廟不言朝聘。舉會同不言壇坫。皆互文見義。如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言宗廟可該禮器。言百官可該朝廷也。　趙佑溫故錄。會同周禮謂之大朝覲。或在京師。或不在京師。有大會同小會同。注疏皆以朝受贄於朝。享於廟。覲贄享皆於廟。會同則爲壇於國外。在既朝覲後。朝覲有常期。會同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爲壇於國外。合來朝之諸侯而命事焉。所謂時會以發四方之禁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朝禮即畢。王亦爲壇合諸侯而命政焉。所謂殷同以施天下之政也。皆會同於京師也。其因巡狩征討與田獵所至而行

會同。如啓有鈞臺之享。成有岐陽之蒐。穆有塗山之會。宣王之會同有繹。晉文之策王宮於踐土。皆各在其當方之國。所謂大會同也。若諸侯遣使來聘。天子使卿大夫與之行會同之禮。則曰小會同。按朝覲於廟。已統在宗廟之事中。故獨言會同。時已久廢故言如。　金鶚禮說。爾雅釋詁。會合也。又云。會對也。說文云。同合會也。是會同二字本義原止二人相合。曲禮云。諸侯相見於郤地曰會。春秋所書公會某君於某。皆兩君相見也。相見於郤地可謂之會。則相見於宗廟之中亦可謂之會矣。至於十餘君聚會。不於廟而於壇左。定四年經云。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衞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於召陵。五月公及諸侯盟於臯鼬。傳云。衞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此十餘君聚會稱會同之證。十餘國聚會。所謂嘖有煩言者。必貴有言語之才以爲相。若兩君相見，則長於禮樂者可爲相也。公西華志於禮樂。則其所謂會同者必指兩君相見言之。又云。兩君相見。自在宗廟之中。爲諸侯之事。故曰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自注宗廟之事不一。而會同共一事也。故曰宗廟之事如會同。如字乃指點詞。非更端詞。　劉氏正義。朝聘會同擯相之服。經無明文。舊說謂君臣同服。聘禮賓主旣同用皮弁。則擯介亦當用皮弁。而朝與會同皆爲皮弁可知。此於經無徵。直以意爲之說。案士冠禮。主人玄端爵鞸。擯者玄端。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賈疏云。擯者不言如主人服。別言玄端。則與主人不同可知。然則主人玄端爲士之正服。擯者玄端爲朝服。合之論語此文有朝聘會同。則凡士之爲擯者。自助祭外。皆用朝服而非皮弁可知。然朝服當云委貌。今云章甫者。以章甫與委貌同爲玄冠也。郊特牲士冠記並云。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鄭注士冠記云。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大夫也。甫或爲父母發聲也。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明之。三冠皆所服以行道也。其制之異同未之聞。白虎通紼冕云。所以謂之委貌何。周統十一月爲正。萬物始萌小，故爲冠飾最小。故曰委貌。委貌者言委曲有貌也。殷統十二月爲正。其飾微大。故曰章甫。章甫者尙未與極其本相當也。夏統十三月爲正。其飾最大。故曰毋追。毋追者言其追大也。案此則三代冠制稍有大小之差。班言其形。鄭君兼釋其義。互相備耳。周用六代禮樂。當時本有章甫。爲大夫士之冠。故夫子冠章甫之冠。魯人誦孔子亦云。袞衣章甫。及此子華又言端章甫。皆當時禮冠用章甫之證。若當時未有此制。而夫子與子華乃舍周之委貌而服殷冠。是畔民也。乃解者

疑其與禮不合。又以子華爲謙。夫子華能爲大相而謙言小相可也。未有舉其禮服而亦謙不敢用。且未聞以前代之制而用爲謙言。此亦理之未可達矣。

【集解】鄭曰。我非自言能也。願學爲之。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殷頫曰同端玄端也衣元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服也小相謂相君禮者。

【唐以前古注】皇疏。周禮六服各隨服而來。是正朝有數也。而時見曰會。此無常期。諸侯有不庭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因朝竟王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亦隨其方。若東方不服。則命與東方諸侯共征之。此是時見曰會也。又王十二年一巡狩。若王有事故。則六服諸侯並來京師。朝王受法。此是殷頫曰同也。而鄭玄注云殷頫曰同者。周禮又有時聘曰問。殷頫曰視。並是諸侯遣臣來京師也。王有事故。諸侯不得自來而遣臣來聘王。此亦無定時。是時聘曰問也。又元年六服唯侯服獨來朝京師。人少故諸侯並遣臣來京師視王。是殷頫曰視也。鄭玄云殷見曰同者。廣頫見之言通也。章甫殷冠也。然周家諸侯日視朝之服服緇布衣素積裳冠委貌。此云玄端日視朝者容是周末禮亂者也。

【集注】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己志而先爲遜辭。言未能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衆頫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按四庫提要。此與周禮文異者。宋代諱殷。故改殷爲衆。張存中通證知引周禮而不能辨其何以不同。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考異】說文解字引論語此文曰。鏗苦閑切。一讀若鑋。　玉篇揨字下曰口耕切。論語曰揨爾。捨瑟而作。與鏗同。　類篇集韻並引論語揨爾云或作揁。　王氏漢志考證。集韻引論語𢙢爾捨瑟而作。　釋雅。𢙢與鏗轉假無因。恐是誤也。集韻鏗字下今無引𢙢爾之言。王伯厚藝文志注引之。必別見一本。　潘氏集箋。禮記樂記云。鐘聲鏗。周禮典同高聲䃔。注。杜子春云。高謂鐘形容高也。玄謂高鐘形大上上大也。高則聲上藏袞然旋如裏蓋皆指鐘聲言之以鏗雖不見說文而注中三引皆從金從堅。似非所以狀瑟聲者。竊疑此鏗字亦當讀爲袞。以象舍瑟聲之

旋如裹也。

按說文無鏗字。而注凡三見。臤堅也。讀若鏗鏘之鏗。手部摼擣頭也。讀若鏗爾舍瑟而作。車部轒車轒鈏也。讀若論語鏗爾舍瑟而作。吳氏遺著據此謂許書原本當有鏗字。轉寫脫之。

釋文。撰鄭作僎。　論語古訓。鄉飲酒禮云。遵者降席。席東南面。注。今文遵爲僎。或爲全。是全僎本通。故讀僎爲詮。非改字也。臧在東曰。異乎三子者之僎。言不能如三子之善。一似有不足言者。故子曰何傷各言其志。誘之言也。孔訓撰爲爲政之具。是已未言而先輕視三子之長以自取異。較之率爾之形益甚矣。

按鄭以點爲謙言。故夫子云何傷以解之。若僞孔訓爲爲政之具。是正點自負。有異三子。視子路之率爾更有甚矣。以此知鄭義精審。多若此也。

【音讀】四書蒙引。鏗爾帶下句讀。是以手推瑟而起其音鏗爾也。

【考證】論語偶記。爾雅釋樂云。徒鼓瑟謂之步。注謂獨作之。曾點但鼓瑟。未有口歌。又云。少儀云。侍坐弗使。不執琴瑟。則點之侍坐鼓瑟。必由夫子使之。　論語後錄。說文解字僎具也。詮亦具也。是僎詮同義。詮字從全。古全與僎通。

【集解】孔曰。思所以對。故其音希也。鏗爾者投瑟之聲也。舍瑟而作置瑟起對也。撰具也。爲政之具也。

【唐以前古注】釋文引鄭注云。僎讀曰詮。詮之言善也。

【集注】四子侍坐。以齒爲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間歇也。作起也。撰具也。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考異】釋文。莫本亦作暮。　徐鉉新修字義。暮俗謬。本作莫。日在茻中也。　皇本冠者上有得字。　周禮司巫疏引論語童子六七人在冠

皆句上。　天文本論語攷勘記古本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冠者上有得字。

【考證】家語弟子解。曾點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　論衡明雩篇。曾晳言風乎舞雩。風歌也。詠風如諷。　困學紀聞。王充云。風歌也。仲長統云。諷於舞雩之下。愚謂以風爲諷則與詠而歸一意矣。還當從舊說。　翟氏考異。仲氏惟樂志論云。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今後漢書本傳自爲風字。王氏云云。不可具悉。　四書釋地。沂有徐州之沂。有青州之沂。此指徐州言。出魯魯縣尼丘山西北。逕魯之雩門。注於泗水。與出泰山蓋縣艾山南至下邳入泗。杜預所謂大沂水者別。　水經注。沂水北對稷門。一名高門。一名雩門。南隔水有雩壇。壇高三丈。即曾點所欲風處也。　齊召南水道提綱。雩河即浴沂之沂水。源出曲阜縣東南之尼山下。北流數十里。折而西北六十里。又西流經曲阜南。又西南至兗州府城東。南注泗水。其大沂水出沂州府沂水縣西北之東鎮沂山。經沂州府城東南。又西南入江南邳州界。經邳州城南。西入運河。　寰宇記。舞雩壇在沂水南當縣南六里臨沂。　方輿紀要。舞雩壇在曲阜城東南二里。引龜山水爲池至壇西曰雩水。水經泗水注。沂水北對稷門。稷門亦曰雩門。左傳莊十年。公子偃請擊宋師。竊從雩門蒙皋比而出者也。門南隔水有雩壇。壇高三丈。曾點所欲風舞處也。　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沂水在今曲阜縣南二里。西入滋陽縣境。合於泗水。論語所謂浴乎沂即此。齊亦有沂水。今沂州府沂水縣西北一百七十里。雕崖山接蒙陰縣界。南流至江南宿遷縣北。匯爲駱馬湖。又南入運河。書淮沂其乂是也。又出武陽之冠石山者亦謂之沂水。在今兗州府費縣。俗呼小沂水。哀二年取沂西田是也。

【集解】孔曰。各言己志。於義無傷。包曰。莫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歸夫子之門也。

【唐以前古注】水經沂水注引鄭注。沂水出沂山。　郊特牲正義引鄭注。沂水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　釋文引鄭注。饋饋酒食也。　魯讀饋爲歸。今從古。　皇疏引王弼云。沂水近孔子宅。舞雩壇在其上。壇有樹木。遊者託焉也。　皇疏。暮春謂建辰夏之三月也。年有四時。時有三月。初月爲孟。次者爲仲。後者爲季。季春是三月也。不云季春而云暮春者近月末也。月末其時已暖也。春服成者天時暖而衣服單袷

者成也。已加冠成人者也。五六者趣舉其數也。童子未冠之稱也。又有未冠者六七人也。或云。冠者五六。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六七四十二人也。四十二就三十合爲七十二人也。孔子升堂者七十二人也。沂水名也。暮春者既暖故與諸朋友相隨往沂水而浴也。風風涼也。舞雩請雨之壇處也。請雨祭謂之雩。雩吁也。民不得雨故吁嗟也。祭而巫舞故謂爲舞雩也。沂水之上有請雨之壇。壇上有樹木。故入沂浴出登壇庇於樹下逐風涼也。　筆解。韓曰。浴當爲沿字之誤也。周三月夏之正月。安有浴之理。

【集注】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墠樹木也。詠歌也。

【別解一】公羊傳。桓公五年大雩。注。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疏曰。論語云。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乃魯人正雩。故其數少。此見書於經。非正雩故其數多。又兼男女矣。春秋說云。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人者蓋又天子雩也。　論衡明雩篇。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之家以爲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尚寒。安得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審矣。春秋左氏傳曰。啟蟄而雩。又曰。龍見而雩。啟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穀雨。秋祈穀實。當今靈星秋之雩也。春雩廢。秋雩在。故靈星之祀歲雩祭也。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　論語發微。王仲任說論語此條最當。其云說論之家當指魯論。當時今文魯論最盛也。其以雩在正歲二月則非。蒼龍昏見東方在正歲四月始舉雩祭。故左傳龍見而雩杜注以爲建巳。若啟蟄則夏正郊天而非雩。論語暮春。春盡爲暮。已將四月。故云春服既成。言時已暖也。然建巳之月亦不可浴水中而風乾身。浴沂言祓濯於沂水而後行雩祭。蓋三子者之撰。禮節民心也。點之志由鼓瑟以至風舞詠饋。樂和民聲也。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故孔子獨與點相契唯樂不可以僞爲。故曾晳託志於此。孔子問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何以言何以爲治。若以魯論所說。則點有遺世之意。不特異三子。並與孔子問意反矣。　劉氏正義。今案宋說雩在正歲四月非二月甚是。又以浴爲祓濯。亦較論衡涉水之訓爲確。予友柳氏興恩解此文亦從論衡云。

春服既成謂雩時所服也。國語楚語。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韋昭解。時服四時服色所宜。又春秋繁露求雨篇言。春雩之制祝服蒼衣。小童八人。服青衣而舞之。是也。今案由繁露文觀之。此冠者疑即祝類。童子即雩舞童子也。五六人者或五人或六人也。六七人者或六人或七人也。太平御覽禮儀部。漢舊儀曰。禮后稷於東南。常以八月祭。舞者七十二人。冠者五六三十人。童子六七四十二人。爲民祈農報功。然則冠者童子皆是舞人。而五六六七則合七十二人之數。又晉張協洛禊賦。童冠八九。八九亦合七十二人。疑漢晉時雩禊之制本用七十二人。而遂以論語所云五六六七以巧合之也。又漢唐扶頌四遠童冠。摳衣受業。五六六七。化導著神。此以童冠爲曾點弟子。是魯論之說。有隸釋載員興宗答洪丞相書指七十二子。失之遠矣。竊以古論解此節爲雩祀。自是勤恤愛民之意。其時或值天旱未行雩禮。故點即時言志。以諷當時之不勤民者。

【別解二】四書稗疏。朱子謂韓愈李翶疑裸身出浴之非禮。而不知漢上巳祓除官民潔於東流之制。故改浴爲沿。不知改浴爲沿者乃王充之定論。非退之筆解之刱說也。暮春非必上巳之期。潔身亦非有周之禮。束晳引周公營雒之事以證上巳之禮。其詩曰。羽觴隨波。此言流觴以飲。未言浴也。浴者溱洧秉蕑之淫風耳。莫春之初。正寒食風雨之候。北方冰凍初釋。安能就水中而祼戲。或謂沂有溫泉。而褫衣於未浴之先。拭體於出浴之際。風寒慘肌。亦非人所可堪也。且溫泉必出山谷石礀之中。其下有硫黃石。水之平流者不得有之。朱子云地志以爲沂有溫泉者。乃出自泰山蓋縣之沂水。東南逕齊莒之境。南至下邳入泗者也。水經注言彼沂水至陽都縣南合溫水。上承溫泉陂。西南入沂水。則溫沂之合在今沂州境內。去魯數百里而遙。曾晳何事跋涉以往浴乎。此之沂水與彼沂水。名同實異。出魯城東南尼邱山。平地發泉。繞魯城東門。北對雩門。門南隔水有雩壇。酈道元云。曾點所欲風舞處也。稍西則與泗水合於魯城西南。兩沂水相去懸絕。惡得以齊地溫水之沂爲魯舞雩側石之流乎。此尤朱子所不忞也。羣經平議。世傳韓昌黎論語筆解。皆不足采。惟此經浴字謂是沿字之誤。則似較舊說爲安。風之言放也。詩北山篇。或出入風議。鄭箋云。風放也。僖四年左傳。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尙書費誓正義引賈逵注曰。風放也。風與放一聲之轉。風乎舞雩者放乎舞雩也。沿乎沂。放乎舞雩。猶孟子曰遵海而南放乎琅邪矣。　沈濤十經齋文集。考祓禊之禮。於古無徵。晉書束晳傳言

。周公卜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出吳均續齊諧記。不足爲據。宋書禮志續漢志注補引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則亦以爲溱洧之淫俗。非鄗洛之盛典。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注。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蓋鄭舉漢法以況周制。西京雜記載。戚夫人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食蓬餌以祓袄邪。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續漢禮儀志。是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爲大絜。是西漢始於宮闈。東京則沿爲民俗。古祓除皆除惡之祭。女巫之祓除即女祝之禬禳。禮月令。九門磔禳以畢春氣。注謂昴有積尸大陵之氣。佚則厲隨而出。行磔牲以禳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周禮。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注。招招福也。弭讀爲敉。敉安也。安凶禍也。招弭皆有祀衍之禮。杜篤祓禊賦謂。巫咸之徒。秉火祈福。猶存古制。魏晉以後。但以絲竹觴詠爲樂。而蔡邕張協之徒且以論語舞雩當之。匪特義異古訓。抑更事乖前典。

按以上二說。第一說主張雩祭。陔餘叢考云。果如其說。以雩調和陰陽。則亦爲邦者之事也。又何必問求亦非爲邦歟。第二說反對修禊。考月令。季春天子始乘舟。蔡邕章句。乘舟禊於名川也。論語暮春者浴乎沂。今三月上巳祓禊於水濱。蓋出於此。張協洛禊賦。顧新服之既成。將祓除於水濱。又云。攜朋接黨。童冠八九。亦同蔡氏章句之說。又賈公彥疏周禮歲時祓除曰。見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說最近理。漢學家因攻朱之故。務事事與之相左。如此節朱注用上巳祓除說。本出古注。何等文從字順。今必改爲雩祭。止爲一饋字。生出許多曲說。殊不知歸饋古本通用。至昌黎喜改古書。尤爲無取。故雖存其說而闢其誤謬如右。

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音讀】史記弟子傳。孔子喟爾嘆曰。吾與蒧也。　翟氏考異。說文黬字下云。古人名黬字子皙。彼不云曾黬。又音古咸切。六書故謂黬即點。似未可信。然集韻二十四鹽有點字。音之廉切。注云。人名。魯有曾點。則曾皙名實可讀平聲矣。詳審其意。恐即因緣說文。

按王氏論語訓。史記弟子列傳不言皙參一家。此別一曾點也。未知何據。考孟子。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所謂狂矣。其人蓋習於道家言者未必即曾子父也。

【集解】周曰。善點之獨知時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孔子聞點之願。是以喟然而歎也。既歎而云吾與點也。言我志與點同也。所以與同者。當時道消世亂。馳競者衆。故諸弟子皆以仕進爲心。唯點獨識時變。故與之也。　又引李充云。善其能樂道知時逍遙游詠之至也。夫人各有能。性各有尙。鮮能舍其所長而爲其所短。彼三子者之云。誠可各言其志矣。然此諸賢既以漸染風流。飡服道化。親仰聖師。誨之無倦。先生之門。豈執政之所先乎。嗚呼。遽不能一忘鄙願而暫同於雅好哉。諒知情從中來。不可假已。唯曾生超然。獨對揚德音。起於風儀。其辭淸而遠。其指高而適。亹亹乎固聖德之所同也。三子之談。於玆陋矣。　筆解。李曰。仲尼與點。蓋美其樂王道也。餘人則志在諸侯。故仲尼不取。

【集注】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按丹鉛錄云。朱子易簀之前。悔不改此節注。留後學病根。張氏甄陶曰。或疑朱子之書。舉世遵守。今子何忽另翻案曰。曰不然。朱注無不可從。但一百條中。亦有二三條錯處。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不希罕後學汗下阿好。此纔是眞知篤信。若一味違心强附其說。則朱注徒取信於不分黑白面牆而立之人。亦不足貴矣。蓋曾皙在孔門中不過一狂士。孔子不應輕許引爲同志。一可疑也。既許之矣。何不莞爾而笑。而乃喟然而歎。二可疑也。果係夫子與之。何以後來又被訓斥。三可疑也。可見夫子之意。完全感慨身世。自傷不遇。所謂與點者。不過與汝偕隱之意。而以爲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已屬隔膜之談。況又以爲具備堯舜氣象。豈非癡人說夢哉。

【餘論】蘇子由古史。四子之言。皆其志也。夫子之哂由也以其不讓。而其與點也以其自知之明與。如曾皙之狂。其必有不可施於世者矣。苟不自知而强從事焉。禍必隨之。其欲從弟子風乎舞雩。樂以忘老。則其處已也審矣。不然孔子豈以不仕爲貴者哉。　黃氏日鈔。四子侍坐。而夫子啓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蓋試言用於世當如何也。三子言爲國之事。皆答問之正也。曾皙孔門之狂者也。無意於世者也。故自言其

瀟灑之趣。此非答問之正也。夫子以行道救世爲心。而時不我與。方與二三子私相講明於寂寞之濱。乃忽聞曾皙浴沂詠歸之言。若有得其浮海居夷之意。故不覺喟然而歎。蓋其所感者深矣。所與雖點。而所以歎者豈惟與點哉。繼答曾皙之問。則力道三子之美。夫子豈以忘世自樂爲賢獨與點而不與三子者哉。

升庵全集。夫子以行道救世爲心。而時不我與。方與二三子私相講明於寂寞之濱。而忽聞曾皙浴沂之言。若有獨契於浮海居夷之志曲肱飲水之樂。故不覺喟然而歎。蓋其意之所感者深矣。所與雖點。而所以歎者豈惟與點哉。至於三子出而曾點後。蓋亦自知答問之非正。而蒙夫子之獨與。故歷問之。而夫子歷道三子之美。夫子豈以忘世自樂爲賢獨與點而不與二三子哉。後世談虛好高之習勝。不原夫子喟歎之本旨。不詳本章所載之始末。單摭與點數語而張皇之。遺落世事。指爲道妙。但欲推之過高。而不知陷於談禪。其失豈小哉。程子曰。子路冉有公西華言志自是實事。此至論也。又曰。夫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又曰。上下與天地同流。且天地同流。惟堯舜可以當之。曾點何如人。而與天地同流有堯舜氣象乎。朱子晚年有門人問與曾點之意。朱子曰。某平生不喜人說此語。論語自學而至堯曰。皆是工夫。又易簀之前。悔不改浴沂注一章。留爲後學病根。此可謂正論矣。

東塾讀書記。朱注云。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又采程子云。子路等所見者小。孔子不取。王氏復禮四書集注補云。夫子問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三子以抱負對。正遵師命。豈可云規規於事爲之末乎。孔子既言亦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而乃云所見者小。明與聖經相反。此則程朱之說亦有未安。王氏辯之是也。

羣經識小。三子承知爾之問。兵農禮樂言志之正也。點之別調。夫子獨許之者。亦以見眼前眞樂在己者可遲。事業功名在人者難必。喟然一歎。正不勝身世之感也。

四書翼注論文。注中只有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是正解。其餘俱錯。不可附會。夫子與點不是驚喜其堯舜氣象。如獲異寶。堯舜氣象曷嘗有春風沂水來。

魯岡或問。夫子聽諸子說事功時。點忽說眼前樂事。正動夫子與時偕止之意。故喟然一歎而偶許之。點疑夫子所與在此不在彼。幾落巢許窠臼。此狂者之過也。夫子兼與之進之以與時偕行。事功亦何可少也。聖門必如顏子方是中行。故曰惟我與爾有是夫。

小山倉房文集。聖人無一日忘天下。子路能兵。冉有能足民。公西華能禮樂。倘明王復作。天下宗予。與二三子各行其志。則東周之復。期月而已可也。無如轍環天下。終於吾道之不行。不如沂水春風。一歌一浴。較浮海居夷。其樂殊勝。蓋三子之言畢。而

夫子之心傷矣。適曾點曠達之言冷然入耳。遂不覺歎而與之。非果與聖心契合也。如果與聖心契合。在夫子當莞爾而笑。不當喟然而歎。在曾點當聲入心通。不違如愚。不當愈問而愈遠。且受嘆斥也。 論語集注述要。自曾點之學以下至氣象不侔矣各語。自是朱子體會有得之言。然以爲曾點言志時本意如此。則未敢必。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考異】皇本夫子何哂由也作吾子。曰爲國以禮曰上有子字。 七經考文。案義疏云。曾點呼孔子爲吾子也。吾字不誤。

【集解】包曰。爲國以禮。禮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

【集注】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

惟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惟亦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亦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考異】皇本作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如之何。小下大下各有相字。 釋文。宗廟會同本或作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而何一本作非諸侯如之何。舊文非邦上有焉字。釋文曰。焉於虔反。本今無此字。 天文本論語校勘記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作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如之何。 翟氏考異。邢疏謂二節皆夫子自爲問答。而非曾皙問夫子答也。觀此句舊有焉字。則其自爲問答益明。

【集解】孔曰。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也。赤謙言小相耳。孰能爲大相者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孔子更證我笑非笑子路之志也。若笑子路有爲國之志。則冉求亦是志於爲國。吾何獨不笑耶。既不笑求。豈獨笑子路乎。故云唯求非邦也與。言是邦也。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非邦也者。亦云是邦也。又引赤證我不笑子路志也。赤云宗廟會同。會同即是諸侯之事。豈曰非邦。而我何獨不笑乎。又明笑非笑志也。

【集注】曾點以冉求亦欲爲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辭。蓋亦許之。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爲之大言無能其右者。亦許之之辭。

按經傳考證謂此皆孔子之言。所以申明子路見哂之故。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與宗廟會同。莫非爲邦之事。特詞意謙遜。使人不覺耳。非曾皙問而夫子答也。邢疏辭不別白。皇疏得之。集注以爲曾皙問夫子答。於義爲短。

【餘論】黃氏後案。經兩言非邦也與。猶言皆國之事也。安見非邦之事。反詰之辭。非諸侯之事而何。意同。孔注云。明皆諸侯之事。說經簡而賅。後儒或以千乘及六七十五六十俱是諸侯。亦云相是相大子亦諸侯。非也。閻氏釋地淩氏禮經釋例斥其謬。又云。皇疏以兩節係夫子自爲問答之言是也。夫子言此者。正以樂天知命之心。與憂民濟世之志。兩者並行不悖。三子之撰皆可嘉許。欲曾氏知此而勉於實事也。融貫全章。想見聖門敎育英材。獎勵無方。令讀書者味長意永。若因一哂而疑爲邦之非。且冉問而不悟。曾氏如此愚乎。讀之少味。　義門讀書記。曾點非自喜見許眞以夫子爲必薄三子而復問也。蓋狂者平日心胷灑落。或不暇於細務。一聞三子之言。未嘗不以爲實事切務。必不可少。異撰之言。仍寓謙退在其間也。正狂者進取處。未可以他日行不掩言。疑其爽然不屑一往放曠爲樂也。

【發明】反身錄。孔門諸賢。兵農禮樂。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平居各有以自信。今吾人平居其所自信者何在。兵耶。農耶。禮樂耶。三者咸兼耶。僅有其一耶。抑超然於世務之外。瀟灑自得。志在石隱耶。如志非石隱。便應將經世事宜實實體究。務求有用。一旦見知於世。庶有以自效。使斯世見儒者作用。斯民被儒者膏澤。方不枉讀書一場。若只尋章摘句。以文字求知。章句之外。凡生民之休戚。兵賦之機宜。禮樂之修廢。風化之淳漓。漠不關心。一登仕途。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無惑乎國家不得收養士之效。生民不得蒙至治之澤也。經世之業。平居儘學之有素。及一當事任。猶多不能中窾中會。盡協機宜。苟未嘗學之有素。而欲望其臨時有所建樹。不亦謬乎。殷浩以蒼生自負。房琯以將略知名。一出猶成敗衂。況平居諳練不及二人乎。　張履祥備忘錄。四子侍坐。固各言其志。然於治道亦有次第。禍亂戡定。而後可施政敎。初時師旅饑饉。子路之使有勇知方。所以戡定禍亂也。亂之既定。則宜阜俗。冉有之足民。所以阜俗也。俗之既阜。則宜繼以

敎化。子華之宗廟會同。所以化民成俗也。化行俗美。民生和樂。熙熙然遊於唐虞三代之世矣。曾晳之春風沂水。有其象矣。夫子志乎三代之英。聖不喟然興歎。又曰。聖賢敎人。必不使但爲空言。今人好言吾與點也。而於子路冉有公西華之志則鄙而不屑。何不反己自量。果能爲國三年。可使有勇知方否。能使足民否。宗廟會同能爲相否。無一能之。徒爲大言。不知窮經稽古。隱居求志。誠爲何義也。

按曾點在孔門無所表見。其學其才均在三子之下。朱子語類中關於此章論述不少。惜皆沿其師堯舜氣象謬說。並天理流行一派套語。多隔靴搔癢之談。玆故不錄。

論語集釋卷二十四

顏淵上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考異】孟子萬章上篇章句引論語作問爲仁。　皇本克字作尅。

【音讀】羣經平議。此當以己復禮三字連文。己復禮者身復禮也。謂身歸復於禮也。能身復禮即爲仁矣。故曰克己復禮爲仁。下文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必如孔注。然後文義一貫。孔子之意。以己與人對。不以己與禮對也。正義不能申明孔注。而漫引劉說以申馬注約身之義。而經意遂晦矣。

【考證】左傳昭公十二年。仲尼聞楚靈王事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　困學紀聞。或謂克己復禮。古人所傳。非出於仲尼。故左傳云云。胥臣又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蓋左氏粗聞闕里緒言。每每引用。而輒有更易。又曰。孔門獨顏子爲好學。所問曰爲仁。曰爲邦。成己成物。體用本末備矣。　翟氏考異。後漢書郎顗薦李固云。顏淵十八。天下歸仁。未知其本出何書。儻緣論語敷演。不免於僞濫矣。歲歷綿遠。篇籍放逸者多。即同顏淵事。新論言其不以夜浴改容。今亦不見所出。凡此類當且闕疑。　惠半農禮說。克爲敏德。以己承之。孔子曰克己。曾子曰己任。一也。己之欲非己。猶身之垢非身。爲仁由己。是謂當仁。仁以成己。惟敏乃成。訓己爲私。濫於

王肅。浸於劉炫。異乎吾所聞。　論語稽求篇。馬融以約身爲克己。從來說如此。夫子是語本引成語。春秋昭十二年。楚靈王聞祈招之詩。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夫子聞之歎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楚靈王若能如此。豈其辱於乾谿。據此則克己復禮。本屬成語。夫子一引之以歎楚靈王。一引之以告顏子。此間無解。而在左傳則明有不能自克。作克己對解。克者約也抑也。己者自也。故春秋莊八年書師還。杜預以爲善公克己復禮。而後漢元和五年平望侯劉毅上書云。克己引愆。顯揚側陋。謂能抑己以用人。即北史稱馮元興卑身克己。人無恨者。唐韓愈與馮宿書。故至此以來。克己自下。直作卑身作自下解。若後漢陳仲弓誨盜曰。觀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剋己反善。別以克字作剋字。正以掊剋損削皆深自貶抑之義。歸仁即稱仁。與上句爲仁爲字同。禮記哀公問。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則百姓之歸亦祇是名謂之義。此眞善於釋歸者。　揅經室集論語孟子仁說。顏子克己。己字即是自己之己。與下文爲仁由己相同。若以克己己字解爲私欲。則下文爲仁由己之己斷不能再解爲私。與上文辭氣不相屬矣。且克己不是勝己私也。克己復禮本是成語。夫子既引此語以論楚子。今又引以告顏子。雖其間無解。而在左傳則明有不能自克。作克己對解。克者約也抑也。己者自也。何嘗有己身私欲重煩戰勝之說。後漢元和五年平望侯劉毅上書云。克己引愆。顯揚仄陋。謂能抑己以用人。即北史稱馮元興卑身約己。人無恨者。唐韓愈與馮宿書。故至此以來。克己自下。直作卑身自下解。若陳仲弓誨盜曰。觀君貌不似惡人。宜深剋己反善。別以克字作剋字。正以掊剋損削皆深自貶抑之義故云。則是約己自剋。不必戰勝。況可詁私字也

按此章爲漢學宋學之爭點。詳見漢學商兌。茲不具述。平心論之。同一己字而解釋不同。終覺於義未安。阮氏之說是也。朱注爲短。蓋欲伸其天理人欲之說。而不知孔氏言禮不言理也。

【集解】馬曰。克己約身也。孔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爲仁矣。馬曰。一日猶見歸。況終身乎。孔曰。行善在己。不在人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剋猶約也。復猶反也。言若能自約儉己身返反於禮中。則爲仁也。于時爲奢泰過禮。故云禮也。一云。身能使禮反返身中。則爲仁也。　又引范甯云。克責也。復禮謂責克己失禮也。非仁者則不能責己復禮。故能自責己復禮則爲仁矣。亂世之主不能一日克

己。故言一日也。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言爲仁在我豈俟彼爲仁耶。　筆解。韓曰。孔馬得其皮膚。未見其心焉。吾謂回問仁。仲尼答禮云。蓋舉五常之二以明其端焉。故下文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又舉五常之四以終其義。李曰。仁者五常之首也。視聽言貌思五常之具也。今終之以動者貌也。貌不爲仁。此問非。顏回具體安能究仲尼之心。

【集注】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人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爲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

按解經與作文不同。作文須有主意。方能以我御題。解經則否。不可先有成見。集注之失。即在先有成見。如此章孔子明言復禮。並未言理。止言克己。並未言私欲。今硬將天理人欲四字塞入其內。便失聖人立言之旨。或曰。即將克己復禮解爲克私欲復天理。有何害處。（方東樹之言）余曰不然。解經須按古人時代立言。孔子一生言禮不言理。全部論語並無一個理字。且同一己字。前後解釋不同。其非經旨甚明。其病總在先有成見。此端一開。後來解經者莫不挾其私見。假託聖言。以伸其說。如李剛主論語傳注。則用其師顏習齋之說。康有爲論語注。則用其張三世之說。皆襲此故智者也。阮氏元曰。朱子中年講理。晚年講禮。蓋理虛而禮實也。是朱子已自悔其說之非矣。後人何必代古人文過耶。

【餘論】漢學商兌引淩廷堪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人己對稱。正是鄭氏相人偶之說。又引焦循曰。劉光伯嗜欲與禮義交戰之言。意主楚靈王。因上文有不能自克語望文生義耳。與論語何涉。邢叔明剿襲之以釋論語。遂開集注訓己爲私欲之論。與全部論語人己對舉之文枘鑿不入矣。　劉氏正義。爾雅釋詁。克勝也。又勝克也。轉相訓。此訓約者引申之義。顏子言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約如約束之約。約身猶言修身也。後漢書安帝紀。夙夜克己。憂心京京。鄧皇后紀。接撫同列。常克己以下之。祭遵傳。克己奉公。何敞傳。宜當克己以釀四海之

心。凡言克己皆如約身之訓。法言謂勝己之私之謂克。此又一義。劉炫援以解左傳克已復禮之文。意指楚靈王多嗜慾誇功伐而言。乃邢疏即援以解論語。朱子集注又直訓己爲私。並失之矣。　東塾讀書記。克己復禮朱子解爲勝私欲。爲仁由己朱子解爲在我。兩己字不同解。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駁之。澧謂朱注實有未安。不如馬注解克己爲約身也。或疑如此則論語無勝私欲全天理之說。斯不然也。勝私欲之說。論語二十篇中固多有之。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不處者勝之也。原憲問克伐怨欲不行焉。不行者勝之也。棖也慾。焉得剛。慾者多嗜欲。剛者能勝之也。又有不明言欲者。君子有三戒。戒色戒得。色與得者欲也。戒者勝之也。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皆欲也。明其爲損。則當勝之也。　四書改錯。馬融以約身爲克己。從來說如此。惟劉炫曰。戒者勝也。此本楊子雲勝己之私之謂克語。然已不是私。必從己字下添之私二字。原是不安。至程氏直以己爲私。稱曰己私。致朱注謂身之私欲。別以己上添身字。而專以己字屬私欲。於是朱後字書皆注己作私。引論語克己復禮爲證。則誣甚矣。毋論字義無此。即以本文言。現有爲仁由己。己字在下。而一作身解。一作私解。其可通乎。　論語竢質。說文解字曰。克肩也。詩佛時仔肩。毛傳云。仔肩克也。鄭箋云。仔肩任也。蓋肩所以儋何重任。克訓肩則亦訓任矣。克己復禮。以己身肩任禮也。言復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周易所謂不遠復也。克己復禮。仁以爲己任矣。故爲仁也。孟子曰。湯武身之也。克己之謂也。又曰。湯武反之也。復禮之謂也。　黃氏後案。樊遲問仁問知章明智以成仁之道。此言禮以成仁之道。五德之相爲用。猶六律六呂之旋相爲宮也。馬注訓克己爲約身。謂約非禮之身以反於禮。式三謂克己猶言深自克責也。皇疏引范甯說克訓責是也。克己復禮。克責己之失禮以復之也。後漢書臧洪傳。夫者克己。李注云。自責不責人也。彼李注必本此經古注。語甚明憭。三國志魏書楊阜傳云。克己內訟。聖人所記。又公孫瓚傳注引袁紹與瓚書云。曾不尋討禍源。克心罪己。吳書諸葛恪傳云。士大夫如許子將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於禍。惟坐克己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諸書所言克己語意正同。如此則下言天下歸仁。言由己不由人。語意一貫。楊子法言問神篇。勝己之私之謂克。是解克爲勝私。非訓己爲私。且以克己訓責己。而去私之學在其中也。注言本心全德。申之者語多虛障。朱子仁說言仁者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則此注當指愛利之本心。申注者渾言本心。援引釋氏認識未生前本來面目者尤謬也。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考異】禮記曲禮正義。論語孔子謂顏回曰。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前後易置。

【考證】經義述聞。動與視聽言並列。則動當爲動容貌。疏訓動爲行事。以爲身無擇行。則文義不倫矣。　潘氏集箋。洪範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論語季氏篇。君子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貌思恭。言思忠。皆以視聽言與貌並列。而此獨言動不言貌者。以言貌則文不成義。述聞說是也。　劉氏正義。目者如人目有所識別也。凡行事撮舉總要謂之目。注言條目者。非止一目。當有細數。若木枝條也。鄭注云。欲知其要。顏回意以禮有三百三千。卒難周備。故請問其目。是目爲事之要。周官簭人。四曰巫目。注云。目謂事衆筮其要所當也。亦訓目爲要。視聽言動。皆在己不在人。故爲仁由己不由人也。禮中庸云。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蓋視聽言動。古人皆有禮以制之。若曲禮少儀內則諸篇。及賈子容經所載。皆是其禮。惟能克己復禮。凡非禮之事所接於吾者。自能有以制吾之目而勿視。制吾之耳而勿聽。制吾之口而勿言。制吾之心而勿行。所謂克己復禮者如此。春秋繁露天道施篇。夫禮體情而防亂者也。民之情不能制其欲。使之度禮。目視正色。耳聽正聲。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奪之情。所以安其情也。周語。單子論晉侯事曰。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曰絕其義。足高曰棄其德。言爽曰反其信。聽淫曰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故不可不愼也。然則視聽言動。古人皆致愼之。所以勉成德行。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也。

【集解】包曰。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鄭曰。此四者克己復禮之目。王曰。敬事斯語。必行之也。

【唐以前古注】周官春官簭人疏引鄭注。欲知其要。顏回意以禮有三百三千。卒難周知。故請問其目。

【集注】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己任而不疑也。

【餘論】論語集注考證。自古聖賢相傳。至夫子教人爲學則曰爲仁。然而仁爲何理。孔門初無明言。前人未有正訓。蓋古者義理素明。不待訓說。自制文字之初。此理已分明。仁字從人從二。古篆凡重字則於本字之下從二。仁字從人而旁從二。是人人字。言人之所以爲人也。又科斗古文仁從人一心。或作千心。謂仁即人一心之理。千人所共之心也。故孔門論學。但曰爲仁。集注所謂全其心之德也。至子思孟子時。異端之言仁者漸差。故子思孟子正言其名義。子思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又曰。不仁不智。無禮無義。推而爲四端之說。然自此以來。異端日多。義理日晦。諸儒不察。更無定論。韓子獨以博愛名仁。程子非之。以爲仁是性。愛是情。然亦以爲仁無正訓。言愛言覺皆非也。但合孔孟言仁處觀之。一二歲得之未晚。如曰。公而以人體之則爲仁。又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仁之正訓。可謂引而不發躍如也。至朱子言之始明備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爲心者也。此即程子所謂四德之元也。孟子所謂仁人心也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心之德者專言之也。愛之理者又偏言之也。而此章正名之曰。心之全德。可謂盡矣。凡集注言仁帶及人處則曰。心之德愛之理。獨說心處與爲學處。則曰心之全德。曰心德之全。是於專言偏言處。又分別明辨矣。然此章帶禮說。孟子對義說。又兼四性說。程子又兼五常說。學者不可不思。蓋心之全德。天理渾然。其中自是無所不備。聖賢切於明道教人。故就中又指出其間體段子目。以此仁之中又自有裁制各當處謂之義。又各有節文處謂之禮。藏在中而有分辨謂之智。無非者實謂之信。既備諸體段。故見諸發見。謂之四端五常。而不害其爲仁之渾然也。而諸錄又有梅仁杏仁之喻。人之心德謂之仁。故梅杏之心亦謂之仁。正取此義。古人既以人心之仁名梅杏之仁。學者試以梅杏之仁反觀吾心之仁。梅杏有此仁。故種之即生。人心有此仁。故感之即動而愛。然梅杏之仁。種之而生。生而長。長而花。花而實。如此則梅杏仁中專是生之性。已具此長成收藏之性在其中矣。使仁之中不具此生長收藏之性。則何以生之後有幹枝花實長成收藏之節哉。又梅杏之實有此仁。是元初之種有此仁。故生而爲梅杏之實無不有此仁。此所謂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爲心者。論仁者至朱子人心全德之訓。可謂明備。今推明會粹其說。以俟學者。

東塾讀書記。孔子答諸賢之問。朱注多以爲因其失而告之。此未可悉信也。昔人駁難者多矣。澧謂非禮勿視四語。若以告他人。則亦可謂其人視聽言動多非禮故夫子戒之矣。夫子以此

告顏淵。可見告諸賢者非必因其有失也。

【發明】困學紀聞。過則勿憚改。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勿欺也。皆斷以勿。蓋去惡不力。則爲善不勇。又曰四勿九思。皆以視爲先。見弓以爲蛇。見寢石以爲伏虎。視汨其心也。閔周者黍稷不分。念親者莪蒿莫辨。心惑其視也。吳筠心目論。以動神者心。亂心者目。陰符經。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蔡季通釋其義曰。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西方論六根六識。必先曰眼曰色。均是意也。

按般若經。六根者謂眼耳鼻舌身意。六塵者謂色聲香味觸法也。眼見爲色塵。耳聞爲聲塵。鼻齅爲香塵。舌嘗爲味塵。身染爲觸塵。意著爲法塵。合爲十二處也。復次六識者。本自一心。遍由六根門頭而成。六識謂從見爲眼識。從聞爲耳識。從齅爲鼻識。從嘗爲舌識。從染爲身識。從分別爲意識。如是根塵識三事。合爲十八界。若如實知自性皆空。是爲能學六根六塵六識。葉知道曰。目者一身之照鑒。五行精華之所聚。於心尤切。目動心必隨。心動目必注。心之虛靈。千變萬化。欲加檢防。先以視爲則。蓋亦深明此理者。故必如王伯厚之讀論語而後可謂之發明。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考異】史記弟子傳。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云云。　劉氏正義。史記弟子傳作仲弓問政。馮氏登府異文考證以爲古論。然前後章皆是問仁。不應此爲問政。史記誤也。

【考證】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晉臼季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　馮氏論語解。左傳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蓋古有此語。惟顏子可以從事於此。又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古有此語。惟仲弓可以從事於此。　論語稽。二語又見子貢問一言章。以定公問興邦喪邦章推之。則亦古語也。又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又中庸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皆大同小異。則二語爲古之常語可知。又管子小問篇引語曰。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亦其證也。　揅經室集。孔子惟與顏子仲弓論南面爲邦之道。此章大賓大祭亦指天子而言。周禮凡言大賓客皆諸侯朝覲之禮。爾雅曰。禘大祭也。可見非朝覲禘祫不得稱大賓大祭。此與夏時殷輅之例同。　劉氏正義。在邦謂仕於諸侯之邦。在家謂仕於卿大夫家也。顏下篇子張問士。夫子告以在邦在家可證。包注以在邦指諸侯。在家指卿大夫。失之矣。

【集解】孔曰。爲仁之道莫尙乎敬。包曰。在邦爲諸侯。在家爲卿大夫。

【唐以前古注】皇疏。恕己及物則爲仁也。先二事明敬。後一事明恕。恕敬二事乃爲仁也。　又引范甯云。大賓君臣嘉會也。大祭國祭也。仁者舉動使民事如此也。傳稱曰季言。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

【集注】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

【別解】論語補疏。皇侃以敬恕爲二事。非也。克己復禮仁也。古志之言也。孔子引以答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孔子所以解克己復禮也。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晉臼季之言也。孔子引以答仲弓也。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孔子所以解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爲克己復禮之目。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爲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矣。在家無怨。仁及乎一家矣。在邦無怨。仁及乎一國矣。天下歸仁。仁及乎天下矣。仁及家國天下。不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故爲人由己而不由人。由己有所欲而推之。則能好天下之所好。由己所不欲而推之。則能惡天下之所惡。人以非禮加己。己所不欲也。即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勿施於人也。勿施於人。即是克己。克己而不以非禮施人。即復禮也。克己復禮。未詳其目。故顏淵請問之。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先已詳其目。而後反復明之。不煩更問。此兩章問仁。互相發明。文亦錯綜入妙。後漢臧洪傳云。使主人少垂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己。以克己爲忠恕。是克己復禮者。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

【餘論】四書近指。聖人論仁。俱從應用處操存此心。出門使民以至人己家邦。處處與天下相操。人情物理上透不過。畢竟功夫有漏。六句非一片小心。是一片眞心。能行於天下爲仁。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

【考異】釋文訒字作仞。下同。

【考證】說文。訒頓也。從言刃聲。　論語後錄。刃頓爲頓。言頓爲訒。其言也訒。言之頓矣。故夫子曰。君子欲訥於言。　論語古訓。蓋人有所不忍言者。其詞必頓。忍亦從刃聲。義相反而成也。　包愼言溫故錄。公羊宣七年冬十月巳丑。葬我小君頃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傳。而者何難也。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注。孔子曰。其爲之也難。言之得無訒乎。皆所以起孝子之情也。案依何氏意。似訒者謂其辭之委曲煩重。心有所不忍而不能徑遂其情。故言之亦多重難。鄭注云。訒不忍言也。說與何氏同。牛之兄桓魋有寵於宋景公。而爲害於公。牛憂之。情見乎辭。兄弟怡怡。不以義傷恩也。而魋之不共。上則禍國。下致絕族。爲之弟者必須涕泣而道。徐遵明公羊疏申解論語云。言難言之事。必須訒而言之。蓋訒而言正所以致其不忍之情。故夫子以爲仁。　潘氏集箋。頓當讀爲利鈍之鈍。頓鈍古字通。

【集解】孔曰。訒難也。牛宋人。弟子司馬犂。

按史記仲尼弟子傳。司馬耕字子牛。是牛名耕。不名犂。此注不知何本。

【唐以前古注】釋文引鄭注。訒不忍言也。　皇疏。古者言之不出。恐行之不逮。故仁者必不易出言。故云其言也訒。一云。仁道旣深。不得輕說。故言於人仁事必爲難也。　又引王弼云。情發於言。志成則言疏。思深則言訒也。　又引江熙云。禮記云。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勉於仁者不亦難乎。夫易言仁者不行之者也。行仁然後知勉仁爲難。故不敢輕言也。

【集注】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犂。向魋之弟。訒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爲仁之方。不外是矣。

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考異】皇本斯下有可字。已下有矣字。　史記弟子傳。斯可謂之仁乎。　集疏集箋俱作矣乎。　公羊傳宣公八年何休注引孔子曰。其爲之也難。言之得無訒乎。

【集解】孔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矣。

【唐以前古注】皇疏。牛又疑云。言語之難。便可謂此爲仁乎。一云。不輕易言於仁事。此便可謂爲仁乎。凡行事不易則言語豈得妄出而不難乎。又一云。行仁既難。言仁豈得易。

【集注】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强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

【餘論】黃氏後案。朱子注云。心常存事不苟。爲仁之心常存爲仁之事不苟也。最可怪者。近解襲用孟子求其放心失其本心及存心之言。混謂精神內斂。此心自存。而遂以瞑目靜坐爲存心。爲求放心。以認本來面目爲認本心。異說所由起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考異】皇本作斯可謂君子已乎。　七經考文。足利本作斯可謂之君子已乎。集注本或作矣乎。　史記弟子傳作斯可謂之君子乎。　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作斯可謂君子已乎。足利本謂下有之字。

【集解】孔曰。牛兄桓魋將爲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包曰。疚病也。自省無罪惡。無可憂懼。

【集注】向魋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爲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爲易而忽之也。

【餘論】論語意原。夫子之言雖爲牛設。然不憂仁也。不懼勇也。仁且勇。雖死生之變。怡然處之。非君子而何。　劉氏正義。不憂不懼。

即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之義。注謂牛憂懼。夫子以不憂不懼解之。夫桓魋謀亂。有覆宗絕世之禍。牛爲之弟。豈得漠然無動於心。孟子謂越人關弓射我。我談笑而道之。其兄關弓而射我。則已垂涕泣而道之。如此乃爲親親。乃爲仁。今牛因兄爲亂。常致憂懼。乃人倫之變。人情之所萬不能已者。而夫子解以不憂不懼。是教牛以待越人者待兄也。悖義傷教。遠失此經之旨。云自宋來學者。據桓魋未作亂。司馬牛來學於夫子時也。

按劉氏之說非也。不憂不懼。即孟子所謂不動心。蓋待兄關切是一事。不動心又是一事。各不相蒙。內典以憂即煩惱。爲惡心所之一。無論何時。均不應有。蓋樂雖未必爲善。而憂則無不爲惡者。孔子所以言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也。

論語稽。君子之不憂懼。所謂坦蕩蕩也。然如北宮黝孟施舍之徒。秉天地剛強之氣。白刃可蹈。衽金革死而不厭。亦近似之。故司馬牛以爲疑。夫子言內省不疚。與孟子之言集義所生者同。

【發明】四書近指。憂從中來。懼自外至。總之皆因有疚。即彊爲鎮定。而神恬氣先餒矣。內省不疚者。中庸之無惡也。大學之自慊也。此是聖學。　松陽講義。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心常泰然。世間可憂可懼之事最多。而不能以累君子之心。處平常之時。有得失之可憂懼也。君子則得失當前不憂不懼。處變故之時。有利害之可憂懼也。君子則利害當前不憂不懼。或以不憂懼而聽天下之紛紜。或更以不憂懼而消天下之禍變。故恒人終身擾擾於憂懼中者。君子止見其坦蕩蕩而已。君子這箇地位豈是可容易到得的。此夫子知牛在憂患中而示以處憂患之道。雖未指其事而言之。而其教之也至矣。內省不疚一語。意味深長。朱子以平日所爲無愧於心補夫子言外之意。又當思平日所爲何以能無愧於心。必也如顏子之克己。孟子之集義。眞積力久。一私不存。事事合義。其庶幾乎。想此時司馬牛事勢已危急。然祇是自反。事事從天理上行。尙可救得。即不然。亦於心無愧。若爲憂懼所擾。不但累心。勢必立脚不住。病痛不可言矣。古人處事變祇有此一條路。並無別法。　淮海近語。中庸君子戒謹恐懼。此曰不憂不懼何也。惟戒謹恐懼所以不憂不懼。戒謹恐懼便是內省不疚實功。　反身錄。余生平多疚。初冥然莫知自省。終日意氣自若。自謂無憂無慮。後稍知所向。每一內省。輒赧汗無以自容。時憂時懼。食息不寧。夢魂之間。未嘗不慚

然如有所失。甚矣無憂無懼之難也。省之不吝。以至於此。噬臍何及。願我同仁。鑒我覆車。及早內省。淬厲身心。不至有疚。夫何憂何懼。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考證】論語偶記。牛之兄弟不獨向魋。左氏哀十四年傳。宋景公將討桓魋。司馬子仲曰。不得左師不可。注。左師向魋兄向巢也。又子頎騁而告桓司馬。注。頎桓魋弟。又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注。車亦魋弟。又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注。牛桓魋弟也。據此則向魋諸人並是牛之兄弟。觀傳記左師每食擊鐘。汰侈可見。迨受命伐魋不克。遂欲質大夫以入。而卒入曹與魋合。子頎子車蚤與魋爲黨。一族之中。戾氣幾徧。惟牛淒然孤立。牛獨亡兄弟之憂。似發於向巢向魋出奔之後。蓋魋等叛迹未彰。牛亦未能不以之爲兄弟。隱憂雖深。何能舉以告人。即子夏慰解之辭。斷不當其兄弟無故之日。而反泛引四海皆兄弟之語以相曉。因悟夫子卒於向魋作亂之後二年。商聞之矣之言。亦是夫子沒後語。如檀弓曾子曰聞之矣之類。　黃氏後案。依舊說是豫憂兄弟之不可依託將有禍也。式三謂左傳哀公十四年載司馬牛之適齊適吳至魯而卒。是總記其數年之事。司馬牛言此。是魋巢等或奔或死而身棲於異國之時耳。觀下子夏之言可知。

【集解】鄭曰。牛兄桓魋行惡。死亡無日。我爲無兄弟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爲其兄桓魋有罪。故已恒憂也。所以孔子前答云君子不憂也。此所憂之事也。亡無也。牛兄行惡。必致殘滅。不旦則夕。即今雖暫在。與無何異。故云我獨亡也。

【集注】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爲亂而將死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考異】文選運命論注引無矣字。　論衡祿命篇辨祟篇皆引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又問孔篇說天厭之及賜不受命。亦皆引二句爲孔子語。鹽鐵論和親章引作皆爲兄弟也。下接以內省不疚二語。　皇本皆下有爲字。　文選蘇子卿古詩註引論語有爲字無也字。　天文本論語校

勘記古本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皆下有爲字。

【音讀】翟經平議。失當讀爲佚。周官大宗伯鄭注。以防其淫失。釋文曰。失本作佚。莊子徐無鬼篇。若卹若失。釋文曰。失司馬本作佚。是失與佚通。言君子敬而無敢佚樂也。敬而無佚與恭而有禮對文。無佚申言敬。有禮申言恭也。若過失則敬與恭皆不可有。不得專屬之敬矣。

程子遺書。或問人有以君子敬而無失與人爲一句。是否。伊川曰不可。

【考證】大戴禮曾子制言上。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且夫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爲兄弟。苟是之不爲。則雖汝親庸孰能親汝乎。說苑雜言篇。夫子曰。敏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若行不敏禮不合。對門不通矣。翟經議小。雖奔齊。牛復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因過魯而卒於魯郭門之外。此要想當其時。爲死生富貴。子夏以解其意。未幾而卒。則或以憂而死矣。四書典故辨正。牛以無兄弟爲憂。而子夏語以四海之內皆兄弟者。欲其之他國以避禍也。魋嘗欲弑宋公殺孔子。凶惡素著。滅亡無日矣。爲之弟者。諫之不從。去之不能。惟有見幾而作。不與其亂焉可耳。但牛本宋公族。爵祿有列於朝。決然舍去。人情所難。故子夏不便顯然而微辭以諭之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破其繫戀之私。曰。敬而無失。恭而有禮。則示以涉世之道。曰。四海之內皆兄弟。若謂天壤甚大。唯吾所之。何必懷此都也。牛不能從。至禍亂既作。而後出奔。匆匆不暇擇國。卒至安身無地。客死道途。豈非其自致哉。戴望論語注。牛以魋故。喪其世祿。出奔他國。故稱天言命以寬牛之憂。明有命當順受其正。在天非人所能爲。

【集解】包曰。君子疏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繆播云。死生者所稟之性分。富貴者所遇之通塞。人能令善之以福。不能令所稟異分。分不可易。命也。能修道以待賈。不能違時必泰。泰不可必。天也。天之爲言自然之勢運。不爲主人之貴賤也。

【集注】蓋聞之夫子。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爲而爲。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既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已者。故又言苟

能持已以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爲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餘論】四書辨疑。兄弟同本連枝。天倫至親。無他人相混之理。然既以其言爲有病矣。而又譏其不能踐其言。必使子夏絕父子之情。而以寬牛之言自寬曰。四海之內皆父子也。君子何患乎無父子。以此自處。然後爲能踐其言也。比之前病。不又甚歟。　潛研堂文集。宋儒說論語者。於諸弟子之言。往往有意貶抑。然細紬繹此文。自死生有命至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皆子夏述所聞之言。初無一語自造。蓋牛以無兄弟爲憂。故以四海皆兄弟之文爲證。乃以何患無兄弟足成之。若但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則與無兄弟之憂何與焉。孔子曰。大道之行。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又曰。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橫渠張氏西銘云。民吾同胞。即四海皆兄弟之說也。子夏所聞。即孔子之緒論。又何語病之有。　四書改錯。四書集注補曰。夫子曰。敬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子夏之言正出自夫子。而謂意圓而語滯。且謂聖人無此病。已踳駁矣。乃猶憎其蔽於愛而昧於理。夫宋人動輒言理。吾不知夫子千里兄弟之言果蔽愛昧理與否。但就經論經。祇解牛憂。不得又牽他日喪明之事以并責之。朱子自云。讀書且就本文看。不必又生枝節。又云。龜山解經常有牽纏的病。如解苗而不秀。就牽引揠苗。其於本文無所發明。却又去生此議論。又門人問惟恐有聞。因舉子路數事以明之。朱氏便云。今只當就子路有聞上考究。不須如此牽二三說。若牽二三說。不知尊意要從此處舉子路。還只要求子路不是處。其言之凌厲如此。今但論四海兄弟。而忽及喪明。是曲求子夏不是也。是不考究本文也。是枝節也。吾不意責人蔽愛而自坐蔽愛又如此。　論語集注補正述疏。史記稱子夏爲魏文侯師。是自春秋時而戰國也。其年當百有數十焉。其爲師時必非喪明也。如其衰老喪明。安必以哭子故乎。曾子之年未聞踰百也。豈逮子夏喪明之年而罪之乎。且子夏爲喪服傳。論語稱其問孝。則深於禮而必哀者也。而檀弓云。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乃云。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喪爾子喪爾明。蓋怒而呼其名而罪之也。執喪豈因使人有聞乎。皆檀弓傳聞之失也。論衡禍虛篇固疑之矣。　論語集注述要。四海皆兄弟。原有此理。張子西銘曰。民吾同

。物莫與。曰。凡天下疲癃殘疾鰥寡孤獨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豈非廣兄弟之義於天下。子夏非有兼愛之意。何以有病。論語所錄諸子之言。原皆擇其精者。未可以一出諸子。即刻意求病也。

按玩此節語氣。自死生有命至皆兄弟也。皆孔子語。惟君子何患乎一句。乃子夏語。胡氏句讀之不知。敢於輕議前賢。可謂妄已。是書力矯前人攻朱之習。然貶抑聖門之罪亦決不輕恕。故列舉先儒之說。並糾其誤謬如右。

【發明】潘氏集箋。論衡命義篇引此云。不曰死生在天富貴有命者何。則死生者以性爲主。無象在天。稟得堅強之性則氣渥厚而體堅強。則壽命長。壽命長。則不夭死。稟性軟弱者。氣少泊而性羸窳。羸窳則壽命短。短則蚤死。故言其命。命則性也。至於富貴所稟猶性所稟之氣。得衆星之精。衆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貴象則富貴。得貧賤象則貧賤。故曰在天。在天如何。天有百官。有衆星。天施象而衆星布精。天所施氣。衆星之氣在其中矣。人稟氣而生。含氣而長。得貴則貴。得賤則賤。貴或秩有高下。富或貲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小大之所授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考異】漢書五行志引文。愬字作訴。　後漢書儒林傳注引論語亦作訴。　漢書五行志王尊傳晉書五行志俱引作可謂明矣。

【考證】周書謚法解。譖訴不行曰明。　漢書五行志注。師古曰膚受謂初入皮膚以至骨髓也。　文選東京賦末學膚受注。末學謂不經根本。膚受謂皮膚之不經於心胸。　劉氏正義。說文濅本水名。此作浸即濅之省。廣雅釋詁。濅漬也。濅積也。潤益也漬也。漢書高五王傳。事浸淫聞於上。顏師古注。浸淫猶言漸染也。此言譖者。徐徐用言來說。已如水漸漬。久之生潤濕。令人常不覺也。皮膚外語。非其內實者。說文臚皮也。膚籀文臚。釋名釋形體。膚布也。布在表也。愬者亦無情實。而徒爲皮膚外語。故曰膚受。以其在外所受。非內實如此。文選東京賦末學膚受注。膚受謂皮傳之不經於心胸。即馬義也。

【集解】鄭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漸以成之。馬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也。無此二者。非但爲明。其德行高遠。人莫能及。

【唐以前古注】後漢戴憑傳注引鄭注。膚受之愬。謂受人之訴辭皮膚之。不深知其情核也。

按論語古訓。此與馬說小異。似是鄭注。穀梁傳叙云。膚淺末學。漢書五行志云。膚受之訴。師古曰。膚受謂初入皮膚以至骨髓也。後漢張衡傳云。後人皮傅。注。傅音附。方言秦晉之言。非其事謂之皮傅。謂不深得其情核。皮膚强相傅會也。文選東京賦云。末學膚受。注。末學謂不經根本。膚受謂皮膚之不經于心匈。皆與此合。劉寶楠云。皇疏亦謂馬此注與鄭不類。而未引鄭注之文。今戴憑傳注以受爲聽者所受。後漢張法滕馮度楊傳論。膚受之言互及。李賢注謂彼皮膚之言而受之。不知其情核者也。正戴憑傳注所引論語注之義。此與馬注膚受爲喩言不同。故皇氏陳氏皆各辨之。然聽者旣以受之。奚有不行之明。終是馬義勝也。

皇疏引孫綽云。問明而及遠者。其有高旨乎。夫賴明察以勝讒。猶火發滅之以水。雖消災有方。亦已殆矣。若遠而絕之。則佞根元拔。鑑巧無跡。而遠體默全。故知二辭雖同。而後喩彌深。微顯之義。其在茲乎。　又引顏延之云。譖愬不行。雖由於明。明見之深。乃出於體遠。體遠不對於情僞。故功歸於明見。斥言其功故曰明。極言其本故曰遠也。

【集注】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己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

【餘論】論語意原。形容小人之形狀。無若聖人之言。凡譖愬者。使其正言之。人人皆識之矣。惟如水之浸潤不暴而易深。膚之受垢無形而易入。於此不行焉。可謂明矣。明不足言也。可謂遠矣。害正殖邪。召禍產亂。皆譖愬者之爲也。消之於未萌。折之於方來。非遠而何。

黃氏後案。前漢書屢引膚受之愬。顏氏於五行志注云。膚受謂初入皮膚以至骨髓也。顏氏訓受爲入。以狀其愬之深。謂肌膚深入。語之刺骨

者也。皇氏疏云。膚者人肉皮上之薄膜也。拙相訴者亦易覺也。若巧相訴者亦日日積漸稍進。如人膚皮之受塵垢。當時不覺。久久方覩不淨。皇氏疏既駁馬注與鄭君不類。此說或本鄭君。韓子文集送齊皞下第序孫注曰。膚受者如膚受塵垢。久之乃見。意與皇合。又一說也。經既言明又言遠。知言徹任善事。明自遠也。 論語稽。子張才高意廣。好爲苟難。其以明問。已有無遠不燭之意。然讒惑之禍。其所蔽者正在近不及防之地。苟能不蔽於近。則遠者自不能蔽矣。兩曰不行。正除蔽之要旨也。

按集注以遠即指明之遠而言。古注則明是明遠是遠。考皇疏所引孫焯顧延之之說。均與集注合。茲從集注。

【發明】松陽講義。此章與子張論明。謂祇在人情物理上能精細便是明。便是明之遠。不必遠求。大抵好高之人。往往窮極於天地古今之遠。而失之於人情物理之近。自以爲明。其暗已甚。不知明者是非邪正不惑而已。而是非邪正之淆於譖愬者最多。二者行。天下日以多事。究竟非二者之過。而使之行者之過。我胸中未有主張。故投之而易入。激之而易動。果能養得定見得透。是非邪正。洞然於我心。彼二者之術雖工。自無間而可入。無隙而可乘。此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先覺者也。若於此看不破立不定。任其顛倒。縱使明乎天地之理。達於古今之故。非徒無益。而我之才識皆爲彼之所用。才愈高。識愈多。爲病愈甚。不可謂明。何論遠乎。 劉氏正義。漢書劉向傳。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由向此言觀之。凡人君信譖愬之言。皆由君心多疑所致。多疑即是不明也。荀子致士篇。衡聽顯幽。重明退奸進良之術。朋黨比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累之譖。君子不用。隱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是衡聽顯幽。乃絕譖愬之萌。漢書梅福傳。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如此則讒賊奚由而至。即有一二宵小。妄施譖愬。而人君知人之明。終不可欺掩之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考異】高麗本民信上有使字。 皇本民信上有令字。 天文本論語校勘記足利本唐本正平本民信上有使字。古本使作令。

【考證】日知錄。古之言兵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世本。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右五兵注引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是也。詰爾戎兵。詰此兵。踊躍用兵。用此兵。無以鑄兵。鑄此兵也。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爲兵。如信陵君得選兵八萬人。項羽將諸侯之兵三十餘萬。見於太史公之書。而五經無此語也。　四書釋地。日知錄謂古人言兵皆指器。余證以四書。知足兵去兵及孟子所言兵革皆器也。

按古者兵出於農。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可任者二家五人。成數具存。何以去得。去兵是去民也。故邢疏以凶器釋兵。而顧氏亦以兵爲五兵也。趙佑溫故錄。莊八年公羊書祠兵注。殺牲饗士卒。隱四年左傳。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尤步卒稱兵之明文。則足兵還當兼人與器也。恐非。

【集注】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音讀】釋文。一讀而去於斯爲絕句。　黃氏後案。必不得已句略逗。而去於斯三者連讀爲一句。　經讀考異。近讀從去字絕句。據釋文云。一讀而去於斯爲絕句。則三者何先另爲一句。子貢所問有美玉於斯。即如此例。

【考證】黃氏後案。孟子言制挺可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賈子言鉏耰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鎩。而斬木爲兵。揭竿爲旗。陳涉以此敵強秦之勢。今有爲政者於此。糧可供給。民無叛志。豈以矢亡兵盡爲不足守乎。故夫子之言不得已而去兵。猶可守也。

【集注】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考異】皇本無子貢二字。無信作不信。　風俗通義正失篇引作古皆沒。　呂氏春秋季秋紀注引作非信不立。

【考證】周書于謹傳。古人云。去食去兵。信不可失。　四書賸言。子貢所問。原是問政。故夫子以政答之。即足兵一政。其平時行政時早

立一足之之法。如司徒諸職。凡族師遂人各校夫家之衆寡可任役者。而邱甸諸長則又簡井邑之車乘牛馬可供賦者。及有事而司徒征徒庶以旗致萬民。小司徒即會萬民之卒伍以赴軍旅。其間鄉師以下。各帥其夫役。簡其兵器。治其馬牛車輦。以受法於司馬。即天官宮伯各官各守者亦且作宮衆以佐戎行。此兵政也。此無時不足者也。乃一旦有荒札之事。則當行荒政。又或有軍旅之事。則當行軍政。此皆不得已也。然而遇荒政則急食。遇軍政則急兵。其宜足宜去。又不必問所先也。乃萬一凶而又荒。如中庸所云菑害並至。子路所云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者。則在荒札時固當大弛力征。凡虞衡場圃皆不興地守地職諸役。即使强敵在境。惟移民通財。庶資補救。故食政不去。而至於族師起徒。遂人轅役。邱甸治車輦牛馬。凡會司徒而致司馬者。皆一概屏去。蓋食不足以養衆。則析骸易子。衆益多累。反不若因民以守所稱相保相比者之足以自固。故曰去兵。此去兵之故。而未嘗於兵有去留也。兵不可去也。又非曰使不足便是去也。兵無不足時也。嘗推其實政。知夫子此言正老實經濟。非虛誣者。考周制軍法。天子六軍。其所征之數祇不過七萬五千人。而王畿千里。實有五百十萬餘家。以三家三口約計之。其爲民而不爲兵者約數百倍於爲兵之數。則民果能信。是以一千五百數十萬之民而去此七萬五千之兵。何不可也。至於去食。則幷荒政之薄征亦去之。此易曉者耳。 黄氏後案。子貢以食信二者必不得兼。直是退守孤城。糧食已絕。以飢餓羸之民。別無補苴經營之術。欲全活民生。計惟率衆降敵。不則將死鼓。馭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俾斯民亦共安於義命所當然。庶於上下相孚之心可謂不負。夫故示之以守信而死也。或疑一死報國。與民共盡。其信終歸無益。曷若保全生靈。如魏谷之約衆降敵而自殺乎。曰。信義不敢負。所益大矣。有益於將亡者。張巡許遠守睢陽而死節。韓子謂其以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賴以不亡也。有益於既亡後者。如王蠋以布衣盡節。而齊立襄王。鼓勵忠勇之氣。國轉亡而爲存也。有益在萬世者。身與民共守其信。綱常賴以不墜也。

【集解】孔曰。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

【唐以前古注】皇疏。子貢又諮云。已奉知治國必須食兵信三事。若假令被逼。必使除三事之一而辭不得止。則三事先去何者耶。答曰。兵

比二者爲劣。若事不獲。則先可去兵也。子貢又問。雖餘食信二事。若假令又被逼使去二事之一。則先去何者也。孔子又答云。若復被逼去二中之一。則先去食。孔子既答云去食。又恐子貢致嫌。故更此爲解之也。言人若不食。乃必致死。雖然。自古迄今。雖復食亦未有一人不死者。是食與不食俱是有死也。而自古迄今。未有一國無信而國安立者。今推其二事。有死自古而有。無信國立自古而無。今寧從其有者。故我云去食也。　又引李充云。朝聞道夕死。孔子之所貴。捨生取義。孟軻之所尚。自古有不亡之道。而無有不死之人。故有殺身非喪己。苟存非不亡己也。

【集注】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爲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

【餘論】四書釋地。陳幾亭謂由也果。於天下事無一不喜其大全。故問君子則以爲未盡於修己。問政則以爲未盡於先勞。賜也達。於天下事無一不思其究竟。故問士則必窮其次。問政則必窮其所去。似子貢之志卑矣。然實不卑。　四書辨疑。一章中兩信字本是一意。注文解民信之矣則云。民信於我。此以信爲國家之信也。解民無信不立則云。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此却說信爲民之信。立亦民之自立也。又曰。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前一句信在國。後一句信在民。後又分人情民德二說。云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此說信亦在國也。繼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此說信又在民矣。不惟信字交互無定。而兵食與信先後之說自亦不一。聖人本旨。果安在哉。王滹南曰。民信之者爲民所信也。民無信者不爲民信也。爲政至於不爲民信。則號令日輕。紀綱日弛。賞不足以勸。罰不足以懲。委靡頽墮。每事不立矣。故寧去食。不可失信。此說二信字皆爲國家之信。立亦國事之立也。文直理明。無可疑矣。　李光地論語劄記。古者兵寓於民。非如後世別有兵之目也。然則所謂去兵者。馬牛車甲器械之不備。戰陣之未講焉爾。如新造之邦。凶荒之歲。所急在生聚儲蓄安集勞來。何暇於厲戎講武。此不得已而去兵之說也。去食與無食不同。如傳載易子折骸。是窘於不得食耳。非去之也。去之者。若遇凶災。則損經用薄祿廩。而不一毫多取於民之類。此不得已而去食之說也。自古皆有死。是說到義理盡處。言極去食之禍不過至於死耳。雖死信猶不可棄也。況未必至於死乎。

【發明】反身錄。人心一失。餘何足恃。雖有粟烏得而食諸。兵雖多適足以階亂。階洛口倉。唐瓊林庫。財貨充盈。米積如山。戰將林立。甲騎雲屯。不免國亡家破者。人心不屬故也。善爲政者尙念之哉。又曰。自古皆有死。乃貪生怕死之徒。往往臨難苟免。雖偸生得幾日。生則抱慚氣短。究竟終歸於死。死則遺臭無窮。何如死孝死忠死節死義。死而無愧。照耀千古之爲得耶。等死耳。而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者此也。　松陽講義。學者讀這章書。要知聖賢立身行政。只是一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平居講書兵食。原都是道義作用。到生死關頭。亦決不肯離道義而談兵食。程子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就是這箇意思。今人遇小利害。輒思苟且。看聖人此等議論。豈不愧死。　論語傳注。如韓信驅市人以戰。非素拊循士卒。是謂去兵。時勢窮促。食信不可並得。如張巡枵腹致死。而守睢陽。是謂去食。蓋食足信乎。雖空拳持梃。可使撻堅。君民一心。雖羅雀掘鼠。可與同存。如其無信。則子棄其父。臣背其君。喪無日矣。何立之有。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

【考異】皇本成作城。　七經考文。一本文爲作爲文。　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成作城。

【考證】潘氏集箋。漢書古今人表劉志秦宓傳作革子成。論語後錄羣經義證拜經日記並據詩匪棘其欲。禮記引作匪革其猶。謂棘革古通。拜經日記又謂。古論語作棘。今論語作革。即毛詩爲古文。禮記爲今文可證。史記索隱。高祖功臣侯者棘朱。漢表作革朱。革音棘。棘姓蓋子成之後也。太史公親見孔氏古文有棘子成。故年表定從棘字。至孟堅時今論盛行。故隨之作革。所據各異也。漢人蓋謂棘如革。又鄧名世姓氏辨證書云。春秋齊楚皆有棘。齊邑在西安縣東戟里亭。楚邑在譙縣東北棘亭。然則子成之先必齊或楚人仕衞者。過庭錄曰。鹽鐵論相制篇云。紂之時內有微箕二子。外有膠鬲棘子。按棘與鬲通。史記楚世家。三鬲六翼。墨子耕柱篇作三棘六異。蓋膠鬲亦稱棘子。故其後以棘子爲氏。膠鬲仕殷。衞是殷都。故子孫在衞也。方輿紀要。棘亭在歸德府永城縣西南。故酇縣東北。或是子成采邑。　劉氏正義。列子湯問篇。殷湯問於夏革。莊子逍遙游。湯之問棘也。莊子釋文引李云。湯時賢人。又云。是棘子。鹽鐵論相制篇。紂之時內有微箕二子。外膠鬲棘子。疑棘子本殷人。衞居殷都。棘子成即棘子後也。知爲大夫者以子夏云夫子當時稱大夫皆爲夫子也。

【集解】鄭曰。舊說云。棘子成衛大夫。

【集注】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爲此言。

【餘論】經傳釋詞。以用也。爲語助辭。下篇雖多亦奚以爲。何以伐爲。無以爲也。訓義並同。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音讀】語類。問惜乎九字古注只作一句。先生作兩句。說如何。曰。若作一句。則惜乎二字無着落。　黃氏日鈔。注謂棘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竊案上文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故子貢惜其說君子有未是。恐其所言非別有君子之意也。　經讀考異。此凡兩讀。集注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是以說字斷句。張惟適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二句。十三字作一氣讀。君子即上文君子。說字即指上二句。謂其論君子專主質。不合。文質不可相無。道理總是惜其失言。無兩層意。（引見四書釋地）是又以君子也屬上作一句讀。　四書辨證。張惟適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十三字作一氣讀。君子即上文君子。說即指上二句。謂其論君子專主質。不合。文質不能相無。道理總是惜其失言。無兩意。

按皇疏夫子謂呼子成爲夫子。言汝所說君子。用質不用文。爲過失之甚。所謂君子即上文之君子。是舊說如是。應九字作一句讀。集注失之。

【考證】鄧析子轉辭篇云。一聲而非。駟馬難追。一言而急。駟馬不及。　潘氏集箋。左定九年傳。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則鄧析在子貢之前。今子貢之言。辭意略同。疑古有此語。

【集解】鄭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

【唐以前古注】皇疏。子貢聞子城之言而譏之也。夫子謂呼子城爲夫子也。言汝所說君子。用質不用文。爲過失之甚。故云惜乎夫子說君子。此所惜之事也。駟四馬也。古用四馬共牽一車。故呼四馬爲駟也。人生過言一出口。則雖四馬駿足追之。亦所不及。

【集注】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餘論】四書辨疑。注文本謂棘子成疾時人文勝。故以君子之意稱之。此可謂不察人之瞋喜也。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正與史弘肇所謂安用毛錐子語意無異。故對子貢發如此之言。非疾時人文勝。乃是疾孔子所教子貢之徒文勝也。子貢正謂妄意譏毀聖人之教。故傷歎而贊之也。惜乎乃傷歎之辭。說猶論也。蓋言可惜乎子之所以論君子也。此言既出。駟馬不能追及其舌而返之也。此與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之意同。蓋所以深譏其非。未嘗稱有君子之意也。

按陳氏以子成之言乃譏孔子。可謂發前人未發。其論確不可易。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考異】皇本鞟字作鞹。犬羊之鞹下有也字。說文解字引論語。虎豹之鞹。　太平御覽引此節文上題子曰二字。　翟氏考異。法言修身篇。犂牛之鞹。與元騂之鞹。有以異乎。小變論語之文。亦不省邑作鞹。

【考證】潘氏集箋。易革九五象辭云。大人虎變。其文炳也。上六象辭云。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是虎豹之皮。本皆有文者也。鞟說文作鞹。云去毛皮也。論語虎豹之鞹。从革郭聲。陳鱣曰。今作鞟。俗省。詩載驅正義引說文云。鞟革也。與今本說文不同。鄭此注正合。疑唐時說文有此異本。然按說文革訓云。獸皮治去其毛曰革。則文不同而義同也。韓詩外傳四。南苗異獸之鞟猶犬羊也。作鞟。　論語後錄。夫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子貢之言。蓋出於此。

按鞹邢本作鞟。今从皇本作鞹。與說文合也。

【集解】孔曰。皮去毛曰鞹。虎豹與犬羊別者。正以毛文異耳。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於犬羊耶。

【唐以前古注】釋文引鄭注。鞟革也。　皇疏。更為子城解汝所說君子用質不用文所以可惜之理也。將欲解之。故此先述其意也。言汝意云。文猶質質猶文。故曰何用文為者耳。述子城意竟。故此又譬之不可也。鞹者皮去毛之稱也。虎豹所以貴於犬羊者。政以毛文炳蔚為異耳。今若取虎豹及犬羊皮。俱滅其毛。唯餘皮在。則誰復識其貴賤。別於虎豹與犬羊乎。譬於君子。所以貴者。政以文華為別。今遂若使質而不

文。則何以別於君子與衆人乎。

【集注】鞟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餘論】四書辨疑。單讀此注。辭與義皆通。然與經文不能相合。若以猶爲須。文須質也。質須文也。此之謂不可相無。而猶字未嘗訓須也所謂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者。此亦經中所無。正爲經文無此一節。所以不能通也。此段疑有闕誤。不可强說。　四書改錯。此貶抑聖門之尤無理者。禮凡言文質。只是質朴與文飾兩相對待之辭。並無曰質是本文是末者。自楊氏誤解質文。引禮器以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爲證。遂疑質是忠信。文是禮。誤以本質之質作質文之質。向使質是忠信。則文不當勝忠信。文是禮。則質又不當勝禮。相勝且不可。何況相去。朱氏既引楊說於質勝章。疑爲質是本文是末。此原是錯。而此竟直稱質爲本文爲末。則錯認假逢丑父爲眞齊頃公矣。　論語集注述要。文猶質也二句。與下二句意不相接。故集注須補若必盡去其文而存其質二句。下文方有着落。鄭氏汝諧至謂虎豹句上疑有闕文。即疑本文上下不接也。及讀古注曰。虎豹與犬羊別者。正以毛文異耳。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耶云云。遂恍然知文猶質也二語。乃承子成語意而來。兩猶字非同等不可相無之意。乃不能分別之意。謂既去文存質。則質外無文。即質即文。是文與質無所分別。一如虎豹犬羊無毛文之分別。作如此解。則上下四句一正一喩。一氣相承。中間自不須費力添補矣。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考異】釋文。饑鄭本作飢。　皇本亦作飢。

【考證】翟氏考異。說苑政理篇。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矣。公曰。若是則寡人貧。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按右與論語義相近。似即一事而傳之不得其眞也。　四書經注集證。春秋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其冬十二月有螽。十三年九月有螽。十二月又有螽。又連年用兵於邾。又有此災。所謂年饑用不足也。有若之問。

當在此時。蓋其情亦迫矣。

【集注】稱有若者君臣之辭。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有若對曰。盍徹乎。

【考異】考工記匠人注引作盍徹與。

【考證】四書稗疏。集注之言徹法。在論語則曰。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在孟子則以都鄙用助。鄉遂用貢。謂周之徹法如此。集注之自相牴牾。唯此最爲可訝。意朱子必有成論。而門人所記錄。或以朱子前後互說之未定而各傳之。以成乎差也。以實求之。則孟子集注之說較長。而論語注合作均收之說則事理之所必無者也。後世而欲知三代之制。既經秦火。已無可考。若周之徹法。自詩稱徹田爲糧而外。他不經見。徹田爲糧者。言賦稅之法。非言民間之農政也。作之與收。無與於賦稅。民自耕而自入。原不待於君之區畫。君而强爲之畫。祇以亂民之心耳。民亦不有能從者也。以周禮考之。遂人則曰。以興鋤利民。杜子春讀鋤爲助。謂起人民令相佐助。是明各治其田。而時有旱潦。力有贏絀。故合彼此易工以相佐助也。遂師則曰。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是亦各治其田。唯有水旱之急。則移易民力以相救也。里宰則曰。以歲時合耦於鋤。以治稼穡。緣北方土燥水深。耒耜重大。必須兩人合耦而後可耕。本家不足。則與鄰近相得者爲耦。彼此互耕。然耦止兩人。不及八家。而唯耕有耦。播耰芸獲固不爾也。故詩言侯彊侯以。緣一夫自耕之不給。故須彊以相佐。如通八口以合作。則乘時有八。亦無資於彊以矣。此耕不合作之明徵也。抑遂人掌治野之事。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藉令八家之夫。共耕九百畝。而田無適主。則九百猶百畝。八家猶一家。遂與徑又何用而分町畦乎。且云十夫有溝。則與一井九夫之制犬牙互入。而集注云。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則同溝者不但共井。而移彼就此。共井者不必同溝。而又奚以爲之通耶。此以周禮周頌參訂求實。知八家之自耕其夫田。而無通力合作之事矣。乃抑以事理推之。亦有必不然者。人之有彊羸之不齊。勤惰之不等。愿詐之不一。天定之矣。雖聖人在上。亦惡能取而壹之乎。如使聖人能使其民人己心力之大同而無間。則並此井田經界可以不設而任其交相養矣。王者制法。經久行遠。必下

取姦頑疲懦不齊之數而使之自激於不容。已以厚生興行。未有遽以君子長者之行望愚氓。而冀後世子孫皆比屋可封之俗也。今使通力合作。未則惰者得以因人而成事。計畝均收。則姦者得以欺冒而多取。究不至於彼此相推。田卒汚萊。虞詐相仍。闘訟遂起而不止。立法之不臧。未有如此之甚者也。且一夫之田雖曰百畝。而一易再易。迭相倍加。百畝之田雖曰一夫。而老幼婦子。多寡不齊。十六而為餘夫。未十六以前未嘗不可任穡事也。今使一夫之家。老幼食者八九人。而可勝耕者一人而已。又一夫之家食者四五人。而可耕者二三人。自合作者言之。則必計畝出夫。而人少者不足。人衆者有餘。自均收言之。則但因畝以分。而此有餘。彼且不飽。使耕盡人力。而收必計口。則彼為此耕。而此受彼養。恐一父之子不能得此。而況悠悠之鄰里乎。孟子言。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乃至下食五人。則强弱勤惰之不同。而食者多。佐耕者衆。則所獲亦必豐也。今通八家而合為一。上農亦此耕。下農亦此耕也。何所分五等之上下。而上農亦此收。下農亦此收也。又何有九八七六五人之異哉。則合作均收。事所必無。理所必不可。亦不待辯而自明矣。故鄭氏考工記注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之田用夏之貢法。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蓋通貢助而謂之徹。而孟子欲以專行之一國耳。則孟子集注之說確有所本。而論語注則朱子以意推測。見為盛世大同之風。而喜其說之矜異。不能自廢。門人之所以兩存而成乎鑿識。職此故也。要之人各自治其田而自收之。此自有粒食以來。上通千古。下通萬年。必不容以私意矯拂之者。而徹者賦法也。非農政也。亦不可混而無別也。盡之矣。

論語稽求篇。徹與助無別。皆什一法。其改名徹者。以其通貢助而言也。按春秋宣十五年傳云。穀出不過藉。所云藉者。正是助法。杜預所謂借民力以耕公田。穀祿所出。不踰此數。故曰不過。此正孟子所云助者藉也之藉。則徹仍是助。故當時亦即以藉名徹。即公羊穀梁亦俱曰。什一而藉。並無他義。若其名徹之意。則後漢陸康傳曰。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舊注引鄭康成說亦只云。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惟周禮匠人注引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語。謂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又云合郊內郊外而通其率為十取其一。則徹之為通亦只是通貢助通內外與通行天下諸通字立義已耳。穀梁傳云。古者什一。藉而不稅。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所云非者謂責而罪之。夫惟公自公。私自私。不通耕作。故公稼不善。得以罪民。私稼不善。得以罪吏。且春秋左氏公穀與孟子則皆周人。況

孟子卽經也。孟子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又云。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亦惟耕力有不逮。豐獲有差等故云。（趙岐注孟子云。民耕五十畝者貢上五畝曰貢。耕七十畝者以七畝作。助公家之耕曰助。耕百畝者徹。通十畝以爲賦曰徹。則貢助徹但異名而實則一法。此與春秋傳孟子及諸儒之說又不同）　崔述三代經界考。公田私田之名。惟助有之。徹未嘗有也。如以爲本助而今稅畝。則有若不當對以盍徹。孟子不當云周人百畝而徹也。如以爲本徹而今稅畝。安得復有所謂公田所謂餘畝者乎。玩有若之對。似徹法已廢而欲復之者。徹者通也。通衆夫共耕之。不以畝別。而但通計其粟多寡而取之也。今曰稅畝。則是不復以粟多寡爲程。而但計畝之多寡爲粟之程也。旣各計其畝之多寡爲程。則是亦無待於通衆夫而共耕之也。然則非但加一爲二。與徹之數不符。而履畝定稅。亦必與徹之制不同矣。大抵徹之取民名爲少。而君與民一體。貧富同之。是以人咸盡力。田疇闢。家室盈。而財亦無中飽旁漏。故國用常寬然有餘。稅畝之取民名爲多。而君與民不一體。始則取必於田而不問民。繼且取必於粟而亦不深問田。久之君與民遂不相知。君務自足而不恤民。民亦各務自足而莫肯盡力以奉君。是以君民交困。利歸私室。三桓得以乘其隙而竊之。甚至兼幷之豪居奇之賈皆得藉以自潤。而公室常苦貧無以待凶荒也。　論語釋故。周禮不言徹。故鄭云。諸侯謂之徹。又鄭釋徹義。以爲通貢助之法。通內外之地。故曰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又曰。爲天下之通法。其說足以彌縫遂人匠人之異。又以傳合孟子。可謂善於持論。張南軒袁明善本其說。謂兼貢助爲徹。竊意旣別法爲徹。當自有制度。假仍用貢助。何取空立徹名。又周禮雖有井授。不聞公田。乃知鄭所謂通是通貢稅兩法之意。非通貢徹兩法之制。稼人職曰。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所謂斂法蓋卽徹法矣。貢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此則通豐凶計之。助分公私。此則通君民計之也。　論語述何。徹無公田。近於夏法。公劉所著。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與貢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者異也。宣公稅畝。於公田之外。復加用徹法。春秋譏之。後乃復古。書大有年。見天人相與之際。今哀公因年饑而欲用田賦。是毆民而歸之三家也。故有若以公劉之法開之。

【集解】鄭曰。盍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古者公田藉而不稅。鄭玄曰。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

取一也。是仍十一也。蓋古者井田之法九百畝。公田居其一。井竈葱韭盡取之。所謂以二十畝爲民廬舍。君只有八十畝也。一井之中。通力合作。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法至善也。宣公自六年至十五年九年之內。三遇旱災。民救死不贍。只耕私田。公田鹵莽滅裂。所收實不供用。於是另設一法。將此公田攤匀入私田之內計算。一井九百八十畝。公只收九十八畝之租。名色仍是十一。而已多收十八畝。舉成數爲二十畝。所謂二猶不足者。言一井之田已多收二十畝也。按此說雖巧。然亦是以意爲之。井九百畝似不得溢出爲九百八十之數。且於古無據也。

【集解】孔曰。二謂什二而稅。

按考工記匠人疏引此作鄭注。

【集注】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意。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考異】鹽鐵論未通章引論語不足下有乎字。　漢書谷永傳引文。與作予。　後漢書楊震傳引文。孰作誰。　舊唐書韋思謙諫太子文選藉田賦注引此四句。並以爲孔子語。

【集解】孔曰。孰誰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江熙云。爲家者與一家俱足。乃可謂足。豈可足一己而謂之足也。夫儉以足用。寬以愛民。日計之可不足。而歲計之則有餘。十二而行。日計可有餘。歲計則不足。行十二而不足。不思損而益。是揚湯止沸疾行逝影。有子之所以發德音者也。

【集注】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至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爲人上者所宜深念也。

【餘論】惜抱軒經說。孔子之告哀公曰。古之君子。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又曰。仁人不過乎物。以孔子所諷推之。哀公者多欲奢縱而不恤民之君也。故曰。今之君子。求實無厭。夫人君之德。必在恭儉愛人。而況其

爲徹。復以通方合作爲徹。朱子謂助則各私己田。但合作於公田。徹則統九百畝而合作之也。前儒多以爲非。 徐養原頑石廬經說。徹無公畝。於私田之中。十取其一。是私田即公田也。故謂之徹。徹者通也。言無公私之別也。助有公田。藉民力以耕之。故謂之助。助者藉也。藉則有公私之別矣。三代之取於民也。其名有三。而其制惟二。曰井田曰溝洫而已。井田有公田。溝洫無公田。何則。九夫爲井。一井之中。有居中者。有在外者。有中外即有尊卑。此井田之所以有公田也。若溝洫則十夫並列。無尊卑之殊。雖欲爲公田而不可得。孟子曰。惟助爲有公田。然則助者井田之法也。貢與徹溝洫之法也。夫井田始於黃帝。三代相繼。井田與溝洫蓋各因其制之所宜而並行之。未嘗偏廢。但一王之興。必有所改易。以示不相沿襲。曰貢曰助曰徹。或主井田。或主溝洫。聊異其名。以成一代之制而已。 四書改錯。此自造典文之最錯者。周官匠人注。與孟子郊遂通貢。都鄙通助。正是徹法。朱子于論語孟子兩注。堅執通力合作計畝均分八字。似乎從來典制原有此文。及或疑而問。而朱子乃云。曾記洛陽議中如是。故以意推之。則直杜撰矣。省耕省斂。顯有明文。使通力計畝。則耕何不足。收何不給。春秋補助。皆屬誕妄。又其大者。井田與封建相表裏。孟子所云分田制祿。同一規畫。乃王制孟子皆以上農中農下農及上次中次農分作五等。爲官師大小卿大夫受祿厚薄之準。而一合作則上中下何別。一均收則食九食八食七六五何所分辨。將士祿無所準。官師庶八之祿無所考。自此言出。而害井法。害班祿之制。即王制周官孟子諸書俱可廢絕。洛陽有議論亦奈之何。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考證】四書典故辨正。稅畝之說。杜注與穀梁傳不同。如穀梁之說。徹原是助法。而宣公廢之。則孟子言雖周亦助。何不以春秋稅畝爲據。而但以大田之詩爲證乎。如杜注之說。則甫變法而遽加一倍。民何以堪。恐無是理。大抵後世民心漸狡。百畝之內。名以十畝與君。而取其豐饒。上其瘠薄。君之所入日少。於是别行田畝。而踏取其十畝之最上者以爲例。故曰履畝而稅耳。按任氏啓運說亦同此。然於履畝之事說得分明。究無以解論語取二之義。則仍當闕疑也。 四書翼注。什而取二。此杜預注左傳之說誤也。左傳只言古者穀出不過藉。公羊傳只言重於什一者大桀小桀。何嘗有什二字面。二吾猶不足。言公田之外又收其一。非私田之內各取其二也。穀梁傳云。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

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也。其實皆十一也。俶案如鄭注夏家民人盛大。則一夫受田五十畝。殷承夏末。民人稍少。故一夫受田七十畝。周承於紂。人民凋盡。故一夫受田百畝。三代雖異。同十分徹一。故徹一爲通法也。夏云貢者。是分畝與民作之。所獲隨豐儉。十分貢一。以上於王也。夏民猶淳。少於欺詐。故云貢也。殷人漸澆。不復所可信。故分田與民。十分取一爲君。借民力以耕作。於一年豐儉。隨其所得還君。不復稅民私作者也。至周大文。而王畿內用夏之貢法。所以然者。爲去王近。爲王視聽所知。兼鄉遂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爲其役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也。若王畿外邦國諸侯悉用殷之助法。所以然者。爲諸侯專一國之政。貪暴稅民無法故也。故詩有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又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傳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案此二文說所有公私稅。又云不過藉。則知諸侯助法也。又以周禮載師論之。則畿內用夏之貢法。其中有輕重。輕重不同。自各有意。此不復具言也。

【集注】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爲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餘論】黃氏後案。皇邢二疏以畿內用貢。而稅有重輕。什一爲邦國法。又以諸侯郊外郊內其法不同。據考工記匠人注也。匠人注以畿內亦有貢有助。鄉遂及采邑用貢。都鄙用助。皇邢二疏未及引此。式三總核鄭君之注。當云畿內邦國各兼貢助二法以通之而均之。十一而稅。是爲徹也。詩云。雨我公田。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左傳云。穀出不過藉。穀梁傳云。古者什一藉而不稅。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孟子言井九百畝。中爲公田。諸言藉言公田。謂借民力以耕公畝。是周用助法。助本八家同井。而先王量地制宜。凡不可井者。不立公畝之法。其取民之制。近於夏時之貢。周之制可畫井者爲助法。不可畫井者用貢法。助者取諸公田。豐儉隨年。貢者有司稼巡觀。以年之上下出斂法。亦非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貢者耕百畝。除十畝之稅。而得九十畝之獲。助者得百畝之獲。而出合耕公田十二畝半之夤力。凡耕田百十二畝有畸。民之贏縮。本自無多。當時貢助合行。立法以變通之。俾無多寡之分。所取均是十一。如周官鄉大夫國中與野征役復除之分早晚。亦有變通法以均之也。蓋徹法本如此。後漢書陸康傳曰。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朱子於孟子注既以貢助並行



於饑歲乎。公曰。年饑用不足。有若曰。盍徹乎。言人主之職。求足民而已。足民必薄征。薄征必先儉己。苟第欲足己而已。則求實無厭。二猶不足。雖過二終無足時也。苟欲足民而已。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夫何不足之有。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與猶謂也。周人語多如此。國語召穆公曰。其與能幾何。言王自謂能弭謗。然可謂能幾何邪。襄二十九年傳。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昭十七年傳。梓愼曰。其與不然乎。解並同之。有若言百姓足即當謂之君足。君用小乏。亦不害其可謂足也。故注云君民一體也。　李氏論語劄記。抑哀公斯問也。其將喪邦乎。年饑不憂民之餓莩。而憂己之不足。此豈君道哉。有若若爲不喻其意而憂民用之不足者。故對之曰。盍徹乎。及公明言其意。然後以當使百姓足者告之。雖違其本意以諷君。實亦切乎時務而忠告也。

論語集釋卷二十五

顏淵下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考異】釋文。惑本亦作或。 皇本無也字。

【考證】吳嘉賓論語說。（劉氏正義引）克己復禮。崇德辨惑。皆古之言也。古訓多協韻。以便蒙誦。

【集解】孔曰。辨別也。包曰。徙義見義則徙意而從之。

【唐以前古注】皇疏。此答崇德義也。言若能復以忠信爲主。又若見有義事則徙意從之。此二條是崇德之法也。

【集注】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考異】皇本欲其生欲其死既欲其生下各有也字。 七經考文補遺。古本是惑作其惑。

【考證】論語駢枝。按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猶言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皆形容譬況之辭。朱注謂死者有命。不可欲而欲之。是爲惑。未免誤以借言爲正論。人情於親戚骨肉。未有不欲其生者。仇讎怨毒。未有不欲其死者。壽考之祝。偕亡之誓。於古有之。豈

可概指爲惑。此說恐非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言愛惡反復無常。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復舉上文。而追釋其辭。以起惑字。非兩意也。凡言惑者。謂其顛倒錯亂。若人有惑疾者然。故不直曰好惡無常。而曰既欲其生又欲其死。不直曰忿懥無節。而曰一朝之忿。忿其身以及其親。皆爲惑字造端置辭。聖人之言所以爲曲而中也。人性之偏。愛惡爲甚。內無知人之明。外有毀譽之蔽。鮮有至當而不易者。子張之爲人。高遠闊疏。知人聽言。蓋其所短。故夫子以是箴之。觀於諸賢之答。可以見矣。公乘興訟王尊曰。尊以京師廢亂。群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既除。豪猾服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應仲遠爲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之間而殺之。鄧原曰。孝廉國之俊選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漢人引此言皆不失夫子本意。

按集注之愛惡似就兩人說。邢疏之愛惡似就一人說。劉說則用邢疏也。

【集解】包曰。愛惡當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是心惑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中人之情。不能忘於愛惡。若有人從己。己則愛之。當愛此人時。必願其生活於世也。猶是前所愛者。而彼忽違己。己便憎惡。憎惡之既深。便願其死也。猶是一人。而愛憎生死。起於我心。我心不定。故爲惑矣。

【集注】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考異】詩小雅。誠作成。　顧炎武九經誤字。詩箋云。不以禮爲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宋蘇氏謂成當依論語作誠。今本詩經竟改作誠非。　程子遺書。伊川曰。二句本不在是惑也之後。乃在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文誤也。　朱子語類。伊川言後之傳者因下齊景公問政而誤耳。如舊說。則是牽合。如伊川說。則是以富言千駟。異言夷齊也。今只得如此說。

按此節如舊說不甚可解。依程注作錯簡論。則兩章均有着落。最爲得之。蔡節集說云。明其愛惡如此。誠不爲有益。亦祇以自取異而已

。即鄭氏舊注意而申較明暢。然究屬牽強附會。今無取。胡氏泳曰。集注之例。以前說爲長。然此以舊說而姑存之。又豈兩說並存之比也。是朱子亦主錯簡說也。

【集解】鄭曰。此詩小雅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可以致富。適足以爲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

【集注】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辭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　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按黃氏後案云。楊氏輕疑先賢。說當刪。茲特存之。以示讒謗之由。所以垂戒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考證】國語。晉勃鞮曰。君君臣臣。是謂明訓。　論語後錄。夫子以昭公二十五年至齊。當景公之十三年。是時陳僖子乞專政。行陰德於民。景公弗能禁。是不能君君臣臣也。　論語述何。時景公嬖少子舍而逐陽生。後陽生因陳乞弒舍而立。大亂數世。國移陳氏。是不能父父子子。以致臣得篡國也。夫子早見及此。故其對深切如此。　劉氏正義。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君臣者何謂也。君羣也。下之所歸心。臣者繵堅也。屬志自堅固。父子者何謂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敎子。子者孳孳無已也。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此君臣父子稱名之實也。呂氏春秋處方篇。凡爲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婦六者當位。則下不踰節。而上不苟爲矣。少不悍辟。而長不簡慢矣。又云。同異之分。貴賤之別。長少之義。此先王之所愼而治亂之紀也。左昭二十六年傳。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對曰。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亡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又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敎。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晏子所言。正與夫子答齊侯意同。

【集解】孔曰。當此之時。陳恒制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以此對。

按論語偶記云。左傳哀公五年。齊景公卒。六年。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立之。至十四年。陳恒始以執君見於經傳。時爲簡公。即恒所弒。則陳恒制齊。在景公卒後七八年。景公時厚施於民者則是僖子乞。

【集注】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考異】舊文吾下有焉字。釋文曰。吾焉得而食諸。本亦作焉得而食諸。今本作吾得而食諸。　四書辨證。皇氏義疏本吾下有豈字。孔子世家同。又漢書武五子傳。壺關三老上書。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師古注引文亦有豈字。而釋文則曰。舊本吾焉得而食諸。今本作吾得而食諸。竊謂此猶桑扈詩。不戢不難。受福不那。朱子曰。蓋言豈不戢乎。豈不愼乎。豈不多乎。古語辭急而然也。日知錄曰。古人多以語急而省其文。吾不惴焉上省一豈字。此亦當然。　阮氏校勘記。皇本高麗本吾下有豈字。釋文出吾焉得而食諸。云本亦作焉得而食諸。焉於虔反。今本作吾得而食諸。案史記仲尼世家及漢書武五子傳並作豈。與皇本合。太平御覽二十二引。吾惡得而食諸。豈焉惡三字。義皆相近。疑今本吾下有脫字。　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吾下有豈字。

【考證】管子形勢篇。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　翟氏考異。玩信如二字。知景公所稱自屬成語。景公齊君也。知管仲之說而已。　四書辨證。說苑復恩篇公子夏曰。春秋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此非一日之事。有漸以至也。又管子形勢篇。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今玩信如二字。或因夫子之言。感國家之事。舉先大夫之語實之乎。無二則字者。夫子平言之。故亦平答之。且又不肯任過。此國所以終亂也。

【集解】孔曰。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江熙云。景公喻旨。故復遠述四弊。不食粟之憂。善其誠言也。

【集注】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弒君篡國之禍。

【考異】釋文魯讀折爲制今從古。　論語古訓。呂刑云。苗民弗用。靈制以刑。墨子尚同中篇引作。苗民否用。練折則刑。折制本通。故古魯異也。臧在東曰。鄭以折訓爲斷。義益明。是以從古。

【音讀】太平御覽注。片讀爲半。翟氏考異。片有判音。而訓半則讀如字。故陸氏釋此云。片如字。鄭云半也。是義爲半。音不爲半。御覽注傳之失眞。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考證】論語補疏。呂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正義云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人。訟者多直己以曲彼。構辭以誣人。孔子美子路云。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片言即單辭也。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肯自道己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即以斷獄者。惟子路耳。凡人少能然。故難聽也。此說甚明。與下子路無宿諾一貫。無宿諾者不輕諾也。子路篤信不欺。故其單辭必無誣妄。孔子假訟辭之不信。以明子路之信。非謂子路有與人訟之事也。若子路聽訟。雖極明決。亦必兩造至然後聽之。不待兩造至。據單辭以爲明決。恐無是理。且與無宿諾何涉。無宿諾自爲不欺。單辭折獄自爲明決。明決者不必不欺。不欺者不必明決也。皇疏引孫綽云。謂子路心高而言信。未嘗文過以自衞。聽訟者便宜以子路單辭爲正。不待對驗而後分明也。非謂子路聞人片言便能斷獄也。孔云。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必須兩辭。則必無單辭可折之理。又云。偏信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可者。謂若偏信一辭。則惟此一辭出諸子路乃可也。子路固必不訟。訟者必非子路。然則聽訟者何得偏信一言以爲曲直。孔子美子路之不欺。亦所以爲聽訟者砭也。當時或有信一言以爲曲直者。故孔子發之。觀下章言聽訟吾猶人也。則此章論聽訟不論子路明矣。　劉氏正義。書呂刑云。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是獄辭有單有兩。兩者兩造具備也。單則一人具辭。後漢光武紀。永平三年詔曰。明察單辭。朱浮傳。有人單辭告浮事者。單辭皆謂片言也。折斷者說文斲斷也。从斤斷艸

。譚長說。折篆文斲从手。魯讀折爲制。今從古者。呂刑制以刑。墨子尙同中篇引作折則刑。是折制字通。說文制裁也。从刀未。㓡古文制如此。此與折斷音訓相近。廣雅釋詁。制折也。大戴禮保傅篇。不中于制獄。即折獄也。鄭以作折作制義同。而古論出自壁中。無煩改讀。故定從古也。惟子路能取信者。言子路忠信能取信於人也。所言必直。故可令斷獄者。言人既信子路。自不敢欺。故雖片言。必是直理。即可令依此斷獄也。說文獄确也。从犾从言。二犬所以守也。鄭異義駁云。獄者埆也。囚證於角核之處。周禮謂之圜土。此云斷獄。謂決斷獄中所訟事也。毛奇齡四書改錯。古折民獄訟。必用兩辭。故周官司寇以兩劑禁民獄。先取兩券而合之。使兩造獄詞各書其半。即今告牒與訴牒也。及聽獄後。復具一書契而兩分之。使各錄其辨答之辭于其中。即今兩造兩口供也是折獄之法。前券後契。必得兩具券。不兩具即謂之單詞。單詞不治。如司寇禁凡不賫券。即自坐不直。不俟上于朝而遽斥之是也。契不兩具。則謂之不能舉契。亦不治。如春秋晉聽王訟。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是也。是半券半契。總無折理。惟子路明決。單辭可斷。在他人豈能之。案毛說與鄭義略同。然鄭言子路能取信。故所言必直。本非誣控。故無須對質。如此乃可令斷獄。明子路以忠信感人。不止如毛氏所云明決已也。原鄭之意。亦以片言折獄不可爲法。故若所言必直方可令斷獄。否則仍須兩辭矣。僞孔注亦與鄭同。孔穎達書呂刑疏引此文說之云。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敢自道其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即可斷獄者。惟子路爾。凡人少能然也。此與論語皇疏所載孫綽說同。焦氏循補疏即依爲說。義涉迂曲。所不敢從。

【集解】孔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惟子路可也。

【唐以前古注】御覽六百三十九引鄭注。片讀爲半。半言爲單辭。折斷也。惟子路能取信。所言必直。故可令斷獄也。　皇疏。夫判辨獄訟。必須二家對辭。子路既能果斷。故偏聽一辭而能折獄也。一云。子路性直。情無所隱者。若聽子路之辭。則一辭亦足也。　又引孫綽云。謂子路心高而言信。未嘗文過以自衞。聽訟者便宜以子路單辭爲正。不待對驗而後分明也。非謂子路聞人片言而便能斷獄也。

【集注】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餘論】四書辨疑。明決二字是。忠信二字非。忠信固能令人信服。然非可以折獄也。舜與周公忠信至矣。猶不能使四凶管蔡聞半言而自服

其罪。子路雖賢。豈能過於舜與周公哉。凡其所謂片言隻字者。皆其言辭簡少之稱。折猶挫折也。如云折其銳氣而折其非是也。折之使服。非信服也。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蓋言能以一二言折其罪人虛僞之辭。使之無所逃其情。惟子路爲然也。井材曰。子路言簡而中理。故片言可使罪人服。此說爲是。

子路無宿諾。

【考異】釋文。或分此爲別章。 文選江淹雜詩注引文。上題子曰字

按夫子口中不應稱子路。或本非。

【考證】墐戶錄。人知子路無宿諾。不知宰我無宿問。 四書辨證。說苑政理篇稱文士無宿善。尚子云。士者無宿治。則邪官不能爲私。大戴禮五帝德篇言宰我無宿問。總是不遲滯意。又曲禮君言不宿於家。尙是迫於命。子路自有不迫而迫者。四書改錯。不宿諾。集解云。不預諾。謂不先許也。正所謂然諾不苟者。急則輕諾矣。若謂急於踐言。則踐言亦何容急。久要謂何。如以不宿怨爲證。則不宿怨者消怨也。消諾可乎。況子路已事。正不先諾者。注但引小邾事而不引全文。據傳小邾射要子路盟。而子路辭之。是不諾也。及季康子使冉有謂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是終不許諾也。此正不預諾之證。而以證急踐何爲。

【集解】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諾。

【唐以前古注】皇疏。宿猶逆也。諾猶許也。子路性篤信。恐臨時多故。曉有言不得行。故不逆言許人也。

【集注】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

按此章解釋。集解與集注不同。然當以集解所說爲正。皇疏兩說並存。最爲良法。蓋二說均可通。難以軒輊故也。

【餘論】四書詮義。此稱子路有服人之德。非稱子路有斷獄之才也。鉤距以致民隱。則非聖門所尙矣。無宿諾亦平日忠信明決之一端也。

論語稽。此由子路平日不輕然諾。積久而人信服之。故記者記子路無宿諾。所謂後經以終事者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考證】劉氏正義。聽訟者言聽其所訟之辭以判曲直也。周官小司寇云。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此皆聽訟之法。吾猶人者。言己與人同。但能聽訟。不能使無訟也。禮記大學云。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鄭注。情猶實也。無實者多虛誕之辭。聖人之聽訟與人同耳。必使民無實者不敢盡其辭。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大戴禮禮察篇。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正。堅如金石。行此之信。順如四時。處此之功。無私如天地爾。豈顧不用哉。然如曰禮云禮云。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敬於微眇。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之謂也。潛夫論德化篇。是故上聖故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務厚其情而明則務義。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意。動思義則無姦邪之心。夫若此者。非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彊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二文並言無訟由於德教。此最是難能。正如勝殘去殺。必俟百年。王者必世而後仁。皆須以歲年。非可一朝能者。故祇言必也以期之。顏師古漢書賈誼傳注。言使吾聽訟。與衆人等。然能先以德義化之。使其無訟。又酷吏傳注。言使我獄訟猶凡人耳。然而立政施德。則能使其絕於爭訟。並以無訟爲夫子自許。失聖意矣。

【集解】包曰。猶人與人等。王曰。使無訟。化之在前。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孫綽云。夫訟之所生。先明其契。而後訟不起耳。若訟至後察。則不異於凡人也。此言防其本也。

【集注】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　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爲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爲難。而以使民無訟爲貴。

【餘論】論語意原。子路聞於夫子之言者三。夫子皆隨其失誨之。乘桴浮於海。一也。衣敝緼袍。二也。片言可以折獄。子路聞之而不敢宿諾。夫子誨之曰。必也使無訟乎。三也。　四書改錯。此有意苛求矣。片言宿諾原是一章。故連類記及。此節何與乎。況子路生平。夫子稱之甚至。如曰。由也果。於從政何有。又曰。千乘之國。可使治賦。故四科之列。直以政事許之。若其蒞治。則駸駸有無訟之意。如曰。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忠信而寬。故其民不偸。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此於無訟何減。而乃以一時率爾之對。稍失遜讓。遂定其終身耶。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考異】九經古義。釋文云。倦亦作卷。棟案卷當作券。說文曰。券勞也。漢涼州刺史魏君碑云。施舍不券。鄭氏考工記注。券今倦字也。

唐文粹。常仲儒河中府新修文宣王廟碑引語曰。舉之無倦。行之以忠。

【考證】大戴禮。子張問入官云。故不先以身。雖行必鄰也。不以道御之。雖服必強矣。故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矣。外內不相應。則無可取信者矣。

【集解】王曰。言爲政之道。居之於身。無得解倦。行之於民。必以忠信。

【唐以前古注】北堂書鈔三十六引鄭注。身居正位。不可懈卷。

按鄭以居爲居位。卷即倦之省。劉寶楠云。釋文云。倦亦作券。鄭君考工記注。券今倦字也。疑書鈔所引鄭注本是懈券。轉寫作懈卷也。

【集注】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　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餘論】四書改錯。聖人答問。必答其所問之事。所問之義。未嘗答其人也。如必因病發藥。則告顏淵鄭聲淫佞人殆。淵必喜淫好佞矣。乃只此無倦一答。程氏譏其無誠心。楊氏謂其難能故難繼。范祖禹謂其外有餘而內不足。朱氏子謂其做到下稍無殺合。龐涓至樹下。萬弩齊發

。爲之駭然。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考異】釋文。一本作君子博學於文。　皇本有君子二字。　邢疏。或本亦有君子。　翟氏考異。雍也篇今本有君子字。而此篇無。荀悅漢成帝紀論引博學以文三句。無君子。應引自此。

【集解】鄭曰。弗畔不違道。

【唐以前古注】筆解。韓曰。簡編重錯。雍也篇中已有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可以弗畔矣夫。今削去此段可也。

【集注】重出。

【餘論】黃氏後案。博文約禮。經中重出。聖教之諄復也。後儒重言理。輕言禮。王伯安以博文爲支離。因言博其顯而可見之禮文。以約於微而難見之理。纏貤悖謬如此。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考證】穀梁隱公元年傳曰。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說苑君道篇。哀公曰。善哉。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得聞斯言哉。

【集注】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按此本古人成語。

【餘論】四書近指。君子常欲以有餘者及人。小人每至以不足者忌物。故美者君子所有。而小人所無也。一成一不成。各自肖其本心。　孔廣森論語補注。（劉氏正義引）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已善。亦樂人之善也。己能。亦樂人之能也。君子不說人之過。成人之美。存往者。在來者。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彼有過者方畏人非議。我從而爲之辭說。則彼將無意於改。是成人之惡矣。故君子不

爲也。

〇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考異】釋文。帥與率同。 皇本以作而。 儀禮鄉飲酒注。己帥而正。孰敢不正。疏曰。此論語孔子言。彼言子帥指季康子爲子。此言己帥指司正爲己。 孝經聖治章疏引文。帥字作率。 禮記哀公問篇。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 翟氏考異。書君牙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孔子本書文告康子也。上文政者正也。別見孝經緯及管子法法篇。蓋亦古之成語。此篇中舉成語甚多。觀周書及說苑哀公言。則知譖愬不行。成人之美。皆不仿自孔子。

【集解】鄭曰。季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李充云。我好靜而民自正也。

【集注】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

【發明】論語稽。惟孔子言字義最切。以正訓政。不待別詁。祗一言而政之名已定矣。正即大學修身之義。一身正而後一家正。一家正而九族之喪祭冠昏皆正。由是而百官以正。吉凶軍賓嘉官守言責亦正。而萬民亦無不正矣。

〇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考異】皇本高麗本上句無之字。 文選西征賦注引文。竊下有也字。

【考證】汲冢瑣語。魯國多盜。季康治之。獲一人焉。詰之曰。汝何以盜。對曰。子大夫爲政不能不盜。何以詰吾盜。 翟氏考異。左傳襄公二十一年。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汲冢所云。似以論語及左氏傳文綜織。不知襄公時季孫乃武子非康子也。 潘氏集箋。說文。盜私利物也。則凡存私利物之心者皆得謂之盜。故左氏定八年傳。陽虎取寶玉大弓。春秋書之曰盜竊寶玉大弓。說文。盜自中出曰竊。蓋竊人之財猶謂之盜。而竊邑者可推也。定公時家臣公山不狃以費叛。侯犯以郈叛。夫子爲政

。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惟成宰公斂處父不肯墮。康子此問。其猶有大都耦國之憂乎。夫子以不欲對之。蓋隱以强公室弱私家諷之也。

【集解】孔曰。欲多情慾也。言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李充云。我無欲而民自樸者也。

【集注】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爲盜。民亦知恥而不竊。

【餘論】四書約旨。盜生於欲。不直曰苟子之不盜。辭婉而意深。論語集注述要。夫子即不婉辭。亦無對卿大夫面折爲盜之理。其曰苟子之不欲。已極切直。時夫子齒德俱優。負時重望。康子爵位雖隆。尙屬後進。覯其屢嘗請問。其於夫子已不在以尊臨卑之列。故夫子得盡言之。

【發明】反身錄。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撥亂返治之大機。救時定世之急著也。蓋上不欲則源清。本源一清。斯流無不淸。在在皆淸。則在在不復妄取。敲骨吸髓之風既息。疲敝凋瘵之民獲蘇。各安其居。誰復思亂。左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而近代辛復元亦云。仕途賄賂公行。所以民間盜賊蜂起。從古如斯。三復二說。曷勝太息。岳武穆有言。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天下自然太平矣。確哉言乎。圖治者尙其鑒於斯。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考異】皇本風下草下並有也字。草上作尙。漢書董仲舒傳引孔子云云。風草下各有也字。草上引作屮上。說苑政理篇述此章文亦各有也字。舊文上爲尙。釋文曰。尙本或作上。翟氏考異。宋書王郁子絢幼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尙之戲之曰。耶耶乎文哉。絢即答曰。草翁風必偃。亦舊本論語上字作尙之一證。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唐本正平本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下均有也字。

【考證】韓詩外傳三引傳曰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爲不義。則是上其失道。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

風矣。說苑君道篇。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書君陳。爾惟風。下民惟草。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論語有草上之風必偃。意方明白。今但云風草。若猜謎者。豈非胸中先有論語方撰出此文耶。

按韓詩外傳所謂父子訟。疑即此康子所指無道之事。然據荀子宥坐則在夫子爲司寇時。蓋傳聞異辭也。

【集解】孔曰。就成也。欲多殺以止姦。亦欲令康子先自正也。偃仆也。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上。

【集注】爲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爲。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尙。加也。偃仆也。 尹氏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哉。以身敎者從。以言敎者訟。而況於殺乎。

【餘論】黃氏後案。鹽鐵論疾貪篇曰。百姓不治。有司之罪也。春秋刺譏不及庶人。責其率也。故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刑已當矣。猶三巡而嗟歎之。恥其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政敎闇而不著。百姓顚蹶而不扶。猶赤子臨井焉聽其入也。若此則何以爲民父母。故君子急於敎。緩於刑。又刑德篇曰。方今律令百有餘篇。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況愚民乎。此獄訟所以滋衆而民犯禁也。詩云。宜犴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刺刑法繁也。故治民之道。務篤其敎而已。又申韓篇曰。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爲非。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考異】七經考文。古本無斯字。無矣字。一本矣作也。

【集注】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

按阮氏集一有釋達篇。文長不錄。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集注】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考異】史記弟子傳邦作國。

【集解】鄭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

【唐以前古注】皇疏。在邦謂仕諸侯也。在家謂仕卿大夫也。子張答云。己所謂達者。言若仕爲諸侯及卿大夫者必並使有聲譽遠著是爲達也。

【集注】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繆協云。聞者達之名。達者聞之實。而殉爲名者衆。體實者寡。故利名者飾僞。敦實者歸眞。是以名分於聞。而道隔於達也。

【集注】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僞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考異】皇本。夫達者。夫聞者。各無也字。說文察字下引論語。詧言而觀色。　史記引作在國及家必達。

【考證】大戴禮曾子制言上。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爲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欲作則其知不足。是以惑闇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　顏氏家訓。人足所履不過數寸。而咫尺之途必顛蹶於崖岸。拱把之梁每沈溺於川谷者。何哉。爲其傍無餘地故也。君子之立己。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能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若能開方軌之路。廣造舟之航。則仲由之言信。重於登壇之盟。趙熹之降城。賢於折衝之將矣。　吾

謂平議。廣雅釋訓曰。無慮都凡也。漢書食貨志曰。天下大氐無慮皆鑄金錢矣。無慮與大氐同。古人自有複語耳。亦或止言慮。賈誼傳。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慮即無慮。亦猶大氐也。慮以下人之慮。乃無慮之慮。言察言觀色。大氐以下人也。馬以志慮說之。非是。太玄玄瑩篇。故君子內正而外訓。每以下人。其句法即本之此。

按俞說甚是。然馬注亦未誤。此當並存。

【集解】馬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觀顏色。知其所欲。其志慮常欲以下人也。必達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也。

按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易謙卦彖辭。經義述聞曰。尊讀撙節退讓之撙。尊之言損也。小也。光之言廣也。大也。尊而光者小而大。卑而不可踰者卑而高也。劉晝新論誡盈篇。未有謙尊而不光。驕盈而不斃者也。以謙尊對驕盈。則讀尊爲撙可知。蓋當時易說有如是解者。故劉氏用之。

【唐以前古注】皇疏。夫達者質性正直。而所好者義也。達者又能察人言語。觀人容色者也。既察於言色。又須懷於謙退。思以下人也。

【集注】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考異】漢書王莽傳贊曰。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耶。邦亦作國。

【考證】顏氏家訓。厚貌深姦。干浮華之虛稱。非所以得名也。又曰。人之虛實眞僞在乎心。無不見乎迹。但察之未熟耳。一爲察之所鑒。巧僞不如拙誠。承之以羞大矣。伯石讓卿。王莽辭政。當於爾時。自謂巧蜜。後人書之。留傳萬代。可爲骨寒毛豎也。　劉氏正義。荀子宥坐篇。孔子爲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强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觀此則聞乃聖人所深惡。漢書王莽

傳贊。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邪。以莽之姦邪。亦是好爲聞人。故讒說殄行。不免震驚朕師也。

【集解】馬曰。此言佞人假仁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僞而不自疑。必聞。佞人黨多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繆協云。世亂則佞人多。黨盛則多聞。斯所謂歎衰運疾弊俗。　又引沈居士云。夫聞之與達。[illegible]理自異。達者德立行成。聞者有名而已。夫君子深淵隱默。若長沮桀溺。石門晨門。有德如此。始都不聞於世。近世巍巍蕩蕩。有實如此。而人都不知。是不聞世並終。然顯稱名則是達也。漢書稱王莽始折節下士。鄉黨稱孝。州閭稱悌。至終然豺狼迹著。而母死不臨。班固云。此所謂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也。聞者達之名。達者聞之實。有實者必有名。有名者不必有實。實深於本。聞浮於末也。　筆解。韓曰。此與上篇色莊者乎一義也。皆斥言子張。質直莊謹。下於人。則爲達士矣。李曰。下文云。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此並戒堂堂乎張。不貴必聞。在乎必達。

【集注】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爲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　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則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敎。而差失有如此者。況後世乎。）

按子張之學。在孔門獨成一派。因記論語者爲曾子門人。近於保守派。故對於進取派之子張。恒多微詞。吾人生千載後。書經秦火。三代之事。若存若亡。況對於孔門弟子。豈可任意軒輊乎。康南海論語注極爲子張張目。而以南宋之積弱不振。歸咎於朱子之偏信曾子。所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

【音讀】釋文從才用反。翟氏考異。微子篇子路從而後。釋文從亦才用反。今讀者二處俱如字。然從遊兩得。從而後還宜著音。

【考證】論語述何。此章蓋在孫齊之年。春秋書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曰。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樊遲欲究昭公喪亂之由。而言不迫切。故夫子特善之。先盡君道而臣道自正。昭之失民失政久矣。驟然得之可乎。子家駒言。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公曰。吾何僭。是知人之惡而不知己之惡也。至不忍一朝之忿。而身不容於齊晉。辱及宗廟。則惑之甚矣。夫子將適齊而樊遲從遊。特誌舞雩之下。聖賢之傷國是而不正言如此。宋翔鳳四書纂言。此當是孔子自衞反魯由後追前之言。時哀公亦欲去季氏。故舉昭公前事以危之。考孔子世家。孔子三十五歲。昭公孫齊。弟子傳。樊遲少孔子三十六歲。則劉氏謂在是年。又謂孔子將適齊而遲從遊。並誤。

按戴氏望論語注與劉逢祿說同。可備一說。

劉氏正義。崇德修慝辨惑者。此當是雩禱之辭。以德慝惑爲韻。如湯禱桑林以六事自責也。春秋繁露仁義法篇解此文。謂君子以仁造人。義造我。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外也。忿者廣雅釋詁云怒也。以及其親者。春秋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公羊傳云。及者何。累也。論衡明雩篇。樊遲從遊。感雩而問。刺魯不能崇德而徒雩也。

【集解】包曰。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故其下可遊焉。孔曰。慝惡也。修治也。治惡爲善。

【唐以前古注】皇疏。此舞雩之處近孔子家。故孔子往遊其壇樹之下。而弟子樊遲從之。既從遊而問此三事也。

【集注】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修者治而去之。

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考異】皇本高麗本無作毋。

【考證】九經古義。荀子不苟篇曰。鬬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爲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

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為之。是忘其親也。楊倞曰。蓋當時禁鬭。殺人之法。戮及親戚。尸子曰。非人君之用兵也。以為民傷。鬭則以親戚殉。一言而不改之也。　論語稽。子張問崇德辨惑。樊遲多一修慝。然問同而答異者。蓋因病而藥之也。子張才高意廣。好為苟難。故夫子針對崇字辨字以答之。樊遲勇而志於學。質樸而狹隘。意其為人。必預事而計得。恕己而嚴人。忿而不思難者也。夫子以崇德修慝辨惑皆切己之事。故既善之。而非與云者。又若誘掖奬勸之。情見於言外。先事後得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也。攻其惡不攻人惡者。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悔。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寡尤也。一朝之忿亡身及親者。有終身憂。無一朝患也。

【集解】孔曰。先勞於事。然後得報也。

【集注】善其切於為己。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粗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　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欲利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己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修。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餘論】四書改錯。李塨曰。樊遲在聖門最有名字。其見於魯論者亦甚精密。且儒者難於事功。遲獨能用命以退齊師。三刻踰溝。從容成事。有何粗暴。而橫加此字。況義利之辨。直君子小人所分途。曾聖門諸賢了無實據。而可以近利二字鑿指之耶。

【發明】朱子語類。人祇有此一心。若一心做事。又有一求得之心。便於此事不專。如何有積累之功。此條心路。祇一直去。更無他歧。分兩邊便不得。又曰。有計較功效之心。便是專為利。不復知事之當為矣。德者理之得於吾心者也。能知所當為。而無為利之心。此意思便高遠。為小利害。討小便宜。此意思便卑下。所謂崇者謂德自此而愈高起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考異】皇本問知之知作智。　釋文。錯或作措。同。　七經考文補遺。古本諸作於。

【考證】劉氏正義。大戴禮王言篇。孔子曰。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荀子君道篇。子貢對夫子問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是愛人知人爲仁知之大用。樊遲未達者。宋氏翔鳳發微云。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自世卿專國。其君雖知人而不能官人。遲之未達。職此之由。

【集解】包曰。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爲直。

【唐以前古注】皇疏。達猶曉也。已曉愛人之言。而未曉知人之旨也。錯廢也。枉邪也。樊遲既未曉知人之旨。故孔子又爲說之也。言若舉正直之人。在位用之。而廢置邪枉之人不用。則邪枉之人。皆改枉爲直。以求舉也。

【集注】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爲用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考異】釋文。鄉又作曏。皇本高麗本作嚮。言止有是字。 翟氏考異。易云嚮晦。書云嚮邇。嚮俱臨對之義。嚮用五福。作嚮望解。義疏本以當曩昔字。古無是訓也。此似傳寫有差。或亦如釋文作曏。 論語校勘記。曏正字。嚮俗字。鄉段借字。 天文本論語校勘記古本唐本正平本作嚮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樊遲猶未曉舉直錯諸枉之言。故退而往見子夏。欲問之。樊遲既見於子夏。而述夫子之言問之何謂也。

【集注】遲以夫子之言專爲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

【餘論】四書辨疑。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仁則亦有愛惡之擇也。樊遲問仁。孔子答以愛人。非謂不擇善惡。普皆愛之也。蓋仁者以愛人爲本耳。至於遇有一直一枉亦不直。須枉直皆舉。然後爲愛也。由是觀之。愛人知人。本不相悖。樊遲何爲而疑之哉。曾氏直謂仁智二事。遲皆未達。然下文質之於子夏。但言問智之事。而不及於問仁。則所謂未達者。止是未達知人之理耳。與愛人本不相干。舊疏云。樊遲未曉

達知人之意。故孔子復解之。此說本是。下文南軒滹南之說。與此意同。舉直錯諸枉。此是智之用。能使枉者直。此是智之功。注文以上句爲智。分下句爲仁。誤矣。須是自己行仁。然後可爲仁人。若但能審其舉錯。爲之激勸。使他人改枉爲直。止可爲智。未足爲仁。王滹南曰。此一段皆論知人之智耳。與問仁之意全不相關。故南軒解能使枉者直則曰。知人之功用如此。解不仁者遠則曰。此可見知人之爲大。文理甚明。而龜山晦菴無垢之徒。皆以爲兼仁智而言。其意含糊。了不可曉。豈以樊遲屢疑。子夏深歎。且有遠不仁之說。故委曲求之。而至於是果。竊所不取。此說參考詳備。無有不當。學者宜從之。

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考異】皇本言上有是字。　舊唐書王志愔著應正論引。舜舉咎繇。不仁者遠。爲孔子語。

【考證】左傳宣公十六年。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杜注云。稱舉也。　羣經義證。漢書王吉傳。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用皐陶伊尹。不仁者遠。此不用三公九卿之世。即選於衆也。皐陶皆非出自世胄。舜之揚仄陋。湯之立賢無方。率是道也。　論語發微。子貢知孔子之意。必堯舜禹湯之爲君。而後能盡用人之道。以垂百世之法。故言選舉之事曰云云。公羊隱元年何休說。當春秋時。廢選舉之務。置不肖於位。輒退絕之。以生過失。至於君臣忿爭出奔。國家之所以昏亂。社稷之所以危亡。故皆錄之。隱三年何休說。譏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爲其秉政久。恩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子威權。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弒其君光。君子疾其末則正其本。見譏於卒者。亦不可造次。無故驅逐。必因其過卒絕之。明君案見勞授賞。則衆譽不能進無功。案見惡行誅。則衆讒不能退無罪。此春秋譏世卿之義。蓋卿大夫世。則舉直錯枉之法不行。有國者宜以不知人爲患。故子夏述舜舉皐陶。湯舉伊尹。皆不以世。而以賢。以明大法。　潘氏集箋。書皐陶謨云。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孫星衍疏言。能聖且仁。則不仁者遠。

【集解】孔曰。富盛也。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衆。舉皐陶伊尹。則不仁者遠矣。仁者至矣。

【唐以前古注】左文十八年傳正義引鄭注。皐陶爲士師。號曰庭堅。

按書舜典命皐陶曰。汝作士。孟子萬章篇亦云。皐陶不名士師也。疑師字誤衍。

皇疏引蔡謨云。何謂不仁者遠。遠去也。若孔子言能使枉者去。則是智也。今之能使枉者直。是化之也。孔子言其化。子夏謂之去者。亦爲商之未達乃甚於樊遲也。子夏言此者。美舜湯之知人。皐陶伊尹之致治也。無緣說其道化之美。但言不仁者去。夫言遠者。豈必足陟遐路。身適異邦。賢愚相殊。是以遠矣。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不仁之人。感化遷善。去邪枉。正直是與。故謂遠也。

【集注】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爲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去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

【餘論】讀四書大全說。仁知合一之說始於曾吉甫。而朱子取之。乃程子及和靖所云。則不添入此一重意。尹氏之言特發程子之意。而分貼經文。尤爲清切。其云不獨欲聞其說者。知人愛人之說也。云又必欲知其方者。舉直錯枉之方也。云又必欲爲其事者。選衆而舉之事也。子曰。愛人。曰知人。二語極大極簡。大則疑淺。簡則疑疏。太易理會。則太難證入。故曰有其說而未有其方也。今言仁知。孰不知仁爲愛人。而知爲知人者。乃愛人而何以愛之。知人而何以知之。未得其方。則雖日念愛人。而人終不被其澤。日求知人。而人終相惑以相欺。此遲所爲疑其但有言說而無方趣。闊大簡略而迷所向也。乃愛人則權在我。而知人則權在人。故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是以遲之未達。於知人而更甚。罔然無措之情。遂形於色。而子乃授之以方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直者。苟知是。不患知人之無方矣。蓋人之難知不在於賢不肖。而在於枉直。有枉者起。飾惡爲善。矯非爲是。於是乎欲與辨之而愈爲所惑。今且不問其善惡是非之迹。而一以直枉爲斷。其直也。非可正之以是也。陷於惡可使向於善也。則舉之也。其枉也。則雖若是焉若善焉而錯之。必也如此。而人不相飾以善。不相爭於是。不相掩於惡。不相匿於非。而但相戒以枉。枉者直。則善者著其善。不善者服其不善。是者顯其是。非者不護其非。於以分別善惡是非而不惑。又何難哉。此所謂知人之方也。以此通乎仁之愛人。近譬諸己以爲施濟。先篤其親以及於民物。亦不患愛之無方矣。乃方者事所從入之始功也。

始之爲方者約。而斷之爲事也博。故方有未可以該事者。以方該事。而或流於術。此遲之所爲再疑也。今使規規然合賢不肖之迹。而一從直與不直以求之。則是操術以深其察察之明。而於御世之大權。或以纖用而不給於行遠。則能使枉者直之效。亦未必其不爽。而子夏之以事徵其必然者。既可以證聖言之不虛。且舜湯之以治天下。道不外是。則非一曲之方術。而知人之大用與其大功。通始終。包遐邇。無不富有於兩言之內。則方者即事而非僅其從入之徑。故曰然後有以知之。則施爲之次第條理。爲要爲詳。統無不喩。故曰包含無所不盡也。曰直曰枉。非盡乎賢不肖之辭也。枉者固不肖。而不肖者固不盡於枉。賢者必直。而直非賢之極致。乃極而論之。則極乎賢者。亦但極乎直。故皋陶伊尹德亦盛矣。而要其所備之德。總以無所掩冒者爲盛。故舉直者必若舉皋陶伊尹而後爲極致。則始以爲方。或可於不能賢之中。姑取其直。而終以大其事。則極直之致。於無不賢之中。得其無不直。要不可謂於舉直之外。別有知人之法也。此所謂語近不遺遠語遠不舍近者也。而後知人之事。洵無異量。則可無憂人之不易知。以此例之。亦可知人之無難愛矣。

【發明】松陽講義。觀於後世。因舉錯而紛紛多事者。不可勝數。漢之黨錮。宋之元祐。皆由小人不肯俯首屈服於君子。以至激成禍變。樊遲此語。亦切問也。然不知此要看舉錯何如耳。舉錯而稍涉於意氣。則不惟不能化人。而或至於生變。舉錯而一出於大公。則不但不變其不服。而且可立見其革心。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考異】皇本高麗本而下有以字。不可作否。無作毋。　論語古訓。義疏云。否謂彼不見從也。可知古本經文作否。

按後漢書注引蔡邕正交論曰。惡則忠告善誨之。否則止。無自辱焉。即用此文。而以不可作否。知漢人所見本亦作否字。

【集解】包曰。忠告以是非告之也。以善道導之。不見從則止。必言之。或見辱。

【集注】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餘論】四書辨疑。善其說以道之。語意不明。不知如何是善其說。道是如何道。語錄曰。須又教道得善始得。以此知注文道字乃教道也。

朋友有過。既盡心以告之。而又加之以敎道。須求於善而後已。此正犯數斯疏矣之戒。施之於朋友之間。必不能行。蓋道猶言也。善道之者。善其辭色以言之也。朋友有過。固當盡心無隱。竭忠以告之。然其告之之際。須當心平氣和。善其辭色以爲言。不從則止。無得嫂數。以取自辱也。

〇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考異】詩鄭風子衿箋曰。君子之學。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正義曰。論語文。　方愨禮記解義引以友輔仁爲孔子語。

【考證】禮學記。大學之敎也。時敎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　說苑說叢篇。賢師友在其側。詩書禮樂陳於前。棄而爲不善者鮮矣。　潘氏集箋。說文輔人頰車也。左僖五年傳。宮之奇設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兩喩。呂覽權勳篇。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先人有言曰。脣竭而齒寒。陳奐詩正月疏云。車之有輔。猶齒之有脣。最相切近。人之兩頰曰車。口輔亦曰牙車。其命名卽取車輔之義也。然則輔仁者猶云相依爲仁也。

【集解】孔曰。友以文德合也。友有相切磋之道。所以輔成己之仁。

【集注】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餘論】劉源淥冶語。（經正錄引）文者禮樂法度刑政綱紀之文。當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識大識小。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憲章文武。敎門弟子。以此講學。以此修德。如所謂兩君相會。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君子於是知仁焉。故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張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之非仁也。若如近世之文。浮靡放蕩。可爲輔仁之具哉。

【發明】反身錄。問君子以文會友。可見古人會友亦必以文。舍文則無以會友。曰文乃斯文之文。在茲之文。布帛菽粟之文。非古文之文。時文之文。雕蟲藻麗之文。會友以收攝身心。此學人第一切務。前代理學爲儒。莫不立會聯友。以資麗澤之益。近代先輩則所在有會。每年

春秋仲月。月凡三舉。爲大會。大會之外。退而又各就近集三五同志。每月三六九相與摩切。爲小會。總圖打點身心。非是求通聲氣。六十年來。斯事寥寥。可勝嘆哉。學人不爲身心性命則已。如爲身心性命。則不可不會友。會則不可無會約。先儒會約雖多。唯顧涇陽先生東林會約醇正剴切。吾有取焉。每一晤對。不覺心形俱肅。會友者酌準古人之宜。倣而行之可也。